



孫批
文選

大達圖書
行刊社應供



3 1761 3562 6

序

式觀元始，眇觀玄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為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自茲以降，源流實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無音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愜，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雖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

10121
10
91

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傳有在鄒之作，降江下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聲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燭彼並驅，選丘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音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歎。舒布爲詩，旣言如彼，總成爲頌，又亦若此。次則箴針音興於補闕，戒出於弭匡，論聲去則析反洗激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誅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激胡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反以進序，碑碣誌狀，衆制鋒起，源流閒聲去出。譬陶匏包滿異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玩，作者之致，蓋云備矣。余監緝音撫餘閑，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聲平七代，數聲去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昭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緇相音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聲去以芟音夷，加之剪裁，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快下辨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余七丘，議稷下，仲連之卻秦軍，食異音其饑饑音之下

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古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去之綜緝宋，辭采序述之錯比述，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遠自周室，迄于聖代，都爲三十卷，名曰文選云耳。

凡次文之體，各以彙好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

唐李崇賢上文選注表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 臣李善注上

臣善言竊以道光九野，縟景緯以照臨，德載八埏，麗山川以錯峙。垂象之文斯著，含章之義聿宣。協人靈以取則，基化成而自遠。故羲繩之前，飛葛天之浩唱。媧簧之後，揆叢雲之奧詞。步驟分途，星躔殊建。球鍾愈暢，舞詠方滋。楚國詞人，御蘭芬於絕代。漢朝才子，綜聲輓於遙年。虛玄流正始之音，氣質馳建安之體。長離北度，騰雅詠於圭陰。化龍東驚，煽風流於江左。爰逮有梁，宏材彌劭。昭明太子業膺守器，譽貞問寢。居肅成而講藝，開博望以招賢。擧中葉之詞林，酌前修之筆海。周巡縣嶠，品盈尺之珍。楚望長瀾，搜徑寸之寶。故撰斯一集，名曰文選。後進英髦，咸資準的。伏惟陛下，經緯成德，文思垂風。則大居尊，耀三辰之珠璧。希聲應物，宣六代之雲英。孰可撮壤崇山，導涓宗海。臣蓬衡叢品，樛散陋姿。汾河委筴，夙非成誦。崇山墜簡，未議澄心。握玩斯文，載移涼燠。有欣永日，實昧通津。故勉十舍之勞，寄三餘之暇。弋釣書部，願言注緝。合成六十卷，殺青甫就。輕用上聞，享帚自珍。絨石知謬，敢有塵於廣內。庶無遺於小說。謹詣闕奉進，伏願鴻慈，曲垂照覽。謹言。顯慶二年九月日，上表。

序

貴池在蕭梁時，實爲昭明太子封邑，血食千載，威靈赫然，水旱疾疫，無禱不應。廟有文選閣，宏麗壯偉，而獨無是書之板，蓋缺典也。往歲邦人嘗欲募衆力爲之，不成，今是書流傳於世，皆是五臣注本。五臣特訓釋旨意，多不原用事所出，獨李善淹貫該洽，號爲精詳，雖四明贛上，各嘗刊勒，往往裁節語句，可恨！袁因以俸餘鑿木，會池陽袁史君助其費，郡文學周之綱督其役，踰年乃克成。旣摹本藏之閣上，以其板寘之學宮，以慰邦人，所以尊事昭明之意云。淳熙辛丑上巳日，晉陵尤袤題。

重刻宋淳熙本文選序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 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於孟蜀時，毋昭裔已爲鏤板，載五代史補，然其所刻何本，不可考也。宋代大都盛行五臣，又并善爲六臣，而善注反微矣。淳熙中，尤延之在貴池，倉使取善注，讎校鏤木，厥後單行之本，咸從之出。經數百年轉展之手，譌舛日滋，將不可讀。恭逢國家文運昭回，聖學高深，苞函藝府，受書之士，均思熟精選理，以潤色鴻業，而佳本罕覩，誦習爲難，寧非缺事歟？往歲顧千里彭甘亭見語以吳下有得尤槧者，因卽屬兩君遞手影摹，校刊行世。踰年工成，雕造精緻，勘對嚴審，雖尤氏真本，殆不是過焉。從此讀者開卷快然，非敢云是舉卽崇賢功臣，抑亦學海文林之一助已。其善注之并合五臣者，與尤殊別，凡資參訂，旣所不廢；又尋究尤本，輒有致疑，鈎稽探索，頗具要領。宜諗來者，撰次爲考異十卷，詳著義例，附列於後，而別爲之敘云。

嘉慶十四年二月旣望序。

文選考異序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 胡克家撰

文選之異起於五臣然使有五臣而不與善注合并若合并矣而未經合并者具在即任其異而勿考當無不可也今世閒所存僅有袁本有茶陵本及此次重刻之淳熙辛丑尤延之本夫袁本茶陵本固合并者而尤本仍非未經合并也何以言之觀其正文則善與五臣已相屬雜或沿前而有譌或改舊而成誤悉心推究莫不顯然也觀其注則題下篇中各嘗闌入呂向劉良頗得指名非特意主增加他多誤取也觀其音則當句每未刊五臣注內閒兩存善讀割裂既時有之刪削殊復不少崇賢舊觀失之彌遠也然則數百年來徒據後出單行之善注便云顯慶勒成已爲如此豈非大誤卽何義門陳少章斷斷於片言隻字不能挈其綱維皆絲有異而弗知考也余夙昔鑽研近始有悟參而會之微驗不爽又訪於知交之通此學者元和顧君廣圻鎮洋彭君兆蓀深相剖晰僉謂無疑遂迺條舉件繫編撰十卷諸凡義例反覆詳論幾於二十萬言苟非體要均在所略不敢祕

孫評文選 考異序

諸篋衍用貽海內好學深思之士庶其有取於斯

嘉慶十四年二月下旬序

序

選舉繇來尙矣。吾鄉吳擘甫先生。向有文選楚辭點勘本。初刻於金陵。既其長君辟疆。復校刊於瀋陽。清代選舉蔚興。流衍百餘年。弗衰自歐西新知橫漸。辭賦淹雅之材日稀。風雅幾絕熄矣。比年世運剝復。校學諸英。髻知鄙夷俗諺。謂無能表著鴻文。發抒情韻。於是詞曲詩賦。漸有復興之機。而選書更行。是知文運代有隆替。而儒先精英所萃。涵演百態。爛藝苑之耿光。以霑漑千禩者。終不以新學哲科而永晦也。自唐李善受曹憲文選之學。而作註。厥後呂延祚復集呂延濟劉良張說呂向李周翰五人共爲之註。表進於朝。多詆善註。然李匡又備摘其竊據善註之誤。王楙野客叢書。又詆其疵謬。其書舊與善註別行。故唐志各著錄。貢伯思東觀餘論。議崇文總目。誤以五臣註本置李善註本之前。至陳振孫始有六臣文選之目。蓋南宋以來。偶與善註合刊。至今相沿。併爲一集。今坊肆通行。皆翻刻明毛晉本。毛氏稱從宋本校正者。魏炳翁今重印是書。以餉當世。屬余校勘。既竟。略識數語簡端。喜風雅之興。猶及見諸今日也。

乙亥四月桐城葉玉麟

孫評文選目次

卷一

賦(一)

京都

班孟堅兩都賦序……………一
 班孟堅西都賦……………三
 班孟堅東都賦……………一五
 班孟堅辟雍詩……………二四
 班孟堅靈臺詩……………二四
 班孟堅寶鼎詩……………二五
 班孟堅白雉詩……………二五
 張平子西京賦……………二六
 張平子東京賦……………四七
 張平子南都賦……………七三
 左太沖三都賦序……………八二

左太沖蜀都賦……………八三
 左太沖吳都賦……………九四
 左太沖魏都賦……………一六

郊祀

楊子雲甘泉賦并序……………一三九

耕籍

潘安仁籍田賦……………一四七

畋獵

司馬長卿子虛賦……………一五二
 司馬長卿上林賦……………一五八
 楊子雲羽獵賦并序……………一七〇
 楊子雲長楊賦并序……………一七八
 潘安仁射雉賦……………一八四

紀行

班叔皮北征賦……………一八九
 曹大家東征賦……………一九二
 潘安仁西征賦……………一九五

遊覽

王仲宣登樓賦……………二一九
 孫興公遊天台山賦并序……………二二一
 鮑明遠蕪城賦……………二二六

宮殿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并序……………二二八
 何平叔景福殿賦……………二三五

卷二

賦(二)

江海

孫評文選 目次

木玄虛海賦……………一
 郭景純江賦……………七

物色

宋玉風賦……………一八
 潘安仁秋興賦并序……………二〇
 謝惠連雪賦……………二三
 謝希逸月賦……………二七

鳥獸

賈誼鵬鳥賦并序……………三〇
 禰正平鸚鵡賦并序……………三三
 張茂先鵝鶴賦并序……………三六
 顏延年赭白馬賦并序……………三九
 鮑明遠舞鶴賦……………四四

志

班孟堅幽通賦……………四七

張平子思玄賦……………五四
 張平子歸田賦……………七〇
 潘安仁閑居賦并序……………七十二

哀傷

司馬長卿長門賦并序……………七八
 向子期思舊賦并序……………八一
 陸士衡歎逝賦并序……………八三
 潘安仁懷舊賦并序……………八六
 潘安仁寡婦賦并序……………八八
 江文通恨賦……………九三
 江文通別賦……………九五

論文

陸士衡文賦并序……………一〇〇

音樂

王子淵洞簫賦……………一〇八

傅武仲舞賦……………一一四
 馬季長長笛賦并序……………一一八
 嵇叔夜琴賦并序……………一二八
 潘安仁笙賦……………一三七
 成公子安嘯賦……………一四一

情

宋玉高唐賦并序……………一四五
 宋玉神女賦并序……………一五〇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并序……………一五三
 曹子建洛神賦并序……………一五五

詩(一)

補亡

東廣微補亡詩……………一五九

述德

謝靈運述祖德詩……………一六二

勸勵

韋孟諷諫詩并序.....一六四

張茂先勵志詩.....一六七

獻詩

曹子建上責躬應詔詩表.....一六九

曹子建責躬詩.....一七〇

曹子建應詔詩.....一七二

潘安仁關中詩.....一七三

公讌

曹子建公讌詩.....一七七

王仲宣公讌詩.....一七八

劉公幹公讌詩.....一七八

應德璉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一七九

陸士衡皇太子讌玄圃宣猷堂有令風詩.....一八〇

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一八一

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一八三

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詩.....一八五

范蔚宗樂游應詔詩.....一八六

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詩.....一八六

顏延年應詔曲水讌作詩.....一八七

顏延年皇太子釋奠會作詩.....一八九

丘布範侍讌樂游苑送張徐州應詔.....一九二

沈休文應詔樂游苑餞呂僧珍詩.....一九二

祖餞

曹子建送應氏詩.....一九三

孫子荆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一九四

潘安仁金谷集作詩.....一九五

謝宣遠王撫軍庚西陽集別作詩.....一九六

謝靈運隣里相送方山.....一九七

謝玄暉新亭渚別范零陵詩.....一九七

沈休文別范安成詩.....一九八

詠史

王仲宣詠史詩……………一九八
 曹子建三良詩……………一九九
 左太沖詠史……………二〇〇
 張景陽詠史……………二〇三
 糜子諒覽古……………二〇四
 謝宣遠張子房詩……………二〇六
 顏延年秋胡詩……………二〇八
 顏延年五君詠……………二一〇
 鮑明遠詠史……………二一三
 糜子陽詠霍將軍北伐……………二一四
 百一
 滕休埜百一詩……………二一五

遊仙

何敬祖游仙詩……………二一六
 郭景純游仙詩……………二一七
 招隱
 左太沖招隱詩……………二二一
 陸士衡招隱詩……………二二二
 反招隱
 王康琚反招隱詩……………二二三
 游覽
 魏文帝芙蓉池作……………二二四
 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二二四
 謝叔源游西池……………二二五
 謝惠連泛湖歸出樓中翫月……………二二六
 謝靈運從游京口北固應詔……………二二六
 謝靈運晚出西射堂……………二二七

謝靈運登池上樓	二二八
謝靈運游南亭	二二九
謝靈運游赤石進帆海	二二九
謝靈運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二三〇
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	二三一
謝靈運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二三一
謝靈運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二三二
顏延年應詔觀北湖田收	二三三
顏延年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	二三四
顏延年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後湖作	二三五
鮑明遠行樂至城東橋	二三六
謝玄暉游東田	二三七
江文通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峯	二三七
沈休文鍾山詩應西陽王教	二三八
沈休文宿東園	二三九
沈休文游沈道士館	二四〇

徐敬業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琅邪城詩……………二四〇

詠懷

阮嗣宗詠懷詩……………二四二

謝惠連秋懷……………二四八

歐陽堅石臨終詩……………二四九

哀傷

嵇叔夜幽憤詩……………二五〇

曹子建七哀詩……………二五三

王仲宣七哀詩……………二五三

張孟陽七哀詩……………二五四

潘安仁悼亡詩……………二五五

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二五八

顏延年拜陵廟作……………二五九

謝玄暉同謝諮議銅爵臺詩……………二六〇

任彦升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二六〇

贈答(上)

王仲宣贈蔡子篤詩……………二六一
 王仲宣贈士孫文始……………二六三
 王仲宣贈文叔良……………二六四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二六六
 劉公幹贈徐幹……………二六七
 劉公幹贈從弟……………二六八
 曹子建贈徐幹……………二六九
 曹子建贈丁儀……………二七〇
 曹子建贈王粲……………二七〇
 曹子建又贈丁儀王粲……………二七一
 曹子建贈白馬王彪……………二七一
 曹子建贈丁翼……………二七四
 嵇叔夜贈秀才入軍……………二七四
 司馬紹統贈山濤……………二七六
 張茂先答何劭……………二七七

何敬祖贈張華……………二七八

卷二

詩(二)

贈答(下)

陸士衡贈馮交龍遷斥丘令……………一
 陸士衡答賈長淵并序……………二
 陸士衡於承明作與士龍……………五
 陸士衡贈尚書郎顧彥先……………六
 陸士衡贈顧交趾太守公真……………七
 陸士衡贈從兄車騎……………七
 陸士衡答張士然……………八
 陸士衡爲顧彥先贈婦……………八
 陸士衡贈馮文龍……………九
 陸士衡贈弟士龍……………一〇
 潘安仁爲賈謐作贈陸機……………一〇

潘正叔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	一四
潘正叔贈河陽詩	一四
潘正叔贈侍御史王元貺	一四
傅長虞贈何劭王濟	一五
郭泰機答傅咸	一六
陸士龍爲顧彥先贈婦	一七
陸士龍答兄機	一八
陸士龍答張士然	一八
劉越石答盧謚	一九
劉越石重贈盧謚	二二
盧子諒贈劉琨	二四
盧子諒贈崔溫	二九
盧子諒答魏子悌	三〇
謝宣遠答靈運	三一
謝宣遠於安城答靈運	三一
謝惠連西陵澗風獻康樂	三三
謝靈運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	三四

謝靈運登臨海嶠與從弟惠連	三五
謝靈運酬從弟惠連	三六
顏延年贈王太常	三七
顏延年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	三八
顏延年直東宮答鄭尙書	三九
顏延年和謝監靈運	三九
王僧達答顏延年	四一
謝玄暉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	四二
謝玄暉在郡臥病呈沈尙書	四二
謝玄暉暫使下郡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四三
謝玄暉酬王晉安	四四
陸韓卿奉答內兄希叔	四四
范彥龍贈張徐州稷	四六
范彥龍古意贈王中書	四七
任彥昇贈郭桐廬	四七

行旅

潘安仁河陽縣作	四八	謝靈運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	六三
潘安仁在懷縣作	五〇	顏延年北使洛	六四
潘正叔迎大駕	五一	顏延年還至梁城作	六五
陸士衡赴洛	五二	顏延年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六五
陸士衡赴洛道中作	五三	鮑明遠還都道中作	六六
陸士衡為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	五四	謝玄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	六七
陶淵明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五四	謝玄暉敬亭山詩	六七
陶淵明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	五五	謝玄暉休沐重還道中	六八
謝靈運初發都	五六	謝玄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六九
謝靈運過始寧墅	五七	謝玄暉京路夜發	六九
謝靈運富春渚	五八	江文通望荆山	七〇
謝靈運七里瀨	五八	丘希範旦發漁浦潭	七〇
謝靈運發江中孤嶼	五九	沈休文早發定山	七一
謝靈運初去郡	六〇	沈休文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	七一
謝靈運初發石首城	六一		
謝靈運道路憶山中	六二		
謝靈運入彭蠡湖口	六二		
		軍戎	
		王仲宣從軍詩	七二

郊廟

顏延年宋郊祀歌……………七五

樂府

古樂府……………七六

班婕妤怨歌行……………七八

魏武帝樂府……………七八

魏文帝樂府……………八一

曹子建樂府……………八一

石季倫王明君辭……………八四

陸士衡樂府……………八五

謝靈運樂府……………九八

鮑明遠樂府……………一〇〇

謝玄暉鼓吹曲……………一〇六

挽歌

繆熙伯挽歌詩……………一〇七

陸士衡挽歌詩……………一〇七

陶淵明挽歌詩……………一〇九

雜歌

荆軻歌……………一〇〇

漢高帝歌……………一一〇

劉越石扶風歌……………一一一

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一一二

雜詩

古詩……………一一二

李少卿與蘇武詩……………一一八

蘇子卿詩……………一一九

張平子四愁詩……………一二一

王仲宣雜詩……………一二三

劉公幹雜詩……………一二三

魏文帝雜詩	一一四	盧子諒詩興	一四〇
曹子建朔風詩	一一四	陶淵明雜詩	一四一
曹子建雜詩	一一五	陶淵明詠貧士	一四一
曹子建情詩	一一七	陶淵明讀山海經詩	一四二
嵇叔夜雜詩	一一七	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	一四二
傅休奕雜詩	一一八	謝惠連擣衣	一四三
張茂先雜詩	一一九	謝靈運南樓中望所運客	一四四
張茂先情詩	一一九	謝靈運田南樹園激流植援	一四四
陸士衡園葵詩	一二〇	謝靈運齋中讀書	一四五
曹顏遠思友人詩	一二〇	謝靈運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谿石瀨茂林	一四五
曹顏遠感舊詩	一二一	修竹詩	一四六
何敬祖雜詩	一二二	王景玄雜詩	一四六
王正長雜詩	一二二	鮑明遠雜詩	一四七
巢道彥雜詩	一二三	鮑明遠翫月城西門廡中	一四八
左太冲雜詩	一二四	謝玄暉始出尚書省	一四九
張季鷹雜詩	一二四	謝玄暉直中書省	一五〇
張景陽雜詩	一二四	謝玄暉觀朝雨	一五一

謝玄暉郡內登望	一五一
謝玄暉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一五二
謝玄暉和王著作八公山詩	一五三
謝玄暉和徐都曹詩	一五四
謝玄暉和王主簿怨情	一五五
沈休文和謝宣城詩	一五五
沈休文應王中丞思遠詠月	一五六
沈休文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	一五七
沈休文直學省愁臥	一五七
沈休文詠湖中鴈	一五八
沈休文三月三日率爾成	一五八

雜擬

陸士衡擬古詩	一五九
張孟陽擬四愁詩	一六四
陶淵明擬古詩	一六五
謝靈運擬鄴中詠集詩并序	一六五

袁陽源傲白馬篇	一七一
袁陽源傲古詩	一七二
劉休玄擬古詩	一七三
王僧達和琅邪王依古	一七四
鮑明遠擬古詩	一七四
鮑明遠學劉公幹體	一七六
鮑明遠代君子有所思	一七六
范彥龍傲古詩	一七七
江文通雜體詩	一七七

騷

屈平離騷經	一九九
屈平九歌	二二二
屈平九章	二一九
屈平卜居	二二一
屈平漁父	二二二
宋玉九辯	二二三

宋玉招魂……………二二七
劉安招隱士……………三三四

七

枚叔七發……………二三五
曹子建七啓……………二四六
張景陽七命……………二五六

詔

漢武帝詔……………二七〇
漢武帝賢良詔……………二七〇

冊

潘元茂魏王九錫文……………二七一

令

任彥昇宣德皇后令……………二七七

教

傅季友爲宋公修張良廟教……………二八〇
傅季友爲宋公修楚无王廟教……………二八一

卷四

文

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一
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
任彥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九

表

孔文學薦禰衡表……………一二
諸葛孔明出師表……………一四
曹子建求自試表……………一七

曹子建求通親表	二二	李斯上秦始皇書	六一
羊叔子讓開府表	二五	鄒陽上書吳王	六三
李令伯陳情表	二七	鄒陽於獄中上書自明	六六
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	二九	司馬長卿上書諫獵	七二
劉越石勸進表	三二	枚叔上書諫吳王	七三
張士然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塚人表	三八	枚叔上書重諫吳王	七五
庾元規讓中書令表	四〇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	七七
桓子元薦譙元彥表	四二		
殷仲文解尚書表	四四	啓	
傅季友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四五	任彥昇奉答勅示七夕詩啓	八一
傅季友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四六	任彥昇爲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	八一
任彥昇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四八	任彥昇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八二
任彥昇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五〇		
任彥昇爲蕭揚州薦士表	五四	彈事	
任彥昇爲褚諮議蒸讓代兄襲封表	五七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	八四
任彥昇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五八	任彥昇奏彈劉整	八七
上書		沈休文奏彈王源	九一

孫評文選 目次

注

楊德祖答臨淄侯牋	九四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	九六
陳孔璋答東阿王牋	九七
吳季重答魏太子牋	九八
吳季重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一〇〇
阮嗣宗爲鄭沖勸晉王牋	一〇二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	一〇三
任彥昇到大司馬記室牋	一〇五
任彥昇百辟勸進今上 <small>梁高祖 武皇帝</small> 牋	一〇六
奏記	
阮嗣宗詣蔣公	一〇九
書	
李少卿答蘇武書	一一〇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	一一五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	一二五
孔文學論盛孝章書	一二七
朱叔元爲幽州牧與彭寵書	一二九
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一三一
阮元瑜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一三四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	一三九
魏文帝又與吳質書	一四〇
魏文帝與鍾大理書	一四二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	一四四
曹子建與吳季重書	一四四
吳季重答東阿王書	一四八
應休璉與滿公琰書	一五一
應休璉與侍郎曹長思書	一五二
應休璉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一五三
應休璉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一五四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	一五六

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一六二
趙景真與嵇茂齊書	一六七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	一六九
劉孝標重答劉秣陵詔書	一七三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并序	一七四
孔德璋北山移文	一七七

檄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	一八〇
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	一八二
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	一八八
鍾士季檄蜀文	一九六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	一九九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	二〇二
--------	-----

設論

孫評文選 目次	
---------	--

東方曼倩答客難	二〇三
揚子雲解嘲并序	二〇六
班孟堅答賓戲并序	二一二

辭

漢武帝秋風辭并序	二一七
陶淵明歸去來辭	二一八

序

卜子夏毛詩序	二二〇
孔安國尚書序	二二一
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	二二三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	二二七
石季倫思歸引序	二三〇
陸士衡豪士賦序	二三一
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二三五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二三八

任彥昇王文憲集序……………二四六

班孟堅典引……………四二

頌

史論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二五五

班孟堅漢書公孫弘傳贊……………三〇

揚子雲趙充國頌……………二五九

于令升晉武帝革命論……………三二

史孝山出師頌……………二五九

于令升晉紀總論……………三三

劉伯倫酒德頌……………二六一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四五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二六二

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傳論……………四九

卷五

范蔚宗宦者傳論……………五一

贊

范蔚宗逸民傳論……………五五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一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五八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四

沈休文恩倖傳論……………六〇

符命

史述贊

司馬長卿封禪文……………一四

班孟堅漢書述高祖紀贊……………六三

揚子雲劇秦美新論……………一八

班孟堅述成紀贊……………六四

班孟堅述韓彭英盧吳傳贊……………六四

范蔚宗後漢光武紀贊……………六五

論

賈誼過秦論……………六六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七〇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七三

班叔皮王命論……………八三

魏文帝典論論文……………八七

曹元首六代論……………八九

韋弘嗣博奕論……………九六

嵇叔夜養生論……………九九

李蕭遠運命論……………一〇三

陸士衡辨亡論上……………一〇三

陸士衡辨亡論下……………一一九

陸士衡五等諸侯論……………一二四

劉孝標辨命論……………一三一

劉孝標廣絕交論……………一四二

連珠

陸士衡演連珠……………一五二

箴

張茂先女史箴……………一六四

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一六六

崔子玉座右銘……………一六七

張孟陽劍閣銘……………一六八

陸佐公石闕銘……………一六九

陸佐公新刻漏銘……………一七六

誄

曹子建王仲宣誄……………一八〇

潘安仁楊荊州誄……………一八三

潘安仁楊仲武誄……………一八七
 潘安仁夏侯常侍誄……………一八九
 潘安仁馬沂督誄……………一九二
 顏延年陽給事誄……………一九八
 顏延年陶徵士誄……………二〇一
 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二〇五

哀

潘安仁哀永逝文……………二〇九
 顏延年宋文元皇后哀策文……………二一〇
 謝玄暉齊敬皇后哀策文……………二一三

碑文

蔡伯喈郭林宗碑文……………二一六
 陳仲弓碑文……………二一九
 王仲寶褚淵碑文……………二二一
 王簡栖頭陀寺碑文……………二三一

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二四一

墓誌

任彥昇劉先生夫人墓誌……………二五四

行狀

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二五五

弔文

賈誼弔屈原文……………二六六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并序……………二六六

祭文

謝惠連祭古冢文……………二七二
 顏延年祭屈原文……………二七四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二七五

卷六

文選考異……………一一二一四

一賦以開
主合其見
意在賦全
用其賦字
中未處之
成由體存
起明賦旨
原賦手便
於其所推
故三百篇
耳

孫評文選卷一

賦(一)

京都

兩都賦序 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若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陽故上此詞以說和帝大悅也

班孟堅 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北地人也年九歲能屬文長途博貫載稱顯宗時除蘭臺令史遷為郎乃上兩都賦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駁軍憲敗固坐免官送死獄中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二曰賦故賦為古詩之流也諸引文證皆舉先以明後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他皆類此昔成康沒而頌

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言周道既微雅頌並廢也史記曰周武王太子誦立是為成王成王太子釗立是為康王毛詩序曰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樂府雜錄曰仁義所生為王毛詩序曰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然則作詩莫乎先王之澤故王澤竭而詩不作作與也孟子曰王者之跡息而詩亡 大漢初定，日不暇給。漢書曰高祖性劉氏立為漢王滅項羽即皇帝位荀悅曰諱邦字季史記曰雖受命而日有不暇給也 至

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漢書曰孝武皇帝景帝中子荀悅曰諱徹漢書曰孝宣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荀悅曰諱詢字次卿 內設金馬石渠之

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史記曰金馬門者宦者署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大祕殿北以閣祕書漢書曰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以李延年为協律都尉 以興廢

見賦學之
蓋可制所
以家製高
久分

雅頌之賦
與頌首之
雅頌之賦
與頌首之
雅頌之賦
與頌首之

福應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漢書武紀曰行幸雍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又曰行幸東海獲赤雁作赤雁之歌又曰甘泉宮內產芝九莖連葉作芝

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為年紀。漢書宣紀曰神雀元年應劭曰前年神雀集長樂宮故改年也又曰五鳳元年應劭曰先者鳳皇五至因

朔枚臯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漢書曰司馬相如字長卿為武騎常侍又曰虞丘壽王字子賁自稱學上傅之令待詔公車後拜為大中大夫給事中又曰枚臯字少孺上晉北關自稱枚乘之子上得大喜召入見待詔拜為郎又曰王褒字子淵上令褒待詔褒等敢從獵擢為諫大夫又曰劉向字子政為諫郎遷中壘校尉而公卿大臣

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

開作。漢書曰倪寬條尚書以郡選詣博士孔安國射策為掌回選侍御史孔臧仲尼之後少以才博知名稍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為家乞為太常專修家業武帝遂用之漢書曰董仲舒以修春秋為博士後為中大夫又曰劉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武帝謂之千里駒為宗正又曰蕭望之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廣雅曰抒深也抒食與切韻方鳳切毛詩序曰字長倩以射策甲科為郎遷太子太傅

以宣上德而盡忠孝，國語潯州鳩曰夫律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說文曰揄引也

序曰嘗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漢書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太孫蓋奏御者千有餘

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蓋韻補曰炳著明也彼血切論語子曰三代之風且夫道有夷隆，

學有麤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臯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

列于詩書，其義一也。尚書臯陶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韓詩魯頌曰新廟奕奕奕斯

所作詩書曰奚斯魯公子也嘗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

稽之上古則如

法度爲二賦眼目

此極西極東所稱也
西極東所稱也
極東所稱也
極西所稱也
極東所稱也
極西所稱也
極東所稱也
極西所稱也

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秦葛獨斷或曰朝廷亦皆依違尊者節舉朝廷以言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備制度。公羊傳曰京師者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太之辭言也說文曰城池無水曰隍周禮曰園遊之獸鄭玄曰園今之苑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雒邑之議。長安在西故曰西土尙書曰西土有衆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其詞曰：

西都賦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孝經鉤命決曰道機合者稱皇尙書曰厥既得吉乃經營東都有河南洛陽故曰河洛也鄭玄論語注曰輟止也張衡切孔安國尙書傳曰康安也穀梁傳曰葬我君桓公我君接上下也主人曰：『未也，願賓據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廣雅曰據舒也孔安國尙書傳曰據也論語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曰長安。禮記曰父名无諸唯而起漢書曰秦地於萬貫時跨雍梁二州漢興立都長安左據函谷，二嶺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戰策國蘇秦曰秦東有散關之固臨鐵關曰秦左散關漢書韋昭曰函谷關左氏傳曰崤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其北陵文王所避風雨也表標也山海經曰華首之山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毛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枚毛萑曰終南周之名山中

也長揭賦曰命右扶風蓋石右界襄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涌其西。

西自襄斜隴州記曰萬石城汧漢上七里，有襄谷南曰襄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隴論曰秦右隴漢書幸雍白麟歌曰

朝隴首覽西堤尚書曰導河自積石南至于華陰山海經曰涇水出長城北尚書曰導滑自鳥鼠同允華實之毛，則九州之

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隙區焉。春秋文耀鉤曰春秋其時華實乃榮左氏傳君子曰淵溪沮之毛漢書曰秦地九州膏腴楊梅衛尉筮曰設置山險盡為防禦說文曰隴四方之

土可定居者也於報切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漢書音義文穎曰周西為橫孔安國尚書傳曰周上下為六合三成帝畿謂周秦漢也樂稽嘉福曰德象天地為帝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史記曰周后稷名弃堯舜時為農師號后稷姓姬氏至孫公劉周之道興至文王徙都豐武王滅紂孔安國尚書序曰漢室龍興史記曰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至孝公作咸陽政并六

國稱皇帝周易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漢書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

東井沛公霸上又曰以蠶推之從歲星也此高祖受命之符尚書維齊曰河圖命紀也然五經緯皆河圖也春秋漢含享曰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季天下服卯在東方陽所立仁且明金在西方陰所立義成功刀居右字成章刀擊秦柱矢東流水神哭龍然則成功在西

故都奉春建策，留侯演成。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成卒裴敬求見說上曰陛下部洛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重駕西都長安拜裴敬為奉春君賜姓劉氏又曰封張良為留侯也蒼頡

引也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實惟作京。天謂五星也人謂裴敬也皇謂高祖也四子講德論曰天人並應毛詩曰乃眷西顧此惟與宅於是

歸秦嶺，蹶北阜，挾灃灃，據龍首。說文曰歸望也呼衣切秦嶺南山也漢書曰秦地有南山瑛頤也五哥切北阜山也漢書文帝曰北山石為櫛張揖上林賦注曰灃水出鄠南山豐谷漢書曰灃水出

藍田谷山海經曰華山之西龍首之山也。長楊賦曰規德載孔安國尚書傳曰十萬曰億爾雅曰擊

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高祖漢書張敖曰為功最高而為漢帝大祖故特起名為漢書孝

平皇帝元帝庶孫帝曰諱循漢自高祖至于孝平凡十二帝也國語曰天地之所附賈逵曰祚歲也建金城而萬雉，呀周池而成淵。鹽鐵論曰秦四塞以為固金城千里鄭玄周禮注曰雉長三丈

便伏主
山都如
上川形
三賦略
此段中
形勢之
宮室之
末言田
諸山皆
鋪首出
分三首
郭次郊
野城先

皆城郭
崇宏以

市肆居人
陵邑之盛

妙語有兩
係住一筆

高一丈字林曰呀大空貌火
家切韻文曰城有水曰池
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周禮曰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內則街衢

洞達，閭閻且干，九市開場，貨別隄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塵，紅

塵四合，煙雲相連。說文曰街四通也音佳爾雅曰四達謂之衢字林曰闐里中門也漢宮闕疏曰長安立九市其六

也填與闐同徒堅切又曰塵市物邸舍也除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

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論語曰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毛詩曰惠我無疆又

衆庶效效蓋不相及鄭玄周禮注曰肆市中陳物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

衆，騁騫乎其中。莊子曰治州園鄉曲史記魏公子無忌曰平原之遊徒豪舉耳文子曰智過十人謂之豪漢書曰秦地豪傑則

氏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千人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考烈王以歇為相封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又曰魏若

乃觀其四郊，浮游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絨

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鄭玄周禮注曰王國百里為郊漢書曰宣帝葬杜陵文帝葬霸陵高帝葬長陵惠帝葬安

曰級綬也說文曰墨大夫以上冠也毛詩曰有女如雲相丞相也漢書韋賢為丞相徙平陵車千秋為丞相徙長陵黃霸為丞相徙平陵平

常為丞相徙平陵魏相為丞相徙平陵公御史大夫將軍通稱也漢書曰張湯為御史大夫徙杜陵杜周為御史大夫徙茂陵蕭望之為前

將軍徙杜陵馮奉世為右將軍徙杜陵史丹為大將軍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

陵邑，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也。文子曰智過百人謂之傑十人謂之豪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

廣言幾甸之美此及乃陸色上以乃推就幾句以足排大意舖已

山川物產以及水宜皆漕運之利於此

孫評文選 卷一

選三等之人七選謂選於七陵也漢書曰徙吏二千石高督官人及豪傑乘并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獨為泰山園也文帝諱曰往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人以奉園陵自今所為陵者勿置縣邑然則元帝始不遷人陸陵自元以上正有七帝也春秋漢會等曰強幹弱流天之道未均曰流猶枝也左傳曰魯諸大夫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連蹀諸夏兼其所有漢書曰雒邑與宗魯諸大夫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連蹀諸夏兼其所有周通封畿為千里又曰秦地沃野千里人以富饒選蹀猶超絕也連音卓

玉。上林賦曰崇山鬱巖崔嵬揚雄蜀都賦曰蒼山隱天韓詩曰皎皎日駒在彼空谷薛君曰穹谷深谷也漢書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瀕漕以西部涇渭之南北謂天下陸海之地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商洛緣其隈鄠

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漢書弘農郡有商縣上雒縣扶風有郿縣杜陽縣說文曰陂水曲也於同切孔安國尚書傳曰濱漕也又曰澤鄠曰陂停水曰池竹林果園

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言秦境富饒與蜀相類故號近蜀焉漢書曰秦地南有巴蜀其陰則冠

以九巖紅子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古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漢書谷口縣九巖山在西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漢書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上

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菜史記曰韓開秦之好與事欲罷元令東伐迺使水工鄭國開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致斗且澆且蕪長我不季衣食京師億萬之資其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邑環案舊說云提封凡也晉大舉頃畝

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湖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人得其饑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各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插為鑿決

也韋昭曰覆土為封限也毛詩曰疆場有瓜瓞禮曰十夫有溝鄭玄曰遠廣深各二尺溝倍之說文曰隄稻田之畦也音緇爾雅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隄周禮曰以五穀養病漢書音義韋昭曰黍稷麥稻也毛詩曰實穎實粟毛襄曰穎垂穎也小雅曰禾穗謂之穎爾雅曰鋪布

也晉胡切王逸楚辭注曰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汎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通言

也說文曰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汎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通言

也說文曰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汎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通言

也說文曰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汎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通言

也說文曰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汎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通言

東西南北
上林宮館
借爲後田
便爲後田
觀伏案

此宮以下
一段從城
宮中言
郭一段從
郊野中言
此宮次
先正朝次
後宮次
宮次

從正殿并
入後宮接
及殿宮爲
去後宮接
之輝路也
法

講大清既遠可謂又可以汎舟山東控引淮湖之流而與海通其波由漢書武宅曰穿漕渠道渭如淳曰水轉曰漕若顏魯
曰濱旁決也胡對切說文曰洞疾流也國語曰秦汎舟於河歸籍於管史記曰秦隲下引河東南爲鴻濤以與淮泗會也

西郊則

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

神池靈沼往往而在上面禁苑即林苑也羽獵曰開禁苑穀梁傳曰林苑於山爲籠鄭玄周禮注曰澤无水曰陂漢書有蜀都漢中郡繚猶繞也三輔故事曰上林連蹊四百餘里繚力鳥切離別非一所也上賦曰離宮別

館淵山跨谷三秦記曰昆明池中有神池通白鹿原毛詩曰王在靈沼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支之鳥踰崑

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于三萬里漢書宣帝詔曰九真獻奇獸晉灼漢書注曰駒形鱗色牛角又武紀曰貳帥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又曰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又曰條支國臨西

海有大鳥卵如彈山海經曰帝之下都崑崙之墟高萬仞河圖括地象曰崑崙在西北其高萬一千里于虛賦曰東注巨海也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

之正位做太紫之圓方七略曰王者師天地體天而行是以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微宮南出明堂象太微春秋元命苞曰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也周易曰坤地道也楊雄司命

太微其星十二四方又曰紫宮大帝室也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瓌材而究寄抗應龍

之虹梁列棼椽以布翼荷棟桴而高躡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漢書曰蕭何立東闕北闕周易曰

土作之然梁居山上故曰冠云埤蒼曰瓌璋珍琦也應龍虹梁梁形似龍而曲如虹也廣雅曰蕭何作未央宮潘岳關中記曰未央宮殿皆疏龍首山

紅也蕭音帝棟音董紅說文曰棼覆屋椽也扶云切又曰椽椽也梁道切又曰翼屋梁也爾雅曰棟謂之椽音浮雕玉璣以

居楹裁金壁以飾璫言彫刻玉璣以居楹柱也爾雅曰玉謂之彫郭璞曰治玉名也廣雅曰璫璫也璫與璫發五色

之瀝彩光爛音朗以景彰濟也鳥學切字林曰爛火灑厚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闔房周通

門闔洞開列鍾虞於中庭立金人於瑞闈七略曰王者宮中必左城而右平聲虞夾庭要注曰凡太極乃有

兼及別殿

此官後宮

後宮之盛
特抽出昭
見眩而言
隱寓刺意
於其間

級也官階級勒殿然七則切王逸楚辭注曰軒殿板也周禮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曰南面三面各二也爾雅曰宮中門謂之闕小者謂之閤毛萇詩傳曰闕門內也史記曰始皇大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鏡鑄金人十二重各千斤置宮中徐廣曰鑄首巨毛詩曰設業設殿毛萇曰植曰墮與鑄古字通也三輔黃圖曰秦營宮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闕他易切仍增崖而衡闕臨峻路而啓扉爾雅曰仍因也仍或為及非也孔安國論語注曰闕門限也湖漁切又曰

峻高大也爾雅曰闕謂之扉爾雅曰仍因也仍或為及非也孔安國論語注曰闕門限也湖漁切又曰四方面高曰臺春秋合誡圖曰紫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漢書曰中宮天極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也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

若茲不可殫論虎殿麒麟殿長樂宮有神仙殿孔安國尚書傳曰輝也長年亦殿名增盤崔嵬登降炤爛

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毛萇詩傳曰崔高大也茲魂切王逸楚辭注曰嵬高也才週切廣雅曰炤明也音照爛亦明也方且切應劭漢官儀曰皇后婕妤乘

輦餘皆以茵四人與以行鄭玄禮記注曰茵漢書曰詔掖庭養視應劭曰掖庭宮人之官漢官儀曰婕妤

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漢書曰詔掖庭養視應劭曰掖庭宮人之官漢官儀曰婕妤

好居增城舍桓于新論曰董賢女弟昭儀居舍號曰椒風漢宮闕名長安有合歡殿披香殿鴛鸞殿飛翔殿餘亦皆殿名昭陽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

裏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缸銜璧是為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漢書曰李成趙皇后弟經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璧帶往往為黃金缸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

錢言金缸銜璧行列似錢也缸古變切說文曰錢纏也於切又曰綸糾青絲綬也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高誘曰隨侯漢中國桓姓諸侯也隨侯見大蛇傷斲以藥傷而塗之後蛇於夜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蓋明月珠也李斯上書曰有

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張揖上林賦注曰翡翠大小如爵雉赤曰翡翠青曰翠韻集曰玫瑰火齊珠也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隨有和璞而為天下名器左氏傳曰晉有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代德許慎淮南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高誘以隨

有和璞而為天下名器左氏傳曰晉有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代德許慎淮南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高誘以隨

此在諸臣之內者
此侍居亦
寺次第先
大臣次衛
臣次衛
以及環衛
宮而居者

侯時明月許儼以明月為夜光班固上云隨侯明月下云懸黎垂夜光在焉然夜以夜光非隨珠明月矣以三都合為一寶經典不載夜
光本末故說者參差矣西京賦曰流麗黎之夜光吳都賦曰隨侯於是部其夜光燭陽云夜光之璧劉琨云夜光之珠尹文子曰田父得寶
玉徑尺置於席上其夜明照一室然
則夜光為通稱不繫之於珠璧也

於是玄墀鉞砌玉階彤庭硬碱綵緻琳珉青瑩珊瑚碧樹
周阿而生漢書曰昭陽中庭彤彤而殿上聚漆切皆銅香黃金塗白玉階然輝以聚漆故曰玄也如御以玉飾砌也說文曰鉞金
飾器栝後切屏雅曰砌彤也且計切說文曰砌石之次玉也如宛切硬碱類也音咸鄭玄禮記注曰綴密也郭璞上林賦
注城玉名也張揖上林賦注曰珉石次玉也廣雅曰珊瑚赤也淮南子曰珉紅羅庭纒綺組續紛精曜華燭俯仰
崑山有碧樹在其北高誘曰碧青石也韓詩曰曲歌曰阿然此阿庭之曲也

如神薛綜西京賦注曰麗麗長袖貌也麗思合切纏山綺切說文曰綺文繪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組綬也楚辭曰佩紫紛其
繁飾王逸曰纒紛盛貌也類人切戰國策張儀謂楚王曰彼鄭國之女紵白黛黑立於衢間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後宮
之號十有四位竊窳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漢書曰大星正紀餘三星後宮又
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正適稱

皇后妾皆稱夫人號凡十四等云昭儀位視丞相婕妤視上卿嫺視中二千石徐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二千石八子視千石充依視千
石七子視八百石瓦人視七百石長使視六百石少使視四百石五官視三百石願常視二百石無涖共和媼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
毛詩曰竊窳淑女君子好逑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

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蕭曹魏邴謀謀乎其
上尚書曰百寮師漢書曰蕭何沛人漢王即皇帝位拜何為相國又曰曹參沛人也代蕭何為相國又曰魏相字弱翁
濟陰人也宣帝即位代韋賢為丞相又曰邴吉字少卿魯國人也宣帝即位代魏相為丞相孔安國尚書傳曰謀也佐命則

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盪亡秦之毒螫李陵報蘇武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易乾鑿度曰
代者赤兗黃安命宋衷曰此赤兗者謂漢高帝也黃

者火之子故佐命張良是也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禮記曰保者儻其身以輔翼之長揚賦
曰今朝廷出凱行簡易四子露德論曰秦之時處位任政者並施螫毒說文曰螫行毒也舒亦切

故令斯人揚樂和之
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孔叢子曰孔子曰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
樂和則天下且由應之况乎漢書曰蕭何魏魯參代
高皇帝宣為太祖孝文帝宣為太宗史記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孟子曰膏澤下於民孔安國尚書傳曰黎衆也又

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三輔故事曰天祿閣在大殿北以開祕書石渠已見上文然同卷見者並云已見上文務從省也他皆類此爾

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羣，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秘文。漢書曰嚴助為會稽太守帝賜書曰君欲承明之盛

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星也然王者亦法之薛綜西京賦注曰嚴更督行夜鼓也

相如之倫皆辨智闕達元元本本謂得其元本也孔叢子曰董弘曰仲尼洽聞強記孝經鈞命決曰丘撥祕文周以鈞陳之位

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星也然王者亦法之薛綜西京賦注曰嚴更督行夜鼓也

衣虎賁公羊傳曰賁猶綴也贊之銳切周禮曰內小臣奄士士又周禮千列，徹道綺錯，史記衛令曰周禮設卒其謹漢書有開人寺人漢書曰太后盛服坐武帳武士陸戰陳列殿下也

尉掌徵循禁備盜賊也輦路經營，修除飛閣，登路登道也上林賦曰登道繼閣如浮日登音義張晏曰直宿曰廡漢書曰中謂遊微循禁備盜賊也

北彌明光而亘長樂，凌墜道而超西墉，搢建章而連外屬，設璧門之鳳闕，上觚稜

而棲金爵。漢書曰高祖至長安驚何作未央宮三輔舊事曰桂宮內有明光殿毛萇詩傳曰彌終也方言曰亘竟也亘與迥古字通

巧而聳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爾乃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

經駘盪而出駮娑，洞杼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三輔故事曰建章宮東有折風闕中記

由內及外
自周歷闕
道波下馳
宮接法基
前是未央
宮此下接
既入此宮

殿閣樓宮 皆從中及 下亦此壯 總宮以壯 處宮未壯 前都與典 大寫以典 主錄為典 專重奇建 所云致正 崇之證 此與建章 相連并見 其因三神 之入并山 仙入成及 帝利成益 亦富利事

曰世風一名制風雅曰強盛貌也漢書曰建章宮度萬千門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前殿則正殿也長門賦曰正殿以造天 其高臨乎未央之高也崔暹高貌也關中記曰建章宮有殿象馳道揚光四殿殿象合切後漢書曰馳道音殆楊鳥語切天梁亦宮名

也爾雅曰蓋載覆也激目景而納光音宮殿 光綺外激於日日景下照而反納其光也 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迴

帶於芬楣，雖輕迅與儻狡，猶愕眙而不能階。漢書曰孝武立神明臺王逸楚辭注曰偃蹇高貌也公羊傳曰躋者何躋升也三蒼曰軼從後出前也餘質切漢書音義

轉而意迷，舍櫺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怳怳以失度，巡迴塗而下低。漢書曰武帝 子也力丁切王逸楚辭曰櫺檻也胡蹄切說文曰稽留止也長門賦曰神怳怳而外淫王逸楚辭注曰怳失意也况往切

於登望，降周流以徬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窈而不見陽。廣雅曰杳恐也楚辭曰蔽從容以周流 聊道遙而自恃毛詩序曰徬徨不忍去

依而洋洋。廣雅曰排推也漢書曰排推也楚辭曰忽 淮南子曰甬道相連高誘曰甬道飛閣覆道也說文祭紆猶同曲也又曰杳 杳窈也廣雅曰窈窕深也窈與杳同鳥鳥切蔡他甲切毛詩傳曰陽明也

碣石，激神岳之潯，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漢書曰建章宮其西則有唐中數十里其北沼 菜方丈瀛州紫梁象海中神山如浮曰唐庭也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蒼嶺篇曰濶大波尚書曰夾石碣石入於河孔安國曰海畔山 也毛詩曰應門將將說文曰濶泛也方暫切列子渤海之中有大壑其中有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州五曰蓬萊

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嶠嶸，金石崢嶸。神木靈草謂不死藥也史記曰三神山仙人不死藥皆在焉 慈由切爾雅曰崢嶸高峻也崢方耕切嶠胡萌切

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竭之混濁，鮮灑氣

此天子田遊
之專先田遊
獵及乎釣
以之及乎
此皆郊外也
之入事仍池
一館與林池
絡段相室聯

此天子田遊
之專先田遊
獵及乎釣
以之及乎
此皆郊外也
之入事仍池
一館與林池
絡段相室聯

殺獵事有
次亦從

之清英。言承露之高也漢書曰孝武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風矣方言曰掘抽也達卓切金鑿銅柱也王逸楚辭注曰騁埃塵也許慎推申子注曰揭埃也揭與塵同於善切解聚也楚辭曰天白類類說文曰顯白貌胡嵩切解或為藍非也

文成之不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

人之所寧。漢書曰齊人李少翁以方術見上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物不至乃作甘泉宮中為靈致乃拜大為五利將軍毛萇詩傳曰刑法也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致神農又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泰武乎上

囿，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事。史記相如封禪書曰斯事天下之壯觀禮記曰西方曰戎北方曰狄又

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周禮水

日荊及衡陽惟荊州又曰率陽黑水惟梁州然則南方多獸故命使之枚乘兔園賦曰翺翔羣熙交頰接翼水衡虞人，修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周禮水

日州流水也衡平其大小也周禮曰虞人樂所田之野為表鄭司農曰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司馬彪續漢書曰將軍皆有部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罟網連紘，籠山絡野，列卒

周匝，星羅雲布。鄭玄禮記注曰歌罟曰罟扶流切紘之綱也胡萌切方言曰絡繞也來各切羽獵賦曰渙若天星之羅韓子曰雲布風動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羣

臣，披飛廉，入苑門。案雍獨斷曰天子至尊不敢豫覆言之故託於乘輿也又曰天子出車馬次第謂之虞備有法駕司馬彪曰法駕六馬也漢書武紀曰長安作飛廉館遂繞鄴鄙，歷上蘭，

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震焮焮，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

拗怒而少息。世本曰武王在鄆鄆杜預左氏傳注曰鄆在始平鄆東字宮切說文曰鎬在上林苑中鎬與鄆同胡道切三輔黃圖

也字林曰蹶踐也汝九切說文曰蹶踐也蹶與蹶同力振切拗猶抑也於六切爾乃期門佞飛，列刃鑽鏃，要跌追

也字林曰蹶踐也汝九切說文曰蹶踐也蹶與蹶同力振切拗猶抑也於六切

上林文出
駭化而法
逐層草木
極餘二句
正與田下
一段反穢
一事爲穢

此獵事盡
獵飲蓬及
安池上接
中池一箇
出如畫情
序生畫也
同與大液
與前池也
確是來上
確是來上
地中以樂
地中以樂

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倚，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疊雙。漢書武帝與北地真家子期詣殿門故有期門之號

又曰：伏飛擊弋射，依音大若讀篇曰：撥案也。續與撥同。官初爾雅曰：金鏃箭羽謂之鏃。胡濬切。廣雅曰：鏃，控引也。鼙，鼙紛紛，繪繳相纏，日歐奔也。古穴切。孔安國尚書傳：撥，撥牙也。說文曰：倚，倚也。居蟻切。又曰：匈奴名引弓曰控，控引也。鼙，鼙紛紛，繪繳相纏。

風毛雨血，灑野蔽天。鼙紛紛紛衆多之貌也。說文曰：鼙，古鼙字也。俾婦切。周禮曰：給矢也。鄭玄曰：給，給也。若切。又曰：灑，所買切。

援豸失木，豺狼懾竄。郭璞山海經注曰：援，似獼猴而大，臂長，便捷，色黑，蒼頡篇曰：豸，似狸與，救切。爾雅曰：豺，狗足，郭璞曰：脚似狗也。說文曰：猓，似犬，銳頭，白頰，淮南子曰：援，狄頭，猓而失木，鄭玄毛詩箋曰：懾，懼也。章涉切。

鬻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兇觸蹶。爾雅曰：潛，深也。慎子曰：獸伏就穢，穢字書曰：穢，無也。爾雅曰：兇，兇似牛，廣雅曰：蹶，蹶跳也。蹶居衛切。蹶，徒帝切。蹶，徒帝切。蹶，徒帝切。

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僂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許少，秦成，未詳。說文曰：捉，搯也。搯與扼同。徒搏，獨殺。古字通於實切。王弼周易注曰：捉，搯也。搯與扼同。

崖，鑿巖巖，鉅石隕，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爾雅曰：隕，隕如，隕貓，食肉，郭璞曰：即師子也。按：兇九切。隕，五奚切。隕，音極。音苗。說文曰：隕，隕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夷，殺也。

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

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枕藉。漢書宣紀曰：行幸長楊宮，屬玉，觀服虔曰：屬玉，屬玉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夷，殺也。

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魚，

騰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酌。左氏傳曰：蹄胙，子公毛詩曰：鳥之燔之毛，義曰：以毛曰鳥。薄，薄也。郭璞曰：今烽，割鮮染輪，孔安國尚書傳曰：鳥獸，新殺曰解，方言曰：燔，燔也。郭璞曰：今烽。

孫評文選 卷一

此爲總括
所謂遠德
思古之士
民與上家
相與收文
禮密

東都主人
所折以人
今折以人
舉制度歷
也制度歷
從子雲長
此誠全出
謀於成文

夕儲不改供。孔安國尚書傳曰：禮也。河黃可也。華華山也。漢書右扶風美陽縣有岐山，又右扶風有雍縣也。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采

遊童之讙謠，窮從臣之嘉頌。尚書曰：並皆無辜于上下神祇。又曰：望于山川，列子曰：昔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然堯乃微服遊於康衢，爾兒童謠曰：立我蒸人，莫匪爾極。不誠不知順帝之則，漢書

日宣帝頌好備衛王褒與張子儵等並待詔所幸宮館，細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也。

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吠畝，商循族世之所響，工用高曾之規矩，

粲乎隱隱，各得其所。周易曰：食舊德，貞厲終吉。漢書言義如淳曰：今隴西俗，鄰田歲歲，穀種爲宿疇也。尚書曰：濬秩濬孔安國曰：廣尺深尺曰畝，古大切淮南子曰：古者至德之時，質便其肆，農安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循其

道，穀梁傳曰：古者有士人，有商人有農人有工人。若臣者，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

徧舉也。」

東都賦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

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睹大漢之云爲乎？論語曰：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漢書曰：人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嗜欲，故謂之俗。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

由數葑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言焉。漢書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高祖五年，誅項羽，故曰數葑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而四時

與前色各
見生色各
於上呼
此皆西
以折為
之官中
應而武
永其武
察端其
平為正
永平之
所云最
法賦之
兩賦此
旨為之

曰拜六籍六經也封禪書曰六經統
籍之傳左氏傳曰籍談司晉之典籍
當此之時，攻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勢而
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婁敬已見上文凡人姓名皆不
重見餘皆類此漢書曰蕭何修
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
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軍威且毋令後代有以加也上說之 吾子曾不是睹，顧隴後嗣之末造，不亦
暗乎？言吾子不親度勢權宜之由反以後嗣未造而自眩矜不亦暗乎言暗之
甚也儀禮曰願吾子致之鄭玄曰吾子相親辭也吾我也子男子美稱 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
事，監于太清，以變子之惑志。東觀漢記曰建武光武年號也永平孝明年號也淮南子曰太
清之化也和順以窳漢實直以素樸高誘曰太清無為之化 往者王莽作
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漢書曰王莽字巨君王皇后之弟子也初居攝後即天子位賈
遂國語注曰祚位也尚書曰我則致天之罰六合已見上文 于時之亂，
生人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柩，郭冢室遺，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
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尚書曰生人保厥居杜預左氏傳注曰幾近也渠機切周禮大宗伯掌天神人
鬼之祀禮記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杜預左氏傳注曰郭郭也勞俱切楊子法
言秦將白起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史記曰周孝王分非于土為附庸
邑秦至始皇初并天下又曰項籍下相人自立為西楚霸王周易曰上古結繩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故下人號而上訴上
帝懷而降盡，乃致命乎聖皇。尚書曰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孔安國曰言百姓兆人訴天地也
毛詩曰皇矣上帝又曰天命降監下人有嚴命于下國封堯禱福 於是聖皇乃
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謂光武也東
觀漢記曰光
武皇帝諱秀王莽末荊州下江平林兵起王匡王鳳為之渠率上塗率春陵子弟隨之王莽懼遣大司徒王邑將軍
昆陽城中兵下昆陽穀少留王鳳令守城夜出城南門二公兵到遂還昆陽城時上塗還精兵三千人奔陳二公大奔北殺王尋昆陽城中
兵亦出中外並擊二公大衆遂潰亂奔走赴水溺死以萬數澠水為之不流
兩雅曰疾雷為霆左氏傳吳子之弟驟由謂楚子曰今君奮焉震雷憑怒 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

專釋功
與見實
用意處
重歷然
以歷重
頌頌美
之聖

建都河
專為東
點中專
此見光
定都洛
功論宏
一德建
收住武
筆力極
此下敘

洛。東觀漢記曰聖公為天子以上為大司馬遺之河北安集百姓尚書曰至于北岳東觀漢記曰諸將請上尊號皇帝於是乃命有司設
聖公于鄴之陽子秋亭五成陌皇帝即位改鄴為高邑又曰建武元年十月車駕入洛陽遂定都焉春秋舍漢孝曰天子受符以幸日
立號。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禮記曰帝王之所向古今之所一也淮南子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體元
也。立制，繼天而作。左氏傳元年春正月公即位春秋元命苞曰元年者何元宜為一謂之元何曰君之始年也杜預左氏
傳注曰見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穀梁傳曰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周易曰神農氏作。系唐

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兼平在昔，事勤乎三五。兩雅曰系繼也奚計切漢書劉向高祖
傳曰堯以唐侯升為天子東觀漢記曰光武皇帝高祖九葉孫漢書王太后詔曰奉天地而成禮化羣生而茂育漢書曰羣生嗚嗚音湛國
語曰古曰在昔昔曰先人史記楚于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春秋元命苞曰伏犧女媧神農為三皇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顛
頊帝嚳帝堯帝舜也豈特方軌並跡，紛紛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險易喙治亂也
周易曰儲有除

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
斯乃伏犧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周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又曰湯武革命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周
倫禮含文嘉曰伏犧德洽上下始畫八卦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

帝功也。漢書曰昔在黃帝靈野分州周易曰神農氏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黃帝堯舜氏制輶，龔行天罰，應
為舟刺木為楫禮記曰聖人殊徽號異器械鄭玄曰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史記曰黃帝名軒轅，龔行天罰，應

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尚書武王曰予惟聽行天之罰周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禮言
條湯踐天子位又曰文王太子發之立是為武王伐殷紂紂
走自燭死武王革殷受天明命詩序曰七月陳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尚書曰盤庚遷於般

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都行湯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尚書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之政然後殷復興也謂盤庚為宗班之誤歟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孔安國曰今來居洛邑地勢之中也春

平之事乃
實舉當日
與序清平
無事數旬
相應

漢城隍修
宮室起苑
備圖於此
見於此

以下詳言
都所與西
窮

孫評文選 卷一

秋命益序曰成康之隆禮泉涌出孝
經鉤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跡
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
其有也一人莫非其臣也又曰舜文王

相去千有餘歲
克已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
論語顏回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
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必必矣尚書曰允恭克讓漢書曰孝文

也帝悅曰諱恆
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
司馬彪續漢書曰建武三十二年上齋讀河圖會昌符言九葉
封禪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云粵者稽古帝堯漢書武紀

曰上登討泰山又宣紀曰
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廟案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
至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

廟正雅樂人神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既肅
東觀漢記曰孝明皇帝光武中子也以東海王為皇太子光武崩
皇太子即位永平二年正月上册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祀畢登靈

臺二月上初臨辟雍行大射禮漢書曰武帝時河間獻王來朝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東觀漢記永平二年上及公卿列侯始
服冕冠衣袞周禮曰王之吉服享先王即袞袞鄭玄曰袞袞龍衣也續漢書曰明帝為光武起廟號世祖廟東觀漢記孝明詔曰瓌瓌鈴曰

樂曰太子樂正樂官曰太子樂官以應圖識
乃動大輅遵皇衢省方巡狩躬覽萬國之有無考聲
東觀漢記曰永平二年十月西巡幸長安周易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也禮

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
東觀漢記曰永平二年十月西巡幸長安周易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也禮
記遜禮曰王者以巡狩之禮尊天重人也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謂天子巡行守牧也

有無謂風俗善惡也尚書曰東漸
然後增周舊修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
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敷
論語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毛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

而為之極
檀語夏已見西都賦其異篇再見者云已見某篇化皆類此
於是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

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
可而踰儉者不能更侈
外則因原野以作苑填流泉而為沼發蘋

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鄒誼合乎靈囿
順流泉而為沼不更穿之也昭明諱顧故改為
境毛詩曰魚在在藻蘋亦水草故連言之說文

察相移者
正相反說
接續筆法
甚緊須看
其與前篇
不同處

專以法度
永平之事
於宮室略
言於與特
苑山與特
詳於與特
亦以講武
未嘗不極
其詞高而
語收而極
此語收而
西此相與

曰潛藏也韓詩曰東有闕華薛君曰側博也有博大茂草也續與音義
同毛詩傳曰古有梁鄒梁鄒者天子之田也手詩曰王在露圃鹿鹿攸伏
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

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左氏傳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又曰大閱簡車馬講武已見上文禮記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田不以禮日暴天物風國風騶虞

輿鐵是也雅小雅輿鐵是也雅小雅歷騶虞覽駟鐵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毛詩序曰騶虞蒐田以時

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又曰車攻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又曰吉日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又曰車攻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又曰吉日於是發鯨魚鏗華鐘尚書大

子左五篇天子將出則撞黃鐘右五鐘皆應薛綜西京賦注曰海中有大魚曰鯨魚鱗有篆刻之文故曰華也子左五篇天子將出則撞黃鐘右五鐘皆應薛綜西京賦注曰海中有大魚曰鯨魚鱗有篆刻之文故曰華也登玉輅乘時龍

鳳蓋琴麗鉢鑾玲瓏天官景從寢威盛容輅已見西都賦周易曰時乘六龍鳳蓋已見上文劉歆七略曰羽蓋琴麗紛紜悠悠說文曰琴大也條琴音林麗音離和鑾已見上

清塵山靈護野屬御方神兩師汎灑風伯竟野戈鋌慧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蔡雅獨斷曰大駕備千乘萬騎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說文曰

焱焱炎揚光飛文吐燭生風飲野歎山日月爲之奪明丘陵爲之搖震說文曰焱火華

遂集乎中囿陳師按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

將帥毛詩曰陳師鞠旅漢書音義臣瓚曰律就云勒兵而守曰屯部曲已見上文駢猶併也步田曰漢然後舉烽伐鼓申

令三驅輶車霆激驍騎電驚毛詩曰鉦人伐鼓鉦之成切孔安國尚書傳曰師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雅之義周

由

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隄禽，轡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左氏傳曰：襄由基發甲而射之，徵七杜焉。拈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孟子曰：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不獲一禽，反曰：天下賤工也。王良請復之，一朝而獲十反。曰：其工也簡子曰：吾使汝擊乘，王良曰：不可。吾為範我驅，範終日不獲一禽，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到，曰：機而射之，曰：詭遇。詭文曰：詭遇也。

車案節。侯忽疾也。高唐賦曰：舉力先得，獲車已實。鄭玄禮記注曰：極盡也。爾雅曰：盤樂也。疏切先驅，則前驅也。周禮曰：王出入則自左，飲而前驅。漢書者義曰：大駕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子虛賦曰：案節未舒也。於是薦三

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左氏傳鄭子大叔曰：為五牲三犧，杜預曰：五牲，樂鹿、豕、豕、兔、豕。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之儀也。周禮曰：大宗伯掌天神地祇之禮。然天神曰：神地祇曰：祇也。毛詩曰：懷柔百神。觀

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發靈臺，考休徵。東觀漢記曰：永平三年正月，上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華升與鄭玄毛詩箋曰：天子有靈臺，所以觀慶象察災氣之妖祥也。尚書曰：休徵，孔安國曰：敘美行之驗也。俯仰乎乾坤，參象乎

聖躬。周易曰：庖犧氏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禮記曰：布德和令，字書曰：瞰，望也。書贊切。漢書詔曰：投諸四裔。又曰：威稜，愷平

靈之威曰稜。鄭國李奇曰：神也。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朱垠。漢書曰：漢使張騫窮河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南方也。甘泉賦曰：南燭丹崖。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

陸襲水慄，奔走而來賓。孝武羅威匈奴，遠極孝宣修德，呼韓入臣，舉前代之盛，猶不如今。說文曰：襲，失氣也。章涉切。遂綏哀牢，開永昌，東觀漢記曰：以益州徵外哀牢

王率衆塞化地，漢書曰：永昌郡也。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

撫諸夏，外綏百蠻。漢書董仲舒策曰：春秋之文正次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三朝，歲首朔日也。漢書谷永上書曰：今年正月朔日，有蝕之於三朝之會，周禮曰：時見曰會，殷瀆曰同，賈逵國語注曰：膺，猶受也。諸夏

此正極 盤靈物不之 制而度之 者悉五所 留地也 賦生之妙 相賦之妙 同寫四所 與西都大 稱自有別 小與中武 宜與中武 接下朝來 同萬國來 此段極稱 王會之禮 包舉四海 萬國何等 氣象

見上文而其類此毛詩曰因時百變也爾乃盛禮與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后

究皇儀而展帝容漢書成紀曰三輔長無供帳後之勞張晏曰帳帷帳也洛陽宮舍記有雲龍門百僚已見上文尙書曰班瑞于羣后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

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左氏傳孟獻子言於公曰巨聞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毛詩曰我有旨酒說文曰牛曰太牢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鏞管絃燁煜漢樂有四品一

珍也大戲禮天子樂郊祀禮廟殿中諸會食舉也禮記曰客出以雍徹周禮曰太師下大夫又曰播之以八音金石革絲木匏竹鄭玄曰金鐘罍也石

磬也土埙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箛籥也禮記曰于夏曰鐘磬鏗鏘善辨切鍾亦聲也呼萌切燁煜擊之盛燁由鞠切

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泰古畢左氏傳曰子曰五聲六律杜預曰五聲官商角徵羽也六律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爲律陰爲呂此十二

月之氣也尙書禹貢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序惟歌穀梁傳曰每夏天子八佾馬融論語注曰佾列也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論語曰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泰古泰古之樂也四夷聞奏

德廣所及僎侏兜離罔不具集孔安國尙書傳曰罔達也古覓切毛詩傳曰僎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孝經傳曰東夷之樂曰蘇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然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烟煴

說樂是一而字並不同蓋古音有輕重也僎音禁侏侏莫芥切兜丁侯切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烟煴

調元氣毛詩曰烝昇祖妣以洽百禮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春秋命歷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舉也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撞猶擊也尙書大傳曰天

五鐘皆應之於是聖上親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也

孝經曰故得萬國之歡心沐浴晉澤已見西都賦尙書曰分命羲叔平秩東作

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

懷侈心之萌隆然富

此段更富深一此步更富深此段更富深

太清者也

僞而歸真，女修織紉，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弗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

左氏傳季桓子曰魯章不可忘也漢書曰文帝躬節儉素也漢書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而人或

而鏡至清，形神寂漠，耳目弗營，嗜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

而金聲。

楊雄集曰滌瑕蕩穢而猶若然毛萇詩傳曰瑕猶過也字書曰瑕不潔清也淮南子曰鏡大清者視大明又曰形者生之舍

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

漢書曰平帝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侯國曰校鄉曰庠案曰序章昭曰小於鄉曰

嗟歎玄德，讜言弘說，咸舍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

毛詩曰饋爾饔豆飲酒之飮毛萇曰不脫屣

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

尚書有虞書夏書毛詩有周詩商

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

班固漢書游俠傳論曰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論

且夫僻界西戎，險阻

盛哉斯世 句結住永 平一極治 以見盛治 之極盛也 異於西由 觀西都作 此下為尾 段與首相 兩兩相勸

收局最密 形勢山川 宮室苑囿 包舉無遺 真詞賦之 雄枯與以 折呼應正 筆法回護 爲法已身 立言揚體 借馬揚爲 微實彼分 諷而自宛 和以頌數 語意此兩 結與問 之語相照 五詩後 亦有別調 以頌之永 盛制爲舉 而故特舉

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力輻湊。史記曰秦得在雍州毛詩序秦風曰豳公能備其兵甲以討西戎戰國策蘇秦說燕管君曰秦

四塞之國也，高誘曰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防禦已見上。文文子曰驀臣驅漢張港曰如秦驅之集於銀漢書上曰智略輻湊 秦嶺九變。則工 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

嶽，帶河沂洛，圖書之淵。爾雅曰江河淮濟爲四瀆又曰泰山爲東岳衡山爲南岳華山爲西岳恒山爲北岳嵩山爲中岳周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建章甘泉，館御列

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建章甘泉已見上文禮含文嘉曰天子之禮法陰陽之會也 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

雍海流，道德之富。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宣德化也雍以水象游俠踰修，犯義侵禮，孰與同

履法度，翼翼濟濟也。游俠已見上文漢帝年紀曰禁踰修爾雅曰翼翼也毛詩曰濟濟多士毛萑曰多威儀也 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

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史記曰秦皇上林苑中作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

房宮公羊傳曰天王出居于鄭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于母弟也 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翼然失容，逡巡降階，悽然意下，捧

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以五篇之詩。」說文曰翼驚視貌也許緝切公羊傳趙盾逡巡北面再拜郭璞爾雅注曰逡巡卻去也周書曰臨攝以威

面氣稜傑猶恐懼也徒類切孔子三朝記 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楊雄，事實乎

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

身而誦之。」其詩曰：揚雄相如辭賦之高者故假以言焉非唯主人好學而當乎辭藻抑亦遭遇太平之時禮文可述也論語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又曰不悛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

明堂詩

孫評文選 卷一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

毛詩曰於昭于天，又曰我來孔陽。

聖皇宗祀，穆穆煌煌。

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毛詩曰穆穆皇皇宜若宜王。

帝宴饗，五位時序。

漢書曰天神之貴者太一其佐曰五帝河圖曰蒼帝神名靈威仰赤帝神名赤熛怒黃帝神名含樞細白帝神名白招拒黑帝神名汁光紀楊雄河東賦曰靈祇既饗五位時序。

世祖光武。

東觀漢記曰明帝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配天。

普天率土，各以其職。

毛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孝經子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猜歟緝熙，允懷多福。

毛詩曰猜歟那歟緝熙已見上文，尙書曰兆人允懷，又曰永膺多福。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

孔安國尙書傳曰湯湯流貌。

聖皇莅止，造舟爲梁。

毛詩曰方叔游止，又曰造舟爲梁。

皤皤國老，乃

父乃兄。

說文曰皤老人貌也。蒲河切。禮記曰養國老於上庠。孝經援神契曰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應劭漢儀曰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應劭漢儀曰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

抑抑威儀，孝友光明。

毛詩威儀抑抑爾雅曰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弟爲友。

於赫太上，示我漢行。

毛詩曰於赫湯孫。漢書上合簿昭與淮南厲王書曰王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如淳曰太上天子也。毛詩曰示我顯德行。

洪化惟神，永觀厥

成。

文子曰執玄德於心化馳如神，毛詩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

毛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

帝勤時登，爰考休徵。

東觀漢記曰永平二年詔曰登靈臺正儀度休徵已見上文。

三光宣

明堂謂之靈臺，三制此之，平永茂之，尤特效作，頌體與重，不侑而事，寶也。

三雍之禮，賦中略舉，其端正爲，此詩補出，休徵可考，故接見下，章以備頌，也。

前三首是頌體後二

首是靈
便說流
此也
之動

前首制
永平之
後二首
頌休以
成下裕
成以引
帝為五
之結

精，五行布序。淮南子曰夫道統字宙而章三光高誥曰三光日月星也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毛詩曰習習谷風
尚書曰五行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也
王其政績，平則祥風，至未均曰即景風也。其來長養萬物。
毛詩曰與雨祁祁尚書考靈耀曰炎感順行甘雨時也。
薛君曰藥業盛貌也。
百穀業業，庶草蕃廡。音武韓詩曰帥時農夫播厥百穀薛君曰穀類非一故言百也又曰藥業者穀
尚書曰庶草蕃廡。
屢惟豐年，於皇樂胥。毛詩曰緡萬國屢豐年又曰於皇時周又曰君子樂胥

寶鼎詩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歛浮雲。說文曰歛氣上出貌呼朝切寶鼎見兮色紛緼，煥其炳兮被

龍文。東觀漢記曰永平六年廬江太守獻寶鼎出王雒山漢書曰武帝為人祠后土營旁得鼎有黃雲焉公卿大夫議尊寶鼎有司曰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也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

兮彌億年。東觀漢記明帝曰太常其以初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尚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鳥。范曄後漢書曰永平十年白雉所在出焉東觀漢記章帝詔曰乃者白鳥神雀雀降自京師也嘉祥阜兮

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絜朗兮於純精。楚辭曰砥室翠翹結曲瓊王逸曰翹羽名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

長兮膺天慶。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蒙氏獻白雉於周公河圖曰謀道吉謀德吉能行此大吉受天之慶也

都兩京西製與西
同然體而都略
領飾以思此
則齊力此
麥則全以心
主極力備
我慮本安
義也相如
而子局立
以格局立
此賦前敘
地極見人
修之為意
首為總起
曰一篇之
對案下篇
伏案下篇
形勢之所
建勢之所
宮下乃及
也室之盛

西京賦

張平子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鄉人也少善屬文時天下太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踴躍修飾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十年乃成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徵拜郎中出為河閒相乞骸骨徵拜尚書

卒楊泉物理論曰平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十年乃成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徵拜郎中出為河閒相乞骸骨徵拜尚書

薛綜注善曰舊注是有若因而留之並於篇首題其姓名其有乖總臣乃具釋並稱臣善以別之他皆類此

有憑虛公子者

憑依託也虛無也言無有此公子也善曰博物志曰王孫公子皆古人相推敬之辭惡皮兵切 心參體快秦拔言公子生於貴戚心志參體安昌氏切小雅曰狃快也 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言公子雅性好博知古事故學於史氏 是以多識前代之載善曰

言於安處先生公子為先生言也安處猶鳥處若言何處亦謂無此先生也鄭玄禮記注曰先生老人敬學者 曰「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陽謂春夏陰謂秋冬率猶擊也善曰春秋繁露曰春之言猶僭也僭者與凡殊小雅曰駮事也 喜樂之貌也秋之言猶澀也澀者憂悲之狀也僭充尹切澀子由切

則逸，處瘠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善曰國語公甫文伯之母曰沃土之人不材淫也瘠土之人莫不向義勞也韋昭曰瘠境為瘠沃肥美也瘠 則褊於惠，能違之者寡矣。違猶易也言人褊威則不能以施惠少也 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人承上，教以成俗。言帝王必欲順

然，而勞逸殊王，者亦因險易而疆弱異也。言化之本遠與沃瘠相隨逐推移也善曰 化俗之本，有與推移。淮南子曰法其所以為法與化推移也 何以覈

諸，胡幸切。秦據雍而彊，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處東而約，政之興衰，恆由

免餘山川形勢

前倭左右
較法變化
提綱挈領
下文有詳
多包舉其
中皆已

此作。作也起善曰過秦論曰秦孝公據雍州之地呂氏春秋曰河漢之間為豫州也按雍州版土惟黃壤版田惟上上是沃土也故云秦據雍而隨高麗都西而秦荆河惟豫州版土惟項墟版田惟中上是瘠土也故云周即豫而弱光武處東而約左傳晉叔向曰夫筋之道復由此與周禮曰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歟請為吾子陳之。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漢氏初

都在渭之涘。涘誼也善曰漢書東方朔曰漢都涇渭之南毛詩曰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實為咸陽。里居也朔北也實是也秦地居其北是曰咸陽善曰史記曰秦孝公作咸陽徙都之

左有嶠函重險桃林之塞。嶠及函谷關桃林皆在長安東故言在善曰嶠函已見西部綴以二華巨靈鼻

膺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華山名也巨靈河神也巨大也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水過之而曲行河之神以手攀開其上足蹠離其下中分為二以通河流手足之跡于今尚在崑崙作

力之貌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綴連也山海經曰太華之西少華之山遁甲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偃得坤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揚雄河東賦曰河靈鑿陽掌蹠蹠蹠切履許備切蹠之石切娶居總切蹠丑略切

險隔闕華戎。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天水有大陵曰隴坂丁禮切廣雅曰隴坂丁禮切廣岐梁汧雍。說文曰岐山在長安西美陽縣界山有兩岐因以名焉善曰漢書右扶風好畤

縣有梁山又汧山在扶風汧縣西汧音率陳寶鳴雞在焉。善曰漢書曰秦文公獲若石于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光輝若掃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太牢祠之名曰陳寶應劭曰時以寶瑞作陳寶祠

於前則終南太一。二山名也善曰尚書曰終南惇物至于鳥鼠漢書曰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五經要義曰太一一名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此云終南太一不得為一明矣蓋終南山之總名太一一

山之別隆嶠崔崒隱麟鬱律。山形容也善曰埤蒼曰嶠特起也魚連岡乎嶧冢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善曰爾雅曰山脊曰岡音書勿切崔祖同切峯情律切嶧特起也

抱杜含鄠。音曰杜陵鄠縣音終南大一含襄之飲灑吐鎬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善曰爾雅曰大阜曰陵又曰高平曰原說文曰鎬灑也呼合切歡喜悅切

其遠則九巖甘泉涸陰

躡餘駟倚也音據

為溫暑上林賦曰 爾乃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地沃野千里，倚書雍州曰：厥田惟上上，實惟地之奧區。神
盛矣舍凍裂地。 清暑暑日左氏傳申豐曰：涸陰沍寒，沍寒日夏至謂夏，至時猶沍寒，而有凍帝或避暑於甘泉宮，故云
洩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

神皇授神之弊，著曰：漢書曰：自古以雍州極高，神明之奧，故立
皋。 時如上帝諸神祠皆祭之，廣雅曰：皋局也。謂神明之界局也。 昔者大帝說秦繆公而觀之，饗以鈞天

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 大帝天也，翦盡也，善曰：山海經曰：浪風之山，或上倍
于疾扁鵲視之曰：昔穆公常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昔公孫支曰：我之帝所甚樂，帝告我晉國且大風，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二日簡于寤，曰
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厥助心，虞喜志林曰：嗚呼！天帝辭秦，舉金誤隕石，墜謂秦繆公夢天帝

奏鈞天樂，已有此謬，列仙傳曰：秦穆公受金策，分世之業，漢書曰： 是時也，並為疆國者有六，韓魏燕
自非至柳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盡取鶉首之為秦之境也。

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 宅居也，詭異也，初穆公夢然後六 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汗，以旅

于東井， 善曰：五緯五星也，漢書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灞上，又曰： 婁敬委輅，幹非其議，敬脫鞵，秦鞵
曰：臣願見上言便，宜又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如入關中，言婁敬，貧乏人，不合干上，妄議其說，尤合帝心，漢
書：婁敬，應劭曰：鞵，謂以木當臂以鞵登也，鞵，胡格切，幹音干，薛君韓詩章句曰：幹，正也，謂以其議非而正之，天啓其心，謂五星

恭之謀。 恭，敬也，謂婁敬之 及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為天邑。 言高帝圖此房
於天地陰陽而思可宜，定以為天邑，善曰：爾
雅曰：圖，謀也，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爾
于粉榆， 國思也，粉榆，豐社高祖所起也，豈惟不思歸處粉榆社之城，都於洛邑也，善
曰：漢書曰：高祖，建豐社，張晏曰：粉榆也，社在豐東北一十五里是也。 天命不滔，疇敢以渝？ 渝，易也

長安謂五星聚于東井也，善曰：左氏
傳：于高曰：天命不滔，滔，與滔音義同。 於是量徑輪，考廣袤， 南北為徑，東西為廣，善曰：周禮大司徒掌九州之地
經城

此下先敘
宮殿此言

才其築城
便接宮室
其民在市
肆之於後
見立言之
也

建都之由
以爲事
證局度寬
神筆意古
本絕倫
始秦事作
用秦後篇
引爲定都
高祖之意
孟法之變
文全左
換之華
自成一篇

此下先敘
宮殿此言

去宮央是
正朝也

宮室正殿
殿先正殿
殿所創為
殿未殿大
殿前殿未
殿至殿未
殿詳殿未
殿及殿未
殿以殿未
殿是殿未
殿直殿未
殿總殿未
殿居殿未
殿之殿未
殿地殿未
殿前殿未
殿後殿未
殿也殿未
殿復殿未
殿有殿未
殿路殿未
殿地殿未
殿下殿未
殿士殿未
殿近殿未
殿之殿未
殿堂殿未
殿亦殿未
殿朝殿未
殿就殿未
殿所殿未
殿班殿未

瀟，營郭郭，呼域切公羊傳曰郭者何域外大郭也芳俱切取殊裁於八都，豈啓度於往舊？裁制也八都猶

言采取八方異制以為宮室乃覽秦制，跨周法，跨越也因秦制故曰覽狹百堵之側陋，增九筵之迫

齋。詩曰築室百堵今以為陋周禮明堂九筵今又增之也善曰以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於闔闔，王者紫微宮

九筵為道有故增廣之周禮曰明堂度九筵東西九筵各九尺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峨以岌岌，抗舉也善曰三

微宮門名曰岡岡宮門立闕以為表嶢者言高遠也善曰李氏結旆撩

以相接，善曰旆旆已葳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茄蒺藜也以其莖倒植於藻井其華下向反披狎獵重接

井井者東井之像也藻水中之物皆所以厭火也詁文曰葩華也善曰飾華棟與壁璫，華棟畫其椽也善曰

皐也善曰音帝孔安國尚書傳曰藻水草之有文者也風俗通曰今殿作天流景曜

之華曄，善曰曄曄言明盛雕楹玉碣，善曰西都賦曰影玉瑱以居楹說文曰繡栴雲楣，栴斗也楹梁也善曰

雲氣以為楹三階重軒，鏤檻文櫺，櫺窗也善曰西都賦曰西園軒三階王褒甘泉頌曰瀉瑤瑤之文櫺聲類曰楹屋連綵也婢既切右

平左城，城隈也謂階窗也天子殿高九尺階九齒各有九級其階各中分左青瑣丹墀，善曰漢書曰赤墀青瑣音義曰以

如連瑣漢音與職曰刊層平堂，設切厓廉，刊削也善曰郭璞山海經注曰層重也宋袁太玄經砥嶸鱗胸，善曰漢書曰赤墀青瑣音義曰以

丹塗地故稱丹墀重門襲固，姦宄是防，姦邪也竊寶曰宄善曰周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淮南子曰闔門重鑿以

也襄岸夷塗，修路陵險，襄謂高也夷平仰福帝居，陽

兩人詳略
正宜對看
此皆近法
所居

隳陰藏。帝居謂太微宮五帝所居福猶伺也太微宮屬時則見陰時則藏言今長安宮上與之同法矣洪鐘萬鈞，猛虞越越。洪大也猛怒也三十斤曰鈞縣鐘格曰

十萬斤顯力猛怒故能勝之焉善曰周禮曰免氏爲獸之形大聲有力者以爲鐘虞虞音巨越音黃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當箱下爲兩飛獸以背負又以板置其上名爲業騰超也驤馳也言獸奮其羽翼如將超馳者矣朝堂承東，溫調延北，西有玉臺，聯以昆德。皆殿與臺名也善曰爾雅曰

峴嶻，形勢罔識所則。不能名其所法則也若夫長年神僊，宣室玉堂，四殿之名善曰麒麟朱鳥，龍輿

含章。善曰龍輿含章皆殿名也漢宮闕名有麒麟殿朱鳥殿譬衆星之環極，極北極也環猶繞也言宮觀臺榭樓閣之周於正殿如衆星之繞北極也善曰中宮天極星環之筐十二星藩臣西都賦曰

環叛赫戲以輝煌，叛猶換也赫戲炎盛也輝煌光耀也善曰淮南子曰正殿路寢，用朝羣辟，周曰路寢漢王

侯公矧大。大夏耽耽，九戶開闢。屋之四下者爲夏耽耽深遠之貌也都南切善曰三輔三代故事曰大夏殿始皇造銅人十枚在殿前大鏡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鄭玄禮記注曰天子路寢制如明堂然則

既有九室室有一戶也說文曰開闢也。嘉木樹庭，芳草如積。善曰韓詩曰綠蘿如葦葦積也薛君曰葦綠蘿盛如積也葦音竹高門有闕，列坐金狄。善曰毛

門有侑與闕同鄭玄禮記注曰皇之宮高也金狄金人也史記曰始皇收天下兵銷以爲金人十二各重千斤至於官中。內有常侍謁者，常侍闕官請者侍人也奉命當御，善曰奉傳詔命

傳子朱曰朱也當御案也獨斷曰御進也凡進皆曰御也。蘭臺金馬，遞宿迭居。蘭臺臺名善曰金馬已見西都賦序爾雅曰遞送也小雅曰迭更也從結切次有天祿石渠校

文之處，善曰天祿石渠已見上文重以虎威章溝嚴更之署，虎威章溝闕未其意嚴更督行夜署位也徹道外周，千廬內附。衛

尉八屯，警夜巡晝，衛尉尉吏士周官外於四方四角立八屯屯士則傳宮外向爲廬舍晝則巡行非常夜則警備不虞也徹音呼善曰西都賦曰徹道繕鑄演晝曰衛尉掌門衛屯兵孔安國尚書傳曰警戒也植鐵

懸獻，用戒不虞。植柱也善曰說文曰鐵鑄有聲也一日鐵似兩刃刀方言曰盾或謂之獻周易曰君子以治戒器戒不虞鐵芳皮切鐵山例切獻音伐後宮則昭陽飛翔，增成

此是宋本
陳環寶列
非尋常氣
與到後
相與及
正宮之
外兼之
宮入辭
接帶一
仍甘後
不更一
移故句
緊甚宮

辭宮大抵
皆武帝就
後詳略管
其詳略管
實而長樂
次之甘泉
進更而泉
記故極言

合驪，蘭林披香，鳳皇駕鸞，皆後宮別名。善曰：皆殿名。已見。羣窈窕之華麗，嗟內顧之所觀。謂內顧

所觀皆盛好也。善曰：錦綉已見。西都賦：小雅曰：嗟發聲也。三略曰：將內顧則士卒慕之也。故其館室次舍，善曰：周禮曰：宮正掌宮中次舍

曰：嗟發聲也。三略曰：將內顧則士卒慕之也。故其館室次舍，善曰：周禮曰：宮正掌宮中次舍，鄭玄禮記注曰：次自循止之處。采飾纖縟，也善曰：說文曰

繡采飾也。寡以藻繡，文以朱綠。善曰：西都賦曰：寡以藻繡，博殺。翡翠火齊，絡以美玉，善曰：魏都賦曰：魏以藻繡，博殺

階，彤庭輝輝，彤赤也。輝輝，赤色貌。善曰：廣雅曰：珊瑚琳碧，璫珉璘彬，已見。西都賦曰：方綺切。玳瑁珍

物羅生，煥若峴嵒，善曰：山海經曰：嶠嵒之墟，有珠樹文玉樹。雖厥裁之不廣，侈靡踰乎至尊。制雖垂

事狹小於至尊，然其靡麗之好乃過之。於是鉤陳之外，閣道穹隆，善曰：鉤陳已見。西

北通乎桂宮，長樂宮皆置道相屬。懸棟飛閣，北度從宮。中西上城，至神明臺。命般爾之巧匠，般魯般一云公輸之

王爾皆古之巧者也。善曰：淮南子曰：魯般以木。盡變熊乎其中，善曰：變奇也。後宮不移樂，不徙懸，善曰：不徙後宮

止而殿之。飲三徒鐘石之懸不移而具也。門衛供帳，官以物辨。善曰：供帳已見。東。恣意所幸，下輦成燕，

窮年忘歸，猶弗能徧。善曰：孫卿子曰：知物之。魂異日新，殫所未見，善曰：殫盡也。言奇異之好日惟帝

王之神麗，懼尊卑之不殊，雖斯宇之既坦，心猶憑而未據。也。善曰：憑也。思比象於紫微，

恨阿房之不可廬，善曰：廬居也。時阿房已。颺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善曰：秦餘也。善曰：漢書：義舉切。

此言甘泉宮

處甘泉之爽塏，乃隆崇而弘敷。甘泉山名。應劭曰：甘泉在馮翊雲陽縣。爽，明也。隆，崇高也。弘，敷猶延袤也。善曰：漢書曰：武帝因秦林光宮元封二年增通天迎風儲胥靈臺。託喬基於山岡，直帶霓以高居。善曰：漢書曰：武帝因秦林光宮元封二年增通天迎風儲胥靈臺。既新

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善曰：漢書曰：武帝因秦林光宮元封二年增通天迎風儲胥靈臺。通天諺以竦峙，善曰：漢書曰：武帝因秦林光宮元封二年增通天迎風儲胥靈臺。望見長安城諺高也。竦立也。峙，住也。善曰：諺首也。

徑百常而莖擢。徑，度也。倍，度也。善曰：漢書曰：武帝因秦林光宮元封二年增通天迎風儲胥靈臺。常莖特也。擢，出貌也。

上辨華以交紛，下刻階其若削。善曰：漢書曰：武帝因秦林光宮元封二年增通天迎風儲胥靈臺。辨，華數大也。刻，階升高也。善曰：漢書曰：武帝因秦林光宮元封二年增通天迎風儲胥靈臺。

與黃雀，鵠大鳥青鳥黃雀皆小鳥翔高飛也。善曰：漢書曰：武帝因秦林光宮元封二年增通天迎風儲胥靈臺。

雷靈之相激。善曰：漢書曰：武帝因秦林光宮元封二年增通天迎風儲胥靈臺。言靈之高於上，低頭聽雷聲乃在下。善曰：漢書曰：武帝因秦林光宮元封二年增通天迎風儲胥靈臺。

厭火祥，善曰：漢書曰：武帝因秦林光宮元封二年增通天迎風儲胥靈臺。作建章宮漢武故事曰：以香柏為之，香聞數十里，厭於再切。

營宇之制，事兼未央。善曰：漢書曰：武帝因秦林光宮元封二年增通天迎風儲胥靈臺。乘猶倍也。所以順厥

團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善曰：漢書曰：武帝因秦林光宮元封二年增通天迎風儲胥靈臺。國尚書傳曰：造至也。又曰：碣石海畔山也。又曰：三山言相望也。

鳳鸞翥於萑標，咸遡風而欲翔。善曰：漢書曰：武帝因秦林光宮元封二年增通天迎風儲胥靈臺。萑，棟也。標，末也。遡，向也。謂作鐵鳳，風令張兩翼，舉頭欲飛，是以廟屋上當棟中央下有

闔闔之內，別風噍噍，善曰：闔闔已見上文。何工巧之瑰璋，交綺豁以疏寮。善曰：漢書曰：武帝因秦林光宮元封二年增通天迎風儲胥靈臺。瑰璋，奇好也。疏，

岫其特起，并幹疊而百增。善曰：漢書曰：武帝因秦林光宮元封二年增通天迎風儲胥靈臺。岫，高貌。善曰：漢書曰：武帝因秦林光宮元封二年增通天迎風儲胥靈臺。

時遊梁世浮柱上，樂柱上曲木兩頭受樑者。累層構而遂隳，望北辰而高興。善曰：漢書曰：武帝因秦林光宮元封二年增通天迎風儲胥靈臺。隳，升也。子奚切。北辰，北極也。善曰：山海經曰：厲風也。

消霧埃

此建章宮言之較詳

建章為麗宮之最亦武帝所營神明崇井時樓皆其及天梁太

於皆色舉一段正與未央相配也有一事兼未央之妙

專梁一門段萬戶千道相寫開門章通為色建道

於中宸，集重陽之清激。消散也。穿埃塵積也。宸，天地之交字也。旨，神明。明察高，既除去下地之埃穢，乃止於天。鳴之字，清激之中，上為清陽，又為陽。故曰：重陽。善曰：蓋辭曰：集重陽而入帝宮，兮：遂旬始而親清都。雲音，宸音。

瞰苑虹之長髻，察雲師之所憑。髮音也。雲師，星也。審，高悉得視之。善曰：蓬萊，祇切。瞰，視也。上飛，如淳：漢書注曰：宛虹也。小雅曰：憑依也。廣雅曰：曰：雲師謂之豐隆。

闔而仰眺，正睹瑤光與玉繩。飛，闔突出方木也。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將乍往而未半，怵悼。

慄而悠兢。怵，恐也。悼，傷也。慄，憂也。言恐也。善曰：廣雅曰：非都盧之輕趨，孰能超而究升？善曰：漢書曰：自合浦南有。

駸娑駘盪，燾梟桔桀，枵詣承光，睽眾摩豁。駸，娑，駘，盪，皆音也。燾，梟，桔，桀，枵，詣，承，光，睽，眾，摩，豁，皆音也。名：駸，娑，駘，盪，皆音也。名：駸，娑，駘，盪，皆音也。名：駸，娑，駘，盪，皆音也。

檜桴重桴，鏗鏘列列，反宇業業，飛檐轆轤。檜，桴，重，桴，鏗，鏘，列，列，反，宇，業，業，飛，檐，轆，轤，皆音也。名：檜，桴，重，桴，鏗，鏘，列，列，反，宇，業，業，飛，檐，轆，轤，皆音也。

開高闈。天梁宮名。宮中之門。謂之闈。此言特高大。旗不脫扃，結駟方斲。每門解下之。今此門高不復脫扃。結駟，馬方右而入也。駟，馬也。

也。善曰：左氏傳曰：楚人恭之，脫扃古矣。切：駟，巨衣切。楚辭曰：青臚結駟，千乘。轆輻輕驚，容於一扉。駟，車欲馬疾以鍾。轆輻，輕驚也。容於一扉，於駟使有聲也。

道如雲氣相延蔓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慮屋也。說文曰：慮，堂下周屋也。無字切。閉汗庭詭異，門千戶萬。善曰：蒼頡篇曰：閉，垣也。胡曰：切，說文曰：重，閨幽。

闕，轉相踰延。移，晚切。宮中之門小。說文曰：闕，言互相周通。

既乃珍臺蹇產，以極壯，登道邈倚以正東。蹇，產，形貌也。蹇，闕道也。倚，一高一下一風一直也。乃從。登，道，邈，倚，以，正，東，建，章，館，踰，西，城，東，入，於，正，宮，中，也。善曰：甘泉賦曰：參，差也。

館西都賦曰：踐壇道而超西廡。似閭風之遐坂，橫西洫而絕金墉。閭，風，嶠，嶺，山，名也。洫，城，池，也。斯，謂，城，也。絕，度，也。言，閭，道，似，此，山，之，長，遠，橫，越，西，池，而，度，金，墉，也。

在大液山
亦建武北
好在神仙
承露使見
故露一金
正是是下
機動一篇

敘三山
刺婉而動
事於此小
及下民兼
肆而備言
之居宮
先言帝
亦及立
是居言

西方稱之曰金善曰東方朔十洲記峨嵋其北角曰閻風之巔迤已見上文城尉不施柝而內外潛通強廢也潛也言城門校尉不擊柝之備內外已自相通也善曰苑詩紙切鄭玄周禮注曰棨夜者

滌沆滌沆猶洗滌亦寬大也善曰太液已見西都賦滌莫期切沆胡朗切漸臺立於中央赫昞昞以弘敞善曰漸臺高二十餘丈已見西

洋洋神山峨峨列瀛洲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上林岑以壘巖下嶄巖以岳巔水中之

形貌也峨峨高大也善曰三輔三代書事曰建章宮北作滌淵海毛詩曰河水洋洋三山已見西都賦駢猶並也壘音罪巔土咸切巔音晉

長風激於別隍起洪濤而揚波淵曰隍

石菌靈芝皆海中神山所有神草名仙之所食者浸濯也重

海若游於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海若海神鯨大魚善曰楚辭曰令海若舞馮夷又曰臨沅湖之玄

於是采少君之端信庶幾大之貞固善曰史記曰李少君亦以祠瀛殺道卻

立修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蕊以朝飧必性

命之可度善曰漢書曰李武作柏梁詞柱承露仙人掌之屬三輔故事曰武帝作銅露盤承天露和玉屑飲之欲以求仙楚辭曰屑瓊蕊以為糧王逸曰糜屑也美往昔之松喬要羨門乎

天路善曰松喬已見西都賦史記曰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章昭史記曰齊人公孫卿曰黃帝采首山銅鑪鼎於荆山下鼎既成龍垂胡髯下迎黃帝想升龍於鼎湖豈時俗之足慕善

徒觀其城郭之制則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善曰晉書歷代而不死何念營於陵墓乎

善曰晉書歷代而不死何念營於陵墓乎

善曰晉書歷代而不死何念營於陵墓乎

善曰晉書歷代而不死何念營於陵墓乎

之體

城郭之中
先甲第
邑之游俠
五縣後及
於郊甸封
畿皆由近
以遠也

插入東京
公侯映帶
有情
西京之向
游俠亦地

也一面三門三道故云參差容四軌故方十二軌軌車轍也夷平也庭極正也善曰方言九軌之塗凡
有十二也周禮曰營國方三門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周禮曰國中營途九軌西都賦曰立十二通門之
平。都邑之空地曰廣靈棟也善曰周禮曰國中營途九軌西都賦曰立十二通門之

功期不陔。言皆程擇好聲令盡致其功夫既率又固不傾也善曰木衣綈錦土被朱紫文章也善曰說文云
日周禮曰以壓在國中之地北闕甲第當道直啓音義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北闕當帝城之北也程巧致

武庫禁兵設在蘭綺。魏都賦注曰受他兵曰蘭受警曰綺音蟻。匪石匪董疇能宅此善曰漢
辭厚縉也朱紫二色也武庫天子主兵器之官也善曰劉遂

通闕帶闕。闕大也闕市營也闕中隔門也崔豹古今注曰市牆曰闕市旗亭五重俯察百隧。旗亭市樓也善曰史
與力士會旗亭下。見西都賦。周制大胥今也惟尉。善曰周禮曰司市胥師二十人然尊其職故曰大漢書曰京兆尹長安四市

貨方至鳥集鱗萃。有如鳥之集鱗之萃也。鬻者兼贏求者不匱。鬻賈也兼倍也爾乃商賈百族
也先見賈物價定而難與竊物以欺惑下土之人善曰周禮曰辨其苦良而賈之

裨販夫婦。仄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為市裨販夫婦為主。鬻良雜苦蚩眩邊鄙。善曰
也先見賈物價定而難與竊物以欺惑下土之人善曰周禮曰辨其苦良而賈之

何必昏於作勞邪。嬴優而足恃。言長安市井之人被服皆過此
乎欺僞之利自饒足恃也善曰尚書曰不昏作勞

彼肆人之男女麗美奢乎許史。言長安市井之人被服皆過此
元帝祖母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又曰衛太子史夏韓

東京公侯壯何能加。善曰漢書食貨志曰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濁氏以胃脯而連騎實氏以洗削而鼎食張里以馬醫而

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陵侯若夫翁伯濁質張里之家擊鍾鼎食連騎相過

孫評文選 卷一

三五

氣使然故
班固並稱
之從其實

商如商
南能冠
自能冠
此為都
京皆一
文之接
林之入
事言上
上林一段
蔡承上文

如淳曰洗劍謂作刀
劍削也張里名也
都邑游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擬跡田文善曰漢書曰長安宿豪大猾衛張何涇市道放普通那絲黨一云張子隨趙君都其長安
遊俠傳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寔蕃有徒其從如雲寔蕃也蕃多也徒衆也善曰尚書曰塗茂陵之原

陽陵之朱儻悍慄慄如虎如猛善曰原原涉也朱朱安世也史記曰誅犢得犢與魏同欺誣切說文曰畦毗蠶
芥屍僵路隅儻介也善曰漢書曰原涉字巨先自陽翟徙茂陵涉外溫仁內隱忍好殺睡毗於塵中鬪死者甚衆虞雅曰畦裂也說文曰眚目匡也淮南子曰眚目裂背歷五解切曾在寶切張揖子虛賦注曰帶介刺鏗也靈與壽同並王介切

丞相欲以贖子罪陽石汗而公孫誅善曰漢書曰公孫賀為丞相子敬聲為太僕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下獄是
若其五縣遊麗辯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善曰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遂父子俱死獄中也陽石北海縣名也

肌分理善曰五縣謂五陵也長陵安陵陽陵武陵平陵五陵也見西都賦毛詩曰未知臧否聲類曰
惡成創瘡毛羽言飛揚劍瘡謂發瘡也善曰郊甸之內鄉邑殷賑五十里為之郊百里為甸師殷也謂富饒也善
都貨殖既遷既引遷易也引致也善曰五都已見西都賦商旅聯福隱隱展展言買人多車極相連屬隱隱

統以京尹善曰毛詩曰封畿千里推民所止漢書曰內史周官武郡國官館百四十五善曰官別館在諸郡國者善
右極蓋屋并卷鄴鄠善曰京尹張晏曰地絕高曰京十億曰兆尹正也郡國官館百四十五善曰官別館在諸郡國者善

上林禁苑跨谷彌阜善曰上林苑名苑禁人妄入也東至鼎湖邪界細柳鼎湖在華陰東細柳

有極扶風善曰扶風上林禁苑跨谷彌阜善曰上林苑名苑禁人妄入也東至鼎湖邪界細柳鼎湖在華陰東細柳

接為入田獵
正事也自
敘直至大後
此為一

水上林作山
為兩層寫
文飛網上下
博長揚平
闕若上包
樂言已林

昆明言水
與相如上
林賦自別

在長安
西北
掩長楊而聯五柞
長楊宮在盤厓五柞亦館名有五
柞柞樹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掩覆也

三輔黃圖曰甘泉宮有牛首山
繚垣縣聯四百餘里
繚垣猶繞也縣聯猶連蔓也四百餘里苑以周

植物草木動物禽獸
散似驚波聚似京峙
京高也水中有土曰峙言禽獸散走之時如水驚

善曰列子曰北海有魚名鰐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
名之夷堅聞而志之世本曰錄首作鰐宋史曰鰐首黃帝史也

則縱栝椽栴梓械榲榭
栝松栝栝栝身梓如栗而小槭白槭也楓香木也善曰郭璞山海經注曰椽一名栴

蔓蕝櫛爽櫛椹
蔓草木盛貌也善曰荀徒對

荔苾
善曰爾雅曰荔馬藍郭璞曰今大華冬藍音針爾雅曰蒲侯涉又曰白華野菅郭璞曰荔苾屬古韻切聲類曰荔草

臺戎葵懷羊
善曰爾雅曰臺王芻郭璞曰今葵也爾雅曰莢草似蒲音諫爾雅曰莢草似蒲音諫爾雅曰莢草似蒲音諫

岡
爾雅曰岡山岡之上也善曰茶音本尊于本切

谷原隰泱泱
馬無疆泱泱無疆也善曰泱泱朝切

周以金堤樹以柳杞
金堤謂以石為邊障而多種杞柳之木善曰金堤音堅也

昆明靈沼黑水玄趾
昆明靈沼之水趾也

豫章珍館揭

焉中峙。皆孫章木為案館也善曰三輔圖曰上林有豫章觀說文曰揚高舉也渠列切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善曰已見西都賦日月於是乎

出入，象扶桑與濛汜。善曰言池廣大日月出入其中也淮南子曰日出暘谷入于濛汜汜音似其中則有鼉鼉巨鼈，鱣鯉鱣

鮪，鮪鮪鱈，修頰短項，大口折鼻，詭類殊種。自鱈鮪以上皆魚名也修頰至折鼻皆魚形也詭類殊種多雜物也善曰郭璞山海經曰暹似蜥蜴徒多切郭璞爾雅注

鳥則鷓鴣鷓鴣，鴛鴦鴻鶻。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鷓鴣長尾綠色其形似鷓鴣凡鳥草木皆不重見他皆類此鷓鴣音鴛鴦加鶻音見上春候來，季秋就溫。善曰周禮曰上春生蠶棧之種已見西都賦凡鳥草木皆不重見他皆類此鷓鴣音鴛鴦加鶻音見

南翔衡陽，北棲雁門。善曰尚書曰荆及衡陽惟荊州孔安國曰衡山之陽漢書有雁門郡奮隼歸

鳧，沸卉駢旬。奮迅擊也隼小鷹也善曰周易曰射隼高墀之上擊芳耕切旬火宏切衆形殊聲，不可勝論。論說也善曰廣雅曰勝舉也於是孟冬作

陰，寒風肅殺。寒氣急殺於萬物孟冬十月陰氣始盛萬物彫落善曰禮記曰孟秋天氣始肅仲秋殺氣浸盛雨雪飄飄，冰霜慘烈。飄飄雨雪貌慘烈寒也善曰

卉具零，剛蟲搏拏。草木零落陰氣盛殺獸犬之屬可擊拏也善曰毛詩曰百卉具腓禮記曰季秋祭獸食也爾乃振天維，衍地絡。維綱也絡網也謂其

也衍申布也善曰行以善切蕩川瀆，簸林薄。林薄草木叢生也蕩動也簸揚也謂驅獸也鳥畢駭，獸咸作，草伏木棲，寓居穴託。謂禽

獸驚走得草則伏過木則棲非其常處起彼集此，霍繹紛泊。謂為彼人所驚而來集此人之前霍繹紛泊飛走之貌在彼靈囿之中，前

後無有垠鏗。言禽獸之多前卻顧視無復界限也善曰禮記曰絜粢也虞人掌焉，為之營域。虞人掌禽獸之官善曰周禮曰山虞若大

田獵則萊

焚萊平場，柞木柞棘。善曰周禮曰牧師贊焚萊毛萸詩傳曰萃草也賈逵園結罝百里，迺杜

山之野

極天

地展勢然鳥先

後子前何後推為禽營

遊乃等寬文出集

前級山木
此為飲水
詳及魚池
上為一七
正下承上
承上之田
起上之田
獵上之田
獵上之田

操也推出
天子筆意

以下文法
皆從田獵
層次井然

歷官所至
之地與前

蹊塞，買綯也近道也蹊徑也皆以綯杜塞之也善曰近公耶切小雅曰杜塞也 鹿鹿麋麋，駢田區仄。鹿牝曰鹿麋麋形駢田區仄聚會之意善曰鹿鹿伏應於牛功麋魚短切 天子

乃駕彫軫，六駿駢，影畫也天子駕六馬駢曰馬而黑畫文如虎者 戴翠帽，倚金較，翠羽爲車蓋黃金以飾較也古今注曰車耳重較文官青武官赤或曰車蓋上重起如牛角也善曰毛詩

日猗軍較兮首角說文曰較車輪 瘠舟玉纓，遺光儵，音燿。舟馬冠也又纓以瘠玉作之纓馬較也以玉曲鈎也較工車切較一伎切 叔燿，音燿。玉飾之遺餘也儵燿有餘光也燿音藥 建玄弋，樹

招搖，玄弋北斗第八星名爲牙頭主胡兵招搖第九星名爲盾今國海中畫之於旗建樹之以前驅善曰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樓謂畫其形於旗上雲 弧旌枉矢，虹旃蜺旒，弧星名通帛爲旂雄曰虹旌曰蜺旌曰周禮曰禮謂旌之流飛如雲也善曰高唐賦曰建雲旒 孤旌枉矢，通帛爲旂雄曰虹旌曰蜺旌曰周禮曰禮謂旌之流飛如雲也善曰高唐賦曰建雲旒 虹旃蜺旒，孤旌名通帛爲旂雄曰虹旌曰蜺旌曰周禮曰禮謂旌之流飛如雲也善曰高唐賦曰建雲旒

賦曰旌，蜺旒也 華蓋承辰，天畢前驅，華蓋星覆北斗王者法而作之畢綱也象畢星也前驅載之善曰東都賦曰千 龍趨，乘雷起萬騎紛紜 屬車之篷，載獫狁橋，大駕最後一乘應豹尾以前爲省中侍御史載之蓬副也善曰古今注

日輶車鸞鶴載獫狁橋毛甚曰獫狁橋皆田犬也長 匪唯翫好，乃有祕書，大駕最後一乘應豹尾以前爲省中侍御史載之蓬副也善曰古今注 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小號醫巫服

以方士侍耶乘馬衣黃衣號黃車使者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神官應劭曰其說以周書爲本 從容之求，實俟實儲，此

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學大數也善曰漢書曰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初河南人也武帝時 從容之求，實俟實儲，此

秘術儲以自贖待上所求問者常具也善曰尙 於是蚩尤秉鉞，奮鬣被般，善曰山海經曰蚩尤作兵伐黃帝史記曰黃

書曰從容以和爾雅曰俟待也說文曰儲具也 禁禦不若，以知神姦，善曰左氏傳曰王孫滿謂楚子曰

毛羣曰羣般虎皮也上林賦 禁禦不若，以知神姦，善曰左氏傳曰王孫滿謂楚子曰

日波斑文般與班古字通 能逢旃，莫能逢旃，善曰左氏傳曰王孫滿謂楚子曰

入川澤不逢不若靖懸翹翹莫能逢旃杜預曰若順也說 陳虎旅於飛廉，正壘壁乎上蘭，陳列也善曰周禮虎賁下

文曰麟山神獸形怪物翹翹水神毛義詩傳曰旌之也 燎京薪，賦

獵獸求三層
作兩層求一
勇力名之士
徒以見樂所
三句用樂
字句見樂
上險峻亦
從字句見
獵獸求三
來獵獸求

射獵供心
宮裝入數
語正以禽
荒色荒禽
往相因舉
以為因舉

及趨走獸
未及發

青骹擊於鞬溝

下韓盧噬於練末

青骹擊青脛者善曰韓盧犬謂異色毛也擊擊也噬吞也練擊也

及其猛殺鬚鬚隅目高匡

曰散脛也戰國策淳于髡曰韓盧者天下之駿狗也散交切練音薛禮記曰犬則執練
鄭玄注曰練鬚約皆所以繫制之者守大田大問名養養者當呼之名謂者韓盧宋鶴之屬
鬚鬚作毛鬚也隅目角眼也高匡深鬚也
皆謂猛獸作怒可畏者善曰鬚鬚悲切鬚音而
威懾兕虎莫之敢仇
兕水牛類也仇當也謂鬚鬚兕虎且鬚鬚之人無敢
當之者善曰鄭玄毛詩鬚鬚曰鬚鬚也仇古耶子

迺使中黃之士育獲之儔朱鬣鬣髮植髮如竿

袒楊戟手牽馮盤桓

紼中黃伯曰余左執秦行之儔而右馮離虎戰國策范雎
說秦王曰烏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說文曰紼帶鬚頭飾也通
俗文曰露鬚曰鬣以麻繩為繫如今撮也鬣莫亞切鬣士瓜切鬣作計切
傳曰鞅其手庶雅曰盤桓不
進也牽欺種切馮去禹切

鼻赤象圈巨狔象鼻亦著圈善曰圈畜閉也其旁切狔音延
擗狔狔音擗狔之皆擗碎毀拆也拉即警切善曰
擗也口階切說
文曰狔身人面身有毛被髮迅走食人謂其毛如刺說擗也類狔虎亦食人按後魏也一日師
子擗狔皆謂戰擗之善曰擗子加切擗房沸切擗音謂狔側俯切擗音庚後音嚴狔五奚切
氏傳注曰擗也落亦擗也
梗林為之靡拉撲叢為之摧殘
靡拉擗音擗撲之皆擗碎毀拆也拉即警切善曰
方音曰凡草木刺人為梗古香切毛詩擗曰撲包
木切補
輕銳僥狡趨捷之徒
輕銳謂便利捷疾
也言如此者多也
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巘獵昆駮
巘穴深且通也探
取之也善曰沙音駮擗於自切擗在街切擗音謂

升也山之上大下小者曰巘昆駮如馬陵駮善登高音能
升巘巘之巘而獵取昆駮之獸善曰巘音免切駮音途
超殊榛掃飛鼯
殊猶大也榛木也掃稍取之也善曰爾雅曰鼯鼠夷
由郭璞曰狀如小狐肉翅飛且乳帶大結切鼯音香
是時後宮嬖人昭儀之倫
嬖幸也昭儀

常亞於乘輿
亞次也乘輿
天子所乘車
慕賈氏之如臯樂北風之同車
善曰左氏傳曰賈大夫惡取妻三年不言不笑
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預杜曰賈

國之大夫詩北風曰
惠而好我攜手同車
盤于游畋其樂只且
盤樂也善曰尚書曰不敢盤于游
畋毛詩曰其樂只且辭也子余切
於是鳥獸殫目觀窮
殫盡也

此下言獵
軍飲酒之
事飲酒之
類事少
送其飲
真至其
忘有流
志成與
段相與
前意

逆對長
相與專
相與專
水相與
獸相與
文相與
魚相與
精呼鳥
及水鳥
以點鳥
遊觀之
樂

孫評文選 卷一

所戰也善曰國語
伍舉曰者周於目觀
遷延邪睨集乎長楊之宮
引身也說文曰睨斜視也魚許切
息行夫展車馬
善曰左

馬鄭玄禮記注曰展整也張登切
收禽舉爵數課衆寡
得多少善曰擿取肉名不論廢敗也
置互擺牲頒賜

獲鹵賜士菜也善曰擿芳皮切漢書音義曰鹵與勝同
割鮮野饗犒勤賞功
善曰子虛賦曰割鮮塗輪杜預左氏傳
謂饗食士衆於廣野甲勞動苦皆有功

曰舊勞也
五軍六師千列百重
善曰漢官儀漢有五營五軍即五營也周禮天子六
酒者皆以吏布之善曰鄭玄儀禮注
曰方併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熱曰發

升觴舉燧既酬鳴鐘
膳火也謂行酒舉烽火以告衆也以鐘鳴鐘
也善曰升進也說文曰酬飲酒盡也備囉切
膳夫馳

騎祭貳廉空
膳夫宰夫也祭廉皆親也貳爲兼重也空減無也言宰人騎馬行視者有兼
重及減無者善曰禮記曰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鄭玄曰貳重也看勝也
炙魚夥清醑紋皇恩溥

洪德施
詩有無繼清醑美酒也善曰史記曰楚人謂多爲夥音嗣毛詩
曰既載清醑音戶廣雅曰歟日多也音支皇皇帝普博施也
徒御悅士忘罷
善曰毛詩曰徒御不驚毛詩曰

巾車命駕迴旆右移
巾車主車官也同車右轉旆也善曰孔叢子歌
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
相羊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

明之池
相羊仿羊也昆明即所謂靈沼也善
曰楚辭曰聊逍遙以相羊諷息也善
登豫章簡嬾紅
豫章池中臺也簡者也綴射
矢長八寸其絲名嬾音會

挂白鵠聯飛龍
挂矢絲挂馬上
飛龍鳥名也
磻不特挂往必加雙
沙石膠絲爲磻
非徒獲一而已

於是命舟牧爲水嬉
舟牧主舟官嬉戲也善曰禮記曰舟牧
象鷁鳥厭水神故天子乘之翳覆也爲畫芝草及雲氣以爲船覆
節也善曰淮南子曰龍舟鷁首甘泉賦曰登夫鳳皇而翳華芝
垂翟葆建羽旗
謂垂羽葆爲蓋蓋師建單羽爲旌旗也
善曰琴道雅門周曰水嬉則建羽旗

棹女縱櫂歌
善曰棹女鼓棹之女漢書音義章昭曰棹也揚至切櫂歌引櫂而歌也西都賦曰
發引和校鳴葭奏

嚴言之為
微言耳
皆分數名
因分寫二
小段

此等雜數
皆假為裝
演如今人
雜戲之類
正與下篇
典對看

孫評文選 卷一

盧尋槿，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大官王與孟說舉鼎說文曰扛橫對舉也

卷窮席以斧插其中俛兒以身投從中過溺濯以盤水置前坐其後踊身張手

跳前以足偶節踰水復初坐如鷗之浴也善曰漢書音義曰錫利也息廉切

華嶽峨峨，岡巒參差，神木靈草，朱寶離離，白虎鼓瑟，蒼龍

吹箎，籟約熊虎，皆為假頭也。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蛟蛇，初若飄飄，後遂霏

被毛羽之襪。衣三皇時伎人倡家託作之衣毛羽之

霏，曲韻曰度曲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毛詩曰雨霏霏霏。復陸重閣，轉石成雷，

而增響，磅礅象乎天威。怒善曰辭數赤切磅礅音如天之威。巨獸百尋，是為曼延，

而高援，皆為所作也善曰舉擢相擢。怪獸陸梁，大雀踐踈，皆為所作也陸梁東西偁伴也踐踈大雀容也七輪切

白象行孕，垂鼻麟困，鳥正麟困也善曰麟音鄰困巨食切。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蜿以蜺蜺，

含利颯颯，化為仙車，驪駕四鹿，芝蓋九葩，舍利獸名性吐金故

猶羅列駢駕之也以芝為蓋。蟾蜍與龜，水人弄蛇，兒能禁固弄蛇也善曰蟾昌詹切余餘市切

奇幻儵忽，易貌

寫雜戲
力刻畫
未及者
爲西京
所此極

此因遊
已厭更
歌舞行
樂之極
極之極
大段結
微行帶
下只輕
色之接
歸開之
歸開之

分形，儼忽疾也易貌分形變吞刀吐火，雲霧香冥，善曰西京雜記曰東海黃公立興雲霧漢官典職曰正旦作樂激水成霧建節曰香冥兮畫晦畫地成川，

流渭通涇，善曰西京雜記曰東海黃公坐成山河東海黃公，赤刀學祝，音晚東海有能赤刀萬步以越人祝法晚虎者號黃公又於觀前爲之冀

厭白虎，卒不能救，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以赤刀往厭之術不行遂爲虎所食故云不能救也皆僞作之也挾邪作蠱，

於是不售，繼惑也售猶也謂願挾不爾乃建戲車，樹脩旃，樹植也旃謂旗也候僮程材，上下翻翻。

僞之言善善實幼子也猶程見也材技能也翻翻戲橫形突倒投而跟往，譬隕絕而復聯，突倒投身如將墜足跟也善曰史記徐福曰海神云者候女即得之矣振之刃切切撞末之伎，態不可彌，彌猶極也言文曰跟足踵也音根

百馬同轡，轡攬弓也騁足並馳，於轡子作其形狀善曰陸賈新書曰楚平王增駕百馬同行也於是衆變益

可極，也彎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鮮卑爲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於是衆變益

心醒醉，盤樂極，悵懷萃，醒飽也萃猶至也於是游戲學心樂於悅樂懷然思陰戒期門，微行要屈，要或爲

閭，周觀郊遂，善曰閭里門也閭里中門也郊若神龍之變化，章后皇之爲貴，天子印曰璽敬發也便旋閭

期門已見西都賦漢書曰武帝微行所出張晏曰騎出入市里降尊就卑，懷璽藏絨，懷藏之自同卑者也

不復管蹕者微賤之所爲故曰微行要屈至尊同平卑賤也適驩館，被廄今官主後宮捐衰色，從熾婉，熾婉美好之貌善曰

解也善曰管子曰龍被五色欲然後歷掖庭，擇所職者乃幸之捐衰色，從熾婉，熾婉美好之貌善曰

韓詩曰熾婉之求熾婉好貌促中堂之隘，坐羽觴行而無筭，中堂中央也善曰楚辭曰瑤漿密勺實羽觴漢書音

熾於見切婉於萬切捐棄也妖蠱豔夫，夏姬，美聲暢於虞氏，善曰左氏傳子廉曰在周

祕舞更奏，妙材騁伎，祕言希見爲奇也更遜也奏進也

法與前一
宮相與後
亦與前一
酒見於歌
所以極
極之極

何禮之所
正賦節拘
云禮節拘
之禮節拘
往事以不
往事以不
之禮節拘
皆為極

左氏傳曰楚莊王欲納夏姬杜預曰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也始徐進而贏形似不任乎羅綺嚼清商

而卻轉增嬋娟以此豸首雉清商鄭音蟬娟此豸豸態態妖蟲也善曰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微蟬音蟬娟於絳切紛縱體而迅赴若鶩鶴之羣

罷經曰後七年學舞又七年舞應節振朱屣於盤樽歷赤絲履也朱奮長袖之颯灑也善曰韓子曰長袖善舞

要紹修態麗服颯菁要紹謂如婢作妾容也修為也態嬌媚意也菁華眩藐流眄一顧傾城

家語曰昔有婦人召魯男子不往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嫺不迷門之女也國人不稱其亂焉桑門沙門也東觀漢記制述王曰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觀說文曰營惑也列爵十四競媚取榮後宮官從皇

四等競爭那媚求榮愛也善盛衰無常唯愛所丁善曰爾雅衛后興於鬢髮飛燕寵於體輕善曰

漢書曰孝武衛皇后字子夫漢武故事曰子夫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毛詩云鬢髮如雲之忍切荀悅漢紀曰趙氏善舞號曰飛燕上戲之事由體輕而封皇后也爾乃逞志究欲窮身極娛逞娛也

善曰楚辭曰逞志逞志鑿戒唐詩他人是嬀唐詩刺晉僖公不能及時以自娛樂曰子有衣裳弗與弗妾宛其死矣他人是自

君作故何禮之拘善曰國語魯侯曰君作故事章昭曰君所作則增昭儀於婕妤賢既公而又侯善曰

漢書曰孝成帝趙皇后有女弟為婕妤幸為昭儀又曰孝元帝傅婕妤有寵乃更號許趙氏以無上思致董於有

虞善曰漢書曰成帝謂趙昭儀曰趙氏王閔爭於坐側漢載安而不渝渝易也善曰漢書曰上置酒麒麟殿觀

日天下乃高帝天下非陛下有之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高祖創業繼體承基暫勞永逸無為而治善曰劇秦美新曰漢祖創業蜀漢

此以局起本心收本段
體與相心收本段
也歸本切地應前
賦以本切地應前
歸以本切地應前
下所結此參
下之文意此對
針下之意此對
意下之文意此對
法與此意此對
略與此意此對
全以正此意此對
一勝與此意此對
一自反開客之
輕令自反開客之

餘年又揚雄曰不一勞者不久
快論語曰無為而治其弊也歟
耽樂是從何慮何思
善曰尚書曰惟耽樂之從
多歷年所二百餘基
也從高

祖至于王莽二百餘年春曰
尚書曰殷禮配天多歷年所
徒以地沃野豐百物殷阜
沃肥也豐饒也
巖險周固衿帶易守
謂左

坂前終南後高陵善曰左氏傳曰制巖邑也李允
谷關銘曰衿帶咽喉管子曰地形險阻易守難攻
得之者強據之者久
流長則難竭抵深則難朽
故

奢泰肆情馨烈彌茂
言土地險固故得放心極意
鄙生在乎三百之外
傳聞於未聞之者
生鄙

公子自稱謙辭也三百自高祖以下至作賦時也善曰孔
叢子子高謂魏王曰君聞之於耳耶聞之於傳邪者之與切
曾髣髴其若夢未一隅之能睹
善曰甘泉賦曰猶髣
髴其若夢說文曰彷彿

佛相似見不論也論語
曰子曰舉一隅而示之
此何與於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
居相圮歌不常厥土
盤庚作誥

帥人以苦
善曰廣雅曰與如也言欲遷都洛陽何如殷之屢遷乎言似之也尚書曰自契至成湯八遷尚書序曰盤庚五遷又
曰河實甲居相祖乙圮于耿孔安國曰河水所毀曰圮盤庚遷于股殷人弗適有居率籲衆慙出矢言圮平鄙切

今聖上同天號於帝皇
天稱皇天帝今漢天子號皇帝兼同之善曰方今猶正今也尚書
刑德放曰帝者天號也天有五帝春秋元命苞曰皇者煌煌也
掩四海而為家
覆

也善曰禮記孔子曰大道既隱天下
為家又曰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也
富有之業莫我大也
三皇以來無大於漢者善曰
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也
徒恨不能以靡麗

為國華
善曰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
獨儉嗇以齷齪忘蟋蟀之謂何
儉嗇節愛不蟋蟀唐詩刺儉也言
獨為節愛也念唐詩所刺邪漢書

注曰蠶蠶小節也王逸楚辭注曰謂此也何
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歟
蒙竊惑焉
言我不解何故
反去西都從東

京置奢逸即儉嗇也善曰蒙謙
稱也周易曰匪我求蒙也
願聞所以辯之之說也
說猶分

東京賦
東京謂洛陽其賦意
與班固東都賦同

孫評文選 卷一

四七

張平子
薛綜注

此篇以禮制為本而擬以法為之者以言於公侯伯子之官於中則先敘皇居後言備禮至於法而極其精詳開列於前巨詳文也

切中參伏之弊非折其實指其故首高推折其強而秦處四為一秦二總語而一為二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憊然有聞，者謂遠慮失道故愕然有聞公于稱西京齊秦之事心怪其所貨乃莞爾而笑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

目者也！何處有此先蓋虛假之也，論語曰孔子似不能言者孟子曰夷子慊然為問也趙岐曰慊然猶恨然也乃莞爾而笑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

無心，不能節之以禮。苟猶誠也言質誠信胸臆之所聞而心不能以禮節度其可否也善曰韓詩曰節節野之人僻陋無心也論語曰不以禮節之賈逵國語注曰節制也宜其陋今而榮

古矣。言人不能以禮節度其事情者固宜薄陋今日之事而以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惺惺公於官室，

孤臣謂孤陋之臣也善曰史記曰由余本晉人亡入西戎相夷王使來聘秦觀秦之強弱穆公示以宮室引之登三休之臺由余曰臣聞土階三尺茅茨不翦寡君猶謂作之者勞居之者淫此蒙若鬼為之則神勞矣使人為之則人亦勞矣於是穆公大慚慚玄禮記注曰凡穆或

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研覈是非，近於此惑。如秦也嚴實也研審也先生言由余但西戎孤陋之作繆也

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姬周姓也未謂幽厲二主周末如秦也嚴實也研審也先生言由余但西戎孤陋之作繆也

始於宮鄰，卒於金虎，鄰近也謂幽王近於宮室惑於褒姒卒有禍敗也金虎西方白虎神王金余白也善曰應

競相高以奢麗，七雄謂韓魏燕趙齊楚秦也爭謂各強盛而競相高以奢麗將為國好不復顧於禮

趙建叢臺於後，左氏傳曰趙子成章華之於臺乾竊一朝叛之於前在春秋之時史記曰趙武靈王起叢臺太子閻之

利背長距，終得擅場，言秦以天下為大場喻七雄為圍雜利乘長距者終擅

思專其侈，以莫己若。莫無也

秦政

秦政

秦政

秦政

先言秦之
所見秦之
說秦一層
爲見修一
漢以見漢
一層以見
漢以見漢
不以其後
日之先也

此言漢之
所以與之
不以其非
西京爲都
而欲要折
秦之故故
於高祖極
加曲護極
控曲護極
爲有倍頓

言始皇所以思專極其奢侈者以天下之君無如於我也

廼構阿房

起甘泉

會蓋臣二世胡亥起阿房殿東西三里南北三百步下可起五丈旗在

山之阿故號阿房也甘泉山名也戰國策范雎曰秦北有甘泉宮謂其下有甘泉水因以名之也阿房甘泉已見上文

征稅盡人力殫

言征稅之賦盡於奢秦之用天下之力盡於長城與宮室也然後收以太半之賦威

以參夷之刑

漢書伍被曰秦作阿房宮收太半之賦壹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爲太半言秦造宮室奢麗費用不足乃復

民也若薙氏之芟

所銜芟草芟除草管毛詩載芟載柞也既蘊崇之又行火焉左氏傳曰周任有言曰若農夫

斲殺藉藉也崇聚也言秦始皇酷虐百姓如芟草積而放火焉慄慄

黔首豈徒跼局高天躋籍厚地而已哉乃救死於其

頸史記曰秦皇更名民曰黔首謂黑頭無知也躋躋恐懼之貌也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踴踴僂僂也謂地蓋厚不敢不踴踴累足也

毆以就役唯力是視

謂不復知民有緩急與飢寒唯聽令作力而已善曰左氏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言所親者唯力是求餘無所顧也百姓弗能忍是用息

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

忍堪也言秦天下之民若擔重物不得休息今來歸漢得息肩厚善曰左氏傳曰鄭成公疾于駟請息肩於晉杜預曰以資擔嘔也國語曰祭公謀父曰商王大惡庶民不忍欣戴武王賈誼曰戴

也高祖膺籙受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

寶籙謂當五勝之籙受圖卯金刀之語順天命而也善曰春秋命曆引曰五德之運徵符合晉錄次相代周易曰順乎天漢書

高祖立爲沛名族職皆赤故曰朱也周易曰渙汗其大號鄭玄曰號令也所推必亡所存必固

言高祖所推擊者使之亡存邦乃其昌掃項軍於垓下繼子嬰於軹塗

孫評文選 卷一

四九

周禮高祖

因高祖推
及三宗文
宜之儉德
京引兼武
正其稱述
成其功充
折其所稱
成其所稱

孫評文選 卷一

我則未暇。作洛謂造洛邑也我我高祖也謂天是以西匠營宮，目翫阿房，西匠謂秦之舊匠也目親也翫嘗

城人名廷為少府規摹踰溢，不度入，不臧。規圖也踰越也溢過也度法也臧善也謂西匠所圖損之又損之，

然尚過於周堂。損減也言高祖雖數損減其制度猶過於周家觀者狹而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弗

康。觀視也陋小也康安也言觀者習見秦之奢麗睹今日之減小皆以為陋然高祖猶已譏其泰而不安也謂七年且高既受

命建家，造我區夏矣。高祖也區區域也夏華夏也言高祖受上天之命建立國家製造區夏善曰毛詩曰文又躬

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文文帝也躬然非薄謂儉約漢書曰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直百金曰吾奉先帝宮室常恐太奢

武有大啓土宇，紀禪肅然之功。武武帝也漢書武紀曰定越地為南海七郡北置朔方等五郡故云大啓土

宣重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享。宣宣帝也漢書宣紀曰呼韓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璽毛詩曰自彼

咸用紀宗存主，饗祀不輟。咸皆也紀錄也宗太宗文帝廟號也主主木言刻木為人主神置廟中而祭

銘勳彝器，歷世彌光。彝常也宗廟之器稱彝勳功也歷經也彌益也

今捨純懿，而論爽德。爾雅曰純大懿美也爽差也今公于反舍四國純大

以春秋所諱，而為美談。春秋諱國之惡今公于反以為美談也善曰公羊傳宜無嫌於往初，故

蔽善而揚惡，祇吾子之不知言也。宜之言談也無猶不也祇是也今公于之義不嫌於蔽國之善揚國之惡是公

漢書景紀曰高皇帝為太祖廟文皇帝為太宗廟宣

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也鄭玄論語注曰輟止也

明善曰左氏傳臧武仲曰夫以大伐小取所得

辨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也字林曰銘題勳也

實有齊德實宜無嫌於往初，故蔽善而揚惡，祇吾子之不知言也。宜之言談也無猶不也祇是也今公于之義不嫌於蔽國之善揚國之惡是公

此京東下筆出
到京東下筆出
事入東下筆出
之入東下筆出
說對東下筆出
仍除對東下筆出
光武處弱
而約武處弱
細之筆二句
說周事一

於京東之西
京東之西
亦所以於
必推原於
端以爲發

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毛萇詩傳曰惡道也
必以肆奢爲賢，則是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固不如夏癸之瑤臺，殷

辛之瓊室也。善放也賢善也謂黃帝明堂以草蓋之名曰合宮舜之明堂以草蓋之名曰總章言難公于黃帝等造此是守儉也

湯武誰革而用師哉？湯謂殷湯武謂武王革政也言誰遣革改殷紂夏桀而用師哉以其奢侈淫放所以湯武

亦覽東京之事，以自瘖乎？蓋猶何不也覽視也自瘖自覺瘖也言且天子有道，守在

海外，言四夷皆爲臣僕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道謂仁義也守位以仁，綜作不恃隘害。仁謂衆庶也隘險也言要

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實恃也卒終也言負二關以爲牢固終受二人所入也二人謂高祖從武關

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彼謂秦也據依也言彼秦偏據關西所規近在二關

昔先王之經邑也，先王謂周成王也邑落邑也掩觀九隩，靡

地不營，掩猶及也九隩九州之內也據地不營謂徧求之下區土圭測景，不縮不盈，鄭玄曰土度也縮短也盈長也

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總猶括也王城

審曲面勢，審度也謂審察地形曲直之勢而建王都善曰周禮曰或審曲面

洛背河，左伊右瀍，審度也謂審察地形曲直之勢而建王都善曰周禮曰或審曲面

西阻九阿，東門

稅周制所
折出謀事
光武定都
落從初都
前為針

針東周家
先言周家
川洛勢之
奇物之積
祥光武次
都為一段
不語而自
見規此以
異於京以
也於所西
與初作語
說得相應
關係大以
王

于旋。謂東有旋門在咸陽西南十數里更縣周風故曰于旋者也。穆天子傳盟津達其後，太谷通其前，長故武王爲諸侯約誓於其上，尚書曰東至于盟津，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濬，古今以爲津太谷在輔氏北洛陽西也。洛陽，記曰太谷洛城南五十里舊名通谷。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轅轅，名也。轅轅防名也，迴曲也，捷邪也，謂大道迂曲乃當伊闕之外，邪徑從轅轅，轅轅善曰賢達國語，曰道由也，史記吳起曰築之緣伊闕王，轅轅辭注曰捷疾也，左氏傳注曰捷邪出也，漢書曰外邪從轅轅，辭注曰轅轅坂，十二曲道，將去復還，故曰轅轅，臣曰築之緣伊闕王，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轅轅，名也。轅轅。

室作鎮，揭以熊耳。大室，嵩高別名也，揭猶表也，言以嵩高之嶽爲國之鎮也，復表以熊耳，山在宜陽之西也。底柱，輟流，鐔以大坏。底柱，山名也，在河東，東臨南，向居河中，猶柱然也，輟止也，善曰尚書曰導河至於底柱，東過大坏，顧集曰鐔，劍口也，言大坏之險，同乎劍口也。莊子曰天子之矜以周宋爲鐔，溫液湯泉，黑丹石錯，丹石錯之所出，善曰孝經授神契曰德至于山，陞則出黑丹，張揖于盧賦注曰支風黑石可用磨也。王鮪岫居，能來驚三趾。山有穴曰岫也，王鮪，魚名也，居山穴中，長老言王鮪之魚，由南方來，出此穴中，入河水，見日，目眩浮水上，流行七八里，至西南流，注于伊水中，石三足，鬚爾雅曰鬚三足曰能。宓妃攸館，神用挺紀。攸，所也，館，舍也，傳曰成王遷九鼎於洛邑，卜年七百十，世三十，後皆知狂水，西南流，注于伊水中，石三足，鬚爾雅曰鬚三足曰能。宓妃，攸館，神用挺紀，其言故云神所挺紀，謂告年紀之處也，善曰楚辭曰迎宓妃於伊洛，王逸曰宓妃，神女也，水精。

龍圖授羲，龜書畀妣。尚書傳曰伏犧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又曰天遠曰宓妃，神女也，水精。龍圖授羲，龜書畀妣，與禹洛出書，謂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善曰爾雅曰異黿也，史記禹姓姁氏，召伯相宅，下惟洛食。相親也，宅居也，惟，有也，實謂吉兆，善曰尚書曰召公既相宅，卜必先筮龜，龜然後灼之，兆順食，暴吉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謂初造洛邑宅，卜之吉，周公繩度之，合於制度，善曰尚書曰周公初基，作新長，直弘魏舒，是廓是極。長，弘，魏舒，是廓是極，也，廓猶規也，極，致也，謂二人率諸大邑于東國，洛毛詩曰其繩則直，毛長曰言魏舒合諸侯之大，王十一年，劉文公經途九軌，城隅九雉。南比爲經途道也，軌，車轍也，善曰魏欲城周爲之，昔晉左氏傳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以城周也。經途九軌，城隅九雉，曰周禮國中經途九軌，鄭玄曰塗容九軌，謂轍廣也，又周禮曰王城隅之制度，洛堂以筵，度室以几。堂，明堂也，筵，席也，長九尺，几，俎也，長七尺，九雅，鄭玄云雉度也，謂高一丈，長三丈，爲雉。

京邑

非之亂落
出世何
下世都
祖等力
足簡括
都各凡
法異東
手來已

才點出定
都之專

下官宮室
之制
此宮東
世之宮
以顯宗
備也亦
分始基

翼翼，四方所視，京大也。大邑謂洛陽也。翼，翼儀，儀盛貌。言當爲四漢初弗之宅，故宗緒中圯，圯，絕也。漢家

不居於洛故宗廟，不居於洛故宗廟巨猾問，去聲。許竊弄神器，無嗣元后，乘政漢祚，微弱象處高位也。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

爲者敗之，韋昭漢書歷戰三六，偷安天位，戰年也。三十六年，謂王莽篡位一十八年也。善曰：左氏傳：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我世祖忿

心於莽者，毛詩曰：子時言言，尙書：秦民乃粒。其取威也重矣，威，畏也。重，猶多也。謂爲天下所畏已者多矣。

之，王莽威重如此也。乃龍飛白水，鳳朔參墟，白水謂洛陽白水縣也。世祖所起之處也。初爲更始大司馬討王

羣凶靡餘，樓格星名也。謂王莽在位如妖類之在天。世祖除之，凶惡無餘。爾雅曰：彗星爲掃。區宇又寧，思和求中

道豐，止戈曰武。諡法曰：功格天下曰光。越定禍亂曰武。洽合也。豐，盛也。登岱勒封，與黃比崇，登上也。岱，泰山也。謂王者

特闕，立應門之將將，啓開也。端門，南方正門。應門，中門也。善曰：爾雅曰：官中門謂之闕。洛陽昭仁惠於崇賢，抗

針吃禮字 此賦中主 一也收束 用大段人 賢助令人 收拾極有 意思宮緊 上宮緊接 此文為下 此下皆言 與是所謂 者為三禮 既觀禮之 承上起下 之關起禮 序皆以時 皆由元日

戶或西或南也 我后好約，乃宴斯息。我后謂明帝也宴安也息止也善 於東則洪池清蕩，日周易曰君子以審時入安息也 綠水澹

澹，澹徒也 內阜川禽，外豐葭蕩。洪池名也水在洛陽東三十里阜多也豐饒也內多魚蟹外饒蘆葦也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葭也葭五惠切 獻鼈蟹與龜魚，供蝸蝸蝸也 與菱芡。魚祭祀供饗 獻蠶蠶蠶也 與菱芡。蠶蠶也 龍雀蟠

禮曰加蓬豆之實無菱芡也 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平樂觀名也都謂聚會也為大場於上 龍雀蟠

蝸，蝸蝸也 與菱芡。魚祭祀供饗 獻蠶蠶蠶也 與菱芡。蠶蠶也 龍雀蟠

蝸，蝸蝸也 與菱芡。魚祭祀供饗 獻蠶蠶蠶也 與菱芡。蠶蠶也 龍雀蟠

蝸，蝸蝸也 與菱芡。魚祭祀供饗 獻蠶蠶蠶也 與菱芡。蠶蠶也 龍雀蟠

蝸，蝸蝸也 與菱芡。魚祭祀供饗 獻蠶蠶蠶也 與菱芡。蠶蠶也 龍雀蟠

蝸，蝸蝸也 與菱芡。魚祭祀供饗 獻蠶蠶蠶也 與菱芡。蠶蠶也 龍雀蟠

蝸，蝸蝸也 與菱芡。魚祭祀供饗 獻蠶蠶蠶也 與菱芡。蠶蠶也 龍雀蟠

蝸，蝸蝸也 與菱芡。魚祭祀供饗 獻蠶蠶蠶也 與菱芡。蠶蠶也 龍雀蟠

蝸，蝸蝸也 與菱芡。魚祭祀供饗 獻蠶蠶蠶也 與菱芡。蠶蠶也 龍雀蟠

蝸，蝸蝸也 與菱芡。魚祭祀供饗 獻蠶蠶蠶也 與菱芡。蠶蠶也 龍雀蟠

蝸，蝸蝸也 與菱芡。魚祭祀供饗 獻蠶蠶蠶也 與菱芡。蠶蠶也 龍雀蟠

孫評文選 卷一

九房。複廟重屋也重屋重棟也謂明堂廟屋前後異制善曰禮記曰複廟重檐達鄉 規天矩地，授時順鄉。謂宮室之飾 造舟清池，惟水泱泱。泱泱水流貌善曰毛詩曰瞻彼洛矣惟水泱泱 左制辟雍，右立靈臺。言德陽殿東有辟雍於西有靈臺謂於其上

於東則洪池清蕩，綠水澹澹。我后好約，乃宴斯息。我后謂明帝也宴安也息止也善於東則洪池清蕩，綠水澹澹。

於東則洪池清蕩，綠水澹澹。我后好約，乃宴斯息。我后謂明帝也宴安也息止也善於東則洪池清蕩，綠水澹澹。

於東則洪池清蕩，綠水澹澹。我后好約，乃宴斯息。我后謂明帝也宴安也息止也善於東則洪池清蕩，綠水澹澹。

以及辛歲 然後再遊 時巡歷 天子朝之 此言元禮 正朝時出 視朝時出 祀禮言大 最詳言之 入法極易 板重之易 等而論之 天用筆字 說與曰已 得句與句 說與曰不

歷紀候節氣 者曰發也 因進距衰 表賢簡能 進善也衰者 皆因其進則舉而用之 表滅者 拒而退之 謂擇賢以 大射所以表明德行 簡猶 馮冰相苑 觀禔 禘禘 讓災 善曰周禮曰春官宗伯馬相氏掌歲日月星辰之位 辨其災祥 以為時侯 禘也 也謂求禘而除災害也 爾雅曰 禘禘也 鄭玄周禮曰 禘禘禘禘 於是孟春元日 羣后旁辰 尚書曰正月元日 舜格于文祖 孟春正月也 元日 正日也 禘禘也 鄭玄周禮曰 禘禘禘禘 四方而至各來 百僚師師 于斯胥泊 尚書曰百僚師師 百僚謂百官也 師謂師相師法也 胥 來質 臣以饋潘國 鄭司農周禮注曰 衆來曰 禘 禘來曰 聘 禘來曰 聘 尚書曰五百里要服 又五百里荒服 漢書曰 樓閣王遣子質漢也 具惟 帝臣 獻琛執贄 具之言俱也 獻寶也 執持也 贄禮也 當潘國來質者 謂隨土所出 寶而貢之也 善曰 萬邦黎獻 具惟 觀乎殿下者 蓋數萬以二 覲見也 言於此之時 當入見於殿下 者 可數萬人 分於閣下 來道為三部 爾乃九賓重 平 臚廬 人列 言鴻臚 胡之人 皆羅列於朝廷也 善曰 漢書曰 羣臣朝下月儀 大行人設九賓 禮曰 九賓則周禮曰 九儀謂公侯伯子 男孤卿大夫士也 臚傳也 次以傳上令也 蘇林曰 上傳語 若下 臚下傳 皆上句 臚猶行也 二訓雖殊 皆以行 上語為臚也 崇牙張 鏞 府 鼓設也 善曰 毛詩曰 崇牙樹羽 又曰 鑼鼓有數 毛萇詩傳大曰 鑼 郎將司階 虎戟交 鑼 殺燎言虎 賈中 郎將主 或持綴而相對也 交綴謂交加而設兵 器善也 龍輅充庭 雲旗拂霓 馬八尺曰龍 駱天之車也 子放曰 龍輅充積也 庭朝 日 漢書曰 儀兵 耶 中夾階 設文曰 鑼鼓有鍾 延旗 謂熊虎為旗 高至雲為故 日雲旗也 遮辭曰 破 也 電天邊氣也 夏正三朝 庭燎皙皙 賦曰 春三朝三朝 歲首朔日也 毛詩曰 夜何其夜未央 燎燭晰晰 撞洪鍾 伐靈鼓 撞擊也 伐擊也 靈鼓 六面鼓 旁震八鄙 軒 璿 代 隱 甸 與大角也 再 隱 甸 擊鼓之聲也 八鄙 四方 若疾霆 轉雷而激迅風也 靈靈也 迅疾也 音鍾 鼓之聲又 著 是時 稱警蹕已 下 雕輦於東廂 警謂清道也 雷靈之相轉 亦如念風之迅疾也

因會而
反經以
實錄之
京大賢
異事於
西何招

謂有影飾也。設東西次為廟。善曰漢書儀注曰皇帝蓋。冠通天，佩玉璽，印也。蔡邕獨斷曰天子冠通天，紆皇組，要干

將，紆垂也。皇大也。組綬也。干將，劍名也。越絕書曰楚王命歐陽子干將為鐵劍三枚，一曰負斧戣，次席紛純，白與黑謂之

之坐後也。次席竹席也。紛純謂以組為絲。善曰禮記曰天子負斧戣，南面而立。鄭玄曰負之言背也。左右玉几，而南面以聽

矣。周禮曰天子左右玉几，鄭玄曰左右有几，優至尊也。善曰周禮曰周易曰，然後百辟乃入，司儀辨等，百辟諸侯也。司主也

官有分別者，謂司主之次也。善曰百辟，其刑之周禮曰司儀主禮。尊卑以班，璧羔皮帛之贊，既奠，班位次也。謂尊卑

語曰班爵貴賤以列之。周禮曰子執璧，璧孤執。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善曰周禮曰王士揖席，從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成帛，纓執羔大夫執鴈，士執各有次。第奠，奠也。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鄭玄曰庶姓無親者也。士揖推手小下之也。異

姓昏姻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又曰諸。穆穆焉，皇皇焉，濟濟焉，將將焉，信天下之壯觀也。

侯心平手禮，伯男手在心下。禮外國君在心上。禮。壯觀言天下之人壯大觀也。禮記曰天子稷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將將。鄭玄曰威儀容止之貌。史記曰天下之壯觀也。乃羨公侯卿士，登自東除，天子從中階，諸從東西階。善曰

東除，東階也。訪萬機，詢朝政。尚書曰一日二日萬機，言機微之事。日有勤恤民隱，而除其責，恤憂也。隱痛也。苦病

今憂恤之也。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人或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隍，城下坑無水者。善曰孟子曰伊尹思天下之民匹

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說文曰城池無水曰隍。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寧靜。荷，負也。怠，懈也。皇，暇也。言無有懈怠於寧靜者。謂常有所

擇而後錯之。毛。發京倉，散禁財，發開也。京，大也。禁，藏也。善曰尚書曰散鹿裘之。賚皇寮，逮與臺，賚，賜也。臺，臺也。言天子

敬發禁庫之財，無問貴賤皆賜及之。善曰左氏傳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大夫、士、士、民、皂、隸、與、皂、隸。命膳夫以大

未嘗不與
樂而與
此立到
妙至何
舍乾此
等功也
以頌美
為極言
之

正月上辛
接元日以
後如朝會
與於禋祀
相次於禋
之儀與
自佳與
備衡與
儀衡與
輿衡與
筆法古
之

饗饗饗波平家陪。周禮曰膳夫主食之官熱曰饗腥曰飲沃福也家陪謂公卿大夫之家善曰毛詩曰牲牛饗饗論語曰階臣執國命春醴惟醇燔黍芬芬謂炙肉也芬

芬香氣盛也善曰毛詩曰為此香酒又曰燔黍芬芬呂氏春秋曰厚酒肥膋

羣臣歡康具醉熏熏。康樂也具俱也熏熏和說貌言君臣皆歡樂而和說也善曰毛詩曰公尸來止熏熏毛詩曰熏和悅也

萬官已事而竣。七句○已止也竣退也謂品秩官僚等並止事而退還也善曰國語曰勤屢省井懋乾乾

清風協於玄德淳化通於自然。協同也淳厚也玄德也自然通神明也言帝如德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風教也老子曰為而不持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王弼曰玄德者皆有德不知其至于幽冥者也老子曰天法道法自然王弼曰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

憲先靈而齊軌必三思以顧愆。憲法也先靈先聖之神靈即謂堯舜也愆過也齊同也軌迹也言有聖國於側陋之中舉有道之士而用之也直言謂直諫者

聘丘園之耿弋旅束帛之戔戔。耿清也旅陳也謂有清黎者也善曰尚書曰明明揚側陋漢書曰舉直言稱諫者

上下通情式宴且盤。上謂君梁清白之人聘而用之束帛謂古招士必以束帛加璧於上周易曰六五箕子丘園束帛戔戔王肅云失位無應隱處丘園蓋蒙闇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也戔戔委積之貌也

及將祀天郊報地功。善曰將欲也白虎通式用也盤樂也言君情通於下臣情達於上故能國家安而君臣歡樂也善曰

乃整法服正奉禮祀曰允矣天子者也。敬謂也允信也天子言是天帝之子也善曰國語曰精意以享進之禮祀祀昊天上帝毛詩曰允矣君子

肅肅之儀盡穆穆之禮殫。殫盡也善曰毛詩頌曰至忠敬善曰禮記曰共皇上帝之神

然後以獻精誠。子祭天地之際思念所以盡其上帝祭天而郊以報去年土地之功京房易占曰立秋報地功祈福乎上玄思所以為虔

禋祀。禋祀也善曰毛詩頌曰至忠敬善曰禮記曰共皇上帝之神

冕帶。整理也冕所謂平天冠也言天子素帶朱裏謂三皇已來始冕制有數種鄭玄曰長一尺七寸廣八寸前圓後方以瑤玉飾之也法服謂衣服並有法度善曰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

玕行統致紘宏縱玉

於會一
段見班
如祀心
森法駕
禮所在
極華隨
不遊於
故得於
法詩

斧綦其會，者周禮曰王之五冕玉弁也又曰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珥鄭玄曰會經中珥如綦綦謂結及弁於經中每貫結五采玉

二以爲飾 火龍繡黻，藻綵律 鞞厲，善曰左氏傳曰火龍繡黻昭其文也藻綵綉繡屬旂纒昭其數也杜預曰火龍火

謂之綦會 飾轄下飾鞞屬綦帶之垂者 結飛雲之格輅，樹翠羽之高蓋，善曰次車樹翠羽爲蓋如雲爲蓋也今

旒紛紜盛亂如火花之飛起善曰周禮曰日月爲常左氏傳曰三辰旒旗昭其明也 六玄虬之奔奔，齊騰驤而沛艾，六六馬也玄黑也文黑也天子駕六馬騰驤越

甘泉賦曰六玄虬毛詩曰四牡騤 龍軻華轡，金鍔亡鏤錫，謂之轡郭璞曰在轡上環鑿所貫也蔡邕曰金鍔者馬冠

奔司馬相如大人賦曰沛艾赳赳 方鉞乞左纛，鈎膺玉環，音囊○方鉞謂轡旁以五寸鐵鑄錫中央低兩頭高

也高廣各五寸上如玉華形在馬轡前鑿 左纛以旌牛尾大如斗置駢馬頭上以風馬目不令相見也 變聲噦噦和鈴鈇鈇，於其切鑿在衡和在軾善曰毛詩曰鑿

鈇膺當胸也環馬帶瑛以玉飾也善曰廣雅曰鈇許乞切 重輪貳轄，疏轂飛輪，以繩納廣八尺長柱地蓋左青龍右白虎繫軸頭取兩邊飾乘雅月令章句曰疏轂也

鈴鈇鈇和 重輪貳轄，疏轂飛輪，以繩納廣八尺長柱地蓋左青龍右白虎繫軸頭取兩邊飾乘雅月令章句曰疏轂也

羽蓋威蕤，葩璣爪曲莖，羽蓋以翠羽覆車蓋也威蕤羽貌葩爪悉以金作華形 順時服而設副，威龍旂

而繁纒，五時之服各隨其車重各一色以爲副威龍副車各一乘今謂之五帝車也龍旂者交龍爲旂也蔡今之馬大帶

戛農輿輅木，蓋所謂耕根車也言耕長才也才置車上邪柱之是謂戎駱農輿無 屬車九九，乘軒並轂，副車曰屬言

有藩者曰軒皆在後爲三行故曰並轂善曰漢雜事曰諸 班伏弩重旂，朱旄青屋，通帛曰旄朱旄旄牛尾赤也青屋

此等亦從
甘泉試
得來御
西京法
於東法
法各所
官能於
見中不
才為禮
都記之
以高潔
筆無之
可致文
歸以細
因明取
及明堂
見之殿
法共繁
接配以

孫評文選 卷一

儀以安其容也徐廣車服志曰輕車從尊於軌上載以屬東然置尊於鞞曰瑋尊

旗皮軒通帛精飾旆寫旗謂以象鸞鳥也皮軒以虎皮爲之善曰蔡邕車服志曰旆旗俗人名曰雞翅上雲罕九旂

關戟鞞鞞寫〇雲罕旌旗之列名也九旂亦旗名也關鞞也穆尚雜說觀說曰天子乘輿之前鞞鞞皆鞞駟承華之蒲梢飛流

被繡虎夫戴鴟鴟鳥也關至死乃止令武士戴之取猛也司馬彪續漢書曰虎賁騎皆戴冠駟承華之蒲梢飛流

蘇之騷殺蘇〇騷馬也承華旆名也言取華旆之蒲梢以爲副馬也漢官儀有承華旆善曰後宮蒲梢汗血之馬總輕武

於後陳奏嚴鼓之嘈臚才達〇後陳者謂北軍五營兵在後陳列嘈臚鼓聲善曰戎士介而揚揮戴金鉦

而建黃鉞戎兵也士士卒也介甲也揮爲肩上綵幟如燕尾者也金鉦銅鑼之屬也黃鉞以黃金飾之清道案列天行

星陳清道謂止行者列後次也言天子行如上天之星行羅列有次善曰司馬肅肅習習肅肅習習隱隱麟麟肅肅習習

也殿殿殿未出乎城闕旆已反乎郊吟諸鄉〇殿後軍前也郊吟謂郊界也言從之多後猶未出城闕前

盛夏后之致美爰敬恭於明神盛猶嘉也夏后禹也言今嘉欲行禹之事爰布恭敬於神明也善曰論語爾乃

孤竹之管雲和之瑟孤竹國名出竹善曰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瑟和與蘇古字通雷鼓叢叢六變既畢

雷鼓八面鼓也凡樂六變爲一成則更樂畢也善曰周禮曰雷鼓路鼓奏之若樂六變一變山澤也冠華秉翟列舞八佾

冠華秉翟列舞八佾冠華秉翟列舞八佾元祀惟稱羣望咸

前官奉親帝
此官奉親帝
而類相親
天而先時
祭次及第
非

此官耕籍
之禮

秩元大也祀祭也稱舉也謂大祭天地之禮既舉帝岳眾神望以祭祀之皆有秩次望曰尚書颺樞由燎之炎煬致

高煙乎太一颺飛也煙之言察也謂察辨焚之揚其光炎使上達於天也太一天之尊神也唯燹寶也善曰周禮曰以禋燹祀上帝禋燹燹飛也煙之言察也謂察辨焚之揚其光炎使上達於天也太一天之尊神也唯燹寶也善曰周禮曰以禋燹祀上帝

馨而顧德，祚靈主以元吉獻饗也顧眷也祚報也靈明也元大也吉福也言天神觀人主之明獻然後宗上帝

於明堂，推光武以作配宗尊也上帝太微中上帝也配對也言尊祭五帝於明堂以漢書曰武帝配上帝於明堂辨方位而正則，五精

帥而來摧復同切辨別也方位謂四方中央之位也則法也五精五方星也帥循也摧至也言五帝德集至明堂善曰漢書曰祀五帝於明堂坐位各處其方孝經命決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爾雅曰摧至也尊赤

氏之朱光，四靈懋而允懷赤氏謂漢火德所統赤帝標怒也河圖曰四靈蒼帝靈威仰赤帝神名赤熛怒黃帝神名含樞紐曰帝神名白招招黑帝神名協光紀今五云四靈謂除赤帝外其餘有四慈悅也懷安也善曰

於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改易也迭更也代謝也言感四時之謝而欲享祀也善曰易乾鑿度孔子曰天地有春夏秋冬夏節故生四時又曰五行迭終四時更盛

蒸蒸之心，感物曾思廣雅曰蒸蒸孝也感物謂感四時之物即春非卵夏麥魚秋黍冬稻躬追養於廟，祧

設其福衡官祭皆追感孝之道故躬自為之躬猶身也善曰禮緯曰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物牲辯辯

亦有和羹善曰鄭玄曰周禮法曰毛魚者豚去其毛而包之以備八珍毛詩曰亦有和羹滌濯靜嘉，禮儀孔明謂洗滌也靜潔也嘉善也孔甚也言禮儀甚鮮明也善曰周禮曰大祭視視萬舞舞奔奔鐘鼓喤喤

靈祖皇考，來顧來饗平舜舜皇神名謂先帝也言先帝之神顯懸于孫享其食也神具醉止，降福穰穰神謂先神也具俱也

孫評文選 卷一 六一

耕籍以時
與上幸射
與上幸射
耕籍以時
文亦與上
禮亦與上
禮亦與上

此言明堂
射古禮為
射古禮為
射古禮為
射古禮為
射古禮為

以須字為
句較挺健

多也善曰毛詩曰神
具醉止降福穰穰
祥房星也辰星謂立春之日晨
中於午也辰星謂立春之日晨
閒以剡
冉以耜
天子車帝在左御在中介處右善曰禮記曰天子所載于上帝視載耒耜措之子參保介之御閒鄭玄曰保介車右
也鄭玄禮記注曰耜
宋之金也與與同躬三推
同土於天田修帝籍之千畝
善曰東觀漢記曰永明年四年詔書曰朕親耕于籍田上林苑
曰荒作穀供禱郊之黍盛必致思乎勤已
充宗廟之樂盛故云勤已善曰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鄭玄曰
詩傳曰器實曰樂在器曰盛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
兆民勸於疆場亦感懋力以耘耔
音子兆民謂百姓也
韻田時也耘去草耔

禮
設業設虞官懸金鏞
善曰毛詩曰設業設柷周禮曰正樂懸之位于宮懸鄭司農曰宮懸四面也鄭曰見上文
義鼓
路設樹羽幢幢
善曰毛詩曰路設鼓路設鼓毛詩曰崇牙樹羽毛萋曰置羽於柷上以爲飾也於是備物物有其容
禮物也物
禮物也物
禮物也物
禮物也物
禮物也物

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爲工
伯夷唐虞時明禮儀之官也后夔舜臣掌樂之官言
禮以行施故云起樂以靜陳故曰坐善曰左氏傳曰
孟僖子不能相儀又曰昔玄妻樂
張大侯制五正
善曰毛詩曰大侯既抗毛萋曰大侯君侯也周禮曰王射三侯士正鄭司農
正后稷取之儀禮曰大射工六人
王張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謂天子五正諸侯曰王射三侯士正鄭司農
徵取五方正色
於大侯之上也
設三乏靡司旌
禮曰服不氏射則以旌居之以待獲杜于春日之晉爲匱乏之爾雅曰服匱也音弱
并

夾既設儲乎廣庭
取之也儲待也廣大也謂張設於大庭以待天子也
於是皇輿夙駕養於東階
御也謂

禮物也物
禮物也物
禮物也物
禮物也物
禮物也物

明字自
平也
為賦也
按不以
披為工

先此備
次推合
子以推
也說到
義旁古
表揚古
遠揚古
亦舉平
辟與合
相與合
與血之
臨稱之

於東階下天子未乘之時也
以須消啓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桑
須俟也消不見也掃滅也言晨時啓明
見尚有餘光出日乃不見隱日邊赤氣也
善曰毛詩曰皇與風駕登音樂
謂天子須啓明光消霞滅日上扶桑乃就乘與也禮天子日出乃視朝
曰毛詩曰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淮南子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也
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
玉輅謂玉飾之
也鄭玄禮記注

日梅猶攝也東都寶曰登玉輅乘時龍善曰
周易曰時乘六龍此謂各隨其時而乘善曰
發鯨魚鏗華鐘
言華也鏗猶擊也華鐘謂有篆刻文故
曰東都賦曰發鯨魚鏗華鐘大丙弭節風后

陪乘善曰淮南子曰若夫錯且大丙之御也馬莫使之而自走高誘曰二人太一之御也楚辭曰香令靈和弭節兮王選
曰弭按節徐行也史記曰黃帝舉風后以理人鄭玄曰風后黃帝三公也應劭漢官儀曰常伯任侍中出即陪乘也攝提連

衡徐至於射宮
攝提有六星正衡北斗中星王迴轉車飾於直上徐行至於射宮射宮謂辟雍也善曰漢書曰攝提失
禮事

展樂物具
具謂器物皆具備也物
王夏闕騶虞奏
王夏樂名也天子初出奏也闕終也善曰周禮
曰出入則奏王夏又曰凡射王奏騶虞之樂
決拾既次

彫弓斯設
古侯○決以象骨著右手巨指所以鉤弦也拾藉持著左臂也彫弓謂
有刻畫也設張也設張也善曰毛詩曰決拾既次鄭玄曰次謂手指相比也
達餘萌於暮春昭誠心以遠

喻昭明也誠心謂天子之心也善曰禮記曰季春勾者畢出萌者盡達白虎通曰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
萬物也名之為侯者何明諸侯不朝者則當射之然則射者帝誠心遠喻與下也文子曰誠心可以懷也
進明德而崇業

滌養叨養
射義曰所以親德也崇猶興也業射業也滌滌去也言有食養嗜慾者皆滌滌去之也善曰漢書明帝
詔曰親射養侯蓋選士威感助微達陽也周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杜預左氏傳注曰食財曰饗食食曰

發仁風衍而外流
詔曰親射養侯蓋選士威感助微達陽也周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杜預左氏傳注曰食財曰饗食食曰
日

月會於龍虬
龍尾也日月會於尾謂十月時也故病也民勞病於歲事到此月乃終也故天子懸
飭勞來之善曰國語云日月會於龍虬國家於是乎燕管也賈逵曰虬龍尾也月令

因休力以息勤
謂田事畢休民力息勤勞也善曰禮記曰孟冬之月勞農
執饜

致歡忻於春酒
謂田事畢休民力息勤勞也善曰禮記曰孟冬之月勞農
執饜

刀以袒割奉觴豆於國叟
言天子親執饜刀袒而割牲以示敬也善曰東觀漢記曰永明年詔曰十月元日始尊
事三老兄事五更朕親袒割牲毛善曰執其饜刀孝經援神契曰天子親臨辟雍袒割禮詔曰

文義二句承上起下仲冬接附與不常田獵乃游樂之資此為講武之禮

同而西與之正京之與東然能於自收然於自收

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禮 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降下也至尊天子也三壽三老也言天子尊而養此

而劉旌執符而饋執爵而酌 敬慎威儀，示民不偷。以朱反協韻敬宜也儀禮也毛詩曰敬慎威儀視民不佻毛詩曰佻佻也

車輶輪送迎而至家天子獨拜毛詩曰三壽作朋也 敬慎威儀，示民不偷。敬慎威儀視民不佻毛詩曰佻佻也

嘉賓，其樂愉愉，嘉賓謂三老五更也愉愉和悅 聲教布濩， 盈溢天區。布濩猶散被也天區謂四方上下也言天子教愛及之尙書曰聲教訖于四海

文德既昭，武節是宣，既已也昭明也宣猶發也言文武之教無處不臨 三農之隙， 曜威中原。隙間也曜威謂治兵也善曰國

人掌焉，先期戒事，先期謂期日戒戒羣吏條獵具也善曰周禮 獸之所同，是謂告備。同亦聚也備具也言禽獸皆已合聚田物具備也善

乃御小戎，撫輕軒，毛詩曰小戎後收謂小戎之車輕 中收四牡，既佶且閑。其謂調良

戈矛若林，牙旗續紛，若林言多也續紛風吹貌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旌謂 迨上林，

結徒營，迨至也結止也徒衆也營城也上 次，一作 和樹表，司鐸授鉦，次比也和軍之正門爲和也表門表也司主

坐作進退，節以軍聲。言聲中進退取鐘鼓旌之節善曰周禮 三令五申，示戮斬

牲，示敬也言三令五申示衆人舉有不用命者斬之若牲也善曰尹文子曰將戰有司讀誓三令五申 陳師鞠旅，教達禁

成。陸師猶列師衆也鞠之言告也教達謂三令五申禁令已行軍法成也善曰毛詩曰陳師鞠旅 火列具舉，武士星敷，具俱也敷布也言武士獵徒如星之布也善

毛詩曰火列具舉毛萇曰列人持火也 鵝

恰與古人相合者更自規模去正與上無異飛走大無

儼亦大禮且卒歲禮之為一年故置於此

鶴 魚麗， 箕張翼舒， 鶉鷄魚鼈並陣名也謂武士發於此而列行如箕之張如翼之舒也善曰左氏傳曰晉曹軌塵

掩迹， 匪疾匪徐。 掩覆也迹迹也謂車軌之塵適自覆跡言得遲疾也馭不詭遇， 射不剪毛， 孟子曰為之說也

升獻六禽， 時膳四膏。 升進也四膏者禮記曰牛膏香犬膏腥雞膏腥羊膏膾也周禮曰庖人掌供六禽鄭司農曰六禽鴈鴝鵒雉鳩也

未極， 輿徒不勞。 極盡也輿衆也勞羅勞也善曰章昭漢書注曰輿車士也成禮三毆， 解眾， 放麟。 大馬曰麟解散也眾周也

窮樂者亂之所興左傳曰享以訓躬儉。 慕天乙之弛罟， 因教祝以懷民。 日湯見周禮四面湯拔其三面置其一

之國聞之曰湯德至禽獸三十國歸之高誘曰紆緩也毛萇詩傳曰漢來也儀姬伯之涓陽， 失熊羆而獲人。 儀則也

振八竈， 日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也蒼頡篇曰宇邊也說文曰竈編文字字焉。 好樂無荒， 允文允武。 允信也

不好荒淫之樂信與文王武王等其功德也善曰毛詩曰好樂無荒允文允武昭假烈祖薄狩于敖， 既瓌瓌。 瓌一作焉。 放鄭地今之河南發陽也謂周王狩也瓌瓌小

岐陽之蒐， 又何足數。 岐陽岐山之陽謂成王所狩之地亦以小蒐爾乃卒歲大難， 奴毆除羣厲。 卒終謂一

逐逐鬼善曰漢書儀曰昔顓頊氏之有三子已而為舜鬼一居江水為罔象鬼一居若水為罔象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善為人

為小鬼於是歲十二月使方相氏蒙虎皮黃金四目衣朱裳執戈持盾帥百隸及童子而時儺以索室中而殿逐鬼也

鉞， 巫覡操蒞。 謂之巫也說文曰操把持也左傳曰邇公乃使巫以桃茢先禱杜預曰茢乃黍稷也。 振靈， 子萬童。

又於三宮
災亦相祲
映發為

隱事亦詳
以其故也
多日故也
古境開拓
承言時巡
之禮以春
由孟春以
禮備歲時
以備巡之
禮於嘉祥
巡至嘉祥
高祖岳之
平言岳之
春言岳之
春言岳之
春言岳之

孫評文選 卷一

丹首玄製子第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童子若赤願單製以逐惡鬼于禁中 桃弧棘矢所發無臬列牛

飛礫雨散剛瘳必斃 必斃時儼以桃弧棘矢且射之赤丸五穀播洒之以除疾殃左氏傳曰桃弧棘矢以正歲十二月命

皇射堦 煌火馳而星流 逐赤疫於四裔煌火光也 驅疫也 赤疫疫鬼惡者也 四裔謂四海也 星流謂羣鬼濔走煌煌

出宮五營騎士傳火藥浴水中星流言 然後凌天池 絕飛梁凌升也 善曰莊子曰北溟者天池也 如浮漢書 捐所交

魑魅 斲角獠 狂 囚耕父於清冷 溺女魃 於神潢 野仲而殲 游光 與畢方魑魅小兒

常游清冷之淵出入有光又曰大荒之申有山 殘夔魑 與罔像 瘧 野仲而殲 游光 與畢方魑魅小兒

名不勾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所居不雨 殘夔魑 與罔像 瘧 野仲而殲 游光 與畢方魑魅小兒

璽殺也 殘夔也 野仲游光惡鬼也 兄弟八人常在人間作怪害 八靈為之震懼 涉 況魑 宜 壘 與畢方魑魅小兒

王逸曰八靈八方之神也 爾雅曰靈謂靈也 漢書曰魑曰魍 魍與魃古字通 度朔作梗 守以鬱壘 神荼副

焉 對操 刀 索 葦 古時有神荼鬱壘兄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有桃樹下常簡開百鬼無道食者神荼與鬱壘持以葦索

於門以禦凶也 毛詩傳曰梗病也 謂婦人作梗病者 目察區陬 侯 司執遺鬼 察觀也 區陬隅隙之聞也 司主也 京

室密清 罔有不臧 於是陰陽交和 庶物時育 乘輿巡乎岱嶽

也 蓬 卜 征 考 祥 終 然 允 淑 征 五 年 而 歲 卜 其 祥 習 則 行 周 易 曰 視 履 考 祥 毛 詩 曰 終 然 允 職 也 先 王 卜 乘 輿 巡 乎 岱 嶽

總一歲之
典也所以
爲一歲之
法且密東
文段

以祥瑞爲
文紀收前

勸稼穡於原陸，乘與天子也岱泰山也禮曰稼曰穡謂春耨東方諸侯謀民以耕種故尚書云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樂 同衡律而壹軌量，齊急舒於寒

燠，於六〇衡稱也軌法也寒煖極苦樂同壹齊皆使中不參燠也善曰尚書曰同律度量衡又曰謀恒寒者豫恒煖者 省幽明以黜陟，乃反旆而迴復。省察也幽闇也黜退也陟昇也謂有功者

西遐，致恭祀乎高祖。侯待也閩風秋風也祠謂祭高祖廟也遐逝也善曰東觀漢記曰永明二年十月幸長安祠高廟周書曰恭明祠專明刑易說曰秋闈闈風至 既春游以發生，

啓諸蟄於潛戶。春游謂仲春巡行岱嶽是時蟄蟲皆開戶帝乃東巡助宣氣也善曰東觀漢記曰永明二年十月幸長安祠高廟周書曰恭明祠專明刑易說曰秋闈闈風至 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

稔。他杜〇秋行曰豫謂秋行禮高祖廟此時萬物始成善曰晏子曰吾王不游吾曷以依吾王不豫吾曷以助一游一豫爲諸侯俟爾雅曰春爲發生禮記曰豐年多稔毛萇曰稔稻也 嘉田峻之匪懈，行致賚

于九扈。嘉善也峻主田官也九扈農正知田事扈正也言天子行農禮致賚於九扈使民不淫放善曰毛詩曰田峻至喜又曰夙夜匪懈左氏傳曰鄉子曰九扈爲九農正杜預曰扈有九種也春扈鴈夏扈鷹文秋扈鷹冬扈鷹黃棘扈鷓鴣丹行扈鷓鴣宵扈

噴噴桑扈鷓鴣老扈鷓鴣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敬人事也 左瞰陽谷，右睨玄圃。陽谷日出之處玄圃在崑崙山上瞰望也睨視也善曰淮南子曰日出於陽谷浴於咸池也又曰懸圃在崑崙閭闔

之中支與 眇天末以遠期，規萬世而大摹。莫補叶韻〇眇視也摹法也言帝之巡狩眇然以天末爲遠期規欲以爲萬代之大法也善曰劉秦奕新曰創億兆規萬世 且歸

來以釋勞，膺多福以安念。羊主〇念審也歸謂西征旌乃釋吏士之劬勞祭祀受多福以安寧也善曰尚書曰來膺多福 總集瑞命，備致嘉祥。總會也

祥神也即騶虞澤馬之屬也瑞應也即騶風之屬也善曰墨子曰禹親抱天之瑞命也孝經鈞命決曰帝王起壽舍宿嘉瑞貞祥 園語 林氏之騶鄒虞，擾澤馬與騰黃。園字聚也

山名也騶虞義獸也善曰山海經曰林氏有豸獸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於身其名騶香乘之日行千里劉芳詩騶虞曰騶虞或作香應劭漢書注曰搃音柔擾馴也陰婚譏曰聖人爲政澤出馬山海經曰大封國有文馬縞身朱鬣名曰吉良乘之壽千歲瑞應園曰騰黃神馬一

名光然吉其騰 黃一馬而駟名也 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皇。女牀山名在華陰西六百里山海經曰女牀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色文名曰鸞鳥見即天下安寧又曰丹穴之山有

孫評文選 卷一

六七

此項則治至
下之極則故
議論以三結
至此自三故
東一結東故
京一結東故
節儉二語
所以為樂
時漸以諷也

孫評文選 卷一

鳥焉其狀如鶴五采名曰鳳皇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

植華平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

植猶種也華平瑞木也天下平其華則牛有平不虛其華則向其方領中唐堂塗也善曰

孝經授神契曰德至於地則華平盛也瑞應圖曰木名也富關詔有春王圖鸞冠子曰聖王之德下及萬

荒，惡恩也消及也。荒，九州外謂四夷也。

惠風廣被，澤洎幽

荒，惡恩也消及也。荒，九州外謂四夷也。

北燮，頌也。南諧，越裳也。越裳南蠻今九真也是也。丁令，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晉灼漢書注曰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說文曰譯傳四夷之語者尚書曰馮拜

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

西包大秦，東過樂浪。

音郎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大秦國名。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

曉夷狄

語者九譯九度譯言始至中國者也善曰國語曰夫戎狄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韋昭曰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舌之官也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晉灼漢書注曰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說文曰譯傳四夷之語者尚書曰馮拜

是以前論其遷邑易京，則同規乎殷盤。

改奢即儉，則合美乎斯干。

登封降禪，則齊德乎黃軒。

登謂上泰山封土降謂下禪梁父也言就儉約合斯干之美善曰韓詩曰宋襄公去奢即儉

光武登上泰山下禪梁父則與黃帝軒

為無為，事無事，永有民以孔安。

為作也事樂也永長也孔甚也以無為為功以無事為業濟然不

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

遵節儉，尚素樸。

遵循也樸質也言遵循節儉尚其樸素也善曰漢書曰文帝躬節儉尚莊子曰同乎無欲是謂素樸

足，約身善曰老子曰知足常足也將使心不亂其所在，目不見其可欲。

賤犀象，簡珠玉。

簡猶略也善曰長楊賦曰賤琉璃而疏珠玉

璧於谷。

藏金於山，抵璧於谷。

藏抵皆謂不取之謂儉故也善曰莊子曰藏金於山藏珠於淵說文曰側抵擊

也

翡翠不裂，璆瑁不族。

首族翡翠鳥名也璆瑁珍名不裂不折其羽以為玩飾也不族不又族取之為器也

所貴惟賢，所寶惟穀。

子計然曰五穀者萬人之命國之重寶

民去末而反本，咸懷忠而抱慤。

善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河上公曰放鄭辭遠美人使心不亂邪淫

於飢寒之心而欲人之去末反本是猶發其原而絕其流也說

子計然曰五穀者萬人之命國之重寶

善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河上公曰放鄭辭遠美人使心不亂邪淫

歸重於德
與樂相反
遊樂相用
此賦家用
意對針處

此段結東
京之德直
與前呼于
有中大間
結一層結
東下折東
此為非與
京之下呼
所以為呼
西以京之
者為好之
與首段也
應全用虛
法以筆處
見前折也
勢層折也

文曰：于斯之時，海內同悅曰：「吁！漢帝之德，侯其禕於而！」言於此之時皆同歡樂也于蓋

莫莢為難蒔也，故曠世而不覲。覲見也。莫莢，瑞應之草。王者賢聖，太平和氣之所生。於階下始一日生一莢，至月半生十五莢，十六日落一莢，至晦日而盡。小月則一莢，厥不落，王者以證

知月之大小，幾時夾階生之，謂不世見，故云難時也。善曰：田休子曰：幾為天子，莫莢生於庭，為帝或廢，池畔後漢書班固識曰：漢興以來，曠世歷年，惟我后能殖之，以至和平，方將數

諸朝階。后帝也。惟我帝有至和之德，故必能殖之。方當生於朝階，得以然則道胡不懷，化胡不柔？胡也。懷來也。柔安也。皆皆安

也。聲與風翔，澤從雲游。翔游皆行也。風者天之號令，雲雨者天之萬物我賴，亦又何求？我賴，賴我也。言

無復他求也。德寓天覆，起輝烈光燿。寓猶蓋也。帝之德，蓋如天之覆日月之光輝。照於遠近也。善曰：國語狹三王

之趨，起軼五帝之長驅。狹謂陋也。趨，旋局小貌也。軼，過也。驅，馳也。言以三王禮法為局小狹踵二皇之

遐武，誰謂駕遲而不能屬？屬，繼也。二皇，伏羲神農也。遐，遠也。武，迹也。屬，逮也。武迹也。屬逮也。東東之懿未馨，值余有犬

馬之疾，不能究其精詳。善曰：孔叢子謂魏王曰：臣有大馬之疾，未盡遇我有疾，故不能究其美事也。故粗為竇言其

梗概如此。粗，猶略也。竇，西京也。梗概，不掩若乃流遁忘反，放心不覺，樂而無節，後離其戚，言若流

不自反，辭意所為淫樂無禮，以無節終後，卒當罹其憂，即秦皇王莽是也。善曰：淮南

子曰：凡亂之所由生，皆在流遁廢雅，曰遁去也。孟子曰：人有放心，不知求學問之道也。一言幾衣於喪國，我未之學

也。幾，近也。先生賈公孫云：取樂今日，皇恤我後且夫挈餅之智，守不假器，言挈餅之小智耳。尚不妄以假人也。善

守不假器禮也。况纂帝業，而輕天位？纂，繼也。今如公孫言，皆淫心放意之事。此乃輕居天王之尊瞻仰二祖，厥庸

入此論所
折之故以
常諱而極
辨之入極
以正論入
諷諫之得
諷諫之得

入此論所
折之故以
常諱而極
辨之入極
以正論入
諷諫之得
諷諫之得

孫評文選 卷一

孔肆言居天子之位常若奔馬而無轡冰而真常翹翹以危懼言居天子之位常若奔馬而無轡冰而真若乘奔而無轡言居天子之位常若奔馬而無轡冰而真

白龍魚服見困豫且子余說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豫且射

雖萬乘之無懼猶怵惕於一夫萬乘天子也即秦始皇也高祖也昔秦始皇游為張良所擊中

終日不離其輜重獨微行其焉如輜重車也焉言安也如往也善曰老子曰終

夫君人者對續塞耳車中不內顧輜重車也焉言安也如往也善曰老子曰終

珮以制容變以節塗珮為容行變為東節善曰禮記曰

行不變玉駕不亂步行合容則玉聲應馬步齊卻走馬以糞車何惜腰鳥與飛兔

物常畏生類之殄也方物之類也殄盡也賦政任役常畏人力之盡也謂任役成人常

道用之以時論語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之謂也善山無槎假仕枿五斲不虞鳥胎斜斫曰

忘其勞樂輸其財民謂百姓也言民不以力苦不以役為勞財賦為損費故文王有子來百姓同於饒衍上下

共其雍熙言富饒是同上下或悅故能雍和而廣也論語曰百姓足洪恩素蓄民心固結謂高祖曰下積恩施萬人

復生曰橋不礙胎者言不知公于所道獲胎捨邪莫木蕃廡武鳥獸阜滋善滋也廡盛也大也滋阜益也善曰尚書

挾獲竊慶也漢書曰昔先王山不槎藥慶不綈胎耶

復生曰橋不礙胎者言不知公于所道獲胎捨邪莫木蕃廡武鳥獸阜滋善滋也廡盛也大也滋阜益也善曰尚書

挾獲竊慶也漢書曰昔先王山不槎藥慶不綈胎耶

復生曰橋不礙胎者言不知公于所道獲胎捨邪莫木蕃廡武鳥獸阜滋善滋也廡盛也大也滋阜益也善曰尚書

責到公子
身上

并示其人于
以君之義
言揚以爲
國與心參
語與心參
平以當
時以爲
下莫以
修故不
力折此
京既

心固結故王莽之時皆諷吟而思漢也善曰四子講德論曰洪恩所謂
不可究陳國語帶莊子曰民無結不可以固孫子曰吾將固其結也
辭曰原生受
命于真節
忿恚慝之干命怨皇統之見替謂忿王莽之逆命怨漢統之替廢也
登聖皇於天階章漢祚之有秩聖皇光武也章明也秩常也言
明漢家之當秩也善曰甘泉賦

二九而成讎陰行十八年而成讎讎也
登聖皇於天階章漢祚之有秩聖皇光武也章明也秩常也言
明漢家之當秩也善曰甘泉賦

曰聖皇穆穆東都
賦曰漢祚中缺
若此故王業可樂焉若如此也言如此即王業之可樂
今公子苟好勦小民以媮媮
樂忘民怨之爲仇也勦盡也媮猶僥倖也仇讎也今公子所言苟好盡人以僥倖須與之樂不知人好共怨已當成
好

樂忘民怨之爲仇也勦盡也媮猶僥倖也仇讎也今公子所言苟好盡人以僥倖須與之樂不知人好共怨已當成
好

樂忘民怨之爲仇也勦盡也媮猶僥倖也仇讎也今公子所言苟好盡人以僥倖須與之樂不知人好共怨已當成
好

樂忘民怨之爲仇也勦盡也媮猶僥倖也仇讎也今公子所言苟好盡人以僥倖須與之樂不知人好共怨已當成
好

樂忘民怨之爲仇也勦盡也媮猶僥倖也仇讎也今公子所言苟好盡人以僥倖須與之樂不知人好共怨已當成
好

樂忘民怨之爲仇也勦盡也媮猶僥倖也仇讎也今公子所言苟好盡人以僥倖須與之樂不知人好共怨已當成
好

樂忘民怨之爲仇也勦盡也媮猶僥倖也仇讎也今公子所言苟好盡人以僥倖須與之樂不知人好共怨已當成
好

樂忘民怨之爲仇也勦盡也媮猶僥倖也仇讎也今公子所言苟好盡人以僥倖須與之樂不知人好共怨已當成
好

樂忘民怨之爲仇也勦盡也媮猶僥倖也仇讎也今公子所言苟好盡人以僥倖須與之樂不知人好共怨已當成
好

樂忘民怨之爲仇也勦盡也媮猶僥倖也仇讎也今公子所言苟好盡人以僥倖須與之樂不知人好共怨已當成
好

樂忘民怨之爲仇也勦盡也媮猶僥倖也仇讎也今公子所言苟好盡人以僥倖須與之樂不知人好共怨已當成
好

樂忘民怨之爲仇也勦盡也媮猶僥倖也仇讎也今公子所言苟好盡人以僥倖須與之樂不知人好共怨已當成
好

樂忘民怨之爲仇也勦盡也媮猶僥倖也仇讎也今公子所言苟好盡人以僥倖須與之樂不知人好共怨已當成
好

於王 忘經國之長基言尊卑所以爲國今反
陵之故非所以經國

於王 忘經國之長基言尊卑所以爲國今反
陵之故非所以經國

於王 忘經國之長基言尊卑所以爲國今反
陵之故非所以經國

於王 忘經國之長基言尊卑所以爲國今反
陵之故非所以經國

於王 忘經國之長基言尊卑所以爲國今反
陵之故非所以經國

與篇首相
極爲全篇
二層結束

收悟之旨
悔悟之旨
爲重於德
應統攝仁
義禮樂等
字也

此段總結
兩京典前
之結尾是
第三層結
束之結尾
是

也顛隕也扶持也謂王莽之兵猶擊柝守函谷關而三輔兵已入長安朝廷
顛隕無復扶持也東朝函谷在京之東西朝則京之師也善曰周易曰軍門擊柝
愛者即學善曰尚書曰夫
常人安於俗學溺於所聞鮑肆不知其臭臭一作翫其所以先入既習也先入言久處其俗也善曰家語孔子曰
不遂之室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也入芝蘭之室久而不知其香入
鴉隴所習故言公子以長安爲好亦然也齊同也咸池桑樂也擺咬
與擺咬同而桑樂者乃有疑惡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齊戲曰淫豔而不可聽者非麗宴之樂也李奇曰淫豔不正也傳
蔡琴賦曰經激哇之淫法言曰哇則鄭李執曰哇邪也舞賦曰吐哇咬則發指齒然哇與擺同咬亦不正之聲也咬或作較非也

不惑者其唯子野乎子野師曠字子野音曲者以喻安處先生也言西京春秦肆情不依禮度東京儉約依禮行
既醉於大道飽於文義客斥公子謂聞東京勸德畏戒喜懼交爭勸勉行其道德又畏懼先生之戒也
罔然若醒朝罷夕倦奪氣橛橛猶猶惘惘然也醒病酒也朝罷夕倦曉夜不臥惘惘然如神奪其
忘其所以爲談失其所以爲夸公子本以奢侈爲美談今見先生良久乃言曰鄙哉予乎習
非而遂迷也其久頃乃復能言也自鄙其迷惑所學者非正也善曰論語曰荷黃曰鄙哉幸見指南於吾子言已之
南北今先生指以示我我則足以三隅反也善曰桓譚上便宜曰管仲桓公之非南若僕所聞華而不實若如也公子言如僕所聞西京之事蓋是虛華而無實
先生之言信而有徵先生安處先生也徵驗也言先生之言信而有徵鄙夫寡識而今而後乃知大漢
之德馨咸在於此公子頃自鄙曰如今日後日乃知大漢之德在於此昔常恨三墳五典既泯三墳三皇之
帝之書也泯滅也善曰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也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暗見也炎帝神農後也帝魁神農名並古之君號也善曰

珍羞琅玕，充溢圓方。爾雅曰珍羞也。方音曰羞熱以羞之美。故喻於玉也。圓方器也。尚書曰厥貢琅玕。又曰惟辟玉食。

瑑珣狎獵，金銀琳琅。爾雅曰瑑珣，玉謂之珣也。狎，狎也。獵，獵也。金銀，金銀也。琳琅，琳琅也。

履躡華英，儼才齊敏，受爵傳臚。履，履也。躡，躡也。華英，華英也。儼，儼也。才，才也。齊敏，齊敏也。受爵，受爵也。傳臚，傳臚也。

彈琴擲籥，流風徘徊。彈琴，彈琴也。擲籥，擲籥也。流風，流風也。徘徊，徘徊也。

客賦醉言歸，主稱

露未晞。毛詩曰：蒹葭采芣，采芣采芣，露未晞也。

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軌齊軫，祓于陽瀨。春之禊，春之禊也。元巳之辰，元巳之辰也。方軌齊軫，方軌齊軫也。祓于陽瀨，祓于陽瀨也。

相與如朱帷連網，曜野映雲。相與如，相與如也。朱帷連網，朱帷連網也。曜野映雲，曜野映雲也。

微眺流睇，蛾眉連卷。微眺流睇，微眺流睇也。蛾眉連卷，蛾眉連卷也。

兮列趙女，坐南歌兮起鄭舞。兮列趙女，兮列趙女也。坐南歌兮起鄭舞，坐南歌兮起鄭舞也。

白鶴飛兮蘭曳緒。白鶴飛兮蘭曳緒，白鶴飛兮蘭曳緒也。

於是齊僮唱

躡躡而容與，翹遙遷延，躡躡躡躡。躡躡而容與，躡躡而容與也。翹遙遷延，翹遙遷延也。躡躡躡躡，躡躡躡躡也。

結九秋之增傷，怨西荆

宴遊之事
亦分三層
宴祭之修
宴飲一遊
一田漁所
遂出未
以折皆之
之本旨

賦中有輕
與之致與

二京不同
已開統管
之風

遊觀之好
一筆下好
一折出下
一漢語通
一籍語為
下皆以此

之折盤。古樂府有之。九秋萎靡相行歌辭曰齊謳楚舞紛紛歌聲上徹青雲。西州即楚舞也。折盤舞貌。張衡有七盤舞賦。或以折盤為七盤也。彈箏吹笙，更為新聲。毛詩曰吹笙鼓簧。晉平公曰今者未聞新聲。請奏之。更古衡切。寡婦悲吟，鷓鴣哀鳴。寡婦曲長。詳古相和歌有鷓鴣之曲。坐者悽歎，蕩魂傷精。楚辭曰擗懷增歎。傷精神也。神女賦曰精神相

依。於是羣士放逐，馳乎沙場。逐馳也。騷驥齊鑣，黃閒機張。騷驥駿馬之名也。穆天子傳八駿有赤騮。耳音的。說文曰鑣馬銜也。彼驕切。漢書曰李

廣以大黃射其神將。鄒氏曰黃閒。晉淵中。黃牙尚書曰若虞機。張孔安國曰機。晉牙。俯貫魴鱧，仰落雙鷁。首音魴。鱧已見

西京賦。列子曰蒲且子連雙鷁。魚不及窺，鳥不暇翹。言急遽也。高唐賦曰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爾乃撫輕舟兮浮清池，亂

北渚兮揭南涯。浮已見西都賦。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說文曰揭高舉也。汰汰澗澗，兮船容裔。船容裔，陽侯澆兮掩鼻驚。

兮鞭螭，憚丁夔龍兮怖蛟螭。水豹已見西京賦。說文曰網編山川之罅物也。蛟螭者龍而黃。國語曰木石之怪，夔一足也。於是日將逮

昏，樂者未荒。毛詩曰好樂無荒。收驩命駕，分背迴塘。孔叢子曰車命駕。廣雅曰塘堤也。車雷震而風厲，馬鹿超而

龍驤。雷聲言多也。風厲言疾也。毛詩曰戎車憚憚如霆。如雷。毛詩傳曰雷出地奮。震百里。古詩曰涼風率已厲。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韓子曰馬如鹿者千金。揚賜上書曰蛟龍驤首。舞賦曰龍驤橫舉。揚鑿飛沫。周禮曰凡馬八尺以上為龍。夕暮

言歸，其樂難忘。此乃游觀之好，耳目之娛，未睹其美者，焉足稱舉。言此游觀耳目之樂非極美也。夫南

陽者，真所謂漢之舊都者也。遠世則劉后甘厥龍醢，海視魯縣而來遷。左氏傳曰劉累舉。擾龍於豢龍氏。以

事孔甲。龍一雌死。骨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又使求之。懼而遷於豢龍。漢書曰南陽郡魯陽縣。即御龍氏所遷。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乎堯山。先帝謂魯也。烏甫謚曰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

意推言之
祖宗之所
並出異山
川靈秀真
德誠到漢
等開久長
係保何

孫評文選 卷一

也後徒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於詩為唐國是堯以唐侯升為天子
也水經曰南陽縣西義山鄧元曰魯縣立堯祠於西山謂之堯山也 固靈根於夏葉終三代而始蕃音繁○言劉氏植根於夏

葉終三代而始蕃昌也毛詩詩傳
曰葉世也三代已見班固兩都序 非純德之宏圖孰能揆求而處游旋鄭玄毛詩箋曰旋也近則考侯

思故匪居匪寧穢長沙之無樂歷江湖而北征東觀漢記曰春陵侯長沙定王中子賢節侯生熾侯熾侯生考侯考侯仁以春陵地勢下濕難以久處上書願徙

南陽守墳葬元帝許之於 曜朱光於白水會九世而飛榮朱光火德也巳見東京賦東觀漢記曰考侯仁徙封南陽是北徙考或為孝非也白水鄉又曰世祖光武皇帝高祖九世孫承文景之統出

自長沙至王榮光榮 察茲邦之神偉啓天心而寤靈言考侯既察此都之神偉且啓上天之心又於其宮室

也封禪書曰發號榮 則有園廬舊宅隆崇崔嵬說文曰崔高大也御房穆以華麗連閣煥其相徽御房帝舊房也相徽官俱美孔安國尚書傳曰徽美

也 聖皇之所逍遙靈祇之所保綏聖皇謂光武也逍遙謂潛龍之日韓詩外傳曰逍遙也章陵鬱以青

葱清廟肅以微微東觀漢記曰建武中更名春陵為章陵光武過章陵詞皇祖歆而降福彌萬祀而無

衰毛詩曰獻之皇祖說文曰歆神食氣也毛詩帝王臧其擅美詠南音以顧懷帝王光武也顧圍過章陵祠閣廟之時也爾雅曰臧善也說文曰

專也左氏傳楚鑿儀因於晉與之 且其君子弘懿明叡允恭溫良容止可則出言有章進退屈

伸與時抑揚班固說東平王蒼曰諱弘懿之姿懿者也已見東京賦尚書曰允恭克讓論語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孝經曰容止可觀進退可度毛詩曰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周易曰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害主焉班固漢書叔孫

通述曰叔孫奉 方今天地之睢刺虛力帝亂其政豺虎肆虐真人革命之秋也漢書音義曰

刺邪也帝謂高祖也馬融論語注曰亂理也豺狼貪殘謂王莽也真人光武也文子曰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革命巳見東都賦爾

下以望幸
局見本原
忘時有議
廢南都者
故以此爲

一頌總括
要頌不隱
之見不廢

其則有謀臣武將，皆能攬九辰執猛，破堅摧剛，排撻併陷局古，蹙蹈咸陽若顧蕭曰：攬，搏也。說文曰：攬，握也。

高祖階其塗，光武攬其英漢書曰：沛公闕苑城南陽守儲降引兵西無不下者，爾雅曰：階，因也。攬，音曠。東魏漢記曰：鄧禹吳漢並南陽人。三略曰：主將之體務在攬英雄之心。

是以關門反距，漢德久長言居西而距東居東而距西故言反也。杜篤論都賦曰：是時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關門之反距。

用遷去危乘安謂太平也。魏人周召之儔，據鼎足焉，以庀匹王職史記曰：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輔武王又召公奭。姁姁氏成王時召公爲三公。漢書曰：夫三公鼎足之輔也。賈逵國語注曰：庀，由理也。

縉紳之倫，經論訓典，賦納以言漢書音義臣賈曰：縉，赤白色。紳，大帶也。周奇曰：摺插笏於大帶。周易曰：君子以經綸。國語曰：修其訓典。尚書曰：敷納以言。

是以朝無闕政，風烈昭宣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

於是乎鯁齒眉壽，鯁背之叟，皤皤然被黃髮者毛詩曰：以介眉壽。毛氏曰：眉壽，壽眉也。爾雅曰：皤，相與歌曰：一望翠華兮歲

建太常兮袞袞音第。○上林賦曰：建翠華之旗。歲，歲翠華。玄禮記注曰：袞，有虞氏之重也。有鑿和之節。

揔萬乘兮徘徊，按平路兮來歸萬乘見東京賦。毛氏詩傳曰：迴行。道通南陽。居故曰：來歸。毛詩曰：來歸自鎬。

豈不思天子南巡之辭者哉？遂作頌曰毛詩曰：豈不爾思。尚書曰：五月南巡狩。

皇祖止焉，光武起焉皇祖，高祖也。周易曰：應。應氏沒神農氏作。

據彼河洛，統四海焉河洛謂東都也。西部賦曰：嘗有意乎都河洛。

百世，位天子焉毛詩曰：文王于孫。本枝百世。

永世克孝，懷桑梓焉毛詩曰：永世克孝。又曰：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止。

真人南巡，覩舊里焉東魏漢記曰：光武征秦豐，幸舊宅，酈元水經注曰：日光武征秦豐，張衡以爲真人南巡，觀舊里焉。

宿下向而以前之此爲繁賦一略其別蜀吳亦甄同與三
返字多無以見人失言能以前大序相長發魏不魏意二都
爲以也當其之歷前事徵人意見稱短須三也背國是京立
歸一故處虛失舉人也實之在作爲詳看府吳略然推不局

三都賦序

左太沖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左思字太沖齊國人少博覽文史欲作三都賦乃設著作郎張載訪紙中事遂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疏之徵爲秘書賦成張華見而咨嗟都邑豪貴競相傳寫三都者劉備都益州魏蜀孫權都建業魏吳曹操都鄴魏魏思作賦時吳蜀已平見前贊文之是非故作斯賦以辨衆惑

劉淵林注三都賦成張載爲注魏鄴劉遠爲注吳蜀自是之後漸行於俗也

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善曰子夏詩序文也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善曰法言文也班固曰

「賦者古詩之流也」善曰兩部賦序文先王采焉以觀土風善曰禮記曰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鄭玄曰陳詩謂采其詩以觀視之見綠

竹猗猗於宜則知衛地淇澳於六之產善曰毛詩衛風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

善曰毛詩秦風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萋曰西戎版屋也故能居然而辨八方善曰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難蜀父老曰六合之內八方之外然相如賦上林而

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

京而述以遊海若凡此四者皆非西京之所有也假稱珍怪以爲潤色若斯之類匪啻矢于茲善曰茲此也假稱珍怪也

若斯珍之流不啻於此多尚書曰不啻如自其口出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爲藻飾

於義則虛而無徵蓋韓非所謂畫鬼魅易爲好畫狗馬難爲工之類且夫玉卮紙無當去聲雖寶非用善曰韓子堂溪公謂韓昭

此意稱作者
賦之實爲主
其詞以爲本
歸之訓實
則語皆實
矣此皆實
本旨一序

三賦以問
答呼應自
合亦伏開
意亦都遠
是發端語
且爲三賦
起綱語也
括字內正

侯曰今有白玉之厄無當有瓦
厄有當君寧何取曰取瓦厄也
侈言無驗，雖麗非經。善曰劉虞答丁儀刑禮書曰崇飾侈言欲其往來而論去者莫不詆丁訐許

其研精，作者大氏旨舉爲憲章。善曰墨子曰雖有訛訐之人無所依矣說文曰詆訐也訐面相序非也尙書序曰

積習生常，有自來矣。傳曰習實生常善曰左傳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余旣思摹蒲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

則櫓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善曰周禮曰外史掌四方之志鄭玄曰志記也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

倬長者，莫非其舊。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魁梧丘墟壯大何則？發言爲詩者，詠其所志也。善曰毛詩序

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善曰毛詩傳曰升高能賦可以爲大夫美物者貴依其本，讚事者宜本其

實。善曰釋名曰稱匪本匪實，覽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貢，虞書所著，辯物居方，周易所慎；

虞書曰禹列九州任土作貢定其肥瘠之所生也而聊舉其一隅，攝其體統，歸諸詁訓焉。

蜀都賦

左太冲
劉涓林注

有西蜀公子者，言於東吳王孫。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今臣侍在西蜀史記武王得仲雍會孫周章封之東吳漢書曰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博物志曰王孫

推敬之辭曰：『蓋聞天以日月爲綱，地以四海爲紀，九土星分，萬國錯峙；嶠函有

帝皇之宅，河洛爲王者之里。非日月無以觀天文非四海無以著地理故聖人仰觀俯察窮神盡微者必須綱紀也嶠函東西嶺也函函谷關也賈生過秦曰以嶠函爲宮星居也言周漢皆以河洛爲都邑善曰

是爲後兩地所封域倚書曰萬國威靈服侍靈曰星體生於地列居錯峙崔船河南尹箴曰唐虞商周河洛是居

提也出獨中勢都
見開險括獨
自地勢一第
敵先方次大
大段先方次大
乃寫第方次大
爲城也類而封
物產如附以地
虛相如法子
化來分寫
名段中地
所實爲主
方志之地開
左者前之圖
極時廣所至
之當廣所至
之當廣所至

於上世開國於中古廓靈關以爲門包玉壘而爲宇帶二江之雙流抗峨眉之重

阻。揚雄蜀王本紀曰蜀王之先名蠶叢指獲魚曼蒲澤開明是時人萌推唇左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上到蠶叢積三萬四千歲故曰兆基於上代也秦惠王討滅蜀蜀王封公子通爲蜀侯惠王二十七年使張若與張儀築成都城其後置蜀郡以李冰爲守地理志曰蜀守李冰鑿離堆穿兩江爲人開田百姓饗其利是時蜀人始通中國言語頗與華同故言開國於中古也蠶關山名在成都西南漢書界在前故曰門也玉壘山名也洩水出焉在成都西北岷山界在後故曰字也江水出岷山分爲二江經成都南東流經之故曰帶也揚雄蜀郡賦曰兩江其前峨眉山名也在成都南健爲界而之故曰抗也

水陸所湊兼六合而交會焉豐蔚所盛茂八區而菴藹焉。八區四方四隅也地理志曰巴蜀土地肥美有山林棗實之饒班固西都賦曰於前則跨躡健藹。壯臧枕藹焉。郊野之富號爲近蜀美其豐盛善曰六合已見西都賦長楊賦曰洋溢八區

交趾經途所互五千餘里山阜相屬含谿懷谷崗巒糾紛觸石吐雲。阜大山也巒小山而銳也水注川曰谿注靈曰谷善曰漢書志有健爲郡詳詞郡並屬益州又有交趾那屬交州轄寄也於蟻切春秋元命包曰山有含精藏雲故觸石而出也鬱葢。粉葢於以翠微。觸物魚巍巍以

峨峨干霄霄而秀出舒丹氣而爲霞。翠微山氣之輕縹也霞赤雲也嚴夫子哀時命曰紅霓紛其朝霞山澤氣通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爲霞而赫然也龍池瀉瀑。瀉池在朱提南十里地周四十七里瀉江在建寧有水道伏流數里復出故曰瀉江瀉谷日所出也瀉池瀉水沸之聲也公羊傳曰瀉泉者何瀉泉也瀉南子曰日出於陽谷浴于咸

浦。若濛汜似之涌波。龍池在朱提南十里地周四十七里瀉江在建寧有水道伏流數里復出故曰瀉江瀉谷日所出也瀉池瀉水沸之聲也公羊傳曰瀉泉者何瀉泉也瀉南子曰日出於陽谷浴于咸

池楚辭云日出於陽谷入于濛汜濛汜見西京賦於是乎叩竹緣嶺菌桂臨崖。宜旁挺龍目側生荔枝布綠葉之叢

山水之大者特為括出其詳略皆有恰當處

草木鳥獸先後各有其法安有接襲如下

萋結朱實之離離，迎隆冬而不凋，常曄曄以猗猗。芛竹出與古盤江以南竹中實而高節可以作杖，藥本草經曰菌桂出交趾，圍如竹為葉，通使一曰

菌蘇也，葉曰蔥，根曰蕭，南齊志曰龍荔，根枝生朱堤，南廣縣建為樂道，縣隨江東至巴郡，江州縣往往有荔，枝樹高五六丈，當以夏生，其樹赤可食，龍眼似荔枝，其實亦可食，平竹菌桂，龍眼荔枝皆冬生，不枯，覆茂於山林，善曰王逸荔枝賦曰：綠葉素葉，又曰朱實叢生，孫卿子曰：松柏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蹙，躑躅猗猗已見西都賦。

孔翠羣翔，犀象競馳，白雉朝雛，猩猩生夜啼，金馬騁光而絕景。

碧鷄儻忽而曜儀，火井沈熒於幽泉，高燭飛煽於天垂。孔孔雀也，翠翠鳥也，孔雀特出，永昌南涪縣，翡翠常以二月九月羣翔，與古十

餘白雉出，永昌猩猩生，交趾封溪，似猴人面，能言，語夜聞其聲如小兒啼，春秋傳曰：豕人立而啼，服于慎曰：啼呼也，淮南子曰：猩猩知往地，理志曰：金馬碧雞在越，稽甯蹄縣，馬同山，漢宣帝時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以醮祭而置也，宣帝使諷諱大夫王褒持節而求之，獲道病卒，竟不能致也，蜀郡有火井在臨邛縣西南，火井鹽井也，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須臾許，隆隆如雷聲，燭出，通天光，輝十里，以箭盛之，接其光而無炭也，煽熾也，善曰：廣雅曰：熒光也，說文曰：燭，火燭也，音豔，天垂，天四垂也。

其間則有琥珀丹青，江珠瑕英，金沙銀礫，歷符采彪炳，暉麗灼灼。

皆出越，越郡瑕玉，屬也，揚雄蜀都賦云：瑕英江珠，永昌有水出，金如燕在沙中，與古盤江山出，銀符采玉之橫文也，灼燁，燁色也，善曰：博物志曰：虎珀一名江珠。

於後則卻背華容，北指崑崙，綠

以劍閣，阻以石門。華容水名在江由之北，揚雄蜀都賦曰：北闕崑崙，劍閣谷名，自蜀通漢中道一

湯，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即之雲昏，水物殊品，鱗介異族，或藏蛟螭，或隱碧玉，

嘉魚出於內穴，良木攢於襄谷。有鱗曰蛟，蛟蛟水神也，一曰龍也，相如上林賦曰：蛟龍赤鱗，善玉謂水玉也，尸子曰：龍淵生玉，芙蓉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三月取之。

丙地名也，襄中縣南口，斜谷水源在北，南流經襄中，故北口曰斜南口，曰襄同一谷耳，長四百七十里，襄斜出，其材漢書曰：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善曰：枚乘七發曰：波湧而瀉，起橫奔似雷，行在豫益州，記曰：嘉魚鱗似鱗魚。

蘭棖，桂，杞，檮，檟，椅，其，桐，櫻，枒，邪，檉，八，樅，松，榿，楠，幽，藹於谷底，松柏蒼鬱於

該飛走何等較妙

此段既詳及連兼見民風變化不筆法變局

孫評文選 卷一

山峯。木蘭大樹也葉似長生冬夏榮常以冬華其實如小柿甘美南人以爲椹其皮可食揚雄蜀都賦曰樹以木蘭椹桂木桂也傳曰杞梓之木楮大木也詩曰其桐其楸楸出蜀其皮可作繩履楸似松有刺也椹柏葉松身椹梅二樹名皆大木也

修幹，竦長條，扇飛雲，拂輕霄，羲利假道於峻岐，陽鳥迴翼乎高標。言山水之高也善曰楚辭曰日御謂之羲和左傳曰假道於虞春秋元命包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鳥鳥者陽精巢居栖翔，聿兼鄧林，穴宅奇獸，窠宿異禽。鄧林名也廣雅曰鄧林已

見西。熊羆咆，交步其陽，鵬鷖鴻，聿其陰，猿穴，騰希而競捷，虎豹長嘯而永吟。謂其形如鵬皆

驚鳥也故飛曰驚鳥累百不如一鵲鵲疾貌也善曰楚辭曰虎豹鬪兮熊羆咆說文曰咆嘯也毛詩曰鸛鳴長風春秋元命包曰猛虎嘯谷風程杜爲連珠曰長吟永嘯

外負銅梁於宕渠，內函要害於膏腴。銅梁山名宕渠縣名銅梁在巴東宕渠在巴

其中則有巴菽巴戟，靈壽桃枝，樊以葑圃，濱以鹽池。巴菽巴豆也巴戟巴戟天也靈壽木名也出

杖樊蕃也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葑草名也亦名土茄葉覆地而生根可食人飢則以繼

潛龍蟠於沮澤，應鳴鼓而興雨。輔峽鳥名也如今之所謂山鷄其雄色斑雌色黑出巴東龍又沮有萊澤也巴

東有澤水人謂有神龍不可鳴鼓鳴鼓其傍即便雨也善曰李尤七嘆曰龍靈

被其阜，山圖采而得道，赤斧服而不朽。涪陵丹輿二縣出丹砂丹砂出山中有穴尚書禹貢曰厥土赤埴巴

知所如赤斧巴人也龍煉丹砂與消石服之身護毛髮靈赤皆古仙者也見列仙傳善曰

毛髮詩傳曰黼赤貌也鄭玄尚書注曰黼赤也班固終南頌曰靈房溜其鏡郁毓盛多也

其武，奮之則資旅，翫之則渝舞，銳氣剽於中葉，躡躡容世於樂府。善曰廣雅曰悍勇也應邵風俗通曰巴有

其武，奮之則資旅，翫之則渝舞，銳氣剽於中葉，躡躡容世於樂府。

分所或此沒所正紋
說無爲方其者次
故彼有之實者各
須之有也方不

名也總此所正乃封
以不點前百同謂之域
此言及近遠各總之內
地知也也方言

人劉勇高祖爲漢王時閩中人范目說高祖募取襄人定三秦封目爲閩中慈旻郡侯并復除目所發襄人盧朴嘗那度夕臨七絃不供租賦閩中有渝水登人左右居說策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令樂府習之揚雄荊州箴曰風騷以傳靈鏡以剛毛詩曰昔在中葉漢書曰武於西則右挾岷山涌瀆發川陪以白狼夷歌成章明帝時作詩三章以頌漢德益州刺史

朱輔驛傳其詩奏岷山岷山在安都縣臨岷山大也其形類蹲鶴故皇王孫曰交讓所植蹲存鷓所伏文讓木名也兩樹對生一樹枯則一樹生如是歲更終不俱生俱枯

也出岷山在安都縣臨岷山大也其形類蹲鶴故皇王孫曰百藥灌叢寒卉冬馥異類衆夥于何不有

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鶴至死不飢善曰蹲鶴茂盛貌

其中則有青珠黃環碧碧芒消或豐綠萇或蕃丹椒稟蕪布護於中阿風

連蕤蔓於蘭皋紅葩紫飾柯葉漸苞敷藥蕨蕪落英飄飄青珠出蜀郡平澤黃蠶出蜀郡

箭嶽萬其梁州厥實馨石芒消出蜀郡廣陽山綠萇辛夷蕪蕪管香草也蕪蕪出岷山晉陵山風連出岷山一曰出廣都山岷山特多

適草其椒尤好異於天下漸苞相苞蕪而長也再曰草木漸苞柔者或謂之華或謂之實一曰花髮頭點也楚辭曰採薜荔之落英英神

農是嘗盧耐是料芳追氣邪味蠲癘瘡不和之氣也瘡亦頭病也周禮四時皆有癘疾春多瘡首之疾漢

書相如常有瘡病善曰淮南子曰神農乃始教人播種五穀嘗百草之滋味史記曰饑中庶子謂扁鵲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醫病不以湯液

博演以潛沫蓋浸以縣維禹貢梁州云滄溟既道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縣入穴中通閬山下西南滄

水經其中曰沫水水潛行曰演此二水伏流故曰演以潛沫沫水在縣竹縣出紫巖山維水在上維縣出桐栢山周禮曰揚

州其浸五湖言益州之有縣維猶揚州之有五湖故曰浸以縣維也潛沫縣維四水所經本皆蜀郡故昔謂之封域之內也溝瀆脈

散疆里綺錯黍稷油油稷稻莫莫指渠口以爲雲門灌漑池而爲陸六澤雖

星畢之滂淹滂度尙未齊其膏液廣深四尺爲溝倍溝爲道左氏傳曰先王職理天下謂地勢縱橫之宜也莫莫

樹及田園
居爲下
邑法一
文法草
貫穿木
不犯前
果蔬重
絕力融
使然化
筆至秀
點綴生
姿

此段總言
已爲下安

孫評文選 卷一

雲門也流貌詩曰滄池北流浸彼稻田蔡邕曰凝雨曰陸尚書洪範曰星有好雨月失道而入畢則多雨詩曰月
離于畢揮滂濈矣善曰鄒玄周禮注曰黃帝樂曰雲門言黃帝之德如雲之出門也然此唯雲門之名不取樂也爾乃邑居隱

脈之夾江傍山棟宇相望桑梓接連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隱蓋也賑富也梓木名可以爲琴瑟蜀都

臨邛縣江陽漢安縣皆有鹽井巴西充國縣有鹽井數十大曰柘小曰橋魏爲南安縣出黃甘橘地理志曰西有鹽泉鑄冶橋林銅陵其園則有林檎枇

杷橙柿棹椰椰棹檉亭移心桃函合列梅李羅生皆菓名也林檎實似赤棗而小味如梨枇杷冬華實實本出蜀

山桃百果甲宅拆異色同榮朱櫻春熟素柰夏成善曰周易曰百果草木皆甲拆鄭玄曰木實曰果皆

火亞切漢書叔孫通曰古有春嘗果令櫻桃熟可嘗也素柰白棗也王逸荔枝賦曰酒泉白棗若乃大火流涼風厲白露凝微霜結詩曰七月流火禮記

曰白毛詩傳曰火大火也流下也毛詩紫梨津潤檉栗罇發蒲陶亂潰胡若榴競裂甘至自

零芬芬酷毒苦烈詩云樹之檉栗傳曰檉栗棗條髮栗皮拆罇而發也甘至言熱也善曰西京雜記曰上林有紫梨郭瓌上

淑郁榛其園則有蒟蒻俱蒟蒻菜莢瓜疇芋子區甘蔗之辛薑陽齒許陰敷蒟蒻也綠樹

與稱同酒澆食之蜀人珍焉菜黃一名蔬也嗜者界埒小畦隙也揭雄太元經曰陽區萬物言陽氣區照生萬物也陰敷發生於陰也日往

菲薇月來扶疎任土所麗衆獻而儲任土任其土地所生也尚書所謂任土作貢也易曰百穀草木麗乎土其沃瀛益則有攢官在

蔣將叢蒲綠菱紅蓮雜以蘊藻綵女以蘋蘩楚辭曰倚沼畦瀍王逸云瀍澤中也班固以總莖坭坭

乃寔於葉蓁蓁蓁蕢實時味王公羞焉坭坭菜盛茂貌也詩曰爾肴既將傳曰苟有明信調糗烝之

醴乃寔於葉蓁蓁蓁蕢實時味王公羞焉坭坭菜盛茂貌也詩曰爾肴既將傳曰苟有明信調糗烝之

飲田避見
本矣用取
古察正筆
一如氣呵
成如氣呵

遂及城市
此下都大
正蜀之土
蜀是之先
此會也宮
官居邑先
室次以俗
向之誇美

葦雜葉從並又曰桃之天天其葉
其中心則有鴻儔鵠侶，鶯鶯鶻鶻，胡
晨冕且至，候鴈銜蘆。皆水鳥

落南翔，冰泮北徂，雲飛水宿，呀吭，清渠。其深則有白龜命鼈，玄纈上祭，鱣鮪

魚鱣，鱣鮪，鱣鮪，鱣鮪。木落者葉落也。木葉落秋時也。冰泮春時也。春曰淮雨，子曰木葉落而長年悲家語曰冰泮

相忘於江湖，善曰毛詩。於是乎金城石郭，兼巾中區，既麗具崇，實號成都。金石言堅也。故朝帝曰神

關二九之通門，畫方軌之廣塗，營新宮於爽塏，擬承明而起廬。漢武帝元鼎二年立成都

雲中，開高軒以臨山，列綺牕而瞰江。湯城蜀門名也。善曰淮南子曰延閣樓道高軒室左右長廊之有滌

內則議殿爵堂，武義虎威，宣化之闕，崇禮之闕。議殿爵堂殿堂名也。武義虎威二華闕雙觀，重

門洞開，金鋪交映，玉題相暉。金鋪門鋪首以金爲之玉題以玉爲之孟子曰揆題敬尺搢雄曰旋

直入達，里閤汗對出，比屋連葺，千廡萬室。開里門也。管子曰開閉不可以無固虛筮與高固里班固

亦有甲第，當衢向術，壇宇顯敞，高門納駟。

密班與桓生書曰伏孔氏之軌躅首義曰三輔說牛蹄處
爲闕爾雅曰八達謂之崇期孫炎曰崇多也多道會期於此

由甲及帝先
帝第次所居
之貨次所居
之貨次所居
之貨次所居
之貨次所居
之貨次所居
之貨次所居
之貨次所居
之貨次所居
之貨次所居

孫評文選 卷一

衙道也楚辭九章曰燕雀烏鵲巢椋兮王逸曰椋猶堂也漢子公高其門使容駟馬高蓋此言
甲第高門可以納駟善曰西京賦曰北闕甲第當道直啓李尤高安館銘曰增臺顯敞禁室靜幽

匪葛匪姜，疇能是恤？疇誰也善曰蜀志曰諸葛亮為丞相又曰姜維初為亮食曹魏積選為大將軍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會，萬商

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罪呼貨山積，纖麗星繁。少城小城也在大城西市在其中也都人士女，核服靚

才糲，賈音買，帶直例，鬻，錯縱橫，異物崛詭，奇於八方，布有幢華，麵有桃榔，

耶。印杖傳節於大夏之邑，蒟醬流味於番禹之鄉。蘇林曰衫服謂蓋服也張揖曰說謂粉白黛黑也據貯也種華者樹名種其花

柔嘉可績為布也出永昌梳櫛樹名也木中有層如翅可食與古張審傳曰臣在大夏時見印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入曰晉買人往
市之身緜國身緜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南越傳曰使唐虞讓曉南越食蒙以蒲葢蒙問所從來答曰西北梓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

故漢書曰盛綺醫竹杖則開特特越傳也項竹杖以節為奇故曰傳節也善
曰都人士女已見西都賦漢書曰富商大賈或博財八方已見上三部序

衍相傾，誼譁鼎沸，則曉江聒宇宙，鬻塵張天，則埃盪隴靈。叛亂也莊周曰何費

蔡邕月令章句曰冠首飾也帶大帶所以束身也司馬彪註子注曰叛衍猶漫衍也國語管子曰四人維處則其言隨說文曰聒詭
語也文字曰四方上下曰字說文曰宙舟與所極覆也西都賦曰軌埃壘之混濁楚辭曰角宿未且瀾靈震歲廣雅曰灑灑白日也

闐之裏，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二筒，篋盈金

所過。闐市巷也闐市外內門也具錦錦文也諫周益州志云成都織錦既成濯於江水其文分明勝於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也黃

毛詩曰百室盈止古詩曰札札弄機杼毛詩曰窈窕兮是具錦也

修修隆富，卓鄭埒名，公擅山川，貨殖私庭，藏鑑九巨萬，

鑑兌，攏規兼呈，亦以財雄，翕習邊城。漢書貨殖傳曰蜀卓氏之臨邛公擅山川銅鐵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人之

既既居人
送及風俗
文勢一片
接下以風
俗言

先安次略
田見其略
各見其略
事以爲繁
點也切實
俱見地名
充見地名
安見地名

亦數百人鑿鑿貫也殖貨志曰藏強千萬揚雄方言云紙覆載也梁在之間木爲器曰鑿製爲帛曰搜兼呈者皆有管隸至擬於王者
亦以財雄猶班壹以財雄邊城也漢書班氏敘傳當季黑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以臨卽是蜀郡之邊縣故云邊城善曰
鑿管于
三蜀之豪，時來時往，養交都邑，結儔附黨。
三蜀蜀郡廣漢犍爲也本一蜀國漢高祖分置廣漢漢武帝分置犍爲善曰孫卿子曰偷合苟容以持祿養儔

據談戲論，扼腕抵掌，出則連騎，歸從百兩。
傳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以言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皆談說之客也百兩乘也詩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善曰漢書曰揚雄口吃不能劇談連騎已見西京賦

御嘉賓。
揚雄蜀郡賦曰其俗迎春送冬百金之家千金之公善曰楚辭曰吉日兮良辰曹植送引曰置酒高殿上毛詩曰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鮮以紫鱗，羽爵執競，絲竹乃發，巴姬彈弦，漢女擊節。
鮮魚鱗也詩云炮製鑿巴姬漢之美人猶衛之雅質蔡之幼女善曰毛詩曰着核維旅御玄

起西音於促柱，歌江上之臙蔡，厲紆長袖而屢舞，翩躚躚以
曰香氳臙也核桃梅之屬也左氏傳楚共王有巴姬禍與核義同

交商裔。
昔周昭王涉漢中流而頤其右李遊靡極王遂卒不復還周乃侯其子于西翟實爲長公楚徒宅西河長公思

引滿相罰，樂飲今夕，一醉累月。
言頻飲也善曰東方朔六言詩曰合儻促席相娛漢書曰趙李侍中皆引滿舉白毛詩曰今夕何夕又曰一醉日當

卻公之倫，從禽于外，巷無居人，並乘驥子，俱服魚文，玄黃異校，結駟續紛。
王孫也

貨殖傳曰卓王孫田宅射獵之樂繼於人君邵公家俠也揚雄蜀郡賦曰若其漁弋邵公之徒相與如平巨野羅車百乘觀者萬處服箭服
詩云象弭魚服善曰周易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毛詩曰叔于田巷無居人桓子新論曰善相馬者曰薛公得馬惡貌而正走名隲子周禮

六版成校有左右巷
西踰金隄，東越玉津，朔別期晦，匪日匪旬。
金隄在岷山都安縣西隄有左右口當成都之東也揚雄羽獵賦前曰邪界虞淵後曰浮彭蠡張衝羽獵前曰逐息颯需後曰勞許公子其隅道里遠迥非一日

所游金堤玉津東西分行所欲經營亦非一所其間悠遠故曰朔別期晦也若云一月之中乃能周不徧以旬日者也
蹴六蹈蒙

籟，涉躡寥廓，鷹大倏眸，隼羅絡幕。倏，疾速也。羅，羅鳥獸網也。絡，絡繩張之貌也。善曰：蒙獵已見南都賦。桓桓新語曰：道路皆蒿草，蒙羅狼藉于雲賦曰：倏俯俯。毛

羣陸離，羽族紛泊，各翕響揮霍，中網林薄。毛羣獸也。羽族鳥也。陸離，分散也。紛，泊，飛薄也。翕，響揮霍，奄忽之間也。屠麋京，麋，翦旄

塵，帶文蛇，跨彫虎。其勇也。尸子曰：黃伯云：余左執太行之麋，而右搏彫虎。善曰：越人衣文蛇。志未騁，時欲晚，追

輕翼，赴絕遠。出彭門之闕，馳九折之坂，經三峽之崢嶸，躡五岬之蹇澹。岬，山都安縣立如闕。號曰彭門。揚雄蜀都賦曰：彭門鴻岬。九折，坂在漢壽嚴道縣。岬，山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相去可二十丈左右，其高入謂之峽。江水過其中，五岬山名也。一山有五岬，在越巂當犍為南安縣之南也。揚雄蜀都賦曰：五岬參差。善曰：楚辭曰：下崢嶸兮無地。子虛賦曰：羣

獸曰羣，載食鐵之獸，射噬毒之鹿，昂拍拍格切，胡了切。當爲獬廌，于氓於黃，堯於草，彈言鳥於森木。翁獸毛

過毒龜，掘謂龜人也。言鳥鸚鵡之屬。皆出南中文。立蜀都賦：虎豹之人。善曰：方言曰：噬食也。博物志曰：江漢有龜人，能化爲虎。說文曰：拍拍也。漢書音義

也。漢書音義。拔象齒，戾結犀角，鳥鏃札，翮獸廢足。鏃，飛鳥鏃。羽走獸廢足，不能行也。善曰：淮南子殆而竭

來相與，第如滇町池，集于江洲，試水客，臝輕舟，娉江裴與神遊。竭也。去第且也。相如傳曰：滇池在建寧界，有大澤水，周二百餘里。水午深廣，午滿狹，似如倒池。故俗云：滇池。江洲在巴郡揚雄蜀都賦曰：分川並注。合乎江洲。滇池，江洲非一處也。今連之者，說或有在滇池時，或在江洲時，無有常也。應劭曰：鑿正也。一曰：南方俗謂正船迴濟處爲纒項。羽傳曰：鳥江亭，長

籟船待羽江，娶二女，游於江濱，逢鄭交甫，挑之不知其坤女也。遂解

琴與之交甫，悅受珉而去。數十步空懷，無珉女亦不見。語在列仙傳。

吹洞簫，發權謳，感鐔魚，動陽侯。洞簫，長簫無底也。王褒所頌者也。漢元帝能吹洞簫，備詠鼓。權，魚名。魚出總章曰：權。已見西都賦。陽侯，已見南都賦。騰波沸涌，珠貝汜浮，若雲漢含星，而光耀洪流。

管子曰：若江湖之人，求珠貝者，

斯宇約上

也。一總生色

說得極醇

及水嬉之

事分出水 降層亦是 句法在句 常法在句 而挺按務 及水嬉之

及者言山之朝市借前人之語以為言見勝都之獨不勝人兩字然者與之傳人出文之所傳人所為之重更寫歸精以彩何末之理官

也善曰相貝極曰素質紅英謂之珠貝將饗獠者張帟幕會平原酌清醑割芳鮮飲御酣賓旅旋車馬

雷駭轟轟闐闐若風流雨散漫乎數百里閒乃獵獵也帟平帳也周禮曰田則張幕設帟月令曰躬耕帝籍反

日既載清醑毛其時曰醑酒也斯蓋宅土之所安樂觀聽之所踴躍也焉獨三川為世朝市若乃卓犖

角呂奇譎倜儻罔已一經神怪一緯人理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天帝運期而會

昌景福胥筆饗而輿作碧出襄弘之血鳥生杜宇之魂妄變化而非非常羌見偉於

疇昔張儀曰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昌慶也言天帝於此會慶建福也莊周曰稷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

善曰降丘宅土劉向雅琴賦曰魏聽之所至乃知其美也漢書音義章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上林賦曰朕饗帝焉近則江漢

炳丙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瞻若君平王褒韞擘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幽

思絢道德擣藻揆天庭考四海而為儔當中國葉而擅名是故遊談者以

為譽造作者以為程也法言故曰幽思絢道德也鄭玄曰文章成謂之絢漢武帝讀相如子虛賦而善之吾獨不得與此

人同時哉元善王褒所作甘泉洞簾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之揚雄奏羽獵賦天子異焉又云班固述雄傳曰初擬相如賦賦黃門故

曰舍章可貞馬衍德誥曰沈情幽思引六經之精微毛詩曰昔在中葉戰戰兢兢日夕遊諒之士無敢自進於前也至乎臨谷為塞因山為障峻阻陸縯均劣長

城豁險吞若巨防蘇秦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瑛那北有渤海西有清河所謂四塞之國也史遷述蒙恬傳曰據河為塞大曰隄小曰陞云峻嶺之隘視長城者陸垺也鄒深貌也戰國策曰齊有長城巨防足以為塞也

歸承在此
一點出矣
用一寫詞
登承詞深
故其詞抑
揚其詞抑
一結穴也

賦中蜀客
加分兩中
亦分兩中
氣亦地後
賦亦地後
蜀亦地後
吳亦地後
土亦地後
著亦地後
能亦地後
先亦地後
折亦地後
東亦地後

人守隘，萬夫莫向。善曰淮南子曰：「人守隘，千夫莫向。」公孫躍馬而稱帝，劉宗下輦而自王。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扶風人也。王莽時為導江卒，更始立，述恃其地險，眾附，遂自立為天子。蜀志曰：「先主姓劉，諱備，漢王勝後也。益州牧劉璋使人迎先主，令討張魯。先主遂進圍成都，璋出降。先主即皇帝位，備漢後故曰宗。」由此言之，天下孰尚

故雖兼諸夏之富有，猶未若茲都之無量也。論語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國。」曰：富有之謂大業也。又論語曰：「惟酒無量。」

吳都賦吳都者蘇州是也後漢末孫權乃都於建業亦號吳

左太冲
劉淵林注

東吳王孫轅然而哈魏大矣貌莊周云齊柏公驥然而笑楚人謂相笑為哈楚辭曰：「衆兆所哈。」善曰：「轅，勅忍切。哈，呼來切。」曰：「夫上圖景宿，辨於天

文者也，下料物土，析於地理者也。謂天垂其象而分野形地以別土而區域殊。料度也。善曰：「文子曰：「天道為文，地道為理。」古先帝代，曾覽八

紘之洪緒，一六合而光宅，翔集遐宇，鳥策篆素，玉牒石記，鳥聞梁岷，有陟方之館，

行宮之基歟？淮南子曰：「九州外有八澤，方千里，八澤之外有八紘，亦方千里，蓋八紘也。一六合而光宅者，井有天下而一家也。說文曰：「牒，札也。石記，刻石書傳記也。鳥安也。梁州也。岷，岷山皆蜀地也。書云：「舜陟方謂南巡守也。光武紀云：「濟陽有武帝行過宮，善曰：「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高誘曰：「四方上下為六合。尚書序曰：「光宅天下。鳥策，鳥書於策也。春秋：「運斗樞曰：「黃龍負圖出，置帝前。鳥文，漢書首義曰：「大象處書，鳥書是也。鄭玄禮記注曰：「突簡也。篆，素篆書於素也。揭，雄書曰：「齊油素四尺。東觀漢記曰：「封禪其玉牒，石紀號也。天子行所立名曰行宮。陟，升也。方道也。巡，祥謂舜也。」而吾子言蜀都之富，禹同之有，璋其區域，

美其林藪，矜巴漢之阻，則以為襲險之右，徇躡鷗之沃，則以為世濟陽九，齷齪而

筭，顧亦曲士之所歎也，旁魄而論都，抑非大人之壯觀也。吾子謂西蜀公子言蜀地富饒及馬同之所有也。璋美也。蜀都賦云：「左綿巴中。」

美其林藪，矜巴漢之阻，則以為襲險之右，徇躡鷗之沃，則以為世濟陽九，齷齪而筭，顧亦曲士之所歎也，旁魄而論都，抑非大人之壯觀也。

如此起法
便與前賦
不同此賦
亦變換之
文

彼得劉宗
破家自王
此云諸葛
發相對照
極有針線

前牛大地
段敘吳後
之廣後地
半吳俗之
繁華與以
未段總呼
與首段呼
大為一篇
才出東吳
追謝開國
之由標出
大自標出
衆包楚道
凡非特昔
日之吳故

百濮所充緣以劍閣阻以蜀門狹其險也洵營也亡身從物曰向奪物示人亦曰向卓王孫曰吾聞嶺山之野下有毋焉至死不仇三年不收其形如雞鳴故號也越傷郡縣馬山有金馬碧雞之神巴漢之阻巴郡之扞關也漢中廣漢其路由於劍閣鑿劍也易無妄曰災氣有九陽陰陽四合為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陽既故云百六之會王孫官公于徇其土地自生歸魂可以救代飢偷度陽九之厄漢書律歷志具有其事圖經好青局小之貌曲謂僻也言算量蜀地亦是曲僻之士勞魂取寬大之意王孫謂寬大之意論西都也善曰揚雄城門校尉箴曰盤石唐世鑿險重固漢書酈食其曰其將趨鯁好苛禮鯁楚角切文子曰曲士不可言至道莊子曰將勞穉萬物以為一司馬彪曰勞穉猶混同也禮與魄同鳥賦曰大人不曲何則土壤不足以攝生山川不足以周衛公孫國之而破諸葛家之而滅茲乃喪亂之丘墟顛覆之軌轍安可以儷辰王公而著風烈也

志曰漢末諸葛亮輔劉備而為臣都於蜀終於魏將蜀及所平屬著也凡天下存亡唯繫乎人然強弱有常勢利皆有常地必有不可守之土不可與之國矣易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善曰漢武柏梁臺衛尉詩曰周衛交戟禁不時毛詩曰喪亂弘多呂氏春秋燭過曰子晉諫而不聽故吳為丘墟毛詩序曰閔周室之顛覆奢靡也尙書周曰弊化奢靡風烈已見南都賦

翫其磧礫而不窺玉淵者未知驪龍之所蟠也習其弊邑而不覩上邦者未知英雄之所躔也噴噴淺水見沙石之貌玉淵水深之處美玉所出也尸子曰龍淵生玉英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且歷切韻音羅左氏傳曰雷州呀曰弊邑與陳蔡從上邦猶上國也方言曰歷歷行也子獨未聞大吳之巨麗乎且有吳之開國也造自太伯宣於延陵蓋端委之所彰高節之所興建至德以勑洪業世無得而顯稱由克讓

以立風俗輕脫躡於千乘若奉土而論都則非列國之所缺望也戰國策曰黑齒影顯大吳下讓延陵季子辭國而不處遂化刑靈之方與華夏同風二人所與左氏傳曰太伯端委以治端委禮衣貌謂冠袖長而裳齊委至地也孔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人無得而稱焉善曰端委至德太伯也高節克讓延陵也左傳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遂讓不受史記曰壽夢欲立季札讓不可乃立諸樊也漢書武帝曰吾去妻子如脫屣耳聲類曰躡或為難說文曰躡躡也亦所解切諸侯故言千乘之國論語曰導千乘之國漢書曰上欲王虛綰為羣臣缺望巨瑣曰缺謂相缺而怨望也缺音決

海島中陸地
亦賦洲地
廣言更接
列化一凡
神連段上
列異成
廣言更接
列化一凡
神連段上
列異成

爾雅曰大波為淵魚鳥聳耳，萬物蠢生，芒芒黥黥，慌罔奄歎，神化翕忽，函幽育明。窮

性極形，盈虛自然，蚌蛤珠胎，與月虧全。巨鼈鼻，首冠靈山，大鵬續翻，翼若

垂天。振盪汪流，雷抃重淵，殷動宇宙，胡可勝原？蘇劬也。罔奄，絕遠貌。奄，歎去來不定之意。翕忽，疾貌。函幽，青明皆謂珠玉光耀之狀也。窮性極形，物皆極

之也。呂氏春秋曰：月望則蚌蛤實，月晦則蚌蛤虛。列仙傳曰：龜蓋萊山而抃滄海之中，最風用力壯貌。莊子曰：北溟有魚名鵬，化為鳥，怒

而飛，翼若垂天之雲。鵬之將徙於南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九萬里，示振盪之狀也。汪流水深貌。其聲勢之不可勝，蓋也。淮南子曰：虛

廓生宇宙，宙生天地者也。嘗曰：琴乳衆聲也。煙蒼云翠不聽也。魚幽，切取牛乙切。杜篤，論都賦曰：蠢生萬類，蠢蠢不可勝計。既切春秋保

乾闥曰：日以圓照，月以虧全。宋均曰：全，十五日時也。列子：夏革曰：渤海之東曰歸墟，其中有五山焉。帝命禹強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五山

時而不動。玄中詔曰：鼈巨龜也。西京賦曰：巨靈負風，王逸楚辭注曰：鼈，手曰卦音下。島嶼，序。縣，邈。洲，渚。馮，平。隆，崇。曠，瞻。迢，遞。迴，眺。冥，蒙。珍，怪。

麗，奇。隙，充。徑，路。絕。風，雲。通。洪，桃。屈。盤。丹，桂。灌。叢。瓊，枝。抗。莖。而。敷。藁。珊，瑚。幽。茂。而。玲

瓏。島海中山也。嶼，海中洲上有山石貌。武荅海賦曰：覽島嶼之所有，綿邈廣遠。說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曠，瞻，迢，遞，謂島嶼也。馮，隆，高

之徒，因風雲以交通。水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風盤，三千里，桂生蒼梧，交趾合浦以南山中所在，叢聚無他雜木也。其枝

葉皆辛木，叢生曰瀟瑣，樹生其華，藥仙人所食，令人長生。楚辭曰：精瑣，藥以為糲，蓬萊三山，神仙所居，故宜有焉。漢書歌曰：上蓬萊，咀瑣，瑣，瑣，樹赤色，有枝無華，扶南傳曰：瑣海中，有盤石，瑣瑣，其上玲瓏，明貌。香曰：後漢書，陽山碑曰：增岡重阻，列真之宇，玉

堂對霄，石室相距。藹藹翠幄，嫋嫋素女，江斐於是往來，海童於是宴語，斯實神妙

之響象，嗟難得而翫縷。玉堂，石室，仙人居也。海童，海神童也。吳歌曲曰：仙人齊持何等前，海童爾雅曰：嗟，楚人發語。端

玉堂，鄭玄禮記注曰：堂前有承露列仙傳曰：赤松子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譙，盛貌。徐幹，齊都賦曰：翠，纏浮，纏，著曰：爾雅，美也。叔

鳥切。史記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神異經曰：西海有神童，乘白馬出，則天下大水。王延壽，王孫賦曰：嗟，難得而翫，縷，力也。叔

爾

草木以竹後
兼及竹果
二段分就
吳中皆產
諸地及交
以爲奇偉
苑以爲林

乃地勢坳圯，卉木馭蔓，遭數爲圃，值林爲苑。異莠蘆薹，夏暉冬蒨，方志所辨
中州所羨。地之自然不復假人功爲園圃也。爾雅曰：藜藿也。蘆華也。數藹華開，貌南土草木通于冬生，故曰藜藿。曰：鷓鴣賦曰：塊乳
無垠，塊鳥耶切。比鳥八切。廣雅曰：藜長也。鳥荖切。麥栲瓜切。爾雅曰：藜菜。
也。郭璞曰：落猶藜，藜亦草之貌也。藜與落同。庚俱切。藜與藜同。無俱切。

海苔之類，綸組紫絳，食葛香茅。侯莫石帆水松，東風扶留。異物志曰：藜香交趾有之。豆藜生交趾，其根似石，以爲藜。一名廉薑。生沙石中。薑類也。其累大辛而香，削皮以黑梅并鹽汁漬之，則成也。始安有之。藜類也。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

如石，以爲藜。一名廉薑。生沙石中。薑類也。其累大辛而香，削皮以黑梅并鹽汁漬之，則成也。始安有之。藜類也。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
吉所謂藜，非一也。江蘇香茅也。楚辭曰：麗江蘿海苔。生海水中。正青，乾之則紫。色陸海常獻之。絲絳草也。出臨賀郡。可以染食。葛蔓生與山葛同根，特大美
似組。東海有之。紫紫菜也。生海水中。正青，附石生，取乾之則紫色。陸海常獻之。絲絳草也。出臨賀郡。可以染食。葛蔓生與山葛同根，特大美
於芋也。豫章開種之香茅，生零陵石帆。生海嶼石上。草類也。無葉高尺許，其華離姿，相貫連，雖無所用，然異物也。死則浮水中。人於海邊得
之，希有見其生者。水松，藥草。生木中。出南海。交趾東風，亦草也。出九真。扶留藤也。緣木而生。味辛，可食。檳榔者，斷破之長寸許，以合石，質灰
與檳榔并咀之口中，赤如血。始興以南，皆有之。善曰：藜音納。寇火豆切。藜音謂綸。古頑切。

白蒂，銜朱蕤，鬱兮菘茂，擘兮菲菲。光色炫晃，芬馥肝饗，職貢納其包，離騷詠其
宿莽。布護通謂蘆，不絕貌。蘆，綠布藤上。貌。將歷分布，覆被貌。許氏詁字曰：岳，隙隔而山之節也。抗，搖也。帶花本也。非菲花美貌也。也。重之是故，既包蘆而又纏結之一曰：蘆，芥也。爾雅曰：卷，飽草。拔其心，草木華垂貌。肝，禮已見。蜀郡賦：食絲出也。岳音節。苞以稅，稅菘，誰善曰：毛莨，詩傳曰：抗，動也。淮南子曰：草木之句，而衡翠賦：實說文曰：藜，草木華垂貌。肝，禮已見。蜀郡賦：食絲出也。岳音節。苞以稅，稅菘，誰

木則楓柙，甲櫟樟，枳欄枸，古棗，懸杭柘，櫨文樓，楨檀，平仲，裙樞，松梓，古度，楠
榴之木，相思之樹。楓柙，皆香木名也。櫟，樟木也。異物志曰：枳欄，樓也。皮可作索，拘樞，樹也。直而高，其用與柘欄同。枳欄，出武陵山。柘，檳出廣州。水蘇，樹高大，其實如酒杯。皮薄，中有如絲綿者。色正白，破一實，得數斤。廣州日南交趾

木與竹果
三層別發
附之以爲
附之更見

從林木中
分出其上
其下兩層
統括無遺

合浦皆有之杭大樹也其皮厚味近苦澀潤乾之正赤煎統以藏藥果使不爛敗以增其味豫章有之栲樹二木名文木也材密紋無理
色黑如水牛角日南有之栲木樹皮中有如白米屑者乾搗之以水灌之可作餅似麵交趾虛亭有之栲樹二木名劉成曰平仲之木實白
如銀君遜之樹子如瓠形松梓二木名古度樹也木華而實子皆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正赤初時可熟食也廣州有之南榴木之幹結者
其盤節文尤好可以作器建安所出最大長也相思大樹也材理堅那那之則文可作器其實如珊瑚歷年不變東治有之善曰根音耶統
音元栲樹倫切
橫音襄積音貞
宗生高岡，族茂幽阜，擢本千尋，垂蔭萬畝。攢柯挈莖，重葩掩葉，輪囷蚪

蟠，埶塹鱗接，榮色雜綵，綢繆繡，宵露霏霏，感徒外，旭日晡，感鳥，與風颯颯，颯颯
瀏颯颯，鳴條律暢，飛音響亮，蓋象琴筑，并奏，笙竽俱唱。族茂音種族繁多也擢本高聳貌八尺

曰尋言婆娑覆萬畝之地莊子曰匠石見樹百圍其臨千仞而後有枝此大樹之屬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聳亂也女居切斲重也葉重
疊貌於劫切鄒陽上書曰輪困離奇輪困謂風曲貌蚺蟠謂樹如龍蛇之盤屈相糾也埶塹枝柯相重疊貌擢楚立切埶除立切繆繆言草
木花光似繡文細繡花采密貌窳窳垂貌毛詩曰旭日始旦晡亦謂也房妹切颯颯風聲也颯於酉切劉力久切颯所求切颯音留律謂
韻也殷仲文所謂幽律是也言木枝葉與風搖蕩作聲如律呂之暢說文曰筑似箏五絃之樂也世本日隨作竿鄭玄周禮注曰三十六發
也

其上則獫狁哀吟，獬子長嘯，狻猊，狽然，騰越飛超，爭接縣垂，競游遠枝，驚
透沸亂，牢落羣散。吳越春秋曰越有處女出於南林之中越王使使聘問以劍戟之事處女將北見於越王道逢老翁自暎素

處女即接末袁公操木以刺處女女踰而入三入因攀枝擊之袁公即飛上樹化為白猿遂引去獬子猿類猿身人面見人嘯異物志曰狻
猊類露尾長四五尺居樹上雨則以尾塞鼻安臨海北有之鬮大如猿肉翼若蝙蝠其飛善從高集下食火煙聲如人號一名飛牛飛
狻子故也東晉諸郡皆有之狻猊猿狻之類居樹色青赤有文日南九真有之揚雄方言曰透飛也善曰山海經曰猯
法之山有猯狀如犬人面見人則笑名猯猯胡奔切枚乘兔園賦曰上瀟雲亂葉羣散猯余幼齒吐豷切豷士切猯

鼻羊羸，狼，楔，猢猻，象，烏菟之族，犀兕之黨，鈎爪鋸牙，自成鋒穎，精若耀星，聲
若震霆，名載於山經，形鏤於夏鼎。爾雅曰鼻羊一名羸羸如人面長唇身有毛及踵見人則笑左手執管海南
經所云也異物志云羸狼大如藥角前向有枝下出反向上長者四五尺廣州

以竹於後鳥皆珍異之木附
於鳥與木之附
鳥皆珍異之木附

有之常居平地不得入山林山海經曰南越之外有狷狷狀如獾龍首食人狼鹿屬也或曰能化為人象生九真日南山中者其牙最長一丈於其處也江淮閒謂虎為於貳貳如牛牛頭似猪四足類象首黑色一角當額上鼻上角亦隨也又有角長五寸不墮性好食棘口中涎血武陵已南山中有之兕獸也似牛左傳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違方鬪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而為之備使入知神姦故曰刀卻澤林藪不逢不若應題題莫能逢之故曰形銘於夏鼎書曰鑿於八切逾以主切淮南子曰勾爪鑿牙於是鑿矣論語曰刀卻

刃授顯鄭玄曰穎錄也擊伯答陵其竹則篔簹簾簾於桂箭射筒袖由梧有篔簹篔有叢也昔竹名

志曰賀晉生水淺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相去一丈廬陵界有之始興以南又多小桂夷人織以為布葛藤是袁公所與越女試劍竹者也桂竹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相去一丈箭竹細小而勁實可以為箭通竿無節江東諸郡皆有之射筒竹細

小通長長丈餘亦無節可以為射筒筒及由梧竹皆出交趾九真蠻竹大如戟槿實中勁強交趾人銳以為牙甚利穿竹有毒夷人以為為觚刺獸中之則必死實于君切鑿芳砂切穿音勞

翠莖冒霜停雪。櫛蠹蒼森萃蒼茸。勇蕭瑟檀欒蟬娟玉潤碧鮮。梢雲無以踰。嶰谷弗能連。鸞鷲食其實。鵠鷄擾其閒。苞荷冬筍也出合浦其味美於春夏時筍也見馬援傳漢書天文志曰見梢雲

嶰嶰山之陰嶰谷之中取竹斲之以其厚均者吹之以為黃鐘之管鸞鷲風雞也鸞雞周本紀曰鳳類也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黃帝時鳳巢東園食帝竹實終身不去馴擾善也善曰櫛蠹長直貌翁茸茂盛貌蕭瑟聲也冒犯也嫺娟言竹妍雅也櫛所六切蠹六切枚乘鬼

園賦曰修竹攬爽水碧鮮言竹似之也稍雲山名出竹其果則丹橘餘甘荔枝之林檎椰無柯椰葉無陰龍眼檳欖檪

榴禦霜結根比景之陰列挺衡山之陽薛瑩荆楚曰南異物志曰餘甘如梅李核有刺初食之味苦後口中更

甜樹高六七丈正直無枝葉從心生大如榴其實作房從心中出一房數百實實如鷄子皆有殼肉滿殼中白味苦認得扶留藤與古實

灰合食之則柔滑而美交趾日南九真皆有之椰樹似檳榔無枝條高十餘尋葉在其末如束蒲實大如瓠繫在樹頭如掛物也實外有皮

如胡桃核裏有膚膚白如雪厚半寸如荷葉味美如胡桃前裏有汁升餘清如水美如密飲之可以愈渴核作飲器也龍眼如荔枝而小圓

如頭丸味甘勝荔枝蒼梧交趾南海合浦昔嶽之山中人家亦種之檳欖生山中實如鷄子正青甘美味成時食之益善始興以南皆有之

南海嘗獻之採探子樹也生山中實似梨冬熟味酸丹陽諸郡皆有之編越子樹也出山中實亦如梨核堅味酸交美趾嶺之善曰橄音最

獨為異鳥獸之所見與珍方者
送人有文情
一節文
探南荒出
然已接荒
四野正歸好
南到野歸好
轉到野歸好
最為巖貼

極寫巖貌
二字點綴
生色點綴
方爭勝

南向北看日故名宋王翁賦曰余嘗觀於衡山之陽素華斐丹秀芳臨青壁系紫房鷓鴣南翥而中留孔雀綵羽以翺

翺山雞歸飛而來棲翡翠列巢以重行鷓鴣如雞黑色其鳴自呼或言此鳥常南飛不北落章已南語都處處有之孔雀尾長六七尺綠色有華彩朱巖交趾皆有之在山翠中山雞

如雞而黑色樹棲長鳴今所謂山雞者鸞嶺也合浦有之翡翠聚於樹巖生子夷人稱從下其巢子大未飛便取之皆出於交趾鬱林郡

寶駭雞之珍顏丹明璣金華銀樸紫貝流黃縹碧素玉隱脈巖巖雜插幽屏必精

曜潛穎砉侈直山谷礪岸為之不枯林木為之潤黷隋侯於是鄙其夜光宋王於

是陋其結綠探寶也賂貨也薛曰來獻其琛大賂南金璠璠皆美石也鑽金屬也禹貢揚州貢金三品謂金銀銅也異物志曰火

華采者銀朴銀之在石者紫貝以色言之疏黃土精也淮南子曰夏至而流黃澤縹碧素玉者亦以色言也砉者言其如砉而侈落山谷

者淮南子曰積盈琬玉以純修琦琕衡南都賦曰隋珠夜光璠璠先生曰宋有結綠隋侯宋王於此各鄙其寶也善曰尚書曰璠璠德儀孝

起授神契曰神靈滋液則犀影難宋哀曰角有光鶴見而影驚也劉欣期交州記曰金華出珠巖謂金有華采者瑋瑋曰巖巖不平也又重

累貌巖鳥垂切巖故垂切幽屏謂生處也潛穎謂潛深而有光穎說方藝據空青珊瑚璠璠之珠玉潛伏土石間隨四時長故璠璠落山谷

之土石也潤賦也黷黑茂貌璠璠列切孫卿子曰言無小而無聲行無隱而其荒陬侯子譎詭則有龍穴內蒸雲

雨所儲陵鯉若獸浮石若桴雙則比目片則王餘窮陸飲木極沈水居泉室潛織

而卷綃淵客慷慨而泣珠開北戶以向日齊南冥於幽都陬四隅謂邊遠也湘東新平縣有龍穴

暴雨應之常以此請雨也陸機有四足狀如鱗鱗甲似鱷居土穴中性好食蟻楚辭曰陸魚易止王逸曰陸魚陸鯉也浮石體虛輕浮在海

中南海有之桴舟也比目魚東海所出王餘魚其身半也俗云越王鎔魚未盡因以殘牛藥水中為魚遂無其一面故曰石餘也朱虛海中

有洛東西五百里南北千里無水泉有大木斲之以盆盥承其汁而飲之水居飲人水底居也俗傳鯀人從水中出實窮人家積日積積

者竹竿爭命也鯀人臨去從主人案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日南人北戶猶日北人南戶也善曰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謂日既在北

遠野包得
地勢收頓
鳥耘收頓
此勢下一
設寫出大
從之起極
於居起極
一色遊啟
大之遊啟
為登極

引入孫吳
建國本自
姑蘇而合
者本意之

則南吳與都同王餘吳客曾見博稽志第陸見後 其四野則畛畷無數膏腴兼倍原隰殊品窟隆異

等象耕鳥耘此之自與稱挺秀菰孤穗切詞於是乎在日鄭玄毛詩箋曰畛畷田有徑路也之引初

說文曰墾兩陌間道也知衛切又墾旁切說文曰墾汗邪下也於瓜切越絕 書曰舜葬荊糞象為之耕禹葬會稽鳥為之耘左傳曰生人之道於是乎在黃海為鹽採山鑄錢國稅再熟之稻

鄉貢八蠶之絲善曰史記曰吳有豫章郡銅山吳王馮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鑿鑿黃海為鹽國用徒觀其郊隧之

內輿都邑之綱紀霸王之所根柢帝開國之所基趾郭郭周匝重城結隅通門二

入水道陸衢所以經始用累千祀憲紫宮以營室廊廣庭之漫漫寒暑隔闕蓋五於

邃宇虹蜺回帶於雲館所以跨躡煥炳萬里也爾雅曰厓本也吳與周並世稱王自泰伯至闔閭二十

經書曰吳郭周匝六十八里六十步大城周匝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水門八陸門八其二有樓名門者車船並入昌門今見在銅柱石境

善曰西都賦曰虹蜺迴帶於紫楯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魏東

山之府則瓌寶溢目甌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姑蘇吳名也善曰越絕書曰吳王夫差起姑胥之臺五

日于胥云見築鹿遊姑蘇之臺然姑胥即姑蘇也漢書枚乘上書曰夫漢諸侯方輅○錯出其珍怪不河東山之府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

而不可食起寢廟於武昌作離宮於建業闡闔閭之所營采夫差之遺法抗神龍之

華殿施榮楯而捷獵崇臨海之崔巍飾赤鳥之韓擘吳志曰前吳都武昌在豫章後都建業在丹陽

爲孫伯氏說故
從特表姑
起後乃接
入建等夫
差何諸處
相矜一層
賦室時
宮夫差
亦立爲
樂武爲
張居也
王步先
井居一
先家大
康約次
華之極
繁市

孫評文選 卷一

歌曰學欲建業水不向武昌居言離宮者明非吳晉都也神龍建業正殿名臨海赤烏皆建業吳大帝所太初宮殿名也據魏高親說越

書曰昔越王勾踐欲伐吳大夫種對以九術於是作榮楹嬰以白璧鑿以黃金狀類龍蛇以獻吳王夫差夫差大悅子胥諫曰王勿受也王

不聽遂受之以飾殿也闔閭造吳城郭宮室其于夫差則增崇侈靡孫權移都建業皆學之故曰闔閩東西膠葛南北崢嶸

闔之所營采夫差之遺法而施榮楹也春秋左氏傳曰夫差大有臺榭殿池焉玩好必從歡樂是務

房櫳對橫，連閣相經。闔闔譎詭，異出奇名。左稱彎碣，右號臨朐。善曰膠葛長遠貌嶢嶸深

檻圖以雲氣，畫以仙靈。雖茲宅之夸麗，曾未足以少寧。思比屋於傾宮，畢結瑤而

構瓊。梁簡也瓊戶兩邊以青畫爲瓊文楹柱也汲郡地中古文冊書曰榮領宮飾瑤臺紉作瓊室

朱闕雙立，馳道如砥。樹以青槐，互以綠水。玄蔭眈眈，清流疊疊。善曰李尤德陽殿賦曰朱闕

之道毛詩曰周道如砥言其平直也漢書賈山上書曰秦爲馳道樹以青

棊布。橫塘查下，邑屋隆夸。長干延屬，飛臺舛互。吳自宮門南出苑路府寺相屬俠道七里也解猶署也吳

長堤謂之橫塘北接塘查下查浦在橫塘西瀆內江自山頭南上十里至查浦建業南五里有山崗其間平地吏民雜居東長干中有大

物曰公解醫巫所居曰署飛臺舛互言室屋之多相連連下之貌善曰應劭風俗通曰今尚書

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侯棟棟相俛也古治切陽路路陽也毛詩曰其崇如斯其比如櫛

傑，虞魏之昆，顧陸之裔。歧嶷繼體，老成弃世。躍馬疊跡，朱輪累轍。陳兵而歸，蘭綺

內設，冠蓋雲蔭，閭閻闐闐。魁岸大度也漢書曰江充爲人魁岸又子公高門以待封又寶指之傳曰石顯方鼎貴也助曰

魁岸大度也漢書曰江充爲人魁岸又子公高門以待封又寶指之傳曰石顯方鼎貴也助曰

從入都接出市并
好一接出市并
凡與方節所以
輻遠與方節
產互為映物
帶四為映物
市肆與方節
較詳為一
地貨色之接
富與夫此萬
際之強夫此
力暗伏為富
強段張本
尤見辨本
乘及富力

商皆後世也歧疑謂有說知也老成德之人養之亡言雖馬騶躍之謂言當富也蔡澤傳曰躍馬肉食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闕闕開
闕闕言人物過滿之貌善曰毛詩曰克岐克嶷又曰雖無老成人謝承後漢書曰王公位二千石游世相樂楊惲書曰方家陸盛時乘米輪
者十

其鄰則有任俠之靡，輕詔之客，締交翩翩，儻從奔奔，出躡珠履，動以千百里讎

巷飲，飛觴舉白，翹關扛鼎，拚射壺博，鄱陽暴譴，中酒而作。靡美也揚子法言曰抵政刑制刺客之
締結也賈誼過秦論曰締交白割齒

名也漢書曰引滿舉白鄱陽人俗性暴急何晏云鄱陽無嚴戲難與曹也鄱陽本豫章縣善曰漢書曰季布為任俠如淳曰相與言為任同是
非為俠漢書述曰江都輕詔謂輕薄為詔也締結也鄱陽往來貌奔奔輕靡之貌高誘淮南子注曰詔輕利急疾也詔音少史記曰趙平底
君使人於楚楚相春申君處趙使欲爭楚為玳瑁斝刀劍室皆以珠飾之請春申君春申君春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臨珠履而迎之趙使大
慚翹關扛鼎皆逞壯力之助能招門開也列子曰孔子勁能招國門之開而不肯以力聞招與翹同五舉也漢書曰項羽力能扛鼎又漢書
贊曰元帝時翹拚射孟康曰手搏為拚並
投壺也禮有投壺論語曰不有博奕者乎

於是樂只循而歡，飫無匱，都輦殷而四，奧來暨，水浮陸

行，方舟結駟，唱擲轉轂，味且永日。味且清晨也左傳曰味且丕顯善曰毛詩曰其樂只且又曰嘉賓式宴以行飫已
見上文登王者所樂故京邑之地通曰登焉漢書曰殺身糜骨死事蓋轂下四隩

品物而同塵，并都鄙而為一。士女佇胎，商賈駢望，紵衣絺服，雜沓從萃。輕輿按轡

以經隧，樓船舉颿，而過肆，果布輻湊而常然，致遠流離與珂苦城。混同也佇胎立謂也
今市聚人謂之立胎

南方多綺寫故曰紵衣絺服也樓船船有樓也颿者船帆也地理志曰越多犀象玳瑁珠璣銅銀果布之漆黃支國多異物入海市明珠流
離果稱柚之屬布縵紵之屬近海多寶物湊會處也玳老鴨化西海為玳已裁割若馬勒者謂之珂玳者珂之本珠也曰南都出玳瑁曰
差辭曰覽滌而佇胎許慎淮南子注曰玳相連也扶必切羽獵賦曰萃從流
溶瑋若曰從走貌先鞅切陸向市路肆市路也漢書有樓船將軍瑋音戍

縹賄紛紜，器用萬端，金鎰磊砢，可珠

琲對闌干，桃笙象簟，韜於筒中，蕉葛升越，弱於羅紈。縹縹黃名也扶南傳曰縹黃布帛曰縹金二
十四兩為鎰史記曰趙孝成王一見虞卿賜黃

正好寫下
田獵

入此節恰
好接無礙
過此於田
善下入田
此本極詳
眼出極詳
二分於水
校以詳悉
所為詳悉
吳蜀地故
為入於

孫評文選 卷一

一〇六

金百鎰孟珂衆多貌非貫也珠十貫為一非關干猶縱橫也桃笙桃枝笠也
吳人謂笠為笠又折象牙以為笠也蕉葛葛之細者升越越之細者
蔭映揮袖風飄而紅塵晝昏流汗霰露霖沐而中達泥濘
善曰經所立切音韻篇曰轟不止也俗
立切吳穆衆相交錯之貌樂胡切切方

言曰穆也奴巧切方言曰諶呀橫切諶也說文曰呬吸也呬甲切紛葩謂舒張贊物使窺映史
肥饒故謂之富中珠服珠韜之屬以珠飾之也玉饒者尙書曰惟辟玉食言富中之食貨殖之選者各利所以能豐其財
也并龜喻田畝也兼春喻里閭也言農人之富自相夸競善曰說文曰配田人也孔安國尙書曰自賢曰矜射實亦切
越起材悍

乘時射利財豐巨萬競其區宇則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饒
越絕書曰富中大唐
中也勾踐治以為田

壯此焉比廬捷若慶忌勇若專諸危冠而出竦劍而趨扈帶鮫函扶揄屬鏤
秦零陵
方駒切

令上書曰荆軻挾匕首率刺陛下陛下以神武扶揄長劍以自救胡非子曰解其長劍免其危冠離騷曰扈江離楚人謂被為扈鮫函鮫魚
甲可為鎧淮南子曰鮫革摩兕為甲胃也周禮曰飛無刃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左傳曰吳賜子胥屬鏤以死凡此皆其器用之事
義亦其土俗所能出有嘉服用也善曰成公綏洛驥賦曰越才逸態習水善浮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吾常以馬逐之
江上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抱而不能中高誘曰慶忌吳王僚之子也走追奔獸獸及飛鳥左傳曰吳公子光享王餽諸真劍於全魚中

以進抽劍刺藏鏹於人去戲自閭家有鶴膝戶有犀渠軍容蓄用器械兼儲吳鈞越棘
王遂殺閭闔藏鏹於人去戲自閭家有鶴膝戶有犀渠軍容蓄用器械兼儲吳鈞越棘

純鈞湛盧戎車盈於石城戈船掩乎江湖
越才也揚雄方言曰吳越以矛為鏹嚴慎也鏹鏹才也矛較如鶴
鏹才也揚雄方言曰吳越以矛為鏹嚴慎也鏹鏹才也矛較如鶴
歷上天下下小謂之鏹鏹廉渠槓也犀皮為之國語曰秦父犀渠軍

容軍之容表言矛劍等也可司馬法曰古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軍容入國則人德廢國容入軍則人德弱越絕書曰閭闔既重莫耶乃
復命國中作金鈞有人食王賞之重殺其兩兒以血發鈞遂成二鈞獻之閭闔闔官求當王曰為鈞者衆多而子獨求當何以異於衆人之
鈞乎曰我之作鈞也殺二子成兩鈞王曰舉鈞以示威者也是也於是鈞師向鈞而哭呼其兩子之名吳鴻越檣曰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
也聲未絕於口兩鈞俱飛著於父之背吳王大驚曰嗟乎真人誠實乎人誠實之百金遂服其鈞爾雅曰棘戟也純鈞湛盧劍名也越絕書曰

青越王勾踐有寶劍五開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對曰歐冶子因天地之精悉其伎巧一日純鈞二曰湛盧三曰莫耶
四曰泰寶五曰巨闕石城石頭鵠也在建業西臨江其中有一庫藏軍備戈船船下有戈也也江湖二水名也善曰禮記曰越棘大弓天子之戎

四曰泰寶五曰巨闕石城石頭鵠也在建業西臨江其中有一庫藏軍備戈船船下有戈也也江湖二水名也善曰禮記曰越棘大弓天子之戎

四曰泰寶五曰巨闕石城石頭鵠也在建業西臨江其中有一庫藏軍備戈船船下有戈也也江湖二水名也善曰禮記曰越棘大弓天子之戎

四曰泰寶五曰巨闕石城石頭鵠也在建業西臨江其中有一庫藏軍備戈船船下有戈也也江湖二水名也善曰禮記曰越棘大弓天子之戎

前遊在後
遊對看

水獵一段
較詳以吳
地多水異
於前亦異
陸分對與

水獵一分
與獵事分

於豐隆，披重霄而高狩，籠鳥兔於日月，窮飛走之栖宿。周章謂章皇開流也楚辭曰君不兮其猶

踏獸皆頓伏也飲羽謂所射箭沒其箭羽也闕子曰宋景公以弓人之弓升虎園之臺東向而射箭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猶欲羽於石

梁雜嬰重疊也箭繆聊亂貌薄不入之蓋數澤別名官欲假道豐隆非實事也然欲窮高極遠究變化備幽明之故設此云善曰毛詩曰猗

歎其胡就文曰滕豐觀也式舟切賜疾視也式亦切繩奉也直示切擊類曰賜跌也徒耶切漢書音義曰獸三歲曰獬豸切爾雅曰豕生三子曰豨子公切說文曰豨

也音須又曰獨鳥大鷄也力幼切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王逸曰豐隆雲師也春秋元命苞曰日月兩說以繪織與兔者陰變曆月中有兔已見蜀都賦

靶乎行邪，睨觀魚乎三江，汎舟航於彭蠡，渾萬艘而既同。闕空也易曰闕其無人爾雅曰山多草

角靶帶革也彭蠡澤名善曰爾雅曰小山別大山曰嶽山夾水曰澗毛萇時傳曰太平山不童澤不竭聖主得賢臣頌曰王良執

靶左氏傳曰公觀魚于棠尚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彭蠡既豬說文曰艘船名衆一作濞濞水會也爾雅曰買切航船別名

連軸，巨檻接艦，飛雲蓋海，制非常模。疊華樓而島峙，時髣髴於方壺，比鷁首而有

裕，邁餘皇於往初。揚雄方言曰江湖凡大船曰舳舳船前也舳舳後也船上下四方施板者曰檻也飛雲蓋海吳樓船之有名

吳于光緒於衆曰疫先君之乘舟豈唯光罪衆亦有焉善曰釋名曰上下重牀曰艦江

表傳曰孫權乘飛雲大船吳志曰賀齊所乘船形刻丹雘望之若山方壺已見上文

區。槁工楫師，選自閩禺，習御長風，狎翫靈胥，責千里於寸陰，聊先期而須臾。流蘇謂

垂於影文之樓也水區河中也曾開文軒光輝如鏡照川也閩越名也秦并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班固述兩越傳曰條條外空閩越東

禺番禺也其彼地人便水方言云刺船曰槁槁樓也淮南子曰來溪谷之流以象萬長風遺風也靈胥伍子胥神也昔吳王殺子胥於江沈

發憤馳騁氣若奔馬乃歸

權謳唱，簫籟鳴，洪流響，渚禽驚。弋磻放，稽鷁鳴，虞機發，留鷁鵲。

從舟行狀
仰而下旋
次及珍寶
之屬

下從泛舟
飲如流勢
舟之兩一
地之極也
亦分兩段
先軍旅大
樂之極觀
具止情而
等處自江
見且為哇
東及南音
與前楚歌
說情極也
一為樂極
一為後樂
一為後樂

孫評文選 卷一

對簡其華質，則亂費錦績，會料遂其墟勇，則鵬悍狼戾。善曰水經云雖風固在鬱林水南漢書曰青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

相與昧潛險，搜環奇，摸螭媚，捫紫蠃，剖巨蚌於回

淵，濯明月於漣漪。味音也巨蚌青明珠者列仙傳曰高后時會稽朱仲獻三寸四寸珠此非同淵巨蚌不出之也風行水成文

之一罄，川瀆為之中，去貧，晒澹臺之見謀，聊襲海而徇珍，載漢女於後舟，追晉賈

而同塵。徇求也襲入也干寶搜神記曰澹臺子羽鬚鬢渡河風波忽起兩龍夾舟子羽奮劍斬龍波乃止

翼颺風之颺颺，直衝濤而上瀨，常沛沛以悠悠，汜可休而凱歸，揖天吳與陽侯。

包山而為期，集洞庭而淹留，數軍實乎柱林之苑，饗戎旅乎落星之樓，置酒若淮

泗，積肴若山丘，飛輕軒而酌綠，鄗方雙轡而賦珍羞。班固曰洞庭澤名王逸曰太湖在秣陵東湖中

飲烽起，醕鼓震，士遺倦，衆懷欣，幸乎館娃之宮，張女樂而娛羣臣，羅金石與

絲竹，若鈞天之下陳。吳俗謂好女為娃揚雄方言曰吳有館娃宮善曰

登東歌，操南音，胤陽阿，詠

蘇

蘇

蘇

蘇

耳此文章
極染之法
極目樂
之感動

此是始相
與首非先
應節而後
列國所能

介莫任荆豔楚舞，吳愉越吟，翕習容裔，靡靡愔愔。晏子春秋曰：樂作東，歌南，音徵引也。南國之音，地左氏傳。人思在楚，故辨南音。呂氏春秋曰：禹行水，見塗山之女，乃令其妾往候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侯人，侯人，始作為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風繼也。呂氏春秋曰：陽阿古樂曲，周禮曰：蘇東樂名，任南樂名，豔楚歌也。漢書四面楚歌也。侑吳歌也。楚辭曰：吳歛，蔡靈，習容裔，音樂之狀。靡靡愔愔，音容與閉，隨也。善曰：賦在已見，東都賦，曹植，妾薄相，行曰：齊謳。楚舞紛紛，奪權賦曰：莊，寫顯而越吟，史記曰：紉作靡靡之樂，左傳曰：楚有尹子辛，曰：祈招之詩曰：祈招之愔愔。若此者，與夫

唱和之隆響，動鍾鼓之鏗，橫有殷坻，頽於前，曲度難勝，皆與謠俗，汗協律呂，相應。其奏樂也，則木石潤色，其吐哀也，則淒風暴興，或超延露，而駕辯，或踰綠水，而采菱，軍馬弭髦而仰秣，淵魚竦鱗而上升。詩曰：鳴子和女，醉嘯曰：聲若瑗，頽，瑗，瑗，瑗，瑗也。天水之大名。曲淮南子曰：魏巴，鼓琴，鯉魚出，聽伯牙，鼓琴，騶馬仰秣，善曰：戰國策，司馬喜曰：臣觀人萌謠俗，列子曰：鄭師文，鼓琴，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至草木實，及秋，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銜銜子曰：昔與謠俗，協言，雖避方，異樂，皆上合律，呂下應，謠俗，特能奏和樂之。音則木石潤色也。淮南子曰：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延露，以和高誘曰：延露。鄙曲也。淮南子曰：互會綠水之趣，高誘曰：綠水，古詩也。趣節也。鏗，大聲，汗，猶懼也。酣滑與半，八音并，歡情留，良

辰征魯陽，導戈而高麾，迴曜靈於太清，將轉西日而再中，齊既往之精誠。酣，酒洽也。滑，樂也。辰，時也。爾雅曰：不辰，不時也。楚辭曰：日兮，辰兮，辰兮，淮南子曰：魯陽公，楚將也，與韓，遊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太清，謂天也。此言，酣飲與音樂，蓋是其中，并會之際，歡情之所以留，其辰之所以覺也。故道，楚魯陽，迴日之意，而將轉西日於中，盛之時，以適己之盛觀也。昔光武合呼沱水，鄒衍有風霜之應，精誠之感，通天地人神以相應，魯陽公，麾日，抑亦此之謂也。荀子曰：可麾而迴，則精誠可庶而幾，故曰齊精誠於既往，蓋是酣樂之至，適時之異者，所以慷慨，勞勩是故引而况焉。善曰：囉靈已見，蜀都賦，鷓鴣冠子曰：上及太清，下及太靈也。昔者夏后氏，朝羣臣於茲土，而執玉帛者，以萬國，蓋亦先王之所高會，而四方之所

軌則。春秋之際，要盟之主，闔閭信其威，夫差窮其武，內果伍員之謀，外聘孫子之

此局以括全
見吳地之
處吳俗之
於華亦見

收住折倒
俗客一層
為一重層
敏對下更
作一尾仍
關結法完

孫評文選 卷一

奇，勝疆楚於柏舉，棲勁越於會稽，闕闕溝乎商魯，爭長於黃池。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而朝者禹國先王謂舜等也

借讀為申國語曰吳王夫椒起軍與齊爭衡晉文踐土之盟齊桓邵陵之會晉其威強未能過也伍員楚大夫出任於吳吳王因其謀伐楚孫武吳人善用兵作書號孫子兵書北征闕池為深澤於商魯之間北風之濟以會晉定公於黃池吳晉爭長吳先歃晉惡之善曰左傳

曰楚師陳于柏舉闕之弟夫椒王先擊楚于常楚師大敗闕語曰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越蜀父老曰南馳使以諂助越

其固，鄭白未足語其豐。士有陷堅之銳，俗有節概蓋之風。睚五眦助則挺劍，暗廢

鳴鳥則彎弓。漢書王莽策命前將軍曰繡雷之間南當荆楚鄭白二渠名意者謂吳江湖之阻湖陸之峻土地之沃物產之豐雖

賦家語孔子曰公其儒者有勇力挺劍而令衆也孟子曰越人彎弓而射之擁之者龍騰據之者虎視磨城若振

槁，拳旗若顧指。雖帶甲一朝，而元功遠致，雖累葉百疊，而富彊相繼。樂涓衍學其

方域，列仙集其土地，桂父練形而易色，赤須蟬蛻稅而附麗。賈誼傳曰權制天下顧指如意叔

歌疾且易也葉綺世也列仙傳曰桂父秦林人也常服桂葉以蝸腦和之顏色如童時黑時白時赤亦南海人學事之累世赤須千數人也豐

中傳世見之秦穆公之主魚吏也致道豐界災異水旱不失一食柏實石脂縹緗齒落更生細髮復出後去之吳山言此人等仙如蟬之

脫殼爾雅曰麗附也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亦須于木非吳人故言附麗也夫土地險固以致疆疆豐沃以致盛而天下之美皆歸焉霸王之

功皆存焉故賦者既舉其富強之業而載其神仙之事善曰長楊賦曰摩城衛邑商君曰秦師至郡鄆舉者擬檣檣葉落漢書曰吳晉爭長

吳為帶甲三萬史記曰維祖元功輔臣股肱新序曰齊侯相管仲國既富強楚辭曰濟江海兮蟬蛻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

貴其寶利也。舜禹遊焉，沒齒而忘歸，精靈留其山阿，翫其奇麗也。中夏實其珍寶而不能見

辭九歌曰九疑纒兮並迎謂舜神在九疑山也言聖帝明王存亡而淹留於是者貴其奇麗也昔曰舜南巡狩陟方死山海經曰南方蒼梧

之丘有九疑山焉舜之所葬吳越春秋禹老嘆曰吾年壽將盡止死斯乎乃命羣臣葬我於會稽之山論語曰管仲奪伯氏駢齒沒齒無憾

相總結與起

以再作尾聲
之致不盡
凡長篇大
文以不盡
之致見於
鋪敘之後
一仍結如

也。言剖判庶士，商推萬俗，國有鬱鞅而顯敞，邦有湫子阨介而蹇拳。跼伊茲都之

函弘，傾神州而韞積，仰南斗以斟酌，兼二儀之優渥。湫下也。蹇小也。函弘寬大也。左氏傳晉景公欲更築子之宅曰宅湫隘不可以居萬所受地

實說曰魏都東南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楚辭曰八柱可以東南傾吳國在地勢所傾寫故曰傾神州而韞積也論語曰韞積而藏諸廣雅曰商度也推粗略也言商度其粗略天官星占曰南斗主爵祿其宿六星春秋說題辭曰南斗為吳詩曰既假既馮

此而揆之，西蜀之於東吳，小大之相絕也，亦猶棘林螢燿，而與夫梲木龍燭也，否

泰之相背也，亦猶帝之懸解，而與桎梏疏屬也。庸可共世而論巨細，同年而議豐

确胡角乎？崔實政論云使賢不肯相去如日月之與螢火雖殞醫之人猶察山海經曰梲木長千里又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龍視為壺

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願憂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莊子曰有鑿謂之懸無謂之解郭璞曰懸絕曰解山海經曰二

賁殺猓帝乃桎之疏屬之山桎其有足反縛兩手漢宣帝時鑿碯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械人劉向曰此二賁之臣也帝曰何

以知之以山海經對帝天也人生稟命於天受拘俗之性憂虞終身不解此乃自終執縛為天所繫夫安時處願憂樂不能入此自然放肆

為天所解也天在上者故曰帝之懸解性之永放者也桎梏疏屬形之永拘者也相背之甚故以相現焉凡物安於所守不思不易方處窮蹙

而不識天下之通途亦如此也善曰棘桎而成林郭象玄莊

子注曰生曰懸死曰解過秦論曰不可同年而語矣拘薄也

暨其幽遐獨邃，寥廓閑奧，耳目之所不該，足

趾之所不蹈。倜儻之極異，詭風詭君之殊事，藏理於終古，而未寤於前覺也。若吾子

之所傳，孟浪之遺言，略舉其梗概，而未得其要妙也。倜儻詭詭皆謂非常詭異之事終古猶永古也周禮考工記曰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

已摩則終古登馳雖曰吾焉能忍此終古孟子曰伊尹云天之生斯人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也于天民之先覺者也孟浪猶莫

緒也不委綯之意莊子曰夫子以為孟浪之言我以爲妙道之行善曰司馬彪莊子注曰孟浪諛野之語東京賦曰粗謂發言其梗槩綯莫

魏國先生有辟其容，乃盱衡而詰曰：『异乎交益之士，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眸則下地之意，其推下篤論給敘先首，此為絕實敘客尾旨，此為所賦云與德二朝穿字是氣遠亦不正專職，不舒意本東鏡之室一，故全中般統也東鏡之室一，實寫問般統也東鏡之室一，魏文吏詞都張表堂賦，朝穿字是氣遠亦不正專職，故全中般統也東鏡之室一，實寫問般統也東鏡之室一，魏文吏詞都張表堂賦，朝穿字是氣遠亦不正專職，故全中般統也東鏡之室一，實寫問般統也東鏡之室一，魏文吏詞都張表堂賦。』

魏國賦 魏曹操都鄴相州是也 太冲賦三都 以吳蜀燕相頌折以魏都依制度

左太冲

魏國先生有辟其容，乃盱衡而詰曰：『异乎交益之士，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眸則下地之意，其推下篤論給敘先首，此為絕實敘客尾旨，此為所賦云與德二朝穿字是氣遠亦不正專職，不舒意本東鏡之室一，故全中般統也東鏡之室一，實寫問般統也東鏡之室一，魏文吏詞都張表堂賦，朝穿字是氣遠亦不正專職，故全中般統也東鏡之室一，實寫問般統也東鏡之室一，魏文吏詞都張表堂賦。』

風之乖也，善曰孫卿子曰人居楚而楚居夏而又非天性也，積隙使然也，史記曰：武帝置交州又或梁曰益，蓋音有楚夏者，土，易春秋說題辭曰：中國性之習俗常操，雖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傳曰：習實生常善曰：孟子曰：使自，得之趙岐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昔市，

南宜儻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聊為吾子復翫德音，以釋二客競于辯囿者也，莊子曰：能勝丸而兩家之難解，又曰：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夫泰極剖判，造化權輿，善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始也，剛柔美新序曰：權與天地未發也，班固漢書述曰：彰其剖判，體兼晝夜，理包清濁，善曰：列子曰：昏明之分，察故一晝，天地剖判以來，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遊，遂爾雅曰：權與，善曰：班固終南山賦曰：流澤，

巖岡潭淵，限蠻隔夷，峻危之竅也，潭淵也，風平下居曰：橫江潭而漁，善曰：漢書曰：秦地於天官東井，巖，侯子，夷，落，譯導而通，鳥獸之氓也，險落蠻夷之居處名也，一名聚居為陬，善曰：廣雅曰：落居也，杜篤通邊論曰：親錄譯導，越之人與禽獸無異，毛萸詩傳曰：氓民也，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為喉，不以邊垂為襟也，善曰：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鸞於四支，

易性相近習相遠也，善曰：周易曰：辭有象，雖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傳曰：習實生常善曰：孟子曰：使自，得之趙岐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昔市，

南宜儻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聊為吾子復翫德音，以釋二客競于辯囿者也，莊子曰：能勝丸而兩家之難解，又曰：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夫泰極剖判，造化權輿，善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始也，剛柔美新序曰：權與天地未發也，班固漢書述曰：彰其剖判，體兼晝夜，理包清濁，善曰：列子曰：昏明之分，察故一晝，天地剖判以來，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遊，遂爾雅曰：權與，善曰：班固終南山賦曰：流澤，

巖岡潭淵，限蠻隔夷，峻危之竅也，潭淵也，風平下居曰：橫江潭而漁，善曰：漢書曰：秦地於天官東井，巖，侯子，夷，落，譯導而通，鳥獸之氓也，險落蠻夷之居處名也，一名聚居為陬，善曰：廣雅曰：落居也，杜篤通邊論曰：親錄譯導，越之人與禽獸無異，毛萸詩傳曰：氓民也，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為喉，不以邊垂為襟也，善曰：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鸞於四支，

易性相近習相遠也，善曰：周易曰：辭有象，雖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傳曰：習實生常善曰：孟子曰：使自，得之趙岐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昔市，

南宜儻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聊為吾子復翫德音，以釋二客競于辯囿者也，莊子曰：能勝丸而兩家之難解，又曰：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夫泰極剖判，造化權輿，善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始也，剛柔美新序曰：權與天地未發也，班固漢書述曰：彰其剖判，體兼晝夜，理包清濁，善曰：列子曰：昏明之分，察故一晝，天地剖判以來，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遊，遂爾雅曰：權與，善曰：班固終南山賦曰：流澤，

巖岡潭淵，限蠻隔夷，峻危之竅也，潭淵也，風平下居曰：橫江潭而漁，善曰：漢書曰：秦地於天官東井，巖，侯子，夷，落，譯導而通，鳥獸之氓也，險落蠻夷之居處名也，一名聚居為陬，善曰：廣雅曰：落居也，杜篤通邊論曰：親錄譯導，越之人與禽獸無異，毛萸詩傳曰：氓民也，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為喉，不以邊垂為襟也，善曰：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鸞於四支，

易性相近習相遠也，善曰：周易曰：辭有象，雖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傳曰：習實生常善曰：孟子曰：使自，得之趙岐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昔市，

南宜儻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聊為吾子復翫德音，以釋二客競于辯囿者也，莊子曰：能勝丸而兩家之難解，又曰：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夫泰極剖判，造化權輿，善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始也，剛柔美新序曰：權與天地未發也，班固漢書述曰：彰其剖判，體兼晝夜，理包清濁，善曰：列子曰：昏明之分，察故一晝，天地剖判以來，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遊，遂爾雅曰：權與，善曰：班固終南山賦曰：流澤，

巖岡潭淵，限蠻隔夷，峻危之竅也，潭淵也，風平下居曰：橫江潭而漁，善曰：漢書曰：秦地於天官東井，巖，侯子，夷，落，譯導而通，鳥獸之氓也，險落蠻夷之居處名也，一名聚居為陬，善曰：廣雅曰：落居也，杜篤通邊論曰：親錄譯導，越之人與禽獸無異，毛萸詩傳曰：氓民也，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為喉，不以邊垂為襟也，善曰：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鸞於四支，

易性相近習相遠也，善曰：周易曰：辭有象，雖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傳曰：習實生常善曰：孟子曰：使自，得之趙岐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昔市，

賦中讀似
本京而
多排偶自
成一格

雙出吳蜀
推敬都
何意重
中用郊德

子曰韓天下之喉咽也魏天下之胸腹也李尤
咽谷開鎔曰替啞咽喉聲類曰替衣交領也

有其國家命周長世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說文曰託田也東方朔集曰文府以道
德為飾以仁義為藩毛萇詩傳曰藩屏也揚雄城門校尉箴曰盤石唐老與險重固毛萇詩傳曰屏蔽也

而子大夫之賢者

尚弗曾庶冀等威附麗皇極思稟止朔樂率貢職

遠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尚書曰庶冀冀孔安國曰樂庶皆明其政而自勉庶冀上命左氏傳曰士會曰責有常尊儀有等威班于
曰附麗不以膠漆王弼周易注曰附麗也尚書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皇大極中也謂大中之道也又曰稟受也論語比考識曰正
朔所加莫不歸義又撰考識曰穿胸備耳莫不貫職

漢書曰單于非正朔所加東魏漢記曰百蠻貫職

而徒務於詭隨匪人宴安於絕域榮其文身驕其

險棘善曰詭隨匪人言詭善隨惡於同匪人又自宴安於其絕域也毛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長毛萇曰詭隨詭人之善隨民之惡毛
曰進路孔夷人情險棘

毛萇詩傳曰棘急也

繆默語之常倫牽膠言而踰修飾華離以矜然假僂疆而攘

臂非醇粹之方壯謀躋於王義孰愈尋靡泝於中塗造沐猴於棘刺

五車其道躋駁音惡也楚辭天問曰厥躋九遠莫華安居韓子曰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臣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王悅之養以五乘之秦王
曰吾請觀客為棘刺之母猴衛人曰臣為棘刺之母猴也人主欲觀之必牛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養日出視之晏陰之開而棘刺之
猴乃可見燕王因養衛人而不能觀母猴鄭人有奪下之治者謂王曰臣為棘刺之所刺必大於削削之則必大於削削之則必大於削

王試觀客之削則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客為棘刺之母猴何以理之曰以前王曰吾欲觀客之削也客曰臣請取之因逃治人謂王曰上
之無取者謂之七多棘刺之說也善曰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廣雅曰腰欺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毛萇詩傳曰然也是也漢書

伍彼曰佩帶江淮謂孟子曰馮婦善搏虎馮管下車索曾悅之楚辭曰王色氣以開煩縞純粹而始壯壯口哇反可
馬彪莊子注曰躋讀曰舛舛非也駸色雜不同也預普丁反王逸楚辭注曰學有游草莫術於九遠之道靡莫也

劍閣雖曠憑

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蒂也善曰劍閣蜀境也臨元水經注曰小劍戍去大劍飛閣通蜀故謂之劍閣虞預曰鑿巖高

孫評文選 卷一

一一七

以爲言
文法而
總爲三
比之關
從世提
起開提
武折開
初後折
意極見
入然用

述觀武
值亂之
擬勢見
一推齊
周推齊
倒

舜類曰帶
果嶽也
洞庭雖濬負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也
善曰洞庭吳境也史記吳起曰三苗氏在洞庭而有彭蠡特此險也禹滅之毛萇詩傳曰濬深也鄒玄周

北南北之北老子曰愛人治國能無知乎
況河襄之爽塏善與江介之湫善曰左氏傳齊景公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湫隘甚隘請曰水草交曰淵

故將語子以神州之略赤縣之畿魏都之卓犖善曰長江介之遺風薛君韓詩章句曰介界也毛萇詩傳曰水草交曰淵六合之樞機善曰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

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敷九州也是以不得爲州數中國外若赤縣神州者九所謂九州者也范曄說秦王曰魏韓中國處而天下之樞也善曰河圖括地象曰噶齋謂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小雅曰略界也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西都賦曰卓

礪諸夏卓犖與卓犖音義同
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
于時運距陽九漢網絕維姦回內臯兵纒紫微翼翼京室眈

眈眈帝宇巢焚原燎變爲煨燼故荆棘旅庭也殷殷寰內繩繩八區鋒鏑縱橫化

爲戰場故麋鹿寓城也
不飲酒而怒曰鼠詩曰鼠于中國漢室之亂起於閭官故曰內鼠也梁徵富在南城下于時兵

兵突入向音閣開虎賁中郎將袁術等攻開日暮術等起火燒閣初平元年十二月董卓遷都長安其夜燒洛陽南北宮易曰鳥焚其巢

向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春秋穀梁傳曰寰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尹更始曰天子以千里爲壹伍被謂洛陽南宮易曰昔伍子胥諫吳王

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樂遊遊姑蘇臺也臣今見宮中荆棘沒沽衣也善曰春秋保乾圖曰五運七變各以類譬宋衷曰五運五行用事之

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漢書陽九厄曰初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漢書曰漢興禁網繩繩關管子曰國有四維四維

不張則滅王逸楚辭注曰維絏也尚書曰崇信爲罔毛詩曰商邑翼翼漢書客謂陳涉曰夥涉之爲王沈沈者臨部曰沈沈宮室深遠之貌

沈沈則切與就音義同謝承後漢書曰陽球爲司隸校尉虎視帝宇廣雅曰煨燼也鳥羶反廣雅曰煨燼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燼火之餘木

也似蓮反毛萇詩曰殷衆也毛詩曰子孫繩繩今長楊賦曰羊淫入區言
廣大也說文曰餘兵端也又曰矢餘也戰國策曰緞甲厲兵效勝於戰場
伊洛榛曠嶠函荒蕪善曰虞服漢書注曰榛木叢生也賈逵國語注曰蕪

也穢
臨菑牢落鄆郢丘墟
善曰漢書齊郡有臨菑縣牢落猶遼落也洞窟賦曰窟連綿以牢落東觀漢記曰第五而是

有魏開國之日，縮構之初，萬邑譬焉，亦獨鑿由麋之與子都，培塿之與方壺也。日發

周易曰開國承家虛稱曰結締也。鑿，舉古之臨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醜，舉，椎，頰，廣，頰，色，如，漆，蔞，陳，侯。悅之毛詩曰不見子都，都美丈夫也。左氏傳曰太叔曰培塿，無松柏，培塿步有反，塿，路者，反方壺，二山名，已見上文。且魏地者，

畢昂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考之四隈，則八埏之中，測

之寒暑，則霜露所均。卜偃前識而賞其隆，吳札聽歌而美其風。雖則衰世，而盛德

形於管弦，雖踰千祀，而懷舊蘊於遐年。詩譜云魏地畢昂之分野，虞舜及禹所部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

曲故其詩云彼汾一曲，實之河之干隈，猶隅也。鄒衍曰四隈不靜，司馬相如封禪文曰下泝八埏，國語曰卜偃云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左傳曰吳公子札來聘，使工爲之歌，魏曰美哉，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聽此，則爲明主也。善曰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必敬，止王遂楚辭注曰考校也。周禮曰以上圭測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多暑，日北多寒。禮記曰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左氏傳史超曰盛德必百世祀，吳越春秋樂陽曰君王之德可記之於管絃，毛詩序曰懷其舊俗，方言曰蘊，積也。爾其疆域，則旁極

齊秦，結湊糞道，開胸殿衛，跨躡燕趙，山林幽峽，鳥明川澤迴繚，恆碣礎礮於青霄，

河汾浩溔而皓漾，南瞻淇澳，六於則綠竹純茂，北臨漳滏，交則冬夏異沼，神鉦迢遞

於高巒，靈響時驚於四表，溫泉秘忠涌而自浪，華清蕩邪而難老。善曰史記蘇秦說魏靈王

有長城北有河外地地理志曰魏秀鑿秦之分野也。自高陵以東河東河內南有陳及汝南之郡，陵，靈，強，新，汲，西，華，長，平，潁，川，舞，陽，鄆，許，鄆，西，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醜卷營魏之分野也。魏武皇帝初封魏公，南得河內魏郡，北得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東得平原西得鄆郡

凡下郡以此爲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岳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淇水洋洋，志曰下淇國之竹，漳滏二水名，經鄆西北，漳水熱故曰滏，口水有寒有溫，故曰冬夏異沼也。冀州圖鄆西北，鼓山山上有石鼓之形，俗言自時鳴，劉鄆鄆都賦曰神鉦發聲，俗云石鼓鳴則天下有兵革之事，詩云忠彼泉水，溫水在廣平郡易縣，俗以治疾，洗百病，華清井華水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漢泉也。冀道亦二

石鼓鳴則天下有兵革之事，詩云忠彼泉水，溫水在廣平郡易縣，俗以治疾，洗百病，華清井華水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漢泉也。冀道亦二

本殿舊都周分為邱鄆衛據得高就礎五感反鄆玄周禮注曰毋水出毋為澤浩古老切鄆古反上林賦曰滌滌廣雅曰滌蓋大也
皓故老反滌餘少反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出焉郭璞曰至武安南入滌漳山海經曰神困山參水出焉郭璞曰經鄆西北入漳說文曰滌
水駛流也必與巖同音祕魚參與略曰
浪非者弗巖而成毛詩曰永鷺難老

斥斥，或嵬壘罪力而複陸，或魑光苦朗而拓落。乾坤交泰而綱縕，嘉祥徽顯而豫作；是

以兆朕振古，萌柢疇昔，藏氣讖緯，闕象竹帛。迴時世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暨聖

武之龍飛，肇受命而光宅。鄆西高陵西伯陽城西有石壘非井深八丈河東潞氏南有壘池東西六十四里南北七十

原隰之名鄆玄曰水厓曰填下平曰衍毛詩曰酌酌原隰以純反斥序廣大之貌也者讀籍曰大斥也嵬壘不平之貌嵬烏非切廣期光明

也淮南子曰欲與物接而未成朕兆者也許慎曰朕兆也置軫反毛詩曰振古如茲毛萇曰振自也廣雅曰萌始也爾雅曰抵本也丁計反

禮記曰余嗜普之夜夢鄆玄曰疇發語聲也說文曰讖驗也河洛所出書曰讖毛萇詩傳曰闕閉也墨子曰以其所書於竹帛傳於後代子

孫春秋說顯辭曰尙書者所以推期運明命授之際魏志曰太祖武姓皇帝曹諱操為丞相封魏王文帝受禪追尊曰

武皇帝東京賦曰世祖乃龍飛白水毛詩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鄆玄曰受天命而王天下也東京賦曰漢初弗之宅

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筮，亦既允臧。修其郭郭，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籠百王。畫雍豫

之居，寫八都之宇，鑿茅茨於陶唐，察卑宮於夏禹。古公草創而高門有闕，漢書宣王

中興而築室百堵，兼聖哲之軌，并文質之狀。商豐約而折中，准當年而為量。思重

爰，摹大壯，覽荀卿，采蕭相，倂拱木於林衡，授全模於梓匠。謀龜謀筮猶周公之下都洛邑也毛詩

重爰爰也大壯易卦名也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樂風雨蓋取諸大謂此觀也荀卿曰宮室器用以

遵煥湯發德別輕重也非為夸誇將以明人之大通仁顯也春秋左傳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治木器曰梓尙書有梓材之篇也說文曰詩

以宮室等法事章行之

正爲魏都
宮殿先城
郭及城野
內及城外
水林原野
大至城內
官署居民
以至於肆
管庫之見
皆所以典

宮殿之屬
詳於吳屬

曰說及下策准謂子曰太一者策範天地雅西京也豫東京也西京賦曰取殊裁於八都魏子曰義象牙次不窮論器子曰萬身宮室毛詩
樂古公宣父曰高門有閭又美宣王曰築室百堵說文曰倭具也饒勉反又曰倭取也于軟切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趙岐曰梓匠木工也

遐邇悅豫而子來，工徒擬議而騁巧，闡鈎繩之筌緒，承二分之正要。揆日
暑，考星耀，建社稷，作清廟。築會宮以迴匝，比岡隰而無陂，造文昌之廣殿，極棟

宇之弘規。對若崇山，崛起以崔嵬，髣髴若玄雲，舒蜺以高垂。二分春秋之中者也詩定之方中
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定

禁室星宮，室中可以與土功也陂傾也易曰無平不陂文昌正殿名也規圓形而五色善曰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豫或爲務西都賦序曰
衆庶悅豫毛詩曰庶人子來周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禮杜預景賦曰王爾投其鈎繩杜預左傳注益次也與筌同曰

禮曰匠人建國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玄曰極星北辰也周禮曰左宗廟右社稷說文曰蕪崖也鄭玄
禮記注曰陂傾也周易曰上棟下宇以避風雨樹高貌也景福殿賦曰若仰崇山而戴垂雲飛飛貌也淮南子曰玄雲素朝 瓌材巨

世，埴塼立參差，榜椽老復結，藥櫨疊施。丹梁虹申以並亘，朱桷森布而支離，

綺井列疏以懸蒂，華蓮重葩而倒披，齊龍首而涌露，時梗概於澎池。爾雅曰榜謂之
椽善曰西都賦

曰因瓌材而究奇抗龍之虹梁廣雅曰曲榭謂之藥說文曰櫨櫨柱榭也然藥櫨一也有曲直之殊耳西京賦帶倒茄於藻井旋紅藻之
狎獵又曰疏龍首以抗殿齊龍首而涌露謂畫爲龍首於椽承榜四隅而以寫露也說文曰雷屋水流也東京賦曰其梗概如此毛詩曰麗
池也 旅楹閑列，暉鑿挾振，棖題黜黜，階隄嶙峋。長庭砥平，鍾簷夾陳，風無纖埃，

雨無微津。詩云旅楹有閑挾中央也振屋宇聲也文昌殿前有鍾簷其銘曰惟魏四年歲在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鐘又
作無射鐘建安二十一年七月始設鐘簷於文昌殿前所以朝會四方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旅楹衆也薛君韓詩章句
曰楹大也謂闕森大也碑鑿言楹柱光輝遠照挾振也廣雅曰鑿照也聲類曰鼎深黑色也直感反鑿亦黑也徒對反應劭上林賦注
曰楹閑橫也西京賦曰抵錡鑿嶠嶠若日嶠嶠山崖之貌也毛詩曰風雨攸除墨子曰聖王作為宮室逸足以御風寒上足以待露 巖

巖北闕，南端道遵，竦峭雙碣，方駕比輪。西關延秋，東啓長春，用覲羣后，觀享頤賓。

孫評文選 卷一

一一一

所以亦大
邦也亦本
京之文法
正乃為左
下以爲主
右乃爲分
官之前後

前是非文
之非其左
呂其左其
昌符以文
為皆在
內故皆與
於宮附列
後而府寺
不同
前後左右
四節各右

孫評文選 卷一

文昌殿前值闕門端門之前南當南止車門又有東西止車門端門之外東有長春門西有延秋門文昌殿所以朝會賓客皇四方善曰德
闕殿賦曰朱闕嚴嚴凡南方正門皆謂之端春秋說圖曰血書魯端門西京賦曰圓闕疎以造天若鬱闕之相望毛長詩傳曰覲見也尚
書曰肆觀享后周易曰觀觀觀其所以
也顯養亦享也故曰觀享顯養許爾切
左則中朝有絕聽政作寢匪樸匪斲去泰去甚木無彫鏤

留所
士無綳
錦玄化所甄國風所稟
也中朝內朝也漢氏大司馬侍中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六百石以下為外朝
也文昌殿東有聽政殿內朝所在也墨子曰堯之為君采椽不斲晏子春秋

曰明堂之制下之濕潤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知節也老子曰去甚去奢爾雅曰鏤鏤也善曰毛萋詩傳
曰純赤貌也尚書曰既勳櫜斲孔安國曰櫜治斲削也西京賦曰木衣綳錦諷文曰綳厚給也蔡雅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黔首用靈漢
書首我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吉然反
毛詩序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於前則宣明顯陽順德崇禮重闈洞出鏘鏘濟濟珍樹

猗猗奇卉萋萋蕙風如薰甘露如醴
也周官閭人守王門稱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洞也南北外內東西左右按門皆洞達相通善曰禮記曰大夫濟濟庶士鏘鏘毛萋詩傳
曰猗猗蕙蕙茂盛貌也音此禮切叶韻東京賦曰蕙風橫被邊讓帝臺賦曰蕙風如春施語家舜曰南風之薰兮王肅曰蕙風至之貌也論
衡曰甘露味如飴蜜王者太平
則降鄭玄周禮注曰醴今甜酒禁臺省中連闈對廊直事所繇典刑所藏藹藹列侍金蠅齊光

詰朝陪幄納言有章亞以柱後執法內侍符節謁者典璽儲吏膳夫有官藥劑有
司肴醴亦順時腠理則治
升賢門內聽政闈向外東入有納言闈向
臺宣明門內升賢門外東入有內鑿署顯
闈門內宣明門外東入最南有闈者臺闈中央符節臺闈最北御史臺闈三臺並列西向符

節漢東有丞相諸曹善曰魏武集荀攸等曰漢制王所居曰禁中諸公所居曰省中淮南子曰連闈通房人所安也直事者若今之當直也索
葛獨斷曰直事尚書一人典刑周禮六典八刑也建安十八年始置侍中中尚書御史符節謁者金蠅金蠅獨斷曰侍中常侍皆冠華
文加貂附蟬左氏傳曰詰朝將見杜預曰詰朝平旦也周禮曰審人掌睡審鄭玄曰王所居之帳也尚書舜典曰龍命汝作納言嚶劬漢書
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王之喉舌也毛詩詩曰出言有章漢書音義曰音義曰柱後以鐵為柱今法冠是如淳曰御史冠也符節掌璽故云典璽漢書

尚符璽謁者受事故曰儲史漢書謂者掌贊受事周禮膳夫上士又曰醫膳掌藥共醫事鄭玄周禮注
曰劑和也又禮記注曰舊醴之酒謂昔酒也呂氏春秋伊尹日用新去陳膳聖遠通高誘曰嘑理肌說也
於後則椒鶴文石

不同朝省
堂園林
就其質而

右過接人
三池之築
所以於

極高亦本
甘泉西京
其能變化

永巷靈術，楸梓木蘭，次舍甲乙，西南其戶，成之匪日，丹青煥炳，特有溫室。儀形宇宙，歷象賢聖，圖以百瑞，粹以藻詠。芒芒終古，此焉則鏡，有虞作繪，茲亦等競。近世王

以椒房為通稱，聽政殿後有鳴鶴堂，楸梓坊木蘭坊，文石室後宮所止也。靈室中卷也。衛道也。鳴鶴堂之前次聽政殿之後東西二坊之中，央有溫室，中有畫像，讀尚書，皆錄焉。曰：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親米永巷，按處之別名。著曰：列女傳曰：善后，得罪永，卷周禮曰：正宮，學宮中，次舍甲乙，謂次舍之名，以甲乙紀之也。毛詩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又曰：不日成之。藻，賦文，藻頌，詠也。粹，子對切，芒芒，遠貌也。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廣雅曰：鑿，謂之鏡，照也。鄭玄論語注曰：繪，畫也。

下晚高堂，蘭渚莓莓，石灑湯湯，弱蔓係實，輕葉振芳，奔龜躍魚，有際呂梁，馳道周

屈於果下，延閣胤宇，以經營，飛陛方輦而徑西，三臺列峙以崢嶸，亢陽臺於陰基，

擬華山之削成，上累棟而重霄，下冰室而沍冥。文昌殿西有銅爵園，園中有魚池，堂，鼻班園曰：晚三十畝，也。離騷曰：既滋蘭之九畹，石灑，灑也。水灑，石則則怒成，滯

粟木之細枝者也。揚雄方言曰：青，齊魯之謂之粟，故傳曰：慈母怒子折莖而答之，其惠存焉。子紅切。係古計切。莊子曰：呂梁，懸水三十級，流沫三十里。魚鱉之所不能遊也。漢廡，舊有樂廡，所獻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車。銅爵園，西有三臺，中央有銅爵，臺南則金虎，臺北

則冰井，寮有屋一百一間。金虎，寮有屋一百九間。冰井，臺有屋百四十五間。上有冰室三臺，與法殿皆閣道相通，直行為徑，周行為營。建安十五年，作銅爵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四方，迥堅也。春秋左氏傳曰：固陰，沍，寒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曹植古詩曰：夕宿蘭

池左氏傳曰：原田，莓，莓，杜預曰：若原田之草，莓，然莓，莫來反。楚辭曰：石灑，今或說文曰：曝，察也。千側反。漢書曰：太子不改絕，馳道，馳，助曰：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延，延，相連，延也。淮南子曰：延，棧，棧，道，管，管，靈光殿賦注：飛陛，揚，揚，方，登，言廣也。甘泉賦曰：似紫宮之崢嶸，管，靈光殿賦

曰：樹而高，大謂之陽基。在小曰：故陰基。周軒中天，丹墀臨森，增搆峨峨，清塵影影，雲雀踈蕩而矯首，壯翼攜

鏤於青霄，雷雨窈冥而未半，曠日籠光於綺寮，習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入

極可圍於寸眸，萬物可齊於一朝。丹墀，以丹與爵，離合用塗地也。爾雅曰：扶搖，謂之森，森上也。風從下，升也。班固西都賦：說鳳闕曰：上，軀稜而柄，金雀凡鳥之柄也。羽，翼，飛，非以今，揆古言，概非

言及外衛
四門特表
城樓為內
外之關鎖

本愈由內
及外以苑
在上池遠
接去故

所觀之形也張衡西京賦曰風霧霧於雲標感烈風而欲翔此風之有定有住向風而無一方則不宜言烈風也不行則廢膠則形定翼住飛則欲足絕據則舉羽翮用勢若將飛而尚住故言雲雀蹀躞而矯首也魏晉提王吉傳曰逃退步趨以實下昔人不行則廢膠則形定翼住飛不實也降降于也王褒甘泉賦曰十分未升其一增惶懼而目眩者持竿而為坑豎木未以闕泉揚雄甘泉賦說靈曰鬼魅不能自逃牛長途而下頭班固西都賦說靈曰攀井幹而未半目眩轉而意迷舍靈樞而卻倚者顛墮而後稽張衡西京賦說靈曰將牛往而未半牛怵悍傑而燥幹非都虛之輕獨孰能超而究升此四實所以說靈樹之體皆危峴棟離輕捷與鬼神由莫得而自逃也非夫王公大人聊以雍容升高翽望得意之觀也異乎老子曰若春升四實之為靈樹故引步頓以實下稱八方之先遠適可以闕於速寸之降于言其理既而當情也莊子有齊物之論善曰軒長廓之有德也列子曰周穆王乘雲氣中天夢漢典職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西都賦曰正殿崇嵬脊騰七發曰崇清塵毛長詩傳曰壯健也獨鈿獨布其彫鏤也說文曰綉深遠也冥幽味也毛詩曰有如曠日西京賦曰交綺器以疏寮諒諒會點曰春服既成毛詩曰於焉逍遙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趙岐孟子章句曰眸目童子也

長塗牟首，豪微互經，晷漏肅唱，明宵有程。附以蘭錡，宿以禁兵，司衛閑邪，鈎陳罔驚。牟者闕道有說者也審光傳說昌巴王登道牟首鼓吹歌舞豪微道也

帶倡亦唱字也充向反程猶限也程與皇通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錡建安二十二年初置衛尉漢書曰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周易曰閑邪存其誠樂汗圖曰鈎陳後宮也服虔甘泉注曰紫宮外營鈎陳星

堞帶浹，四門轆轤，隆廈重起，憑太清以混成，越埃壙而資始，藐藐標危，亭亭峻趾，臨焦原而不悅，誰勁捷而无愆，與岡岑而永固，非有期乎世祀，陽靈停曜於

其表，陰祇濛霧於其裏。賸城也滄深也血城溝也張衡西京賦曰經城血堞城上女牆也賈誼曰裂後衛侯俠城堞浹陸

莫敢近也有勇以見苦于者獨卻行齊賦焉所以服萬國也善曰薛綜西京賦注曰轆轤高貌也騶冠子曰上及太清下及太寧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西都賦曰映埃壙之濕濇周易曰萬國資始王逸楚辭注曰藐藐遠也說文曰標末也鄭玄禮記注曰危棟上也西京賦

曰狀亭亭以著著說文曰趾基也論語曰愷而无疆則惠福與惠同思苑以玄武，陪以幽林，繚了垣開圉，觀宇

子反陽靈天神也甘泉賦曰齊乎陽靈之宮周禮曰掌地祇之禮也

相臨，碩果灌叢，圍木竦尋，篁篠懷風，蒲陶結陰，回淵灌，積水深，蒹葭翬，藿翦

先言苑囿
絕不與前
經國不與
更有互爲
映帶之妙

四野園林
從其類也
故附於此
云原隰是
指此合境
也

森。丹藕凌波而的皪，綠芰泛濤而浸心潭，以羽翮韻頰，鱗介浮沈，栖者擇木，雌者擇音，若咆交步渤澥與姑餘，常鳴鶴而在陰。表清籟，勒虞箴，思國卹，忘從禽，樵蘇往而無忌，卽鹿縱而匪禁。

玄曰苑死在鄭城西苑中有魚梁釣臺什園蒲園諸果詩曰集于權木春秋左氏傳曰鳥可擇木

淮南子曰秋鷗雖於姑餘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張衡東京賦曰江池清瀾虞箴虞人之箴也事見春秋其辭曰芒芒禹跡疇爲九州經啓九逝人有寤爾猷有茂草各有攸慮德用不撥在帝夷非冒于原獸忘其饑恤思其靡特武不可重是用不愆于夏家獸出司序敢若僕

夫周易曰卽鹿無虞往從禽也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其大乎管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答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中始至於境則國

之大禁然後致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四十里爲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管樵蘇往而無忌卽鹿縱而匪禁者蓋同乎周文之德異乎齊宣之意蓋曰西都賦曰幽林爲谷西京賦曰藜垣縣運周易曰碩果不食莊子曰月日木其

繁百圍縶子曰水深則回說文曰淵回水也毛詩曰有濯泉者文子曰積水成海說文曰暨分別也胡犬反本草曰菹一名水芝爾雅曰荷芙蕖其根藕此文云凌波而的皪卽藕爲德名非唯根矣的皪光明也上林賦曰的皪江身鱗玄周禮注曰陵麥謂文曰白濤大波也凌濤

海濱也詞波之貌洞窟賦曰玉液浸潭而承其根毛萋詩傳曰飛而上曰頤周禮曰川澤宜鱗物墳衍宜分物鄭玄曰鱗魚龍之屬介鱗之屬水居陸生者也漢書音義膏灼曰雜取薪也蘇取草也

蓄畝，甘荼伊蠶，芒種斯阜。西門灑其前，史起灌其後，澄流十二，同源異口。畜爲屯雲，泄爲行雨，水樹稷古稌，陸蒔稷黍。黝黝桑柘，油油麻紵，均田畫疇，蕃廬錯列。

薑芋充茂，桃李蔭翳，音四家安其所而服美自悅，邑屋相望，武而隔踰奔世。詩曰周原

蹕蹕董荼如始爾雅曰田一歲曰苗詩云薄言采芣于斯苗故周官曰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鄭司農曰芒種稻麥也今郡下有十二壘天井

德在城西西南分爲十二壘丁鄧切微子參秀之賦曰黍苗油油漢制列侯公主田無過三十頃者其餘各以官次哀帝時畫營賜田律多子

露上疏均田之制從此際頃畝者界也埤埤時也詩云中田有履孟子曰五畝之宅詩之以桑故曰蕃廬錯列老子曰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里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人至老死不相與往來喜曰韓詩曰周原隰靡莫來反毛詩曰奕奕梁山維萬甸之寶遠國語曰阜長

亮官署次
民居次客
館考室之
法寺與前
府省不內
府寺在內
說也故從
分

也河渠齊曰西門豹引漳水灌鄆富以魏河之內漢書曰起史為鄆也植引漳水灌鄆也鄆人欲之曰鄆賢有令分爲公決史漳水今鄆鄆旁終古澗幽兮生稻梁水陸謂高下之田也一渠之內澗澗生稌黍高則植立稷黍也澗澗所以澗生萬物者也之樹反方言曰時更詩郭璞曰謂更種也時吏切爾雅曰黑謂之黝郭璞曰黝黑貌也弊類曰油油麻屈也莊子曰治邑屋島嘗不法聖人哉謝承後漢書曰王翁仲二千石弊世相襲

飛梁，出控漳渠。躡通溝以濱路，羅青槐以蔭塗，比滄浪平而可濯，方步欄占而有

踰。習習冠蓋，莘莘巾蒸徒，斑白不提，行旅讓衢。設官分職，營處署居，夾之以府寺，

班之以里閭。鄆城內諸街有赤闕黑闕正當東西南北城門最是其通街也石靈橋在宮東其水流入南北里爾雅曰石紅謂之行出城所經石寶者也趙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善曰杜預注曰衡交道也幽容反文子曰羣臣輻湊李尤德陽殿賦曰朱開闕嚴管灼漢書注曰飛梁浮道之橋小雅曰控引也步欄長廊也楚辭曰曲屋步櫺查接畜上林賦曰步櫺周流長途中宿窳雅胡億碑

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入文王境行者讓路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小雅曰班次也

其府寺則位副三事，官踰

六卿，奉常之號，大理之名，廬屋一揆，華屏齊榮，蕭蕭階闕，重門再扃，師尹爰止，毗

代作植。當司馬門南出道西最比東向相國府第二南行御史大夫府第三少府卿寺道東最比奉常寺次南大農寺出東掖門正

魏王時太常魏肅常廷尉魏大魏建安十八年始置侍中尙書御史符節諸者耶中令太僕大理少府中尉二十一年大理鍾繇爲相國始置太常宗正二十二年以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初置衛尉時武帝爲魏王置相國御史大夫故云位副三事置卿近九故曰官踰六卿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夏屋已見上注鄭玄禮記注曰畫華也爾雅曰屏謂之樹鄭玄禮記注曰榮屋裏也爾雅曰兩階闕曰闕許亮反周易曰重門擊柝說文曰扃門之闕也毛詩曰君赫師尹毛寔曰太師周之三公也尹氏爲太師毛詩曰天子是毗又曰王國克

其閭閻則長壽吉陽，永平思忠，亦有戚里，寘宮之東。開出長者，巷苞諸

公，都護之堂，殿居綺牕，輿騎朝猥，踈傲其中。長樂吉陽永平思忠四里名也長壽吉陽二里在宮東中當石寶吉陽南入長壽北入皆貴里都護者將軍曹淵也漢書

莫曰植幹之植毛

市之有容也
而客館之有閑
也市之有容也
而客館之有閑
也

推廣長居
而言

於市之有容也
而客館之有閑
也

萬石君傳曰徒其家長安咸里以姊爲美人故善曰古詩云交疏綺綺綴
廣雅曰獵衆也鳥罪反類曰踴躍也徒協反說文曰儼隱也丘知反

樓之閉闕，起建安而首立。葺墻幕室，房廡雜襲，劖_居剔闕罔掇，匠斲積習，廣成之傳

無以疇，稟街之邸不能及。

郭城南有都亭城東亦有都道北有大邸起樓門臨道建安中所立也古者重客館故學
年號也春秋左傳曰高其閉闕繕完葺牆以待賓客坊人以時築館宮室于庭曰備闕文

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坤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廩爾雅曰闕卷門也一日闕門中所從出入也葺覆也汚人塗人也葺塲也館宮室諸
侯傳也史記留相如奉璧西入秦秦舍相如廣城傳善曰說文曰廡堂下尙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剔闕曲刀也闕九月反鄭玄論語注曰

首懸藥街鏡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內也

廊二市而開塵，籍平達而九達，班列肆以兼羅，設

闌闕以襟帶，濟有無之常偏，距日中而畢會，抗旗亭之曉薛，_五修所覲之博大。_禮周

大市日具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而市此三市之謂也達也見上章傳曰達市在達之上易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
交易而退各得其善曰有無謂貨物之多少也二者常偏此能濟之也孟子曰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西京賦注曰旗亭市樓
也廣雅高樓之貌爾雅曰親戚也他帛反

異觀，質劑子平而交易，刀布質而無筭。_{載車橫覆陸人所蓋也周官曰聽質質以質劑又曰以質劑結信而止}

買也劑小買也刀布錢刀之謂荀卿書曰省刀布之款善曰西京賦曰俯察百錢史記蘇秦曰臨當之塗車嚴整人肩摩連衽成離莫決成
券左傳曰楚子玉謂晉侯曰君弑賊而戮之說文曰捶擊也河圖龍文曰八方歸德進南子曰采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修明九萬之風采

高誘曰風俗采事也 財以工化，賄以商通，難得之貨，此則弗容。器周用而長務，物背厥而就攻，

不鬻邪而豫賈，古著馴風之醇醲。_{周官曰百工飭力八材商賈卑通賈賄漢書賈殖傳曰桓文之後禮義大壞上}

商居賈曰賈禮記王制曰器用不中度不繫於市布品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繫於市絳色亂正色不繫於市僉獸魚鼈不中殺不
繫於市此皆不鬻邪之義史記曰子虛治跡不鬻賈周官曰平肆展成鄭玄曰展豎也成平也市者使定物賈防誣豫也善曰廣雅曰財貨

德爲滯也
明接上文

此下段爲
一先言定
局先言定
初次言定
後以見道
長雖字以
果多頌兵
爲耳亦武
一步段用
氏段爲武
一運距時
映發達也
相九與魏

孫評文選 卷一

也財與村古字通爾雅曰賄財也賈雅曰長常也言常習之史記曰舜居河濱器不苦致習灼曰疾病也餘乳反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買周易曰馴致其道仲長子昌言曰淑清穆和之風既宣醴醴之化既淡孔安國尙書傳曰醇粹也說文曰醴厚酒也女龍切優溘然以酒之醴也
喻政厚也
白藏音平之藏音去富有無隄同脈大內控引世資寶幪積帶琛幣充切勿關

石之所和鈞財賦之所底慎燕弧盈庫而委勁冀馬填廩致而駟駿白藏庫在西城下有屋一百七十四間爾雅曰秋爲白藏因以爲名也大內京邑都內寶藏也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越人貢財之奉不輸大內食貨志曰或增財夏書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此夏之逸書禹貢曰庶土交正厥愆財賦咸則三塊鄴城西下有堯黃廩燕幽州也孤弓也爾雅曰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瑋春秋左傳曰襄之北土馬之所生善曰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漢書東方朔曰不足以及危無隄之與蘇林曰隄限也爾雅曰賑富也風俗通曰樂輶之後輶布一匹二丈是謂質布虞君之巴氏出椽布八丈寔在宗反椽音稼增音滯賈逵國語注曰關通也鄭玄儀禮注曰和調也孔安國尙書傳曰金鐵曰石供兵器用通之使和平子虛賦曰充物其中說文曰關壯馬也子期反

至乎勅敵糾紛庶士罔寧聖武興言將曜威靈介
胃重襲旂旗躍莖弓球爲解藥巨矛鏃飄英三屬之甲縵韓莫胡之纓控絃簡發妙擬更平嬴趙安十九年五月立魏公位諸侯王上赤綬遠遊冠二十一年進爵爲王二十二年得設天子旂旗出警入蹕賜朱冠冕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趙惠文王好劍劍士夾門而客者三千人趙太子悝謂莊周曰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綬胡之纓短後之衣隄目而露難者王乃悅之戰國策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鷹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更羸曰可有鷹從南方來更羸虛發而獨下善曰左氏傳曰子魚曰戰敵之入隘而成列杜預曰勅強也尙書曰庶士交正毛詩曰庶士有揭又曰與言出宿長楊賦曰以露威靈金匿曰良弓非勅藥不張說文曰鈹小矛史記曰冒頓自立爲單于控弦之士三十萬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勦北鄙爾雅曰簡擇也謂擇處而發也齊被練而銛息戈襲偏襲以讚會列畢出征而中律執奇正以四伐碩畫

精通目無匪制推鋒積紀銜氣彌銳三接二捷既畫亦月剋翦方命吞滅咆交白然

雲撤叛換席卷虔劉禳子威入紘荒阻率由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振旅鞫鞫反

莫大於用

所能典而光
折此所假宅
用所酌武中
客以監修土

旆悠悠凱歸同飲，疏爵普嘒，朝無刑印，國無費留。
春秋左傳曰被練三千馬，駘曰練爲甲，斐史記讚孫武曰奇正還相生者環之無端，莊子曰庖丁爲文惠君解牛之所觸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文君曰善哉，技庖丁對曰臣好者道進乎技矣，臣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也，其應歲更刀割也，善哉，技庖丁對曰臣好者道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也，而刀刃若新，發於鋼若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文君曰善，吾聞丁之言，得養生焉，一紀十二年，推鋒積銳，謂魏武帝從和，元年起兵，至建安二十五年，軍無不剋，抑亦庖丁用刀十九年之義也，孫武曰避其銳氣，謂銳氣之利甚於鋒刃也，易曰晉剛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旆雲亦月健之貌也，詩云咆然于中國，吞滅咆然放蕩，王命也，尚書曰師哉，方命殄剋，方命者謂始起兵，馮董卓之首亂，漢室也，咆然猶咆哮也，自矜健之貌也，劉琨曰秋九月，命者劉琨韓暹，揚奉之專用，王命也，叛換猶叛也，漢書曰項氏叛換，雲散換，拔者謂討破袁紹，猶勝項羽也，度成入絳，荒阻率由者謂北魏度劉我邊，陸席卷度劉者謂攜呂布於徐州，劉袁術於揚州，平韓約馬超於雍州，降劉表於荊州之屬也，履成入絳，荒阻率由者謂北魏單于白屋，東國孫權於吳會，西孫劉備於巴蜀也，刷小管也，司馬相如梨賦曰喇嗽其聲，史記蘇秦曰綉綉殿殿者三軍之衆，穀梁傳曰入曰振旅，兵事以嚴，形也，春秋左傳曰凡公行，皆於宗廟，反行，故至澠，書曰疏爵而費之疏，爵普嘒，嗚其爵邑者，刑印也，角河也，訕傷傳曰項王有功，當封爵，印忍不能與孫子兵法曰偏將軍督說文曰說列中止也，然讀列或止或列，周易曰師出以律，漢書擄雄上疏曰石畫衣之偏鑿之衣裳，昭注曰鑿在中，左右異故曰偏，漢晉督說文曰說列中止也，然讀列或止或列，周易曰師出以律，漢書擄雄上疏曰石畫之臣，甚衆，史記曰秦穆公與晉惠公戰於韓地，秦人見穆公，亦皆推鋒爭死，尙書曰方命，圯族，春秋感精符曰楚圖宋，更相吞滅，春秋推賊圖曰諸侯，冰散席，卷者爭，恣妄，西都賦曰饒威盛，容淮南子曰八澤之外，乃有八款，尙書曰率由典常，以藩王，室魏武兵，接栗曰大將將衆，車辟也，呼萌，切今爲翰，字音，田毛詩曰悠悠旂旐，魏武孫子注曰賞不以時，但留費也。

獸而去戰，蕭斧戡柯以柙刃，虹旂擗塵以就卷，斟洪範，酌典憲，觀所恆，通其變。上
行雨濛衣冠是謂洗兵，刷猶飲也，所劣切，劉劭七華曰激馬河源，遊目吼，嵩著讀篇曰拘，拘衆軍辟也，呼萌切，今爲翰，字音，田毛詩曰悠悠旂旐，魏武孫子注曰賞不以時，但留費也。

垂拱而司契，下緣督而自勸，道來斯貴，利往則賤，囹圄寂寥，京庾流衍。
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強秦之勢伐弱燕，譬猶礪藉斧以伐胡，胡也，馬融廣成頌曰建雄虹之長，揆洪範箕子陳政術之精也，易曰親其新，臨雍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曰通其變，使人情不倦，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可契，無德可徹，善曰毛詩曰喪亂既平，周公攝政弘化，辟司亂，馬法曰以戰去戰，雖戰可也，押胡甲反，尙書曰垂拱而天下治，莊子曰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司馬彪曰緣順也，書中也，腹守道中，以爲常也，禮記曰仲春省囹圄，文字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毛詩曰曾孫之庚，如京，鄭玄曰庚錄，殺也。

孫評文選 卷一

一一九

既成文德功
斯與故歷德
舉靈與言
朝事期北
者持之來
見時以
感當之

禮樂備舉
此中夏道
非他方所
能及者

時東鯤卽序西傾順軌荆南懷憶憲朔北思建偉繇繇迴塗驟山驟水極負養贄

重譯貢篚鬢首之豪鏐耳之傑服其荒服斂衽而魏闕置酒文昌高張宿設其夜

未遽庭燎晰晰有客祁祁載華載裔入聲岌岌冠緹綺纍纍辨髮清酤戶如濟濁

膠如河凍醴流澌溫酌躍波豐肴衍衍行庖皤皤一惛惛醜謙酣清無譁呼瓜反地理

外有東鯤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獻見尚齊禹貢曰織皮西傾因相是來織皮西戎國也德順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義征不德淮南子

曰三苗鬻首裘禮贊也周官曰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寶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資蒼頡曰資財貨也建安

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韓歸泉將其名王大人來朝待以客禮張衡南都賦曰九隨甘醴十旬兼清醪秦曰齊有清濟濁河楚辭小招魂

曰提濯凍飲酌清涼王逸曰凍冷也酌三重醴醴酒也韓詩云齊爾繼豆飲酒之醴能者已謂之醴許氏曰醴酒美也者曰尚書

於背上海書曰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山海經曰青雲之山虓武羅司之穿耳以鑱郭璞曰鑿是也論語曰蘧負其子博物志曰織縷爲之以約小兒

晉灼曰梁四縣也周禮曰凡樂事宿縣毛詩曰夜未央鄭玄曰未渠央也毛詩曰庭燎晰晰又曰采芡祁祁楚辭曰高余冠之岌岌鄭玄禮

記注曰觀今之軌也纒與纒同漢書曰諸侯樂從楚又終軍曰解擗髮削左衽毛詩曰旣載清醪說文曰漸流冰也周易曰鴻漸于陸飲

食衍衍王肅曰衍衍寬饒之貌也隋書曰情惜和悅之貌也孔安國尚

書傳曰樂酒曰醴毛詩曰豳風采芣飲此滑矣毛詩曰滑醴鄭玄曰沛醴之一日滑樂也醴乙據反

韶夏冒六莖僣響起疑震霆天宇駭地廬驚億若大帝之所興作二贏之所曾聆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延陝也尚書曰蕭蕭九成風風來儀樂動聲儀曰帝夏樂曰六英帝頤頤曰五莖舜曰大韶禹曰大夏宋束曰六英能

爲天四時六合也五莖能爲五行之道立根本也漢書曰頤頤頤頤曰帝夏樂曰六英帝頤頤曰五莖舜曰大韶禹曰大夏宋束曰六英能

大而觀之響以鈞天廣樂史記曰趙簡子病扁鵲視之曰昔秦穆公嘗知此七日而瘳瘳之日昔公孫支曰我之帝所甚樂帝嘗我嘗國且

大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二日簡子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又曰趙氏之先與秦同祖然則

金石絲竹之恆韻匏土草木之常調干戚羽旄之飾好去清謳徽吟

秦趙同姓故曰二蘇

也博雅曰聆聽也

其餘與武點點
只用點點
之全備也
以全備也
道德詳焉
瑞應馬貌
表章本
皆欲當時
合本字意

之要妙。世業之所日用，耳目之所聞覺，雜糅紛錯，兼該泛博。鞅屨所掌之音，鞅音之曲，以陸八夷之君，以陸八荒之俗。鞅，周官鞅氏掌四夷之樂，其鞅，鞅詩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

味任而禁金之曲，以娛四夷之君，以陸八荒之俗。鞅，周官鞅氏掌四夷之樂，其鞅，鞅詩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

德靡之所及，善曰周禮曰：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禮記曰：周禮玄曰：千盾也。威斧也。武舞所執，羽翟羽也。旌旄牛尾文舞所執，翹文帝樂府曰：短歌微吟，不能長。長歌數千，曰世業。不管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鄭玄周禮注曰：鞅，四夷舞者，原也。鞅都泥反。鞅，俱具反。毛萇詩傳曰：東夷之樂曰鞅。琴經命決曰：東夷曰味南夷曰任。西夷之樂曰既苗既狩，爰遊爰豫，藉田

以禮動，大閱以義舉，備法駕，理秋御，顯文武之壯觀，邁梁騶之所著。建安二十一年三月魏武帝親耕藉田于鄴城東建安二十二年十月甲午治兵上親執金鼓以詔進退大閱講武也晉書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獵之田曲也。善曰：孟子夏謬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豫為諸侯度禮記曰：天子為藉田千畝，公羊傳曰：大騶者，何簡車馬也。蔡邕獨斷曰：天子有法駕，莊子曰：尹需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獨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史記曰：此天下之壯觀也。林不槎枿，澤不

伐天，斧斨以時，譽昏以道，德連木理，仁挺芝草，皓獸為之育藪，丹魚為之生沼。喬雲翔龍，澤馬下阜，山圖其石，川形其寶，莫黑匪鳥，三趾而來儀，莫赤匪狐，九尾而自擾。嘉穎離合以薈萐，醴泉涌流而浩浩，顯禎祥以曲成，固觸物而兼造，蓋亦明

靈之所酬酢，休徵之所偉兆。草木未成曰天，析方安斧也。詩曰：取彼斧斯，以伐遠揚。延康元年，木連理芝草生於樂平郡白鹿白巖，見於太原郡黃初元年十一月，黃龍高四五丈，出雲中，張口

正赤，喬雲者，外赤內青也。揚雄太玄經曰：紫電高靈，釋馬見於上黨郡。瑞石靈圖出於張掖之柳谷，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文備於大和周禮七等中高一仞，旁厚一里，蒼黃素章，龍馬鳳凰，仙人之象，然靈瑞是以有魏詩：雲鳥之書。黃初二年，醴泉出河內郡玉壁，一枚，延康元年，三足鳥九尾狐，見於郡國。嘉不生醴泉，出易曰：顯道而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侑神矣。賓主俱欲主人先舉名曰酬，客酌主人酒名曰酢。酢者，報也。行道德字神明而祥瑞皆至此。蓋明靈感應之理，其與人事交報之義也。故曰：蓋亦明靈酬酢也。善曰：國語畢革曰：山不

此後魏文受從初以禮之通位敘至初敘次通位敘非易籍亦立章其於魏文非實錄其於魏文非實錄其於魏文非實錄

東阿任城言之以抽選

孫評文選 卷一

樓竊不伐天桂天桂切五割切天鳥老切斯七羊切賢子能切文子曰鷹舉未擊羅罔不得張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孝經授神契曰德至草木水運理古瑞命曰王者慈仁則芝草生說文曰子步也丑赤反毛詩曰莫匪匪莫黑匪鳥尚書曰鳳凰來儀應劭漢書曰擾音繞馴也說文曰穎也李茂盛貌子本切蒼頡篇曰穎也周易曰曲成萬物而不遺尚書有休徵孔安國曰序美行之驗也說文曰儻大也

心徒醇音悉粹音悉餘糧音悉栖畝而弗收，頌聲載路而洋溢，河洛開輿，符命用出。翩翩黃鳥，銜書來訊。

人謀所尊，鬼謀所秩。劉宗委馭，巽其神器。闕玉策於金膝，案圖籙於石室。考曆數之所在，察五德之所莅。量寸旬，消吉日，陟中壇，即帝位。改正朔，易服色，繼絕世，修廢職。徽職以變，器械以革，顯仁翌明，藏用玄默。非言厚行，陶化染學。

儻校篆籀，篇章畢覲，優賢著於揚歷，匪孽形於親戚。

儻玉牒也尚書曰納策于金膝膝也揚雄遺劉歆書曰得觀書於石室春臨也詩曰方叔莅止司馬法曰明不寶咫尺之玉而愛寸陰之旬旬時也禮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易曰顯諸仁藏諸用儻校所為離校者也魏文帝好書作皇覽諸文章辭藻多矣御故曰儻校尚書盤庚曰優賢揚德歷試也善曰封禪書曰曼受穆穆周易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必改史記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沐浴有澤尚書曰宅山阜積積醴也廣雅曰粹純也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置餘糧於故首蔡雅胡廣碑曰餘糧猶千畝故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籍而頌聲作矣毛詩曰厥聲載路毛萇曰路大也七略曰鄒子有終始五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魏志曰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為魏王漢帝以衆望在魏遂禪位乃為壇於繁陽王升壇即阼改元為黃初尚書曰將遜于位遜與巽同消擇也古玄切淮南子曰君人之道儻然玄墨馬融論語注曰非薄也論語曰君子薄於言而厚於行風俗通曰案劉向別錄儻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者怨家相對漢書音義曰周宣王太史大篆也儻書音義曰今陛下不聖諸侯應劭曰接之以禮不以庶孽畜之也

本枝別幹，蕃屏皇家，勇若任城，才若東阿。抗旆則威險秋霜，擣翰則

華縱春葩，英詰列雄豪，佐命帝室，相兼二八，將猛四七，赫赫震震，開務有謐，故令

侯應劭曰接之以禮不以庶孽畜之也

本枝別幹，蕃屏皇家，勇若任城，才若東阿。抗旆則威險秋霜，擣翰則

華縱春葩，英詰列雄豪，佐命帝室，相兼二八，將猛四七，赫赫震震，開務有謐，故令

侯應劭曰接之以禮不以庶孽畜之也

事以於越言吳山誰推結意兩匹較可天國地品亦種
耳見前略此有蜀川者其束爲大句眉數下以步爲說不
其帶過御何量所物言之乃大之收次歷至從實來堪
餘出只從生而於

斯民親泰階之平，可比屋而爲一。

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魏武帝以郡陞侯影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入深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彰唯自步卒千人騎數百正身自搏戰追胡大破之

斬首五千餘級二八者八元八凱也四七者漢光武二十八將也唐帝泰階六符經泰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上星爲天子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元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歲大登民人息天下平是謂太平善曰毛詩曰本文百世說文曰幹本也左氏傳當辰曰封建懿親以蕃屏周黎也逃行賦曰皇家赫而天居彰後爲任城王植爲東阿王漢書終軍曰驃騎抗旌見邪左任食猶猛也魚膾反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者資戲曰摘藻如春華易乾鑿度曰代者赤兌黃佐命臨劬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毛詩曰赫赫師尹周易曰夫易開物

成務爾雅曰監靜也音嶺尙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

綽矣，帝德冲矣，讓其天下，臣至公矣。榮操行之獨得，超百王之庸庸，追互卷領與

結繩，睠留重華，而比蹤，尊盧赫胥，羲農有熊，雖自以爲道，洪化以爲隆，世篤玄同，

奚遽不能與之踵武而齊其風？

淮南子曰古者有醫而卷領以王天下其爲德生而不殺莊周曰昔者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武述也楚辭曰及前王踵之武善曰幽通賦曰且辨祀于契愈音義曰筭數也尙書曰天祿永終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西京賦曰皇恩溥尙書曰帝德廣運老子曰大辯若沖字書曰沖虛也魏志曰陳留王奐即皇帝位後禪位于晉嗣王魏世譜曰魏封帝爲陳留王

臣至公謂帝爲臣於晉至公之道也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司馬相如弔二世文曰操行之不得班固曰漢承百王之弊馮衍賦曰非庸庸之所識庸謂凡常無奇異也史記曰舜字重華高誘淮南子注曰隆盛也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謂玄同韓子曰雖

厚愛之矣 是故料 聊 其建國，析其法度，諮其考室，議其舉厝，復之而無斁，申之而有

裕，非疏糲 焉 之士所能精，非鄙俚之言所能具。

詩云斯于宣王考室也疏糲也韓非曰糲糲之欲聚糞輕舉厝也哉毛詩曰無斁於人斯又曰韓諫有裕 至於山川之倬詭，物產之魁殊，或名奇而見稱，或

實異而可書，生生之所常厚，洵美之所不渝。其中則有鴛鴦交谷，虎澗龍山，掘鯉

之澁，蓋節之淵。猗猗精衛，銜木償怨。常山平于，鉅鹿河閒，列真非一，往往出焉。昌容練色，憤配眉連，玄俗無影，木羽偶仙。琴高沈水而不濡，時乘赤鯉而周旋，師門

使火以驗術，故將去而林燔。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生之厚也謂適生生之情以自厚也鷲鷲水在南和縣西夾谷蓋節淵在平原高縣北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有鳥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亦帝之女名曰女娃女娃遊於海溺而不反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焉列真謂列仙也列仙傳昌容者常山道人也自稱殷王女食蓬累根二百餘年而顏色如年二十人故曰練色取

子者鄭人也時壯時老時好時醜乃知其仙人也湯都女者生而連眉耳細而長髮以為異俗皆言此天人也會稽子來過都女都女悅之遂留相奉待出門共牽犂耳而走莫能追之玄俗者自言河閒人也餌巴豆雲英寶藥於市七九一錢治百病王病癡服藥用下地十餘頭王家老舍人自言父甘見俗俗形無影王呼俗者日中實無影河閒故趙也文帝三年以為國木羽者鉅鹿南和人也母貧賤常助產婦兒生自下賤母大倚暮夢見大冠赤幘守兒言此兒司命若也當報汝恩使子與木羽俱為國木羽者鉅鹿南和人也母貧賤常助產婦兒

夜有車馬來迎之呼木羽木羽為我御來遂俱去琴高者趙人也浮遊冀州二百餘年後辭入碣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日皆聚齊待於傍殿屋洞果乘赤鯉來出坐洞中留一月復入水去師門者嘯父弟子亦能使火為孔甲龍師孔甲不能修其心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詔則山木皆燔孔甲祠而禱之未還而道死嘯父異州人也薛綠西京賦注曰詭異也王逸楚辭注曰魁大也鄭玄周禮注曰生猶養也山平干也師門者木嘯父弟子故附冀州善曰廣雅曰傳絕也薛綠西京賦注曰詭異也王逸楚辭注曰魁大也鄭玄周禮注曰生猶養也劉瓛周易養曰自無出有曰生毛詩曰洵美且仁鄭玄曰洵信也毛詩曰天命不渝毛萑曰偷變也澁音陵說文曰張亦易陽壯容，

衛之雅質，邯鄲醜步，趙之鳴瑟。真定之黎，故安之粟，醇酎中山，流涵于日。淇洄之筍，信都之棗，雍丘之梁，清流之稻。錦繡襄邑，羅綺朝歌，絳纒房子，縑繆清河。若此之屬，繁富夥爾，侯古非可單究，是以抑而未罄也。枚乘兔園賦曰易陽之咨淮南子曰蔡之幼女衛之雅質史遷禮記曰趙中山鼓鳴瑟丑縑纒真定屬中山

郡出仰黎故安屬范陽出仰栗揚雄幽州賦曰蕩蕩幽州推冀之別禹貢無幽州故安今屬中山郡中山出好葡萄酒其俗傳云昔有人曰玄石者從中山酒家酌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語其節度比歸數百里可至於醉如其言飲之至家而醉其家不知其醉以為死也桓欽而

山川不羣
寫物不
似其體
不修其
此其善
變化於
言能遠
以施留
步以能
餘所於

山川物產
不足以資
前代故都
以之爲格
與前人之
迥異

此皆魏人
爲之表者
爲之表者
爲魏生色

渾之中山酒家計向千日憶曰玄石前來酌酒其醉向解也遂往問其鄰人曰玄石死來三年眼已闕矣於是與其家至玄石家上過而開其棺玄石於是醉始解起於棺中其俗語曰玄石飲酒一醉千日信都屬安平出御徵雅丘屬陳留也地理志曰魏秦之分野南有陳留穡穡曰穡丘之穡清流鄴西出御稻穡邑屬陳留晉有服官一醉賦曰朝歌羅綺又房子出御縣清河出魏縣清河一名甘陵也蓋曰漢書音穡曰穡丘曰穡爲魏郡點隊反穡所解反穡晉韓詩章句曰均秦謂之流閉門不出者謂之穡淇園已見上文杜預左氏傳注曰水出汜汝郡穡即穡地也河或爲園洹音垣孔安國傳書傳曰魏郡縣廣雅曰穡絹也廣雅曰穡多也蓋比物以錯辭述清都之閑麗雖選言以簡章徒九復

而遺旨覽大易與春秋判殊隱而一致末上林之墮墻本前修以作系胡計切選詩九選擇來此物謂屬變而選復舊實則知言之選擇來此物錯辭物土之敘也風原遠遊曰造句始觀清都言雖選言簡章徒至九復而猶遺其精旨也春秋推見以至隱易本隱以之顯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故曰末上林之墮墻本前修以作系也前修前賢也雖擢舊法夫前修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頽墮境墮使山釋之人得至揚雄羽獵賦後曰收堆冤收置崇與百姓共之亂者理也傷曰有亂臣十人此皆二賦以其後居正之義理其前過甚之事也張衡東京賦曰相如壯上林之朝揚雄聽羽獵之辭繫以墮墮境墮以收其置崇卒無補於風規蓋易有系辭之義而以本於前修以爲系亂之意也系有未安焉諸文賦之後亂者與本絕於墮墮境墮以收其置崇卒無補於非本系辭之流也而張衡云系以墮墮境墮以爲系亂之意也系有未安焉諸文賦之後亂者與本絕於墮墮境墮以收其置崇卒無補於諸系辭之別可知也善曰韓子曰進類比物列子曰周穆王暨及化人之宮王以爲清都紫微倒漢書司馬相如贊文曰推見其軍至隱言大易春秋隱顯殊而合德者一故觀覽而法則之上林則頽墮境墮雖本前修而作系所請勳百而諷一故輕末而鄙賦

容弗犯信其果毅糾華綏戎以戴公室元勳配管敬之績歌鍾析邦君之肆則魏絳之賢有令聞也國語曰鄭伯納女樂二八歌鐘二肆公錫魏絳女樂一八歌鐘一肆曰子啟寡人初戎狄而政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與子共之管敬仲相桓公九合諸侯魏絳輔晉悼公七合諸侯故謂之元勳管敬之績也悼公得二肆而賜魏絳一肆故諸侯歌鍾析邦君之肆也善曰司馬法曰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禮記曰介冑有不可犯鄭玄禮記注曰信讓如風仰之傳假借字也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班固漢書述曰太師元勳啓立輔臣毛詩曰令聞望令

閑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爲之賦廬諸侯爲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侯敬之過其廬而賦之其僕曰干木布衣耳而君賦其廬不亦過乎文侯曰干木不趨俗後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之外未肯以己易寡人也寡人光乎鈞干木富於義勢不如

德厚財不如義高吾安敢不賦乎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無乃不可如平乎秦君以為然乃止干木曰然不蔽於俗故曰騰騰弗羅也逸詩云兆云詢多騰騰弗羅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毛詩曰誕實之隘巷又曰其室則邇老子曰解其紛也

名，若蘭芬也。史記曰魏有隱士曰侯羣年七十家貧食大梁夷門監者公子方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秦兵圍邯鄲公子姊為平原君夫人平原君食侯門監者公子及賓客辭王萬端王長秦終不聽公子公子用侯生策使朱亥推殺將軍晉鄙而奪其軍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邯鄲遂存秦兵伐魏公子乃將授公子于使衛君侯諸侯各進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當是之時公子威振天下善曰史記曰侯生直上戰欲以觀公子于執事愈恭然親御謂身自為帥也監門即侯羣也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嘯古謙字說文曰撝按也

齊鋒，一口所敵，張儀張祿亦足云也。史記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儀以學而遊說諸侯嘗從楚相欽楚相亡璧楚相門下意張儀儀以儀貧無行魏人也遊說欲事魏王秦貧無以自資乃事魏中大夫須賈賈怒范雎以告魏將魏齊齊擊折須賈齒雎伴死即盛以寶中范雎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葉賈中死人遂伏匿更名張祿先生隨秦謂者王稽入秦謂昭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有田單而不聞其有王也聞秦有太后穉侯不聞其有王也今太后擅行不顧穉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專斷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昭王懼乃合從使收其印而相張祿為應侯應侯之相秦蔡澤說曰今君相秦計不下册謀不出廊廊制諸侯六國不得

鶻鵠同窠，句吳與畫眉同穴。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鶻鵠推略也尚書曰及庸蜀人孔安國曰庸在江漢之南左氏傳地名句吳句音溝說文曰鶻鵠也胡鵠曰鶻鵠從株株鶻具喻反株音誦世本曰吳孰姑徒句吳注孰姑壽夢也句吳太伯始所居反鄭玄周禮注曰匾蝦蟆也匾裏秋切

一自以為禽鳥，一自以為魚鼈。善曰漢賈捐之上書曰薛越之人蠻獠魚鼈何足貴也鍾會劄論曰吳之玩便山者禽獸之

山阜猥積而踣踞，泉流迸集而映咽，隰壤濺漏而沮洳，林藪石留而蕪穢。山阜猥積也泉流迸集也戰國策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畢韓王曰成畢石留之地無所用之也石留之地喻土地多石猶人物之有留結也一日壤濺而石也或作溜字善曰廣雅曰踣踣傾側也字書曰迸散走也映咽流不通也映鳥期反公羊

推惟庸蜀與

至此完卻
總都之勝
結遠魏都
第一卓絕
東也

此為尾段
與首相照
力辨是非
或分言之
或合倒其
稱駁耳

力賦以既吳東
二賦已當時
吳獨持吳
言雖指吳
吳實已雙拍
正結吳已雙拍
妙見吳已雙拍
法也

傳曰嶺者何嶺也作廉反周易曰臨敵濟然滿猶疹也疹所禁反
毛詩曰彼汾沮洳其毛曰沮洳其漸洳也漢書楊惲曰無權不治
窮岫泄雲日月恆翳宅土熇暑封疆障癘
吳蜀皆暑濕其南皆有瘴氣善曰蔡莽螫刺昆蟲毒噓
滄獨出也埤蒼曰瘴熱貌許妖切

漢罪流禦秦餘徒習
刺力昆蟲毒噓
蔡莽螫刺多毒草也昆蟲毒噓與純鳩鳥之屬也善
曰王逸楚辭注曰蔡草毒也方言曰莽草也南楚曰
生陰而蔽詩序曰文王德及鳥獸昆蟲

宵貌藁陋稟質莖脆巷無杼首里罕者蓋
以禦瘴廣雅曰習餘也力制反
衛氏於蜀漢時曰秦漢之徒充以山東實種傳曰秦破趙孫卓
巴蜀輕易淫汰柔弱福施漢書曰人宵天地之貌方言曰燕記曰豐人杼首杼首長首也燕謂之射交益之人率皆弱陋故曰無杼侯曰伯
曰左氏傳曰亞爾小國杜預曰亞爾小貌也廣雅曰質脆也莖亦脆也七戈反說文曰脆少爽易斷也左氏傳曰王使宰孔謂齊侯曰伯
善老杜預曰

或魑或魍追直鬻而左言或鏤膚而鑽髮或明發而耀歌或浮泳而卒歲
維結左語不曉文字釋詁歌巴土人歌也何晏曰巴子語歌相引牽連手而跳歌也潛行爲詠詩曰漢之歲矣不可冰思善曰漢書淮南王
曰越鑽髮文身之人張揖以爲古彫字也于踐反文身即鏤膚也毛詩曰明發不寐爾雅曰耀耀契愈遷愈也郭璞曰賦役不均賢人憂
一音徒了反毛詩曰何以卒歲風俗以豎果爲墟人物以戕害爲藝善曰揚雄反驛曰何文肆而質蠢應劭曰豎
說文曰魑靜好也音壹左氏傳曰自

威儀所不攝憲章所不綴
禮記曰孔子靈章文武善曰毛詩曰朋友
內書其君曰殺自外曰戕七耳反

山之東阨介鳥因長川之裾勢距遠關以闕關命時高揲而陞制重山東阨謂蜀也長川謂
制善曰東扼拘束其民由於湫厄也裾勢依裾川之形勢也闕關望尊位也陞制亦以高
揲之陞而能約制其民也漢書音義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人也據古揲字九御切

卒瑣甲無異螳螂之衛
善曰孫策微貌呂氏春秋湯祝曰螳螳作罔罔今之人學之螳音株螳莫侯反
莊子連伯玉謂顏回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與先世而

常然雖信險而勦絕揆既往之前迹即將來之後轍成都迄已傾覆建鄴則亦顛

此處皆呼前辨三國字
此處皆呼前辨三國字
此處皆呼前辨三國字

魏都一統
全在彼所
詳者略之
彼所略者
三分即好
各自爭奇
也

甘泉賦
蘇宏肆音

默放下履其言之也嘗曰王弼周易注曰不與聖人之憂憂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不消柔覆之
不茂奈夢之善殖至於乾坤簡易是常無偏於生養無擇於人物不能委曲與彼聖人同此憂之

抑若春霆發響而驚

蟄飛競潛龍浮景而幽泉高鏡

善曰二客聞言朗然心悟循春遊之辭紛紛然而競飛龍影幽泉煥然而照也呂氏
春秋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詩進度客曰震起而驚雲陸周易曰潛龍勿用也

雖星有風雨之好人有異同之性庶觀部家與剝廬非蘇世而居正

尚書洪範曰庶人惟

兩言人心之不同如星之所好異易曰觀其彙歸其家小人剝廬變辭九章曰時也必獨立春秋公羊傳曰君子大序正善曰言已因此幸
見蘇家剝廬之凶非謂情世而居正道也爾雅曰庶幸也王弼周易注曰蔽覆隱郭光明之物也既豐其屋又覆其家屋厚家覆閣之甚也

且夫寒谷豐黍吹律暖之也昏情爽曙箴規顯之也

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各地美
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

溫至黍生今名黍谷善曰孔安國
尚書注爽明也說文曰曙旦明也

雖明珠兼寸尺璧有盈曜車二六三傾五城未若申錫典章

之爲遠也

太史書曰田敬仲世家傳曰齊威王二十四年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曰無有也魏王曰若寡人小
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善曰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玉徑寸置於席上

其夜照一室史記曰趙惠文王得楚和璧秦昭
王聞之願以十五城請易璧毛詩曰申錫無疆

亮曰「日不雙麗世不兩帝天經地緯理有大歸安

得齊給守其小辯也哉

一客自言安能守此者自確也齊卿子曰辯說等論齊給便利而不慎義謂之奸說善曰
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漢齊文帝賜尉他書云爾帝並立新序聖聽公曰經之以天

緯之以地絲緯不爽天之象也家
語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也

郊祀

祭天曰郊郊者言神交接也祭地曰祀祀
者敬祭神明也知天正於南郊郊外曰郊

甘泉賦并序

孫評文選 卷一

見初段與此亦不與他事亦不與句法亦不與人賦亦不與前多用星宿是神名目此又神多謂星漢天宮一觀等名一登觀等名一登觀等名一登觀等名

也張晏曰堪輿至猶狂八神也善曰言上諸神各有職役藝隨之國又指去之故令八方之神奔走而管轄殷鑒之盛而以軍裝也麟乘忽切漢書武帝紀曰用事八神文類曰八方之神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振奮也殷麟音盛多也軍裝如軍戎之裝者也 蚩尤

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張晏曰王威以玉為威龍也晉灼曰飛者蒙茸將已見東京賦而跳謂猛士之輩善曰蚩尤已見西京賦干將已見東京賦

賦禮記曰朱干玉戚鄭玄曰威斧也又考工記注曰極猶柄也音駮茸而恭反

齊總總以擗擗，其相膠鬪兮，森駭雲迅奮以方攘。晉灼曰方攘

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柴虜參差，魚頰而鳥附。善曰

駢猶併也張揖上林賦注曰柴虜不齊也韻府類

於是乘輿迺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韋昭曰鳳皇為車飾也晉隱也服虔曰華芝華蓋也善曰言以華蓋

駟蒼螭兮六素剌，螭略裴綬，灘虛穆纒。善曰高唐賦曰乘玉輿兮駟蒼螭上林賦曰乘鑿象六玉駟說文

帥爾陰閉，霽然陽開，曹灼曰帥聚也霽散也善曰文子

騰清霄而軼浮景，

兮，夫何旛旒郵偈之旖旎也？張晏曰軼過雲與倒景也服虔曰旖旎從風柔弱貌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何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浮景流景也神女賦曰夫何神女之妖麗何休公羊傳注曰據

疑問所不知者曰何周禮曰鳥舉為旗，雌雄為旛，郵偈竿之貌也郵音實偈音榮旛於綺切雌女氏切

流星旒以電爝兮，咸翠蓋而鸞旗。善曰言星旒之流如電之

聲駢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馱遺風。善曰廣雅曰陸離參差也方音曰馱馳也郭璞

凌高衍之崿嶮兮，超紆譎之清澄。孟康曰衍無崖岸也紆譎曲折也李奇曰

登椽纒而犴

前後左右
森然並立
亦言下復
活亦差

與後前
之宮相
肅平深
特下臨
所以為
也

炳炳晉灼曰景大也善曰配帝居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服虔曰會城縣圃閭風崑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其上善曰春秋合說圖曰紫宮帝室太一

於上榮兮，日月纒經於枼板。韋昭曰榮屋翼也服虔曰枼中央也板屋雷鬱律於巖突兮，電儵忽

於牆藩。善曰鬱律小聲也上林賦曰巖突洞房釋名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顛。善曰逮及也爾雅曰顛隕也歷

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蠖蠖而撒天。張揖曰陸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背倒在下如浮郊祀志注曰

汨以生川。如淳曰言開之高乃陸西海也善曰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黑水出焉涌醴醴泉涌出也方音曰汨疾也子華切蛟龍連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園

乎崑崙。善曰連蜷長曲貌也敦園盛怒貌也春秋漢音曰天一之帝居左覽膠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

清。服虔曰高光宮名也善曰曰膠流猶縹緲也善曰西清高曲之貌也溶盛貌也方皇即彷彿觀名也漢書曰甘泉有高光旁皇音傍西清即清淨之處也上林賦曰象輿僂蹇於西清前殿崔嵬兮，利氏玲瓏

而扶其頽危也。旋與抗古字同毛詩曰前殿正殿也諸宮皆有之漢書曰未央宮立前殿。炕浮柱之飛樓兮，神莫莫而扶傾。善曰旋舉也舉浮柱之飛樓言檐宇高峻者神清淨

孫評文選 卷一

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棍成。服虔曰蒙籠喜貌棍成言自然也善曰雲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

宛延。善曰言宮室之高故紅采蒙籠襲璇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亡國肅乎臨淵。服虔曰颺也

傾宮以此微諫也應劭曰登高遠望當以亡國為戒若臨深淵也善曰回森肆其碣駭兮，被桂椒而鬱移楊。處服

晏于春秋曰夏之衰也其王桀作為璇室殿之衰也其王紂作為傾宮回森肆其碣駭兮，被桂椒而鬱移楊。處服

曰回森同風也善曰毛萇詩曰肆疾也碣過也廣雅曰駭起也服與披同說文曰鬱木紫而將榮。善曰香氣芬菲寫匯而盛乃拂擊薄樹而及屋梁也說文曰薄樹香芬莠以穹隆兮，擊薄櫨

鍾。善曰鍾亦香字也禮記曰鍾聲也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

蘭蕙與薝蔔。李奇曰鋪門鋪首也善曰言風飄香氣既排玉戶而颺金鋪又發揚蕙蘭帷彌環其拂汨兮，稍暗

暗而靚深。善曰靚強風吹帷帳之聲也拂汨鼓動之貌暗深空之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

琴。張晏曰聲細不過羽穆然相和也善曰莊子黃帝曰一清一濁陰陽調和尚書曰夔典樂教胙子列子曰伯牙善鼓琴一般榘棄其削鬪兮，王爾投其鈎繩。應劭曰鈎曲

也善曰尚書曰倕汝作共工般管般也雖方征僑與偃佺兮，猶彷彿其若夢。賈灼曰方當也征行也言宓

王爾也並已見西京賦般與班同偃音班依靈說列仙傳曰偃佺槐里采藥父也食松實形體生毛數寸能飛行速走馬說文曰彷彿相似視不認也楚辭曰彷彿以遠見說即論

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善曰蒼頡篇曰目蓋天子穆然，珍臺間館，璇題玉英，蝓

蝓蟻濩之中。應劭曰題頭也蟻濩之頭皆以玉飾言其英華相摺也張晏曰蝓蟻濩刻鏤之形也善曰范子曰惟夫所

以玉戶金鋪而進
稍接而取深
好然天之思
種一為一篇大
轉頓

前牛殺宮
室後得牛斂
郊祀在力
問一全在亦中

賦是從上物
來取住
文化氣宇
一天至者
下至者
此段以句
祀會之
事畢而歸
意止中多

禮深維
處即所
神明德
屏玉德
宓妃是
後宮有

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澄心清志言儲蓄精神冀神垂恩也 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服虔曰釐福也韋昭曰逆迎也

福釐也，善曰三神，天地人也 迺搜逮索偶，臯伊之徒，冠倫魁能，韋昭曰搜逮也連匹也索求也偶對也應劭曰冠其

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善曰毛詩序曰甘棠樂邵伯也又曰東山周公東征也 相與齊乎陽靈之宮，善曰韓康伯周易注曰洗心曰陽

靡靡荔而為席兮，折瓊枝以為芳，善曰楚辭曰折瓊枝以繼佩 吸清雲之流瑕兮，飲若木

之露英，善曰淮南子曰志厲霄雲非夸誇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呼吸沆瀣餐朝霞 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

之堂，善曰禮神謂祭天也晉灼曰后土歌祭之處也善曰為歌頌以祭地祇 建光耀之長旂兮，昭華覆之威威，服虔曰昭明也華覆華蓋也善

兮，肆玉軼而下馳，如淳曰東阮東海也善虎切晉灼曰軼車轄也韋昭曰欽徒計切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楚辭曰馳玉軼而並馳 大漂龍淵而還九垓兮，窺地

底而上回，應劭曰龍淵在張掖廢日九垓九重也善曰言從東阮下馳遂浮龍淵而繞其九重乃窺地底而上 歸也說文曰濛濛也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騰龍領下廣雅曰埤厓也厓亦重之義也還音旋 風澹澹而

扶轄兮，鸞鳳紛其銜蕙，善曰澹澹疾貌也音鍊晉灼曰蕙綬也音 梁弱水之漚濊兮，躡不周之透蛇，服虔曰昆侖之

若濕溼耳善曰漚濊小水貌也宇林曰溼溼小水也廣雅曰漚濊也山海經曰西海之外有山不合名曰不周透蛇欲平貌也漚吐定切溼音斲蛇音移 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

卻宓妃，善曰言阮縑西極放想王母而上壽乃偕好色之望德故屏除玉女而及宓妃亦以此微諫也 玉女亡所眺

其清臚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服虔曰臚目童子也善 方攬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

求音沛與仍亦宿乃萬意見正之前詞中龍
詞萬亦與前事乃以一世大音一皆說也
意世以承前地而地在篇明時此齊以示賦
照化雨懸名歸歸祥為德乃心微

之爲資。晉灼曰等天地之計最也善曰世文曰攬操持也音覽精剛精微剛強也於是欽柴宗祈，善曰恭敬婦樂尊崇所祈也尚書曰至于岱宗崇燎薰皇天，玉之香也

皇搖泰壹。如淳曰皇擊也積樂於擊專頭置牲玉於其上舉而燒之欲近天也張晏曰招搖泰一皆神名善曰搖與通同舉洪頤，服虔曰洪頤姓名也應劭曰旌旗布也樹靈旗，李奇曰欲伐指所伐之國也見漢書郊祀志樵蒸昆上，張晏曰祀祭披羅也善曰言燔燼之盛故樵蒸之光同上而披羅四布配藜四施。也周禮曰共祀之薪藜鄭玄曰藜曰薪細曰藜說文曰昆同也昆也見爲

東燭滄海，西耀流沙，北橫幽都，南煬丹厓。服虔曰丹水之厓也善曰尙書曰弱水爲人于流沙幽都已見吳都賦煬與晃音義同水音曰燬矣也

玄瓚觶，醪，秬鬯泔淡。服虔曰以玄玉師之故曰玄瓚張晏曰瓚受五升口徑八寸以大圭爲柄用灌醪觶醪其貌也應劭曰泔淡瀟也善曰孔安國尙書傳曰黑黍曰秬醪以地草榘音求解力幽切泔胡致切淡大敢切

肝鬻豐融，懿懿芬芬。善曰言秬醪分佈芬芳盛美也肝鬻已見上文炎感黃龍兮，標訛碩麟。韋昭曰碩大也善曰言炎燿熾盛感動物也字林曰焱火光也說

選巫咸兮，叫帝閭，開天庭兮，延羣神。服虔曰令巫祝叫呼天門也善曰山海經曰大荒中有靈山巫咸從此升降王逸楚辭注曰巫

於是事畢功弘，迴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黎。晉灼曰黃圃無三巒相如尋有封禪善曰三巒即

天閭決兮，地垠開，入荒協兮，萬國諧。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閭門限也決亦開也言門決以出德澤故入荒方國俱協諧也登長平兮，雷鼓

殫，天聲起兮，勇士厲。如淳曰長平，據名陽在池南善曰字指曰殫大聲也口蓋切天聲如天之聲言其大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

兮，麗萬世。善曰言恩澤之多若雲行雨施君子皆有聖德故華嚴至于萬世也毛詩曰于胥樂兮鄭玄曰于於也胥皆也麗光華也亂曰：善曰王逸楚辭注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辭指擯所要也

崇園丘，隆隱天兮。善曰崇，高貌也廣雅曰園丘，大壇祭天也登降崱嶮，草捲垣兮。善曰登降，上下也列施那道也單大貌捲垣

善曰言恩澤之多若雲行雨施君子皆有聖德故華嚴至于萬世也毛詩曰于胥樂兮鄭玄曰于於也胥皆也麗光華也

善曰言恩澤之多若雲行雨施君子皆有聖德故華嚴至于萬世也毛詩曰于胥樂兮鄭玄曰于於也胥皆也麗光華也

善曰言恩澤之多若雲行雨施君子皆有聖德故華嚴至于萬世也毛詩曰于胥樂兮鄭玄曰于於也胥皆也麗光華也

善曰言恩澤之多若雲行雨施君子皆有聖德故華嚴至于萬世也毛詩曰于胥樂兮鄭玄曰于於也胥皆也麗光華也

善曰言恩澤之多若雲行雨施君子皆有聖德故華嚴至于萬世也毛詩曰于胥樂兮鄭玄曰于於也胥皆也麗光華也

善曰言恩澤之多若雲行雨施君子皆有聖德故華嚴至于萬世也毛詩曰于胥樂兮鄭玄曰于於也胥皆也麗光華也

與今中曲節時矣
同也起則前
過曲也
優柔不迫
後復揚從
楚則激節
歸地則此
亦天和也
仁德思清
綺才思可
之亦風家
元亦之新
賦亦以家
字為提子
以本字之
是為一篇
先敘論後
發句為綱
亦是春文
法用春文
前提敘事

增宮慘差，駢嗟峨兮。善曰：參同初林切。駢，步千切。嗟，何切。峨，音俄。 嶮嶮嶮，洞無厓兮。善曰：埤蒼曰：嶮，嶮嶮嶮，音嶮。嶮，音嶮。嶮，音嶮。 天之緯，香旭并兮。善曰：緯，事也。香，深遠也。旭，升幽昧之貌。毛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與數同。 聖皇穆穆，信厥對兮。李奇曰：對，配也。善曰：對，配也。能與天相對。配也。善曰：詩曰：帝作邦作對。 徠祇郊禋，神所依兮。善曰：言來郊禋而甚敬，故為神祇之所依也。徠，古來字。 徘徊招搖，靈汜遯兮。善曰：招搖，猶徬徨也。汜，遯，即遯也。也。毛萇詩傳曰：樓遯，遯也。也。也。也。 光輝眩耀，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耕藉臣瓚漢書注曰：景帝詔曰：朕親耕。本以躬親為義，藉謂蹈藉之也。

藉田賦臧榮緒晉書曰：泰始四年正月丁亥，世祖初藉于千畝。司空掾潘岳作藉田頌也。

潘安仁臧榮緒晉書潘岳字安仁，黎陽中牟人。掾角辯，惠稿藻，音監，鄉邑稱為奇童。穎冠，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高步一時。為衆所疾。然藉田，西征，咸有舊注。以其釋文，府遠，引證疏略，故並不取焉。

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羣后，藉于千畝之甸，禮也。實書曰：丁亥，藉田。戊子，大赦。為丁未，誤也。千畝，已見西京賦。

禮謂曰天子藉田千畝於是乃使甸帥清畿，野廬掃路，周禮曰：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鄭玄曰：師猶長也。然師而為帥者，迴言景帝諱也。周禮曰：野廬，毛學，達國之道路也。 封人

壇宮，掌舍設校。周禮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鄭玄曰：祭土曰封。壇，謂壇及壇埒也。周禮曰：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校，校柎，再重。杜子春讀為校柎，柎音互。 青壇蔚其嶽

立兮，翠幕黝以雲布，國語：纘文公曰：古者王命司空除壇于藉，楊修許昌宮賦曰：華殿炳而嶽立。鄭玄周禮注曰：帷覆上曰幕。魏文帝愁霖賦曰：玄雲黝其四塞。對黑貌也。封禪書曰：雲布霧散，黝丁致切。 結崇

基之靈趾兮，啓四塗之廣阼。崇基謂壇也。於壇四面而為階也。說文曰：趾，基也。又曰：阼，主階也。 沃野墳腴，膏壤平砥，墳，取平砥已見。說文曰：砥，平也。

從天子未
至至籍之
後也耕前
地籍田之
除而百餘
壯皆何等

次官大駕
方行也至
次處也序
甘泉亦序
諸賦中來

師膏與沃野千里
毛詩曰周道如砥
陌纒直已見上文
詩曰其直如矢

清洛濁渠，引流激水，子虛賦曰激水推移遐阡繼直，邈如陌矢。史記曰秦孝公壞井田開阡陌風俗邈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總情服于縹輓兮，紺轅綴於黛耜。總情帶耕之牛也說文曰縹帛青也音憲耜牛已見吳都賦又曰縹青白色較輓輓輓輓也鄭玄周禮注曰較輓儼儲駕於塵左兮，俟萬乘之躬履。駕牛儼然在於塵左以待天子躬履貌也晉灼漢書曰塵一百畝也然古耕以百僚先置位以職分百僚已見上文羽獵賦曰先置乎白楊自上下下，

具惟命臣。周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西京賦曰具惟命臣鄭玄儀禮注曰命者加爵服之名襲春服之萋萋兮，據游車之麟麟。司馬彪上林賦注曰襲服也釋名曰車

微風生於輕幟，纖埃起於朱輪。釋名曰車星之拱北辰也。毛詩曰湛湛露斯晞晞不晞毛詩曰晞乾也言露見日而乾以喻諸侯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麟

萃。周禮曰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鄭玄曰前驅如今導引也魚麗闔闔洞啓，參塗方駟。洛陽宮記舍曰洛陽有周闔門

常伯陪乘，太僕秉轡。尚書曰左右常伯應劭曰漢官儀曰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解制出即陪乘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乘也漢舊儀曰漢乘輿大駕儀公卿奉引太僕御也后

妃獻種稷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周禮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稷之種而獻于王鄭司農曰先種後

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閭之蹕。周禮有挈壺氏周禮曰宮正凡邦

天子乃御玉輦，陸華蓋，陸華蓋，威榮籍晉書曰大駕鹵簿有大蓋華蓋衝牙錚鎗，綃紉粹

行之長也鄭司農曰蹕謂止

國尙書傳曰播布也若蕝蕝曰種種也

熱謂之種後種先熱謂之種漢書曰大農令武帝更名大司農孔安國論語注

周禮有挈壺氏周禮曰宮正凡邦

之車蹕宮中鄭玄曰正長也宮中

行者清道若今時蹕蹕

此處正寫
賦田爲一
等與雅別
淨兼鈔觀
者見里俗
之所被也

縹禮記曰凡帶必有佩玉有衝牙鄭玄曰衝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縹玉聲也縹又耕切鎗父行切鄭玄禮記注金根照耀

以烟晃兮，龍驥騰驤而沛艾司馬彪西京賦曰漢承秦制御馬乘與金根安車五采表朱玄於離坎，飛

青縞於震兌，中黃暈以發揮，方綵紛其繁會謂齒縹之儀車，騎旌旗各依方色表猶標也周易曰離南方

九旗揚旆周禮曰王之五路一曰玉路二曰金路三曰象路四曰革路五曰木路又曰掌九旗之物名瓊鋏入囊，雲

罕瞻藹臧榮緒晉書曰雲罕屯駕駟戰車戰則與銀音義同也藹藹簫管嗶嘶以嗽嘈兮，鼓鞞破隱以碎

以軒翥兮，洪鍾越乎區外箭爲軒翥已見西京賦天子震震填填，塵鷲連天，以幸乎藉田震

之割荆璞兮，若茂松之依山巖也。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降謂臨幸也應劭漢官儀曰天

三推而舍，庶人終畝三推已見上文國語文公曰王耕一墾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草昭曰一墾一耜之墾也班次也三

貴賤以班，或五或九禮記曰帝籍三公于斯時也，居靡都鄙，民無華

文而畫質也，綴扶發切然國語與禮記不同而潘維用之

裔，都謂京邑也杜預左傳注鄩邑也左傳孔子曰長幼雜處以交集，士女頡頏而咸戾。相雜衆多貌也頡頏相雜衆多貌也頡頏相雜衆多貌也

展至，被褐振裾，垂髻總髮。老子曰被褐而冠玉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說文曰褐者粗衣也爾雅曰被謂之褐郭璞曰衣後裾也故音對魏志毛玠曰臣進繫執簡牌著曰髻髮也大聊切毛詩曰總角之童毛

結髮也。躡踵側肩，揜裳連襪。說文曰躡追也躡其踵所以爲追逐也鞞類曰躡足根也史記馮驩曰夫朝魏市者側肩

曰躡即袂字也。黃塵爲之四合兮，陽光爲之潛翳。山陽公載記曰賈詡鳴鼓雷震

莫不扑僂平康衢，謳吟乎聖世。列子曰一里老幼喜躍并舞康衢已見上文

力乎樹藝，晉作已見西京賦韓詩外傳曰子路治溝孔子曰我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靡誰督而常勤兮，莫

之課而自厲，說文曰誰何也謂責問之也字書躬先勞以說使兮，豈嚴刑而猛制之哉？周易曰

農民忘其勞史記曰秦繁法嚴刑而天下不振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周易曰損益盈虛與

義大矣哉晏子春秋曰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高以下爲基，民以食爲天，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漢書正其末者

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言治國之道以商爲末而農爲本以貨爲後而食爲先也陸賈新語注曰治末者謂其本李

記曰善終者如始尚書大傳曰入政何以先食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壹，國語展禽曰共工氏之子曰九

傳曰善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本也故入政先食野有菜蔬之色，朝靡代耕之秩。禮記曰三年耕必有一年食雖

四民者國之正民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壹專一也祿足以無儲藉以虞災，徒望歲以自必，言無儲藉以度荒災空自必望於歲也崔實四民月令曰十月五穀斷登家

祿足以無儲藉以度荒災空自必望於歲也崔實四民月令曰十月五穀斷登家

後論先入大段
先論先入大段
論先入大段
先論先入大段
論先入大段
先論先入大段
論先入大段
先論先入大段
論先入大段
先論先入大段

闕陽焉如農夫之望歲也。三季之衰，皆此物也。國語鄭曰夫三季王之亡宜也章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今聖上昧且不顯，夕惕若慄，

味且不顯已見東京賦問易曰君子夕惕若厲爾雅曰慄懼也。圖匱於豐，防儉於逸。言常儉約以戒不虞故圖之者必於豐殷樂儉者在於奢逸也爾雅曰儉少也欽哉欽哉！惟穀之

郵，尙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國語魏文公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章昭曰三時春夏秋也管子曰倉廩實則知禮節祭星月令章句曰穀滿曰倉米滿

曰，罔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陛下耕親籍田以爲農先此亦堯舜之用心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諏

日，廟祧已見西京賦禮記曰宗廟在廟鄭玄曰宗宗人也祧接神者也毛詩箋曰后稷既爲郊祀之酒則諏謀其日應劭漢書注曰諏謀也簠簋普淖，則此之自實。周禮曰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儀

禮曰孝孫其敢用嘉薦鄭玄曰昔草黍稷也晉大也。薄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爲穀云滯乃孝切。縮鬯蕭茅，又於是乎出。左氏傳管仲曰爾實苞茅不入王祭不供元禘祀共蕭茅杜子春曰蕭香蒿也鄭玄曰既薦然後鬯縮鬯謂其香也

祭即共蕭茅杜子春曰蕭香蒿也鄭玄曰既薦然後鬯縮鬯謂其香也。旨酒嘉粟，左氏傳季良奉酒禮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合馨香茅以縮酒國語魏文公曰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黍稷馨香，旨酒嘉粟，左氏傳季良奉酒禮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合馨香茅以縮酒國語魏文公曰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

杜預曰粟。宜其民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左氏傳季梁奉粢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人神降之禮也鄭玄周禮注曰登成也左氏傳曰致其禮祀於是乎人而神降之禮也

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天地之性，人之所由靈也。子經曾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漢書曰人有生之最靈者也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鮮哉

希矣！孝經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論語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逮我皇晉，實光斯道，鄭玄毛詩箋曰光明也斯道謂孝道也儀刑乎于萬國，愛

敬盡於祖考。毛詩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毛萇曰孚信也孝經子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尙書大傳曰王者躬耕所以供

粢盛五經要義曰天子藉田千畝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足尙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何晏論語注曰本基也勸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

頌而致能

本致孝能

意以見歎

主之所當

念也

結重天照

為起照于

子虛上林
傳宋高堂
賦而從玉
之加而從
極其排以
氣其局以
擬賦其詞
極賦其詞
擬賦其詞

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周易曰盛德此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而二美具焉。一役謂籍田也二美謂能本而孝也左氏傳陰飴甥曰此一役也

不亦遠乎？不亦重乎？論語文也敢作頌曰：『思樂甸畿，薄采其茅。』茅即上甸師之所供者毛詩曰思樂泮水

大君戾止，言藉其農。周易曰大君有命毛詩曰魯侯戾止言觀其旂毛萸曰戾來也止至也其農三推，萬方以祗。禮記曰耕藉所以敬爾雅

勗我公田，實及我私。鄭玄周禮注曰勗私也奴豆切毛詩曰爾我公田遂及我私我簋斯盛，我簠斯齊。禮記曰天子藉田以齊

我倉如陵，我庾如坻。毛詩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又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玄曰庾露積穀也坻水中高地念茲在茲，永言孝思。言念此黍稷在此祭祀也尚書馬

力普存，祝史正辭。左氏傳季梁曰上惠利人患也祝史正辭情也神祇攸歆，逸豫無期。左氏傳楚子曰能歆神人杜預曰歆享也毛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

畋獵鄭玄禮記注曰田者所以供祭祀庶府之用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馬融曰取獸曰畋

子虛賦善曰漢書曰相如遊梁乃著子虛賦後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乃召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遊獵之賦以子虛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為辭以風諫焉

司馬長卿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人少好讀書為武騎常侍後拜文園令病卒

郭璞注

法家虛好一雲出二張也去以夫並昌察締締氣在
少後在筆夢口冷正其所吹稱黎此戰此繁而而古
此之能絕先語在不在以事以馬也提先不之妙
筆詞用妙將一歸意誤爲

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司馬彪曰：畋，獵也。善曰：家語曰：孔子在齊，齊王出畋，木或云：境內之六德車騎之衆，非也。畋罷，子

虛過，妬烏有先生。張揖曰：妬，誇也。丑。亞切。字當作詫。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

「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

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張揖曰：楚藏也。在南郡華容縣。善曰：廣雅曰：僕謂附著於人，然自卑之稱也。夢，莫調切。曰：「可得聞乎？」子

虛曰：「可。」王車駕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郭璞曰：濱，涯也。列卒滿澤，眾網彌山。郭璞曰：彌，覆也。善曰：樂府曰：海水之崖

見上。掩兔鱗鹿，射麋脚麟。司馬彪曰：麟，瑞也。音丞。舉昭曰：脚，謂持其脚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掩，掩也。騫，於鹽浦，割鮮染輪，張揖曰：海水之崖

鮮庄也。染，猶也。切生肉。擗，車輪鑿而食之也。善曰：擗，搗也。搗而絲切，搗一頓切。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郭璞曰：伐其功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顧謂僕曰：「楚亦有

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郭璞曰：與，猶如也。僕下車對

曰：「郭璞曰：下車，辭也。臣楚國之鄙人也，廣雅曰：鄙，小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善曰：覽，於有無謂也。有所見或復無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

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郭璞曰：特，獨也。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

山則盤紆峩鬱，隆崇聳舉，郭璞曰：隆，崇也。嶺，起也。善曰：嶺，崇也。岑峯參差，日月蔽虧。張揖曰：高山擁蔽日月虧缺半見也。善曰：家音吟。交錯

交錯

北為延西... 就中仍細... 言敘地後... 不與逐層... 看其敘之... 落自逐層... 入排比不... 同高卑就... 敘物產... 間及點出... 江山形勢... 筆致安閑... 上過接亦... 北下就其... 至此寫出... 鳥獸怡好... 接下游情... 手格下獸... 然落此文... 天然出

糾紛，上于青雲，郭璞曰言相摻結而峻絕也。龍池陂陀，下屬江河。郭璞曰言旁頽也。鵝潭也。龍管波鼓音。遷陀謂之河詩賦通方言耳。晉灼曰文章假借陂陀之韻也。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垩，錫碧金銀，張揖曰丹丹沙也。青青陂也。赭赤土也。聖白土也。蘇林曰白垩白石英也。垩音附善曰高誘淮南子昆吾山名也。出美金。尸子曰昆吾之金。瑇瑁曰玫瑰火齊珠也。郭璞曰琳玉名。瑇瑁曰瑇瑁石也。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瑯昆吾，張揖曰琳瑯也。瑇瑁曰瑇瑁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磨也。如淳曰瑇瑁音緘功音勒。礪石砥砮，張揖曰礪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磨也。如淳曰瑇瑁音緘功音勒。礪石砥砮。

衆色炫耀，照爛龍鱗。郭璞曰如龍之鱗彩也。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瑯昆吾，張揖曰琳瑯也。瑇瑁曰瑇瑁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磨也。如淳曰瑇瑁音緘功音勒。礪石砥砮，張揖曰礪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磨也。如淳曰瑇瑁音緘功音勒。礪石砥砮。

瑇瑁曰瑇瑁石也。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瑯昆吾，張揖曰琳瑯也。瑇瑁曰瑇瑁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磨也。如淳曰瑇瑁音緘功音勒。礪石砥砮，張揖曰礪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磨也。如淳曰瑇瑁音緘功音勒。礪石砥砮。

瑇瑁曰瑇瑁石也。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瑯昆吾，張揖曰琳瑯也。瑇瑁曰瑇瑁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磨也。如淳曰瑇瑁音緘功音勒。礪石砥砮，張揖曰礪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磨也。如淳曰瑇瑁音緘功音勒。礪石砥砮。

瑇瑁曰瑇瑁石也。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瑯昆吾，張揖曰琳瑯也。瑇瑁曰瑇瑁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磨也。如淳曰瑇瑁音緘功音勒。礪石砥砮，張揖曰礪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磨也。如淳曰瑇瑁音緘功音勒。礪石砥砮。

瑇瑁曰瑇瑁石也。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瑯昆吾，張揖曰琳瑯也。瑇瑁曰瑇瑁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磨也。如淳曰瑇瑁音緘功音勒。礪石砥砮，張揖曰礪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磨也。如淳曰瑇瑁音緘功音勒。礪石砥砮。

瑇瑁曰瑇瑁石也。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瑯昆吾，張揖曰琳瑯也。瑇瑁曰瑇瑁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磨也。如淳曰瑇瑁音緘功音勒。礪石砥砮，張揖曰礪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磨也。如淳曰瑇瑁音緘功音勒。礪石砥砮。

瑇瑁曰瑇瑁石也。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瑯昆吾，張揖曰琳瑯也。瑇瑁曰瑇瑁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磨也。如淳曰瑇瑁音緘功音勒。礪石砥砮，張揖曰礪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磨也。如淳曰瑇瑁音緘功音勒。礪石砥砮。

瑇瑁曰瑇瑁石也。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瑯昆吾，張揖曰琳瑯也。瑇瑁曰瑇瑁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磨也。如淳曰瑇瑁音緘功音勒。礪石砥砮，張揖曰礪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磨也。如淳曰瑇瑁音緘功音勒。礪石砥砮。

瑇瑁曰瑇瑁石也。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瑯昆吾，張揖曰琳瑯也。瑇瑁曰瑇瑁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磨也。如淳曰瑇瑁音緘功音勒。礪石砥砮，張揖曰礪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磨也。如淳曰瑇瑁音緘功音勒。礪石砥砮。

瑇瑁曰瑇瑁石也。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瑯昆吾，張揖曰琳瑯也。瑇瑁曰瑇瑁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磨也。如淳曰瑇瑁音緘功音勒。礪石砥砮，張揖曰礪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磨也。如淳曰瑇瑁音緘功音勒。礪石砥砮。

瑇瑁曰瑇瑁石也。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瑯昆吾，張揖曰琳瑯也。瑇瑁曰瑇瑁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磨也。如淳曰瑇瑁音緘功音勒。礪石砥砮，張揖曰礪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磨也。如淳曰瑇瑁音緘功音勒。礪石砥砮。

瑇瑁曰瑇瑁石也。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瑯昆吾，張揖曰琳瑯也。瑇瑁曰瑇瑁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磨也。如淳曰瑇瑁音緘功音勒。礪石砥砮，張揖曰礪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磨也。如淳曰瑇瑁音緘功音勒。礪石砥砮。

敘政亦
敘地甚
敘與相
稱也

田獵始分
其二後言
其細也
是細也
為細也
乃細也
問為細也
與為細也
相與為細也

也
桂椒木蘭，檠離朱楊，郭璞曰木蘭皮辛可食張揖曰檠皮可染者蠟山梨也郭璞曰朱楊赤塗柳也善曰蓋山之國東有樹赤皮幹名曰朱木楊柳也。檠黎棗栗，橘柚芬

芳，張揖曰檠似梨而甘也檠檠也善曰說文曰檠檠似柿而小名曰檠而充切蘇林曰檠音郭郭之郭然諸說雖殊而木一也今依蘇音。其上則有鷓鴣孔鸞，騰遠射干，張揖曰鷓鴣鳥也射干似狐能緣木服也騰遠獸名也善曰射干舍切。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蝮蛇龜犴，郭璞曰蝮蛇大獸似狸長百尋龜似龜而大犴

也，鳥鼠同穴之山其上多虎白又曰幽郭之山其上看玄豹郭璞曰黑豹也。於是乎乃使剽諸之倫，手格此獸。善曰剽諸巨。楚王乃駕馴駘

之馴，張揖曰馴擾也駘如馬白身黑尾一角。乘彫玉之輿，郭璞曰刻玉。靡魚須之橈旒，張揖曰以魚須為善柄龜

切女。曳明月之珠旗，張揖曰以明月珠綴飾旗也善曰孝經援神契曰蛟珠旗宋均曰蛟魚之珠有光耀可以飾旗。建干將之雄戟，張揖曰干將韓王劍師也

造也善曰雄戟巨。左鳥號之雕弓，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搃持龍鬣鬣故。右夏服之勁箭，服虔曰

器也夏后氏之良弓名繁弱其矢。陽子驂乘，轍阿為御，張揖曰陽子伯樂字也秦穆公臣姓孫名陽郭璞曰轍阿

未舒，即陵狡獸。司馬彪曰案箭行得節未舒馬足未舒也狡獸狡健。蹴豨，躡距虛，張揖曰豨豨青獸狀如馬距虛

豨距虛見人來將必負以走二獸者。非性心愛豨為也得甘草而食之故也。軼野馬，聽陶駘，郭璞曰軼過也野馬似馬而小海經外曰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陶駘

車聽不音過互文也。乘遺風，射游騏，張揖曰遺風千里馬也呂氏春秋曰遺風之。條眸倩洌，張揖曰皆疾貌善曰

音韻陶音逸除音塗。雷動衆至，星流霆擊，郭璞曰雷動衆至也星流霆擊也善曰。弓不虛發，中必決眦，李奇曰射之巧妙決於目眦善

借千見切。掖，絕乎心繫，張揖曰自左射之貫胸通右胸中經系也善曰。獲若雨獸，揜草蔽地，善曰言所獲衆多若天之雨獸

說文曰雷肩也五口切一首五俱切繫音系。獲若雨獸，揜草蔽地。雨于具切毛萋詩傳曰揜覆也

說文曰雷肩也五口切一首五俱切繫音系。獲若雨獸，揜草蔽地。雨于具切毛萋詩傳曰揜覆也

必收遊者
若此其色
寫意存焉
一之態存
到片茲心
柔到片茲
之文勝宛
之妙在物

與前相池
一與前相
一與前相
一與前相
一與前相
一與前相
一與前相
一與前相

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翺翔容與，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仗信節也。翺翔容與，郭璞曰：得也。節注曰：弭，案也。覽乎陰林，觀壯士之

暴怒，與猛獸之恐懼，激執受詘，郭璞曰：激，極也。執，音剛。司馬彪曰：激，執也。其殫覩衆物之變態。郭璞曰：殫，盡也。衆物，衆物也。變態，變態也。

於是鄭女曼姬，如淳曰：鄭女夏姬也。曼，曼也。鄭武王夫人鄭姜也。被阿緜，揄紵綺，張揖曰：阿，細綺也。緜，細布也。揄，曳也。司馬彪曰：紵，細綺也。綺，細布也。紵，曳也。司馬彪曰：綺，細布也。

襞積褰縞，紆徐委曲，郭璞曰：紵，細綺也。綺，細布也。紵，曳也。司馬彪曰：綺，細布也。

繞谿谷，張揖曰：張藉簡韻也。褰，縮也。縞，中衣也。縞，中衣也。縞，中衣也。縞，中衣也。

蜚猷垂馨，司馬彪曰：猷，鞋師也。馨，燕尾也。善曰：猷，燕尾也。善曰：猷，燕尾也。

下靡蘭蕙，上拂羽蓋，郭璞曰：靡，垂也。蘭，蕙也。拂，揚也。羽蓋，羽蓋也。

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鬋髯，郭璞曰：鬋，非世所見也。若神

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善曰：獸文曰：獠，獸也。獸文曰：獠，獸也。

揜翡翠，射駿驥，善曰：方音曰：揜，取也。駿，驥也。駿，驥也。

微繪出，熾繳施，善曰：繪，繳也。熾，繳也。熾，繳也。

弋白鵠，連駕鵝，善曰：弋，白也。連，駕也。連，駕也。

後發，游於清池，郭璞曰：發，意也。清池，清池也。

浮文鴝，善曰：浮，文也。鴝，鴝也。鴝，鴝也。

揚旌棧，張揖曰：揚，舉也。旌，棧也。旌，棧也。

攢金鼓，郭璞曰：攢，擊也。金鼓，金鼓也。

特用先生寄意解作
一折以之
誦之自
結而與
成放與
何必等
然一與
虛照且
前照且
感作引
也乃稱
折楚之
下乃稱
次乃稱
自落大
落者與
一香對
計語對
數語對
之寄語
結之寄
結之寄

吹鳴籟，張揖曰籟也榜人歌，張揖曰榜船也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船聲流喝，郭璞曰言悲嘶也善曰水蟲駭，郭璞曰言悲嘶也善曰波鴻

沸，郭璞曰魚也涌泉起，郭璞曰暴激也相鼓礪石相擊，善曰礪若雷霆之聲，郭璞曰言悲嘶也善曰聞

乎數百里之外，郭璞曰言悲嘶也善曰將息撩者，郭璞曰言悲嘶也善曰擊靈鼓，郭璞曰言悲嘶也善曰起烽燧，文顯曰燧車按行，郭璞曰言悲嘶也善曰騎就隊，郭璞曰言悲嘶也善曰

行胡郎切，郭璞曰言悲嘶也善曰纒乎淫淫，郭璞曰言悲嘶也善曰般乎裔裔，郭璞曰言悲嘶也善曰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之臺，孟康曰雲陽中高唐

其高出，郭璞曰言悲嘶也善曰怕乎無為，郭璞曰言悲嘶也善曰憺乎自持，郭璞曰言悲嘶也善曰懼懼靜也神女賦曰預薄怒以自持懼與澹同徒濫切怕與泊同潘各切

具而後御之，服虔曰具美也或以芍藥調食也文顯曰五味之和也晉灼曰南都賦曰歸鳴鸞香稻鮮魚以爲芍藥醑恬滋味不若大王終日馳騁，善曰毛萇詩曾不下輿，善曰毛萇詩將割輪焯，善曰毛萇詩自以爲娛

為調和之意故乘七寶白芍藥之醬然則和調，善曰毛萇詩不若大王終日馳騁，善曰毛萇詩曾不下輿，善曰毛萇詩將割輪焯，善曰毛萇詩自以爲娛

焯染也善曰焯音燂焯七內切，善曰毛萇詩臣竊觀之，善曰毛萇詩齊殆不如，善曰毛萇詩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善曰毛萇詩烏有

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善曰毛萇詩來覲齊國，郭璞曰言有惠賜也善曰魯國策秦王謂蘇秦

為遠，善曰毛萇詩王悉發境內之士，善曰毛萇詩備車騎之衆，善曰毛萇詩與使者出畋，善曰毛萇詩內之士三千人助矣，善曰毛萇詩乃欲戮力致獲，

以娛左右，善曰毛萇詩善曰國語曰戮力一心齊遠曰戮非力也，善曰毛萇詩何名爲夸哉？善曰毛萇詩問楚地之有無者，善曰毛萇詩願大國之風

烈，善曰毛萇詩先生之餘論也，善曰毛萇詩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善曰毛萇詩而盛推雲夢

以爲高，郭璞曰以奢言淫樂，郭璞曰以而顯侈靡，郭璞曰以竊爲足下不取也！郭璞曰以必若所言，郭璞曰以固非楚

國之美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彰君惡，傷私義，善曰史記樂毅與燕惠王書曰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彰君惡害私義非楚國之

美彰君惡也，害足下之信，傷私義也。本或云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者，非也。

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文穎曰必見輕

於齊，輕易於齊也。善曰使者失辭為輕。且齊東躋鉅海，南有琅邪。蘇林曰小洲曰隨司馬彪曰齊東大海為渚也。張揖曰琅邪臺名也在渤海間善曰呂氏春秋辛寬曰

山也。聲類曰隨或作渚。觀乎成山。張揖曰觀闕也成山在東萊按縣於其上築官闕也射乎之罘。雷灼曰之罘山在東萊縣浮渤澥。助

曰渤澥海別枝也。解音蟹。游孟諸。文穎曰宋之大澤也故風齊邪與肅慎為隣。郭璞曰肅慎國名在海外北接之右以湯谷為界。司馬彪曰湯谷日所出也以為東界

也。善曰言為東界則右當為左字之誤也。秋田乎青丘。善曰山在東三百里徬徨乎海外。善曰毛詩曰海外有截吞若雲夢者八

九，於其胷中，曾不蕪芥。善曰蕪芥已見西京賦若乃傲儻瑰瑋，異方殊類。郭璞曰傲儻猶非常也善曰廣雅曰瑰瑋琦玩也傲佻應切珍怪

鳥獸，萬端鱗皞。善曰高唐賦曰珍怪奇偉不可稱論張揖曰皞與萃同集也充牣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名，禹不能計。張揖曰禹為堯

又見客，如淳曰見賓客禮待故也善曰言見先生是客也是以王辭不復。司馬彪曰復答也何為無以應哉？」

上林賦

司馬長卿

亡是公听然而笑。善曰說文曰听笑貌也牛隱切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

上林子虛
雖非一時

此獨也也得千此法謫天是校是是是提聚大此而天用處見家作吟詩禮實所
段策獨也也得千此法謫天是校是是是提聚大此而天用處見家作吟詩禮實所
言勢撻之古之極極是結之轉之林之起出下齊立以一茫全
上拓林章多爲密文諷傳言事地言林楚格四段然在
上拓林章多爲密文諷傳言事地言林楚格四段然在

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善曰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見述其職述其所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

禦，所以禁淫也。郭璞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立境界者欲以杜絕淫放耳善曰小雅曰淫過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慎，郭璞曰私與題也損國

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

事爭於遊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

足以卑君自損也。晉灼曰粵古駝字也善曰鄧析子曰因勢而發舉毛襄詩傳曰瓶適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

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文穎曰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極雅曰至于幽國爲西極在長安西故言古也州水

更其南，樂劭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東南至析縣入洵水更公衡切紫淵徑其北，文穎曰河南穀羅縣有紫澤在縣北於長安爲在北也終始灞澹，出入涇渭，張揖

曰灞澹二水從雍外來又出苑中也鄠鎬濠滃，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張揖曰鄠水出鄠縣南山鄠谷北入渭在縣北灑灑至昆明池，入渭，郭璞曰灑灑水也說文

曰灑灑水出鄠縣北入渭灑水出杜陵今名流水自南山黃于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郭璞曰變態不同也善曰灑灑岳陽中記曰

灑灑灑灑鄠鄠東西南北，馳驚往來。郭璞曰當更相滂涉也來虛代切出乎椒丘之闕，服虔曰丘名也兩山俱起象雙闕者善曰楚辭曰馳椒丘兮焉且

且止也音行乎洲淤之浦，張揖曰淤漫也浦水隈也淤於切善曰方音曰水中可居者曰洲三輔謂之渚也經乎桂林之中，張揖曰桂林名也兩海

也過乎泱泱之壑，張揖曰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如濠曰大貌也決鳥期切汨乎混流，順阿而下，蘇林曰揚雄方言曰汨逕疾也汨子鐘切郭璞曰混井也阿大陸也汨赴

隘隴之口，郭璞曰夾岸間爲隴陰於隴切陟首隴觸穹石，激堆埼，張揖曰穹石大石也埼曲岸頭也郭璞曰堆沙堆也丁同切埼巨依切沸乎暴怒，郭璞曰沸水

從所此所亦鳥小在而所歸水之可預迴下作放發時4而鼓一寫地敏蘆以林
高產山官遠入飲異魚在而所歸水之可預迴下作放發時4而鼓一寫地敏蘆以林
處之以上言水歷水水水相無至此可預迴下作放發時4而鼓一寫地敏蘆以林

孫評文選 卷一

洶涌澎湃，相馬彪曰洶涌澎湃也彭湃波 澤弗必汨。蘇林曰澤音畢必音密司馬彪曰畢

相楔也馬彪曰偏訓相道也必瀉瀉音瀉 橫流逆折，轉騰激冽。司馬彪曰逆折旋回也孟康曰激冽相激也激匹列切洶音列

水聲也沈攸徐疏也郭璞曰滂音匹乎切滂音匹乎切 穹隆雲橈，郭璞曰穹起同窠也善曰雲 宛渾膠盞，司馬彪曰宛渾展轉也膠

浪聲也沈攸徐疏也郭璞曰沈胡耶切沈音匹乎切 喻波趨洄，泄泄下瀨。司馬彪曰喻波後波也趨音利 批巖衝擁，奔揚滯沛，司馬彪曰滯出

也滯直制切沛音蓋切 臨坻注壑，澆澆震墜。郭璞曰坻水中山坻也音遲善曰字林曰 沈沈隱隱，砰磅訇

日此擊也滯音奔揚之貌 臨坻注壑，澆澆震墜。郭璞曰坻水中山坻也音遲善曰字林曰 沈沈隱隱，砰磅訇

也滯直制切沛音蓋切 臨坻注壑，澆澆震墜。郭璞曰坻水中山坻也音遲善曰字林曰 沈沈隱隱，砰磅訇

日此擊也滯音奔揚之貌 臨坻注壑，澆澆震墜。郭璞曰坻水中山坻也音遲善曰字林曰 沈沈隱隱，砰磅訇

也滯直制切沛音蓋切 臨坻注壑，澆澆震墜。郭璞曰坻水中山坻也音遲善曰字林曰 沈沈隱隱，砰磅訇

日此擊也滯音奔揚之貌 臨坻注壑，澆澆震墜。郭璞曰坻水中山坻也音遲善曰字林曰 沈沈隱隱，砰磅訇

也滯直制切沛音蓋切 臨坻注壑，澆澆震墜。郭璞曰坻水中山坻也音遲善曰字林曰 沈沈隱隱，砰磅訇

日此擊也滯音奔揚之貌 臨坻注壑，澆澆震墜。郭璞曰坻水中山坻也音遲善曰字林曰 沈沈隱隱，砰磅訇

也滯直制切沛音蓋切 臨坻注壑，澆澆震墜。郭璞曰坻水中山坻也音遲善曰字林曰 沈沈隱隱，砰磅訇

日此擊也滯音奔揚之貌 臨坻注壑，澆澆震墜。郭璞曰坻水中山坻也音遲善曰字林曰 沈沈隱隱，砰磅訇

也滯直制切沛音蓋切 臨坻注壑，澆澆震墜。郭璞曰坻水中山坻也音遲善曰字林曰 沈沈隱隱，砰磅訇

日此擊也滯音奔揚之貌 臨坻注壑，澆澆震墜。郭璞曰坻水中山坻也音遲善曰字林曰 沈沈隱隱，砰磅訇

說山到平衍
水中石山
何等有山
香草皆陸
上所產接
言之

玉磊砢，張揖曰蜀石次玉者也郭璞曰礧礧石黃色水玉水精也蘇何魁 礧礧爛爛，郭璞曰皆玉石符采映耀也礧

音韻譜 蕤積乎其中，郭璞曰鴻鸛鴝鳩，駕鶴屬玉， 屬玉似鴛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也 交精旋目，郭璞曰交精

有毛冠辟火炎司馬 煩鶯庸渠，郭璞曰頰鶯鴝屬也庸渠似地 箴疵鴉盧，張揖曰箴疵似魚虎而含黑色鴉鳩頭鳥郭

浮乎其上，汎淫汎濫，隨風澹淡，郭璞曰皆鳥在風波自縱 與波搖蕩，奄薄水渚，張揖曰奄薄也郭

嗛唳菁藻，咀嚼菱藕，郭璞曰菁水草也善曰通俗文曰水鳥食謂之嗛 於是乎崇山蠹蠹，郭璞曰蠹

深林巨木，嶄巖參差，郭璞曰皆峯巖之貌也嶄仕 九嶷嶽嶽，郭璞曰嶽嶽

巖陲巖嶠，摧峯嶮崎，司馬彪曰地嶽也嶮崎斗絕也摧作罪切峯卒部切郭璞曰嶮音嶮嶮音嶮 振

溪通谷，蹇產溝瀆，張揖曰振拔也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蹇產諸曲也郭璞曰 餘呀豁闕，司馬彪

登降施靡，郭璞曰隱翳嶮嶽堆壘不平貌 陂池睥豸，郭璞曰陂池旁頭貌也陂音皮睥

散渙夷陸，司馬彪曰 亭臯千里，郭璞曰 靡不被築，服虔曰皋澤也陸上十里一亭郭

被以江蘼，張揖曰掩覆也綠玉芻也蘼齊草 粦以麤燕，雜以留夷， 王逸楚辭注曰留夷香草

攢戾莎，司馬彪曰戾 揭車衡蘭，應劭曰揭車一名芟與香 橐本射干，郭璞曰橐本藥草也方未切司

生如縞 相結 被以江蘼 粦以麤燕 攢戾莎 揭車衡蘭 橐本射干 布結縷 郭璞曰

藟荷張揖曰藟葦子藟也

歲持若蓀如淳曰歲音鐵張昭曰持音懲張揖曰蓀持關若杜者郭璞曰蓀香草也

鮮支黃礫司馬彪曰鮮支支子也張揖曰鮮音草也

離靡廣衍善曰離靡離而邪聲不離之貌孟也

蔣苧張揖曰蔣葦子蔟也

青蘋張揖曰蔣葦也音三稜也郭璞曰蔣音苧

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郭璞曰布濩猶布露也善曰閎大也濩音該延曼延曼也

離靡廣衍善曰離靡離而邪聲不離之貌孟也

蔣苧張揖曰蔣葦子蔟也

應風披靡吐芳揚烈善曰烈謂烈香氣盛也披不蠟切

郁郁菲菲衆香發越郭璞曰香氣射散也非音妃

於是一

響布寫腌菱唳蒨司馬彪曰唳過也芬芳之過若響之布寫也郭璞曰香氣盛發時也善曰響布布也

乎周覽泛觀縝紛軋荔孟暭曰縝紛衆盛也軋荔音同陸音在陸步必切蒨音勃

視之無端祭之無涯

於是

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張揖云日朝出苑之東池暮入於苑西陂中善曰漢宮殿籓曰長安有西陂池東陂池

其獸則獮旄獬犛沈牛麀麋郭璞曰獮似牛領有肉堆也音容張揖曰旄旄牛也其狀如牛而四節毛麋曰

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張揖曰其苑南

其北則

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司馬彪曰揭舉衣也善曰

其獸則麒麟角端駒駮橐駝郭璞曰麒麟似麋而角端無角端似角

其北則

其北則

在鼻上中作弓韋昭曰骨上有肉似髮故曰鬣也

其獸則麒麟角端駒駮橐駝郭璞曰麒麟似麋而角端無角端似角

其北則

其北則

彌山跨谷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彌循也

高廊四注重坐曲閣司馬彪曰廊廡上級下級皆可

於是乎離宮別館

於是乎離宮別館

司馬彪曰繼周屬也張揖曰繼方爾切繼之欲切

步櫺周流長途中宿善曰步櫺步廊也周流周徧流行也楚辭曰曲

於是乎離宮別館

於是乎離宮別館

其乃至夷峻築堂累臺增成如淳曰嶮山也張揖曰平此山以作堂者也重累而成之故曰增成嶮子公切

巖窾洞房郭璞曰言於巖窾底爲窾潛

巖窾洞房

巖窾洞房

亦各以隨

亦各以隨

亦各以隨

亦各以隨

亦各以隨

亦各以隨

亦各以隨

亦各以隨

亦各以隨

亦各以隨

亦各以隨

亦各以隨

亦各以隨

亦各以隨

亦各以隨

亦各以隨

亦各以隨

亦各以隨

亦各以隨

亦各以隨

亦各以隨

亦各以隨

亦各以隨

亦各以隨

亦各以隨

亦各以隨

亦各以隨

亦各以隨

南北東西
洋略入西
獸分南北
亦各以隨
虛言之物

此最細山宮室而林以前後室以宮室而木容對水之梁而逢山水之望而以及木器及南止發擲也之正東西也林東乃指殿下指前并宮北園巨樹深處矣木之與水生此處與水玉自別

杳眇而無見，仰天棹而捫天。善曰辭類曰頤古文俯字許文曰頤低頭也楚辭曰遂候忽而捫天晉灼曰捫古攀字也捫摸也棹者老捫音門。 奔星更於閨闈，宛

虹拖於楯軒。善曰奔流星也行疾故曰奔如濯下脫虹風曲之虹也應劭曰楯欄檻也司馬彪曰楯欄下脫也更工衙切。 青龍蚴蟉於東箱，郭璞曰蚴蟉龍行貌也善曰孫炎爾雅注曰箱夾室

前堂也蚴一糾切孽方糾切。 象輿婉倅於西清，張揖曰山出象輿倅車也西清者精中清淨處也善曰婉倅動貌也偁音著。 靈園燕於間館，善曰靈園秦仙

靈園而來謂間館曰閒。 僇佷之倫曩於南榮。郭璞曰僇佷仙人也曩謂假臥日中也榮屋南楹也。 醴泉涌於清室，郭璞曰漱巖欵貌也

出也善曰言醴泉於室中涌。 盤石振崖，李奇曰振整以也石盤嶺池水之涯也振之刃切。 嶽巖倚傾，郭璞曰嶽巖欵貌也

水而通流為川而過中庭。 削崢嶸，郭璞曰言自然若彫刻也司馬彪曰崢嶸深貌也善曰崢音捷嶸音業。 玫瑰碧琳，善曰玫瑰見上文。 珊瑚叢生，善曰叢已見上文。 瓊玉旁唐，郭璞曰旁唐音鑿瓊也瓊瓠文禮貌也音。

紛彬善曰宋玉笛賦曰其處磅礅千仞。

赤瑕駁犖，雜音其問， 郭璞曰赤瑕赤玉也郭璞曰言雜應劭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晉

氏出焉。朝字尚書曰弘璧琬琰在西序於是乎盧橘夏熟， 應劭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黃

甘橙榛，郭璞曰黃甘橘屬而味精棧亦橘之類也音棧張揖曰棧小橋也出武陵善曰說文曰棧橋屬也。 枇杷燃柿，享奈厚朴， 張揖曰枇杷似針樹長葉子如杏

燃支木也榛音梗朴步角切。 栲棗楊梅，張揖曰楊梅其實似葢子 櫻桃蒲陶，善曰櫻桃蒲陶見南都賦隱夫莫棗， 張揖曰隱夫未詳莫山李

莫於六切。 菴選離支，張揖曰菴選似李出蜀善曰離支大如雞子皮麤剝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味甘多酢少選音奢離力智切。 羅乎後宮，列乎北園， 臆丘陵

下平原。司馬彪曰臆延也羊氏切。 揚翠葉，張揖曰翠葉如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無核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 華楓杕樨，張揖曰華皮可

沙棠櫟櫛，張揖曰沙棠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無核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 沙棠之實櫛似拾葉冬不落應劭曰櫛探木也櫛音諸拾音零採音采。

前此及名樹
此上果木
色藥草以
香言巨木
以華言巨
材以聲言
各見一獨
勝處也

此以林木
所與前獸
言與每獸
錢及鳥獸
為下鳥獸
獵殺本

極窮宮室
之名服室
之正服室
接田氣之
好

脂可以為香郭璞曰押平仲木也檀已見南都賦華胡化切

留落胥邪仁顏并闕也善曰留未泮落擬也中作留胥邪似并闕皮可作索孟康曰仁顏擬

葉後梯郭璞曰夸張布也司馬彪曰張大也後音峻

攢立叢倚連卷攏倦司馬彪曰攏倦支重累也倚於綺切卷巨專切攏力爾切攏音詭善曰蒼龍驚曰攏聚也

崔錯登飢郭璞曰崔錯交雜登飢聲也

坑衡闕礪郭璞曰坑衡徑直貌闕何相扶持也坑口庚切闕烏可切礪來可切

垂條扶疏落英幡纒善曰說文曰垂條扶疏落英幡纒扶疏四布也

紛溶節參猗狔從風郭璞曰紛溶節參支疎擢也張揖曰猗狔猶阿那也

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善曰金石管已見上文籥已見南都賦

後宮張揖曰後宮多郭璞曰選繞也僕音差

雜襲素輯郭璞曰相重被也善曰

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

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乎玄猿素雌雌獾飛蠆張揖曰雌似母猴叩鼻而長尾像似獾猴而大飛蠆鼠也

飛且生一名飛生雄音遺音諫善曰文選音發

雌獾張揖曰獾似獬豸頭上有鬚髮以後黑郭璞曰殺似雌而大要

蝮蠅張揖曰蝮胡似獬豸頭上有鬚髮以後黑郭璞曰殺似雌而大要

蝮蠅張揖曰蝮胡似獬豸頭上有鬚髮以後黑郭璞曰殺似雌而大要

賦擬

音鏡

郭璞曰

郭璞曰

郭璞曰

郭璞曰

郭璞曰

郭璞曰

郭璞曰

郭璞曰

郭璞曰

郭璞曰

郭璞曰

郭璞曰

郭璞曰

郭璞曰

郭璞曰

其字三細修技實以校大
用變每字寫此而獲後先
意化句句照一旬大言樂龍後先
也極一看耳者細此而獲後先
者極一者細此而獲後先

先節次去詳
先搏逐獸詳

樂曰皆離宮別
館出入所幸也
庖廚不徒後宮不移百官備具
郭璞曰言
於是在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
奇李

乘鏤象六玉蚪
張揖曰鏤象象路也以象牙雕鏤其車轆六玉蚪謂駕六馬以玉飾其鏤勒有似蚪龍也無角
曰以五枚
日蚪也郭璞曰韓子以黃帝駕象車六較龍者曰此係古成文而假言之非謂似也今依郭說

拖蜺旌靡雲旗
張揖曰析羽毛染以五采綴以纁為旌有似虹蜺之氣也畫熊虎於旒
為旗以雲氣也善曰此亦假言也高唐賦曰魏為旌雲旗已見東京賦
前皮軒後道游
文類曰

虎皮飾天子出道車五梁游車九乘在乘輿車前賦頌為偶辭耳善曰言皮軒
最居前而道游次皮軒之後此為前後相對為偶辭耳非謂道游在乘輿之後
孫叔奉轡衛公參乘
李善曰孫叔者太
叔衛公者大將軍衛青也
衛公參乘
儀公孫賀也字子

從獵者
善曰言擊鼓薄齒之中也
河江為陸泰山為檣
郭璞曰因山谷過
禽獸為陸檣望樓
車騎蠶起殷天動地
郭璞曰殷猶震也善
曰靈古雷字殷音陸
先後陸離離散別追
郭璞曰各有所逐也善
曰廣雅曰陸離參差
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
張揖曰熊犬身人足
黑色黧如熊黃白色

郭璞曰殷猶震也善
曰靈古雷字殷音陸
先後陸離離散別追
郭璞曰各有所逐也善
曰廣雅曰陸離參差
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
張揖曰熊犬身人足
黑色黧如熊黃白色

郭璞曰殷猶震也善
曰靈古雷字殷音陸
先後陸離離散別追
郭璞曰各有所逐也善
曰廣雅曰陸離參差
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
張揖曰熊犬身人足
黑色黧如熊黃白色

郭璞曰殷猶震也善
曰靈古雷字殷音陸
先後陸離離散別追
郭璞曰各有所逐也善
曰廣雅曰陸離參差
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
張揖曰熊犬身人足
黑色黧如熊黃白色

郭璞曰殷猶震也善
曰靈古雷字殷音陸
先後陸離離散別追
郭璞曰各有所逐也善
曰廣雅曰陸離參差
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
張揖曰熊犬身人足
黑色黧如熊黃白色

郭璞曰殷猶震也善
曰靈古雷字殷音陸
先後陸離離散別追
郭璞曰各有所逐也善
曰廣雅曰陸離參差
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
張揖曰熊犬身人足
黑色黧如熊黃白色

郭璞曰殷猶震也善
曰靈古雷字殷音陸
先後陸離離散別追
郭璞曰各有所逐也善
曰廣雅曰陸離參差
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
張揖曰熊犬身人足
黑色黧如熊黃白色

郭璞曰殷猶震也善
曰靈古雷字殷音陸
先後陸離離散別追
郭璞曰各有所逐也善
曰廣雅曰陸離參差
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
張揖曰熊犬身人足
黑色黧如熊黃白色

郭璞曰殷猶震也善
曰靈古雷字殷音陸
先後陸離離散別追
郭璞曰各有所逐也善
曰廣雅曰陸離參差
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
張揖曰熊犬身人足
黑色黧如熊黃白色

孫評文選 卷一

次及輕
一步也
開鳥

看其所
之與
子處
有氣
括字

歷敘離宮
別前
言實
語也
甘泉
之泉
出然
樂所
此言
張

孫評文選 卷一

應聲而倒。張揖曰：應，項也。善曰：應音耳。更詁，附善念切。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楚辭曰：飄弭節而高厲。睨部曲

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善曰：部曲已見上文。然後侵淫促節，郭璞曰：言疾驅也。善曰：侵淫，漸進之貌。儻復遠去。郭璞曰：儻，忽也。善曰：復，大

家幽通賦注曰：寔遠也。流離輕禽，蹴履狡獸。張揖曰：流離，放散也。輕禽，飛鳥也。善曰：狡獸，輕小之禽。善曰：張說是也。轉白鹿，捷狡兔。郭璞曰：狡兔，捷也。善曰：狡，捷音接。軼

赤電，遺光耀。張揖曰：軼，過也。郭璞曰：皆妖氣為變怪，游光之屬也。追怪物，出宇宙。張揖曰：怪，物奇禽也。彎蕃弱，滿白羽。文穎曰：彎，率也。蕃弱，弓虛箭為滿。以白羽為箭，故言白羽也。善曰：左氏傳：衛于魚曰：分魯公以封父之繁弱。善與繁古字通。國語曰：吳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素。射游臯，櫟蜚遽。張揖曰：臯，惡鳥也。故射之墜，猶也。飛遽也。善曰：高誘：淮南子注：臯，羊山精也。似遽類。高誘是也。臯，工聊切。遽音鍾。

擇內而后發，先中而命處。郭璞曰：言必如所志也。善曰：廣雅曰：命，名也。弦矢分，藝殪仆。

與神俱。張揖曰：郭璞老子經注曰：虛無寥廓與元通靈言。其所乘氣之高，故能出飛鳥之上，而與神俱者也。躡玄鶴，亂昆雞。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郭璞曰：躡，隨也。亂者言亂其行伍也。遁孔鸞，

促鷓鴣。郭璞曰：道促皆道。郭璞曰：道促皆道。郭璞曰：道促皆道。拂翳鳥，張揖曰：山海經曰：九疑之山有五采之鳥，名曰翳鳥。捎鳳凰，捷鷓鴣，揜焦明。張揖曰：焦明，似鳳，西方之鳥也。善曰：方音

似鳳皇，宋衷曰：水鳥也。道盡途殫，迴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司馬彪曰：消搖，逍遙也。張揖曰：襄羊，猶彷彿也。郭璞曰：率，徑馳去也。睭乎反鄉。郭璞曰：忽，然疾歸貌。蹙石闕，歷封巒，過鵝鵲，望露寒，

郭璞元中作在雲陽甘泉宮外，此四觀武下棠梨，息宜春。張揖曰：棠梨宮名在雲陽東南三十里。郭璞曰：宜春宮名在雲陽南杜縣東。西馳宣曲，張揖曰：宣曲宮名也在昆

西明池。灌鷓鴣牛首，張揖曰：牛首池名在上林苑西頭。善曰：漢書曰：鄧通以灌紅為黃頭。郭璞曰：灌紅為黃頭，郭璞曰：灌紅為黃頭，郭璞曰：灌紅為黃頭。

灌鷓鴣牛首，義曰：善灌紅於池中也。一說能持權行船也。韋昭曰：權，今棹也。並直孝切。登龍臺，張揖曰：觀名也在

掩

掩

此與所不金色
同賦中與作德
可也所子細大
識安淺所子細
爲此胸安淺所
揮擗安淺所子
淵得才不虛響
乎一得才不虛

一校復著此
爲者以極
先敘上林

細柳郭璞曰觀名也在昆明池觀士大夫之勤略司馬彪曰略巡行也均獵者之所得獲郭璞曰平其多少也徒車之

所躡郭璞曰徒步也躡躡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籍善曰廣倉曰若蹈足貌與其窮極倦亂驚憚

驚伏郭璞曰窮極倦亂驚憚者驚憚驚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他他籍籍郭璞曰言交橫填阡滿谷

掩平彌澤善曰廣雅曰大野曰平於是乎遊戲懈怠置酒乎顛天之臺張揖曰臺高上于顛天也張樂乎膠葛之寓

撞千石之鐘張揖曰千石十二萬斤也立萬石之虞張揖曰虞獸重百二十萬斤以俠鐘穿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

奏陶唐氏之舞如淳曰舞咸池也善曰尚書曰惟彼陶唐孔安國曰陶唐虞氏也聽葛天氏之歌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

千人唱萬人唱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郭璞曰波滅起也巴渝宋蔡淮

南于遮郭璞曰巴西閬中有渝水瀛居其上皆剛勇好舞初高祖募取以平三秦後使樂府習之文成顛歌文類曰文成遠西縣名也其縣

族居遞奏金鼓迭起張揖曰族聚也郭璞曰遞迭也徒結切鏗鎗闐鞀洞心駭耳善曰鏗鎗鏗

荆吳鄭衛之聲郭璞曰昔淫哇也善曰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韶濩武象之樂文類曰韶濩樂

陰淫案衍之音郭璞曰流汚曲也衍戰切鄙鄴續紛激楚結

風李奇曰鄴今宜城縣也鄴楚都也續紛舞也張揖曰楚歌曲也文類曰衛激愈風也結風併優侏儒狄鞮之倡善曰三

俱從先言上
點乃之解
後可獵一
酒自以之
乃事喜開
合此如相
著一則日
與修則不
應仁者不
眼句中有
品起應收
與起應收
為子起應
總結虛賦

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善曰蔡邕月令章句曰穀曰倉米糞曰廩孟子齊景公恤鰥寡，存孤

獨出德號，省刑罰。郭璞曰號號令也改制度，宮室重服。郭璞曰變易服色，革正朔。郭璞曰更以十二與天

下為更始。郭璞曰新其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齋戒禮廉伯曰洗心曰齋防患曰戒。襲朝服，乘法駕，馬司

射節。射節曰罕罕也前有九流雲罕之事掩捕也詩小雅之於車而捕豎雅之士也。悲伐檀，張揖曰其詩刺賢樂樂胥，善曰君

雅，張揖曰罕罕也前有九流雲罕之事掩捕也詩小雅之於車而捕豎雅之士也射狸首，兼駒虞，郭璞曰狸首逸詩篇名諸侯以為

射節。射節曰罕罕也前有九流雲罕之事掩捕也詩小雅之於車而捕豎雅之士也。悲伐檀，張揖曰其詩刺賢樂樂胥，善曰君

射節。射節曰罕罕也前有九流雲罕之事掩捕也詩小雅之於車而捕豎雅之士也。悲伐檀，張揖曰其詩刺賢樂樂胥，善曰君

射節。射節曰罕罕也前有九流雲罕之事掩捕也詩小雅之於車而捕豎雅之士也。悲伐檀，張揖曰其詩刺賢樂樂胥，善曰君

射節。射節曰罕罕也前有九流雲罕之事掩捕也詩小雅之於車而捕豎雅之士也。悲伐檀，張揖曰其詩刺賢樂樂胥，善曰君

射節。射節曰罕罕也前有九流雲罕之事掩捕也詩小雅之於車而捕豎雅之士也。悲伐檀，張揖曰其詩刺賢樂樂胥，善曰君

射節。射節曰罕罕也前有九流雲罕之事掩捕也詩小雅之於車而捕豎雅之士也。悲伐檀，張揖曰其詩刺賢樂樂胥，善曰君

射節。射節曰罕罕也前有九流雲罕之事掩捕也詩小雅之於車而捕豎雅之士也。悲伐檀，張揖曰其詩刺賢樂樂胥，善曰君

射節。射節曰罕罕也前有九流雲罕之事掩捕也詩小雅之於車而捕豎雅之士也。悲伐檀，張揖曰其詩刺賢樂樂胥，善曰君

射節。射節曰罕罕也前有九流雲罕之事掩捕也詩小雅之於車而捕豎雅之士也。悲伐檀，張揖曰其詩刺賢樂樂胥，善曰君

射節。射節曰罕罕也前有九流雲罕之事掩捕也詩小雅之於車而捕豎雅之士也。悲伐檀，張揖曰其詩刺賢樂樂胥，善曰君

射節。射節曰罕罕也前有九流雲罕之事掩捕也詩小雅之於車而捕豎雅之士也。悲伐檀，張揖曰其詩刺賢樂樂胥，善曰君

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繇也。郭璞曰繇，道也。音由。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圃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人無所食也。善曰蒼頡篇曰墾，耕也。薛君韓詩章句曰辟，除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郭璞曰愀然，變色貌也。材誘切。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作色而對也。遂巡避席。善曰公羊傳曰遂巡，北面再拜。廣雅曰遂巡，卻退也。孝經曰曾子避席，席與席古字通。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善曰廣雅曰鄙小也。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羽獵賦 井序

揚子雲

羽獵賦如步上奇而語誇中四野之誇主歸之為極處在以此賦發以田獵之序今引古證不令見古之

孝成帝時羽獵，服虔曰士卒負羽也。善曰高唐賦曰傳言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應劭曰堯夏殷周也。善曰春秋說國辭曰尙者二帝之迹。三王曰善之義所以推期運命授之際。財典與同毛萸詩傳曰御進也。禮記曰天子無事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也。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善曰孟子曰以漢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善曰禮記曰天降膏露。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也。善曰禮記曰鳳皇則雛。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也。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善曰禮記曰鳳皇則雛。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也。善曰禮記曰鳳皇則雛。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也。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善曰尙書帝曰嚳若子上下草木禹曰益哉。善曰汝作朕虞孔安國曰上謂山下謂澤也。成湯

尚發香一
緒為意一
賦本意一
東西南北
序次歷北
字入古無
察以我法
此等句下

起處句法
俱起一聯
俱有奇文
下與作結
之類所奇
之類所奇

好田，而天下用足。善曰呂氏春秋曰湯見網文王圍百里，民以為尙小；齊宣王圍四十里，民

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善曰孟子齊宣王問孟子曰文王之圍方七十里，有請曰有之若其大乎，善曰民猶以為小也，寡人之圍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何也，答曰文王之圍與人同，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圍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不知節用裕民，雖好攻取，雀巢猶將寡獲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

宿昆吾，善曰齊灼曰鼎湖宮黃圃以為在藍田，昆吾地名，上有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善曰漢書曰盤屋有長北

繞黃山，濱澗而東，善曰漢書曰槐里有黃山之宮，濱澗也，言循澗水之周袤數百里，善曰說文曰穿昆明池，

象滇河。善曰西南夷有昆明國，又有滇池，故作昆明池，以象之，以習水戰。營建章，鳳闕，神明駁，娑，孟康曰駁娑殿名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漸臺

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善曰漢書曰蓬萊其北治太液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中游觀修

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善曰三垂謂西方南方東方武帝陸三垂以置郡，故謂之割，漢書杜邠

曰邊垂也，如淳曰齊等也，無有貨賤，故謂之齊人，若今言平人矣，晉灼曰中國被破，齊幣之民

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備，禁禦所營。善曰說文曰備

也。善曰西都賦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服虔曰魯莊公築臺，非禮也，至文公觀之，公羊譏云先祖

勿修而巳，嘗以泉臺為折也，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善曰七略曰羽獵永始三年其辭曰：

或稱義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善曰假為或人之意，言古之樸素而合禮者，咸稱義農是則論者云否，

變於長戮
出於手裁
五帝三王
道德仁義
前德相義
照應以見
進願之意

以終始或
始以奉終
此段言先
為校切有
事於一者
本不具者
賦也於上
林地敘者

各以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善曰論者雖自謂也言帝王文質各並時而得宜何必同條而共貫乎言必不綸也尚書大傳曰否不也漢書武帝制曰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也

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孟康曰封禪各言異也善曰管子曰古之封太山禮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夾吾所詔者十有二焉 是以創業垂統

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善曰爽差也善曰爽差也不善其優劣誰知其賢愚也善曰言創業垂統者各隨時立制皆不見其差爽故五帝三王誰知其是非乎但文質不同明無

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貴正與天乎比崇。』善曰齊桓公不足使扶藪，楚嚴

未足以爲駟乘，狹三王之阨僻，嶠高舉而大興。善曰史記曰齊公于小白立是爲桓公又曰楚穆王卒于昭王立春秋感精記曰黃池之會重吳子驟薛夾穀魯

仁義與之爲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善曰北方水色黑故昭曰登高也閔大也 建道德以爲師友，

帝將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孟 以

奉終始顯頌玄冥之統。善曰爾雅曰靈與始也大 迺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闔闔，善曰孔安國

儲積共恃，戍卒夾道。善曰郭舍人爾雅注曰共具物也律具 斬叢棘，夷野

草，善曰杜預左氏 禦自汧渭，經營鄴鎬。善曰孔安國尚書 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杳。善

爾迺虎路三變，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殿

章皇猶彷彿也周流周匝流行也出入日月言其廣大日月似在其中出入也張晏曰日出扶桑入湯谷應劭曰杳合也

不包法歷落
此以合馬之
所以也滿於
大家以流下
安仁對偶
無往西京
之風采矣

此段首天
于出獵三
事略分三
段禽二兼
寫禽二兼
三更游池
沼也每得
極中必大
極中必大

門。晉灼曰路音落落落也服座日以竹篾答此山也應劭曰外門為司馬門殿門在內也善曰三變已見上文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應劭曰虞淵日所入也善曰淵

黃昏明鴻濛沆茫，揭以崇山。章疏曰鴻濛沆茫水草廣大貌也善曰薛綜東京賦注曰揭猶表也揭胡孔切濛莫孔切沆胡朗切茫音莽揭音竭也營合圍會，然後先

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張晏曰先置供具於前也服座曰白楊魏名也昆明池中有靈沼神池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

鑊邪而羅者以萬計。善曰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青夏賁也善曰西京賦說文曰鑊邪大戟也與音莫邪七奢切其餘荷垂天之罍，張竟

壓之罍，善曰晉罍之大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善曰朱竿太常之竿也周禮日月為太常王建太常

青雲為紛，紅蜺為纆，屬之乎峴崙之虛。善曰朱竿太常之竿也周禮日月為太常王建太常

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漚水之波。善曰天星之羅言光明也漚水之波言廣大也淫淫與與，前後要遮。善曰淫與與淫

機槍為闐，明月為候，孟康曰闐戰國自障蔽如城門外女垣也善曰杜預左傳注曰候望敵者熒惑司命，天弧發射。張晏曰熒惑法虛

鮮扁陸離，駢衍路似，服座曰鮮扁戰國軍陣貌也駢衍軍盛駢衍殷殷軫軫，被陵緣坂，窮窶極遠

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善曰殷軫盛貌也羽騎營營，眴分殊事，善曰眴眴往來貌眴眴分眴眴

天子乃以陽晁，始出乎玄宮，善曰陽朝陽明之朝晁古字同也撞鴻鍾，建九旒，善曰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出則撞

六白

序中所謂
者即誇詞
點入宮館
之名卻有
次第

墳作二
厚先林
下及峻
并下異
之類倫
見廣絕
大之極
乃小極
之乃極

孫評文選 卷一

虎，載靈輿。善曰杜業奏事曰輶車駕白虎四白虎馬名服度曰靈輿天子與也。崑尤並轂，蒙公先驅。善曰韓子曰黃帝駕象車其方並轂崑尤居前楚辭曰選衆以並轂漢書音義曰蒙公蒙恬也。

如淳曰蒙公鬚頭也管灼曰此多說天子事如說是並步浪切。立歷天之旂，曳揜星之旂。善昭曰歷子也揜拂也。霹靂烈缺，吐火施鞭。應劭曰霹靂雷也烈缺閃

隙也火電照也善曰言威德之盛役使百神故霹靂烈缺吐火施鞭而爲衛也閃失染切萃從沘溶，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應劭曰四方四隅爲八鎮如淳

賦曰沘溶淫濞從先勇切沘以來切溶音容戲音戲之故也善曰坤若曰從走貌也沘溶盛多之貌也上林飛廉使奔囿王逸曰飛廉風伯也雲師已見吳郡賦說文曰吸喘息也滯率吸喘之

貌鱗羅若鱗之羅也擯以龍翰若龍翰之聚也鄭文尙書大傳注曰翰毛之長大者曠音利切謝音曠。嗷嗷踰踰，入西園，

切神光。善曰郭璞三蒼解詁曰嗷嗷衆聲也嗷或爲秋給踰行貌楚辭曰鳴玉鸞之嗷嗷張晏曰切近也神光宮名也。望平樂，徑竹林。張揖曰平樂館名音灼曰在上林中。蹂蕙圃，踐

蘭唐。善曰蕙圃已見于虛賦服虔曰蘭唐蘭生唐中也。舉燧烈火，轡者施技。善曰轡者執轡之人也。方馳于駟，狡騎萬帥。晉灼曰狡健之

毛詩箋曰方併也。虓虎之陳，從橫膠轕，森拉雷厲，躡駢駘。服虔曰虓音哮鄒展曰拉音獵善曰毛詩曰嗷如虓虎拉風聲也嗷火交切轍音葛躡足人切駢音萌切

駘切力洶洶旭旭，天動地岌。善曰洶洶旭旭鼓動之聲也韋昭曰岌動貌也洶旭勇切岌五合切。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善曰羨

夫壯士抗慨，殊鄉別趣。善曰鄉音向毛萇詩傳曰趣說也。東西南北，騁者奔欲。善曰言各隨其善欲而奔馳也善音嗜。拙蒼狶，跋

犀犛，蹶浮麋。韋昭曰跋蹶也蹶頓也善曰廣雅曰拙引也音他浮藥過藥也跋步未切蹶居月切。斲巨艇，搏玄猿。名也善曰斲廣雅曰搏擊也艇已見上林

騰空虛，距連卷。張晏曰連卷木也善曰距古距字也孔安國尙書傳曰距至也卷音拳。蹕天矯，媿澗間。張晏曰蹕天矯之枝也善曰三蒼詁訓曰蹕踰也丑季切。莫莫

紛紛，山谷爲之風森，林叢爲之生塵。善曰莫莫紛紛風塵之貌也。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蒺藜。服虔

神異之物
亦從羽獵

夏一作層
移圖徒車
才凡羽獵
次序如許
從容上帶
與神光帶
樂相映帶
生情

曰獲夷能獲夷狄者善曰獸踏也
學以擊擊之也爾雅曰美義擊
獵蒙龍麟輕飛善曰蒙龍已見上文
屢般首帶修蛇如淳曰般首班首虎之頭也善曰屢謂踐履之也

淮南子曰吳鈎赤豹揔象犀善曰揔古牽字
趾轡阮超唐陂如淳曰趾超踰也音義曰陂山小而銳阮大坡也
車騎雲會登降

閻藹善曰閻藹衆盛貌閻鳥感切
泰華爲旒熊耳爲綴張晏曰旒備綴也善曰綴亦旒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垂絲幘之素頤張揖曰以赤氣爲纒綴以白氣也
木仆山還

漫若天外如淳曰選音旋言山爲之同旋也善曰宋玉大言賦曰長劍歌介倚天外
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服虔曰儲與相羊貌也浦水涯也善曰淮南子曰陰陽儲與聊浪放

於是天清日晏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晏無雲之處也
逢蒙列皆羿氏控弦善曰吳越春秋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傳逢蒙說

文曰匈奴名皇車幽輻光純天地服虔曰皇車君車也李奇曰純綴繞也善曰幽輻車聲也方言曰純文也輻一轄切純之九切
望舒彌轡服虔曰望舒月御也引弓曰控弦

舒使先靈著曰彌轡按行貌也彌與弼古字通彌莫爾切
翼乎徐至於上蘭晉灼曰上蘭觀在上林中
移圍徙陣浸淫蹴部善曰部軍之部伍也毛萇詩傳曰蹙促也

曲隊堅重各接行伍善曰隊從內切行胡郎切
壁壘天旋神扶電擊善曰言威之盛也壘音擊也
逢之則碎近

之則破善曰六韜太公曰當破之者破近之者亡
鳥不及飛獸不得過善曰高唐賦曰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
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善曰言殺獲皆

盛野地似乎掃刮也宋衷春秋經注曰驚動也廣雅曰駭起也刮古滑切掃先早切
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善曰罕畢罕也聿皇皇疾貌
蹈飛豹繡曠陽善曰言

見上文鳥工犬切
追天寶出一方應劭曰天寶陳寶也晉灼曰天寶鷄頭而人身
應駢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雌

雄如淳曰陳寶神來下時野然有聲又有光耀應劭曰下時窮極山川天地之間然後得其雌雄也善曰太康記曰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羆而不知其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爲羆弗逃羆弗逃亦語曰彼二童子名爲寶鷄得雄者王得雌者羆陳倉人舍羆弗逃逐
石雌如楚止南陽也積浮謂切沈沈溶溶遙曠乎紘中晉灼曰口之上下名爲曠言禽獸奔走極極皆遙曠曠吐舌於絃綱之中也善曰曠其略切
三軍茫然

得之見奪
大之意

總束上敘
法從上林
賦來中衰
禽彈中衰
接句甚緊
隱隱萬誠

此以游池
兼事寫鳥
兼事寫鳥
與從禽餘
好得下段
借有與以
起剖與與
見下不異
物遠色好
意此道

孫評文選 卷一

窮尤闕與孟康曰兪行也闕止也言三軍之盛窮闕禽獸使不得逸漏也善曰孟康之意言窮其行止皆無逸漏如淳曰窮奪兪者懈怠也晉灼曰闕與容貌也如晉之意言三軍老然懈憊容貌闕與而舒緩也今依如晉之說也世莫耶切尤音淫闕與音豫 竄觀夫剽禽之繼隃，犀兕之抵觸，章昭曰兪音但善曰古俱字經與隃同 熊羆之拏攫，虎豹

之凌遽。章劭曰羆羆也善曰說文曰凌越也遽音也 徒角槍題，注賊竦響，怖魂亡魄，觸輻關脰。晉灼曰徒但也服虔曰獸

同爾雅曰竦懼也響與槍同觸輻關脰音觸車輻因關其頸也槍七羊切賊子音切脰音豆 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善曰言矢雖妄發而期於必中進退之際必踴躍而獲之也韓子曰新砥礪銳矢發奪而射雖冥妄發其

秋毫者不中 創淫輪夷，丘累陵聚，張晏曰淫過也夷平也言獸被創過大血流與車輪平也音 於是禽殫中衰，

善曰中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晉灼曰靖冥深閉之館也 灌以歧梁，溢以江河，晉灼曰梁梁竹仲切

日治梁及岐孔安國曰 東瞰目盡，西暢無崖，善曰目盡盡目而 隨珠和氏，焯爍其陂。善曰焯古灼

也善曰不可殫形不能盡其形 玄鸞孔雀，翡翠垂榮，善曰榮 王雎關關，鴻鴈嚶嚶，羣娛乎其中，

也高唐賦曰曾不可殫形也 鳥鳴嚶嚶與哦同子由切說文曰昆同也 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善曰言鳥飛上下翅

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鱗蟲，服虔曰文身越人 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磳，薄索蛟螭，善曰嚴

也嚴岸闕巖巖之處也孔安國尚尋傳曰 蹈猿瀨，據鼉鼉，善曰郭璞三蒼解詁曰猿似狐青色居水 扶靈虯，

薄也賈逵國語注曰索求也欬口銜切 中食衣服曰音贊善曰廣雅曰據引也 扶靈虯，鄭文曰

服虔曰法捧也 入洞穴，出蒼梧，晉灼曰洞穴禹穴也善曰郭璞山海經注曰吳縣南太湖 乘巨鱗，騎京魚，善曰京

中魚

主爲一篇之
文狀服修
見服武不
專未可
正收轉未
泰遺德
之故遠
仁應草
前頌長
之規頌
以文規
是頌未
百頌司
也

也字或爲鯨
亦大魚也
淨彭蠡目有虞
應劭曰彭蠡大澤在豫
善曰有虞舜時也
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
善曰鄭玄毛

所懷故曰胎
椎直追切
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
鄭玄曰彭咸也言灼曰胥伍子胥也皆水沒也善曰楚辭
曰願依彭咸之遺制王逸曰殷賢大夫自投水而死宓妃

曰見上子胥
曰見吳都賦
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
善曰俄印也車有雷曰軒冕大冠也善曰管子曰
先王制軒冕足以章貴賤經衣裳設珠色也
修唐典

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耀蜚習如神
善曰蜚習疾也蜚
與響同響與忽同
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

鄰
善曰南方
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
如淳曰以物與人曰移善曰周禮曰職
人爾雅注曰獸珍物曰珍獸食物曰享毛詩曰自彼氏羌莫
敢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抗手舉手而拜者也貉莫白切
前入圍口後陳廬山
孟康曰單
于南廬山
羣公常伯陽朱

墨翟之徒
善曰常伯侍中也已見籍田賦陽朱墨翟取古賢以爲喻
列子曰陽朱南游沛蓬老聃高誘呂氏春秋注以爲宋人
喟然並稱曰一崇哉乎德雖有唐虞

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
善曰周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
樂錄圖曰成康之隆妖孽滅也
夫古之觀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

其誰與哉
善曰東嶽泰山也梁
上猶謙讓而未俞也
張晏曰
俞然也
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

之滋
如淳曰三靈日月星垂象之應也服虔曰
受福流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獵取也
發黃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

林奢雲夢修孟諸
善曰言以雲夢孟諸爲奢侈而非之也雲夢楚數澤名也左氏傳曰楚靈王與鄭
伯田于江南之雲夢孟諸宋數澤也又曰楚穆王欲伐宋昭公導以田孟諸也
非章華是靈

臺
善曰言以楚章華爲非而以周之
靈臺爲是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
罕徂離宮而輟觀游
善曰罕徂
言希往也
土事不飾木功不彫
善曰晏子曰

事不
丞民乎農桑勸之以弗怠
善曰舜類曰丞亦極字
也說文曰擢上舉也
儕男女使莫違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儕等也
莫違謂以時爲婚無違於期也

收未比至應
二層二句極帶
句帶深相

此與亦於
序承見於
而賦中似
其意微似
實為正所
以規正所
純以爲一
賦行家開

多遠待士階切
善曰虞與
娛古字通
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善曰言馳弋神明之囿，以齊其聖德，親其有無而加恩施以齊。放雉兔，收罝罟，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善曰毛萇詩傳曰：芻蕘，薪采者也。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善曰豐與暢同，暢通也。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祇莊雍穆之徒。善曰雍敬也，雍和也。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因回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善曰麗光華也，麗文禮記。

長楊賦 并序

揚子雲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

善曰明年謂作羽獵賦之明年，即校獵之年也。班固欲敘作賦之明年，漢書載紀曰：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縱胡客大校獵，是也。七略曰：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

月上，然永始三年去校獵之前，首尾四載，謂之明年，疑在固誤也。又七略曰：長楊賦，綏和元年上綏和在，校獵後。四載無容，元延二年，校獵，綏和二年，賦又疑七略誤。蔡邕曰：上者，尊位所在，呂忱曰：誇，大言也。說文曰：誇，誣也。秋命右扶風

發民入南山。善曰冬將校獵，故秋先命之也。爾雅曰：命，告也。漢書曰：武帝以右內史更名右扶風，扶風在涇州界南山，終南山也。武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馭漢中。善曰褒斜，谷名，已見上。漢書有弘農。郡武帝置，又有漢中郡。馭，率也。

張羅罔罝罟，捕熊羆豪豬，虎豹狢獲，狐兔麋鹿。善曰山海經曰：竹山有獸，其狀如豚，白毛，大如豨。

而黑端，以毛射物名，豪，豪也。廣雅曰：狢，雌也。是長四五尺，郭璞爾雅曰：猨，似猨猴，豹形如虎，而圖文，鄭玄曰：鳥罝曰猨，狢，又切。猨，九縛切。載以檻車。善曰：劉熙釋名曰：檻車，上施關蓋，以格猛獸，亦囚禁罪人之車也。漢書音義曰：或曰：檻車有獸。

汴類似等類
父老等類
善於調氣
化人光氣
動人東部
賦人此部
羽獸賦序
用論賦序
敘事賦序
職事賦序
明於此善
上羽字接
來只下本
論以留賦
中地不步
用不不得
敷句問有
子意爲問
遺意爲問
正言也談
客論論主
爲入所借
易入所借

也。善曰三輔黃圖曰長楊宮有射熊館在整屋。以網爲周陸。李奇曰陸通禽獸圍陣也陸音祿縱禽獸其中，令胡人

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服虔曰令胡客自取其得也善曰廣雅曰搏擊也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

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韋昭曰

善曰翰林文翰之多若林也詩大雅曰有壬有林君也此云林即文翰林猶儒林之義也胡廣云博士爲儒雅之林是也說文曰毛長者曰翰詩序曰下以風刺上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爲身。今

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褻斜。傾師古曰動不爲身言憂百姓也山海經曰松梁之山西六十里曰太華山今在弘農縣華陰西也長安東故言左高五千仞廣十

里善曰太華見西都賦。椽巖薛而爲弋，紆南山以爲置。服虔曰巖薛山名也孟康曰在池陽北傾師古曰巖薛即今謂嶺峨也善曰說文曰弋矟也又曰紆誦也椽音卓椽音裁薛音翬羅

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蹕陸，錫戎獲胡。漢書音義曰蹕陸也顏師古曰蹕陸即今謂嶺胡言以禽獸錫戎令胡自獲之胡戎一也纏文耳蹕

首萃方言曰：「益熊羆，拖豪豬，善曰益拖也。」木擁槍壘，以爲儲胥。顏師古曰胥須也言有儲蓄以待所須也蘇林曰儲胥箭落之類也木擁槍壘見西都賦

功不圖。善曰古今字詁曰圖今動字也爾雅曰圖謀也凡人之所爲皆有所圖也儼子曰無法之勞不圖於功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爲娛樂之

游，內之則不以爲乾豆之事，豈爲民乎哉？善曰禮記曰天子無事歲三田一爲乾豆也且人君以玄默爲神，澹

泊爲德。善曰玄默謂幽玄恬默也玄默已見魏都賦澹泊與澹怡同已見于虛賦今樂遠出，以露威靈。善曰靈數搖動以罷車甲，本非

孫評文選 卷一

口論中此以
入正論此
正入於此
在類也於
人與與
末數相
呼出絕
論論大
祖文當
法祖為
也祖為
此言高
之創言
為民業
宗重見
非宗之
此守言
民守成
隱與者
隱然亦
此下言
武無憂
亦兵非
民亦高
之慮心
之患治

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善曰周易曰蒙者蒙也錄康伯曰蒙昧幼少之象也前年獵長楊故言蒙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之

茲耶？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吁疑怪之辭也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善曰莊子曰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善曰毛萇詩傳曰詳審也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善曰廣雅曰凡凡大指也張晏曰切近也覽其近於義也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土，鑿厥其民，鑿齒之

徒，相與摩牙而爭之，善曰如樂之沸若雲之擾言亂之甚也廣雅曰鑿齒之徒謂六國竊焉豕其土也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尺似擊亦食人李奇曰以喻秦食楚殘食其人也冒灼曰鑿齒之徒謂六國竊焉豕其土也於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

命順斗，極連天關，善曰如樂之沸若雲之擾言亂之甚也廣雅曰鑿齒之徒謂六國竊焉豕其土也於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

命順斗，極連天關，善曰如樂之沸若雲之擾言亂之甚也廣雅曰鑿齒之徒謂六國竊焉豕其土也於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

命順斗，極連天關，善曰如樂之沸若雲之擾言亂之甚也廣雅曰鑿齒之徒謂六國竊焉豕其土也於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

命順斗，極連天關，善曰如樂之沸若雲之擾言亂之甚也廣雅曰鑿齒之徒謂六國竊焉豕其土也於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

命順斗，極連天關，善曰如樂之沸若雲之擾言亂之甚也廣雅曰鑿齒之徒謂六國竊焉豕其土也於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

命順斗，極連天關，善曰如樂之沸若雲之擾言亂之甚也廣雅曰鑿齒之徒謂六國竊焉豕其土也於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

命順斗，極連天關，善曰如樂之沸若雲之擾言亂之甚也廣雅曰鑿齒之徒謂六國竊焉豕其土也於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

命順斗，極連天關，善曰如樂之沸若雲之擾言亂之甚也廣雅曰鑿齒之徒謂六國竊焉豕其土也於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

命順斗，極連天關，善曰如樂之沸若雲之擾言亂之甚也廣雅曰鑿齒之徒謂六國竊焉豕其土也於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

命順斗，極連天關，善曰如樂之沸若雲之擾言亂之甚也廣雅曰鑿齒之徒謂六國竊焉豕其土也於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

命順斗，極連天關，善曰如樂之沸若雲之擾言亂之甚也廣雅曰鑿齒之徒謂六國竊焉豕其土也於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

命順斗，極連天關，善曰如樂之沸若雲之擾言亂之甚也廣雅曰鑿齒之徒謂六國竊焉豕其土也於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

命順斗，極連天關，善曰如樂之沸若雲之擾言亂之甚也廣雅曰鑿齒之徒謂六國竊焉豕其土也於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

命順斗，極連天關，善曰如樂之沸若雲之擾言亂之甚也廣雅曰鑿齒之徒謂六國竊焉豕其土也於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

命順斗，極連天關，善曰如樂之沸若雲之擾言亂之甚也廣雅曰鑿齒之徒謂六國竊焉豕其土也於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

此段獨詳
以平武張
極力鋪張
見昔武張
盛功如此
危亦不忘
所宜察也

儉，綈衣不弊，韋鞞不穿，善曰言不穿不弊不更爲也漢書東方朔曰孝文帝身衣弋綈之衣履革鳥六輪曰幾衣履不弊盡不更爲服度曰藉鳥也音香大廈不居，木器無

文。善曰晏子曰土事不文木事不飾於是後宮賤瑋瑁而疏珠璣，善曰廣雅曰疏亦賤也音香卻翡翠之飾，除彫

琢之巧，善曰爾雅曰玉謂之彫又曰治玉曰琢也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善曰廣雅曰御亦推也音香抑止絲竹晏衍之樂，

憎聞鄭衛幼眇之聲，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晏衍邪聲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行弋戰切幼一奚切眇音妙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善曰韋

曰玉衡北斗也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元命苞曰常一不易玉衡正太階平出黃帝六符經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畔，服虔曰熏鬻曉時匈奴也東夷東越也一云呂嘉殺其國王立閩人殺嘉

也善曰橫自羌戎匪皆，閩越相亂，晉灼曰睡皆瞋目貌也又猜息不和貌善曰漢書曰立無諸爲閩越王遐眠爲之

不安，中國蒙被其難。韋昭曰眠音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善曰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迺命驃衛，勅

曰驃驃靈去病也衛衛青也善曰漢書曰建去病爲驃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又曰衛青字仲卿爲大將軍凡七出擊匈奴汾沔沸渭，雲合電發，善曰汾沔沸渭梁盛貌也沔音約沔音雲森騰波

流，機駭遙軼，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飄颻飄颻軼軼音其疾也森與飄古字通也疾如奔星，擊如雷霆，碎輶輶，破穹廬，應劭曰輶輶甸車或可廢處善曰輶扶云切輶百二十步兵

車或可廢處善曰輶扶云切輶百二十步兵腦沙幕，翦余吾，服虔曰破其頭腦塗沙幕也余吾水名北山經曰北鮮之山多馬鮮水

俗文曰骨中脂遂躡乎王庭，孟康曰匈奴王庭善曰毳毼駝，燒燧燧，張晏曰燧燧乾酪母燒之覆其養生之具也張揖曰燧燧山名燧音覽燧來戈切

分務單于，磔裂屬國，韋昭曰勢割也音如梨顏師古曰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朝善曰單于匈奴王號漢書曰單于廣

漢者夷阮谷，拔鹵莽，刊山石，善曰毛詩傳曰夷平也鹵莽中生草莽也說文曰鹵西方駭地也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拔莽削石以通道蹂屍輿廡，係累老

弱。服虔曰踐戶也。顏師古曰死則踐其尸破傷者與而行如淳曰與。應劭曰踐其師徒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係繫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累係也。咬齷癢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

如淳曰咬括也。孟康曰癢者馬脊創其處者如氏之說以為箭括及鏃所中皆為創。癢於馬者孟氏以為善被金鏃過傷者甚衆也。服虔曰者癢傷者或矛箠內未出其箭如金然或箭插其項未拔者癢焉。孔安國尚書傳曰淫過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吮辭究切。

皆稽顙樹領扶服蛾伏。如淳曰叩頭時項下向則領樹向上向也。韋昭曰領音哈。善曰說文曰俯伏也。蛾伏如蟻之伏也。蛾古蟻字。二十餘年矣。尚不

敢惕息。善曰漢書曰漢不復出兵擊匈奴。三年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邊二十餘年匈奴奴極苦之。單于嘗欲和親賈逵國語注曰惕疾也。說文曰息喘也。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善曰天威之盛如天也。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迴戈邪指南越相夷。善曰漢書曰南越王胡上書曰今東越擅興兵使困天子為相夷也。靡節西征

羌燹東馳。服虔曰燹夷名也。善曰漢書曰節所扶信節也。莫蒲比切。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善曰經自上天仁所不化。

茂德所不綏。善曰尚書曰有夏先皇后方赫厥德。莫不躋足抗首請獻厥珍。服虔曰躋舉足也。音矯。使海內澹然。善曰廣雅曰澹安也。徒遮切。

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善曰史記曰邊城少殘禮記于夏三年之喪卒金革之事無遺也。禮記曰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入區。善曰英華草木之美者故以喻帝德焉。沈浮言多也。禮記曰帝者得其英華王者得其根。聖入區入方之區也。普天所覆

莫不沾濡。善曰禮記曰天之所覆無蜀父老曰羣生得濡矣。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

殺物靡盛而不虧。善曰廣雅曰意疑也。鄭玄周禮曰物盛則衰。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服虔曰肆旁也。顏監云肆放也。不

則慮危。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豎屋有五椽宮也。椽音作。簡力狡獸校武票禽。善曰爾雅曰簡擇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習也。廣雅曰狡

長楊。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豎屋有五椽宮也。椽音作。振師五椽習馬

一轉之得方。以頌實微折大所似

歸乎使無內
和乎與意
災請命為
相映發也
此言下當
日武之業
而在此時
功在武大
也中用大
意轉折大
寓實微折
以頌實微
頌之得方

在此下武同太
尊前文收
拾細密說
去一以然
徒欲見是
力便最意
然不徒甚
民路之勢
下沛拾出
語與客如
問語相照
應也句有
不盡之極
有盡之極
三接字好

萃然登南山，瞰鳥弋。晉灼曰：萃，集也。服虔曰：三十六國鳥弋，最在西北。城傳曰：去長安萬二千里。其地暑熱，燕卒近日所入。善曰：廣雅曰：瞰，視也。西厭月蝕，東震日域。服虔曰：謂音窟月所生也。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厭，服也。爾雅曰：靈懼也。日域，日出之域也。厭，一涉切。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顏監曰：禦，止也。善曰：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淫荒，田獵也。爾雅曰：淫，荒也。田獵，田獵也。陵夷，陵夷也。不禦，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輒，日未靡靡，從者彷彿，飢屬而還。韋昭曰：不暇，暇也。支車也。張晏曰：從者彷彿，委釋而迴旋。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朝支輪木，振切。彷彿，如或作粲。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善曰：太尊，高祖也。爾雅曰：烈，業也。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善曰：三王之田，文王三驅是也。見上文。尙書帝曰：益汝作朕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韋昭曰：耰，所以覆種者。蓋顏監曰：摩田器也。善曰：耰，云以耒推塊曰耰。善曰：工，女功也。漢書禮食其曰農夫，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善曰：毛詩序曰：婚姻，失時男女多違也。出凱弟，行簡易。善曰：毛詩曰：豐楸君子人之父母，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善曰：毛詩曰：子子征，爾雅曰：子子，征也。矜劬勞，休力役，勞勩于野，孫卿子曰：罕與力役無奪農時。見百年，存孤弱。善曰：禮記曰：百年者，問也。春秋說，孤，辭曰：存恤幼孤。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磬之虞。孟康曰：碣磬，為之故。其形碣磬而盛怒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鞀如鼓而小，有柄，柄至瑤之以奏樂。碣磬，徒刀切。拈隔鳴球，掉八列之舞。韋昭曰：拈，樂也。鳴球，玉磬也。古文隔為拈。拈，音隔。至瑤之以奏樂。碣磬，徒刀切。拈隔鳴球，掉八列之舞。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掉，搖也。八列，八音求，掉徒鈞切。酌允鑠，肴樂胥。張揖曰：允，信也。樂美也。音酌，信美也。以當酒師禮樂以為有善曰。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善曰：毛詩曰：雍雍在宮，肅肅在廟。又曰：受天之祜，爾雅曰：祜，福也。音祜。歌投頌，吹合雅。服虔曰：雅，之相投也。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張揖曰：詩云：微俸，君子神所勞矣。方將俟元符，符大瑞也。以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史記管子曰：古者禪梁父，善曰

雞蜀父老曰增太山之封加梁甫之事

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

張晏曰往號三五也善曰李軌法言注曰五帝三王延光至今不絕也

豈徒欲淫覽浮觀，

馳騁稊稻之地，周流黎粟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狄獍之收，多麋鹿獲哉？

孔安國尚書傳曰浮過也說文曰穉稻屬也聲類以爲穉不黏稻也漢書東方朔曰涇渭之南又有稊稻粟之饒芻馬草也禮記曰獻路芻說文曰蕘草薪也毛萇詩傳曰詘大也

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

燭千里之隅，善曰莊子南榮綈曰盲者不能自見賈逵國語注曰八寸曰咫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

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善曰說文曰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

非小人之所能及也。善曰體猶法也迺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善曰禮記曰昭然者發蒙矣曠與蒙古字通廓除貌

射雉賦

潘安仁 善曰射雉賦序曰余徒家于瑱邪其俗實善射聊以講肄之餘暇而習煤鷲之事送樂而賦也

徐爰注 媒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厭事嘗茲賦味而莫曉聊記所聞以備遺志

涉青林以游覽兮，樂羽族之羣飛。樂羽族之類或羣或飛飲啄恣性也善曰七發曰游涉乎雲林薛君韓詩章句曰青靜也題趨賦曰羽族之可貴者聿采毛之

英麗兮，有五色之名聲。聿述也述序羽族之中采飾英麗莫過聲也羣雉也伊洛以南素實五采皆備成章曰聲英者雉異之目名者聲聞之稱也一本聿作偉善曰羣見爾雅厲耿介之專

心兮，麥雄豔之娉姿。厲嚴整也耿介專一也奮豐也娉好也美色曰豔言雉嚴整其不羣之性奮揚其雄豔之貌見敵必戰不容他雜此之謂英麗也者亦氏切娉苦瓜切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雉耿介之鳥也巡

羽獵於牢之見大
遠區而此
能細體察物
之須此體
納仁手賦於
芥折不窮賦
層安折不窮
賦可稱神妙
披剝送層筆

試家體物
射由言
未射由
洋為射
總為射
寫為射
時為射
先音次
堪射之
未射時
精細不爽

此下正言
射雄分二

丘陵以經略兮，畫墳衍而分畿。巡行也言周行丘陵因其墳衍以為疆界分而畿之不相侵越也青幽之閒土高且

形性也善曰左傳楚無射曰天子經略廣雅曰巡略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分其圻界圻與畿同於時青陽告謝，朱明肇授。時四月也善曰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

木不滋，無草不茂。具草木初莖蔚其隴新，陳柯械以改舊。蔚初生之莖也其新柯械然陳之柯械

天決決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涓涓清新之色決音英消古玄切善曰毛詩曰英英白雲毛萋曰英英白

漸以擢芒，雉鷲鷲而朝鷓。漸漸含秀之貌也微子曰麥秀漸漸鷲鷲雉鷲也又云雉之朝鷓尚求其雉雉不得言鷓頭

舉雄雉皆鳴也此以上序節物眇箱籠以揭驕，睨曉媒之變態。揭驕志意肆也箱籠竹器盛媒者也凡竹器箱方而

欲令見明也言感辰景之韻淑樂山梁之榮茂悟萃雉之奮逸思鸞鸞之肆顯視箱籠詳察曉媒悉雉揭驕意奮勁骹以角棗，

隣悍目以旁睽。以旁視其敵也悍戾也隣視貌睽視也奮其堅勁之脛以利距邪所睽其剛戾之目

輕擗灼繡頸而袞背。擗文章貌也詩云有駟其駟異如綺文擗則赤也灼盛貌也鬱軒翥以餘怒，思

長鳴以效能。鬱怒也軒起望也方言云翥舉也鬱然鬱怒軒舉長鳴爾乃搬場拄鬣，停僮葱翠。僮者閑除之

通有此語射者聞有雄射便除地為揚注鬣於草澤僅鬣貌綠柏參差，文翻鱗次。鱗鱗鱗鱗也蕭森繁茂，婉轉輕利。蕭

也微翠翳色也聲少何切柱庚切善曰廣雅曰參差也裏料戾以徹鑿，表厭躡以密緻。料戾小而徹也厭躡重而密也

茂而實綺繆輕利也婉轉繆之稱序駢之形節，恐吾游之晏起。序駢名江淮間謂之游游者言可與游也言既奕揚拄鬣又

厭於轉切慮原禽之罕至，恐媒起不早野。慮媒起不早野媒希至原禽也雉不處下濕故曰原禽也甘疲

大段前三種是
寫之也後是
寫之也後是
等刻畫精

先是尋常
之雄各巧
迅捷之雄
次言各巧
或射其法

孫評文選 卷一

心於企想，分倦目以寓視。企想推出專視草際心為之疲目為之倦也此以上言其矚之後遲獲之意
喬桀，邈疇類而殊才。調論謂傑也傑性調異其故謂調論喬桀後逸也
扇布也形如手叫鳴也將欲離離振布
令有聲便清叫野雉聞而應而出也
扇布也形如手叫鳴也將欲離離振布
令有聲便清叫野雉聞而應而出也

塞微罟以長眺，已踉蹌而徐來。罟罟也罟網也古者當以細網捕野雉
野雉應傑之聲知其必出開罟戶長視已見踉蹌徐來也踉蹌乍行乍止不迅疾之貌也善曰踉蹌欲行也廣雅曰蹠走也眼音亮蹠七亮切

搗朱冠之絕赫，敷藻翰之陪鯁。搗赫亦色貌陪
鷲奮怒之貌也善曰廣雅曰搗舒也
鷲奮怒之貌也善曰廣雅曰搗舒也

靡，丹臆蘭粹。靡色如秋間之色也粹同也宋衡之間謂混為粹也靛音秋善曰小雅曰雜采曰綵音最
靡，丹臆蘭粹。靡色如秋間之色也粹同也宋衡之間謂混為粹也靛音秋善曰小雅曰雜采曰綵音最

行時止，皆得意之形容也善曰賈逵曰蹶走也鄭玄曰蹶行蹶貌字林曰啄鳥食也莊子曰
行時止，皆得意之形容也善曰賈逵曰蹶走也鄭玄曰蹶行蹶貌字林曰啄鳥食也莊子曰

之勢也此以上言野雉之狀貌
也善曰說文曰翹尾之長毛也良遊呃喔，引之規裏。良遊蘇也言蘇呃喔其聲誘引令入
也善曰說文曰翹尾之長毛也良遊呃喔，引之規裏。良遊蘇也言蘇呃喔其聲誘引令入

時，即驚蹶身而立者也善曰杜子春周禮注曰愕驚也
時，即驚蹶身而立者也善曰杜子春周禮注曰愕驚也

肩善曰說文曰張弓弩也周謂注矢於弦也剛擊發矢鏃也以
肩善曰說文曰張弓弩也周謂注矢於弦也剛擊發矢鏃也以

其矢來疾也山驚悍害，彘迅已甚。彘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性悍疾怒書飛走如風之
其矢來疾也山驚悍害，彘迅已甚。彘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性悍疾怒書飛走如風之

罕，飛鳴薄廩。驚性悍怒聞聲便越澗凌罕且飛且鳴邇來騎前也廩中盛
罕，飛鳴薄廩。驚性悍怒聞聲便越澗凌罕且飛且鳴邇來騎前也廩中盛

矢鏃以射之善曰禮記曰
矢鏃以射之善曰禮記曰
矢鏃以射之善曰禮記曰

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也毛體摧落，霍若碎錦。霍當不止於飛中射之毛
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也毛體摧落，霍若碎錦。霍當不止於飛中射之毛

逸羣之儻，擅場挾兩。逸羣儻異之
逸羣之儻，擅場挾兩。逸羣儻異之

取射其飛
或射其飛
也

此又分出
三種之射
或從背射
或從腹射
或從其射
必在層層
別發無一
字句之難
皆從雄出
性情寫出
有射法而

一場而已又挾兩雄也善曰西京賦曰秦
政利箭長距終得揚操談文曰擅專也
往忽然而來
忌上風之餐切畏映日之儻朗發初微動之聲儻朗不明之狀
屏發布而累息徒心煩而

技懷屏除其布不致散氣意者恐懷有所聞便驚而逃既無由使媒鳴欲射則紛紜不定空中心煩而技懷有伎藝欲逞曰技懷也音委善曰雞蜀父老曰心煩於慮應徹風俗通曰高漸離變姓易名庸保於宋子之家久作苦聞其家客擊筑伎藝不能母出言也

伊義鳥之應敵嗽獲地以厲響義鳥媒也為人致敵故名曰義媒見野雉紛紜雜中啾然獲地而鳴引令來鬪呼若曰獲地爪持也三蒼曰啾啾也**彼聆音而逕進**

忽交距以接壤彼野雉聞聲聲便還來鬪交距踈地土壤相接善曰廣雅曰獲也獲也**影盈窗以美發**項大防今呼為獲也夷靡也類馳也易修也言其

其意而發矢又曰既與媒戰形當發箭發**或乃崇墳夷靡**農不易墾項大防今呼為獲也夷靡也類馳也易修也言其**穉菽藁粿**藿會葦音穉穉類也菽豆也謂豇豆之屬野生也田賦荒靡雜草繁茂藿會葦深穉貌薄切切其如隴切善曰孫子兵法曰林木驚營西京賦曰萃葦藁粿**鳴雄振羽**依于

其家**羽**羽山嶺也爾雅曰山頂曰冢言野之雄雉振其**捫降丘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捫疾貌也言雉鳴於高丘

其形而見草動也捫一本或作捫捫尸**瞻挺稊之傾掉**意淪躍以振踊挺稊草莖也掉動也觀草莖傾動雉將出

臨切捫而專切善曰尚書是降丘宅土**瞻挺稊之傾掉**意淪躍以振踊挺稊草莖也掉動也觀草莖傾動雉將出

嗽出苗以入場愈情駭而神悚嗽漸出貌也楚辭曰嗽將出兮東方向觀草動**望鑿合而翳鳥**雉腴

肩而旋踵言雉出苗望諸處隱然聞合唯翳鳥然猶仍欲翼旋反也人欲身謂之跌后驟鳥擊切善曰說文

精銳擬青顧而點項堆既反踰乃從後射正中項也顧頭也依音欣**亦有目不步體**邪眺旁別目不步體視與體遠也邪眺旁

語單獲公曰晉侯目不在體而足不**靡聞而驚**無見自矜矜首脈字亦從脈方音三脈俗**周環回復**繚繞磬

孫評文選 卷一

治邑也。栢與鄆同。與鄆同。應劭曰：左傳云：畢原豐。鄆文之昭也。鄆，侯實伯伐實是也。臣瓚曰：按汝鄆，古文晉武公滅鄆，以賜大夫原。點是為鄆。叔又云：文公城鄆，然則當在晉之境內，不得在右扶風之界也。今河東有鄆城，即古鄆國也。廣雅曰：乘陞也。爾雅曰：大阜曰陵。鄆音奇。鄆與鄆同。

何生之優渥，我獨懼此百殃。毛詩曰：既優既渥。鄭玄禮記注曰：殃，禍也。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殃。故時會之變化兮，非天命之

靡常。故時會者，言此乃時君不能修德致之，故使傾覆。非天命無常也。時亦世也。言人吉凶乃時會之變化。豈天之命無常乎。爾雅曰：時會也。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天命言上天之命也。登赤須之長坂，入義

渠之舊城。赤須坂在本地郡義渠城。名在本地。王莽改為義溝。溝善長水。經注曰：赤須水出赤須谷。西南流注羅水。然坂因水以得名也。漢書北地郡有義渠道。忿戎王之淫狡，穢宣后之

失貞，嘉秦昭之討賊，赫斯怒以北征。史記秦本紀曰：昭襄王母楚人媼，半氏號宣太后。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后杜預左氏傳注曰：狄，戎也。赫怒已見上注。紛吾去此舊都兮，駢遲遲以歷茲。

涉長路之懸懸兮，遠紆回以膠流。毛詩傳曰：懸，長不絕貌也。劉歆述初賦曰：路修遠而膠流曲折貌也。膠音則。過泥陽而太息

兮，悲祖廟之不修。漢書北地郡有泥陽縣。漢書曰：班壹始皇之末，避地於樓煩，故泥陽有班氏之廟也。泥奴雞切。釋余馬於彭陽兮，且弭節而自思。

李武帝傷李夫賦曰：釋余馬於椒丘。楚辭曰：步余馬於蘭皋。漢書安定郡有彭陽。今彭陽縣。楚辭曰：香令靈和弭節兮，司馬彪上林賦注曰：弭節，安志也。日晡掩其將暮兮，覩牛羊之下來，

楚辭曰：日晡晡下而頤。說文曰：晡，不明也。於感切。毛詩云：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行，復如之何。勿思。

寤曠怨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思君子為怨曠，嗟行役為歎時。毛詩序曰：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廣雅曰：歎，傷也。越安定以容與兮，遵長城之漫漫。

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又曰：路劇蒙公之疲民兮，為

中段以歷 報邊境與

此段為北 征所經初 發及安一 府逐相安 也二層頓 也

感以蒙恬
築長城并
及孝文之
德化爲富
時頌也

千里無家
霧雲滿目
安得甚矣
故鄉之感
平

疆秦乎築怨。說文曰劇甚也史記曰蒙恬齊人也爲秦將拜爲內史秦使蒙恬築長城劉歆初賦曰劇疆秦之舉虛兮舍高亥之切憂兮，事蠻狄之遼患，
不耀德以綏遠，顧厚固而繕藩。言不光耀道德以綏遠方反爲厚固繕藩而已廣雅曰切近也史記曰周穆王將從大裘祭公謀父諫曰不可昔我先王耀德不顯兵杜預左氏傳注曰繕修也
首身分而不寤兮，猶數功而辭僞，何夫子之妄說兮，孰云地脈而生殘？史記曰趙高者諸登鄣隧而遙
望兮，聊須臾以婆娑，府令事公子胡亥始皇崩高得幸胡亥欲立爲太子太子已立遣使以罪賜蒙恬死蒙恬喟然太息我何罪於天無登鄣隧而遙
望兮，聊須臾以婆娑，通詞醉切班固漢書贊曰不修障隄其義並同隄或爲障說文曰隄壑上亭守烽火者也楚辭曰
閑獯鬻之猾夏兮，弔尉邛於朝那。尉邛徐廣曰姓孫尙書曰蠻夷猾夏漢書曰安定郡
從聖文之克讓兮，不勞師而幣加，有朝那縣姚從聖文之克讓兮，不勞師而幣加，聖文文
藩國兮，折吳淠之逆邪，書曰允恭克讓幣加加之幣帛也史記文紀曰南越王尉他自立爲武帝上召他兄弟以德報之他遂去帝稱臣又曰南藩國兮，折吳淠之逆邪，藩臣之禮稱病不朝天子賜吳王凡林老不朝其謀亦益不解也惟太宗之蕩蕩兮，
豈曩秦之所圖？言文帝知加幣以懷遠豈如曩秦繕藩而禦遠也史記丞相申屠嘉議惟太宗之蕩蕩兮，
之嵯峨，漢書安定有高平縣野蕭條以莽蕩，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爾雅曰迺遠風森
發以漂遙兮，谷水灌以揚波。言水灌注且以揚波也管子曰山水之害命曰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
之體體，楚辭曰馳兮杳杳王逸曰杳杳冥冥也說文曰體體霜雪白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
之體體，楚辭曰馳兮杳杳王逸曰杳杳冥冥也說文曰體體霜雪白鴈邕邕以羣翔兮，鷓鴣鳴以嘒嘒。時

東與篇首
通亂詞是
時忘意更
出結正作
歸到方命
世致不徒
作也鳴無

全祖北
凡源然學
淵意各其
用首雅於
厚之有芳
尤固正

曰雅雅鳴楚辭曰鷓鴣鳴
嗚而悲鳴嗚嗚聲也音暗
遊子悲其故鄉，心愴懷以傷懷，
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廣雅曰愴愴懷悲也

撫長劍而慨息，泣漣落而霑衣。
左氏傳曰晉子朱怒撫劍從之號文曰慨太

民之多故，泣漣落而霑衣。
楚辭曰思美人兮覽涕而好胎又曰氣於邑而不可止

夫何陰曠之不陽兮，嗟人失其平度，
又曰寔生人之長勳國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

夫何陰曠之不陽兮，嗟人失其平度，
爾雅曰諒信也宋衷春秋緯注曰

夫何陰曠之不陽兮，嗟人失其平度，
五運五行用事之運也楚辭曰獨

夫何陰曠之不陽兮，嗟人失其平度，
論語子曰君子固窮又曰

夫何陰曠之不陽兮，嗟人失其平度，
達人

夫何陰曠之不陽兮，嗟人失其平度，
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申，與時息兮。

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申，與時息兮。
毛詩曰我從事獨賢莊子曰形體保神各有儀則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

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申，與時息兮。
仲周易曰天地盈

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申，與時息兮。
盛與時消息是也

東征賦大家集曰子毅為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

曹大家范曄後漢書曰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姬年十四母世叔和帝數召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
惟是也東觀漢記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
曰和帝年號永初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
時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將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
行。禮記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鄭玄禮記注曰撰猶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
擇也楚辭曰吉日兮良辰毛萇詩傳曰辰時也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
乃舉趾而升輿兮，夕予宿乎偃師。

漢書河南郡有偃師縣在洛陽東三十里洛陽故事云帝嘗所
部後為西學即古之易亭周秦之世為偃師魏虎所遷處也

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愴懷而懷悲。
楚辭曰愴懷

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愴懷而懷悲。
懷兮去故而就

為天本
一以爲
中應於
庶爲言
皆爲括
力求見
義以陳
中爲眼
征所經
及少前
陳境以
兩層法

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違，毛詩曰明發不寐又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酌罇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

自非，漢書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廣雅曰弛絕也爾雅曰念思也諒不登櫟而椽蠹兮，得不陳力而相追，登櫟椽蠹上古未有君臣又無宮室不知火化之時也香信

不能同於上古登櫟而椽蠹得不陳力就列而相追乎禮記曰昔者未有宮室夏則居橧巢韓子曰上古之世民少而禽獸衆人勝禽獸蠹蛇理人作構木爲巢以避居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齒蚌蛤腥臊惡臭聖人作鑪鑊燧取火以化腥臊天下號曰燧人氏鄭玄周禮注曰椽擊也淮南子曰古者人茹草飲水食蠶蚌之肉陳思王遷都賦曰覽乾元之兆域兮本人物乎上世紛鴻沌而未分與禽獸乎無別核蠹而食疏披皮毛以自蔽然陳思之言蓋出於此也尸子曰卯生曰孫胎生曰乳豕與椽蠹與蠶古字通蠶力切斲力兮切蚌蒲諸切論語子謂冉有曰周任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且從衆而就列兮，職天命之所歸，論語曰吾從衆就列已見上注蠹于日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也遵通衢

之大道兮，求捷徑欲從誰？楚辭曰夫唯捷徑以窘步王逸曰徑邪道也乃遂往而徂逝兮，聊游目而遨魂，楚辭曰而游目韓詩曰聊樂我魂薛君曰魂神也

歷七邑而觀覽兮，遭鞏縣之多艱，史記曰秦莊襄王滅東西周餘廣曰周比亡之時凡七縣河南洛陽穀城平陸偃師鞏櫟氏漢書河南郡有鞏縣楚辭曰路修遠以多艱鞏居勇切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臯之旋門，漢書河南郡有成臯縣旋門已見東京賦成臯縣今虎牢是也

既免脫於峻嶮兮，歷滎陽而過卷，漢書河南郡有滎陽縣應劭曰卷故魏國今懷寧是也卷丘閭切長原武之息足，宿陽武之

桑間，漢書河南郡有原武縣陽武縣有桑間涉封丘而踐路兮，慕京師而竊歎，漢書陳留郡有封丘縣應劭曰即春秋所謂敗狄於長丘史記曰紂歷九侯西伯聞之竊歎也

人性之懷土兮，自書傳而有焉，論語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孔安國也懷安也遂進道而少前兮，得平丘之北邊，家語曰孔子適齊驅而少前漢書陳留郡有平丘縣

入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亂之無道兮，乃困畏乎聖

人，論語子畏於匡又曰慎終追遠史記曰孔子將適陳過匡匡人問之以爲魯之陽虎虎魯暴於匡人匡人遂止孔子悵容與而久駐兮，忘日夕而將昏，神女賦曰時容與以微動漢書

孫評文選 卷一

一九三

此皆本段所接
故前見
少為其于
以道從古
則也

亂詞皆
規諸錫
師古應
不之議
刊正論

一篇結
歸到命
字

門幸謂韓延壽曰明府久駐未出者謂篇曰駐主也到長垣之境界察農野之居民漢書陳留郡有長垣縣也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荆棘

之榛榛丘墟已見上文漢書伍被曰臣見宮中生荆棘惕覺寤而顧問兮想子路之威神衛人嘉其勇義兮訖于

今而稱云長門賦曰得寤覺而無見韓詩外傳曰周公無所顧問史記徐廣注曰長垣縣有匡城蒲鄉遺氏在城之東

南兮民亦尚其丘墳蕪氏遺說也陳留風俗傳曰長垣縣有蕪鄉有蕪伯玉家廣雅曰墳高也春秋說題辭曰丘者露也唯令德為不朽兮身既沒而

名存毛詩曰顯顯令德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惟經典之所美兮貴道德與仁賢老子曰莫不尊道而貴德尹文子曰親疏係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

吳札稱多君子兮其言信而有徵左氏傳曰吳季札適衛就遊緩史向史饋公子荆公叔發謂公後

衰微而遭患兮遂陵遲而不興史記衛世家曰成侯既號曰侯平侯子嗣君更貶號曰君朝魏魏殺懷君至君角秦

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家語孔子曰形於

勉仰高而蹈景兮盡忠恕而與人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論語子貢問

好正直而不回兮精誠通於明神毛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

庶靈祇之鑒照兮祐貞良而輔信楚辭曰昭貞其與明贊亂曰君子之思必

成文兮蓋各言志慕古人兮揚子法言曰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先君行止則有作兮雖其不

敏敢不法兮先君昭彪也有作謂北征賦也論語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貴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兮論語子

曰富而

由帶大端首
與感之精
蒸乃自都
蒸總為一
安仁主為
難作長免
令於此死
生貴賤承
感所以承
敘事曲折
暢而括明
此詞家所
仁難能事

也班固贊海賦曰運之修短不豫期也

當休明之盛世，託菲薄之陋質，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楚辭曰質非薄而無由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納旌弓於鉉

台，讚庶績於帝室。臧榮緒晉書曰岳驩誼辟太尉府掾孟子曰夫招士以旌大夫以旌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車乘招我公在天法三台也尚書曰庶績其凝

一黜。臧榮緒晉書曰岳驩廷尉為公事免官論語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武皇忽其升遐，入音

暵於四海。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炎字世安崩諡曰武禮詔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尚書曰帝乃復落三戰四海暵密入音孔安國尚書傳曰過絕密靜也天子寢於諒闇，百官聽

於冢宰。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禮詔曰高宗諱閻三年彼負荷之殊重，雖伊周

其猶殆。伊尹之相太甲致桐宮之師周旦之輔成王有流言之謗左氏傳曰子產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爾雅曰殆危也窺七貴於漢庭，壽一姓之或在。呂蓋上

而悉全決不盡股擊類曰請亦噤字也爾雅曰噤誰也

無危明以安位，祗居逼以示專，陷亂逆以受戮，

匪禍降之自天。言無見危之明以安其祗位為逼主以示已專也于寶晉紀曰駿被誅禮詔曰明於履然後孔隨時以

行藏，遽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繆章，患過辟之未遠。言孔遽有知微知章之樂故隨否泰而行行藏與

過常之辭未遠其身也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又曰君子哉蘧伯

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可卷而懷之周易注曰君子知微謂幽昧知章謂明顯也爾雅曰辟罪未遠不離其身也辟西亦切

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班固漢書費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陋吾人之拘攣，飄萍浮而蓬轉。言已闕行藏之明而

寮位偶其降替，名節催以墮落，危素明之素

潛之為是陋拘攣之實非附承後漢書鄭玄戒子書曰黃巾

為害澤浮南北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景轅蓬輪因遇際會

提眉目以爲
所經入以
前牛入關
入開以是
也下
路所下
處生感
東及二
歷於此
筆見地
於此
之尤

穀，甚玄蕪之巢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深而履薄。說文曰：臨，視也。貌。洛，非切。灌，亦壞貌。七，下切。郭，亦壞貌。左氏傳：吳公子札曰：夫子在此，猶鷖巢。

匪擇木以棲集，鈔林焚而鳥存。擇木，見魏都賦。鈔，見魏都賦。鳥存，見魏都賦。

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聖主得賢臣，見魏都賦。皇，見魏都賦。乾坤，見魏都賦。

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宋均尚書傳：甄，見魏都賦。明責，見魏都賦。反初服，見魏都賦。

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以末班。末班，謂長安令也。楚辭曰：皇鑒揆，見魏都賦。俄，見魏都賦。末班，見魏都賦。

丘去魯而顧歎，牧渡人於西夏。周禮曰：以嘉石平疲民。陳思王述征賦曰：懼西夏，見魏都賦。丘，見魏都賦。顧歎，見魏都賦。

季過浦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韓詩外傳曰：孔子去魯，過濰，見魏都賦。季，見魏都賦。過浦，見魏都賦。涕零，見魏都賦。伊，見魏都賦。故鄉，見魏都賦。可懷，見魏都賦。

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鑄京。爾雅曰：矧，況也。漢書元帝詔曰：安土，見魏都賦。匹夫，見魏都賦。安土，見魏都賦。邈，見魏都賦。投身，見魏都賦。鑄京，見魏都賦。

眷羣洛而掩涕，思纏緜於墳塋。羣，見魏都賦。洛，見魏都賦。掩涕，見魏都賦。思，見魏都賦。纏緜，見魏都賦。墳塋，見魏都賦。

爾乃越平樂，過街郵，秣馬臯門，稅駕西周。爾，見魏都賦。乃，見魏都賦。越，見魏都賦。平樂，見魏都賦。過街郵，見魏都賦。秣馬，見魏都賦。臯門，見魏都賦。稅駕，見魏都賦。西，見魏都賦。周，見魏都賦。

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滸，化流岐幽，祚隆昌發，蒼邦惟新。左氏傳：劉子，見魏都賦。興，見魏都賦。自，見魏都賦。高辛，見魏都賦。思，見魏都賦。文，見魏都賦。后稷，見魏都賦。厥，見魏都賦。初，見魏都賦。生民，見魏都賦。率，見魏都賦。西，見魏都賦。水滸，見魏都賦。化，見魏都賦。流，見魏都賦。岐，見魏都賦。幽，見魏都賦。祚，見魏都賦。隆，見魏都賦。昌，見魏都賦。發，見魏都賦。蒼，見魏都賦。邦，見魏都賦。惟，見魏都賦。新，見魏都賦。

孫評文選 卷一

明德遠矣史記曰帝嘗高辛者黃帝曾孫也姜嫄為帝嚳元妃生齊說曰后稷別姓姬氏毛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厥初生人時維姜嫄又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史記曰后稷之孫履殿立國於邠後古公為戎欲攻之遂去邠止於岐下公季卒子昌

立曰文王文王崩太子登立是為武王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倂與魯同郊與國同旋牧野而歷茲愈守柔以執競此周也武王與受戰于牧野茲也謂

曰守柔曰競強也毛詩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鄭玄曰競強也能材強道者惟有武王爾夜申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楚辭曰獨申旦而不寐史記曰武王望

不寐王曰我未定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慶晉武王滅商雖有泰山之固尚以為危故能載祀八百猶有餘慶

數也周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鑿亡王之驕淫竄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

成亡王謂桀也言武王居安而慮危而桀處險而適泰也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范曄後漢書趙壹曰奚異涉海之失和坐積薪而待

比於日言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迥人謂武王與桀也安危異情故曰乖舛也喻已蜀徵曰人之度量考

士中于斯邑成建都而營築既定鼎于郊鄗遂鑽龜而啓繇尚書曰成王欲宅洛邑周公曰王

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都賦曰建都河洛左氏傳曰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鄗下世三十卜年七百杜預左氏傳注曰繇卜兆辭也

平失道而來遷繫一國而是祐史記曰平王

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言周末之王豈無邪僻之行但賴前聖

望圉北之兩門感號鄭之納惠討子頽之樂禍言周末之王豈無邪僻之行但賴前聖

尤闕西之効戾言鄭伯以子頽樂及備舞為樂禍而討之既尤之矣及乎平王闕西備樂是乃効其為戾也左氏傳曰初王誘

重戮帶以

人聞之哀莫失時效皆必至今王子頽歌舞不愆樂禍也盡納王乎隰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園門也

獻叔自北門入殺子頽鄭伯享王子闕西辟樂備原伯曰鄭伯効尤其亦將有咎包咸論語注曰尤過也爾雅曰戾罪也

此下無非
望古故於
籍中映發
生情

澗池游坂
行役所經
後而相及
行而相降
妨而相互
見詳略不

城南後羽敗垓下至烏江自刎尚書曰後來其錄韓經灑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漢書弘農郡有灑池秦虎

狼之疆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藹戰國策楚王曰秦虎狼之國也左氏傳

壽奄咸陽以取雋史記曰趙王與秦王會於灑池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

秦之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史記曰趙王與秦王會於灑池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

秦之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史記曰趙王與秦王會於灑池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

秦之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史記曰趙王與秦王會於灑池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

秦之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史記曰趙王與秦王會於灑池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

秦之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史記曰趙王與秦王會於灑池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

秦之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史記曰趙王與秦王會於灑池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

秦之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史記曰趙王與秦王會於灑池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

秦之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史記曰趙王與秦王會於灑池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

秦之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史記曰趙王與秦王會於灑池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

秦之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史記曰趙王與秦王會於灑池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

秦之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史記曰趙王與秦王會於灑池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

秦之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史記曰趙王與秦王會於灑池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

秦之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史記曰趙王與秦王會於灑池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

文法一變
以分陝
意然其間
二總爲前
後思有事

敗，襄墨纒以授戈，曾隻輪之不反，纒三帥以濟河。左氏傳曰秦穆公召孟明西乞乙乙使出師襲鄭秦

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問余收爾骨焉秦師還晉文公于墨紘既敗秦師于微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許之杜預曰公未葬故遷公稱于公季傳曰晉人敗秦師于微獲馬隻輪而無反者 值庸

主之矜復，殆肆叔於朝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己。明二敗而不黜，卒陵晉

以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良致霸其有以。言若值庸主矜而復諫殆戮三帥陳之市朝而類任好綽餘寬裕故直引過而歸諸己爾雅曰庸常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左氏傳曰

慶鄭曰慎諫遠卜杜預曰復辰也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陳其尸曰肆史記秦穆公曰任好孟子曰吾進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曰孤之罪也又曰秦孟明視伐晉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又曰晉先且居伐秦取汪彭衙而

謂三將曰子其悉雪恥古詩曰虛名復何益楚辭曰名不可以偽立毛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鄭玄曰必以有功德也卒或爲難非也

降曲嶠而憐毓，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以賣鄰，不及臚而就拘，垂棘反於政府，屈

產服于晉，與德不建而民無援，仲雍之祀忽諸。劉澄之地理書曰晉有統石或謂石者如淳漢書注曰相乘雍之壁傳道於虞以伐魏虞公許之宮之帝曰虞不厭秦晉滅魏魏公魏奔京師還館於虞遂與滅之穀梁傳曰後晉舉虞荀息率

馬操壁而前曰壁猶是馬齒加長矣燕丹子夏扶曰馬無服與之俟則未可與決良左氏傳曰藏文仲問六與襄滅曰臯陶庭擊不祀忽諸

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哀哉杜預曰忽然而土也史記曰 我徂安陽，言陟陝郛，行乎漫瀆之口，憩乎曹陽

之墟。漢書弘農郡有陝縣臨善長水經注曰鑿水出崇山北流出谷謂之漫瀆與安陽澗水合又西經陝縣故城南又合一水謂之澆谷水澆澗水北有逆旅亭謂之漫口客舍弘農郡閻經曰曹陽桃林縣東十二里 美哉觀乎！茲

土之舊也，固乃周邵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虞應乎鵲巢。公羊傳曰自

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節侯之風也故繫之邵公周南邵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愍漢氏之剝亂，朝流亡以離析，卓滔

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迹。俾萬乘之盛尊，降遙思於征役。顧請旋於懼汎，既獲許

而中惕，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繯。魏志曰董卓字仲穎，幽州人，為相國，卓以山東家陳並起，乃從天子部

天子於營，僅將楊奉，叛僅備衆，稍戡天，乃得出至新豐，楊奉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備汜海遺天子復相與追及天子於弘農，曹陽大戰

奉兵敗，左氏傳子朝曰：單族劉狄，亂天下。毛詩曰：民卒流亡，靡析已見。上注：孔安國尚書傳曰：滌，除也。左氏傳：晉趙盾謂楚曰：曹君使羣

臣遷大國之迹於鄆，淮南子曰：上支痛百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洞胸腋以流矢。

雖有盛尊之親，萬乘已見。上文：痛百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洞胸腋以流矢。

有襄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桴楫之漏小，撮舟中而擲指。華嶠後漢書曰：李儼等大戰，董

承率衆擊儼，大破之，乘輿乃得進。承為具舟，船中以綯，挽而下。餘人，留岸側，或自投死。范曄後漢書：獻帝下登船，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

船上人，刃探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左氏傳：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東觀漢記：太史曰：忠臣畢力，尉繚子曰：未有不能得其力而致其死北

征賦曰：首身分而不藉，子虛賦曰：洞智達腋，禮記曰：流失在白肉。毛詩曰：懿羹涉洧，又曰：攘袂而與左氏傳曰：晉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

大而本披，都偶國而禍結。左氏傳曰：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敵之戰，生命之曰成

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晉荀侯也。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曲沃武公伐翼，襄翼

侯然，孝侯翼侯仇之後也。莊伯武公桓叔成師之後也。翼晉都也。曲沃在河東，開喜縣，屬善長水。經注曰：春秋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

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西，因彼曲沃而得名。今因名而說，彼楚辭曰：惆悵而私自憐，爾雅曰：晉廢也

左氏傳申無字曰：未大必折。漢書曰：田蚡曰：枝大於幹，腰大於股，不折必披。或云：枝本大而末披。左氏傳：辛伯曰：大都偶國亂之本也。

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徒利開而義閉。左氏傳曰：吳子諸樊將立季

曲沃晉地
此沃晉地
林所入統
之為入統
關路映帶
之門取帶
關是取帶
亦漸取帶
此秦取帶
并秦取帶
關秦取帶
武秦取帶
接武取帶

之重阻，看天險之衿帶，迹諸侯之勇怯，筭嬴氏之利害。廣雅曰：躡履也。咽谷已見西都賦。鸛鷖曰：丘

每敘事
入論斷
然寓
思動
戒

於帶已見上文
癩子曰勇怯勢也
或開關以延敵
競逐逃以奔竄
其利也過秦論曰諸侯以百萬之衆叩關而攻
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
逃而不敵
連雞互而不

而莫啓不窺兵於山外
言其害也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秦今反開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魏侯
爲國謀不忠大王計有所失也楚辭曰噤閉而不言然噤亦閉也噤巨聲切

棲小國合成而大
言小國與平連雞也戰國策秦惡王謂秦曰蘇秦約
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棲亦明矣
豈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

秦
言嶺嶺之險未嘗暫改或開關延敵或閉關延敵
地勢所有而敵之否秦周易二卦名也周易曰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
漢六葉而拓畿縣弘

農而遠關
六葉武帝也雜蜀父老曰德茂存乎六世應劭漢書注曰拓
廣也漢書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弘農縣也

傲資於柏谷
妻覲貌而獻餐
疇匹婦其已泰
胡厥夫之繆官
紫極星名王者爲官以象之曹植
上表曰情注于皇居心在乎紫極

南都賦曰體爽增以閑傲若顏儲曰傲高貌也漢武帝故事曰帝即位爲微行嘗至柏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逆旅翁要少年
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媼出遇客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天寒極酌酒多與其夫醉媼自縛其夫

諸少年皆走趨出謝客殺鷄作食平旦上去還宮乃召逆
旅夫妻見之賜金千斤擢其夫爲羽林郎媼獨謝也
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鑿之或變

峻徒御以誅賞
東觀漢記曰西巡幸長安司馬相如上疏曰夫清道而後行猶將有銜鑿之變漢書音義張揖曰銜勒也
司馬彪莊子注曰鑿口馬中長銜也鑿巨月切淮南子曰隋法刻刑許慎曰隋峽也毛詩曰徒御不驚

白龍之魚服
挂豫且之密網
輕帝重于天下
奚斯漸之可長
白龍已見東京賦帝重帝位之重
也言輕帝位之重於天下此乃陵

上之漸何
可長乎
弔戾園於湖邑
諒遭世之巫蠱
探隱伏於難明
委讒賊之趙虜
加顯戮於

儲貳
絕肌膚而不顧
作歸來之悲臺
徒望思其何補
漢書曰戾太子據與江充有隙會巫蠱事起充遂
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無以自明乃斬江充

與丞相劉風
隨驍兵敗東至湖邑自縊而死
車千秋秋太子寤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惠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
宣帝即位詔曰戾以湖
邑園瘞爲民園又太子風充曰趙虜乃亂吾父子也若顏儲曰委任也尚書王曰弗迪有顯戮漢儲疏廣曰太子園儲副君宋均元命苞注

此志感過湖武
志感過湖武
此志感過湖武
志感過湖武
此志感過湖武
志感過湖武
此志感過湖武
志感過湖武

此後中篇
大段文結

曰儲君主言設以待之玉命論曰高四皓之名刻肌膚之愛幽通賦曰雖覆醢其何補紛吾既邁此全節又繼之以盤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

名於桃園。言吾紛然行此全節之野又繼之以盤桓而不前楚辭曰紛吾乘兮玄雲北征賦曰紛吾去此後都鄙遲遲而歷茲爾雅

向齊武成曰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東。發閔鄉而警策，翹黃巷以濟潼，眺華岳之陰崖，覲高

掌之遺蹤。漢書湖縣名今德州鄆城二縣皆其地也。曹子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鄆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之也。薛綜西京賦注

流注河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鏡嶺高掌遠臨以流河曲閔音聞憶江使之反壁，告亡期於祖龍，帝三十六年鄭

使者從關東來至華陰之野有持與使者壁曰爲我遺鑄池君因言曰明年祖龍死置壁而去。不語怪以徵異，我聞之於

孔公。論語曰子不愠韓馬之大怒，阻關谷以稱亂，何晏論語注曰愠怒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

左氏傳注曰阻恃也。關谷澗關函谷也。魏武赫以震震，奉義辭以伐叛，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

廟筭。魏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夾關爲戰大破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左氏傳靈武子曰我叛刑也柔服德也又屈完曰雖君之衆無所

用之孫子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又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筭之多者也。漢書揚雄即趙充國圖畫而頌之曰材敵制勝

砮揚桴以振塵，繡瓦解而冰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爲京觀。宇書曰砮大聲也。魏志曰韓遂

數左氏傳曰援袍而鼓說文曰袍鼓椎也。東觀漢記馮衍說吳漢曰得道之兵鼓不振塵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魏志曰韓遂

斗極曰不能宣德天下。瓦解漢書曰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棄故讎莫無境外之助。此謂

五解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起左氏傳齊靈曰君盍收晉。倦狹路之迫隘，軌躡躡以低仰，日區中之隘狹。廣雅曰踣

尸以爲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其所謂之京觀砮筭耕切切。倦狹路之迫隘，軌躡躡以低仰，日區中之隘狹。廣雅曰踣

側也。蹈秦郊而始關，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班固高

法又變與
前牛文勢
參錯其間

撮班張內
之山川關
段之一陳
總

因鄭桓以
及幽王以
及幽王以
及幽王以

學頭秦郊尚書曰雍州厥土惟黃壤杜篤論都賦曰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種五穀桑
麻條暢春秋文選鈞曰春教其時華實乃榮涇渭賦曰極紛駁以扶疎廣雅曰暢長也
邪界褻斜，右濱汧隴，見斜上文

寶雞前鳴甘泉後涌。寶雞甘泉並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漢書武功山有太一古文

明與終南別山，西京賦曰於前則終南太一，二山明矣。漢書左
馮翊有雲陽縣，西京賦曰後則高陵平原，又曰連岡乎嶓冢。九嶷嶷嶷，太一龍嵒，並見吐清風之颺辰，納

歸雲之鬱蒼。虎咆而風竄，展思玄賦曰馮翊雲而遐遊楚辭曰望谿谷兮潏潏。南有玄灑素澹，湯井溫谷，素

水色也。灑澹二水名也。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又曰含素水而蒙深湯井溫湯。
也。雍州圖曰溫湯在新豐縣界，溫谷即溫泉也。雍州圖曰溫泉在藍田縣界。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毛萇詩傳曰涇

縣東南三十里，今名周氏，故城南一里，漢有蘭池宮。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鄭玄周禮注曰漕者可以為

引淮湖與海通波也。林茂有鄂之竹，山挺藍田之玉。並見班述陸海珍藏，張敘神皋隩區，西都賦曰陸海珍藏，西京

此西賓所以言於東主，安處所以聽於憑虛也，可不謂然乎？賦曰寶輶地之與隩，神皋勁松

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入鄭都而抵掌，義桓友之忠規，竭股

肱於昏主，赴塗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徒，緇衣弊而改爲。史記曰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也，犬

立其子爲武公，搢瑩已見。蜀都賦左氏傳奇息曰竭其股肱之力，尚書帝曰臣作獲，披及曰民暨。
塗炭毛詩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詩曰緇衣之宜兮，弊予又改爲兮。履大戎之侵地，疾幽后

之詭惑，舉僞烽以沮衆，淫嬖褻以縱慝。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

威爲亡國。史記宣王崩于幽王宮，涅立幽王，璧愛褒姒，竟廢申后及太子，而以褒姒爲后，褒姒不好笑，幽王爲烽火戲，大鼓有寇，至舉

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毛處詩傳曰沮止也又曰騶那也國語畢革曰厲流于處陶滅于戲毛詩曰赫赫宗周嬰城之毛萇曰威呼滅切 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

之爲君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埋以報勤，外罹西

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漢書劉向上疏曰秦始皇葬驪山之阿石槨爲遊館生埋工匠後項籍燬其宮室營宇其後牧兒

籍之災內難牧豎之禍豈不哀哉尚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勞而不圖言匠人勞苦而不圖謀其養生埋報勤謂反以生埋之事以報其功勤也 語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其効

與？左氏傳君子曰志有之所謂行無禮必自及者也 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知則有親易

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方論高祖之德故以乾坤爲喻焉 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也。漢書曰高祖述曰黃天生德聰明神武漢書曰高祖仁愛意豁如也常有天度

班固高祖述曰黃天生德聰明神武漢書曰高祖仁愛意豁如也常有天度 乃實慎終追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論語曰慎終追遠

日明允篤誠廣雅曰款誠也說苑晏子謂景公曰今君愛老而思無不逮也 率土且弗遺，而況於隣里乎？況於卿士乎？于斯時也，乃摹

寫舊豐，制造新邑，故社易置，粉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雞大而亂放，各識

家而競入。三輔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賣餅商人立爲新豐西京雜記曰高祖既作新豐并徙

在豐東北十五里尚書曰欲遷其社孔安國尚書傳曰遷因也滙胡本切 籍含怒於鴻門，沛跼躄而來，王范謀害而弗許，陰授劍以

約莊，搦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曠，實要伯於子房。漢書曰項羽欲西入

大怒遂至戲於是項士且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具告事實項伯俱見沛公沛公曰吾嘗敢反願伯明言不敢背德 戒沛公早自來謝沛公且見羽鴻門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女虞

從漢事亦并
及鴻門一貫
是記一貫
史記一貫
異韻精錄

并綴二事
東門亦是
過接之法

此為西長
安歸宿此
下皆就巡
任以就者
之所歷言

漢家宮殿
不無故園

且為所勝莊拔劍起鍾伯亦起舞常與波沛公周書武王曰吾舍怒深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踴謂地蓋厚不敢不踴尚書曰四夷來王毛詩曰莫敢不來王擗挺也力刃切周易曰履虎尾不睡人亨鄭玄注本為噬嗑也音誓樊抗憤以

后酒，咀彘肩以激揚，漢書曰樊噲項事急乃持壺撞項羽目之間為誰張真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巨酒

靡不敵，忽蛇變而龍據，雄霸上而高驤，曾遷怒而橫撞，碎玉斗其何傷？史記曰沛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

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漢書曰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鄭陽上書曰蛟龍首奮翼漢書曰不遷怒又曰何傷乎嬰胃組於軛塗，投素

車而肉袒，漢書曰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降軛塗已見東京疎飲餞於東都，畏極位之盛滿。

漢書曰陳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許之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饗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門也毛詩曰飲饞于禰毛莛曰祖而舍軟飲酒於其側曰饞漢書曰劉德妻死寤光

欲以女妻之德不，金墉鬱其萬雉，峻嶮峭以繩直，西京賦曰橫西池而絕金墉西都賦曰建金城戾飲馬之

陽橋，踐宣平之清闕，爾雅曰展至也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飲馬橋夏侯氏家在橋南三里陽橋都中雜遝，戶

千人億，華夷士女，駢田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蒞職，勵疲鈍以臨朝，翫自

強而不息，長安舊都故曰名京潘子初臨故曰新館蒞職謂盤政也毛莛詩傳曰蒞於是孟秋爰謝，聽覽餘日，

巡省農功，周行廬室，街里蕭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塵管

庫，叢芮於城隅者，百不處一，官今之寺署草芮在於城隅方之昔時雖復百分不能處一也漢書劉向上疏曰項籍燬

女周禮注曰肆市中陳物處鄭司農周禮注曰廛市中空地禮記曰狝庫之士鄭玄曰管管

鏡也庫物所藏也宇林曰殺衆貌也音在外切說文曰芮小貌而銳切庫一或為一處非也

所謂尚冠修成，黃棘宣明，

離黍之感
此古不能忘

前敘山川
此敘人物
皆為長物
安生色孟
實從孟
聖史彪炳
可化親

孫評文選 卷一

建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亡其處而有其名。皆里名也漢書曰宣帝舍長安尚冠里又曰武帝同母姊金王孫女號修成君餘未詳

乃階長樂，登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繁馭娑而款駘盪，轡粉詣而轢承光，徘徊桂宮，

惆悵柏梁。已上並見西京賦驚雉離於臺陂，狐兔窟於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驚雉離

遷於灞川。如淳漢書注曰本名灃中漢儀注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毛詩曰取敗周道稱爲茂草毛萇曰鞠窮也潘岳關中

懷夫蕭曹魏邴之相，並已見西京賦辛李衛霍之將。漢書曰辛慶忌字子真爲左將軍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本狄

之數歲不入界，衛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漢書孫寶銜命奉使職在刺舉又曰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也武以

節牧羊武留匈奴凡十九歲乃還拜爲典屬國又曰張騫漢中人也以耶廕募使月氏中耶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徙武北海無人

暢，敷教蕭曹也舉兵衛霍也尚書曰蔡倫攸斂臨危而智勇奮，投命而高節亮。人投命足懼千杜預左氏傳注曰投奔命也史記

曰魯運好，暨乎程侯之忠孝淳深，小雅曰暨及也漢書曰金日磾字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拜爲侍中駙馬

陸賈之優游宴喜，漢書曰陸賈楚人也高祖拜賈爲太中大夫有五男分其

政駿之史，司馬長卿王子淵揚子雲也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爲太史令修史記歷黃帝以來至太初凡百三十篇漢書曰劉向字

政駿之史，于政元帝擢爲宗正著疾讓擢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又著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又曰劉歆字子駿爲中壘校尉

政駿之史，于政元帝擢爲宗正著疾讓擢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又著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又曰劉歆字子駿爲中壘校尉

政駿之史，于政元帝擢爲宗正著疾讓擢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又著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又曰劉歆字子駿爲中壘校尉

政駿之史，于政元帝擢爲宗正著疾讓擢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又著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又曰劉歆字子駿爲中壘校尉

政駿之史，于政元帝擢爲宗正著疾讓擢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又著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又曰劉歆字子駿爲中壘校尉

俯仰激揚
精采煥發
爲正與發
處短通篇
爲首短通
爲合也

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聽理。漢書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守京兆尹袍鼓稱鳴市無偷盜又曰張敞

郡人也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皆又曰王章字仲卿泰山人也章以選爲京兆尹又曰干駮瑛郡人也爲京兆尹

趙廣漢張敞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又曰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爲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憐寡罪疑

推經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字子季南陽人也爲廷尉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潁陽人

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無此天下稱之也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漢書曰賈誼字長孺洛陽人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爲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訊未嘗不言天下長者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鄭玄禮記注曰綵纒之飾也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

曰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爲諳者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又或從容傅會，望表知裏。謂陸賈也班固

曰賈誼維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爲博士時年二十餘曹植自試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或著顯績，而嬰時戮。謂廣漢

曰趙喜奮迅行伍李陵與蘇武書曰言爲瑕穢動增泥滓說文曰滓濁也或有奇才，而無貴仕。謂賈誼

從容平勃之閒附會將相倚書大傳清風於上烈，垂令聞而不已，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胡廣曰建鴻德流清風毛詩曰令

孔子謂子夏曰子見表未見其裏當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漢書曰王鳳與元后同母爲大司馬大將軍用

在耳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才難不其然乎？論語曰齊景公死之日無德而稱焉十餘公之徒謂蕭實之屬也張湛列子注曰隸猶羣也

賦漢書谷永曰許班之責療灼四方范曄曰鄧駕籠靈赫光震都鄙望漸臺而振腕，臬巨猾而餘怒。漢書曰更始兵從宣平城門入王莽之漸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錢

難不其然乎孫評文選 卷一 二〇九

皆就漢宮
之遺址雜
春或長言
短或落語
致短之春

先明面朝
為蕭賈以

孫評文選 卷一

首於木上曰梟。揖不疑於北闕，軾檣里於武庫。漢書曰：借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為京兆尹，有一男子乘黃犢車，說北闕曰：昔劇賊運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史記曰：檣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于之官，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也。酒池

鑒於商辛，追覆車而不寤。漢書贊曰：武帝設酒池肉林，賈逵國語注曰：鑿秦也。六韜太公曰：樂射王天下之時，積糟為窟，以酒為池，醢肉為山林。侯子春秋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賈誼誼秦曰：三主惑而終身不寤。

曲陽僭於白虎，化奢淫而無度。漢書曰：王根為曲陽侯，五侯大修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百姓歌之曰：五侯初逐，曲陽最惡，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象西，白虎，毛詩序曰：遊蕩無

度，命有始而必終，孰長生而久視？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老子曰：長生久視之道。武雄略其焉在近惑

文成而翫五利。文成將軍李少翁，五利將軍樂大皆方術士，說武帝作宮觀，以延神，仙帝取溺之，其雄才大略亦何在也。侔造化以制作，窮山海之奧祕。

靈若翔於神島，奔鯨浪而失水，燿鱗骼於漫沙，隕明月以雙墜。擢仙掌

以承露，干雲漢而上至。西都賦曰：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西京賦曰：千雲霧以上達。致叩藹其奚難，惟余欲而是恣。縱逸

遊於角觝，絡甲乙以珠翠，忍生民之滅半，勒東岳以虛美。班固漢書西域贊曰：孝武之時，翫焉，擊角抵戲。又東方朔曰：甲乙之帳，巨瓊曰：與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和璧。漢書贊曰：孝武奢侈，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漢書曰：武帝登封泰山，封禪書曰：勒功中岳。釋漢書曰：羣臣上言：宜封泰山，詔曰：遠遺東上壽，盛稱虛美，餘並已見上文。超長懷以

遐念，若循環之無賜。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者，循遠也。則復始，窮則反本。方音曰：賜，連環也。較面朝之煥炳，次後庭之猗靡。

壯當熊之忠勇，深辭輦之明智。漢書曰：孝元馮婕妤上幸虎圈，圍獸，熊市于廡，賦曰：飛襪垂髯，扶與猗靡，較音較。

皆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當熊婕妤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節

欲重焉。傳昭儀等皆慚，又曰：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坐，載婕妤好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

然中敘威廢歷及外下自桐以下次下
炯皆泰因秦之以妙然龍衛也後結
入事秦之以行以立勸衛馮庭上
隱論其歷感來多所城言戒趙班起

欲回豈得無近似之乎
楚辭曰招真真與明智
善舞上悅之事由體驗
威善立而聲流亦寵極而禍侈
漢武故事曰衛子夫得幸願解上見其美髮脫之左傳叔
向母曰青有仍氏生女黧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廣雅曰鑑

境之所暨漢書武帝紀曰三年作便門
橋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掩細柳而撫劍快孝文之命帥周受命以忘身明戎

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乘輿之尊轡肅天威之臨顏率軍禮以長擗輕棘霸

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方言曰掩止也掩與揜同漢書曰孝文後六年匈奴大入邊遣宗王劉禮軍霸上視茲侯徐厲軍
棘門河內守周亞夫軍細柳柳營軍至霸上棘門直馳入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持滿上至不

得入於是上使使昭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壁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六轡曰為將者受命

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罷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六轡曰為將者受命

忘家當敵志勇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華蓋已見上文蠱營也和軍營之正門也左氏傳齊侯

曰天威不遠顏咫尺說文曰擗拜舉手下也因利切漢書曰丞相條侯至貴僂也杜預左傳注曰僂倨也索杜郵其焉在云

孝里之前號憫輟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輿悼爭伐趙以徇國定廟筭之勝負扞矢

言而不納反推怨以歸咎未十里於遷路尋賜劍以刎首嗟主闇而臣嫉禍於何

而不有杜郵亭名在咸陽西今謂之孝里辛氏三秦記曰畢陌西北有孝里畢陌西有白起墓憫憐罔罔失志之貌也楚辭曰遵亦
水而容與史記曰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為武安君秦使王陵攻趙邯鄲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慶將武安君

陽中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曰秦王聞之怒遣白起不得留咸

陽中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曰秦王聞之怒遣白起不得留咸

劍刺也孫卿子曰主闇於上臣詐於下俱害之道杜預謂比干文
窺秦墟於渭城冀闕緬其煙盡寬陸殿之

餘基裁峻峭以隱嶙舜類曰墟故所居也史記曰秦孝公作為咸陽築冀闕緬其煙盡寬陸殿之
術切峻峭顯貌也司馬相如哀二世曰登峻嶮之長阪臨絕絕起貌想趙使之抱壁瀏

由咸陽并
及楚漢興
楚極有頌
極之情願
楚極有頌

論事曲折
如意所極
顯意所極
為佳

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謀安得至今獨樂前即告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二
世曰吾願得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弗許樂隨其兵陵二世乃自殺兵在頸已見東京賦

嬰之果決，敢討賊以紓禍，勢土崩而莫振，作降王於路左。史記曰趙高立公子嬰為秦王王子嬰與
其子二人謀曰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

廟中殺我我解病不行丞相必自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廢雅曰果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紓除樂上
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上崩秦之末世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上崩賢遠國語注曰振救也子嬰降已見上文

蕭收圖以相劉，料險易與眾寡。史記沛公至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圖寶藏之漢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
口多少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說文曰料量也孫卿子曰地者遠近險易又曰識眾

寡之用，羽天與而弗取，冠沐猴而縱火。史記曰客有說張耳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又曰或說項王關中可都項王
見秦皆已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

嬰曰沐猴猶猴也漢書曰羽屠咸陽
燒其宮室楚辭曰若縱火於秋蓬

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也。鄒衍子曰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也
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顛淮

以納贖，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訐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思夫人之

政術，實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釋憾，不愛才以成務，弘大體以高貴，非所望於蕭

傅。漢書曰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為東郡太守為天下最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選御史大夫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會御
史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知即突劾望之在馮翊時隄穰官錢放散百餘萬上令窮究所考望之卒無他實而廣趙漢就戮

市吏民致千人遂至渭城百姓莫不流涕說文曰取燕菜也阻留切然燕井即渭城實燕之市也延壽被誅丞國無守關者而廣趙漢就戮
則有之恐潘誤毛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論語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惡許以為直者說文曰許而相斥距左氏傳穆叔曰齊人釋憾於

弊邑之地又魏驪公欲殺之而愛其材周易曰開物成務莊子曰
奕公之應司馬曰夷知大體者也漢書曰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

造長山而慷慨，偉龍顏之英主，胸中豁其

洞開，羣善湊而必舉。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又曰高祖葬長陵三秦記曰秦名天子蒙曰長山漢曰陸故通名山陵漢書
曰高祖意誓如也王命論曰英雄陳力羣冊畢舉此高祖之大略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羣善必舉也

歷敘漢家
議論行乎
其間皆以
有關係者

西京不
陵獨不及
四陵者以
其非隆茂
所非隆茂
帝時然亦
後見於亦

存威格乎天區，亡墳掘而莫禦，臨揜坎而累抃，步毀垣以延佇。尚書周公曰：時或有若伊尹格于皇天，范曄後漢書曰：赤眉焚

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又光武詔曰修復西京園陵爾雅曰揜蓋也

郭璞曰謂掘蓋王逸楚辭注曰擊手曰并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

越安陵而無讖，諒惠聲之寂寞。漢書曰惠帝葬安陵穀梁傳曰

郭會齊侯子羅無職平楚辭曰飲寂寞而絕

端薛君韓愈章句曰殺無聲之貌也漢靜也

弔爰絲之正義，伏梁劍於東郭。漢書曰爰絲字絲楚人也為楚相病免家居梁孝王欲求為嗣蓋造說王以此

怨薛使人刺殺盜安

國之稱亂，飜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無討，茲沮善而勸惡。廣雅曰訊問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如其事曰訊加誣曰譖爾雅曰戲謔也漢書

日景帝葬陽陵又景帝為太子吳太子侍飲博奕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景帝即位冕錯說上令削吳地及齊至吳王起

兵誅漢史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七國反書問爰蓋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冕錯擅追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為名

而共誅錯方今計獨斬錯發使放七國則兵可無血刃上從其議遂斬錯又鄧公謂上曰錯患諸侯強大請削之地計畫始行幸受大獄內

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帝曰公言善善亦恨之又曰冕錯顯川人為御史大夫錯七故切今協韻七各切漢書成帝曰過聽將作大匠

解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無討謂不誅盜也左氏傳子鮮曰賞罰無

辜何以沮勸沮才與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

皆孝元於涓塋，執奄尹以明貶。漢書曰元帝葬涓塋奄尹

謂私恭石頭也班固漢書述曰閹尹之皆穢我明德章昭曰皆病也

疾移切鄭玄禮記注曰皆毀也子爾切何休公羊傳注曰毀損也

漢書曰元帝罷衛思園及辰

漢書曰惠帝葬

安陵穀梁傳曰

漢書曰惠帝葬

安陵穀梁傳曰

漢書曰惠帝葬

安陵穀梁傳曰

漢書曰惠帝葬

安陵穀梁傳曰

漢書曰惠帝葬

安陵穀梁傳曰

漢書曰惠帝葬

安陵穀梁傳曰

漢書曰惠帝葬

安陵穀梁傳曰

漢書曰惠帝葬

安陵穀梁傳曰

漢書曰惠帝葬

安陵穀梁傳曰

漢書曰惠帝葬

入關本長安
東由西北
至西由西北
以重為故
旋南重為
歷歷可見

絕大心折
令人就一
亦只就一
之故見言
之時所見
之送而實
整齊也

也爾雅曰貽遺也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國家刺哀主於義域僭天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羞永終古而不刊

曰哀帝葬義陵王莽奏曰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又曰封董賢為高安侯已見西京賦論語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鄭文禮記注曰刊削也瞰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製

殃厥父之篡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爛以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

灰燼而俱滅漢書曰平帝葬義陵又曰孝平王皇后葬女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而不合葬故曰孤墳鷺橫橋而旋軫歷敵邑之

南垂潘岳關中記曰秦作渭水橫橋橫音光門礮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之屈奇躡南山以表闕

倬樊川以激池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為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以文馳宗

祧汗而為沼豈斯宇之獨隳三輔黃圖曰阿房前殿以木闕為梁礮石為門傾刀者止之史記曰始皇南山之巖以為唯此為盛史記由余曰役鬼為之則神怒矣使人為之則人亦苦矣鄭玄周禮注曰儲與庸通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

誅殘賊禮記曰遠廟為祧又鄭斐定公曰臣弑君殺其人壞其室洩其宮而殛焉汗與滂古字通音鳥方言曰礮壞也由僞新之

九廟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號曰新又王莽九夸宗虞而祖黃驅吁嗟而妖臨搜佞哀以拜郎廟一曰黃帝二曰虞帝三曰陳王四曰齊敬王

五曰齊北燕王六曰齊南伯王七曰元城穉王八曰陽平頃王九曰新都顯王又曰鄧曄子匡起兵南鄉莽愈憂不

知所出崔發曰周禮園有大災則哭以厭之莽乃率羣臣至南郊擗心大哭諸生甚悲哀及能誦策文除以為卦也誦六藝以飾

姦焚詩書而面牆心不則於德義雖異術而同亡漢書曰王莽立樂經徹天下通一藝皆詣公車焚詩宗孝宣於樂游紹衰緒以中興漢書音義應劭曰宣帝廟曰樂不獲事于敬養盡加隆於園陵兆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

王母之非命，縱聲樂以娛神。漢書孝武衛皇后生戾太子太子納史良娣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太子敗皆遇害太子史良娣曰戾夫人史皇孫曰悼母曰悼后悼留稱奉明園潘岳園中記曰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竊曰春明園后曰思后故太子諡曰戾後千人樂思后園今所謂于人猶者是也兆塋也詢宣帝名也毛詩曰召彼故老說之占夢毛襄傳曰隱痛也王母思后也爾雅曰父之

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爾雅曰率循也尚書曰舊典時武論語子 憑高望之陽隈，體

川陸之汗隆。廣雅曰憑登也長安園曰高望堆延興門南八里隈 開襟乎清暑之館，游目乎五柞之宮，

乎其中。漢書武帝發 其池則湯湯汗汗，澆養彌漫，浩如河漢。西都賦曰集乎豫章之字臨乎昆明之池左陰沍寒日北至而舍凍此焉清暑楚辭曰忽反顧而游目五柞在整屋 交渠引漕，激湍生風，漕渠已乃有昆明池

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且似湯谷，夕類虞淵。周易曰日月麗乎天西京賦曰日月於乎出象扶桑

昔豫章之名字，披玄流而特起。三輔黃圖曰上林有豫章觀西京賦曰神 儀景星於天漢，列

牛女以雙峙。儀謂法象之也毛襄詩傳曰京大也大戴禮曰漢 圖萬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孔安國

振鷺于飛，鳧躍鴻漸。毛詩曰振鷺于飛 乘雲頡頏，隨波澹澹。毛襄詩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

驚波，啞喋蔭芟。漢書出沒之貌高唐賦曰巨石溺以發瀛 華蓮爛於淥沼，青蕃蔚乎翠瀨。說文曰蕃草

伊茲池之肇穿，肆水戰於荒服，志勤遠以極武，良無要於後福。釋穿池之意也

方奄切也

瀛波際也

昆明池寫
之待詳以
換筆法又
是善於布
局處

極宜舒長
調不足而
氣不引比
已卑現之
亦分見管
合少觀勢
此後全經
不格之文
可強升氣
也降

孫評文選 卷一

中未應敬

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或希。

琴操曰崇侯諱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且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論語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尙書曰予有亂臣十

人馬融論語注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

罔天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廣雅曰希庶也。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鄭及鄙，仍京其室。庶人

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二其一。

靈臺已見上文毛詩曰作邑於鄆又曰宅是鎬京左氏傳季梁曰人和而神降之禮史記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皆感之漢書翼奉上書曰永世延祚不

亦優乎莫二其一謂周祚延之長唯有其一莫能爲二秦苞初黃公瓚曰秦其二也

永惟此邦，云誰之識？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言誰之識言難識也馬融成頌曰三五以來越可略聞

三五以來越可略聞

子嬴鋤以借父，訓秦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閑田，沾媪化而生棘，蘇

張喜而詐騁，虞芮愧而訟息。漢書賈誼曰商君遺禮義秦俗日敗借父稷鋤虛有德色音義曰假與父鋤而德之尙書傳曰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

大夫讓爲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以爲閑田毛萇詩傳曰耕者讓畔行者讓路蘇秦張儀已見上文

由此觀之，土無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

遷下，均之埏埴。

漢書董仲舒曰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鈎唯甄者之所爲如淳曰陶家作器於鈎上杜預左氏傳注曰均平也老子曰埏埴以爲器河上公曰埏和也埴土也謂和土以爲器也埏失然切地而力切

五

方雜會，風流溷淆，情農好利，不昏作勞，密邇獫狁，戎馬生郊。

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風俗不純富人則商賈爲利說文曰亂溷也

溷或爲渾尙書曰情農自安不昏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毛詩曰獫狁孔熾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

而制者必割，實存操刀。

言在於化也漢書賈誼曰黃帝云操刀必割左氏傳子產曰大官大

邑而使學者制焉猶

人之升降，與政隆替，杖信則莫不用情，無欲則賞之不竊。左氏傳子展曰杖信莫如信杖

信以待晉不亦可乎論語子曰上好信則人莫敢不用情又曰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

雖智弗能理，明弗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

傳無才能任其才信無欲之心庶足以理左氏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論語冉求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幽通賦曰凱來哲以通情

遠乎漢中
遠乎神中
遠乎神中
遠乎神中
遠乎神中
遠乎神中
遠乎神中
遠乎神中
遠乎神中
遠乎神中

遊覽

登樓賦 盛弘之荊州記曰當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

王仲宣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獻帝西遷粲從至長安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後太祖辟為右丞相掾魏國建為侍中卒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

馮衍顯志賦曰伏朱樓而四望采三秀之華英孫孺子曰多暇日喜其出入不遠也賈逵國語注曰暇閉也暇或為假楚辭曰逕遠次而勿聽

聊暇日以消時 遠讓華繁 賦曰冀彌日 以銷憂漢書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

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

賦曰雖斯宇之既坦李尤高安館

倚曲沮之長洲，挾滄潭之通浦兮。

挾猶帶也山海經曰荆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注于淮漢書地理志曰漢中房陵東山沮水所出

臨臯隰之沃流，孟廣漢書注曰沃澗也。北彌陶牧，西接昭丘。

孟廣漢書注曰沃澗也。北彌陶牧，西接昭丘。雅爾

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楚辭曰雖信美而無禮北征賦曰曾不得乎少留說文曰曾謂辭之符也

情眷眷而懷歸，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

紛濁喻代亂也楚辭曰吸精粹而吐紛濁孔安國尚書

兮，孰憂思之可任？

韓詩曰眷眷顧顧毛詩曰豈不懷歸毛

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

言感北風感增

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荆山之高岑。

楚辭曰目極千里傷春心

情中三
韻爲通
韻落見
段之妙
用

宋陸井
遺立不
此亦多
悲亦由
所見從
至夜登
照陰首
亦交憤
雅文思
雅銷思
不銷思
長可須
精須是
妙益才
此文如
其易會
否免識

漢書臨沮縣荆山在東北也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以而濟深逶迤長貌也爾雅曰迥遠也韓詩曰江之漾矣不可方思薛君曰漾長也毛詩曰濟有深涉爾雅曰濟悲蒼鄉之雍隔兮涕檄墜而弗禁楚辭曰忽臨睨夫奮鄉漢中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

歎之歎音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誅之曰尼父無自律論語子在陳曰歸歎歎鍾儀幽而楚奏兮莊鳥顯而越吟左氏傳曰晉侯觀于平府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

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歎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史記曰陳轅突適楚秦惠王曰凡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昔越人莊舄仕楚舄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舄當實矣亦思越不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且楚聲人往適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奔逐之楚豈能無秦聲者哉

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尚書云日月逾邁者弗云來左氏傳鄭子駟曰窮論語子曰小人懷土孔安國曰懷思也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達一也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賈逵國語注曰魏望也冀與說同尚書曰王道正直孔安國曰王道平直也高衢謂大道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駟騶也懼匏

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鄭玄曰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冀在仕而得祿周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鄭玄曰謂已浚渫也猶臣修正其身以事君也張步淒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楚辭曰步風蕭瑟

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楚辭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通俗文曰暗色曰慘慘與興古字通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楚辭曰狂瀨南行王逸曰狂猶遠也大戴禮夏小正曰鳴也者相命也原野闐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原野則無農人但有征夫而已周易曰闐其闐其無人堪若日闐

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於力切司馬彪上林賦注曰除樓階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交展也王逸楚辭注曰憤懣也說文曰臆胸也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切怛達而憺惻丁七感勞也又曰勞心怛惻毛萇曰惻切怛切惻切也循塔

賦遊山特
賦遊山特
賦遊山特
賦遊山特
賦遊山特
賦遊山特
賦遊山特
賦遊山特
賦遊山特
賦遊山特

馳神運思
馳神運思
馳神運思
馳神運思
馳神運思
馳神運思
馳神運思
馳神運思
馳神運思
馳神運思

盤桓以反側。方言曰參分也。韓子曰衛靈公泊濮水夜分而聞有鼓瑟者。毛詩曰耿耿不寐。易曰初九盤相利。居易廣雅曰盤桓不進也。毛詩曰展轉反側。

遊天台山賦 并序支遁天台山銘序曰余覽內

孫興公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孫綽字興公太原人也。為章安令稍遷。魏騎常侍領著作郎。尋轉廷尉卿。卒于時。才筆之士。為其冠。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者也。廣雅曰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

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名山略曰天台山

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毛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窮山海之瓌富，盡人神之壯麗矣。

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者。爾雅曰太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衡山為南嶽豈不以所

立冥輿，其路幽迴。冥輿者冥冥深奧也。幽迴迴遠也。或倒景於重溟，或匿峯於千嶺。重溟謂海也。山臨水始經臙

魅之塗，卒踐無人之境。杜預左氏傳注曰臙山神魅怪舉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劉兆穀梁注

故事絕於常篇，名標於奇紀。廣雅曰絕滅也。篇即常典也。廣雅曰標書也。奇紀即內經山記。然圖像之興，豈

虛也哉？非夫遺世翫道，絕粒茹芝者，烏能輕舉而宅之？列仙傳曰赤松子好食松實絕穀。孔安國尚

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而存之？言非寄情遐遠

余所以馳神運思，晝詠宵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莊子老聃謂崔嵬曰其疾

起見遊者
驚其色已
驚山色相
之語此與
處會之超裁

之外也王弼周易注曰若辭也履音劬曰若辭也履音劬方解纓絡永託茲嶺也纓將也纓絡以喻世網也說文曰嬰繞也纓與嬰通郭璞山海經注曰絡繞也

蕩以散懷歸田賦曰揮翰墨以覆蕩

太虛遼廓而無闕連自然之妙有太虛謂天也自然謂道也無闕謂無名妙有謂一也言大道運彼自然之妙

道法自然鏡會曰莫知所出故曰自然王弼曰自然無義之言窮極之辭也又曰妙者極之微也老子曰道生一王弼曰一數之始而物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也太融而為川瀆結而為山阜老子曰三生萬物鍾會曰散而為萬物也融猶銷也嶽之所奇挺實神明之所扶持廣雅曰挺出也魯靈光殿賦序曰豈非神明依憑支持者也陰牛宿以曜峯託靈越以正基

天台越境故云牛宿也漢書曰越地牽牛之分野結根彌於華岱直指高於九疑疑猶固也南部賦曰結根鍊本華岱九疑皆山名也劉琨周易義曰彌廣也應配天於

唐典齊峻極於周詩配猶對也左氏傳周史謂陳侯曰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杜預曰姜姓之先為堯四嶽故曰唐典也邈彼絕域幽邃窈窕王逸楚辭注邈遠也絕絕

近智以守見而不之者以路絕而莫曉近智猶小智也晒夏蟲之疑冰整輕翻而思矯言淺近小智同乎夏蟲今既晒之故整翻思矯也馬融論語注曰晒笑也莊子北海若謂河伯曰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司馬彪曰厚信其所見之時也方言曰矯飛也理無隱而不彰啓二奇以示兆劉向列女傳曰名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二奇亦城澤布也賈逵國語注曰兆形也

赤城霞起而建標通瀑布飛流以界道支遁天台山銘序曰往天台當由赤城山為道徑孔鑿符會稽詔曰赤城山圖曰赤城山天台之南門也瀑布山天台之西南峯水從南巖懸注望之如曳布建標立城山名色皆赤狀似雲霞懸當千仞謂之瀑布飛流澗散冬夏不竭天物以為之表識也戰國策曰舉標甚高界道謂為道疆界也法華經曰黃金為繩以界八道

覩靈驗而遂徂忽乎吾

次段寫遊
作二層頓
掛從遊台
嶽以遊仙
都也

石橋為天
寫來詞故
台最險

已過石橋
才見中朝
一歷歷如
推歷歷如

此仙都之
境殆非凡

之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尋不死之福庭。楚辭曰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王逸曰因就衆仙於明光也丹丘晝夜常明山海經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苟台

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薛君韓詩章句曰羨願也淮南子曰彌隄巖以下地中有層城九重是也釋域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

老子曰城中有四大漢書音義曰湯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鈴鈴。七啓曰余好毛褐來嘔此服也老子曰雖有榮觀宴處超然披荒榛

之蒙龍，陟峭嶠之崢嶸。高誘淮南子曰蓋木曰榛孫子曰草樹蒙龍文字集略曰嶠嶠也字林曰嶠嶠山高貌濟榭而直進，落五界而迅

征。意按之啓蒙記注曰之天台山次經油溪謝靈運山居賦曰峻石橋之莓苔越嶺溪之蔡紆注曰所居往來要徑石橋過嶺溪入迹不復過此橋字雖殊並西留切蓋邪行也五界五嶺之界孔靈符會稽記曰此山舊名五嶺之餘地五縣餘姚鄞句章剡始寧服虔漢書

注曰鄞跨穹隆之懸磴，鄞丁臨萬丈之絕冥。尊隆長曲貌西京賦曰關蓮穹隆懸磴石橋也頓愷之啓蒙記曰天台山石橋路逕不盈尺長數十步步至滑下臨絕冥之澗冥幽深也

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莓苔即石橋之苔也翠屏石橋之上石壁之名也異苑曰天台山石有莓苔之險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上有石橋懸度有石屏風橫絕橋上邊有過逕繞容數人仲

長于昌言曰梓嶼翠屏之不坐齋音極攬膠求木之長蘿，援葛藟力之飛莖。願愷之啓蒙記注曰濟石橋者搏巖壁援女蘿葛藟之莖屏之坐齋音極攬膠求木之長蘿，援葛藟力之飛莖。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之毛藟曰木下曲曰樛爾雅曰

女蘿菟絲質遠園雖一冒於垂堂，乃永存乎長生。漢爰盎諫上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老子曰長生久視之道東方朔十洲記曰桂英流丹服之長生必契誠

於幽昧，履重嶮而逾平。幽昧謂道也頓會老子注曰幽冥幽昧故稱爲玄既克濟於九折，路威夷而修通。言其道嶮曲折

陽山賦曰九折萎翠而多恣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從容。列子曰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曰恣目之所欲行寧期謂心虛目明也說文曰窳窳也毛萼詩

韓詩曰道威夷者也藉蕤蕤之纖草，蔭落落之長松。以草蔭地而坐曰藉楚辭曰春草生兮蔭用

傳曰期明也列子曰于華之容翫鸞之裔裔，聽鳴鳳之嚶嚶。裔裔飛貌也爾雅曰嚶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於心胸。爾雅曰

此遊覽既
於道之後
以爲一放
之收束一篇

論理之文
易腐似此
卻好不在
之即不難
會與有人
與與公妨
面與相見

已去，世事都捐。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適遇牧馬童子黃帝曰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但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郭璞曰馬以過分為害蹄田賦曰與世爭事長辭投刃皆

虛，日牛無全。莊子曰庖丁為文惠君屠牛文惠君曰善哉技庖丁對曰臣好者道進乎技矣臣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也凝思幽巖，朗詠長

川。廣雅曰凝止也爾乃羲和亭年，遊氣高襄。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法鼓琅以振響，

衆香馥以揚煙。法華經曰擊大法鼓又曰燒衆名香肆觀天宗，爰集通仙。天宗謂老君也通仙謂衆仙也其通猶通侯也尚書曰觀羣后孔安國曰羣遠也搥以

玄玉之膏，嗽以華池之泉。毛萇詩傳曰搥搥也山海經曰密山是生玄玉膏之泉散以象外之說，暢以

無生之篇。象外謂道也周易曰象者像也奇祭列傳祭答兄侯云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乎象外者也象外之意故蘊而不出矣無生謂釋典也維摩詰曰是天女所願具足得無生忍候牛矩切悟遺有之不盡，

覺涉無之有閒。言道釋二典皆以無為宗今悟有為非而證之遺之而不盡覺無為是閒而涉之涉之而有閒言皆滯於有也說文曰悟覺也小雅曰閒隙也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

而得玄。言有既滯有故釋與泯色空以合其跡道教忽於有而得於玄郭象莊子注曰泯乎泯也又曰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跡縹緲經喜見菩薩曰色色空為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識識空為二識即是空非識性自空於其中通而達者為入不二法門有謂有形也王弼老子注曰凡有皆始於無又曰有之所始以無為本然王釋二名之同出，消

以凡有皆以無為本無以有為功將欲寤無必資於有故曰即有而得玄也王弼又曰玄冥嚮無有也

一無於三幡。釋謂解說令散也二名即有名物始無名物母也言二名雖異釋之令同出於道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王弼曰兩者謂始與母也同出於玄也異名所施不同也在首則謂之始終則謂之母也訓揚令盡也三幡色一也色空二也觀三也言三幡雖殊消令為一同歸於無也卻敬與與謝慶緒書論三幡義曰近論三幡諸人猶多欲既觀色空別更觀識同在一有而重假二觀於理為長然敬與之意以色空及觀為三幡識空及觀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夫言從道生道因言暢道之因言理歸空一故終日語樂等乎不言亦不嘗

未嘗。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妙播玄宗則蕩然都遺不知己之是已不見物之為物故渾齊萬像以冥觀亦不嘗

有齊歌奏歌西京賦曰海鱗變而成龍又曰大雀駭駭又曰倚馬周卷皆薰歇燼滅光沉響絕杜預左氏傳注曰齊香草也又曰燼火之餘木東都妙姬南國麗人

蕙心紈質玉貌絳脣深樹凝東城一何高曰京洛多妖麗玉顏倖瓊凝然京洛即東都也曹子建詩曰南國有佳人華容若桃李左九續武帝納皇后頌曰如蘭之茂好色賦曰腰如束素蘭蕙同類絢素兼名文士愛奇故樹文

耳宋玉笛賦曰頽頽珠玉貌起揚雄蜀都賦曰姚朱顏離絳唇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委猶積也豈憶同輿之愉樂離宮之苦辛

哉魏志曰明帝悼毛皇后有詔出入與帝同輿登長門賦曰期城南之離宮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為蕪城之歌韓詩外傳曰孔子抽琴按軫以

授子賈廣雅曰命名也琴道曰琴有伯夷之操夫道遇異時獨則獨善其身故謂之操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逕滅兮丘隴殘周禮曰九夫為井又曰夫間有

送送上有徑上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莊子曰化窮數盡謂之死

宮殿

魯靈光殿賦并序

王文考

范曄後漢書曰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子延壽字文考有雋才遊魯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止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

張載注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善曰漢書景帝十三王傳曰程姬生魯恭王餘初恭王始都

下國好治宮室善曰漢書曰恭王徙魯好治宮室毛詩曰命于下國韋昭國語注曰曲沃在絳下故曰下國然以天子為上國故諸侯為下國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音營僖公使大

夫公子突斯上新姜姬之廟下治文公之宮故曰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善曰史記季友奉公子申立是為懿公懿與僖同爾雅曰兆域也遭漢中微盜賊奔突突唐突也詩云昆夷突矣自西京未

文氣以上古追
子以而之
可謂不
牙亦不
與王不
正洞亦
一正洞亦
統之由

殿出此井說作筆為宗一煙詞構四寫故歸
為激緣為然去殿以未起中宋字只在中獨
第殿由作次一分段入從序於上在在
一名落殿第路封伏便祖出亂著此

次殿言殿
形狀由門

央建章之殿，皆見墜壞，杜預左氏傳注曰毀也而靈光歸軌，丘然獨存，巖然高大堅固貌也善曰孔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善曰廣雅曰靈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音亦所以永安也。善曰上應星宿謂宮殿也予客自南鄙，觀藝於魯，南鄙荊州也廣雅曰鄙國也覩斯而貽丑

切得視曰貽本為賦曰規矩懸天上懸霄際

『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見可嘆之物故奚斯頌德，歌其路寢，而功績

存乎辭，德音昭乎聲。善曰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物以賦

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遂作賦曰：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善曰殷

也稽考也言能隨天地考行古之道者帝也濬深也哲智也又有深知欽明殷五代之純熙，紹伊唐之炎精。善曰五

詩云濬哲維商書云放勳欽明善曰書曰粵若稽古帝堯又曰濬哲文明也詩含神務曰慶都生伊堯孔安國尚書傳曰堯以唐侯升為天子李尤德陽殿賦曰若炎唐稽古作先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耀或

也周殷夏唐虞也言漢盛於五代純熙之道而紹帝堯火德之運毛詩曰時純熙矣爾雅曰純大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爾雅曰紹繼荷天衢以元亨，廊宇宙而作京。爾道也易曰荷天之衢道大行也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

也社稷復存炎精東鄰敷皇極以創業，協神道而大寧。皇極皇建其有極謂得中也協和神明之道而天下大寧

也周易曰聖人於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侯于魯。善曰尚書曰百姓昭明又曰敦敘九族

曰命告也毛詩曰孫孝有慶錫介珪以作瑞，宅附庸而開宇，介大也圭長尺二寸謂之介瑞信也諸侯錫大圭以

又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乃立靈光之祕殿，配紫微而為輔。為瑞信及以為復申伯之封云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孫評文選 卷一

中
段
言
殿
之
所
見
結
構
大
概
先
是
大
概
也
其
詳
此
而
之

陰夏以中處，善曰陰夏向北之陰也。亦與此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瀼寥窈以崢嶸，善曰陰夏向北之陰也。亦與此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

閨，善曰陰夏向北之陰也。亦與此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廳蕭條而清冷，善曰陰夏向北之陰也。亦與此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

雷之驚也。設文曰：滴瀝水下，滴瀝之也。耳嘈嘈以失聽，目瓊瓊而喪精，善曰陰夏向北之陰也。亦與此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

竊窺，善曰陰夏向北之陰也。亦與此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洞房叫窳而幽邃，善曰陰夏向北之陰也。亦與此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

以閑宴，善曰陰夏向北之陰也。亦與此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或移字善曰：脚脚相連貌。毛氏傳曰：宴安也。言安靜也。東序重深而奧祕，善曰陰夏向北之陰也。亦與此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

與祕也。字書曰：脚脚相連貌。毛氏傳曰：宴安也。言安靜也。東序重深而奧祕，善曰陰夏向北之陰也。亦與此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

竊窺，善曰陰夏向北之陰也。亦與此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洞房叫窳而幽邃，善曰陰夏向北之陰也。亦與此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

以閑宴，善曰陰夏向北之陰也。亦與此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或移字善曰：脚脚相連貌。毛氏傳曰：宴安也。言安靜也。東序重深而奧祕，善曰陰夏向北之陰也。亦與此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

與祕也。字書曰：脚脚相連貌。毛氏傳曰：宴安也。言安靜也。東序重深而奧祕，善曰陰夏向北之陰也。亦與此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

竊窺，善曰陰夏向北之陰也。亦與此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洞房叫窳而幽邃，善曰陰夏向北之陰也。亦與此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

以閑宴，善曰陰夏向北之陰也。亦與此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或移字善曰：脚脚相連貌。毛氏傳曰：宴安也。言安靜也。東序重深而奧祕，善曰陰夏向北之陰也。亦與此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

與祕也。字書曰：脚脚相連貌。毛氏傳曰：宴安也。言安靜也。東序重深而奧祕，善曰陰夏向北之陰也。亦與此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靈寤寧幽深之貌。

結構密細中密
於壯麗中密
分毫皆出
深非懸荷
一亦從結
波下也出
中直以形
象離刻殿

有錢是及首
畫者木人飛
形亦上形走
在兼離皆兼

層櫨磔塊以岌峨，曲桯要紹而環句，善曰說文曰櫨櫨柱上桯者頤篇曰桯柱上方木然芝栴攢羅以

戢香，枝掌杈枒而斜據。芝栴山節方小木身之象栴之上也各長三尺掌或作振字善曰說文曰栴枒上梁者韻篇曰

傍天蟠以橫出，互黜糾而搏負，善曰天蟠黜糾特出之貌蟠巨表下崩蔚以璀璨，上崎嶇

而重注。善曰崩蔚特起貌璀璨衆盛貌崩扶切捷獵鱗集，支離分赴，善曰捷獵相接縱橫駱驛，各有

所趣。善曰縱橫四散爾乃懸棟結阿，天窓綺踈，天窓高窓也綺文也踈刻鏤也善曰周書曰圓淵方井，反

植荷蕖。反植者根在上而葉在下爾雅曰荷芙蓉爾之於員淵發秀吐榮，菡萏披敷，綠房紫葍，窈咤垂

珠。綠房芙蓉之房刻繪爲之綠色紫葍葍中芍也爾雅曰其中荷珠之實密略也善曰爾雅曰荷雲窈藻稅，龍柄雕鏤，

生姿，爲之形也善曰高唐賦奔虎攬挈，以梁倚，善曰攬挈相搏持也羽獵賦曰熊羆之挈攬飛禽走獸，因木

左氏傳注曰盤動也，左氏傳注曰盤動也蚪龍騰驤，以蜿蟺，善曰蚪龍騰驤以蜿蟺頷若動而躩踞，善曰躩踞以朱

鳥舒翼以峙衡，騰虬蟉蚪而遶榱。榱亦榱也有三名一曰榱二曰榱三曰榱善曰春秋漢舍學曰太一之當居前

巨鏡，巨鏡白鹿子，善曰說文曰鹿蜿於櫨櫨，善曰說文曰鹿蟠螭宛轉而承楣，善曰古王子喬辭曰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遇子蟠首狡兔

踞伏於柎側，善曰說文曰柎援狻攀椽而相追。善曰狻狻切狻狻玄熊黼黻以斷斷，善曰說文曰玄卻負載而躡躡，善曰說文曰

踞伏於柎側，善曰說文曰柎援狻攀椽而相追。善曰狻狻切狻狻玄熊黼黻以斷斷，善曰說文曰玄卻負載而躡躡，善曰說文曰

內大抵皆
於梁柱間
見是丹下
圖畫牛頭
上乃是在
耳者耳

此園古以
今人物古
為勳成者
當在殿之
四壁此皆
所繪至其
而觀者也

也善曰辭訟吐舌貌辭吐切訟吐暫切若
額籍曰斷齒根也牛斤切廣雅曰躡蹠踞也齊首目以瞪眄徒脈脈而狝狝狝狝

胡人遙集於上楹儼雅蹠而相對乞欺猓以鵬眈鵬類類而睽睽

狀若悲愁於危處憤嘖蹙而含悴

皆胡夷之畫形也人尊於鳥獸故著在上楹儼雅而相對言敬恭也善曰儼雅

也飲與睡同呼穴切鵠類大首深目之貌鵠鳥交切鸛呼

神仙岳岳於棟間玉女闌窻而下視

岳岳立貌李尤頌谷關

忽瞽眇以響像若鬼神之髣髴

同 圖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山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

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

之時帝王之君也善曰尙書考靈輿曰天地

九頭九人也提羽蓋鳥之羽

厥狀睢盱

觀黃帝唐虞

功章有德善曰車服以庸上曰衣下

忠臣孝子烈士貞女

是非無不消滅也。惡以誠世，善以示後。善曰家語曰孔子觀於明堂視四壙有堯舜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與廢之誠焉孔叢子子思曰古者則有國史書之以示後也善以為示惡以為誡也於是

平連閣承宮，馳道周環。馳道馳馬之道旋宮而布毛萇詩傳曰年不顧成馳道不修善曰馳道入君所行之道也君必乘車馬故以馳為名也陽榭外望，高樓飛觀。

大殿無內室謂之榭春秋傳曰宣榭災榭而高大謂之陽長途升降，軒檻曼延。長途升降閣道上下也軒檻所以開明也善曰上林賦曰長途中宿郭璞曰途樓閣間階道漸臺臨池，層

曲九成。善曰言重九層也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也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徑華蓋，仰看天庭。高徑听徑高亢上至華蓋也善

曰楚辭曰登華蓋兮乘揚谷管飛陛揭孽，緣雲上征。善曰揭孽高貌中坐垂景，頰視流星。言臺之高自中坐而乘日景也楚辭曰流

星墜兮千門相似，萬戶如一。千門萬戶言衆多也相似如一言皆好也善曰漢書曰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巖突洞出，逶迤詰屈。善曰子虛賦曰巖突洞出周

行數里，仰不見日。或二或三為數非正之辭也論語孔子曰加我數年可以學易何宏麗之靡靡，咨用力之妙勤。善曰小雅曰靡靡細也郭璞方言注曰靡

靡細好也妙勤精妙功勤也非夫通神之俊才，誰能剋成乎此勳？善曰穆太常博士白聖上德顯神明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褒有俊才爾雅曰勳功也據坤

靈之寶勢，承蒼昊之純殷。易曰地勢坤者吳皆天之稱也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純大殷中也言魯承天之天中也包陰陽之變化，含元氣之

烟燼。烟燼天地之蒸氣也善曰孫卿子曰陰陽大化周易曰四時變化春秋命歷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孝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玄醴騰涌於陰溝，甘露被宇而下

臻。醴泉出地故曰醴也善曰春秋元命包曰甘露得則醴泉出孝經援神契曰春分則甘霖降朱桂黝儵於南北，蘭芝阿那於東西。黝儵阿那皆茂盛之貌善曰尚

帶大傳曰德光地序則朱草上禮斗威儀曰音乘金而王其政乎則蘭芝當生鄭玄曰主調和也伏犧子虛賦注曰芍藥以蘭桂調食也然蘭既為瑞桂亦宜同春秋運斗樞曰搖光得陵黑芝朱穗鬱金賦曰丹桂植其東祥風翕習以颯

灑，激芳香而常芬。風之散物如灑然及激草木出其芳滋故云翕習以灑風善曰灑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平則祥風至翕習盛貌素合切神靈扶其棟宇，歷千

此兼及殿外殿之宏敞

以作殿東之結末之意然獨存之意既法瑞密正扶見神相與持之也

以祖宗起
至孫所御
歷然剝
之旨

寫藏結然
一獨得四字

比爲靈光
較爲係鴻
而氣已舒
絳開言巨
絳先聲巨
翰居然後
此就許昌
景賦兼及

戰而彌堅。善曰甘泉賦曰神莫莫而扶傾爾雅曰彌益也永安寧以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實至尊之所御，保延壽而宜子孫。善曰喪服傳曰天子至尊高唐賦曰延年益壽千萬歲毛詩曰宜爾子孫振振兮苟可貴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珍？毛萇詩傳曰云

亂曰：『彤彤靈宮，歸鼻穹崇，紛雁鴻兮，善曰皆高大之貌鼻助軌切雁莫董切鴻胡董切嶄巖嶺，駢

龍從兮。善曰皆峻險之貌龍助功切勇音力隱音茲龍音禮龍助功切勇音連拳偃蹇，崑菌踳嶮，傍欹傾兮，善曰皆特唐之貌倫音倫音巨貧切踳巨免切嶮音隆歎

歎幽藹，雲覆霽，洞杳冥兮。善曰皆幽深之貌歎許乞切藹許勿切霽杜威切藹杜對切葱翠紫蔚，礪礪瓌璋，含光晷兮，善曰皆

營之，瑞我漢室，永不朽兮！善曰周易曰上棟下宇以庇風雨神之

景福殿賦 洛陽宮殿 景福殿曰許昌宮景福殿七間

何平叔

何平叔 典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陽人也尚金鄉公主有奇才頗有材能美容貌魏明帝將東巡恐晏熱故許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人賦之平叔遂有此作平叔爲散騎常侍遷尚書主選後曹爽反爲司馬宣王斬於東市

大哉惟魏，世有哲聖，武創元基，文集大命。武武帝文帝並見魏都賦毛詩曰世有哲王尚書伊尹曰天監厥德用集大命孔安國曰集王命於其身皆

體天作制，順時立政，東都賦曰體元立制順時立政謂依月令而行也禮記曰凡舉事必順其時尚書有立政篇至于帝皇，遂重熙而累盛。魏志曰明皇帝

其外也
段敘由先
魏事見次
時事見許
昌宮非

有此大
論乃見
不制輕
居可許
提親出
見出許
所發非
他處比

諱徽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數歲而有歧疑之姿武皇異之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物之至情

文帝崩即皇帝位東都賦曰至乎永平之際東臨而累洽也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阮籍通老子論曰道法自然

上則崇稽古之弘道下則闡長世之善經
序曰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左氏傳曰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問長世又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

三而國富刑清歲三月東巡狩至于許昌

魏志明紀曰太和六年三月行幸東巡四月行幸許昌宮春秋說

國富刑清尚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

望祠山川考時度方存問高年率民耕桑

衣服正之史記曰撫萬民度四方王齊曰脩定四方而安撫也

大雨時行尚書曰惟五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又越於也禮記曰

大夫妻宵夙夜九可九卿也春秋漢金華曰九卿也感乎溽暑之伊鬱而慮性命之所平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家語孔子對魯哀公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

也尚書曰西土乃昌言昌昔在蕭公暨于孫卿皆先識博覽明允篤誠

美不足以訓後而永厥成

漢書曰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合什賦亡以重威且亡

且許

詞不可以私欲子園毛詩

故當時享其功利後世賴其英聲

助上養下多其功利封禪書曰飛英聲

次段正
基福遂
大略先
殿中及
庭內造
廢壁除
歷不其

昌者，乃大運之攸戾，圖讖之所旌，獻帝紀曰大史丞許芝奏故白馬令李雲上書曰許昌見於當塗高者昌於許當塗高者魏也今魏基昌於許漢徽絕於許春秋元命包曰許昌為周當塗苟德義其如斯，夫何宮室之勿營？帝曰：「俞哉！」

禮儀是具。禮記曰乃命有司漢書景帝詔曰禮官具禮儀審量日力，詳度費務。漢書曰王延世功費約省用日鳩經始之黎民，

輯農功之暇豫。左氏傳鄭子曰以鳩其民爾雅曰鳩聚也毛詩曰經始靈臺孔安國尚書傳曰黎衆也又輯集因東師

之獻捷，就海擘之賄賂。魏志明帝六年九月修許昌宮十月田豫計大將周賀於成山殺賀東師獻捷蓋謂此也左氏傳曰齊侯來獻戎捷漢書曰蟲豸之妖謂之孽以吳儋居海曲而稱祝曰海孽魚列切爾雅曰賄

也。立景福之祕殿，備皇居之制度。魏志明紀曰修許昌宮起景福殿爾乃豐層覆之眈眈，建高

基之堂堂。西京賦曰大廣耽耽也魏志明紀曰立靈光之祕殿越肅坻，夷鄂之鏘鏘。羅列也疏柱畫柱也汨越

也。西京賦曰飛欄翼以軒翥，反宇翬以高驤。西京賦曰反宇崇飛欄翬又曰鳳流羽毛之威蕤，

垂環玼之琳琅。言宮室以羽毛為飾又垂環玼及琳琅也西京賦曰翡翠火齊威參旗九旒，從風飄揚。周禮曰

游以象伐毛蓬時傳曰參伐也然伐一星以旗象參故曰參旗周禮曰龍旗九旒今云參旗九旒蓋一指旗名一言旒數可以相明也

皓皓盱盱，丹彩煌煌。盱盱煌煌皆盛貌故其華表，

則鎬鎬，鏤鏤，赫弈章灼，若日月之麗天也。華表謂華飾屋外之表也鎬鎬鏤鏤赫弈皆謂光

奧祕，則藪蔽曖昧，髣髴退概，若幽星之纒連也。魯靈光殿賦曰西序重深而奧密背蔽曖昧髣髴退概皆謂幽深不明也幽猶夜也隱音愛梅古愛切纒相連之貌

熳皆近察
亦由外下
乃由中
內即其詳
悉問之

孫評文選 卷一

力氏 既櫛比明而攢集，又宏璉以豐敞。毛詩曰其比如節璉未詳一曰宏連大連衆木也兼苞博落，

不常一象。博落謂所繞者廣也郭璞山海經注曰絡繞也落與絡古字通遠而望之，若摛朱霞而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

而戴垂雲。廣雅曰摛舒也宋衷易緯注曰天文者謂三光王襄甘泉賦曰仰而望之鬱乎似積雲就而察之鑿乎若太山羌瓌瑋以壯麗，紛或或其難分，此其

大較也。南都賦曰紛郁郁其難詳大較猶大略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大較三品也若乃高薨萌，崔嵬飛宇承霓，薛綜西京賦注曰薨棟也緜蠻黷德

爵，會隨雲融泄。韓詩曰緜蠻黃鳥薛若曰緜蠻文貌黷露黑貌黷從感切鬱徒對切融泄動貌也鳥企山峙，若翔若滯，言屋形高棟如鳥之企如山之竦若翔若滯山鳥之貌毛詩曰如鳥斯企說文曰企舉踵也去政切魯靈光殿賦曰屹山峙以紆鬱峨峨傑業，

巖罔識所屆，西京賦曰巖峨推業罔識所則雖離朱之至精，猶眩曜而不能昭晰也。趙岐孟子章句曰離朱即離婁也淮南子曰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感古針字王逸楚辭注曰眩曜亂貌說文曰昭晰明也晰之逝切爾乃開南端之豁達，

張筍虞之輪囷，凡正門皆謂之端門春秋說題辭曰血書魯端門豁達門通之貌輪囷其形也華鍾杙其高懸，悍獸乞以儼陳。言端門之內為植俾獸為虞以負之乞然相對而陳列之東郭賦曰鑿華鍾獸負鍾已見西京賦何休公羊傳注曰乞然壯勇貌賈逵國語注曰儼儼也儼力計切體洪剛之猛毅，聲訇安礮其若震。音真

爰有遐狄籙，質輪菌，選狄即長狄也以籙為質輪菌然也爾雅曰白金謂之銀美者謂之銀郭璞曰音遠廣雅曰質籙也輪音倫菌其受切坐高門之側

堂，彰聖主之威神。言為金狄坐於高門側堂之中以明聖主之有威神晏子曰景公坐於堂側芸若充庭，槐楓被宸，禮記曰仲冬之月芸始生鄭玄曰芸香草也若杜若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充謂也槐楓二木名說文曰宸屋宇也音辰綴以萬年，絳以紫榛，賈逵國語注曰綴連也晉宮閣銘曰華林園萬年樹十四株絳猶雜也毛詩曰山有紫榛毛襄曰榛木名或以嘉名

取寵，或以美材見珍，萬年嘉名之屬紫榛美材之屬結實商秋，敷華青春，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楚辭曰青春藹藹

取寵，或以美材見珍，萬年嘉名之屬紫榛美材之屬結實商秋，敷華青春，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楚辭曰青春藹藹

此爲全篇
正而正寫
殿中之以
構梁以及
榫間無不
之垂一殿
備舉

賦之言宮
室者多矣
須變其各
有化處
如平術者
不於失步
耳

萋萋馥馥芬芳爾其結構則修梁彩制下襄上奇修梁跨迥故曰奇徐 苑射雉賦注曰盡明也說文曰奇異也 栢梧複

疊勢合形離栢梁上所施也栢與 絕如宛虹赫如奔螭宛虹奔螭梁上之飾也如 南距陽榮北極幽

崖宜任重道遠厥庸孔多 觀多也統移切郭璞注曰榮屋南簷也在南曰陽論語曰任重道遠 於是列

鬆休 形之繡栢垂琬琰之文璫言栢以綵飾之而爲藻緝以琬琰之玉而爲文璫漢書曰殿上綵周禮曰王之寢

賦曰華 媪云若神龍之登降灼若明月之光流神龍繡栢也明月文璫也 薛綜西京賦注曰媪龍貌爰有禁楹西序上林

張樞附賜馬之短柄也說文曰楛擊也扁從戶册者聲門戶也柄擊楛殊爲文之義則一也扁 承以陽馬接以員方馬陽

與楹同一音必絛切册楚責切勒分翼張言如歌勒之分鳥翼之張釋名曰勒與肋古字通

四阿長栢也禁楹列布承以陽馬榮材接或相員 斑閒賦白疎密有章廣雅曰斑分也毛萇詩傳曰賦布也 飛柳鳥

方也馬融梁將軍西第賦曰騰極受楹陽馬承阿 赴險凌虛獵捷相加其榮材相加

踊雙轅是荷飛柳之形類鳥之飛又有雙轅任承楹以荷榮材今人名屋四 晨光內照流景外燧晨光日景也

獵提相 皎皎白間離離列錢白間青瑱之側以白塗之今獵謂之白間列 晨光內照流景外燧晨光日景也

中而流景外燧而延起也西都賦 烈若鉤星在漢煥若雲梁承天嘗宮殿烈然光明若鉤星之在河漢煥然高廣

日激日景而納光燧若鏡式延切 又似雲梁而承於天也廣雅曰晨星或謂之鉤

星雲梁也 駟徒增錯轉縣成郭駟或爲鳴言合衆板上爲井欄而形 茄蒂倒植吐被芙蕖爾雅曰荷其

者密音密若頰篇曰植種也 瞭了以藻井編以粹會于 疏紅葩鞞胡鞞直 丹綺離婁力俱反廣雅曰

賦曰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鞞又曰何工巧之瑰璋交綺蓋以疏鞞粹 菡萏翕纖縟紛敷菡萏同說文曰得采飾

已殿及殿之
四隅并兩
正以通見
此殿之通

殿壁圖畫
亦就殿中

也繁飾累巧，不可勝書。廣雅曰勝舉也。言不可勝而書。於是蘭栴積重，窶數矩設。窶木闌也。以木闌為栴言闌栴重。窶交互以栴承有似窶數故借其

名夥蘇林漢書注曰窶數四。受鉤雖其短切數所柱切。鐵檯各落以相承，欒拱天蟻而交結。欒即仰也。鐵子廉切。說文曰鐵柱上研。薛綜西京賦注曰欒柱上曲木兩頭

樂拱長壯之貌。蟻而曲也。天蟻。欒拱者拱欒類而曲也。金楹齊列，玉鳥承跋。金楹金柱也。而以玉碩承柱之跋也。西京賦曰影楹玉鳥。跋廣雅曰瑤瑤也。禮記曰燭不見跋。鄭玄曰跋本也。方未切。青瑱銀

鋪，是為閨闈。言以青瑱銀鋪是為閨闈之飾。漢書曰赤墀青瑱。謂之重椽言重檐既長因達于外。而乃重棟以施采飾也。故莫同切。槐栢緣邊，周流四極。言以槐栢緣屋邊隅周而流移至於四極。說文曰槐栢秦名屋緣聯楚謂之栢也。槐類移切。侯衛之班

藩服之職。言楹栢之居四極若五服之鎮外藩也。周書有侯衛藩服爾雅曰班次也。溫房承其東序，涼室處其西偏。溫房涼室二殿名下闌許。建陽門在東金光在西白虎通曰炎者太陽。昌宮賦曰則有望舒涼室

織和溫房然下何同時今引。之者轉以相明也。他皆類此。開建陽則朱炎豔，啓金光則清風臻。建陽門在東金光在西白虎通曰炎者太陽。昌宮賦曰則有望舒涼室。織和溫房然下何同時今引。之者轉以相明也。他皆類此。

於建陽爾雅曰臻至也。故冬不淒寒，夏無炎燁。言寒暑猶門故無寒燁之患。毛萑詩傳曰淒寒風也。國語曰淒寒也。故冬不淒寒，夏無炎燁。太子晉曰水無沉氣火無炎燁。韋昭曰燁炎起貌。昌延切。周制白盛，今也惟

永年。呂氏春秋曰衷也者適也。高誘曰適中也。舞賦曰永年之術。墉垣礪基，其光昭昭。爾雅曰墉謂之墉。說文曰礪。文石也。徒浪切。昭之紹切。周制白盛，今也惟

縹。縹之色也。周禮曰掌盛共白盛之盛。鄭玄注曰盛猶成也。謂飾墉使白之盛也。今東萊用始謂之又灰劉梁七舉曰丹堊縹縹業柱紅梁。落帶金釭，此焉二等。落帶縹帶也。而交落之上。昭陽舍其縹帶往往。黃金虹縹縹田壁。明珠翠羽，往往而在。漢書曰昭陽舍往往明珠翠羽飾之。欽先王之允塞，悅重華之無爲。尚書曰垂命汝作

日重華。潘哲文明溫恭允塞。孔安國曰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信充塞四表上下也。論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命共工使作績，明五采之彰施。尚書曰垂命汝作

人之象作會宗彝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鄭玄曰績讀曰繪。凡畫者爲繪。胡對切。圖象古昔，以當箴規。韋昭國語注曰箴箴刺。王闢鄭玄毛詩

亦就殿中。

所見次序
而古所可
女之可列
皆爲成規
所以爲之
特詳

并詳階除
內及外便
好接人殿
外言之來

是準是儀。漢書曰皇后稱淑儀詩曰淑其臣周破胡專權撥勢敏賢能即置大夫賢而日擊之阿大夫不肯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與魏之臣臣也不見姜后之

解珮寤前世之所違。列女傳曰周宣王姜后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宣王嘗夜臥而姜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春使其傳母通言於王曰姜不才姜之淫心見矣致君王失禮而晏執法云永春堂

賢鍾離之讜言，懿楚樊之退身。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也爲人極醜自詔宣王願乞一見宣王有強楚之難春秋四十壯勇不立此一殆也漸察五層萬民疲困此二殆也賢者伏匿山林詔諫強於左右此三殆也復聞讜言登類曰讜善言也列女傳曰楚莊王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也王嘗聽朝而罷樊姬曰何罷之妾也王曰今日復聞讜言登類曰讜侯之客與將國中士也王曰庚丘子也樊姬曰而笑曰妾幸得充後宮妾所進者九人今賢於妾者二人與同妾列者七人今夫庚丘子退不肯夫知賢而不進是不忠也若不知賢是無知也豈可謂賢而嘉班妾之辭鞏，偉孟母之擇鄰。漢書曰成帝與班婕妤同坐婕妤辭曰三代未主乃有嬖女今欲得無近似之列女傳曰孟軻母者即孟子母也號曰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焉墓間之事彌淵菜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子嬉戲爲買又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舍學宮之傍其子遊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曰此可以居子故將廣智，必先多聞。文子曰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國語曰晉公使趙衰爲嬖辭曰晉臣多聞臣不若也多聞多

雜，多雜眩真。揚子曰雜乎雜人病多知爲雜惟聖人爲不雜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不眩焉在在乎擇人。左氏傳士文伯謂晉侯曰務三而故將

立德，必先近仁。官將欲立德必先近於仁賢也左氏傳穆叔曰太上立德禮記曰力行近乎仁也欲此禮之不僿，乾是以盡平行道之先

民，大戴禮記曰禮義之不僿何惟人言禮記孔子曰行道之人國語曰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也朝觀夕覽，何與書紳？言朝夕觀覽圖畫何如書紳之書乎論語曰子張書紳紳若乃階除

連延，蕭曼雲征，蕭曼雲條曼延言高遠也西京賦曰途關雲從霄霧光殿賦曰飛陛揚翠綠雲上征櫺檻邪張，鈎錯矩成。西京賦曰伏櫺檻而頹頽薛綜曰櫺檻邪上櫺也邪或爲

此以下遂及
殿以爲點
宮見許昌
止以京廟
見釋之也
段爲感之後

丕孔安國尚書傳曰丕大也鉤以正曲矩以正方也莊子曰曲者不以鈞者不以知錡猶治也

楯類騰蛇，褶習以瓊英，榮楯雖鑿形類騰蛇吳摺文采又似瓊英越絕書曰越王句踐欲伐吳大夫文種於是作榮楯

如螭之蟠，如刺之停，廣雅曰無角

騶虞承獻，素質仁形，騶虞，虞雅曰無角

彰天瑞之休顯，照遠戎之來庭，司馬相

陰堂承北，方軒九戶，在北故曰陰堂也方軒併

連以永寧，安昌臨圃，洛陽宮殿簿曰許臨宮永寧殿

遂及百子，後宮攸處，韋誕景福殿賦曰美百子之特居嘉休祥之令名鄭玄毛

齊徽音，聿求多祐，毛詩曰思齊大在文王之母又曰大妣嗣

哲，克聰克敏，蔡邕橋玄碑曰克明克哲賢

永錫難老，兆民賴止，錫之以難老令其壽考毛詩曰既飲旨酒

南則有承光前殿，賦政之宮，洛陽宮殿簿曰許

納賢用能，詢道求中，西京賦曰表賢前能毛萇

理宇宙，甄陶國風，左氏傳齊賓嬪人謂晉人曰先王甄理天下

雲行雨施，品物咸融，詩傳曰親戚之謀爲詢也

其西則有左城右平，講肄之場，七略曰筮鞠者傳言黃帝所作王者宮中必左城而右平城猶

二六對陳，殿翼相當，二六蓋鞠室之數而室有一人也李尤鞠室銘曰周鞠方將放象

登福殿賦曰乃造彼鞠室講肄謂習武也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

周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盛猶通也

後宮前殿
以及褒池
皆及福之
所亦不
序亦不
荷亦不
與前庭中
相映帶生
情相映帶生

二觀以備
九野三市
因及此
蘭閣如
之調為
精生色
風助致
京句通
京句通

材之頌碑二六對而
講功體便捷其若飛
僻脫承便，蓋象戎兵。言相僻脫似承敵人之便以象戎兵習戰之術也七略曰歸
 譬諸政刑，將以行令，豈唯娛情？言察之既解而各言場斬實譬之政刑非為戲樂而已七略曰歸翰其法律多
 以崇臺，實曰永始。劉覽步華登於永始知稅種之艱難壯農夫之克敏
 京庾之儲，無物不有。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城如京鄭玄曰
 爾乃建凌雲之層盤，浚虞淵之靈沼。凌雲層盤名也為之以承甘露也虞淵靈沼名也章仲
 灑灑，淥水浩浩。清露層盤之露也毛詩曰露灑灑而羊切尚書曰浩浩滔天
 白鳥，孔叢子孔子歌曰黃河洋洋悠悠之魚毛詩曰
 交流。言為蛟龍之形吐水灌注以成溝洫
 陸設殿館，水方輕舟。爾雅曰大夫方舟
 豐侔淮海，富賑山丘。字林曰侔齊等也馮衍爵銘曰富如江海孫卿子
 積焉可殫籌？鄭玄周禮注曰少委多
 雖咸池之壯觀，夫何足以比讎？春秋漢舍季曰咸池圭五穀宋均
 於是碣以高昌崇觀，表以建城峻廬。薛綜東京賦注曰高昌建城二觀
 飛閣干雲，浮塔乘虛。西都賦曰修
 遙目九野，遠覽長圖。謂建城也淮南子曰上通九野高誘曰九天八方中
 頽眺三市，

孫評文選 卷一

孰有誰無？謂高昌也。韋仲將景福賦曰：「誰高昌以北，既臨列縣之京市，周禮曰：「大市曰。」親農人之耘耔，亮稼穡

之艱難，惟饗年之豐寡，思無逸之所歎。毛詩曰：「或耘或耔，穰穰宜食。」我聞在昔殷王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

之享國五十有九年，自是厥後，立王生則逸，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感物衆而思深，因居高而慮危。察天下之貨，又曰：君子安而不忘危，惟天

德之不易，懼世俗之難知。尚書曰：「爾亦非知天命不易也。」觀器械之良窳，以察俗化之誠僞。惟天

曰：器械不惡而職事不慢也。鄭玄禮記曰：「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史記曰：「舜陶河濱，器不苦窳，晉灼曰：窳，病也。」班固漢書贊曰：「孝宣之治，至於器械自元成，問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

刑之夷陂。晏子春秋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則識貴賤乎？」對曰：「既竊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亦所以省風

助教，豈惟盤樂而崇侈靡？固漢書述曰：「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天子省風，以作樂助教，察政刑也。班

十有二星居宿陳，綺錯鱗比。星散也。列位布散也。宿星宿也。比比相次也。扶至切。辛壬癸甲，爲之名秩，

辛壬癸甲十干之名，今取以隨坊署以別先後也。房室齊均，堂庭如一，出此入彼，欲反忘術。廣雅曰：「術，道也。」惟工匠之多端，固

萬變之不窮。辭楚曰：「亦多端而膠加。」物無難而不知，乃與造化乎比隆。列子曰：「程王見偃師，數曰：「已

見東都賦注。離天地以開基，並列宿而作制，制無細而不協於規景，作無微而不達於水

息。香結切。無細不合，皆言合也。無微而達，言不遠也。周禮：「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槩以縣，置槩以縣，置槩以縣。」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也。槩，古文臬，假借字也。於所平之地，中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其景

將以正四方也。故其增構如積，植木如林，區連域絕，葉比枝分，離背別趣，駢田胥附。離背別趣，各有所施也。駢，

塵段續作宮事之言

之爲通篇
收束收作
一般收爲
德之收爲
兩層收東

至深一步
開拓一步
首深一步
自深一步
亦深一步
處相呼起
結通篇之
爲通篇之

作賦家以
其流自道
其後多頌
論之意多
矣如平叔
此篇存叔
未免動筆
古意之存

田雷附羅
列相著也
縱橫踰延
各有攸注
公輸荒其規矩
匠石不知其所斲
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玄鑿
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者之

朱綠飾以碧丹
言既極規摹之巧而未盡采章之盛故文之以朱綠而飾
點以銀黃燦以琅玕
黃謂黃金漢書
曰楊僕樹銀黃

光明熠入燴
文彩璘班
說文曰熠盛光也燴火
清風萃而成響
朝日曜而增鮮
雖崐
崐之靈宮將何以乎侈旃
崐天子傳曰天子升於
規矩既應乎天地舉措又順乎四時
太

不優游以自得故淡泊而無所思
毛詩曰優哉游哉鄭玄曰優游自安止也東都主人曰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
而金聲淮南子曰所謂有天下者自得而已老子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歷列辟而論功無今日之至治
直之反封禪書曰歷選列辟李
元首明哉股肱肱肱庶事康哉
莫

彼吳蜀之湮滅固可翹足而待之
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新序趙真謂尚
君亡可翹足而待也廣雅曰翹舉也
然

而聖上猶孜孜靡忒求天下之所以自悟
孟子曰鶴鳴而起莘莘爲善者之徒也莘與致同鄭玄
毛詩箋曰誠鑿也家語魯君曰微夫子寡人無由自悟也
招忠

正之士開公直之路
漢書谷永上書曰崇諫
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
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謨
周公昔戒謂無逸也
咎繇典謨謂康哉
除無用之官省生事之故
史記曰吳起知楚病不怠之宜漢書蕭望之曰生事於外夷斷不可長
絕流遁之

繁禮，反民情於太素。淮南子曰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或遁於木或遁於水或遁於土或遁於金或遁於火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也說文曰遁遷也尙書曰禮煩即亂太素撲素也東都賦曰昭節儉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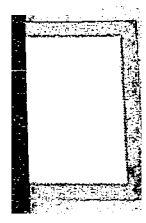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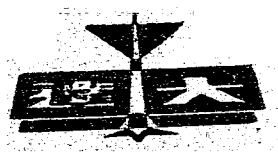
太素故能翔岐陽之鳴鳳，納虞氏之白環。國語周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鸞鳴於岐山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琅玕蒼龍覲於陂塘龜

書出於河源。魏志文紀曰青龍見於陂陂魏略文紀曰神龜出於靈醴泉涌於池圃靈芝生於丘園

芝草生於樂平郡。曰延康元年醴泉出摠神靈之貺，祐集華夏之至歡。王逸楚辭注曰摠舍也春秋元命包曰通三靈之貺長楊賦曰受神人之福祐爾雅曰貺賜也祐福也尙書曰華夏靈龜

方四三皇而六五帝，曾何周夏之足言？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燕丹子夏扶謂荆軻曰何以致太子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秋令六五孺於君何如也

82
649012



孫批
文選

圖書
行刊





3 1761 3566 7

87471

M6
I212-1
10
=2

海賦如何可
段都於突
元正當留
不虛之留
為無盡之
此賦為未
成而然非
大知者非

標點
孫評文選卷二

賦(三)

江海

海賦

木玄虛

今書七志曰木華字玄虛華集曰為揚駿府主簿傳弄文章志曰廣川木玄虛為海賦文甚備麗足繼前良

昔在帝媯

古為古 帝媯謂舜也尚書序曰昔在帝堯尚書曰釐降二女子媯酒孔安國曰舜所居媯水之

綱淖

淖出以 為凋為瘵。國界反言水之廣大為天網紀浮滂滂滂貌桓子新論曰夏禹之時鴻水浮濶說文曰濶

瀾汗萬里無際

瀾汗長貌西京賦曰起洪濤而揚波

長波洑

洑答徒社 我進涎

八裔。相連也八裔猶八方也

乎禹也乃鐘臨崖之阜陸決陂潢而相浹

孟子曰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氾濫天下堯獨愛之舉舜舜使禹疏九河滄濟濶著頌篇曰鏗削平也淮南子曰禹有洪水之患陂塘

之事高誘曰陂畜也塘堤也

說文曰潢積水池也

啓龍門之岸嶺

嶺向書璇璣鈴曰禹開龍門導積石鄭玄注曰龍門山名也岸嶺高貌在助格切嶺五格切廣雅

鑄謂之蛭仕咸切

羣山既略百川潛溲

息列切孔安國尚書傳曰治山通水故以山名尚書曰嵎夷既略孔安國曰用功少曰略周書曰禹濶七十川大利天下尚書大傳



濤，發猶 茹鱗甲，吞龍舟。廣雅曰茹食也莊子曰吞舟之魚噉而失水高誘淮南子注曰龍舟大舟 噲，及 波則洪漣，踳躅，吹澇則百川

倒流。劉劭趙都賦曰巨壑冠山陵魚吞舟吸潦吐波氣成雲霧隨聚聚貌踳于六切踳所六切 或乃躄，七 躄，鄧 窮波，陸死鹽田。增陸失勢之貌鹽田海邊也張揖上林賦注曰海水之崖多出

鹽。巨鱗插雲，鬚鬣刺天。郭璞上林賦注曰鱗魚脊上鬣也南都賦曰森鬣森而刺天 顛，盧 骨成嶽，流膏爲淵。廣雅曰顛謂之顛顛魏武四味食制曰東海有魚如

山長五六里謂之颯時死岸上膏流九頃春秋元命包曰積骨成山流血成淵。若乃巖坻，直 之隈，沙石之嶽。音欽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說文曰隈水曲也嶽沙石嶽岸也 毛翼產

殼，苦 剖卵成禽。爾雅曰生哺獸郭璞曰鳥子須母食也剖猶破也 鳧雛離襪，所 鶴子淋滲。所今反西京雜記曰太液池其間鳧雛鶴子布滿充種離襪淋滲毛羽始生之貌

羣飛侶浴，戲廣浮深，翔霧連軒，洩，余 洩淫淫。軒學也洩洩淫淫飛翔之貌 翻動成雷，擾翰爲林。翻動趙

王曰聚蚊成雷孔安國尚書傳曰授亂也王弼周易注曰翰高飛貌。更相叫嘯，詭色殊音。詭異 若乃三光既清，天地融朗，淮南子曰夫

章三光杜預左氏傳注曰顯期也。不汎陽侯，乘躋，去 絕往，淮南子曰武王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曹植苦寒行曰乘躋追衛士遠

覲安期於蓬萊，見喬山之帝像。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謂始皇曰後千歲求我蓬萊山下史記曰武帝祭黃帝

衣冠。羣仙縹，匹 眇，餐玉清涯，音宜縹眇遠視之貌餐玉清涯服水玉 履阜鄉之留鳥，被羽翮之穆

所。羣仙反列仙傳曰安期先生琅琊人自千歲秦始皇與語賜金數千萬於阜鄉亭皆置。翮天沼，戲窮溟，莊

日窮髮之北有。甄，古 有形於無欲，永悠悠以長生。言榮仙雖喪有形而無情欲故能久視長生也鄭玄尚書緯注

且其爲器也，包乾之輿，括坤之區，尙書傳曰輿內也又曰區城也。惟神是宅，亦

歷言珍異之物遊海之大也故必以列仙爲究用意是

先寫平波
一次層中
折非層中
已瀉千里
而一而

中一段敘
排賦物許
一賦物許
排賦物許
錯此處於
錯此處於
錯此處於
錯此處於
錯此處於

孫評文選 卷二

鳥瀑，胡綉鄰圃，湍，力銀反昔水，混澣，輪音，灑見呼，渙，流映揚，焮，音消水勢清深而澄澈光，映也，著韻篇曰，朔明也，溟，令其

如煙，賦曰，氣蓬勃以霧蒸，說文曰，杳冥也，類胚，打音，渾之未凝，象太極之構天，言雲氣杳冥似胚，胎渾，混尚

混，混雖卵未分也，周易曰，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韓康伯曰，太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名也，長波，波，子，灑，驟，峻，湍，崔

以岸起，洪瀾，瀾，宛，演而雲迴，搖動貌，洩，迴曲貌，沓，銀，淪，淪，華，鳥，擗，乍，泄，鳥，乍，堆，貌，洩，迴曲之

貌，之，微，呼，如地裂，豁若天開，微，音，開，易，緣曰，天下愁地裂，山崩，洪，觸，曲，厓，以，縈，繞，駭，崩，浪，而，相

海，豨，喜，叔，鮪，王，鱣，音，選，南，越，志曰，江豚似豬，臨海水，土記曰，海豨，豕頭，身長九尺，郭璞曰，今海中有海豨

骨，鯨，練，鯨，登，鮪，流，鯨，鯨，音，連，山，海，經曰，鯨魚，其狀如魚，而鳥，象，出入有光，其音如鶯，郭璞曰，音，滑，舊

楚辭曰，鯨魚，何所出，王逸曰，鯨魚，鯨也，山海經曰，鯨魚，狀如鯨，或，鹿，駘，象，鼻，或，虎，狀，龍，顏，長，二，尺，餘，有，角，腹，下

又有脚，如人足，郭璞曰，山，海，經注曰，鹿，鹿，角，曰，絡，又曰，今，鱗，甲，鏗，罪，錯，煥，爛，錦，斑，雜，之，貌，揚，鑿，掉，尾，噴，浪，飛

海，中有，虎，鹿，魚，體，皆，如，魚，而，頭，似，虎，鹿，頭，似，龍，也，鱗，甲，鏗，罪，錯，煥，爛，錦，斑，雜，之，貌，揚，鑿，掉，尾，噴，浪，飛

涎，似，涎，反，上，林，賦曰，涎，涎，也，排，流，呼，哈，合，平，隨，波，遊，延，或，爆，角，漚，采，以，晃，淵，或，嚇，厄，鯁，乎，巖，間，文，說

有脚，如人足，郭璞曰，山，海，經注曰，鹿，鹿，角，曰，絡，又曰，今，鱗，甲，鏗，罪，錯，煥，爛，錦，斑，雜，之，貌，揚，鑿，掉，尾，噴，浪，飛

魚及水鳥之
井雨及水
之奇異水
水中心一
下乃一
屋所為
皆之

兼言海錯
以江潮逆
中舟有海
物也

日燻灼也今以為曬也曝步木切廣雅曰晁暉也鬱猶開也介鯨乘濤以出入鱧祖洪蓴養順時而往還。

經注曰鯨狹薄而長頭大者長尺餘一名刀魚常以三月八月出故曰順時。

魚牛其狀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又曰虎蛟其狀魚身而蛇尾有翼其首如鸞鸞郭瑛山海經注曰今永昌郡有鉤蛇長數丈尾趾在水中鉤取斷岸人及牛馬咬之。

鱓音廛說文曰鱓蛇屬也綠色潛於神泉之中能與雲致雨山海經曰鱓魚其狀如蛇而龜尾郭璞曰音圓如扇之圓廣志曰鱓魚在頭下尾端有毒又曰初鱓縣多龜龜形薄頭像鴨指爪又王朶球海月土肉石華郭璞山海經注曰海月大如鏡白色

龜龜與龜蛇相似形大如鷹生乳海邊曰沙中肉極對中啖王朶球海月土肉石華郭璞山海經注曰海月大如鏡白色

正圓常死海邊其柱如蠟頭大如蠟中食又曰土肉正黑如小兒臂大長五寸中有腹無口目有三十足食食又曰石華附石生肉中啖三蠖工蚌海月土肉石華郭璞山海經注曰海月大如鏡白色

舊既曰蚌江似蟹而小十二脚南州異物志曰蠖蝸螺狀如覆杯頭如鳥頭向其腹視似蠖蝸故以為名也舊說曰蠖蝸螺小螺也

耳目故不知避人常有蝦依隨之蝦見人則驚此物亦爾之而淺啖音嗜二字並除嫁切紫航阿如渠洪蚶專車

爾雅曰大貝曰蚌漢書曰尉佗獻紫貝五百尙書大傳曰文王囚於羑里散宜生之江淮之浦而得大貝如車渠以獻

討鄭玄曰渠閭也臨海水土物志曰蚌則徑四尺背似瓦葉有文似語孔子曰防風氏其骨節專車寶達曰專車也

以瑩珠石蚌葉應節而揚葩南越志曰蚌似車鑿潔白如玉帝暉向日也揚雄蜀都賦曰蚌含珠而蟻裂

諸森衰以垂翹玄蟭力或泛瀛滸罪而硯漚如窻可食森衰垂貌漚尾也臨海水土物志曰蟭長七尺左右有脚狀

志曰蟭形如馬蹄或泛瀛滸罪而硯漚如窻可食森衰垂貌漚尾也臨海水土物志曰蟭長七尺左右有脚狀

鯉一角奇鵠九頭角也劉瓛陸玄根賦曰一足之慶九頭之鵠有鼈三足有龜六眸

若乃龍一

孫評文選卷二

奇異介物 乘類皆 水中之生 此入所生 所連上下 已便於石 其岸下接 座者便於 岸即江濱 林眼於石

江岸所生 金走禽鳥 草走禽鳥 以見其大 鳴鳥之大 往來江濱 往來江濱

三足曰能郭璞曰今吳郡陽羨縣山 上池池出三足鼈又有六眼龜 瑛曰鼈音監謂越志曰珠鼈吐珠山海經曰文鮒之魚其狀如覆鉢鳥首而翼魚尾音如響之聲是珠玉郭璞曰音毗 僣僣 蟪蛄 拂翼而掣制充燿神妖麗 蠃於輪 頤

以沉遊 山海經曰儵鱖狀如黃蛇魚尾出入有光郭璞曰音條音說文曰 儵沒馬騰波以噓蹶水兕雷咆

乎陽侯 山海經曰駢馬牛尾白身一角其音如虎郭璞曰音勃黃伯仁龍馬賦曰咆 溱客築室於巖底鮫人構

館于懸流 吳都賦曰溱客慷慨而泣鮫鮫人已見海賦 電布餘糧星離沙鏡 鸞布星離音衆多也本草經曰禹餘糧生東嶺也澤

綸競糾縵組爭映 爾雅曰綸似綸組似縵束也青絲色皆生於石通俗文曰髮亂曰縵縵說文曰研滑石也研與硯同五見切衆或爲窳 石帆 蒙籠以蓋嶼序 萍

實時出而漂流 首詠劉逵吳都賦注曰石帆生海嶼石上草類也又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家語曰楚昭王渡江中流有物大

為龍得焉王肅曰萍水草也說文曰漂浮也爾雅曰泳游也 其下則金礦丹礫 雲精燭銀 說文曰燭鐵鑊也古猛切丹礫天子傳曰乃按圖

文曰漂浮也爾雅曰泳游也 視與曰天子之寶璠珠屬銀 瑋瑋 瑤璫 瑤璫 同水碧潛瑤 經曰大荒之中有西王母之山爰有瑤琨郭璞曰瑤琨亦

郭璞曰銀有精光如燭也 瑋瑋 瑤璫 瑤璫 同水碧潛瑤 經曰大荒之中有西王母之山爰有瑤琨郭璞曰瑤琨亦

玉名也旋回兩音山海經曰歌山多水 鳴石列於陽渚浮磬肆平陰濱 山海經曰共水多鳴石郭璞曰音永康元年

碧郭璞曰亦水玉類也潛瑤乃水玉也 或頰迴彩輕漣或焯涓 曜崖鄰 嶺巴見上文說文曰鄰水 林無不淨岸無不

尚書曰泗濱浮磬孔安 孫卿子曰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 枯廣雅曰海濕也鄭玄周禮注曰津潤也 其羽族也則有晨鵠天雞鵙鵙鵙 音如長鵠郭璞

津 孫卿子曰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 枯廣雅曰海濕也鄭玄周禮注曰津潤也 其羽族也則有晨鵠天雞鵙鵙鵙 音如長鵠郭璞

此故之獨
祥皆以微

舟後流作確正有矣水一免
楫及旁段辟以錯飛上路是
之往水派及及五歷走之漸水
人來然湖江臣落者亦山際

日鳥鳴猶長也爾雅曰隰一名涉雞山海經曰隰其狀如鬼郭璞曰音錯缺之缺徒計切
窳之窳山海經曰窳青黃其所集者其國亡郭璞曰音放山海經曰隰其狀如鬼郭璞曰音錯缺之缺徒計切

陽鳥爰翔于

以玄月尚書曰彭蠡既豬陽鳥攸居爾雅曰九月為玄郭璞曰國語云至玄月也

千類萬聲自相喧聒聒語也

濯翮疏風鼓翅翮許

翮許月反疏理也禮記曰鳳以為畜故鳥不翮以

揮弄灑珠拊拂瀑沫灑說文曰灑安也灑到切

集若霞布散

如雲豁產氾他積羽往來勃礪其列反字書曰墮落毛也隨與能同音唾竹書曰穆玉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行千

櫛刃杞稷忍薄於溲涖里漢書曰燕地勃礪之間一都會也伏琛齊地記曰勃海郡東有碣石謂之勃礪也

檉檉而羅峯檉杞二木名也字林曰檉檉地記曰勃海郡東有碣石謂之勃礪也

桃枝實筠篔簹當實繁有叢劉涓子蜀都賦注曰桃枝竹屬也可為杖

葭蒲雲蔓櫻以蘭紅雲葭言多而

繁蔚

色相映也爾雅曰紅韻舌揚皦皦泉二擢紫茸而容反皦白也蔭潭隩於被長江爾雅曰隩隩也郭璞曰今

蔭潭隩於被長江爾雅曰隩隩也郭璞曰今

繁蔚

尉芳籬籬隱藹水松籬立藜香草也似水涯灌芊見葳力潛蒼外葱龍葳盛也羊棗葱龍皆青盛貌也

葳力潛蒼外葱龍葳盛也羊棗葱龍皆青盛貌也

繁蔚

鯪陵鮭六躡眉跼側於垠側隤儉獮頤獺失齶呼乎厥去空鯪魚已見同篇山海經曰有魚

獮頤獺失齶呼乎厥去空鯪魚已見同篇山海經曰有魚

繁蔚

蒼曰踰蹶跳也求悲切聲類曰傷舉一足曰踰蹶也渠俱切郭璞曰蒼解詁曰獮似青狐居水中食魚山海經曰鯪山潛薄之水出焉切

獮頤獺失齶呼乎厥去空鯪魚已見同篇山海經曰有魚

繁蔚

獸名曰獮其狀如獮其毛如毳毳郭璞曰音音蒼頤之韻與獮同獮如珠切聲類曰獮暫視也呼欠切陸居側空處也去聲切

獮頤獺失齶呼乎厥去空鯪魚已見同篇山海經曰有魚

繁蔚

迅雌聿臨虛以騁巧孤攫居登危而雍容雌欲也夔恠恠呼翹陸六於夕陽鴛雛弄

雌聿臨虛以騁巧孤攫居登危而雍容雌欲也夔恠恠呼翹陸六於夕陽鴛雛弄

繁蔚

翻乎山東山海經曰岷山多藥牛郭璞曰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數千斤名為藥牛又爾雅注曰今青州呼犢為犢牛之子也犢

翻乎山東山海經曰岷山多藥牛郭璞曰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數千斤名為藥牛又爾雅注曰今青州呼犢為犢牛之子也犢

繁蔚

鷓鴣日鷓鴣屬也爾雅因岐成渚觸澗開渠岐已見漱選壑生浦區別作湖周禮曰善為溝渚水

鷓鴣日鷓鴣屬也爾雅因岐成渚觸澗開渠岐已見漱選壑生浦區別作湖周禮曰善為溝渚水

繁蔚

亦兼物產
所生此江
近諸所中
生也
一湖雙雙
浦切又
等者歷數
大者山數
陵地勢巴
相映與首
帶

孫評文選卷二

論曰區
以別矣
登土之以潔煩
濯濯
灑刑之以尾閭
日楚人謂水暴溢為灑扶圍切淮南子曰潦旬月不雨則

澗而枯澤受覆而無源者也許慎曰澗澗之流也澗島即切莊子海者曰天下之
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而不盈尾閭漢之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閭水之從海出也
標之以翠麝
泛之以遊菝
識也

草之藟會也張欲蔣也
浮於水上故曰遊也
播匪藝之芒種
挺自然之嘉蔬
農周禮注曰芒種種麥也禮記曰凡祭廟之禮稱曰嘉蔬

鄭玄曰嘉善也
鱗被菱荷
攢布水蕪
力果反鱗被如鱗之被官多也著讀辯曰攢
聚也應劭漢書注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蕪
翹莖漢
芳藥
濯穎散裏

說文曰樓水浸也匹問切廣雅曰藥華也
穎穰也裴謂草實也高唐賦曰綠葉業業
隨風猗萎
危於
與波潭沓
漪蕪風之貌潭池隨波

染霞火
言草之華藥流耀映波謂景
色外發炎於蝦火蝦與霞同
其旁則有雲夢雷池
彭蠡青草
雲夢澤名也吳錄曰雷池在皖尚書曰
彭蠡既滿孔安國曰澤名也吳錄曰巴

青草湖有
具區洮洮
瀉
朱瀨丹瀨
具區亦澤名也風土記曰陽羨縣西有洮湖水經注曰中江東南左合瀨湖音核又
曰朱瀨在陽又曰瀨水瀨又東得瀨湖水周三四百里丹湖在丹陽瀨湖在居巢漢

極望數百
沈期瀨
兩晶
極望也沈沈廣大之貌晶深白之貌
爰有包山洞庭
巴陵

他見其裏
瑤珠怪石
琤其表
穆天子傳河伯曰示汝黃金之骨郭璞曰金骨其精灼也灼音練李經探神契曰玉英玉有
英華之色也孫卿子曰瑤珠不知佩山海經曰荷林之山多怪石郭璞曰怪石似玉也

瑣碎與碎同瑣徒見切碎字惟切
驪虬
幽繆
居其址
止梢雲冠其標
必砂反驪虬靈龍也在於九軍之淵而靈

龍領下宋衷太玄經注曰摶猶糾也孫氏瑞應圖曰稍雲
瑞雲人君德至則出若樹木梢梢然也嶼山嶼也方砂切
海童之所巡遊
琴高之所靈矯
海童已見上文列仙傳曰
琴高浮遊冀州二百餘年

後入鶴水中飛赤鯉魚來出泊一月復入
冰夷倚浪以傲睨
計五
江妃含颯而聯
延砂
山海經曰從稷之川
唯冰夷傾都焉冰夷

因神怪遂
及舟事極
來之便捷

前言江邊
及江路所
通及路者
何等開關

舟楫之行
如許輕快
確是江中
非他處可
兼及漁者
外不傲然
波高意寄

人面而鵬龍郭璞曰冰夷馬夷也莊子曰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做脫於萬物做脫自寬縱不正之說列仙傳曰江斐二女出遊江濱鄭交甫所挑者孟子注頤感而言頤憂憂貌隱眇遠視法貌言曰眇眇作烟隱隱音歸

躍，吸翠霞而天矯。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之也廣雅曰凌馳也上林賦曰馳波跳沫廣雅曰若乃宇宙澄寂，

八風不翔，文子曰四方上下謂之宇說文曰宙舟車所極覆淮南子曰天有八風條風明舟子於是擗角棹，涉人

於是擗榜。補耶反毛詩曰招招舟子人涉叩舌擗提也應劭漢書注曰漂飛雲，運餘捰，劉淵林吳都賦注曰飛雲

日楚敗吳於檇其乘舟餘。檇止也王逸楚辭注曰榜船檇也補孟切一曰榜併船也泝洄泝流，或漁或商。毛詩曰

荒。淮南子曰章亥自北極步爾乃縉霧紛，縉于於清旭，許覘五兩之動靜，左氏傳曰氣也音隸杜預

以增扇，廣莫颺，高唐賦曰長風至而波起颺颺大風貌音莽廣莫風徐而不颺，鳥疾而不猛，若

鼓帆平，音限迅越，音越趙漲，音漲截洞，音洞截直度也漲洞皆深廣之貌凌波縱楫，揭雄反電往杳溟，揭雄反

不能企其景。史記曰飛廉善走廣雅曰瞻視也穆天子傳曰天子之八駿於是蘆人漁子，謂採蘆

條忽數百，千里俄頃。楚辭曰往來條忽何休公羊傳注曰俄者須臾之間飛廉無以瞻其蹤，渠黃

言曰船後曰蒲郭璞曰今江東梅呼為蒲也王逸荔枝賦曰飛匡上下電往環還匡勳往切

言廣也

尾段總敘
前文以敘
語該括結
是到水德
之意

點入不可
窮盡之意
自是長篇
之出路

于也振落謂被斥擯而漂落也
衣則羽褐，食惟蔬魚。思延切鄭玄毛詩箋曰褐見寂廷見澱為涔夾濼在羅

笠，說文曰椹以柴木覆水也劉涓子吳郡賦注曰涇如澗而淺澗與流古字通爾雅曰滌謂之滌郭璞曰今作滌蓋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表以簿捕取之也楊蘇感切浮字廉切說文曰滌小水入大水也笠捕魚之器以竹為之蓋魚符屬箒灑連

鋒，晉子雷雷雷比船。晉賦曰雷灑皆釣名也皆雷皆網名也灑所蟹切或揮輪於懸碇，奇或中瀨而橫旋，音釣輪也埋若日倚曲岸頭也忽

忘夕而宵歸，詠採菱以叩舷。淮南子曰夫歌採菱發聲阿瑟辭曰漁父鼓棹而去王逸曰明船也傲自足於一嘔，尋風波以窮

年。字書曰傲倨也嘔與語同楚辭曰隨風波以南北兮爾乃域之以盤巖，豁之以洞壑，疏之以洿汜，度

似鼓之以朝夕。尚書曰悔濇既導孔安國曰洿江別名也汜已見上文川流之所歸湊，雲霧之所蒸液，

王逸楚辭注曰湊聚也琴賦曰蒸雲液以播雲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漉

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乎精魄。桓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三曰使鬼物四曰文知五曰歸遊馮衍詩銘曰富如江海壽配列真說文曰真仙人變形也班固公孫弘贊曰異人並出孝經援神納

契曰五岳之精雄四瀆之精仁左氏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播靈潤於千里越岱宗之觸石。公羊傳曰易為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乎百

朝而徧雨天下者唯太山雲雨海潤于千里何休曰雲氣觸石理而出為雨無虧寸之地而不徧也河海與雲雨及千里及其譎變儼悅符祥非一動應無方感事而

出。孔安國尚書傳曰神妙無言曰錯綜人情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於筆若乃岷精垂曜於東井陽侯遞形

乎大波，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為井絡史記曰五星聚于東井陽侯也高誘奇相去得道而宅神，乃協

傳之古條勝賦易勿者具字而江相繫尾長應靈修古示之陰隱人亦隱
妙人暢江以之以不表欲而江相繫尾長應靈修古示之陰隱人亦隱
故相勝賦江以之以不表欲而江相繫尾長應靈修古示之陰隱人亦隱
可因此以爲海家辦華非文大亦自首靈德德前往以

靈爽於湘娥。廣雅曰江謂之奇相西京賦曰懷湘娥士逸 駭黃龍之負舟，識伯禹之仰嗟。呂氏春秋曰

平江黃龍負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民生性也死命也奈何憂於龍非龍俛耳曳尾而逃 壯荆飛之擒蛟，終成氣乎太阿。呂氏春秋曰荆

刺蛟殺之荆王聞之任以執珪高誘曰于途吳邑越滄書曰歐冶子作鐵劍二曰太阿悍要離之圖慶，在中流而推

戈。齊雅曰悍勇也呂氏春秋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慶忌喜要離曰請與王往毒之國王王子慶忌與要離俱涉於江拔

劍以刺王子慶忌揮而投之於江浮出又取而投之於江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名要離不死歸吳矣 悲

靈均之任石，嘆漁父之權歌。楚辭曰名余曰正則字余曰靈均又曰望大河之洲渚悲申徒之抗直擊諫君而不聽重

漁父鼓棹而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濁可以濯吾纓 想周穆之濟師，驅八駿於鼉鼉。紀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征伐大起九

白俄渠黃輪輪盜驪山子張湛曰俄古義字 感交甫之喪珮，愍神使之嬰羅。廣雅曰感傷也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逕

周穆王遠遊命駕八駿之乘驪騮綠耳赤驂 之泉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孩且得子元君覺召占夢者占之曰此神龜也元君乃剖龜以下七十鑽而無道策司馬彪曰鑽命卜以所

灼之事而煥大塊之流形，混萬盡於一科。莊子曰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司馬彪曰大塊自然也周易曰品物流

盈科而後進故乎四 保不虧而永固，稟元氣於靈和。春秋元命包曰水者五行始焉元氣之溟液也 考川瀆而妙觀，實莫

著於江河。班固漢書贊曰中國川原以百

物色 四時所觀之物色而爲之賦又云有物有文曰色風雖無正色然亦

風賦 劉熙釋名云風者汎也為能汎搏萬物又云風者放也動氣放散會于書曰陰陽偏則風物理志曰陰陽擊發氣也

宋玉 史記曰楚有宋玉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傳王逸楚辭序曰宋玉屈原弟子

楚襄王游於蘭臺之宮 史記曰楚懷王薨太子橫立為頃襄王又曰楚有頃襄王曰王濤繼隨台徐廣曰精業也七見切 **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 景差亦楚大夫說文曰颯風聲楚辭曰風颯颯兮木蕭蕭

宋玉對曰 此獨大王之風耳 **庶人安得而共之** 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 河圖帝通紀曰風者天地之使也五經通義曰陰陽散為風風氣無根也管子曰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 **今子獨以為寡人之風豈有說乎** 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 枳木名也枳句言枳樹多句也

之不知君自為
但不知人自為
則不知人自為
苦不中人自為
賦問者得用上
亦只中用意此

極其裝點
正是裝點
容下段不
堪令人自
生感怡也

通用幾於
是句法差
矣入妙意
得此意頗

則風氣殊焉 者下或有 **王曰** 夫風始安生哉 **宋玉對曰** 夫風生於地起於

青蘋之末 莊子曰大塊噓氣其名為風爾雅曰萍其大者曰蘋萍也 **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 春秋元命包曰陰陽怒而為風侵淫漸遠也土囊大穴也盛引之病

緣泰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 阿曲也 **飄忽溷滂激颺標怒** 溷滂

眩眩雷聲迴穴錯迕 眩侯萌切塊蒼曰眩眩風聲廣雅曰眩聲也十洲記曰玄淵在北海有上風聲如雷上對天之西北門也凡事不能定

說文曰燿火飛也停矣切傍聲耶切
風擊物聲湖正冰切燿怒如燿之聲
大較尺為風井土護當此之類也
州詔曰宜都俱山縣有山山有穴口

點綴風華
動惟長生
猶有此度

寫得如許
曲折如許
鄭王正之
所見大耳

一篇用此
正以此居
人主高居
不虞而能
若之問於
王何有窮

偏說得極
不堪與前
對照極活
更不須知
一此

者迴穴此即風不定
貌錯在雜錯交連也
蹶石伐木，梢殺林莽。
蹶動也伐擊也漢書音義應
劾曰蹶頓也韋昭曰梢擊也

孔動榷，被廢披離四散之貌
也字林曰榷拒門也
陶呼縣切陶煥
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

乘凌高城，入于深宮，邱華葉而振氣。
我文曰邱觸也
邱與振古字通
徘徊於桂椒之間，翱翔於激水之

上，將擊芙蓉之精。
廣雅曰菁華也
精與菁古字通
獵蕙草，離秦衡，

蕙楊。
楚詞曰露申新夷飛林薄願顧古曰新夷一名留夷即上林賦雜以
留夷也易曰枯楊生稊玉瑀曰稊者楊之旁也稊與夷同徒奚切

迴穴衝陵，蕭條衆芳，然後倘佯
羊
中庭，北上玉堂，躋于羅帷，經于洞房，迺得爲大王之風也。
說苑雅門周說孟嘗君曰
下羅帷來清風楚辭曰躋

容修態
互洞房
故其風中人，狀直憺悽淋慄，清涼增欬，
素問曰若汗出逢虛風其中人也楚詞曰憺悽增欬鄭玄曰憺
慄也說文曰憺痛也錯感切憺寒貌毛萇詩傳曰慄冽寒氣也

謂大王之雄風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

庶人之風，塤然起於窮巷之間，堀窟擗揚塵，
塤然風起之貌也一孔切堀窟風動塵也廣雅曰堀窟
也淮南子曰擗塵而擗塵許慎曰堀窟塵也堀窟切

勃鬱煩冤，衝孔襲門。
勃鬱煩冤風迴旋之貌司
馬彪莊子注曰襲入也
動沙塤，吹死灰，

駭溷濁，揚腐餘，
駭雅曰駭起
也言風之來
既起溷濁之處又舉揚腐臭之餘家語孔子曰惜
其腐餘而務施仁人之偶也溷溷切腐扶甫切

邪薄入襲牖，至於室廬。
禮記孔子曰備
有透戶襲關
故其風中人，狀直
溷溷鬱邑，毆溫致濕，
楚詞注曰溷溷而溷也毆古駟字素問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又曰中央生濕濕生土也言此風毆溷

詞卻有無窮餘味

因秋與感發不真如惜季然之耳其詞旨可憐胡鳥園

以二毛與賦所謂秋者此詩

迎春與嗟託言歸志

孫評文選 卷二

濕氣來令致濕病也 中心慘怛，生病造熱。慘也憂勞也慘錯感切方言曰也痛也素問黃帝問岐伯曰人傷於寒而轉為熱何也曰夫寒盛則生於熱也 中脣為脣，彰得目

為蔑，說文曰脰脰也呂氏春秋曰氣鬱處目則為蔑為 哈醋嗽獲，死生不卒。哈醋嗽獲中風人口動之貌風疾既甚言死而未即死言生而又疾也故云

不卒說文曰哈食也醋齧也士白切嗽也山角切 聲類曰噉大噉也宏麥切獲與噉古字通卒七忽切 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秋興賦 并序

潘安仁 劉熙釋名曰秋就也言萬物就成也與者感秋而與此賦故因名之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十四年晉武帝太始十四年也左氏傳宋襄公曰不佞二毛杜預曰二毛頭白有二色也 以太尉掾

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戴榮緒晉書云賈充為太尉又曰岳為賈掾漢書曰朔門儀射秩比右虎賁中郎將省合在何處有人答云無省當時殊迷旨問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敘云乘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云嗟嗟劉謙之晉紀云玄欲復虎賁中郎將擬訪之僚屬咸莫能定參軍劉劭之對潘岳秋興賦敘云乘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以言之是也

高閣連雲，陽景罕曜。言閣之高而且深 故曰罕曜其中 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游處。珥猶插也蔡

中常侍加貂附蟬鄭玄禮記注曰嬰重衣也漢書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為巫在於綺襦紈袴之間嬰趨賦曰感平生之遊處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野人皆滄岳

氏春秋田替曰若夫偃息之義則未聞也苑暉後漢書曰王翁歸居止茅屋蓬戶於衡曰山種菜菜名曰茂林 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胡快切毛

上農夫食九人尹文子 曰魏田父有耕於野者 攝官承乏，猥廁朝列，左氏傳韓厥謂齊侯曰敢嘗不敬攝官承乏者 謂為曰廁次也雜也禮記曰爵祿有列於朝 夙興晏寢，匪遑

曰魏田父有耕於野者 攝官承乏，猥廁朝列，左氏傳韓厥謂齊侯曰敢嘗不敬攝官承乏者 謂為曰廁次也雜也禮記曰爵祿有列於朝 夙興晏寢，匪遑

此賦所由作也

以盛衰一借九辨之詞說入

前牛與感之由後牛與感之與感乃因秋中感全在得方一轉寫秋處然動人此

底寧毛詩曰夙興夜寐又曰不遑寧處

等也此文曰慨太息也字林曰慨壯士不得志也許既切

兮萬物紛以迴薄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兮代序鷗鳥賦曰萬物迴薄

託字林曰薄更別稱上更切周易曰時育萬物

感冬素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布而生也呂氏春秋曰春氣至則草木產利氣

雖末士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子曰有榮悴者必求慈悴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

秋之爲氣也王逸注曰榮氣聊辰歲將暮也

應瑟兮陰氣促急風暴疾也

草木搖落花葉隕落肥潤去也

而變衰形體易色枝枯槁也

慄慄之戀兮言懷思慕戀徒侶也

遠行有羈旅之憤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曰羈寄旅客

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色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加川之流也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臨齊國乃

也物有必至事有當然焉有悲老而哀死古無死古之樂也君何有焉懷遠悼近齊景之謂也

彼四惑之疚心兮遭一塗而難忍心疚鄭玄曰疚病也

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野有歸燕隰有翔隼

楚辭曰燕翩翩其辭歸鶯之鳥通呼曰隼一曰鷗春化為布穀文字曰鶯年未擊羅網不得

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筆翰

于時秋也故以秋與命篇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記事於物其辭曰四時忽其代序

覽花蒔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

感冬素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

雖末士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

秋之爲氣也應瑟兮

草木搖落而變衰

慄慄之戀兮遠行有羈旅之憤

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

也物有必至事有當然焉有悲老而哀死古無死古之樂也君何有焉懷遠悼近齊景之謂也

彼四惑之疚心兮遭一塗而難忍

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

野有歸燕隰有翔隼於是迺屏輕箑

甲釋纖綺呂氏春秋曰冬不用裘傳曰縵細也縵細葛也

藉莞蒹若御袷衣

庭樹檄以灑落

也高誘曰蓬扇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縵細也縵細葛也

正房轉耳
處作勢耳

以始見二
毛而與通
所感此秋
一籍之閱
而此與也
鑄在此後
牛轉生後
文生後

孫評文選 卷二

兮，勁風戾而吹帷，戾枝空之貌所隔蟬嘒嘒而寒吟兮，鴈飄飄而南飛。毛詩曰楚彼柳斯鳴蜩嘒嘒

風飄飄而南游天晃朗以彌高兮，日悠陽而浸微。言秋日天氣高朗晃朗明貌悠陽日入貌杜篤王于比

隱隱而南游何微陽之短晷，覺涼夜之方永。言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毛詩曰月朧朧以合光

兮，露淒淒以凝冷，淒淒淒淒欲明也熠燿燿於階闔兮，蟋蟀鳴乎軒屏。毛詩曰熠燿燿行毛詩曰

曰蟋蟀在堂毛詩曰蟋蟀在堂獨展轉於華省，王逸楚辭注曰歇介執節守度毛詩曰歇介望流火之餘景，毛詩曰

火毛詩曰大宵耿介而不寐兮，楚辭曰歲忽忽而道盡毛長詩傳曰道移也廣雅曰道急也斑鬢影承弁兮，毛詩曰素髮颯

以垂領。服虔通俗文曰髮垂而影方料切說文曰白髮髮離仰羣儁之逸軌兮，王逸楚辭注曰歇介執節守度毛詩曰歇介攀雲漢以游騁，毛詩曰登春臺

之熙熙兮，廣雅曰煇理金貂之爛爛。高閣雲霓升之以攀雲漢也言羣儁自致高遠老子曰衆人熙熙如享太宰如登春臺漢書

荀趣舍之殊塗兮，庸詎識其躁靜？六辨太公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司馬遷書曰趣舍異路莊子

子曰重為輕聞至人之休風兮，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齊天地於一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

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郭象曰夫自是非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獨為非指矣此以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

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非非真者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

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則天下無非何以明其然若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

之者也今是非紛然觀風明此區區各信其偏見而同一於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

忽念歸來
之所與來
收所得也
之秋也
字之結

尋月等賦
秀色可餐
人已脫盡
人另為一
格此精假

大寧而天下萬物各當其分
同於自得而無是非也
彼知安而忘危兮，故出生而入死。
周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老子曰出生入死
韓子曰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生卒之謂

入故曰出
生入死也
行投趾於容跡兮，殆不踐而獲底。闕側足以及泉兮，雖猴援而不履。
言人之
行投趾

在乎容跡之地近不踐而獲安若以足外為無用欲闕之及泉雖則捷者猴援亦不能履也莊子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
而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
明矣郭璞爾雅
注曰底止也

龜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於綠水。
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二大夫往聘莊子曰願以境內
累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市內

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竊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
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矣
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厲。
衽襟也
字林曰

耕東臯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
水田曰臯東者取其春意漢書鄧明曰將歸東陸之學修農圃
之禮張晏曰隱耕臯澤之中阮籍奏詔曰將耕東臯之陽輸黍

灑秋水之涓涓兮，玩游儻之激。
灑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也激激澗貌也西夷切遊遙乎山川之

阿，放曠乎人間之世。
莊子有逍遙游篇司馬彪曰言逍遙無為者能游大道也又有人間世篇司馬彪曰言處人間之宜居
亂世之理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事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為能唯變所適而何足

累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
卒歲王雱曰言優游以終歲也

雪賦
說文曰雪凝雨也釋名曰雪凝也水下遇寒而凝凝然下也
曾子曰陰氣凝而為雪五經通訓曰春洩氣為雨寒凝為雪

謝惠連
沈約宋書曰謝惠連陳郡陽夏人也幼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如知
賞本州辟主簿不就後為司徒彭城王法曹為雪賦以高麗見奇年二十七卒

孫評文選 卷二 一一三

歲將暮，時既昏，毛詩曰歲亦暮止劉向七言日時將昏暮白日午暮矣也。

寒風積，愁雲繁。莊子曰風積不厚則其負大氣也無力傳玄詩曰浮伶風雲含愁色悲風坐自嘆班婕妤好搦素

賦曰軒而結步對雲之浮沈然疑此賦非婕妤之文行來已久故兼引之。

梁王不悅，游於兔園。此假主客以為辭也漢書曰梁孝王文帝子也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築築苑囿也。

相如末至，居客之右。漢書曰相如客

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又曰枚乘為弘農都尉去官游梁

俄而微霰零，密雪下。莊子曰俄而死王彌家語注曰俄有頃也。

王迺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

相如於

秘思，騁子妍辭，俛色揣稱，為寡人賦之。鄭玄周禮注曰俛等也莫侯切說文曰揣量也初委切爾雅曰稱好也老子曰王公自謂孤寡不穀。

授簡於司馬大夫。言大夫尊之也國語越王勾踐曰奇聞于大夫

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孝經曰曾子雖席公羊曰逡巡北

西域。孟子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劉熙曰雪宮

岐昌發詠於來思，姬滿申歌於黃竹。岐周所居昌文王名

以幽蘭儷曲。毛詩曹風曰蟋蟀掘開麻衣如雪宋玉諷賦曰管氏行至主人獨有一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袁丈

則表沴於陰德。左氏傳曰凡平地尺為大雪毛萸詩傳曰豐年之冬必有積雪金匱曰武王伐紂都落邑未成雨雪十餘日深

雪之時義遠矣，哉請言其始。若迺玄律窮，嚴氣升。禮記曰季冬之月天地始肅鄭玄曰肅嚴

焦溪澗，湯谷凝。酈元水經注曰焦泉發于天門之左南流成溪謂之焦泉盛弘之

急之氣也孟冬之月天氣上騰夏候

孝若寒雪賦曰嚴氣占殺玄澤開凝

荆州記曰南陽郡城北有紫山東有一水冬夏常溫因名湯谷也

司馬結教 宜局結教 止自如之 妙中假前 相如格以 人為如正 文以如正 爲此風三 廚與此風 三

混染有情好 觀染有為情 總以分三 人為分三 各以全起 以相承起 以相承起 以相承起 大就相承起 義以相承起 以相承起 之與感結

如生二殿
又申言人
先以盛寒
次及雲之
等之正賦
也玩之乃
所以感而

狀壁之句
兼得其形
非自移

火井滅溫泉冰。博物志曰盛州火井諸葛亮往視後火轉盛以盆貯水衰之得後人以火投井火即滅

風不興。風在南海外常有火風夏日則焚殺其過鳥也呂氏春秋曰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高誘曰一曰颶風北戶墜扉裸

壤垂繪。毛詩曰浮雲蔽風空向墜戶毛長曰向北出嶺也墜塗也東

李陸歐曰得萬里兮度沙漠後漢書袁安議曰今朔漠旣定楊泉物理論曰風怒則飛沙揚

連氣累霧揜日韜霞。韓詩曰先集惟霏薛君曰

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韓詩曰先集惟霏薛君曰

其為狀也散漫交錯氣氳蕭索。王逸楚辭注

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始緣薨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杜預

初便娟於墀廡未縈盈於帷席。便娟蔡盈雲迴委之貌楚辭曰嫵娟修

既因方而為珪亦遇圓而成璧。廣雅曰珪圓也

臺如重壁逶似連璐。廣雅曰璐練也

皓鶴奪鮮白鷗失素。切韻經云鶴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後二千年大毛

若迺積素未虧白日朝鮮。

爛兮若燭龍銜耀照崑崙。山海經曰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其暎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楚辭

總儀貌四句然培無
遠包後入
媛玩一段
足情兼是

風月旁觀
此段感興
於六義與
與正以爲
王望闕之
思成由也
而動也

二歌重
後歌以
六義稱
也義屬
比於白

之神名曰燭陰郭璞曰即燭龍也詩含神術曰天不足西北
無有陰陽故有龍御火精以照天門中也崑山曰見上文
爾其流滴垂冰，緣雷承隅，日霰屬宇也。粲兮若馮

夷，剖蚌列明珠。莊子曰夫馮馮夷得之遊大川杓杓于釋鬼籍曰馮夷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度河溺死至夫續紛

繁驚之貌，皓汗皦皦之儀，迴散縈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固展轉而無窮，嗟難得

而備知。若迺申娛翫之無已，夜幽靜而多懷，風觸楹而轉響，月承幌而通暉。包氏論

稅考梁上楹也說文曰楹柱也承上也文字集略曰楹以帛明也酌湘吳之醇酎，御狐貉之兼衣。吳錄曰湘川鄱陽縣水以作酒有名吳與烏程縣若下酒有名鴈酎已見魏都賦論語曰狐貉

者飽而知飢温而知寒公曰善出糞發粟以與飢人夏侯孝著寒雪賦曰既增覆而累積又加裘而兼衣對庭鷗之雙舞，瞻

雲鴈之孤飛。西京雜記曰公孫乘月賦曰鷗鷗舞於蘭渚鸞鳴於西堂踐霜雪之交積，憐枝葉之相違，馳遙思於千里，願

接手而同歸。杜篤樂瑤頌曰千里遙思展轉反側毛詩曰攜手同歸鄒陽聞之，慙然心服。莊子曰子貢慙然慙又曰使人以心服而不致許說文曰慙煩也蒼頡曰悶也莫本切

有懷妍唱，敬接末曲。於是迺作而賦積雪之歌，歌曰：『攜佳人兮披重幄，援綺衾

兮坐芳縵，燎薰鑪兮炳明燭，酌桂酒兮揚清曲。』漢武帝秋風辭曰攜佳人兮不能忘劉向有素纈

續而爲白雪之歌，歌曰：『曲旣揚兮酒旣陳，朱顏醜兮思自親，楚辭曰美人旣醉朱顏隨王逸

願低帷以昵枕，念解珮而褰紳。呢近也褰奪衣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紳大帶也怨年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

寧見階上之白雪，豈鮮耀於陽春？楚辭曰無衣裘以御冬歌卒，王迺尋繹吟翫，撫覽扼

腕，

杖叔所稱
以與司馬
之賦正六
應此賦為
義賦之總
結

此賦與小
謝略向更
無形借略
為只寫月
語賦之情
夜至此自
賦逸品也
局與雲立
同與端賦
多意生憂
金驚情致

腕，毛萇詩傳曰釋悅也方言曰釋理也說文曰扼把也鄭玄曰腕掌後節也史記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以言顧謂枚叔起而為亂。一賦之終也亂曰：「白羽

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孟子曰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也歟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歟劉照

昔子昔子以為未若茲雪，因時興滅，言隨時玄陰凝不昧其潔，太陽曜不固其節。察雅述行賦曰

零雨集之秦秦正歷曰日太陽也節豈我名潔豈我貞憑雲陸降從風飄零，值物賦象，任地班形。任猶

素因遇立，汚隨染成，汚猶相染縱心皓然，何慮何營？」歸田賦曰有縱心於域外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

剛以直養而無害則養於天地之間鴻安丘嚴平頌曰無營無欲澹爾淵清

月賦周易曰坎為月陰精也鄭玄曰臣象也廣雅云夜光謂之月月御謂之望舒說文曰月者太陰之精釋名日月闕也晉有時盈有時闕也

謝希逸沈約宋書曰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也太常弘微子也年七歲能屬文仕至光祿大夫泰初二年卒時年三十六諡曰靈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代

陳王初喪應劉，假設陳王應劉以起賦端也陳王曹植也應劉應瑒劉楨也魏文帝書端憂多暇，日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孫卿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綠苔生閣，

芳塵凝樹，言無復娛遊故綠苔生而芳塵凝也高誘注淮南子曰蒼苔水衣悄焉疚懷，不怡中夜。毛詩曰憂心悄

蓋秋阪，入學習吹王逸楚辭注曰騰咆也禮記曰季秋臨濬壑而怨遙，登崇岫而傷遠。于時斜漢左界，北

總遺傷
正爲二
伏筆法
好歌自

前寫月
故賞次
後言與
全在二
升出由
相照應
後自也

寫月處
幾語後
以月夜
視景以
入勝引

孫評文選 卷二

陸南躔杜預曰陸道也漢書曰冬則南夏則北漢書音義章疏曰躔處也亦文也方音曰運爲躔躔行也白露曖空素

月流天長歌行曰昭昭素明月輝光燭我牀沈吟齊章殷勤陳篇楚辭曰章欲兮吟吟毛詩齊風曰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國兮又陳風曰月出皎兮後人恨兮抽毫進牘

以命仲宣此假王仲宣也毫筆毫也文賦曰或含毫而穎然說文曰履書履也仲宣跪而稱曰陸類曰跪崇也跪乘委切陸奇几切臣東鄙幽介長自

丘樊仲宣山陽人故云東鄙戰國策范雎謂蘇王曰臣東鄙幽介長自味道懵學孤奉明恩說文曰懵目不明也莫爾切臣聞沈潛既義

高明既經尚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孔安國曰沈潛謂地高日以陽德月以陰靈春秋說題辭曰陽精爲日易歸終備曰日之既陽德消鄭玄曰

日既明也春秋感精符云月者陰之精擅扶光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扶光扶桑之光也東沼湯谷也若英若木之英也西冥味谷也月盛於東故曰擅始生於西故曰嗣山海經曰滌谷

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張衡靈寤曰月者陰精之宗積成爲獸象兔形春秋元命苞曰月之爲言謂也兩說蟾蜍與兔者陰陽變居明陽之制陰陰之俯陽張泉觀象賦曰漸臺可升自注曰漸臺天臺之名四星在織女

東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而奔月注曰常娥羿妻也歸藏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藥奔月月論語曰皇皇后帝張泉觀象賦曰寥寥帝星自注云帝庭謂太微宮也春秋元命苞曰太微爲天庭

冲說文曰腦朔而月見東方緒胸然眺睇而月見西方也朏月未成光魄然也尚書五行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朏則王侯奢也朔而月見東方謂之朏朏則王侯肅鄭玄曰眺條達行疾貌也警閭謂腦朏失度則警人君有所闕德示冲言朏魄得所

成魄是以帝有三銀也腦大鳥切朏芳尾切順辰通燭從星澤風辰十二辰言月順之以下照天也淮南子曰辰而行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以雨孔安國尚書

傳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然澤則雨也增華台室揚采軒宮台室三公位軒宮軒轅之宮史記曰中宮文昌

色則君臣和也淮南子曰軒轅委照而吳業昌淪精而漢道融吳錄曰長沙桓王名策武烈長子母吳氏有身夢下

者帝妣之舍高誦曰軒轅星名

王君切陳
言歡安先
在悲涼正
想處出著
乾收行

湖月尺歌
與前怨遠
傷兩相映
妙在合當
不情不難
之即先傷

母昌盛也
融明也

若夫氣霽地表，雲斂天末，說文曰霽雨止也西京賦曰
眇天末以遠斯霽才計切

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楚辭曰洞庭
波兮木葉下

菊散芳於山椒，鴈流哀於江瀨，禮記曰仲秋菊有黃華王逸楚辭注曰土高四墮曰椒漢書武帝傷
李夫人賦曰釋子馬於山椒山椒山頂也說文曰澗水流沙上也

列宿掩綉，長河韜映，楚辭曰若列宿之錯置說
文曰綉繁采飾也毛詩曰

升清質

之悠悠，降澄輝之藹藹，楚辭曰白日出兮修修長門賦曰
望中庭之藹藹若季秋之降霜

連觀霜縞，周除冰淨，觀宮觀也徐幹七喻曰連
觀飛榭說文曰除殿陛也

君王

俾彼雲漢毛蕤
曰雲漢天河也

柔祇雪凝，圓靈水鏡，柔祇地也
圓靈天也

去燭房，即

酒獸晨懽，樂宵宴，收妙舞，弛清縣，邊讓章華臺賦曰妙舞麗於鳴阿長笛賦曰響蕤池縣周禮
曰大鼓弛縣鄭玄曰弛釋也字林曰弛解也韋昭曰弛廢也

親懿莫從，羈孤遞進，詩曰鶴鳴九皋臯禽
鶴也抱朴子曰峻嶺

親

月殿芳酒登，鳴琴薦，若迺涼夜自淒，風篁成韻，篁竹叢生也
風篁風吹篁也

聆臯禽之夕聞，聽朔管之秋引，詩曰鶴鳴九皋臯禽
鶴也抱朴子曰峻嶺

親

於是一絃桐練響，音容選和，絃桐琴也埋蒼曰練擇也練與揀音義同桓譚
新論曰神農始削桐為琴練絲為絃侯埃筆賦

防靈臺古曲也文賦曰寤防靈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房與防古

聲林

於是一絃桐練響，音容選和，防靈臺古曲也文賦曰寤防靈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房與防古

防靈臺古曲也文賦曰寤防靈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房與防古

聲林

於是一絃桐練響，音容選和，防靈臺古曲也文賦曰寤防靈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房與防古

防靈臺古曲也文賦曰寤防靈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房與防古

聲林

於是一絃桐練響，音容選和，防靈臺古曲也文賦曰寤防靈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房與防古

防靈臺古曲也文賦曰寤防靈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房與防古

聲林

於是一絃桐練響，音容選和，防靈臺古曲也文賦曰寤防靈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房與防古

防靈臺古曲也文賦曰寤防靈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房與防古

聲林

於是一絃桐練響，音容選和，防靈臺古曲也文賦曰寤防靈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房與防古

防靈臺古曲也文賦曰寤防靈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房與防古

聲林

於是一絃桐練響，音容選和，防靈臺古曲也文賦曰寤防靈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房與防古

防靈臺古曲也文賦曰寤防靈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房與防古

聲林

於是一絃桐練響，音容選和，防靈臺古曲也文賦曰寤防靈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房與防古

防靈臺古曲也文賦曰寤防靈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房與防古

聲林

於是一絃桐練響，音容選和，防靈臺古曲也文賦曰寤防靈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房與防古

防靈臺古曲也文賦曰寤防靈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房與防古

聲林

於是一絃桐練響，音容選和，防靈臺古曲也文賦曰寤防靈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房與防古

防靈臺古曲也文賦曰寤防靈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房與防古

聲林

孫評文選 卷二

其遠次意
美入亦之
發念友之
意

賦也然敘
高唐列女
等賦以序
是賦成中
答成文韻
同如用韻
賦等鳥之
序由耳乃
因賦非與
鵬鳥也賦
法鵬鳥賦
同須分長
別

孫評文選 卷二

畢，滿堂變容，迴遑如失。說文曰滿堂欲酒莊子于其曰夫子見之變容失色又稱歌曰：『月既沒兮露

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楚辭曰歲既晏兮孰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楚辭曰與佳人期兮夕張又曰微霜兮夜降魏文帝善哉行曰谿谷

陳玉曰：『善。』迺命執事獻壽羞壁。左氏傳原成叔曰敢私於執事史記曰平原君以千金為當運壽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持白璧百雙聘莊子敬

佩玉音，復之無斲。毛詩曰無金玉爾音尚克我有周歌無爾雅曰斲獸也

鳥獸爾雅曰兩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食即鳥也

鵬鳥賦 并序

賈誼 漢書曰賈誼洛陽人也年十八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太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後文帝召為博士為絳灌馮敬之屬嘗之於是天子疎之以為長沙王傅然賈生英特弱齡秀發縱橫海之巨鱗矯沖天之逸翰而不參謀

棘響贊道槐庭虛離勝缺爰傳卑土發憤嗟命不亦宜乎而班固謂之未為不達斯言過矣

誼為長沙王傅，漢書云誼為長沙王傅三年鵬入誼舍又云後歲餘文帝思誼徵拜為梁王傅然文帝之世王長沙者唯

三年有鵬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鵬似鴉，不祥鳥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曰有鳥小如雞體有文色上俗因形名之曰鵬不能遠飛行不出域

誼既以謫居長沙，諫昭曰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迺為賦以自廣。

其辭曰：『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爾雅曰太歲在卯曰單闕徐廣曰文帝六年歲在丁卯庚子日斜兮鵬集予舍，

妖切干 自廣自 寬也

者

只爲吉凶
死生之故
能脫以所
以釋賦也
自廣也

前云禍福
後云死生
以解照凶
二字也

李奇曰日
酉斜時也

止于坐隅兮貌甚閑暇閑暇不驚恐也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萃集也發書占之兮讖

言其度說文曰讖驗也有徵驗之書河洛所出書曰讖

曰「野鳥入室兮主將人去，請問于鵬兮予去何之？」善曰鵬鳥

也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予其期。」淹遲也速疾也謂鵬迺歎息舉首奮翼

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請以臆中之事以對也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鵬冠子曰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

或推而還，如淳曰斗轉也善曰鵬冠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韋昭曰而知也蘇林曰轉續相傳與也嬗音轉如綢緝之駭化也或曰嬗相連也勿穆

無窮兮胡可勝言？勿穆不可分別也顏師古曰勿穆微深也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鵬冠子曰倚福乎禍之所伏老子注曰倚因也聖人遭禍而能悔過實已修善則禍去福來也中入得福而爲驕恣則福去而禍來也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鵬冠子曰憂喜聚門吉凶同域或作最

今言皆在門者好彼吳强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鵬冠子曰夫反爲得成反爲敗吳大兵

闔閭固且死，昔其子夫差曰必無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欲先矣夫發在伐之越蓋諫曰不可王曰已決之矣

遂與師吳王聞之悉精兵以伐越越之夫椒越王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吳師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于故至於此爲之奈

何范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遠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

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爲臣妻妾吳王將許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吳王不聽卒許越平句踐自會稽

歸指宿其士民伐吳大破吳因留圍之三年越遂棲吳王於姑蘇山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赦面曰吾無以見子胥也高

誘淮南子注云山處曰棲越滅吳稱霸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應劭曰李斯西游於秦身登相位二世時爲趙高所讒身被五刑傅說胥靡兮迺相武丁，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屨屨立作相孔安國曰傅氏之屨道所經有泗水壞道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莊子曰夫道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

命字為一
道字為一
本乎天推
見道者為
先知命者
乃之說後
命者之知

達人二字
喚起下文
大人至觀
真所以大
正與德人
無異相呼
德亦曰老
此宗旨

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闕冠子曰終則有始孰知其極老子道德經曰孰知其極河上

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迴薄兮振盪相轉。言矢飛水流各有常度萬物所激或旱或遠斯則萬

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天不可須臾兮道不

可預謀，闕冠子曰天不可預慮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闕冠子曰遲速止息必中參伍焉識其時見下文也且夫天地為鑪兮造化

為工，莊子子黎曰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器乎而往不可說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莊子曰人之

何足控搏？控搏愛生之意也孟康曰控引也搏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負惜也如淳曰搏音團或作搗音灼曰許慎云搗與

何足控搏？控搏愛生之意也孟康曰控引也搏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負惜也如淳曰搏音團或作搗音灼曰許慎云搗與

何足控搏？控搏愛生之意也孟康曰控引也搏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負惜也如淳曰搏音團或作搗音灼曰許慎云搗與

何足控搏？控搏愛生之意也孟康曰控引也搏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負惜也如淳曰搏音團或作搗音灼曰許慎云搗與

何足控搏？控搏愛生之意也孟康曰控引也搏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負惜也如淳曰搏音團或作搗音灼曰許慎云搗與

何足控搏？控搏愛生之意也孟康曰控引也搏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負惜也如淳曰搏音團或作搗音灼曰許慎云搗與

何足控搏？控搏愛生之意也孟康曰控引也搏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負惜也如淳曰搏音團或作搗音灼曰許慎云搗與

何足控搏？控搏愛生之意也孟康曰控引也搏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負惜也如淳曰搏音團或作搗音灼曰許慎云搗與

何足控搏？控搏愛生之意也孟康曰控引也搏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負惜也如淳曰搏音團或作搗音灼曰許慎云搗與

何足控搏？控搏愛生之意也孟康曰控引也搏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負惜也如淳曰搏音團或作搗音灼曰許慎云搗與

何足控搏？控搏愛生之意也孟康曰控引也搏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負惜也如淳曰搏音團或作搗音灼曰許慎云搗與

何足控搏？控搏愛生之意也孟康曰控引也搏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負惜也如淳曰搏音團或作搗音灼曰許慎云搗與

運點道字
乃所以知
命而不憂
也論之文
不入其辭
以其言之
頭透也誰
可謂家不
謂感字

全是寄託
之詞分明
為才人寫
照正平氣
不免有穿

大人者與天
地合其德
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莊子曰不肯俗俗窘
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莊子曰不離於真謂

聯曰形體若槁木似遺物而立於獨也鵝冠
子曰聖人捐物又曰至人不遺物與道俱
眾人惑惑兮好惡積億李奇曰惑惑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
真人恬

漠兮獨與道息文子曰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也莊子
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道德之至也
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莊子云仲尼問於顏回曰

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此謂坐忘司馬彪曰坐而自忘其身
老子曰燕處超然莊子曰南伯子綦曰嗟乎我悲人之自喪
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寥廓忽荒元氣未分之貌廣雅

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孟康曰易坎為險遇險難而止也張晏曰坻水中小洲也坻
或為坎又曰易明夷則仕險難則隱鵝冠子曰乘流以逝
縱軀委命兮不

私與己鵝冠子曰縱軀
委命與時往來
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莊子曰其生若

不繫之舟莊子若勝曰其居也淵而靜其唯人
心乎鵝冠子曰泛泛乎者不繫之舟
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鄧展曰自寶自貴也鄭氏曰遺

若不繫之舟
虛而遺遊
德人無累知命不憂莊子苑風曰願聞德人淳芒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也又曰
聖人循天之理故無天災故無物累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足以疑鵝冠子曰細故梁簡矣足以疑梁簡與帶
亦古字通張揖于虛賦注曰帶芥刺艱也

鸚鵡賦井序山海經曰黃山有鳥其狀如鸚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
鸚鵡也注曰舌似小兒舌脚指前後各兩鸚一作鸚莫口切

爾正平范曄後漢書曰爾爾字正平平原人也少有才辯而尙氣傲曹操欲見之不肯往操愾怒而以才名不欲殺之
送劉表後復侮慢於表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長子射為韋陵太守尤善於衡射大

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禮於衡前曰願先生賦
之衡澹筆而作辭彩甚麗後黃祖殺之時年二十六

此為一籍大
意發樂有

能言此鳥之
所為也

既以能言
而見其機

而避其機
意處者用是

漢或作美
前由來中
其至有感
而遂與後
思明命為
已寫照

時黃祖太子射亦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禰處士」處士者隱居故

也今日無用娛賓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慧聰善羽族之可貴與引曰來儀集願先生

為之賦使四坐咸共榮觀不亦可乎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衡因為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其辭曰「惟西域之靈鳥兮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兮合火德之明輝西域

謂謂堪出此鳥也老子曰以輔萬物之自然河上公曰輔萬物自然之性也西方為金毛有白者故曰金精南方為火為赤者故曰火德蹄藏殷筮曰金水之子其名曰羽蒙是生百鳥蒙是月令章句曰天官五獸前有朱雀鸚鵡火之體也性辯慧而

能言兮才聰明以識機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王故其嬉游高峻栖踣幽深說文曰嬉樂也踣立也飛不

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觜綠衣翠衿說文曰紺深青而淺赤也咬咬好音韓詩曰采采衣服薛君曰采采盛貌也韻略曰咬咬

睨睨黃鳥載好其音雖同族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焉比德於衆禽於是

羨芳聲之遠暢偉靈表之可嘉命虞人於隴坻詔伯益於流沙漢書書義應劭曰天水有大阪曰隴坻尚書帝曰益汝作朕虞

孔安國曰伯益也掌山澤官也尚書曰導弱水餘波入于流沙

文字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即無以得鳥也且其容止閑暇守植安停鸚鵡賦曰貌甚閑暇王逸選辭注曰植志也逼之不懼撫

之不驚鸚鵡賦曰知真寧順從以遠害不違迕以喪生毛詩序曰君子全身遠害故獻全者受賞而傷肌

者被刑爾迺歸窮委命離羣喪侶委命已見上文禮記曰離羣索居閉以雕籠翦其翹羽淮南子曰天下以鳥之籠何又失鳥之有

中段寫鳥
以心感而
至心感
無感

後段具
知無自
如其有
託命於
正事已
正事已
託命於
正事已

乎然猶所以盛鳥

流飄萬里，崎嶇重阻。嶽者曰峻，不也。崎去奇切，嶇音驅。

踰岷越障，載糶寒暑。岷障三山名，在蜀郡五道。岷山在蜀郡五道。

西陵縣屬，西蓋因山立名也。毛詩曰：二月初吉，載糶寒暑。一曰障亭障也。

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有以託意也。時為曹操所迫，故寄意以申情。家語曰：女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漢書：郭都

身固當奉職也。

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羈旅。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女適人，臣事君，逢禍患，尚棲遲羈旅也。羈旅已見上文。

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薛君緯詩章句曰：鳥微物也。就文曰：馴順也。漢書：音義應劭曰：擾順也。

而延佇。

眷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延佇。楚辭曰：情愴而延佇。

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險巇。禮斗威儀曰：天其殺命，不得極其數。楚辭曰：何周。之肉腥，腥將焉用之。孔安國尚書傳曰：腥臭也。

危，周易孔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

危，周易孔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危，周易孔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

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

儀，天子之國故曰下也。懼名實之不副，恥才能之無奇。莊子許由曰：名者實之賓，羨西都之沃壤，識苦樂之

異宜。西都長安也。鷓鴣首長安。樂自古有之，未詳所見。懷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稱斯。斯此也。此長安也。言類彼鳥馬而懷代越之思。故亦每言而稱此古詩曰：代馬依北風，越鳥巢

南若迺少昊司辰，蓐收整轡。禮記曰：孟秋之月，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嚴霜初降，涼風蕭瑟。楚詞曰：冬又嚴霜。長吟遠慕，哀鳴感類。

哀鳴感類，音聲悽以激揚，容貌慘以顛頽。漢書谷永上疏曰：贊命之巨孽，申之以嚴霜。長吟遠慕，見之者隕淚。

放臣為之屢歎，棄妻為之獻欸。放臣，棄妻，風原安妻之徒。王逸楚詞注曰：獻欸，啼聲。

感平生

見之者隕淚，

放臣為之屢歎，

棄妻為之獻欸。

感平生

見之者隕淚，

放臣為之屢歎，

棄妻為之獻欸。

感平生

見之者隕淚，

放臣為之屢歎，

棄妻為之獻欸。

感平生

見之者隕淚，

放臣為之屢歎，

棄妻為之獻欸。

感平生

見之者隕淚，

放臣為之屢歎，

善處身處
樊籠欲歸
不得託命
不為正平
之思苦平
具焉苦平
可終焉苦
哀也

亦是體鶴
賦才一鶴
以枝茂自
一不減先
平而亦正
於體物而
味於自處

之游處，若墟篋之相須，論語曰君子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毛詩曰伯氏吹簫仲氏吹篋毛萇曰土曰墟竹曰篋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

淮南子曰自異者視之肝膽胡越也高誘曰胡越喻遠順籠檻以俯仰，闕戶牖以踟躕，說文曰櫛厚室之疏也櫛關檻也王逸楚詞注曰從日櫛橫曰櫛說文曰履穿壁以爲牖也韓詩曰搔首

踟躕薛君曰踟躕踟躕也也踟躕知切踟躕踟躕切想崑山之高嶽，思鄧林之扶疏，班固漢書贊高本紀云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死其杖化為鄧林上林賦曰垂條

扶疏扶疏曰豈不復歸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韓詩外傳蓋乘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

賤之薄軀，楚詞曰蜂蟻微命力何固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論語子曰守死善道毛詩曰飲報之德司馬遷書曰教其孱愚恃隆恩於既

往，庶彌久而不渝。逾變也感恩久不變也

鶴鷄賦并序○毛詩曰肇九彼桃蟲詩義疏曰桃蟲今鷓鴣微小黃雀也鷓音焦鷓音遼人方

張茂先臧榮緒晉書曰張華字茂先涇陽人也少好文義博覽墳典爲太常博士轉兼中書耶雖

鷓鴣，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

漢書音義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易繫辭曰生生之謂易韓康伯曰陰陽轉易以化成生也色淺體陋，不爲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

呂氏春秋曰高節厲行物莫之害

繁滋族類，乘居匹游，列女傳姜后曰雖鳩之鳥猶未常見其乘居而匹遊翩翩然有以自樂也。翩翩自得之貌毛詩曰翩翩者

鷓鴣，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

哉

就中賦一
序正用反
以見意
處之不可
照用危
鳥之不用
以爲目
招出小爲
以爲小爲
結出爲尾

訂段言
的後言
的食只
序中意
淡無奇
有託氣
適託致
卻於

彼鷺鷥鵙鴻，孔雀翡翠，
說文曰鷺黃頭赤目五色皆備鵙鵙也山海經曰景山多鷺黑色多力鵙狀如鵙而文漢書
普養應劭曰雉曰翡翠曰翠異物志曰翡翠赤色大於翠顏監曰鳥各別異非雄雌異名也

或凌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
絕垠天邊之地也楚辭曰載赤霄
經垠天邊之地也楚辭曰載赤霄

翰舉足以冲天，背距足以自
王弼周易注曰翰高飛也史記楚莊王曰有鳥三年不盡張乃冲天張與飛同字
書曰沖中也呂氏春秋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西京賦曰翬距爲刀鋸

衛者？有用於人也。
綴繫前線也尚書
曰厥貫齒辜羽毛

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微而可以喻大，故賦之
云爾。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
易曰天地造生萬物咸成又曰造化道也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爲與造化
道遙楚辭曰多端膠加老子曰道生萬物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萬類

惟鷓鴣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
老子曰善攝生者不然而莊子
北海若曰吾受氣於陰陽

育翮翹之陋體，無玄黃以自
左氏傳臧僖伯曰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
器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不射古之制也

貴，鷓鴣猶俄翼，尙何懼於罾罟？
字林曰鷓鴣飛也說文
曰翹小飛也呼絲切
尉左氏傳然明曰見不仁者誅之如鷓鴣之逐鳥雀也爾雅曰晨風鷓也
鷹蒼

蒙籠，是焉游集，
孫子兵法曰林木
翳蒼草樹蒙籠

飛不飄颻，翔不翕習，
翕習
盛貌

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
莊子曰鷓鴣巢林不過一枝
孔安國尚書傳曰米食曰粒

不啜一食，不過數粒，棲無所滯，游無所盤，
爾雅曰
盤樂也

匪榮葭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
委命已見上文
淮南子曰守道順理伊茲禽之無知何

處身之似智？
莊子曰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鷓風深穴乎神
丘之下以避羶擊之患而會二蟲之無知也

不懷寶以賈害，不飾表以招累。
左氏傳曰虞
叔有玉與公

詳言衆鳥

以爲先親

意處也

來處也

層一組

以爲一組

奇形怪狀

用爲衆鳥

也

見大小之

子爲起處

之

賦物之法

賦物之法

賦物之法

賦物之法

求之弗獻既悔之曰周任有言匹夫無罪懷
璧其罪苦汚用此以買其害杜預曰買寶也靜
守約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文子曰約其所守
矜孔安國曰自賢曰矜淮南子曰因循

而任下周易曰簡易而天下之理得矣任自然以爲資無誘慕於世僞自然已見上文文子曰去其誘慕除其誘欲張湯曰遺
其術尙爲害真性傳殺七激曰排挫禮學該證世僞鵬

鷗介其翥距鵠鷺軼於雲際穆天子傳曰青鷗執大羊食豕鹿郭璞曰今鷗亦能食當鹿山海經曰鷗鷗
山多鷗郭璞曰似雉而大青色有角闕死乃止出上鷗言因翥距而爲人用也鷗鷗

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鳧與歸鴈又矯翼而增逝說苑曰魏文侯嗜晨鳧晨鳧之記曰楚人有
好以翳弓繳加歸鴈之上解嘲曰

爲戮於此世淮南子曰雁銜蘆而翔以備密繳抱朴子曰管倉銜蘆以避網
水牛結陣以御虎史記太史公曰英布不克於身爲世大戮蒼鷹鷺而受緤鸚鵡惠而入籠

音聲以順旨思摧翮而爲庸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鍾岱二山嶺之所產漢書曰趙地
鍾岱道近胡寇如淳曰鍾所在未

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左氏傳曰羊斟云疇昔之羊子爲
政社預曰疇昔猶前日也尙書曰

自致漢書曰條枝國
臨西海有大鳥提挈萬里飄颻逼畏漢書曰左
提有挈夫唯體大妨物而形瓌足瑋也陰陽

陶蒸萬品一區文子老子曰陰陽陶
治萬物蒸氣出貌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鷓鴣巢於蚊睫接大鵬彌乎天

隅晏子春秋景公曰天下有極細者乎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蚊睫再飛而蚊不爲驚臣不知其
名而東海有通者命曰鷓鴣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鵬化而爲鷓鴣而飛翼者垂天之雲將以上方不足而下

從容

海鳥鷓鴣

避風而至

雖蒙幸於今日

未若疇昔之從容

自致

六德之旨
類推其餘
也亦可以
矣

賦已覽之
馬妙有安
骨合風
頤得其
名之旨
出語與
真金錯
來近文
雅都近
之雅得
立言

歷序本
不支不
周全不
有體

比有餘，莊子曰長者不為有
餘短者不為不足
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則差數
親矣歸田賦曰安知榮辱之所如

普天壤以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

莊子北海若曰以差觀之因其所
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

赭白馬賦 劉芳毛詩義證曰彤白雜
毛曰駸形赤也即赭白也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顏延之字延年瑱邪人也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
美冠絕當時吳國內史劉柳以為行軍參軍後為祕書監太常卒

驥不稱力，馬以龍名，論語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
周禮曰凡馬八尺已上為龍

豈不以國尚威容，軍馱音伏 馬名

趨迅而已，

傳玄乘與馬賦曰用之軍國則文武之功顯又曰文榮其德武耀其威庚申丞昭君辭曰朔雪灑天山崩風
河漢朔障裂寒筋冰原嘶代駸厥同時未詳所見毛詩曰四牡有騤毛衰曰騤壯貌趨與騤同並綺嬌切

疇德瑞聖之符焉，尙書中侯曰帝堯即政七十載修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于日穆榮光出河龍馬銜甲赤文
綠色臨壇吐甲圖宋均曰稷側也黃伯仁龍馬賦曰或有奇貌絕定蓋為聖德而生嚙肯也

是以

語崇其靈，世榮其至。我高祖之造宋也，沈約宋書曰高祖武帝諱裕字
德興彭誠縣人後封宋王受晉禪

五方率職，四隩入貢，

禮記曰中國蠻夷戎狄五方之人魏都賦曰率職貢尙書曰四隩既宅孔
安國曰四方之宅可居四隩四方之隱處也漢書曰古者諸侯以時入貢

祕寶盈於玉府，文駟列乎華廡，周禮曰 玉府華

王之金玉玩好尙書曰王府則有周書曰大戎文馬赤戲
白身左氏傳曰宋人以馬百駟贈華元漢魯僑有承華廡

乃有乘輿赭白，特稟逸異之姿，妙簡帝心，用錫

聖阜，潘安仁夏侯湛諫曰妙簡邪其論語曰簡在帝心崔駰武賦
曰假皇天兮簡帝心用錫見下文司馬彪莊子注曰阜極也

服御順志，馳驟合府，韓子曰造父御駟馬馳驟周 旋而恣於馬者變策制之

齒歷雖衰，而藝美不忒，穀梁傳曰馬齒加長矣爾雅 襲養兼年，恩隱周渥，賈逵國語注曰襲受也周書曰 小人無兼年之食國語注曰隱

私也毛詩傳曰遐厚也歲老氣殫斃于內棧說文曰殫盡也棧機也呂氏春秋曰取之內阜而着之外阜莊子伯樂曰我善治馬驅之以卓棧司馬彪曰棧若膠牀施之濕地也少盡其力有

惻上仁韓詩外傳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其御者此何馬也曰公家者也疲而不用故出之于方喟然嘆曰少盡其力老矣其身仁者不為也東昂而蹶之長楊賦曰自上仁所不化乃詔陪侍奉述中

旨末臣庸蔽敢同獻賦其辭曰崔瑗胡公碑曰唯我末臣頑蔽無聞

惟宋二十有二載盛烈光乎重葉宋文帝十七年也沈約宋書曰文帝諱義隆武帝第二子也烈業也自武至文故曰重葉毛萑詩傳曰葉世也武義粵其

肅陳文教迄已優洽羽獵賦曰義武動於南鄴倚書曰秦階之平可升興王之軌可接秦階已見上國語曰興王

臣訪國美於舊史考方載於往牒兩都賦序曰國家之遠美西京賦曰舉平蚤史氏方載四方之華漢書廷下方書音義曰四方之文書說文札牒也昔帝軒陟

位飛黃服阜春秋命歷序曰帝軒受圖羅授歷書曰汝陟帝位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於是飛黃服阜高誘曰飛黃如狐背上角乘之蹇三子歲也后唐膺籙赤文候日後唐明

蘇已見東京賦亦文候日杜預左氏傳注曰亨通也天馬歌曰天馬來從西極漢書曰武帝元鼎四年即至千日禮也已見上注漢道亨而天驥呈才馬生溼注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武帝時選刑屯田墩煌數於

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於水旁後魏德楸而澤馬效質說文曰楸盛也

馬深習久之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作天馬歌魏志曰文帝黃

魏都賦曰澤馬于阜初中於上蓋得澤馬伊逸倫之妙足自前代而間出異人間出並榮光於瑞典登郊歌乎司

律瑞典吐圖也作天馬歌歌所以崇衛威神扶護警蹕魯靈光殿賦曰又似帝室之威神漢儀曰皇帝登動則左右侍衛蹕者稱警蹕出則傳蹕止行人溝道也精曜

協從靈物咸秩協合也論語釋考識曰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通暨明命之初基馨九區而率順雅爾

日暨及也明命謂高祖也九區九服也尚書伊尹曰先王諷詠天之明命劉駟駘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周化洽九區有肆險以稟朔或踰遠而納賚肆險人篡化也長楊賦曰

願詠天之明命劉駟駘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周化洽九區

之首發言以馬
宋德說起
凡略德瑞

先初列得代
與王並序
神馬以効
中騰光序
句意

重在高祖
之在開國

所賜非特
以諸白見
奇也收貨
得駿說得
有品得色
馬生色

中段正高
馬之碎駭
先骨相次
調亦作層
禮亦作層
之次詳悉言

乘與法駕
習此馬調
之見馬調

稟正朔孟子曰有遠行者必以資蒼
顛篇曰發財貨也該文曰發會禮也
聞王會之阜昌知函會夏之充牣
阜盛也周書王會曰成周之會顛玄曰
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漢書郊

祀陶詩又漢書音義蘇林曰充朝禮多也如淳曰朝滿也
搃六服以收賢掩七戎而得駿
收賢取賢善之侯服
周禮曰王畿外侯服

向服男服采服衛服變服新為六服爾雅曰九
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璞曰七戎在西
蓋乘風之淑類實先景之洪胤
崔駰七依曰服飛塊之中乘鸞華
騶之駿輪磁虛騰雲乘風度津漢

書揭雄河東賦曰六先致之乘劉邵
魏明帝詠曰先皇嘉其誕受洪胤
故能代駟象輿歷配鈞陳
山駕象車張揖曰德流則山出象車山之精瑞也上

西清鈞陳已見上文
齒筭延長聲價隆振
鄭玄儀禮注曰筭數也風
信聖祖之蕃錫留皇情而驟進

祖高祖也皇文帝也
徒觀其附筋樹骨垂梢植髮
相馬經曰其馬可以筋骨相也梢尾之垂者髮額上毛也尾欲梢
而長梢所交切張敞集曰蒼蠅託驥之髮也傅玄乘輿馬賦曰頭

似削成尾
雙瞳夾鏡兩權協月
相馬經曰目成人者行千里注云成人者視童子中人頭足皆見言目中清明如鏡或云
兩目中央旋毛為鏡權頰權也相馬經曰頰欲圓如懸璧因謂之雙璧其盈滿如月異相

如植髮
異體峯生殊相逸發
峯生若山
超據絕夫塵轍驅騫迅於滅沒
劉歆逐初賦
曰馬龍騰以

超擢列于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之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
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躡轡臣之子皆下才也皆可以其馬不可告天下之馬也李尤馬鞍銘曰驅騫逐騰蹄履踐
簡偉容

門獻狀絳闕
雲紫雲也見蘇城賦有闕故曰門雲
且刷幽燕畫秣荆越
說文曰刷刮也魏都賦曰刷馬江州毛
詩曰言秣其馬林預曰以粟飯馬曰秣

幽燕荆越
教敬不易之典訓人必書之舉
李經曰聖人因嚴以教敬國語繞文公曰王其監農
惟帝惟祖

爰游爰豫
孟子曰一游一豫為諸侯度
飛輜軒以戒道環毅騎而清路
輜輕也吳都賦曰輜軒蓋撥振煇煌杜葛迎
鍾文曰必今河伯戒道道先也清路已見射雉

勒五營使按部聲八鸞以節步
漢書王尋勅諸營皆按部薛綜東京賦注曰馬步齊則鸞聲和應勁漢書
鸞曰大駕鸞籟五營校尉在前名曰城衛毛詩曰四牡彭彭八鸞將將
具

服金組，兼飾丹騰。倚韻切。金組二甲也。蔡邕女珠詩曰：卓乘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左氏傳曰：寶鉉星纏，鑲章霞

布。欽裝飾也。草采文也。袁宏曰：朱帷綺以置布。進迫遮洌，卻屬鞶輅。服虔通俗文曰：天子出虎賁，向非常謂

濩略而龍蒼。薛綜西京賦注曰：欲忽也。說文曰：欲有所吹起也。傳玄乘與馬賦曰：形便飛

而待御。東京賦曰：奉引既畢，先驅乃發。至於露滋月肅，霜戾秋登。禮記曰：孟秋之月，天地始肅。又曰：登成也。

稜。毛詩曰：王子與師，漢書武帝報李廣曰：破殺擄乎鄰國。又曰：與言出宿弊類曰：開大開也。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

藝品驍騰。字林曰：料量也。夏侯淳馳射賦曰：藝武藝以遊邀，說文曰：驍，良馬也。廣雅曰：騰，奔也。

高鳴將超中折。相馬經曰：馬有分馳迴場，角壯永埒。曹毗馬射賦曰：修埒坦其平舒，別輩越羣，絢

練寡絕。絢，練疾貌也。寬絕，迴絕也。捷，趨夫之敏手，促華鼓之繁節。廣雅曰：躡，健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敏疾也。言射有常儀，鼓

射左邊為月支二。射左邊為月支二。膺門沫赭，汗溝走血。相馬經曰：膺門欲開，汗溝欲深。漢書天馬歌曰：霑赤汗沫，沫瀟瀟

畜怒未洩。方言曰：洩，歇也。南都賦曰：收馳命駕，分背同唐東都主人曰：馬餘足，士怒未洩。

妍變之態既畢，凌遠之氣方屬。凌，遠已見西京賦。鄭玄喪服注曰：屬，連也。

躡鑣轡之牽制，隘通都之圈束。漢書天馬歌曰：天馬來從西極，又曰：武帝得鳥孫馬名天馬，後更名西極馬。鄒

角名廣揚才之抽言故驍騰之擊其武也此云有法亦此有

後段接上文拓開說此馬收轉之心所以為不也為人風旨

特筆甚緊
得相如子
變遺法

馬如何措
只須於末
處輕點正
一為要耳
結耳

陽上書曰交龍鬪首曹顏遠縶番賦曰胡馬仰朔
雲越鳥巢南樹又圖基賦曰其馬蹀足輕車結輪
衛車衛也尚書中候曰龍馬赤文綠色鄭玄曰赤文而綠地也
織驪接趾秀騏齊子李斯上書曰乘織維之馬尸子曰馬有秀
蓬馳毛莖詩傳曰賦秦文也音其馳京婦切覲王母於岷墟

要帝臺於宣嶽史記曰造父取驪之乘西與韓林盜驪驪驪賦之穆王穆王使造父為御西巡狩見王母樂之志歸列
中州之轍迹窮神行之軌躅司馬相如大人賦曰世有大人在于中州列子曰黃帝夢游華胥氏之國其國乘

而般于遊畷作鏡前王尚書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畷孟子曰詩云殷鑒
悼公曰天之愛人甚矣豈使一人肆於人上杜預曰肆恣也
庚元規表曰為國取悔左氏傳石碏曰臣聞愛子敬之義方

天子乃輟駕迴慮息徒解裝孔叢子曰孔子欲曰噫然
才詩曰息徒離圃王逸嘉故賦曰裝
不及解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

鑿武穆憲文光左氏傳右尹子革曰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迹焉
先安之於是乃還其馬東觀漢記光武紀曰是時名都王國有獻名馬駕鼓車
振民隱修國章小雅曰振救也國語祭公諫父

戒出豕之敗御惕飛鳥之跼衡韓子曰王子期為趙簡子御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厥伏薄中王子期
也翻飛而蹄於御者斃之以策馬伏不究止之謂於乘傷帝左股案漢明帝起居注云帝向大山至榮陽有鳥鳴馮中郎將王吉引弓射殺

無不有故祇慎乎所常忽敬備乎所未防周書芮良夫曰惟禍發於人之倏忽
相生亦有鄭玄周禮注曰秩祿粟也紅粟已見吳都賦

無泛駕之佚馮翰已見東京賦漢書曰夫泛駕之
處以濯龍之輿委以紅粟之秩盧植集曰詔給濯龍

服養知仁從老得卒鸞鶴賦曰風猛志以服養積康
加弊帷收仆質

孫評文選 卷二

四三

禮記孔子曰繁惟不弄為理馬也 天情周，皇恩畢。魏都賦曰

亂曰：「惟德動天，神物儀兮，尚書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春秋合誠於時駉駿，充階街佳兮。」文說

曰騶壯也言騶駿之馬充於階街也魏都賦曰 稟靈月駉，祖雲螭兮，春秋考異記云地生月精為馬漢書曰漢中星為天

駉馬項殷而隨駉王逸楚辭注曰駉駉馬名也 既剛且淑，服鞿羈兮，周禮曰師曠見太子

郭璞遊仙詩曰 雄志倜儻，精權奇兮，漢書天馬歌曰志倜儻精

矣學之柔矣楚辭曰余雖好修姱以鞿 效足中黃，殉驅馳兮，曹植與陳琳書曰騶駿不常步履良御而効足漢書寶儀曰

竭中黃之府 願終惠養，蔭本枝兮，漢書疏廣曰此金者聖主所以 竟先朝露，長委離兮，朝露至危而又

亂詞起四句收後四句收末段章法緊密

以仙禽見玩故有結句意為一不賦舞為結東

舞鶴賦

鮑明遠

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相鶴經者出自浮丘公公以自授王子晉崔文子者學仙於于晉得其文藏於

精火數七金數九故十六年小變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又云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頭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學舞復

七年應節晝夜十二鳴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泥水不能汚百六十年雄雌相見目精不轉孕千六百年飲而不食食於水故喙長

軒於前故後短栖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疏行必俟洲嶼止必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駉驪也陸鼻短口則

少眠露眼赤精則視遠頭銳身短則喜鳴四翎亞俯則體輕鳳翼奮毛則善飛鸞背豔腹則能產軒前垂後則善舞洪體纖趾則能行

浮曠之藻質，抱清迥之明心，曹植九詠章指蓬壺而翻翰，望崑閬而揚音，蓬壺崑而日域

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曹子建自試表曰嗟恐先朝露楚詞曰遂萎絕而離異禮記曰哲人其萎平家語為委萎與委古字通

隨物而流
之旨者也
個復哀離
與未句照
用意處也

先用韻筆
為舞字作
勢見清迥
之思

寫舞鶴處
極意揮灑
是舞鶴不
為別樣禽
為佳禽

以迴驚，窮天步而高尋。相鶴經曰一舉千里不崇朝而徧四方者也長揚賦曰東靈日城毛詩曰天步艱難陸機擬古詩曰榮榮光天步然文雖出彼而意並殊不以文害意也踐神區其既

遠，積靈祀而方多。一舉千里故云既遠精舍丹而星曜，頂凝紫而烟華。相鶴經曰露日赤精則視達引員吭

之纖婉，頓修趾之洪媵。立見吳郡賦相鶴經曰高脚蹠節則多力王氏楚詞注曰媵好也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關鴻羽

海而游澤，掩雲羅而見羈。新序曰晉文公出田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厥而去帝鄉之岑寂，歸人寰

之喧卑。莊子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歲崢嶸而愁暮，心惆悵而哀離。廣雅曰崢嶸高貌歲之將盡猶物之高楚辭曰惆悵而私自憐於是

窮陰殺節，急景凋年。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神農本草經曰秋冬為陰禮記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涼沙振野，箕風動天。易卦通驗曰巽氣至

景物澄廓，廣雅曰廓空也星翻漢迴，曉月將落。魏文帝雜詩曰天漚迴四流感寒雞之早晨，憐霜鴈之遠漠。已

臨驚風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傅休奕雜詩曰一紀如流光唳清響於丹墀，舞飛容於金閣。賦

始連軒以鳳踰，終宛轉而龍躍。海賦曰翔騰離網別赴，合緒相依。離而別赴或合而相依將興中止，若往而歸。颯沓矜顧，遷延遲暮。沓

舞鶴姿
忽到本
歸到本
爲到本
合到本
緊到本

出衆舞
妙舞結
千舞萬
總結萬
柄爲萬
而亦多
風意亦
道意亦
矣然亦
於不無
似於無

翠鸞鏡矜頤矜壯相頤也選廷徐退也高唐賦曰選廷引身楚詞曰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曰暮晚也

臨歧矩步會可會之道歧路也四會已見舞城賦爾雅曰二途謂之歧郭璞曰歧道傍出態有遺妍貌無停趣奔機逗節角矚代分

形機節舞之機節奔獨赴也說文曰逗止也角矚矚也廣雅曰矚矚也長揚緩驚並翼連聲輕迹凌亂浮影交橫相凌而交橫衆變繁姿

參差洊在密傳玄乘與馬賦曰繁委煙交霧凝若無毛質毛羽與煙霧同風去雨還不可談悉

風雨既除而色愈淨故難悉也旣散魂而盪目迷不知其所之韓詩曰唧唧我魂薛君注曰魂神也忽星離而雲罷整神容而

自持星離分散也雲罷俱止也韓子曰雲羅霧縠而龍興仰天居之崇絕更惆悵以驚思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赫而天居崇絕高

絕而惡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心恥左氏傳曰齊侯伐北燕人歸燕姬巴童巴喻之童也毛萇詩傳曰沮猶壞也巾拂兩停丸劍雙止

沈約宋書曰晉初有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傳云項莊劍舞項伯以袖隔之今之巾舞也

蓋像項伯衣袖之說式又近左初有拂舞雲云拂舞吳舞西京賦曰跳丸劍之揮靈

擬漢書有邯鄲鼓員古樂府曰黃金爲君門白壁入衛國而乘軒出吳都而傾市左氏傳曰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注云軒大夫車也吳越者

秋曰吳王闔閭有少女王與夫人女會食燕魚王嘗牛女怨曰王食魚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投闔閭痛之葬於邦西門外鵝池

種土爲山石爲柳金鼎玉盃銀樽珠襦之寶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萬人隨觀遂使男女與鶴俱入墓門因塞之以送死

養於千齡結長悲於萬里義生要曰鶴壽有千百之數阮籍咏懷詩曰鴻鵠相隨飛隨飛適荒裔雙翩遊長風須臾萬里逝守馴

志

通鑑字於窮重
道此可以
通神大旨

首段先述
神通及
幽通之說
前後照應
以道主宰
通篇指歸
此正寫幽
意下字皆
從此文皆
尤重在道

幽通賦 漢書曰班固作幽通賦以致命遠志賦云觀幽人之秀鬻然幽通謂與神遇也

班孟堅

系高頊之玄胄兮，曹大家曰系連也胄緒也高陽氏也頊帝顓頊也言已與楚同祖俱帝顓頊之子孫也水北方黑行故稱玄也家語孔子曰顓頊不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配水也氏中葉

之炳靈，應劭曰中葉謂令尹子文也乳虎故曰炳靈漢書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子文初生弄於夢澤中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為滅秦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毛詩曰昔在中葉颯颯風而蟬蛻

兮，雄朔野以颺聲。曹大家曰颯颯也南風曰颯颯朔北方也言已先人自楚徙北至朔方也如蟬蛻之削後為雄築揚其聲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漢書曰始皇之末班懿避地於樓煩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北邊

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北京。晉灼曰皇漢皇也應劭曰紀世也鴻鳥也漸進也言先人至漢十世始進仕有羽儀於京師也成帝之初班况女為婕妤父子並在長安周易曰鴻漸于陸其

羽可用為儀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遘愆以行謠。應劭曰王莽字巨君曹大家曰滔漫也泯滅也夏諸夏也考父也言父遭亂循行歌謠愆欲救亂也詩云我歌且謠象恭滔天行謠言憂思也

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終猶竟也言考能自保己又遺我法則也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曹大家曰貽遺也里廬皆居處名也言我父早終遺我善法則也何謂

善法則乎言為我擇居處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曹大家曰懿美也前烈先祖也言已先祖窮遭王莽

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非窮達異也道得於此窮達一也咨孤蒙之眇眇兮，將圯皮絕而罔階。曹大家曰蒙董

說也言已孤生重微陋鄙薄將毀絕先祖之迹無階路以自成也豈余身之足殉兮，違世業之可懷。項岱曰殉營也曹大家曰違思也懷思也違

以降世業不替也靖潛處以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曹大家曰言已安靜長思不欲毀絕先人之功跡日月不居忽復大遠匪儻人之敢拾

兮，庶斯言之不玷。應劭曰拾更也自謙不敢與鄉人更進也曹大家曰庶此與行不玷先人之道也毛詩曰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拾巨業切魂煢煢與神交兮，精誠發

通而不一
為一為通
感通之實也

於宵寐，

曹大家曰言人之晝所思想夜為之發夢乃與神靈接也

夢登山而迴眺兮，覲幽人之髣髴。

項岱曰覲見也張晏曰幽人神人也曹大家曰登山遠望見深谷之中有人髣髴欲來也

思兮，心矇矓猶未察，

曹大家曰矇矓長目也曹己旦仰思此夢心中矇矓未知其吉凶

眷峻谷曰越

勿墜

曹大家曰言夢臨深谷欲墜見神持葛來授我也

眴

韋昭曰音昧又音忽 昕寤而仰

葛繇繇於樛木兮，詠南風以為綏。

曹大家曰詩周南國風曰南有樛木葛繇繇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此是安樂之象也

日乘高而遐神兮，道遐通而不迷。

曹大家曰遐遇也言已緣高而遇神道術將通不迷感之象也

深兮，乃二雅之所祇。

曹大家曰祇敬也大雅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小雅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此皆敬慎之戒也

既訊爾以吉象兮，又申之以炯

曹大家曰孟勉也管進也迨及也

戒，

爾雅曰訊告也曹大家曰炯明也登高為吉象深谷為明戒也

盍孟晉以迨羣兮，辰倏忽其不再。

盍何不也曹大家曰孟勉也管進也迨及也侯過也言何不勉進而及羣時早得進用日

承靈訓其虛徐兮，

漢書管義曰世艱多智少故遇禍也曹大家曰承靈訓也周易曰屯如雷又如曰往蹇來連

上聖迓而後拔兮，

曹大家曰迓也管進也迨及也

雖羣黎之所

曹大家曰迓也管進也迨及也

管衛叔之御

首許也

有此一折
生出一語
波瀾正多
跌宕處頓
跌耳

天地之無窮兮，

曹大家曰鮮也管進也迨及也

鮮生民之晦在。

曹大家曰鮮也管進也迨及也

連兮，何艱多而智寡。

漢書管義曰世艱多智少故遇禍也曹大家曰連也管進也迨及也

上聖迓而後拔兮，

曹大家曰迓也管進也迨及也

雖羣黎之所

曹大家曰迓也管進也迨及也

管衛叔之御

首許也

管衛叔之御

首許也

管衛叔之御

首許也

管衛叔之御

首許也

管衛叔之御

首許也

管衛叔之御

首許也

管衛叔之御

首許也

管衛叔之御

首許也

管衛叔之御

首許也

管衛叔之御

首許也

管衛叔之御

首許也

中段引古
以評論之
從字實之
窮死以生

而零茂，章昭曰根木也應劭曰葉類也曹大家曰零落也張晏曰言人稟氣於父母吉凶天壽非獨在人譬諸草木華葉盛與零落由本根也恐魍魎之責景兮，羌未得其云

已。應劭曰諸子以顏冉季路達矣顏魯或疑其身或非其師是由顏回問歌乃未得有已也言問兩責景之無操不知景之行止而有待或非三子之行殊不知吾之由命也故云恐問兩之責景羌未得其實言也莊子曰問兩問景曰義子行今于止義子坐今于起何

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也郭象為問兩司馬彪為問浪浪景外重陰也黎淳耀于高辛兮，氏亡犂大於南汜，重黎有大明之德於高辛之世也國語曰史伯對鄭桓公曰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章昭曰淳大也耀明也章顯也史記曰楚之先胤出自重黎毛詩曰江有汜曹大家曰辛楚姓汜遲也贏取威於伯儀兮，

姜本支乎二趾。應劭曰羸姓姜伯益之後伯益在唐虞為有儀鳥獸百物之功棄所由取威也國語曰史伯對鄭桓公曰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章昭曰淳大也耀明也章顯也史記曰楚之先胤出自重黎毛詩曰江有汜曹大家曰辛楚姓汜遲也贏取威於伯儀兮，

天路而同軌，劉德曰人道既然仰視天道同又法也仁謂求仁而得仁也馮衍顯志賦曰惟天路之同軌東鄰虐而殲仁兮，王合位乎三五。曹大家謂村也蠶蠶也仁謂三仁也周易曰東鄰殺牛國語曰冷問鳩對景王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籟星與日辰之位在北維顛項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籟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姓伯陵之後逢公

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五位歲日月星辰也三年逢公所馮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也五戎女烈而喪孝兮，伯徂歸於龍虎。曹大家曰戎

酷也孝子申生也左氏傳曰晉獻公娶驪姬為夫人生奚齊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速祭之太子祭歸于公姬實毒公祭之地地墳與大

大鶴短泣曰賦由太子太子絳子新城姬謂諸公子曰昔知之重耳奔蒲應劭曰伯文公也孟康曰歲在卯出歷十九年過一週歲在酉入

卯東方為龍西方為虎也國語晉侯問簡子曰吾其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糶。曹大家曰發武王名

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成命以成天命也周書武王親兵于孟津諸侯皆曰帝討可伐矣武震鱗爨綱于夏庭兮，

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左氏傳曰晉公子及矯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姜與子犯醉而遺之

匣三正而滅姬，應劭曰震為龍鱗蟲之長旋沫也曹大家曰三正謂夏殷周也史記曰夏后氏之衰也有二龍止於夏庭而言

為玄龜黃妾而遺之既斁而孕生子懼而棄之有收之奔褒褒人有罪入褒子以賈異羽化于宣宮兮，彌五辟而成

前音傍伏之難悉此不曾親應之似此不與親應之似此平與親應之似此可然前主烈之自相映合

命雖幽微而冥然可徵
以定先有者
定無可定
性命自然
而已矣

神等字
一疏扼要
分何等字
神命等字
義亦等字
道亦等字
道德之緒

災。曹大家曰易巽卦為雞雞羽蟲之屬故言羽也應邵曰宣帝時未央宮路幹中雌雞化為雄元后時始為太
子妃至平帝歷五葉而莽篡也五辟謂王后元帝也成帝也哀帝也平帝也辟君也故云終五辟而成災也道修長而世短

兮，夔冥默而不周。曹大家曰冥遠適也周至也劉德曰冥默玄深不可通至。胥仍物而鬼譏子兮，乃窮

宙而達幽。應邵曰胥與也仍因也譏謀也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往。媼巢姜於孺筮兮，日筭祀于契龜。

易見陳侯姬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者異國必姜姓也又曰

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有婚之後將育子姜杜預曰敬仲陳公子完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子所杜預曰爰契我龜

謠。曹大家曰宣周宣王也毛詩曰牧人乃夢衆維魚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宣王竟中興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

闕文成之世童謠有之耦父喪勞宋父以驕杜預曰嗣父昭公宋父定公也應劭曰昭公死子野井定公即位而

石兮，許相理而鞠條。應劭曰此叔向母石叔向于字林曰呱于啼聲也左氏傳曰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姑視之及堂

為効項侯曰舉罪曰劾漢書曰周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縱理入口此鐵死法也後亞夫

而分流。曹大家曰大道神明混池而成言人生而心志在內聲首在外骨體有形事變有會更相為表裏合成一體此自然之道至

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曹大家曰言人之行各隨其命命

息亦在人消。幹流遷其不濟兮，故遭懼而贏縮。項岱曰幹徙也遷徙也贏縮不及也遭遇也羅憂也

同於一體兮，雖移易而不忒。應劭曰管大夫遺書于歷歷子盈書賢而履歷歷惡而害盈曹大家曰天命祐善災亡

論而以聖
人為斷者
也

後而重聖
人以為之
以義而君
子立其身
大節者其
字收束
處字字照
應

孫評文選 卷二

對曰其鑿氏乎寤伏慮已甚猶可以免其身禍在也鑿氏死盈之善
未能及人武子之施沒矣而臨之惡沒矣將於是乎在後當果滅鑿氏
也非人也報應參差不齊紛亂錯繆故
迷惑不信天道也楚辭曰衆兆之所哈
周賈盪而貢憤兮齊死生與禍福
亂也盪盪不知所守也莊周賈誼也賈誼有好
智之才而不以聖人為法潰亂於善惡遂為放盪之辭莊周曰生為
循役死為休息賈誼曰忽然為孤憤其可得乎鷗鳥已見上文
抗爽言以矯情兮信畏犧而忌鵬
項岱曰

姜之言以矯枉其情耳莊子曰或勝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纘牛乎去以
文總食以芻菽及其牽入于太廟雖欲為孤憤其可得乎鷗鳥已見上文
家曰至論謂五經六藝所以貴之者順天之
性也亦當以義斷之不可貪苟生而失名
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
論語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
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
道得之不去也
守孔約而不貳兮乃輶德而無累
曹大家曰孔甚也輶輕也言聖人所守甚約而無二端則平心
立而思慮輕矣輶德輕而易行也毛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
舉之曹大家曰以為為內
晉灼曰輿萬物無害累也
三仁殊於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
項岱曰三人所行各異俱至於仁也曹大家曰柳下
惠以不去等身為善伯夷以高遜為賢言去留適等
也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又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降志辱身也
魏已見魏都賦呂氏春秋曰田贊說荆王曰若夫偃息之義則去之識也高誘曰段干木偃息以安魏也淮南子曰申包胥重譎七日
七夜至于秦原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高誘戰國策注曰重譎累貶也藹古典切脈竹遲切紀

焚躬以衛上兮皓頤志而弗傾
漢書曰項羽圍漢榮陽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開出信乃乘王車曰食
羽燒殺信項岱曰皓暗也頤養也漢書曰袁公綺
盡漢王降楚皆之城東觀紀信王得與數十騎出遁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王已去矣
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維深山
侯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
曹大家曰侯侯也項岱曰
苟誠也張晏曰苟能有仁
義之道必有榮名也論語子夏曰
君于之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要沒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
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左氏傳
穆叔曰魯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歿其言立此
人謂不朽毛詩曰匪先
觀天網之紘覆兮實棊謹而相訓
曹大家曰棊輔也恍惚也相助也訓教也項岱曰天
網大覆人上非不信也誠欲有誠實於世間亦當相

是程毛蓋曰程法也

修身以立命，所以此道有命。此中誠實，所以此道有命。此中誠實，所以此道有命。

道字聖賢，字結句俱，字末句俱，見文通二，凡文通二。

禮家多，禮家多，禮家多，禮家多，禮家多。

輔助也，尚書曰天威樂忱，謀先聖之大猷兮，亦鄰德而助信。... 文信而底鱗兮，漢賓祚于異代。... 李虎發而石開。... 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 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諠已而遺形。... 復心弘道，惟聖賢兮。

孫評文選 卷二

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照劬曰舍置也憂傷天物忝莫痛兮曹大家曰忝辱也橫天於物皓爾太素曷渝色兮曹大家曰皓白也素質也渝變也言人能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不漸染於流俗是為白爾天實何有渝變之色也尚越其幾淪神域兮曹大家曰大素不染神色不變則家藏於神道之幾微而入於神明之域矣子曰知幾其神乎

思玄賦

平子名衡南陽西郡人也漢和帝時為侍中順和二帝之時國政稍微專恣內豎平子欲言政事又為奄豎所讒賊忌不得志欲游六合之外勢既不能義又不可但思其玄遠之道而賦之以申其志耳余曰同志竭來從

玄謀獲我所求夫何思玄而已
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已

舊注 卷曰未詳注者姓名聲流別顯云衡注詳其義訓甚多疏略而注又稱愚以為疑非衡明矣但行來既久故不去

思玄一賦 效風于遠 遊廣之意 通寫之意 則寫意此 中然非心 交於是故 其實兼比 與之讀意

玄以道言 仁義即其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而弗違，訓教也彌終也遠也善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里宅皆居也焉猶安也善曰論語曰里仁為美潛服膺以永覲兮，縣日月而不衰。縣連也善曰禮記曰服膺拳拳方音曰瞻思也靖與說同字林曰瞻審也伊

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貞節，修善也貞誠也善曰楚詞曰苟中情其好修又曰原生受命于貞節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

不跌，竦立也止禮也善曰楚詞曰遵繩墨而不頽廣雅曰跌差也志搏搏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搏搏垂貌善曰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也又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旌性行以製珮兮，佩夜光與瓊枝，旌明也製裁也善曰白虎通曰所以必有珮者表德見所能也楚辭曰折瓊枝以繼珮繡幽蘭之

秋華兮，又綴之以江離，繡系也幽深也善曰楚辭曰結深蘭之享又曰屈江離與薛芷兮紉秋蘭以為珮說文曰繫緯曰美鬢積以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鬢積衣縫也允信也塵久也邈遠也虧歇也善曰千慮賦曰髮積髮縟上林賦曰酷烈淑郁瑩辭曰芳菲非兮難虧既姤

中繩擗音擗

說文曰擗擗中繩擗音擗

實也紫焉
自在遊窮
不極遠而
耳外乎此

首欲與極
之由中極
違遊之返
而末歸之
本之思文
極用難而
能長意篇

孤立意合
此與感之
由一所以
可所以不
欲遠舉而

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誇大也麗好也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奮動也

獨守此仄陋兮，敢怠遑而舍勤。怠懈也遑暇也勤勞也善曰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尚書

兮，嘉傅說之生殷。二八八八元也也選也傅說名也武丁相也善曰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

及，尚庶幾也良善也惘痛也言我後時將無及也何孤行之煢煢兮，子不羣而介。獨行煢煢也介特也善曰毛詩曰

感鸞鷲之特棲兮，悲淑人之希合。鸞鷲青鳥名淑善也善曰鸞鷲喻君子也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

合而何傷兮，患衆僞之冒真。無合猶不遇也冒覆也且獲讜于羣弟兮，啓金滕而後信。既獲管叔乃流言

於國曰公將弗利於孺子秋大熱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王啓金滕之書乃得周公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秘乃信周公

法也毛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善曰毛萇傳曰辟法也民之行多爲邪辟此言無違爲法也尚書曰蕩蕩曰罔正言不諱以危身

便憤而煩毒焉發憤而舒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續紛而不理。湛深也懷思也續紛亂貌善曰願竭力以守

誼兮，雖貧窮而不改。竭盡也執彫虎而試象兮，跼焦原而跟趾。彫虎象獸名也尸子中黃伯曰象

遇之亦足以試矣陸陸也熊石名也跟踵也尸子又曰昔國有石焦原者廣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萬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萬子者獨卻行

齊踵焉所以稱於世夫義之爲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且齊踵此所以服一時也善曰彫虎以喻貧試象以喻竭力焦原以喻義言

罪避之象
乃全篇大
局如衆山
二女等衆
下女等衆
累應不爽
歷意山

九象介鳥
亦正有鳥
之然立有
介獨引立
高飛獨引
焉之飛焉
意玄引立

與乎比仇？咨妬媿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依之以流亡也。善曰：楚辭曰：「時靡靡而過中。」又曰：「恐天時之代序。」又曰：「淡釋衆之流也。」又恐慚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彰。慚，慚也。善曰：楚辭曰：「慚冉而無成。」心猶豫而

狐疑兮，即岐阻而臆情，即就也。岐，山名也。臆，陳也。善曰：楚辭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兮。」文君爲我端著兮，

利飛遁以保名。文君，文王也。遁，封名也。上九曰：「飛遁無不利，謂去而隱也。」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此筮得遁之戒，其長之時而獨如此，故曰利飛遁而保名。」史記曰：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從初至三爲長，長爲山，故曰歷衆山。從二至四爲巽，巽爲風，故曰翼迅風。善曰：揚聲，從初至三爲長，長爲山，故曰歷衆山。從二至四爲巽，巽爲風，故曰翼迅風。

而冰折而不營。崇，高也。岳，五岳也。遁，上九變爲咸，咸感也。巽，長女也。兌，少女也。故曰：「二女從三至五爲乾，乾爲冰，故曰冰折而不營。」遁，上九變爲兌，故曰冰折物也。

管故曰：不營天蓋高而爲澤兮，誰云路之不平？互體四至乾變爲兌，兌爲澤，言天高，故曰澤。言天高，故曰澤。言天高，故曰澤。言天高，故曰澤。

勗自強而不息兮，蹈玉堦之嶢嶢。勗，勉也。乾爲玉，故曰蹈玉堦。玉階，天子階也。言我雖欲去，猶戀玉階，不思去。

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言欲進忠，賢勗亡，循切善曰：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方音曰：「曉。」

遇九臯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介，大也。逞，快也。善曰：言下而遇大鳥之卦也。素，意不逞，謂辭也。毛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遊塵外而警天兮，據冥翳而哀鳴。警，見也。善曰：莊子曰：「彷徨塵外。」

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善曰：此假卜者之辭也。玄鳥，謂鷦鷯也。母氏，喻道也。言子有故於玄鳥，故歸母氏而後寧。

辭曰：昔鼓進以食，焚兮焚力舍切。

辭曰：昔鼓進以食，焚兮焚力舍切。

之淑母氏
之門也

此一下照占
國一三言
以庶中野
所至野
山以野
者也

孫評文選 卷二

玄鳥唯歸於道而後獲擊也古文周書曰周穆王奏后靈極而育之懿以玄鳥二七徐以靈血實儲姜后適以昔王王恐發
書而占之曰蟋蟀之羽飛集于戶鴻之展止弟弗克理身靈降誅尙復其所問左史史豹曰蟲飛集戶是日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
于史真曰是謂閼親將留其身歸于母氏而後獲擊冊而藏之厥休將振王與金尹冊而藏之於楹居三月感姬死七日而復言其情曰先
君怒于甚曰爾夷隸也胡穆君之子不歸母氏將與而大戮及王子於治老子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又知其子河上公曰道
爲天下物母也韓子
解老曰物母者道也

余髮於朝陽喻乾也山東曰朝陽善曰楚辭曰朝濯髮於陽谷夕晞余身乎九陽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善曰楚辭曰吸飛泉之微液兮攬琬琰之

外曰八挺八挺之外華英瀝流也菌芝也說文曰漱瀉口也從水敕聲所翺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廣雅曰翺飛也淮南子曰

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丘于句芒少皞金天氏居窮桑在魯北三丘謂蓬萊方丈瀛洲句芒

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木正該爲擊收金正修及照爲玄冥二子相代爲水正也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詔也杜預曰窮桑少皞氏
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爲民所祀也史記云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傳在海中其人不可及到三山反在

下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而飄輕不澆曰淳不雜曰粹穢德之累也善曰幽通賦曰翺翺登蓬萊而

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并手搏也善曰列仙傳曰巨鼇負蓬萊山而并於滄海之中留瀛淵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長生瀛洲海

善曰玄中詔曰東南之大者巨鼇焉以背負蓬萊山周迴千里列子曰勃海之東有大壑其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
曰蓬萊山高下周圍三萬里其頭平地九千里五山之根無所連着常隨潮流上下帝命封禹使巨鼇十五舉頭而戴之遂爲二番六萬歲

一交龍伯國人一釣而連六龜於是倍與員嶠沉於大海楚辭曰飲沅澧馮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馮依也遐遠也逝往也善曰傳殺七歲

拂於扶桑海外東經曰黑齒國北暘谷上有扶桑十洲詔曰扶桑葉似桑樹又如椹樹長丈大二千圍兩兩同根生更相依倚是以名之扶桑飲青岑之玉醴兮飡沆瀣以爲糧青岑山

禮曰解渴楚辭曰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食朝霞陸陽子經曰夏沆沆北方夜半氣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崐

北方亥象
故留在後
西南三方
數之與木
之相與木
椽相與木
後文伏案

由東至西
由南至西
象及為南
所經之處
也皆窮所
之荒遠而

中故實
多取莊列

崑之高岡昔日夢至木禾今親往是發昔日之夢也殺生也善曰淮南子曰崑崙之上木禾焉其樹長五尋山海經曰帝之下都

生木裏而死故曰木禾朝吾行於湯谷兮從伯禹乎稽山湯谷曰嘉羣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

食爲也善曰國語曰吳伐越襲會稽獲骨節專車吳之使來問之仲尼曰丘師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乃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章昭曰越神謂主山川之君爲羣神之主故謂之神防風注芒氏君之名也運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爲戮左氏傳曰禹

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指長沙之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重華舜也善曰尚書曰重華協于帝山海經曰南方

曰存哀一妃之未從兮翻續處彼湘濱二妃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舜妻也善曰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

之間濱水瀟也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多黃金其下多銀鑿帝之二女是當游江川澧沅之側交游澧湘之淵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

雨郭璞曰今長沙巴陵縣西入洞庭而通江水離騷曰遠遊道兮洞庭洞庭風兮木葉下皆謂此也天帝之女而處江爲神即列仙傳云江

妃二女離騷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聞之堯二女舜妻也而喪此傳云二妃死於江湘之

間俗謂之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爲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死於江湘遂號爲湘夫人也流目眺夫衡阿

兮親有黎之圯墳眺視也衡山名也阿山下也黎高辛氏之火正謂祝融也圯毀也楚靈王之世衡山崩而祝融之墓環中有

房邸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阪以孤魂託寄也善曰杜預曰黎爲火正懷歸也愁鬱鬱以慕遠兮越卬州而

遊遨卬州正南州名也四海圖曰交廣南有卬州其躋日中于昆吾兮憩炎火之所陶鄭玄曰躋升也善曰

谷經曰西海之謂正中高誘曰昆吾南方爾雅憩息也山揚芒燠而絳天兮水泫沄而涌濤灑風熾也沄沄沸

曰云沄也芒光芒也灑火飛也揚溫風翕其增熱兮怒鬱悒其難聊北戶之外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萬二千里高

雄冀州箴曰冀土灑沸沄沄如湯頽驪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頽獨也驪寄也旅寄也善

誘曰北戶孤竹國名也爾雅曰愆思也乃的切楚頽曰心鬱悒余佗儻遠曰聊類也協韻爲勞

淮南山海經等書正論非

中野之象此道入黃靈處命一後為前一段

此段反覆命字均括之古人每證於

孫評文選 卷二

之臣楚辭曰廊落兮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金天少昊位也善曰家語孔子曰生為明主死配五行少皞配金說文曰嬉樂也前祝融

使舉鷹兮，纏朱鳥以承旗。尚書曰右乘白旆以旄案執旆以指馮也秦漢以來即以所執之旆名曰鷹謂鷹曲蓋者也善曰楚辭曰飛朱鳥使先驅又曰鳳皇翼其承旗躡建木於

廣都兮，撫若華而躊躇。躡息也撫若華樹名也善曰方言曰日遠為躡馳行也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未有十日其華照下地韓詩曰愛而不見撫首躡躡薛君曰躡躡躡也廣雅曰躡躡躡也

方官曰據取也躡直如理在汪野北其為魚也如理汪氏國在西北海外此國足龍魚也。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九土九州蓐收

海外西山經曰軒轅之國在窮山之際不壽者八百歲龍魚陵居在北

欵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為徒。欵善曰

氣濁漢書音義章昭曰蟬蛻出於皮殼也

方曰白門楚辭曰行中野而散之台音夷

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湍渚。爾雅曰絕流曰亂郭璞注曰直橫

郭璞曰其水不勝鴻毛字林曰潺湲流貌漢書京兆有華陰縣

號馮夷俾清津兮，權龍舟以濟予。號呼也背令

服馮石而水仙注曰馮夷河伯也華陰灑灑隱首人服八石而水仙俾使也淮南子曰天子龍舟馮夷子合韻齊夷落切

未歸兮，悵徜徉而延佇。黃帝葬於西海橋山神未東歸也應劭曰上郡周陽縣有黃帝冢也悵徜徉會帝軒之

藜兮，偉關雎之戒女。悵息也偉異也詩曰關關雎雎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善曰中山經曰北望河林黃靈詹

而訪命兮，樛天道其焉如。黃靈黃帝也詹至也訪日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六籍

天道佑仁
之意與前
後相符合

禍福相倚
而人相倚
伏於人而
能於人而
誰知天不
報善不報
惡此報施
助命不爽

神達昧其難覆兮，疇克謀而從諸？九交道曰達覆審也審誰也諫也諫之也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

噬，牛哀嘗人牛哀也昆兒也噬食也淮南子曰牛哀病七日而化為虎其兄啓戶而入哀搏而殺之不自知為虎也廣雅曰噬噬也鼈令殮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鼈令蜀王名也

命其不隳，隳昭晰也善曰隳記曰命無左七何剛之與切東方朔曰司命主督察三命史記扁鵲死也禪傳也引長也善曰蜀王本紀曰望帝治汝山下曰郫積百餘歲荆地有一死人名鼈令其尸亡隨江水上下至郫與望帝相見望帝以鼈令為相以德薄不及鼈令乃委國授之而去死生錯其不齊兮，雖司

而繁廡，善曰漢書曰孝文宣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竇姬與在行中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續籍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代籍伍中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強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景帝後立為皇

后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善曰漢書曰孝平王皇后竇氏也善曰漢武故事曰願不知何許人漢

尉彪眉而郎潛兮，連三葉而遘武，尉官名也彪蒼也善曰漢武故事曰願不知何許人漢

董弱冠而司袞兮，設王隧而

弗處，善曰漢書曰董賢年二十二為三公哀帝崩賢自殺家惶恐夜葬之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賢造家墓不異王制賢既見診其尸因埋獄中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周禮曰三公自袞冕而下左氏傳曰晉侯請陸杜預曰掘地通路曰隧王葬禮也

夫吉凶之相仍兮，恆反仄而靡所，仍因也穆屈天以悅牛兮，暨亂叔而幽主，善曰孔安國

至也左氏傳曰穆叔孫穆子名約魯大夫有罪走向齊及庚宗遇婦人通之有子在齊夢天際已不勝願而見人黑而上微深目而微蹙

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使為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叔孫疾牛詐謂外人曰夫子有子乎曰余子已能捧檟而從我矣而見之則所夢也

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介而退牛不進叔孫覆器空而之叔孫疾牛詐謂外人曰夫子有子乎曰余子已能捧檟而從我矣而見之則所夢也

寧后，善曰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文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勃鞞斬其袪及入勃鞞求見於是呂甥冀內畏懼通人閭

於好惡兮，豈昏惑而能剖？剖分 贏適識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蒼讀爲書河洛書也說文曰識驗也秦語曰秦三

十二年燕人盧生奏獄圖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將兵三十萬北擊胡取河南地遂築長城以爲塞三十六年始皇南游還至平原津病始皇惡言死無復言死事病甚乃選曹賜蒲蘇使與咸會咸鳴而葬以書付行符璽令趙高未授使者丙寅始皇崩於沙丘惟少

子胡亥從丞相斯恐天下有變不敢發喪棺載還咸陽趙高素與亥善留所賜蒲蘇書謂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蒲蘇書蒲蘇即位爲皇帝太子無尺寸之地胡亥曰爲將奈何高曰非與丞相謀事不能成乃謂李斯曰蒲蘇即位必召蒙恬爲相於君不亦陳乎於是李斯然趙高言乃許受始皇詔立胡亥爲太子更作書賜蒲蘇曰朕巡天下瞻祀名山以延年壽而敢上書非我所爲日夜怨望不得

爲人子不孝其賜自裁將軍恬與蘇君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知亦賜死蒲蘇爲人仁得書泣即死胡亥即位爲二世葬始皇顯山善曰史記曰盧生使人奏獄圖曰亡秦者胡也使將軍蒙恬北擊胡略取河南地又曰始皇崩李斯與趙高謀詐受始皇詔立胡亥爲太子也

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爲對。車人名也孕懷

子也昔有周擊者家甚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假之乃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致賞巨萬及期田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假之乃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也從是所向失利遂便貧困鄭玄曰

慎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慎者魯大夫梓慎鄭公二十四年五月李任于也善曰見鬼神志及搜神記

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烈必甚能無旱乎秋八月大雩旱也叔孫之言驗也則梓慎之言不驗又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神應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火若汝用瓊琚玉瑱醜之猶必不火于產不子釋靈曰不用今言梓慎禱是顯明天道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爾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遠不與亦不復火

梁叟患夫梁丘兮，

善曰呂氏春秋曰梁國之北地名黎丘有奇鬼焉善教人之子姪昆弟之狀色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

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黃於東邑人問也其父信之曰諒是必奇鬼固嘗聞之矣明日復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且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往迎之丈人望見之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子高誘曰諂讓也漢書蕭通曰不敢刺刃公之腹者最藥法也章昭曰北方人呼

親所隄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矧視也

毋勿也絲髮係貌引也疹疾也善曰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棊枕而祐仁。監視也

兮，思百憂以自疹。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倬胡洽切

孔甚也

備伏不定之中仍有

此一人所以
貴自強也
起天監孔明
起路為近飛
出磬後中

此後處為前
後承段有
挂下一入
落段便從
展段徐翼
此風段揚
北度之意
與玄也
關接入王

渠輔也沈誠也祐助也善曰尚書曰
天監厥德又曰周公若天威
湯獨體以禱祈兮蒙彪禡以拯民。湯帝孔也獨聚也拯齊也善曰淮南子

本卜祭為民豈乎自當之乃使人積薪薪髮及爪自潔居柴上將自焚以祭天火將然即降大雨呂氏春秋曰湯起
夏大旱七年乃以身禱於桑林自以為犧牲用祈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爾雅曰旻天也權福也祈或為勸非
景三慮以營

國兮榮惑次於他辰。景證也慮謀也榮惑火星也次舍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有疾司星子韋曰榮惑守心宋之分

者國之本國無民何以為國如何傷本而致吾身乎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民歲不登何必蓄民
子韋曰君善言三榮惑必退三舍延命二十一年視之信一金七度三七二十一當更壽二十一年
魏顛亮以從治兮鬼

亢回以斃秦。善曰左氏傳曰初魏武子有嬖妾武子有疾命顛曰必嫁是妾疾病則曰必以殉及卒顛嫁之及輔氏之役顛見老

輔氏即晉地使魏顛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魏顛所以為敗秦師者專由魏顛妾之父也他年魏武子武子即娶也
武子疾病命顛曰必嫁是妾妾于武子疾甚困則更命顛曰必殺以殉秦師及武子卒顛嫁之不殺殉葬曰疾病則心憤亂吾從其治時也及

今年有輔氏之役顛領兵拒秦師之夜夢曰余汝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也
杜回於是秦師遂敗獲杜回之夜夢曰余汝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也
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

于英六。善曰英六國也楚末乃滅善曰尚書禹曰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

木凡名也育生也則落也善曰舊注之意以卉即桑末也言桑末寄夫根生桑末既凋而
寄生已茂以喻羣錄之後封於英六衆國已滅而英六獨存言積德之後必有餘慶也
有無言而不酬兮又何往而

不復。復返也善曰酒德記曰往而不來非禮也周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

蓄。善曰言何不遠迹以飛聲遊六合而訪道誰謂時之可蓄而不可行

也善曰甘泉賦曰仰矯首以遙望兮魂憊憊而無儔匹
憊兮永思王逸曰憊憊憊失望志錯越也
逼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遊。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宣循世

俗之逼隘楚辭曰宣遊
兮列宿履極兮彷徨
行積冰之澌澌兮清泉汨而不流。汨凍也善曰淮南子曰八紘北方曰積冰高誘曰北

母昆邱之

規形不見底映
無形不見底映
想言王母為之
一守正之

孫評文選 卷二

言燈堅也左氏傳曰周
陰沚寒杜預曰洲閉也
寒風凄其永至兮，拂穹岫之騷騷，
騷貌說文曰拂擊也爾雅曰穹大也毛詩傳曰騷動也善曰騷騷風勁貌于逸曰騷愁也合韻所流切

玄武縮于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
龜與蛇交曰玄武殼甲也春秋漢舍季曰太一常居後玄武察雍月令章句曰騰蛇龍類能興雲霧而遊其中文字曰騰無足爾雅曰蛇曲也

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
凌冰也善曰矜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唏

而增愁，
善曰楚辭曰遷鬼神於太陰兮漢書曰以陰陽言之太陰者北方也說文曰

宅幽，
高陽帝顛頊也相視也高居也個小貌也善曰家語孔子曰顛頊者黃帝之孫昌

其何瘳？
瘳愈也南至炎火變色無聊也至積冰含歌增愁此與彼何

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縲乎不周，
楚辭曰薛絕垠乎寒門又曰登閼風而縲馬王逸曰縲繫也楚辭曰路不周以左轉王逸曰不周山名也在嵬備西北漢書可馬相如大人賦曰軼先驅於寒門注寒門天北門也左氏傳曰臣貢縲縲縲馬絆也大荒經西北海之外大荒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淮南子曰昔共工與顛頊爭為帝共工怒而觸不周山

迅彘瀟其騰我兮，驚翩飄而不禁，
瀟疾貌騰送也翩飄疾貌瀟音蕭瀟也

越給囿之洞穴兮，漂通川之嶭嶭，
嶭嶭貌通川也

經重厝乎寂漠兮，愍墳羊之深潛，
深潛貌重陰地下也

追荒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
善曰荒忽幽昧貌甘泉賦曰窺地底於上同

出石密之闔野兮，不識蹊之所由，
蹊路也由自也善曰山海經曰密山是生玄玉黃帝取密山

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
速微也善曰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山海經曰鍾山之神人面蛇身而赤身長千里其眼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謂是燭九陰是謂燭陰郭璞曰即

意立身有
品

即此二女
感於崇獻
之感亦賦
折不暇亦
明清也喻
不為外盜
所奪之義

巖巖崇嶽
上接帝廷

燭龍

燭龍 燭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
燭龍也瑤谿赤岸謂鍾山東瑤岸也祖江人名也劉殺也善曰山海經曰大鵠郭璞曰瑤音不隱音瑤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

之於鐘山之東曰瑤岸欽瑤化
王母西王母也銀臺王母所居蓋進也療愈也善曰史記曰三神山仙人之焉黃金白銀為宮

闕王母仙者故假言之本
戴勝怒其既歡兮，又謂余之行遲。

名于母又曰西王母其狀如人感勝是司天之屬劬瑤曰勝玉勝怒魚觀切
戴勝謂西王母也怒笑貌謂讓也善曰字林曰怒讓

浦涯也善曰列仙傳曰毛女者字玉姜在華陰山中
咸姣麗以盡媚兮，增嫵眼而蛾眉。

體生毛所止巖中有鼓琴聲楚辭曰迎宓如下伊浦
好也善曰楚辭曰嫵媚目笑

笑眉
舒諺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桂徽。

音諺說文曰婧妍媚
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礫以遺光。

也財性切一音精
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礫以遺光。

也放循道無窮則佩環能本道德則佩珉薛若韓詩章句曰綉帶也尙書曰厥篚玄黃琕音昆綱

雖色豔而賂美兮，志皓蕩而不嘉。
黃也楚辭曰怨靈修之皓蕩。

而清歌。
善曰雙材謂玉女宓妃也劉歆列女傳頌曰務女修身廣觀善惡

古詩曰蘇草也郭璞曰草物名也說文曰詭
鳴鶴交頸，鳴鳩相和。

善曰莊子曰魏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
如何淑明，忘我實多。

焉婢約者處于毛詩曰有女懷春
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

善曰淑也淑明謂衛也玉女宓妃言忘棄我實多善曰論語搗輔
瞻崑崙之巍巍兮，臨滎河之洋洋。

亦天路可
樂之意也

巫前占夢
與前占夢
之相應未
故居為思
束耳

此下言通
路之可通
而學玉階
也應前玉
高為澤四
句意亦兼

孫評文選 卷二

洋。鐵嶺高統紆也言河之曲也善曰史記太史公曰禹本
紀言河出崑崙毛詩曰河水洋洋毛萇曰洋洋盛大也
以梁津兮詔登閔風之層城兮搆不死而為牀閔風崑崙山名也善曰淮南子曰崑崙虛有三山閔風桐板玄圃
西皇使涉于登閔風之層城兮搆不死而為牀層城九重禹云崑崙有此城高一萬一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北角

曰閔風之巔山海經曰崑崙開明北有不死樹食之長
壽郭璞曰言常生也古今通語曰不死樹在層城西
曰惟乾食糧也楚辭曰濟環剝以為糗糒曰南言白水在崑崙之源也藥而隨切刺居子切
刺酌也楚辭曰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王逸淮南言白水在崑崙之源也藥而隨切刺居子切

吉之元符平使也善曰言我昔夢木禾今令巫咸古之楚辭曰巫咸將夕降兮
擲椒糒而要之王逸曰巫咸古神巫也當殿中祭之時也揮甫耕切 滋令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

為敷類繁也不華秀而實謂之秀善曰言已有令德
南子曰孔子見禾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乃歎
曰我其首禾乎高誘曰禾穗向根故君子不忘本也 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慮懿美也廬居也善曰韓詩
義大矣哉杜預曰姑且也 戒庶僚以夙會兮僉供職而並訝庶僚即下豐隆列缺等也訝迎也言戒誓令夙早而會
皆供職而來迎我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僉皆也 豐隆

軒其震霆兮列缺曄其照夜豐隆雷公也曄聲貌震雷聲也列缺電也曄光貌善曰楚辭
曰吾令豐隆雲兮羽獵風曰霹靂列缺吐火鞭虬施馮切 雲師韞以交

集兮凍雨沛其灑塗雲師雨師也豐隆貌凍雨暴雨也巴郡謂暴雨為凍雨沛雨貌塗路也善曰諸家之說豐隆皆曰雲師
雨為凍雨楚辭曰使凍雨兮灑塵鬱徒感切 轆琰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路善曰爾雅曰載轆謂之轆郭璞曰轆車輓上環轆
也獨斯曰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擾 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善曰百神謂百神其備從也善曰楚
騶也廣雅曰有翼日照龍路車也

就車兮修劍揭以低昂揭仰 冠岳岳其映蓋兮珮琳灑以輝煌琳灑盛貌岳岳冠冕也輝煌光
貌善曰岳岳切琳音

就車兮修劍揭以低昂揭仰 冠岳岳其映蓋兮珮琳灑以輝煌琳灑盛貌岳岳冠冕也輝煌光
貌善曰岳岳切琳音

天之象也
極其開闔
舒展一篇大

自強不息
四玉不可
蹈此止
遠於此
矣反窮
足之已
用處

離 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騰而超驤。僕夫謂御車人也儼敬也八乘公上得從車八乘善曰楚辭曰美

溶以天旋兮，蜺旌飄以飛颺。楚辭曰善曰氣旋氣氣為旌也楚辭曰連五宿兮建旌揚氣氣以為旌字林曰

軫軛而還睨兮，心勺灑其若湯。勺灑熱貌善曰說文曰無輻曰軫軛車輪小穿也又曰睨那視也楚辭曰

都之嚇戲兮，何迷故而不忘？羨欲也赫戲戲迷惑也何惑舊故而不忘謂不忘上也都楚辭曰陸登皇之赫戲兮

左青瑠之捷芝兮，右素威以司鉦。青瑠青文龍也素威曰虎威也善曰芝小蓋也禮記曰君

羽兮，後委衡乎玄冥。長離朱鳥也委屬也水衡官名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聞長離後裔鳥也禮記

屬箕伯以函風兮，懲澶忍而為清。頃舍也懲騰也澶靜也善曰風俗通曰風師者箕星也注澶物

升遐兮，浮蟻蠊而上征。蟻微也善曰楚辭曰涉青雲而汎蓋兮甘泉賦曰騰清霄而軌浮景又曰浮蟻

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戾至也回回光明貌善曰說文曰焱火華也言光之盛

天皇于瓊宮，叫呼也開主門也開開也扉宮門闈也說見也天皇天帝也善

形彤，聆聰也廣樂名也展信也洩洩彤彤皆樂貌善曰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而瘳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

考治亂於律均兮，意建始而思終。律十二律均所均聲也建立也善曰琴道曰琴七絃足以通萬物而考

已至帝廷
忽作傲戒
之意語此用
意所在反於
此須下一

忽作曼聲
又成促節
以為收節
之勢音節
變化

一掃蕩無遺
一念收轉

也宋均曰均長八尺
施絃以調六律五聲惟般逸之無數兮，懼樂往而哀來，孔安國尚書傳注曰歌賦也善素女撫絃而餘

音兮，建始念終也素素女也太宗黃帝樂師也高誘淮南子注曰素女黃帝時方術之女也太容吟曰念哉！善曰史記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舊法素女今本有之尚書曰帝念哉既防淫

而靖志兮，靖靜也追及也廣雅曰翺翺浮游也善曰字林追我暇以翺翺，日端立也毛詩曰追我暇矣又曰將翺翺翔出紫宮之蕭蕭兮，善曰字林集太微

之閭闔。天文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泰一當居也旁三星三公後句曲四星一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衛十二星藩臣
皆曰紫宮善曰紫宮太微二星名也春秋合誠圖曰紫宮帝太宮也又曰太微其星十二字林曰閭高說甘泉賦曰閭闔其

寒窟間命王良掌策駟兮，善曰春秋元命苞曰漢中四星天駟一曰天駟旁一星王良主天馬也踰高閣之將將，善曰春秋元命苞曰漢中四星天駟一曰天駟旁一星王良主天馬也

建岡車之幕幕兮，善曰岡車舉星也青林天苑也河圖曰獵青林之茫茫，善曰岡車舉星也青林天苑也河圖曰彎威弧之拔刺兮，善曰漢書曰羽林天苑西射

蟠冢之封狼，善曰漢書曰狼下有四星曰狐淮南於北落兮，善曰漢書曰狼下有四星曰狐淮南代河鼓之磅礴，善曰漢書曰狼下有四星曰狐淮南

乘天潢之汎汎兮，善曰漢書曰狼下有四星曰狐淮南浮雲漢之湯湯，善曰漢書曰狼下有四星曰狐淮南倚招搖攝

提以低徊，善曰漢書曰狼下有四星曰狐淮南劉流兮，善曰漢書曰狼下有四星曰狐淮南察二紀五緯之綱繆，善曰漢書曰狼下有四星曰狐淮南適皇。

斗者招搖劉流窳姚也漢書曰攝提直斗柄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越經書范蠡曰天貴持盈不失日月星辰紀綱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宋均曰和栗氣和而嚴正綱繆連綿也適皇往來貌也

卷兮，善曰漢書曰狼下有四星曰狐淮南驕傲之貌也天矯自縱恣貌也姚姚也連卷長曲貌姚姚匹萬切

淚，善曰漢書曰狼下有四星曰狐淮南沛以罔象兮，善曰漢書曰狼下有四星曰狐淮南爛漫麗靡，善曰漢書曰狼下有四星曰狐淮南藐以迭盪。

分布遠馳之貌善曰爛漫分

系即收拾詞
全符之大意
而結不在一
道於處思
筆收出何
玄充足似
傲不新則
局不寬所
以符如此
少但但
一人往亦
不之可耳

兮盤 恭夙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不貳不差貳也服所服事也善曰毛詩曰夙夜在公楚辭曰事君而無貳夕惕若厲以省僇兮。

懼余身之未勅，勅整也善曰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無咎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惡。善曰楚辭曰苟余情之端直又曰國無人兮莫我知小雅曰小

女六切 慄無為以凝志兮，與仁義乎逍遙。善曰老子曰上德無為楚辭曰超無為以志清上林賦曰馳騫乎仁義之塗不出戶而知天下

兮，何必歷遠以劬勞？善曰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河上公曰聖人以己征劬勞于野系曰：系繫也言繫賦之前意也。『天

長地久歲不留，善曰老子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俟河之清，祗懷憂。祗適也善曰左氏傳子驪曰周蔣有之曰俟河之清千年一清願得遠渡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善曰楚辭曰遠度世以忘歸六區上下四方也周易曰上下無常非為那也超踰騰

躍絕世俗，飄遙神舉，逞所欲。說文曰逞極也天不可階，仙夫稀。善曰周禮曰天不可階而升柏舟悄悄，烝不飛。柏舟詩篇名也注溫怨也悄悄憂貌羸小乘小人在君側也丞恨也其詩曰憂心悄悄溫子羸小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注不如鳥雀翼而飛去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松喬高踰，孰能離？松亦松子喬王喬離附也

結精遠遊，使心構。構離也善曰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公羊傳曰構其妻子何休曰搆搆提將也迴志竭來從玄謀。竭去也善曰劉向七言曰竭來歸耕永自歸獲我

所求夫何思？也 夫復也

歸田賦

張平子 歸田賦者張衡仕不得志欲歸於田因作此賦凡在日朝不日歸田

爲解釋之辭此一篇之用意也

一序以折字起章中亦以字法老章氣勢森秀自

閒居非巧以拙一事寫大意一此

可以解晉民之恨兮蔡邕琴操曰伏義氏作琴絃有五者象五行也周周公孔子也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賈逵國語注曰軌法也鄭玄毛詩箋曰模法也莫奴切苟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班固漢書述賈鄒枚路曰榮如辱如有橫有樞劉德曰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張晏曰乍榮乍辱如辭也

閑居賦并序閑居賦者此蓋取於禮篇不知世事閑居坐之意也

潘安仁晉武帝時人也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

廢書而歎漢書汲黯傳曰黯師子司馬安文深善巧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班固司馬遷贊曰遷有良史之才李陵書曰能不

事上下故四至九卿之位班固曰安文善巧故每讀其傳而歎息踰於滅切字林曰慨任不得志許既切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京賦曰小必有之亦宜然

願常以爲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鄭玄毛詩箋曰願念也周易曰用無常道事無軌度廣雅

玄通深不可識河上公曰玄天也言其節志矯微與天通也則必立功立事効當年之用漢書平常書曰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延駕與張奐書

以資忠履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周易曰履信思乎順又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誠所以居業也僕少竊鄉曲之

譽蕭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則未可與論行也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爲

郎臧榮緒晉書曰賈充字公闔封魯公爲司空太尉亮贈太宰諡武公又曰岳弱冠太尉舉秀才爾雅曰忝辱也命謂舉命之稱雅曰命告也凡尊者之言曰命孝經曰則周公其人也逮事世祖武皇帝臧榮緒

一總領力
拙字一類
筆法妙
致有飛舞
效矣

先高昔日
所歷後言
今日所處
字分疏見
拙者之事
是為不

紀曰帝諱炎字安世崩上
號世祖禮記曰選事父母
為河陽懷令臧榮緒晉書曰岳出為河陽令轉懷令漢書河內郡有懷縣河陽縣也
尚書郎廷尉平臧榮緒晉書岳頻奉

初置廷尉左右平秩皆六百石平皮命切
今天子諒闇之際天子皇帝也諒闇今謂凶盛
領太傅主簿府主

誅除名為民臧榮緒晉書曰楊駿為太傅輔政高
俄而復官除長安令何休公羊傳注曰俄者須臾之間也漢

也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
禮記曰二十曰弱冠論語子曰五十

入徒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八徒官謂舉秀才為郎河陽令懷令尚

士也一除名謂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為民也一不拜職謂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也一進階謂遷懷令
為尚書郎也再免謂任廷尉平以公事免遷博士以去官免也三遷謂廷尉平領太傅主簿及遷博士也

拙者之効也周易曰不出戶庭知通聖也漢書揚雄
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謂拙於用多論衡

曰博覽古今者為通人臧榮緒晉書曰和嶠字長輿莊子
謂拙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尚書周公曰子多才多藝

而于之官信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方今猶正今也廣雅曰方正也尚書曰俊乂在官
拙者可以絕意乎

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漢書曰列侯太夫人知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

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筭之役乎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論語曰夏間孝子曰

習儀以亟方言曰屑屑不靜也論語子曰寬斗筭之人何足與也鄭玄曰筭
竹器也容斗二升袁宏後漢紀郭林宗曰大丈夫焉能久處斗筭之役乎

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
知足不

得志而生
感耳

以拙字為
首尾中寫
附居之地
後亦居
以出也
點出也
以近周家
園以作兩
王以見
家園之清

孫評文選 卷二

七四

室百堵漢書景帝詔曰藝種樹可衣食物莊子善卷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家語曰原靈衣冠衿絲有自得之志池沼足以漁釣香稅足以代耕我文曰

禮記曰夫祿足以代其耕灌園粥蔬以供朝夕之膳列女傳曰於陵子仲為人灌園字書曰粥實也粥與鬻音義同說文曰膳具食也

之費鄭玄周易法曰牧養也廣雅曰酪實也生護切釋名曰酪乳汁所作也漢書秦德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歷忌釋曰伏者何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匿者金故也服者風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謂周曰大蜡漢

改爲臘臘獵也音獵取禽獸以祭其先祖故曰臘也秦孝公始置伏始皇改臘曰嘉平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

者之爲政也論語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乃作閑居

賦以歌事遂情焉韓詩序曰勞者歌其其辭曰

傲墳素之場圃步先哲之高衢左氏傳楚靈王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賈逵曰三墳三皇之書

雖吾顏之云厚猶內媿於寧遠有道吾不仕無道吾不愚書尚

餘也管子曰巧者有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浹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浹毛萇詩傳曰浹猶漚也身齊逸

民名綴下士論語子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注逸民者節行超逸也禮記王陪京沂伊面郊

後市南都賦曰陪京之陽薛綜東京賦注曰沂向也楊至期洛陽記曰洛水之南名曰伊水周禮曰面朝後市鄭玄儀禮注曰面

梁黼以徑度靈臺傑其高峙河南郡縣境界瀕曰城南五里洛水浮橋方言曰造舟謂之浮梁鄭玄曰即今浮橋爾雅

西郊後市
與東更及
如祀動以
大典正之
表皇居之
拙者以親
突也

在洛陽南去城三里毛震詩傳曰傑特立也思玄賦曰松喬高踞能離徐爰射雉賦注曰峙立也關天文之祕奧究人事之終始日月五星天之文也陸賈新語曰楚王作乾鑿之發闕天文臨承後

漢書曰姚俊尤明圖緯祕與字書曰祕密也廣雅曰奧職也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靈以先觀天人之際法陰陽之會易曰歸妹人之終始也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幙綠微也元戎兵車也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禁營謂五營也陸機洛陽記曰五營校尉前後左右

將軍府皆在城中陸機既不言所處難得而詳也鄭玄禮記注曰徽旌旗之名也谿子巨黍異祭同機王曰谿子巨黍者皆射六百步之外許慎曰南方谿子巒夾和營皆養材也孫卿子曰繁弱巨黍古之良弓異祭同機言祭養雖異而同一機也漢書音義張晏曰連弩三十餘共一臂然養弩弓也李奇曰谿子也字林曰養首卷孔安國尚書傳曰機弩牙也本或為異卷同歸誤也

石雷駭激矢虻飛駭石今之拋石也皆西季切廣雅曰駭起也呂氏春秋曰激失遠法言曰羿激失范蠡兵法飛石重二十斤為激發行三百步東觀漢記光武作飛虻箭以攻赤眉廣雅曰虻飛箭名也方言曰凡箭三鏢謂之羊頭三鏢長六尺謂之飛虻郭璞曰此謂今之射箭也鏢稜也以先啓行耀我皇威都賦曰耀皇威而講武事其東則有明堂辟廱清

穆敞閑陸機洛陽記曰辟廱在靈臺東相去一里俱魏武所徙三輔黃圖大司徒宮環林繁映圓海迴淵三輔黃圖曰四闕於外象四海也仲長昌言曰溝池自周竹木自環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者所以行禮樂宣教化辟雍象璧圓以法天雍者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班固東都賦曰曷若辟雍海流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

配天毛萇詩傳曰聿述也南都賦曰奉先祖而追孝李經曰秦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文考謂晉文王也尚書曰惟子文考祗聖敬以明順養更老以

崇年言尊祖父以配天所以明順也漢三老五更所以崇年也韓詩曰湯降不迎聖敬日躋言湯聖敬之道上開於天白虎通曰禮三老於明堂以配上帝文考謂晉文王也尚書曰惟子文考若乃背冬涉春陰

謝陽施七發曰於是背秋涉冬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楚辭曰青春爰謝王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

而展義左氏傳宰孔曰天子有事於文武杜預曰有祭事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郭璞曰既祭積薪燒之周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饋燎祀司中司命鄭司農曰三祖皆積柴實牲體焉燔燎而生煙以報陽也禮記曰周人禘而郊禘鄭玄曰禘如祖宗謂祀祭以食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與百神遊於鈞天也左氏傳曰天子非展義不巡狩

孫評文選 卷二 七五

萬服振振以齊玄管嗽嗽而並吹。左氏傳卜偃曰童謠云袍服振振首真服度曰袍服黑服也杜預曰振振威貌也說文曰袍玄服也音均風俗通曰竹曰管郭璞爾雅注曰管長尺圍寸併吹

之有底賈氏以為如繡六孔風俗通曰漢帝時等陸文學奚仲仲於治道舜祠下得玉管後人易之以竹王逸楚辭注曰嗽嗚聲也煌煌乎隱隱乎。蒼頡篇曰煌煌光明也上林賦曰煌煌

嚴音茲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春秋考異郵曰飾禮容成文法史記曰孔子陳俎豆設禮容漢書龔參

巨兩學齊列雙宇如一。郭緣生述征記曰國學在辟雍東北五里太學在辟雍東北五里太學右延國胄左納良逸。爾雅曰延進

于太學招賢良太學在國學東尚書曰或升之或入之室。家語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

孫武叔曰吾亦何常師之有道在則是言有道則可以為師故髦士投絨名王懷璽。言璽絨織履威來學也毛詩曰髦士故宜爾雅曰髦俊

風行應如草靡。論語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此里仁所以為美。論語曰里仁為美鄭玄曰里者人之

所以三徙也。列女傳曰孟母舍近墓孟子嬉戲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處也乃去舍市旁其子嬉戲為買街孟母又

成大儒爰定我居築室穿池。毛詩曰築室百堵莊子孔子曰魚相造于水者築池而養給長楊映沼芳枳樹籬。馮衍顯志賦曰

鱗澹灑菡萏敷披。灑灑出沒貌高唐賦曰巨石潤竹木蒼藹靈果參差。馮衍顯志賦曰

棹之柿。廣志曰洛陽北華山有張公夏梨甚甘海內唯一樹大谷未詳西京雜記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

李。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弱枝棗廣志曰周文王時有弱枝之棗甚美禁之不令人取置樹苑中于逸荔枝賦曰房陵朱仲之

記房陵縣有好棗甚美仙人朱仲來竊大山蕭亦稱學問讀岳賦周文弱枝之棗為杖策之杖世本容成造歷為確摩之磨

靡

敘太長似太
仁一泛太敘
意入孟穎兩
下母之里學
段之

至居才所入
閑安仁家
乃安與王
園也與王
機一也與王
對生情遙

太夫人一
段與序中
應并見孝
乎之意亦
拙者之為
政也

遠近二句
總收上文
矣包舉無遺

不畢殖。若韻篇曰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隴丹白之色。漢書音義曰櫻桃各桃也爾雅曰荆桃今櫻桃也冬桃李冬熟也櫻桃山桃也實似桃而小不

解核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胡桃桃出西域廣志曰張掖有白梨酒泉有赤梨石榴蒲陶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石榴即若榴也蒲陶似葡萄落實貌蔓衍長也博物志曰張騫使大夏得石

榴李實利為武師將梅杏郁棣之屬，繁榮麗藻之飾。郁今之郁李棣實似櫻桃也張揖上林賦注曰葛山李也郁與實義同郭璞上林賦注曰棣實似櫻桃華實

照爛，言所不能極也。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荼則葱韭蒜芋，青筍紫薑，莖薺甘旨，蓼菱芬芳。詩毛

曰董茶如飴毛萹曰薑菜也居隱切鄭玄儀禮注曰菘菜也韻略曰菱香菜也相惟切與後同蕤荷依陰，時養向陽。崔豹古今注曰蕤荷陰菜似薑宜陰野地依陰而生也鄭玄儀禮注曰蕤豆菜也曹子建求親

表曰葵葵之傾葉太陽綠葵含露，白薺負霜。於是凜秋暑退，熙春寒往，傳張耀曰火星中而寒暑乃退老子曰衆人

照熙如登春漢河上公注熙熙淫情欲也熙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發台觀之志意淫故曰熙春廣雅曰熙熾也易曰巽往則來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太夫人乃御

版輿，升輕軒。禮記曰諸侯曰夫人注夫之言扶也言能以禮自扶版輿名博暢晉諸公贊曰傅祗以足疾版輿上殿版輿一名步輿周禮與服雜事記曰步輿方四尺素木為之以皮為覆網之自天子至庶人通得乘之遠覽

王畿，近周家園。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體以行和，藥以勞宣。爾雅釋言曰宣徇德也郭璞注曰宣散也常膳載加，舊痾

有痊。說文曰痾病也莊子曰今余病少痊司馬彪曰痊除也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曹子姓名郭籍曰列坐竟長筵言風軌不行也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藉軌還轅張揖曰

結猶陸槩紫房，水挂頰鯉。馬融高第頌曰黃泉揚芳紫房橫瀛張載安石榴賦曰紫房獨熟毛萹詩傳曰頰赤也或宴于林，或禊于汜。史記曰武帝

書曰三月上巳宮人皆禊於東流水上自洗滌拂除宿疾病也風俗通曰禊者絮也仲春之時昆弟班白，兒童稚齒。王

晉書曰兄御也釋弟燕令豹驪記曰班白不提孳爾孳白幼稚也方言曰稚小也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毛詩曰萬壽無疆史記曰武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黃香天子頌曰

人生已樂
貼色其
遠非耽
樂之意

當亦不忘
世味而
養拙為
全是一
牢騷也

頌似風正
文則九章
一其宮室
泉諸賦所
水舖敘中
有落敘
勞之相
通篇為出
然則悲思

獸萬年之玉腸論語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
喜一則以懼孔安國曰見其壽則喜見其衰則懼
壽觴舉，慈顏和，舞賦曰嚴顏和而怡懽浮杯樂飲，絲竹駢羅。說苑

曰公承不仁舉大白浮君慶雅曰浮則也漢書曰陳平厚具
樂飲太尉風俗通曰絲竹曰管西京賦曰蓬萊而翫羅
頓足起舞，抗音高歌，楊柳報孫會宗書曰奮袖低叩頓足起舞傳武竹舞賦曰抗音高歌為樂之方

人生安樂，孰知其佗？佗謂榮貴也國語曰晉文公適齊齊侯妻之退求已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語論

孔子曰君子求諸己曾
子曰且就樂夕而自舍
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論語考比職賜問曰格言成法亦可以次序也幾陋

身之不保，尚奚擬於明哲？爾雅曰幾近也孟子曰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毛詩曰既明且哲仰衆妙而絕思，

終優遊以養拙。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毛詩曰優哉游哉亦是

哀傷

長門賦并序

司馬長卿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外傳曰陳皇后者長公主嬖女也會祖嬰與項羽起後歸漢為廢邑傳子

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光五年，坐女子楚服，等為皇后巫蠱祠祭呪詛，罷歸長門宮，漢書曰卓氏女文君既奔相如相如與俱之聞蜀郡成都

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漢書曰卓氏女文君既奔相如相如與俱之臨邛賣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身自濞器於市

因于解悲愁之辭，鄭玄儀禮注曰子為也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說文曰悟覺也陳皇后復得親幸，字林曰幸吉而免凶也

而四無怨望賦之失乎此風以作怨其數人之情亦可資也悲願言其託得無所願復幸皇如事

以盡自悲寫意朝往暮來為一之無十自之刻二盡調篇引來乃起下中夜無

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道遙以自虞，

神女賦曰夫何神女之妖麗何休公羊傳注曰據疑問不知者曰何佳人謂陳皇后也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說文曰佳善也廣雅曰佳好也爾雅曰虞度也

郭璞曰謂湘度也言付所為被逐在長門宮之事

魂踰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居。

言精魂踰佚形體枯槁悲悴之甚也蒼頡篇曰佚揚也楚辭曰神儻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槁古老

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

我武帝也言帝昔許朝往暮來幸臨於己今以飲食樂而忘於為人後自謂也

心慊移而不省

故兮，交得意而相親。

鄭玄周禮注曰儻經也言帝心經移不省故喜交在得意相親而已儻字或從火非爾雅曰省察也據理兼切

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慤

之懽心，

若讀籍曰懷抱也說文曰懽謹也鄭玄禮記注曰懽感也空角切

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尙君之玉音。

願君問己因而自進也尙猶奉也毛詩曰無金玉爾音

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

離宮即長門宮也在城南

脩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

幸臨，

薄具肴饌也說文曰臨親也

廓獨潛而專精兮，天漂漂而疾風，

楚辭曰悲愁窮感兮獨處禮記曰祥而廓然鄭玄曰憂俾在心之貌登蘭臺而

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淫。

王逸楚辭注曰怳失意也又曰不安之意也韓子曰神不淫放則身全廣雅曰淫游也爾雅曰淫游也

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

而晝陰，

毛萇詩傳曰鬱積也楚辭曰日窮冥兮晝晝說文曰窈深遠也

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

言似君之車音也毛詩曰殷其雷殷音隱飄風

迴而起闔兮，舉帷幄之檐檐，

楚辭曰蒙檐以含風王逸曰檐搖搖貌

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闔闔。

盛也爾雅斤切

孔雀集而相存兮，玄援嘯而長吟，

鶴問也

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翔而北

南。

發斂也

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

憑噫氣滿貌字林曰噫飽出息也乙戒切管于曰邪氣襲內王色乃衰攻中言攻其中心

下蘭臺而周

首段一一起
寫也盡一
夜也盡一
陰清黃白
待可想夕
下可想夕
軒亦疾柳
與亦疾柳
與亦疾柳
與亦疾柳

深宮正
寫長門
刻畫宮殿
之態

覽兮，步從容於深宮。好色賦曰周覽九土，尚書曰從容以和。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孔安國尚書傳曰：至也。郭璞方言注曰：穹，壯大也。

闐徒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高誘曰：靡靡，少頃也。郭璞方言注曰：靡靡，細好也。擠玉戶以撼

金鋪兮，聲贈眩而似鍾音。字林曰：擠，排也。子計切。說文曰：撼，搖也。胡感切。刻木蘭以為棖兮，飾文杏

以為梁。木圓似桂木，文杏亦木名。羅丰茸之遊樹兮，離樓梧而相撐。丰茸，柔節貌。遊樹，浮柱也。離樓，撥棊也。木貌。漢書音義曰：瓊瑋曰邪柱，為梧字。林曰：撐，柱也。直庚切。

施瑰木之櫛櫨兮，委參差以棟梁。方言曰：櫛，拱也。言以瑰奇之木以為櫛櫨，委參差以承虛。時仿佛以

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楚辭曰：時仿佛而不見。心淳熱其若湯。說文曰：將，將也。羊切。五色炫以相曜兮，爛耀耀而

成光。楚辭曰：炫，光貌。廣雅曰：曜，照也。賈逵國語注曰：曜，明也。繖錯石之匱巖兮，象瑋瑋之文章。鄭玄禮記注曰：繖，密也。錯，石雜采石也。言累聚石令之密，繖以為匱巖采色。開雜象瑋瑋之文章也。爾雅曰：匱，謂之之。郭璞注曰：今江東呼為匱，謂之之。郭璞注曰：今江東呼為匱，謂之之。郭璞注曰：今江東呼為匱，謂之之。

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尚書曰：荆州厥篚玄纁纁，組，孔安國曰：組，綬類也。周禮曰：春人掌雜綬之事。鄭司農注曰：組，綬也。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爾雅曰：楣，謂之梁。三輔黃圖曰：未央殿，未央殿貌。

孤雌踣於枯楊，廣雅曰：雌，鳴也。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說文曰：悵，悵也。懸明月以自照兮，

徂清夜於洞房。楚辭曰：洞房，修室也。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宋玉風賦曰：援琴而鼓之。七略曰：子守正以自禁也。賈楚國語注曰：援引也。

案流徵以卻轉兮，聲幼妙而復揚。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幼音要。貫歷覽其中操兮，意

慷慨而自叩。音依曲次第貫穿而歷覽之志。其中操也。操，操之中也。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琴道曰：琴有伯夷之操，窮則獨善其身，不失其操，故謂之操。自叩，激廣也。漢書王章妻謂章曰：不自激叩如淳注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叩，五郎切。

難宮宇總
起中問曰
驚空深益
正空洞房
數次秋如
憂之相貞
怨自心者
艾令人生
艾小雅之
詩音也

長夜不寐
一有此光
反覆難堪
長門怨詩
不能一語
出其語

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自眼出曰涕，流離涕垂貌。舒息悒而增欷兮，隴履起而彷徨。息歎也，悒於

歎也。楚辭曰：憊憊增歎。若頌篇曰：歎泣餘聲也。臣瓚漢書注曰：蹠跟為跣，跣為

歎。賦文曰：隴履也。一曰隴履屬屨，屨，屨也。若頌篇曰：隴徐行貌。隴與蹠音義同。

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僇。歎，說文曰：揄，引也。爾雅曰：僇，過也。歎，咎也。

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頽思而就牀。廣雅曰：頽，壞也。言壞其思慮而就牀。擗芬若以為枕兮，

席荃蘭而葢香。芬若，荃蘭皆香草也。言以為枕席。廣雅曰：荃，蘭也。言荃蘭之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琴操：蟲政出

遊七年不歸兮，常夢想思見之。惕寤覺而無見兮，魂茫茫若有亡。茫茫，恐懼之貌。狂在切。楚辭曰：魂茫茫而南行。王逸曰：茫茫，惶遽貌。莊子曰：君倘然若有亡。衆雞鳴

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楚辭曰：目眇眇兮愁予。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言將曉也。淮南子曰：西方其星畢昴，今出

東方謂五月六月也。爾雅曰：畢昴之畢又曰大梁昴也。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藹藹，月光微闇之貌。禮記曰：季秋之月，霜始降。夜曼曼其若

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楚辭曰：終夜之曼曼。又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明晦之者，歲曼曼長也。一作漫漫。又曰：心鬱鬱之憂思。今猶永歎而增傷。鄭玄周禮注曰：鬱，不散也。越絕書計倪曰：會稽之飢，不可再更也。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說文曰：澹，搖也。李奇曰：澹，搖也。偃蹇，佇立貌也。楚辭曰：思不眠而極

荒矣。然荒欲明貌。亭，遠貌。一云將至之意。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管子：婦對桓公曰：妾人聞之，非有內

思舊賦 并序

向子期 臧榮緒晉書曰：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始有不羈之志，與嵇康、呂安友。康既被誅，秀隱本州，計入洛。太

佳處全在
一序中賦
特就此致
韻淡之極
自成一格

不一序清
不亦亦極
尤有動人
日薄炭溫
感句怡然

二則並得
獨寫後則
不絕之妙
章法亦有

柔靡參旁
子期所感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臧榮緒晉書曰嵇康為竹林之遊預其流者向秀劉蕡之徒呂安字仲偉東平人也其人並有不羈之才，梁參王

書曰使不羈之，然嵇志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千寶晉書曰嵇康漁人呂安東平人與阮籍山濤及兄籍友善康有清遊之志

不能被禍懷寶粹才而上人安與庶弟魏妻美巽使婦人醉而幸之醜惡發露異病之昔安謬已異於鍾會有龍太祖遂徒安邊郡遣書與康昔李叟入秦及聞而歎云云太祖臨之追收下獄康理之俱死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鍾會為大將軍所昵聞而造之乘肥衣輕實從如雲康方箕踞而綴會至不為禮會深恨之康與東平呂昭子異友弟安親善會異姪安妻徐氏而詎安不孝因之安引康為證

說文曰：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王肅周易注曰綜連事也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國語曰先人

就移也文士傳曰嵇康臨死顏色不變謂兄曰向以琴來不見日已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息曰太平引絕於今日耶康別傳臨終曰袁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新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就死命也曹嘉之晉紹曰康刑於東市顧日影援琴而彈

逝將西邁，經其舊廬。言昔逝將西邁今返經其舊廬毛詩曰逝將去汝于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淮南子曰日入于虞淵之汜溷冷也鄰人

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

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論語曰將命者出鄭玄曰將命傳辭者鄭玄毛詩箋曰將率也徂行也毛詩曰不能旋反爾雅曰適往也濟黃河以汎

舟兮，經山陽之舊居。國語曰秦汎舟於河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西晉賦曰原野蕭條賦曰原野

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二子謂呂安嵇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歎黍離之愍周

兮，悲麥秀於殷墟。毛詩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周見周墟盡為禾黍故歌黍離之詩毛詩正義曰過故宗廟宮

作雅聲曰麥秀漸兮黍米

颺颺彼發愴兮不我好兮 惟古昔以懷今兮 心徘徊以躊躇 棟宇存而弗毀

有不可名
言者故託
為隱約之
詞

生之運死
所感深矣
因琴聲接
鳴笛有雲
致行水流
之

感一序中
在而逝由
說地如斯
者耳自然
之結生遺
以曲之有
境與折一
之序見點
一感處

兮，形神逝其焉如？家語孔子謂魯哀公曰君仰視椽杓其器皆存而不視其人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如往也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史記

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斛大無下不見人犬之憂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已成度楚王不足事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卿曰今秦

王欲吞天下此布衣馳騰之時而遊說者之秋也故斯將說秦矣乃拜斯為客卿卒用其計諫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用趙高之言以風中郎令趙高按治斯斯居囹圄中仰天歎曰嗟乎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而心未寤而以

趙高為佐吾必見殘至咸陽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心反二世乃具斯五刑論要斬咸陽無出獄與其子三川守由俱執願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索黃犬出上秦東門逐狹免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夷三族拜高為中丞相事無

大小輒決於高悼樹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運遇五行運

之吉凶也領會冥理相會也鄭玄禮記注曰領理也司馬彪曰領會言人運命如衣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

尋，潤頰賦曰其妙聲則清淨狀願長門賦曰聲幼妙而復揚停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言駕將邁遂停不行毛詩曰駕言出遊廣雅曰將欲也胡廣車夷齊文曰握翰錄弔以舒

懷兮毛詩曰我心寫兮

歎逝賦 并序

陸士衡

事而作賦焉

王隱晉書曰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少為牙門將軍吳平太傅楊駿辟為祭酒轉太子洗馬後成都王穎以機為司馬參大將軍軍事遂為穎所害臨刑年四十有三歎逝者謂嗟逝者往也言日月流邁人世過往傷歎此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休何

爲一字領起
控照之類
所在

首言逝者
乃造化之
常然人所
不免引以
不爲動比
何等

孫評文選 卷二

曰儻方也賈逵國語
注曰儻猶言能也
余年方四十而懿親滅屬亡多存寡
左氏傳當辰曰兄弟雖有小怨不廢懿親
昵交密友亦不半
在
爾雅曰昵近也孫林曰親之近也長笛賦曰密友近賓
或所曾共遊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外索然已盡
索盡
以是
悲哀哀可知矣
家語孔子謂哀公曰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
乃作賦曰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
伊惟也升降謂天地氣上下也禮記曰地氣上發天氣下降而百化興焉鄭玄曰齊諧曰躋躋升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變因也
日望空以

駿驅節循虛而警立
警猶驚也言日月望空駿驅而去時節循虛驚動而立
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
楚辭曰時不可兮得思玄賦曰辰條忽其不持得長年也素

時飄忽其不再老晚晚其將及
再楚辭曰白日晚晚其將入晚晚言日將暮也
望湯谷以企

懟瓊藥之無徵恨朝霞之難挹
字林曰懟怨也西京賦曰霄壤藥以朝霞必性命之可度楚辭曰欸正陽而含朝霞毛萇詩傳曰挹劑也挹音摺音俱
望湯谷以企

予惜此景之屢戢
山海經曰湯谷上於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郭璞曰上於扶桑在上也一日至一日出言交會相代也毛詩曰誰謂宋遠戢予望之鄭玄曰陵足則可望見之金輿同字林曰企舉踵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
也

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
高誘淮南子注曰閱濂也毛詩曰滔滔江漢
世閱人而爲世人冉冉

而行暮
夫世之得名緣於君上人之父子相繼亦取其名故以一代之人通呼爲世暮言人之年老也楚辭曰冉冉而逝絕廣雅曰冉冉進也
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

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
野每春其必華喻人何世而弗新草無朝而遺露喻世何人之能故夫露之在草無一朝有餘以喻人之居世無一時而能故也王逸楚辭注曰遺
譬日及之在條恆雖盡

而弗寤
言命之行逝譬乎日及雖至於盡而不能寤寤猶曰般木槿樹木槿郭璞注曰別二名似李樹
雖不寤其可悲

經終古而常然奉品物其如素
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周易曰品物咸亨鄭之禮記注曰素故也
譬日及之在條恆雖盡

而弗寤
言命之行逝譬乎日及雖至於盡而不能寤寤猶曰般木槿樹木槿郭璞注曰別二名似李樹
雖不寤其可悲

而弗寤
言命之行逝譬乎日及雖至於盡而不能寤寤猶曰般木槿樹木槿郭璞注曰別二名似李樹
雖不寤其可悲

大段歷其
遊者見其
可高卽序
意所言發
之而暢發

因逝者之
可悲而生
歎此入歎
雜持之意

後段楊分
歡字先作
兩層之可
其情之實
哀後當情
也爲後半

心惆焉而自傷惆雅曰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長？爾雅曰亮信也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爲與造化遊痛靈根之夙

隕，怨具爾之多喪。靈根靈廟也具爾兄弟也南郭賦曰罔靈根於夏葉毛詩曰威威兄弟莫遠具爾靈悼堂構之隕

瘁，繁城闕之丘荒。尙書曰厥子乃弗肯堂厥背瘁瘁猶戰也毛詩曰乃弗肯堂厥背瘁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忘？咨余今之方

殆，何視天之芒芒？爾雅曰芒芒也毛詩曰民今方殆視天夢夢鄭玄曰夢夢亂也爾雅曰殆危也傷懷悽其多念，戚貌瘁而尠歡，讀

爲言，毛詩曰自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舞賦曰幽情形而外揚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

爲言，古在昔居充堂而衍宇，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充讀於

焚而蕙歎，毛詩曰如松之茂淮南子曰巫山之上順風苟性命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言人之性命脆促不殊譬水同波而無異

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難。此路卽死路也晏子春秋曰前車覆後車戒啓四體而深悼，懼茲形之將然。

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爾雅曰怡樂也尋平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夫響以應聲像以爲形今

步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思。翹度盛貌毛詩曰翫翹翹觸萬類以生悲，歎同節而異

時。言春秋與往同然存亡異時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萬類魏文帝與吳質書曰節同時異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迤，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史記伍子

之章法

前言祖細
後及後生
脈絡自成

末段收歸
情之不見
特其如斯
是從哀結
之出脫以

全是子期
思舊序不

孫評文選 卷二

樂類曰道通 親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索。落落稀貌，靡靡盡貌，秦協韻所格切。 願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

百。舊要猶久要也，遺餘也。言願久要於遺存之中，得十一於千百之內，十一者，樂墮心其如忘，哀緣情而來宅，失也。宅居也，言樂易失而哀易居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願猶遺也。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為客。

然後弭節安懷，妙思天造。楚辭曰：夕弭節于北渚。王逸曰：弭安也。論衡曰：孔子作春秋，妙思自出胸中。周易曰：天造草昧。精浮神淪，忽在世表。

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寤寤也。大暮猶長夜也。原夫生死之理，雖則長短有殊，修則同歸一揆也。毛詩曰：日月其除。豈茲情之足攬？

指彼日之方除，豈茲情之足攬。言既寤之則彼死日之方除，豈能亂我情乎？言不足亂也。毛詩曰：日月其除。又曰：祗攬予心。毛萇曰：攬，亂也。 感

秋華於衰木，瘁零露於豐草，在殷憂而弗違，夫何云乎識道？言違人之志，混齊死生，今反感木瘁，如有殷憂，毛萇曰：違去也。法言曰：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視其識道也。殷深也。 將頤天地之大德，遺聖人之

洪寶。言將發生而遺榮也。爾雅曰：頤，養也。遺，棄也。洪寶，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解心累於末迹，聊優遊以娛老。

末迹，聊優遊以娛老。末迹，喻老言解世俗之心，累於累德者也。累猶負也。優遊，已見上文。班固漢書述曰：疏克有終，散金嫖老。

懷舊賦 并序 懷舊賦者 懷思也 謂思於親舊而賦也

潘安仁

余十二而獲見于父友東武戴侯楊君，戴榮緒，晉書曰：岳父珽，瑒，內史。潘岳，楊，韓，碑曰：戴，北音，戴。 始見知

及河賦稍勝其秀拔
仰瞻眺之俯
問眼在知
著加以烟
親為不能
忘愜也

從一路行
役接出俯
仰之思自
限若涼無
前牛敘境
後牛敘境
詞簡而意
盡矣

名，遂申之以婚姻。言岳有名譽為孫所知漢書曰官皇帝知名者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維女適潘岳左氏傳晉呂相絕秦曰相好勤力同心申之以婚姻爾雅曰婿之父母相謂為昏姻而道元公嗣

亦隆世親之愛。賈弼之山公表注曰發生源字道元太中大夫次留字公嗣射辟司馬臣松不幸短命，父子凋殞。

論語哀公問孔子弟子孰為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余既有私艱，且尋役于外。私艱謂家難也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不歷

嵩丘之山者，九年于茲矣。陸機洛陽記曰嵩高在洛陽東南五十里今而經焉慨然懷舊而賦之曰「啓開陽

而朝邁，濟清洛以徑渡。洛陽記曰大興在開陽門外縣助漢官儀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樓上與那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光武使視之因刻記其年月日以名門焉楚辭曰不能復陵波以徑渡

晨風淒以激冷，夕雪暘以掩路。暘舊曰暘白也掩覆也轍含冰以滅軌，水漸輒以凝洑。顏延年纂要解曰車跡曰軌車

塗艱屯其難進，日腕晚而將暮。周易曰屯難楚辭曰白日晚晚其將暮仰歸歸雲，

俯鏡泉流。傳毅七激曰仰歸雲遊風西都賦曰鏡清流前瞻太室，傍眺嵩丘。山海經曰太室之山郭璞曰即中嶽嵩高山也今在馬城縣西漢書曰太室嵩高也戴延之西征記曰嵩高中嶽也

東謂太室西謂少室據名嵩也小說曰昔博亮北征在河中流或人問之曰潘安仁作懷舊賦曰前瞻太室傍眺嵩丘嵩丘太室一山何云前瞻傍眺哉亮對曰有嵩丘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為書誤耳河南郡圖經曰嵩丘在縣西南十五里東武託焉

建塋啓疇，如淳漢書注曰塋冢田也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為疇巖巖雙表，列列行楸。崔豹古今注曰堯設誹謗之木今華表也以橫木交柱頭

望彼楸矣，感于予思。尚書曰予思日孜孜既興慕於戴侯，亦悼元而哀嗣。墳壘壘而接壘，

柏森森以攢植。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鬱鬱何處廣雅曰壘重也說文曰壘丘也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植松柏楸桐以識其墳鄭玄周禮注曰植松生之屬森森一作榛榛壘平聲何逝沒之相尋，

曾舊草之未異。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鄭玄曰宿草陳根余總角而獲見，承戴侯之清塵。毛詩曰總角卅兮孔安國

以今昔兩
層寫出自
然與感此
空館大第
歷然

此代哀情
備極其情
潘黃門著
特言亡非
章悼即幾
自人措詞
若自怨亦

落第感
其人可

聞亦松
之清塵
攜手以偕老，庶報德之有鄰。
館聞其無人。
庭廡以徘徊，涕洟流而霑巾。
以達晨，
獨鬱結其誰語？聊綴思於斯文。

寡婦賦 并序寡婦者任子威之妻也子威死安仁序其寡孤之意故有賦焉少而無夫曰寡

潘安仁

樂安任子威，
之愛，無以加也。
其妻又吾姨也。
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殞。
孤女藐焉始孩。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趙歧曰孩提謂二三歲之間始孩笑可提抱者禮記內則曰子生三月孩而名斯亦生民之至艱

賈誼之山公表注曰任
范曄後漢書曰姜肱與二
弟仲海季江友愛天至
賈誼之山公表注曰楊肇次子適任諱爾雅曰妻之姊妹同出為姨息
預左氏傳注曰婦人在室則父天出則夫天也杜

丁烏鳴變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孫
獨子曰夫人必將擇其友友之
侯亦娶焉息婦將歸為蔡侯曰是
吾姨也杜預注曰妻之姊妹曰姨
服傳曰父者子之天夫者婦之天蔡伯喈
女賦曰當三春之嘉月將言歸於所天
召之曰以是親諸孤辱大夫其若之何注曰言其幼稚與諸子縣魏廣雅曰窺小也宇林曰小兒笑也孟子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趙歧曰孩提謂二三歲之間始孩笑可提抱者禮記內則曰子生三月孩而名斯亦生民之至艱

賈誼之山公表注曰任
范曄後漢書曰姜肱與二
弟仲海季江友愛天至
賈誼之山公表注曰楊肇次子適任諱爾雅曰妻之姊妹同出為姨息
預左氏傳注曰婦人在室則父天出則夫天也杜

哀已甚賦
中樞此落
想而此自
然發動自

亡首欲未寡
喪父而所適
人而更不可
悲矣然已少
節凡乘幽然

而荼毒之極哀也。尚書曰不忍荼毒孔安國曰荼毒苦也昔阮瑀既歿，魏文悼之，並命知舊作寡婦之賦。文謂

嗟予生之不造兮，哀天難之匪忱。毛詩曰閔予小子遘家不造天難匪忱言天行禍雖不由誠信也爾雅曰忱信也少伶俜而偏孤兮，

痛切怛以摧心。伶俜單子貌偏孤謂受父也古盧虎行曰少年惶且怖伶俜到他鄉伶丁切傷匹成切毛詩曰勞心切切又曰勞心怛怛毛詩曰初仍憂勞也又怛怛猶怛怛也覽寒泉之遺歎

兮，詠蓼莪之餘音。寒泉謂母存也蓼莪謂父母俱亡也毛詩曰爰有寒泉在澮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又曰蓼莪者我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莪音陸我音俄情長感以永慕兮，

思彌遠而逾深。長笛賦曰長感慙不能閉居兮曹子建應詔詩曰長懷永慕伊女子之有行兮，爰奉嬪於高族。毛詩曰女子有

箋曰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尚書曰瓊子處孔安國曰奉行婦道於處氏承慶雲之光覆兮，荷君子之惠渥。慶雲喻父母也史記曰若燿非煙若雲非雲都紛紛蔚紫輪商是

謂慶雲楚辭注曰慶雲喻以顯君子謂夫也願葛藟之蔓延兮，託微莖於樛木。葛藟二草名也言二草之託樛木

毛詩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詩傳曰漚厚也懼身輕而施重兮，若履冰而臨谷。曹植鸚鵡賦曰總身輕而施重恐往惠

樛木葛藟之毛葛曰木下曲曰樛藟猶婆也蓋力水切樛居虵切紫力追切遵義方之明訓兮，憲女史之典戒。蔡邕袁公夫人碑曰義方之訓如川之

如臨于谷又曰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奉蒸嘗以效順兮，供洒掃以彌載。禮記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酌夏禘秋嘗冬蒸又曰女於大夫曰備掃灑毛

傳曰洒灑同班姪好自傷賦曰供灑掃於帷幃永終死以爲期爾雅曰彌終也彼詩人之攸歎兮，徒願言而心瘳。毛詩曰願言思則使我心瘳

之奇薄兮，遘天禍之未悔。魏文帝善哉行曰自惜奇薄少離凶殃爾雅曰遘遇也言夫之果貴者遇天榮華嘩其

始茂兮，良人忽以捐背。丁儀妻寡婦賦曰榮華其始茂所將奄其俱泯楚辭曰及榮華之未落王逸曰榮華喻顏色也

國曰捐。靜闔門以窮居兮，塊燒獨而靡依。丁儀妻寡婦賦曰靜居門易錦茵以苦席兮，代羅幃

以素帷。丁儀妻寡婦賦曰刷未闔以白翠易玄張以素羅植于新論曰吾謂楊子曰君數見乘輿錦繡為席禮記曰父母之喪設苦枕塊爾雅曰蓋謂之苦注茅苦也江東呼為蓋楚辭曰窮阿拂壁羅幃張爾雅曰韓謂之帳窠要曰在上曰帳在下曰帳單

命阿保而就列兮，覽巾篋以舒悲。列女傳曰齊孝孟姬曰后妃下堂必從傳口嗚咽以失

聲兮，淚橫迸而霑衣。韓詩外傳曰嗚歎聲也毛長詩傳曰咽憂不語息也家語曰公文文伯卒其妻妾行哭失聲丁儀妻寡婦賦曰涕流迸以淋漓字書曰迸散走也波靜切愁煩窶其誰告

兮，提孤孩於坐側。王祭寡婦賦曰提孤孩兮出戶與之步兮東箱坐側靈坐之側也時曖曖而向昏兮，日杳

杳而西匿。楚辭曰時曖曖其將罷王逸曰曖曖昏昧貌楚辭曰日杳杳而西頹丁儀妻寡婦賦曰時翳翳而稍陰日登輝以西墜曹植贈白馬王詩曰日忽西匿雀羣飛而赴楹兮，雞登棲

而斂翼。秦嘉贈婦詩曰啾啾雞難雀飛赴楹丁儀妻寡婦賦曰雞斂翼以登棲雀分散以赴羣爾雅曰雞棲於弋為棲鑿垣而棲為棲雞宿處歸空館而自憐兮，撫衾裯以歎

息。楚辭曰私自憐兮何極毛詩曰抱衾與哭思纏緜以替亂兮，心摧傷以愴惻。張昇與任彥堅書曰纏緜思好

感又曰心悶替之屯屯王暉靈暉而邁邁兮，四節運而推移。楚辭曰暉靈暉而西征廣雅曰暉暉日也易乾鑿道

又秋冬曰四時時名一節故言四時邁暉靈暉而邁邁兮，四節運而推移。孔子曰天有春夏秋冬之節故言四時顏延年曰春

逆也古歷九月篇曰寒暑推移過速也天凝露以降霜兮，木落葉而隕枝。毛萇詩傳曰隕墜也仰神宇之寥寥

兮，瞻靈衣之披披。曹植九詠曰寔寔兮冒神宇廣雅曰靈深也空廓寥廓也楚辭曰靈衣兮披披退幽悲於堂隅兮，進獨拜於牀垂。楚

耳傾想於疇昔兮，目仿佛乎平素。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于為政杜預曰疇昔猶前日也楚辭曰疇昔于為政杜預曰疇昔

女賦曰登筵對兮倚牀垂

申言既寤
所抱此情
難推及初
喪以及既
葬歷由初
情不犯重
復之筆故

此言未辨
之前後乃

既葬之後
在墓之
想深而後
徒深而後
之思維也

後言既葬
哀之哀
哀之哀
哀之哀
哀之哀

陸曰：想宮城心存平素，字林曰：仿相似也。佛不審也。素青也。言平生昔日之時也。雖冥冥而罔覲兮，猶依依以憑附。冥冥，幽昧也。蘇武詩曰：胡馬失其

龍輜儼其星駕。龍輜，龍輿也。星駕，星車也。龍輜儼，龍輿儼也。星駕，星車也。

兮，飛旖旎以啓路。丁儀妻莫婦賦曰：駕龍輜於門側，旖旎紛以飛揚。爾雅曰：龍輜，充幅長尋曰旖，禮記有龍輜。鄭玄注曰：龍輜，今之旒旄。楚辭曰：前飛旖以啓路。輪按軌以徐進兮，馬悲鳴而踟顧。

兮，馬悲鳴而踟顧。李陵詩曰：轉馬顧悲鳴。楚辭曰：僕夫悲余，切

潛靈邈其不反兮，殷憂結而靡訴。殷憂，見上文。毛詩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靡訴，言無所告訴也。踟形，影於几筵兮，馳精爽於

丘墓。家語曰：俯察几筵，其器存而不覩，其人說文曰：瞻望也。廣雅曰：瞻視也。左氏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自仲秋而在疚兮，踰履霜以踐冰。

兮，踰履霜以踐冰。丁儀妻莫婦賦曰：風

而在疚，履春冬之四節。韓詩曰：悼傷余在疚。凡人喪曰。雪霏霏而驟落兮，風瀏瀏而夙興。丁儀妻莫婦賦曰：風

兮，風瀏瀏而夙興。蕭蕭而日勁，雲翻翻以交零。毛詩曰：雨雪霏霏。楚辭曰：秋風瀏以蕭蕭。王逸曰：瀏，風疾貌。雷洽洽以夜下兮，水滌滌以微凝。

兮，水滌滌以微凝。丁儀妻莫婦賦曰：霜淒淒而夜降，水滌滌而

兮，水滌滌以微凝。晨結說文曰：雷屋水流也。又曰：深澗薄冰也。切。

意忽恍以遷越兮，神一夕而九升。老子曰：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楚辭曰：惟郢路之遠，遠魂一夕而九逝。庶浸遠而哀降兮，情

兮，情惻惻而彌甚。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蹇過，山陵遠達。願假夢以通靈兮，目爛爛而不寢。

兮，目爛爛而不寢。陳琳神女賦曰：儀管鏡於髮，託嘉夢以通精。楚辭曰：夜爛爛而不寐。公冷切。

夜漫漫以悠悠兮，寒凄凄以凜凜。夜漫漫，見上文。楚辭曰：去白日之昭昭，昭昭長

兮，寒凄凄以凜凜。夜之悠悠，毛詩曰：秋日凄凄。說文曰：凜，凜寒也。氣憤薄而

兮，氣憤薄而乘胸兮，涕交橫而流枕。丁儀妻莫婦賦曰：氣憤薄而交橫，撫素枕而歎歎。長笛賦曰：泣血泣然交橫而下。亡魂逝而永遠兮，時歲忽其遁

兮，時歲忽其遁盡。丁儀妻莫婦賦曰：神爽細其日永，歲功忽其已成。楚辭曰：歲忽忽而逝，盡毛萸詩傳曰：道終也。廣雅曰：道忽也。容貌儻以頓頓兮，左右懷其相態。

從死之即
由孤女之
向寸重日
分寸重日
盡思之意
哀思之意
歸於之極
篇收他爲一

哀音促節
令人悲感
哀於音

締結大節
所在一筆

孫評文選 卷二

容儀艷麗玄曰艷貌貌曰容貌格以類類丁儀妻婦賦曰顧顏貌之施施
對左右而掩涕洞蕭賦曰楚師驚傳傷頓頰談文曰俱敗也法罪切施施極切
引，毛詩秦風曰黃鳥哀三夏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左氏傳文公六年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
虎爲殉皆秦之夏也杜預曰以人從葬爲殉妻言願亦如三夏死從於夫也自引自殺也漢書主簿謂王嘉曰君侯宜引決

子於懷抱兮，羌低徊而不忍。王粲寡婦賦曰欲引刃以自裁顧弱子而後停史記曰楚懷王稚子獨指景而

心誓兮，雖形存而志隕。韓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皎重曰：「仰皇穹兮歎息，私自憐兮何極？」皇

也天省微身兮孤弱，顧稚子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梁，若陵虛兮失翼。周易曰利涉大川楚辭曰

縮賦曰鳥凌上瞻兮遺象，下臨兮泉壤。象謂形像也以其窈冥兮潛翳，心存兮目想。魏太祖祭橋

存目想，奉虛坐兮肅清，愬空宇兮曠朗。愬亦廓孤立兮顧影，塊獨言兮聽響。楚辭曰廓抱

儀妻寡婦賦曰愬妾亮亮顯影爲愬顧影兮傷摧，聽響兮增哀，遙逝兮逾遠，緬邈兮長乖。國語驛子曰椒舉奔鄭緝

貌也四節流兮忽代，序歲云暮兮日西頽。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春與秋兮代序毛詩曰霜被庭兮風

入室，夜旣分兮星漢迴。韓子曰衛靈至濮水夜分而聞有鼓夢良人兮來遊，若闔闔兮洞開。楚

王逸曰闔闔而望兮山阿，爾雅曰大墓門兮肅肅，修壟兮峨峨。毛詩曰墓門有棘方言曰無墳慟懷兮奈何，言陟兮

兮振柯，楚辭曰秋風兮蕭蕭舒芳哀鬱結兮交集，淚橫流兮滂沱。楚辭曰鬱結紆紆兮又曰涕流交集班婕妤

兮振柯，楚辭曰秋風兮蕭蕭舒芳哀鬱結兮交集，淚橫流兮滂沱。楚辭曰鬱結紆紆兮又曰涕流交集班婕妤

兮振柯，楚辭曰秋風兮蕭蕭舒芳哀鬱結兮交集，淚橫流兮滂沱。楚辭曰鬱結紆紆兮又曰涕流交集班婕妤

斬絕不多
作一語見
歎然

文通恨別
兩賦格自
段成格詞
倚歸華而
意歸程協
段文章也

總起分收
中問分殺
平敘而死
伏恨皆在
之意而起
僕拔全人
深想恨人
落本恨人
亦令筆人

蹈恭姜兮明誓，詠柏舟兮清歌。毛詩序曰：柏舟，恭姜自誓也。衛世子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終歸骨兮山足，存憑託兮餘華。班婕妤自傷賦曰：願歸骨於山足，依松柏之餘休。要吾君兮同穴，之死矢兮靡佗。毛詩曰：柏舟，恭姜自誓也。衛世子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不許。注恭伯僖侯之世也。曹植文帝詠曰：願投骨於山足，報恩養於下庭。毛詩曰：殺則異室，死則同穴。又曰：發彼爾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佗。毛詩曰：矢誓也。之至也。言至己之死信無佗心。

恨賦 意謂古人不解其情，皆欲恨而死也。

江文通

劉瓛梁典曰：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祖虢，丹陽令。父康之，南沙令。淹少而沉敏，六歲能屬詩，及長，愛奇尚異，自以孤賤，厲志篤學，泊於強仕，漸得聲譽。嘗夢一素娥謂之曰：君借我五色筆，今可見還。淹即探懷以筆付，璞自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爾雅曰：試用也。毛詩曰：野有蔓草，左氏傳：秦伯謂蹇叔曰：中壽，爾壽，至如人生

到此，天道寧論？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列女傳：趙津東女歌曰：諫將加兮，心驚妾直念古者伏恨而死，至如

秦帝按劍，諸侯西馳。說苑曰：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耶毒，毒芽集上，諫始皇按劍而坐，戰國策：蘇代曰：伏軾而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禮記曰：書同華

山爲城，紫淵爲池。過秦論曰：踐華爲城，因河爲池。上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龍鼉以爲梁，巡

海右以送日。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紀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伐討大起，九師東一旦魂斷，宮車晚出。史記王

昭曰：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也。韋昭曰：凡初崩爲殯，駕者臣子之心猶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淮南子

心驚不已

古來言恨不取之者
特求其耳
秦帝之失
天子與朝
李陵一將
遠嫁一婦
中散一婦
用一具道
之一世一
不雨一丈
故見一丈
堂古一丈
列敘一丈
該括一丈
一當其

孫評文選 卷二

逕流房陵思故鄉作山水之憂聞者莫不願高誘曰趙王
張放秦越趙廚王逕從房陵房陵在漢中山木之鳴歌曲也
薄暮心動，昧旦神興。楚辭曰薄暮雷電高唐賦曰使人心動左氏傳曰昧且丕顯 別豐

姬與美女，喪金輿及玉乘。杜預左氏傳注曰喪色曰玉乘玉駟也 置酒欲飲，悲來填膺。漢書曰上置酒沛宮鄒玄禮記

日填千秋萬歲，為怨難勝。戰國策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之後誰與繼此也 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漢書武帝天驕

都尉領步卒三千出居延至浚稽山與匈奴相值戰敗
引矢並進陸遂降孫卿子曰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
影相用委子春秋曰
君子獨廢不慚於魂
情往上郡，心留鴈門。漢書有上郡鴈門並秦證 裂帛繫書，誓還漢恩。漢書曰常惠致漢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

鴈足有係帛書蘇武等在某澤中李陵
書曰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
朝露溘至，握手何言。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登辭曰擊澹死以流亡王逸曰溘奄也史記蘇賢曰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

臨命相決交腕握手
者齊國王姬女也年十七獻元帝會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謂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而嘆越
席而起乃賜單于石崇曰王明君本為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戰國策曰樊於期仰天太息流涕
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漢書曰匈奴單于來朝詔披庭王著為陶氏應

紫臺插紫宮也古樂府
相和歌有度關山曲
搖風忽起，白日西匿。爾雅曰颯颯謂之颯颯音扶頤與搖同登樓賦曰白日忽其西匿潘岳窈窕賦曰日香而西匿 隴鴈少飛，代

雲寡色。漢書曰凡望雲氣望 敬通見抵，罷歸田里。東觀漢記曰馮衍字敬通明帝以衍才過其實抑而不用漢書曰高后怨趙綏乃抵蹇罪馮衍說陸就

閉關卻掃，塞門不仕。司馬彪續漢書曰趙壹閉關卻掃非德不交 左對孺人，願弄稚子。禮記曰天子之妃曰

子見寡
婦賦
脫略公卿，跌宕文史。杜預左氏傳注曰脫易也賈逵國語注 齋志沒地，長懷無已。馮衍說陸就書

日懷抱不報書

日懷抱不報書

日懷抱不報書

日懷抱不報書

日懷抱不報書

日懷抱不報書

之遠一在
穿通之地
何如死

總起全篇
與相照
局法自
結然一氣

恨入冥鷄賦曰眷西路而
長恨毛詩傳曰懷思也
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始安嘗以語康辭相諍引漢復收康王隱書曰霍康賦魏武

帝孫穆王林女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瀉
乎外漢書谷永上疏曰贊命之臣靡不被揚
濁膠夕引，素琴晨張。曲又履秀才詩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
秋日蕭

索，浮雲無光，日素散也。鬱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暘。
前阿素續流於孫管漢書武帝李夫人賦曰釋

與馬於山椒奄夜之不暘張衡司徒呂公諫曰玄
室冥冥修夜彌長孔安國尚書傳曰暘明也首陽
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孟子曰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

孽子庶子也然心當云危涕當
云墜江氏愛奇故互文以見滋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漢書曰匈奴乃徙蘇武北海上無人處
此人但聞悲風汨

起，血下霑衿。琴道雅門周說孟嘗君口幼無父母壯無妻子若此人者但聞秋風
鳴條則傷心矣毛詩曰風思泣血尸子曰會子每說喪禮泣下霑衿
亦復含酸茹歎，銷落湮沈。

廣雅曰茹食也又曰
灑沒也銷猶散也
若迺騎疊跡，車屯軌。此言樂貨之子車騎之多也吳都賦曰躍馬
黃塵市地，歌吹四起，

山陽公載記曰賈詡鳴鼓雷聲
黃塵蔽天李陵書曰逸聲四起
無不煙斷火絕，閉骨泉裏。煙斷火絕喻人之死也王充論衡曰人之死
也猶火之滅火滅而耀不照人死而智不慧已矣哉！

國尚書傳曰
已發端歎辭
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壘平。

琴道雅門周曰高靈既已傾曲池
又已平墳草生荆棘狐兔穴其中
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論語子曰自古皆有死穆天子傳七萃之士曰
古有死生張奐與崔元始書曰匈奴故若非其罪

何嘗
吞聲

別賦

江文通

孫評文選 卷二

九五

情句處逐接捺舒同賦別
貼妙段不道展而意象與
切在排暇山如意象與
入句叙其廬山更略恨

起結用
亦與恨賦
詞而一氣
只寫四宇
銷字總起
別字總起
居出入行
情况為別
意別發

孫評文選 卷二

黯黯銷魂者，唯別而已矣！黯黯色將敗之貌言黯黯然魂將離散者唯別而然也夫人魂以守形魂散則形斃今別而散明恨深也說文曰黯黯黑也楚辭曰魂魄離散家語孔子曰別而黯然而黑賈逵曰唯

獨 況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言秦吳燕宋四國川途既遠別恨必深故舉孔子曰別而黯然而黑賈逵曰唯

秋風兮颺起。言此二時別恨逾切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隨昭東門行曰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荆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會書大傳帝唱曰獨雲鬱兮體漫漫兮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楚辭曰船容與而不進淹遲水

日遠遶歷遠貌 權容與而詎前，馬寒鳴而不息。楚辭曰權容與以容與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章詒詩曰旨酒盈金觴清顏朱華毛義詩傳曰御進也論曰設琴者於絃設柱然琴

有柱以玉為之袁叔正情賦曰解蕤琴之芳矣陳玉柱之鳴爭楚辭曰拂游濛兮霧賦 居人愁臥，恍若有亡。鮑昭東門行賦莊子曰君臥然若有亡日下壁而沈彩，月上軒而飛光。軒檻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巡會

楹而空揜，撫錦幕而虛涼。曾高也空息也掩掩涕也涼悲涼也典略曰衛夫人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

之飛揚。說文曰躑躅住足也隨與躑同馳載切躑 躑切曹植悲命賦曰哀魂靈之飛揚故別雖一緒，事乃萬族。傳曰族類也至若龍馬銀鞍，

朱軒繡軸，周禮曰馬八尺以上為龍後漢書明德馬皇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遊龍幸延年羽林郎時曰銀鞍何惜柳翠蓋空踟躕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鄭玄曰軒輿也士以朱飾之軒車通稱也魯連子門容

謂陳無字曰 帳飲東都，送客金谷。漢書曰高祖過沛帳飲三日又漢書曰蹕廣字仲孫東海蘭陵人也廣兄子受字公子廣

君車衣文繡，漢書曰高祖過沛帳飲三日又漢書曰蹕廣字仲孫東海蘭陵人也廣兄子受字公子廣身退天之道也廣遂遇釋疾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

東都門外送車數千兩辭決而去蘇林曰長安東都門也石崇金谷詩序曰余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

別置在河內縣金谷澗中時征西將軍祭 琴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琴羽琴之羽聲其亮曰雅門別

長安余與衆賢共送澗中

以下分敘
別事異情
亦與不同
歸魂可謂
銷魂可謂
淋漓盡致

列事共富
七兩兼分
生真深死
變之數言
盡離別之
事矣每於
著各段結
於正
字傳神

甘泉賦注曰琴細不過羽漢武帝秋風辭曰蕭鼓
鳴兮發檣歌古詩曰飛趨多佳人名者顏如玉
珠與玉兮豔暮秋羅與綺兮嬌上春驚駟馬之仰秣

傷神。謝宣遠送王撫軍詩曰分手東城闕
呂氏春秋曰聖人不可以感私傷神

韓國趙廟吳宮燕市。史記曰燕政者軋深井里人也漢陽嚴仲子事韓宣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告其政而言臣
人也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趙襄子滅智伯讓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刷欲刺襄子故晉趙廟又曰專諸者棠邑人也吳公子光具酒請
王僚酒既酣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既至王前專諸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又曰荆軻者衛人也至燕與高漸離飲於燕市穿
若無人後荆軻為燕太子丹獻燕地

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投血相視。伏獸通俗文曰與死者辭
史記曰荆軻遂

方銜感於

一劍非買價於泉裏。言銜感恩遇故劫命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
中之也尉僚子吳起曰一劍之任非將軍也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

太子曰荆軻與武勝入秦秦王醉戰而見燕使鼓鐘並發卒臣皆呼萬歲武陽大恐面如死灰色戰國策曰武陽色變史記曰燕政制韓相
俠累死因自皮面決眼履腹而死莫知其誰韓政政取政尸暴於市能知者與千金久之莫知政姊曰何愛妾之身而不擲吾弟之名於天下哉

乃之韓市抱尸而哭曰此妾弟軋深井里孫政自殺於尸旁晉楚齊聞之
日非獨政之賢乃其姊亦烈女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夫哀莫大於心死

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司馬相如徵蜀
文曰邊郡之士

闕烽舉旌燭漢書曰有敵徵曰邊郡服虔曰土負羽
水經曰邊山在文苑高句嶺縣遼水所出海內
揚子雲羽獵賦曰蒙櫜負羽杖鉞邪而羅者以萬計遼水無極鴈山參雲

西經曰大澤方百里島所生在鴈山鴈出其間

後漢書劉詡曰程夫人富貴參雲 閨中風暖陌上草薰。日出天而耀景露下地而騰文鏡

朱塵之照爛襲青氣之烟煴。楚辭曰經堂入與朱塵筵紫王逸曰朱盡承塵也或曰朱纓紅塵楚辭曰芳菲非兮攀

而情致亦各

同是閑人
狹邪之別
各有不同
春秋分說
為別字點

總收與二筆
便然起句
相與起句
完篇寫出
賦意分起
結語與身
語法正起
相呼應

郡對陽縣東有王喬山山有合丹處不顯於世山鍊金鼎鍊成丹之迎黃帝也方堅其志方堅也
金丹之經又曰九轉丹內神雜中史記曰皇帝采首山鍊金鼎鍊成丹之迎黃帝也方堅其志方堅也
天 列仙傳曰王子晉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三十餘年後上見桓良曰昔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縹緲山頭果乘鶴所憩處也嵩高有鶴臺王子晉控鶴所經過處遊萬里少別千年
神仙傳曰若士者仙人也燕人盧敖者秦時遊於此張衡靈濠章記曰洪井有靈岡舊說云洪崖先生
駕鶴上漢 駭鸞騰

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然
謝文曰下有
神丹女曰昔與女郎遊於安邑西海之際憶此未久已二千年矣
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然
謝文曰下有

芍藥之詩佳人之詞
詩彙有章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云維士與女伊其相諱贈之以芍藥注芍
藥香草也箋曰伊因也士女往觀因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其別則送與芍藥給恩情也漢書李延年
歌曰北方有佳
桑中衛女上宮陳娥
衛陳二國名也毛詩桑中章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於淇之上上宮期我於淇水之上又竹竿章衛女思歸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箋云行道也女子之道當嫺耳不以答遠婦道也
又燕燕章衛莊姜送歸妾也注莊姜經于陳女嫁于陳女名子名免莊姜以為己子莊公棄兒立而州吁殺之觀於嬖是大歸莊姜送於野作詩
以見已志方言曰秦
珠秋月如珪
陸雲芙蓉詩曰盈盈荷上露灼灼如明珠
甲開山園曰
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

心徘徊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
千名言多也南都
賦曰百種千名
有別必怨有怨必盈
蔡琰詩曰心吐
使

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
亦互文也左氏傳衛
太子蒞曰無折骨
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
漢書曰王褒字子淵揚雄
字子雲漢書曰嚴安臨淄

人除樂舞無終人也上疏言時
金閨之諸彥蘭臺之羣英
金閨金馬門也史記曰金門宦者署承明金馬書作之庭
東方朔曰公孫弘等持詔金馬門蘭臺臺名也傳殺班固

等為蘭臺令史是也論衡曰孝明賦有凌雲之稱辯有雕龍之聲
迂大而閑辯說也文難施齊人為詩曰談天行劉

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賦有凌雲之稱辯有雕龍之聲
迂大而閑辯說也文難施齊人為詩曰談天行劉

向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影龍赫赫修鄒衍之術文飾之者影龍龍文故曰影龍赫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

論文

國文賦 井序

陸士衡

臧榮緒晉書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少總領父兵為牙門將軍年二十而吳滅退隱舊里與弟雲勸學積十一年舉流京華辟滄海四表被徵為太子洗馬與弟雲俱入洛司徒張華素重其名每

相識以文華是天才綺練當時獨絕新聲妙句係際張察機妙解情理心識文體故作文賦

此賦靈妙，章法巧，局意真，別高，殊雅，列卑，此推，恐牛矣。

文以用取，而中存論，賦則有法，作之存法，意之所由，工拙之中，也。文實可傳。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作謂作文也用心者士用也夫放言遺辭，良多變矣。夫文者放其言遺其理多變故非體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文之好惡可得而言論也范曄後漢書趙壹刺世疾邪曰孰知辯其妍蚩亦

每自屬文，尤見其情。論衡曰幽思屬文著記美言屬綴也杜預左氏傳曰尤甚也士衡自言每屬文甚見為文之情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

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論衡曰非知之難行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

利害所由。利害由好惡孔安國尚書傳曰藻水草之有文者故以喻文焉佗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言既作此文賦佗日而觀之近謂委曲盡文之妙理論語曰佗日又獨立趨岐孟子章句曰

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此喻見古人之法不遠毛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注則法也伐柯必用其柯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則不遠也若夫隨手之

變，良難以辭逮。言作之難也文之隨手變改則不可以辭逮也莊子輪扁謂桓公曰斲徐則甘蓋所能言者，具於

也。文實可傳。

故首原與未則歸也而於被金歸後亦是管絃意是前

首推心志以修其意此文章之微也始於文起於心而後於筆也思之於言立於體之大者會意

此云。蓋所言文之體者具此賦之旨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

漢書音義張晏曰佇久俟待也中區區中也字書曰玄幽遠也老子曰濛濛玄覽河上公曰心居玄冥之處覺知萬物故謂之玄覽幽通賦曰皓頤志而不懷

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

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遵循也循四時而歎其逝往之事攬視萬物盛衰而思慮紛紜也淮南子曰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

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秋暮葉落故悲春條數暢故喜也淮南子曰木葉落長年悲

心懷懷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懷懷危懼貌眇眇

高遠貌懷懷陸雲音高潔也說文曰懷操寒也孔融

詠世德之駁烈，誦先人之清芬。言歌詠世有後德者之盛業先民謂先世之人有清美芬芳之德而誦勉毛詩曰王配于京世德作求又曰在昔先民有作

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

韓詩外傳曰孫叔敖治楚三年而國編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尙書中侯曰文龜負圖出洛周公援筆以寫也

思傍訊，收視反聽，言不瀆也。就思傍訊靜思而求，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收視反聽，言不瀆也。就思傍訊靜思而求，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

其致也，情瞳矐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爾雅曰致至也矐矐曰瞳矐欲明也說文曰昭晰明也

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揚子法言曰或問羣言之長曰羣言之長德言也宋衷曰羣非一也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

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天淵於安流之中下下泉於潛浸之所劇秦新曰盈雲天淵之間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毛詩曰溯彼下泉浸彼袷袷

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華秀已用也

觀古今之變，收百世之遺韻。論語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

遷詞之細
乃由利
害研之
以茲文
而結此
全賦之
情也思
次及運
古第從
與今四
等胸海
何照容

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高唐賦曰：須臾之間，司馬遷曰：卒無須臾之間。莊子曰：倏也，忽也。開關目，擊搖也。尸開切。然後選義按

部，考辭就班。班，小雅曰：抱暑者咸叩，懷響者畢彈。言皆擊。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

擾，或龍見而鳥瀾。周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言文之來者，若龍之見，龍變之上，如鳥之或妥帖而易施，或咀

晤而不安。妥帖易施，貌公羊。曰：帖服也。廣雅曰：帖，靜也。莊子曰：君子尸居而龍見，大波曰瀾。或妄帖而易施，或咀

思，眇衆慮而爲言。周易曰：神也者，妙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淮南子曰：太一者，牢籠天地也。韓詩外傳曰：辟

文士之筆端，辟武士之鋒端。辟，士之舌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廣雅曰：躑躅，蹉也。鄭玄毛詩箋云：志往謂踟躕也。躑與

得曰濡，濡也。濡如，燥切。漢書音義章昭曰：翰，筆也。協韻音寒。

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言文之體必須以理

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今之簡也。史由急就，章曰：急就者，觚也。木簡也。

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文足以言，言誰知其志，言而不文，行之不遠。課虛無以

責有，叩寂寞而求音。春秋疏題辭曰：虛生有形。淮南子曰：寂寞音之圭也。函緜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毛詩傳曰：函，含也。古詩曰：中有尺素書。

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深。杜預左氏傳注曰：恢，大也。按，理。播芳蕤之馥馥，

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此體不一文
辭意如文二
要作如文二
材意如文二
匠巧如文二
之由匠材要辭體此
所選巧拙如文二
也意之良衆之語

亦各隨其變
所宜與之
舉均字而理
未相礙本
物用散取
因文於有
官意由有
有聲而文
有聲而文

發青條之森森，說文曰發青條之森森也 體有萬殊，物無一量，文章之體有萬變之殊中衆物之形 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為匠，衆辭俱發若程才效伎取捨由意類司契為匠老 有無而儷儷，當淺深而不讓，毛詩曰何有何無無備俛來之儷儷由 雖離方而逐員，期窮形而盡

相，方圓矩也言文章在 故夫夸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其事既殊為文亦異故欲夸目者為文尚 言窮者

無隘，論達者唯曠，言其窮賤者立說無非澹隘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詩以言志故曰緣情

溫潤，箴頓挫而清壯，博約謂事博文約也銘以顯勸示後故 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頌以褒

以辭為主故德遊彬蔚論以評議臧否以當為宗故精微期暢彬蔚已見上文漢書音義曰暢通也 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奏以陳情敘事故平徹閑雅

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書法子曰辭達而已矣文類

而其遺言也貴妍，聲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言音聲迭代而成文章若五色相宣而為絢也爾雅曰聲

之功杜預左氏傳法曰宣明也 雖逝止之無常，固崎嶇而難便，言雖逝止無常唯情所適以其體多變固崎嶇難便也逝止

苟

此一大段詳詞之意，分列言之，究之於極，文家之能，於相妨片，言亦可得，教文之要，者去其留，意當而立，所為之思，以修詞。

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言其易也。如失機而後會，恆操末以續顛，言失次也。謬玄黃之

秩斂，故澳溷而不解。言首領失宜，類繼之玄黃，誤故致渙溷，而不解明也。禮記曰：朱絲文章，楚辭曰：切澳溷之流俗。王逸曰：澳溷，濁也。或仰逼於先條，或

俯侵於後章，廣雅曰：條，科條也。凡為文之體，先後皆須意別，不能者，則有此累。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周易曰：比輔也。說文曰：妨，害也。離之

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漢書音義：項岱曰：殿，負也。最，善也。韋昭曰：第一，為最。極下曰殿，又曰下功。殿上功曰最。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錙，漢書曰：黃鐘一箭，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然百黍重一銖也。照邵淡書注曰：十黍為一銖，十銖為一兩，重也。尚書曰：惟木從繩則正。莊子曰：匠石治木，直者應繩。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

當。言銓衡所裁，苟有輕重，雖繩繩繩，須必除之。聲類者：韻篇曰：銓，稱也。曰：銓，所以稱物也。七全切。淡書曰：衡平也。平，輕重也。尚書曰：惟木從繩則正。莊子曰：匠石治木，直者應繩。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

極無兩致，盡不可益。言其理既極，而無兩致。其言又盡，而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以文喻馬也。言馬固警策而騁駁，以喻文

資片言而益明也。夫駕之法，以策駕乘，今以一言之好，最於衆辭，若策驅馳，故云警策。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獄。左氏傳：繞朝贈士會以馬策，曹子建：服詔詩曰：僕夫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也。雖衆辭之有條，必待

茲而效績，必待警策之言，以效其功也。家語曰：父文伯之母曰：男女效績，愆有辟則。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言其功既多，為累蓋寡，故以取足而不改易其文。

或藻思綺合，清麗千眠，說文曰：謂文藻思如綺會千眠，光色盛貌。炳若緝繡，悽若繁絃。說文曰：緝，彩色也。又緝，五色彩備也。蔡邕琴賦曰：繁絃既抑，雅音復揚。

必所擬之不殊，乃闔合乎曩篇，言所擬不異，闔合昔之舊篇。爾雅曰：曩，久也。謂久舊也。雖杼軸於予懷，怵侘人之我先，杼軸以織喻也。誰出自己情，杼軸先已也。毛詩曰：杼軸其空。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楚辭注曰：不受曰廉。說文曰：捐，棄也。或若發

穎豎，離衆絕致，莖草之莖也。言作文利害，理難俱美。或有一句同乎若發，穎豎離於衆辭，絕於致。思也。毛詩傳曰：荇，孺子曰：蒙鳩為巢，聚之葦，若小雅曰：不稔，謂之穎。形不可逐，響難

所為之思，以修詞。

之不可
秀句不
全文亦
畢非亦
至者非
言此正
之文正
耳美見

此亦條
之病綉
枉便失
之徒正
矣

以高以
托為以
聲和以
為平浮
為元為

為係。言方之於影而形不可逐譬之於聲而響 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繞。文之綺麗若經緯相成一旬既佳塊然立而特峙非常音所能

也緣 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掃。牢落猶遼落也言思心牢落而無偶掃之意徘徊而未罷也秦嘉嘗謂賦曰

去也 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雖無佳偶因而留之譬若水石之親珠玉山川為之耀朝也尸子曰水中折

陽有明故岸不枯廣雅曰韞蘊也 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榛楛喻庸庸也亦蒙榮於集翠亦美毛詩曰榛楛濟濟郭璞山海經注曰楛小

栗楛木可 綴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偉。言以此庸音而偶彼嘉句譬以下里鄙曲綴於白雪之高唱吾雖知美

曰下里宋玉笛賦曰師曠為白雪之曲淮南子曰師曠奏白雪而神禽下 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短韻小

文小而事寡故曰窮迹 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言事寂而無偶俯求之則寂寞而無友仰應之則寥廓而無所承

張，含清唱而靡應。言累句以成文猶衆絃之成曲今短韻孤起譬偏絃之獨張絃之獨張含 或寄辭於瘁音，徒

靡言而弗華。瘁音謂瘁辭也靡美也言空美而不光華也亦固漢書贊 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為瑕。混妍

言隙蚩謂瘁音既混妍蚩蚩為一體謂累其質而為瑕也禮記曰玉瑕不掩瑜鄭玄曰瑕玉之病也胡加切 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言其首既瘁其言徒靡類

之間奏雖復相應而不和諧杜預左氏傳注曰象類也禮記曰 升歌清廟下管象武王廟家語注曰下管臺下吹管象武舞也 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以逐微，言寡情而鮮

愛，辭浮漂而不歸。漂猶漂也不歸謂不歸於實 猶絃么而徵急，故雖和而不悲。說文曰么小也於途切淮南子曰

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徵悲雅俱有 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囂而妖冶。塊若曰嘈囂醉貌 徒悅目而偶俗，

涉巧以雅
若似辨之
非去不可
件病言妙
處而妙已
虛向妙中
力則病處
正此下要
究此下妙
應不可妙
原不幾於
是也取於
文哉下之
通言之意

孫評文選 卷二

固高聲而曲下言聲響高而曲下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廣雅曰稱語也稱與與同古字通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防露未詳一曰謝靈運山居賦

曰楚歌放而防露注曰楚人放逐東方朔感江潭而作七諫然靈運有七諫有防露之言遂以七諫為防露也禮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鄭玄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先亡國之音於此水上或清虛以婉約每除

煩而去濫左氏傳君子曰臣除煩而去惑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紘之清汎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

去謂樂奏皆古不能備其五聲五味故曰有餘也禮記曰清廟之瑟朱紘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奇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饗不和有遺味者矣鄭玄曰朱紘練朱紘也練則聲濁越瑟底孔盡疏之使聲遲唱發歌句者三歎三若夫豐約之裁俯

仰之形廣雅曰約儉也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毛萇詩傳曰適之也楚辭曰結微情以陳辭說文曰微妙也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辭

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泐濁而更清孔安國尚書傳曰魏因也禮記曰魏因也禮記曰魏因也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

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遺聲干蔡七釋曰邪脫鼓下亢音赴節左氏傳曰投袂而起杜預曰投振也是蓋輪扁

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莊子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敢問公之所讀者何書也公曰聖人之書曰聖人在乎公曰死矣輪扁曰然則君之所讀者聖人之糟魄耳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講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矣不徐不疾得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也有致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鄉子玄

云官物各有性効學之無益也李頤曰齊桓公也扁音音精又扶細切斲丁角切謂斲輪之人扁其名也魄音普莫切李頤曰酒滓曰糟司馬彪曰爛食曰魄甘緩也苦急也李曰斲術也王充論衡曰虛說竟於華葉之言無根之深安危之際文人不與徒能華說之効也

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尚書曰律和聲孔安國曰律六律也禮記子曰回得一番則拳拳服膺不失之禮練世情之常尤識前修

之所淑魏子董無心曰罕得事君子不識世情尤非也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吹於拙目言文之難不能無累雖復巧心濬發或於

楚辭曰楚善夫前修非時俗之所服淑善也

才思有長短
然效法在才
博而意充
之為司契
深思以匠
人從古選
出人文不
深思以匠
出人文不

好學之至
則深不思
能則不思
而得此不
可以言及
也故云
鬼神變化

拙目受畫吹笑
也吹與畫同

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瓊敷玉藻以喻文也毛詩曰中原有棗棘人采之毛莪曰中原原中也菽莢也力菜者得之同橐籥之

罔窮，與天地乎並育。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河上公曰橐籥中空虛故能青聲氣雖紛紛藹

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毛詩曰終朝采綠不盈一掬患挈餅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挈瓶喻小智之人以注在

上何休曰提猶挈也左氏傳曰雖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論語曰同也故蹠蹠於短垣，放庸音以足曲。廣雅曰蹠蹠

以不定為蹠蹠不足亦無常也莊子曰變謂絃曰吾以一足蹠蹠而行爾無如矣謂脚長短也蹠蹠甚切蹠角切國語曰有短垣君不踰爾雅曰庸常也

恆不足也答寶戲曰孔終篇於西狩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乎鳴玉。缶瓦器而不鳴更蒙之以塵故取笑乎玉之鳴聲也文

應感之會，通塞之紀。紀綱紀也周易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莊子曰其來不可御其去不可止

景滅，行猶響起。枚乘上書曰景滅迹絕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莊子曰今子勸吾天機司馬

其善欲深者其天機淺也劉暉曰言天機者言萬物轉動各有天性任之自然不知所由然也

思風發於曾臆，言泉流於脣齒。論衡曰吾言紛威蕤以駭

選，唯毫素所之擬。威蕤盛貌擬選多貌封禪書曰紛紛蕤蕤毫筆文徽微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延

仁孝論曰煇乎爛兮其溢目也論語曰洋洋乎盈耳哉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春秋寅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經於申宋均怒哀樂好惡曰

底處則滯章昭曰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莊子曰形固可使如枯木心固可使如死灰郭象注莊子曰遺身而自得雖泮然而

枯木取其寂寞無情耳爾雅曰涸竭也國語泉涸而成塗涸水盡也攬營魂以探賾，頓精爽於自求。自求於文也選辭曰營魂而升退周易曰探賾

通塞所由
由非力所
助此心此
及之妙用
理之妙用
也豈外求

此為全賦
總心志以
應古德載
與四今須
與未句又
見之可
專筆之完
密

洞簫賦為
諸音樂賦

魂魄孟子曰
使自求之
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方言曰翳奄也乙抽也乙難出之貌說文曰陰氣尚強其出乙乙然乙

困倦子雲之文嘗精思於小臥立感發病癯日瘦子雲說成帝問甘泉詔雜作賦思精苦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

而寡尤左氏傳趙武曰范會言於晉國鳩情無私淮南子曰人輕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勦也言文之不

來非予力之所并國語曰勦力一心買遠曰勦力併力也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開謂天機駁利伊茲文

之為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理而無闕通億載而為津言文能廓萬里而無闕假令億載而今為津

如書軌曰魯昏目所不見念恣心所不了小雅曰關限也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人葉世也幽通賦曰終保已而貽則尙審濟文武

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尙書畢命曰彰善舉惡樹塗無遠而不彌理無

微而弗綸法言曰綸綸天地之事詔久明遠者莫如書周易曰易配露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論衡曰

雲多大山不崇朝辨雨天下然則賢聖有雲雨之智彼其吐文萬牒以上買子曰神者變化而無所不為也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金鐘鼎也石碑碣也言文

樂牽靈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漢書曰聖王已沒鐘鼓管絃之聲未衰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莊之於金石聲可託之於管絃毛詩曰漢廣德廣所及也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

音樂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

洞簫賦漢書音義如淳曰洞者通也簫之無底者故曰洞簫釋名簫蕭也言其聲蕭蕭然清也大者二十三管長三尺四寸小者十六管一名簫

此續之德在

次詳蕭製

搯一作蕭

吹簫之人

吹簫之勢

索乎其間。爾雅曰蠶娘胡方言曰楚謂蠶為胡家語子夏曰蠶吐絲而不食調徒謂切抱音附蒼頡篇曰朴木皮也上林賦曰交獲素雌搜索往來貌搜所求切索所自切處幽隱而與屏兮密

漠泊以獼猿。廣雅曰獼猿也漢文曰屏蔽也屏與屏同慎竹密貌獼猿相連延貌字書獼猿獸逃走也漢與獼同浦百切泊與泊同土百切獼獼獸切獼物見切惟詳察其素體兮宜清

靜而弗誼。方言曰素本也言審視竹之本體清而不譁也幸得諡為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諡號也實二切言得諡為簫而桓施用之豈非蒙聖王之厚恩也

可謂惠而不費兮因天性之自然。論說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所不亦惠而不費乎家語孔子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以稱之者故其自然之體於是般

匠施巧夔妃准法。墨子曰公輸若雲梯鄭玄曰般伎巧者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斲柱樹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尚齊帝曰夔命汝與樂教胃子妃未詳也一云夔列子曰孔子就師襄學琴帶以象牙

搯其會合。帶猶飾也方言曰提同也言以象牙飾其會合之際言巧密也搯胡本切鍤鏤離灑絳唇錯雜。爾雅曰鍤鏤也離灑鏤鏤之貌絳唇謂簫孔以朱飾之灑所宜切鄰菌

繚糾羅鱗捷獵。言繚之形也鄰菌繚糾相著貌捷獵如羅魚鱗布列也捷獵參差也膠綴理比挹柄猷攬。膠綴理比言細密也挹柄猷攬言中制也此切

於是乃使夫性昧之宕冥生不覩天地之體勢闔於白黑之貌形。性昧昏冥謂天性闇切

曰宕過也生初生也進兩子曰夫盲者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矣憤伊鬱而酷認。鄭玄禮記注曰憤怒氣充實也伊鬱不通詰猶甚也眩睟子之喪精。蒼頡篇曰認憂貌奴谷切廣雅曰眼珠子謂之眸趙

歧孟子注曰眸于目瞳子也寡所舒其思慮兮專發憤乎音聲。言生之人而絕所見思慮無所故得專意發憤在於音聲論語子曰發憤忘食故吻吮值

夫宮商兮蘇紛離其匹溢。言口吻所吮皆過宮商紛離匹溢聲四散也形旖旎以順吹兮曠囁以

紆鬱。言激聲既發形聲隨以隨之漢書音義張揖曰旖旎猶阿那也司馬相如賦曰又旖旎以招搖說文曰曠頤也釋名曰囁咽下垂也言氣之盛而隨囁類也楚辭曰鬱結紆軫王逸曰紆曲也囁與曠劉並音合囁音胡氣旁迄以

飛射兮馳散渙以濇律。旁達言氣濇旁出通相逆也飛射氣出迅疾也散渙分布也濇律出通貌濇張律切趣從容其勿述兮驚合還以詭

詭詞。勿述無所避誤之貌合選盛多貌封 或渾沌而潺湲兮，獵若枚折。擊或渾沌不分潺湲或復其聲模無似枚之聲也。雜字曰潺湲水流貌。獵聲也。詩曰：伐其

條枚毛。按詩傳曰：枚，幹也。廣雅曰：獵，折也。或漫衍而駱驛兮，沛焉競溢。漫衍流溢貌。駱驛，相連延統沛多貌。 淋慄密率，掩以絕滅。淋慄，寒貌。密率，掩息貌。

廉察其賦歌，廉亦 嗽必啗而將吟兮，行鏗鏗以蘇囉。嗽，榮聲也。啗，啗聲也。蘇囉，不進貌。蘇囉聲，迭蕩相雜貌。啗音筆，啗音

鏗鏗，鏗鏗切。風鴻洞而不絕兮，優嫵嫵以婆娑。鴻洞，相連統貌。嫵，柔弱也。婆娑，梁分散貌。廣雅曰：嫵，奇也。 翩緜連以牢落兮，漂

乍棄而爲他。說文曰：漂，浮也。考妙切。他，謂奇聲也。音聲漂結而去，棄其舊調而更爲奇聲。 要復遮其蹊徑兮，與謳謠乎相蘇。謳謠，已發韻聲於其蹊徑要復

而逃之與之相和也。蘇古和字。故聽其巨音，則周流汜濫，并包吐舍，若慈父之畜子也。韓詩曰：夫爲人父者必體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也。

閣切。其妙聲，則清靜厭厭，順敘卑迭，若孝子之事父也。妙聲聲之微妙也。厭，安靜貌。曹大姑列女傳注曰：厭，深遠也。音翳，字林曰：法，滑也。迭，作辰

似君子。大戴禮曰：優之柔之。禮記曰：溥潤而澤。 故其武聲，則若雷霆較鞫，佚豫以沸慄。較，鞫大聲也。佚，若曰：沸，慄不安貌。味切。慄，

其仁聲，則若颯風紛披，容與而施惠。呂氏春秋曰：颯風，颯風。容與，寬裕之貌。 或雜選以聚斂兮，或

拔擻以奮棄。雜，選衆多貌。拔擻，分散也。何休公羊傳注曰：擻，手擊也。擻，扶割切。擻，蘇割切。 悲愴愴以惻憾兮，時恬淡以綏肆。楚辭曰：愴愴，愴也。惻，愴也。憾，憾也。綏，安也。肆，肆也。

被淋灑其靡靡兮，時橫潰以陽遂。孔安國尚書傳曰：被及也。淋灑，不絕貌。陽遂，聲之細好也。橫潰，旁決貌。陽遂，通言其

也。廣雅曰：恬，靜也。說文曰：淡，安也。綏，安也。王肅尚書注曰：肆，緩也。

感化入神
三句一韻
先緩後促
句法自變

結歸意德

歛，擊涕，披淚。說文曰：歛，拭也。匹結切。廣雅曰：歛，拭也。按亦拭也。亡初切。其奏歡娛，則莫不憚漫衍凱，阿那脹，膝者已。佩漫衍

類之行，昔曰鼓鼓音。奇說文曰：喘，疾息也。是以前楚謂蝶為括蝶，方侯切。爾雅曰：蝶，行喘息也。郭璞曰：今蝦蟆也。周書曰：蝶行喘息。說文曰：蛟，徐行。凡生

魚瞰雞睨。皆蟲之形也。遷延，徒進也。退，退也。魚目不暇。垂喙，蜚轉，瞪瞽忘食。韓詩外傳曰：養寶有聲，價之蟲，無不

若捷武，超騰踰曳，迅漂巧兮。狀擊之狀也。捷武，言捷巧也。亦輪也。或為又似流波，泡洩汎濺，趨獻

道兮。泡洩，盛多貌。汎濺，微小貌。又云：波急之聲。方音曰：泡，盛也。洩，交切。哮呷，咳喚，躡躑連絕，瀉殄沌兮。言其聲

頽唐遂往，長辭遠逝，漂不還兮。頽唐，頽貌。本賴蒙聖化，從容中道，樂不淫兮。樂不荒。左氏

舞賦：井序按周禮舞師，樂師掌教舞有兵舞有羽舞有旌舞呂氏春

孫評文選 卷二

一一三

傅武仲 范曄後漢書曰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建初中靈祖傳召文學之士以毅為蘭臺令史少逸氣亦與班固為賓靈府司馬早卒

楚襄王既遊雲夢使宋玉賦高唐之事高唐賦序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王曰試為寡人賦之將置酒宴飲謂

宋玉曰雲夢數名在南都華容縣高唐觀名此並假設為辭「寡人欲觴羣臣何以娛之？」左氏傳曰樂盈為曲沃人杜預曰飲酒於曲沃玉曰「臣

聞歌以詠言舞以盡意尚書曰歌詠言孔安國曰歌詠其義以長其音毛萇詩序曰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說苑曰聲樂易其而合於歌情盡舞意是

以論其詩不如聽其聲謂言之不足故詠歌之聽其聲不如察其形謂詠歌之不足故手舞足蹈也言不如視其舞形鄭玄注樂記曰宮商角徵羽雜比曰聲單曰

激楚結風陽阿之舞張景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獨激楚之遺風結風亦曲名上林賦曰鄒鄂繁紛激楚結風文類辭曰宮庭震發激楚今淮南子曰夫足蹀陽阿之舞又曰歌采黃發陽阿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以

進乎？孔安國尚書傳曰噫恨辭也鄭玄注禮記曰噫弗寤之聲王曰「如其鄭何？」樂記曰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恐其同於鄭舞當如玉

曰「小大殊用鄭雅異宜」韓詩曰舞則葉兮薛君曰言其舞應雅樂也弛張之度聖哲所施禮記孔子曰一張是以

樂記千戚之容雅美蹲踞之舞禮記曰千戚羽旋謂之樂鄭玄曰千戚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毛詩小雅曰坎坎鼓我蹲踞舞我一本或云蹇旄之舞禮設三爵之

制頌有醉歸之歌禮記曰君子飲酒也禮三爵而油以退鄭玄曰油油悅歌貌毛詩豳頌曰振振鷖鷖子飛鼓咽咽醉言歸子言樂兮夫咸池六英所以陳清廟

協神人也樂助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顓頊樂曰五帝帝樂曰六英宋均曰能為天地四時六合之英華也毛詩曰清廟祀文王也尚書曰八音克諧神人以和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坐接

託古人以成文亦林之此即賦之比正交不別之為序

標明題意

賈得妙

正是韻文

宋一作未

音高歌爲樂方。杜預左氏傳注曰方法也。歌曰：「據予意以弘觀兮，繹精靈之所束。」博散也弘大也音精靈有

言曰釋弛緊急之絃張兮，慢末事之飢曲。言將觀舞故緊急之絃先已張者今廢弛之末事之飢曲者今輕慢之

曲順君之好無益故廢而慢之舒恢臭之廣度兮，闊細體之苛縟。恢莫廣大之貌苛縟煩數之貌言度之恢莫者

台之孟夏兮莫與台古字通賈逵國語注曰苛煩也賈多切鄭玄表嘉關睢之不淫兮，哀蟋蟀之局促。毛詩序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寔在進賢不淫其色毛詩曰蟋蟀刺管僣公也僣不中超遺物而度俗。太

禮蟋蟀在堂歲聿云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古詩曰蟋蟀傷局促小見之貌啓泰真之否隔兮，

陰多滯伏陽道猶蹇乃作舞宜導之莊子孔子謂者肅曰先生似遺物離人揚激徵，

徵之聲不贊舞操，奏均曲。舞操而奏操也琴道曰琴有伯夷之操樂汗園徵曰聖人

如清角形態和，神意協。從容得，

志不劫。雅容閑雅得其大體不相迫劫也於是躡節鼓陳，舒意自廣。言舞人躡鼓以爲節此

遊心無垠，

遠思長想。莊子曰乘物以遊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爲象。象形象

節之閒形態頹乏如惆悵失志也其少進也，若翱若行，若竦若傾，兀動赴度，指顧應聲。兀然而動赴

應聲曲羅衣從風，長袖交橫。王孫子曰衛靈公侍御數百璣珠駱驛飛散，颺攢合并。折駢不絕貌颺攢風

目顧皆鵬鷗燕居，拉搯鶴驚。鵬鷗輕銳拉搯飛綽約閑靡，機迅體輕。綽約美貌閑美閑緩而柔美赴曲機疾

體輕若綽約若遊子埤蒼曰翹雅也機迅體輕若遊子埤蒼曰翹雅也機迅姿絕倫之妙態，懷慤素之潔清。神女賦曰懷真亮之潔清說文曰脩儀操

以上乃寫
舞事第一

以顯志兮，獨馳思乎杳冥。修治儀容志操以自顯心志杳冥謂遠而杳冥也對問曰翺翔乎杳冥之上 在山峨峨，在水湯湯，與志遷化，

容不虛生。列于江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音鍾子期曰善哉峨峨乎若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湯湯然 明詩表指，噴

息激昂。歌中有詩舞人表而明之指而合節表明也韓詩外傳曰魯哀公噴然太息說文曰噴太息也噴與噴同漢書王章妻謂章曰今在困厄不自激昂如浮曰激廣抗擣之意也叩我耶切 氣若浮雲，志若秋

霜。言既高且潔也 觀者增歎，諸工莫當。工樂師也 於是合場遞進，按次而俟。遞進也俟待也言待次第而出也 埒材角

妙，夸容乃理。晉灼漢書注曰埒等言園巧也夸猶美也理謂裝飾也 軼態橫出，瑰姿譎起，眄般鼓則騰清眸，吐哇咬則

發皓齒。瑰突也譎異也般鼓之舞載籍無文以猜賦言之似舞人更遞蹈之而為舞節古新成安樂宮辭曰般鼓鐘聲盡為鏗鏘振衡七盤舞賦曰歷七盤而隨躡又曰般鼓煥以駢羅王樂七釋曰七盤陳於廣庭瞻人儼其齊以掄皓袖以振策瑛并足而

軒時邪睨鼓下仇音赴節安翹足以徐擊厥頭身而傾折下萬許昌宮賦曰振華足以卻蹈者將絕而復連鼓震動而不亂足相續而不并婉轉鼓側蛟蛇丹庭與七盤其遞奏韻輕捷之翺翺義並同也說文曰吐詔聲也於佳切咬淫聲也鳥交切楚辭曰美人皓齒嫋以姸兮

摘齊行列，經營切儻。指摘行列使之齊整經營往來之貌摘作壓切相擊切也鄭玄禮記注曰儻儻比也魚里切披引也言舞人舉引皆有所比擬也廣雅曰披引也 彷彿神動，迴翔

竦峙。子虛賦曰若神仙之彷彿說文曰彷彿見不審也 擊不致筴，蹈不頓趾。頓言輕且疾也 翼爾悠往，闔復輟已。言翼然而往闔而復止闔猶奄也古人呼闔與奄同方言曰奄通也 及至迴身還入，迫於急節。已輟止復迴身還入舞場逼迫於曲之急節也 浮騰累跪，跼蹐摩跌。言舞者之容也浮騰踴躍也累跪進跪貌跼蹐蹙也反足跗以象蹈或以足履 紆形赴遠，灌以摧折。言要之曲折灌然以摧折地而踴躍也鄭玄禮記注曰跗足趾也方子切字書曰跌失趾也徒終切 紆曲其形以踴其身也灌

折統七 織縠蛾飛，紛森若絕。縠縠細縠也蛾飛如蛾之飛也紛森飛揚貌上林賦曰垂 又且舒緩弛捨也字林曰鳥趨跳也飛鳥管切投音沒 倏蛇姆嫺，雲轉飄忽。說文曰倏蛇邪行去也嫺嫺長貌倏與逡同

又且舒緩弛捨也字林曰鳥趨跳也飛鳥管切投音沒

又且舒緩弛捨也字林曰鳥趨跳也飛鳥管切投音沒

又且舒緩弛捨也字林曰鳥趨跳也飛鳥管切投音沒

應接歡欣
一作欣

疾也風忽如風之疾也毛衰詩傳曰迴風爲飄習與忽同呼沒切

體如遊龍袖如素霓遊龍素霓喻美態也宋玉神女賦曰婉若遊龍從風飄翔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垂綵飾之素霓裂收而拜舞畢退

曲度究畢言舞將罷徐收容態而拜曲度於是宛畢者顏籟曰徐徐也遂與黎同遷延微笑退復次列舞畢退

夫正策碑若驟疾行貌史記曰天下騷驟僕夫執駕車騎並狎言懼情已洽而宴迫擾躩就駕僕

踰捍凌越疾之貌言馬駿逸奔突而走相凌越也龍驤橫舉揚鑣飛沫鄒陽上書曰蛟龍驤則飛馬踰越於

馬材不同各相傾奪傾奪謂或有踰埃赴轍靈駭電滅列子伯樂曰天下之馬絕塵弭轡言馬踰越於

躡地遠羣閭跳獨絕許慎淮南子注曰躡踏也遠出於羣言疾速之甚也鄭玄或有宛足鬱怒般桓不發

言馬按足緩步鬱怒氣遲留不發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

後往先至遂爲逐末言逐材之末也逐者以發足爲本或有矜容愛儀洋

洋習習鄭玄毛詩注曰洋洋莊敬遲速承意控御緩急言遲速任意也毛詩曰又真御是抑聲控息毛萇曰止馬曰

車音若雷驚驟相及長門賦曰雷隱隱而響起舜象君之車駱漠而歸雲散城邑駱漠駱駝紛漠

戔游戔聊以永日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娛神遺老永年之術優

長笛賦并序

周禮笙師掌教吹笛說文笛曰七孔長一尺四寸今人長笛是也風俗通曰滌笛也滌滌邪志納之雅正

以交罷結
結歸正意
此賦亦祖
于滌而加

之以條暢
有舖排處
便有散行
提撥頓宕
活文法甚

作賦之原

首敘笛材
所出

山之傾險

馬季長范曄後漢書曰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將作匠大掖之子為人美容貌有俊才好吹笛爲校書郎顯帝時遷南郡太守免與馬皇后親坐高堂施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鄭玄盧植皆其弟子後拜議郎卒

融既博覽典雅，精核數術。仲長子昌言曰稽核是非議之嘉也說文曰嚴考實事也核與覈古字通漢書曰術數者皆融和卜史之職章昭曰歷數占衡也又性好音，能

鼓琴吹笛，而爲督郵無留事。章昭釋名曰督郵主詣縣罰負殿糾攝之也辨位曰言督郵書掾者郵過也此官不自造書主督上官所下所過之書也史記齊威王語即墨大夫曰自子之居即墨無留事

獨臥鄆平陽鄆中，有雒客舍逆旅。漢書右扶風有鄆縣平陽鄆縣邑之名也鄆烏古切毛詩曰王綏子鄆毛萇曰地名說文曰鄆小陸也一日庫城在卑部服虔通俗文曰營居曰鄆左氏傳荀

息曰今鶴爲不道，甚於逆旅。吹笛爲氣出精列相和。歌錄曰古相和歌十八曲氣出一緒融去京師，京師謂洛陽也踰年覓

聞，甚悲而樂之。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頌，唯笛獨無。王子淵作洞簫賦枚乘未

詳所作以序言之當爲雜賦文章志曰劉玄字伯康明帝時官至中大夫作箏賦傳箏字武仲作琴賦故聊復備數，作長笛賦。其辭曰：

惟籟籠之奇生兮，于終南之陰崖。字林曰惟有也戴凱之竹譜曰籟籠竹名毛詩曰終南何有毛萇曰周之山名尚書大傳曰觀乎南山之陰謂山北託九成之

孤岑兮，臨萬仞之石磧。山海經曰桓山四成郭璞曰成亦重也言九者數之多也爾雅曰山小高曰岑孔安國曰八尺曰仞包氏曰七尺曰仞爾雅曰山箴無所通筮只子胤原者隨萬仞之籟特箭

橐而莖立兮，獨聆風於極危。箭囊二竹名也言似二竹或生而莖立或生於極危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會稽之竹箭焉郭璞曰聆聽也音零秋潦漱其下趾兮，冬雪揣封乎其枝。說文曰潦雨水也爾雅曰周禮注曰溲澁也爾雅曰趾足也鄭玄毛詩箋曰園聚說摠與園古字通徒歡切漢書音義孟康

曰搯。巖根踣之槩，削兮，感迴颺而將頽。巖根根生於巖也作頽根將頽落也槩別危貌感觸也爾雅曰颺謂之疾疾與颺同頽落也槩音緒切則五刮切夫其面

固危殆險巖之所迫也，險感猶衆哀集悲之所積也，故其應清風也，織末奮藉，錚錚

警噶，方言曰捐助也，捐與捐同，所交切，警噶並謂其仿聲也，錚錚也，錚士庚切，說文曰錚金聲，錚與錚同音，宏宇林曰警小聲也，呼音切，碑蓋曰噶大呼也，呼交切。若絙瑟促柱，號鍾高調，淮南

子曰張瑟者小絙，絙大絙，絙高氏注曰絙急也，楚辭曰絙瑟兮交鼓又曰或伯牙之號，鍾王逸曰絙急，張絙也，博物志曰鍾音號，號鍾善琴名。於是放臣逐子，棄妻離友，彭胥伯奇哀

姜孝己，彭彭威骨伍子胥也，琴操曰尹吉甫聞上卿人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伯那，乃謂伯奇於吉甫曰：見妾有美色，持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感之於宣王，宣王曰：此放子辭，吉甫乃求伯奇射殺，後妻左傳曰：魯哀公夫人姜氏歸於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帝王世紀曰：高宗有賢子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恐

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尸子曰：孝己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也。家語曰：曾子遣妻，攢乎下風，收精注

耳，收精不窺，注耳專聽。雷歎頽息，摺膺擗襟。歎聲者雷，息聲者頽也。楚辭曰：吒增歎兮如雷，雷與雷古今字也。爾雅曰：焚輪謂之

流，叩也，苦洽切，魏書程昱傳曰：昱於魏武前，爭聲氣，忿高。邊人指之乃止。毛詩曰：痛擗有擗，毛萇曰：擗擗，拊心貌。泣血洙流，交橫而下，毛詩曰：風思泣血，禮記曰：高子卒之執親之

通旦忘寐，不能自禦。淮南子曰：病疢者通旦不寐，鄭玄周禮注曰：禦，禁也。於是乃使魯般宋翟，構雲梯，抗浮柱，魯

二國名也。淮南子曰：魯般古之巧人，注公幹班也。魯木為木，魯論曰：魯班刻木為鸞，飛三日不下，為母作木車，木人為御，機關一發，遂去不還人，謂班母亡，覆墨子之名也。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垂成，大山四起，所謂善攻具也。必取宋於是墨子見公輸般而止之，張湛列子注

曰：雲梯可以凌虛，甘泉賦曰：抗浮柱之飛樓，按墨子削竹以爲鵲，三日不行，韓子云：爲木鸞三年不飛，一日而敗，抱朴子曰：墨子名翟，宋人或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後，今案其在七十弟子後也。嗟織根，跋篋縷，言以足

根又跋，踴細縷也。跋七何切，一作蹉，蹉，蓋曰蹉，蹉也。方言曰：篋，小也。縷，言細似縷也。上林賦曰：布筵，顏監注：蔓生者地之處，皆生細根，如相結，故名。今俗呼蹉，草而幼童，對街之手鼓，中央則聲如箏，因以名。彼蹉草名，抑亦義兼似也。膺陷地，言以足

腹陘阻，言以齊，取於陷地而腹突於陘阻也。淮南子曰：學隨者必隨，許慎曰：陘，峻也。七笑。逮乎其上，匍匐伐取，挑

伐竹制笛

截本末，規摹護矩。聲類曰挑決也鄭玄毛詩箋曰挑落之俗義切說文曰摹規也莫奴切義亦規字王逸楚辭注曰規度也矩法也遷於總切夔襄比律，子壘協呂。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胙子家語孔子學琴於師襄鄭玄周禮注曰比次也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呂六律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呂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中呂夾鍾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曠晉樂太師子野也孟子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十二畢具，黃鍾爲主。呂氏春秋曰黃帝命伶倫爲律倫制十二簫聽鳳鳥之鳴以別十二律以比黃鍾之宮故黃鍾宮律之本也高誘曰六律六呂各有管也故曰十二簫漢書律歷志曰十二管六爲律陰六爲呂律者黃帝

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陽取竹解谷生其薄厚均者斷兩節間吹之以爲黃鍾之律本氣至則應六律六呂者述十二月之音氣也黃鍾律呂之長故曰爲主橋揉斤械，剗揆度擬。

禮注曰揉謂以火榜也如酉切說文曰斤斫木又曰械治也字林曰剗裁也大丸切又曰剗銳也周易曰揆木爲矢揆與剗音義同度擬量度比擬也

蘇黃切廣雅曰剗磨也音勛說文曰墮擊也徒雷切爾雅曰墜落也說文曰程示也張晏漢書注曰表猶外也

起，儀禮大射禮曰樂人宿縣于階東周禮曰播之食舉雍徹，勸侑君子。食舉謂進食於天子而設樂食竟奏詩之樂以徹食徹去也蔡雍禮樂志曰天子中樂殿中食

舉樂也周禮曰及徹而歌徹鄭玄曰歌之者歌雅也周禮曰王以樂領食鄭玄曰循助也

丘宋灌，名師郭張。漢書曰平原郡有重丘縣名師有各師也宋灌郭張皆其姓也工人巧士，肄業修聲。

達國語注曰肄習也於是遊閒公子，暇豫王孫。史記曰宛孔氏有遊閒公子之名國語優施曰我敬暇豫之事君韋昭曰閒暇也服虔曰諸公閒遊戲

閒音閑豫樂也

心樂五聲之和，耳比八音之調。左氏傳曰五聲六律杜預曰五聲宮商角徵羽乃相與集乎其庭，詳觀夫曲

胤之繁會叢雜，何其富也。胤亦曲也字或爲引蔡雍琴操有思歸引衛女之所作當謂琴之富也紛葩爛漫，誠可喜也。紛葩盛多貌波散

廣衍，實可異也。毛萇詩傳曰衍溢也掌距劫邊，又足怪也。言聲之相逆也說文曰掌距也鄭玄禮記注曰劫奪也郭璞意天子傳注曰邊闕也五故切啾昨嘈

點出笛字

吹笛之人

啐，似華羽兮，絞灼激以轉切。

蒼頡篇曰啐聲也鄭玄周禮注曰啐咋然聲大也仕白切埋甚曰啐碎聲貌啐音曹
啐才啐切鶴冠子曰南方萬物華羽焉故謂以羽絞灼激聲相燒激也切韻磨切也

震鬱怫以憑怒兮，眩矚駭以奮肆。

楚辭曰鬱鬱兮弗陳王逸曰益益也怫扶弗切左氏傳駭由曰今君震電
憑怒杜預曰憑大也埤蒼曰駭聲貌矚突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

噴勃以布覆兮，乍踣蹠以狼戾。

蒼頡篇曰噴吐也曹子切或作噴防粉切勃盛貌布覆周布四覆也踣蹠
言其聲踣立如有所蹠蹠也狼戾飛背也戰國策張儀曰趙王狼戾無親

鍛之岌峇兮，正瀏漂以風冽。

言音如雷之叩鍛岌峇為聲也蒼頡篇曰鍛椎也都亂切及若協切峇音合切漢
書音義孟康曰瀏清也毛萇詩傳曰深寒也說文曰冽清也瀏漂清涼貌冽寒貌

湊會而凌節兮，馳趣期而赴躡。

凌乘也節曲節也趣向也期會也躡謂躡仆也

鴻。列于曰伯牙鼓琴志在流水鍾子期曰洋

洋乎若江河琴道曰伯夷操似鴻雁之音

奮遠引，旋復迴皇。

孟康漢書注曰奮視也莫千切廣雅曰引伸也李尤七疑曰迴皇鼓集

鄼琅磊落，駢田磅唐。

衆辭宏大四布之貌鄼音耕切瓊力耕切磅唐廣大盤礴也宋玉笛賦曰磅唐千仞

若存若亡，存若亡者

老于曰若

盪滯抗絕，中息更裝。

方音曰盪餘也盪與盪同在進切喪服子夏傳曰抗極也許慎淮南子注曰裝來也調更裝而奏之

曄然復揚，或乃聊慮固護，專美擅工。

聊慮固護精心專一之貌說文曰擅專也

或乃植持縱纏，佻儻寬容。

言聲或植立而相牽引持似於縱纏也說文曰縱以長繩繫牛也徐精切漢書音義張晏曰二股謂之糾

簫管備舉，金石並隆。

毛詩曰既備乃奏簫管備舉漢書曰石

無相奪倫，以宣八風。

說文曰宣八風

尚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呂氏春秋曰舜以樂為樂正於是正六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杜預左氏傳注曰八風八方之風令乾主聲其風不周石坎主鼓其風虞莫革良主笙其風明庶幾震主籥其風條竹篲主祝鼓其風清明木鼙主譟琴其風景絲地土鐘其風涼土瓦主

以雜弄

律呂既和，哀聲五降。左氏傳警和對晉平公曰先王之樂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杜預曰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也。曲終闋盡，餘絃更興。鄭禮記注曰闋聲也苦穴切繁手累發，密櫛疊重。左氏傳警和曰於是是有煩手淫聲惰埋心耳乃志平和君子不聽也手煩不已則雜聲並煩手雜也密櫛密如櫛也毛詩曰其比如櫛。

安翔駘蕩，從容闡緩。毛萇詩傳曰闡開也莊子曰惠施之材駘蕩而不得駘蕩安翔貌著韻篇曰闡開也漢書曰闡諧慢易之音作

猥積，以送厥終。然後少息暫息，雜弄閒奏，易聽駭耳，有所搖演。言變易人之視聽也搖動也演引也言有所勸引於心

聿皇求索，乍近乍遠。聿皇疾貌臨危自放，若頽復反。紛緼繆紆，經窻

此言笛聲之各妙

也樂成則更奏也

絞槩汨淪，五音代轉。絞槩汨淪音相切摩貌言聲相絞槩如水之聲汨淪按拏挾臧，遞相乘遭。

以知禮制之不可踰越焉。廣雅曰聆聽也引亦曲也繁葛琴操曰思歸引者衛女之所作也琴引者秦時倡屬門高之所作也禮記曰文采節奏聲之節也說文曰返止也按與返古字通音豆按句之所止也

此以下言笛聲之足

聽筵弄者，遙思於古昔，虞志於怛惕，以知長戚之不能閒居焉。筵弄蓋小曲也說文曰筵倅字如此毛萇傳曰怛懼惻惻竊勞

以惑人

也聞 故論記其義，協比其象，徬徨縱肆，曠蕩敞罔，老莊之槩也。老子已見避天台賦史記曰莊子之言其言汪洋自恣其適已也。嶺者廣切敞罔大貌。槩猶節也。直柔而能毅也。史記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姓孔氏魯昌平鄉陳邑人又曰孟軻鄒人也。厚詩奇述伯尼之意。

溫直擾毅，孔孟之方也。尚書曰皋陶曰擾而毅直而溫言正直而有溫和也。溫而直也。直而能毅也。史記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姓孔氏魯昌平鄉陳邑人又曰孟軻鄒人也。

激朗清厲，隨光之介也。激切明朗清而能厲厲也。莊子曰湯將伐桀因下隨而謀之下隨曰非吾事也。湯又因魯光而謀之魯光曰非吾事也。湯又因魯光而謀之魯光曰非吾事也。湯又因魯光而謀之魯光曰非吾事也。

刺拂戾，諸賁之氣也。史記曰管仲夷吾者穎上人也。任政於齊又曰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子也。名軟姓公孫氏。好刑名之學。秦封之於商。蓋商君。

條決續紛，申韓之察也。史記曰申不害者京人也。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又曰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見韓非子。韓非子見其書曰嗟乎寡人得見與之游死不恨。

繁縟駱驛，范蔡之說也。辭旨繁縟又相連綴也。說文曰縟形飾也。范唯蔡。縟也。辨士也。范唯已見西京賦。蔡澤見歸田賦。

擗檠銚憶，暫龍之惠也。擗檠銚憶皆分別節制之貌。音製。龍也。音歷。銚他髮切。憶胡麥切。左氏傳曰鄭

上擬法於詔，節南籥。左氏傳昭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魯人為奏四代樂見舞詔者曰德至哉杜預曰舞樂也音籥又曰見舞象節南籥者曰美哉杜預曰象制舞者所執南籥舞也。文王樂也。南言文王化自北而南謂從岐周被江漢也。爾雅釋樂曰大籥謂之籥。

中取度於白雪，淶水。宋玉頌賦曰臣援琴而鼓之作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淶水之趣高誘曰淶水古詩。

下采制於延露，巴人。淮南子曰歌采菱發鳴阿鄙人聽之不若延露以和。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

是以尊卑都鄙，賢愚勇懼，鄙陋也。呂氏春秋曰愚智勇懼

魚鼈禽獸，聞之者，莫不張耳鹿駭，熊經鳥申，鷓豚狼顧，拊譟踴躍。無鹿駭狼顧之

孫評文選 卷二 一二五

主意在此 惑人之妙

要淮南子曰鶴視而狼類熊經而鳥申此義形之
人也莊子音義曰熊經若熊之舉樹而引義也
各得其齊人盈所欲禮記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齊於限也在細切皆反中

和以美風俗禮記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漢書王尊曰廣教化美風俗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言各反其常性也屈平風原也必適樂國而求仕不

沈湘流以殞身也史記風原者名平楚人同姓為國王左司維為上官大夫心害其能讒平及懷王卒襄王立又為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風原於襄王王怒而遷之原至江南乃作懷沙賦於是懷石因投汨羅以死也今言屈平聞此當聲即還之楚國不投汨羅而死下他皆放此毛詩曰適彼樂國左氏傳魯二十四年晉侯賞從亡者力之不諛諛亦不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內外奔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憚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遂死而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澹臺載尸歸臯魚節其哭博物志曰澹臺滅明之子溺死於江弟子欲收而葬之明止之

澹臺載尸歸臯魚節其哭博物志曰澹臺滅明之子溺死於江弟子欲收而葬之明止之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澹臺載尸歸臯魚節其哭博物志曰澹臺滅明之子溺死於江弟子欲收而葬之明止之

子死非吾鬼遂不收葬韓詩外傳曰孔子出行聞有哭聲甚悲則臯魚也披褐擁劍哭於路左孔子下車而問其故對曰吾少好學周流天下以後吾親死一失也高尙其志不事庸君而晚仕無成也少擇交遊寡親友而老無所託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反者年也逝而不可追者親也吾於是辭矣立一十三人長萬輟逆謀渠彌不復惡左傳曰莊十二年長萬南宮萬

哭而死孔子謂弟子曰識矣於是門人辭歸養親者一十三人長萬輟逆謀渠彌不復惡左傳曰莊十二年長萬南宮萬梁國有蒙縣南宮氏長萬名也左傳曰桓十二年傳云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辛卯殺昭公而立公子廡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注曰公子達魯大夫復軍本為昭公所惡而復殺君真也昭公鄭莊公子忽姓高渠彌名也鄭家大將欲為卿蒯聶能退敵不占成節鄂左傳曰定十四年衛靈公逐太子蒯聶太子奔宋至哀公二年衛靈公

帥師圍之父子爭國為讎敵也韓詩外傳云不占陳不占也齊人崔杼弑莊公陳不占聞君有難將往赴之食則失哺上車失賦其僕曰敵在數百里外而懼怖如是雖往其益乎占曰死君之難義也無私私也乃驅車而奔之至公門之外聞鼓戰之聲遂彭而死君子謂不占無勇而能行義可謂志士矣得直也從邑者乃地名也非王公保其位隱處安林薄楚辭曰露新夷死林薄宦夫

此所施也字林曰得直言也謂節操楚鄂而不怯懦也非王公保其位隱處安林薄楚辭曰露新夷死林薄宦夫

樂其業士子世其宅淮南子曰古者至德之時處安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鱣魚喁於水裔仰駟馬而舞玄鶴韓詩外

伯牙鼓琴而淫魚出聽氍毹巴鼓琴而六馬仰泳淮南子氍毹而淫魚出聽注曰氍毹也楚人也亦善於濠梁魚出頭於水而聽之淮南子水濁則魚噉噉政苛則人亂注楚人噉噉魚出頭也淮南子伯牙鼓琴而鳴馬仰秣頭去謂馬笑韓子師曠援琴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

伯牙鼓琴而淫魚出聽氍毹巴鼓琴而六馬仰泳淮南子氍毹而淫魚出聽注曰氍毹也楚人也亦善於濠梁魚出頭於水而聽之淮南子水濁則魚噉噉政苛則人亂注楚人噉噉魚出頭也淮南子伯牙鼓琴而鳴馬仰秣頭去謂馬笑韓子師曠援琴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

伯牙鼓琴而淫魚出聽氍毹巴鼓琴而六馬仰泳淮南子氍毹而淫魚出聽注曰氍毹也楚人也亦善於濠梁魚出頭於水而聽之淮南子水濁則魚噉噉政苛則人亂注楚人噉噉魚出頭也淮南子伯牙鼓琴而鳴馬仰秣頭去謂馬笑韓子師曠援琴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

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尚書
大傳曰虞舜歌樂曰和伯之樂舞玄鶴

柱，磬囊弛懸。列子曰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孫卿子曰紅號巴鼓琴覆魚出聽江遠文得曰瓠巴齊人也說

累稱屢讚。字林曰噪直視貌若頰篇曰梁直下視貌丑庚切字林曰貽驚貌胡吏切

涕洟流漫。許惟切字林曰維持也周易曰齋香涕洟王弼曰齋香嗟嘆之聲也說文曰洟鼻液也洟計切

靈感物，寫神喻意。喻曉也禮記曰樂和故萬物皆化言可以通於神靈感致萬物舒寫精神曉喻志意也

孔安國曰靈法也天子率臣下為
起治事當慎汝法度欲其職也

而精神高誘淮南子注曰雲拭也
說文曰溼潔也溼壯里切溼音廢

女媧制簧，暴辛為墳。禮記曰女媧之笙簧世本曰女媧作簧暴辛為墳宋均曰女媧黃帝臣也暴辛

之離磬。禮記曰垂之和鐘叔之離磬鄭玄曰垂囊之共工也世本曰叔舜時人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

金謂黃金飾絳器非止鐘也賈逵注傳曰消鑿也說文曰金有五色黃為長樂與樂同國語張老曰天子之室斷其椽而擊之加密石焉
章昭曰擊磨也力東切禮記曰華畫也說者以院為刻節目也曉胡縮切爾雅曰骨謂之切犀謂之割毛裴詩
傳曰治骨曰切尚書曰錫貢

磬錯孔安國曰治玉曰錯

和士為食飲之器也淮南子曰陶人克埴地許重曰埴埴也埴土為也爾雅玉謂之琢郭璞曰治玉石也爾雅曰金謂之鑄木謂
也鑄于丸切窮妙極巧，擴以日月，然後成器，其音如彼。解嘲曰

于時也，豚駒吞聲，伯牙毀絃。孟子于淳子髡曰昔蘇秦處高唐而齊右善歌伯牙已見上

留際矇眊。唐而齊右善歌伯牙已見上

失容墜席，搏拊雷抃。廣雅曰搏擊也說文曰雷也

是故可以通

致誠効志，率作興事。致極也効驗也尚書咎哉

者盥亦滌也公緩切說文曰滌水多也滌洗手也莊子曰滌雪

天黃也淮南子曰神農之初作瑟以歸神反察及其天心也

之離磬，工也世本曰叔舜時人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

或鑠金龍石，華琬切錯。皆理器之名也樂汁圍微曰鑠金

丸挺彫琢，刻鏤鑽竿。韓詩曰松柏丸九九君曰取松與柏然則丸取也漢書音義如淳曰挺

擊也舒連切一作挺老子曰挺地以為器河上公注曰挺和也地土也

也鑄于丸切窮妙極巧，擴以日月，然後成器，其音如彼。解嘲曰

唯笛因其天姿，不變其

材，伐而吹之，其聲如此；之天姿也蓋亦簡易之義，賢人之業也。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從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

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此言簡易不煩劇也若然，六器者猶以二皇聖哲艱益，六器琴瑟鐘項鐘磬淮南子曰二皇伏

垂叔之流野猶演也俗斗切况笛生乎大漢，而學者不識其可以裨助盛美，忽而不讚，悲夫！

說文曰裨益也裨移切有庶士丘仲，言其所由出，而不知其弘妙。尙書曰庶邦庶士風俗通曰笛武帝時丘仲所作其辭曰：『近世

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風俗通曰笛元羌出又有羌笛然羌笛與笛二器不同長於古笛有三孔大小異故謂之雙笛龍鳴水中不見已，截

竹吹之聲相似，見胡錄切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當籥便易持。籥者曰籥細者曰枝言裁笛以當籥故便而易持也籥馬策也竹瓜

切裁或為材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

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漢武帝時人也修易尤好鐘律知五聲然京房修易故曰易京笛本四孔京加一孔於下為商聲故謂五音畢沈約宋書曰笛京房備其五音言易京者猶如莊周蒙人謂蒙莊及擊蓬宋覆之比

琴賦 并序 尸子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愆

嵇叔夜 臧榮緒晉書曰嵇康字叔夜謚國人物有奇才博覽無所不見拜中散大夫以呂安事誅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杜預左氏傳注曰翫習也以為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文子曰夫物盛則衰滋味有馱，而

此不勸。莊子曰聲色滋味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左氏傳罔沒女寬曰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心願賦而已說文曰賦從甘田犬會意字也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管子

結官笛之
法由出文
特奏更

歷舉琴德
首言材幹
則神麗之
音區則變
化

重巘增起，偃蹇雲覆。偃蹇高貌言高在上，偃蹇然如雲覆下也。邈隆崇以極壯，崛巍巍而特秀。巍巍高大貌，秀雅曰秀出也。蒸靈

液以播雲，據神淵而吐溜。蒸氣上貌言山能蒸出雲以沾潤萬物，播布也。孔子曰：夫山者與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說文曰：津液也。溜水流也。爾乃顛波奔突，狂

赴爭流，觸巖舐隈，鬱怒彪休。舐至也，隈水曲也。彪休，彪也。洶涌騰薄，奮沫揚濤，澗汨澎湃，蟹蟻相糾。

澗汨去疾貌，澎湃相戾之形也。蟹蟻，展轉也。糾，纏也。繁於阮切。蟹音善，糾已即切。放肆大川，濟乎中州。鼎猶經也，中州猶中國也。安回徐邁，寂爾長浮。安回波

象上林賦曰：安翔徐回。又曰：寂漻無聲。澹乎洋洋，縈抱山丘。說文曰：澹水搖也。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奧宇之所寶殖，

廣雅曰：奧，藏也。毛莪，時傳曰：字居也。珍怪琅玕，瑤瑾翕施。高唐賦曰：珍怪奇偉，尚書曰：球琳琅玕，皆美玉名。翕，集貌。詩曰：馳赤色貌。叢集累積，奐衍於其

側。按：讀篇曰：奐，散貌。衍，溢也。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殖其西。楚辭曰：春蘭兮秋菊，山海經曰：崑崙之丘有木焉，其狀如棠而黃華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御水人食之使不溺。

涓子宅其陽，玉醴涌其前。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好吹簫，著天地人經三十八篇，鈞於澤，得符籙，魚中隱於石山，能致風雨，造伯陽九山法，淮南王少得文，不能解，其音旨，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焉。揚雄奏賦曰：茹芝英以禦飢，飲玉醴以解渴。宋玉笛賦曰：丹水涌其左，醴泉流其右。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閒。遊漢章

曰：惠風，春施。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爾雅曰：謐，靜也。微微，幽靜也。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

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東都主人曰：闕庭神麗。於是遜世之士，榮期綺季之疇。周易曰：遜世無悶。列子曰：孔子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何以爲樂？曰：天地萬物，權人爲貴，吾得爲人一樂也。男貴女賤，吾得爲男二樂也。生有不見，日月不充，

靈祿者，吾年九十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當得終復何憂乎？孔子曰：能自寬也。班固漢書曰：漢興有東園公、綺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常璩之時，避世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即四皓也。皇甫謐高士傳曰：四皓皆河內軹人，一曰在汲。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飛梁，橋也。甘泉賦曰：歷側景而絕飛梁。援瓊枝，陟

次及斷琴之事

頽送

週一作週

伏筆爲結

薄到彈琴

峻嶒，以遊乎其下。莊子曰南方生樹名瓊枝周旋永望，邈若凌飛。言者鳥之凌飛左氏傳邪睨峴崿，俯闕海

澗。說文曰峴邪說也嶒嶒山名也關指蒼梧之迢遞，臨迴江之威夷。漢書有蒼梧郡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其

賦曰迴江流川而激其悟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輝。高士傳曰堯讓位於許由由許曰鷦鷯巢在深林不過一

水之陽箕山之下死因葬於箕山之巖十五里堯因就封其墓號曰箕公仲武陽城槐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以忘

歸。西京賦曰赫乎呀以弘敞雅曰愷樂情舒放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軒轅黃帝也慕老童於騶

隅，欽泰容之高吟。山海經曰颯山神書童居之其音常如鐘磬郭璞曰書童老童也顛頊之願茲梧而興慮，思

假物以託心。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曰至人無已神人無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孟子曰離婁黃帝時

制爲雅琴，功郭璞曰無已故順物順物而至劉向有雅琴賦

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孟子曰離婁黃帝時

制爲雅琴，功郭璞曰無已故順物順物而至劉向有雅琴賦

制爲雅琴，功郭璞曰無已故順物順物而至劉向有雅琴賦

制爲雅琴，功郭璞曰無已故順物順物而至劉向有雅琴賦

制爲雅琴，功郭璞曰無已故順物順物而至劉向有雅琴賦

孫評文選 卷二

一一一

垂文。孔安國尚書傳曰繪錯以犀象，籍以翠綠。犀象二獸名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列

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西京雜記曰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伯牙揮手，鍾期聽聲。廣雅曰

傳曰園客者齊陰人也當種五色香草種數十年食其實一旦有五色神蛾止香樹末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時有好女夜至自稱我

與君作妻道蒼狀客與俱竄得百頭爾昔如盜潏關六十日乃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如淮南子曰擊若鍾山之玉許慎曰鍾山北陸無日之

地出美玉

初認起聲
入正聲

一
曲
之
終
彈
琴
之
地
德
時

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志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泰山須臾志在流水子期曰揚揚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列子曰伯牙鼓琴鼓琴鍾子期聽伯牙鼓琴每奏鍾期輒窮其趣伯牙捨琴而嘆曰善哉子之聽夫志相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華容灼爚發采揚明何其麗也說文曰灼明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漢書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

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擲下而成曲或曰成連古之善音者琴操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先生曰吾能得曲而不能移情吾師有方子春善於琴能作人之情今在東海上于能與我同

事之乎伯牙曰夫子有命敢不敬從乃相與至海上見子春受業焉

進御君子新聲膠亮何其偉也膠亮聲清徹

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王逸楚辭注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蹠蹠磔磔美聲

將興廣雅曰蹠蹠無常也蹠蹠壯大貌蹠蹠與蹠同方非切固以和昶而足軌矣廣雅曰昶通也昶兩切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

清角淮南子曰師曠奏白雪而神禽下白雪五十弦瑟樂曲未詳韓子曰昔衛公之晉於濮水上宿夜有鼓新聲者召師涓撫琴寫之公遂之晉晉平公曰試聽之師曠援琴一奏有玄鶴二八來舞再奏而列三奏延頸鳴舒而舞音中宮商師曠曰不如清角師曠

奏之有雲從西北方起之大風天雨隨起之此言感天地清角為勝宋玉對問曰其為陽春白雪韓子師曠曰清徵之聲不如清角

紛淋浪以流離奐淫衍而優渥粲莽莽而高逝馳岌岌以相屬廣雅曰奕奕盛貌王逸楚辭注曰岌岌高貌沛騰豐而競趣翕鞞擘而繁縟鞞擘貌繁縟聲之細也郭璞爾雅注曰

擘相觸

狀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湯湯鬱兮峨峨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已見上文佛惛煩

窈紆餘婆娑佛惛煩窈聲窳積不安貌佛扶味切惛音惛風賦曰物鬱煩窳上林賦曰紆餘委蛇陵縱播逸霍灌紛葩言聲陸縱播布而起霍發然似水聲紛葩開張貌霍灌盛貌當靈光

澗橫亂澗橫亂曰益檢容授節應變合度兢名擅業安軌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顯媚以送終飄餘響乎泰素列子曰大素者質之始也若乃高軒飛觀廣夏閑房軒長廡冬夜肅清朗

爲至人寫
照正後奇
又是一層

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

子虛賦曰：翁叩翠粲，張掛翠衣，聲也。曰：班婕妤自傷賦曰：紛翠粲兮，紉素辭。落神賦曰：披羅衣之非，繁字雖不同，其義一也。爾雅曰：婦人之徽，謂之纓。郭璞曰：今之香纓也。

於是器洽絃調，心閑手敏。

毛萑詩傳曰：閑習也。

觸摠如志，唯意所擬。

說文曰：批反手擊也。與批同。蒲結切。如志，謂如其志也。

初涉淥

水，中奏清徵。

淥水已見上文。韓子曰：師曠奏清徵，有玄鶴二八集闕門。

雅昶唐堯，終詠微子。

七略雅昶第十七曰：琴道曰堯揚逸。又曰：達則乘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昶與暢同。又曰：史記曰：漢州而安歌。王

微子操微子傷毀之將亡終不

可奈何見鴻鵠高飛擬琴作操

李延年善歌

爲新操之聲。謂曰：「凌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爲好仇。」爾雅曰：扶搖風也。莊子曰：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史記曰：瀛洲海中神山也。列子曰：勃海之中有

山曰瀛洲。莊子曰：列子御風，冷然者風仙也。劉向上列子表曰：列子者，鄭人與鄭

穆公同時。漢書曰：列子名禦寇，先莊子稱之。毛詩曰：翔集淑女君子好仇。

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

留。莊子有齊物篇。楚辭曰：漢羅靜以恬愉，澹無爲而自得。服鳥賦曰：縱軀委命，不私與已。

遊。

鄭玄曰：餐夕食也。說文曰：餐，吞也。楚辭曰：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食朝霞。凌陽子明經曰：夏食沆瀣，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廣雅曰：薄至也。

餐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

於曲引向闌，衆音將歇。

引亦曲也。牛在

改韻易調，奇弄乃發。

揚和顏，攘皓腕。

舞賦曰：撥顏

神賦曰：撥腕

飛纖指以馳驚，紛儷蠢以流漫。

儷，蠢聲多也。儷不及也。師立切。說文曰：蠢，疾言也。徒合切。

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

盤桓毓養，從容祕翫。

廣雅曰：盤，不逮貌。從容，舉動也。師與音同。

闔爾奮逸，風駭雲亂。

闔，疾貌。七發曰：波湧而雲亂。

牢落凌厲，布

灑半散。

牢落，猶遂落也。洞簫賦曰：翻縣運以牢落。劉歆述初賦曰：過旬注而凌厲上林賦曰：布散宏澤。甘泉賦曰：半散照爛。案以成章。

豐融披離，斐薜奐爛。

豐融，盛貌。風賦曰：被麗披離。斐薜，雜貌。明貌。斐

數尾切。釋子鬼切。

風賦曰：胸矣衆爛。

英聲發越，采采粲粲。

廣雅曰：英，美也。

或間聲錯綵，狀若詭赴。言其狀若詭詐而相赴也。鄭玄禮記注曰：綵，雜也。雙美

並進，駢馳翼驅，駢併也翼疾貌若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直而不倨，左傳吳公子季札聞歌頌

曰直而不倨曲而不屈杜預曰倨傲也居預切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離而不殊。左丘明曰武城人斷其後之木而不殊漢書音義曰殊猶絕也時劫擄以慷慨，

或怨嫺而躊躇，說文曰躊躇引也嫺嫺也子庶切或作祖古字通假借也忽飄颻以輕邁，乍留聯而扶疏。

言扶疏四布也或參譚繁促，復疊攢仄，參譚相證貌參七聲切譚徒感切一音並依字攢仄聚聲長音賦曰踞蹙攢仄從橫駱驛，奔逐相逼。魯靈光殿賦曰從橫駱驛

拊嗟累讚，間不容息，淮南子曰時之反側間不容息瓌豔奇偉，殫不可識。高唐賦曰譔說奇偉不可究陳若乃閑舒

都雅，洪纖有亘，說文曰閑雅也毛萇詩傳曰都閑也毛清和條昶，案衍陸離。案衍不平貌上林賦曰陸離參差也穆溫柔以

怡懌，婉順斂而委蛇。毛萇傳曰婉然美貌委蛇聲長貌鄭玄毛詩箋曰委蛇委曲自得之貌或乘險投會，邀隙趨危，會節會也邀要也譬若

離鷗鳴清池，翼若游鴻翔曾崖，蒼頡篇曰鷗嬰鳥聲也琴道曰操似鴻鷗詠之聲張衡舞賦曰含清哇而吟詠者離鷗鳴姑耶紛文斐尾，慊繆離纒，據攏攏持皆手撫絃之貌爾雅曰攏牽也劉熙孟子注曰

紛文斐尾文彩貌微風餘音，靡靡猗猗，靡靡順風貌猗猗柔盛貌或摟挫櫟掎，縹繚澈冽，據攏攏持皆手撫絃之貌爾雅曰摟牽也劉熙孟子注曰

摟牽也力頭切說文曰摟反手擊也廣雅曰摟擊也毛詩曰薄言摟之傳曰摟取也縹縹澈冽相糾激之貌說文曰縹縹也上林賦曰縹縹澈冽激冽水波浪貌言聲似也輕行浮彈，明儻際慧，說文曰儻靜好也際察也

疾而不速，留而不滯，左丘明曰處而不滯翩緜飄颻，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

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古本葩字爲此若若三若爲古花字今讀音于彼切字林音于彼切張衡思賦曰天地烟煴百草含

旣豐贍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終，字書曰贍足也封禪書曰豈不善始善終哉毛詩曰高朗令終令善也嗟姣妙以

鸞鳴鶴交頸雌雄相和以韻推之所以不惑

之歸到中和

詩晉之

琴之人

勝地可人

頓挫一筆

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西京賦曰盡變態乎其中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班固終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莫蒙京賦曰顯

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毛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又涉蘭圃，登重基。春秋連斗幅曰背長林，

翳華芝。甘泉賦曰登夫鳳皇而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楚辭曰蘇賦詩之所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樂

若乃華堂曲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綴讓華華樂賦曰賦有山疎椒酒進南荆，發西

秦。南荆卽前臨楚舞也古妾薄命行歌紹陵陽，度巴人。宋玉對問曰既而曰陵陽白雲國中唱而和之者謂寡然集所載

變用雜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比操，豈笙籥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

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廣陵等曲今並猶存未詳所起應與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傳玄琴賦曰馬融譚思

飛龍鹿鳴，鷓鴣遊絃。漢書曰房中樂有飛龍章毛詩序曰鹿鳴宴羣

更唱迭奏，聲若自然。高唐賦曰流楚窈窕，懲躁雪煩。言流行清楚

下逮謠俗，蔡氏五曲。歌錄曰空侯謠俗行蓋亦古曲未詳本末俗王昭楚妃，千里別鶴。

猶有一切承閒簞乏，亦有可觀者焉。琴操曰王褒女漢元帝時獻入後宮以斐單子昭君心念鄉土乃作怨謠之

垂名於後，惟樊姬焉。故令歎詠琴水，世不經疑必爾也。相鶴經曰：鶴一舉千里，蔡邕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爲改娶，牧子

爲至人節
結

父母將爲之改裝妻聞之中夜起聞鶴聲倚戶而悲牧子聞之怡然賦曰將非比翼隔天塢
山川悠遠路漫漫衣不暖食後人回以爲樂章也漢書音義曰一切梅時也德曰見上文

嬉遊，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莊子者曰其居也淵而靜非夫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忝。說文曰忝亦食慚也

非夫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周易曰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之此莊子曰判天下之美析萬物之理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

和故響逸，張急風聲清。莊苑曰應侯與賈子坐聞有鼓瑟之聲應侯曰今瑟一何怨也賈子曰張急調下使之怨也夫張急者其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真材而卑官之能無怨乎乘舊月令章句曰凡絃之緩急爲清濁

琴瑟其絃則琴瑟其絃則閑遼故音庫，絃長故微鳴。閑遼謂絃則閑遼也絃長謂微而絃長也阮籍樂論曰琵琶箏笛皆開促而聲高琴瑟之體則遼而音埋義與此同鄭玄周禮注曰卑短也音婢傅毅雅琴賦

德字點暗
妙化之妙

曰時促均而增徽接角徵而增商性潔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禮記曰絜靜精微易教也孝經曰昔者先王有至德要道禮記曰樂行血氣和平誠可以感盪

心志，而發洩幽情矣。賦曰幽情形而外揚賦曰幽情形而外揚是故懷戚者聞之，莫不慤慤慘悽，愀愀傷心。林字

歸重在此

曰檢游也漢書音義郭璞曰檢變色貌抄文曰檢傷也檢七感切檢七敢切檢七小切含哀懊唳，不能自禁。字林曰懊唳內悲也列子曰喜懼其康樂者聞

之，則欲愉權釋，抃舞踊溢，說文曰欲笑留連瀾漫，嘔噓終日。服虔通俗篇曰樂不勝謂之嘔噓嗚鳥沒切嘔巨略切若和平

者聽之，則怡養悅念，淑穆玄真，廣雅曰恬虛樂古，棄事遺身。莊子曰虛靜恬養者道德之至也又曰棄事則形不勞是以

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又曰顏回問仁子曰克己復禮比干以之忠，

尾生以之信，論語曰比干諫而死莊子盜跖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不至而水溺死惠施以之辯，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高誘曰惠施宋人在魏爲惠王相漢書曰萬石君奮恭謹舉朝無比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慶皆以馴萬石以之

訥慎。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高誘曰惠施宋人在魏爲惠王相漢書曰萬石君奮恭謹舉朝無比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石人臣尊寵選舉集其門凡號奮爲萬石君建郎中令奏下建讀之驚恐曰書

應其處

結選樂字
應前作給

此賦合衆
體之長有

馬者與尾而五今迥四不足一禮死矣其爲讎雖佗皆如是服處曰作馬字下四而爲五建上書奏議作四處爲太僕御出上開車中幾馬慶策致馬舉手曰四馬孔安國曰訥退餽也其餘觸類而長所致非一

同歸殊途，或文或質。周易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又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禮記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季矣忽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

失。禮記曰榮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禮記曰樂其感人深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

孔安國曰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孟子淳子髡曰昔王豹處淇而河西善謳訊文曰謳齊歌也淮南子曰淵澗之水含狄牙嘗而知之天吳踊躍於重淵，王

喬披雲而下墜，山海經曰朝陽之谷有神名曰天吳是爲水伯其形首是尾並人面而色蒼楚辭曰擊若王喬之乘雲兮載赤霄而凌太清舞鸞驚於庭階，游女飄焉而

來萃。說文曰鸞鸞鳳屬神鳥也國語曰周文王時冥鸞鳴於岐山韓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辭君曰游女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列女傳曰游女漢水神鄭大夫文甫於漢舉見之聘之橘柚張衡南都賦曰游女弄珠於漢臺之曲感天

地以致和，況岐行之衆類。禮記曰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應地此則樂者天之和也洞簫賦曰蟋蟀嘉斯器之

懿茂，詠茲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懿美也傳毅雅琴賦曰明仁義以厲已故永御而密親

亂曰：『悵悵琴德，不可測兮，劉向雅琴賦曰遊子心以廣觀且德鑿之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

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孰能珍兮？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希能盡雅

琴，唯至人兮。賈逵曰唯獨也

笙賦周禮笙師掌教笙鄭衆曰笙十三簧爾雅曰大笙謂之簧郭璞曰列管匏中施簧管端白虎通曰笙者太簇之氣衆物之生也

潘安仁

脫化前取 處有探取 他秀色而 氣不可想 格與可超 笛譜賦吟 變起為吟 換亦善脫 兼去一層 詳言筆製

先出吹笙 之人

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河汾二水名也。漢書曰汾水出汾陽北山。又曰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崔豹古今注曰匏，匏也。有柄曰縣，匏可爲笙。曲沃者尤著。鄒魯之珍，

有汶陽之孤篠焉。漢書魯國有鄒縣。杜預曰汶水，太山出萊蕪也。縣說文曰篠，小竹箴也。竹譜曰篠，出魯郡萊蕪也。若乃縣蔓紛敷之麗，浸潤靈

液之滋，隅隈夷險之勢，禽鳥翔集之嬉。鄭玄毛詩箋曰隅，角也。說文曰隅，曲也。固衆作者之所詳，余可得而

略之也。賈逵國語注曰略，猶簡也。徒觀其制器也，則審洪纖，面短長。周禮曰審，曲面勢以面五材，鄭司農曰察五材曲直方飾形勢之宜。刷生斡，裁

熟簧。刷，削也。設宮分羽，經徵列商，泄之反謚，厭焉乃揚。鄭玄毛詩箋曰泄，出也。厭，猶掩也。言其替各守一辭，以主相應統物也。也。鄭玄禮記注曰，鬣猶首也。大鬣

表列，音要妙而含清。長門賦曰聲幼要而復揚。各守一以司應，統大魁以爲笙。毛萇詩傳曰基本也。漢書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開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黃鍾律呂之長，故言基也。說文曰笙十三

簧，鼻鳳之身尚。謂匏首插定所也。苦圓切。今古怪切。寫皇翼以插羽，摹鸞音以厲聲。列管以象鳳翼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鸞鳳類，故通言之。如鳥斯企，翾翾

歧歧。司馬彪曰企望也。狀鸞騰賦曰鳥企山，許翾翾字林翾翾，翾翾起也。歧歧，飛行貌。漢書首義曰歧歧，將行貌。明珠在味，若銜若垂。郭璞爾雅注曰味鳥口也。音垂。修樞內辟，餘

簫外透。修，過長管也。辟，開也。餘，餘簫也。駢田獵擺，鯉鱗參差。駢田，聚也。獵，獵不齊也。鯉，鯉魚也。鯉鱗，鯉魚鱗也。甲切。於是乃有始泰

終約，前榮後悴，激憤於今賤，永懷乎故貴。杜預左氏傳注曰泰，奢也。約，儉也。家語孔子曰激憤萬之志始桓子新論琴道曰雍門周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人

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黃而後賤，故富而今貧於是雍門揮琴而孟嘗君流涕。孟嘗君流涕，說苑曰古人於天下嘗一堂之上，今有

堂之人皆不樂，諱詩外傳曰衆或滿堂而飲酒有人向而悲泣則一堂爲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也有一物不得其所則爲之懷憤心傷，盡祭不舉，樂馬援鳴笙而將吹，先嘔噦以理氣。言將欲吹笙咽

中先寒而理氣也說文曰嗚咽也又曰噤氣氣悟也噤於忽切
噤絳月切噤或或為溫噤諸先溫煖去其指噤調理其氣也

初雍容以安暇，中佛鬱以怫懣，終

崑峨以蹇愕，又颯逌而繁沸，罔浪孟以惆悵，若欲絕而復肆，罔及浪孟皆失志之貌又

絕而復放，也言聲將瀏檄羅以奔邀，似將放而中匱，檄羅疾貌坤若曰愀愴惻滅，愀愴惻滅悲

多貌滅與域同況逼切廣雅曰虛熾也音育說文曰熾盛光也熾以入切

踊剽急，夷熾平而或既往不反，或已出復入，徘徊布濩，渙衍葦蕞，葦蕞或按衍夷靡，或疎

輟節將撫而弗及，言以筵聲為主故舞者足蹈中止樂聲發而盡室歡，悲音奏而列坐泣，列子音

輟節為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復

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并舞不能自禁

籥謂文曰籥斷竹也徒東切十二應吹噏以往來，隨抑揚以虛滿，謂隨氣虛滿也勃慷慨以慄亮，顧躊

躇以舒緩，慄亮聲清也聲類曰慄且也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閔洪琴賦曰汝南鹿鳴張女詠

園桃之天天，歌棗下之纂纂，魏文帝園桃行曰天天園桃無于空長虛美雅假偏輪不行古咄咄歌曰棗下何攢攢

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毛詩曰其實離離宛其落矣，化爲枯枝，毛詩曰宛其死矣人生

不能行樂，死何以虛謚爲？』樂耳謚法曰謚者行之迹也爾乃引飛龍，鳴鷓鴣，雙鴻翔，白鶴

飛，飛龍鷓鴣已見上文古子喬輕舉，明君懷歸，荆王唱其長吟，楚妃歎而增悲，歌錄曰吟歎四

歎楚王吟王子喬皆古辭荆王子喬其辭猶在 夫其悽戾辛酸，嚶嚶關關，若離鴻之鳴子也。爾雅曰關關，嚶嚶音和也。含嘲譁諧，雍

雍啾啾，若羣鷄之從母也。洞簫賦曰：嚶嚶啾啾以紆鬱，記彈譜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爾雅曰：雍雍和也。毛萇詩傳曰：啾啾和聲遠聞也。歌錄步出夏門行古辭歌曰：鳳凰鳴啾啾，一母從九鷄。郁

捋劫悟，泓宏融裔。郁捋口循孔貌，劫悟氣相衝激，泓宏聲。哇咬嘲啞，一何察惠。舞賦曰：吐哇咬則發齒，啞則說文

鵝雞嘲啞而悲鳴，哇咬嘲啞聲，察細貌。訣厲悄切，又何磬折。訣厲言其聲若磬形之曲折也。鄭玄曰：閱終也。蹠客始闌，主人微疲，

本意曰：春夏為陽，莊子曰：暖然似春，楚辭曰：登山臨水送將歸。酒酣徒擾，樂闋日移。漢書音義：應劭曰：不醒不醉曰蹠。閱言希也。謂飲酒半罷，半在謂之閱。弛絃韜篋，徹墳屏篋。杜預左氏傳注曰：弛解也。韜藏也。絃謂琴瑟也。孔國論

曰：二十七弦也。爾雅曰：大箏謂之箏。郭璞注曰：箏如笛，三孔而狹小。廣雅曰：七孔大墳謂之箏。郭璞注曰：燒土為之大如鴿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鍾，六孔小者如雞子，大箏謂之箏。郭璞注曰：箏竹為也，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三寸分，右翹橫次之，大者大一寸，廣雅曰：六七孔也。

爾乃促中筵，攜友生，解嚴顏，擢幽情。爾雅曰：嚴，和而怡。擢，幽情形而外揚。披黃包以授甘，傾縹瓷以酌酈，

尚書曰：厥包楛楛，說文曰：縹，青白色。字林：苾白瓶，長頸大耳，切都陽。酒賦曰：縹醴既成，綠醴既啓。又曰：其品類則沙洛、滌、鄒、若、下齊、公之情、吳、錄、地理志曰：湘東、鄒以為酒有名。光歧儼其偕列，雙鳳嘈以

和鳴。光華飾也。歧，兼管也。以其分別故謂之歧，或作伎，謂光華之伎也。西京雜記曰：成帝侍耶善鼓琴，能為雙鳳之曲。晉野悚而投琴，況齊瑟與秦箏。子野師曠，字晉人，故曰晉野。杜預左氏傳注曰：悚，當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新聲變曲，奇韻橫逸，縈纏歌鼓，網羅鍾

律。爛熠爚以放盃，鬱蓬勃以氣出。爛，熠光明貌。蓬勃，氣出貌。秋風詠於燕路，天光重乎朝日。魏文帝燕歌行曰：秋風蕭瑟，天光耀文，帝幸燕行有朝日，篇言既奏天光又奏朝日，故曰重也。重，逐龍切。大不踰宮，細不過羽。

鄒文月令注曰：大不過宮，細不過羽，國語：洽州鳩對景王曰：臣聞琴尚宮，鍾尚羽，大不踰宮，細

惡天氣涼，傳玄長籥歌有：天光耀文，帝幸燕行有朝日，篇言既奏天光又奏朝日，故曰重也。重，逐龍切。

極笙舜之妙

吹笙之用

歸結在此

四字亦著
意之本旨
所在

不遇 唱發章夏，導揚韶武。樂動聲儀曰樂樂曰大章禮記曰大章章之也鄭玄曰言奠德章明也樂動聲儀曰舞樂曰大韶禹曰大夏武曰大武 協和陳宋，混一齊

楚。樂動聲儀曰樂者移風易俗所謂聲俗者若楚聲高齊聲下所謂事俗者若齊俗著陳俗利巫也又曰先魯後殷新周故宋然宋商俗也張衡舞賦曰移風易俗限一齊楚 邇不逼而遠無攜，聲成文

而節有敘。左氏傳昭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魯人爲奏四代樂爲之歌頌季札曰至矣哉邇而不逼遠而不攜節有度守有敘凡人邇近者好在邇道此樂中乃有不逼之弊凡人相遠者好在攜離此頌中乃有遠不繫離之音毛詩序曰聲成文

音謂之 彼政有失得，而化以醇薄。呂氏春秋曰其治厚者其樂厚其治薄者其樂薄 樂所以移風於善，亦所以易俗於

惡。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故絲竹之器未改，而桑濮之流已作。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又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鄭玄注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於此

水 惟簧也能研羣聲之情，惟笙也能摠衆清之林。言衆若林能摠之禮記曰唱和清濁遞相爲經鄭玄曰清謂蕤賓至應鍾濁謂黃鍾至仲呂 衛

無所措其邪，鄭無所容其淫。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 非天下之和樂不易之德音，其熟能與於

此乎？禮記曰順氣成象而和樂與焉又曰德音之謂樂周易曰非天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嘯賦鄭玄毛詩箋曰嘯聲口而出聲也猶文爲歔在欠部毛詩曰其嘯也歌

成公子安臧榮緒晉書曰成公綏字子安東郡人也少有俊才辭賦壯麗徵爲博士歷中書郎

逸羣公子，體奇好異，傲世忘榮，絕棄人事。文子曰傲世賤物不汙於俗漢書曰張良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 睠高慕古，長

想遠思。謝承後漢書曰陳謙瞻高視遠舉矯俗馮衍顯志賦曰獨耿介而慕古舞賦曰遠思長想 將登箕山以抗節，浮滄海以游志。箕山已見上文論語子曰道不

落出嘯字

詳敘嘯聲

二語得嘯之正

行乘桴浮於海，於是我者其由歟。俞音序曰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周易曰乾黃變化各正性命管

子曰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應德應馳射賦曰窮百氏之玄奧。愍流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覺。禮記曰不從流俗老子曰雖有榮觀無處超

先覺也。狹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禮記曰不從流俗王之阨僻羽獵賦曰狹三王之阨僻孔融疏後覺也。邈娉

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琴賦曰弄事遺身遠身謂其于時曜靈俄景，流光濛汜。廣雅曰濛汜日也俄邪也歸田

賦曰於時曜靈俄景楚辭曰出自湯谷次子濛汜淮南子濛汜日所入處。逍遙攜手，踟躕步趾。廣雅曰踟躕蹉蹉也踟躕與踟蹰古字通發妙聲於

丹脣，激哀音於皓齒。神女賦曰朱唇的其若丹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標起。言聲在喉中而轉故

飛火也。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黃宮謂黃鍾宮聲清角已見上萬里。言所感幽深有同龍虎理主得賢臣頌曰虎嘯而風列曲既終而響絕，遺餘玩而未已，良自然之

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周易曰近取諸身動脣

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而不洩，細而不沈。洩漫也琴道曰大澀不震譚而流漫細澀不運澀而不聞清激

切於筭篴，優潤和於瑟琴，玄妙足以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測深。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禮記曰夫禮

樂通乎鬼神窮高遠而淵深厚精微已見上文。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淫。楚辭曰宮庭雲霧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濟洪

災於炎旱，反亢陽於重陰。言有洪水之災濟之以炎旱有亢陽之災反之於重陰說苑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闢石靈寶經曰禱祭世界陸土有女字姓音生仍不言年至四歲王怪之乃棄女於南浮桑之阿空

山之中女無繡常日閉氣引月服精自然充飽忽與神人會於丹陵之舍柏林之下姓音右手題赤石之上語姓音汝雖不能言可憶此水也遺朱宮靈童下敬姓音治弟之術授其采書八字音於是能言於山出還在中國中大枯旱地下生火人民焦燥死者過半穿地取水天降洪水至十丈於是化形隱景而去悲傷能控於人琴操王昭君歌曰離宮絕體身隨摧藏唱引萬變曲用無方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和樂怡懌悲傷摧藏摧藏自抑挫之貌言

激揚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毛詩序曰關雎哀而不傷摠入音之至和固極樂而無荒毛詩曰好樂無荒

若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騁望新語曰高臺百仞文軒彫窳窳辭曰白纈兮騁望喟仰扑而抗首嘈長引而

寥亮寥亮已見上文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傳曰肆緩也或再弱而柔撓或澎湃而奔壯

續紛紛交錯列列颿揚啾啾響作奏胡馬之長思向寒風乎北朔古詩曰胡馬思北風又似鴻鴈

之將鷁翠鳴號乎沙漠似鷁之音已見琴賦字林曰鳴號也大曰鷁小曰鷁武帝元朔六年衛青將六將軍絕番懸郡曰如淳曰鷁首漫章昭曰鷁鷁背也然則漫帶同義古詩曰此句奴中沙漠地也崔浩謂之河底故李陸歌曰故能因形創聲

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佛鬱衝流參譚雲屬佛扶勿切淮南子曰通古之風氣以貫譚萬之物理證猶着也參譚不絕又曰龍舉而景雲風

若離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虎應於中谷楚辭曰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毛詩曰大風有隨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谷風起

南箕動於穹蒼清飈振乎喬木毛詩曰維南有箕春秋緯曰月失其行離于箕者風爾雅曰穹蒼蒼天也毛詩曰南有喬木散滯積而播揚

類相也

又寫一層

蕩埃藹之溷濁國語洽州鳩曰太簇所以金奏發陽出滯也姑洗所以修聚百物考神納賓鄭玄儀禮注曰播散也風賦曰影瀉瀉揚廢餘說文曰瀉亂也變陰陽之至和移淫風

之穢俗禮記曰夫禮樂行乎陰陽又曰移風易俗鄭玄曰樂用之則正入和陰陽若乃遊崇岡陵景山臨巖側望流川坐盤石漱清

泉景山大山也聲類曰盤大石也說文曰漱瀉口也藉皋蘭之猗靡陰修竹之蟬娟楚辭曰皋蘭被徑斯路漸猗靡隨風之貌楚辭曰嬋娟之修竹枚乘兔園賦曰修竹攢葉乃吟

詠而發散聲駱驛而響連駱驛不絕貌舒蓄思之悱憤奮久結之纏緜論語子曰憤不悱不發書曰悱心誦也芳匪切

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莊子曰理人無天無物累淮南子曰卑約背世離俗若夫假象金革擬則陶匏

則隆冬熙蒸騁羽則嚴霜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列子曰鄭師文學琴絃以名黃鐘霜雪文下川池暴五及冬而叩微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師夔曰雖師嚙之清角鄭衍之吹律無以加之張湛曰商

琴何如師文曰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發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

月律徵火音屬夏蕤賓五月律鄭玄禮記注曰喜奏也聲類曰喜鍾字音均不恆曲無定制均古韻字也鵬冠子曰五

借灼于虛賦注曰文章假借灼于虛賦注曰文章假借可以協韻均與韻同行而不流止而不滯見文隨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音要妙

而流響聲激壑而清厲激壑清矣貌壑音覆信自然之極麗羌殊尤而絕世杜預左氏傳注曰尤異也越韶夏與

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聖夏鄭衛已見上文于時絛綯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

孟子曰王豹處淇而喜謳綿駒處唐而善歌言二人以歌謳化齊衛之國鄭析于曰左右結古西京賦曰喪精亡魄漢書鄧公曰內杜忠臣以口莊子曰見夫子之失色虞公輟聲而止歌甯子檢手

亦有繁音促節之奇

結還嘯字
作收

而歎息，晏子春秋虞公善歌以新辟惑景公晏子退朝而拘之漢與又有虞公即劉向別錄曰有人歌賦楚漢與以來善雅歌者魯人虞公登聲清哀遠動梁塵其世學者莫能及淮南子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於齊宿于郭門之外

桓公郊迎閉門辟住車燭火甚盛從者甚衆裝成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曲甯戚衛人商金聲清故以為商歌曰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柏兮青且爛纒布衣兮糲糲時不遇兮當舞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應劭曰齊桓夜迎甯戚疾

擊其角商歌曰南山曩娥白石爛生不遺堯與舜短布單衣適至舒從管飯牛薄夜牛長夜眠何時且七略曰漢興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動梁上塵呂氏春秋曰甯戚至齊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至開門甯戚飯牛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歌者非常人

也命後車載之史記春申君曰秦楚臨韓韓必斂手鍾期棄琴而改聽孔父忘味而不食。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孔安國曰不圖於韶樂之至於斯周生烈曰孔子在齊聞

韶樂之盛故忽忘肉味王肅曰不圖作韶樂之至於此此齊也百獸率舞而抃足，鳳皇來儀而拊翼。尚書喪曰於予驟石拊石百獸率舞韶謂九

也儀有容儀也備樂九奏而致鳳皇也乃知長嘯之奇妙，蓋亦音聲之至極。尚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尤好莊老嗜酒能嘯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序略

終古可神道氣之術登皆不照籍因長嘯而退至於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

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性情者本質也情者外染也色之別名事於最末故居於終

高唐賦并序漢書注曰雲夢中高唐之臺此賦蓋假設其事風譏也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史記曰楚國王薨太子橫立為頃襄王漢書音義張揖曰雲夢楚臺也在南郡華容縣其中有臺館爾雅曰峩者腫臙注謂山峩望高唐之

觀，其上獨有雲氣，崑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爾雅曰峩者腫臙注謂山峩頭曉齒然言雲氣形似於山峩王

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

宋玉

林曰穠穀也與
者同抽六切
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溥洵洵其無聲兮，潰淡淡而並入。谷

者衆谷雜水集至山之下字林曰溥水華至聲也說文曰洵洵溥也謂水波騰貌洵洵聲切溥水相交過也溥以舟切安流平澗貌滂洋洋而四施兮，蓊湛湛而弗止。長風至

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畝。蓊然衆貌湛湛深貌弗止謂不常靜或行郭象莊子注曰麗著也爾雅曰如畝畝丘郭璞曰丘有疆界如田畝案問歧伯對黃帝曰卒風暴兩風吹水勢波落而麗起言風吹水勢浪文

如孤壘之附山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卻會。廣雅曰隘隘也言水之勢既薄岸而相激至迫隘之處其流交引而卻相會謂水口愈隘不得前進則卻退復會於上流之中止粹

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學案也謂兩浪合相聚而中高也言水怒浪如海礫礫礫而相摩

兮，嶸震天之礧礧。相摩言水急石流自相摩礧聲動徹天說文曰礧小巨石溷溷之澩澩兮，沫潼潼而

高厲。巨石大石也溷溷沒也澩澩石在水中出沒之貌沫水澹澹而盤紆兮，洪波淫淫之溶溶。說文曰澩澩水搖也

紆同也淫淫去遠貌溶溶獨獨動也音容裔奔揚踊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言水之奔揚踊起而相擊其狀若雲又與聲霈霈然上林賦曰雲騰雲機義出於此案文曰雲若大波霈浦大切

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雕鸞鷹鶴，飛揚伏竄。安謂不

逸走獸走也說文曰鷩鷩鳥也與照切字林曰鷩鷩也七外切非關協韻一首七玩切股戰脅息，安敢妄擊？股戰猶股慄也於是水蟲盡暴，乘渚之

陽。水蟲魚鼈之屬皆而陸處方言曰曬暴也鼉鼉鱉鱉，交積縱橫；振鱗奮翼，倏倏蜿蜿，中阪遙

望。謂張其鱗甲與魚鱗邊兩截也倏倏鱉鱉龍蛇之貌上言水中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

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鬱盛，葩華覆蓋，雙椅垂房，糾枝還會。煌煌熒熒草木花光也榛林果林也葩華花長與葉開生自相環

蓋也。壁倚倚桐樹也。睡房花作房生也。房椅實也。選會交相也。糾枝枝曲下垂也。毛詩曰：其桐其椅，椅椅樹爾。雅曰：下句曰糾。
徒靡澹淡，隨波闊藹。徒靡言枝往來靡靡然澹淡水波闊藹

然也。**東西施翼，猗狝豐沛。**東西施翼者謂樹枝四向施布如鳥翼然。言東西則南北可知。其林木多也。猗狝柔弱下垂貌。漢書：大人賦：漪泥以招搖，漪於宜切。狝於危切。
綠葉紫裏，丹莖

白蒂。裏猶房也。古臥切。
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
五變四會。左氏傳：晏子曰：先王和五聲也。清濁大小以相濟也。吹小枝則聲清，吹大枝則聲濁。五變

五音皆應也。禮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四會，應俱四會也。又云：與四夷之樂聲相會也。
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迴轉人腸傷

斯人氣禮記王制曰：小而無父謂之孤。寒心謂戰慄也。酸鼻鼻辛酸淚欲出也。
長吏隳官，賢士失志。尙書曰：股肱惰哉，萬事廢。孔安國曰：緊廢也。許規切。失其本志不知所爲。
愁思無已，歎

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登高心瘁，此下謂至山上。瘁，瘁也。瘁病也。
盤岸巖岈，振陳磴磴。王逸楚辭注曰：盤，岈山貌。貌已見上。林賦：首振李

奇曰：巖整也。陳列也。磴，高貌。方音曰：磴，堅也。
磐石險峻，傾崎崖隕。傾，若曰崎，崎不安也。廣雅曰：隕，壞也。說文曰：墜下也。
巖岈參差，從橫相追。勢如相追。

互橫牻，背穴偃蹠。廣雅曰：偃，角也。側溝切。牻，五故切。偃，蹠言山石之形，背穴偃蹠，如有所蹈也。許慎南

疊增益。交加者言石相交加累其上，別有交。加石之勢在巖岈崖上，重益其高。
狀若砥柱，在巫山下。砥柱山名，在水中。中如柱然。此崖

蕭何千千炫耀虹蜺。說文曰：俗望山谷，羊青也。千，羊古字。通言山高如虹蜺炫耀其上。
俯視晴嶸，筆參窈冥。廣雅曰：晴，嶸深直貌。窈冥，深貌。士耕切。嶸，音宏。筆，交切。

不見其底，虛聞松聲。見山下香遠不勞音。見但空聞松聲。
傾岸洋洋，立而熊經。言岸統將傾水流又迅故立者恐懼而似熊經傾岸之勢。其水洋洋，避立之處

久而不去，足盡汗出。謂傾岸之勢阻險之處，人所懼。見心自戰懼，足下流汗而出也。
悠悠忽忽，悵悵自失。悠悠，遠貌。忽忽，迷貌。言人所

使人心動，無故自恐。動，驚也。言無有。故對此而驚恐。
賁育之斷，不能爲勇。孟賁，夏育，決斷之士。今見此險阻，亦不能

斷楚辭曰：悵悵而自悲，王

遂曰：悵悵貌，詔駭駭切。

此段芳草
衆禽乃是
側與上
文自別
然便瑣
矣

接八人
以風王
焚之要

爲勇也斷
丁亂切
卒愕異物，不知所出。卒七忽切爾雅曰暹見也午故切愕與譊同言縱縱莘莘，若生於鬼，若

出於神。縱縱莘莘衆多之貌說文曰縱絜也縱與絜同所綺切詩曰魚在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

不可究陳，上至觀側，地蓋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羅生。自此已前重述山勢也杜預注曰底平

秋蘭蒨蕙，江離載菁，廣雅曰菁華也載則也青荃射干，揭車苞并。見本草夜千一名烏喙今江東爲烏運史記

薄草靡靡，聯延夭夭，越香掩掩。陳陳相依倚貌天少長也越香衆雀嗷嗷，雌雄相失，哀

鳴相號，雀鳥之通稱毛詩曰鴻雁于飛哀鳴嗷嗷王睢鸛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喈喈。爾雅曰王睢

今江東通呼爲鷓鴣詩云鳥墊而有別者一名王鷓鴣黃郭璞曰其色鵲黑而黃因名之一曰鷓鴣方言曰或謂鷓鴣爲楚雀廣雅曰楚鷓鴣一名鷓鴣爾雅曰鷓鴣郭璞曰子鷓鴣出蜀中或曰即子規一名姊歸爾雅胡圭切思婦亦鳥名也地理志曰夷通鄉北過仁里有觀山故老相傳云昔有婦登北山絕望愁思而死因以爲名垂雖未詳高巢集高也當年遨遊，一本云子當千年更唱迭和，赴曲隨流。赴曲者鳥之哀鳴有同歌

有方之士，羨門高谿，史記曰方士皆掩口杜預注曰方術也史記曰秦始皇使無人虛生求羨門高谿谿疑是謬字漢書郊祀志曰充尚羨門高最後皆燕人爲方令道形辭銷化玉充尚羨門高進純犧，禱琬室，進謂祭也禱祭也尙

二上成鬱林，公樂聚穀，蓋亦方士也未詳所見又鬱然仙人盛多如林醮諸神，禮太一，醮祭也子宵切史記曰

乘玉輿，駟倉螭，垂旒旌，飾合諧，絀大絃而雅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哀。傳祝已具神之語已

於是調謳，令人懔悞懔，脅息增欷。並悲傷貌脅息縮氣也增

於是不淫邪字林曰冽寒風也絀引也音抽

是乃縱獵者，基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

相傳言語，備書樂士，漢書首義，李奇曰：羽林騎士，張晏曰：應獵，負羽周禮，銜枚，氏寧旅田役，令鄭玄以為枚止言語。

箭橫銜之

起，走獸未及發，何節奄忽，蹄足灑血，馳萃萃，游游水廣遠貌，爾雅曰：萃，蕭蕭，郭璞曰：今類。飛鳥未及

將欲往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毛萇詩傳曰：差，擇也。簡輿玄服，建雲旆，蜺為旌，翠為蓋，冬，王水水色，黑故衣黑服。

簡輿也，省也，翠，翡翠也，以羽飾蓋。

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案：問黃帝曰：發蒙，解惑，未足以論也。會，與神女相會。思萬方，憂國害

高誘曰：鬱，滯不通也。

開賢聖，輔不逮，開，通賢聖，合其進，任用其謀策。輔，已不逮，此又陳諫於王也。九年益壽千萬歲。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果夢與神女遇，其

神女賦 并序

宋玉

此符與前
相札之知
虛上林之
雲乃長子
看羽須合
揚乃須合
妙也挂之

思愛四歸
宿此規人
中之遺者
堅之賦者
古詩之流
信哉

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晡，日跌時也。恍惚，不自覺知之。意所喜，忽然喜悅，紛擾，喜也。目色鬢髮，乍若有託，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然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王

狀峨峨，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軀中也未可申暢已志也豐盈肥滿也莊嚴也方言曰姝好也毛詩詩傳曰姝美色也禮記曰

玉溫潤而澤仁也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字林曰瞭明也鄭玄周禮注曰瞭明目也力小切眉聯娟以蛾揚兮，朱唇

的其若丹。曲說素質幹之醴實兮，志解泰而體閑。既婉孌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

間。言志操解散奢泰多閑不念燥也謂在人中最好無比也婆娑猶盤桓也說文曰婉孌好貌五累切廣雅曰嫵好也音畫說文靜審也韓詩靜貞也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

動霧縠以徐步兮，拂舞聲之珊珊。珊珊聲也翼放縱貌如鳥之翼隨意放縱今之輕紗縠如霧也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

之將瀾。流波目視貌言舉目延視精若水波將成瀾也奮長袖以正袿兮，立躑躅而不安。說文曰袿表袿也自矜盛也澹清靜其情

嫵兮，性沈詳而不煩。澹靜貌倍和也嫵淑善也言志度靜而和淑也不煩不燥也躑躅曰惜見魏都賦嫵已見洞簫賦和靜貌韓詩曰嫵悅也說文曰嫵靜也蒼頡篇曰嫵密也時容與以微

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原本也其意欲似近而心靜不測是復為遠也將來可親之意更遠也謂復更遠也字林

曰旋同也 褰余幃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鄭玄毛詩箋曰臨牀也懷貞亮之絜清兮，卒與我兮相難。

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

結兮，魂煢煢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唱揚音而哀歎，頽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

乎犯干。精神也結猶未相著煢煢然無有端次不知何計分當也言神女之意雖含語猶不當其心廣雅曰頽色也匹零切方音曰頽怒色背貌切韻匹迴切歛容也蒼頡篇曰薄怒也罔顏色而自持也於是搖珮飾，

鳴玉鸞，整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太傅。古者皆有女師教以婦德今神女亦有教也毛詩序曰尊敬師傳可以歸寧父母漢書音義曰婦人年五十無子者為傅歡情

王正乃其
色玉於發
規義於人
乎情止乎
禮音千犯
不守禮之
此所守禮
流正守禮
主心也之
意在在此

通篇分前
後兩半前
用諸詞
多諷語
為映發
相後

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遷延卻行去也廣雅曰首向也舒救切目略微眇，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目略輕看稱神光采相授與也猶未即絕掩覆謂恐怖而反覆也左氏傳豎頭須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遑急也言去不住也徊腸傷氣，顛倒失據。毛萇詩傳曰據依也闔然而嗔，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

登徒子好色賦並序此賦假以為辭諷於嬖也

宋玉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大夫官也登徒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戰國策曰孟嘗君至楚楚象狀獻登徒送之高誘淮南子注曰短說其罪闕也『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閑靜也美脆也微妙也公羊傳曰定哀多微辭諛語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遺自解說也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莊子曰顰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莊子孔子謂盜跖曰將軍齒如齊貝貝海螺其色白嫣然一

詞以諷也

此賦全傲
高堂神女
才事向賢
之遇合來
喻耳向來
凝人說夢
感賦正絕
不與事絕
當與事絕
之與事絕
深辨自必
其為也

寤春風兮發鮮榮，絜齋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
司馬彪注漢書子虛賦曰夜也鮮榮華也喻少年之盛齋莊也言自潔純幹莊而待惠音聲如此謂藉以芍藥欲結恩情而女不受毛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鄭玄曰則已之生不如不生無生恨之辭也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願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
微辭謂向所陳辭甚妙者若即折登徒言多微詞宋玉雖不達大夫之顯義而不同登徒之好色故不退

洛神賦 并序流書首哀如淳曰宓妃感蔡氏之女溺死洛水為神

曹子建

記曰魏東阿王漢末求甄甄女既不遂太祖問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盡思夜想寢寢與食資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鏡金帶枕見之不覺泣時已為郭后說死帝意亦尋悟因命太子留宴飲仍以枕資植植還度輟輟少許時將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見女來自云我本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時從嫁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遂用為枕席羅情交集豈常辭能具為郭后以袂塞口今被髮羞將此形貌重觀若王爾言詒遂不復見所在遣人獻珠於王王答以玉珮悲喜不能自勝遂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爲洛神賦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

黃初文帝五年號京師洛陽也洛川洛水出洛山濟度也

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

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辭曰：

余從京域，言歸東藩，

魏志曰黃初三年立植為鄴城王四年徙封雍丘其年朝京師又文紀曰黃初三年行幸許及曰四年三月還維陽宮然京域謂維揚東蕃即鄴即魏志及諸詩序並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誤一云

魏志三年不言植朝遊魏志略也

背伊闕，越轅轅，

經通谷，陵景山，

華廷洛陽謂曰城南五十里有大谷舊名通谷河南郡圖經曰景山餘氏縣南七里日

既西傾，車殆馬煩。爾迺稅駕乎衡臯，秣駟乎芝田。衛杜蒔也臯澤也嵩高山記曰山上神芝十洲記曰鍾山仙家耕田種芝草容與乎

陽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

之畔，迺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覲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豔也？」陽林一作楊林地名生多

無迺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遊龍，遊讓章

雲翔即翩然若鴻鴈之驚婉婉然如遊龍之升。榮曜秋菊，華茂春松。朱穆金賦曰比光榮於秋菊齊英茂於春松髣髴兮若輕雲

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正歷曰太陽也迫而察之，灼

若芙蕖出淥波。禮纖得衷，脩短合度。神女賦曰禮不短纖不長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削成已見魏都賦登徒子好色賦曰腰如束素東素

延頸秀項，皓質呈露。楚辭曰小腰秀項者鮮卑說文曰項頸也司馬相如美人賦曰皓質呈露呈見也延秀皆長也芳澤無加，鉛華弗御。楚辭曰粉白黛

雲鬢峨峨，修眉聯娟。毛詩曰雲髮如雲神女賦曰眉聯娟以蛾揚蛾峨高如雲也修長曲而細也丹脣

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睐，靨輔承權。神女賦曰眸子其精明離騷曰靨輔奇牙宜笑瓊姿豔逸，儀

靜體閑。神女賦曰瓊姿瑤態又曰志解琴而禮閑儀靜安靜也體閑謂體閑暇也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骨像應圖。柔弱也韓寬

相應圖應畫圖也。披羅衣之璀璨兮，珥瑤碧之華琚。瓊姿衣聲山海經曰沃人之國爰有瓊瑰瑤碧瑤瑤也又曰和山其上多瑤碧毛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

骨法多奇應君之披羅衣之璀璨兮，珥瑤碧之華琚。瓊姿衣聲山海經曰沃人之國爰有瓊瑰瑤碧瑤瑤也又曰和山其上多瑤碧毛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

中分四段
逐層脫卸
一片神行

搗漢濱之游女有游女不可求想注漢上游女無求思者歎匏瓜之無匹兮，詠牽牛之獨處史記曰危南匏瓜牽牛為織牲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天官音星占曰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牽牛一名天鼓不與織女值者陰陽不和曹植九詠注曰牽牛為夫織女為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會既遇止愁賦曰傷匏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俱有此義未詳其始揚輕桂之猗靡兮，翳修袖以延停。體迅飛鳧，飄忽若神，陵波微步，羅轆生塵。

謂此為非神也淮南子曰聖足行於水無跡也衆生行於霜有跡也說文曰躡足衣也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

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玉顏神女賦曰含辭未吐，氣若幽蘭神女賦曰吐芬芳其若蘭華容婀娜，今我忘塗張衡七辯曰適齊之領阿那宜顧杜篤說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王逸楚辭注曰屏翳雨師屏翳師喜云雨師然說屏翳者雖多並無明據曹植詰落文曰河伯與澤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馮夷女媧並騰文魚

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騰升也文魚有翅能飛故使警乘警戒也楚辭曰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春秋命歷序曰有神人右耳蒼色大肩獨六龍出輔說曰神農儼於莊觀春秋命歷序曰鯨鯢踊而夾轂水禽翔而為衛於是越北沚，過南岡，紆素領，迴清陽北海魚非洛山所有然神仙之川亦有稱雅曰水中諸曰鯨孔安國尚書注曰山脊曰岡毛詩曰領如鸞鸞又曰有美

動朱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盛年謂少壯之時不能得當君王之意此言微感甄后之情楚辭曰擊如蓋以掩涕兮泣子襟之浪浪淚下貌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効愛兮，獻江南之明璫其會夫婦之道鄉猶方也淮南子曰璫雖潛處於

人清揚人清揚

魏兮魏兮

人清揚人清揚

魏兮魏兮

人清揚人清揚

魏兮魏兮

人清揚人清揚

魏兮魏兮

人清揚人清揚

魏兮魏兮

人清揚人清揚

少補以明少
亡意此味
詩正昭
繼之繼繼
以耳歷之
以後文選
刪詩之意

太陰，長寄心於君王，之太陰衆神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廣書音義孟廣曰宵化也於是背下陵

高，足往神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楚辭曰思奮故而想像傳毅七激曰無物可樂願望懷愁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

邈，浮長川而忘反，思緜緜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邈逆流向上也緜緜密意也毛詩曰耿耿不寐又曰

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騑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說文曰騑騑駕也毛詩曰騑騑

正月繁霜騑騑行不止之貌廣雅曰盤桓不進也

詩(一)

補亡

補亡詩四言并序補亡詩序曰旨與司業邕人肆修鄉飲之禮然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於是遙想既往存思在昔補著其文以綴舊制

東廣微玉隱晉書曰東晉字廣微平陽陽干人也父惠馮翊太守兄隆與質齊名嘗覽古詩惜其不補故作詩以補之賈誼請爲著作耶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毛詩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子夏序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矣聲類曰陔隴也

循彼南陔，言采其蘭。采蘭以自芬香也循陔以采香草者將以供養其父母喻人求珍異以歸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庭闈親之所居眷戀思慕也言我思歸供

養心不暇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居謂未仕者在家之子無有繼樂須供養此相戒之辭也尚書曰乃盤游無度馨爾夕膳，絜爾晨餐。馨芬芳也絜其

朝晚供循彼南陔，厥草油油，草油油而從風，喻己亦當柔色以承親史記微子之歌曰麥彼居之子，色思其

柔。言承望父母顏色須其柔順也。論語子夏問孝于曰色難色難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為難也。眷戀庭闈，心不違留，馨爾夕膳，絜爾晨羞。蓋有滋有

獺有獺，在河之浹，禮記曰孟春之月魚上水獺祭魚獺將食之先以祭又曰獺祭凌波赴汨，噬魴補鯉。林

曰汨深水也。子筆切廣雅曰噬嚙也。爾雅曰魴魴也。郭璞曰今呼魴魚為魴。嗷嗷林鳥，受哺于子，小雅曰純黑而反哺者鳥也。毛詩曰相彼反哺尚在翔食。養隆敬薄，惟禽之

似，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劉熙曰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勛增爾虔，以介丕祉。鄭玄毛詩箋云介助也。毛

詩傳曰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言孝子養父母常自絜如白華之無點汗也。子夏序曰白華廢則廉恥缺矣。

白華朱萼，被于幽薄，毛詩曰郭不韞韓鄭玄曰承華者郭也。箋要曰草叢生曰薄此喻兄弟比於華萼在林薄之中若孝子之在衆離方於華萼自然鮮潔。粲粲門子，如磨

如錯。毛詩曰粲粲衣服周禮曰正室謂之門子鄭玄曰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毛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石曰磨爾雅曰謂之劑。終晨三省，匪惰其恪，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陳思王

魏德論曰位冠萬國不惰厥恪。白華絳趺，在陵之陬，鄭玄毛詩箋曰踏郭足也。附與跌同陬山足也。藉藉士子，湜而不渝，藉藉

鮮明貌論語子曰不曰白乎湜而不綯渝變也。竭誠盡敬，亶亶忘劬，毛詩傳曰亶亶勉勉也。亡匪切。白華玄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

無營無欲，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處乎處士也已見蜀通賦梁鴻安丘嚴平頌曰無營無欲澹爾澹澹。鮮侔晨葩，莫之點辱。孝經鉤命決曰名毀行廢玷辱先人王逸楚辭注曰點汗也點與玷

古字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于夏序曰華黍，廢則畜積缺矣。

黽黽重雲，輯輯和風。黽黽雲色不明貌，徒感切輯，韓風聲和也。毛詩曰：習習谷風，毛毳曰：習習和舒之貌。輯與習同。黍華陵巔，麥秀丘中。毛詩曰：黍稷

參秀之歌，鄭玄曰：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靡田不播，九穀斯豐。尚書曰：播厥百穀，周禮曰：三農生九穀。鄭玄曰：九穀，稷、黍、稷、粱、麻、大小豆、大小麥也。奔奔玄霄，濛濛甘

霽。鄭玄毛時箋曰：奔奔，光也。玄，黑也。霽，雲也。毛萇詩傳曰：濛濛，濛濛雨貌。凡水下流曰霽。黍發稠華，亦挺其秀。蒼頡篇曰：稠，聚也。廣雅曰：稠，穠也。直

殖，九穀斯茂。無高不播，無下不殖，芒芒其稼，參參其穡。世世多貌。參，參長貌。穡，日稼。敏曰：穡，麥所今切。穡，我王委

充我明食。公羊傳曰：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尚書八政一曰食。玉燭陽明，顯猷翼翼。爾雅曰：四氣和謂之玉燭。郭璞曰：道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由，從也。庚，道也。言物並得從陰陽道理而生。也。于夏序曰：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

蕩蕩夷庚，物則由之。尚書曰：王道蕩蕩，毛萇詩傳曰：夷，常也。萬物蠢蠢，庶類王亦柔之。毛萇詩傳曰：蠢，動也。國語曰：夏

孔安國尚書傳曰：柔，安也。萬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道之既由，化之既柔，木以秋零，草以春抽。言萬物既由於道，蠢蠢又安於化。

在于草，魚躍順流。言皆得四時遞謝，八風代扇。淮南子曰：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八風已見。上纖阿，案暑，星變其躔。

淮南子曰：纒阿，月御也。顏延年集要曰：景曰：魯呂氏春秋曰：月纒二十八宿，漢書曰：日月初躔星之紀。音養曰：躔，舍也。五是不逆，六氣無易。尚書云：日雨曰暘，日暘曰暘，日暘曰暘，日暘曰暘。

和謂晉侯曰：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愔愔我王，紹文之跡。左氏傳右尹革曰：所昭之愔愔，杜預曰：愔愔，安和貌。我王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崇丘，高丘也。言萬物生長於高丘，皆遂其性得極。其高大也。于夏序曰：崇丘，應則萬物不遂其性矣。

瞻彼崇丘，其林藹藹，植物斯高，動類斯大。藹藹茂盛貌。周禮曰山林植物鄭玄曰物根生之屬。周風既洽，王猷允泰。

周周室也。毛詩曰王猷允泰猶猷字通。

漫漫方輿，回回洪覆。

淮南子曰以天爲蓋以地爲輿。曾子曰天道曰員地道曰方。

何類不繁，何生不茂，物極其

性，人永其壽。

易乾鑿度曰統者在上方物常在五位臨時羣物遂性。漢書公孫弘對策曰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

恢恢大圓，芒芒九壤。

老子曰天網恢恢九壤九州也。左氏傳曰芒芒九土。

資生仰化，于何不養？

資取也。言取生者皆仰德而化也。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言物盡其性咸生長也。

人無道天，物極則長。

老子曰終年而不中道天者是智之盛也。年未三十而死曰夭。言無夭折之道也。易曰小人道消君子道長言物極則歸長也。

也。年未三十而死曰夭。言無夭折之道也。易曰小人道消君子道長言物極則歸長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

言萬物之生各由其道得其所儀也。毛萇詩傳曰儀宜也。若韻篇曰宜得所也。子夏序曰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

肅肅君子，由儀率性。

爾雅曰肅肅敬也。郭璞曰容儀謹敬也。禮記曰率性之謂道。

明明后辟，仁以爲政。

爾雅曰明明察也。郭璞曰聰明鑒察也。爾雅曰后辟君也。

魚游清沼，鳥萃平林。

毛詩曰依彼平林有集維鷗。

濯鱗鼓翼，振振其音，賓寫爾誠，主竭其心。

賓謂羣臣也。時

之和矣，何思何修？

時既和平矣。何所患慮何所修治。易曰天下何思何慮。王弼曰一以貫之。不虛而盡也。莊子老聃曰至人之於德也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夫何修之爲。文化內輯，武功外

悠。輯和也。言以文化輯和於內。用武德加於外。遠也。悠遠也。

述德

述祖德詩

五言。陳郡謝錄曰。玄字幼度。鎮徐州。牧符堅。傾國大出。玄爲前鋒。射傷符堅。臨陣殺符融。封康侯。公靈運。述祖德詩。序曰。太元中。王父龜。定淮。兩貢。荷世業。尊主。隆人。述賢。相。但。謝。君子。道。消。拂。衣。番。岳。考。卜。東。山。事。同。

述祖德詩
在居功能

讓故以遠
人言之

樂生之時志
期范益之舉

謝靈運

沈約宋書曰謝靈運陳郡人也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初辟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後為臨川郡守為有司所糾徙付廣州遂令趙欽等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窺取關要不及有司義依法收罰詔於廣州行棄

刑市

達人責自我，高情屬天雲。

呂氏春秋曰陽朱貴已高誘曰輕天下而重己也天雲言高也曹植七啓曰獨馳思乎天雲之際

兼抱濟物性，而不纓綰。

垢氛。

纓綰也垢滓也垢氛也謂世事皆惡不相纓綰不雜塵霧藉康書曰于文三登令尹是君子思濟物之意也

段生蕃魏國，展季救魯人。

段生干木也見上展季柳下惠也劉向列女傳曰

柳下惠妻誅之曰蒙恥教人德彌大兮遂諡曰惠。

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

春秋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魯北鄙公使展喜犒師齊侯未入晉師使受命於展喜呂氏春秋曰秦將與師伐鄭賈人啟高遇之曰此必襲鄭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算君使臣犒勞以璧以十二牛

晉草室如懸馨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賜之盟曰世世子孫不相侵害齊侯乃還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喜呂氏春秋曰秦將與師伐鄭賈人啟高遇之曰此必襲鄭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算君使臣犒勞以璧以十二牛

秦三帥對曰寡君使丙也衛也視也於邊侯賸之道也迷惑陷入大國之地再拜受之高誘曰晉國名也音晉今為晉字之誤也漢書音義服皮曰以師枯槁故饋之猶食勞苦謂之勞也廣雅犒曰勞也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趙孝成王時秦使白起圍趙魏王使將軍新垣衍說

趙尊秦昭王為帝仲連貫而歸之新垣行起再拜請出秦將聞之為卻十五里臨組乍不縲對珪寧肯分？

史記曰平原君欲封管連連不肯受左太冲詠史詩曰臨組不肯縲對珪不肯分說文曰組縲屬也王逸

楚辭注曰縲繫也據仲連文雖不見分珪之事古者封爵皆隨其爵之輕重而賜之珪璧執以為瑞信令仲連不受齊趙之封備明其不肯分珪也

惠物辭所賞，勵志故絕人。

思惠及物而不受賞賜言勉其

志不與衆同故言絕人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

委講綴道論，改服康世屯。

漢書曰太史公晉道論於黃子左氏傳齊侯朝韓厥曰服改矣杜預曰朝戎異服周易曰屯難也

隆斯民。

莊子曰語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也魏志詔曰翻然改節以隆斯民

孫評文選

卷二

一六三

此章用虛
以證遺情
遺物之意
相與相應

種詩之意
音用非
厚而意
動出非
魏精所
其妙在
然無之
影飾之
述

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晉中興書曰中原亂中宗初鎮江東中原謂洛陽也晉懷愍帝時有石勒劉聰等賊破洛陽懷帝沒於平陽崩騰永嘉末，逼迫

太元始。王隱晉書曰國帝即位年號永嘉孝武即位年號太元河外無反正，江介有蹙圯。河外西晉也公羊傳曰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江介東晉也左氏傳曰以敝邑福小介於大國

杜預曰介問也毛詩曰今也萬邦咸震懾，橫流賴君子。懾懼也謝靈運山居賦自注曰余祖車騎建大功推服左右得免橫流之禍孟子曰洪水橫流犯濫於天下拯

溺由道情，龕暴資神理。拯濟也謂沒也孟子曰天下稱則援之以道莊子曰夫道有精有信孔安國尚書傳曰稱勝也曹植武帝誄曰人事既闕鑿鏡神理秦趙欣來蘇，燕魏

遲文軌。尚書曰侯子后來其蘇文軌已見恨賦賢相謝世運，遠圖因事止。賢相即太傅也山居賦注曰太傅既薨遠圖已駁左傳榮威伯曰遠圖者忠也曹大家上疏謂兄曰上損國家累世

勳勞遠圖之功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山居賦注曰便求解東歸以避君側之亂舞分天下為十二州時晉有七故云七州也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周行五百餘里隨山疏

濬潭，傍巖藝粉梓。山居賦注曰濬神瀝之所申高潛之意疏開也濬深也楚人謂深水為潭藝樹也遺情捨塵物，貞觀丘壑美。真正也觀視也言正見丘壑之美

勸勵勸者進善之名勵者勸己之稱

諷諫諷諫并序

章孟善曰漢書曰章賢魯國鄉人也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

孟為元王傳，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戍荒淫不遵道，作詩諷諫曰：善曰漢書曰楚元王交字遊高祖同父少弟也高祖

述祖德出商
卽敘出商
周之由來
入與接洽
極妙與流

推與有漢
之與落有
精神一片
神起命傳

卽位立交爲楚王爲于野
客嗣是爲夷王爲于戎嗣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

應劭曰左氏傳曰在商爲豕韋氏杜預曰國名東郡白馬縣南有韋城

黼衣朱黻，四牡龍旂。

善曰應劭曰黼衣衣上畫爲斧形而白與

黑爲采龍旂旗上畫龍爲之朱黻上廣一尺上廣二尺長三尺以皮爲之古者上公服之毛詩曰朱黻斯皇又曰四牡翼翼又曰龍旂承祀

彤弓斯征，撫寧遐荒。

善曰毛詩曰彤弓昭令彤旌服也

也。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

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韋爲商伯迭互也豕韋與大彭互爲伯於商也

至于有周，歷

世會同，顏師古曰繼爲諸侯預盟會之事也善曰會同已見東京賦王

被聽譖，實絕我邦。

應劭曰王聽譖受諸潤絕豕韋氏劉兆曰旁言曰譖善曰黻王已見西征賦

絕，厥政斯逸，應劭曰山絕豕韋之後政教逸漏不由王者臣壞曰逸放也管子曰令不行謂之放

賞罰之行，非繇王室。

善曰尚書曰以審王室繇與由古字通

尹羣后，靡扶靡衛，顏師古曰庶尹庶官之長也羣后諸侯也善曰尚書曰庶尹九諧又曰肆覲羣后尹正也羣后天下諸侯也

五服崩離，宗周以墜。

應劭曰五服謂甸服侯服

級服要服荒服也墜失也真魏切善曰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宗周已見西征賦

我祖斯微，遷于彭城。

顏師古曰言我先祖微善曰漢書曰楚國有彭城縣

在予小子，勤

厥生。應劭曰小兒啼聲喚喚顏師古曰喚歎聲善曰方言曰喚歎辭也許其切

阨此嫚秦，耒耜斯耕。

顏師古曰言邇秦耒耜耨

悠悠嫚秦，上天

不寧。乃眷南顧，授漢于京。

顏師古曰高祖起在豐沛於秦爲南故曰南顧言以秦之京邑授與漢也

於赫有漢，四方是征。

顏師古曰於讀爲

覩此詩中語歎稱於者其音皆同

靡適不懷，萬國攸平。

顏師古曰懷思也來也言漢兵所往無不歸懷故萬國所以皆平

乃命厥弟，

弟謂元王也元

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

矜矜元王，恭儉靜一。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矜矜戒慎恭儉靜守一道也

享國漸世，垂烈于後。

應劭曰元王立二十七年而薨垂遺業於後嗣漸世沒世也善曰漸沒也

迺及夷王，克奉厥緒。

夷王各鄧容元王子

永惟王統祀善曰夷王立四年薨成乃嗣故言不永統祀祭統宗祀也左右陪臣斯惟皇土顏師古大雅曰皇土也善曰毛詩曰思皇多士皇土美土也如何我王

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顏師古曰推亦思也言不思念敬慎如履薄冰之義用繼祖考之樂也善曰守其富實保其社稷履冰已見憂慮賦邦事是廢逸游

是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顏師古曰錄與悠同行貌放放犬驅驅馬也務此鳥獸忽此稼苗蒸民以匱我王以

諭諭諂夫誣誣黃髮如淳曰諭諭目媚貌史記曰不如周舍之譽譽與誣同諭以朱切諂諂正直貌黃髮老人髮落更生黃者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貌

下臣追欲縱逸應劭曰縱逸也言疏遠忠賢之輔追情欲縱遊也臣賈曰嬖彼顯祖輕此削黜善曰尚書曰昭乃顯祖

嗟嗟我王漢之睦親顏師古曰睦密也言服屬近善曾不夙夜以休令聞善曰尚書曰穆穆天子

照臨下土善曰毛詩曰天子穆穆又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顏師古曰靡無也言執天子之法無所顧望讀如古協韻正遐由近殆其

茲怙善曰茲此謂此親也言欲正遠人先從近親始而王怙恃漢賊不自悔懼以致危殆嗟嗟我王曷不斯思匪思匪監嗣其罔則善曰言王不

是令後嗣無所法則彌彌其逸岌岌其國應劭曰彌彌猶稍稍也罰過滋甚岌岌欲毀壞之意顏師古曰岌岌危動致冰匪霜

致墜匪慢應劭曰易曰履霜墜冰至言非一日之寒也言瞻惟我王時靡不練善曰時是也練委也言王於興

國救顛執違悔過善曰言欲與其邦國救其追思黃髮秦繆以霸顏師古曰秦穆公伐鄭為晉所敗而歸乃作

歲月其徂年其逮耋顏師古曰逮及也耋耆老人面色如耋善曰徂往也言日於赫君子庶顯于後顏

其歸車在望
是悔過之正
至是忠愛之
頻呼我王

髮絕以黃
髮自入收
住全篇

說得親切
令人有感
之意

逐層比喻
由淺入深
實上勵志

古曰於歎辭也昔之君子庶幾
善道所以能光顯於後代也
音其新切善曰歎美昔之君
子能庶幾自悔故光顯于後

勵志 四言廣雅曰勵勵也
此詩茂先自勸勵學

張茂先

大儀幹連，天迴地游。

大儀太極也。以生天地謂之大成。形之始謂之儀。鄭玄曰：極中之道，淳和未分之氣也。對轉也。春秋元命包曰：天左旋，地右動。河圖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

三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常動不止而人不知，譬如閉舟而行，不覺舟之運也。

四氣鱗次，寒暑環周。

禮記曰：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李尤辟雍賦曰：攢鱗鱗次，差池雜還。范子曰：度如環，無有端用，週如循環，未始有極。

星火既夕，忽焉素秋。

星火，火星也。已見上爾雅。涼風振落，熠燿宵流。

其一涼風已見上毛。吉士思

秋，實感物化。

思悲也。謂鴻雁來賓，雀入大水為蛤，之類。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淮南子曰：春女悲，秋士哀，而知物化矣。

日與月與，桂萼代謝。

毛詩曰：日居月諸，淮

蹄馳，願延年曰一舉一盪。

一往一復為代夫者為謝。逝者如斯，曾無日夜。

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晷夜。嗟爾庶士，胡寧自舍？

夜亦當感之以勵志。何得晏然自舍哉。

仁道不遐，德輶如羽，求焉斯至，眾鮮克舉。

論語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毛詩曰：德輶如毛，人鮮克舉。大猷

玄漠，將抽厥緒。

毛詩曰：秩秩大猷，說文曰：玄幽遠也。又曰：漢寂也。廣雅曰：漢泊也。說文曰：玄，遠也。玄漠，無為也。言大道玄遠幽深，知之猶從小引其端緒而至於可知。

先民有作，貽我高矩。

孫卿子曰：其為人，也多

梓材，弗勤丹漆，雖勞朴斲，終負素質。

其四尚書曰：若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養由矯矢，獸號于林。

積小致大
之意說得
切

中有白髮綠木而矯王使左右射之騰躍避矢不能中於是使
由基撫弓而酌援乃抱木而長號何者誠在於心而精通於物
其不被弋者亦
下故言惑也

蕩棲志浮雲體之以質彪之以文。莊子曰恬淡寂寞道德之篤也淮南子曰使神恬蕩而不安安心恬

未既勤，薰蒸致功，必有豐殷。其六以農喻也左氏傳趙文子謂郤午曰譬如農夫是水積成淵，載瀾載

清，土積成山，歛蒸鬱冥。荀卿子曰土積成山風雨興焉水積成川蛟龍生焉種善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尸子曰土積成岳則稷神豫章出焉水積成川則吞舟之魚生焉夫學之積也亦有所出也傳毅顯宗頌曰積

薄川覆既潤且溥張揖
宇訪曰歛氣上出貌

山不讓塵，川不辭盈。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勉爾含弘，以隆德聲。

其七周易曰含弘光大聚眾以
荷碑曰子茲德發聞遐邇
安得不廣國語晉趙武冠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敬之哉

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鄭玄曰始於一卒成不測論衡曰自源發流
累微以著，乃物之理。孫卿子曰蠱

者，**經牽之長，實累千里。**其八凡言物之大必實於小故此言者輕於小亦累於大戰國策段干越謂韓相新成君曰昔王

里何也曰子經牽長故經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
相國見臣不憚者是經牽長也千里之馬繫以長索則為累矣人雖有容貌不修德如千里馬也

論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
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及禮則為仁也馬融曰一日猶見歸於終身

征賦陶陶家泥輪以能成
器也老子曰埴埴以為器
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又曰
君子之光暉吉又曰日新之謂盛德

進德修業，暉光日新。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又曰隰朋仰慕，子亦何人？

其九莊子曰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仲父之病病矣寡人惡乎國國而可對曰隰朋可其
為人也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朋慕管之德華言隰朋猶慕德我是何人而不慕乎

獻詩

上責躬應詔詩表

魏志曰黃初四年植朝京都上疏并獻詩二首

曹子建

臣植言臣自抱蠱歸藩

植集曰植抱罪徙居京師後歸本國而魏志不載蓋魏志略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墨殺隙也賈逵國語注曰墨兆也謂罪萌兆也

刻肌刻骨

李經曰命決曰

割肌刻骨

追思罪戾

晝分而食

夜分而寢

爾雅曰晨罪也韓子曰衛舞公至澧水夜分開有鼓琴者

誠以天網不可重罹

聖

恩難可再恃

老子曰天網恢恢漏網

竊感相鼠之篇

無禮過

死之義

感猶思也毛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胡不遘死爾

雅曰遘

形影相弔

五情愧赧

如簡切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說文曰赧面慚也

以罪棄生

則違古賢夕改之勸

曾子曰君子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

忍垢苟全

則犯詩人胡顏之譏

即上胡不遘死之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胡何也毛詩謂何顏而不遘死也殷仲文表曰亦胡顏之厚義

德象天地

出於

伏惟陛下

應劭曰陛升堂之階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陛之側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也若稱陛下閣下侍者執事皆此類也

施暢春風

澤如時雨

漢書音義曰暢通也蘇頌陳公誅曰化俸春風澤配甘雨風賦

是以

漢書曰孝文帝德厚侔天地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

不別荆棘者

慶雲之惠也

史記曰若燿非燿若雲非雲郁

七子均養者

鴈鳩之仁也

魏曰鴈鳩之養其子且從上下蔡從下上其均平如一

舍罪責功者

明君之舉也

矜愚愛能者

慈父之恩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矜憐也論衡

曰父母之於子恩等豈為貴賢加意賤愚不察乎

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

而不敢自棄者也

左氏傳士真伯曰鄧伯其死乎自棄也已

前奉詔書

有此一段
文氣激昂

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耆，永無執珪之望。分謂甘極也。毛詩序曰：尊事黃耆者，古之諸侯所執。禮曰：上公之禮，執珪。圭諸侯之禮，執信。圭，史記陳軫曰：越

楚執珪。人莊為仕不圖聖詔，猥垂齒召。猥猶曲也。尚書曰：降蚤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孔安國曰：三年之後，乃齒錄之。至止之日，馳心輦轂。毛詩曰：至止

官解詁注曰：轂，下喻在。整數之下京城之中。僻處西館，未奉闕庭。東京殿曰：闕庭。神廟曰：闕庭。踊躍之懷，瞻望反側。毛詩曰：歸躍用兵，反及曰瞻

不勝犬馬戀主之情。史記丞相青翟曰：臣不勝犬馬之心。謹拜表并獻詩二篇，詞旨淺末，不足采覽，貴露

下情，冒顏以聞。臣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漢書音義張晏曰：人臣上書當味犯死罪而言也。

責躬詩 四言

於穆顯考，時惟武皇。毛詩曰：於穆清廟，禮記曰：王立七廟曰顯。考，廟。毛詩曰：時惟鷹揚，武皇謂曹操也。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毛詩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

玄曰：受天命而王天下也。傳毅明。朱旗所拂，九土披攘。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翳日，登徒子好色賦曰：帝頌表曰：體天統物，寧濟蒸民。

滂流荒服，來王。廣雅曰：玄道也。謂道德之化也。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尚書曰：四夷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商周用師，故云超越。篤生

我皇，奕世載聰。我皇文帝也。毛詩曰：篤生武王。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武則肅烈，文則時雍。毛詩曰：相土烈烈，毛萑曰：相土契孫也。鄭玄曰：雍和也。

受禪于漢，君臨萬邦。魏受漢禪，已見魏都賦。尚書曰：君臨萬邦。又曰：協和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毛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鄭玄曰：率循

廣命懿親，以藩王國。爾雅曰：命，告也。尊君令謂之命。左氏傳：富辰諫王曰：昔周公分封建親戚，以藩屏周，不廢懿親。毛詩曰：生此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魏

受封之由

獲罪之由

改封事迹

加爵之事

曰建安十九年植封臨淄侯臨淄屬齊郡舊青州也毛詩曰建爾封齊王曰受茲奇土

也毛詩曰建爾封齊王曰受茲奇土

也毛詩曰建爾封齊王曰受茲奇土

也毛詩曰建爾封齊王曰受茲奇土

也毛詩曰建爾封齊王曰受茲奇土

也毛詩曰建爾封齊王曰受茲奇土

也毛詩曰建爾封齊王曰受茲奇土

也毛詩曰建爾封齊王曰受茲奇土

也毛詩曰建爾封齊王曰受茲奇土

也毛詩曰建爾封齊王曰受茲奇土

也毛詩曰建爾封齊王曰受茲奇土

也毛詩曰建爾封齊王曰受茲奇土

也毛詩曰建爾封齊王曰受茲奇土

也毛詩曰建爾封齊王曰受茲奇土

也毛詩曰建爾封齊王曰受茲奇土

也毛詩曰建爾封齊王曰受茲奇土

也毛詩曰建爾封齊王曰受茲奇土

奄有海濱，方周于魯。

毛詩曰奄有魯國毛詩曰奄大也向詩曰青州海濱廢斥孔安國曰滌滌也論語注曰方此方

車服有輝，旗章有敘。

尚書曰車服以庸國語曰為車服旗章以旌之毛詩曰庭燎有輝禮記曰濟濟

雋義，我弼我輔。

毛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輔又在上尚書大傳曰天子有四鄰左輔右弼

舉挂時綱，動亂國經。

家語孔子曰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者也

朝儀。

魏志曰黃初二年植就國使者灌均希旨奏植醉酒動

將實于理，元兇是率。

魏志曰有司請罰植罪廣雅曰將欲也周易曰實于叢棘毛詩傳曰實

時惟篤類，天子令問不已。

魏志曰天子令問不已曰孝子不厭水錫爾類鄭玄曰長以興汝之族類也

違彼執憲，哀予小臣。

章孟諷諫詩曰明明宰司執憲備禮曰小臣正辭

淫之闕，誰弼予身。

章孟諷諫詩曰王戊

安鄉侯猶住冀州也時魏都鄴冀州之境也一云時魏以維為京師比冀之冀方也大

子，恩不遺物。

謂至京師蒙恩得還也植求富樂表曰雖免大諫得

冠我玄冕，要我朱紱。

周禮曰王之五冕皆玄冕

與紱同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

經注讀篇曰紱紱也魏志曰朱紱光大

光光大使，我榮我華。

揚雄侍中箴曰光光當伯儉儉

剖符受土，王爵是

孫評文選 卷二 一七一

實符之實

加。魏志曰黃初三年立爲鄴城王四年封雍丘王喻巴蜀檄曰剖符而封珪而爵 仰齒金璽，俯執聖策，左氏傳羽父曰寡人若朝子薛不敢與諸任齒杜預曰齒列也漢書曰諸侯王皆金璽史記曰高祖封三

觀以廣罪

愧闕庭，匪敢傲德，實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班固漢書述曰靈我威靈五世來服四子講德論曰

繼以廣罪

立毫釐，微功自贖。漢書音義曰十毫爲釐班固漢書述曰靈我威靈五世來服四子講德論曰 危軀授命，知足免戾。論語子曰見危授命亦可以爲成人矣左氏傳太史克曰庶幾免於戾乎

繼以廣罪

甘赴江湖，奮戈吳越。矢啓其衷，得會京畿。左氏傳呂相曰天誘其衷杜預曰衷中也 遲奉聖顏，如渴如飢。渴猶思也張奐

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史記子韋謂宋景公曰天高聽卑爾雅曰

應詔詩 四言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爾雅曰肅敬也東都賦曰下明詔又曰春至三朝會同漢京會朝會也 星陳夙駕，秣馬脂車。毛詩曰星言夙駕又曰秣馬又曰既

命彼掌徒，肅我征旅。鄭玄禮記注曰肅成也 朝發鸞臺，夕宿蘭渚。鸞臺鸞渚以美言之漢宣明名曰長安有鸞臺公孫乘月賦曰鸞臺舞於蘭渚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爾雅曰肅敬也東都賦曰下明詔又曰春至三朝會同漢京會朝會也 星陳夙駕，秣馬脂車。毛詩曰星言夙駕又曰秣馬又曰既

命彼掌徒，肅我征旅。鄭玄禮記注曰肅成也 朝發鸞臺，夕宿蘭渚。鸞臺鸞渚以美言之漢宣明名曰長安有鸞臺公孫乘月賦曰鸞臺舞於蘭渚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爾雅曰肅敬也東都賦曰下明詔又曰春至三朝會同漢京會朝會也 星陳夙駕，秣馬脂車。毛詩曰星言夙駕又曰秣馬又曰既

本意在此

歸重在此

分享敘事
曲折有情

芒芒源隰，祁祁士女。毛詩曰：采芣土也。芒又曰：采芣祁祁，經彼公田，樂我稷黍。我黍與我稷，翼翼。爰有樛木，重

陰匪息。毛詩曰：爰有寒泉，又曰：南有極。木又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雖有糗糧，飢不違食。毛詩曰：乃裹糗糧，毛詩曰：糗糧食也。昔侯望城不

過，面邑不遊。鄭玄周禮注曰：面猶向也。僕夫警策，平路是由。舞賦曰：僕夫正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刺戒之。玄駟藹藹，揚鏹漂沫。廣雅曰：藹藹盛也。舞賦曰：龍駟後舉，揚鏹飛沫。

流風翼衡，輕雲承蓋。甘泉賦曰：風濛濛而扶轄。楚辭曰：雲霧霏而承宇。涉澗之濱，緣山之隈。孔安國尚書傳曰：隈，曲也。

遵彼河漘，黃坂是階。毛詩曰：在河之漘。毛詩曰：水崖曰漘。爾雅曰：階，因也。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西關，南伊闕谷，即大谷也。騏

駉倦路，再寢再興。韓詩曰：兩駉，厲行辭。君曰：兩駉，左右騏駉。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驚，指日遄

征。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司馬彪上林賦注曰：弭節，安志也。蔡琰詩曰：遵征日遐邁。毛詩傳曰：遵，疾也。前驅舉燧，後乘抗旌。毛詩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西京賦曰：抗旌

曰折羽為旌。且邪右注周禮曰：折羽為旌。輪不輟運，鑾無廢聲。毛詩曰：鑾聲籍籍，鄭玄周禮注曰：鑾在衡以金為鈴。爰暨帝室，稅此西墉。毛詩曰：召伯所稅，毛詩曰：稅，猶舍也。又曰：墉，城也。

嘉詔未賜，朝覲莫從。毛詩傳曰：覲，見也。仰瞻城闕，俯惟闕庭。說文曰：闕，門楣也。長懷永慕，憂心如

醒。楚辭曰：情愴而長懷。毛詩曰：憂心如醒。誰謂國成。

關中詩

四言。岳上詩表曰：詔自作關中詩，輒奉詔，竭忠作詩一篇。秦漢詔：李明時，護若校尉，竇林上降羌，願岸以為勞。案岸兄，願吾復降，問事狀。林對前後兩風，坐誣，下獄死。齊萬年，獨戶隸，闕為日久矣，而死生異辭，必有詭譎。

故引證嘖嘖
以懲不恪

潘安仁

孫評文選 卷二

一七三

周旋得體
京而追推
頌在推傑
定推傑作

類聚中案
敘應明案
入釋論案

孫評文選 卷二

於皇時晉，受命既固。毛詩曰於皇時周又曰天立厥配受命既周鄭玄曰受命受天命以王天下也三祖在天，聖皇紹祚。臧榮緒晉書曰宣帝追號曰高祖文帝

曰太祖武帝號曰世祖聖皇帝也毛詩曰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爾雅曰紹繼也德博化光，刑簡枉錯。周易曰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又曰後得主而有常金萬物而化光尚書曰五辭簡孚正于五刑濬夫論曰簡刑濬

威此德之上論語曰舉直錯諸枉微火不戒，延我寶庫。其王隱晉書曰惠帝元康五年十月武庫災焚累代之寶蠢爾戎狄，狡焉思肆。毛詩曰蠢爾蠻荆傳暢諸公設

曰北地虛水胡馬關羌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主左氏傳中月武庫災焚累代之寶蠢爾戎狄，狡焉思肆。左氏傳晉子曰執以我為虞杜過

也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國語曰利其器用韋昭曰器兵甲岳牧慮殊，威懷理二。尚書曰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左氏傳魏絳曰戎狄事晉

不柔何以示德非威非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將無專策，兵不素肄。以實切其二賈逵國語注諸侯威懷又曰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彼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

疑，未逞斯願。傳暢晉諸公贊曰司馬倫字子彝威昭中封趙王進征西假節都督雍梁晉諸軍事倫誅羌大酋數十人胡遂反朝

恒翹翹而西顧賈逵國語注曰運快也桓桓梁征，高牙乃建。千寶晉紀曰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西討氏尚書曰牙旌將軍之旗旗蓋相望，偏師

作援。其三漢書曰冠蓋相望左氏傳韓獻子曰以偏師陷蹇軌大焉又曰要給大援援助也虎視眈眈，威彼好時。千寶晉紀曰彤為大都督督關中諸軍也好時為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素甲

日曜，玄幕雲起。楚漢春秋趙中大夫曰臣聞越王句踐素甲三千曹植辨問曰落然而日曜之漢書五行志曰雲起於山中誰其繼之，夏侯卿士。王隱晉書曰齊

庶陽遣安西將軍夏侯駿西討氏羌左氏傳曰子產為政與人誦之子產若死誰其嗣之又曰楚伐吳子魚先死楚師繼之毛詩曰皇甫卿士惟系惟處，列營碁峙。其四王隱晉書曰解系字周連濟南人為雍州刺史又曰周處

建威將軍謝承後漢書曰西夷蠢動蠢雄葉詩夫豈無謀，戎士承平。漢書師丹曰今累世承平守有完郛，戰無全兵。

兵法曰凡用師鋒交卒奔，孰免孟明？杜篤秦端頌曰猛將與虜交鋒左氏傳曰楚師東馳卒奔又曰子墨衰綰敗秦師于殺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飛檄秦郊，

好文法

著眼在兵
敗民困一
段見關中
之可憫所
以敘事較
詳

再命專征

論孟觀功

告敗上京。

其五王隱晉書曰周處解系與賊戰於六陌軍敗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應劭曰以雞毛系微緹武奏事云

周殉師令，身膏氏斧。

周處別傳曰氏賊齊萬年為亂處仰天嘆曰古者將受命書曰氏西戎別名

節克舉。

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

節克舉。

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

節克舉。

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

節克舉。

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

節克舉。

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

節克舉。

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

節克舉。

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

節克舉。

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

節克舉。

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

節克舉。

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

節克舉。

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

節克舉。

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

節克舉。

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

節克舉。

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

節克舉。

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

人之云亡，貞

人之云亡，貞

人之云亡，貞

人之云亡，貞

人之云亡，貞

人之云亡，貞

人之云亡，貞

人之云亡，貞

人之云亡，貞

人之云亡，貞

人之云亡，貞

人之云亡，貞

人之云亡，貞

人之云亡，貞

人之云亡，貞

人之云亡，貞

人之云亡，貞

有司以紂之不善，我未之必，以紂喻觀也言觀雖安聲而同紂之不善我未以為必然疑虛島皎浦胡奴感德，謬

彰甲吉。其十說文曰晶顯也蒼頡稱曰晶明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彰明也浦甲二荒荒也德吉其名也言觀雖明跡二荒之功此觀

人因水為姓漢沖帝時羌蒲孤叛歸化是其先也左氏傳曰晉人滅赤狄甲氏杜預注曰甲氏亦狄別種雍門不啓陳洧危逼縣左氏傳曰申息之北門不啓勸遂虎奮

感恩輸力。左氏傳鑿盈曰孟觀身常大敵功蓋一時重圍克解，危城戰色，晉中興書曰觀從中亭北出何俾領二萬人

今月兮既重圍毛詩曰載豈曰無過功亦不測豈曰無衣安石公記序曰感若源泉深不可測情固萬端，于何

不有？范曄後漢書鄧禹曰變故萬端西京賦曰林麓之健于何不有紛紜齊萬，亦孔之醜。謂爭萬年也王隱晉書曰初夏侯駿上言斬氏帥齊萬年及孟

日有食之，曰納其降，曰梟其首，二曰昔語辭也觀曰納降駿曰梟疇真可掩，孰偽可久。其十二言誰為

誰行偽事而可久施乎言真偽之理立即可明觀言為既徵爾辭，既蔽爾訟，謂有司考驗之也左氏傳于犯曰盟徵其辭

其獄訟當乃明實，否則證空。其言當者明示以事實其理否者顯告之狀好爵既靡，顯戮亦從，言賞罰

平功過當者既靡之以好爵否者亦從之以顯戮周不見寶林，伏尸漢邦。其十五此喻駿也東觀漢記曰護羌寶林奉使

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尙書王曰不迪有顯戮周人之詩，實曰采薇，北難獫狁，西患昆

夷。毛詩序曰采薇遺戍役也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鄭玄曰昆夷西戎也獫狁今匈奴也胡

威言古弱而思今強而勝之抑亦當理何徒惑斯民我心傷悲故言之也毛詩曰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斯民如何

魏王此篇
猶有解嗣
公子之

荼毒于秦，

毛詩曰生民如何尚書曰不忍荼毒孔安國曰荼毒苦也

師旅既加，饑饉是因。

論語子曰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

疫癘淫行，荆棘成

榛，

元康七年正月周處死七月雍州疫大旱關中飢米斛萬錢詔骨肉相贖者不禁鄭玄周禮注曰癘疫氣不和之疾也古出夏北門行曰疫癘淫行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

絳陽之粟，浮于涇濱，

其十五謂涇緣

陽之粟以賑關中也漢書河東郡有絳縣涇善長水經注曰絳則絳陽也蓋在絳涇之陽左氏傳重耳曰余從狄君以田涇濱

明明天子，視民如傷，

明明已見上文左氏傳遂滑曰國之與也視民如傷

申命

羣司，保爾封疆，

尚書曰申命羣叔掌孟頌詩曰明明羣司左氏傳知登曰而帥偏師以修封疆

靡暴于衆，無陵于強，

誠羣司也言無以衆而暴寡無以強而陵弱韓子曰其理國也

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若顏筋曰陵侵也

惴惴寡弱，如熙春陽。

其十六謂關中民也羣司既整寡弱免於陵暴心皆慕義如悅春陽毛詩曰惴惴其懷毛萇曰惴惴懼也寡弱已見上文爾雅曰熙興也說文曰興悅也碑農

本草曰春為陽溫生萬物惴惴或煦燠

公讌

公讌詩五言

曹子建

贈答雜詩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疑誤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

公子謂文帝時武帝在謂五官中郎也

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

列宿正參差，

字書曰澄湛也說文曰欸光也楚辭曰宣遊兮列宿

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

朱華芙蓉也毛萇詩傳曰冒猶覆也

潛魚躍清波，

好鳥鳴高枝，神飈接丹轂，輕輦隨風移，

解嘲曰客徒欲朱丹晉轂飄

飄飄放志意，千秋長若斯。古詩曰游波放情志戰國

公謙詩不
易佳以其
照頌體不
得自由也

公謙詩 五言

王仲宣

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爾雅曰夏為昊天毛詩曰百卉具腓字林曰卉草樹名也楚辭曰上葳蕤以防露王逸注曰葳蕤草木初生貌涼風撤蒸暑，清雲

卻炎暉。孔安國論語注曰撤去也蒸熱氣也南方為火而主夏火性炎上故謂夏日為炎暉也高會君子堂，並坐蔭華棖。漢書曰漢王置酒高會毛詩曰既

嘉肴充圓方，旨酒盈金罍。毛詩曰嘉肴脾臠南都賦曰珍羞瑱珉充溢管絃發徽音，曲度清且悲，

合坐同所樂，但慙杯行遲。總與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毛詩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今日

不極權，含情欲待誰？漢書曰田蚡卒飲極權而去含情謂含其歡情而不暢也古樂府歌曰今日尚不樂當復待何時見眷良不翅，政升守分豈能違？

言上見恩遇不翅過於本望己字常分豈敢違越乎言不敢也家語子曰愛人之謂德政何翅恩哉不翅猶過多也論語摘堯聖承進識曰徐衍守分身亡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左氏傳正常

曰夫子謂魯季桓子毛詩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主人謂太祖也論語子曰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克符周公業，

奕世不可追。史記曰周公旦輔翼武王用事居多奕世已見上文此詩侍曹操臨

公謙詩 五言

鏡曰摩首為張
俄千秋之賦

劉公幹魏志曰東平劉楨字公幹少有學太祖辟丞相掾屬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命顯氏出拜坐中皆伏楨獨不視太祖聞之收楨滅死輪作著文賦數十篇卒

永日行遊戲，懽樂猶未央。永日長日也尚書曰日永星火毛詩曰且以永日毛詩曰永引也古詩曰遊戲宛與洛武詩曰懽樂殊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

復翱翔。秦嘉贈婦詩曰遺思致款誠毛詩曰河上平翱翔輦車飛素蓋，從者盈路傍。古詩曰日出東南行觀者滿道傍月出照園中，珍木

鬱蒼蒼。新語曰楸梓豫章立即為榮木之珍風俗通曰太山松鬱鬱蒼蒼清川過石渠，流波為魚防。周禮曰以防止水鄭玄曰堰澹澹流水之陂防澹旁隄也芙蓉散

其華，菡萏溢金塘。毛義詩傳曰菡萏荷華也金塘猶金堤也靈鳥宿水裔，仁獸遊飛梁。優美名以言之登辭曰蛟河為兮水裔思玄賦曰互龍龍之飛梁華

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生平未始聞，歌之安能詳。毛義詩傳曰詳審也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

忘。翰筆也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五言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

應德璉魏志曰汝南應瑒字德璉太祖辟為丞相掾屬後為五官將文學卒

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以鴈自喻也毛詩曰鴻雁于飛哀鳴嗷嗷問子遊何鄉，戢翼正徘徊。毛詩曰戢在梁載其左翼鄭玄曰戢斂

言我寒門來，將就衡陽棲。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高誘曰積寒所在故曰寒門西京賦曰南翔衡陽北棲鴈門尚書曰荆及衡陽惟荊州往春翔北土，今冬

客南淮。管子曰夫鴻鵠春北而秋南不失時者也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頹。東觀漢記曰供祖蒙犯霜雪古臨高嶽辭曰我欲負之毛衣摧頹常恐傷肌骨，

以此與起
便能脫去
公盡恒蹊

身隕沈黃泥。簡珠墮沙石，何能中自諧？簡珠喻賢人也沙石喻羣小也淮南子曰周之簡珠墮於垢土爾雅曰簡大也又曰諧和也欲因雲雨會，

濯翼陵高梯。樂勳聲曰風雨感魚龍仁義勳君子范曄後漢書鄧隨上疏曰披雲雨之溥澤高梯喻尊位也買達國語注曰梯猶階也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階？書漢

曰左馮翊薛宣為書曉高陵令楊湛曰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和顏既以暢，乃肯顧細

微。鄭玄禮記注曰暢充也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宜。孔叢子衛君謂子思曰獨步玉趾而慰存之鄭玄周禮注曰存省也毛萇詩傳曰慰猶安存之也為且

極歡情，不醉其無歸。不醉無歸已見上文凡百敬爾位，以副飢渴懷。毛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儀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

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四書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字熙祖惠帝即位立為皇太子楊俊期洛陽記曰東宮之北曰玄圃閣陸士衡

陸士衡

三正迭紹，洪聖啓運。三正夏殷周也周建子為正月殷建丑為正月夏建寅為正月尚書大傳曰正色三而復者也春秋合誠圖曰赤受天運宋均曰運錄運也自昔哲王，先天

而順。尚書曰在昔殷先哲王周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又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羣辟崇替，降及近古。國語藍尹靈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崇替章昭曰崇終也替廢也班固漢書項羽讚曰

近古以來未嘗有也黃暉既淪，素靈承祐。魏為土德曰黃暉為五行曰素于寶搜神記曰魏推五德之運以土承漢又稱猶說石圖曰金者冒之行也建安五年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野遼東殷墟蒼天文言後

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譙沛之間其錄不可當至此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敢矣晉世祖武皇帝姓司馬名炎字安世受魏陳留王禪以金德王都洛陽金於西方為白故曰素靈爾雅曰淪墜也祐福也乃眷斯顧，祚之宅

土。毛詩曰乃眷西顧惟此與宅左氏傳衆仲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尚書曰降丘宅土三后始基，世武丕承。三后謂宣景文也世武世祖武皇帝也國語太子晉曰自后稷始基靜民尚書伊尹曰肆嗣王丕承基緒

協風傍駭，天晷仰澄。國語曰成春能應協風以成樂生物者也韋昭曰協和也淳耀六合，皇慶攸興。國語鄭廣雅曰駭起也說文曰晷日景也書曰澄滂也謂不薄蝕也

意象華整
然無畫出
色成

桓公曰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燮教
大光昭四海百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
自彼河汾，奄齊七政，晉在河汾之陽毛詩曰自彼氏羌尙書曰玁狁時文

惟晉，世篤其聖。周禮梁氏最錄曰時文思索鄭玄曰言是文德之君思求欽翼昊天，對揚成命。尙書曰欽若昊天

九區克威，讎歌以詠。劉翽縣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周化洽九區尙皇上纂隆，經教

宏道。皇上堯帝也爾雅曰纂繼也千化既豐，在工載考。毛詩曰在宗載考俯釐庶績，仰荒大造，尙

明克秀。我后謂太子也機爲洗馬故釋我后體輝重光，承規景數。尙書曰昔先君文王武王宣重光爾雅曰景大

茂德淵沖，天姿玉裕。尙書曰有夏先后方懋厥德家語齊大夫子與見孔子曰今知海淵之爲大字書曰沖虛也

叢爾小臣，邈彼荒遐。左氏傳子產曰諺云叢爾小國儀禮曰弛厥負擔，振纓承華。臧榮緒晉書曰楊駿誅徵

惟命之嘉。左氏傳周子曰孤始願

大將軍讎會被命作詩。四言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穎字草庶趙

陸士龍。王隱晉書曰陸雲字士龍少與兄機齊名號曰二陸

皇皇帝祜，誕隆駿命。毛詩曰皇皇后帝又曰既受帝祜又曰受天之祜薛君韓詩

四祖正家，天祿保定。

四顧宜景文武也周易曰正家而天下定尚書曰明作哲睿作

書曰天祿永終保定即天侯定爾已見上文睿哲惟晉世有明聖

其一向書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傳玄魏魏明聖道隆自天

觀象洞玄周易曰仰則觀象於天又曰天玄而地黃

姦臣稱亂紫微姦臣謂趙王倫也法言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尚書曰敢行稱亂紫微神風潛駭有赫茲威

靈旗樹旆如電斯揮甘泉賦曰靈旗樹旆致天之屈于河之沂臧榮緒晉書帝臨下有赫

反質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素樸素也莊子曰同乎無欲是謂素樸辰晷重光協風應律國語曰次序三辰實達曰

芒宇宙天地交泰左氏傳曰芒芒萬物始生王在華堂式宴嘉會毛詩曰王在靈囿又曰嘉賓

臣僚有來雍雍詩曰有來雍雍薄言載考承顏下風毛詩曰薄言載考已見上文漢書傅不

玄暉峻朗翠雲崇巖玄天冕弁振纓服藻垂帶其五尚書曰藻火粉米鄭玄孝經注曰大

臣僚有來雍雍詩曰有來雍雍薄言載考承顏下風毛詩曰薄言載考已見上文漢書傅不

玄暉峻朗翠雲崇巖玄天冕弁振纓服藻垂帶其五尚書曰藻火粉米鄭玄孝經注曰大

臣僚有來雍雍詩曰有來雍雍薄言載考承顏下風毛詩曰薄言載考已見上文漢書傅不

玄暉峻朗翠雲崇巖玄天冕弁振纓服藻垂帶其五尚書曰藻火粉米鄭玄孝經注曰大

臣僚有來雍雍詩曰有來雍雍薄言載考承顏下風毛詩曰薄言載考已見上文漢書傅不

玄暉峻朗翠雲崇巖玄天冕弁振纓服藻垂帶其五尚書曰藻火粉米鄭玄孝經注曰大

臣僚有來雍雍詩曰有來雍雍薄言載考承顏下風毛詩曰薄言載考已見上文漢書傅不

嘉客，仰瞻玉容。毛詩曰我有嘉客亦不奕奕曹植魏朝 施已唯約，于禮斯豐。魏文帝典論曰君子臨乎約已弘乎接物淮南子曰禮豐不足以致

愛 天錫難老，如嶽之崇。其六言賜之難老合靈考也毛詩曰永錫難老又曰如南山之壽

晉武帝華林園集詩 四言洛陽園經曰華林園在城內東北隅魏明帝起名芳林園齊王芳改爲華林千寶晉紀曰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園與羣臣宴賦詩觀志孫盛晉陽秋曰散騎常侍應貞詩

吳曼

應吉甫 文章志曰應貞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晉武帝爲撫軍將軍以貞參軍晉書陸倕撰述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卒

悠悠太上，民之厥初。毛詩詩傳曰悠悠遠貌太上太古也老子曰太上天下知有之淮南子曰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毛詩曰厥初生民 皇極肇建，彝倫攸敷。書曰建用皇極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孔安國曰皇大極中也

五德更運，膺籙受符。七略曰鄒子有終始五德言土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木德次之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同微合

符臂欒次相代春秋漢各等 陶唐既謝，天歷在虞。其一說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丘陶丘有說城堯嘗居之故號陶唐氏天歷天之歷數也已見上文虞謂舜也

於時上帝，乃顧惟眷。孔安國會書傳曰時是也毛詩曰皇矣上帝又曰乃眷西顧此惟與宅 光我晉祚，應期納禪。魏禮晉已見魏都賦范曄曰

天祐漢運，哲應期尙書刑德放 位以龍飛，文以虎變。又曰大人虎變在天利見大人 玄澤滂流，仁風潛扇。玄

聖恩也曹子建賈躬詩曰文化 區內宅心，方隅回面。其二尙書曰宅心知訓孔安國曰當以居心也則奏美新曰回面內鑿唱喁然 天垂其象，地曜其

文。周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韓詩外傳曰天見其象 鳳鳴朝陽，龍翔景雲。毛詩曰鳳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注曰山東曰朝陽孝經援神契曰王者

孫評文選卷二

一八三

德至山陵則景雲出孫柔之日 嘉禾重穎，冀茨載芬，孝經授神契曰王者德至地則嘉禾生東觀漢記曰濟陽縣嘉禾生一華九穗田休子曰養為天子冀茨生於庭為帝成歷 率

土咸序，人胥悅欣。其三香相也毛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恢恢皇度，穆穆聖容。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禮記曰天子穆穆 言思其順，貌

思其恭。在視斯明，在聽斯聰。尚書曰言曰從視曰恭視曰明聽曰聰注曰是則可從恭嚴格也 登庸以德，明

試以功。其四尚書帝曰若時登庸又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其恭惟何，昧且不顯。左氏傳諱鼎之銘曰昧且不顯後世猶忘 無理不經，無義不踐。行

捨其華，言去其辯。禮記曰理發乎外而索莫不順鄭玄曰理謂言行也陸賈新帶曰養者德之經履之者聖也老子曰處其實不處其華尚書曰君無以辯言亂政辯捷也口捷給則數為人所憎故云去其辯 游心

至虛，同規易簡。荀康書曰遊心于寂寞老子曰致虛極王弼曰言至虛之極也管子曰虛無形謂之道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簡易而天下之理得矣 六府孔修，九有

斯靖。其五尚書曰四海會同六府孔修毛詩曰奄有九州 澤靡不被，化罔不加。聲教南暨，西漸流沙。尚書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孔安國曰漸入也

幽人肆險，遠國忘遐。毛萇詩傳曰幽遠也長楊賦曰故平不肆險假慶曰肆棄也 越裳重譯，充我皇家。其六尚書大傳曰成王之時越裳重譯而來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

深恐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朝也鄭玄曰欲其輕相曉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充滿也典引曰盛養皇家 越裳列辟，赫赫虎臣。毛詩曰奉璋峨峨典引曰德臣列辟毛詩曰進厥虎臣 內和五品，

外威四寶。尚書帝曰五品不遜孔安國曰五品謂五常也又曰四夷咸賓 修時貢職，入覲天人。周禮曰施貢分職以任邦國毛詩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莊子曰皆原於一不功於眾謂之天人

備言錫命，羽蓋朱輪。其七毛詩曰備言燕私又序曰不能錫命以禮尚書大傳曰古諸侯之於天子有功者天子賜其車服蓋曰命諸侯鄭玄儀禮注曰命加爵服之名子虛賦曰建羽蓋揚御書曰乘朱轡者十人 貽

宴好會，不常厥數。史記曰秦王昔趙王欲為好會數猶禮也左氏傳張趯曰吾得聞此數 神心所受，不言而喻。范曄後漢書鄧隨上疏曰聖策於四體不言而喻 於時肆射，弓矢斯御。呂氏春秋曰天子講武肆射毛氏春秋曰天子講武肆射毛氏春秋曰御進也 發彼五的，有酒斯飫。其八毛詩曰發彼有的

義禮智信根於心施

新附爵毛萑曰射射也鄭玄曰發發矢也周禮曰王射三侯五正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又曰飲酒之既杜預左氏傳注曰飲厭也
文武之道，厥猷未墜，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也在人也在昔先王，射御茲器，示武懼荒，過亦爲失，周易曰弓矢者器也凡厥羣后，無懈于位，其九毛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五言謝子顯齊書曰宋武帝爲宋公在彭城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爲舊準沈約宋書曰孔靖字季恭宋徽初建以爲尚

書令讓不受辭事東歸高祖饒之戲馬臺百寮咸賦詩以述其美

謝宣遠 宋書七志曰謝瞻字宣遠東郡人也幼能屬文宋黃門郎以弟誨權貴求爲豫章太守卒高祖遊戲馬臺命僚佐賦詩瞻之所作冠于時

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禮記曰孟秋之月涼風至又曰仲秋之月盲至命有司衣那有量必修其故鄭玄曰宣風疾風也毛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禮記曰季秋之月霜始降則百工休繁林收陽彩，密苑解華叢，子也毛詩曰鴻飛遵渚禮記曰九月之節鴻雁來賓輕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迅商商風之迅疾也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百草實而不長王逸曰商風四風也秋氣起則西疾又曰薄附也爾雅曰穹蒼蒼天也

聖心眷嘉節，揚鑾戾行宮，孫卿子曰積善德而聖心備焉左氏傳曰揚鑾和鈴四筵霑芳醴，中堂起絲

桐，儀禮曰旨酒令芳西京賦曰促中堂之密坐史記曰鄭思以鼓琴見齊威王扶光迫西記，歡餘讌有窮，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于

逝矣將歸客，養素克有終，歸客謂也晉康幽憤詩曰養素全真王隱晉書周覆徵曰參軍杜爽臨流怨莫從，歡心歎飛蓬，言已卒於時役未果言歸臨流念鄉已結莫從以待宴暫歡之志項羽飛蓬之遺也楚辭曰臨流水而太息王逸曰念舊地也曹植應詔詩曰朝馳莫從列于宋元君曰適

值其人有心而君曰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

樂遊應詔詩

五言丹鳴那圖經曰樂遊苑宮城北三里晉時樂園也

范蔚宗 沈約宋書曰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少好學爲高祖相國掾稍遷至太子詹事坐謀反誅

崇盛歸朝闕，虛寂在川岑。方音曰寂安靜也。山梁協孔性，黃屋非堯心。論語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何晏曰言山梁雌雉得時鄭玄

毛詩箋曰梁石絕水之梁也漢書曰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幸斐曰天子車以黃繪爲裏纛以禮務光許由故非堯心所悅郭象注莊子曰徒見聖人戰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纏繞其心矣軒駕時未肅，文囿降照

臨，言未戒軒駕而訪道且降文囿而愛物也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方明爲御昌寓參乘鄭玄禮記注曰肅成也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毛詩曰王在靈囿鄭玄曰文王親至靈囿言愛物也毛詩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流雲起行

蓋，晨風引鑾音。原薄信平蔚，臺澗備曾深。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處蘭池清夏氣，修帳含秋陰。輔三

黃圖曰蘭池觀在城外漢書成紀曰三輔長無供帳之勞張晏曰帳帷帳也遵渚攀蒙密，隨山上嶠嶽。遵渚已見上文尚書曰隨山睇目有覽極，

遊情無近尋。廣雅曰睇視也王弼老子注曰滌除邪飾至于極覽鄭玄禮記注曰極者盡也聞道雖已積，年力互頽侵。莊子南郭子綦問于女偃曰子

吾問道矣偃音禹陸機題嘉賦曰悲來日之苦短恨頽年之方促探已謝丹黻，感事懷長林。毛詩曰赤芾在股毛萇曰諸侯亦弗鄭玄曰弗太古蔽膝之象蔽與弗古字通江賦曰感事而出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五言

謝靈運

如此起不自迥然不

起局亦綺鍊
通相亦自
區稱者
非文自可
比儉

季秋邊朔苦，旅鴈違霜雪。列子曰禽獸之智遠寒就溫 孔安國尚書傳曰遠避也
淒淒陽卉腓，皎皎寒潭絜。楚辭曰淒淒兮風厲，淒淒兮風厲。行爾雅曰感動也。楚辭曰載雲旗兮遠逝。 鳴葭

肥毛毳曰腓，變也。俱變而黃也。腓音非。肥毛毳曰腓，病也。今本作腓，字非。

良辰感聖心，雲旗興暮節。楚辭曰吉日兮夕辰，展東征賦曰讓其辰而將。 嗚葭

戾朱宮，蘭卮獻時哲。魏文帝書曰從者鳴笳以啓路，傳玄西都賦曰彤彤朱宮，漢書曰百未冒酒，布蘭生晉灼。 饑宴光

有孚，和樂隆所缺。薛君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饒，周易曰有孚，飲酒無咎。毛詩序曰鹿鳴，麋則和樂，跌矣。在宥天下理，吹萬羣方悅。 莊子曰開在宥

天下也。司馬彪曰在宥也。宥寬也。郭象曰宥，使自在則治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巳也。司馬彪曰言天氣吹，則生養萬物，形氣不同，已止也。便各得其性而止。歸客遂海隅，脫冠謝朝列。廣

日遂往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凡仕則免。弭棹薄枉渚，指景待樂闕。杜預玄廣傳注曰弭息也。楚辭曰朝發枉渚，王

弁謝職故曰脫冠。閑居賦序曰狼麋朝列。豈伊川途念，宿

司若以樂閑。鄭玄曰閑終也。河流有急瀾，浮駮無緩轍。言彼去河有急瀾而中止已旋駮，無緩轍而不

心愧將別，孔以妻妻為榮而已。懋位為辱，故云愧也。開禮曰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 彼美丘園道，唱焉傷

薄劣。毛詩曰彼美孟姜，周易曰六五黃子丘園，束帛戔戔。王 問必有珍焉。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睿，平其宿心，哲康幽憤，詩曰：內真宿心。

應詔讌曲水作詩 四音水經注曰舊樂遊苑，宋元嘉十一年以其地為曲水，武帝嘗引流轉，酌賦詩。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輒飲于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陶、王義季有詔會者。

道隱未形，治彰既亂。老子曰大象無形又曰道隱無名。王弼曰有形則亦有分，有分者不溫則涼，故象者非大象也。又曰夫道物以之成而不見形，故隱而無名也。河上公曰道潛隱使人無能名也。太玄經曰：亂不極。

孫評文選 卷二 一八七

顏延年

則治不形實達國

帝迹懸衡，皇流共貫。

春秋食誠圖曰黃帝有迹必稽功務法宋均曰迹行迹謂功績也申子曰君必

語注曰鞆著也

惟王創物，永錫洪算。

有明正正義者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長楊賦曰迷至孝文隨風乘

仁固開周，義高登漢。

流孔安國尚書傳曰萬國共貫

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漢書曰五星聚于東非此高祖受命之符當以義取天下

祚融世哲，業光列聖。

周禮曰智者創物毛詩曰永錫難老鄭玄儀禮注曰算數也謂年數

太上正位，天臨海鏡。

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漢書曰五星聚于東非此高祖受命之符當以義取天下

太上謂文帝也漢書薄昭書曰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如薄昭曰太上天子也周易曰女正位于內

男正位于外潘岳魯公詩曰如天之載如天之臨孫綽望海賦曰因湛亮以靜鏡俯遊目於淵庭

制以化裁，樹之形性。

物成生理謂之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

周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莊子曰流動而生物

惠浸萌生，信及翔泳。

言崇尚虛假諱非有微積累成實則莫能尚也漢連珠曰積實雖微必動於物虛雖廣不能移心杜預左氏傳注曰尚亦上也

豈伊人和，實靈所賦。

言化之所感豈止人和乎實亦受天賦左氏傳季真曰於是

日完其朔，月不掩望。

漢書曰天太平日不德朔月不掩望

航琛越水，輦畫踰障。

其言遠夷納貢也毛萇詩傳曰琛寶也孟子曰將有遠行者者必以養爾雅曰上正嶂也郭璞曰山上平

帝體麗明，儀辰作貳。

言太子附帝故

不愆器，禮詔曾子曰富潤屋德潤身又曰禮器鄭玄

禮詔曾子曰富潤屋德潤身又曰禮器鄭玄

柔中淵映，芳猷蘭祕。

其四周易曰其用柔中陸機宣獻堂詩曰茂德淵冲字書曰祕者謂蘭芳之幽密

昔在文昭，今惟武穆。

言昔者在高祖之子為王同於文王之昭今帝之子為王又同武王之穆言其成也左氏傳富辰曰魯

於赫王宰，方且居叔。

王宰謂王為宰輔比之周且而亦居叔也沈約宋書曰彭城

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穆父子之迭號千祀而一也晉文王譚昭改為昭

於赫王宰，方且居叔。

王宰謂王為宰輔比之周且而亦居叔也沈約宋書曰彭城

號千祀而一也晉文王譚昭改為昭

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穆父子之迭號千祀而一也晉文王譚昭改為昭

露入廚筆

骨底肉脛
字離句
已脫風人
探窮發正
一錯之錢
也變調者
與前首同
義非其借
人乎豈非

晉成王有辟睿蕃爰履奠牧。

謂諸王者蕃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於面二番謂江夏衛陽二王也爰叔父也履所履之界也諸侯稱名山大川故曰奠履奠牧謂於所履之地能鎮定其郊牧也爾雅曰爰於也左氏傳晉仲曰賜我苑君履杜預

又曰凡邦國

曰雙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雙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說文曰魄月始生魄然也月氣參變

肫魄雙交月氣參變。

雙魄雙交謂三日也凡肫魄之交皆在月三日之夕今月未夕故以前之文唯止有二故肫魄雙交謂三日也凡肫魄之交皆在月三日之夕今月未夕故以前之文唯止有二故

化際無間皇情爰眷。

言既太平故眷斯嘉節解嘲曰織者入無間杜預左氏傳注日間際也

郊餞有壇君舉有禮。

饌已見上文左氏傳曹劌曰君舉必書

伊思鑄飲每惟洛宴。

其六楚辭曰伊思兮往古毛詩曰王在在鑄飲酒樂

分庭薦樂析錫波浮醴。

莊子曰分應抗禮

豫同夏諺事兼出濟。

其七孟子夏諺曰事兼出濟

途泰命屯恩充報屈。

泰屯二卦名周易曰泰者通也又曰屯如道如

有悔可悛滯

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

皇太子釋奠會作詩

四言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二十年三月皇太子劬釋奠于國學禮記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鄭玄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

則以為樂祖祭於晉宗此之謂先師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釋奠者設薦餼酌奠而已無迎尸之事

顏延年

孫評文選 卷二

一八九

國尚師位，家崇儒門。漢書元帝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鄭玄禮記注曰尊師授道焉不使處臣位也漢書儒林傳曰嚴彭祖顏安樂魯門四賢**稟道毓德，講藝立**

言。王粲贈文叔良詩曰温温恭人稟道之樞周易曰君子以振言。民饒德西都賦曰講論乎大藝左氏傳范宣子曰其次立言**浚明爽曙，達義茲曷。**以日喻道也大明之道既以日晷夜浚明有家馬融曰浚大也魏都賦曰昏情爽曙講規顯之毛萇詩傳曰爽差也然義與魏都賦微異不以文害意也禮記曰先王修道以達義柏子新論曰學者既多蔽暗而師道又復缺然此所以滋居也**永瞻先覺，顧惟後**

昆。其一言大義漸乖永瞻先覺之意顯居昆以正之孟子曰伊尹曰天生斯人使先覺覺後覺乎天人之先覺者也尙書曰垂裕後昆大人長物，繼天鑿聖。周易曰利見大人君德也尸長物而物長聖人之道亦然漢書曰迺察繼天而王爲百王先首**時屯必亨，運蒙則正。**周易曰屯元亨利貞王彌曰剛柔始交是以屯也不交則否故屯也**偃閉武術，闡揚文令。**尙書曰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孔安國曰闡修文設賈達國語注曰偃息也**庶士傾風，萬流仰鏡。**其二尙書曰庶邦

孔子問項梁曰居何在曰萬流屋是也注曰言與萬物同流匹也雜書曰秦失命鏡鄭玄曰金鏡喻明德也**虞庠節館，睿圖炳粹。**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睿圖孔

仁憬永集，抱智齋瑣。丘瑣。慎抱謂包紐也禮記曰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又曰儒有威仁而行抱義而處毛詩曰

陳書躡躡獻器。莊子曰有孫休者躡門而諸扁子司馬彪曰躡至也陳書謂陳列其器節述之也史記曰虞卿

淵宅心道祕。其三禮記曰儒有澡身而浴德王逸妍放蚩曰窮聖人之祕與淵六義之淵玄宅心已見上文**伊昔周儲，聿光往記。**禮記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

外間內暨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暨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則內暨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漢書疎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孔安國尙書傳曰聿述也**思皇世哲，體**

元作嗣。毛詩曰思皇多士東都賦曰體元立制繼天而作歸玄禮記注曰上嗣君之適長子**資此夙知，降從經志。**資猶藉也毛詩曰雖夙知而邊

文規周矩值。其四爾雅曰邊遠也尙書大傳曰聖人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度值當也**正殿虛筵，司分簡日。**正殿前殿也長門殿曰東遺天

虛筵以待賢也左氏傳鄒子曰玄鳥氏

也

也

也

司分者也爾雅曰簡擇也**尚席函杖**丞疑奉帙漢書音義管灼曰當有五尚有尚席禮記曰席則函也鄭侍言稱辭**惇史秉**

筆馮衍德語曰仲尼言語不習則子貢侍禮記曰有善記之為修史國語士蒞謂筆子曰臣秉筆事君**妙識幾音**王載有述其五周易曰知幾其神乎尚書曰熙帝之載

何之奈與又曰凡人之始立學**禮屬觀盥**樂薦歌笙周易曰觀盥而不薦王弼曰可觀者莫盛乎宗廟宗廟之**昭事是肅**

俎實非馨其六左氏傳曰以昭事神尚書**獻終夔吉**即宮廣謙獻終祭畢也尚書曰乃下三龜一龜吉孔安**象筵庭宿金懸**劉楨瓜賦曰更鋪象牙之席吳郡賦曰桃葉象**台保兼微**皇戚比彥春秋漢魯季曰三公在天

爾雅曰美士為彥**肴乾酒澄**端服整弁杜預左氏傳曰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而不敢食**六官**既命九

賓相儀六官六卿也周禮曰與命掌諸侯之五儀其衣服禮儀各隨其命之數**縵笏**笏而序也昔朝臣之服

故舉服以明人爾雅曰東西牆**都莊雲動**野遁風馳爾雅曰六達謂之莊劇秦美新曰雲動風偃韓詩曰馳于中道薛

周伍漢超哉邈猗其八鄭玄禮記注曰倫比也說文曰伍相參伍**清暉在天**容光必照清暉喻日喻帝也孟

必照超岐容光小隙**物性其情**理宣其輿周易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王弼曰不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

徒孽在上以道被物各存其性備情矯志不入於**妄先國胄**側聞邦教沈約宋書曰元嘉中延之遷國于此意性情者正也言人君

徒孽心老子曰道者萬物之與廣雅曰與職也**徒愧微冥**終謝智効其九微冥微暖而闇冥也家語哀

孫評文選卷二

侍宴樂遊苑送張徐州應詔詩

五言劉瓛梁典曰張謩字公喬齊明帝時為北徐州刺史謩籍六切

丘希範

梁史曰丘遲字希範吳興人八歲能屬文及長辟徐州從事高祖廢祚拜中書郎謩司從從事中郎卒集願曰謩中書侍郎丘遲上

詰去日闐闐開，馳道聞鳳吹。

左氏傳曰詩朝將見杜預曰諸朝平旦也西京賦曰表曉開於闐闐薛綜曰紫微宮門曰闐闐漢書曰太子不致絕馳道應劭曰道天子道也呂氏春秋曰伶倫制十二

節聽鳳鳥之鳴以別十二律蔡邕月令章句曰吹者所以通氣也管籥等笙埙篪皆以鳴吹者也

輕萋承玉輦，細草藉龍騎。

毛詩曰自牧歸荑毛萋曰荑茅始生也藉田賦曰天子御玉輦服虔漢書注曰

藉薦也周禮曰馬八尺以上為龍

風遲山尚響，雨息雲猶積。

集本巢空初鳥飛，荇香亂新魚戲。

惟北門重，匪親孰為寄？

史記齊威王曰吾吏有歸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謩曰齊之北門也史記田肯謂上曰非親子弟莫使王齊

參差別念舉，肅穆恩

波被，前悅漢紀曰大會羣臣於長樂宮成禮而罷莫不肅穆

小臣信多幸，投生豈酬義？

左氏傳羊舌職曰諺曰人之多幸國之不幸西征賦曰豈生命之易投

應詔樂遊苑餞呂僧珍詩

五言梁書曰呂僧珍字元瑜為左衛將軍天監四年冬大舉北伐

沈休文

劉瓛梁典曰沈約字休文吳興人少為蔡興宗所知引為安西記室梁興禮遷至侍中丹陽尹建昌侯瓛諱曰隱

丹浦非樂戰，負重切君臨。

六韜曰魏與有苗戰于丹水之浦高誘呂氏春秋注曰丹水在兩陽浦崖也莊子曰兵革之土樂戰鄧析子曰明君之御人者履冰而負重孟子曰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左氏

傳子誕曰赫恭楚國而君臨之

我皇秉至德，忘己用堯心。

堯梁傳曰我君接上下論語曰問之德可謂至德矣莊子曰堯舜曰吾不放無肯不廢窮民此吾用心也 愍茲藹宇內，

秀色可人
已是唐人
佳句

無甚奇
可一思
遠而一
結有非
人所能
者此所
建此以
為安風

魚鳥失飛沈言失常也東京賦曰風字又推轂二嶠揚旆九河陰
而推轂曰圍以內寡人制之圍外將軍

制之圍魚列切西都賦曰左襟函谷二嶠之阻籍田賦
曰九旗揚旆向書曰九河既道繫繫傳曰水南曰陰

超乘盡三屬選士皆百金左氏傳曰秦師過周北門超乘者
三百乘韋昭國語注曰超乘者跳

史記曰李牧趙之長將也匈奴入牧選百金之士五萬擊之漢書音義服虔曰良士直百金言軍故也

戎車出細柳餞席公羊傳曰何嘗于服楚楚有王者
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強周易曰王

樽上林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命師誅後服授律緩前禽
奇曰在上洛北文穎曰武關在洛西李尤頤谷關銘曰頤谷險要襟帶咽喉

用三驅失前禽也函轅方解帶曉武稍披襟奇曰在上洛北文穎曰武關在洛西李尤頤谷關銘曰頤谷險要襟帶咽喉

伐罪芒山曲弔民伊水溲尚書曰秦辭伐罪郭緣生述征記曰北芒洛陽北芒嶺舉進長阜自榮陽山連嶺修互將

陪告成禮待此未抽簪尚書曰柴望大告武成也鍾會造策賦曰散髮抽永縱一經通俗文曰幘道曰幘

祖錢崔實四民月令曰祖道神也黃帝之子好遠
遊死道路故祀以為道神以求道路之福

送應氏詩五言曹子建

步登北芒坂遙望洛陽山北芒已見上文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說文曰寂無人聲也獻帝紀垣

牆皆頓擗荆棘上參天漢書伍被曰臣今見宮中生荆不見舊耆老但覩新少年側足無行徑

荒疇不復田東觀漢記馬援曰隗囂側足無所立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

無人煙，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劉歆遂初賦曰野蕭條而寥廓東觀漢記曰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火念我平常居，氣結不能言。古詩曰悲與

不能言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李陵與蘇武書曰策名清時又詩曰嘉會難再逢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有時無

昔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願得展嬾婉，我友之朔方。友詩曰嬾婉之求又曰我友敬矣又曰城彼朔方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雅爾

曰昵近也漢書曰上過沛置酒沛宮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周易曰在中饋王弼曰婦人職中饋儀禮有饋食之禮鄭玄周禮注曰進物於尊者曰饋愛至望苦深，豈不

愧中腸？言恩愛至情之極所望悲苦愈深也漢書杜鄴說王音曰愛至者其求詳鄴玄注禮記曰病愧謂罪苦也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毛詩曰山川悠遠又曰遠阻且長願為

比翼鳥，施翮起高翔。古詩曰願為雙鳥奮翼起高飛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 五言

孫子荆臧榮緒晉書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人也正巧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為參軍梁令衛軍司馬馮翊太守卒

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李陵與蘇武詩曰秋風晨風發送子以陵軀毛詩曰零雨其濛傾城遠追送，饑我千里道。傾猶盡也

命皆有極，咄丁嗟安可保。養生經黃帝曰上壽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鄭玄禮記注曰司命主督察三命若讀篇曰咄嗟也說文曰咄驚也倉憤切王弼周易注曰嗟嗟嘆之辭莫大於

殤子，彭聃猶為夭。莊子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聃為天郭景曰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毫者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未為不足苟各安其性則秋毫不可殤小其小

前首言去路之言離次首言離懷之難離以山川一極句收傳前片首文情一

全用老莊之言自是莊存此以習氣備

後園植烏桺。上林賦曰沙棠檉儲西京雜記曰上林有烏桺沙棠樹靈囿繁若榴，茂林列芳梨。毛詩曰王在靈囿廣雅曰石榴若榴也西京雜記曰上林有芳梨飲

至臨華沼，遷坐登隆坻。毛詩曰舍其坐遷鄭玄詩箋曰塘水中之高地玄醴染朱顏，但慙杯行遲。邊讓章華臺賦曰激玄醴於清池楚辭曰美人既醉

朱顏隨王仲宣公詩揚桴撫靈鼓，簫管清且悲。楚辭曰揚桴兮撫鼓毛詩曰簫管備舉王仲宣公詩曰管絃後徵音度曲清且悲春榮誰不慕，歲

寒良獨希！春榮喻少歲寒喻老也周易陰符太公曰春道生萬物榮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阮瑀為魏武與劉備書曰志也史記蘇秦謂齊王曰此非仇讎而得石交者也漢書曰石君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易曰殊途而同歸世說曰孫秀既恨石崇不與殊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憾曠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不免後收石崇同日取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耶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集詩乃成其讖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為瑗邪太守孫秀時為小吏給岳岳於秀不以仁遇也

王撫軍庾西陽集別時為豫章太守庾被徵還東 五言沈約宋書曰王弘為豫州之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登

之為西陽太守入為太子庶子集序曰謝靈豫章庾被徵還都王撫軍遂至滏口南樓作贈時為豫章太守

謝宣遠

祇召旋北京，守官反南服。言庾被召而旋帝京己守官而從南服也左丘傳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南服南方五服也方舟新舊知，對筵曠明

牧。爾雅曰大夫方舟朝聘注曰方舟並兩船也揚仲武諫曰惟我與爾對筵接凡君諷篇曰疏廣也舊知庾也明牧王撫軍也舉觴矜飲餞，指途念出宿。劉琨答盧諝詩序曰舉餞餞子稱陸士衡贈弟來晨無定端，別晷有成速。頽陽照通津，夕陰暖平陸。楚辭曰日暝陸而平陸榜人理

行艫，輶軒命歸僕。張揖子虛賦注曰月令曰命榜人榜人紅長也說文曰艫船頭也吳都賦曰輶軒琴操毛詩曰輶車鑿鑿揚雄答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分手東城闔，因發

錢子稱陸士衡贈弟行艫，輶軒命歸僕。張揖子虛賦注曰月令曰命榜人榜人紅長也說文曰艫船頭也吳都賦曰輶軒琴操毛詩曰輶車鑿鑿揚雄答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輶軒之使

全首以楚詞點綴而成自然風韻

權西江隩說文曰闔城曲重門也爾雅曰隩隈也郭璞曰今江東人呼浦為隩離會雖相親，逝川豈往復？言離而復會雖有相親之理但逝川之流豈有往復之義嗟年命之速而會難也呂氏春秋曰離則復合也則復離親或為離非也誰謂情可書，盡言非尺牘。周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杜篤甲比于文曰敬申甲子比下寄長懷於尺牘說文曰牘書版也

鄰里相送方山詩

五言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靈運為永嘉太守丹陽郡圖經曰方山在江寧縣東五十里有湖水舊揚州有四津方山為東石頭為西

謝靈運

祇投出皇邑，相期憩甌越。役所蒞之職也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後曹子建詩曰清晨發皇邑毛瓌詩傳曰憩息也史記曰東越王搖都東甌王徐廣曰今之永寧也解纜

及流潮，懷舊不能發。吳志曰更增阿攪統維船索也西都賦曰擿懷舊之蓄念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為盈，遇

物難可歇。王仲宣公議詩曰含情欲待誰古詩曰所遇無故物積痼謝生慮，寡欲罕所闕。說文曰痼病也老說文曰病病也資此永幽棲，豈

伊年歲別，郭璞山海經曰山居為棲各勉日新志，音塵慰寂蔑。周易曰日新其德陸機思歸賦曰絕音塵於江介荀組七哀詩曰報分報兮何其寂蔑蔑一作滅

新亭渚別范零陵詩

五言十洲記曰丹陽郡新亭在中興里吳舊書曰范雲齊世為零陵郡內史

謝玄暉

蕭子顯齊書曰謝暉字玄暉陳郡人也少有美名文章清麗辭稱豫章王行參軍稍遷至尚書吏部郎兼知衛尉事江祚等謀立始安王遙光暉不肯祐白遙光遙光收暉下獄死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息山海經曰帝之二女遊於江淵澧沅風交澹湘之川郭璞曰言二女遊戲江之

瀟府則能鼓動五江令風波之氣共相交通言其靈靈也楚辭湘君曰帝子降兮北渚王逸曰帝謂婁也娥皇女英隨舜不反死於湘水因為湘夫人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歸藏啓筮曰有白雲出自蒼梧

八句此年
吊長結
地之促長
篇之勢長
短章也
正四句亦
後四句亦
二生始
五字生始
於蘇詩至
於東京李
至安而暢
至太元嘉
而水嘉
明而燦
此則和
乎律而
之詩家
也升矣
降亦

孫評文選 卷二

入于大梁尚書曰 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鄭玄毛詩注曰驂兩駢也蔡邕初平詩曰暮宿河南悵望天陰雨雪涉涉楚辭曰君不行兮夷猶王逸曰夷猶猶豫也 廣平聽

方籍，茂陵將見求，言范同廣平而聲聽方向籍已當居茂陵之下將於彼而見求王隱晉書曰鄭袤字林叔爲中郎散騎常侍會平廣太守缺宣帝謂袤曰賢叔大匠渾垂稱於平隴魏郡蒙運化且虛于家王子胤繼踵此郡欲使世不乏賢故復相風在郡先以德化善爲條教百姓愛之鄭玄 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楚辭曰思公毛詩箋曰方向也漢書曰司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

別范安成詩 五言梁書曰范曄字楚

沈休文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言春秋既富前期非遠分手之際輕而易之言不難也漢書灌夫傳曰生平慕之論語以日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安國曰平生少時也賈充上與李夫人書曰每至當別未嘗以

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言年壽衰暮死日將近交臂相失故曰非時也蜀志曰宋預聘吳孫權捉預手曰今君年長孤亦老恐不復相見也 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蘇武詩曰我有一樽酒將以贈遠人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國時張敏與高惠二人爲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於夢中

往尊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送回如此者三

詠史

詠史詩 五言

王仲宣

自古無殉死，達人共所知。禮記曰陳乾昔屢矣闕其子曰如我死使香二婢子夾我菹昔死其子 秦穆殺三

此首全是
自其出筆
便見其曲
正古人在
上得與耳

可安者忠
我而殺身
死亦可死
於不日也

良，惜哉空爾爲！左氏傳曰秦伯任好卒以于車氏三于奄息仲行鍼處爲殉皆秦之良也毛結髮事明君，受恩良

不訾，漢書曰獲光以結髮內侍又王生謂蓋寬傷曰臨歿要之死，焉得不相隨？劉德漢書注曰黃鳥之妻子

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古靡。美悲切垂邊也毛詩曰臨其穴懼懼其懼彼嗙者天

人生各有志，終不爲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說文曰劇甚也包咸生爲百夫

雄，死爲壯士規，毛詩曰維此奄息百夫之特鄭玄曰百夫之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毛詩序曰黃鳥哀三

也 曹子建

二良詩五言

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言功立不由於己故不可爲也呂氏春秋曰功名之立天也鄭玄禮記注曰秦穆先

下世，二臣皆自殘。列女傳柳下惠妻諶曰懼拂君子永能厲兮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應劭漢書注

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說文曰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辭楚

日美人兮涕而好臨穴已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李陵詩曰嚴父潛長夜慈母去中堂東觀漢黃鳥爲悲

鳴，哀哉傷肺肝！禮記曰親始死懼之心傷腎乾

詠史 五言

左太沖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禮記曰人生三十曰弱冠。王粲車渠絕賦曰授柔翰以作賦。孔融薦禰衡表曰英才卓犖。陸機與弟同班周漢書司馬遷贊曰劉向揚雄博極羣書。著論準

意欲奇造
功名所寄
才多困家
以學居寂
莫不章
浮榮始
其榮始
達士一
詩之結
搆入

過秦，作賦擬子虛。賈誼作過秦論。司馬相如作子虛賦。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災。漢書曰賀頓乃作爲鳴鏑。羽檄音義曰箭鏑也。

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尚書曰善敕乃甲冑。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史記曰其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以爲將軍。將軍兵杆燕晉之師其

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楚辭曰臨深澤水而長嘯。王逸注曰激

夢想騁良圖。東觀漢記班超上疏曰臣乘聖漢威神翼左眄澄江湖，右盼定

羌胡。廣雅曰眄視也。方言曰澄清也。馬融論語注曰盼矚目貌。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漢書曰嚮食其長揖不拜。毛詩曰中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古詩曰鬱鬱園中柳。毛萋詩傳曰離離垂貌。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史記魏王曰

使^{七發曰高百尺而無枝}之然，由來非一朝。周書湯曰吾欲因地勢所有而欲之列于俞。謂卿大夫子弟也。廣雅曰蔭履也。西都賦曰英後之域。爾雅曰條官也。地勢

使^{狄亡國。魏勝漢庭七葉內待何其盛也。七葉自武至平也。又張揚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爲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親近貴顯。比於外戚。珥插也。黃巴典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武弁貂尾爲飾。}之然，由來非一朝。漢書馮唐曰奉著爲郎中。晉長事文帝帝登過問唐曰父老馮公豈不

偉白首不見招。漢書馮唐曰奉著爲郎中。晉長事文帝帝登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耶。說文曰偉奇也。晉悅漢紀曰馮唐白首風於耶覽

以比與起
章法自變

每首點入
古人見詩
史之實

內原外經
此八詩本
旨

前寫宜開
後寫救災
文法自佳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廣雅曰希焉也干木已見魏都賦曰干木偃息以藩魏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史記曰魯仲連好奇俠

偽遊策而不肯仕官任職趙孝成王時秦使白起圍趙魏王使將軍新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為帝魯連適趙趙謂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謂為君貴而歸之乃見新垣衍垣衍起再拜謝曰吾請出不致復言秦將開之為卻五十里當世貴不

羈，遭難能解紛，功成不受賞，高節卓不羣。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謝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遺魯連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

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運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班固說東平王蒼曰光名宜於當世鄉陽上書曰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史記曰魯仲連好持高節遊於趙論語顏回曰如有所立卓爾臨組不肯綏

對珪不肯分，說文曰組綬屬也王逸楚辭注曰綵藥也禮禮命徵曰諸侯執珪解嘲曰析人之珪連璽耀前庭，比之猶浮雲。將加之官必授之以印後

投由單欲爵之仲連逃海上再封故言連璽鄭玄周禮注曰璽印也陶詒子曰不羈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毛詩曰濟濟多士毛萇曰濟濟多威儀也吳質書曰陳威冠蓋蔭四術，朱輪

竟長衢。西都賦曰冠蓋如雲廣雅曰術道也楊惲書曰乘朱輪者十人古詩曰長衢夾巷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漢書蓋寬饒曰上無許史之園下無金張之託金張已見上文漢書

孝宣許皇后元帝封外祖交廣漢為平恩侯又曰史實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箏。左氏傳曰鄭伯有夜飲酒擊鐘焉呂氏春秋曰帝學令人

擊磬晏子曰彈琴瑟吹笙箏磬或為鼓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輿，說文曰寂寂無人聲也漢書揚雄自敘曰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寥寥空宇中，所講

在玄虛。廣雅曰寥寥也空廓也楚辭曰閔兮字之孤子漢書曰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管子曰虛無無形謂之道言論準宣尼，辭賦擬相如，漢書曰

問雄者雄常用法顯之誤為十三卷象論語說曰法言又曰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以為式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論語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魏志

孫評文選 卷二

二〇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廣雅曰皓明也博玄三郭賦曰白日舒靈景於天地理害曰曜嶺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列宅紫官裏，飛宇若雲

浮。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桓寬鹽鐵論曰梓匠營宮室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廣雅曰峨峨容也峨與峨同古字通漢書鮑宣曰豈徒欲英臣重高門之地哉毛詩曰藹藹王

多吉士廣雅曰藹藹盛也自非攀龍客，何為歛來遊。揚子法言曰攀龍麟附鳳翼薛綵西京賦注曰歛者曾也被褐出闔閭，高步追許由。許由字子路曰許由武陽城槐里人也隨沖虛學子鬻缺許由為堯所讓由是退隱避耕於中嶽下

里流。王粲七釋曰濯身乎滄浪振衣乎高嶽振衣千仞崗，濯足萬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振。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酣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史記曰荆軻之燕而飲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陳。漢書注曰邈猶遠也張衡四愁詩序曰豪右兼并之家

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史記或說主父偃曰太橫主父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杜預左氏傳朱曰貴非所貴賤非所賤齊賈齊賤漢書曰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骨肉還相薄，喻重也列子楊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史記或說主父偃曰太橫主父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杜預左氏傳朱曰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買臣困采樵，伉儷不安宅。漢書曰朱買臣家貧常刈薪樵賣也此之謂骨肉之親薄輕鄙之也史記曰君稱推陽郭

買臣困采樵，伉儷不安宅。漢書曰朱買臣家貧常刈薪樵賣也此之謂骨肉之親薄輕鄙之也史記曰君稱推陽郭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買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方書曰翳也郭璞曰謂蔽也貧愛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長卿還成都，班固說東平

壁立何寥廓。史記曰卓文君奔司馬相如相與歸成都居徒四壁立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班固說東平

郭璞曰貧窮也楚辭曰嗷寥廓而無處廣雅曰廓空也遺烈光篇籍，班固說東平

郭璞曰貧窮也楚辭曰嗷寥廓而無處廣雅曰廓空也遺烈光篇籍，班固說東平

郭璞曰貧窮也楚辭曰嗷寥廓而無處廣雅曰廓空也遺烈光篇籍，班固說東平

郭璞曰貧窮也楚辭曰嗷寥廓而無處廣雅曰廓空也遺烈光篇籍，班固說東平

郭璞曰貧窮也楚辭曰嗷寥廓而無處廣雅曰廓空也遺烈光篇籍，班固說東平

郭璞曰貧窮也楚辭曰嗷寥廓而無處廣雅曰廓空也遺烈光篇籍，班固說東平

若語更變
佳絕

此收出通
合之難所
以願爲遠
士

計策不可
爲久成華
功亦不居
也亦不歸
爲以之此
太沖之土
若得免不
以若陸之

竿斂無生
氣去太沖
道矣

著於無窮漢書曰吳
起商賦垂著籍籍
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孟子曰志士
英雄有屯遭，由來自古昔，周易曰也如
遠如國語曰
古曰
才何才之無施
孫子曰何世之無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說文曰習習飛也觸冠子曰籠中之鳥空籠不出鄭玄毛詩箋云隅角也落落窮巷士，袍影守空廬。落落

收，塊若枯池魚。東方朔六言曰計策棄捐不收，塊若枯池魚。收王逸楚辭注曰塊獨處貌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國語叔向曰祿之富商而無尋尺

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彫枯。史記曰蘇秦乃西至秦說惠王王方詠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世六

忽切啐 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枝，可爲達士模。莊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

宣王以爲客卿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入刺蘇秦又曰李斯西入秦說秦王後秦王以斯爲客卿又曰始皇以斯爲丞相二世下

斯更斯就五刑莊子曰其疾也俛仰之間文子曰身有榮華心有愁悴蒼頡篇曰啐啐也說文曰啐驚也王弼周易注曰嗟嗟歎之辭啐丁

忽切啐 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枝，可爲達士模。枝偃風飲河不過滿腹

詠史 五言

張景陽 賦榮緒晉書曰張協字景陽也兄弟並守道不競以蜀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漢書劉向上疏曰榮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孟子曰辯者

孫評文選 卷二

祖二疎。毛詩曰仲山甫出祖鄭玄曰祖者行犯較之祭也。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向書大傳曰朱命爲士不得朱軒驥織論曰秦金城千里供帳見注長衢已見上文。達人

知止足，遺榮忽如無。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永絕一丘倉頡籍曰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簪筓也所以持冠也孟子曰如以朝衣朝冠坐

於塗炭也尚書曰

留儲。韓康伯尚易注曰留散也歲暮喻年老也詩曰蟋蟀顧謂四坐賓，多財爲累患。說文曰顧還視也古詩曰四

翁東海人也明春秋爲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爲太子家舍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功成名立知

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細以壽命終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

令家共具饌酒食請族人故舊饗客與相娛樂樂居歲餘廣子孫憐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哉及君時願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

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閑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

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卿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呼於是族人悅服皆以壽終累猶資也累愚爲愚者之累也

覽古五言

盧子諒。徐廣晉紀曰盧諒字子諒范陽人也有才理顯宗徵爲散騎常侍段末波愛其才託以道險終不遺之末波死諒依石季龍冉閔詠石氏諒隨閔軍遇害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蔡邕琴操曰楚明光考楚王大夫也昭王得瑁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於秦人來求

是道明光奉璧之趙稱古和字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共傳寶也

曰咄相謂也蔡邕獨斷曰太尉已下冠惠文侍中加貂

蟬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胡廣書曰建鴻德滿清風史記魯仲連與燕將書曰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俱弊

說文曰

市厥價徒空言。史記曰趙惠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史記漢王曰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價或作價與之將見賣，不與恐致患，簡

才備行李，圖令國命全。史記曰趙王得秦王書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與秦璧城恐不可得而見賣謂將賣已也爾雅曰簡擲也左氏傳兵之來計未定求令報秦者未得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見賣謂將賣已也爾雅曰簡擲也左氏傳

燭之武謂秦伯曰行李之往來供其乏困社預曰行李使謂秦伯曰行李之往來供其乏困社預曰藺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史記曰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主召見問藺相如周書曰由之難化也

而不憂家語曰願同以德行者名孔子稱其賢奉辭馳出境，伏軾逕入關。史記曰趙王遂令相如和璧西入秦尚書曰奉辭謝罪鄭玄禮記注曰辭言語也莊子曰宣尼伏軾而歎曰由之難化也

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史記曰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毛萇詩傳曰御進也鄭文禮記注曰節以明信輪君命也令趙使者擁節也揮袂眺金柱，身

玉要俱捐。說文曰揮奮也史記曰相如視秦王無意僂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之璧相如相如持璧腕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請以十五都與趙燕王丹曰荆軻拔匕首擲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然銅有金故稱曰金柱連城既偽往，荆玉亦真還。史記曰相如度秦王特以詐偽為首擲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然銅有金故稱曰金柱

囊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乃不以城與趙趙亦終不與璧爰在澠池會，二主克交歡。爾雅曰爰曰也史記曰秦王欲為好會於澠池趙王遂與秦入關賢駁交歡

權漢書曰郭解昭襄欲負力，相如折其端。史記曰秦武王死無子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列子曰不猶愈於負其血下霑衿，怒髮上衝冠。說文曰嘗目腫也列士傳曰怒髮上衝冠見上注

西征賦曰捨生取義史記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言處死者難也西岳終雙擊，東瑟不隻彈。西岳東賦曰威稜攝于鄰國毛詩曰不畏強禦孔安國尚書傳曰干犯也

屈節邯鄲中，俛首忍迴軒。史記曰趙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夫臣與君同列君宜惡言而君庸長隱且人尚羞

廉公何為者，負荆謝厥讐。史記曰於是舍人相與談相如曰今君與廉

賦曰威稜攝于鄰國毛詩曰不畏強禦孔安國尚書傳曰干犯也

賦曰威稜攝于鄰國毛詩曰不畏強禦孔安國尚書傳曰干犯也

之相如曰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顯吾念之盟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自鬪其勢必不俱生吾所以爲此也
 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客至相如相如曰鄙賤之人不如將軍寬之至也卒相與歡爲刎頸之交晉灼
 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尙書曰思
 免厥憂孔安國尙書傳曰魯過也
 人也說文曰歎吟也謂
 情有所悅吟歎而歌詠

智勇蓋當代，弛張使我歎。
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禮記孔
 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

張子房詩 五言沈約宋書曰媽嶼新立閩中亂毒藥三年
 正月公以舟師進討軍頓留項城經張良廟也

謝宣遠 王儉七志曰高祖遊張良廟並命
 僕佐賦詩體之所造冠于一時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
毛詩序曰明驥麟母死王者之風又曰亡國之音哀以思
 毛詩曰願瞻明德又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

亂罔不亡。
周書曰子朝至于洛師卜惟洛食韋昭國語注曰智廢也漢書襄欽就高祖曰昔成王即位乃營成
 周都洛以爲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文劉向疏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

鼎，苛慝暴二殤。
力政謂秦也暴于曰反天意者力政也如浮瑋書注曰王室微弱諸侯以力爲政相攻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
 鼎寶器而遷西周禮記曰孔子過泰山魯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貞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

重有殺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于
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苛猶虐也

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
伊人謂張良也漢書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
 應也尙書皆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

詩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曹植離友詩曰靈鑿無私
賈逵國語注曰鑿祭也南都賦曰輝朱先於白水

婉婉幙中畫，輝輝天業昌。
婉婉和順貌也漢書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
 陸機送志賦曰扶興王以成命延衰期乎天祿

鴻門消薄蝕，垓下殞攬槍。
漢書曰亞父范增說項羽急擊沛公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事良乃與
 項伯見沛公曰早自來謝沛公翌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

鄭玄曰天
樂得其理

目羽擊沛公羽不應有頃公從間道走軍使張良留謝又曰漢王追羽至陽夏不謂張良曰諸侯不能奈何其計庸
侯皆會圍羽垓下薄餓揜皆喻羽也京房易飛侯曰凡日蝕皆於晦朔不於晦朔蝕者名曰薄薄猶曰彗星為揜揜

宰，定都護儲皇。裴仇謂封雍國也。見幽通賦。漢書曰：見良從上出奇計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又曰：欲廢太子立戚夫人之趙王
妾敬說。上曰：陛下下都洛陽不賦關。上問良曰：良從上出奇計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又曰：欲廢太子立戚夫人之趙王

如意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留侯善畫計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救良曰願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今公公何自從吾
容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布歸愈欲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今公公何自從吾

兒遊乎煩公幸卒調護太子竟不易太子者良。**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言初即合契幽叟晚乃遊心帝鄉漢書
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又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

至良所曰孺子可敬後五日與我期此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且讀其書乃太公兵法上又曰願寡人間
事欲從赤松子遊耳迺學道欲輕舉莊子曰華封人謂堯曰千歲厭世去而上僂乘彼白雲至子帝鄉毛詩曰肇允公邁邁我今公公何自從吾

曰肇始也允信也薛君。**惠心奮千祀，清埃播無疆。**周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清埃猶清塵也。李
韓詩章句曰：翻飛貌。

正，裁成被八荒。神武謂宋高祖也。尙書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孔安國尙書傳曰：睦和也。漢書曰：三正
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漢書曰：監八方被八荒。

燭河陰，慶霄薄汾陽。明兩慶霄皆喻宋高祖燭幽明也。薄猶輕易也。河陰汾陽堯舜二帝所居也。言以高祖譬堯舜則高祖光
明兩慶霄也。王逸楚辭注曰：海內之戎見四子魏姑射之山汾水之陽。晉然喪其天下也。

明德相承其於天下之事無不見也。孟子曰：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然河則河陰也。慶霄於歷顛寢，飾像薦嘉嘗。宋
略

曰大軍九月次彭城變路。慶聖心豈徒甄，惟德在無忘。大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鄭玄尙書緯注曰：甄表
也。陸機高祖頌曰：念功德，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

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逝謂死也。死者可起之。而令仕度子之志亦慕此周行。喻宋也。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遊
於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毛詩曰：寤我儆人，寤步周行。毛詩曰：行列也。周之列位。

濟屬車士，粲粲翰墨場。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乘。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
藻。賓戲曰：粲粲乎衡漢之場。項信曰：揚國講藝之所。

瞽夫達盛觀，竦踊企一禮記曰：聞道四達。尙書曰：王道
方，無以與乎文乎之觀。說文曰：企舉踵也。毛詩曰：相怒一方。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

歷遠說韓詩曰周道威
夾其義同係於危切
存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其二蘇武詩曰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嗟余怨行役，三陟窮晨暮。

毛詩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又曰陟彼崔嵬我馬虺虺又曰陟彼高岡我馬玄黃又曰陟彼祖矣我馬瘵矣

解鞍左氏傳太叔曰
跋涉山川蒙犯霜露
原隰多悲涼，迴颺卷高樹。宋均春秋緯注曰涼愁也離獸起荒蹊，驚鳥縱橫去。阮籍詩曰離獸起荒蹊驚鳥縱橫去

下
悲哉遊官子，勞此山川路。其三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亡之諸侯遊官事人毛詩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良時爲此別，日月方向除。李陵詩曰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毛詩曰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毛詩曰除陳生新曰除超遙行人遠，宛轉年運徂。

楚辭曰超道遙兮今焉薄又曰愁修夜而婉轉
莊子者聃曰子年運而往矣將何以戒我哉
鄭玄曰四月爲除
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座隅，陸機青雀賦曰止于坐隅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其四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宋玉靈賦曰主人女歌曰歲已暮兮日已寒爾雅曰蕪草也勤役從

歸願，反路遵山河，昔醉秋未素，今也歲載華。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辭君韓詩章句曰窈窕真尊貌說文曰撻引也傾城誰不顧，弭節

停中阿。其五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知傾城國佳人不再得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鄭玄毛詩箋曰中阿阿中也大傾曰阿王逸曰弭安也年往誠思勞，事遠

闊音形，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費子楚答楊德祖書曰思子爲勞陸機贈
顧彥先詩曰形影曠不接所設聲與音聲音日夜闊何以慰吾心
雖爲五載別，相與昧平生。廣雅曰昧聞致久諳情無容不識直爲先味平生所以捨車遵往路，鳧藻馳目成。周易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往路所來從之路也李陵詩曰行人懷往路班彪冀州賦曰感是

義以進樂兮楚辭曰滿堂兮美人忽獨與子
矚目成王逸曰獨與我睨而相親成爲親也
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路南金鄭玄毛詩箋曰聊且略之辭也義心多苦

調密比金玉聲。

其六潘岳從姊誄曰義心清尚莫之與鄰調猶辭也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高節難久淹，竭來空復辭。

列女傳曰齊母力作詩以砥礪女之心高

其節劉向七言曰竭來歸耕永自賙王逸楚辭注曰竭去也

遲遲前途盡，依依造門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

閑居賦曰太夫人在堂蘇玄織

女詩曰時來喜慶集室妻之所居女史箴曰正位居室楚辭曰浮雲兮容與導余奈何之日暮行采歸，物色桑榆時，物色桑榆言日晚也東觀漢記光武曰日出之東隅收之桑榆美人望昏

至，慚歎前相持。

其七楚辭曰美人皓齒燿以燿

有懷誰能已，聊用申苦難。

毛詩曰有懷于衛靡日不思鄭玄箋曰已止也

離居殊年載，

一別阻河關。

楚辭曰折騰靡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史記曰魏王豹至國即絕河關

春來無時豫，秋至恆早寒。

爾雅曰豫樂也

明發動愁心，

閨中起長歎！

毛詩曰明發不寐曹子建美女篇曰中夜起長歎

慘懷歲方晏，日落遊子顏。

其八言情之慘懷在乎歲之方晏日之將落愈思遊子之顏楚辭曰歲既晏兮執華鄭玄

高張生於絕弦以喻立節期於致命聲急由乎調起以喻辭切與於恨深揚雄解嘲曰弦者高張急徵物理論曰琴欲高張瑟欲下

毛詩箋曰方向也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

高張生絕弦，聲急由調起。

高張生於絕弦以喻立節期於致命聲急由乎調起以喻辭切與於恨深揚雄解嘲曰弦者高張急徵物理論曰琴欲高張瑟欲下

辭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絕弦此苑曰應侯與賈子坐聞有琴聲應侯曰今日琴一何悲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悲矣調猶韻也謂音聲之和

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

佩纒以結言周易曰歸妹人之終始也解

如何久爲別，百行讐諸已。

左氏傳注曰絕失也論語曰君子求諸己

子失明義，誰與偕沒齒。

家語孔子曰淫亂者生於男女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皆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論語曰沒齒無怨言

愧彼行露詩，甘之長

川汜。

其九貞女不犯霜露而遠禮而我食生以藜藿比之爲劣故有愧焉毛詩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鄭玄曰豈不知當早夜成婚禮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爾雅曰水決復入河爲汜

七賢不敘
山王便見

五君詠

五言沈約宋書曰顏延年領步兵好酒疎誕不能斟酌當時劉湛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哲康曰爲翩翩時鏡龍性誰能馴阮籍曰物故不

手眼於其
處得勝之
意簡非易
人以固勝

可論途窮能無函詠阮咸曰賦薦不入官一陪乃出守
飲劉伶曰醉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

顏延年

阮步兵 袁宏竹林名士傳曰阮籍以步兵校尉缺厨
中有數斛酒乃求為校尉大將軍甚奇愛之

阮公雖淪路，識密鑿亦洞，廣雅曰淪沒也識心之別名湛然不動謂之洞深也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

臧榮緒晉書曰籍拜東平相不以政事為務沈醉日多善屬文論初不苦思率爾
便成作五言詩詠懷八十餘篇為世所重班固漢書述曰寓言淫麗託諷終始

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眾，魏氏春

少時常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籍從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正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轉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鏗鏘亮蘇門
生道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首焉毛詩曰嗟我懷人孫盛晉陽秋曰阮籍嫂嘗歸家籍相見與別或以禮讓之籍曰福豈為
我設邪齊康司馬長卿讚曰長卿慢

世越禮自放賈遠國語注曰越踰也
徑路車跡所窮
縱橫笑而返

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發言玄遠口
不評論臧否人物魏氏春秋曰籍時率意猶罵不由

嵇中散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孫盛晉陽秋曰嵇康性不偶俗呂氏春秋曰沈君筮謂孫叔敖曰耦世接俗子不如
我查霞謂仙也楚辭曰漱正陽而含朝霞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呼吸沆瀣淪朝霞形

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顧凱之晉康讚曰南海太守鮑詡通鑑士也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
觀曰嵇叔夜琴曰嵇康命東市何得在茲觀曰叔夜述示終而實尸解桓子新論曰聖人皆形解

仙去言死示民有終孫綽晉中散傳曰嵇康作養生論入洛京師謂之神人向子期難之不得屈莊子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其神凝郭象曰行若夷枯木心若聚死灰是其神凝也廣雅曰凝定也

立俗迁流議，尋山治

隱淪，竹林七賢論曰：嵇康非湯武遊周孔，所以遊世爾。雅曰：遊，遊也。五故切。非有先生論曰：欲開流議神，隱淪仙傳曰：王烈年已二百三十八歲，康甚愛之，數與共入山遊。戲採藥，桓子新論曰：天神人五，二曰隱淪。鸞翮有時，鐵龍性誰能馴？嵇康別傳曰：康美音氣好容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淮南子曰：飛鳥鐵羽，許慎曰：鐵殘羽也。左氏傳曰：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服處漢書注曰：擾，馴也。鐵所例切。

劉參軍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劉靈為建威參軍。

劉靈善閉關，懷情滅聞見。言道德內充，情欲俱開，既無外累，故聞見皆滅。滅榮緒管書曰：靈宿儒，少言，老子曰：善閉者無開鑿，而不可開。王弼曰：因物自然，不設不應，故不用開鑿。繩約而不可開，解說文曰：無所開，汝神遊守形，乃長生。鼓鍾不足歡，榮色豈能眩？夫鐘鼓以悅耳，榮色以悅目。今聞見既滅，聲色俱喪，故鼓

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廣雅曰：輜，識也。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滅榮緒管書曰：靈落乘鹿車，攜一壺酒，尚書曰：靈和沈酒于酒，孔安國曰：沈，謂醉也。毛詩曰：好樂無荒，鄭玄曰：荒，廢亂也。

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頌酒，即酒德頌也。衷，謂中心也。蒼頡篇曰：衷，別外之辭也。

阮始平袁宏竹林名士傳曰：阮咸字仲容，籍之兄子也。與籍俱為竹林之遊，官止始平太守。

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秀。青雲言高遠也。史記太史公曰：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代哉。讀語曰：人者五行之秀，廣雅曰：秀，美也。達音何用

深？識微在金奏。傅暢管諸公贊曰：中護軍長史阮咸，嗜讀管籥，最所造樂，聲高則悲亡國之音，哀以思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善，必古今長短之所致。後魏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壞以此尺度於管，今尺短四分。時人明咸為解班固

郭弈已心醉，山公非虛覲。名士傳曰：阮咸哀樂至過絕於人，太原郭弈見之心醉，不覺歎服。列子曰：有神

旬叔傳贊曰：遠見識微，周官曰：鑄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杜預左氏傳注曰：鑿鑿而奏樂。

孤自齊而來處於鄭命曰季咸列子見之而心辭向秀曰迷惑其道也山濤啓事曰咸若在官之職必妙絕於時鄭玄毛詩箋曰觀見也

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曹熹之晉紀曰山濤舉咸爲吏部郎三上

向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豪素。

說文曰淡薄味也文賦曰唯豪素之所擬

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

初莊子者注數十家

莫能究其指要向秀於舊注外另解義妙折奇致大暢玄風王逸新書曰窮聖人之秘奧測六義之淵玄王逸楚辭注曰鄙恥也漢書曰費直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

交呂旣鴻軒，攀樹亦鳳舉。

常與嵇康偶縱於洛邑與呂子灌別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歸風載軒軒飛貌張衡闕賦曰星迴日運風舉龍驤

流連河裏遊，惻愴山陽賦。

以流連也服虔曰荒樂也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與河內向相相友善遊於竹林思舊賦曰濟黃河以沉舟經山陽之舊居

詠史 五言

鮑明遠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

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錐賜都鄆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帥鄭玄尙書大傳注曰矜夸也漢書曰班壹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逸戰國策云張儀曰爭名於朝

爭利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

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

史記陶朱公曰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漢書夏侯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

京城十二衢，飛蓋各鱗次。

西都賦曰立十二之通門吳都賦曰飛蓋并互李尤辟雍賦曰攢羅鱗次

仕子顰華纓，遊客竦輕轡。

參軍俊逸
可奪善於
取勢勝人

經楚辭曰疎余駕乎八冥廣雅曰疎上也
 明星晨未稀，軒蓋已雲至。毛詩曰明星有爛爛也。就文曰希疏也。希與稀通。說苑曰翟乘車載華蓋。田子方怪而問之。對曰吾祿厚得此軒蓋。尚書中侯曰青雲。
 賓御紛颯沓，鞍馬光照地。孔安國尚書傳曰御侍也。吳質答東阿王書曰情踴躍於鞍馬。
 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周易曰行一寒一暑。匪與曹長思書曰春生者繁華也。
 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言身棄世而不仕。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於成都。莫其無人。莊子曰夫欲勉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矣。

亦是平敘
詞勝於情

詠霍將軍北伐 五言

虞子陽虞籍集序曰籍字子陽會稽人也七歲能屬文後始安王引為侍耶羣兼建安征虜府主簿功曹又兼記室參軍事天監中卒

擁旄為漢將，汗馬出長城。班固詠郭山祝文曰仗節擁旄。征人伐鼓。漢書公孫弘曰臣愚竊無汗馬之勞。史記曰秦使蒙恬築長城。
 涼秋八九月，虜騎入幽并。宋子侯詩曰高秋八月。飛狐白日晚。瀚海愁陰生。飛狐之口。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塞名。漢書曰征去病率師登臨瀚海。如淳曰瀚海海名。說文曰陰雲覆曰。
 飛狐在代郡西南。塞名。漢書曰征去病率師登臨瀚海。如淳曰瀚海海名。說文曰陰雲覆曰。
 羽書時斷絕，刁斗晝夜驚。刁斗即羽檄也。楚漢春秋曰黥布反。羽書至。上大怒。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書至。上大怒。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書至。
 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旂。周易曰乘其墉。弗克攻。杜預注曰乘。登也。廣雅曰揮。動也。越絕書曰楚王使風湖。
 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陸晉

胡笳

實於文
淡而有
格自成一
種

關下思，羌笛隴頭鳴。李陵書曰胡笳互動沈約宋書有胡漢笳笛骨都先自齧，日逐次亡精。漢書匈奴傳匈奴有骨

部侯又曰匈奴笳焉文穎曰恐懼也琴之涉切漢書匈奴有日逐王西京賦曰糞精亡魂玉門罷斥候，甲第始修營。漢書曰龍勒有玉門關又曰李廣遠斥候未嘗

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位登萬庾積，功立百行成。論語曰千華使於齊舟子為其母請粟子曰天長地自久人

道有虧盈。老子曰天長地久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雍雅曰虧毀也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楚辭曰宮庭震驚激楚王逸曰激楚

植子新論琴道雅門周賦孟管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當令麟閣上，千載有雄名。漢書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敘其姓名

百一

百一詩 五言張方賢遊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連作百一篇詩騷切時事備以示在事者咸皆怪博或以為應焚棄之何晏編無怪也然方賢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充翰林論曰應休連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

有詩人之旨焉又孫盛晉陽秋曰應康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世多傳之據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詩而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康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為一篇或謂之百一詩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云時謂曹

爽曰公今聞周公鐵鏡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興於此也

應璩 文章錄曰璩字休連博學好屬文明帝時歷官散騎侍郎曹爽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焉典著作卒文章志曰璩汝南人也詩序曰下流應侯自誇也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論語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名高不宿著，易用受

侵誣。韓子曰說之以名高史記曰灌夫亦得實嬰通前者墮官去，有人適我閭。高唐賦曰長吏田家無所

有，酌醴焚枯魚。漢書楊惲書曰田家作苦秦粿與袁公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嘯初為侍郎又為常侍又

賜記曰香常怪謁帝承明廬問張公云魏明帝所占於此土，是謂仁智居。言今所占之土是謂仁智之所居乎亦

在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然直廬在承明門側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輿論論文曰文章經國之大樂新序孫叔敖曰府庫之藏金玉篋

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言文章既不經國筐篋又無尺書乃用何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

之書以虛。孝經曰曾子進席漢書曰宋人遇周客，慚愧靡所如。言已妄竊崇班心當國恥類宋人之遇周客慚愧而無所如

聞而觀焉主人竇七日瑞冕玄服以發發車匿十重巾十襲客見免而掩口盛訕而笑曰此特燕石

遊仙

遊仙詩五言

何敬宗臧榮緒晉書曰何劭字敬宗陳國人也博學多聞善屬篇章初為相國掾稱選尚書左僕射薨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柏。古詩曰青青陵上柏劉公幹贈從弟詩曰亭亭山上松亭亭高貌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凋落。莊子曰

地惟松柏獨在冬夏青青爾雅曰柢本也蕭賈易林曰温山松柏常茂不凋落吉士懷貞心，悟物思遠託，揚志玄雲際，流日矚巖石。尚書曰

以京並華山
林遊所起
朱門意在
意初非語
見遊仙有
意初非語
其也須談
意也須談

士七啓曰抗志靈襟思
玄賦曰流目眺夫衡阿
羨昔王子喬，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岳，連翩御飛鶴。列仙傳曰王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也好吹簫作鳳鳴遊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昔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峻山頭泉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立祠峻氏山下文字曰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上與道爲友下與化爲人強壯曰上能友於道友或爲反呂氏春秋曰君子反道以修德思玄賦曰趙運觀夸縮暗隱賦文曰御使馬也
然心絳觀。王逸楚辭注曰絳絳細微之思也又曰遠遠也
抗跡遺萬里，豈戀生民樂？廣雅曰抗舉也楚辭曰戀申屠之抗跡
長懷慕仙類，眩

遊仙詩 五言

郭景純凡遊仙之篇皆所以滄海塵網鑄鍊緇緇煥霞霞倒景餌玉玄都而瑤之翫文多自欲雖志狹中區而辭無俗累見非前識真有以哉

京華遊俠窟，山林隱遯棲。西京賦曰都邑遊俠張趙之倫莊子曰徐無鬼見魏武侯侯曰先生居山林久矣郭璞山海經注曰山居爲棲又曰遯者退也周易曰龍德而隱遯世無悶 朱門

何足榮？未若託蓬萊。東方朔十洲記曰臣故捨輜閣而赴王庭藏養生而待朱門矣史記曰李少君謂武帝曰臣常遊海上見安期生世者通蓬萊中也 臨源挹清波，陵崗掇

丹莢。毛萇詩傳曰搃樹也又曰掇拾也都活切本草經曰赤芝一名丹芝食之延年凡草之初生通名曰莢故曰丹莢 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靈谿谿名也漢仲雍荊州水雲梯言仙人昇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蓋子曰公輸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

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爲漆園吏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巫去無汚我列女傳曰葵子適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楚王遂駕至者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聽先生老萊曰諸妻曰妾之居亂世爲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投其簪而去老萊乃隨而隱 進則

保龍見，退爲觸藩羝。進謂求仙也退謂虛俗也周易曰九二見龍在田龍德而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

左氏傳曰魯人之阜使我高蹈莊子曰孔子彷徨墮垢之外說文曰謝辭別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跳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庚仲雅荊州記曰臨沮縣有青谿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郭景純嘗作臨沮縣故遊仙詩曉青谿之美雲生梁棟間風出

窻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史記曰蘇秦東事師於齊而習於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潁城有鬼谷鬼谷子序曰周時有秦士隱於鬼谷者自號鬼谷子言其自遠也然鬼谷之名隱衣通

也翹迹企穎陽臨河思洗耳廣雅曰翹舉也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闔天下於天子許由遂闔

閩西南來潛波渙鱗起閩閩風見西京賦高誘曰兗爲閩閩風周易曰風行水上渙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願我則笑鄭玄曰願

鬼曰吾所以說君者吾未嘗啓齒司馬彪曰啓齒笑也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窈窕修

而媒理也廣雅曰將欲也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窈窕修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青珍禽芳草遞相輝映可悅之甚也蘭苕蘭秀也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陸機毛詩草木

而生枝正青毛詩曰蔚與女蘿施于松柏毛萋曰女蘿松蘿也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冥玄放情陵霄外嚼蘂挹飛泉放遊辭志

乎雲中淮南子曰大丈夫乘雲陵霄與造化赤松臨上遊駕鴻乘紫煙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王敬

道遙魏文帝典論曰飢食瓊藥渴飲飛泉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列仙傳曰浮丘公偃偃以柏質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煙古白鴻頰曰鼓亦狀介矯翮紫煙

難曰偃偃以柏質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煙古白鴻頰曰鼓亦狀介矯翮紫煙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列仙傳曰浮丘公偃偃以柏質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煙

荷以上嵩高山說文曰拍拍也嘗白切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矚神仙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大戴禮夏小正曰蜉

蝣曰衛叔與數人博其子序曰向與博者爲誰叔猶曰是洪崖先生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楚辭曰貫鴻濛以東場兮維六龍

頭而息龜鶴壽有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董家之言鶴曲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於扶桑王逸曰給我車轡於扶桑

故正以仙之

蟾之悲為
故欲辭之
而入道耳

以留日幸得延年壽也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
其序淮南子曰二者代謝并馳高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
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感動也淮海變微禽吾

生獨不化國語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
為蜃龜魚莫不能化唯人不能耳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魏文帝與論然而感者望死或
日暮接戈而磨之日為之反三舍

與蟾龍共駕適不死之國國即丹谿其人浮遊列缺倒側愧無魯陽德迴日向三舍淮南子曰魯公與韓遊難職節
稟然死者相嬰丘壑相望逝者莫反覆者莫形足以覺也

許慎曰二十八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向書曰日月逾邁孔安國曰如日月之逝過
宿一宿為一舍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遊逸迅思拂霄及遠遊以
喻仙者願輕舉而高蹈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清源不能行運吞舟
之魚以喻塵俗不足

容乎仙者劉公幹贈徐幹詩曰方塘含清源澄澗曰谿谷斬滌水圭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
言圭璋雖有特達之

波韓詩外傳孟子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清淨度量之士不居汚世言世俗
不潔求

美而明月皆喻難闇投以喻仙者雖有超俗之譽非無補影之譏禮記孔子曰圭璋言世俗
不潔求

特達德也鄒陽上引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矣莫不案劍相購者言世俗
不潔求

仙而怨天施之偏又歎浮生之促類潛穎怨青陽之晚臻陵茗哀素秋之早至也潛穎在幽潛而結穎也言世俗
不潔求

鄒潤甫遊仙詩曰潛穎隱九泉女蘿緣高松義與此同爾雅曰春為青陽又曰春陵茗也素秋已見上文言世俗
不潔求

緣綉流悲俗濞謝悵心流涕周易曰謂我心惻語葛亮與李平教曰評
田斯戒明吾丹心淮南子曰雍門子曰以哭見孟嘗君流涕霑纓

雜縣寓魯門風煖將為災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哉哉臧文仲之為
政也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言仁且知矣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

鳥獸常知風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列仙傳曰陵陽
子明者鍾離人

煖文仲曰信吾過也賈逵注曰爰居雜縣也列仙傳曰陵陽
子明者鍾離人

吞舟涌海底高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列仙傳曰陵陽
子明者鍾離人

香舟之魚已見上文漢書齊威宣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列仙傳曰陵陽
子明者鍾離人

神山者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望之如雲列仙傳曰陵陽
子明者鍾離人

一結妙有
深山林之
所求非朱
之門

當塗人
山中者
朱門者
山門者
朱林者
之結

以手揮之神仙傳曰茅君學道於
齊不見使人金案玉杯自來人前
姁娥揚妙音，洪崖領其頤，淮南子曰昇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媿竊而拜月許愾

其隨則歌合律廣雅曰領動也五惑切
升降隨長煙，飄颻戲九垓。列仙傳曰甯封子者黃帝時人也積火自燒而隨

見一士焉虛敷仰視之乃與語曰唯放為青羣離翫弱於六合之外吾非敷而已今幸親夫子於是始可與敷為交乎士笑曰今子遊
始於此而語窮六合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居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虛敷視之弗見乃止

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鄭玄禮記注曰齡年也邁甲開山圖榮氏解曰五龍皇后君也長弟五人皆人面而龍身父

與諸子同得仙治在五方孔安國論語注曰方比
方也釋文曰人初生曰嬰兒說文曰孩小兒笑也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已見上文漢武內

語之以至道殆
恐非仙才也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見魄。說文曰朔月一日始也晦月盡也尚書大傳曰三王之一若循環環禮記曰四時和而後

蓐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司馬彪續漢書曰日行比陸謂之冬西陸謂之秋朱羲日也楚

立秋秋分西從白道左傳曰分
同道謂春分秋分日月同道也寒露拂陵苒，女蘿辭松柏。淮南子曰斗指辛則寒露降者已見上文毛詩曰

不終朝，蜉蝣豈見夕？潘岳朝菌賦序曰朝菌者時人以爲蕪華莊生以爲朝菌

外國圖曰圓丘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東方朔十州記曰北海外有鍾山自生
王孫列八珍，安期鍊五石。王孫列八珍以

石以延壽言優劣殊也漢書靈液謂玉膏之風也曹植苦寒行曰靈液飛波蘭桂參天
長揖當塗人，去來山林客。當

子曰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晏之功可復許乎趙岐曰當仕路也

招隱詩
史記
隱士
一足
及隱
之時
所以
非橫
能灑
能灑

招隱

招隱詩 五言 韓子曰閑靜安居謂之隱 雜詩在居隱後而此在前該也

左太沖

林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

魯連子曰連卻秦軍平原君欲封之遂杖策而去說文曰杖持也方言曰木細枝曰策也 董仲舒曰連卻秦軍平原君欲封之遂杖策而去說文曰杖持也方言曰木細枝曰策也 忘雖退而殿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瓌室尚彈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

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

結構謂交結構架也魯靈光殿賦曰觀其結構尚書大傳曰相與觀乎南山之陰高誘戰國策注曰山北 志雖退而殿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瓌室尚彈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

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

尚書大傳曰相與觀乎南山之陰高誘戰國策注曰山北 陰陰爾雅曰山脊曰岡鄭玄周禮注曰陽木生於山南也石泉漱瓊瑤，纖鱗亦

浮沉。

楚辭曰飲石泉兮蔭松柏漱滌滌也毛萇詩傳曰瓊瑤美玉也 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毛詩傳曰灌灌也南部賦曰窈窕毛萇

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毛詩傳曰灌灌也南部賦曰窈窕毛萇 吟。毛詩曰其嘯也歌又曰集于灌木毛萇 秋菊兼糗糧，幽蘭間重襟。

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毛詩傳曰灌灌也南部賦曰窈窕毛萇 佩故以間襟也

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毛詩傳曰灌灌也南部賦曰窈窕毛萇 足力不彊鄭玄毛詩箋曰聊且嗜之辭蒼頡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

王隱晉書曰思左徒居洛城東著經始東山廬詩毛詩曰 經始靈臺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小栗曰榛小棘曰榛 前有寒泉井，聊可登

心神。

周易曰井冽寒泉 嶠舊青葱間，竹柏得其真。

嶠舊青葱間，竹柏得其真。

嶠舊青葱間，竹柏得其真。

嶠舊青葱間，竹柏得其真。

嶠舊青葱間，竹柏得其真。

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賈彈冠言其相薦也說文曰纏繞也淮南子曰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物之紛可謂養生矣志辱身矣史記曰伯夷齊隱於首陽山論語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曰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廣雅曰尚高也謂中心之所高尚也莊子曰逍遙乎無事之樂東晉賦曰撰良辰而將行

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論語曰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史記曰伯夷齊隱於首陽山論語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曰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廣雅曰尚高也謂中心之所高尚也莊子曰逍遙乎無事之樂東晉賦曰撰良辰而將行相與觀所向，逍遙撰良辰。趙岐孟于章句

招隱詩 五言

陸士衡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毛詩曰明發不寐楚辭曰心蜚蜚而不夷王逸曰夷悅也新序曰古老振衣而起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說文曰躑躅住足也躑與躡同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朝採南澗藻，夕息西山足。毛詩曰子以采蘋南澗之蘋以

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毛萇詩傳曰麓山足也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又齊都賦曰翠幄浮遊杜預左氏傳注曰幄帳也激楚佇蘭林，回

芳薄秀木。上林賦曰激楚結風楚辭曰遊蘭皋與激楚林王逸楚辭注曰澗附也廣雅曰秀美也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枚乘上書曰秦山之露穿石澗

上注也哀音附靈波，頽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醇樸。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老聃曰夫

之謂至人又曰唐虞始為天下澆淳故朴許慎淮南子注曰澆薄也澗與澗同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論語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稅駕喻辭榮也史記李斯曰當今人

臣之位無居上者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方言曰舍車曰稅放與稅古字通

反招隱

反招隱詩五首

王康琚 古今詩英華題云晉王康琚然爵里未詳也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列仙傳曰李耳字伯陽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又曰武王平殷伯

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堯時隱人常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隱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今雖盛明

世，能無中林士？解嘲曰遺盛明之世毛萇詩傳曰中林林中放神青雲外，絕迹窮山裏。琴操曰詩由云晉志

九州伍長乎莊子曰絕迹易無行地難郭象曰不行則易也王隱晉書李重炎曰陳原絕迹窮山絕糧道遠鷓鴣雞先晨鳴，哀風迎夜起。楚辭曰鷓鴣朝嘶而悲鳴崔琦七誦曰再奏致哀風凝霜

凋朱顏，寒泉傷玉趾。楚辭曰澹澹霜之雰雰又曰容則秀雅朱顏毛詩曰爰有寒泉左氏傳楚太宰蔣晉疆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周才信衆人，偏智任

諸己。以出任為周才隱居為偏智傅子曰君子問才難論語子曰君子求諸己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劉向列子目錄曰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莊宗與天和者也淮南子曰顏回天死季由蘊於衛皆道性命之體而不得天也和者也列子公孫朝曰矯性命以招名弗若死矣又曰均天下之至理張湛曰物事皆均則理無不至郭象莊子注曰至理盡於自得歸來安所期？與物

齊終始。莊子有齊物論又曰萬物一齊孰短孰長又曰遊乎萬物之所始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

遊覽

秀色天成

芙蓉池作五首

魏文帝

魏志曰文帝諱丕字子桓大願太子也爲五首中
即將太祖堯嗣位爲丞相魏王受漢禪即皇帝位

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

呂氏春秋曰樂登于宮
中毛萇詩傳曰乘升也

雙渠相漑灌，嘉木繞通川。

西京賦曰嘉木
樹靡上林賦曰

通川過
于中庭

卑枝拂羽蓋，修條摩蒼天，

于虛賦曰上拂羽蓋東方朔
七言曰折羽翼兮摩蒼天

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

張衡羽
獵賦曰

風翺翺
其扶輪

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

法言曰明星皓
皓華星之力也上天垂光采，

五色一何鮮？壽命非松喬，

誰能得神仙？
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喬王子喬即
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遊遊快心意，保己終百年。
莊子曰聖人其
於人也樂物之

通而保己壽養生經
黃帝曰中壽百年

南州桓公九井作

五言水經注曰淮南郡之于湖縣南所謂姑孰即南州矣與仲雅江圖曰姑孰至直液十里
東通丹陽湖南有銅山一名九井山山有九井非與江通何法盛桓玄錄曰桓玄字敬道出

姑孰大
築府第

殷仲文

檀道鸞晉陽秋曰殷仲文字仲文陳郡人也爲驃騎行參軍以桓玄之姊夫玄
僭玄用爲長史帝反正出爲東陽太守愈益憤怒後照鏡不見其面數日禱及

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準，

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李
尤辟雍賦曰攢羅鱗次字書曰準平也

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

意象清談
便開豁家
一派

潘安仁有秋賦賦鄭玄周禮注曰與者託事於物也景氣多明遠風物自凄緊緊猶實也爽籟警幽律哀壑叩虛牝言風之疾也激

爽籟而起其幽律衝哀壑而叩其虛牝也爾雅曰爽差也籟管非一故言爽焉莊子南郭子綦謂子游曰汝聞地籟子游曰地籟則衆聲是已郭象曰人籟籟也夫籟管參差宣商異律故有長短高下萬殊之聲鄭玄禮記注曰管起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籟也大戴禮曰丘陵爲

枉給谷爲此歲寒無早秀浮榮甘風殞爾雅曰不榮而實謂之秀賈逵國語注曰浮輕也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菌松貞菌脆故

貞脆異性也毛詩曰薄言采之毛莪曰薄辭也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

之閒宰匠萬物之形廣雅曰感傷也鄭玄禮記注曰翳戒也莊子曰孔子彷彿塵垢之外道遙無爲廣筵散汎愛逸爵紆

勝引論語子曰汎愛衆而親仁說文曰紆屈也勝引勝伊余樂好仁惑祛吝亦泯左氏傳曰族穆子曰請立起也與田蕪遊而曰好仁杜預曰蘇

賢人也蘇言韓起好仁也范曄後漢書黃叔度傳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薛君謫詩章句曰祛去也爾雅曰泯盡也

以一言寤妾首朝端匈奴聞之理將見嘔許慎淮南子注猥猶凡也尚書曰推詞王不惠于阿衡孔安國曰阿倚也漢書曰車千秋

一男子上書即得之奈爾雅曰賂遺也馬融論語注曰哂笑也

游西池五言

謝叔源臧榮緒晉書曰謝混少有美譽著風文爲尚書左僕射以蘇劉毅詠沈約宋書曰混字叔源西池丹陽西池混思與友朋相與爲樂也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聲類曰悟心靜也毛詩曰蟋蟀在堂歲事云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韓詩曰伐木靡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爲文有來豈不

疾良遊常蹉跎。陸機歲暮賦曰年有來而壽子時無算而非我劉楨黎陽山賦曰良遊未厭白日潛暉楚辭曰馳垂兩耳中坡陸道遙越城肆願言屢經過說文曰越度也

願言思子阮籍詠懷詩曰趙李相趨過鄭玄禮記注曰肆市中陳物處也毛詩曰 同阡被陵闕高臺眺飛霞廣雅曰被加也言加大阜而通城闕也 惠風蕩繁囿白

雲屯曾阿邊讓章華臺賦曰惠風春施廣雅曰屯聚也 景冥鳴禽集水木湛清華蒼頡篇曰湛水不流也 襄裳順蘭沚徒倚引

芳柯毛詩曰蓂莢涉溱鄭玄曰揭衣溱水也潘岳河陽詩曰歸隔映蘭沚與詩同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 美人愆歲月遲暮獨如何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曰遲晚也愆謂過期

無為牽所思南榮誠其多莊子庚桑楚謂南榮越曰全汝形和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越處朱切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五言靈運山居賦注曰大小巫湖

謝惠連

日落泛澄瀛星羅游輕橈楚辭曰倚沼畦瀛兮遙望博王逸曰楚人名池澤中曰瀛羽獵賦曰換若天星之羅楚辭曰荃橈兮蘭旌王逸曰橈小楫也 憩榭面曲汜

臨流對迴潮毛萇詩傳曰憩息也爾雅曰決出復入為汜韓詩外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豫隱曲之汜輟策共駢筵並坐相招要李弘執法言注曰駢並也 哀鴻鳴

沙渚悲猿響山椒漢武帝李夫人賦曰釋子馬於山椒孟康曰山椒山陵名爾雅曰土高四旁曰椒丘 亭亭映江月瀏瀏出谷飈楚辭注曰瀏風

斐斐氣幕岫泫泫露盈條斐斐輕貌泫泫垂貌 近矚祛幽蘊遠視盪諠囂李奇漢書注曰祛開散也王逸

悟言不知罷從夕至清朝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晤對也悟與晤同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五言水經注曰京口丹徒之西鄉也又曰京城西北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 謝靈運

對案山水
之作可稱
一開隔手
之氣生而
前人厥功

玉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言聖人佩玉璽所以儆戒誠信居黃屋所以顯示崇高鄧析子曰爲之符璽以信之蔡愷

飛王車黃屋左露。事爲名教用，道以神理超。言上三事乃爲名教之所用而其至道實神理而超然也文子曰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三國名臣頌序曰名教束物也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

服曹植武帝誅曰聰亮神理方言曰超遠也。昔聞汾水游，今見塵外鑣。莊子曰堯見四子蘇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塵外已見

春渚稅鑾登山椒。魏文帝書曰從者鳴笳以啓路稅鑾猶稅駕也山椒已見上文張組眺倒景，列筵矚歸潮。吳郡賦曰張組矚歸流蘇遊天

之遊仙詩曰遠遊絕塵霧輕舉觀滄溟蓬萊降倒景噴齋單會城並以山臨水而影倒謂之倒景。遠巖映蘭薄，白日麗江臯。蘭薄即蘭林也楚辭曰朝騁騫兮蘭薄戶樹理木籬些然此意微與王逸注異

不可以王羲非之楚辭曰朝騁騫兮蘭薄。原隰萋綠柳，墟囿散紅桃。大戴禮夏小正曰正月柳穉柳者發乎也桃則華萋與稍音義同唐雅曰墟居也

皇心美陽澤，萬象感光昭。莊子舜謂堯曰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司馬彪曰言陽光麗天則無不鑿孝經鈞命決曰地以舒形萬物咸載

顧念也毛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繁之維之以永今朝。工拙各所宜，終以反林巢。呂氏春秋曰至治之世賢不肖各反其實若

晚出西射堂五言永嘉郡射堂

謝靈運

步出西城門，遙望城西岑。劉公幹贈徐幹詩曰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

連障疊巘嶠，青翠杳深沈。楚辭曰與曠黃而爲期王逸曰黃昏時也夏侯

世風祿
舍切
節往戚不淺，感來念已深。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七發曰羈則羈雌迷鳥皆焉毛萇詩傳曰懷思也。含情尙

勞愛，如何離賞心。言鳥含情尙知勞愛乎人而離於賞心也。撫鏡華緇鬢，攬帶緩促衿。孫綽子曰撫明鏡則好醜之貌可見陸機東宮詩曰柔顏收紅藻玄

發吐素華古詩
日表帶日已綏
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言安排之事空有斯言幽獨不聞唯賴鳴琴而已莊子曰仲尼謂顏回曰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郭象曰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

與天惟一也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琴賦曰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

登池上樓五言永嘉郡池上樓

謝靈運

潛虯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淵沈。虯以深潛而保真鴻以高飛而遠害今已墜俗網故有愧虯鴻也說文曰虯龍有角者進

南子曰蛟龍水居又曰鳥飛於雲雲梁傳孔子曰騰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王逸楚辭法曰泊止也薄與泊同古字通馬融論語注曰作慚也

時也尸子曰為令尹而不喜退耕而不憂此孫叔敖之德也

徇祿反窮海，臥痾對空林。趙岐孟子注曰徇從也窮海謂永嘉郡也說文曰痾病也傾耳聆波瀾，舉目

眺岷嶽。禮記曰傾耳而聽之廣雅曰聆聽也幸陵書曰舉目言笑洞窟賦曰延嶽躊躇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幽歌，萋萋感楚吟。楚辭曰秋之蕭風王逸曰霜陰也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

易永久，離羣難處心。禮記子夏曰晉離羣索居亦已久矣詩曰我行永久毅梁傳曰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毅也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莊子謂兩書影

曰羣子坐今子起何其無持操與周易曰遯世無悶

前以處境為比後以感時起興草法整鍊

用對詩力大思深而厚無靡之態時有無句而無安

遊南亭 五言永嘉郡南亭

謝靈運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淮南子曰季夏之月大雨時行高誘曰是月有時雨也說文曰麥雨止也曹子建詩曰朝雲不歸山森雨成川澤然雨則雲出晴則雲歸也密林含餘

清，遠峯隱半規。呂氏春秋曰冬不用蓋清有餘也嚴載歲夕詩曰白日隨天迴歌賦員如規久滯昏墊苦，旅館眺郊歧。毛萇詩傳曰瘵病也尚書禹曰洪水滔天下民昏墊

孔安國曰言天下民昏墊溺皆困水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旅客會也澤蘭漸被逕，芙蓉始發池。楚辭曰皋蘭被逕兮斯路漸廣雅曰漸稍也楚辭曰芙蓉始發維菱荷王逸曰芙蓉蓮華也未

厭青春好，已覩朱明移。楚辭曰青春受謝白日昭爾雅曰夏為朱明感感物歎，星星白髮垂。楚辭曰愁憊鬱之無快居戚戚而不解古張歆行曰

感物愾所思左思白髮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髮垂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師藥既止故有衰病若顏籀曰餌食也逝將候秋水，息景偃舊崖。

毛詩曰逝將去汝莊子周爾罔影日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火與日吾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也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司馬彪曰屯聚也火日明而影見故曰吾聚也陰闇則影不見故曰吾代也夜代謂使息也我志誰與亮，賞心惟良知。毛萇詩傳曰亮值也尚書曰時惟良顯哉

遊赤石進帆海 五言靈運遊名山志曰永嘉安固二縣中踏東南便是赤石又枕海

謝靈運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爾雅曰首始也歸田賦曰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楚辭曰芳以歇而不比杜預左氏傳注曰歇盡也水宿淹晨暮，陰霞屢

興沒。河圖曰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為霞陰而赫然周覽倦瀛壖，況乃陵窮髮。登徒子好色賦曰周覽九土史記騫衍曰區中者乃有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之漢書曰盡河壖

華地章昭曰謂緣河邊地鄭玄禮記注曰陸蠟也顧啓期妻地
記曰浪山海中南極之巔巖竊髮之人舉帆揚越以爲標的
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洛神賦曰川后靜波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山海經曰朝

陽之谷神曰天吳是水伯也其
歌也八首八足八尾背黃青
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臨海志曰石華附石肉可啖又曰海月大如鏡白色揚帆挂席其義一也海賦維長綯挂帆席溟漲無

端倪虛舟有超越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鯨海運則圖於南溟李弘鏡曰廣大窳冥故以溟爲名謝承後漢書曰陳茂嘗度溟海莊子孔子曰反復終始不知端倪實義曰倪首屠莊子曰有虛舟來觸舟孔安國尙書傳曰越遠也

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言仲連輕齊組而之海上明海上可悅既悅海上恐有輕朝延之議故云子牟眷魏闕史記而言魯仲連欲辭之魯連逃隱於海上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魯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乃在王室也矜名道不足適己物可忽

而居魏闕之下奈何高誘曰子牟魏公子一說魏象魏也言身在江海之上心乃在王室也
矜名道不足適己物可忽莊子曰孔子圖於陳太公任在甲所以流薄矜名故也史記曰莊子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己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天伐之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子其意

者辭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污昭昭者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孔子曰善乃過大
澤之中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

謝靈運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五言精舍今讀齊齊是也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湖三頂悉高山枕水清山溪澗凡有五處南第一谷今在所謂石壁精舍

昏且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楚辭曰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王逸曰娛樂也憺安也山谷日

尙早入舟陽已微左氏傳趙宣子將朝尙早正歷曰日太鳴也楚辭曰鳴皋吳其朱光鄭玄毛詩箋曰微不明也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霏雲貌芰

荷迭映蔚蒲裊相因依杜預左氏傳注曰稗草之似藜者薄切阮籍詠懷詩曰寒鳥相因依披拂趨南逕愉悅偃東扉莊子曰雲者風起北方一

西一束執居無事而被拂是爾雅曰
悅愉樂也賈逵國語注曰休息也
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淮南子曰澹然無慮許慎曰澹足也孫卿子曰內省則外物聽矣廣雅曰愜可也寄言

似一在其輕風至大
宜起此瀾處矣元謝靈
宛已如此亦此其多而

似一在其輕風至大
宜起此瀾處矣元謝靈
宛已如此亦此其多而

廣樂高峭
有餘而中
多正是從
處正是不
其爲清
迎

漢樂題便
相遊筆致
佳有一種

攝生客，試用此道推。楚辭曰：願寄言於三鳥。老子曰：善攝生者，不然而劉涓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爲命，設文曰：推排也。爲推排以求也。

登石門最高頂。五言靈運遊名山志曰：石門洞六處，石門迴水入兩山口，兩邊石壁，右邊石巖下，臨澗水。

謝靈運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樓。江賦曰：絕岸萬丈，壁立靈駁。郭璞遊仙詩曰：山林隱遯樓。疏峯抗高館，對嶺臨迴溪。廣雅曰：疏治

疏龍首以抗駁，廣雅曰：抗舉也。長林羅戶穴，積石擁基階。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

惑故蹊。景福殿賦曰：欲反志，衡魏武。帝著寒行曰：迷惑失故路。活活夕流駛，噉噉夜猿啼。毛詩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楚辭曰：噉噉也。沈冥豈

別理，守道自不攜。漢書曰：蜀嚴湛，冥久幽而不改其操。孟康注曰：蜀郡嚴君平，沈深玄默無。心契九秋幹，日翫

三春莢。古樂府有歷九秋，姜溥相行，班固終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九秋已見，南都賦曰：守道固窮，則輕王公，賈逵國語注曰：攝離也。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新序榮啓期曰：貧者士之當死者，人之終居常待終，何憂哉？莊子曰：老聃死，秦失弔之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矣，樂不能入也，安排已見上文。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陸機詩曰：感念同懷子，郭璞遊仙詩曰：安事登雲梯，張湛列子注曰：雲梯可以

虛陸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五言靈運山居賦曰：若乃南北兩居，水通陸阻，又曰：永歸其路，迺界北山，然

往北山經
巫湖中過

謝靈運

孫評文選 卷二

二三一

朝日發陽崖，景落憩陰峯。尚書大傳曰相與觀于南山之陽舍舟眺迴渚，停策倚茂松。側逕既窈窕，

環洲亦玲瓏。曹植贈石荆州詩曰鑿石行難窈窕山道深甘泉賦曰和氏玲瓏晉灼曰明貌倪視喬木杪，仰聆大壑瀟。毛詩曰雨有喬木楚辭曰聽大壑之波聲薛綜西京賦注曰發坑谷也毛詩曰曼聲在衆毛詩曰濼水會也蓋與衆同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蹤。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周易曰天地雷兩作而百果草木皆中拆爾雅曰感動也周易曰地中有木升丰容悅茂貌郭璞曰丰容也音峰

初篁苞綠籜，新蒲含紫茸。顧篇曰茸草貌然此茸謂蒲華也江賦曰地中有木升丰容悅茂貌郭璞曰丰容也音峰撫化心無厭，覽物

眷彌重。郭象莊子注曰聖人遊於變化之塗萬物為化亦與之為化覽物已見上文眷猶戀也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言獨在山中無人共遊人謂古人也孤遊非

情歎，賞廢理誰通。言已孤遊非情所歎而賞心者廢茲理誰為通乎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五言 嶺遊名山志曰神子溪南山與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 謝靈運

嶺出溪一

次固是層
此山阿處人
帶起處人如
文帶起處人

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元康地記云猿與獼猴不共山宿麇且相呼說文曰曙旦明也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廣雅曰方始也過

逶迤傍隈隩，苒遞陟陁峴。說文曰隈山曲也爾雅曰隈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為蒲隩於到切又於六切爾雅曰山絕曰陁郭璞曰連山中斷曰陁陁胡庭切爾雅曰峴山嶺小高也峴與現同賢典切過

澗既厲急，登棧亦陵緬。毛詩曰深則厲毛萇曰以衣涉水為厲通俗文曰板閣曰棧漢書曰張真說漢王燒絕棧道廣雅曰陵乘也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遠也川渚屢逕復，乘

流翫迴轉。楚辭曰川谷逕復流瀼瀼瀼瀼鳥賦曰乘流則逝蘋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淺。毛萇詩傳曰蘋大萍也又曰冒覆也企石挹飛泉，攀

林籬葉卷，賦文曰企舉也毛萇詩傳曰提想見山阿人，楚辭曰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帶女蘿握蘭勤
徒結折麻心莫展，靈運南樓中望所知通客詩曰瑤華未堪折國者已屢隨路阻莫隨問云何愁難折然靈運國者咸以相贈問也楚辭曰被石蘭兮帶杜衡芳馨兮遺所思王逸曰石蘭香草也葉據逸民賦曰沐甘露兮餘滋握香
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淮南子曰吾獨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也郭象莊子注曰將大也

應詔觀北湖田收五言丹陽郡園經曰樂遊苑晉時藥園元嘉中築陸龜水名爲北湖集曰元嘉十年也太祖收粟平十二年爲元嘉 顏延年

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左氏傳右尹子革對楚王曰昔商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尚書曰子乘四載隨山菜木孔安國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標棹力追切
蓄軫豈明懋，善遊皆聖仙。蓄軫不行豈是欽明懋德之后善遊天下皆是睿聖神仙之君孔安國尚書傳曰蓄軫也范曄後漢書劉安奏曰安皇帝聖德明懋聖謂夏禹仙謂周穆帝 暉膺順
動，清蹕巡廣塵。周易曰聖人以順動而民服漢儀注曰皇帝登動出則傳蹕止人清道漢書曰揚雄有田一處膏灼曰磨一百畝也 樓觀眺豐穎，金駕映松山。孔安國尚書傳曰樓觀也金駕金輅也
飛奔互流綴，緹轂代迴環。飛奔車也陸景與語曰飛車旋馬橫騰超越絕書曰車奔馬馳緹轂也
神行埒浮景，爭光溢中天。列子黃帝遊華胥國其神行而已孟康漢書注曰埒等也張孟陽七哀詩曰浮景溢中天
物，殘悴盈化先。言開冬而凋落之物雖已殘悴而尚盈於殘悴之先言可觀也開冬猶開春開秋也楚辭曰開春發歲芻蕘
陽陸團精氣，陰谷曳寒煙。吳越春秋越王曰俄備乃天地之鎮柱也五帝 攢素旣森藹，積翠亦蔥芊。

息饗報嘉歲，通急戒無年。禮記曰噍者素也歲十二月合祭萬物而素饗之黃衣黃冠息田夫也又曰國無六
年之蓄曰急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

溫渥浹輿隸，和惠屬後筵。說文曰溫仁也毛詩傳曰渥厚
也字書曰浹洽也左氏傳曰人有

觀風久有作，陳詩愧未妍。禮記曰歲二月東巡狩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疲弱謝凌遽，取累非經率。官已才疲弱而謝急遽其所取累非由經率西京賦曰宵奔凌遽戰國策段干越謂新城君曰王良子弟駕千里之
馬過京父之弟子曰駕千里之馬而不能取千里何京父弟子曰經率長故經率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雖千里之行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

五言劉楨京口記曰蒜山無峯嶺北臨江集曰元
嘉二十六年也蒜山在潤洲西二里京口在潤州

顏延年

元天高北列，日觀臨東溟。

莊子曰闕奕之隸與殿翼之孫馮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
者其高四見列星司馬彪曰元天山名也漢書儀曰泰山東南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

欲出長三丈所言日觀者望見長安其高如觀浮雲孫綽
答許詢詩曰倒景淪東溟元天山最高在東北日出即見

入河起陽峽，踐華因削成。史記曰秦使蒙恬築長城制陰塞
起臨洮至遼東於是於河據陽山

王逸楚辭注曰灑山側峽與灑通秦論曰
踐華為城山海經曰秦華之山削成四方

巖險去漢宇，衿衛徒吳京。言巖險之固去彼漢宇衿帶周衛徒此吳京宋
都吳地故曰吳京也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衿帶

易守吳都賦曰山
川不足以周衛

流池自化造，山關固神營。鄭玄周禮注曰能生非類曰
化營靈光殿賦曰神之營之

園縣極方望，邑社摠地靈，園縣園之縣也邑社陸邑之社也漢書元帝詔曰徒人以奉園陸今所為陸者勿置縣邑然陸傍置園起縣邑也公羊傳曰天子有
園，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曰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及五岳四瀆也廣雅曰摠皆也大戴禮天地祝曰皇皇上天照
臨下土集地之
靈降甘風雨

宅道炳星緯，誕曜應神明。孔安國尚書傳曰宅居也道經界也郭璞南州賦曰宅是星紀在
有銜靈吳

睿思纏故里，巡駕弔舊垆。爾雅曰垆
外謂之垆

陟峯騰輦路，尋雲抗瑤臺。光尚書曰洪範五行傳曰辰星者
北方水精也宋為水德故云應也

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西都賦曰登路經營取傳曰抗極也幸諡請俊吳表曰高山尋雲電杜預左氏傳注曰葛屋棟也春江壯風濤，蘭野茂穉英，宣遊弘下濟，窮遠

凝聖情。楚辭曰宣遊兮列宿順極兮彷彿周易曰天道下濟，嶽瀆有和會，祥習在下征，國語曰齊桓公獄饋諸侯莫不來服尚書曰新登而巳嚴耕以謝職不獲預親盛禮所以悲

邑于東國洛四方人和會左氏傳鄧太宰周南悲昔老，留滯感遺氓，昔老謂司馬談也遺氓自謂也言帝方卜征以登封而已嚴耕以謝職不獲預親盛禮所以悲

石魏曰先王卜征五年歲卜其祥祥則行周南悲昔老，留滯感遺氓，昔老謂司馬談也遺氓自謂也言帝方卜征以登封而已嚴耕以謝職不獲預親盛禮所以悲

同昔人漢書曰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曰空食疲廊肆，反稅事巖耕。空食猶素餐也王造楚辭注曰

不空食祿而贖官也廊肆廊朝廷所在也文穎漢書注曰巖廊下小屋杜預左氏傳注曰肆列肆也說文曰稅租也楊子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諱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平京師

車駕幸京口二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

五言水經注曰晉陸郡之曲阿縣下陳散引水為湖水周四十里蓋曰曲阿後湖集曰元嘉二十六年也

顏延年

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

尚書虞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載謂載之於策也孟子夏諺曰晉王不遊吾何以依

春方動辰駕，望幸傾五州。

禮記曰東方曰春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故謂太子為辰也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太山梁父設壇望幸尚書有十二州宋得其七故謂北境云五州

之神有侖見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與登山之神且走馬前導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楚辭曰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王逸曰海若海神名

羽獵賦曰天子乘碧瑤之影軫建曜天之華旗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上疏曰賜奉朝請咫尺天顏

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五丈六尺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丈

彫雲麗琬蓋，祥飈被綵旂。天孫山賦曰彫雲麗蓋以翼檣榭于新論曰乘車玉爪蓋隨繒曰君政煩平則祥風至旂

旌旗之
旒也
江南進荆豔，河激獻趙謳。
吳都賦曰荆豔楚舞列女傳曰趙津女媧者趙河津吏之女也初簡子南擊楚將渡河用柁者少一人媧擁袂排楫而諸簡子鐘之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其

辭曰升彼河兮而觀清波兮杳冥冥兮醉不醒詠將加兮妾心驚既既釋
兮滔乃清妾持荷兮搗其纈交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權兮行勿疑簡子大悅以為夫人
金練照海浦，笳鼓震溟洲。
魏晉書曰魏明帝時有笳鼓吹之聲其聲如雷

金甲組練也蔡邕女琰詩曰卓犖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左氏傳海
曰披練三千西京賦曰碧聲海浦列子曰北極之北有溟海傳貌盼靚青崖，衍漾觀綠疇。
魏晉書曰魏明帝時有笳鼓吹之聲其聲如雷

呼為
人靈齋都野，鱗翰聳淵丘。
魏晉書曰魏明帝時有笳鼓吹之聲其聲如雷

尚書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孔安國曰道至普洽其德惠施乃溥潤生民毛詩曰以洽百禮鄭玄曰
洽合也毛詩曰懷柔百神及河裔蘇毛詩曰懷來也柔安也尚高也鄭玄曰王行狩來安羣神也

行藥至城東橋 五言

鮑明遠

只言行役
無勞苦非
之概然有
耳返故鄉

雞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
史記曰關法嚴車臨迴陌，延瞰歷城闔。
楚辭曰嚴車駕兮嚴遊神女賦曰嚴奈唯而延視廣雅曰嚴視

也毛詩傳
曰關曲城也
蔓草緣高隅，修楊夾廣津。
隅城也迅風首且發，平路塞飛塵。
楚辭曰疾迅風於清涼

擾擾遊宮子，營營市井人。
枚乘七發曰擾擾者三軍之騰裝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遊官事人列子林類曰吾又安

懷金近從利，撫劍遠辭親。
范曄後漢書耿弇曰懷金玉者至不生歸抱朴子曰夫程鄭王孫羅哀之徒乘肥衣輕

胡曰子辭
親往仕
爭先萬里塗，各事百年身。
王羲之答許詢詩曰爭先非晉開芳及稚節，含采吝驚春。
草以

喻人也草之開芳宜及少節既以含彩理惜驚春夫草之驚春花葉必盛盛必有衰固所當惜也陸
機桑賦曰膏稚節以夙茂蒙勁風而後凋曹毗冶城賦曰含彩以寶珍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

尊賢永昭灼，孤賤長

隱淪說苑曰子臧至單父請香老尊實與之共治范曄後漢書黃香上疏曰江淮孤賤愚陋小生隱淪謂幽隱沈淪也容華坐消歇，端爲誰苦辛？陸機長歌行曰容華宿夜零無故自消歇古詩曰懸

游東田五言眺有莊在鍾山東游遠作

謝玄暉

短季以淡
遂取致

感感苦無悵，攜手共行樂。感感已見上文漢書廣陵王胥歌曰出入無條爲樂亟章昭曰條樂也魏文帝折楊柳行曰端居苦無條焉遊博望山標裁宗切楊惲報孫會宗書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尋雲已見上文楚辭曰層臺累榭臨高山王逸曰層累重也尙書曰隨山刊木楚辭曰菌閣兮蕙樓遠樹暖任任，生煙紛漠

漠。廣雅曰羊羊盛也任與羊同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言野外昭曠取樂非一若不對茲春酒還則望彼青

山魏武帝短歌行曰對酒當歌嘆懣懣行曰遊客芳春林毛詩曰爲此春酒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峯五言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爲冠軍將軍荆州刺史劉瓛梁典曰江淹年二十以五經授宋建平王景素待以客禮還法師廬山記曰山東

南有香爐山孤梁秀起遊氣籠其上卽樊瀛若煙氣

江文通

廣成愛神鼎，淮南好丹經。神仙傳曰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崑崙之山石室中抱朴子曰服九轉丹內辟鼎中夏至之後舉之神仙傳曰淮南王劉安者漢高皇之孫也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乃往遂授

以丹 崑山具鸞鶴，往來盡仙靈。張僧鑿豫州記曰洪井西有樹崗舊說云洪崖先生乘鸞所憩爲也鸞西有鶴嶺云王子喬控鶴所經處也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山正東曰天墉城其北戶出承瀾

天然秀句
殊不易得

山西王母之所治真
神仙之府也

瑤草正翕絕，玉樹信葱青。瑤草玉芝也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玉芝琴賦曰瑤蕊素葩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葱

絳氣下縈薄，白

雲上杳冥。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楚辭曰杳杳冥冥而薄天

中坐瞰蜿蜒，俛伏視流星。西京賦曰瞰蜿蜒之長等管鑿先殿賦曰中坐垂景頽視流星不尋遐

怪極，則知耳目驚。言未盡尋遐怪則知其耳目必驚也鄭玄禮記注曰極驚也

日落長沙渚，曾陰萬里生。曾重也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藉

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多意多佳意也含情情未申也隱顯交虛所以未申嘯賦曰藉隼幽之籍隼楚辭曰臨風似吟浩歌王仲宣公議詩曰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臨風已見月賦方學松

柏隱，羞逐市井名。方猶將也言將隱而樂榮利也楚辭曰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臨松栢市井已見上文幸承光誦末，伏思託後旆。光誦猶華籍也後旆猶後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五言徐爰釋問略曰建康北十里有鍾山裴子野宋略曰孝武封皇于于尚為西陽王

沈休文

靈山紀地德，地險資嶽靈。說苑齊景公曰天不雨寡人欲禱靈山可乎鄭玄周禮注曰鍾名山安地德者也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王隱晉書奇詭曰淮陽之地北阻塗山南枕靈嶽終南

表秦觀，少室邇王城。毛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枚史記曰始皇表南山嶺以為國南山則終南也爾雅曰觀謂之閼戴延之西征賦曰當中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高總名也漢武帝作登仙臺在少室峯東京

翠鳳翔淮海，衿帶繞神垆。鳳翔淮海喻宋之興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李斯上書曰今陛下建翠鳳之旗然但引翠鳳之文不取旗義也衿帶神垆並見上文北阜

何其峻，林薄杳葱青。其一北阜鍾山也西部賦曰賦北阜陸機擬古詩曰西山何其峻又趙洛詩曰林薄杳肝賦發地多奇嶺，干雲非一狀。子虛賦曰其山

合沓共隱天，參差互相望。謝靈運登廬山詩曰鬱巖有合沓揚雄蜀都賦曰蒼山隱天子虛賦曰鬱律

則交錯糾紛
上于青瑩

對偶既工
聲律又協
已律又協
佳境矣
於
辭文嚴於

構丹巘，峻嶒起青嶂。

西京賦曰：巘嶒聳律，巘巘已見上文。魯靈光殿賦曰：巘巘而龍巘。

勢隨九疑高，氣與三山壯。

其二：楚辭曰：道幽谷於九疑，山海經曰：南

山峴巘其氣，魂魂漢書曰：蓋藥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僊人在焉，九疑山在長沙零陵，三山在海中。

卽事旣多美，臨眺殊復奇。

卽事卽此山中之事也。列子曰：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晝則呻呼卽事。

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

儲胥觀昆西京明池。皆在此，皆假言之。

山中咸可悅，賞逐四時移。春光發壘首，秋風

生桂枝。

其三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

大灌頂經曰：息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山足已見上文。

入解鳴澗流，四禪隱巖曲。

維摩經曰：入禪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大品經曰：初禪二禪三禪四禪，海經曰：和山五曲，郭璞曰：曲迴也。

窈冥終不見，蕭條無可欲。

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王弼曰：窈冥之不可得見，以定其真，故曰窈兮冥兮。其

中有精，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所願從之遊，寸心於此足。

其四：家語孔子曰：無聲之樂，所願志從。莊子曰：魯有兀者，王聽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列子文舉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

方寸之地虛矣。

君王挺逸趣，羽旄臨崇基。

說文曰：挺，拔也。旄，旗也。垂者旄，旗以羽爲飾，故云羽旄。陸機曰：羽旄臨崇基，山也。春秋：避斗樞曰：山者地基也。

隨玉趾，青霞雜桂旗。

玉趾已見上文。賈此臨園賦曰：青霞與於前阿。楚辭曰：辛夷，東兮，給桂旗。

淹留訪五藥，顧步佇三芝。

鄭玄曰：五藥，草木蟲石，穀也。日出東南隅，行曰頤，步咸可攬。蒼頡篇曰：願，旋也。王逸楚辭注曰：步，徐行也。抱朴子曰：參成芝，木蕪芝，建質芝，此三芝得而服之，白日升天。

於焉仰鑣駕，歲暮以爲期。

其五：歲暮也。韓詩曰：蟋蟀在堂，歲事其暮。君若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

宿東園 五言

沈休文

陳王鬪雞道，安仁采樵路。

陳思王名都，篇曰：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楸園。潘岳詩曰：東郊豈異昔，聊可

骨已安如
別范不安
多奪不也
得易成如

前用後
用實別
一精引
論而先
也證識

閑余步。

七啓曰雅容閑步

野徑既盤紆，荒阡亦交互。

于虛賦曰其山則盤紆崩鬱

槿籬踈復密，荆扉新且故。

靈謝

述詩曰插撞當列鼎郊支隱記注曰華門荆竹織門也股仲堪誅曰荆門盡掩

樹頂鳴風颭，草根積霜露。

驚蟻去不息，征鳥時相顧。

毛詩曰野有死

夕陰帶曾阜。

任預靈詩曰樂露露

靈蟻悲鴻竟夜敷

長煙引輕素。

飛光忽我適，寧止歲云暮。

古董桃行曰年命冉冉

若蒙西山藥，頽齡儻能度。

魏文帝詩曰西山一何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輝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胸臆生羽翼陸機應詔曰悲來日之苦短恨積年之方後

遊沈道士館

五言

沈休文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

過秦論曰始皇振長策而御宇內漢書曰武帝征討四夷銳志武功

懽娛人事盡，情性猶未充。

何休公

曰充滿也

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

潘岳書曰長上注西征賦曰切託慕於闕庭

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

廟記曰祈年宮在城外秦穆公所造望仙宮在華陰漢武帝所造

寧爲心好道，直由意無窮。

漢武內傳曰帝好長生之道

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

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周易曰豐多也

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躬。

淹留見上文

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

衿濯寒水，解帶臨清風。

曹子建閑居賦曰烈寒風而開襟

所累非外物，爲念在玄空。

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廣

雅曰玄道也然道體無形故曰空

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

袁彥伯竹林名士傳曰王烈服食養性術甚康敬信之隨入山烈嘗得石髓

人境經故
望爾來同
此是關合

燈 都令人逕絕，唯使雲路通。
吳郡賦曰：逕路絕風雲，通張視華山。堂開鏡曰：必雲骨之路可升而起。
一舉陵倒景，無事適華嵩。
書漢

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
歲暮已見上文

古意訓到長史漑登琅邪城詩
五言何之元梁典曰：劉劭字茂灌為司徒長史沈約宋書曰：琅邪郡琅琊國入隨晉元帝過江大興三年立懷德縣隸丹陽無土地成帝咸

徐敬業
何之元梁典曰：徐勉等三息排字敬業。晉安內史有學業最知名卒於祿府。

甘泉警烽候，上谷拒樓蘭。
漢書揚雄上疏曰：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侯騎至雍烽火通甘泉。又曰：上谷郡秦置。又曰：鄴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村泥城并音烏。 此江稱豁險，

茲山復鬱盤。
蜀都賦曰：豁險吞若臣防于。虛賦曰：其山則盤紆鬱鬱。 表裏窮形勝，襟帶盡嚴巒。
左氏傳晉犯曰：秦襄山河必無害也。漢書田青賀上曰：秦形勝之國也。襟帶已

見上文說文曰：修篁壯下屬，危樓峻上干。
子虛賦曰：下屬江河。上干曰：見上注。 登陴起遐望，迴首見長安。
左氏傳曰：鄭

臨杜預曰：碑城上碑，謁也。王仲宣七哀詩曰：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

金溝朝灞澹，甬道入鴛鴦。
戴延之西征記曰：御溝引金谷水從關門入灞澹也。甬道，甬道也。雍州圖經曰：金谷水出藍田縣西終南山。

鮮車驚華轂，汗馬躍銀鞍。
范曄後漢書曰：蜀地饒富，范曄後漢書曰：蜀地饒富，范曄後漢書曰：蜀地饒富。

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衝冠。
漢書音義曰：負恃也。韓子曰：耿介之士。

記曰商相如
怒髮上衝冠
懷紀燕山石
思開函谷丸
范曄後漢書曰竇憲為車騎將軍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破之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威德又曰隗囂據天水王元凱登曰東收三輪之地案秦秦秦秦秦秦

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
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
豈如霸上戲羞取路傍觀
漢書曰匈奴入邊遣宗正劉禮軍霸上帝勞軍直馳入帝曰鄉者霸上軍如兒戲古樂府日出東南隅行曰兄弟兩三人

馬頭觀者諾路傍
寄言封侯者數奇良可歎
漢書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將校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又曰大將軍衛青陰受上旨以為李廣數奇

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數所具切奇居宜切

詠懷

詠懷詩

晉書顏延年曰詠者阮籍在晉文帝常處廢廟故發此詠耳

阮嗣宗

咸榮籍晉書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容貌瑰傑志氣宏放善濟辟為掾後謝病去為尚書郎遷步兵校尉卒

顏延年沈約等注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衿
廣雅曰鑑照也孤鴻號外野朔鳥鳴

北林
廣雅曰號鳴也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嗣宗身任亂朝常懼謗過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嘆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二妃遊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
猗靡情歡愛千載不想忘

列仙傳曰五妃二女出遊江濱交甫遇之餘與韓詩內傳同已見南都賦
王逸楚辭注曰在衣曰懷毛萸詩傳曰婉孌少好貌于虛賦曰扶與猗靡

登徒子好色賦曰臣東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
感激生憂思緩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
漢書李延年歌曰一顧傾人城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

嗣宗為詩
事為一矣
之途在感
窮途之矣
計為一矣
幸垂觀者
此為十七
章為首以
為憂思之
孤臣之痛
如此

有感激毛詩曰得發草言樹之復又曰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又曰其雨其雨杲杲出日
鄭玄曰人言其雨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也伯且君子字
曰婉婉則千載不忘金石之交一旦輕絕未見好德如好色善曰漢書曰楚
王使武涉說韓信曰足下雖自以爲與漢王爲金石交然今爲漢王所禽矣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李，顏延年曰左傳季孫氏有嘉樹善曰班固**秋風吹飛蓬，零落從此始。**

沈約曰風吹飛蓬之時蓋桃李零落之日華實既盡柯葉又落無**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言無常也文子曰有榮華
復一奪可悅善曰說文曰荳蔻之葉也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者必有憔悴班固答賓戲
曰朝爲榮華夕爲憔悴山海經曰卑**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西山夷齊所居言**一身不自保，何況**

戀妻子？沈約曰榮悴去就此人本無**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沈約曰歲暮風霜之時徒然而已耳善曰繁霜
已凝歲亦暮止野草殘悴身亦當然楚辭曰激

凝霜之紛紛字書曰凝冰盛也毛
詩曰歲聿云暮蒼蒼頽頽曰已學也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史記華陽夫人婦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本說苑曰安陵君繼得寵於楚楚王在乙謂
魏江者有火若繁蠟兕從南方來正譚王驂善射者射之兕死於車下王謂魏曰萬歲後子將誰與繼繼泣下油衣曰大王萬歲後臣將
恭王乃封魏車下三百戶故江乙善譚安陵善知時龍陽君釣十餘魚而奔因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爲涕出對曰臣
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又欲弄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兕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
美人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畢竊羨而彭王臣亦竊羨之所得魚也亦將奔矣安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敢言美王者族**天天桃李**

花灼灼有輝光，毛詩曰桃之夭
灼灼其華**悅懌若九春，**春秋元命苞曰陽氣敷成於三故時別三月陽
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晦九十日宋襄曰四時皆

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神女賦曰陳嘉辭而
云對吐芬芳其若蘭**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廣雅曰
裳宿夜也

願爲雙飛鳥，比翼共翱翔，建安中無名詩曰中有
雙飛鳥自名爲鴛鴦**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以財助
人者財

此首全以
反首取意

露則交絕以色助入者色盡則愛弛是以嬖女不弊席嬖男不弊與安陵君所以悲魚也亦豈能丹青者爵永代不忘者哉蓋以俗莠教薄方直道喪攜手笑言代之所重者乃足傳之永代非止恥會一時故託二子以見其音不在分桃斷袖愛嬖之懼丹青不渝故以方馨善曰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證丹青之信廣開東手之路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漢書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經千里循東道張晏曰馬從西而來東也沈約云由西北來東道也 春秋非有託，

富貴焉常保？沈約曰春秋相代者環之無端天道常也譬如天馬本出西北忽由東道況富之與貧貴之與賤易至乎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託止也 清露被皋蘭，凝霜霑野草，

遊埃也楚辭曰皋蘭被徑兮斯露漙漙霜已見上文古詩曰白露沾野草 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王子晉已見上文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臨劬風俗通曰葬於郭北北首求諸幽之道 松柏翳岡岑，飛鳥鳴相過。仲長子昌言曰古

以賦 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蒼頡篇曰懷抱也史記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廣雅曰毒痛也 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

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沈約曰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為河耳蘇子以兩周之狹小不足逞其志力故去佩六國相印也云二字豈不知進趨之近禍敗哉當以交利貨除禍故冒而行之所謂求仁得仁也松柏岡岑丘墓所在也古有皆死之義莫有免者焉達者安小大之運各途分內之樂委天命以至於俱為一丘之土夫何異哉故因此望山阿而發此句明祖謝之理雖同天逝之途則異也感慨之來誠遜者所不免至於顛沛逆天怨毒求生蘇子李斯張本也善

仁得仁也松柏岡岑丘墓所在也古有皆死之義莫有免者焉達者安小大之運各途分內之樂委天命以至於俱為一丘之土夫何異哉故因此望山阿而發此句明祖謝之理雖同天逝之途則異也感慨之來誠遜者所不免至於顛沛逆天怨毒求生蘇子李斯張本也善

李斯已見西征賦蘇秦已見左太冲詠史詩漢書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窮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開秋秋初開也楚辭曰開春發歲兮四子講德論曰蟋蟀侯秋吟毛詩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

悲。古詩曰感物懷所思韓詩曰耿耿不寐悲如有毀憂毛詩曰憂心悄悄憂子羣小 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沈約曰重言之猶云覆載覆載善 微風吹

悲。古詩曰感物懷所思韓詩曰耿耿不寐悲如有毀憂毛詩曰憂心悄悄憂子羣小 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沈約曰重言之猶云覆載覆載善 微風吹

司馬氏專
恣思怨思
不可忘而怨
不可忘也
著意在此

山東瓜西
然有感
之居爲
懸居爲
日清流
鵬也

羅袂，明月耀清暉，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樂錄曰雞鳴高樹顧古辭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毛詩曰薄言旋歸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池暉後漢書曰光武曰孝孫素謹輕薄兒戲之季孫劉嘉字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

顏延年曰趙漢成帝趙后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並以善歌妙舞幸於二帝也善曰史記曰秦作咸陽徒都也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

三河。黃金百溢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少年之日志好絃歌及乎歲晚旋歸路失財盡同乎太行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

國策曰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信頭鷹不浴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太行乃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將奚爲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雖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曰雖多此非之楚之路也曰吾善御此致者適善而離楚適遠耳今王適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高誘曰面向也駕馬也之至也用資也賈逵國語注曰一溢二十四兩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軫距阡陌，子母相拘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

移當爲吟宋太玄經注曰吟升也說文曰吟井田間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乎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那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食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時俗謂之東陵瓜從那平始也漢書曰霸城門民間所謂青門也毛詩曰我有嘉賓

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沈約曰當東陵侯侯服之時多財僭貴及種瓜當門

色相匹夫唯同身已乃亦染致壽資夫得同易失染難久恃資以明自煎人以財與累布衣可以終身豈寵祿之足賴哉善曰莊子曰山木照非自斃也膏火自煎也漢書疏廣曰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左氏傳曰石磻曰四者之來饑饉過也又宋華元曰不能治官敢賴寵乎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河南郡曰魏東門城北頭曰上東門河南郡下有采薇士，上有嘉

樹林。沈約曰夷齊尚不食周粟況取之以不義者乎善曰史記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恥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

寒風振山岡，玄雲重起陰。沈約曰良辰何許言世路險薄非良辰也風霜交至凋頹非一玄雲重陰多所摧蔽是鳴

助首者眼
隱然有自
附於其齊
之意

火中交九
十嘉平六
年司馬師
慶元四年
景元四年
晉公馬昭
封年
月亦加九
封年

孫評文選 卷二

二四六

鴈飛南征，鷓鴣發哀音。沈約曰此鳥鳴則芳歇也芳歇矣所存者鼻耳善曰楚辭曰鴈悲鳴而南遊又曰鷓鴣鳴之先鳴使夫百草爲之不芳素質遊商聲，悽愴

傷我心。沈約曰致此影素之質由於商聲用本秋時也遊字應作由古人字類無定也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鄭玄曰秋氣和則音聲調

昔年十四五，志尙好書詩。杜預左氏傳注曰尙上之耳被褐懷珠玉，顏闕相與期。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

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黜無道可也國有道則衰冕而執玉也顏回曰見幽通賦史記曰闕損字子齋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

一時。方言曰蒙大者爲丘王逸楚辭注曰小曰丘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沈約曰自我非一雖或稅駕委義同爲今日之一丘夫豈異哉故云萬代同一時也若夫被褐懷玉託好詩書開軒四野昇高水望志事不同但深理一追悟濠門之輕舉方自笑耳善曰戰國策曰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淮南子曰死有遺業生有榮名薛綜西京賦注曰安房也史記曰始皇使燕人盧生求談

門草昭曰古仙人也說文云噴笑也噴與當同

徘徊蓬池上，還願望大梁。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開封縣東北有蓬池或曰即宋蓬澤也又陳留郡有浚儀縣故大梁也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

茫。毛詩曰率辭曰非茫茫之無涯毛萁曰茫茫廣大貌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左氏傳曰晉侯

曰吾其濟乎對曰勉之其九月十月之交乎鶉火中必是時也杜預曰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爾雅曰朔北方也杜

也善曰日陰氣也尙書曰惟二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爾雅曰朔北方也杜

驕則凝爲霜。羈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左氏傳曰陳敬仲曰羈旅之臣也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

終憔悴，詠言著斯章。沈約曰豈惜終憔悴蓋由不應憔悴而致憔悴君子失其道也小人計其功而通君子道其常而棄故致憔悴也致憔悴也因乎眺望多懷兼以羈旅無匹而發此詠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常道君子有常體君子道其計其功

計其功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南方為火而主夏火性炎上故謂夏月為炎暑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鄭玄毛詩箋曰炎熱氣也薛芳樹垂綠葉，清雲自

透迤。淮南子曰志區清雲透迤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徘徊空堂上，切怛莫我

知。毛詩曰勞心切切又曰勞心怛怛楚辭曰國無人兮莫我知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言四時代移日月遞運年壽將盡而人莫己知恐被說邪橫遭擯斥故云願卒歡好不具離別

灼灼西墮日，餘光照我衣。楚辭曰日香香而西頹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

亦念飢。韓子曰鳥有周周者首領而風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頹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飢不足者不可以不察其羽矣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仰軀虛比為叩叩距虛靈甘草即有雞叩叩軀虛實而走其名謂之靈郭璞曰靈音厥如何

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為夸譽名，憔悴使心悲。沈約曰天寒即飛鳥走獸尚知相依周周銜羽以免顛仆惟夸譽名致致憔悴而心悲也善曰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晏之功可復許乎蔡母還曰當仕路也磬折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古之人有不肯當貴者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為其實也可馬彪莊子注曰夸虛名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寧與

燕雀翔，不隨黃鸝飛。黃鸝遊四海，中路將安歸。沈約曰若斯人不念己之短翮不隨燕雀為侶而欲與歸乎為其計者宜與燕雀相隨不宜與黃鸝齊舉善屬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玄雲決鸞將安歸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

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晤對也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禮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輕薄閑遊子，俯仰乍浮沉。捷

徑從狹路，僂俛趣荒淫。輟誨之輩隨俗浮沈棄彼大道好從狹路不尊恬淡謹赴荒淫言可悲甚也漢司馬遷書曰從俗浮沈與時俯仰焉見王子喬，乘雲翺鄩

林，獨有延年術，可以慰我心。于喬離俗以輕舉全性以保真其人已遠故云焉見其法不滅故云可慰心楚辭云譬若王喬之乘雲兮載赤雲而陵太清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逐而渴死其杖化爲鄧林楚辭

曰延年不死兮壽何所止方言曰延長也毛詩曰仲山父永懷以慰其心毛萑曰慰安也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楚辭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樹皋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皋蘭已見上文楚辭曰青驪馳驅馳騁七林切

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孟康漢書注曰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高唐賦曰妾且爲朝雲

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爲黃雀哀，涕下誰能禁。戰國策諫楚王曰鄧必危矣王獨不見黃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樹趙奮翼自以爲與人無爭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以其頭爲的晝遊茂樹夕調酸醜耳黃雀其小者也蔡理侯因是已南遊高陵北陵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視幼妾右擁壁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受命于宣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理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自因是已左州侯從鄒陵與壽陵君飯封繇之采戲方府之金與之馳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夫穰侯方謀受命乎秦王填卮池之塞內我己卮池塞之外喪王聞顏色變四監戰慄於是乃執珪中授之封以爲陽陵君延叔堅戰國策論曰因是已因事已復有是也茹谿谿所沃者美好也孔叢子賈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禁禁止也

此爲諸章之結點哀章之可見時與之思相應

因秋與感體全用人感佩成爲對永明先聲

秋懷 五言

謝惠連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平生已見上文如何乘苦心，矧復值秋晏。古詩曰晨風懷苦心淮南子曰秋士哀也

皎天月明，弈弈河宿爛。古詩曰明月何皎皎薛君謐詩草句曰皎皎夜明星有爛蕭瑟含風蟬，寥唳度雲鴈。楚辭曰秋之爲氣也蕭瑟

寒商動清閨，孤燈暖幽幔。寒商秋風也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百草育而不長王逸楚辭注曰暖關味貌耿介繁慮積，展轉長

吟草木滴落而變衰

宵半。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毛詩曰展轉反側夷險難豫謀，倚伏昧前算。夷險謂道以喻時也。演連珠曰才經夷險不爲世風。淮南子曰接徑歷遠道夷險鷓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達謂通達不拘禮也。魏康高士傳司馬長卿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魏甯房市不恥其狀託疾避患。莫比卿相乃至仕人超然莫尚。頗悅鄭生

偃，無取白衣宦。偃謂偃仰不仕也。范曄後漢書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公車特徵再遷尚書後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人號爲白衣尚書。未知古

人心，且從性所翫。賓至可命觴，朋來當染翰。秋興賦序曰染翰。操紙愜然而賦。高臺驟登踐，清淺時陵

亂。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頽魄不再圓，傾羲無兩日。魏月魄也。羲和謂日也。金石終消毀，丹青暫彫煥。張綱集曰書功金石圖形丹青

各勉玄髮歡，無貽白首歎。阮籍飲懷詩曰玄髮發朱顏。勝時有光華。晉康有白首賦。因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爾雅曰串習也。古患切。

臨終詩五言

歐陽堅石 玉隱晉書曰石崇外生歐陽。渤海人也。爲馮翊太守。趙王倫之爲征西。撓亂關中。建每匡正不從。私欲由是有隙。及平倫。冀立勳。淮南王允誅倫未行事。覺倫收崇。建及母妻無少長皆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

堅石 碑刑作

伯陽適西戎，子欲居九蠻。列仙傳曰老子西遊尹喜見之。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魏武飲馬長城窟行曰四時隱雨山子欲適西戎。論語曰子欲居九夷。苟懷四方志，

所在可遊盤。左氏傳姜氏謂晉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尚書曰乃盤遊無度。况乃遭屯蹇，顛沛遇災患。連孔叢子歌曰。途邈不復自嬰。屯蹇論

語子曰。顯語必於是。古人達機兆，策馬遊近關。周易曰機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左氏傳。蓬伯玉曰。蓬自是。屯蹇論咨余沖且暗，抱

責守微官，孔安國尚書傳曰冲童也賈逵國語注曰暗不明也孟子曰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爾雅曰圖謀也莊子曰而

子身若橋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器有人災故叔上吳王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傳子曰福生有兆禍來無端方言曰端緒也恢恢六合閒，四海一何寬。天網

布紘綱，投足不獲安。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山海經曰地之所載六合之松柏隆冬悴，然後知歲寒，

孫卿子曰松柏經冬而不彫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不涉太行險，誰知斯路難？淮南子曰何爲九山曰太行羊腸高真僞因事

顯，人情難豫觀，窮達有定分，慳慳復何歎？平聲○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百里

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說文曰負受貨不償然受恩不報亦謂之下顧所憐女，惻惻中心酸。鄭

毛詩箋曰願念也一二子棄若遺，念皆邁凶殘，毛詩曰將安將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環。薛君韓詩章句

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運環周則復始也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洟瀾。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也文章人有五情淡書息夫

哀傷

幽憤詩四言魏氏春秋曰康及呂安事爲詩自貴呂安事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秦皇書曰薄祜章喪二親毛詩曰閔予小子哀榮靡識，越在纏緜。左氏傳后成

在他境淮南子曰成王幼在纏緜之中張華博物志曰纏緜織爲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上章昭淡書注曰縲若今時小兒腹衣李奇曰縲小兒大縲也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晉氏譜曰康兄喜

處敘夙昔
所事自見

刺史太僕宗正卿母孫氏毛萑詩傳曰
鞠養也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恃愛肆姐，不訓不師。買達國語曰肆恣也班文曰姐，姊也。姊與姐同。耳姐子豫切。爰及冠帶，馮寵自

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廣雅曰希，庶也。趙岐孟子章句曰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說文曰尚，庶也。託好老莊，賤物貴身。費寧謂康長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淮南

子曰原道者欲一言之而縉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之而通則賤物而貴身也。莊子曰真者精誠之志。老子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河上公曰抱守也。薛

道非可以全真者也。又曰真者精誠之志也。志在守樸，養素真全。老子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河上公曰抱守也。薛

屢增惟塵。子玉楚大夫也。左氏傳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陘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蔣終日而畢戮七人。貫三

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毛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鄭玄曰民行多邪僻。惟發論辭也。毛詩曰惟是偏心是。者汝君臣之過無自謂得法度。論語曰爲仁由己。惟此偏心，顯明臧否。

感悟思愆，恒若創痛。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痛。蒼頡曰疇或傷也。方音曰恒痛也。說文曰疇，痛也。毛詩曰疇，痛也。恒，常也。恒若創痛，謂

欲寡其過，謗議沸騰。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疇，痛也。毛詩曰疇，痛也。恒，常也。恒若創痛，謂

致怨憎。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者物亦不能傷也。昔慙柳惠，今愧孫登。

內負宿心，外惡良朋。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微乎其宿心。爾雅曰惡，惡也。毛詩曰每有良朋。

道閑居。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保性成帝時元舅王鳳以禮聘于真子真遂不諱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廢業而可以專衆日開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論語子曰貧而樂漢

與世無營，神氣晏如。蔡邕釋詁曰安貧樂處與世無營。淮南子曰古人之神氣不滲於外。漢書曰揚雄室亡儻石之儻猶晏如也。

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如稱疾閉居。

寫出幽憤
二字何等
激昂

歸到自警
一段以結
全龍性可
一駢真可
難駢真可
道駢真可

毛萇詩傳曰咨嗟也毛詩曰之子不淑云
如之何左氏傳趙孟曰以晉國之多虞
匪降自天實由頑疎毛詩曰下民爲孽匪降自天
圍杜預左氏傳注曰弊壞也禮記曰仲春春圍
圃鄭玄曰所以守禁聚者秦曰圍周漢曰獄
對答鄙訊繫此幽阻
言已對答之辭鄙於見說也張晏漢書曰訊者三日
復問知之與前辭同不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繫拘執
也鄙俚之

實耻認免時不我與論語曰賜貨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文雖出此
而意微殊亦不以文害意也免或爲寃非也
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毛

詩傳曰沮壞
才與切
澡身滄浪豈云能補孟子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濯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濯可以濯吾纓
也才與切

鳴鴈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毛詩曰雅雅鳴鴈管子桓公曰夫鴻鵠有時
而南有時而北又曰鴻鵠秋南而不失時
嗟我憤歎曾莫能

儔毛詩曰嗟我憤人說文
日會辭之舒也儔等也
窮達有命亦又何求王命論曰窮
達有命吉凶

由人毛詩曰
謂我何求
古人有言善莫近名莊子曰爲善莫近名爲惡莫近刑司馬彪曰勿修名也被禍壞玉穠
惡其身以無陷於形也郭象曰志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爲也
奉時恭默

咎悔不生尚書曰恭默思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
萬石周慎安親保榮漢書曰萬石君萬石君建爲郎中令建
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

謁親建爲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自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週四不足一獲證死矣其
爲謹慎雖他皆如此論語捕輔像識曰曾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孔安國尙書注曰周至也
世務紛紜祇攪予情漢

日嚴安徐樂上書言世務毛詩
安樂必誠乃終利貞家語金人銘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王肅曰
雖處安樂必警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
煌煌靈芝一年

三秀西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楚辭曰采
予獨何爲有志不就楚辭曰云有志而無
徵難思復心焉內

疢潘元茂九錫文曰慈難念功毛詩
日旣往旣來我心永疚疾病也
庶勗將來無馨無臭爾雅曰勗勉也毛詩曰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采薇山阿散髮巖岫
采薇已見上文琴操許由曰散髮優遊所以求嘯長吟頤性養壽杜篤連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爾雅曰頤養也東
安已不懼也落暉後漢書曰袁閎散髮絕世求嘯長吟頤性養壽方朔非有先生論曰故養性受命之士莫肯進禮記曰百

此部沈遠賦體于風意述耳是如意用陳感賦見哀而義謂向
一府舊著深體伴建人有託此味比王而而耳哀而痛曰七
派實賦柱比宜是之深兩語為深與詩哀而自怨哀而感
來從諸工體體是比遠遠喻語亦長便多也鼻口開而感

年日期類鄭玄
曰願猶養也

七哀詩 五言贈答于建在仲宣
之後而此在前賦也

曹子建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夫皎月流輝輪無礙照以其餘光未沒似若徘徊前覺以為文外餘情斯言當矣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

古詩曰慷慨有餘哀 借問歎者誰？言是客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

水泥，漢書長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爾雅曰諧和也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古詩入君懷四坐莫不嘆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史記驪姬曰以賤妾之故廢嫡立庶

君懷四坐莫不嘆

七哀詩 五言

王仲宣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左氏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班固漢書張耳陳餘避曰據國爭權還為豺虎遘與據同古字通也道經曰執大象天

下往河上公注曰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荆蠻已見蠻荆毛萇登樓賦毛詩曰蠶爾曰蠻荆荆州之蠻也親戚對我悲，

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

涕獨不還。言迴顧雖聞其子號泣之聲但知揮涕獨去不復還視也家語曰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不哭揮涕以手揮之也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此婦人

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漢書曰文帝葬霸陵 悟彼下泉人，唱

然傷心肝。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 曹人思明王賢伯也 荆蠻非我鄉，何爲久滯淫？國語曰底著滯淫 賈逵曰淫久也 方舟溯大江，日

暮愁我心。阿雅曰大夫舟郭璣曰併兩 紅也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溯流 山崗有餘暎，巖阿增重陰。通俗文曰 日陰曰暎 狐狸馳赴穴，飛鳥

翔故林。皆言不忘本也 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 主也楚辭曰鳥飛之故鄉孤死必首丘 流波激清響，猴猿臨岸吟。迅風拂衣袂，白露霑

衣衿。楚辭曰擊迅風於清涼禮記曰孟秋之 月白露降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 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漢書曰沛公起攝衣延鄒食 其也韓子曰師消靜坐撫琴 絲桐感

人情，爲我發悲音。史記曰竊思以鼓琴見齊威王 曰夫治國家何絲爲桐之聞也 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羈旅曰 見上文

七哀詩 五首

張孟陽臧榮緒晉書曰張載字孟陽武邑人也 有才華起家 拜著作佐郎稍遷領著作 送釋疾抽簪告歸卒於家

北芒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廣雅曰壘重也 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壘 何壘壘北芒山名也 壘壘塚相次之貌 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

恭文遙相望，原陵鬱臙臙。范曄後漢書曰葬季安皇帝于恭陵又曰葬靈帝于 文陵又曰葬光武皇帝于原陵毛萇曰臙臙肥美也 季世喪亂起，賊盜如豺

虎。左氏傳曰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 也 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 豺虎已見上文 毀壞過一杯，便房啓幽戶。一杯喻少也 漢書張釋之曰假令愚人取 長杯土何如 漢書注曰便房冢中室也

珠柙離玉體，珍寶見剝膚。魏文帝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銀體骨并盡 西京雜記曰記漢 帝及王侯送死皆珠襦玉匣玉匣形錦甲連以金如劍枚 棗七發曰太子玉體不說 安文曰剝

却人也又麻癢也漢書注曰
虞與齒同如淳曰齒鈔掠也
園寢化為墟周墉無遺堵
漢書曰自高祖下至宣帝各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小殿
便殿又曰自貢萬建送毀之議遂毀惠景廟及太上寢園廢

而為蠶雅曰蠶謂之斯毛蠶
詩傳曰一文為板五板為堵
蒙籠荆棘生蹊逕登童豎
蒼頡篇曰墾耕也毛詩曰後發爾私鄭玄曰後發也發伐也疾耕
發其私田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墾萌穀

雅曰掃除也餘見
下注掃除老切
頽隴並墾發萌絲營農圃
蒼頡篇曰墾耕也毛詩曰後發爾私鄭玄曰後發也發伐也疾耕
發其私田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墾萌穀

為萬乘君今為丘山土
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方
曰冢大者為丘淮南子言曰吾死也有一棺之主

恒于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慕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
豎踰躅而歌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嘆息淚下承睫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
王逸楚辭注曰商風西風也秋氣起
則西風急疾鸚鵡賦曰涼風蕭瑟

陽鳥收和響寒蟬無餘音
呂氏春秋曰秋
氣至則草木落

朱光馳北陸浮景
松栢丘
墓已見

忽西沈
朱光日也楚辭曰陽杲杲其朱先續漢書云日行北陸謂之冬杜預
左氏傳注曰陸道也孔安國尚書注曰浮行也說文曰景日光也

顧望無所見惟覩松柏陰
松栢丘
墓已見

上 肅肅高桐枝翩翩栖孤禽
禮記曰草木零落鄭玄
曰肅謂枝葉零落也

仰聽離鴻鳴俯聞蜻蛉吟
易通卦驗曰立
秋蜻蛉鳴秦龜

哀人易感傷觸物增悲心
秦嘉答婦詩曰
哀人易感傷

丘隴日已遠纏綿彌
易通卦驗曰立
秋蜻蛉鳴秦龜

思深
古詩曰相去日遠張升與任
彦堅書曰纏綿思好庶蹈高蹤

憂來令髮白誰云愁可任
古詩曰誰不懷憂令我
白頭登樓賦曰誰憂思之可任

徘徊向長
楚辭曰飄長風以徘徊又曰向長
風淚下霑衣衿風而舒情又曰泣幽歎而沾襟

悼亡詩
亡鄭玄詩箋曰悼傷也

潘安仁

孫評文選 卷二

二五五

三首是一
樣文字

息親文帝歌行曰 露胸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史記曰文帝意慘悲懷魏武帝短歌行曰憂從中來 寢興日存形遺音猶在

耳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禮記曰色不忘乎目揚修傷天賦曰悲體貌之潛瘖兮日常存遺形左氏平傳晉穆侯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 上慙東門吳下愧蒙莊子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死子而

不愛莊子家人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尚書曰詩言志實達國語注曰紹猶錄也 命也可奈何長感自令鄙魚豢典略趙岐

卒歌曰有志無時命也奈何論語曰小人長戚戚長笛賦曰長戚之士能開居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楚辭曰角宿未且曜靈焉懸廣雅曰曜靈日也陳琳柳賦曰天機之運旋夫何逝之速也莊子運乎郭子玄曰不運而自行也 淒淒朝露

凝烈烈夕風厲毛詩曰秋曰淒淒又曰冬曰烈烈飄風發發 奈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左氏傳趙氏之婦曰已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

念此如昨日誰知已卒歲楚辭曰昨隔日也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改服從朝政衷心寄私制茵轉

張故房朔望臨爾祭鄭玄禮記注曰因得也毛詩箋曰爾床帳也 爾祭詎幾時朔望忽復盡衾裳一毀撤千載

不復引爾雅曰引陳也 躋躋期月周戚戚彌相感楚辭曰時躋躋而過中又曰居戚戚而不解 悲懷感物來泣涕應情隕

感物已見上文毛詩曰滿既隕之 駕言陟東阜望墳思紆軫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楚辭曰帶結紆軫兮離愁而長翰 徘徊墟墓間欲去復不

忍禮記周部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 徘徊不忍去徙倚步踟躕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 落葉委埏側枯荂帶

墳隅聲類曰塚墓也方言曰荂根也 孤魂獨煢煢安知靈與無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曰孤魂獨煢煢 投心違朝命揮

涕強就車揮涕已見上文 誰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毛詩曰誰謂宋遠莊子曰知反帝宮禮記子路曰吾聞諸夫子披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一首中三
一落與前
首同局
法古憤
寫悲憤
思古憤
尚可交
見說向想

孫評文選 卷二

廬陵王墓下作

五言○宋武帝子褒真封廬陵王未之藩而高祖崩廬陵聽政好文章與靈運同旋屬少帝共
朝廷謀廢立之事次在廬陵言廬陵輕諂不任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徐羨之等奏廢廬陵

庶人徙新安郡漢之使使殺廬陵也後有譏靈運欲立廬陵王遂遷出之後知其無
罪追還至曲阿過丹陽文帝問曰自南行來何所制作靈曰過廬陵王墓下作一篇

謝靈運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

越絕書曰曲阿為雲陽縣左氏傳曰吳伐楚以報朱方
之役杜預曰朱方吳也吳地記曰吳改朱方曰丹徒

含悽泛廣川灑淚

眺連崗

史記曰春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豁谷楚辭曰還顧高
丘泣如灑青鳥子相家書曰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崗

眷言懷君子沈痛結中腸

毛詩曰眷言顧之沈
痛結中腸曰容詩好結

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

道消少帝之日運開大帝之初也沈約宋書曰少帝諱義符武帝長子即位為那安泰所
害周易否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白虎通曰天子崩赴諸侯何絲臣子哀痛憤懣無能

不皆猶侯者也春秋說題辭曰天子崩

黎庶殞涕海內悲涼宋均曰涼愍也
神期愜若在德音初不忘 威與明靈常若存也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徂

謝易永久松柏森已行

尚書曰帝乃徂落毛詩曰我行永久
寤婦詩曰高墳鬱兮巍巍松柏森兮成行

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

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使於晉願反則徐君死於是是以劍帶徐君墓
樹而去漢書曰魏勝者楚人也字君贊勝卒有一老父來吊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蕭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與先生竟天年非吾徒也

途趁而出莫知其誰徐州先賢

傳曰楚老者彭城之隱人也
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 解劍已見上注潘岳梁茂春詩曰懷撫墳兮百辭皆莫能

生疑若人連敵互相妨

若人謂延州及楚老也令德高遠是通也解劍撫墳是敵也論語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恒
新論曰漢高祖建立鴻基俾功湯武及身病得良醫費用專委婦人歸之天命亦以誤矣此必通

人而敵理感深情慟定非識所將

能行也王隱晉書曰荀彧與傅綬善夏侯玄亦親常語讓玄曰子等在世業開功名
者必勝我識滅我耳綬難曰子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未有餘者彧曰功名局之所獎
然則志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齊我以此能役子等為貴未能齊子所為也毛詩傳曰將行也

脆促良可哀天枉特

乘常，莊子曰其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趨歧孟子章句曰良甚 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孝經曰揚名於後世 舉聲泣已灑，長歎不成章。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拜陵廟作

五言沈約宋書曰漢儀上陵歲以為常魏無定制江左元帝崩後諸侯始有謁陵辭陵事蓋率情而舉非京洛之舊自元嘉已來每正月與駕必謁初寧陵復漢儀

顏延年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

周書曰各助王恭明祀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今塗光烈皇后衣一篋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

哀敬隆祖

廟，崇樹加園塋。

漢書房中歌曰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如淳漢書注曰塋墓田也

逮事休命始，投迹階王庭。

休命始高祖之初也禮記曰逮事父母尚書曰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陪廟迴天顧，朝讌流聖情。

毛詩曰不明陪德時無昔無爾德不明時無陪無爾德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

早服身義重，

莊子曰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周易曰夫鶴子王庭

晚達生戒輕，

以養生之戒為輕也王逸善書曰孔坦上表曰士死知遇恩令命輕

否來王澤竭，泰往人悔形。

否來泰往，

否泰泰往少帝之時也否泰易二卦名也言王之德澤既竭人之悔吝形見班固西都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列子曰公孫朝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周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又曰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勅躬

蔥積素，復與昌運并。

孝經鈞命決曰勅躬未濟汲汲學學者四子講德論曰非有積素累舊之懷春秋孔演圖曰帝嘗會昌成封岱宗宋均曰應會之期耳

恩合非漸積，榮會

在逢迎。

論語糾濟識曰漸漬以道歷消乃行戰國策曰田光造燕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送

夙御嚴清制，朝駕守禁城。

束紳入西寢，伏軾出

東坳。

紳大帶也論語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西寢廟在西也莊子曰宣尼伏軾而嘆東荆陵所在也

衣冠終冥漠，陵邑轉葱青。

漢書曰自高祖已下各自君陵後立廟月一遊衣冠吊魏武文曰禱

輿槨之冥漢書京帝紀曰作傷陵張晏曰景帝下宮陵避邑南都賦曰章陵窆以青葱 松風遵路急，山烟冒壠生。

皇心馮容物，

民思被歌聲。皇心謂文帝也。司馬彪續漢書曰：「根車旋載容衣，被歌聲，班固漢書贊曰：「元帝自度曲，被歌，應劭曰：「持新曲以爲歌聲。」然此言人之思慕被在歌詠之聲。」萬紀載絃吹，千載託

旒旌。漢書詔曰：「制禮作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又曰：「聖王已沒，鐘鼓管絃之聲未衰，儀禮士喪禮曰：「爲旒旌，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以別貴賤。」故云：「表德也。」天子各有建也。」未殊帝世遠，已

同淪化萌。言帝澤被天下，威靈若存，故未殊其遠而己質雖存其神已謝，故同乎淪化之萌也。幼壯困孤介，未暮謝幽貞。漢書曾義臣贊曰：「介持也。」周易曰：「幽人貞吉。」發

軌衷夷易，歸軫慎崎傾。以車之行喻已之仕也。發軌，弱冠也。王武子答何邵詩曰：「計終收選，致發軌。」將先起封禪書曰：「軌，述夷易易選也。歸軫，暮年也。楚辭曰：「觀軫丘兮崎傾。」

同謝諮議銅雀臺詩。五言集曰：「謝諮議瑒，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雀臺，魏武遺令曰：「吾伎人皆著銅爵臺於臺上，楹六尺，床綵帳，朝暉上，甯精之屬，月朝十五日，輕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爵臺。」

望晉西陵墓田

謝玄暉

纏幃飄井幹，罇酒若平生。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纏。」今南陽有鄧纏，淮南子曰：「大樽架與宮室有雞樓井幹，許慎曰：「皆屋椽，節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幹，井幹，然井幹，臺之通稱也。」鬱

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不敢指斥，故以樹言之也。芳襟染淚迹，嬋媛空復情。楚辭云：「心嬋媛而傷。」玉座猶

寂漠，況迺妾身輕。易是謀類曰：「假威出坐玉床。」鄭玄曰：「坐玉床處天之位也。」寡婦賦曰：「懼身輕而施重。」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五言劉楨梁典曰：「天監二年，僕射范雲卒，任昉自義興貽沈約書曰：「永念平生，忽爲嗚昔然。」此郡謂義興也。」劉熙釋名曰：「傳舍也，使人所止息而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風俗通曰：「

諸有傳信乃得舍於傳也

輕秀入倍
自成品格
須看其幾
慮字生動

任彥昇 劉瓛梁與曰任昉字彥昇樂安人年四歲誦古詩數十篇十六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國楨謂范雲也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女史曰式瞻清姿毛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毛萸詩傳曰楨幹也一朝萬化

盡，猶我故人情。莊子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待時屬興運，王佐俟民英。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

日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也袁子正書曰立德蹈禮謂之英子虛季札人之英也

乃知 乃知攜手遁衰孽，接景事休明。日孽支庶也抱朴曰攜手而遊接景而處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運阻

衡言革，時泰玉階平。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斯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孔安國尚書曰衡平也言平常之言也彼言不革此言革言亂之甚也長楊賦曰玉衡正而泰階平濬沖得茂

彥，夫子值狂生。傅暢說曰王戎字濬沖戎為選官時江夏李重字茂曾汝南李穀字茂彥重以清尚殺淹而通二人操異俱處要職或以識會待之各得其用夫子謂范雲狂生防自謂也梁與曰范雲為吏部尚書又曰防為吏部侍郎濬

日淫以涇濁混徒其此孫韓曰涇渭殊流雅故為狂生豪古壘宇也漢書曰嚮食其人嘗謂之狂生

將乖不忍別，欲以遣離情。言將乖之初不忍便訣欲留少選之頃以遣離躋之情也不忍一辰

意，千齡萬恨生。言昔日將乖不忍一辰之意況今千齡永隔萬恨俱生者乎毛萸詩傳曰辰時也應璩與許子後書曰前別倉卒情意不悉追憶萬恨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

箭。新序孫叔敖曰篋篋之藥簡書說文曰篋箭也兼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若韻篇曰嘲亦調也毛詩曰善戲謔兮莊子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也

何時見范侯，還敘平生意，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左氏傳曰日月之會是謂辰弗覩朱顏

改，徒想平生人。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隨寧知安歌日，非君撤瑟晨。楚辭曰猶憤積而哀娛兮翔江州而安歌王逸曰安歌歌今自覺慙也儀禮曰

有疾病者 齊撤瑟琴 已矣余何歎 輟春哀國均史記趙貞謂商鞅曰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春者不相杵毛

贈答(上)

贈蔡子篤詩四言晉官名曰蔡睦字子篤為尚書

王仲宣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翼翼飛貌也鸞喻子篤也楚辭曰高翔翔之翼翼毛詩曰載飛載鳴我友云徂，言戾舊邦。蔡氏語曰陸濟賜人毛詩曰我友敬矣又曰周雖舊

邦 舫舟翩翩，以泝大江，楚辭曰將舫舟而下流舫與方向蔚矣荒塗，時行靡通，董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塗而難踐慨我懷慕，

君子所同。毛詩曰慨我寤歎詩譚齊曰愷而寤思也悠悠世路，亂離多阻，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亂離瑛矣濟岱江行，邈焉異處，俗

風流雲散，一別如雨，鸚鵡賦曰何今日以雨絕陳琳徵吳將校曰雨絕于天然諸人同有此言未詳其始人生實難，願其弗

與。張奐與崔子書曰人生實難所務非此瞻望遐路，允企伊佇，毛詩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又曰跂予望之鄭玄曰跂足可以望見之鼓與企同烈烈冬日，肅肅淒

風。毛詩曰冬日烈烈左氏傳申豐曰春無凄風潛鱗在淵，歸鴈載軒，魚鴈言時候也毛詩曰魚潛於淵鄭玄曰寒則逃於淵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繳繳加歸鴈之上軒飛貌苟非鴻

鵬，孰能飛躍？因所見而言之毛詩曰雁鴝雁焉輪飛戾天毛萇注曰鴝離也雖則追慕，予思罔宣，法言曰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尚書曰子思曰孜孜瞻望東路，

慘愴增歎，率彼江流，爰逝靡期，毛詩曰率彼淮浦君子信誓，不遷于時，毛詩曰言笑晏晏信誓且且及子同寮，

生死固之，左氏傳曰先蔑之使也甯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寮齊魯同寮敢不盡心乎何以贈行，言授斯詩。晏子春秋曰會子將行晏子送曰嬰聞贈人

仲宣四言 可謂雅人 深致於中 三百篇近 比之齊劉 五言反少 生色

湛之以酒則君子不近湛之粟
賂貨以匹馬願子勉求所湛
中心孔悼，涕淚漣漣，
如杜預左氏傳注曰而語助也。
嗟爾君子，如何勿思？
毛詩曰君子行
役如之何勿思

贈士孫文始 四言三輔決錄題岐注曰士孫孺子名萌字文始少有才學年十五能屬文初董卓之誅也父瑞知王允必敗京師不可居乃命萌將家屬至荊州依劉表去無幾果為李傕等所殺及天子都許昌追諡

董卓之功封萌為濟南亭侯與山陽王柔善萌
當就國榮等各作詩以贈萌于今詩猶存也
王仲宣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
毛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亂生不夷靡國不派厥雅曰夷滅也
我暨我友，自彼京師。

宗守盪失，越用遁違，
杜預左氏傳注曰越遠也鄭玄禮記注曰遁逃也孔安國尚書傳注曰遁避也
遷于荆楚，在漳之湄。
山海經曰荆山漳水出焉毛詩曰居河之湄

在漳之湄，亦尅宴處，
劉歆七略曰宴處從容觀詩書
和通簷墳，比德車輔。
毛詩曰伯氏吹埙仲氏吹篪毛萑云土曰墳竹曰篪鄭玄曰其相應和如墳如篪左氏傳曰宮

之奇曰謬所謂輔車相依辱亡齒寒其感德之謂乎
既度禮義，卒獲笑語，
毛詩曰賦翻交錯禮儀卒獲
庶茲永日，無讐厥緒。
毛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尙

雖曰無讐，時不我已，
鄭玄毛詩箋曰已與也
同心離事，乃有逝止。
張衡怨詩曰同心離居絕我中腸

彼南汜，
楚辭曰橫大江兮揚靈王逸曰橫度大江揚已滌誠也毛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已
我思弗及，載坐載起。
毛詩曰瞻望弗及張衡怨詩曰我聞其聲載坐載起

君子居之，
論語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悠悠我心，薄言慕之。
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又曰采芣苢薄言采之

人亦有言，靡日不思，
毛詩曰人亦有言靡日不思又曰有懷子衿靡日不思
矧伊嫵婉，胡不懷而？
毛詩曰矧伊人矣又曰人無兄弟胡不比焉

晨風夕逝，託與之期，
毛詩曰晨風夕逝託與之期傳注曰

晨風鶴也楚辭曰歸鳥而致爾羌因遠高而難當

瞻仰王室，慨其永歎！毛詩曰瞻仰昊天尚書曰以蕃王室毛詩曰慨其歎矣又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良人在外，誰佐天

官？毛詩曰維此其人弗求弗迪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孔安國曰人代天理官不以天官私非其材四國方阻，俾爾歸蕃。爾之歸蕃，作式下國。毛詩曰四國子

蕃又曰俾爾多益尚書曰世世享德萬邦作式鄭玄毛詩箋曰式法也毛詩曰命于下國無曰蠻裔不虔汝德。賈逵國語注曰虔敬也慎爾所主，率由嘉則。毛詩曰

話又曰不僭不忘率由舊章又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龍雖勿用，志亦靡忒。周易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鄭玄毛詩箋云忒差也悠悠澹澹，鬱彼唐林。荊州志

縣城南一百步有澗水出縣西陽山又曰澧陽縣蓋即澗水為名也在郡西南接澧水晉書曰天門有澧水南平郡有唐唐縣盛弘之荊州記曰零陵東接作唐然此三縣連延相接唐林即唐地之林也雖則同域，邈其迥深。

迴深也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

心如玉無金玉爾音而有遐人如玉無金玉爾音而有遐

是詩切聽
本當之有
便發處不
同

贈文叔良

四言千夜搜神記曰文穎字叔良南陽人繁欽妻又云為荊州從事文叔良作移零陵文而繁集又有贈叔良詩獻帝初平中王粲依荊州劉表然叔良之為從事蓋事劉表也詳其詩意似聘蜀緒好劉璋也

王仲宣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毛詩曰翩翩者鴻說文曰翩翩飛疾貌君子于征，爰聘西隣。毛詩曰之子于征西鄰謂蜀也臨此洪渚，伊

思梁岷。楚辭曰伊思兮往古爾往孔邈，如何勿勤？君子敬始，慎爾所主。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孟子曰吾聞之親近臣以其所為主親遠臣以其

所主趙岐曰近臣當為遠方來賢者為主遠臣而至主於在朝臣之賢者也謀言必賢，錯說申輔。鄭玄禮記注曰賢善也所言說當申相輔也申或為車非也延陵有作，僑胙是

與。公孫僑子產也羊舌肸叔向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緝帶子產歡於衣適晉賦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長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也先民遺跡，來世之

矩。毛詩曰先民有作温恭朝夕 既慎爾主，亦迪知幾，探情以華，覲著知微。華喻貌絕經書曰晉曰聖

明聽聰，靡事不惟。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聰 董嫗荷名，胡寧不師？國語曰吳晉爭長未成吳王爲乃戒令

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爲期今大國越竟而造於僻邑之軍雖敢請辭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既卑約賈獻莫入上帝鬼神將

不可以之告孤用視聽命於藩離之外董嫗既致命乃告趙鞅曰觀吳王之色類有大變小則嬖妾嬀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夫則越入吳將

遊不可與戰主其許之然而不可徒許也趙孟許諸晉乃令董嫗復命曰彘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今君奄王東海以淫名聞

於天下有短垣而自踰之况蠻荆則何有於周室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者卑天子以于其不詳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

致辯，齊楚構患。說苑曰楚使使者聘於齊齊王饗之於稭宮使者曰大哉稭乎王曰江海之魚必吞舟大國之樹必巨圍使者

功有要，在衆思歡。尚書帝曰成允成功惟 人之多忌，掩之實難。左氏傳秦伯謂公孫枝曰夷吾其 瞻彼

黑水，滔滔其流。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毛 江漢有卷，允來厥休。言彼二國席卷而來信汝之美也言江漢之

職汝之由，緬彼行人，鮮克弗留。少能不留言多掩留也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貌也左 尚哉君子，于異他仇。左

人誰不勤？無厚我憂。楚辭曰惟天地之無窮哀 惟詩作贈，敢詠

在舟。言爲詩以贈者有在舟之義憂患同也鄧

贈五官中郎將五言

劉公幹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

元后謂曹操也。至南鄉謂征劉表也。尚書曰：衆非元后何職。張衡思玄賦曰：爰整駕而政行。毛詩曰：維汝荆楚，居國南鄉。

過彼豐沛都，與

君共翺翔。

豐沛漢高祖所居以喻謙也。君謂五官也。毛詩曰：將翱將翔。

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涼。

賓會廣坐，明燈燹炎光。

史記侯嬴曰：公子自是迎蘇秦，衆廣坐之中。楚辭曰：蘭膏明燹。燹，相推而歲處焉。靡雅曰：斥推也。

清歌製妙聲，萬舞在

中堂。

毛詩曰：公庭萬舞。鄭玄曰：萬舞，千舞也。

金疊含甘醴，羽觴行無方。

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楚辭曰：瑤漿密勺實羽觴。

大康。

毛詩曰：無已大康。康，職思其居。

四牡向路馳，歎悅誠未央。

余嬰沈痼疾，竄身清漳濱。

禮記曰：身有病疾，說文曰：痼，久也。漢書曰：魏郡武始縣漳水。至邯鄲入漳，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

自夏涉玄冬，彌

曠十餘旬。

揚雄羽獵賦曰：玄冬季月，天地隆烈，杜預左氏傳注曰：彌遠也。蒼頡篇曰：曠，曠也。

常恐遊岱宗，不復見故人。

四岳宗也。

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

左氏傳：齊強曰：今君親步玉趾。

便復爲別辭，遊車歸西隣。

西鄰鄰。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塵。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

分。

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晷夜。

望慕結不解，貽爾新

詩文。

秦魯晉師賦曰：詠新詩以悲歌。

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

左氏傳曰：忠爲令德。北面，臣位也。禮記曰：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之義也。

漢帝尚在
而以曹氏
爲元后何
說也未章
亦安無甚
生趣

一入起變我
實入情結亦
而有餘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毛詩傳曰終夜不遑寐，敝意於濡翰。毛詩曰不遑寐，章昭漢書注曰翰

也。華明鏡耀閨中，清風淒已寒。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楚辭曰白露紛以塗毛詩曰乃立應門爾雅曰正門謂之應門四節相

推斥，歲月忽欲殫。禮記曰歲既殫矣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壯士謂五官也漢書高祖曰壯士行何畏出征謂在孟津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文帝立為五

官中郎將典略曰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吏徐幹劉楨等俱逝然其間唯有鍾孟津及黎陽而無所征伐故疑出征謂在孟津也以在鄴故曰出征以有兵衛故曰戎事也

涕泣灑衣裳，能不懷所歡。泣謂自

涼風吹沙礫，霜氣何體體？易通卦驗曰巽氣不至則大風揚沙礫小石也說文曰體體霜雪貌劉歆送初賦曰深積雪之體體牛哀切明月照緹幕，華燈

散炎輝。緹丹色也華燈已見上文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論衡曰輿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

飛。漢儀注曰列侯為丞相解君侯大職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小臣信頑鹵，僂俛安能追？儀禮曰小臣正辭李尤東觀賦曰臣雖頑鹵甚小雅斯千歎詠之美僂俛已見上文論語曰參

也魯孔安國曰魯也魯與鹵同

贈徐幹五言

劉公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毛詩曰誰謂宋遠彼予望之洛陽故宮銘曰洛陽宮有東掖門西掖門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紀史

曰叔帝居禁中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楚辭曰扞中情而為詩思子沈心曲，長歎不能言。毛詩曰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古詩曰氣終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

日三四遷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史俗通曰尚書侍御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思

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楚辭曰漂翻乖人易感動涕下與衿連仰視白日光思

兼燭八紘內物類無頗徧韓子曰朱羅對衛靈公曰夫日兼燭天下

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揚雄解嘲

贈從弟 五言

劉公幹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磷毛萇傳曰磷微也蘋藻生其涯，華紛何擾弱？

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蘋藻以喻從弟也左氏傳君子曰苟有明信謂谿沼之毛蘋藻蘊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

出深澤。古詩曰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爾雅曰懿美也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愴，終歲常端正。

豈不羅凝寒，松柏有本性。凝嚴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雲霜將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鳳生丹穴故曰南嶽鄭玄毛詩箋曰鳳凰之性非竹實不食亦喻從弟也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

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黃雀喻俗士也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尚書曰鳳凰來儀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鳳凰至

四詩皆用 比君未出 明君不露 正意高甚 三詩見三 豈然不意

楚辭曰霜露憊憊而交下

于盡詩
而得之
者

結處接
入

贈徐幹五言

曹子建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

夫日麗於天，風生乎地，而言飄者，夫浮景駭奔，倏焉西逝，餘光杳杳，似若飄然古步，出夏門行日行，復行行自日薄西山。

圓景光未滿，

衆星粲以繁。

圓景月也，論衡曰：日月之體狀如正圓，鄧玄文詩箋曰：景明也。釋名曰：望月滿之名也。論語曰：衆星共之，廣雅曰：衆明也。

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

仁人無求生以害仁，孔叢子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

聊且夜行遊，遊彼雙闕間。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

名也，廣雅曰：鬱出也，爾雅曰：興起也，地理書曰：迎風，親在鄴列子曰：周禮王樂，靈說曰：中天之靈。

春鳩鳴飛棟，流焱激樞軒。

爾雅曰：扶搖謂之騰，郭璞曰：暴風從上，下者焱與飄同，古字通，說文曰：樞，樞間。

子也，徐幹齊都賦曰：窗窗參差，景納陽軒，長闕之有窗也。

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

蓬室，士謂徐幹也，蒼頡篇曰：顧，旋也，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

薇蕢弗充虛，

皮褐猶不全。

孟子曰：古之人，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而已，鄧玄周禮注曰：充足也，淮南子曰：貧人冬則羊裘，短褐不掩形也。

慷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

於心也，鄧玄考工記注曰：興發也。

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

寶以喻幹，和氏喻知已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武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陰和氏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

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陰其右足，成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璞而哭於楚山之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則孔安國尚書傳曰：愆，過也。

彈冠俟知己，知己誰不然。

知已，知已誰不同於棄寶，而能相萬乎，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往者有王陽，賈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賈彈冠，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已。

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

良田，膏澤，喻有德也，無晚歲，多

豐年，喻必榮也，漢書曰：翟義請赦下，良田園，蕭子餘曰：年若膏澤之使，能成嘉穀，毛詩曰：豐年穰穰。

亮懷瓊璫美，積久德逾宣。

爾雅曰：亮，信也，蒼頡篇曰：懷，抱也，左氏傳曰：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

虎將以瓊璫斂杜預曰：瓊璫美玉，君所佩也，瓊音餘，璫音煩。

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

莊子曰：親交益疏，孔安國尚書傳曰：敦厚也，又曰：申，重也。

曰晉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羲子曰時不可及日不可留
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
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誰令君多念自使

懷百憂。毛詩曰我生之後遂此百憂

又贈丁儀王粲

五言集云答丁敬禮王仲宣彙宇敬禮今云儀誤也

曹子建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

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漢書弘農縣故秦函谷關毛詩曰驅馬悠悠

山岑高無極，涇渭揚濁清。毛

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

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

漢書曰高祖南過曲道曰壯哉縣高誘戰國策注曰佳大也麗美也謝承後漢書曰黃琬拜豫州威遠百城

員闕出浮

雲，承露概泰清。

西京賦曰園闕球以造天淮南子曰魏闕之高上際青雲西都賦曰抗仙掌與承露廣雅曰挖廢也聖與挖同古字通賜冠子曰上及泰清下及太寧

皇佐揚天惠，四海無

交兵。

皇佐太祖也邊讓章華賦曰建皇佐之高勳飛仁聲之顯赫左氏傳鐵尹克黃曰君權家兵家也史記曰呂尚其事多兵權與奇計孫子兵法曰用兵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興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君子謂丁王也琴操曰古者君

謂太祖令德之聲也

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

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言歡怨雖殊俱非忠貞之則惟有中和樂

職誠可謂經也漢書王褒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鄭玄周禮注曰經法也

贈白馬王彪

五言魏志曰楚王彪字朱虎武帝子也初封白馬王後徙封楚集曰於園城作又曰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在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日不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齊道

皇佐之稱
在陳且其
應爾正亦
名於允矣
異於后

首尾以歸 止感異 始切任 中勉骨 俱發肉 至氣呼 應雅春 從三或 爲去取 勝一草 多用比 恐接之 一再章 之感亦 實集

孫評文選 卷二

二七二

路宜異宿止意毒恨之蓋以大別在 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

曹子建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晉常隆謁帝承明廬問張公云魏明帝作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毛詩曰逝將去汝奮驅鄭城也時植雖封雍丘仍居鄴城清

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陸機洛陽記曰首陽山在洛陽東北去洛二十里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楚詞曰道塗蹇而不汎

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國語曰秦汎舟于河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其一毛詩曰願瞻周道又

謂晉侯曰領引四望曰庶幾乎楚詞曰永懷兮內傷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薛綜東京賦注曰太谷在洛陽西霖雨泥我塗，流潦

浩縱橫。魏志曰黃初四年七月大雨伊洛溢流毛襄詩傳曰行潦流潦也中遠絕無軌，改轍登高崗。毛詩曰肅肅兔宜施於修坂造雲

日，我馬玄以黃。其二毛詩曰陸彼高岡我馬玄黃毛襄曰玄馬病則黃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楚詞曰顯假黃以舒憂志紆鬱

紆將難進，親愛在離居。楚詞曰將以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毛襄詩傳曰偕俱也鳩臯鳴衡扼，豺

狼當路衢。鳩臯對狼以喻小人也毛詩曰懿厥哲婦為臯為鳩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狐狸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放乎路衢何休注曰路衢郭內衢也蒼蠅聞白黑，讒巧令

親踈。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汗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廣雅曰聞毀也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其三楚辭曰澆馳驅而踟

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漢書息夫躬絕命詞曰嗟若是欲何留也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蔡邕月令章句曰寒蟬應陰而

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楚辭曰山蕭條而無暎又曰日杳杳而西頽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毛詩曰翩翩

走索羣，銜草不遑食。尚書曰不遑暇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其四廣雅曰感傷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列

我愛馬也居
念此忽生入
一任城感生
無限更悲感
既心離居仍
開拓莫解

本為離別
生情感
城命為任
到映其說
至體骨肉
至情得愛
人造風

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
鄭玄周易注曰命所受天命也楚辭曰屬天命而委之咸池王逸曰咸池天神也古詩曰同袍與我違毛萸詩傳曰違離也謂不耦也
生，一往形不歸。
魏志曰武皇帝下皇后生任城王彰陳思王植左氏傳曰鄭罕駟豐同生杜預曰罕于皮
靈柩寄京師。
漢書賈禹上書曰骸骨棄捐孤魂不歸
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
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
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
年，在桑榆閒，影響不能追。
日在桑榆以喻人之將老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仲
自願非金石，咄咄令心悲。
其五鄭玄毛詩箋曰頤念也古詩曰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說文曰咄叱也丁元切聲類曰嗜大呼也子夜切言人命叱呼之間或至天喪也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
丈夫志四海，萬里獨比隣。
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
折

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慇懃。
毛詩曰抱衾與褥毛萸曰衾被也
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其六李陵書曰前書倉卒骨肉謂兄弟也蘇子卿詩
女仁，
兒女之所知又韓信謂漢祖曰項王所謂婦人之仁也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
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
班固楚辭序曰帝問姁氏虛無之語論衡曰傳稱赤

松王喬好道為仙歷世不死是又虛也
魏武帝善哉行曰痛哉世人見欺神仙
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
漢書谷永曰三郡所奏皆有變故鄭玄周禮注曰故災也禮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鄭玄曰斯須猶須臾也古詩曰生年不滿百
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
蔡琰詩曰念別無會期毛詩曰執手之手與子偕老
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
七發曰太子玉體不安東觀漢記太子執報桓榮書曰君懷疾加餐重愛玉體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尚書曰詢茲黃髮
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
其七韓詩外傳曰孫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於策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贈了翼 五言文士傳曰翼字敬禮 儀之弟也為黃門侍郎

曹子建

嘉賓填城闕，豐膳出中廚。

鄭玄禮記注曰填滿也毛詩曰我有嘉賓城闕曰見上文

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

論語子曰三子以我為

隱乎吾無隱乎爾毛詩曰俟我於城隅

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

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徵歌練有美女箏齊瑟行史記蘇秦說秦王曰隨蕭甚富其民無不吹竽鼓瑟說文曰謳齊歌也

看來

不虛歸，觴至反無餘。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

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爾雅曰狎習也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大國多良

材，譬海出明珠。

禮斗威儀曰其君乘金而王則江海出大貝明珠

君子義休倚，小人德無儲。

言君子之義美而且具小人之德寡而無儲也說文曰倚待也一曰具也儲謂

蓄積之以待無也

積善有餘慶，榮枯立可須。

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孔安國尚書傳曰須待也

滔滔固大節，世俗多所拘。

子曰使神滂滂而不失其充又曰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而束於教

君子通大道，無願為世儒。

論衡曰說經者為世儒

贈秀才入軍 四言集云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劉義慶集林曰晉燕字公穆舉秀才

嵇叔夜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

毛詩曰良馬四之又曰君子之馬既閑且馳鄭玄曰閑習也廣雅曰麗好也揚雄反麗曰素初貯厥麗服兮

左攬繁弱，右接忘歸。

序新

曰楚王戰繁弱之弓志歸之矢以射兕於雲夢

風馳電逝，躡景追飛。

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雜變並至孫該琵琶賦曰驅風電逝舒疾無方七啓曰忽躡景而輕驚

凌厲中原，願

盼生姿。

劉歆逢初賦曰登句注以凌厲廣雅曰俊馳也厲上也風俗通曰顏色厚所願盼者以親密也

攜我好仇，載我輕車。

毛詩曰君于好仇

南凌長阜，北厲

脫去風雅
陳晉自有
一種生新
之致

會心語非
泛然為佳

清渠

廣雅曰浚渠也王逸楚辭注曰廣度也

仰落驚鴻，俯引淵魚，盤于遊田，其樂只且。

西京賦曰盤于遊田其樂只且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

毛詩曰習習谷風秦靈姬好又 咬咬黃鳥，顧疇弄音。毛詩曰交交黃鳥古歌曰黃鳥鳴相道咬咬弄好音 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古詩曰馳情整中帶 心之憂矣，永

嘯長吟。毛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謔杜篤連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瀟灑，山鳥羣飛。

仁義劬君子上林賦曰溟溟濛濛劉向七言曰山鳥羣鳴我心懷 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毛詩曰駕言出遊楚辭曰日將暮兮悵忘歸 思我良朋，如渴如飢。

毛詩曰每有良朋曹植黃鸝詩曰運奉聖顏如渴如飢 願言不獲，愴矣其悲！張衡詩曰願言不獲終然永思曹植黃鸝詩曰心之云慕愴矣其悲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臯，垂綸長川。說文曰磻以石著弋繳也鄭玄

毛詩曰釣者以絲為之綸 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游心泰玄。楚辭曰漢諱詩為而自得泰玄謂道也淮南子曰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為一矣 嘉彼釣叟，得魚忘筌。

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之上又曰筌者所以得魚也得意而忘筌言吾焉得夫忘 蜀人逝矣，誰與盡言？莊子曰莊子遠葬過蓋子之墓頌謂從者曰蜀人聖後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

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當能斲之雖然臣斲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微風動桂，組帳高褰。

舞賦曰夫何皎皎之閑夜明月列以施光軒已見曹子建贈徐幹詩注 圭，桂或為君降周禮曰

器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司農曰帟平帷也綬組綬所
以繫帷也王逸楚詞注曰以帟組結束玉瑋為帷帳也

旨酒盈樽，莫與交歡。毛詩曰旨酒欣欣讀書曰
郭解入關賢豪爭交歡鳴琴在

御，誰與鼓彈。毛詩曰琴瑟在
御莫不靜好

仰慕同趣，其馨若蘭。六韜曰同好相趣薛綏西京賦注曰
趣猶意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佳人不在，能

不永歎。楚辭曰聞佳人兮召
子毛詩曰假寐永歎

贈山濤五言

司馬紹統臧榮緒晉書曰司馬彪字紹統少篤學初拜騎都
尉太始中為祕書郎轉丞後拜散騎侍郎終於家

茗茗椅桐樹，寄生於南岳。椅桐彪自喻也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
馬融琴賦曰惟椅桐之所生在衡山之峻上凌青雲霓，下臨千仞谷。

蒼頡篇曰凌侵也呂氏春秋曰若決積太
於千仞之谿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

處身孤且危，於何託余足？毛詩序曰孤危將亡漢書賈山
上書曰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昔也植朝

陽，傾枝俟鸞驚。毛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
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鸞鳳屬神鳥也今者絕世用，倥偬見迫束。新

日覆梓卽則為世用楚辭曰悲余生之無
所容兮悲愆於山陸王逸曰倥偬困苦也班匠不我顧，牙曠不我錄。班匠及牙曠皆喻執政也墨子曰公輸般為魯
椽匠也禮記注曰般倣巧者也莊子曰匠石之

齊見樂杜樹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鄭玄毛詩箋曰顧視也列
子曰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焉得成琴瑟，何由揚妙曲？桓子新論曰黃門工
鼓琴者有任真卿虞

長倩能傳其度
數妙曲遺琴再冉三光馳，逝者一何速？廣雅曰冉冉進也淮南子曰夫道舍吐陰陽而
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逝者見下注中夜不能寐，撫

劍起躑躅。毛詩曰耿耿不寐左氏傳曰子朱怒搯劍
從之說文曰躑躅住足也躑躅與躑躅同感彼孔聖歎，哀此年命促。春款說屈辭曰天嘗有血書魯
端門作法孔聖沒周室亡論語

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可馬遷
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人理促
喻濤也山海經曰赤水之山有神人面蛇身
其冥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

■ 答何劭 五言

張茂先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班彪與金昭卿書曰遠在東垂吏道迫促屬鳥賦曰愚士繫俗繫者因拘纓綵為徽纆，文憲焉可踰？綵纆

制人同於徽纆國之文憲豈可踰乎禮記曰冠綵纆鄭玄曰綵纆飾也周易曰繫用徽纆孔安國尚書傳曰靈法也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廣雅曰恬靜也良朋貽

新詩，示我以遊娛。良朋已見上文徐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曰貽爾新詩又思文賦曰雖遊娛以嬉樂穆如灑清風，奐若春華敷。毛詩曰吉父作誦穆如清風淮南子

曰猶襟風之時澹答自昔同寮案，於今比園廬。臧榮緒晉書曰惠帝即位勅為太子太師又曰武帝崩華為太子少傅資戲曰摘藻如春華然考乎其時事正相接故曰同寮也左氏傳曰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

之曰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爾衰夕近辱殆，庶幾並懸輿。王逸楚辭注曰夕以喻衰言曰夕將容己已衰雅曰采僚官也南都賦曰園廬舊宅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漢書曰薛廣德乞

骸骨賜安車駟馬懸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純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屬耳聽鶯鳴，流目翫儵魚。毛詩曰耳屬其安車傳子傳孫也子瑄鄭玄曰

屬耳於壁聽之又儀禮注曰屬注也毛詩曰鶯其鳴矣思文賦曰流目眺夫衡阿翫猶悅也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漢書疎廣曰此金者聖主鄉黨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桑榆已見上文

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羣生。洪鈞大鈞謂天也大塊謂地也言天地陶化萬類而羣化稟受其形也歸鳥賦曰大鈞播物廣雅曰陶化也河圖曰地有九州以苞萬類莊子曰大塊駁我以形勢我以生孔安國

尚書傳曰稟受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羣生和而萬物殖

明闇信異姿，靜躁亦殊形。

劉歆遂初賦曰非稷晉之生常固明闇之所別老子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王弼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

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為輕根靜必為躁君

自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

李陵與蘇武書曰陸自有識以來土之立操未

虛恬竊所

好文學少所經。

忝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

白且西傾以喻年老也洛神賦曰日既西傾

道長苦智短，責

重困才輕。

論語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曰不亦遠乎呂氏春秋曰周任有遺

規，其言明且清。

論語孔子云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馬融曰周任古之

周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

是，用感嘉貺，寫心中誠。

周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是用感嘉貺寫心中誠書曰嘉貺餘映發

篇雖溫麗，無乃違其情。

西都賦曰啓發籍章漢書曰司馬相如賦甚弘麗溫雅廣雅曰違管也

贈張華五言

何敬祖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

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淮南子曰二者代謝并馳周易曰懸象者明莫大乎日月淮南子曰陰陽盈縮卷舒淪於不測

暮春忽復來，

和風與節俱。

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詩曰習習谷風毛萇傳曰習習和舒之貌楊泉物理論曰春氣隨其風溫和

俯臨清泉涌，仰觀嘉木敷。

西都賦曰嘉木樹庭

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

臧榮緒晉書曰吳滅封張華廣武侯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

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

毛萇詩傳曰有謂富無謂貧

鎮俗在簡約，樹塞焉足摹。

周易曰簡則易從廣雅曰約儉也論語曰或問管仲知禮乎孔子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

在昔同班司，今者並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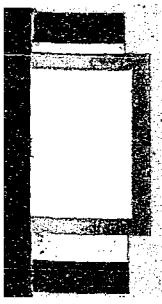
墟，同班司已見私願借黃髮，逍遙綜琴書。黃髮已見上文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舉爵茂陰下，攜手共
躑躑。韓詩曰躑躑首躑躑也奚用遺形骸？忘筌在得魚。莊子曰申徒兀者謂子產曰吾與夫子遊十有九年矣而未
之外不亦過乎得魚忘筌已見上文

孫評文選 卷二



82

497012





孫批
文選

大達圖書
行刊社應供

非不整滿
然而情突不



MG
I212
10
2:3

標點
評註
孫評文選卷三

詩(二)

贈答(下)

馮贈文罷遷斥丘令 四言晉百官名曰外兵郎馮文罷集云文罷太子洗馬遷斥丘令贈以此詩關朗十三州記曰斥丘縣在魏郡東八十里 陸士衡

於皇聖世，時文惟晉，毛詩曰於皇時周周禮栗氏量銘曰時文思柔鄭玄曰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為人立法也 受命自天，奄有黎獻。謂武帝也毛詩曰有命自

天命此文王又曰奄有四方毛詩曰奄大也尚書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孔安國曰黎衆也獻賢也 閶闔既闢，承華再建，謂惠帝也晉宮閣名曰洛陽城閶闔門陸機洛陽

建謂立愷懷太子國儲以對閶闔故謂之再也 明明在上，有集惟彥。其一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弈弈馮生，哲問允迪，方音曰自關而西

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孔安國曰迪蹈也言信蹈行古人之德 天保定子，靡德不鏤。毛詩曰天保定爾亦孔安之固劇秦美也 邁心玄曠，矯志

崇邈，爾雅曰邁行也王逸楚辭注曰矯舉也爾雅曰崇高也 遵彼承華，其容灼灼。其二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嗟我人斯，戢翼江潭，毛詩曰

人又曰彼何人斯又曰篤雝在梁戢其左翼楚辭曰遊於江潭 有命集止，翻飛自南。周易曰大有命毛詩曰有命既 出自幽谷，及爾同林，

謂俱爲洗馬也祇榮緒晉書曰楊駿疎徽機謂俱爲洗馬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雙情交映，遺物識心。其三映猶照也 人亦有言，交道實難，毛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

愚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後有隙故世以交為難也 有頰者弁，干載一彈。毛詩曰有頰者弁實維伊何毛髮曰頰弁貌也弁皮弁也彈冠已見上文杜預左氏傳注曰弁亦冠也故逸言之頰丘藥切與鞋同音 今

我與子，曠世齊歡。言我及子雖與王質曠世而實齊其歡也范曄後漢班固議曰以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廣雅曰曠遠也 利斷金石，氣惠秋蘭。其四周易曰二其吳如蘭 羣黎未綏，帝用勤止。毛詩曰羣黎百姓長楊賦曰羣黎為之 我求明德，肆于百里。毛詩曰求德其同心之言

鄧玄曰肆陳也陳其功烈也漢書曰縣大率百里其人稠則盛稀則曠也 僉曰爾諧，俾民是紀。尚書僉曰垂哉帝曰汝諧毛詩曰四方是維俾民不迷鄭玄毛詩箋曰以網罟喻為政理之為紀也 乃眷

北徂，對揚帝祉。其五毛詩曰乃眷西顧又曰對揚王休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疇昔之遊，好合纏綿。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毛詩思好席 借曰未洽，亦既三年。毛詩曰借曰未居陪華幄，出從朱輪。陸康與趙叔濟書曰入侍華幄出與禁

方驥齊鑣，比迹同塵。其六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南都賦曰駉驥齊鑣范曄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比迹前列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 之子既命，四牡項

領。毛詩曰既發四牡四牡項領 邊塗遠蹈，騰軌高騁。四子講德論曰未若邊塗之疾也鄭玄考工記注曰軌謂轍也 慶雲扶質，清風承景。廣雅曰嗟

我懷人，其邁惟永。其七毛詩曰嗟我懷人毛其曰懷思也 否泰苟殊，窮達有違。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列子西門子謂北宮子曰

及子春華，後爾秋暉。言否泰殊流窮達異轍今雖及爾春華之美終當後爾秋暉之盛也春華喻少年秋暉喻老成也蘇武詩曰努力愛春華 逝將去我，陟彼

朔垂。逝將去汝已見上文毛詩曰陟彼高岡朔垂斥丘也爾雅曰朔北方也說文曰垂邊遠也 非子之念，心孰為悲。其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三
孫評文選

答賈長淵 四音并序王隱晉書曰魯公賈謐字長淵

陸士衡

使附極門
為說詞耳

余昔為太子洗馬漢書曰太子屬官有洗馬賈長淵以散騎常侍東宮積年高誘曰春秋注曰

東宮之妹余出補吳王郎中令臧榮緒晉書曰吳王晏字平度武帝第二十三元康六年入為尚書郎臧

緒晉書曰機為尚書中兵耶魯公贈詩一篇作此詩答之云爾

伊昔有皇肇濟黎蒸爾雅曰伊推也郭璞曰發語辭也毛詩曰有降及羣后迭毀迭興史記太史公曰遇與選能邈矣終古崇替

有徵其一楚辭曰春園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國語監尹靈謂于西曰吾聞君子唯獨居在漢之季皇綱幅裂韋昭曰

日季末也皇綱以綱為喻也答賓戲曰厥帝執板皇綱毛漢書曰東方蒼龍房心為明堂大星天王

其詩傳曰張之曰綱繩志樹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石氏星經曰昂者西

方白虎之宿也太白者金之精解嘲曰世亂則聖釋位揮戈言謀王室其二左氏傳

太白金入命金虎相薄主有兵亂諸侯曰居于孫諸侯釋位以問王政說王室之亂靡邦不泯毛詩曰亂生不夷靡國

振丁德禮算婦賦曰日登登乃眷三哲俾父斯民三哲劉備孫權曹操也尚書帝曰下啓土雖難改物承

天其三尚書曰建邦啓土國語王謂晉侯曰叔父若能更姓爰茲有魏即宮天邑禮記孔懼鼎銘曰即宮于宗周尚書

吳實龍飛劉亦岳立東京賦曰乃干戈載揚俎豆載戢毛詩曰載戢干戈毛長曰戢戢也論民勞師

興國玩凱入其四毛詩曰民亦勞止玩與統同天厭霸德黃祚告豐左氏傳鄭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千寶搜神

曰漢以魏徵黃精接期天下歸高嶽訟違魏謳歌適晉。孟子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天與之堯崩三

賈逵國語注曰堯兆也言鵬有兆。年之故舉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觀亂者不之堯之

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魏志曰陳留王壽與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子字子也奉皇

帝遜位陳留王。帝遜位陳留王壽與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子字子也奉皇

庸岷稽顙三江改獻。其五肅儀蜀境也庸國名也岷山名也禮記孔子

君毛詩曰宅殷土芒。對揚天人有秩斯祐。對揚已見上文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天人之際已

芒又曰率土之濱。對揚天人有秩斯祐。對揚已見上文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天人之際已

二祖。咸榮緒晉書曰晉太祖為大將軍以賈充為司馬右長史及世

不議立後充後妻郭槐親以外孫韓證為黎民子襲封槐自表陳是充遺意也帝許之以證為晉公毛詩曰誕奕子魯。其六咸榮緒晉書曰證父韓壽

毛衰曰誕大也鄭玄曰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於人道十月而生毛詩曰誕奕子魯。其六咸榮緒晉書曰證父韓壽

淑問峨峨。謂啓國太子也毛

以平其心君臣亦然。魯公戾止衰服委蛇。毛詩曰魯侯戾止爾雅曰戾至也周禮曰三

杜預曰染丘據也。魯公戾止衰服委蛇。毛詩曰魯侯戾止爾雅曰戾至也周禮曰三

其七王隱晉書曰證以賈后之姝子數入宮與證處毛詩曰思媚昔我逮茲時惟下僚。下僚謂

周姜又曰媚子天子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嗣君承華已見上文。昔我逮茲時惟下僚。下僚謂

同林異條。俱在東宮故曰同林而貴賤殊隔年殊志比服舛義稠。服章服也尊卑殊制故及子棲遲

固二秋。其八祇承皇命出納無違。尚書曰祇承于帝論語往踐蕃朝來步紫微。蕃朝吳也紫微玉尊

升降祕閣我服載暉。謝承後漢書曰謝承父嬰為尚書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璇文通訓條在南

匪懼仰肅明威。其九尚書曰我有分索則易攜手實難。鄭玄禮記注念昔良遊茲焉永歎。劉楨樂

周將佑命天明威分索則易攜手實難。鄭玄禮記注念昔良遊茲焉永歎。劉楨樂

周將佑命天明威分索則易攜手實難。鄭玄禮記注念昔良遊茲焉永歎。劉楨樂

士衡五言
去延安已
不勝詞意
偶而對古

曰其遊未厭白日潛
歸毛詩曰茲之永歎
楚辭曰文彩爛於玉石王逸曰言發文舒詞爛然
成章如玉石之有文彩也爾力且切協韻力丹切
南稱柑度北則橙故皆以此言木度北而遷黃故不可以喻境金百練而不銷故萬邦
作詠買戒之以木而陸自歸以金也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境毛詩曰大賂南金
以所好喻也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而狃乎狂者進取狃者有所不為
尙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說文曰厲石也言人之自最若金之受厲
儀形在昔予聞子命其十一毛詩曰儀
左氏傳晉克
曰臣聞命矣

於承明作與士龍五言集云與士龍於承明亭作

陸士衡

牽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鄒陽上書曰豈拘於俗牽於世曹子建黃劭詩曰舉挂時網毛詩曰駕言徂東飲餞豈異族，親戚弟與兄。詩毛

曰飲餞子彌又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婉孌居人思，紆鬱遊子情。方言曰鬱歎也婉與媿同古字通說文曰鬱慕也班固漢書述哀紀曰婉孌董公惟亮天工紆鬱已見上文明發遺

安寐，寤言涕交纒。毛詩曰明發不寐又曰獨寐寤言淮南子曰痛門子以琴見孟嘗君涕流纒纒分塗長林側，揮袂萬始亭。佇盼要遐景，

傾耳玩餘聲。家語孔子曰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杜預左氏傳注曰既食也南歸憩永安，北邁頓承明。毛萇詩傳曰憩息也頓止舍也永安有昨

軌，承明子棄予。毛詩曰棄子如遺俯仰悲林薄，慷慨含辛楚。范曄後普漢劉瑜上書曰窮為辛楚泣血連如楚猶痛也懷往歡絕端，

悼來憂成緒。言和悅纒往歎已絕端哀悼暫來憂便成緒毛萇詩傳曰懷和也楚辭曰欲寐淚而絕端方言曰悼哀也感別舒慘翮，思歸樂遵渚。舒翮謂鵲遵渚謂鴻言感別之

情懷於舒翮之飛，思歸之志，樂於蓬緒之征，鴻也，蘇武詩曰：黃鸝一遠，別處炎詩曰：舒青凌霄，羽毛詩曰：鴻飛遊渚。

贈尚書郎顧彥先 五言 王隱書曰：顧榮字彥先，吳人也。為尚書郎。

陸士衡

大火貞朱光，積陽熙自南。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郭璞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貞，正也。朱光，朱明也。爾雅曰：夏為朱明。尚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淮南子曰：積陽之熱氣。

望舒離金虎，屏翳吐重陰。言月離畢天將雨也。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漢書曰：西方金也。尚書考靈曜曰：西方

秋，漢書曰：太白虎三星。又曰：駕轡為虎首。孔安國尚書傳曰：昂白虎，四星然。西方七星畢，昂之屬，俱白虎也。毛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楚辭曰：屏翳，迎雨王逸曰：屏翳，雨師名也。曹子建贈王粲詩曰：重陰潤方物。

雨遂成霖，左氏傳申豐曰：春無淩風，秋無苦雨，杜預曰：苦雨，為人所患，苦也。小雅曰：淫犯也。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朝遊忘輕羽，夕息憶重衾。輕羽，謂扇也。傳毅有羽扇賦。衾，被也。

感物百憂生，纏綿自相尋。百憂，纏綿也。並見上文。與子隔蕭牆，蕭牆隔且深。論語子曰：吾恐季孫

影曠不接，所託聲與音，音聲日夜闕，何用慰吾心。毛詩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朝遊遊層城，夕息旋直廬。張晏漢書注曰：直宿曰廬也。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論語曰：迅雷風烈必變。楚辭曰：凌驚雷駭駭電兮。

玄雲拖朱閣，振風薄綺疎。說文曰：拖曳也。徒可切。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風以動物，故謂之振。孔安國論語注曰：凌驚雷駭駭電兮。

雷黃潦階除，王逸楚辭注曰：雷，屋宇也。說文曰：潦，雨也。又曰：除，階除也。停陰結不解，通衢化為渠。沈稼，溼梁，頽，流，溢，民，汙。

荆徐，廣雅曰：溼沒也。梁，顯二地名也。毛詩曰：溼沒也。荆徐，二州名也。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為魚。毛詩曰：眷言顧之，又曰：惟桑與梓，必恭必敬，止于

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贈顧交趾公真五言言百官名曰交州刺史顧融字公真

陸士衡

願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鄭玄曰體生也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發迹翼藩后，改授撫

南裔。藩后吳王也顧氏譜曰認爲吳王耶中令南裔謂交趾也解嘲曰驃騎發述於所遊蔡邕陳琳碑曰遠鎮南裔近撫侯服鄭玄周禮注曰撫安也伐鼓五嶺表，揚旌萬里外。漢書曰

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裴淵廣州記五嶺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漢書劉向上疏曰甘延壽懸旌方里之外遠績不辭小立德其高山安足凌，巨海猶縈帶。古錄異博遊曰紫星紫帶如連貝江河四海如衣帶惆悵瞻飛駕，引領望歸旆。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

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贈從兄車騎五言集云陸士衡

陸士衡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周禮曰藪牧養蕃鳥獸鄭玄曰澤無水曰藪翩翩遊宦子，辛苦誰爲心？漢書遊昭與陸

事髮鬢谷水陽，婉孌岷山陰。楚辭曰時芳鬢以遙見陸道瞻吳地記曰海鹽縣東北二百里有長谷昔陸遜陸凱居此谷東一十里有岷山父祖葬焉藪梁傳曰水北曰陽婉孌已見上文營魄

懷茲土，清爽若飛沈。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載辭也經議爲營形氣爲魄謂魂魄經議其形氣使之長存也論語子曰小人懷土左氏傳樂祈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寤寐靡安

豫，願言思所欽。

東京賦曰：弊多福以安。恣毛詩曰：願言思所欽。言思于弊，康隨秀才詩曰：思我所欽。

感彼歸塗艱，使我怨慕深。

孟子萬章問舜往于田，日也。孟子曰：怨慕也。集本云：歸塗艱也。

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衿。

韓詩曰：焉得歸草。言樹之背然，衿猶前也。

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

答張士然 五言 孫盛言賜秋曰：張俊字士然，少以文章與陸機友善，校七全切。

陸士衡

繫身躋祕閣，祕閣峻且玄。

四子講德論曰：繫身修思，思武曰：機出補著，在遊乎祕閣。終祕書者亦為祕閣說。文曰：玄幽遠也。謂祕閣之幽遠也。

終朝理文案，薄暮不遑瞑。

毛詩曰：不遑假寐。瞑，古眠字。

駕言巡明祀，致敬在祈年。

駕言，已見上文。毛詩曰：敬祭明祀。禮部曰：拜至所以致敬也。毛詩曰：祈年。孔夙鄭玄曰：我所豐年甚早也。

遙春王圃，躑躅千畝田。

晉宮闈銘曰：洛陽宮有春王圃。鄭與躑躅同。禮記曰：天子為籍田千畝。

回渠繞曲陌，通波扶直阡。

陌，曰嘉穀垂重穎，芳樹發華顛。

尚書曰：農殖嘉穀。廣雅曰：顛，末也。余固水鄉士，愬鬱臨清淵。

語孔子曰：嘗御者，正身以愬鬱。

戚戚多遠念，行行遂成篇。

為願彥先贈婦 五言 集云：為全彥先作。今云：願彥先誤也。且此上稱贈婦下寫答而俱云贈婦又誤也。

陸士衡

辭家遠行遊，悠悠三千里。

蜀鶴賦曰：女辭家而適人。蔡琰詩曰：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來會。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毛襄詩：緇，日緇。黑也。

修身悼憂苦，感念同懷子。

孟子曰：古之人不得志，修身見於世。列子曰：卑辱則憂苦。

隆思辭心曲，沈歡滯不起。

詩之以情，而此深暗二

前為詩
後為詩
而代其
非必也
意之作
猶帶安
風格

思益隆毛詩
曰亂我心曲
歡沈難尅輿
心亂誰為理
願假歸鴻翼
翻飛浙江汜
魏文帝喜樂賦曰思寄身於鴻翼
舉六翮而輕飛毛詩曰江有汜

東南有思婦
長歎充幽關
曹子建七哀詩曰上有愁思婦悲
歎有餘哀西京賦曰重圍幽關
借問歎何為
佳人眇天末
西京賦
曰眇天

未以遊宦久不歸
山川修且闊
遊宦見上文
形影參商乖
音息曠不達
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
遠期不相能言以相征討后帝不滅涇園伯子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
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故參為晉星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音息音問消息也廣雅曰曠久也
離合非有常

譬彼弦與括
呂氏春秋曰夫萬物成則毀合則離離則復合
則復離劉熙釋名曰矢末曰括括會也與弦會
願保金石軀
慰妾長飢渴
金石已見上文
李陵贈蘇武詩

曰思得覆樹枝
以解長飢渴

贈馮文龍五言

陸士衡

昔與二三子
遊息承華南
二三子及承
華已見上文
拊翼同枝條
翻飛各異尋
班固漢書曰
擣翼俱起
苟無凌風

翮徘徊守故林
莊子曰鵠巢於高榆
之節葉折凌風而起
慷慨誰為感
願言懷所欽
所欽已見上文
發軔清洛汭
驅馬大

河陰
尚書曰東至于洛汭孔安國曰
水北曰汭詩箋傳曰水南曰陰
佇立望朔塗
悠悠迴且深
馮在斥丘故云朔塗毛詩曰佇立以泣王
桑贈士孫文始詩曰雖則同域迥其迴深
分索

古所悲
志士多苦心
古詩曰晨
風懷苦心
悲情臨川結
苦言隨風吟
張平子書曰酸者
不能不苦於言
愧無雜珮贈

良訊代兼金
毛詩曰知之來之雜珮以贈之孟子曰齊王餽兼
金一百而不受趙岐曰兼金其價兼倍於惡金也
夫子茂遠猷
款誠寄惠音
尚書曰遠爾猷
秦嘉贈婦詩曰

何用敘我心遺思致款誠好
色賦曰聚齋俊兮惠音聲

贈弟士龍 五言

陸士衡

行矣怨路長，怒焉傷別促。

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怨彼東路長詩曰我心憂傷怒焉如持方音曰愴憂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或曰恣並奴的切曹子建送應氏詩曰別促會日

指途悲有餘，臨觴歡不足。我若西流水，子爲東踴岳。

言已逝如西流之不息雲止類東岳之不移也 慷慨逝言

感徘徊居情育，遺廢自也謂居謂雲也言慷慨不平遜者之言多感徘徊與戀居者之志謂生 安得攜手俱，契闊成駢服。

毛詩曰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又曰攜手同行毛萸曰

契闊懇苦也說文曰駢駢傍馬也鄭玄毛詩箋曰兩服中央夾轅也

爲賈謐作贈陸機 四言

潘安仁

肇自初創，二儀烟煴。

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爾儀天地也易曰天地烟煴萬物化醇

粵有生民，伏羲始君。結繩闡化，八

象成文。劇秦美新曰爰初生民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理人易之以書契又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包犧即伏羲也辨類曰闡大開也 芒芒九有，區域以分。

其一左氏傳魏絳曰虞人之德曰芒芒禹錫爲九州杜預云芒芒遠貌也毛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萸曰九有九州也

神農育王，軒轅承紀。

史紀曰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昭天地之紀家語孔子曰

古之王者易代收號取法五

畫野離壇，爰封衆子。

漢書曰昔在黃帝畫野分州得百姓之國萬區

夏殷既襲，宗

贈一人耳
且必如此
修而輕其
文而失其
修而失其
文而失其

周繼祀，楚辭曰思幾舜令周綿綿瓜瓞，六國牙峙。其二毛詩曰綿綿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六國謂韓魏趙魏齊楚也強秦兼并，吞滅

四隅，史記曰秦始皇初并天下班固漢書述曰孝武行師吞滅子嬰面櫬，漢祖膺圖。子嬰漢祖並已見上文左氏傳曰子嬰圖許儂公見楚子於武城

面縛銜璧，大夫袞經，土與瓊，東京賦曰高靈獻微弱，在湮則淪。范曄後漢書曰李熲皇帝又曰孝獻皇帝諡協德帝中子也熲帝崩即皇帝位會子曰沙在泥與之皆黑趙岐孟子章句曰白沙入泥不染自黑爾雅曰淪淪于章

吳伊何？僭號稱王，吳志曰黃龍元年權即皇帝位春秋命歷序曰吳楚三雄鼎足，孫啓南吳。其三三雄即三國之主班固漢書述曰三雄是居南

物資始乃統天典引，物資始乃統天典引偽孫銜璧，奉土歸壇。命王濬伐皓皓致書於濬濬受皓之降銜璧已見上句婉婉長離，凌

江而翔。其四長離喻鸞也楚辭曰駕八龍之婉婉漢書曰長離鸞鳥也離與麗古字通長離云誰？咨爾陸生。毛詩曰云誰之思鶴鳴九

皋，猶載厥聲。毛詩曰鶴鳴九皋聲聞于天又曰厥聲駉駉况乃海隅，播名上京。海隅謂吳也尙書曰至于海隅范曄後漢書沮授謂

播布也，爰應旌招，撫翼宰庭。其五臧榮緒晉書曰太陽末太傅楊駿醉後爲祭酒孟子曰夫招士以旌大夫以旌撫翼已見上文案謂駿也等或爲素非也儲皇之選，實簡

惟良，漢書疏廣曰太子師友必之天下英俊爾雅曰簡擇也尙書曰時惟良顯哉孔安國曰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莫英朱鸞，來自南岡。鸞亦喻機也毛萇詩傳曰英鮮明

君子毛詩曰我來自東，曜藻崇正，玄冕丹裳。謂爲洗馬也崇正太子之宮也臧榮緒晉書曰世祖以皇太子富於春秋初命

蘭蕙戰採其芳，其藩岳作鎮，輔我京室。謂吳王也班固東漢書述曰給自向開鎮旋反桑梓，帝弟作

弼。桑梓已見上文作弼謂爲吳王即中令也或云國宦，清塗攸失，漢書曰武有淮南衡山之謀作左官之律張劭吾子洗然，恬淡

自逸。其七莊子曰阮桑子之始來也吾西然異之鄭玄禮記注曰酒如翫敬也文子曰詩漢恬淡說文曰淡安也徒敢切毛詩曰我不敢做我友自逸陳太丘碑曰澹然自逸廊廟惟清，俊又是延。史記曰賢人深

詳於廊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擬為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然廊廟君之居臣朝覲之所故曰俊又是延也尚書曰俊又在官鄭玄周禮注曰延進也擢應嘉舉，自國而遷。方言曰擢拔也齊巒羣

龍，光讚納言。謂為尙書耶也揚雄河東賦曰建乾坤之貞兆今將悉總之以羣龍韋昭曰比羣賢也尙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注曰納言如今尙書官機為耶故曰光讚也鄭玄周禮注曰贊佐也優遊省闈，

珥筆華軒。其八毛詩曰優遊爾休矣崔駰奏記贊德曰珥筆特厲拜謁曹下韋昭漢書注曰徑殿上欄軒上板昔余與子，繾綣東朝，左氏傳昭昭伯曰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也雖禮以

賓，情同友僚。嬉娛絲竹，撫鞞舞韶。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字林曰鞞小鼓也修日朗月，攜手逍遙。

九其自我離羣，二周于今。禮記曰于夏曰吾離羣素居雖簡其面，分著情深。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袁紹與公孫瓚書曰分著丹青

子其超矣，實慰我心。毛詩曰實發我心發言為詩，俟望好音。其十毛詩序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欲崇其高，

必重其層。郭璞山海經注曰層重也怒登切立德之柄，莫匪安恆。周易曰謙德之柄也恆德之固也在南稱甘，度北則橙。言甘以移植而具名

恐人徙居而鑿衍故引以誠之淮南子曰江南橘樹之江北而化為橙博物志曰橘柚類甚多甘橙枳皆是崇子鋒穎，不頽不崩。其十一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華佗陵答

如南山之森不驚不崩

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四言

潘正叔文章志曰潘尼字正叔少有清才初歷州辟後以父老歸供養父終乃出任位終太常

生，可與晤言。其六毛詩曰彼美淑姬可以晤言鄭玄曰晤猶對也

贈河陽五言

潘正叔

密生化單父，子奇莅東阿。

呂氏春秋曰密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單父治巫馬期以問於密子密子曰我之任人子之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說苑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既行齊君悔之遣使追使者返曰子奇必能矣共載者皆白首者也子奇至阿歸庫兵以爲耕耨魏聞童子爲君庫無兵倉無粟乃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弟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

桐鄉建遺烈，

武城播弦歌。

漢書曰朱邑字仲卿廬江人少時爲舒桐鄉當夫廉平不肯後爲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人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知桐鄉人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人果共立爲邑起冢立祠祭至今不絕班固就東平王蒼曰遺烈著於無窮論語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孔安國曰子游爲武城宰

逸驥騰夷路，潛龍躍洪波。

魏龍喻也弱冠步鼎鉉，既立宰

三河。

岳早辟實先府出爲河陽令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居之官職也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論語曰三十而立漢書東方朔曰漢去三河之地止歸滌以西

流聲馥秋蘭，

藻豔春華。

家語孔子曰流聲後倚非唯舉之所致郭楚詞曰秋蘭兮青青說文曰播舒也藻藻春華已見上文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

風俗通曰太尉掾范有天子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獨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弄天爵終亦亡矣

贈侍御史王元貺五言

潘正叔

崑山積瓊玉，廣廈構衆材。

崑山出玉已見上文檣子曰厥廟之材非一木之枝遊鱗萃靈沼，撫翼希天階。

遊鱗龍也毛萋詩傳曰萃集也

毛詩曰王在靈沼楚辭曰攀天階而下視
膏蘭孰爲銷？漢曰香與送卒有父老來帶
濟治由賢能，漢曰香自燒膏以明自銷
王侯厭崇禮，迴迹清憲
臺。漢書上謂臺助曰君丞承明之監張孟陽魏都賦注曰魏政殿左崇禮門漢官儀曰御史爲憲臺也
蟻屈固小往，龍翔迺大來。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來之震以存身也又曰泰小往大來
吉郭璞方言注曰尺蠖又呼爲步風也於繯切
協心毗聖世，舉力讚康哉！儉書曰三后協心毛詩曰天子是毗鄭玄曰毗輔也呂氏春秋曰百官有司之事舉力竭智矣尙書答綵乃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臧哉

贈何劭王濟 五言 并序

傅長虞 王隱晉書曰傅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也舉孝廉拜太子洗馬後爲司徒校尉薨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臧榮緒晉書曰何劭襲封朗陵郡公
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王隱王
並以明德見重於世，咸親之重之。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漢書曰霍光以張安世篤行光親重之
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臧榮緒晉書曰何劭爲散騎常侍選侍中傳暢晉諸公讚曰王濟左選國子祭
酒數年入。左氏傳曰獻罕獻豐同生孫孺子曰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其友而友之
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漢書曰灌夫竇嬰兩人相得歡甚無厭
然自恨閭劣，雖願其繾綣，而從之。尚書曰歷試諸難毛詩曰末由通內外毛詩傳曰遡洄從之
歷試無效，且有家艱，末堪家多難，余又集于憂，賦詩申懷，以貽之云。若頌篇曰擁抱也薛君韓詩章句曰云詞也

月光太清，列宿耀紫微。魏冠子曰上及泰清下及太寧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之中也赫赫大晉朝，明明關皇闈。

左

傅子灑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張衡歐公誄曰穆穆皇闈公明省之吾兄既鳳翔，王子亦龍飛。吳質答文帝書曰曹烈曹丹加以公室枝庶骨肉恩其龍飛鳳翔實其分也雙鸞遊蘭渚，二離揚清暉。鸞離喻王何也關洛中書也王逸楚詞序曰雙鸞鳳以託君攜手升玉階，並坐

侍丹帷。毛詩曰攜手同行西都賦曰玉階彤庭毛詩曰既見君子如坐如嘏斯榮非攸庶，繡綵情所希。賈逵國語注曰庶冀也廣雅曰希庶也豈不企高蹤，麟趾

難追。司馬彪莊子注曰企望也蔡邕袁陽碑曰邁矣高蹤孰能烈茲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臨川靡芳餌，何爲空守坻。芳餌以喻令德也歸田賦曰徒臨川以羨魚吳越春秋大夫種曰深川之

魚死於芳餌餌魚食也莊子曰在公爲大鈞轄牛以爲餌淮南子曰黃帝化天下也漁者不爭坻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槁葉自喻也毛詩曰籟兮籟兮風其吹女

汝毛詩傳曰遊離也違君能無戀，尸素當言歸。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人但有質朴無治民之材名曰素尸祿者頌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毛詩曰言旋言歸歸

身蓬華廬，樂道以忘飢。劉向雅琴賦曰潛坐蓬廬之中禮記孔子曰僑有蓬門進則無云補，退則恤其

私。漢書諸葛豐曰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廣雅曰云有也論語曰退而省其私但願隆弘美，王度日清夷。東觀漢記陳元上疏曰扶輿掩其弘美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招之時曰思我王度式如玉

式如金仲長子昌言曰警蹕清夷

答傅咸 五言

郭泰機傳咸集曰河南郭泰機寒後門之士不知余無能爲益以詩見激尋可施用之才而況沈淪不能自拔於世余雖心知之而未如之何此風非復文辭所了故直啟以答其詩云

全用化意
卻能入情
其宕遠

是婦答詞
亦可與士
衛詩參看

此復盛人
前復盛人
歌舞總有
日笑思衰
之權耳

嫩嫩白素絲，織爲寒女衣。素絲，喻德寒女喻賤也。傳咸謂詩曰：素絲，若絮寒女，雖爲容。素絲，七言曰：嫩嫩，練絲，潔潔，汗曹，積開，居賦曰：願同衾於寒女。寒女雖妙巧，

不得秉杼機。言不見用也。傳咸謂詩曰：貧寒猶手。拙，操杼安能工。古詩曰：札札弄機杼。天寒知運速，況復鴈南飛。言歲之方晏，以喻年之將老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楚

雍而南遊。衣工，喻傳咸也。張衡《觀賦》曰：飛鋒耀景。乘尺，特刀。毛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人不取諸身，世士焉

所希？言凡人皆不能忍已及物取之於身故世間。言已朝餐而忘我飢。猶居貴而遺我賤。況復已朝餐，曷由知我飢。

爲顧彥先贈婦五言集亦云爲顧彥先然此二篇並是婦答而云贈婦誤也

陸士龍

悠悠君行邁，煢煢妾獨止。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行。適，靡靡。又曰：獨行煢煢。山河安可踰，永路隔萬里。京室多妖

冶，粲粲都人子。上林賦曰：妖冶閑都。毛詩曰：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又曰：彼都人士，鄭玄《儀禮注》曰：女子者，女子也，別於男也。雅步擢纖腰，巧笑發皓齒。雅，閑雅。謂妖麗也。

眷顧言，銜恩非望始。毛詩曰：眷言顧之，鄭玄曰：顧，念也。左氏傳：鄭伯曰：非所。政望，魏文帝哀已賦曰：蒙君子之博愛，垂過望之。暹恩。佳麗良可美，衰賤焉足紀。戰國策：司馬喜曰：趙佳麗之所出。高誘曰：佳大也。應美也。賤，國語注曰：紀，猶餘也。遠蒙

浮海難爲水，遊林難爲觀。林海以喻上京也。言遊上京難爲。容色也。孟子曰：觀海者難爲水。容色貴及時，朝華忌日晏。魏文曰：木槿朝

皎皎彼姝子，灼灼懷春粲。古詩曰：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毛詩曰：彼姝者子，又曰：有女懷春，綉在西城

善雅儼，總章饒清彈。陸機《洛陽記》曰：金墉城在宮之西北角，魏故宮人皆在中。崔豹《古今注》曰：魏文鳴簧發丹唇，

朱絃繞素腕

毛詩曰吹笙鼓簧神女賦曰朱唇的其若丹禮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洛神賦曰撲皓腕

輕裾猶電揮，雙袂如霧散。

張衡舞賦曰裾若飛燕袖如迴雪徘徊相

併啓者俄倏韓康伯問易注曰抑散也封禪書曰雲布霧散

華容溢藻幄，哀響入雲漢。

洛神賦曰華容婀娜杜預左氏傳注曰騰張也列子曰薛談學臨於秦青辭歸青饒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云

雲張浩曰二人薛奕之善歌者

知音世所希，非君誰能讚？

古詩曰不惜歌者苦得傷知音希孔安國論語注曰稀少也希與希通釋名曰稱人之美曰讚也

弃置北辰星

問此玄龍煥

北辰言不移也玄龍煥美女也言奔彼北辰之心而問此玄龍之色讚好色而不好德陸雲代參先贈婦詩曰何用結中款仰指北辰星石氏星讚曰軒轅龍體主后嫜然此唯取衆姬即指西城摠華宮不人論於后也龍色多玄故

取以時暮復何言？華落理必賤。

毛詩序曰華落色衰復相弃背

答兄機

五官士衡前爲太子洗馬時贈別士龍今答之

陸士龍

與士衡相
對針亦見
古人贈答
之義

結語即參
商意與贈
詩辭服對

悠遠塗可極，別促怨會長。

機贈詩曰行矣怨路長怒焉傷別促鄭文禮記注曰極盡也曹子建送應氏詩曰別促會日長

衡恩戀行邁，興言在臨

傷。機詩曰指塗悲有餘臨解歡不足毛詩曰念彼蒸人興言出宿

南津有絕濟，北渚無河梁。

言已心有絕濟而可旋機行無河梁而可涉也韋昭漢書注曰直渡爲絕爾雅曰濟波也機詩曰我若西流水子爲

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

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商。

言已形雖留而神實在故曰神往同逝言之感形留悲參商之隔左氏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

相能也日尋于戈以相征討后帝不滅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故參爲晉星法言曰吾不見參商之相比也

衡軌若殊迹，牽牛非服

箱。機詩曰安得同携手契闊成離服故答云衡軌若殊其迹則類牽牛不以服箱也毛詩曰晡彼牽牛不以服箱

答張士然

五言

陸士龍

越石英氣
通悲有燕
慨歎一故
慨歎一故
時凌時不
可無此風
骨無此折
心入骨動
入骨動折

行邁越長川，飄颻冒風塵。新序孔子張曰臣犯霜露冒塵埃曹植出通波激狂瀾，悲風薄丘榛。

西都實曰與海通波楚辭曰朝發枉渚又曰哀江介之悲風高誘淮南子注曰濼水曰榛修路無窮迹，并邑自相循。周禮曰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廣雅曰循從也百城各異俗，

千室非良鄰。謝承後漢書曰黃宛拜孫州刺史咸通百城禮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親感念桑梓城，髣髴眼中人。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楚辭曰時秀藉以靡靡日夜遠，眷眷懷若

辛。毛詩曰行邁踈踈毛萁曰踈踈行貌也韓詩曰眷眷懷顧古詩曰轍軻長辛若

答盧諶詩 四言

劉越石

王隱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靜王之後也初辟太尉隴西秦王府未就尋為博士衣之職永嘉中為并州刺史與盧志親善志子諶琨先辟之後為從事中郎段匹磾領幽州牧諶求為匹磾別駕諶慶詩與琨故有此答

琨頓首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張平子書曰酸者不能不苦於言漢書仲舒對策曰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執玩

反覆，不能釋手。玩猶弄也慨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未嘗檢括。蒼頡篇曰檢法度也薛君遠

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老莊者莊周也阮生嗣宗也莊子有齊物論曠也怪厚薄何從而

生，哀樂何由而至？列子曰身非愛之所能厚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自厚自薄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非順也亦自厚自薄信命者亡壽天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

之起本根既朽音衰曰孽木斯而復特生喻魏齊韓儀
而復更生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孽猶樹之孽生者也
長慚舊孤，永負窈窕。其四結上二句也舊孤謂三孽也窈窕謂二族也王隱晉書曰瑤遠兄子演領兗州石勒

園演於三臺突圍得免後演治梁丘遂
不守兄少子及演妻息盡為所虜也
享享孤幹，獨生無伴。孤幹孤生之竹以喻諸宋王留賦曰倚篠異幹王逸楚辭注曰伴侶也

綠葉繁縟，柔條
修罕。賦文曰縟繁采飾也宋朝採爾實，夕捋爾竿。字林曰竿木莖也協韻公旦切

翠豐尋，逸珠盈碗。豐尋言節長盈尋也說文曰豐

喻德也逸謂過於衆類盈碗言多也
實消我憂，憂急用緩，逝將去乎？庭虛情滿。其五去謂之文禪之所也逝將已見上文白虎通曰

賁滿，虛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瘁此秋棘。春林以喻匹禪秋棘理自喻也

有鳥翻飛，不遑休息。鳥請

我之敬之，廢歡輟職。其六毛詩曰我之敬之

音以賞奏，味以殊珍。呂氏春秋曰鍾期死而伯牙乃破琴絕絃以為世無復賞音者也淮南子曰珍

文以明言，言以暢神。左氏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家語孔

之子之往，四美不臻，謂文

澄醪覆觴，絲竹生塵。不飲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

素卷莫啓，幄無談賓。謂文

孤我德，又闕我鄰。其七光光段生，出幽遷喬。臧榮緒晉書曰鮮卑段匹磾自號大將軍揚雄侍中箴曰光光常

資忠履信，武烈文昭。開唐賦曰資忠履信以進德漢武帝贈故朱崖太守董廣詔曰伐叛柔服文昭武烈普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

乃奮長縻，是轡是鑣。廣雅曰鑣索也勒篋

贊矣段生亦以勉心公朝也一片忠誠於此

意多鬱結
而氣自激
昂石不功
雖實不矜
有意下尚
有千生

此功如流
正樂不建
所以英雄
於正以未
于句餘耳

重贈盧諶 五言樂府詩書曰諶詩託意非常想張陳以激諶素無奇略以常詞爾現

劉越石

握中有懸本，壁自荆山璆，懸璆懸黎以為璆也琴操下和歌曰攸攸析水經惟彼太公望，昔在

渭濱叟，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好周伯將出獵果遇太公于渭之陽六韜曰文王卜田史烏為卜田于渭之陽將大得非龍非虵非熊非羆非猨非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答實戲曰周望兆動於渭濱鄧生

何感激千里來相求，東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南陽人也更始既至雒陽以世祖為大司馬使安集河北禹聞之自南陽發北徑渡河追至鄧謂上見之甚驩謂曰我得拜除長吏生進來聽欲仕耶禹曰不願也趙岐孟子章指

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漢書曰陳平從高帝擊韓信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食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南過曲逆詔御史封平為曲逆侯

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鉤。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密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顛魏武子司空

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數子謂太公已下也言數子皆能陳謀以靜亂故已想之而共遊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讎？

不夢周，論語曰甚矣吾衰也久矣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毛萇詩傳曰云言也左氏傳曹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公羊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家語曰孔子云修事而能建業注曰建

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晉康幽憤詩曰時不我與去乎若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

素秋，劉楨與臨海侯書曰霜以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轡，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諫文曰駟轡也

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

孫評文選 卷三

一三

柔，應劭漢書注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鍊不耗

贈劉琨四言

盧子諒

之子諒開線
之非石
激昂多
比非越
奚以爲

故吏從事中郎盧譙死罪死罪

傅子曰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廉元封五年舉秀才歷世相承皆向郡國稱故吏漢書音義張晏曰人臣上書當昧狹死罪而言

謹稟性

短弱，當世罕任，鄭玄周禮注曰稟受也

因其自然，用安靜退。鬼谷子曰物有自然樂氏曰自然繼本名也管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在木

闕不材之資，處鴈乏善鳴之分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故人之家故人之喜令豎子殺鴈恐之

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主人之厲以不能鳴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矣材與不材之閒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管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分謂已所當

得也。卷異遽子，愚殊甯生。

論說子曰遽伯玉邦無道可卷而懷之又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

匠者時眇，不免牝賓。言在木闕不材故匠者時眇在鴈乏善鳴故不免牝

質也莊子惠子謂弟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匠者不願廣雅曰饑進食也饑與饜同仕眷切

嘗自思惟，因緣運會，得蒙接事。

宋衷保乾圖注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自奉清

塵，于今五稔，楚辭曰開赤松之清塵然行必塵起不敢指斥尊者故假塵以言

謨明之効不著，候人之譏以

彰。尚書曰允迪厥德昭明聃諧毛詩序曰侯人刺近小人也詩曰彼侯人兮荷戈與設

大雅含弘，量苞山藪。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宋伯謂晉侯曰川

澤納汗山

加以待接彌優，款眷逾昵，與去運籌之謀，廁讎私之歡。廣雅曰款誠也爾雅曰昵近也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

中吾不如子房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綢繆之旨，有同骨肉。毛詩曰綢繆東薪毛萇曰綢繆纏緜也骨肉謂父子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其爲知己，

語亦悲切
似不能以
言盡者而
將中平術
處多野策
不稱

古人罔喻。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已昔聶政殉嚴遂之顧，荆軻慕丹燕之義。聶政已見西征賦荆軻已見西征賦意氣之

閒，靡軀不悔。謝承後漢書楊喬曰侯生為意氣別類楚辭曰子胥諫而靡軀比于忠而剖心說文曰靡爛也靡與靡古字通雖微達節，謂之可庶。達節已見上文然苟曰

有情，孰能不懷？毛詩詩傳曰懷思也故委身之日，夷險已之。委身猶委質也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武乃時也夷險喻治亂也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夷險杜預左氏傳注

蓋本同末異，楊朱興哀，始素終玄，墨翟垂涕。淮南子曰楊子見塗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閱其別與化也分

乖之際，咸可歎慨，致感之途，或迫乎茲。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廣雅曰迫急也亦奚必臨路而後長號，覩絲

而後獻歎哉？楚辭曰泣歎歎而沾衿王逸曰獻歎喘貌也是以仰惟先情，俯覽今遇，今謂理也感存念亡，觸物眷

戀。尸子曰其生也存其死也亡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周易然則書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

之具矣。況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有不得至於盡言，邪？班固兩都賦序曰雅容掄揚著於後詞弘美已見上文抱或為挹若公肆

抑不足以掄揚弘美，亦以據所其抱而已。班固兩都賦序曰雅容掄揚著於後詞弘美已見上文抱或為挹若公肆

大惠，遂其厚恩。左氏傳王使富辛如晉曰伯父若肆大惠杜預曰肆展也廣雅曰遂竟也漢書劉向曰蒙漢厚恩錫以咳唾之音，慰其違離之意。于

孔子謂漁父曰丘竊侍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也則所謂咸池，鬪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史記曰封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雜書曰秦

失金錢魚目入珠鄭玄曰魚目亂真珠謹之願也，非所敢望也。左氏傳鄭伯曰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謹死罪死罪！

澹哲帷皇，紹熙有晉。皇謂懷帝也。毛詩曰：澹哲維商。爾雅曰：紹，繼也。又曰：熙，興也。振厥弛維，光闡遠韻。韋昭漢書注曰：弛，廢也。音韻篇曰：闡，開也。韻語詩德音之和。

也。有來斯雍，至止伊順。毛詩曰：有來雍雍。雍，至止也。爾雅曰：伊，順也。三台攜朗，四岳增峻。其一漢書曰：北斗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能也。色齊為和不齊為乖。說文曰：攜，舒也。尚書曰：四岳，春秋漢書曰：三公參五岳在天法三能合與能同也。

伊陟佐商，山甫翼周。尚書曰：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格于上。帝毛詩曰：鸛鳴王命，仲山父將之也。弘濟艱難，對揚王休。尚書王曰：用敬保元子，則弘濟于艱難。毛詩曰：戎拜稽首，對揚王休。苟非異德，曠世同流。言理之德苟不異於昔賢，雖復與之曠世若同一流也。班固識曰：漢興以來，曠世歷年，庶雅曰：曠，遠也。

加其忠貞，宣其徽猷。其二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毛詩曰：君子有微猷。伊譔陋宗，昔邁嘉惠。爾雅曰：邁，承也。越絕書曰：恭承

聖運，申以婚姻，著以累世。左氏傳呂相曰：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婚姻。范曄後漢書孔融傳：李膺曰：與君累世通家。義等休戚，好同興廢，孰云匪諧？

如樂之契。其三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爾雅曰：諧，和也。說文曰：契，大約也。列子曰：俗與貞，嶠二山沈於大海，仙聖播遷者，巨億計也。聲類曰：播，散也。望公歸之，視險忽艱。左氏傳晉趙孟曰：望，望而歸之，視遠如邇。吳季璜與

曹丕書曰：雖云幽深，視險若夷。茲願不遂，中路阻顛。阻，顛謂誰交為。劉粲所害也。仰悲先意，俯思身愆。其四大鈞載運，良辰

遂往。爾雅曰：大鈞，播物。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莊子曰：天道運行，楚辭曰：吉日兮，莫辰。鄭玄儀禮注曰：遂，猶因也。瞻彼日月，迅過俯仰。毛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莊子曰：俯仰之間，逝如過隙。

者彌疎。呂氏春秋曰：死者彌久，生者彌疎。溫溫恭人，愼終如初。恭人謂理也。毛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老子曰：愼終始，始則無敗事。覽彼遺音，恤此窮

孤，譬彼膠木，蔓葛以敷。其六遺音謂誰父之言也。窮孤，誰自謂也。爾雅曰：恤，憂也。禮記曰：恤孤獨以逮不足。范曄後漢書曰：何敞謂宋由曰：節者浮費，賤恤窮孤，木喻現也。詩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妙哉

孤，譬彼膠木，蔓葛以敷。其六遺音謂誰父之言也。窮孤，誰自謂也。爾雅曰：恤，憂也。禮記曰：恤孤獨以逮不足。范曄後漢書曰：何敞謂宋由曰：節者浮費，賤恤窮孤，木喻現也。詩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妙哉

孤，譬彼膠木，蔓葛以敷。其六遺音謂誰父之言也。窮孤，誰自謂也。爾雅曰：恤，憂也。禮記曰：恤孤獨以逮不足。范曄後漢書曰：何敞謂宋由曰：節者浮費，賤恤窮孤，木喻現也。詩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妙哉

孤，譬彼膠木，蔓葛以敷。其六遺音謂誰父之言也。窮孤，誰自謂也。爾雅曰：恤，憂也。禮記曰：恤孤獨以逮不足。范曄後漢書曰：何敞謂宋由曰：節者浮費，賤恤窮孤，木喻現也。詩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妙哉

敘次敷衍
亦是和平
耳

蔓葛得託膠木妙猶葉不雲布華不星燭封禪書曰雲布霧散承侔卞和質非荆璞薛君韓詩章句曰承受也謂受

恩鄭玄周禮注曰俸等也韓子曰楚于和兵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武王也

亦既篤眷亦既親飾獎驚猥方駕駿珍方言曰凡相被飾亦曰裝禮記曰凶年乘驚馬廣雅曰驚始也許慎注曰方併也驚以

方駿猥以方珍也買遠國語注曰珍寶也溺諧靡成良謀莫陳尙書曰載明謂諧無覲狐趙有與五臣其八五臣之從晉文猶譏之毒劉氏無敢望同狐趙之立

大功有志與彼五臣俱履危厄買遠國語注曰覬望也繼致切五臣已見上文

五臣奚與契關百懼言五臣何敢與五臣契關逢於百懼毛詩曰死生契闊又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懼毛衰曰離憂也離一作懼身

經驗阻足蹈幽遐言已與五臣同也左氏傳楚子曰晉侯險阻難備管之矣義由恩深分隨昵加分猶綢繆委心自同匪

他其九綢繆已見上文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委心歸計願子勿辭毛詩云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昔在暇日妙尋通理孟子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也尤彼意氣使是

節士言已昔以意氣而殞命皆非正道故尤而使之辭君韓詩章句曰尤非也意氣已見上文謝承後漢書曰節士臨昂有鴻漸浮雲之志慎子曰世高節士情以體生感以情起言今乃知意氣

以體信而乃生感趣舍罔要窮達斯已其十言既感厚恩而吉凶惟命故云趣舍無所要求窮達任其所止也六韜太公謂武王曰樂天知命之無憂者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志也道德於此則窮達一也由余片言秦人是憚史記秦繆公問內史獋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日禪

効忠飛聲有漢金日磾已見西征賦思桓桓撫軍古賢作冠來牧幽都濟厥塗炭其十一劉琨張琚為後進冠小雅曰牧也尚書曰有夏曆虞民踐塗炭塗炭既濟寇挫民阜周禮曰以阜人民謬其疲隸

授之朝右朝右謂列駕也張璠漢記曰王堂為汝南太守教掾吏曰其寧章朝右委功曹陳蕃也上懼任大下欣施厚漢書武帝制曰任大而守重管子曰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也實

祇高明，敢忘所守？其十二毛詩曰高明令終鄭玄曰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也漢書谷永曰有守者循其職也相彼反哺，尚在翔禽。毛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小雅曰純嘏

而反哺者，孰是人斯，而忍斯心？斯心謂誅父母見害之心也國語國人誦其共世子曰是人斯而有是冕也每憑山海，庶覲高深。山海以喻瑰也李斯上書

曰大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注曰緬獨遠也長徽已纓，逝將徙舉。長徽已纓謂

類乎微纒之繫於己也周易曰緊用微纒說文曰纒線也

夙夜，謂行多露。其十四毛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然收迹西踐，銜哀東顧。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曷云塗遼曾不咫尺曰咫尺豈不

必遙，稟澤洪幹，晞陽豐條。說文曰幹本也楚辭曰夕晞余身乎九陽毛襄詩傳曰晞乾也根淺難固，莖弱易彫，操彼織質，承此

衝飈。其十五毛詩曰衝飈亂也鹽鐵論曰衝風飄飈沙石旋積纖質實微，衝飈斯值，誰謂言精，致在賞意。莊子曰可以言論者物之粗者

玄禮註注曰不見得魚，亦忘厥餌。餌猶筌也莊子曰筌者所以得魚也遺其形骸，寄之深識。莊子曰

申徒兀者也謂于產曰吾與夫子遊十有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察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王命論曰淵然深識

似我其偶也。仰熙丹崖，俯澡綠水。說文曰熙燥也無求於和，自附衆美。莊子曰古之治道者智與恬交相

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慷慨遐蹤，有愧高旨。其十七言心慷慨蓋古賢之遠蹤而事與願違故有愧高旨爰造異論，肝膽楚越。謂理被謗也

曰衆人謂現詩懷帝王大志莊子仲尼謂當季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高誘淮南子注曰肝膽喻近也楚越喻遠也

爲一同淮也南子死生既齊，榮辱奚別？列子揭朱曰生齊死齊齊貴齊賤齊萬殊爲一也齊王仲宣七釋曰均同死生齊混榮辱也

處其玄根，廓焉靡結。其

八廣雅曰玄道也張衡玄圖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始莫與爲先廣雅曰厥空也厥結謂體道通心無怨結也

福爲禍始，禍作福階。言無常也韓詩曰利房用本福爲禍先越記曰禍爲福先福爲禍室

天地盈虛，寒暑周迴。言物極必反也周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又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夫差不祀，覺在勝齊。以喻魏也史記曰吳王夫差不祀覺在勝齊

邈矣達度，唯道是杖。達度亦謂理也形有未泰神無不暢也漢書音義曰魏通也

如川之流，如淵之量。毛詩曰如山之流如川之流家語齊大夫子高適魯見孔子曰而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海澗之爲大也

上弘棟隆，下塞民望。其二十周易曰棟隆之吉不機乎下也鄭玄禮記注曰塞

逍遙步城隅，暇日聊遊豫。毛詩曰侯我於城隅暇日已見上文曹植蟬賦曰始遊豫乎芳林

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說文曰漠北方

平陸引長流，崗巒挺茂樹。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李陵書曰舉目言

良儔不獲偕，舒情將焉訴。楚辭曰向長

遊子恆悲懷，舉目增永慕。笑誰與爲樞曹子建應詔詩曰長懷永慕

賢士風，遂存往古務。楚辭曰伊

朔鄙多俠氣，豈惟地所固。兩雅曰朔北方也鄭玄周禮注曰都之所居曰鄙漢書曰趙地此通燕涿高氣勢也

李牧鎮邊城，荒夷懷南懼。史記曰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當代居厲門備匈奴匈奴小入伴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子聞之大率乘來入李牧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子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

趙奢正疆場，秦人折北慮。史記曰趙奢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令趙奢將救之大敗秦軍秦遂城說文曰懷念思也

贈崔溫五言集曰與溫太真崔道儒何法盛言錄曰溫嶠字太真又曰崔悅字道儒

盧子諒

羈旅及寬政，委質與時遇。左氏傳齊侯使敬仲為卿曰羈旅之臣幸者廢者及於寬政君之惠也又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恨以驚鑿姿，徒煩飛子

御。王命論曰驚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史記曰大維生非子非子居大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大丘人言之周孝王召使主馬子涇涇之閒馬大蕃息非與飛古字通亦既弛負擔，忝位宰黔庶，苟

云免罪戾，何暇收民譽？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又曰晉悼公即位公宮之長皆民譽也倪寬以殿黜，終乃最衆賦。漢書曰

左內史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貢租課殿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總恩不絕課更以最上何武不赫赫，遺愛常在去。漢書曰何武為大司

名去後古人非所希，短弱自有素。鄭玄禮記注曰素猶故也何以敷斯辭？惟以二子故。二子謂崔溫也

爾答魏子悌 五言

盧子諒

崇臺非一幹，珍裘非一腋。簡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堯堯曰腋在肘後多士成大業，羣

賢濟弘績。班固漢書贊曰高祖征伐定天下遇蒙時來會，聊齊朝彥迹。言當貴榮寵時之暫來也漢書廉通曰時乎時乎不再來顧此

腹背羽，愧彼排虛翮。愚無士平公曰吾嘗客門左千人右千人何謂不好士乎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翮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如下今君之衣寄身蔭四嶽，託好憑二益。四嶽謂劉瓛也四嶽客門左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義耶已見上文論語孔子

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傾蓋雖終朝，大分邁疇昔。鄒陽上書曰白頭如新傾蓋若故左氏傳曰楚子文訓兵終朝而畢李固與資孺書曰開廓大分綢繆思信左氏傳善辭曰疇昔之羊子為政在

危每同險，處安不異易。易夷易也俱涉晉昌艱，共更飛狐厄。王隱晉書曰惠帝以敦煌土界關遠分立晉昌郡又曰晉昌譙匈奴中郎將別

精好發端
措弱耳
然不起掩
其一足之
佳安役形
以安役形
妙用筆自

領戶然時段匹瑋為此職謹在碩所雖斥言之故曰晉昌
也晉中與書曰石勒攻樂平劉琨自代飛狐曰奔安次也
恩由契闊生義隨周旋積契闊已見上文左氏傳晉公子重耳謂楚子曰晉楚治兵以與君周
旋
豈謂鄉曲譽，謬充本州役。燕丹子曰士無鄉曲之譽則不可以論行匹譚
惕毛萇詩傳曰惕理以精神通，匪日形骸隔。楚辭曰衆人莫可與論道非
惕猶切切也恨無隨侯珠，以酬荆文璧。隨侯珠已見上文荆楚也韓子曰楚人卡和得璞玉於荆山之中文王即位乃
無隨侯珠已見上文荆楚也韓子曰楚人卡和得璞玉於荆山之中文王即位乃

答靈運五言

謝宣遠

夕霽風氣涼，閑房有餘清。何敬祖雜詩曰閑房來靖氣呂氏春秋曰冬不用髮清有餘也開軒滅華燭，月露皓已盈。軒輊也蜀都賦曰高軒以

獨夜無物役，寢者亦云寧。孫卿子曰是謂迴眷毛詩曰眷言顧之伊余雖寡慰，殷憂暫爲輕。靈運序

歎彼行旅艱，深茲眷言情。魏文柳賦曰行旅仰而迴眷毛詩曰眷言顧之伊余雖寡慰，殷憂暫爲輕。長門賦曰伊余雖寡慰，殷憂暫爲輕

於安城答靈運

五言謝靈運贈宣遠序曰從兄宣遠義熙十一年正月作守安城其年夏贈以此詩到其年冬有答

謝宣遠

條繁林彌蔚，波清源愈濬。阮德獻嘗築道參詩曰：體直響正源深流清。華宗誕吾秀，之子紹前胤。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貴族必

有應斯舉者毛苾詩傳曰：誕大也。大矣后稷十月而生也。廣雅曰：秀美也。毛詩曰：之子于征，尚書曰：傳克紹前烈。孔安國尚書傳曰：胤，嗣也。綢繆結風徽，烟煴吐芳訊。綢繆已見上文。周易曰：天地烟煴，萬物化

摩演連珠曰：肆義芳訊。鄭文禮註曰：訊，問也。鴻漸隨事變，雲臺與年峻。其一：鴻漸以喻仕。雲臺以喻爵位也。周易曰：鴻漸于陸，雲臺之

高階者，竹脊碎，陸高誘曰：雲臺，高階也。雲臺，故曰雲臺也。親親子敦子，賢賢吾爾賞。禮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又曰：親親，親也。毛詩曰：采芣不斁，韓鄭文曰：與者，謙弟以敬事兄，兄以榮

景後爾，鮮輝方年長爾，一日也。說文曰：景光也。孔安國論語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萎葉愛榮條，涸流好河廣。其二：萎葉，涸流，自喻也。王逸楚辭

湯詩曰：峻嶽敷榮條。文賦曰：盤若涸流，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殉業謝成操，復禮愧貧樂。司馬彪莊子注曰：殉，當也。論語子曰：一日克己

代耕，符守江南曲。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禮記曰：諸侯之下，土視上。屢運傷桂苒，遵塗歎緬邈。莊子曰：時運行，各得其序。張茂先勅志詩云：日與月與，在母代謝。陸機贈馮文熊詩曰：遵塗遠蹈，又擬古詩曰：緬邈若飛沈。布懷存所欽，我勞一何篤。其三：番康秀才詩曰：思我所欽，我

何篤其愁。擊允雖同規，翻飛各異旆。毛詩曰：擊允，彼桃蟲，翻飛，惟鳥異。擊，謂異也。凡旆，勞如何。徐幹答劉楨詩曰：我思一

乘三春。窅承明內，明內也。毛詩曰：京畿千里，承明，假京洛而言之也。尋塗塗既擘，即理理已對。外內殊職，是塗擘也。賢愚異任，是理對也。

絲路有恆悲，矧迺在吾愛。文四：絲路，已見上。文五：絲或為蹊也。文六：莊子曰：有鳥焉，其名為鷓鴣，以一足行為跬，空案切。鄭玄禮記注曰：武迹也。淮南子曰：飛鳥翾羽，許慎曰：鷓鴣，鷓也。莊子曰：有鳥焉，其名為鷓鴣，扶搖羊角而上者，行九萬里，斥鷃笑之曰：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此亦飛之至也。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豈不識高遠，

豈不識高遠，

豈不識高遠，

豈不識高遠，

豈不識高遠，

豈不識高遠，

豈不識高遠，

絕妙發端
大有西山
爽氣

五章敘此
一綫敘過

違方往有吝。阮籍詠懷詩曰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儀郭象莊子注曰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周易曰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歲寒霜雪嚴，過半路愈峻。言位高而危懼也莊子孔
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職國策曰或謂秦王曰日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也。
量已畏朋友，勇退不敢進。庾元規讓中書表曰量已知弊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晏子春秋曰
上士進進，行矣勵令猷，寫誠訓來訊。其五孔安國尚書傳曰勸勉也補亡詩曰實寫爾誠曹植與吳重書曰得所來訊文采委曲

西陵遇風獻康樂 五言沈約宋書曰靈運襲封康樂侯鄭玄禮記注曰猷猶進也又曰古者致物於人尊之曰猷

謝惠連

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發，趣途遠有期，念離情無歇。趣向也成裝候良辰，漾舟陶

嘉月。詩懷淮南子注曰裝飾也良辰已見上文蜀都賦曰漾輕舟楚辭曰陶嘉月兮總駕翠玉英兮自修爾雅曰陶喜也瞻塗意少悵，還顧情多闕。其一韋昭漢書注曰僚樂也哲兄

感此別，相送越垌林。有女化離慨其嘆矣毛萇曰低別也匹視切爾雅曰野外曰垌林林外曰垌飲餞野亭館，分

袂澄湖陰。毛詩曰飲饌于湖范曄後漢書曰郭伋送止野亭悽悽留子言，眷眷浮客心。韓詩曰眷眷顧願孔安國尚書傳曰浮行也迴塘隱櫓棧，

遠望絕形音。其二南都賦曰分背迴塘說文曰櫓船頭也韋昭漢書注曰棧棧也靡靡卽長路，戚戚抱遙悲。楚辭曰居戚戚而不解悲遙但自耳，

路長當語誰？楚辭曰汎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古詩曰愁思當語誰行行道轉遠，去去情彌遲。陸機赴洛詩曰行行遂去遠機赴洛詩曰行行遂去遠

魯運遲乎 其行也 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其三鄒魯長水經注曰浦陽江水導源烏傷縣而經上虞縣孔安國尚書傳曰湄水北曰浦晉灼漢書注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郭璞山海經注曰今錢塘

有浙江 其行也 屯雲蔽曾嶺，驚風涌飛流，零雨潤墳澤，落雪灑林丘。毛詩曰零雨其濛浮氛晦崖巘，積

風特評起
思兄之感

敘事安頓
起結自如
雖分草實
一語首實
首敘還詞
再敘不山
後名不敘
述之故不
其詳不敘

孫評文選 卷三

三四

素惑原疇爾雅曰重

曲薄汜停旅，通川絕行舟。

其四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泊與薄古字通韓詩外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隊隱也行旅已見上文上林賦曰通川過於

中庭魏文帝善哉行曰
洋洋川流中有行舟

臨津不得濟，佇櫂阻風波。

孔叢子孔子歌曰臨津不濟還輟息鄭爾雅曰佇久也家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也

蕭條洲

渚際，氣色少諧和。西瞻興遊歎，東睇起悽歌。積憤成疢癘，無萱將如何？

其五韓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

背頓言思伯使我心海薛君曰
韻草忘憂也覺與龍通海音悔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五言沈約宋書曰元嘉三年徐疾之等誅徵顏延之為中書侍郎范中書蓋謂范泰也

謝靈運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

漢書張良曰今以三寸舌為帝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弄人聞事欲

從赤松子學道輕舉又曰琅邪郡漢亦有清行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東山謂會稽始寧也橙道鬱晉陽秋曰謝安有反東山之志每形之於言

聖靈昔迴眷，微尚不及宣。

謂高祖也陸機弔魏文帝
柳賦曰行旅仰而迴眷

何意衝廳激，烈火縱炎烟。焚玉發峴峯，餘燎遂見遷。

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繼在大臣嬖選機

屬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茂之等患之出為永嘉太守衛

投沙理既迫，如叩願亦愆。

漢書曰賈誼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

得見上文尙書曰火炎崑崗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子猛火猶足以為生何至自苦如長卿曰第如臨邛從昆弟假貸

長與權愛別，永絕平生緣。

緣因浮舟千仞壑，

戰國策蘇代曰水浮輕舟春秋繁露曰水赴千仞之壑而不旋

流沫不足險，石林豈為艱？

似勇者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撥響琴賦曰青巖萬尋

列子曰閩中安可處？日夜念歸

於呂梁懸水四十仞流沫三十里見一丈夫遊之以為有害使弟子並水而承之數百步出破

孔子觀

咸或作感
語語與久
欲置山相

旋漢書曰故越王無諸世越祖身諱閔中兵 事躡兩如直，心慳三避賢。召無道則左遷故云事躡兩如矢直而已雖

飛泉陸機詩曰託身承華御爵 盛明盪氛昏，貞休康屯邇。盛明貞休謂太祖也言以盛明之德而滂氣昏之徒又以

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大人吉節文曰休美也 殊方咸成貸，微物豫采甄。沈約宋書曰太祖登祚徐羨之等徵靈運為

運書敦獎之乃出就文子曰殊方偏國老子曰夫推道善貸且成說文曰貸 感深操不固，質弱易版纏。謂應徵也感深

辭曰悲靈修之浩蕩何執操之不固應璩與陸中夏書 曾是反昔園，語往實款然。毛詩曰曾是位 曩基即

先築，故池不更穿，爾雅曰義久也謂久舊也仲長子曰築基 果木有舊行，壤石無遠延。劉歆甘泉賦曰

延苑曰楚莊王築層臺 雖非休憩地，聊取永日閑。毛詩曰且以永日 衛生自有經，息陰謝所牽。莊

南榮陸曰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乎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與物委蛇而回其波 乎是衛生之經也司馬彪曰生謂衛護其生全性命也息陰即息影也牽謂俗務也已見遊南亭詩 夫子照情素，探懷授

往篇。史記蔡澤謂應侯曰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披心腹示情 素素猶實也王仲宣詩曰探懷授所歡願辭不願身

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之 五言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桂林真

謝靈運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顯川荀雍太山 羊琇之文章當會共為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

孫評文選 卷三

三五

謝靈運

始言初別後及還期只在尋遠也超山以思

此西陵風之對作也意中多滯礙而反遜

妙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楚辭曰觀妙與子別山阿，含酸赴修軫。日珍井田問陌中流袂

就判，欲去情不忍。毛詩傳曰判分也顧望脰未悁，汀曲舟已隱。尚休公羊傳注曰脰頸也陸彥聲詩曰

也信與情通文字集略曰汀水際平也隱汀絕望舟，驚棹逐驚流。海賦曰驚浪雷奔欲抑一生歡，并奔千里遊。言遠別已為抑遊千里遊

加離思列于公孫朝曰欲盡一生之歡窮當日落當樓薄，繫纜臨江樓。纜維舟索也吳志曰更增何續謝靈運遊名山志曰從臨江樓步路南上二里餘左望湖中有

年之樂古詩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復江也。豈惟夕情斂，憶爾共淹留。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復增今日歎。潘岳哀永逝曰饑茲

情已分慮，况迺協悲端。悲端謂秋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也秋泉鳴北澗，哀猿響南巒。爾雅曰澗山澗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澗戚

戚新別心，悽悽久念攢。攢聚之也攢念攻別心，且發清溪陰，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

岑。楚辭曰夕投宿於石城漢書曰會稽有剡縣吳錄地理志曰剡縣有天姥學劉植瑛切姥莫古切高高入雲霓，還期那可尋。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羊祜請伐吳表曰高山尋雲霓清安仁

在嶺縣詩曰感此還期淹儻遇浮丘公，長絕子徽音。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毛詩曰太叔爾嘏音

酬從弟惠連 五言

謝靈運

寢瘳謝人徒，滅迹入雲峯。爾雅曰瘳病也太玄經曰老子行則滅迹立則隱形巖壑寓耳目，歡愛隔音容。永絕賞心

望，長懷莫與同。潘安仁詩曰歲寒無與同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胸。其一鄉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懸乎古詩曰濟濟令弟史記蔡澤曰披腹心心胸既

連之清芬
佳參看亦
前高未別
既別以後
方分草鋪
敘之常也

凡選詩贈
答之作多
用兩存不
必盡佳然
可見兩心

云披，意得咸在斯，莊子善養曰余道遠於天，凌澗尋我室，散帙問所知，說文曰帙書衣也，夕慮曉月流，

朝忌曛日馳，王逸楚辭注曰曛黃昏時也，悟對無厭歎，聚散成分離，其二言事無常故聚而必散成有分，分離別

西川，迴景歸東山，別時悲已甚，別後情更延，爾雅曰延長也，傾想遲嘉音，果枉濟江篇，也果猶

也，送辛勤風波事，款曲洲渚言，其三風波已見上文秦嘉隨轉詩曰思面款曲，洲渚既淹時，風波子行遲，務協華京

想，詎存空谷期，廣雅曰務遠也華京猶京華也郭璞遊仙詩曰京華遊俠窟毛詩曰皎皎自駒在彼空谷，猶復惠來章，祇足攪余思，毛詩曰胡逝我

若果歸言，共陶暮春時，其四陶喜也，暮春雖未交，仲春善遊遨，宋交謂暮春氣節與仲春未交也孔

山桃發紅萼，野蕨漸紫苞，爾雅曰堀山桃也毛詩曰言采其蕨毛詩義疏曰厥山菜也，鳴嚶已悅豫，幽居

猶鬱陶，鳴嚶已見上文禮記曰幽居而不淫論衡曰幽居而靜處恬澹，夢寐佇歸舟，釋我吝與勞，其五范曄後

周舉嘗相謂曰數日之閒不見黃生則鄙悵之萌復存乎心毛詩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贈王太常 五言 蕭子顯齊書曰王僧達除太常

顏延年

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尸子曰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也，蓄寶每希聲，雖祕猶彰徹，老子曰大音希

曰若險危大人而有名彰徹也，聆龍際九泉，聞鳳窺丹穴，廣雅曰聆聽也莊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醜龍領下說文曰際察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名曰鳳鳥丹穴已見東京賦

相照慮之
顏光祿贈
答諸體
集板孤姿

歷聽豈曰士，唯然觀世哲。孔安國尚書傳曰：工官也。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列。王逸楚辭注曰：發文舒詞，然成

國華尚書曰：凡厥衆人，極之敷言。秋與賦曰：猥庸朝列，爾雅曰：列，樂也。

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臺。禮記曰：德輝動乎內而人莫不承。德廟衡顏子碑曰：考不其振芳風。側同幽人

居，郊扉常晝閉。周易曰：道坦坦幽人貞吉。仲其諫曰：荆門晝掩，閑庭晏然。林閨時晏閑，亟迴長者轍。爾雅曰：野外謂之林。鄭玄周禮注云：閨，里門也。漢書淮南王曰：早閉

晏開又曰：陳平門外多長者車轍。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靜惟澹羣化，徂生入窮節。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蘇林注曰：化，而化也。而，死爾。雅曰：徂，往也。謂往之死也。家語孔

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豫往誠歡歇，悲來非樂闕。周易曰：初六鳴豫凶。王弼曰：樂過則淫。志窮則凶。爾雅曰：豫，樂也。淮

南子曰：奏樂而喜，曲終而悲。鄭玄禮記注曰：闕，終也。屬美謝繁翰，遙懷具短札。屬，猶綴也。謝猶慚也。說文曰：懷，念思也。又曰：札，牒也。阻，斷切。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五言集曰：從兄散騎字敬宗。車長沙字仲遠。

顏延年

炎天方埃鬱，暑晏闕塵紛。淮南子曰：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性炎上，故曰炎天。廣雅曰：方，正也。毛萇詩傳曰：鬱，積也。禮記曰：仲夏小暑至。賈逵國語注曰：晏，晚也。毛萇詩傳曰：闕息

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獨靜闕偶坐，臨堂對星分。賈逵國語注曰：偶，對也。周禮曰：以星分夜。側聽風薄木，遙睇月開雲。法言曰：風薄于

山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亦激之意也。楚辭曰：雲紛紛而激木。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禮記曰：仲夏之月，蟬始鳴。易通系卦曰：蟬，蟬之

初過半，荃蕙豈久芬？楚辭曰：時蹇蹇而過中。又曰：荃蕙化而為求。屏居惻物變，慕類抱情殷。漢書曰：賢聖謝病，屏居田南山

思慕類兮，以悲。魏文帝善哉行曰：喟然以惋，殷抱情不得。魏玄勳起賦曰：眷傷侶而情殷，殷愛也。

九浙非空思，七襄無成文。楚辭曰：惟都路之逶迤兮，魂一夕而九逝。韓詩曰：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

襄不成報章薛
君曰癸反也

直東宮答鄭尙書 五言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高祖踐阼遷都官尙書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然答詩謝舍人之日

皇居體寰極，設險祇天工。孔融薦禰衡表曰帝室皇居西京賦曰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紫雲星之環極沖赫衛以輝煌周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尙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兩闌阻

通軌，對禁限清風。兩闌謂東宮及中宮也方言曰軌道也各有禁守謂禁中也故曰對也胡廣書曰建洪德流清風歧子旅東館，徒歌屬南墉。毛詩曰

遠鼓子望之賈逵國語注曰旅客也爾雅曰徒歌曰謠鄭玄儀禮注曰屬注也謂意注之也尙書爲中台在南故曰南那寢興鬱無已，起觀辰漢中。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鄭玄考工記注曰觀不舒散辰大

以爲時候故曰大辰毛詩傳曰漢天運也流雲謁青闕，皓月鑒丹宮。廣雅曰蹠躡清防密，徒倚恆漏

窮。毛詩曰極首踟躕夏侯沖答潘岳詩曰相思限清防企佇誰與言爾雅曰密靜也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漏窮言曉也君子吐芳訊，感物惻余衷。演連珠曰肆義芳訊

無丘園秀，景行彼高松。賈逵國語注曰惜瘠也周易曰貫于丘園束帛義陸之秀因時揭毛儼演連珠曰知言

有誠貫，美價難克充。知汝之旨有誠貫美價難以克充漢書武帝詔書曰九變復貫何以銘嘉貺，言樹

絲與桐。貫樹絲桐欲播之琴瑟也魏文帝書曰嘉貺益膜爾雅曰賜也毛詩曰言樹之背史記曰駒思以對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何異絲桐之聞哉

和謝監靈運 五言沈約宋書曰靈運爲秘書監也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顏延年為始安太守元嘉三年徵為中書侍郎

弱植慕端操，窘步懼先迷。左氏傳鄭子產如陳曰陳亡國也其君弱植王逸楚辭注曰植志也楚辭曰內惟省以端操又曰夫唯捷徑以窘步窘求隨切周易曰先迷失道後願得常 寡立

非擇方，刻意藉窮棲。孫卿子曰寡立而不勝堅強而不崇周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王弼曰得其所久故不易也孔安國論語注曰棲方道也謂常道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世之俗此山谷之士非俗之人枯槁赴壑者之所好也

伊昔遘多幸，秉筆侍兩闈。陸機答賈謏詩曰伊昔有皇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語曰不幸國語曰雖

慚丹騰施，未謂玄素睽。丹騰喻君恩也玄素喻別也盧諶答劉琨書曰始棄終支 徒遭良時諛，王道奄昏

靈。謂少帝之日也潘岳河陽縣詩曰徒恨其時秦晉讀曰諛諛佞也彼寄切方言曰奄連也醫鑑喻世亂也爾雅曰風雨土為靈 人神幽明絕，朋好雲雨乖。人神幽明絕言時亂不獲祭享也會子曰

天曰明地曰幽張載詠園詩曰雲乖雨散心乎憤而 弔屈汀洲浦，謁帝蒼山蹊。謂之始安郡也賈誼有弔屈原文楚辭曰蹊汀洲兮杜若文字集略曰汀水際也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謁帝承明廡禮記曰舜葬

若楮 倚巖聽緒風，攀林結留萋。楚辭曰倚石巖以流涕又曰款款冬之緒風 跂予閒衡嶠，曷月瞻秦

檣。跂予已見上文衡山名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毛詩曰曷月余還歸載孔曄會稽記曰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之望南海越絕書曰再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更名茅山曰會稽 皇聖昭天德，豐澤

振沈泥。皇聖謂文帝也孫卿子曰變化代興謂之天德謝承後漢書曰仁 惜無爵雉化，何用充海淮。國語曰雀入

玄禮記注曰充足也子喻切 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藜。去國謂去始安也莊子曰越之流人去國旬月古詩曰思還故里閻楚辭曰處玄舍之幽門陸雲答兄書曰修遠樹藜

采茨葺昔宇，翦棘開舊畦。鄒玄周禮注曰茨園也廣雅曰葺覆也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 物謝時既晏，

年往志不借。言年既日往志意已衰不與子俱也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毛萑詩傳曰借具也俱亦齊同之意也 親仁敷情昵，與賦究辭棲。親仁謂

左氏傳陳五父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爾雅曰昵近也孫炎曰親之近也說文曰與悅也玩愛也芬馥歛蘭若清越奪琳珪吳都賦曰芬馥辟蠶說文曰歛息也一曰氣越泄也禮記曰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叩之其聲清越以長易曰書不盡言與章已見上文莊子曰有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問而應之盡其所懷若顏篇曰懷抱也

答顏延年五言

王僧達沈約宋書曰王僧達瑛邪人少好學善屬文為始興王行軍參軍稍遷至中書令以屢犯上顏於獄賜死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長卿相如字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華陽國記曰益州地珪璋既文府，精

理亦道心。言珪璋之隨既光於文府精理之妙亦窮於道君子聳高駕，塵軌實為林。楚辭曰城余駕兮入冥何

製塵軌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之林也崇情符遠迹，清氣溢素襟。思玄賦曰盡遠迹以飛聲陸景典語曰清氣漂於青雲之上聲類曰襟交領也結遊略年義，篤願

棄浮沈。莊子曰忘年忘義振於無境鄭玄毛詩箋曰願念也高誘淮南子注曰浮沈猶盛衰也寒榮共偃曝，春醞時獻斟。桓子新論曰余與揚子雲奏事坐

郭瑛上林賦注曰榮屋兩簷也曹植毛詩曰聿來晉字聿來歲序暄，輕雲出東岑。鄭玄曰聿自也麥壟多秀色，楊園

流好音。魏文帝登城賦曰嘉麥被盟廣雅曰秀美也歡此乘日暇，忽忘逝景侵。言人壽不留與景俱逝而壽損侵

有長者教子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蕤毛詩曰楊園之道又曰服膺黃鳥載好其音幽衷何用慰，翰墨久謠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棲鳳難為條，淑貺非所

臨。鳳非梧桐不棲故曰難為也誦以永周旋，匣以代兼金。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孟子曰齊王饋兼金一百而不受也

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五言郡是宣城郡

謝玄暉

結構何迢遞？曠望極高深。結構謂結連構架以成屋宇也。管靈光殿賦曰：躡其嵒，擗廣雅曰：曠，遠也。高深，謂江山也。魏武帝善哉行曰：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吳都賦曰：曠曠迢遞。牕中列

遠岫，庭際俯喬林。實子建詩曰：歸鳥赴喬林。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

思歸引曰：宴華池酌玉，酌爵既歸。秀才詩曰：習習和風吹我素琴。非君美無度，孰爲勞寸心？毛詩曰：彼己之于美無度。又曰：勞心勿勿列于文。樂謂叔龍曰：香月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能好我，問以瑤華音。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毛萇曰：惠愛也。鄭玄曰：言愛仁而又好我。毛詩曰：維佩以問之。毛萇曰：問遺也。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若遺金門步，見

就玉山岑。解朝曰：歷金門上玉堂。穆天子傳曰：癸巳至羣玉之山。容氏所守先王之謂。册府事瑤曰：即山海經玉山西王母所居者。皇甫謐釋勸曰：排闥闔步玉岑。

在郡臥病呈沈尚書五言集曰沈尚書約也

謝玄暉

淮陽股肱守，高臥猶在茲。漢書曰：季布爲河東守，上召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又曰：拜波，豈爲淮陽太守，躡伏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顯淮陽吏人不相得，吾徒得君重臥而治之也。

況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謝靈運南山詩曰：幽棲此永幽棲。連陰盛農節，簞笠聚東菑。胡安道愁霖賦曰：糞連陰之時，退想雲物之見微。毛詩曰：彼都人士，靈筮翩翩。毛萇曰：籩所以御雨。青藜爾雅曰：田一歲曰籩。

高閣常晝掩，荒堦少諍辭。裴掩見上。珍簞清夏室，輕扇動涼颺。楚辭曰：御雨青藜爾雅曰：田一歲曰籩。毛詩曰：南有嘉魚，鄭玄毛詩箋曰：聊略也。釋名曰：酒。

嘉魴聊可薦，淥蟻方獨持。毛詩曰：南有嘉魚，鄭玄毛詩箋曰：聊略也。釋名曰：酒。有沈齊淨蟻在上洗洗然。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夏李沈朱實，秋藕

嶺華清迥
之一洗板頂佳

宣城得秀
樂之靈秀
而規以輕
清令人心
怡神曠入
前寫高齊
之景次入
答呂自情
爾合自妙

時傳曰古者廢筆懸然後尉羅設潘岳河陽詩曰時菊耀秋華委猶輝也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也

寄言尉羅者，寥廓已高翔。喻蜀父老曰猶鶴羈之羈乎窳鄙之字而離者猶說乎藪澤廣雅曰窳深也廓

謂王晉安五言集曰王晉安德元王隱晉書曰晉安郡太康三年置即今之泉州也

謝玄暉

梢梢枝早勁，塗塗露晚晞。爾雅曰梢梢櫛也郭璞曰謂木無枝柯梢櫛長而殺也楚辭曰白露紛以塗塗王逸曰塗塗厚貌也毛萇詩傳曰晞乾也南中榮橘柚，寧

知鴻鴈飛？列子曰吳越之國有木焉其名曰檉碧樹而冬生檉則柚字也鴻鴈南樓衡陽不至晉安之境故曰寧知也拂霧朝青閣，日旰坐彤闈。左氏傳趙鞅曰日旰矣說文曰

旰也

悵望一塗阻，參差百慮依。蔡邕詩曰暮宿何悵望周易曰一致而百慮仲長統詩曰白慮何為至安在我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陸機詩曰京洛

言春草萋萋故王孫樂之而不反今春草秋而更綠公子尚未西歸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古詩曰秋草萋已綠毛詩曰誰能久京洛陸機詩曰京洛

奉答內兄希叔五言顧氏家譜曰辟字希叔邵陵王國常侍

陸韓卿蕭子顯齊書曰陸厥字韓卿吳人好屬文州舉秀才王晏少傳主簿後至行軍參軍厥父被誅坐繫尚方尋有令赦厥恨父不及感樹而幸其集云竟陵王舉秀才選太子太傅卿嘗接

嘉惠承帝子，躡履奉王孫。帝子謂竟陵也王孫謂太傅王晏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錫往事管子曰君有嘉惠於其臣漢舊儀曰帝子為王長門賦曰躡履起而彷彿魏志蔡邕見王粲曰此王公孫

結處用古
生入化妙
新

多風塵素
衣化為縞

有異屬叨金馬署，又點銅龍門。漢書音義曰屬近也叨金馬署謂爲秀才也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點銅

入平津邸，一見孟嘗尊。孟嘗尊太傅也漢書曰封丞相公孫弘爲平津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歸來翳桑柘，朝

夕異涼溫。其一左太冲詠史詩曰破平無產徂落固云是，寂蔑終始斯。徂落猶影落也羽獵賦曰萬物徂

門清二逕，坐檻臨曲池。漢書曰王陵杜門竟不朝請三輔決錄曰壽詡鳧鷖嘯儔侶，荷芰始參差。魏志曰

鴻儒雖無田田葉，及爾泛漣漪。其二古樂府詩曰江南可采蓮蓮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臣。魏志曰

子昂爲平原侯植家丞願防閑以應無所風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邪願北土之彦王門所以貴，自古多

俊民。鄒陽上書曰俊民用康賤與俊同離宮收杞梓，華屋富徐陳。離宮華屋皆謂太子也下盡議曰太子所居宮

天子之離宮使太子居之也左氏傳楚辭子曰晉大夫皆卿才也如杞梓皮革自遠往也吳平旦上林苑，日入伊水濱。

其三言晨夕侍遊真非一所也楚辭曰平明發兮蒼梧漢書曰梁孝王入朝侍帝遊獵上林書記既翩翩，賦歌能妙絕。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公幹五言詩之善相如惡溫麗，子雲慚筆札。西京雜記曰枚舉文章捷疾長卿製作淹遲皆一時

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之相如惡溫麗，子雲慚筆札。西京雜記曰枚舉文章捷疾長卿製作淹遲皆一時

迹矣方言曰惡慚也漢書曰樓護與谷永俱爲五駿足思長阪，柴車畏危轍。駿足喻希叔柴車自喻也後漢書曰

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唇舌平旦上林苑，日入伊水濱。

齊子曰臣賴君之賜箸愧茲山陽讌，空此河陽別。其四魏氏春秋曰晉康高唐山陽縣與向秀遊於竹林

十日飲中散千里遊，交幸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君選入秦見昭王于寶書紀曰初呂安友嵇康相思則

命駕子 渤海方淫滯，宜城誰獻酬？
言已之事竟陵徐吳之在渤海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即徐吳遊之所也國語曰
里從之 屏居南山下，臨此歲方秋。
屏居南山下曰方秋見上文左氏傳卜徒父曰歲云秋矣漢書路博德曰方秋匈奴肥未可與戰廣雅曰方始也
惜哉時不與日暮
無輕舟。其五言無輕舟以相從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劉越石贈盧諝詩曰時哉不我
與曹子建贈王仲宣詩曰有彼孤鶯鳴無匹傷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

贈張徐州稷五言

范彥龍

字字流轉 實不野 自成一格

田家樵採去，薄暮方來歸。
漢書楊敞曰田家作若菘城陽雜詩曰投來修岸垂時開樵採音楚辭曰薄暮
雷電廣雅曰薄至也毛詩曰來歸自鷄杜預左氏傳注曰來者自外之文也
 還聞

稚子說，有客款柴扉。
史記曰楚懷王稚子子蘭曰春秋曰款門而謁高誘曰
吳都賦曰俄從奔奔廣雅曰債尋也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
使欲夸楚為玳瑁簪刀劍並以珠飾之請春申君客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
軒蓋昭墟落，傳瑞生光

輝。
說苑雜瑣謂田子方曰吾諫厚得此軒蓋又師曠謂晉平公曰五鼎不當生墟落應劭風俗通曰諸
侯及使者有傳信乃得舍於傳耳今刺史行部車蓋傳車從事督郵周禮曰典瑞鄭玄曰瑞節信也
疑是徐方牧，既是

復疑非，
阮瑀止欲賦曰
意謂是而復非
 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
穀梁傳曰叔姬歸子紀其不言逆何
也逆之道微范曄曰逆者非卿也
 物情棄疵賤，

何獨願衡閭？
莊子曰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郭象曰愛娘在國皆物情
耳非理也爾雅曰疵痛也衡閭衡門也或以衡閭為絃琴非也
 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揮。
承謝

空霏霏，
後漢書曰山陽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為友春別京師以秋為期至九月十五日程雜作黍二親笑
日山陽去此數千里何必至元伯曰巨卿信士不失期者言未經而巨卿至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
毛萇詩傳曰傾詩也毛詩曰驕人
 寄書雲間鴈，為我西北飛。
漢書曰帝思蘇武使謂單于天子射上林中
得鴈足有係帛書西北謂徐州也在揚州之

西北輿地志曰宋以鍾離置徐州齊以荊州爲北徐州也

古意贈王中書五言集曰覽古贈王中書

范彥龍

凡云古意者皆用古人之比與之意

攝官青瑣闥，遙望鳳皇池。王融答詩題云雜體報范通直雲梁書曰雲爲通直散騎侍郎左兵傳韓厥曰敢言不敬賀之乃發悲云春我鳳皇池鳳諸人何賀我耶誰云相去遠，脈脈阻光儀。劉楨贈徐幹詩曰誰謂相去遠古詩曰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鸚鵡賦曰侍君子之光儀岱山饒靈

異，沂水富英奇。徐幹居北海吳質遊南皮二人皆蒙魏文恩幸故言地以明之也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杜預左氏傳注曰陵侮也謂輕易之莊子曰鷦鷯搏扶搖而上司馬彪曰搏圍也圍飛而上者扶搖也逸翮凌北海，搏飛出南

皮。徐幹居北海吳質遊南皮二人皆蒙魏文恩幸故言地以明之也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杜預左氏傳注曰陵侮也謂輕易之莊子曰鷦鷯搏扶搖而上司馬彪曰搏圍也圍飛而上者扶搖也遭逢聖明后，來棲桐

樹枝。孔安國尚書傳曰聖人受命則風皇至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鄭玄毛詩箋曰風皇非竹實不食毛詩曰莫莫離離之草今維葉莫莫又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

可棲復可食，此外亦何爲？古詩曰棲委擬何爲豈如鷓鴣者，一粒有餘貲。鷓鴣賦曰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蓋鷓鴣爲日貲財也

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久之郭生方至五言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

廬際吳分富陽之桐廬溪也劉孝標集曰郭桐廬時

任彥昇

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漢書曰會稽郡富春縣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涿令行春反，冠蓋溢川坻。范曄後漢書曰涿曄字叔輪北

用意端古
未遠而古
氣爽之絢
其秀句也
可取自歷
任首及自
令以不令
自勉以不
雅正之喪

海人也初任州郡稍遷為涿令有文武理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
流愛于民行春兩白鹿隨車拔轡而行郭璞上林賦注曰堪岸也或為淮
滄江路窮此湍險方自茲疊嶂易成響重以夜猿悲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
日聊抑志 謝靈運詩曰孤遊非情款
而自弭 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行旅

河陽縣作 陸後而此在前疑誤也

潘安仁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岳弱冠舉秀才曹植表曰身輕蟬翼恩重丘山楚辭曰蟬翼為輕也在茲妨賢路，再升上宰朝。言已在妨病以妨

賢路也毛詩曰鶯在茲說苑楚令尹虞丘子謂莊王曰猥荷公叔舉，連陪廁王寮。舉以凡猥之才而荷薦舉也太尉臣為令尹處士不升妨賢路上宰朝謂司空太尉府

注曰猥凡也論語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昇諸公子曰可以為文矣又曰陪臣執國命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長嘯歸東山，擁耒耨時苗。岳天陸詩序曰岳屏居水陸山東下楚辭曰臨深水

而長嘯說文曰耒手耕曲木幽谷茂纖葛，峻巖敷榮條。杜預左氏傳注曰趾足也爾雅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喬。杜預左氏傳注曰趾足也爾雅

鄭玄周禮注曰耨耨耨也卑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二者升降在於倏忽以喻人之榮辱亦在須臾言不足歎也徒恨良時泰，小人道遂消。李陸贈

曰大阜譬如野田蓬，幹流隨風飄。商君書曰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魏冠子曰幹流遷徙如浮漢書注曰幹轉

曰冥時不再至爾雅書曰衡以冥時散而復合周易泰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徭。歸田賦曰游都邑以永久尚書曰王次于河朔登城眷南顧，凱風揚微綽。鄭玄毛詩箋曰願視也呂氏春

也

此首從河
陽起過
望京室亦
自京室亦
情致有一

首言山川
物類次言
都邑次言
使入政治
次第有法

秋曰南方凱風禮記曰絳毛詩曰誰謂宋遠又曰其室則迤其人甚遠誰謂晉京遠室邇身
實遠毛詩曰誰謂宋遠又曰其室則迤其人甚遠誰謂晉京遠室邇身

孰能要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又曰人生年不滿百顏如槁石火警若截道颿爾雅曰頰光也毛詩曰子有鐘鼓弗擊弗考毛萑曰考亦

曰晉見也張衡舞賦曰警若電滅古詩曰人生寄一世在忽若國慶警爭說切齊都無遺聲桐鄉有餘謠書曰朱邑為桐鄉荷夫廉平不苛及死於葬之相鄉

邑人爲之起福謙在純約害盈猶矜驕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晉成歸書曰自贊曰矜雖無君人德視民庶

不怵毛詩曰我有嘉賓德首孔昭視民庶不怵毛詩曰我有嘉賓德首孔昭視民庶不怵毛詩曰我有嘉賓德首孔昭視民庶

日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潘元茂九錫文川氣冒山嶺驚湍激巖阿歸鴈映蘭時游

魚動圓波史記曰楚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韓詩鳴蟬厲寒音時菊耀秋華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廣雅曰廣雅曰

黃菊有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左氏傳穆叔曰引領西望毛大夏緬無覲崇芒鬱嗟峨陸機洛

大夏門魏明帝所造有三層高百尺掌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郭摠摠都邑人擾擾俗化訛楚辭曰給摠摠兮九

綠生述征節曰北芒去大夏門不盈一里秦嘉詩曰嚴石響鑿峨摠摠都邑人擾擾俗化訛楚辭曰給摠摠兮九

登曰擾擾若三年之駿裴卿玄毛詩箋曰訛僞也五戈切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蘿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天地性也毛詩曰蕭

朱博糾舒慢楚風被琅邪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遷瑣邪太守齊部舒緩勅功曹官周多哀衣大宿不中節曲

蓬何以直託身依叢麻會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黔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史記曰秦更名人曰

二首結語
自相映帶

格調亦與
前二首同
而詞凡平
劇矣

孫評文選 卷三

五〇

民和而神
降之福

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

在懷縣作 五言

潘安仁

南陸迎修景，朱明送末垂。綴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淮南子曰：仲夏，夏至修毛，謂之日。毛，蓋曰。言時長也。稱雅曰：夏為朱明。末，垂猶未也。崔駰臨洛觀賦曰：迎夏之首，朱春之垂。初伏

啓新節，隆暑方赫羲。崔實四民月令曰：六月初伏，應麥。瓜子，祖嗣。買讀旱雲，減曰：隆暑盛，其無聊繁。欽柳樹賦曰：翳炎夏之日。救隆暑之赫，總思玄賦注曰：赫，炎盛也。朝想慶雲興，夕

遲白日移，遲猶思也。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史記蘇秦曰：揮汗成雨。買達國語注曰：揮灑也。楚辭曰：懸土鏡于中宇。涼颿自遠集，輕

襟隨風吹，靈圃耀華果，通衢列高椅。靈圃，猶靈園也。東征賦曰：導通衢之大道。椅，梓風。門庭蔓長苞，薺芋紛廣畦。韓

曰：縣，縣瓜。陸倕曰：陸小瓜也。毛詩傳曰：苞，本也。劉熙孟于注曰：今俗以五十畝為大畦也。稻栽肅任仔，黍苗何離離。禮記曰：故穀者，培之。凡，蕪草。謂之穀也。廣雅曰：羊，羊茂也。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卑。朝子曰：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違京輦，四

載迄于斯。胡廣漢官解故注曰：載，下。載在鞶帶之下。京，城之中也。詩曰：以迄于今。毛詩曰：迄至也。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史記曰：賢人深諫於廊廟。孫卿

子曰：君道行，則萬物皆得其宜也。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古詩曰：越鳥集南枝。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楚辭曰：春與

子曰：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楚辭曰：絲葉素綵，紛其可喜。寵辱易不驚，戀本難為思。老子曰：寵辱若驚。何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鶩，失之若鶩。是謂寵辱若驚。禮記曰：太公封於管丘，比及五世，皆反葬

於周君子，樂其所
自生，體不忘其本

我來冰未泮，時暑忽隆熾。毛詩曰我來自東，又曰迨冰未泮。感此還期淹，歎彼年往駛。楚辭曰年華，詳而日往。登城

望郊甸，遊目歷朝寺。楚辭曰忽返顧以遊目，風俗通曰今尙書御史所止皆曰寺。小國寡民務，終日寂無事。老子曰小國寡民，陸賈新語曰君子之治也，混然無

事寂然。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鄭玄周禮注曰植，根生之屬也。信美非吾土，祗攪懷歸志。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吾土，毛詩曰飛揚

我心孟子曰浩然有歸志。卷然顧鞏洛，山川邈離異。孔叢子歌曰卷然顧之慘焉，心悲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鞏洛岳父墳，浩然有歸志。

言旋舊鄉，畏此簡書忌。毛詩曰顧言思子，又曰豈不歸，長此簡書，毛萇曰簡書戒命也。祇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論語子路使子

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左氏傳公鉏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

迎大駕 五言王隱晉書曰東海王越從大駕討鄴軍敗永康二年越率天下甲士三萬人奉迎大駕還洛

潘正叔

南山鬱岑峯，洛川迅且急。青松蔭修嶺，綠縈被廣隰。爾雅曰壘，爾雅曰壘，爾雅曰壘朝日順長塗，夕暮

無所集。毛詩曰顧彼長道，魏武帝短歌行曰暮無所宿，栖。歸雲乘憶浮，淒風尋帷入。傳毅七激曰仰歸雲，翹遊風，說文曰乘覆也，帷車節也，于虛賦曰張翠帷，建羽蓋，然此雖覆羽而蓋節

也。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王命論曰超然遠覽，淵然深識。世故尙未夷，嶮函方嶮澗。假為深識之言也，國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

也。鄭玄周禮注曰故災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戰國策蘇武曰秦東有隋函之固。狐狸夾兩轅，豺狼當路立。漢書侯文謂孫賓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狐狸。翔鳳嬰籠檻，

騏驥見維繫。翔鳳，騏驥皆常寶也，楚辭曰騏驎伏匿而不見，鳳皇高飛而不下，騏驎賦曰顧籠檻以俯仰，毛詩曰繫之維之。俎豆昔嘗聞，軍旅素未習。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

子孔子對曰組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禮服注曰素猶故也

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既假為彼人之辭故自謂為君也毛詩曰戢戢干戈

赴洛 五言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馬時作下篇云東宮作而此同云赴洛談也

陸士衡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莊子原靈謂于真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靈不認為也漢書音義希世隨世也禮記曰儻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靖端肅有命，假

越江潭。國語那午見范宣子曰若能增地諸侯使服聽命於晉國周易曰大君有命說文曰越渡也楚辭曰游於江潭親友贈予邁，揮淚廣川陰。家語公文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

寞聲必沈。言分訣之後形聲俱沒視之無迹而形有所蓋聽之寂寞而其聲必沈也呂氏春秋曰作則有所匿其迹也淮南子曰寂寞無聲肆目眇不及，緬然若雙潛。高誘淮南子注曰肆也毛詩曰瞻望不及緬已見上文南望泣玄渚，北邁涉長林。西京賦曰海若遊于玄渚谷風拂修薄，油雲翳高岑。遊王

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孟子曰油然作雲

躑躅孤獸躡，嚶嚶思鳥吟。陸機走貌也曹子建詩曰孤獸走索羣毛詩曰鳥鳴嚶嚶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感物已見上文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深佇立愴我歎，寤寐涕盈衿。毛詩曰佇立以泣又曰愴我寤歎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為心。詩志已見上文

羈旅遠遊宦，託身承華側。謂為太子洗馬也左氏傳陳轅仲曰羈旅之臣漢書薄昭書曰遊宦事人范曄後漢書王常曰臣託身陛下陸機洛陽記曰太子宮有承華門撫劍遵銅

輦，振纓盡祗肅。左氏傳曰子朱怒無劍從之銅輦太子車飾未詳所見漢書匡衡曰祗肅舊禮銅或為彫歲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離多悲心，

輦，振纓盡祗肅。

歲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離多悲心，

輦，振纓盡祗肅。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五言

陸士衡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孫放詩曰矯迹步玄閣東京賦曰昭仁假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淵。應

與劉公幹書曰鷄鷄極初鳳之條

玄冕無醜士，冶服使我妍。周禮曰夫玄冕

輕劍拂鞞厲，長纓麗且

鮮。禮記曰男登革也毛詩曰垂帶而厲毛詩曰厲帶之雅者鄭玄曰擊必垂厲以為飾韓子曰錦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也

誰謂伏事淺，契闊踰三年。周禮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曰服事鄭司

與曰服事謂為公家服事也服與伏同古字通毛詩曰死生契闊

薄言肅後命，改服就藩臣。毛詩曰薄言旋歸左氏傳曰率孔謂齊侯曰且有後命無下拜漢書曰吳王濞稱失藩臣禮

夙駕

尋清軌，遠遊越梁陳。毛詩曰星言夙駕廣雅曰軌道也遠遊已見上文

感物多遠念，慷慨懷古人。毛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五言職銜晉書曰梁武帝初鎮軍將軍

陶淵明 沈約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潯陽人少有高趣為鎮軍建威參軍後為彭澤令解印綬去職卒於家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晉中興書簡文詔曰劉裕王英秀玄虛神棲事外鄭玄儀禮注曰委安也劉歆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被褐欣自得，屢空常

晏如。家語曰原靈衣冠解并日而食蔬衍然有自得之志論語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漢書曰揚雄家產不過十金室無楹石之儲晏如也

時來苟宜會，宛轡憩通衢。盧子諒答魏

擊時來會宛風也言風長往之駕息於通衢之中通衢喻仕路也毛萑詩傳曰慈息也通衢已見上文

投策命晨旅，暫與園田疎。七命曰參交為之投策眇眇孤舟遊，懸

為始作參軍故追敘
以見志
而懷魚鳥
存此其胸
懷何等高

陶公詩超
脫所取
明其厚
得者耳

一記便
磨外想
結句一
可中一
陶見一
光景一
寫佳行
俱出儂
身歷如

縣歸思紆，楚辭曰安步騫兮無所踰薄又曰縣縣之思難斷絕也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餘。目倦修塗異，心念

山澤居，仲長子昂言曰古之隱士或夫負妻戴以入山澤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言鳥感得其所而已獨違其性也文字曰高鳥盡而良弓藏大戮禮曰魚游於水鳥飛于雲真

想初在杓，誰謂形迹拘。淮南子曰全性保真不虧其身老子曰修之於身其德乃真王逸楚辭注曰保真守玄歌也聊且憑化遷，終反班生廬。莊子

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化郭象曰與時俱化也班固幽通賦曰終保己而貽門里上仁之所履漢書曰班彪與從兄固共遊學家有賜書搦子雲已下莫不造門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五言沈約宋書曰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不復風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已前則

晉晉氏年號自永初已來唯云甲子而已江圖曰自沙陽縣下流一百一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里至塗口也

陶淵明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漢書曰司馬相如罷疾閑居塵事塵俗之事也郭象莊子注曰凡非真皆塵垢矣說文曰冥翳也又曰窮深遠也詩書敦宿好，林園

無世情。左氏傳趙襄曰郭殿悅禮樂而敦詩書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荆。西荊州也時京都在東故謂荊州為西也叩棹新秋

月，臨流別友生。楚辭曰漁父鼓枻而去王逸曰叩船舷也楚辭曰臨流水而太息毛詩曰雖有兄弟不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

闊，晶晶川上平。淮南子曰甘瞑子大昏之宅露瀼子昭昭之字李顯離思說文曰通白曰晶晶離思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毛詩曰

衆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耜耕。淮南子曰甯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甯戚衛人聞齊桓公與粥無因自達將車自往商秋聲也莊子下隨曰非吾事也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投

冠旋舊墟，不為好爵榮。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曹子建辯問曰君子隱居以養真也衡門茅茨也范曄後漢書馬援

孫評文選 卷三
曰吾從弟少遊曰土生一時鄉里稱善
人斯可矣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 五言

謝靈運 沈約宋書曰高祖永初三年五月崩少帝即位
出靈運為永嘉郡守少帝猶未改元故云永初

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 尙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漢
也秋為金而色白故曰金素也漢書曰 書王吉傳邵公述職舍於案下而聽斷焉濟岳悼亡詩曰海晏開節閏爾遊也金素秋
西方金也劉楨書曰肅以素秋則落也 秋岸澄夕陰 火旻團朝露 為火天也毛詩曰七月流火爾雅曰秋
為情遊子值頽暮 際微赴落時曰辛苦誰為 愛似莊念昔 久敬曾存放 言遊子多悲獨物增戀愛其似者
子之存者交莊子曰夫越之流人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論語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韓詩外
傳曰子夏過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我乎曾子曰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之一費也事君有
功輕而貢之二費也久 友交而中絕此三費也 如何懷土心 持此謝遠度 此謂懷土也言如何何彼國土之心持此爾爾遠度也
楚辭曰遠度世以忘歸思賦曰願得遠度以自娛 李牧

愧長袖 卻克慚躡步 言手足有疾或或愧或慚也戰國策曰武安君李牧至趙王使韓君致之曰將軍戰勝王將將軍將軍
接手上若弗信請視之說文曰掉兩手聲也希買切左氏傳曰使卻克微會于齊頃公
離婦人使親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杜預曰歌而登階笑也魏都賦曰邯鄲躡步
有疾皆不見弄道也其時已見上文 曰余亦支離 依方早有慕 莊子曰支離者頽墜於齊肩高於項會撮指天五
左氏傳曰譚震怒杜預曰惡貌也 丘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郭象曰以方內為極精明所貴在方外夫遊外者依內司馬彪曰方常也
疏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子貢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
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子貢曰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郭象曰以方內為極精明所貴在方外夫遊外者依內司馬彪曰方常也

不假此處公此不假
假陵發為耳象之庶司處故公此不假
此入之妙少蜀詩映連同氣必從
此入之妙少蜀詩映連同氣必從

不假此處公此不假
假陵發為耳象之庶司處故公此不假
此入之妙少蜀詩映連同氣必從
此入之妙少蜀詩映連同氣必從

不假此處公此不假
假陵發為耳象之庶司處故公此不假
此入之妙少蜀詩映連同氣必從
此入之妙少蜀詩映連同氣必從

不假此處公此不假
假陵發為耳象之庶司處故公此不假
此入之妙少蜀詩映連同氣必從
此入之妙少蜀詩映連同氣必從

旋，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誰文曰：揮奮也。燕丹子：夏扶日士無擲曲之譽，則未與論行三載，黜陟幽明，故以為限。且為樹扮櫃，無令孤願言。左氏傳曰：初，季孫為已樹六櫃於浦，圍東門之外，杜

預曰：擲，欲自為櫃也。

富春渚 五言

謝靈運

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吳郡記曰：富春東三十里有漁浦。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錢唐西南五十里有

定山去富春又七十里，橫出江中，高迅適以避山，難辰發錢唐已遠。富春赤亭，定山東十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薄與泊同。溯流觸驚急，臨圻阻參錯。溯流已見上文，圻，蒼曰：碣

謂的岸之險。亮乏伯昏分，險過呂梁壑。列子曰：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絇水，其肘上伯昏無人曰：是射之

登高山履危，石磴百仞之泉，背遂巡，二分殆在外，揖御寇而進，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者，上陶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殆矣。夫分猶節也。列子曰：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鼉魚鼈之不能游也。

洊至宜便習，兼山貴止託。周易曰：水洊至，習坎。王弼曰：重險懸絕，故水洊至也。不以坎為囑，絕相仍。平生協幽

期，淪躓困微弱。久露千祿請，始果遠遊諾。論語曰：子張學于繆，繆也。鄭玄毛詩箋曰：諸庶辭也。然古者請於君，君許則盡諾以報之。宿心漸申

寫，萬事俱零落。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淑乎斯宿心。莊子曰：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懷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螻。莊子：苑圃謂

神人，辟芒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昭曠。就文曰：曠明也。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七里瀨

五言 甘州記曰：桐廬縣有七里瀨，瀨下數里至嚴陵縣。

謝靈運

大謝胸中
原有昭曠
二字得山
水之緣

一起
心氣
自更
句更
旅中
妙意

大謝
詩無
論才
高其
所歷
之妙
俱是
不絕
安得
相也
情發
如畫
寫出
二句
妙正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爾雅曰展適也。郭璞曰得自申展皆適意。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晉植九詠曰何孤客之可悲。淮南子曰白岸

嶺者必陞許慎曰洗落也。然奔亦落也。入彭蠡湖口詩曰折岸厲崩奔與此同也。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楚辭曰觀流水兮潺湲。維字曰潺湲。水流貌也。毛詩曰燕燕如晷日出有暉。毛萑曰日出照曜

然見其如存也。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毛詩曰桑之末落其葉沃若。海賦曰更相叫嘯。詭色殊音。遭物悼遷斥，存期得要妙。廣雅曰斥，推也。

者子曰汎兮似或存王弼曰和光而不汙其體同塵也。不汙其真不亦汎兮似或存兮。莊子曰此之謂要妙也。既秉上皇心，豈屑末代諒。莊子曰豈照下土天下觀也。此謂上皇王遠楚辭注曰屑，履也。先結

切劉向雅琴賦曰未世鎖才兮智孔寡。目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釣。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光武除為諫大夫不屬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莊子曰任公子為大鈞巨綸五十倍以爲餌。躡會稽投竿東海且巨而釣。春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鬚。誰謂古今殊，異世可同調。郭象莊子注曰人性能變古今不同樂器。靈嘉曰聖人雖生異世其心意同如一也。謂猶運也。謂音聲之和也。

登江中孤嶼

五言永嘉江也

謝靈運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長門賦曰貫歷覽其懷雜道轉迴，尋異景不延。爾雅曰迴遠也。又曰延長也。亂

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劉涓子曰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

賞，蘊真誰爲傳。鄭玄禮記注曰表明也。謂顯明之也。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說文曰真，仙人變形也。想像岷山姿，緬邈區中緣。楚辭曰思傷故而想

神人名玉母在岷崑山可馬相如大人賦曰追隨中之陸陸。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年。列仙傳曰安期生瑯邪阜鄉人自言千歲。文字曰靜漠恬淡所

孫評文選 卷三

五九

孤與便其妙
字為獨二妙
寫性字境
情不意矣
事與能然
俱與去就
節與去就
故與去就
超與去就
在與去就
方與去就
到與去就
處與去就

全連處
年而已

初去郡 五言沈約宋書曰靈運在郡一周稱疾去職

謝靈運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

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宣上書乞骸骨

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

達於知者胥司馬彪曰佛讀曰瑰瑰大也情在

盧園當棲巖，卑位代躬耕。

番康絕交書曰

有疾像長卿。

子房之巖棲列

故曰大也

伊余秉微尚，拙訥謝浮名。

禮記孔子曰恥名之浮於行也

顧已雖自許，心迹猶未并。

莊子曰夫神者不自許也

無庸妨周任，有疾像長卿。

番康高士曰周尚長字子平河內人復

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書

曰司馬長卿有消渴疾常稱疾閑居不慕官爵

女傳對妻先生妻曰先生安天下之卑位禮記曰夫祿足以代其耕

畢娶類尚子，薄遊似邴生。

邴康高士曰邴尚長字子平河內人復

相事尚如我死矣番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曼乃勸

畢娶類尚子，薄遊似邴生。

邴康高士曰邴尚長字子平河內人復

相事尚如我死矣番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曼乃勸

相事尚如我死矣番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曼乃勸

相事尚如我死矣番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曼乃勸

家事尚向不同未詳孰是班固漢書曰邴曼容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恭承古人意，促裝反柴荆。

番康高士曰周尚長字子平河內人復

相事尚如我死矣番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曼乃勸

相事尚如我死矣番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曼乃勸

相事尚如我死矣番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曼乃勸

相事尚如我死矣番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曼乃勸

相事尚如我死矣番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曼乃勸

相事尚如我死矣番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曼乃勸

位政元曰景平應飛詩曰不媿牽朱絲三署來相尋漢書曰薛宣

負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

番康高士曰周尚長字子平河內人復

相事尚如我死矣番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曼乃勸

相事尚如我死矣番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曼乃勸

相事尚如我死矣番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曼乃勸

相事尚如我死矣番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曼乃勸

相事尚如我死矣番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曼乃勸

相事尚如我死矣番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曼乃勸

為左馮翊高陽令楊湛解印綬付吏又曰黃金印綬經文曰章

遡溪終水涉，登嶺始

番康高士曰周尚長字子平河內人復

相事尚如我死矣番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曼乃勸

相事尚如我死矣番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曼乃勸

相事尚如我死矣番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曼乃勸

相事尚如我死矣番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曼乃勸

相事尚如我死矣番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曼乃勸

相事尚如我死矣番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曼乃勸

迎爾雅曰

理棹遡還期，遵渚驚修垆。

潘岳在懷縣詩感曰此還期淹遡也陸機

遡溪終水涉，登嶺始

番康高士曰周尚長字子平河內人復

相事尚如我死矣番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曼乃勸

相事尚如我死矣番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曼乃勸

相事尚如我死矣番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曼乃勸

相事尚如我死矣番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曼乃勸

山行。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

憩石挹飛泉，攀林攀落英。

毛襄詩傳曰挹取也王

戰勝曜

遂楚辭注曰攀取也

戰勝曜

戰勝曜

戰勝曜

戰勝曜

欽定聖義莊子曰萬代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毛詩詩傳曰其辭也皎皎明發心不為歲寒欺毛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道路憶山中 五言

謝靈運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楚辭曰涉江採菱發揚荷王逸曰楚人歌曲也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採可趣楚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楚人

風原也越客自謂也沈約宋書曰靈運本在陳郡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遂籍會稽故稱越客焉斷絕雖殊念，俱為歸慮款。廣雅曰款扣也存鄉爾思積，憶山

我憤懣。王逸楚辭注曰言已憤懣也追尋棲息時，偃臥任縱誕。益實答陸機詩曰棲息高丘池畔後漢書曰光武共嚴光偃臥經志而做誕得性非外求，

自己為誰纂。言得性之理非在外求取足自止為誰之所繼哉言不為人之所繼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已也嚴其自取怒者其誰也司馬彪曰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也爾雅曰纂繼也不怨秋

夕長，常苦夏日短，濯流激浮湍，息陰倚密竿。字林曰竿竹挺也古寒切今協韻為古且切懷故叵新歡，含悲忘

春暝。言春暝當憂為含悲而忘之字書曰暝不可也莊子曰燦然似春悽悽明月吹，惻惻廣陵散。古吳府有明月皎夜先照廣陵之清散段勤訴危

柱，慷慨命促管。危柱謂琴也孫氏孫盛賦曰陵危柱以頤頤促管謂笛也阮籍樂論曰琵琶等笛開促而聲高也

入彭蠡湖口 五言

謝靈運

客遊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迴合，圻岸屢崩奔。日海曲謂之島乘月聽哀猿，淝

境闊而情深覺有杳杳

謝時用山水之意，而在此懷之，意為永嘉故，再出臨川，皆有此意，起筆秀絕，便致情絕。

冥變幻稱之

前首寫水游此山推水游此山推水游此山推水

露覆芳蓀，乘月猶樂日也廣雅曰言樂月而遊以歸哀歌之響 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張僧鑿詩陽詔曰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形顯野王與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窮於松門東西四十里青松徧於兩岸 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尚書曰三江既入又曰九江孔殷江賦曰流九派乎海陽 露物吝珍怪，異人祕精魂。孔安國尚書傳曰珍怪奇偉毛萇詩傳曰祕閉也江賦曰納隱淪之列異挺異人乎精魂 金膏滅明光，水碧綴流溫。穆天子傳曰河伯示汝黃金之膏水碧溫潤也 徒作千里曲，絃絕念彌敦。言奏曲冀以消憂絃絕而念通甚故曰徒作也琴賦曰千里別鶴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絕絃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 五言謝靈運山居圖曰華子岡麻源山第三谷故老相傳華子期者麻里弟子翦集此頂故華子為稱也 謝靈運

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山。楚辭曰嘉南州之炎德麗桂樹之冬榮 銅陵映碧潤，石磴瀉紅泉。銅陵銅山也揚雄蜀都賦曰櫛林銅陵窈

運山居賦曰凱丹沙於紅泉靈運自注云即近山所出然銅陵亦近山 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遯賢。桓子新論曰周易曰肥遯無不利 險逕無測度，天路

非術阡。爾雅曰山絕險家語孔子曰人隱其心不可測度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 遂登羣峯首，邈若升雲烟。論衡曰天審氣氣如雲曹子建述仙詩曰遊將升雲

楚辭曰仰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靈 羽人絕髣髴，丹丘徒空筌。舊鄉筌捕魚之器莊子以喻言也 圖隄復摩滅，碑版誰聞傳。蘇林漢

滕諱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版邦國之圖籍也 草辯百世後，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淮南王莊子略要曰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也 恆充俄頃用，豈為古今然。言古之獨往必輕天下不顧於世而已之獨往常充俄頃之間豈為尊古卑今而然哉小雅曰充猶備也江賦曰千

里俄頃何休公羊注曰俄者須臾之間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常久也莊子曰尊古卑今學者之流也郭象曰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原矣

北使洛 沈約宋書曰延之為豫章世子中軍行軍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

顏延年

改服飭徒旅，首路踰險難。左氏傳曰齊侯謂韓厥曰服改矣杜預曰戎朝吳服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假戎車振

機發吳州，秣馬陵楚山。阮籍詠懷詩曰朱轡躡飛泉夜飛過吳州毛詩曰言秣其馬塗出梁宋郊，道由周

鄭間，首發曰道由礪也。毛詩曰自古在昔魏都賦曰應期運而光赫秦越陳實命碑伊穀絕津濟，臺館無尺椽。穀伊

運，經始闊聖賢。毛詩曰自古在昔魏都賦曰應期運而光赫秦越陳實命碑宮陛多巢穴，城闕生雲煙。王猶升八表，嗟行方暮年。王言

二水名也曹植數故殿令曰秦之滅也則阿房無尺椽，鄭玄論語注曰津濟渡處也。

道被於八荒余行周於歲暮也學處尚書曰補陰風振涼野，飛雪翳窮天。陸機苦寒行曰涼野多險難爾雅曰窮

我衰闕闕我王猷毛詩曰嗟行之人又曰歲暮云暮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引猶進也漢書隱憫徒御悲，威遲良馬煩。

謂季冬之日月窮盡也呂氏春秋曰季冬曰窮于次月窮于紀

楚辭曰隱固而不達韓詩曰周遊役去芳時，歸來屢徂魯。言當歸來而更數蓬心既已矣，飛薄殊亦

然。言已有蓬心事既已矣而身飛薄亦復同之自傷之辭也莊子謂蓬子曰夫拙於用大則

耳陸無此中感感悲悲地作願
沉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
之正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恨別有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

屬意悲壯
與前首略
同視闊步
高視闊步
是顏不羣
色是顏本

氣象宏敞
得登眺之
神唐人律
時警句亦
復出此

還至梁城作 五言

顏延年

眇默軌路長，憔悴征戍勤。楚辭曰登石巒兮遠望路眇眇兮默默又曰顏色憔悴左氏傳曰勤戍五年昔邁先徂師，今來後歸軍。振

策睽東路，傾側不及羣。陸機赴洛詩曰振策陟崇丘楚辭曰肩傾側而不容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雷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聞陸機從梁陳詩曰遠遊

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論衡曰觀喬木知舊都丘壘填郭郭，銘志滅無文。木石肩幽闔，黍

苗延高墳，說文曰高門之闕也惟彼雍門子，吁嗟孟嘗君。愚賤同堙滅，尊貴誰獨聞？桓子新論曰雍周見孟嘗君

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行人見之曰孟嘗君尊貴乃如是乎毛詩曰吁嗟女兮封禪書曰堙滅而不稱列子曰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無不消滅曷爲久遊客，憂念坐自殷。毛詩曰憂心殷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五言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延之爲員外常侍出爲始安太守徵爲中書侍郎集曰張劭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左氏傳曰楚昭王曰江漢雖漳楚之望也衡巫二山名尚書曰奠高山大川孔安國曰奠定也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荆

牧。盛弘之荊州記曰湖水北流二千里入于洞庭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登觀其一未見其餘郭璞山海經注曰巴陵縣有洞庭陂湘江沉水皆共會巴陵故號三江口也爾雅曰郊外曰牧經塗延舊軌，登闔訪

川陸周禮曰國中經塗九軌或文曰延長也又曰剡城曲重門也舊軌謂張劭也蜀都賦經塗所互鄭玄周禮注曰廷途也陸機豫章行曰川陸殊塗水國周地險，河山信重復。陸機晉書曰荆州雲土夢作文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西都賦曰舍櫺檻而卻倚懷舊賦

却倚雲夢林，前瞻京臺圍。尚書曰荆州雲土夢作文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西都賦曰舍櫺檻而卻倚懷舊賦

清氣霽岳陽，曾暉薄瀾澳。說文曰氣亦氣字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氣氣也毛萇詩傳曰山南曰陽爾雅澳

懷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潘安仁在懷縣詩曰涼颼自遠集楚辭曰湛湛江水兮河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

來藪桑竹論衡曰上世之人質樸易化毛萇詩傳注曰藪樹也請從上世人，歸

還都道中作五言集曰上陽蜀還都道中作都謂都揚州也

鮑明遠

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蘆洲。宣城郡圖經曰南陵縣西南水路一百三十里庚仲雍江圖曰蘆洲至樊口二十里伍子胥初所渡處也樊口至武十里然昌此蘆洲在下非子胥所渡處也客行

惜日月，崩波不可留。江賦曰擊崩浪而相礙言客行既惜日月兼崩波之上不可少留侵星赴早路，舉景逐前儔。鱗鱗夕雲起，

獵獵曉風遒。廣雅曰遒急也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鷗水鳥也登艫眺淮甸，掩泣望荆流。漢書音義李斐

絕目盡平原，時見遠煙浮。經猶也條悲坐還合，俄思甚兼秋。兼猶三也

未嘗違戶庭，安能千里遊。周易曰不出戶庭無咎古歌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復誰令乏古節，貽此越鄉憂。思古賦曰暮古

連句見惜
日月意不
據曉夕等
字之同

是此種但
類律加直
入有勞直
即此段以
梯句叶轉
絕

荒且蔓，毛詩傳曰獨鶴方朝，八王故事曰嘔，鶴不可得也飢，鶴不可得也此夜啼，鶴不可得也我雖紆組，紆，青雲解朝曰兼得尋幽蹊，紆，青雲解朝曰已漫漫，魏都賦曰多雨亦淒淒，日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冥以多雨綠源殊未極，望也於鳥切歸徑宵如迷，聲類曰要欲追奇趣，聲類曰即此陵丹

梯，丹梯謂山也既小營登，且假秀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詩曰皇恩竟已矣，西京賦曰茲理庶無朕，易曰理不可違

薄遊第從告，孫綽子曰思閑願罷歸，第，日也賦似休汝車騎非，漢書曰霸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伊川難重違，關中記曰田鶴遠相叫，沙鶻忽爭飛汀葭稍靡靡，江葵復依依試與征徒望，鄉淚盡沾衣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問我勞何事，沾沐仰清徽樽酌含景望芳菲，日日出東南隅清川含滌泉問我勞何事，沾沐仰清徽志狹輕軒冕，恩甚

第一作弟

休沐重還道中

謝玄暉

第一作弟

薄遊第從告，孫綽子曰思閑願罷歸，第，日也賦似休汝車騎非，漢書曰霸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伊川難重違，關中記曰田鶴遠相叫，沙鶻忽爭飛汀葭稍靡靡，江葵復依依試與征徒望，鄉淚盡沾衣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問我勞何事，沾沐仰清徽樽酌含景望芳菲，日日出東南隅清川含滌泉問我勞何事，沾沐仰清徽志狹輕軒冕，恩甚

賦似休汝車騎非，漢書曰霸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伊川難重違，關中記曰田鶴遠相叫，沙鶻忽爭飛汀葭稍靡靡，江葵復依依試與征徒望，鄉淚盡沾衣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問我勞何事，沾沐仰清徽樽酌含景望芳菲，日日出東南隅清川含滌泉問我勞何事，沾沐仰清徽志狹輕軒冕，恩甚

汀葭稍靡靡，江葵復依依試與征徒望，鄉淚盡沾衣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問我勞何事，沾沐仰清徽樽酌含景望芳菲，日日出東南隅清川含滌泉問我勞何事，沾沐仰清徽志狹輕軒冕，恩甚

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問我勞何事，沾沐仰清徽樽酌含景望芳菲，日日出東南隅清川含滌泉問我勞何事，沾沐仰清徽志狹輕軒冕，恩甚

樽酌含景望芳菲，日日出東南隅清川含滌泉問我勞何事，沾沐仰清徽志狹輕軒冕，恩甚

志狹輕軒冕，恩甚

戀重闌，管子曰先王制軒冕以著貴賤歲華春有酒，初服偃郊扉。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顏淵之贈王太常詩曰郊原常晝開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五言山嶽之丹陽記曰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有三山相接即名爲三山舊時津濟道也

謝玄暉

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王粲七哀詩曰南登臨陸岸迴首望長安潘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

吳都賦曰飛甍并互李尤洪池銘曰漸臺中起列銷奏差

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郭景純詩曰行矣去言別易會難王粲七哀詩曰何爲久淫滯毛詩曰傾哉覆哉曷月余旋歸哉

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楚辭曰與佳人

情思淡而物秀為不能望中只就望中自望之出警

期今夕張又曰涕淫淫而若露

有情知望鄉，誰能續不變。盧湛與劉琨書曰苟曰有情孰能不懷廣雅曰緜黑也古詩曰還願望

京路夜發五言

謝玄暉

擾擾整夜裝，肅肅戒徂兩。枚乘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尚書曰戒車三百兩廣雅曰擾擾亂也毛詩曰肅肅宵征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曉星正寥落，晨

光復泱泱。齊落星稀之貌也字書曰泱泱不明之貌猶霑餘露團，稍見朝霞上。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漙漙

故鄉遽已覓，山川修且廣。班固燕山銘曰覓其邈兮互地界陸機赴洛詩曰遠遊越山川山川修且廣

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賞。曹子建魏都賦曰侍臣首文奏陛下體仁慈毛詩曰嗟我懷人飽昭白頭吟曰心賞猶難恃孝經

勅躬每跼蹐，瞻恩唯震蕩。行矣倦路長，無由稅繡

字是夜細心賦貼後永明格以律爲所人也便爲店自其體所看其用等

執。陸機贈弟詩曰行矣怨路長說文曰執頭也又曰朝柔革也執於兩切朝都達切

望荆山 五言

江文通

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為右將軍荊州刺史江淮景素五經奉義猶慕南關繞

桐柏，西嶽出魯陽。向書曰導淮自桐柏漢書曰南陽郡魯陽縣有魯陽山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清光，悲風撓重林，雲霞

蕭川漲。周易曰撓萬物者莫疾于風說文曰撓田木也取敬切蕭寒也江賦曰濟江津而起漲漲水大之貌也歲晏君如何？零淚沾衣裳。古詩曰淚下沾衣裳楚辭曰歲既晏兮玉

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袁淑正情賦曰解蘊鬱之芳余陳玉柱之鳴爭曹子建樂府詩曰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楚辭曰衣納納而掩露一聞苦寒奏，更使豔

歌傷。沈約宋書曰北上若寒行魏帝辭又曰羅敷豔歌行古辭也

日發魚浦潭 五言

丘希範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漁潭赤亭已見謝靈運當春浩詩櫂歌發中流，鳴鞞響沓障。馬融廣成頌曰發鞞歌縱水謳字林曰鞞

村童忽相聚，野老時一望，詭怪石異像，嶄絕峯殊狀。張衡七辯曰森森荒樹齊，

析析寒沙漲。謝靈運山居賦注曰漲名沙始起將成嶼也藤垂島易陟，崖傾嶼難傍。說文曰島海中有山劉涓子吳郡賦注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說文曰傍附也信

通篇不止
寫遊覽絕
景絕有地
風景絕有

二句不減
中發特佳
情亦堪絕

是永幽棲，豈徒暫清曠。謝靈運方山詩曰：實此永幽栖。又田南詩曰：清曠招遠風。蒼頡篇曰：曠，疎也。曠，坐嘯昔有委，臥治今可尙。見謝文暉在

病詩歌

早發定山五言梁書曰：約為東陽太守。然定山東隱道之所經也。

沈休文

夙齡愛遠壑，晚莅見奇山。毛萇詩傳曰：莅，臨也。標峯綵虹外，置嶺白雲間。楚辭曰：建綵虹以招精穆。天子傳：西王母謠曰：白雲在天

丘陵自出。傾壁忽斜豎，絕頂復孤員。江賦曰：絕岸萬丈壁立。靈剗謝靈運有登廬山絕頂詩。毛萇詩傳曰：山頂曰冢。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淺淺。

歸海已見上文。楚辭曰：石瀨兮淺。淺子逸曰：淺，淺流疾貌也。音淺。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荃。楚辭曰：遊于蘭兮忘歸。蘭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子。

眷言採三秀，徘徊望九仙。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好餌朮，至三百年，乃見於齊。後授伯陽九仙法。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五言十洲記曰：桐廬縣新安東。水合於此，仍東流為浙江。沈休文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廣雅曰：珍，雅也。洞澈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喬樹，百丈見

遊鱗。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千仞，投金鐵焉則形見。於外抱朴子曰：扶南金鑽生於百丈水底。滄浪有時濁，清濟涸無津。楚辭曰：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戰國策曰：蘇秦曰：齊有清濟滄浪河。

題甚佳詩殊不稱也

從軍五首 特殊見軍 曹氏過 失立取甚 體突其事 義而正其 五詩大意 一美曹公 力已意効 征中言西 首以吳首 入讖凱旋 見師也無 勞從旅無 苦從軍有 外意句有

吳越春秋曰禹周行字內竭洛潤濟溇淮於澤買 遠國語注曰涸竭也字書曰津液也涸胡落切 豈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磷鳥賦曰乘流則逝毛 詩曰揚之水白石磷磷 紛吾隔 鷺萍，寧假濯衣巾，鷺萍謂去京師鷺之地以往東陽自然稱 越亦不須濯衣巾楚辭曰紛吾可以濯我纓 願以潺湲水，沾君纓上塵。維子曰潺湲水 流貌也楚詞曰 可以濯我纓

軍戎

從軍詩 五言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張魯魯及于降 十二月至自南鄭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

王仲宣

從軍有苦樂，但聞所從誰，漢書曰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程不識擊刁斗吏治軍嚴至明軍不得 自便李將軍極簡易其土亦伏樂然士卒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 所從神且

武，焉得久勞師？班固漢書高祖紀述曰昔天生德聰明神武左氏傳邳叔 日勞師以興遠非所聞也周易曰古之神武不殺者夫 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漢書曰厲驥老獸心服 丞相故 與之爭功豈不難哉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遠咫尺 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漢書曰獨鸞堯時匈奴號也 丞相故 西

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 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 陳賞越丘山，酒肉踰川坻，六韜曰賞如高山踰如深 漢左氏傳齊侯投壺穆子

日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漢書中此為諸侯師 其君中此為諸侯師 軍人多飫饒，人馬皆盜肥，杜預左氏傳注曰飫 厭也說文曰飽飽也 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

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漢書曰魏郡有郟城縣索語孔 子曰無聲之樂所願志從之 拓地三千里，往返速若飛，庚丘壽王驍騎論功曰拓地萬里海內晏然毛 詩曰王旅嘽嘽如飛如輪毛髮曰疾如飛也 歌舞入鄴

城，所願獲無違，漢書曰魏郡有郟城縣索語孔 子曰無聲之樂所願志從之 盡日處大朝，日暮薄言歸，毛詩曰薄 言旋歸 外參時明政，

內不廢家私，禽獸憚為犧，良苗實已揮。左氏傳曰：實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揮其尾為犧也。遂歸。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異於是矣。良苗穀也。國語曰：秦伯將築使能成，喜鸞在宗廟，君之力也。賈逵曰：在宗廟為祭主也。抑當為舞。鸞七依曰：霽若膏雨之潤真苗。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犁。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孰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孔叢子曰：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及河，聞鳴鵲與寶璽之見夫于欲從所好而隱居，仲宣欲厲節而求仕，有異夫于之志，故以所言為非也。

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禮記孟秋之月涼風至，用始行戮。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尚書王曰：有邦有土，皆爾詳刑。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樂從征吳，作此四篇。我君順

時發，桓桓東南征。穀梁傳曰：隸我君，遠公順時應秋以征也。禮記曰：舉事必順其時。東南謂吳也。毛詩曰：桓桓子征，逐彼東南。汎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垆。國語曰：秦汎舟于河。爾雅曰：林外曰垆。

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戀情？拊襟倚舟檣，眷眷思鄴城。漢書公孫瓚曰：累足蓋蓑，國語曰：我徂東山，酒酒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零。鸞鳴于埳，婦歎于室。毛詩曰：嗚呼哀哉，將陰雨而鳴行於陰，雨尤苦婦人，則歎於室。毛詩曰：嗚呼哀哉，將陰雨而鳴行於陰，雨尤苦婦人，則歎於室。毛詩曰：嗚呼哀哉，將陰雨而鳴行於陰，雨尤苦婦人，則歎於室。

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鶴鳴。毛詩曰：我徂東山，酒酒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零。鸞鳴于埳，婦歎于室。毛詩曰：嗚呼哀哉，將陰雨而鳴行於陰，雨尤苦婦人，則歎於室。

日月不安處，人誰獲常寧？國語姜氏謂晉公子曰：日月不處，人誰獲安。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毛詩序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

今我神武師，暫往必速平，弃余親睦恩，輸力竭忠貞。左氏傳樂盈曰：陪臣當能擊力於王室，又曰：苟息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是偶俱無猜。

懼無一夫用，報我素餐誠。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風夜自忤性，思逝若抽縈。廣雅曰：拊抗，懼也。潘耕切。將秉

先登羽，豈敢聽金聲？東觀漢記曰：賈復擊會領於射大被羽先登所向皆靡。仲宣從軍詩曰：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國疾。乘羽被羽其義同也。孫卿子曰：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

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坻。史記曰：春甲君曰：廣川，天水山，林谿谷。白日半西山，

中三首皆以征吳言此言發兵之始也歸重之在力竭忠貞句

方舟言軍行在途

此首軍旅
在途之思
亦以即
受命為歸

出筆有英
氣首亦以
平行言之
結以自矜
之意

此首以師
入臨都歸

桑梓有餘暉，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桑梓二木名也餘暉言將夕也 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毛詩曰七月在野鄭玄曰謂蟋蟀也 征夫

心多懷，憫愴令吾悲。禮記曰霏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愴愴之心 下船登高防，草露沾我衣。說文曰防礙說春秋元命徵曰露所以潤草也死曰孺子不堅

迥身赴牀寢，此愁當告誰？楚辭曰居然期誰告古詩曰思愁當告誰 身服于戈事，豈得念所私？孔安國尚書傳曰戈戟干盾也

所私情所親也 卽戎有授命，茲理不可違。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成人矣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漢書鄴食其曰白馬之津 逍遙河堤上，左右望我軍。毛詩曰河上乎逍遙 連舫踰

萬艘，帶甲千萬人。六韜曰武王伐紂出於河邑尚爲右將以四十七艘船於河國語曰吳王帶甲三萬人也說文舫併舟也又曰艘船總名也 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

勳。毛詩曰率彼騶野戰國策張儀謂秦王曰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 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漢書高祖曰夫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范曄後漢書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謀帷幄之中

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論語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對曰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論語曰

鞠躬如也東觀漢記曰光武賜陳俊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也 許歷爲完士，一言獨敗秦。史記曰秦伐韓趙使趙奢救之令軍中曰軍中有以軍事諫者死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

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謹受令許歷曰請就飲饗之談趙奢曰有後命鄒野許歷請復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赴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經兵擊之大敗秦軍完謂全具也言非有奇也論

符曰西門豹董安子誠爲完具之人能納事終之敬也 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毛詩曰坎坎伐檀兮實之河之干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漢書平當曰吾已負素餐責矣 雖無鋤刀

用，庶幾奮薄身。東觀漢記班超曰冀立鋤刀一割之力班孟堅答賓感擲朽摩曰鋤鋤刃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行邇靡靡中心搖搖 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東觀漢記曰北夷作寇千里無

半習兵不
以從後之
之樂謀都
與第一首
察歷

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高誘淮南子注曰：草木曰榛。藿清竟廣澤，葭葦夾長流。日夕涼風發，

翩漂吾舟，寒蟬在樹鳴，鶴鳴摩天遊。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古鳥生入九子歌曰：黃鸝摩天極高飛。客子多傷悲，淚下不可收。

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魏志曰：武皇也。鷄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孟子曰：齊有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遠乎四境也。說文曰：曉耕治之也。

田館宅充廩里，女士滿莊廡。韓詩曰：肅肅境置廡于中。廡，爾雅曰：六達謂之莊。薛君曰：廡，九交之道也。自非聖賢國，誰能享斯休。安

國尚書傳曰：享當也。詩人美樂土，雖客猶願留。毛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與玄曰：樂土有德之國也。

郊廟

宋郊祀歌 四言

顏延年

黃威寶命，嚴恭帝祖。尚書曰：周公曰：嚴恭實長。又曰：王無墜天之降寶命。帝上帝祖先祖也。炳海表岱，系唐胃楚。尚書曰：海岱及淮惟

統接漢緒。漢書曰：建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為楚王王彭城。沈約宋書曰：高祖彭城人。建元王之後也。彭城徐州之城。靈監叡文，民屬叡武。曹植雜友詩曰：靈鑒無私。奄受敷錫，宅中

拓宇。毛詩曰：奄大也。尚書曰：敷是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東京賦曰：靈鑒無私。巨地稱皇，罄天作主。燕然山銘曰：暨其選于巨地界。曹

鈞命決曰：道撰合者稱皇。張儼請立太子師傳表曰：陛下膺期順乾作主。月竊來賓，日際奉土。甘泉賦曰：西歷月蝕東震日域。服虔曰：音窺免窟。月所生也。尚

焉。劉充肉切。曹植之鵠賦曰：頹日際而來。開元首正，禮交樂舉。張載元康頌曰：開元建號。班德布化禮記曰：禮交動乎上，樂交動乎下，和之至也。六典聯

事，九官列序。周禮曰以四府之聯合邦治一日祭祖之聯事又曰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日治典二曰禮典

契司徒舉繇作士師垂共工益朕糜伯夷秩宗變典樂龍納言也凡九官也有怪在滌，有絜在俎。周禮曰充人掌潔祭祖之牲禮記曰帝牛必在滌三月鄭玄曰滌牢中所搜除處毛詩曰絜爾牛羊或肆或絳鄭玄曰有肆其骨體於俎者

薦饗王衷，以答神祐。杜預左氏傳注曰薦獻也衷中心也長楊賦曰受神人之福祐

維聖饗帝，維孝饗親，禮記曰唯聖人為能饗親皇乎備矣，有事上春。漢書如祀歌曰大孝備矣休德昭清左氏傳宰孔曰天子有事于郊杜預曰有祭事也周禮上春生穰穰之種禮行宗祀，敬達郊禋，禮記曰禮行祖廟而孝慈服焉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又曰知祀后稷孔安國尚書傳曰精意以享謂之禮

金枝中樹，廣樂四陳。漢書曰枝金秀華應劭曰金枝銅篋百二十枝史記曰趙簡子瘞病瘵曰我與百神禱於鈞天廣樂矣

陟配在京，降德在民。毛詩曰三后在天陟配在京禮記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兆民

夜，高燿揚晨。奔精星流也史記曰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甘泉嘗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東京賦曰麗極燎之炎煬致高燿於太一

告成大報，受釐元神。禮記曰升中主辰故陰明之宿浮燥而揚光祭沈所祭沈淪而沈靜也尚書考靈輿曰氣在於冬其紀辰星是謂陰明尚書大傳曰沈四海鄭玄曰祭水曰沈鄭司農周禮注曰祭名也

月御案節，星驅扶輪。禮記曰升中謂祭配餘酢也如淳曰盤音傳呂安國陔賦曰上奏元神下告皇祇服虔甘泉宮賦注曰盤驅也

遙興遠駕，曜曜振振。漢書房中歌曰雷齊蒙天假星驅省疾羽獵賦曰齊桓公實不足使扶輪羽獵賦曰風詡詡其扶輪

盛統遠駕乘駕也左氏傳注曰振振

樂府 漢書曰武帝定郊祀之禮而立樂府

樂府 古辭○五言言古詩不知作者姓名他皆類此

此等詩不論其字句

得妙非言
結句以言
多字句也
今謂

公月比與
只結句收
出正意便
每字比意
一旬字意
此意來美
詞之世宮
以不怨字
佳氣象
才子氣象
有足令妙
下文足令
諸名等流

青青園中葵，朝露行日晞，

毛詩曰：淇水之陽，不晞毛晝曰晞乾也。

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暉。

楚辭曰：恐死不見乎陽春。淮南

子曰：光輝萬物。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
焜黃，色衰貌也。胡木切。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
尚書大傳曰：百川赴東海。少壯不努力，老大乃傷悲。

怨歌行

五言歌錄曰：怨歌行古辭然言古者有此曲而班婕妤避之。

班婕妤好

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居增成舍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失寵希復進見成帝崩婕妤充園陵魏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

漢書曰：紈，齊三服官。李斐曰：紈，素為冬服。范子曰：紈，素出齊。荀悅曰：齊國獻紈，素綉天子為三官服也。

裁為合歡扇，團團似

明月。

古詩曰：文綵雖為，焉能為合歡被。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

蒼頡篇曰：懷，抱也。此謂蒙恩幸之時也。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

熱。

古長歌行曰：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炎，熱氣也。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樂府

短歌行

魏武帝

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姓曹諱操，字孟德。少機警有權，數而在俠舉孝廉為郎。遷南頓令，封魏王。文帝追諡曰武皇帝。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

慨當以慷，憂

樂府詩集卷之七 魏文帝 燕歌行 此不言古辭起自此也 化皆類此

孫評文選 卷三

八〇

無宿栖揚雄琴情英曰嘗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檐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

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毛詩曰我徂東山，酒猶不歸。

樂府

燕歌行七言歌辭曰燕地名猶楚宛之類

魏文帝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毛詩曰兼葭蒼蒼，白露為霜。羣燕辭歸，鴈南

翔，念君客遊，思斷腸。禮記曰仲秋之月鴻雁來，玄鳥歸。鄭玄曰玄鳥燕也。楚辭曰燕燕其歸，又曰鴈雍雍而南遊。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為淹留

寄佗方？鄭玄禮記注曰除恨也。楚辭曰燕燕其歸，又曰鴈雍雍而南遊。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露衣裳，

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宋玉風賦曰臣援琴而鼓之。明月皎皎，照我牀。

星漢西流，夜未央。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惟毛詩曰夜如何其，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何梁？史記曰牽牛為犕，性其北

織女織女天女孫也。曹植九詠注曰牽牛為夫，織女為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一傍，七月七日得一會同矣。

善哉行四言歌辭曰善哉行古詞也。古出夏門行曰善哉復善哉，歌樂我情然善哉，歌美之辭也。

魏文帝

義當及時
以登生徒
也正登為
呼應字相

五臣本敘
後

託賢才以
只賢才以
知而求賢
不亦其不
處也如許
但如起然
難知合義
命言然在
少才言年
美而拔之
此所致身
交禮也何
也禮也何
異之止身

孫評文選 卷三

可以為成人矣列子曰或
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
謙謙君子德馨折欲何求?
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尚書大傳曰謙侯來受命周公莫不擊折
驚風飄白日，光
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在華屋處，零落歸山丘，
舞賦曰羅華屋而耀洞房古董逃行曰午命冉冉我道零
落下歸山丘毛蓋
時傳曰道終也
先民誰不死?知命亦何憂?
左氏傳曰子產曰人誰不死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美女篇歐錄曰美女篇齊靈行也

美女妖且閑，采桑歧路間，
說文曰閑雅也上林賦曰妖冶閑都又曰閑幽閑也
柔條紛冉冉，葉落何翩翩?
釋名曰爵釵釵頭上飾爵尚書曰厥貢惟球琳琅玕
明珠交玉體，珊瑚皓腕約金環，
瓊袖卷秋也環釧也
頭上金爵釵，要佩翠琅玕，
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顧盼遺
光采，長嘯氣若蘭，
神女賦曰吐芬芳其若蘭
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
懷子曰毛騰西施衣以玄鵝則行者止杜篤視曰儂秀女使不餐
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
爾雅曰安止也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猶焉也南端城之正南門也
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
漢書枚叔上書曰游曲盡臨大路列子曰虞氏梁之
富人高樓
臨大路
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
神女賦曰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韓詩曰東方之日兮被姝者于在我室兮離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也言美如東方之日出也
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
爾雅曰安定也
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
楚辭曰聞佳
衆人何嗷嗷?
蘇武答李陵詩曰低頭還自憐盛年行已衰察淮霖雨賦曰中宵夜而嘆息
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

三百篇之旨一何捐
句一何捐
等正為到案
說不大大
以然得止
也此明此
便此明此
通此明此
年說首少
起說首少
可起說首少

此皆少年
行樂之事

白馬篇歌錄曰白馬篇齊瑟行也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古雜敷行曰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說文曰羈絡頭也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幽并二州名班固漢書贊

日布衣遊俠，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幽通賦曰雄朔野以揚聲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墨子曰

張然可以及高入深家語，孔子曰憊懣氏實楛矢，控絃破左的，右發摧月支。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絃貫石感動北鄰毛詩曰發彼有的射也那那那澤德經曰馬射左邊為月支三枚馬蹄二枚仰

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凡物飛迎射之曰接猱獲馬也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麟。麟，獸也巳見西都賦方音曰馴也邊城

多警急，胡虜數遷移。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災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長驅蹈匈奴，左顧凌鮮卑。鮮卑

漢書曰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又曰燕北有東胡山戎或云鮮卑葦微篇曰凌侵也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呂氏春秋管子云平原廣城車不顧念也

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結勳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若歸臣不若王子城也

名都篇歌錄曰名都篇齊瑟行也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王逸荔枝賦曰宛洛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光且鮮。史記曰陸賈寶劍直千金論衡曰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

只起大意已
句之可必古
有人之詞後
此時之起如
結也苦出
歸到結出
語健亦

士衡樂府
大抵平敘

新曲多哀怨之聲，故敍之於紙云爾。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漢書曰匈奴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曹子建應詔曰：前驅舉儀後乘抗旌。

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魏文帝柳賦曰：左右僕御已多亡，長門賦曰：轅馬悲鳴。哀鬱傷五內，泣淚濕朱纓。李陵詩曰：泣淚濕朱纓。

詩曰：行且自割，無令五內傷。沾親已見郭璞遊仙詩。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魏文帝善哉行曰：行行日已遠，造匈奴城。日已遠，人馬同時飢。

延我於穹廬，加我閼氏名。漢書曰：烏孫公主作歌曰：吾家嫁我，我今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穹廬為牀。首義曰：旃帳也。蘇林曰：閼氏音焉支，如漢皇后。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殊類異類也。李陵答蘇武書曰：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

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楚辭曰：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見異類，父子見陵辱，對之慚且驚。漢書曰：呼韓邪死，子雕陶莫立為復。呼韓邪死，子雕陶莫立為復。

荀子建三夏詩曰：殺身誠難，難實難。屈原曰：吁嗟默言，墨子曰：哀公迎孔子，席不端，不坐，割不正不食。子路曰：何與？陳蔡異孔子曰：與汝為苟生，今與汝為苟義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楚辭曰：積思常憤盈。

飛鴻不我顧，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魏文帝善哉賦曰：思寄身於鴻鸞，學六。飛鴻不我顧，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翻而輕飛，高誘曰：呂氏春秋曰：征飛也。

佇立以屏營。毛詩曰：佇立以泣。國語申。晉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古詩曰：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說文曰：木種，朝華，暮落也。

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漢書張敞曰：有愛女，遠嫁為難，按太守請。

樂府

猛虎行

雜言古猛虎行曰：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粟，遊子為誰歸。

孫評文選卷二

八五

士衡

多而少英
奇詭明收
致昭太多
之何太當
也該者當
分別語得
起引音節
音辭音節
音好音節
音弱而貼
合古詞亦
見作法亦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母，突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江遠文釋云：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險惡木之枝，惡木尚能庇之，況與惡人同處。今檢管子近亡數篇，恐是亡籍之內，而遠見之論語曰：志士仁人，古詩曰：晨風懷苦心。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思

賦曰：爰整駕而亟行，時君之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策馬搃也。廣雅曰：將欲也。以廣歸而功未立，陸賈新語曰：以義建功，辟農本草曰：秋冬為陰。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爾雅曰：崇，高也。廣雅曰：鳴條，條也。桓子新論雅門周曰：秋風鳴條則傷心矣。靜言幽谷

底，長嘯高山岑。毛詩曰：靜言思之，又曰：出自幽谷，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急絃無懦響，亮節難為音。侯瓌爭賦曰：急絃促語注曰：儒下也。爾雅曰：亮，雅也。謂有異宿之節，言必慷慨故曰難也。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言人生既多難，苦誠為未易，何為開此行役？眷我耿

介懷，俯仰愧古今。夫蘧耿介之懷者，必高蹈風塵之表，今乃愧不隨羣先聖之遺教，甚顏篇曰：懷抱也。

君子行 五言古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

天道夷且簡，人道嶮而難。莊子曰：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又曰：簡，略也。休咎相乘蹕，翻覆若

波瀾。尚書曰：休徵，咎徵，杜預左氏傳注曰：乘，登也。廣雅曰：蹕，履也。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左氏傳：伍員曰：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遠。遠國語者，也。人主之所患，患石似玉者，疑似之道不可不察也。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言當慎所習也。論衡曰：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遠之纔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遠則寒，南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遠則寒，南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

極熱熱毛詩曰：履薄冰。掇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說苑曰：王國君可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為太子言王曰：伯奇愛等王上，譽視之後，母取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往過伯奇，奇往視

穉中殺蜂王見豈伯奇伯奇出使者就穉中有死蜂使者白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呂氏春秋曰孔子嘗於陳蔡之間藜藿不糲七日
不嘗粒書髮顏回索米得而來饗之饗然孔子望見顏回攫其餼中而飯之少選間熟賜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粟故欲
顏回對曰不可穉者莫媒入餼中奔食不辭回攫而飯之孔子笑曰所信者目矣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矣
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孔子所以知人難也高誘曰莫煤煙塵也莫讀作穢入猶塵也
焉足歎傳穀七激曰閭君逐巨頑父放子王逸楚辭序曰風原放逐在沅湘之
皆漸也故叔上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傳子銘
曰福生有兆禍來有端小雅曰鍾粟也言無端緒也
天損未易辭人益猶可懼言禍福之有端兆故天損之至非已所
故受之可為懼也莊子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郭象曰無受天損易者唯安之故易也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斯待天而
不受其損也無受人益難者物之儻來不可禁禦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益之所以為難矣然文
雖出彼而意微殊彼以榮辱同途故安
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荀悅申鑒曰側弁垢頰不鑿於明鏡矣抱朴子
之甚易此以吉凶異轍故辭之實難
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言小人近情苦自信而遇禍君子遠慮防未然而蒙福
列子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鄧析子曰慮能防於未然

從軍行五言

苦哉遠征人，飄飄窮四遐，南陟五嶺巔，北戍長城阿。
漢書曰秦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史記曰始皇以謫遣戍關關獄吏不直者築長
城也
深谷邈無底，崇山鬱嵯峨。
列子曰夏革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秦嘉詩曰巖石鬱嵯峨
奮臂攀喬木，振迹涉流沙。
記史
日武臣曰陳王奮臂為天下唱始毛詩曰南有喬木尙書曰導弱水入于流沙
鮮藻寒冰結衝波。
文子曰夏條可結毛詩曰誕實之樂冰
胡馬如雲屯，越旗亦星羅。
郭陽書曰胡馬逐進關於邯鄲杜預論

國語越王曰吳為不道敢問諸大夫戰奚以而可大夫種曰審物則可以戰韋昭曰物旌旒物色徽纒之屬也羽獵賦曰渙若天星之羅

飛鋒無絕影，鳴鏑自相和。張衡獨憮賦曰飛鋒鳴鏑乘尺持刀漢書

曰留頓乃作為鳴鏑

義曰如今鳴鏑也。朝食不免胄，夕息常負戈。

戰國策曰衛行人燭過免胄橫戈而進李陵答蘇武書曰負載而長歎孔安國論語注曰弋戟也

苦哉遠征

人，拊心悲如何？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

豫章行 五言古豫章行曰白梅初生時乃在豫章山

汎舟清川渚，遙望高山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列子曰伯牙遊於泰山之陰

川陸殊途軌，懿親將遠尋。左氏傳富辰曰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不廢懿親也

三荆歡同株，四鳥悲異林。

古上留田行曰出是上獨西門三荆同一根生一荆斷絕不長兄弟有兩三人小弟塊攜獨貧家語曰孔子在衛味且晨

與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哭何者曰回以此哭之聲非但為死者而已矣又為生離別者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同聞家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為其往而不返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問哭者果曰夫死家

貧實子葬之與之長決子曰回善於識音矣

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鄭文毛詩箋曰悼傷也古詩曰今日良宴會歡樂雖具陳又曰別日何易會日何難

寄世將幾何？

日冥無停陰，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奇也寄者因歸也左氏傳曰人壽幾何周易曰日冥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壤之嗟凶

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前路後塗喻壽

曷為復以茲？曾是懷苦心。言何為復以此暮景不留之志而曾是重懷悲苦之心乎毛詩曰曾是在位苦心見上文

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景影也言影形若絕當繼之以惠音

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深。說文曰嬰繞也

鋪敘處亦
做魏武而
少頓挫分
也

苦寒行 五言或曰 北上行

北遊幽朔城，涼野多嶮難。尙書曰宅朔方曰幽都毛俯入穹谷底，仰陟高山盤。韓詩曰在彼

白日景，但聞寒鳥喧，猛虎憑林嘯，玄猿臨岸嘆。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而谷風起小夕宿喬木

下，慘愴恆鮮歡，渴飲堅冰漿，飢待零露餐。周易曰履霜堅冰離思固已久，寤寐莫與言，

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
何深毛詩曰獨寐寤言劇哉行役人，慊慊恆苦寒。說文曰劇甚也鄭玄禮記
注曰慊恨不滿足之貌也

飲馬長城窟行 五言

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漢書侯題上書曰臣往問陰山候，勁虜在燕然。解嘲曰西北一侯范

戎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遷。鄭玄考工記注仰憑積雪巖，俯涉堅冰川，冬來秋未

反，去家邈以縣。邊遠獫狁亮未夷，征人豈徒旋？獫狁匈奴也毛詩曰赫赫南末德爭先鳴，凶

器無兩全。吳越春秋范蠡曰夫人君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國之末也莊子師克簿賞行，軍沒微軀捐。

李陵書曰薄賞子以守節將違甘陳迹收功單于旃漢書曰甘延壽字君况北地人也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與副校尉陳湯共謀斬單于封義成侯又曰陳湯字子公山人也為西域副校尉與陽甘延壽俱出向斬單于首賜爵關內侯班固漢書述曰博望伏節收功大夏旂旄也振旅勞歸士受爵槁街傳穀梁傳曰入曰振旅毛詩序曰林杜勞還後也南都賦曰受爵傳解漢書陳湯上疏曰斬單于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槩街蠻夷邸問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邸謂傳舍也

門有車馬客五言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毛詩曰駕言出遊念君久不歸，濡迹涉江湘。毛長詩傳曰濡漬也投袂赴門

塗，攬衣不及裳。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古詩曰攬衣起徘徊毛萇詩傳曰上曰衣下曰裳拊膺攜客泣，掩淚敘溫涼。列子曰撫膺而無恨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荀書曰

以毀仲春鄭玄曰春秋言溫涼也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尸子曰其生也存其死也亡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彫

喪。曹子建箋侯引曰親友從我遊孔融與曹操書曰海內知識零落殆盡黃石公記曰王聘君齒萬事乃理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古出夏門行曰市朝人易千墳

壙日月多，松柏鬱芒芒。仲長子昌言曰古之題松柏梧桐以識其墳也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國語蓋尹龐曰君子獨居思前世崇之替賈逵曰崇

也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莊子曰俛仰之聞

君子有所思行五言

因所望而
膏粱之
不足重
焚一者
於路順
見於絕
分曉處
絕見於
分曉處

一結說得
與肉食人
沒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孔叢子孔子欲曰巾車命駕 闔闔而延佇，塵里一何盛？闔闔而延佇 街巷紛漠漠。鄭德漢書注曰

也 甲第崇高闕，洞房結阿閣。漢書音義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楚辭曰捲容修態迴洞房尚書 曲池何湛

也 湛清川帶華薄。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邃宇列綺牖，蘭室接羅幕。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古詩曰交疏結綺牖又

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言淑貌以色斯而見升哀音亦承顏義而作也論語曰色斯舉矣 人生誠行邁，容華隨年落。楚辭曰過古

詩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善哉膏粱士，營生與且博。國語樂伯謂公族大夫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止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樂食

也 與 宴安消靈根，飮毒不可恪。左氏傳晉欽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懼也杜預曰以宴安比之酖毒也老子

也 以慈不恪 穢曰恪敬也 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說文曰晉東郭氏上書於獻公公曰肉食者已慮之矣

齊謳行 五言漢書禮樂志曰齊謳員六人

營丘負海曲，沃野爽且平。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鄭玄曰營丘魯新書曰齊地僻遠負海地大人衆鄭玄禮

地 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冥。毛萇詩傳曰控引也戰國策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非設 東被姑尤側，南界

聊攝誠。左氏傳晏子曰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杜預曰姑尤齊東界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 海物錯萬類，

陸產尙千名。尚書曰海岱惟青州萬貫海物惟清河圖曰地有九州以菴萬類禮記曰孟諸吞楚夢百二侔秦

孫評文選 卷三

九一

可違，漢許嚴安上書曰守一而不變者未暗治之至也淮南子曰楊子見塗路而哭之為其可以規行無曠迹，矩步豈

違人？揚雄擬靈賦曰二子規遊矩步蘇子曰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循，言規行矩步既無所及故投足前緒且當止

擬足而投迹爾雅曰籍事也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將遂殊塗軌，要予同歸津。周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

長歌行 五言

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范曄後漢書曰上黨太守田邑與馮衍書曰日月經天河海帶地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言日無停景川

不疑波以喻年命流行曾無止息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說文曰晷景也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絃，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釋名曰矢

白時乎時不再來遠期鮮克及，盈數固希全。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期之遠者莫如年左氏傳卜偃曰萬盈數也然此之盈數謂百年也列子楊朱曰人得百年之壽千中無一疾病哀

苦居其矣牛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玆福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無故自捐茲物苟難停，吾壽安

得延？爾雅曰延長也俛仰逝將過，倏忽幾何間，俛仰已見上文毛詩曰逝將去汝毛萇曰逝往也楚辭曰往來倏忽慷慨亦焉訴，天道良自

然。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四子講德論曰箭鏃不立則功名不宣墨子曰以其所行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迨及歲未暮，長歌承我閑。

毛萇詩傳曰迨及也韓詩曰歲華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楚辭曰願乘閒而自察

悲哉行 五言歌錄曰悲哉行魏明帝造

因芳春而
生隨遠之
情以芳草
時念為全
時眼目

平鋪見意
踏重在風
俗之美若
才之清風
且嘉一旬
山澤二句
為一篇開

遊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薰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
鳥戰好其音。 翩翩鳴鳩羽，啾啾倉庚吟。禮記曰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毛詩曰倉庚嘒嘒 幽蘭盈通谷，長秀被高岑。幽

毛詩曰睪睪黃鳥戰好其音。 生乎通谷而長秀被乎高岑言有託也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漢書伍被曰通谷數行漢武秋風辭曰蘭有秀兮菊有芳。 女羅亦有託，蔓葛亦有尋。言女羅蔓葛各有尋託而已獨 蘿施子松柏毛萇曰女蘿松蘿也詩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鄭玄曰葛藟荒而蔓之尋猶絲也。 傷哉遊客士，憂思一何深。言已客遊不如蘿葛故憂思逾深也 日感隨氣草，

耳悲詠時禽。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沈。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遠也飛沈言殊隔也 願託歸風響，寄言遺所欽。李

吳趨行 五言崔豹古今注曰吳趨曲吳人以謂其地也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楚妃樊姬齊娥齊后也歌錄曰石崇楚妃歎曰歌辭楚妃歎莫知其所由楚之實妃能立德著劉暉名於後唯樊姬焉故今歎詠之聲永世不絕孟子淳子髡曰昔綿駒處高唐而

齊右善詩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說文曰謳齊歌也。 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昌門起。吳趨春秋曰大城立昌門者象名破楚門也 昌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吳地記曰昌門者吳王闔閭所作也名為闔閭門高樓閣連西都賦曰修除飛閣又曰與海通波 重鑾承游極，

同軒啓曲阿。西京賦曰時游極於浮柱結黃纒以相承軒長殿也言長殿開於屋之曲阿也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者今四注也 藹藹慶雲被，泠泠祥風過。史記曰若燿非燿若雲非雲郁都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風賦曰清濟泠泠 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左氏傳曰晉侯曰鐘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 泰伯導仁風，仲

儲下文全
以此意轉
言之以

歸重孫氏
亦以蔡氏
之邦應爾

禮讓正與
泰伯四句
照應

古詩句例
轉便有別

雍揚其波。史記曰吳太子伯雍曾問太公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於海表楚辭曰汨其泥而揚其波 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毛萇詩傳曰穆穆美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廣雅曰灼灼明也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王

迹隕陽九，帝功興四遐。孟于曰王者之跡息而詩亡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言義曰易 大皇自富春，矯

手頓世羅。吳志曰孫權字仲謀吳富春人也魏詔曰大皇帝說文曰騫舉手 邦彥應運興，粲若春林葩。毛詩曰

于邦之運今春秋命歷序曰 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爲多。蔡邕陳留太守縣行頌曰 八族未足侈，四姓實

名家。張勃吳錄曰八族陳桓呂寶公孫司馬徐博也四姓朱張顧陸也漢書劉歆曰徒齊諸田家傑名家 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者武

謝孟後漢書曰朱暗德行純懿才學優裕漢書曰漢興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矣及商 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毛萇詩傳曰濟濟多威儀也論語

子孫仲 淑美難窮紀，商推爲此歌。公羊傳宋萬曰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何休曰淑美也美好也賈逵國語注曰

短歌行 四言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王逸楚辭曰悲歌曾愁思也 人壽幾何？逝如朝霜。左氏傳曰後河之清人壽幾何

無重至，華不再陽。論語捕輔像識曰時不再及宋均曰及亦至也 蘋以春暉，蘭以秋芳。禮記曰季春萍始生鄭玄曰萍華

苦短，去日苦長。曹植苦短篇曰苦樂有餘魏武帝短歌行曰去日苦多 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 樂以會興，

致得魏武
筆法

以下諸詩
五臣本敘
次與此稍
異古詞作
法專以極
敘也備極
綺麗自是
如士衛家
數

孫評文選 卷三

九六

悲以別章，豈曰無感，憂爲子忘。我酒旣旨，我看旣臧。毛詩曰爾酒旣旨爾肴旣嘉短歌有詠，長夜無荒。史記曰紂爲長夜之荒。飲毛詩曰好樂無荒。

日出東南隅行

五言或曰羅敷豔歌○崔豹古今注曰陌上桑者出秦氏女也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嫁爲邑人千乘王仁爲妻王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

羅敷巧麗筆乃作陌上之歌以自明焉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浴新語曰高臺百仞臺端猶臺端也高臺多妖麗，滂房出清顏。

呂氏春秋曰列精于高謂侍者曰我笑若侍者曰公妖且麗王逸楚辭注曰妖好也琴瑟雅雅門周曰廣廣遠房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閑。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或寤兮薛君曰顏色盛美如東方

之日矣周易曰有孚惡心廣雅曰閑正也美目揚玉澤，峨眉象翠翰。毛詩曰美目娥兮楚辭曰媚眉曼睂目騰光王逸曰曼澤也睂視貌也

羽鄒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也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張衡七辯曰淑性綺綺秀色美豔窈窕多容儀，婉媚巧笑言。毛詩曰窈窕淑

女又曰巧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紈。論語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詩曰粲粲衣服金雀垂藻翹，瓊珮結瑤璠。釋名曰

頭及上飾也楚辭曰璫璫翠翹王逸注曰翹羽名也毛詩曰琇玉瓊瑤杜預左氏傳注曰瓊瑤美玉也方駕揚清塵，濯足洛水瀾。西京賦曰方駕授綏鄭玄儀禮注曰方

驅弱水而濯足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繁。風雲言多也過秦論併也司馬相如諫獵書曰犯屬車之清

車清川含藻景，高崖被華丹。藻景華景也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蘇武詩曰馥馥我蘭芳又曰誰爲遊子吟泠泠一何悲悲

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悲歌已見上文韓詩曰舞則莫兮薛君曰言其舞則應雅樂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播揚也宋玉風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爲幽蘭白雪之曲丹脣含九秋，妍

迹陵七盤。洛神賦曰丹脣外朗廣雅曰陵乘也南都賦曰歷七盤而履蹕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鸞。下闕七句曰翻放袂而起節者

遊鴻之翔天邊讓章華臺賦曰忽飄然以輕遊似驚飛於天漢淮南子曰龍興雲集綺態隨顏變，沈姿無乏源。乏或爲定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

懼。張衡七辯曰繪綺之領阿那宜顯若頡遺芳結飛颺，浮景映清湍。爾雅曰扶搖謂之颺說文曰湍水疾也冶容不足詠，春

遊良可歎！周易曰愷藏詩咨治容晦淫

前緩聲歌 五言

遊仙聚靈族，高會曾城阿。淮南子曰掘崑崙墟以下地中有層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嵯峨。

慶雲已見上文宓妃興洛浦，王韓起太華。楚辭曰迎宓妃於伊洛魏文帝詩曰王韓獨何人翻翔隨天塗神仙傳曰衛叔卿歸華山漢武帝令叔卿子度求之見其父與數人博度日向與博者爲誰叔卿曰是洪

巖先生王子晉許容也又曰劉根初學道到華陰見一人乘白鹿從十餘玉女根頰首乞一言神人乃住曰爾間有韓衆不答曰實聞有之神曰我是也尙書曰至于太華北徵瑤臺女，南要湘川娥。爾雅

曰徵召也楚辭曰製瑤臺之低窈兮見有娥之佚女西京賦曰懷湘娥王逸楚辭注曰製二女娥皇女英隨湘水之中爲湘夫人也肅肅宵駕動，翩翩翠蓋羅。毛詩曰肅肅宵征曹植飛龍篇曰芝蓋翩翩甘泉賦

曰威翠蓋羽旗棲瓊鸞，玉衡吐鳴和。琴道雅門周曰水簾則建羽旗瓊鸞以瓊爲鸞以施於旗上鸞鳥故曰棲也鸞放已見上注楚辭曰鳴玉鸞之嘒嘒又曰柱玉衡於炎火王逸曰衡車衡也鄭

玄周禮注曰鑿和皆以金爲鈴也太宗揮高絃，洪崖發清歌。思玄賦曰洪崖立而指麾薛綜曰三皇時伎人也

獻酬既已周，輕舉乘紫霞。毛詩曰：獻酬交錯，漢書曰：遙與輕舉登霞倒景。摠轡扶桑枝，濯足湯谷波。楚辭曰：飲余馬乎咸池，搴余轡乎扶桑。

曰朝暉髮於湯谷。清輝溢天門，垂慶惠皇家。淮南子曰：馮夷大禹之御也。乘雲車，排閭闔，淪天門。高誘曰：天門上。帝所居紫宮門也。蔡邕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居，萬方徂而星集。

塘上行 五言歌錄曰：塘上行古辭或云甄皇后造或云魏文帝或云武帝歌曰：蒲生我池中，葉何一離離。

用此與意殊覺有致

江籬生幽渚，微芳不足宣。張揖漢書注曰：江籬香草也。郭璞曰：似水蘘也。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周易曰：潤之以風雨。楚辭曰：砥

龜遊乎華池。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泉。西京賦曰：西有玉臺，連以昆德。孟于曰：滄浪之水清滄浪，水色也。沾潤既已渥，結根與且堅。毛詩曰：既沾既渥，毛萇曰：渥厚也。古詩曰：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猶深也。

有遷易，人理無常全。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人理促兮。男權智傾愚，女愛衰避妍。莊子曰：喜怒相疑，愚智相欺。仲長子昌言曰：疆者勝弱，智者欺

也。恩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丘樊。鄭玄曰：蠅之爲蟲，汚白使黑，黑使白，喻使人變亂善惡也。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

封禪書曰：使獲日月之末光，暮年喻老也。

樂府

會吟行 五言

謝靈運

全效吳趨
行一平
之氣

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

淡約宋書曰控機宮引第一商引第二徵引第三羽引第四古有六引其宮引本第二角四楚調第五則調然今三調蓋清平也爾雅曰佇立也郭璞曰稽久也

列筵皆靜寂，咸共聆會吟。廣雅曰聆聽也會吟自有初，請從文命敷。

尚書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孔安國尚書傳曰敷陳也敷績壺冀始刊木至江汜

列宿炳天文，負海橫地理。前漢書地理志曰吳地斗分野論衡曰天象列宿炳奕負海連峯競千仞，

背流各百里。上林賦曰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趨澎池漑粳稻，輕雲暖松杞。

愧佳麗，三都豈能似？兩京東西二京也曹子建贈丁儀詩曰佳麗殊百城三都蜀吳魏也層臺指中天，高墉積崇雉。

雅藻賦曰中天之臺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爾雅曰崇重也王肅家語注曰高一丈曰墉三墉曰雉也飛燕躍廣途，鷄首戲清泚。

周禮曰立市為其肆鄭玄曰陳物處也毛詩曰鷄窺淑女枚乘兔園賦曰若採鷄首毛萇詩曰雉也肆呈窈窕容，路隴便娟子。

周禮曰立市為其肆鄭玄曰陳物處也毛詩曰鷄窺淑女枚乘兔園賦曰若採鷄首毛萇詩曰雉也自來彌年代，賢達不可紀。

爾雅曰旬踐善廢興越叟識行止旬踐善廢興，越叟識行止。

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

東門吳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

氏傳注曰旅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途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貧春伯通異之乃舍之家鴻著書十餘篇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必敬止牽綴書土風，辭殫意未已。

意望也今三免功有勁氣似樂也平倫府明
人未昔致窮見感而氣詞矣思府明李其遠少俊明
收句之意老衰於獨放得而采衛法至遠有知飽陵疾遠
恤有殊於故不立勝力其弱備陳處神運官委云絕樂

傳管侯曰鐘儀操
操士風不忘本也

孫評文選 卷三

樂府

東武吟 五言左思齊都賦注曰東武太山皆齊之土風絃歌詠吟之曲名也

鮑明遠

主人且勿諠，賤子歌一言。漢書曰王邑請召賓自稱賤子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占

募到河源，漢書曰張騫漢中人也嘗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之占謂自隱度而懸漢書曰李廣從弟蔡為郎事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擊右賢王有功卒封樂安侯范曄後遂李輕車，

追虜窮塞垣。後漢書曰耿襲追虜出塞而還蔡邕上疏曰秦築長安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密塗互萬里，寧

歲猶七奔，孔安國尚書傳曰密近也方言曰互竟也國語曰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言無寧歲左氏傳曰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乃通吳於晉吳始伐楚子重奔命吳入州來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肌力盡鞍

甲，心思歷涼溫。孟予曰既竭心思焉涼溫已見上文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列女傳曰柳下惠妻曰橙楊君子永能厲兮時曠惜哉乃下世兮司馬彪續漢書曰大將軍營

五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答客雜曰時異事異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古長歌行曰少壯不努力

漢書裴護曰呂公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雞犬。說文曰鎌鐵也鎌古讀切昔如韉上鷹，今似檻中猿，東觀漢記柏處謂趙勒曰善吏

如真純矣下韉即中淮南子曰置授檻中則與純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言怨在己弃席思君幄，疲馬戀

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言已窮老而還同夫弃席疲馬願垂晉主之惠而不見遺則兼愛之道斯同故亦無愧於田子也晉主晉惠田子言愧互文也然田子久謝故謂之魂韓子曰公文公至河

一氣貫注
可以風雲
夫有勇矣

前言後言
微兵為主
投後何等
慨絕宛然
思見志士

報仇破產
且速行

今日蓬豆捐之席幕捐之手足胼胝面目犂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者不欲寡人反國邪咎犯對曰蓬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幕所以臥也而君弃之手足胼胝面目犂黑有勞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之文公乃止韓詩外傳曰昔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嗚然有志焉以問於御曰此何馬也御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用故不勝其哀故哭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弄其身仁者不為也東魯而賤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韓詩曰蒹葭采芣聊樂我魂薛君曰魂神也

出自薊北門行

五言漢書曰薊故燕國也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史記曰有寇至則舉烽火徵騎屯廣武，分兵

救朔方。臣瓚漢書注曰律說勒兵而往曰屯班固漢書贊曰聚天下兵軍於廣武又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強。漢書

曰匈奴秋馬肥大會歸林周禮曰弓人為弓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說苑曰秦帝按劍而坐漢書曰遣使冠蓋相望於道鴈行緣石逕，

魚貫度飛梁。漢書曰公孫戎奴以校尉擊匈奴至右賢王庭為雁行上石山先登周易曰貫簫鼓流漢思，旌甲被

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易通卦驗曰大風揚沙春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西京雜記曰

風揭沙塵寒露簞衣菱角弓持急絙鳴鳥化為鷹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焉投軀報明主，

身死為國殤。國殤為國戰亡也楚辭祠國殤曰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

結客少年場行

曹植結客篇曰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芒范曄後漢書曰祭遵營為部吏所侵結客報之也

老而復還 終以於失 時於高也 望遠一升 經未旬或 意似稱矣 實加諷刺 正自致其 功名而已 一筆掃絕 筆法得已

每於轉眼 處見情致 得白詩多 也此言作客 遺離是端

駿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古日出東南行曰黃金絡馬頭觀者謂道傍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

桓範世要論曰：船動遲速使用失意淮南子曰：今有美酒嘉肴以相寶，爭盈爵之間，乃反為鬪而相傷。三族結怨，追兵一旦至，負劍遠行遊。追兵謂捕已也。遠行以避之也。范

太子應秦王姬琴琴，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蒼丘。廣雅曰：丘居也。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陸機洛陽有四

關東為城，阜南伊闕，北孟津，西函谷。表裏猶內外也。左氏傳：子犯曰：表裏山河。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周禮曰：匠人營國，傍三門，國中九經，九緯。鄭玄曰：經緯塗也。莊子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古

詩曰：雙闕百餘尺。史記曰：三神山黃金白銀。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漢書曰：宣帝登長平坂。王侯迎者夾道陳也。日中市朝滿，

車馬若川流。周易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張敞飲賦曰：車馬騰駕，川流波亂。擊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左氏傳曰：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

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覆粟萬鐘，列鼎而食。方駕已見上文。古詩曰：冠帶自相索。今我獨何為？埽墳懷百憂。晉康幽憤詩曰：予獨何為？楚辭曰：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又曰：惟鬱鬱之憂，獨兮志坎壈而不遠。

王逸曰：坎壈，不遇貌也。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東門行 歌錄曰：日出東門行古辭也。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戰國策：魏加對春申君曰：臣少之時，好射，願以射譬可乎？申春君曰：可。異日更讀與魏王

痛也。魏鳴者久失聲也。故創末息而驚心，未忘開弦管引而高飛，故創怯。今臨武君常為秦擊，不可為拒秦之將也。離聲斷客

情，賓御皆涕零。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談與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說文曰：遙遙

哀解於轉
韻處入情
長歌一語
正與離聲
相應

平敘苦點
於末處見
則愈

征駕遠，杳杳落日晚，左氏傳童謠曰鸛鳴之巢遠哉 遙遙楚辭曰杳杳以西顧
行人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淮南子曰百梅足以爲百人酸毛詩曰 絲竹徒滿坐，憂人
不解顏，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列子曰列子師老 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鄭玄禮記注

苦熱行 曹植詩苦行曰行遊列日南經歷
交趾擲苦熱但曝籍越夷水中藏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漢書西域傳杜欽曰又歷大頭痛小頭痛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東

身熱頭且痛，鳥墮魂來歸。東觀漢記馬援謂官屬曰吾在浪泊仰視烏鵲點點墮水中楚 焦煙起石圻，王歆之始興記曰雲水源泉涌溜如沸湯有細赤魚出游莫有獲之者無烟蓋熱氣也南越志曰與寧 日月有

恆昏，雨露未嘗晞。魏都賦曰蔚岫濛雲日月恆翳嘗植感時賦曰淮淫雨之永降曠三旬而未晞 丹蛇踰百尺，玄

蜂盈十圍，外國圖曰揚山丹蛇居之去九圍五萬里楚辭 含沙射流影，吹蠱痛行暉。干寶搜神記曰有物處于

能含沙射人所中者頭痛發熱刺者至死毛詩義疏曰蠱孤一名射影吹蠱即飛蠱也爾雅王與地志曰江南

菌露夜沾衣，吳志薛璉表曰蒼梧南海歲有厲風郭景純宋初山川記曰雲州 飢猴莫下食，晨禽不敢飛。南

志曰奇石縣有銅澗泉源沸涌謂之毒水飛禽走獸經之者須骨節勞列女傳

陶答子妻曰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曹植七哀詩曰南方有報氣晨鳥不得飛

孫評文選 卷三

一〇三

感句感人
可爲用賦
行宮者諷
露句有賢
靈故稱俊
逸

士爵樂府
而自遠古
遠明遠察
府意自遠
蕩安此反
之與肉骨
之別

引周漢事
取出古來
句似其質
深之感解

孫評文選 卷三

今港極平諸葛渡瀘寧有俱病也左氏傳曰諸侯之大夫從管侯伐秦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
多死諸葛亮表曰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毛詩曰秋九月淮溲百卉具腓毛濟曰腓病也涇音虛腓音肥
禍機。列女傳曰楚子發之母謂子發曰使人入於死地而康樂於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曹大家曰軍事危險故爲死地也莊
子曰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司馬彪曰言生以是非戰否交接則禍敗之來若機括之發班固漢書述曰禍如發機
船榮旣薄，伏波賞亦微。漢書曰歸義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范曄後漢書曰交趾女子徵
士重安可希？韓詩外傳曰宋燕相齊選送罷歸舍宮門尉田儂等問曰大夫誰與我赴諸侯乎皆伏不對宋燕曰何士易得而難
用也田儂對曰君欲素錦繡從風而弊士曾不得絲衣夫財者君所輕死者士所重君不能用所輕欲使士致重乎

白頭吟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姆茂陵一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沈約宋書古辭白頭吟曰復復重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朱絲朱絃也壺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桓子新論曰神農始削
桐爲琴繩絲爲絃素于曰玉壺必求其以盛于將必求其以斷

猜恨坐相仍。馮衍答任武達書曰敢不露陳宿昔之意親視漢詔段熲曰張奐
事勢相反遂傾猜恨方言曰猜疑也爾雅曰仍因也猜干才切

毫髮一爲瑕，丘山不可勝。李尤載銘曰山陵之禍越于垂老仲長子昌言曰事求絲髮之輕孫盛
曰道絕者奔恩舊也

食苗實碩鼠，玷白信蒼蠅。毛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蒼蠅遠成美，薪芻前見陵。韓詩外傳
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鶴頭戴冠文也足有距武也食君魚鱉味君稻粱無此五者而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鸝舉矣公曰吾嘗
子之言文子曰虛無因循後而不先警若積薪燎後者慮上也蒼蠅上申黜褻女進，班去趙姬昇，周王日淪惑，

漢帝益嗟稱。毛詩序曰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及得褒姒而黜申后孔
安國尚書傳曰淪沒也班婕妤好失龍曰見班婕妤怨詩

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呂氏春秋曰

而心猶不足特
尚書曰貌曰恭
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列子曰昔人有知不死之道者齋子欲學其道聞言者已死乃撫膺而歎

放歌行

歌錄曰孤子生行
古辭曰放歌行

蓼蟲避葵羹，習苦不言非。楚辭曰蓼蟲不徙苦葵雀王逸曰言蓼蟲處辛辣食苦惡不徙葵羹食甘美者也 小人是齷齪，安知曠士懷？

漢書酈食其曰其
將趨鷄好奇醜也
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史記曰雞三號平明東觀漢記杜詩曰伏澣出入禁門補拾遺闕 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

來。素帶曳長飆，華纓結遠埃。禮記曰大夫帶素爾雅或為此義與疾同古字通也七啓曰華組之纓 日中安能止，鐘鳴猶未歸。中日

爲市已見上文崔元始正論永寧
日鐘鳴瀉蓋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
夷世不可逢，賢君信愛才。郭象注曰世有夷曠左氏傳曰魏離傷於魯公欲殺之而愛其才 明慮自天

斷，不受外嫌猜。李尤上林苑銘曰魏宗備禮明盧弘深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猶疑也 一言分珪爵，片善辭草萊。漢書張棟奏曰一言之勞皆蒙

丘山之賞解嘲曰折人之珪猶人之爵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
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二

王丹金襪上谷郡國經曰黃金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
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二說既異故具引之
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

升天行

家世宅關輔，勝帶宦王城。關關中也漢書曰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東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 備聞十帝事，委曲兩都情。帝十

窮途明者
矣求仙者

諸樂府
雅正高世
之風惜可
以士世於
言已不於
高以遺必
起四句結
習下乃拓
開官之一
結語立言
自便收掉

一結亦見遺情

孫評文選 卷三

兩郡俱謂漢也論衡曰漢宗三百歲十帝耀德倦見物興衰驟觀俗屯平周易曰屯難也翩翩類迴掌恍惚似朝榮迴掌音疾也孟子曰武丁

朝語侯有天下猶迴掌也潘岳朝菌賦曰奈何兮繁華朝榮兮夕斃窮塗悔短計晚志重長生春秋合誠圖曰黃帝請問太一長生之道太一曰齋戒六丁道乃可成從師入遠

岳結友事仙靈莊子曰從師不誦郭象曰任其自聚非偶也楚辭曰與赤松結友兮比王喬而為偶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經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莫尚於

三皇文五岳正形圖也又曰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又曰仙經九轉丹金液經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郭璞遊仙詩曰振髮戴靈犀解稱風餐委松宿雲

臥恣天行莊子曰龜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禮緯齊陸機雲賦曰似長城曲鏡

綵閣相扶椒庭取其芬香也覽遊越萬里近別數千齡神仙傳若士謂盧敖曰吾一舉千里吾猶未之能馬明先

洛神賦曰盛椒塗之郁烈生別傳曰先生隨神士還代見安期先生語神女曰昔與女那遊于安息憶此列仙傳曰齊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繼公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

未久已二千年矣鳳臺無還駕簫管有遺聲妻之遂致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似鳳聲鳳皇來止其處為作鳳臺夫

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皇飛去故秦氏作鳳如淳漢書注曰曹翬也孔女詞有鶴聲阮籍詠懷詩曰翬嘗有遺音梁王安在哉安國尚書傳曰濕鳥也孔

鼓吹曲五言集云奉隋王政作古入朝曲蔡邕曰鼓吹歌軍樂也謂之短簫鏡歌黃帝岐伯所作也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爾雅曰江南曰揚州佳麗已見上文吳錄曰張敞嘗於孫權曰林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秦始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氣故斯運闕改名秣陵也曹植贈王粲詩曰壯哉帝

王居佳麗殊百城透迤帶淥水迢遞起朱樓王逸楚辭注曰透迤長貌也吳都賦曰瓦以淥水劉逵注曰迢迢遠望懸絕也馮衍顯志賦曰伏朱樓而四望採三秀之華英飛甍夾馳

道垂揚蔭御溝吳都賦曰飛甍外五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也洛陽謂之楊溝植楊於其上凝笳翼高蓋疊鼓送

華翰，徐引聲謂之擬小雅曰異途也老子曰網馬靈靈解頡曰簡先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

挽歌繼周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棺自殺

挽歌詩五言

繆熙伯文章志曰繆熙伯魏志曰與東海人有才學多所敘述官至尚書光祿勳

生時遊國都，死沒奔中野，歸田賦曰遊都邑以永久周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親衡曰

也生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服虔左氏傳注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也

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淮南子曰日出湯谷至于懸泉是謂黃昏其馬是為懸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

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淮南子曰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道通高誘曰造化天地生也存已見上文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

有然，誰能雜此者？穆天子傳七萃之士曰自古有死生

挽歌詩五言

陸士衡

卜擇考休貞，嘉命咸在茲，儀禮曰筮者不從筮擇如初儀又曰卜者不能卜擇如初儀鄭玄曰擇地而鳳駕驚

陶淵明
於死生之

或以此作
末句甚非

於視粟謂之四極太玄經曰天尊降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乎上故天裏地
皇治鄒山以水銀為江河上具天
文天官星占曰東井一名天非
廣霄何寥廓大暮安可晨
張奐遺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
人往有反歲我行無

歸年
呂氏春秋曰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對曰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之高誘曰行謂即世也
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鄰
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海水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

素所佩鴻毛今不振
漢書劾趙款曰虱可錫佩珠玉鄒玄喪服注曰鴻毛喻輕也燕丹子曰死為輕於鴻毛
豐肌饜螻蟻妍姿永夷泯
司馬相如美人

賓
楚辭曰楚將濬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王逸曰壽宮供神之處也左氏傳曰左氏薄曰王孫滿對楚子曰螻蟻
我何親拊心痛荼毒永歎莫為陳
拊心已見上文毛詩曰民之食亂寧為荼毒又曰假寐永歎

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
流離已見上文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
素駘佇羈軒玄駟驚飛蓋哀鳴與殯宮

迴遲悲野外
殯宮已見上文
魂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
周禮與服志曰禮葬有魂車儀禮曰魂車直東榮鄭玄曰進車者喪生時將行陳寤今時謂之魂車也
備物

象平生長旌誰為旆
禮記曰孔子為明器者備物而不可用周禮曰大喪供銘旌
悲風微行軌傾雲結流藹
爾雅曰藹止也或作

振策指靈丘駕言從此逝
秦嘉詩曰振策陵長衢曹植感節賦曰豈吾鄉之足顧蠶風宗之靈丘毛詩曰駕言出遊

挽歌詩 五言

孫評文選 卷三

一〇九

陶淵明

際已能脫
然故出語
略無滯礙
高結淡遠
衡諸公遠
起極漢盛
結處達其
非中不其
道得非此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古詩曰：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又曰：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楚辭曰：風飄兮木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

郊。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爾雅曰：邑外曰郊。四面無人，高墳正嶢嶢。字林曰：嶢，峻高貌也。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蔡

射詩曰：馬為立脚，題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為我吟。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柰何。向來相送

人，各已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佗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雜歌

荆軻 并序 七言

荆軻 史記曰：荆軻衛人，其先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

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丹祖送於易水上。崔實四民月令曰：祖，道神祀以求道路之福。高漸離擊筑。鄧展漢書注曰：

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曰筑也。荆軻歌，宋如意和之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歌 并序 七言

高祖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應劭漢書注曰：助，行酒也。發沛中兒，得百二

漢高祖

每此四句一
解忠義體樂
也亦見
風亦見
於此下
亦可以
亦更接
結更接
亦更接
常於人
及於人
通於人
真為我
獨有孤
借非事
意非事
辨非事
為非事

十人，教之歌，酒酣，曰酣洽也上擊筑自歌曰：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風起雲飛以喻羣兒競逐而天下亂也威加四海言已靜也夫

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鎮之

扶風歌 五言集云扶風歌九首然以兩韻為一首今此合之蓋誤

劉越石

朝發廣莫門，莫宿丹水山。晉宮閣名曰洛陽城廣莫門北向漢書曰高郵縣崇谷丹水所出也樂音管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左

長歎息，淚下如流泉。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晉為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哽咽已見上文浮雲為我結，歸鳥為我旋。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為我陰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古詩曰相去日已遠韋弘詞秋風篇曰辭親向長路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琴操王昭君歌曰離宮絕曠身摧藏

麋鹿遊我前，猿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史記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攬轡命徒侶，

吟嘯絕巖中。楚辭曰馳騁響而下節李陵書曰吟嘯成聲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窮。周易曰君子道消殺梁傳曰叔姬歸于紀其不言避何也避之道微矣論語曰夫子在陳

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李陵降匈奴經糧子路也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日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易曰歸妹愆期遇歸有時王
謂曰愆過也愆與愆通也
傷魏文帝雜詩曰
弄璋勿復陳

我欲競此曲，此曲悲且長。宋子侯歌曰香欲競
此曲此曲惹人勝

棄置勿重陳，重陳令心

中山王孺子妾歌五言漢書曰詔賜中山王增及孺子妾并未央
人歌詩四篇如淳曰孺子幼少稱也孺子宮人也

陸韓卿

只說真事
更不自言
嗚呼結明
者此合耳
為恰合耳

如姬寢臥內，班婕坐同車。史記侯諫謂魏公子毋忌曰竊聞晉鄒之兵符常在魏王臥內而如姬
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常欲與班婕妤同蓋載

帳，林光宴秦餘。韓詩外傳曰趙簡子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西都賀曰觀往昔之
遺館獲林光於秦餘然秦餘漢帝所幸洪波非魏王所遊覽陸諫也

歲暮寒飈及，秋水落芙蓉。韓子曰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彌
子瑕曰別名芙蓉也郭

子瑕矯後駕，安陵泣前魚。韓子曰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彌
子瑕曰別名芙蓉也郭

賤妾終已矣，君子定焉如。楚辭
亦將弄矣得無定出乎王乃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然泣魚是龍陽非安陵陸諫也

曰已矣哉王逸曰已矣絕望之
辭也思玄賦曰櫻天遊其壽如

雜詩

古詩五言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馬上東門又云遊
戲宛與洛此則辭乘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楚辭曰悲莫
悲兮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廣雅曰
涯方也道路阻且長，

十九首宜
接三百篇
發乎情止
於禮義不
失乎風人

志之旨都在其
所感之友
雖合死生
之深意多
比之厚
文便深相
比風人相
來納派以
傳之法

用用益字
句妙在反
句止作正
意便淺

此寄託之
詞不得竟
作遊樂相
思看

只爲人生
如客便當
無時行樂
亦以人生
與感當及

會面安可知。毛詩曰：遼洞從之道阻且長。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焉也。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韓詩外傳曰：詩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相去

日已遠，衣帶日已緩。古樂府曰：歌離家日。越遠衣帶日越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浮雲之蔽白日，以喻邪佞之毀忠，真故遊子之行不顧反也。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陸賈新語曰：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蔽日月也。古楊柳行曰：讓邪害公正，浮雲蔽白日，與此同也。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弃捐勿復道，

努力加餐飯。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鬱鬱茂也。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草生河畔，柳茂園中，以喻美人當牕牖也。廣雅曰：蔭容也。盈與蔭同。

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韓詩曰：纖纖，女子之手也。毛萇曰：摻摻，猶纖纖也。昔爲倡家女，今

爲蕩子婦。史記曰：趙王遷母倡也。說文曰：倡，樂也。謂作妓者。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列子曰：有人去鄉土遊於四方，不歸者，世謂之爲狂蕩之人也。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言長存也。莊子：仲尼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常青青。楚詞曰：石磊磊兮葛蔓蔓。字林曰：磊磊，衆石也。人生天地間，忽如

遠行客。言異松石也。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列子曰：死人爲歸。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韓詩外傳曰：枯魚銜索，幾何不露。二親之壽，忽如過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

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廣雅曰：駑，駟也。謂馬遲鈍者也。漢書：南陽郡有宛縣，洛東都也。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

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魏王奏事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兩宮遙相望，雙闕百

餘尺。蔡質漢官典職曰：南宮北宮相去七里。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楚辭曰：居戚戚而不可解。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毛萇詩傳曰：真善也。陳，猶說也。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劉向雅琴賦曰：窮音之至入於神。令

四時非用未

懷中卻是

沉之感皆

生於情與

遺引與一

也故守貞

變此與一

應前此與

實知相承

託與推

古詩短易

以不難作

易生曲折

於節能難

其節能難

可稱其意

同可稱其

心好耳難

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左氏傳宋昭公曰光昭先君之令德莊子曰是以高言不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
申。所願謂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人生若寄已見上注方言曰奄忽也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謂適足也無為守窮賤，轍軻長苦辛。楚辭曰年既過太半然轍軻不遇也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此謂明高才之人仕宦未達知交疏結綺牕，阿閣三重階。薛綜西京賦
何悲？論語曰子游為武城宰聞絃歌之聲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琴操曰杞梁妻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

哀。賦文曰歎太息也又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買遠國語注曰惜痛也孔願為雙鳴鶴，奮翅起高飛。楚辭曰將奮翼兮高飛廣雅曰高遠也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楚辭曰折芳遠願望舊鄉，長路漫浩浩。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願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周易曰二人同心楚辭曰將以遺兮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春秋孝異郵曰立秋趨織鳴功急故趨之禮記玉衡指孟冬，眾星何歷歷？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搖指申然上云促織下云秋蟬明白露沾野草，時節忽

而此所以如
遠也其名以
效與起名以
亦與起名以
映帶生情

結婚所以未
合時之感有
遇無期感
不勝增嘆

此與涉大江
意與同而前
以路望此
稱路行者
之居者

意合則情
里則心
乘則面
正意不深

復易，禮記曰孟秋之月白露降列于曰寒暑易節 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又曰仲秋之月玄鳥歸鄭玄曰玄鳥鶯也謂去聲也呂氏春秋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高誘曰

適之也復云秋蟬玄鳥者此明實候故以夏正言之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論語曰有羽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鄭玄曰同門曰朋韓詩外傳蓋樂曰夫鴻鶴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 不念攜

手好，棄我如遺跡。毛詩曰甚而好我攜手同車國語楚國且語其弟曰靈王不願於良一國喪之知遺跡焉 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言有名而無實也毛詩曰維南

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良信也盤石也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竹結根於山阿喻婦人託身於君子也風賦曰綠太山之阿 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毛詩傳曰赤如金與松蘿殊異此古今方俗名草不同然兔絲草蔓附草上黃 千里遠

結婚，悠悠隔山阿，說文曰 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

而不采，將隨秋草萎，楚辭曰秋草榮其將實微霜下而夜殞 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爾雅曰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齊賢漢書典職曰宮中種嘉木奇樹 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遺所思已 馨香

盈懷袖，路遠莫致之，王逸楚辭注曰在衣曰懷毛詩曰豈不爾思遠莫致之說文曰致送詣也 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賈逵國語注曰賈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牽牛已見上文毛詩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皎皎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毛長曰河漢天河也 織織擢素手，札札

弄機杼，織織已見上文 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不成章已見上句注毛詩曰贈堂弗及泣涕如雨 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

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爾雅曰脈相視也郭璞曰脈脈謂相視貌也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曰悠悠兩行願彼長道

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莊子曰方將四顧王逸楚辭注

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四時更莊子曰方將四顧王逸楚辭注

變化歲暮一何速，暮尸子曰人生也亦少矣而歲往之亦速矣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城高且長故登之以望也王逸楚辭注曰逶迤長貌也

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四時更毛詩曰鴉彼晨風鸛彼北林未

急知柱促，馳情整中帶，沈吟聊躑躅。中帶中衣帶繫帶將欲從之毛萇詩傳曰丹朱中衣說文躑躅任足也躑躅與躑躅同

思爲雙飛燕，銜泥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爲理樂也

巢君屋。燕趙二國名也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神女賦曰苞溫潤之玉顏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上東門已見阮籍飲懷詩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北首求諸幽之道也

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白虎通曰庶人無墳樹以楊柳楚辭曰風飄飄兮木蕭蕭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識其墳也

下有陳死人，杳杳卽長暮。莊子曰人而無人道是謂陳人也郭象曰陳久也辭楚曰去白日之昭昭與

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服虔左氏傳注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

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神農本草曰春夏爲陽秋

人貴立身，故以榮名，爲寶虛名，何益榮名，見處各有

因歲動容，感而動佳，美人之恩，之謂也

酒歸於飲，而歸於飲，可直是飲，爲求仙者，嗚呼

此全為遊
就悲之見
去如此使
收管甚

多為樂所
誤為可惜
人言何種
人言何種
造者之多
也者之少
因遊者而
念遊者而
出於一夢
境宛然入

冬為陰壯子曰陰陽四時運行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

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

如寄已見上文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

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范子曰白紈素出齊

去者日以疎，生者日以親。

呂氏春秋曰死者久生者彌疎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

白虎通曰葬於城郭外何死生異別終始

居異古墓犁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

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又曰秋風兮蕭蕭思還故里閭，

欲歸道無因。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孫卿子曰人生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

燭遊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

呂氏春秋曰今茲美不來茲美夢高誘曰茲年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

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凜凜歲云暮，蟻姑夕鳴悲。

說文曰蟻暮也蟻暮已見上注方言曰南楚或謂蟻姑為蟻靡雅曰蟻蟻姑也蟻力侯切姑鼓胡切

涼風率已厲，遊子寒

無衣。

禮記曰孟秋之月涼風至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

毛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又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獨宿

累長夜，夢想見容輝。

良人惟古懼，枉駕惠前綬。

良人念昔之權愛故任駕而迎已黑以前綬欲令升車也故下云攜手同車孟子曰齊人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真體出必厭酒肉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體出曰婿出御輿車而增授綬御輪三周

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

毛詩曰巧笑倩兮攜手同車見上注既來不須臾，又不

處重闌。

楚辭曰何須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

爾雅曰晨風鷓也莊眇矚以適意，引領遙相睇。

此首以夫

婦之離情
感時思遠
從一書札
表出區區
然之區區
鄭重

亦是明首
意又法寫
佳來又變
放

同一別離
有居人之
念悲有行
各之見情
致來

徒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毛詩曰二之日栗冽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

四五詹兔缺，禮記曰地乘陰發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客從遠方來，遺我一

書札。說文曰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韓詩外傳曰趙簡子少子名無

年簡子坐青室之上問書所在無恤出其書於左袂令誦習焉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李陵與蘇武書曰區區之心竊慕此爾廣雅曰區區愛也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綺已見上文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尙爾。猶文毛詩箋曰尙猶也字書曰爾謂之終耳文綵

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鄭玄儀禮注曰著謂充之以絮也著張慮切鄭玄禮記注曰緣飾邊也緣以綉反以膠投

漆中，誰能別離此。韓詩外傳子夏曰實之與實如膠與漆君子不可不留意也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毛詩曰月出皎兮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毛詩曰耿耿不寐客行雖云

樂，不如早旋歸。毛詩曰言旋言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毛詩序曰彷徨不忍去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

衣。引領已見上文

與蘇武 五首

此五言之情至則情微也文朋友則情寄死別而情難死此當異於情乎此當異於情乎

此當前須欲與見無可甚為情之無可甚

此因當別之思已不之得酒相所以尊復其後更期明也路重其人相德妙如鍾所傳品但

李少卿 漢書曰李陵字少卿少時為侍中建章監善射愛人降匈奴為右校王病死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論語摘輔像識曰時不再及宋均曰及亦至也須臾已見上文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國語中晉曰

行屏營毛詩曰執手之手又曰憑首踟躕

在天之一隅以喻人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禮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鄭玄曰斯須猶須臾也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

軀。長風早風言欲因風發而已乘之以送子也楚辭曰乘回風兮遠遙

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琴操曰鄒虞者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夫冠纓任子

以遠遊今因遠遊而感遂川故增別念也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毛萇詩傳曰懷思也獨有盈

觴酒，與子結綢繆。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纏綿之貌也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人？楚辭曰浮雲兮容與導子兮何之也徘徊蹊路側，悵悵不得辭。廣雅曰悵悵也行人

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劉熙釋名曰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傍曲一傍直者張弓弛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東

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周易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毛萇詩傳曰崇終也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聲類曰顯白首貌也皓與顯古字通

詩五言

孫評文選 卷三

云李都尉
無蘇園尉
江淹雜體
亦然當時
後其擬作
是西詩法

本意爲朋
友而兄弟
以成其夫
比之視昔
以爲一體
離別之至

夫婦恩愛
在別時尤
切到生眞
死見眞

孫評文選

蘇子卿 漢書曰蘇武字子卿爲中郎使匈奴十九年歸拜爲典屬國病卒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骨肉謂兄弟也漢書帝謂燕王旦曰今王骨肉至親古詩曰結交莫羞貧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論

子夏謂司馬牛曰四海之內皆爲兄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家語曰子游見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火也。况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

參辰之錯行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宋衷曰辰龍星也參虎星也我不見龍虎俱見昔者常相近，邈若胡

與秦，淮南子曰肝膽胡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居南方然胡秦之義猶胡越也惟念當離別，恩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

毛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我有一罇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

黃鶴一遠別，千里顧徘徊。韓詩外傳曰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黃鶴一舉千里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胡馬已見上文依依思戀之貌

也。何况雙飛龍，羽翼臨當乖。雙龍喻已及朋友也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遊子吟，泠泠

一何悲？琴操曰楚引者楚游子龍丘高出游三年思歸故鄉望楚而長歎故曰楚引蒼頡篇曰吟嘆也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王逸楚辭注曰厲烈也謂清烈也古詩

曰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清商已見上文俛仰內傷心，淚下

不可揮。爾雅曰揮竭也郭璞曰揮振去水亦爲竭莊子曰俛仰之閒家語曰公文伯卒欽姜曰二三子無揮擲也願爲雙黃鶴，送子俱遠飛。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結髮始成人也謂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時取笄冠爲義也漢書李廣曰結髮而與匈奴戰也歡娛在今夕，嬾婉及良

時。孟子曰弱者之人歡娛如也毛詩曰騶駘征夫及日夜如參辰皆已沒，去

四詩各首見
以令德未
實亦為所
作亦為四
此為之歸
其德之歸
以友收之
以古友收
如令友收
此如友收

遠祖七九辨
近體七九辨
亦開體七九
亦開體七九
亦開體七九
亦開體七九

去從此辭。裴辰已沒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毛詩曰嗟余子行役戰國策握手一長歎，淚為

生別滋。史記蘇賢曰燕王私語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春華喻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燭燭晨明月，馥馥我蘭芳。著讀篇曰燭照也韓詩曰馥芬馨良夜發，隨風聞我堂。秋月既明秋

感時獨增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漢書高祖曰遊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漢書武帝太初元年

戀本也又申之以嚴霜。楚辭曰冬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江漢流不息浮雲去靡依以喻

楚辭曰仰浮雲而未歎。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楚辭曰蹇離嘉會難兩遇，懽樂殊未央。嘉會難願君崇

令德，隨時愛景光。令德已見上文景光即光景

四愁詩 并序

張平子

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出為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法度。范曄後漢書順帝紀

嘉元年改陽嘉五年為永和元年又曰順帝初衡復為太史令陽嘉元年造候風地動儀永和初出為河間相而此云陽嘉中誤也

多豪右并兼之家。漢書曰魏郡豪右李亮文類曰有權勢豪右大家也漢書衡下車治威嚴，能內察屬縣，

其下車作威吏民咸息。漢書曰班伯為定襄太守姦滑行巧劫，皆密知名，下吏收捕，盡服擒，諸豪俠遊客悉惶懼，逃

出境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楚辭曰：心鬱鬱之憂，思痛永歎而增傷。鄭玄考工記注曰：鬱，不舒貌。也。爲四愁詩。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雰爲小人，思以道術相報貽於時君，而懼讒邪不得以通。其辭曰：

得比與遺
意可以接
隨風騷矣

一思曰：『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言王者有德功成則東封泰山，故思之太山以喻時君。梁父以喻小人也。漢書曰：有太山郡，又武帝登封太山之梁父音義曰：梁父太山下小山也。』側身東望涕霑翰，楚辭曰：願側身而無所。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漢書曰：王莽鑄大錢，又造錯刀以金幣其文。魏漢書曰：偃刀，諸侯王黃金錯鑿謝承後。漢書曰：詔賜賜奉金錯把刀。毛詩曰：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又曰：倚之以瓊英乎。路遠莫致倚道遙，何爲懷

憂心煩勞。古詩曰：路遠莫致之。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漢書曰：鬱林郡，故秦、桂林郡。海南經曰：桂林八樹在番禺東。又曰：湘水出零陵，舜死，蒼梧，葬九疑，故思明。側身南望涕沾襟，楚辭曰：泣歔歔。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尚書：禹貢曰：厥貢楛珠、琅玕。古詩曰：妾身玉盤中。歷年窶見食，應劭漢書曰：封禪壇有白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爲懷憂心煩傷。楚辭曰：惆悵兮，兮，私自憐。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漢書曰：天水郡，明帝改曰漢陽。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隴阪。秦州記曰：隴坂九曲，不知高幾里。側身西望涕沾裳，古長歌行曰：泣涕忽沾裳。美人贈我貂檐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蔡邕獨斷曰：侍中中常侍加貂。子日：隨侯之珠，高誘說文曰：直謂之澹，揄推南。釋王逸曰：紆，風也。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爲懷憂心煩紆。

雜詩皆是一古
皆列實近古
穿調頗近
古詩是樓
概已是以不
後及太綱以
突眾薄

得此與之
意自與有
情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往從之雪紛紛，漢書有鴈門郡楚辭曰雪紛紛而薄木側身北望涕沾巾。
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錦繡有五采成章玉案君所憑倚喻大臣亦為天子所恃禮記曰春服青玉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
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為懷憂心煩惋。」楚辭曰增增歎今如雷

雜詩五言雜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雜也

王仲宣

日暮遊西園，冀寫憂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列女傳津吏女歌曰水揚波兮杳冥冥上有

特棲鳥，懷春向我鳴，毛詩曰有女懷春襄袵欲從之，路險不得征，說文曰衽衣衽也衽音今徘徊不能去，佇立

望爾形，毛詩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風颺揚塵起，白日忽已冥，鄭玄毛詩箋曰冥夜也迴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幽通

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并？尚書王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

雜詩五言

劉公幹

職事相填委，文墨紛消散，漢書功臣皆曰蕭何徒恃文墨願居臣上馳翰未暇食，日冥不知晏，翰墨已見上尚書曰自朝至于日冥不逸

沈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簿領謂文簿而記錄之史記曰問上林尉請禽獸簿司馬彪莊子注曰領錄也楚辭曰腸回回兮盤紆釋此出西城，登高且

遊觀。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鴈，楚辭曰乘白水而高。毛詩曰鸕鴈子飛翺翺其羽。安得肅肅羽，從爾浮波瀾。

雜詩 五言集云抱中作下篇云於黎陽作

魏文帝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楚辭曰終長夜之曼曼毛詩曰冬日烈烈又曰北風其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毛詩曰展轉不寐彷徨已見上

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白露已見上文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裳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漢迴

西流，三五正從橫，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為天漢毛詩曰粲粲星三五在東毛詩曰三五更見也草蟲鳴何悲，孤鴈獨南翔。毛詩曰嘒嘒

益毛裘曰草蟲常羊也。楚辭曰雁雍雍而南遊。鬱鬱多悲思，縣縣思故鄉，古詩曰縣縣思遠道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哀樂與梁相張

府君騰曰悠悠夢想願飛無翼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腸。楚辭曰向長風而舒情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亭亭迥遠無依之貌也易通卦驗曰太陽靈出張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何休公羊傳注曰適遇也

吹我東南行，南行至吳會，當時實至廣陵未至吳會今言至者據已入其地也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楚辭曰然縹輒而留滯棄置

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朔風詩 四首

曹子建

結二語作
自顧音節
轉好末句
實極真切

大意亦敘
別非我意
二時於本
在此見於
仰所觀俯
出古比與
力思得處

情敘亦難效者風調大心乖奮意求彼君憤
思亦格以易言體以陳而才試言也
總便比功與為效其樂如思免思
縹縹入與者力凡效府此思亦思

此皆寄
之詞寄
九首同
格或以
十九首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騁代馬，倏忽北徂。代馬見上文凱風永至，思彼蠻方。毛萇詩傳曰南風謂之凱風

記曰南方曰蠻毛願隨越鳥，翻飛南翔。古詩曰越鳥巢南枝四氣代謝，懸景運周。爾雅曰四氣和謂之玉燭淮南子曰二者代謝外馳周易曰懸象著明

詩曰用邊蠻方。別如俯仰，脫若三秋。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昔我初遷，朱華未希，今我旋止，素雪雲飛。毛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俯降千仞，仰登天阻。莊子曰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天阻山也范曄後漢書郭林宗論蘇不韋曰城關天阻官府幽絕風飄蓬飛，載離寒暑。商君書曰夫飛蓬遇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毛詩曰載離寒暑

千仞易陟，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別。同袍見上文子好芳草，豈忘爾貽？古詩曰蘭澤多芳草繁華將茂，秋霜悴之。方言曰悴傷也君不垂眷，豈云其誠？言君雖不垂眷已則豈得不言

秋蘭可喻，桂樹冬榮。蘭以秋種可以喻言桂以冬榮可以喻性楚辭曰秋蘭兮青青又曰麗桂樹之冬榮絃歌蕩思，誰與消憂？言絃歌可以消憂也臨川暮思，何爲汎舟？言臨川日暮而又相思何爲汎舟而豈無和樂，遊非我鄰。言豈無和樂以消憂也

誰忘汎舟，愧無榜人。言豈忘汎舟以相從乎愧無榜人所以不濟也榜人喻良朋也張揖漢書注云榜人船長也

雜詩 五言此六篇並託喻傷政念朋友道絕賢人爲人竊勢別京已後在郢城思卿而作

曹子建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新語曰高臺涼京師悲風言敬令朝日喻君之之子在萬里，江湖洄且深。江湖喻小人爾雅曰迴遠也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船也毛萇詩傳曰極至也孤鴈飛南遊，過庭

孫評文選 卷三

一二五

也六自義類國意首試廷皆迎之一婦此也而皆靡遊之而一別此流之非賢
時相二捐爲先說也而發以本子託思情二之自也王
之承意輕仇言出此思望之一思均首辨有參所
緒爲本赴後吳正二自朝唯與君比以國君安生悲音人之源若作

長哀吟。屈南遊已見上文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願也形影忽不見，翾翾傷我心。

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說苑曰：管亥公曰：秋蓬惡其本根，美其枝葉，秋風一起，根本拔矣。何意迴飈舉，吹我入雲中。爾雅曰：扶搖謂

與森同。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呂氏春秋曰：風乎其高無極也。仲長子昌言曰：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其所登子若昇天路也。類此遊客子，捐軀

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蕢常不充。淮南子曰：布衣掩形，藜藿言貧人冬則羊裘短褐不掩形也。列女傳曾子謂點妻曰：先生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文子曰：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

足以蓋形禦寒。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流，靈古詩曰：思君令人老。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續紛？小雅曰：紛之精者曰綺，古者切。明晨秉機杼，日冥不成文。言憂甚而志亂太息終長

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良人謂夫也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一歲三春，故以三年爲九春。飛鳥繞樹翔，嗷嗷鳴索羣。楚辭曰：嗷嗷以寂寥。願爲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楚辭曰：受命不遷生南國，謂江南也。佳人見上文。毛詩曰：何彼穠矣，華如桃李。朝遊江北岸，日夕宿湘汜。

毛萼詩傳曰：汜，渚也。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楚辭曰：容則芳雅，雅朱顏又曰：美人皓齒，以姤。俛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歲暮已見上文。

邊讓草華萼賦曰：體迅輕鴻，榮耀春華。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遊。楚辭曰：僕夫固令心悲，又曰：嚴車駕，今出戲遊，又曰：願輕舉，今遠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爲我仇。說苑楚

于髡曰：吾有仇在吳國，于能爲吾報之乎？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廣雅曰：由，行也。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泗水名。

也孟子曰禹誹淮
泗而注之江也

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

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
范曄後漢書范曄曰閑居

可以養志毛詩
曰甘心首疾

飛觀百餘尺，臨牖御檣軒。古詩曰雙闕百尺爾雅曰觀謂之闕御猶憑也
說文曰檣欄也韋昭漢書注曰軒檣上板也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

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閑。風俗通曰烈士
者有不易之分國讎亮不塞，甘心思喪元。襄謂社稷也孟子曰
勇士不忘喪其元拊

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左氏傳曰于朱怒撫劍從之太山東岳接吳之境西
喻蜀賈卿詩曰願蒙矢石建旆東岳意與此同也絃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

古詩曰音響何大
悲絃急知柱促

情詩 五言

曹子建

亦以離居
之情言之
自見愁之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春秋說題辭曰陽精為日
楚辭曰陽杲杲兮朱光遊魚潛潒水，翔鳥薄天飛。言得所也大賦
禮曰魚遊于水

鳥飛 子雲 眇眇客行士，遙役不得歸。言不如鳥也楚辭曰
安眇眇兮無所歸薄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嚴霜已見上
文毛詩曰晞

遊子歎黍離，處者歌式微。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
靡中心搖搖又曰式微式微胡不歸慷慨對嘉賓，悽愴內傷

雜詩 四言

嵇叔夜

孫評文選 卷三

一二七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漢書張翥為陳崇作奏曰日不移覺翥然四除皎皎亮月，麗于高隅。古詩曰明月何皎皎亮明也周禮曰城隅之制九雉與命

公子，攜手同車。攜手同車曰見上文龍驥翼翼，揚鑣踟躕。毛詩曰四牡翼翼舞賦曰揚鑣飛沫肅肅宵征，造我友廬。詩毛

曰爾肅宵征光燈吐輝，華幔長舒。鸞觴酌醴，神鼎烹魚。毛詩曰且以酌醴又曰誰能烹魚紘超子野，歎過繇駒。

杜預左氏傳注曰子野師瓚也孟子流于荒曰昔繇駒為高唐而齊右善歌流詠太素，俯讚玄虛。列子曰太初形之始太素質之始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無門管子曰虛無形謂之道史記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

孰克英賢，與爾剖符。爾剖符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東觀漢記韋彪上書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與千

里化無方

雜詩 五言

傅休奔 臧榮緒晉書曰傅文字休奔北地人勤學善風文州舉秀才稱選至司諫校尉卒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論語子曰志士人無求生以害仁古詩曰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漢

沛公攝衣迎風食其玄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清風何飄飄，微月出西方。禮記曰月生於西繁星依青天，

列宿自成行，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箱。古詩曰秋蟬鳴樹間王逸楚辭注曰蟬序之東為東箱也纖雲時髣髴，渥露沾我

裳。曹植魏德論曰纖雲不形陽光赫戲劉楨詩曰微月垂素光玄雲為髣髴露沾裳已見上文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為

起二句極
通首皆
有建安
風調
通首為
景
俱人句
切

霜，曾子曰陰氣勝則凝爲霜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流光。

雜詩 五言

張茂先

暑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說文曰暑景也孫卿子曰四時代御

東壁正昏中，固陰寒節升。禮記仲冬之月日昃

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毛詩曰並

朱火青無光，蘭膏坐自凝。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風其間楚辭曰

蘭香煥著也無故自凝曰坐重衾無暖氣，挾纈妃懷冰。左氏傳曰楚子圖齋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纈孔安國尚書傳曰纈細綿也伏

枕終遙昔，寤言莫予應。韓詩曰寤寐無爲展轉伏枕廣雅曰昔夜也毛詩曰獨寐寤言永思慮崇替，慨然獨撫膺。楚辭曰永思兮內傷國語蓋尹筮曰君子

獨居思前世之崇替列子曰撫膺而慨

情詩 五言

張茂先

清風動帷簾，晨月照幽房，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古詩曰虛室閉室桂爲梁曹植離別詩曰人遠精魂近寤寐夢容光襟懷

擁靈景，輕衾覆空牀，擁猶抱也居歡揭夜促，在感怨宵長。雅曰揭食也苦蓋切拊枕獨嘯歎，感

慨心內傷。

一結真能
入情妙在
反覆之

遊目四野外，逍遙獨延佇。楚辭曰：忽反顧以遊目，又曰：結幽蘭而延佇。蘭蕙緣清渠，繁華蔭綠渚。佳人不在

茲，取此欲誰與？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春秋漢舍孝曰：穴藏先知雨陰，噉未集魚已噉，鳴巢居之鳥，免知處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壑土鷓鴣鳥見之長鳴而喜。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

處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壑土鷓鴣鳥見之長鳴而喜。

園葵詩 五言晉書趙王倫篡位遷帝於金墉城後諸王共謀倫復帝位齊王罔譖機為倫作碑文頌成都王穎救之免故作此詩以葵為喻謝穎

陸士衡

種葵此園中，葵生鬱萋萋。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晞。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高誘曰：彌仰也。誠實也。

零露垂鮮澤，朗月耀其輝。毛詩曰：零露漙漙。時逝柔風戢，歲暮商飈飛。管子曰：東方曰春，柔風甘雨。曾

雲無溫液，嚴霜有凝威。鄭玄毛詩箋曰：曾重也。漢書曰：孫豐曰：當從天氣以成嚴霜之威。幸蒙高墉德，玄景蔭素蕤。爾雅曰：牆謂之墉。說文曰：蕤，葦

水華盛貌也。豐條並春盛，落葉後秋衰。慶彼晚彫福，忘此孤生悲。

思友人詩 五言

曹顏遠 臧榮緒晉書曰：曹總字顏遠，譙國人，篤志好學，參南園中郎將。遷高密王左司馬，流人王道等寇掠，賊已捷，與戰軍敗而死。

只起二句
處世之
後乃以此
意為之
耳

密雲翳陽景，霖潦淹庭除。周易曰密雲不雨左氏傳曰凡雨自三日以
往為霖說文曰淹雨水也又曰除殿階也嚴霜彫翠草，寒風振纖枯。

日振動也。凜凜天氣清，落落卉木疎。古詩曰凜凜歲暮杜篤首鳴山賦
日長松落落毛萇詩傳曰卉草也感時歌蟋蟀，思賢詠白

駒。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又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
以永今朝毛萇曰賢者有乘白駒而去鄭玄曰將之繫之欲留也情隨玄陰滯，心與迴飈俱。思心何所懷，

懷我歐陽子。顏遠贈歐陽堅石詩曰嗟我冥友
惟彥之選然此歐陽即堅石也精義測神奧，清機發妙理。周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廣雅曰奧藏也機樞機也自

我別旬朔，微言絕于耳。論語崇伯曰子夏共操仲尼微言以當素王劉
子駿書曰夫子沒而微言絕禮記曰聲不絕于耳襄裳不足難，清陽未可俟。

毛詩曰子惠思我褻綦涉漆又曰有美一人清陽婉兮逵迤相遇適我願兮毛萇曰清陽眉目之間也延首出階檐，佇立增想似。阮瑀止欲賦曰佇延首以極視兮意謂
及期年也見其所以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

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
及期年也見其所以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

感舊詩五言此篇感故舊
相輕人情逐勢

曹顏遠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鶡冠子曰家富疎
族聚居貧兄弟離廉藺門易軌，田竇相奪移。史記曰藺相如出詔
見廉頗相如引車避

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之臣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
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漢書曰竇太后怒免丞相竇嬰太尉田蚡嬰蚡以侯居家蚡雖不任職以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趨毀利者
皆去嬰而歸蚡也晨風集茂林，棲鳥去枯枝。毛詩曰飲彼晨風鬱彼北林國語僂施賦曰嘔豫之吾不如鳥
鳥鳥皆集於苑已獨集于枯黃石公兵書曰樹柷者鳥不棲也今我唯

困蒙，郡士所背馳。周易曰
困蒙吝鄉人敦懿義，濟濟蔭光儀。春秋說題辭曰梁懿誠之義思至
忠之功鸚鵡賦曰侍君子之光儀對賓頌有

客舉觴詠露斯毛詩曰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繁以繁其馬又曰湛湛露斯匪匪陽不晡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今鄉人情重皆頌歎此詩臨樂何所歎素絲與路歧禮記曰執紼不笑臨樂不歎淮南子曰楊子見塗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閱其別與化也

雜詩五言贈答何在陸前而此君後誤也

何敬祖

秋風乘夕起，明月照高樹。賈逵國語注曰乘陵也陸亦侵也閑房來清氣，廣庭發暉素。暉素月光也古長歌行曰暉素月光也古長歌行曰

靜寂愴然歎，惆悵出遊顧。惆悵見上文仰視垣上草，俯察階下露。垣草易影階露易隕言可傷也心虛體自輕，

飄飄若仙步。言既悟二物故當全形養生列子曰南郭子綽充心虛張湛曰心虛則形全劉梁七舉曰靈爾體輕瞻彼陵上柏，想與神人遇。古詩曰青青陵上柏文子曰天

道深難可期，精微非所慕。魏武帝秋胡行曰道深未可得名山歷觀行禮記曰德產之級也精微鄭玄曰級審也勤思終遙夕，永言寫

情慮。尙書曰歌永言

雜詩 五言

王正長臧榮緒晉書曰王讚字正長義陽人也博學有俊才辟司空掾歷散騎侍郎卒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蔡琰詩曰北風厲兮冷洽胡笳動兮邊馬鳴胡寧久分析，靡靡忽至今。毛詩曰胡寧忍予又曰行邁靡靡

王事離我志，殊隔過商參。

毛詩曰王事靡盬左氏傳子處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爾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歸遂闕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世曰唐叔虞

故參爲晉星參辰更見已上文

昔往鷓鴣鳴，今來蟋蟀吟。

毛詩曰春日遲遲倉庚鳴吟主得賢臣頌曰蟋蟀俟秋吟

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

林。

師消久不奏，誰能宣我心？

韓子曰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而宵夜分而聞有鼓新聲者其狀似鬼神子爲我聽而寫之師消

曰諾因端坐撫琴而寫之師消明日報曰臣得之矣

雜詩 五言

棗道彥

今書七志曰棗據字道彥潁川人弱冠辟大將軍府遷尚書郎太尉賈充爲侯吳都督請爲從事中郎遷中庶子辛

吳寇未殄滅，亂象侵邊疆。

左氏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天子命上宰，作蕃于漢

陽。

上宰賈充也毛詩曰价人爲藩毛萇曰价善也藩屏也左氏傳晉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穀梁傳曰水北曰陽漢陽漢水之陽也

開國建元士，玉帛聘賢良。

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禮記曰天子八十一元士王逸楚辭注曰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聘而遣之呂氏春秋曰聘名士高誘曰聘問之也將與興化致治也

予非荆山璞，謬登和氏場。

韓子曰楚山之中璞玉於楚山之中

羊質復虎文，燕翼假鳳翔。

揚子法言曰政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也

既懼非所任，怨彼南路長。

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怨彼東

長路千里既悠邈，路次限關梁。

楚辭曰關梁閉而不通

僕夫罷遠涉，車馬困山岡。

高巖暨穹蒼。

列子夏革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爾雅曰穹蒼天也

豐草停滋潤，霧露沾衣裳。

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露沾衣裳已

見上文

玄林結陰氣，不風自寒涼。

高唐賦曰玄木冬榮

顧瞻情感切，惻愴心哀傷。

廣雅曰感傷也

士生則懸

弧，有事在四方。

禮記曰國君太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又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韓詩內傳曰男子生桑弓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

安得恆

逍遙，端坐守閨房，引義割外情，內感實難忘。

非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身

雜詩

五言冲子時賈充徵為詔書不就因感人年老故作此詩

左太冲

秋風何冽冽，白露為朝霜。

毛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

柔條且夕勁，綠葉日夜黃。明月出雲崖，皦

皦流素光。

劉楨詩曰皦皦月垂素光

披軒臨前庭，嗷嗷晨鴈翔。

軒長廊之楹也毛詩曰鴻雁于飛哀鳴嗷嗷

高志局四海，塊然守

空堂。

尸子曰不極為局淮南子曰塊然獨處

壯齒不恆居，歲暮常慨慷。

廣雅曰歲年也

雜詩 五言

張季鷹

今書七志曰張翰字季鷹吳郡人也文藻新麗齊王囹辟為東曹掾觀天下亂東歸卒於家

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摠翠，黃華如散金。嘉卉亮有觀，顧此難久耽。

西京賦曰嘉卉滋蔓爾雅曰耽樂也毛萸詩傳曰樂樂之久者也

延頸無良塗，頓足託幽深。

呂氏春秋曰天下莫不延頸舉踵顧猶止也吳季鷹與曹丕書曰雖云幽深視險若夷

榮與壯

十者中言
兩者五然
其用筆處
亦各別處

此遜容之
思亦由都
物而感也
與第一會
拒開會

用兩層比
不意見世
耳有識者
少

辭曰塞吾法夫前修分非世俗之所服察詩曰竭心自盡厲

金風扇素節，丹霞啓陰期。

西方爲秋而主金故秋風曰金風也河圖曰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爲霞陰而赫然魏文帝芙蓉池詩曰丹霞夾明月

騰雲似涌煙

密雨如散絲，寒花發黃采。

秋草含綠滋閑居玩萬物離羣戀所思

閑居已見上文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

案無蕭氏牘，庭無貢公棊。

漢書曰蕭育與朱博爲友者聞當世時人爲之語曰蕭朱結綬王賈彈冠往者有王陽貢公說文曰殿書版也班婕妤賦曰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曾灼曰綦履跡也

高尚

遺王侯，道積自成基。

周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文子曰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莊子曰無爲無治謂之道基

至人不嬰物，餘風足染時。

眞謂之至人又南伯子綦曰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嬰

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湯谷。

丹氣謂赤水之氣也淮南子曰日出湯谷

翳翳結繁雲，森森散雨足。

毛詩曰嘒嘒其陰毛護曰如常陰嘒然翳

與禮古字通論衡曰初出爲雲繁雲爲霧秦雍霖賦曰瞻玄雲之曉曉隱長雨之森森

輕風摧勁草，凝霜竦高木。

楚辭曰淑凝霜之紛紛

密葉日夜疎，叢林森

如束。疇昔歎時遲，晚節悲年促。

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未踰

歲暮懷百憂，將從季主卜。

史記曰司馬季

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與賈誼遊於市中謂司馬季主請卜

昔我資章甫，聊以適諸越。

章甫以喻明德諸越以喻流俗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敦髮文身無所用之司馬彪曰敦斷也資取也章甫冠名也諸於也爾雅曰適往也

行行

入幽荒，歐駱從祝髮。

史記曰東海王搖者其先越王勾踐之後也姓歐氏搖率越人佐漢漢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世俗爲東甌王徐廣曰駱一作駱梁傳曰吳夷狄之國祝髮文身范擘曰祝斷也鄭玄毛詩曰從隨也

窮年非所用，此貨將安設。

冠無所設以喻德無所效也西京賦曰窮年忘歸

瓠瓠夸瓊璠，魚目笑明月。

言流俗之失也蘇雅曰瓠瓠謂之囊左氏

傳曰季平子卒，鳴虎將以與，羅敏維書曰：「不見鄧中歌，能否居然別，陽春無和者，巴人皆下節。」
對問曰：客有歌於鄧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春白雲，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
文于曰：「形之與名，居然別矣。楚辭曰：『揚鱗響而下節。』流俗多昏迷，此理誰能察？」
禮記曰：「不從流俗。」
亥曰：「流俗失俗也。」

朝登魯陽關，狹路峭且深。
庚仲雍雍州謂曰：其北有四關，魯陽關之屬也。
流澗萬餘丈，圍木數千尋。
鄧元水經注曰：魯陽關水出魯

樹必巨圓，慙慙漢書注曰：八尺曰尋。
咆虎響窮山，鳴鶴聒空林。
說文曰：咆，嗥也。杜預左傳注曰：聒，聒也。
淒風爲我嘯，百竊

坐自吟。
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爲我吟，莊子于游曰：地嶺則衆，故是無故自吟曰坐也。
感物多思情，在險易常心。
竭來戒不虞，挺轡越

飛岑。
劉向七言曰：竭來歸耕，永自疎。
王陽驅九折，周文走岑崖。
漢書曰：襄陽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笮九折坂，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避吐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遵爲忠臣，然此言王陽驅九折蓋驅馬而去之也。公羊傳曰：百里奚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殺之。蹇是文王之所避風雨者也。何休曰：其處阻險，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避風也。

兩經阻責勿遲，此理著來今。
漢書杜業上書曰：深思往事以戒來今。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
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戰國策：楚
翾翾如懸旌。
王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終無所立。
出

覩軍馬陣，入聞鞞鼓聲。
禮記曰：君子聽鞞鼓之聲，則思將帥之臣，陳或爲座，周禮注曰：鞞，小鼓也。
常懼羽檄飛，神武一朝征。
漢書高祖曰：天下兵革，固漢高祖造。

長鋏鳴鞘中，烽火列邊亭。
楚辭曰：帶長鋏之陸離。王逸曰：長鋏，劍名也。曹植結客篇曰：日
舍

我衡門依，更被縵胡纒。
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莊子：趙太子悝，利劍鳴手中，一擊兩戶。禮記文曰：烽燧，候表，邊有警則舉也。
於帷帳

此首以敘
事一見所
長言其志
亦有所爲
處也非所
用解

也兵書曰將軍於營張幕也

何必操于戈堂上有奇兵。

呂氏春秋曰士尹施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爲之南面之牆舉於其前而不直西家濼注於庭下而不止問其故子罕曰南家轍工也吾徒之其父

曰吾恃險而食三葉矣今徒求孰者不知吾處吾將不食故不徒也西家高吾宮卑濼注吾宮也今故不禁也荆適與兵攻宋尹施隨諫而止孔子聞之曰夫修之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其司城子罕之謂乎高誘曰擊出也濼履也孫武兵法曰奇正還相生若環之無端也

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兩楹。

禮以獻晏子命徹去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縱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殺伐齊謀孔子聞之曰善哉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高誘曰呂氏春秋注曰折衝者衝車所以衝突也敵之軍能陷破也欲攻己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孫子兵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李奇漢書注曰制折也漢書杜鄴說王音曰所接離在禮階俎豆之間其於爲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兩楹實主之位也

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

孫子兵法曰賭工久陸賈新語曰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垂名於萬世也

述職投邊城羈束戎旅間。

尙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見其身送其職述其職也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患

四五圓借問此何時胡蝶飛南園。

莊子曰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自適也

行雲思故山閩越衣文地胡馬願度燕。

漢書曰漢立無諸爲閩越王閩中蘇武書曰越人衣文地

安所習由來有固然。

左氏傳晉侯曰鐘儀樂操土風東京賦曰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魯連子諷子曰物之必至理固然也

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

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

谷有滄輿南岑。

毛詩曰有滄輿與雨祁祁毛詩曰滄雲

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

尙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孔安國曰月

澤雉登鷓雒寒猿擁條吟。

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

溪壑

不負未幾

如以寄

情於此

翰墨耳

詩中用

意

後意以爲前

接前首末

抱負未幾

亦以披
揀見其
取力何
要當視
耳原如
雜一不
指詩事
時而作

王叔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漢書
曰大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也
君于守固窮，在約不爽貞，
論論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宏氏
傳晉成韓曰居利思義在約思純爾雅曰爽差也周易曰

雖榮田方贈，慚為溝壑名，
說苑曰子思居衛糶袍無裘二句九食田子方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
曰吾恨人遂忘之吾與人如弃之子思辭曰飯聞忘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彼雖貧

取志於陵子，比足黠婁生。
孟子章句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
不致當卒不肯受取志於陵子比足黠婁生
孟有李實饑食者過牛矣芻簡往將而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
仲子織履妻辟蠶以易之劉熙曰陳仲子齊一介士也蟻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牛言仲子自織履妻初蠶以易食也緝績
其麻曰辟練絲曰蠶也列女傳曰黠婁先生死管子吊之曰先生何以爲證妻曰以康爲證曾子曰先生生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何樂於
此而證爲康乎妻曰先生君督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而辭不爲是其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
生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其證爲康不宜何也皇甫謐高士傳曰黠婁先生者齊人也修清節不求進

臚壹圓象運，悠悠方儀廊，
楚辭曰歲蹙蹙而過中實于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在天成象故曰圓
象天地曰兩儀故曰方儀也賈逵國語注曰悠悠長也爾雅曰廊大也
忽忽歲云

時興 五言

廬子諒議

暮，游原采蕭藿，
楚辭曰歲忽忽而道盡毛詩曰蕭蕭也藿菜也
蕭蕭藿藿毛萋曰云言也又曰蕭蕭也藿菜也
北踰芒與河，南臨伊與洛，
芒山名也河及伊洛皆水名
凝

霜霑蔓草，悲風振林薄，
楚辭曰激凝霜之紛紛
又曰哀江介之悲風
撼撼芳葉零，榮榮芬華落，
撼已見射雉賦字書
撼垂也如撼切
下

泉激冽清，曠野增遼索，
毛詩曰冽彼下泉毛萋曰冽寒也司馬彪莊子注
曰流急曰激毛詩曰率彼曠野毛萋曰曠空也
登高眺遐荒，極望無崖嶠，

形變隨時化，神感因物作，
莊子曰形變而有生又曰一龍一蛇與時俱化爾雅曰感動也莊子曰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王弼曰作生長也子曰以虛靜觀其反覆者也
澹乎

至人心，恬然存玄漠，
言已澹乎向彼至人意存玄漠而已莊子曰澹而靜乎莫而清乎王逸楚辭注曰澹安也澹與澹同莊
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曰至人之用心若鏡淮南子曰恬然則縱之廣雅曰恬靜也張華勵志詩

文字集略
曰峭崖也

千真命節命千真
古詩人古詩人
意為端意為端
字人字人

此超真此超真
氣然於氣然於
結北此結北
皆此皆皆此皆

以發忘世以發忘世
忘世忘世
可忘可忘

曰大猷文漢廣雅曰玄道也
又曰漢泊也說文曰泊無也

雜詩

陶淵明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結廬，結獨也。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鄭玄禮記注曰爾助語也。琴賦曰體清心遠，遊難極。采菊

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管子曰夫鳥之飛，必還山集谷也。此還有真意，欲辯已

忘言。
楚辭曰狐死必首丘，夫人孰能反其真，惜王逸注曰：真本心也。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
亦謂之裛也。毛萸詩傳曰掇拾也。汎此忘憂物，遠我達世情。
詩毛

曰：我無酒以遊，毛萸曰：非我無酒可以忘憂也。潘岳秋菊賦曰：汎流英於清醴，似浮萍之隙波，縹于童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識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

歸鳥趨林鳴。
莊子善卷曰：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尸子曰：盞動而夜息，天之道也。杜牧詩曰：臨下覽翠動，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曰：歸鳥赴喬林。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郭璞

遊仙詩曰：嘯傲遺俗羅得此生劉瓛易注曰：自無出有曰生，生得性之始也。

詠貧士詩 五言

陶淵明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
孤雲喻貧士也。陸機鬻賦曰：揆美惡而兼融，播萬族乎一區。楚辭曰：憐浮雲之相伴。王逸注曰：相伴無依，據之貌也。曖曖虛中滅，何時

憂者在也
不在物也
便高得絕
倫說得如
此士地步
如

用兩府比
意說得外
士有品
陶公心
人微意知
當於言要
善於詩每
如讀山之
想以等作
止以等作
凡此

後敘會難
言別易

孫評文選 卷三

見餘輝?

王逸楚辭注曰隱勝昏昧貌
陸機擬古詩曰照之有餘輝

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

喻衆人也

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

歸。

亦喻貧士

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

左氏傳晉荀吳曰盡力而行又向
戊曰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也

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
楚辭曰已矣國無人兮哀我知

讀山海經詩 五言

陶淵明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疎。上條扶疎曰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且還

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漢書曰張負隨陳平至其家乃負郭窮巷以廂爲門門外
多長者車轍韓詩外傳楚狂接輿妻曰門外車轍何其深歡言酌春酒，

擿我園中蔬，張協歸田賦曰昔辭既接歡
言乃周毛詩曰爲此春酒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閑居賦曰汎覽周王傳，流

觀山海圖，周王傳穆天子傳也
山海圖山海經也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莊子老聃曰其疾也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又善
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毛詩曰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七月七日夜詠牛女 五言齊諧記曰桂楊城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渡河諸仙悉
還宮吾向以發召不得停輿爾別矣弟問織女何事渡河兄何當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

晉去後三千年當還耳明且失武丁所在
世人至今猶云七月七日織女嫁牽牛

謝惠連

落日隱欄楹，升月照簾櫳。文曰櫳房室之疏也團團滿葉露，析析振條風。毛詩曰野有蔓草等
露團兮楚辭曰秋風

比古牛星
遠奉自星
一章之有
古詞今自
致詞未釋
致詞未釋
此情別有

情致纏綿
一結尤為
妙體為入
梁益體之
先聲矣時
次言其人
末言其事
作法甚妙

兮兮爾舒
芳兮振舒
也

蹀足循廣除，瞬目曬曾穹。

呂氏春秋曰惠盎見宋康王蹀足聲歎聲類曰蹀蹀也徒類切登樓賦曰循階除而下降說文曰除階階也又曰瞬開瞬目也若顏筋曰曬素視之貌也

清容

曹植九詠注曰織女牽牛之星各處河之旁爾雅曰昵近也孫炎曰親之近也若顏筋曰曬蹀蹀也

弄杼不成藻，聳鸞驚前蹤。

古詩曰織婦擣素手札机弄杼杼絲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

昔離迄今會而秋已兩今聚便別故夕無雙也

傾河易迴斡，款顏難久惊。

長維

留情顧華寢，遙心逐奔龍。

龍仙者所駕放遙心以逐之莊子曰神人承雲氣御飛龍也

沈吟為爾感，情深意彌重。

中帶沈吟

留情顧華寢，遙心逐奔龍。

沈吟為爾感，情深意彌重。古詩曰

擣衣五言

謝惠連

衡紀無淹度，晷運倏如催。

漢書曰用晷量者杓夜半建者衡晉灼曰衡斗之中央也爾雅曰星紀斗牽牛也漢書音義曰二十八舍列在四方日月行焉起於星紀也說文曰晷日景也周書曰日月運行

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槐。

毛詩曰六月莎雞振羽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論衡曰夏未寒蟬鳴將感陰氣也許

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槐。

蕭蕭莎雞羽，烈烈寒螿啼。

楚辭曰美人皓齒嫫以媵左氏傳曰招搖以禮何休公羊

提將也

簪玉出北房，鳴金步南階。

魏嘉訪謠曰以玉為簪也古曰簪今曰簪繁欽定情詩曰何以致拳拳縮臂變金環

欄高砧響發，楹長杵

聲哀，郭璞曰砧木質也然此砧為擣帛之質也文字集略曰砧杵之質也猶金切爾雅曰砧謂之度微芳起兩袖，輕汗染雙題。說文曰題額也紈素既已成，君

子行未歸，詩曰君于謂夫也毛詩曰君于謂夫也毛裁用笥中刀，縫為萬里衣。古詩曰相去萬餘里盈篋自余手，幽絨候君開，

說文曰篋笥也又曰腰帶準疇昔，不知令是非。左氏傳羊斟曰疇疇東懷也古咸切

南樓中望所遲客 五言謝靈運遊名山志曰始寧又北轉一丁七早直指舍下南樓百許步對橫山

謝靈運

杳杳日西頽，漫漫長路迫，楚辭云日杳杳以四頽路長遠而窘迫王逸注曰杳道路長遠不得復還憂心迫窘無所舒志也登樓為誰思，臨江遲

來客，楚辭曰吹參差兮誰思邇猶思也與我別所期，期在二五夕，陸機贈馮文熊詩曰問于別所期羅靈絲扶木三五謂十五日也禮記曰月者三五而盈也圓景早

已滿，佳人猶未適，曹子建贈徐幹詩曰圓景光未滿衆星榮已繁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興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杜預左氏傳注曰適歸也即事怨睽攜，感物方悽戚，

即事即此離別之意也列子周之尹氏有老役夫盡則呻呼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周易曰睽乖也賈逵國語注曰攜離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孟夏非長夜，晦明如歲隔，楚辭曰明兮若識瑤華未堪折，蘭苕已屢摘，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乎離居又路阻莫贈問，云何慰

離析？楚辭曰縲絕路阻言不可籍而隨也毛萸詩傳曰問遣也又曰慰安也杜育金谷詩曰既而慨爾感此離析搔首訪行人，引領冀良覲，毛詩曰愛而不見搔首踟蹰爾雅曰覲見也良覲謂

見其人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 五言

謝靈運

臨川氣甚
沉鬱此
頗有流暢
之句是望
古人居望
心未有不
出之者

寫題能亦得
大意說讀
清大章安
亦是在郡
書大章安
是耳起結
中見四句
尤手醫高
入多感高
極思太微
公多感高
之後多感
華之象一
水變而為
謝客之清
音山

說經卻從
可知此起
非可應雜
所非可應
及雜人起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感榮緒晉書曰何琦曰胡孔明有言隱者在山樵者亦在山在山則同所以在此山則異豈不信乎不同非一事，養痾亦

園中。高彪與馬融書曰公今養痾傲士說文曰痾病也中園屏氛雜，清曠招遠風。范曄後漢書仲長統曰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廣雅曰曠遠也卜室倚北阜，啓

扉面南江。西都賦曰臨峻路而啓扉激澗代汲井，插槿當列壙。羣木旣羅戶，衆山亦對牕。靡迤趨下

田，迢遞瞰高峯。西京賦曰灑灑離離寡欲不期勞，卽事罕人功。孝子曰少私寡欲卽事卽此營室之事也已見上爻唯開蔣生逕，永

懷求羊蹤。求仲從之遊二仲昔挂屣逃名毛萇詩傳曰懷思也賞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莊子曰顏成子遊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也八年而不知死生九年

大妙郭象曰妙善同故無往而不冥也

齋中讀書 五言永嘉郡齋也

謝靈運

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郭璞遊仙詩曰京華遊俠翫流書班嗣書曰夫嚴子者漁釣於一壑萬物不干其志棲遲於一丘天下不易其樂也矧迺歸山川，心跡

雙寂漠。爾雅曰矧况也楚辭曰野寂漠兮無人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張衡四愁詩序曰諍訟息鸚子曰禹治天下朝廷之間可以羅雀也臥疾豐暇豫，

翰墨時閒作。國語僂施曰我敢暇豫之事君幸之韋昭曰暇間也豫樂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兩都賦序曰時時閒作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詭。文賦曰觀古今於須臾

詩曰著戲詭，旣笑沮溺苦，又哂子雲閣。執戟亦以疲，耕稼豈云樂。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漢書曰王莽旣以符命自立卽位之後欲

絕其源以神前事而甄豐子尋劾欲子菜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菜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搗棹校書天祿閣上理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盡死京師爲之語曰樵寂惟漠自投于閣潘安仁夏侯湛誄曰執戟疲搗萬事難

並歡，達生幸可託。莊子曰達生之情者傀可馬彪曰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修竹茂林詩五言 謝靈運

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方言曰躋登也論衡曰幽居靜處恬澹自守莊子曰雲者風起北方一西一東孰居無事而披拂是苔滑誰能步，葛弱豈

可捫？遊天台山賦曰踐躋苦之滑石又曰嫋嫋秋風過，萋萋春草繁。楚辭曰嫋嫋兮秋風王逸注曰嫋嫋風搖木貌也楚辭曰春草生兮萋萋美

人遊不還，佳期何由敦？楚辭曰望美人兮未來又曰與佳期兮夕張方言曰敦信也芳塵凝瑤席，清醕滿金樽。庚蘭楊都賦曰結芳

席兮玉瑱毛詩曰飲此醇矣漢，孤景莫與緩。言所思念遠若霄漢孤影獨處莫與忘憂蔡琰詩曰亮亮對孤影洞庭空波瀾，桂枝徒攀翻。楚辭曰洞庭波兮木葉下結念屬霄

早聞夕飄急，晚見朝日暎。楚辭曰暎將出兮東方王逸注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感往慮有

復，理來情無存。言悲感已往而天濤紛錯故虛有迴復妙理若來庶持乘日車，得以慰營魂。莊子牧馬童

有長者教子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溟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也車或爲居楚辭曰馳擊魂而升靈鍾會老子注曰經聽爲營也匪爲衆人說，冀與智者論。司馬遷齊曰可爲智

雜詩五首

即妙難於
作時恐不
之妙也
足爲相似
釋此亦爲相

不用說面
分疎幽居
卻見境宛
然已在面
前故住

王景玄 沈約宋書曰王徵字景玄少好學無不通覽年十六舉秀才郎中平王鑠右軍香鑪徽素無宦情弟陳疾不就江滬舉爲吏部郎中

思婦臨高臺，長想憑華軒。陸機爲顧彦先贈婦詩曰東南有思婦華賦曰遠思長想登樓賦曰飛軒極弄絃不成曲，哀歌送苦言。左太冲詠史詩曰哀歌和漸離張平子書曰酸者不能不善於言也箕箒留江介，良人處鴈門。吳王夫差後越王勾踐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勾踐請盟一介適女執箕箒以備姓於王宮說文曰箕箒也楚辭曰哀江詎憶無衣苦，但知

介之悲風孟子曰齊人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厭酒肉劉棻曰婦人稱夫曰良人漢書有鴈門都尉憶無衣苦，但知

狐白溫。曹植贈丁儀詩曰狐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日闇牛羊下，野雀滿空園。毛詩曰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古孟冬寒風起，

東壁正中昏。禮記曰仲冬之月昏東壁中朱火獨照人，抱景自愁怨。古詩曰朱火然其中楚辭曰廓抱景而獨倚誰知心曲亂，所

思不可論。毛詩曰亂我心曲古詩曰所思在遠道

數詩五言

鮑明遠

一身仕關西，家族滿山東。家語孔子曰恭敬忠信四者可以正國豈特一身漢書王衛尉曰蕭何守關中指足則關西非陸下所有又有曰高帝問羣臣皆山東人也三年從車

駕，齋祭甘泉宮。漢書曰元延二年行幸甘泉賦曰正月從上甘泉祭壘獨斯曰不敢指斥天子故但言車駕漢書曰武帝作甘泉宮中爲壘置祭具以致天神也三朝國慶畢，休沐還

舊邦。漢書曰張安世休沐未嘗出王榮贈蔡子篤詩曰辰舊邦也四牡曜長路，輕蓋若飛鴻。毛詩曰駕彼四牡石崇還京詩曰迅風襲

五侯相餞送，高會集新豐。漢書曰武帝悉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王商時爲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曰漢王置酒高會三輔始事曰太上皇思慕鄉里高顯徒豐沛商人

孫評文選 卷三

此亦當於
一體昭明
排之耳

立為新 六樂陳廣坐，組帳揚春風。周禮曰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鄭玄曰此固所以存六代之樂史記侯寯曰公子自迎蘇秦樂廣坐之中番康贈秀才詩曰組帳高參 七盤起

長袖，庭下列歌鍾。張衡舞賦曰歷七盤而羅躡七盤已見陸機羅敷歌韓子食醫孝和王八珍之齊莊子曰祝宗人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加汝君尻乎彭祖之上應璩與公琰書曰繁組綺錯羽爵飛騰 九族共瞻遲賓友，仰徽容。尚書曰敦敘九族孔安國曰九族高祖玄孫之親也張載

送魏參軍詩曰善見理不按關道播徽容 十載學無就，善官一朝通。漢書曰張釋之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又曰司馬安巧善官四至九卿

翫月城西門解中 五言

鮑明遠

始見西南樓，纖纖如玉鈎。西京雜記公孫乘月賦曰值圓巖而似鈎也 末映東北墀，娟娟似蛾眉。

賦曰長眉連娟毛詩曰瞻言蛾眉 蛾眉蔽珠櫳，玉鈎隔瑣窓。珠櫳以珠飾疏也瑣窓窻為瑣文也范曄後漢書曰梁冀第舍嚴屬皆有綺疏青瑣也 三五

二八時，千里與君同。二八十六日也釋名曰望滿之名月大十六日小十五 夜移衡漢落，徘徊帷戶中。

衡斗中央也漢天漢也已見上文曹植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歸華先委露，別葉早辭風。言歸華先委為露所隨別葉早辭為風所順華落向本故曰歸本葉下離枝故云別葉王逸楚辭注曰委

弃也翼氏風角曰木 客遊厭苦辛，仕子倦飄塵。陸機答張士然詩日飄飄冒風塵 休澣自公日，宴慰及私辰。禮記

日晏子澣衣以朝字林曰醴私晏飲也方言曰戀居也 蜀琴抽白雪，郢曲發陽春。相如工琴而處蜀故曰蜀琴客歌郢中故稱郢曲也宋玉笛賦曰師曠將為白雪之曲也又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為陽

春白雪國中屬而 着乾酒未缺，金壺啓夕淪。着雖乾而酒未止金壺之漏已啓夕淪杜預左氏傳注曰着乾而不食爾雅曰小波為淪陸機漏賦曰伏陰蟲以承波吞恆流其如揖

入玩月之
下語有輕
俊之致大
處似唐人佳

迴軒駐輕蓋，留酌待情人。

始出尚書省 五言蕭子顯齊書曰眺乘尚書殿中郎高宗輔政以眺為諮議領記室高宗明帝也

謝玄暉

大意皆是
阿附齊明
無足取也

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陛。休明謂齊武帝也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蕭子顯齊書曰眺等禱 既通金

闈籍，復酌瓊筵醴。金闈即金門也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應劭漢書注曰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懸

宸景厭照臨，昏風淪繼體。宸北辰以喻帝位也厭照臨謂武帝崩也繼體謂德林王昭業也蕭子顯齊書曰德

紛虹亂朝日，濁河穢清濟。漢齊息夫躬絕命辭曰虹霓耀今日微張委曰虹

防口猶寬政，餐茶更如薺。言防衆口實由寬

英袞暢人謀，文明固天啓。英袞謂明帝也初為尚書令故曰英袞蕭子顯齊書曰明帝以太后令廢鬱林王及海陵王而

青精翼紫軼，黃旗映朱邸。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房者著神之精

還觀司

隸章，復覓東都禮。東觀漢記曰更始欲北之雒陽以上為司隸校尉三輔官府東東迎雒陽見更始諸將過者數十輩皆冠楮

也 中區咸已泰，輕生諒昭酒，文賦曰侍中區以玄覽 說文曰酒滌也桑禮切趨事辭官闕，載筆陪旌檠。謂出殿中而為 詔筆也漢書曰

朱博夜寢早起妻希見面趨事如是懼子之有可賤也禮記曰史載筆士載言司馬 彪按漢書曰公以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皆帶劍裝戟為前行章昭漢書注曰裝戟也音啓邑里向疎蕪，寒流自清泚，

陽冠子曰士之居邑里實達國語注 曰蕪穢也說文曰泚清也且禮切衰柳尚沈沈，凝露方泥泥。沈沈茂盛之貌也毛詩曰露彼蕭斯零露 泥泥廣雅曰方正也毛詩曰泥泥沾濡也零落

悲友朋，歡虞讌兄弟，孔融與曹操書曰海內知識零落殆盡 虞與娘通毛詩序曰常棣燕兄弟也既秉丹石心，寧流素絲涕，丹石言不移也 呂氏春秋曰石

可破而不可奪其堅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赤韓子曰上下相德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素絲隨染滌墨子所 悲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閱其化也曹顏遠感時詩曰素絲與路歧乘此終蕭散，垂竿

深澗底。孫惠島賦曰汎舟於清冷之澗垂竿 於澗澗之下如淳漢書注曰乘因也

直中書省五言 蕭子顯齊書 曰勝轄中書耶

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紫殿紫宮也漢書成紀曰神光降集紫殿莊子曰至陰肅肅 至陽赫赫西都實曰玉階彤庭西京賦曰赫胥以弘敞風動萬年枝，日

華承露掌，晉宣明名曰華林園有萬年樹十四株漢書曰日華 曜宣明又曰武帝作柏梁銅柱承露盤僊人學也玲瓏結綺錢，深沈映朱網。晉灼甘泉賦注曰玲 瓏注曰網綺文織也綴絲也網與同而義異也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淮南子曰露谷 之汚生以蒼苔茲言翔鳳池，

鳴珮多清響，晉書中興書曰前勳從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詔云 奪我鳳凰池痾諸人何賀我邪禮記曰君子行則鳴佩玉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登樓賦 曰雖信 美而非吾土兮毛 時曰或棲遲偃仰明情以鬱陶，春物方駘蕩。尚書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祖悅莊子曰惠施之材 駘蕩而不得逐物不反可馬彪曰駘蕩猶施散也安得凌風翰，

謝玄暉

此首更不佳也 雅尚結亦在

及面非徒父 定非徒父 秀絕區馬 雅絕區馬

此首更不佳也 雅尚結亦在

及面非徒父 定非徒父 秀絕區馬 雅絕區馬

此首更不佳也 雅尚結亦在

及面非徒父 定非徒父 秀絕區馬 雅絕區馬

此首更不佳也 雅尚結亦在

及面非徒父 定非徒父 秀絕區馬 雅絕區馬

此首更不佳也 雅尚結亦在

及面非徒父 定非徒父 秀絕區馬 雅絕區馬

此首更不佳也 雅尚結亦在

及面非徒父 定非徒父 秀絕區馬 雅絕區馬

此首更不佳也 雅尚結亦在

及面非徒父 定非徒父 秀絕區馬 雅絕區馬

此首更不佳也 雅尚結亦在

聊恣山泉賞。莊子曰鶴巢於高楡之顛巢折凌風而起毛詩曰如飛如翰鄭玄曰如鳥之飛翰也

觀朝雨 五言

謝玄暉

發端甚佳 後亦穩貼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臺。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西京賦曰通氏有二佚女為九成宮飲食必以鼓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平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楚辭曰

兮若縹緲序曰老古振衣而起周易曰重門設旂耳目暫無擾，懷古信悠哉。東京賦曰愜長思而懷古毛詩曰悠哉悠哉毛萇曰悠思也戢翼希驥首，乘流畏

曝。鮒。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兩傍有山水陸不通鱗魚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上則為龍不得上曝鮒水次也。動息無

兼遂，歧路多徘徊。動息猶出處言出處之情有疑譬臨歧路而多惑也淮南子曰楊子見蓬路而哭之謂其可以南可以北方同戰勝者，去翦北山萊。言隱勝仕也方

猶將也韓子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築之出見富貴又築之二者戰於胸臆故靡也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毛詩曰南山有萊北山有萊毛萇曰萊草也

郡內登望 五言 蕭子顯齊書曰 眺出為宣城太守

謝玄暉

借問下車日，匪直望舒圓。張景陽詩曰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毛詩曰翹翹錯薪言

木也鄭玄毛詩箋曰乘茂在萊草之中蒼蒼然也山積陵陽阻，溪流春穀泉。江賦曰幽澗積阻沈約宋書曰宣城郡太康中分丹陽立陵陽子

孫評文選 卷三

一五一

出語高亮 得登不止 佳致不為 工平敘為

穀縣水經注曰江運春穀縣北又合春穀水

威行距遙旬，嶮岳帶遠天。

威紆威夷紆餘流長之貌也孔安國尙書傳曰距至也廣雅曰嶮高也

切切陰風暮

柘起寒煙，悵望心已極，愉悅魂屢遷。

悵望已見上文楚辭曰招游悅而永懷招游馳切况倘填切悅况往切

結髮倦爲旅，平生早

事邊，漢書霍光結髮內侍論語于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誰規鼎食盛，寧要狐白鮮？

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列鼎而食晏子春秋曰景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

方棄汝南

諾，言稅遼東田。

續漢書曰汝南太守南陽宗資任用滂時人諺曰汝南太守范滂孟博南陽宗資主盡諸魏志曰常寧開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至于遼東皇甫謐海土傳曰人說牛暴寧田者寧爲家牛著涼處自飲食也

麟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五言徐勉伏曼容墓誌序曰曼容爲大司馬謚議參軍出爲武昌太守

謝玄暉

炎靈遺劍璽，當塗駭龍戰，炎靈謂漢也與引曰善炎上之烈精漢儀禮志曰皇太子即位中黃門以斬虵寶劍授異苑曰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漢高斬白蛇劍吳書曰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許昌氣見於當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塗而高大者魏也當代漢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聖期缺中壤，霸

功興寓縣，論衡曰孟子云五百有王者與五百年者以爲天出邊期也桓譚陳便宜曰所謂寓功者法度明正百官遵治威令流行者也蒼頡篇曰字理也說文曰寓縮文字字也

鸞起登吳山，鳳翔

陵楚甸，莊子曰鶴上城之苑巢於高榆之頽城堙巢折陵風而起故有子之居時也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鸞起司馬彪曰境最高危限之處也起飛也東都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孫氏初基武昌後都建鄴故云吳山楚甸也境居巽切

衿帶

窮巖險，帷帟盡謀選，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衿帶易守漢書高祖運籌策於帷帳之中左氏傳爲啓騶曰趙成中行吳皆諸侯之選也鄭玄詩毛箋曰選者謂於倫等之中最上也

北拒翮驂鏢，

西龕收組練，北拒謂禦曹操西拒謂敗劉備也春秋感精符曰強傑並侵戰兵雷合龍門翮驂宋均曰龍門晉地名也時齊與宋鄭駁敗札殺血羽驂馬尙鴉序曰西伯戰黎孔安國曰觀勝也龍與翮音義同左氏傳曰組甲三冢被練三千馬融

被練爲甲冑也

江海旣無波，俯仰流英盼，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木而王其政象平則江海不揚波好色賦曰腐粉

裘冕類禪郊，卜發崇

日組甲以組爲甲

被練爲甲冑也

元暉詩短
長篇極佳
警策以此
意所罕有
之嘆才弱
因入附氏

離殿。周禮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四類亦如之孔安國尚書傳曰事類也又曰辯意以享曰禋毛詩曰云其吉終然九臧毛萇曰凡建國必卜之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毛萇曰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西

東嶺定北準極以正南北毛萇詩傳曰崇立也西都賦曰外則離殿別殿

釣臺臨講閣，樊山開廣譙。吳志曰孫權於武昌臨釣台飲酒大歡國語魏文公曰一時譁武公羊傳曰大附者何竹馬也水經曰

武昌郡治城南有莫山即樊山也北齊大江

江上有釣臺顏延年釋奠詩曰即宮廣譙

景物書軌欲同薦。三國名臣頌曰三光參分字皆暫隔禮記曰今忽謂忽然而去也古出夏北門行曰市朝易人千載墓平

舞館識餘葦，歌梁想遺轉。燕城賦曰歌堂舞閣之基西征賦曰竟陸殿之餘葦歌有饒梁

音聲故林衰木平，荒池秋草徧。雄圖悵若茲，茂宰深遐睭。茂宰謂伏武昌也言孫氏雄圖

幽客勝自謂也言從賞而乘纓奔遊也楚

滯江臯，從賞乖纓弁。辭曰朝馳騁兮江臯王逸注曰澤曲曰臯

清卮阻獻酬，良書限聞見。真書謂伏詩也

注曰卮酒器也毛詩曰獻酬交錯墨子曰

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

幸籍芳音多，承風采餘綯。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願承風之遺則馬融論語注曰綯文貌也

于役儻有期，鄂渚同游衍。毛詩曰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楚辭曰乘鄂渚而反顧兮王逸注曰鄂渚地名也毛詩曰吳天曰旦及爾遊衍毛萇曰遊行也衍溢也鄭注曰常與汝入往遊溢相從也

和王著作入公山

五言淮南子曰淮南王安養士數千人中有高才八人蘇非李上左吳陳由伍被雷被毛被晉昌為八公神仙傳曰雷被誣告安謀反人告公曰安可以去矣乃與登山即日升天八公與安

所踐石上之馬跡存焉

謝玄暉

二別阻漢坻，雙嶠望河澳。左氏傳曰吳子伐楚子常乃濟漢而陣自小別至于大別

孫評文選 卷二

奠淮服。字林曰：嶺峽山也。潘岳贈陸機詩曰：東限琅邪臺，西距孟諸陸。山海經曰：琅邪臺在渤海間，琅邪之東。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周禮曰：正東區域以分孔安國尚書傳曰：奠定也。

日青州其數曰孟諸爾雅曰宋有孟諸郭璞曰今在梁國離陽縣東北然孟諸澤在八公山東而云西距者謂澤西距山以避上文耳謂山在澤東是也。
賦曰：修竹檀栾夾池水。日隱澗凝空，雲聚岫如複，出沒眺樓雉，遠近送春日。王肅家語注曰：高丈長曰塔三塔。日雉呂氏春秋曰：客出田駢凌之。

戎州昔亂華，素景淪伊穀。風華謂苻堅也。左氏傳曰：衛侯登城以望見戎州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又孔子曰：夷不謀夏，夏不亂華。素景謂晉也。干寶搜神記曰：金者晉之行也。漢書曰：穀水出穀陽谷。

東北入洛也。伊水已見上文。陸危賴宗衰，微管寄明牧。宗衰謝安也。明牧謝玄也。晉中興書曰：時寇賊強盛，寇無已，朝講求文武。宗衰謝安也。明牧謝玄也。晉中興書曰：時寇賊強盛，寇無已，朝講求文武。

陸危賴宗衰，微管寄明牧。宗衰謝安也。明牧謝玄也。晉中興書曰：時寇賊強盛，寇無已，朝講求文武。宗衰謝安也。明牧謝玄也。晉中興書曰：時寇賊強盛，寇無已，朝講求文武。

地喻強奔鯨噓擊也。豈謝錄曰：玄領徐州苻堅傾國大出，玄為前鋒射傷苻堅陣殺苻融。左氏傳申苞晉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吞食上國。又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鱓而封以為大鱗，杜預曰：鯨鱓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上國也。道峻芳

塵流業遙年運儻。陸機大暮賦曰：播芳塵之覆履。莊子老聃曰：子年運而往矣，將何以戒我乎？平生仰令圖，吁嗟命不淑。平生，平也。左氏傳汝叔齊曰：君子能

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贊也。薛君韓詩章句曰：吁，嘆辭也。毛詩曰：浩蕩別親知，連翩戒征軸。楚辭曰：志浩蕩而傷子之不淑。楊泉五湖賦曰：底功定績，蓋當令圖不淑。已見齊唐幽憤詩。風煙四時犯，霜雨朝夜沐。曹植聖

再遠館娃宮，兩去河陽谷。方音曰：吳有館娃之宮，石崇思歸引序曰：麗遊於河陽別業。風煙四時犯，霜雨朝夜沐。曹植聖

春秀良已凋，秋場庶能築。孫子曰：秋霜破不凋其秀。毛詩曰：九月築場圃。

和徐都曹曹勉昧且出新渚

謝玄暉

追敘宗衰一段接入
自敘亦有之
用安頗慮
自敘本懷

秀句可尋
通篇
生色
用春興結

妙在空際
若想不到
一未一甚
好句致
織巧

宛洛佳遊，春色滿皇州。古詩曰驅車橫馬游戲宛與洛結軫青郊路，迴瞰蒼江流。楚辭曰結余軫

於西山周禮曰東方謂之青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日華已見上文楚辭曰光風轉蕙汎崇蘭王桃李成蹊

逕，桑榆陰道周。班固漢書贊曰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楚辭曰鳴鳩棲於桑榆毛詩曰有杕之杜生于道周毛萸曰周曲也東都已傲載，言歸望綠疇。毛詩曰

類似載南畝毛萸曰單利也王肅曰傲始也載事也皆用我之利始事於南畝也毛詩曰言旋言歸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為疇

和玉主簿怨情 五言集云玉主簿名季哲

謝玄暉

掖庭聘絕國，長門失歡宴。漢書元紀曰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廢為閼氏照劾曰名肅小字昭君妻女曰聘據單于而言也琴道痛門周曰一泄絕國掖庭王昭君所居也長門陳皇后所居也南都賦曰

接歡宴於日夜相逢詠靡蕪，辭寵悲班扇。古樂府詩曰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妾媵好怨詩曰新製齊執素鮮聚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花叢亂數蝶，風

簾入雙燕，徒使春帶除，坐惜紅妝變。陸緩也生平一顧重，宿昔千金賤。鄭玄毛詩箋曰顧迴首也列女傳曰楚成

鄭子哲者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登臺子哲不願王曰願吾與女千金子哲遂行不願曹植詩曰一顧千金重何必珠玉錢阮籍詩曰宿昔同衾裳故人心尚爾，故人心不見。古樂府曰相去萬餘里故

人心尚爾鄭玄毛詩箋曰尚猶也字音曰爾詞也

和謝宣城 五言集云謝宣城眺臥疾

沈休文

王喬飛鳧鳥，東方金馬門，從官非宦侶，避世不避喧。范曄後漢書曰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時為

其來致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嘗其臨至輒有雙鳧東南飛來於是何冕自舉羅張之但得一雙鳧乃詔尙方診

視則四年中所賜尙書官屐履也史記曰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

皇鑒短翮屢飛翻，楚辭曰皇鑒揆予于初度丁儀周晨趨朝建禮，晚沐臥郊園。漢書典職曰尙書郎晝夜

也賓至下塵榻，憂來命綠樽。謝承後漢書曰徐稚字孺于豫章人僕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稚不

蔽於几榻傳支離詩曰几榻委塵埃昔賢侔時雨，今守馥蘭蓀。字林曰侔齊等也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敬者五有知

書東方朔曰臣聞銷憂者莫若酒也神交疲夢寐，路遠隔思存。列子曰夢有六候此六者皆魂神所交也莊子曰子綦之

注曰蒸香草名也非薄何以儷瓊璠？鄭玄毛詩箋曰願念也楚辭曰質非薄而無由馬融論語注曰非薄也廣將隨渤澥去，刷羽

汎清源。解嘲曰若江湖之雀渤澥之鳥吳郡賦曰刷澗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 五言 蕭子顯齊書曰王思遠為御史中丞

沈休文

月華臨靜夜，夜靜滅氛埃。魏明帝詩曰靜夜不能寐方暉竟戶入，圓影隙中來。淮南子曰月受光

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况受光高樓切思婦，西園游上才。曹子建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

於宇宙乎詠文曰隙墜際也

一已近陰河
紙中見之

明月華星
出雲開
網軒映珠綴，應門照綠苔。
楚辭曰網戶朱綴刻方連下云綠苔此當爲朱綴今並爲珠疑傳寫之誤漢書曰班婕妤自傷賦曰潛玄宮兮幽以清煙門閉兮楚園焉華殿塵兮玉階苔中庭葉
分綠
洞房殊未曉，清光信悠悠哉！
楚辭曰娉容修態互洞房
毛萇詩傳曰悠悠貌也
草生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
五言蕭子顯齊書曰豫章王凝太祖第三子也凝贈丞相揚州牧長子廉字景鸞爲世子察舊獨斷曰諸侯適子稱世子

沈休文

廉公失權勢，門館有虛盈。
史記曰廉頗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爲將又復至王符潛夫論曰昔魏其之客流於武安長平之利移於冠軍廉頗翟公再盈再虛 貴賤猶如

此，況乃曲池平？
漢書曰下邳翟公爲廷尉賓客亦境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爲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桓子新論雍門周謂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以平 高車塵未

滅，珠履故餘聲。
漢書曰于定國父子公園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子公謂之曰少高大園門令客駟馬高蓋試文曰高車其蓋高立載之車也史記曰春申君上客皆躡珠履 賓階綠錢滿，客位

紫苔生。
家語曰公自昨階孔子由賈階升堂立待又曰應於客位加其有成也崔豹古今注曰空室無人行則生苔或青或紫一名綠錢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又曰殯於客位祖於庭 誰當九原上，鬱鬱

望佳城。
禮記檀文子曰以從先大夫於九原鄭玄曰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西京雜記曰滕公爲至東都門馬鳴駒不肯前皆以前脚踏地久之滕公懼使卒掘馬所踏地入三尺所得石槨有銘焉銘曰城佳壘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陵公

曰嗟乎天也吾其卽安此乎遂葬焉漢書曰夏侯嬰號陵公也

學省愁臥
五言學省詞學也梁書曰齊明帝卽位約選國子祭酒

沈休文

去有佳句
然與古詞
不相交納
及乃知見
大是不易

王儲懷河岫，晨風思北林。王儲已見東京賦遊子眇天末，還期不可尋。驚飄襄反信，歸雲難寄音。楚辭曰願寄言於浮雲兮遇飄靡而不將佇立想萬里，沈憂萃我心。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去去遺情累，安處撫清琴。

擬今日良宴會

閑夜命歡友，置酒迎風館。迎風已見西京賦齊僮梁甫吟，秦娥張女彈。南都賦曰齊僮唱兮列趙女

琴操曰曾于耕桑山之下天雨雪涼旬月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臨婦神女賦曰哀短管不足以供妾御况秦娥與吳娃方言曰秦俗美貌謂之娥張女彈已見箏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子列

秦音曰昔韓娥東之齊謳歌假食既去而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又曰薛談學謳與秦音游歸青館於如衛指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張湛曰三人薛秦韓之善歌者也四坐咸同志，羽觴不可算。高

談一何綺，蔚若朝霞爛。霞或人生無幾何，為樂常苦晏。秦嘉答婦詩曰憂艱常早至為樂常苦晚譬彼伺晨鳥，

揚聲當及旦。尸子曰使鷄何晨春秋考異鄧曰鳴曷為恆憂苦，守此貧與賤。列子曰卑辱則憂苦

擬迢迢牽牛星

昭昭清漢暉，粲粲光天步。晏子春秋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毛萇詩傳曰粲粲鮮盛也步行也言行止之盛微步而光耀於天牽牛西北迴，織女東

南顧。大戴禮夏小正曰七月 華容一何冶，揮手如振素。治或爲綺非也 怨彼河無梁，悲此年歲暮。時曰既彼牽牛 彼無良緣，皖焉不得度。時曰既彼牽牛 引領望大川，雙涕如露露。

擬涉江采芙蓉

上山采瓊蘂，穹谷饒芳蘭，采采不盈掬，悠悠懷所歡。毛詩曰終朝采絳不盈一掬 故鄉一何曠，山川阻且難，沈思鍾萬里，躑躅獨吟歎。

擬青青河畔草

靡靡江離草，熠燿生河側，江離見子虛賦 皎皎彼姝女，阿那當軒織。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顏色，良人游不歸，偏棲獨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

擬明月何皎皎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手。淮南子曰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手微愆恍不能攬其光也高誘曰大道廣大手雖

能發其惚恍無形老不能獲得日月之光也

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踟躕感節物，我行永已久，游宦會無成，

離思難常守。

擬蘭若生朝陽

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執心守時信，歲寒終不彫。美人何其曠，灼灼在雲霄，
枝葉樂府詩曰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隆想彌年月，長嘯入飛飄，引領望天末，譬彼向陽翹。

擬青青陵上柏

冉冉高陵蘋，習習隨風翰，山海經曰魄翰之丘有草名曰人生當幾何，譬彼濁水瀾。言濁水之

戚戚多滯念，置酒宴所歡，方駕振飛轡，遠遊入長安。名都一何綺，城闕鬱盤桓，波易馮也

曰公仲謂韓王曰不和和秦賂以二名都飛閣纓虹帶，曾臺冒雲冠。紅帶已見吳都賦高門羅北闕，甲第椒與蘭，京西

賦曰北闕甲第當道直啓椒蘭蓋取其嘉名且芬香也俠客控絕景，都人駢玉軒，列子曰晉范氏有子曰子華善義私名使其流俠客以鄙相攻

見上國語叔向絳曰之富腐而能金玉其車遨遊放情願，慷慨為誰歎？

觀此詩亦
可證分二
首之與雙
心之與雙
游句與雙
也。正相

擬東城一何高

西山何其峻，曾曲鬱崔嵬，零露彌天墜，蕙葉憑林衰。尚書五行傳曰雲起於山，爾於天。寒暑相因襲，時

逝忽如頽，三閭結飛轡，大臺嗟落暉。離騷引曰：風原者為三閭大夫，離騷曰：飲余馬乎咸池，馳余轡於扶桑。周易曰：日吳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臺之嗟凶。曷為牽

世務，中心若有違？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京洛多妖麗，玉顏侔瓊麩。古詩曰：燕趙多佳兒，美人者顏如玉。閑夜撫鳴琴，

惠音清且悲，長歌赴促節，哀響逐高微。一唱萬夫歎，再唱梁塵飛。七略曰：漢與管人處公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

思為河曲鳥，雙游豐水湄。

擬西北有高樓

高樓一何峻，蒼蒼峻而安，綺窗出塵冥，飛陛躡雲端。綺窗飛陛已見上文。佳人撫琴瑟，纖手

清且閑，芳氣隨風結，哀響馥若蘭。玉容誰得顧，傾城在一彈。玉容傾城並已見上。佇立望日冥，

躑躅再三歎，不怨佇立久，但願歌者歡，思駕歸鴻羽，比翼雙飛翰。

擬庭中有奇樹

孫評文選 卷三

歡友蘭時往，茗茗匿音微，虞淵引絕景，四節逝若飛。虞淵見上文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躑躅遵林渚，惠風入我懷，感物戀所歡，采此欲貽誰？

擬明月皎夜光

歲暮涼風發，昊天肅明明，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呂氏春秋曰：季秋之月招搖指戌，大駘履夏小正曰：七月漢案戶漢天漢也。漢案戶者直

戶也。李陵詩曰：招搖西北馳天漢東南流。朗月照閑房，蟋蟀吟戶庭，翻翻歸鴈集，嘒嘒寒蟬鳴。歸鴈已見鸚鵡賦。蟬已見上文。

疇昔同宴友，翰飛戾高冥，毛詩曰：匪鷁匪鸛。翰飛戾天高冥已見齊語。行服美改聲聽，居愉遺舊情，織女無機杼，

大梁不架楹。言有名無實也。織女已見上爾雅曰：大梁，昴也。

擬四愁詩 七言

張孟陽

我所思兮在營州，欲往從之路阻修，登崖遠望涕泗流，我之懷矣心傷憂。佳人

遺我綠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傅玄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莊有鳴琴曰：繞梁。中世司馬相如有綠綺琴，舊有魚尾，皆名琴也。願因流波超重

深，終然莫致增永吟。

四愁詩擬
作便擬
家收此
首更擬
一選

不及古人
沉澁而
其詞散
更與古
相近也

入詩不
必形似
而得其
境每為
人首標
不文隨
其類亦
安甚建
家本色

擬古詩 五言

陶淵明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尚書曰酣歌子室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明明雲閒月，灼灼葉中花，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 五言 并序

謝靈運

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遊夕讌，究歡愉之極。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諸彥，共盡之矣。古來此娛，書籍未見，何者？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遊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遊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司馬相如見而悅之方將，庶必賢於今日爾，歲月如流，零落將盡，撰文懷人，感往增愴。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其辭曰：

魏太子

百川赴巨海，衆星環北辰。百川北辰，日見上文。照灼爛霄漢，遙裔起長津。天地中橫潰，家王

拯生民。橫潰以水喻亂也。家王謂魏太祖也。陳思行女袁辭曰。家王征蜀漢司馬相如難蜀文曰。拯生民於沈溺。說文曰。出溺爲拯。區宇既滌蕩，羣英必來臻。東京賦曰。區英

爲亞英之表。忝此欽賢性，由來常懷仁。况值衆君子，傾心隆日新。論物靡浮說，析理

實敷陳。莊子曰。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羅縷豈闕辭，窈窕究天人。王延壽王孫賦曰。羌難得而羅縷。或爲麗天人已見。應吉甫華林園詩。澄觴滿金罍，

連榻設華茵。急絃動飛聽，清歌拂梁塵。侯瑾爭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抱朴子曰。巫巴操琴。翔禽爲之下。聽梁塵已見。陸機擬東城一何高詩。何言相遇

易，此歡信可珍。

王粲

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

幽厲昔崩亂，桓靈今板蕩。幽厲周二王也。桓靈後漢二帝也。已見上毛詩曰。上帝版板。鄭玄曰。版反也。反先王之遺也。毛詩曰。蕩蕩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伊洛既燎

煙，函嶠沒無像。曹子建送應氏詩曰。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王粲七哀詩曰。西京亂無像。整裝辭秦川，秣馬赴楚壤。王粲七哀詩曰。復奔中國。去遠身適。刑變。魏明帝自

惜薄語行曰。出身。沮漳自可美，客心非外獎。沮漳已見登樓賦。小雅曰。獎勸也。常歎詩人言，式微何由往？式微已見曹子

時上宰奉皇靈，侯伯咸宗長。上宰魏太祖也。蔡道彥雜詩曰。天子命上宰。雲騎亂漢南，紀鄴皆掃盪。王肅格虎賦曰。羽騎雲布。

野人擬其意，所擬是也。非擬其詞，非擬其法。自擬古作，別自擬法。

鄧車星陳漢書曰郭
楚別邑紀見下文
披雲雲望白日唯
力是視政有二心
也明剛已見謝
宣遠張于房詩
子倚安詩梁棟響則歌聲也
日見陸機擬今日良宴會詩
排霧屬盛明，披雲對清朗。盛明清明喻太極也王隱晉書曰樂廣為尚書令衝覆見而奇之命諸
于造焉曰每見此人豈然若開雲霧之視青天阮瑀對太祖臆曰一得
慶泰欲重疊，公子特先賞。公子謂曹植也
不謂息肩願，一日值明兩。息肩已見東京賦明兩謂文帝
並載遊鄴京，方舟汎河廣。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同乘並載以遊後園
網繆清讌娛，寂寥梁棟響。陸機集有皇太
既作長夜飲，豈顧乘日養。史記曰紂為長夜之飲乘日已見上廣雅曰養樂也

陳琳

袁本初書記之士，故述喪亂事多。

皇漢逢屯邈，天下遭氛慝。西都贊曰皇漢之初經營也屯如邈如已見上董氏淪關西，袁家擁河北。董卓袁紹並已見上文單

民易周章，窘身就羈勒，豈意事乖己，永懷戀故國。相公實勤王，信能定螽賊。相公魏也

王仲宣從軍戎詩曰相公征關右勤王已見西征賦左氏傳王使富辛如晉曰復覩東都輝，重見漢朝則。已見謝玄暉詩侯用嚴登賊遠屏營之力也杜預曰螽賊喻災害也食根曰螽食節曰賊

餘生幸已多，矧迺值明德，愛客不告疲，飲讌遺景刻。曹子雲公讌詩曰公子敬愛客終讌不知疲刻漏刻也夜聽極

星闌，朝遊窮曠黑。毛詩曰于興視夜明哀哇動梁埃，急觴盪幽默。法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那也梁塵已見上張敬神女賦曰既澹泊於幽默揚

且盡一日娛，莫知古來惑。范曄後漢書曰楊榮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徐幹

少無宦情，有箕穎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辭。國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

伊昔家臨淄，提攜弄齊瑟。臨淄已見魏郡賦。置酒飲膠東，淹留憩高密。漢書膠東國故齊高帝更爲高密。又曰：高密國故齊宣帝更爲高密。

國密此歡謂可終，外物始難畢。莊子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逸比于魯焉。搖蕩箕濮情，窮年迫憂慄。箕山許由所隱也。濮水莊周所釣也。莊

曰：季傲曰：搖蕩人心又曰：最標乎廟堂之上。未塗幸休明，棲集建薄質，已免負薪苦，仍游椒蘭室。體記曰：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

亦見高志
法得換幸

有百辯之憂大哉。禮曰：與君子遊，恐乎如入臨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陸機詩曰：甲第與蘭。清論事究萬，美話信非一。曹植四言詩曰：高談虛論。問彼道原話已見秋興賦。行觴奏

昔心，悵焉若有失。魏文帝與吳質書曰：白曰：既歷繼以朗月。淮南子曰：悵然有喪。漢書曰：載其見黃憲及歸，罔然若有失。悲歌，永夜繫白日。魏文帝與吳質書曰：白曰：既歷繼以朗月。華屋非蓬居，時髦豈余匹？華屋已見陸韓卿贈顧希叔詩。髦士已見上文。中飲顧

劉楨

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潘勗玄達賦曰：踞偏人之自趨，訴諸表於來哲。

貧居晏里閭，少小長東平。漢書泰山郡有東平縣。音義曰：泰山郡屬兗州。河兗當衝要，淪飄薄許京。謝承後漢書：許

謝承後漢書：許

此即朝雁之喻

廣川無逆流，招納廁羣英。管子曰善為君者宜法江海江海不逆細流故為百谷長羣英已見攝太子詩北渡黎陽津，南登紀郢城。漢書

晉書臣瓚曰黎陽在魏郡伏滔北征詔曰黎陽津名也既覽古今事，頗識治亂情，歡友相解達，敷奏究

平生。解達言相談說而進達也方音曰解說也矧荷明哲顧，知深覺命輕，王逸晉書孔坦表曰士死知遇恩令命輕朝遊牛羊下，暮坐括揭

鳴。毛詩曰雞棲于桼日之夕矣牛羊下括毛莧終歲非一日，傳厄弄新聲，辰事既難諧，歡願如今并，

唯羨蕭蕭翰，續紛戾高冥。

應場

汝穎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

嗷嗷雲中鴈，舉翮自委羽。毛詩曰鴻雁于飛哀鳴嗷嗷淮南子曰鴈龍在鴈門北第于委羽之山不見日高誘曰第至也委羽北方山名也求涼弱水涓，違寒

長沙渚。成公綏為賦曰濱弱水之陰岸弱水已見上列子曰禽獸之智遠寒就溫漢書曰長沙國屬荊州然則彭蠡之所在願我梁川時，緩步集穎許，漢書曰汝南穎川許皆魏分也魏徙大梁

故魏一號為梁一旦逢世難，淪薄恆羈旅。天下昔未定，託身早得所，官度廁一卒，烏林預艱

阻。魏志曰公選軍官渡袁紹進隨官渡公斬淳于瓊等紹眾大潰漢書官義文顯曰於榮陽下引河東為魏溝即今官渡水也盛弘之荊州記曰薄沂縣松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周瑜黃蓋此乘大艦上破魏武兵於烏林烏林赤壁其來匹一百六十里晚

節值衆賢，會同庇天宇，列坐廡華棖，金樽盈清醕。馬融樽清醕賦曰坐華棖之高殿臨激水之清流金樽清醕並已見上始奏延露

曲，繼以闌夕語，延露已見上調笑輒酬答，嘲謔無慚沮，傾軀無遺慮，在心良已斂。

阮瑀

管書記之任，有憂渥之言。

河洲多沙塵，風悲黃雲起，繁欽進行賦曰茫茫河濱實多沙塵古詩曰自楊多悲風淮南子曰黃泉之埃上為黃雲金羈相馳逐，聯翩何窮已？

說文曰羈馬絡頭也慶雲惠優渥，微薄攀多士，慶雲喻太祖也王逸楚辭注曰慶雲喻尊顯也念昔渤海時，南皮戲清泚。漢書渤海郡南

皮縣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今復河曲游，鳴葭泛蘭汜，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駕而遊北運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躡步陵丹梯，

並坐侍君子，躡步並坐並已見上丹梯丹埤也妍談既愉心，哀弄信睦耳，魏文帝與吳質書曰高談娛心哀筆順耳傾醑係芳醕，酌言

豈終始？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言之自從食萍來，唯見今日美。毛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毛萇曰萃也

平原侯植

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然頗有憂生之嗟。

朝游登鳳閣，日暮集華沼，傾柯引弱枝，攀條摘蕙草。徙倚窮騁望，目極盡所討，

讀此詩最
易一轍此
獨想出各
寫人心事
寫自能分

勢不同可
抑卷於密

楚辭曰白蘋兮馳望又曰日極千里西顧太行山北眺邯鄲道太行已見上漢書曰文帝指檄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平衢修且直白楊信裏

裏擬裝風副君命飲宴歡娛寫懷抱副君謂文帝也漢書疏良游匪晝夜豈春晚與早衆賓

悉精妙清辭灑蘭藻哀音下迴鶻餘哇徹清昊謂秦青也並已見上文中山不知醉飲德

方覺飽中山有美酒已見魏都賦毛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願以黃髮期養生念將老左氏傳隱公曰使管籥

勅曹子建樂府白馬篇五言

袁陽源孫巖宋書曰袁淑字陽源陳郡人少好屬文彭城王起為祭酒後遷至左衛率內勳當行莫逆海諫見書

劍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間史記曰游關公子飾冠劍連車騎秦地天下樞范子見

秦王曰今韓魏天下之樞也高誘曰樞要也河圖謂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賈逵國語注曰漢梁也荆魏多壯士宛洛富少年呂氏春秋客有語周昭文君曰魏氏人

意氣深自負肯事郡邑權謝承後漢書曰楊喬曰侯生為意氣劍頭漢書曰郭解姊子真解之勢應劭曰真特

籍籍關外來車徒傾國屬籍籍關外來謂被徙關中也車徒傾國歸從者之多也漢書武帝

幣羣公亟為言漢書曰樓護字君卿為京兆史王侯兄弟爭名護盡入其門咸得懽心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古人相遺幣必書之於則故曰書幣戰國策秦王謂趙使涼殺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漢書曰郭解

義分明於霜信行直如弦義分則分義也孫卿子曰禮樂

漢書曰郭解入關中賢豪爭交歡又曰左馮翊
末京師諺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交歡池陽下，留宴汾陰西。
有池陽縣河東郡有汾陰縣漢書曰留飲食

協韻也 一朝許人諾，何能坐相捐？
諸相然許之辭也老子曰輕

得曰曹子墨劍而去之劉兆曰 曉此務遠圖，心為四海懸。
左氏傳榮成伯曰遠圖者思也莊子曰心若

遂，豈校耳目前？
列子楊朱曰儼耳目之劉聰情身意之是非失當年之至斷不得自

然。
漢書曰楚田仲以俠聞傳錫晉諸

效古五言

袁陽源

訊此倦遊士，本家自遼東。
凱猶問也漢書曰司馬長卿

結車高闕下，極望見雲中。
莊子曰車軌結於千里之外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結交也漢書曰將軍衛

四面各千里，從橫起巖風。
陸機從軍行曰

寒煥豈如節，霜雨多異同。
毛詩傳曰

夕寐北河陰，夢還甘泉宮。
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曰

擬古五言

袁陽源

悲轉蓬。
曹植雜詩曰轉蓬離本根風飄

長風類此客遊子捐驅遠從戎

劉休玄 沈約宋書曰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少好學有文才元兇弒立以爲中軍將軍世祖入討歸世祖進侍中司空後以藥內食中毒殺之

擬行行重行行

眇眇陵長道，遙遙行遠之。楚詞曰路眇眇以默默廣雅曰眇眇遠也左氏傳童謠曰遠哉遙遙迴車背京里，揮手從此辭。古詩曰迴車

言邁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蘇武詩曰去從此辭堂上流塵生，庭中綠草滋。曹植曹仲雍謠曰流塵飄飄魂安歸寒蟬翔水曲，秋兔

依山基。淮南子曰兔走歸窟寒蟬翔水各哀其所生高誘曰寒蟬水鳥哀猶愛也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魏文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日夕涼風

起，對酒長相思。李陵贈蘇武詩曰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悲發江南調，憂委子襟詩。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臥覺

明燈晦，坐見輕紈縑。陸機爲顧彥先贈婦詩曰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縑淚容不可飾，幽鏡難復治。曹植七哀詩曰膏沐誰爲容明鏡闇不治願垂

薄暮景，照妾桑榆時。陸機塘上行曰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日在桑榆以喻人之將老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擬明月何皎皎

落宿半遙城，浮雲藹曾闕。鄭玄詩藹曰會重也玉宇來清風，羅帳延秋月。曹植芙蓉賦曰暹潤玉宇蓮文帝庭羅帳羅帷也桓子新論羅

門周說孟嘗君曰今君下羅帳來清風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帷結思想伊人，沈憂懷明發。毛詩曰所謂伊人宋玉笛賦曰沈沈沈沈憂結毛詩曰明發不寐誰爲客行

久，屢見流芳歇，潘岳悼亡詩曰流芳未及歇河廣川無梁，山高路難越。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乘嘉妻徐氏嘗嘉書曰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

和琅邪王依古五言

王僧達

少年好馳俠，旅宦遊關源。既踐終古跡，聊訊興亡言。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訊與信通易乾鑿度曰興亡殊方各有其辭隆周

為敷澤，皇漢成山樊。漢書揚雄河東賦曰脈隆周之大寧雖蜀父老曰羅者猶視乎敷澤西都賦曰皇漢之初經營也莊子曰彭陽曰公罔休及則休乎山樊者也毛萇詩傳曰樊藩也久沒離宮

地，安識壽陵園？甘泉賦曰往往離宮殿以相燭張晏漢書注曰景帝作壽陵也又元帝詔曰徙民以奉園陵仲秋邊風起，孤蓬卷霜根，白日無精

景，黃沙千里昏。顯軌莫殊轍，幽塗豈異魂？郭泰注莊子曰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廣雅曰軌道也陸機泰山吟曰幽塗延萬鬼神房集百錄聖賢良

已矣，抱命復何怨？桓範世要論曰聖哲之人知有終之命必至之理不可以智力過列子曰怨年我逝不知命也

擬古五言

鮑明遠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習騎射也七發曰馳騁角逐氈帶佩雙鞬，象弧插彤服。搜神記曰太康中以氈為

謂之鞬毛詩曰四牡翼翼象珮魚服鄭玄曰珮弓之末鞬者以象骨為之服矢服也鞬居言切獸肥春草短，飛鞞越平

陸，魏文帝典論曰弓操手柔直淺獸肥堪若朝遊鴈門上，暮還樓煩宿。漢書曰鴈門郡有樓煩縣石梁有餘勁，驚雀

從事行 故有感而 作殊多借 假之京借 古事之借 其言太冲

此首少年
之氣發思
立邊郡功
也

此首傷生
之不便不
免較管客
而便懷

此似自敘
詩詞少敘
軍旅尚未
功知何日
也

無全目

關子曰宋景公使工人爲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速也工人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於此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

景公發成國之弩控弓東面而射之矢踰於西箱之山集于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欲飲羽于石梁帝王世紀曰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抑首而矧終身不忘故羿之善射至今稱之

漢虜方未和，邊城屢翻覆。留我一白羽，

將以分虎竹。白羽矢名國語曰吳素甲白羽之槍望之如茶漢舊儀曰郡國銅虎符三竹使符五也

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

魯客假言揚子法言或曰使我紆朱園金其樂可量也李軌曰金金印也司馬彪上林賦注曰襲服也毛詩曰素衣朱襪毛萸曰丹朱中衣也

既荷主人

恩，又蒙令尹顧。

主人謂君也王仲宣公誦詩曰顧我賢主人臣瑛漢書注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也

日晏罷朝歸，鞍馬塞衢路。宗黨生

光華，賓僕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德亦何懼。

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南國有儒生，迷方獨

洽淪誤。儒生自謂也漢書叔孫通曰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莊子曰小惑易方郭象曰東西易方於禮未虧孔安國尚書傳曰誤謬也沈滄謬誤也

伐木青江湄，設置守羆兔。毛詩曰坎坎伐檀兮置之

河之干兮河水之清且漣漣兮又曰霜蕭

苑置柵之丁丁又曰趨趨徒兔過犬獲之

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

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

弱冠參多士，飛步遊秦宮。華嚴與薛靈詩曰存者今惟三

飛步有匹特

側覩君子論，預見古人風。

魏志太祖謂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

兩說窮舌端，五車摧筆鋒。兩說謂晉連說新理

秦東閩郡鄆魏王使鄆領行入鄆鄆說平原君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強兵去管連聞之乃資垣衍新垣衍詩出不敢言帝秦將問之爲卻五千里又曰田單攻聊城不下管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聊城城中燕將得書自殺韓詩外傳曰連文士之筆端連武士之餘端連辯士之舌端莊子曰運施其書五車道摩戲也

羞當白壁貺，恥受聊城功。

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以爲相莊子不許史記田單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也

晚節從世務，乘障遠和戎。

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漢書曰嚴安上書言世務又曰帝使博士狄山乘鄆李奇曰乘守也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子敬寡人和諸戎狄

解佩襲犀渠，卷

表奉盧弓，國語曰奉文庫之渠倫魯曰平王錫晉文侯盧弓十始願力不及，安知今所終？左氏傳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莊子曰苟爲所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司馬彪曰誰知禍之所

學劉公幹體 五言

鮑明遠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范曄後漢書蔡琰詩曰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楚辭曰增冰蛾蛾飛雪千里又曰北有寒山遠龍絕然王逸曰連龍山名集君瑤臺裏，飛

舞兩楹前。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鄭玄禮記注曰兩楹之間人君聽治正坐之處茲辰自爲美，當避豔陽年。神農本草曰豔陽桃李節

皎潔不成妍。呂氏春秋曰仲春之月桃李華

姑終以等
明正不試
極意起
亦淡結
有程奇之

代君子有所思 五言

鮑明遠

西出登雀臺，東下望雲闕。郭中記曰鄴城西北立臺名銅雀臺劉歆甘泉賦曰雲闕蔚之巖巖衆星接之體體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髮。

王逸楚辭注曰層重也蔡雅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居漢書曰天子不敢搖尾道應劭曰天子之道毛詩曰彼君子女綉直如髮繡薨結飛霞，璇題納行月。西京賦曰雕楹玉鳥綉欄雲欄甘泉賦曰珍翠間館

蓋藍築山擬蓬壺，穿池類溟渤。蓬壺二山名溟渤二海名選色遍齊代，徵聲而邛越。齊代邛越四地名陳鐘陪

夕讌，笙歌待明發。楚辭曰鼓鐘按造鼓新歌魏文帝東門行曰朝遊高臺親夕宴華池陰儀禮曰歌魚麗笙由庚明發已見上文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歇。子列

西門子謂東郭先生曰北宮子年
貌言行與子並身意已見上文
蟻壤漏山河，絲淚毀金骨。傳玄口銘曰勿謂不然發出無開蟻孔淚河滯穴傾山絲

淚之淚而金骨為之傷毀也張叔及論曰煩冤俯
仰淚如絲兮鄒陽上書曰紫口鑠金積毀消骨

器惡含滿歛，物忌厚生沒。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歛器

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欬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當置於坐側顏謂弟子曰試注水實之中而正
滿則覆夫子喟然而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老子曰人之生也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也厚也

哉衆多士，服理辯昭昧。莊子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故問何

勅古五言

范彥龍

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雪千里見上文風斷陰山樹，霧失交河城。漢書侯曉上書曰臣聞陰山草

河城河水分流繞
坡下故說交河

朝馳左賢陣，夜薄休屠營。漢書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陣及曰驃

幕，今逐嫖姚兵。漢書曰大將軍大擊匈奴李廣敏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

未輕，牙將軍田順出五原虜去塞八百餘里不進上以虎牙不至期逗留不進下吏自殺首義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遲

作逗 所賴今天子，漢道日休明。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其述事皆云今天子班固漢

雜體詩五言雜體詩序曰關西鄭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頗為異法
今作三十首詩致其文體雖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榷

人色澤自佳
不及西京
之機而語
近之似
擬亦相似

班婕妤 詠扇

執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班婕妤怨詩曰新製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列仙傳曰竊史
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一旦宵隨鳳皇飛去楚辭曰駕鸞鳳而 upstream 炎熱又自傷賦曰華殿塵兮玉階苔 君恩未畢，零落在中路。班婕妤怨詩曰棄捐

魏文帝 曹丕

置酒坐飛閣，逍遙臨華池。曹子建詩曰置酒高殿上西都賓曰修塗飛閣魏文帝詩曰關芷生兮芙蓉披 神飈自遠至，左右芙蓉

披。曹子建公議詩曰神飈接丹殿魏文帝詩曰關芷生兮芙蓉披 綠竹夾清水，秋蘭被幽涯。枚乘兔園賦曰修竹檀栾夾池水旋兔園曹植公議詩曰秋蘭發長坂來華冒潦池 月出照

園中，冠珮相追隨。曹植公議詩曰滑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 客從南楚來，爲吹我參差。古詩曰客從遠方來楚辭曰望淵魚

猶伏浦，聽者未云疲。淵魚鱗魚也韓詩外傳曰青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 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爲。陸機今日良宴會詩曰高談一

士肅肅廣殿陰，雀聲愁北林。莊子曰至陰肅肅 衆賓還城邑，何以慰吾心。曹子建名都篇曰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李陵詩曰何以慰我心

陳思王 曹植

孫評文選 卷三

君王禮英賢，不恡于金璧。孔安國尚書傳曰：恡，惜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白璧一雙。莊子曰：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雙闕指馳道，朱

宮羅第宅。古詩曰：兩宮遙相望，閨百餘尺。馳道已見上文。傳云：西都賦曰：彤形朱宮。古詩曰：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從容冰井臺，清池映華薄。郭中記曰：銅雀池，何濛濛，清川帶華薄。

涼風盪芳氣，碧樹先秋落。論衡曰：物至秋而死，先榮後落。朝與佳人期，日夕望青閣。魏

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曹子建美女篇曰：青樓臨大路。

眷我二三子，辭義麗金臙。曹子建贈丁與詩曰：吾與二三子，揚雄解嘲曰：昔人之辭乃玉乃金。王仲宣誄曰：吾與夫子義貫丹青，說文曰：臙，善丹也。延陵輕寶劍，季布

重然諾。延陵已見上文。書曰：季布楚人也。楚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又曰：貫高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處富不忘貧，有道在葵藿。何敬祖贈張華詩曰：既貴不忘儉，處有能

存無莊子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陸機君子有所思曰：無以肉食資，取笑與靈。

劉文學感思

簡助卻似
公幹本色

蒼蒼中山桂，團圓霜露色。言桂霜露而色不逾，身經夷險而操不易也。霜露一何緊，桂枝生自

直。劉楨贈徐幹詩曰：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廣雅曰：緊，急也。橘柚在南國，因君為羽翼。橘柚在南國，雖珍須君羽翼，乃貴也。楚辭曰：后皇嘉樹，橘來

謬蒙聖主私，託身文墨職。洞簫賦曰：蒙聖主之選，思鄭玄禮記注曰：私之猶言恩也。劉楨雜詩曰：職事相填委，文墨紛消散。丹采既已過，敢不自彫

飾。古詩曰：橘柚垂華實，乃在深山。微聞君好我，甘結獨自彫飾。華月照方池，列坐金殿側。古歌辭曰：上金殿酌玉樽。微臣固受賜，鴻恩良未測。

似擬作語
依合諸亦
善會合諸
詩比與思
之與才大
陳思才不
氣深也建
不及似也
可安而秀
亦大句建
之翻典雅
風翻公雅
于有子

曹植天地留曰復爲時所拘羈縲作
徽臣東京賦曰洪恩素畜人心閉結

王侍中

○國總

伊昔值世亂，秣馬辭帝京。

王粲七哀詩曰西京亂，無象又曰遠身適荆蠻。

既傷蔓草別，方知杖杜情。

毛詩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

君之澤未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不期而會焉
毛詩曰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倚棹汎涇渭，日暮山河清。

方言曰涇謂之權棹與權同。

蟋蟀依桑野，嚴風吹若莖。

毛詩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鄭玄曰謂蟋蟀毛詩曰蟋蟀者獨

蒸在桑野買遠國語注曰若木晚矣鸚鵡在幽草

客子淚已零。

詩曰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鸚鵡毛詩曰有芄者狐須彼幽草

去鄉三

十載，幸遭天下平。

楚辭曰去鄉離家來遠客鮑昭結客少年揚曰去鄉三十載禮記曰國治而天下平

賢主降嘉賞，金露服玄纁。

賢主魏太祖也時

紹漢書谷永對詔曰戴金紹之飾執常伯之職尉繚子曰天子玄冠玄纁也

侍宴出河曲，飛蓋遊鄴城。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駕而遊北遊河曲曹子建公謚詩曰飛蓋相追隨

朝露竟

幾何，忽如水上萍。

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楚辭曰竊哀兮浮萍汎蓋兮無根王逸注曰自比蘋隨水浮汎乍東乍西

君子篤惠義，柯葉終不傾。

新語

曰君子篤義於黨禮記曰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二者雖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福履既所綏，千載垂令名。

王粲公宴詩曰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與也

嵇中散

○言志

安文似以而神在耳
通諸其已潘蓋
於公句張有者
略法略蓋有者
蓋有者蓋有者
蓋有者蓋有者

此首概似
仲宣而無
實是大雅

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世塵。晉康幽贊詩曰恃愛非姐不訓不師楚辭屈原曰蒙世俗之塵埃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左太冲詠史詩

曰高步靈鳳振羽儀，戡景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莊子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鳳居積石千里河海出下鳳皇居上天

爲生樹名瓊枝高百二十切大三十圍以琳琅爲實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阮籍詩處順故無累，養德乃入神。莊子曰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懸解也又曰欲勉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又曰魏觀平華華封人請祝聖人使壽使富使多男子魏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養德也故辭周易曰積善入神以致

用曠哉宇宙惠，雲羅更四陳。與所極覆也鸚鵡賦曰冠靈鷲而張羅哲人貴識義，大雅明庇身。毛詩

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左氏傳曰子反曰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也莊生悟無爲，老氏守其真。莊子曰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老子曰見素抱璞河上公曰見素者當抱素

守真不文飾也天下皆得一，名實久相賓。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正莊子曰堯讓許由以天下許由曰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也吾者實之實將爲實乎

咸池饗爰居，鐘鼓或愁辛。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莊子曰海鳥止於魯郊魯侯饗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其大率以爲醜視憂悲不敢食一脔不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司馬彪曰海鳥爰居也

柳惠善直道，孫登庶知人。柳下惠已見西征賦孫登已見晉康幽贊詩寫懷良未遠，感贈以書紳。論語曰子張問行子

張書諸紳

阮步兵詠物

青鳥海上遊，鸞斯蒿下飛。阮籍詠懷詩曰雖云不可知青鳥明我心呂氏春秋曰海上有人好青者朝至海上而從青遊青至者前後數百其父曰聞汝從青遊盍取來青欲觀之其子明且至海上尋青翺

全用此與一結以精

談理處不猶
爽故見中
人想度矣
傲幽憤之
作多用者
莊之言亦
見刻意

畫為比心
見阮公心
事矣

韻秀宛是
蕙先結語
端重亦好

而不下莊子曰北溟有魚化為鳥其名曰鵬齊諧曰鵬之徙南溟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獨與雲鳩笑之我決起而飛搶榆枋而止不至控地而已奚以之九萬里而爾南為北溟有鳥焉其名為鵬搏扶搖抐羊角而上者行九萬里尺鷃笑之曰彼且奚適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翻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司馬彪曰蝴蝶也鷓鴣小鳥毛黃詩傳曰鷓鴣居雅鳥也音豫

詩曰卷斯飛桑榆海鳥運天
池豈不說安大羽翼不相宜
海上遊
遙一也

朝雲乘變化，光耀世所希。阮籍詩 飄飄可終年，沈澹安是非。阮籍詩 沉浮不相宜，羽翼各有歸。曹子建七哀詩曰沈澹安是非莊子曰彼一是非也此一是非也飄飄下沈澹

測幽微？阮籍清思賦曰女娃築於東海之濱而飄飄於西山之岱山海經曰登鳩之山有鳥名 精衛銜木石，誰能

張司空離情
○華

秋月照簾籠，懸光入丹墀。張華詩曰清風動帷簾良月倚幽房班婕妤自傷賦曰俯視兮丹墀 佳人撫鳴琴，清夜守空帷。陸機

擬古詩曰佳人撫鳴琴又曰閑夜撫鳴琴曹子建雜詩曰妾身守空閨

蘭逕少行迹，玉臺生網絲。楚詞曰皇蘭被徑斯路漸張景陽雜詩曰房櫳無行迹西京賦曰西有玉臺張景陽雜詩曰蜘蛛網四屋

庭樹發紅彩，閨草含碧滋。張景陽雜詩曰寒花發黃彩秋草含綠滋 延佇整綾綺，萬里贈所思。楚詞曰

潘黃門悼亡
○岳

孫評文選 卷三

而延佇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又曰欲以遺所思願垂湛露惠，信我皎日期。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晡又曰贈予不信有如皎日

青春速天機，素秋馳白日。楚詩曰青春愛謝潘岳悼亡詩曰噫嚅運天機四節代選逝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則落也美人歸重泉，悽愴無

一亦疑此體欲通十首樂中正變離合之情

終畢。潘岳悼亡詩曰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殯宮已肅清，松柏轉蕭瑟。陸機挽歌曰雍宮何嘈嘈婦賦曰虛坐令蕭清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識其墳楚詞曰蕭瑟兮草木搖

落而。俯仰未能弭，尋念非但一。楚詞曰聊抑志而自弭賈遠國語注曰弭忘也魏文帝詩曰所憂非但一撫襟悼寂寞，怛然若有失。

離哀正變離合之情

明月入綺窓，髣髴想蕙質。潘岳悼亡詩曰歲寒無與同明月何隨臨獨無李氏孺孺觀胡容古詩曰交

寐復冥冥，何由覲爾形。潘岳哀永逝賦曰既日遇兮無兆會寤寐兮不夢冥冥幽昧也文子曰慮患於冥冥之外我慚北海術，爾無帝女靈。列異傳

營陰有道人能使人與死人相見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在見之曰願令我一見死人不恨遂教其見之於是與婦人相見言語悲喜恩

情如生冥久乃聞鼓聲悵悵不能出戶掩門乃走其強爲戶所閉掣絕而去後歲餘此人死家葬之開見婦棺蓋下有衣襦宋玉集云楚應

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望朝雲之館有氣焉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此是何氣也玉對曰昔先王遊於高唐倉而晝寢夢見一婦人自

云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對於巫山之臺聞王來遊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乃言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且爲朝雲暮暮爲行雨

朝朝暮暮陽暮之下且而觀之賦如其言爲之立館名曰朝雲駕言出遠山，徘徊泣松銘。毛詩曰駕言出遊雨絕無還雲，華落豈留英。鮑

儲后降嘉命，恩紀被微身。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琴操史魚曰思竭恩志以報養恩結潘岳河陽詩曰微身輕轉翼明發眷桑梓，永歎懷密

之願似赴洛之作爲其

陸平原 禮定

日月光代序，寢興何時平。潘岳悼亡詩曰四節代選逝又曰寢興自存形

賦曰何今日之雨絕

日之雨絕

日之雨絕

日之雨絕

詩經
於亦
形

親陸機贈顧彥先曰眷言懷柔梓又赴洛道中作詩曰嗚咽辭審親水歎見下注流念辭南澁，銜怨別西津。陸機赴洛道中詩曰永歎遠北洛馳馬

遵淮泗，旦夕見梁陳。毛詩曰驅馬悠悠陸機從梁陳服義追上列，矯迹廁宮臣。越辭曰身服義而未沫陸

運鑿迹入梁賢朱黻戩髦士，長纓皆俊人。毛詩曰朱黻斯皇家君王鄭玄曰黻者諸侯黃朱又曰黻太古蔽膝之象黻與

章民用契闊承華內，綢繆踰歲年。陸機從梁陳詩曰契闊踰三年又赴洛詩日暮聊摠駕，逍遙觀洛

川。陸機答張士然詩曰余固水鄉士抱眷臨清川徂沒多拱木，宿草凌寒煙。公羊傳曰秦伯謂襄叔曰爾之年蒙上之木拱遊子易

感懷，躑躅還自憐。劉公幹詩曰乖人易感勵陸機道願言寄三鳥，離思非徒然。楚詞曰三鳥飛以自南覽

鳥兮去羸疾而不得陸機赴洛詩曰感物戀室室離思一何深

左記室 〇 詠史

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范曄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人也嘗采名藥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梅生梅福也漢書曰梅福一朝棄妻子去其後人名藥賣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

百年信桂苒，何用苦心魂？張華勵志詩曰桂苒代謝漢書廣陵王胥欲曰人生要死何為苦心當學衛霍將，建功在河源。衛霍霍霍霍

語曰以義建功河源匈奴之境山海經曰崑崙之東北隅實河海源也珪組賢君眎，青紫明主恩。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偶捨地芥終軍才始達，

賈誼位方尊。漢書曰終軍至長安上書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結事中又曰賈誼為博士文帝悅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也金張服貂冕，許史乘華軒。左思詠史詩曰金張貂冕

梁七葉珥漢劉又曰朝集金張館薛許史屢漢劉向曰王氏乘來輪華殿曰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德魏東都門蓋公祖二疏詩賦所居蓋蒿沒人也

王侯貴片議，公卿重一言，太平多歡娛，飛蓋東都門。張敷詩詠史詩

張黃門○苦雨

丹霞蔽陽景，綠泉涌陰渚。曹子建情詩曰微陰翳陽景張景陽雜詩曰丹霞啓陰期又詩曰潛下伏泉涌水鶴巢層藪，山雲潤杵礎。玄鄭

毛詩箋曰鶴水鳥將陰雨而鳴巢層藪未詳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廣雅曰礎礎也音楚有奔輿春節，愁霖貫秋序。張景陽雜詩曰有奔輿南幸王仲宣有愁霖賦變變涼葉

奪，戾戾颺風舉。楚辭曰淪颺風余上征題高談玩四時，索居慕疇侶。曹子建求通親表曰高談無所與陳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張華雜詩曰安知慕疇侶

青苔日夜黃，芳蕤成宿楚。張景陽雜詩曰青苔依空牆又詩曰密葉日夜疎又詩曰芳蕤草木華盛貌歲暮百慮交，無以

慰延佇。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為至安在我延佇

劉太尉傷亂○瑯臧榮緒晉書曰瑯卒後贈太尉

皇晉遘陽九，天下橫雰霧。劉琨答盧諶詩曰厄運初遘陽又在六哀我皇晉痛心在目班固漢書曰陽九日初入百六陽九首義曰易傳所謂陽九日厄會也郭璞山海經注曰橫雲也楚詞曰望時風之清

有激昂慷慨之氣故

二強悉致輕齊於其為獨有相擬處本擬似皮中苦雨之意耳寄與淺耳

是大財本
色

激腹穿霧
其如塵

秦趙值薄蝕，幽并逢虎據。

薄蝕虎據喻竊盜也京房易飛侯占曰凡日蝕皆於晦朔蝕者名曰薄蝕國策曰蘇秦說楚威王曰王與師鬪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據也

伊余荷寵靈，感激殉馳騫。

劉琨勸逵表曰荷寵三世左氏傳曰蓬啓墮曰罷魯楚國曰甯戚扣角歌桓公遭乃舉淮南子曰甯戚

韓遇，漢書曰陳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城茶陳弱凡

公舉以為大田高，荀息冒險難，實以忠貞故。

左氏傳曰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其者之何帶首而對曰臣竭

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空令日月逝，愧無古人度。

贈崔溫詩曰日月逝矣歲蹙

沙漠路，古有飲馬長城窟，行處誰贈誰。

左氏傳曰楚子拔袂而起白虎通曰天子崩哀痛憤懣劉琨

取贈盛譔詩曰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百慮已見上文

功名惜未立，玄髮已改素。

劉琨重贈盛譔詩曰時哉不我與陶淵明經曲阿詩曰時來苟冥會冥幽冥

詩曰柔顏收紅，藥文發吐素華，時或苟有會，治亂惟冥數。

盧中郎 ○感交

大廈須異材，廊廟非庸器。

盧譔答魏子悌詩曰崇臺非一幹珍裘非一腋潘岳在位

眷顧成綱繆，迺與時髦匹。

毛詩曰眷言顧之盧譔答魏子悌

文選 卷三

一八七

於是

此即擬于

血契闊豈但一？盧諶贈劉琨詩曰申以婚姻又答魏文 逢厄既已同，處危非所恤。魏子梯

詩曰共更飛狐厄，常慕先達槩，觀古論得失。梁志節也，馮衍顯志序 馬服為趙將，疆場得清讖。史

又曰在厄每同險，日趙奢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圍與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左氏傳晉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爾雅曰：讖，靜也。

信陵佩魏印，秦兵不敢出。史記曰：魏公子

策，徒慚素絲質。范曄後漢書詔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帷幄決勝千里，淮南子 羈旅去舊鄉，感遇喻琴瑟。

自顧非杞梓，勉力在無逸。杞梓已見陸韓贈內兄弟 更以畏友朋，

濫吹乖名實。左氏傳：陳敬仲曰：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韓子曰：齊宣王使人吹竽，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與時遇毛，時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

一聽之乃知濫也，名實已見上。

郭弘農遊仙○臧榮緒晉書曰 璞卒後贈弘農太守

崦山多靈草，海濱饒奇石。郭璞遊仙詩曰：圓丘有奇草，嶺山出靈液。楚詞曰：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曰：崦嵫山也。海濱即海中三山也。 偃蹇尋青雲，

隱淪駐精魄。江賦曰：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之精魄。抱朴子曰：人無 道人讀丹經，方士鍊玉液。道人方術，

黃門述哀詩：仙傳曰：淮南王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乃往，遂授以丹經。漢書曰：燕齊之方士，傳玄求仙，篇曰：玉液涌出，華泉楚詞曰：吮玉液兮止渴。朱霞入窻牖，曜靈照空隙。十洲記曰：朱霞九

最是英苑辨其中英苑

也賦文曰
傲睨摘木芝，凌波采水碧。江賦曰冰爽倚濕以傲睨本草經曰紫芝一名水芝洛神賦曰凌波
萬里遊，矯掌望煙客。神仙傳曰若士謂盧敖曰吾一舉千里說
永得安期術，豈愁濛汜迫。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自賣
千歲筮辭曰出於
陽谷次于濛汜

張廷尉○雜述

比于荆
雨之章
較等
爲近似
其理不
及而

太素既已分，吹萬著形兆。

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莊子南郭子綽曰夫吹萬不同而使自己也可焉詭曰言天氣吹煦生業萬物形氣不同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潛夫論曰太素之時元鎮窮冥未有

形兆，寂動苟有源，因謂殤子夭。

言大道之要動寂無源今誠以有源即壽夭異轍故以殤子爲夭也呂氏春秋曰一也者至貴也莫知其源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爲宗高誘曰道無

匹微故曰至貴莊子南郭子綽曰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

道喪涉千載，津梁誰能了？

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司馬彪曰世皆異端喪道道不好世故曰喪耳

思乘扶

搖翰卓然凌風矯。

莊子齊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司馬彪曰齊諧人姓名也搏也扶搖也

靜觀尺極義，理足未常少。

莊子曰一尺之棊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於身無窮也司馬彪曰若其可折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折其一常存故曰萬世不竭

問問秋

月明憑軒詠堯老。

蒼頡篇曰罔大明也俱永切登樓賦曰憑軒檻以遙望堯者堯及老子玄象之太師故莊生解之

浪迹無崖妍，然後君子道。

猶笑也戴逵栖林賦曰浪迹頹淵棲泉箕亭文賦序曰妍蚩好惡也

領略歸一致，南山有綺皓。

王文度贈許詢詩曰吾生挺奇幹領略地安模鄭玄禮記注曰領達也廣雅曰略要也周易子曰一致而

百歲漢書曰園公綺季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維深山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南山四皓潛光隱曜

交臂久變化，傳火迺薪草。

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郭象曰

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故雖交臂相守而不能令停者哀死則此亦可哀者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邪莊子乘失曰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郭象曰窮盡也為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委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盡生也

亶亶玄思清胸中去機巧許詢農里詩曰亶亶玄思得濯濯情累除莊子曰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夫澁百唾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索何心堅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者抽數如沃湯名曰桔槔為圃者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事有機事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于真俯而不對也

物我俱忘懷可以狎鷗鳥莊子曰吾喪我郭象曰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天下何物足識哉又曰海上試取來吾從玩之曰諾明且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

許徵君自序〇詢晉中興書曰高陽許詢字玄度寓居會稽〇徒蔡謨辟不起詢有才藝善廚時人皆欽愛

張子闇內機單生蔽外像張毅單通並已見幽通賦**一時排冥筮冷然空中賞**筮捕魚之器言魚之在筮猶人

任獨往莊子曰子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子惡乎知惡死之非惑耶非夫窮衰而不知歸者耶郭象曰少失其故居為弱喪者途於彼之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

採藥白雲隈聊以肆所養隱曲也買蓬園語注曰肆恣也**丹葩耀芳蕤綠竹蔭閑敞**廣雅曰葩華也洞簾賦曰又葩華也洞簾

若若寄意勝不覺陵虛上曲櫺激鮮飆石室有幽響櫺窗間孔也陸機吳趨行曰冷

去矣從所欲得失非外獎陸機招隱詩曰從從所欲李憺運命論曰得與失執賢謝靈運擬鄴中詩曰客心非外獎小雅曰獎勸也**至哉操斤客**

止西王母石室中也

紫極之閑敞紫極之閑敞

近首約略與前

亦是缺理

體所以備其

與玄度之名

時公老莊來

永尚來

重明固已朗，莊子曰莊子遂彈過蕙子之墓顯謂從者曰鄙人聖淺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成風矚而斲之盡要而鼻不傷 鄴人立不夫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實死久矣自夫子之死吾無以為質矣

殷東陽與劉○

仲文

高與亦是
東陽稍覺
疎曠為遠
耳

晨遊任所萃，悠悠蘊真趣。

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方言曰蘊積也莊子曰道之真以持身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蘊真誰為傳

雲天亦遼亮，時與賞

心遇。

莊子曰黃帝得之以登雲天謝靈運田南樹園詩曰賞心不可忘

青松挺秀萼，惠色出喬樹。廣雅曰秀美也鄒玄詩靈曰承花者曰鄒鄒與萼同 極眺清波深，

緬映石壁素。韋昭國語注曰緬遠也 瑩情無餘滓，拂衣釋塵務。

廣雅曰瑩磨也說文曰滓澁也謂鄙穢左氏傳曰叔向拂衣從之

求仁既自我，

玄風豈外慕？

論語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漢書灌嬰曰侯自我得之玄風謂道也李充玄宗賦曰慕玄風之邁齊余皇祖曰伯聞謝靈運憶山中詩曰得性非外求

直置忘所幸，蕭散得遺

慮。淮南子曰成化象而弗宰高誘曰宰主也謝靈運越嶺溪行詩曰觀此遺物虛一悟與所遺

謝僕射遊覽

○混

信矣勞物化，憂襟未能整。

左氏傳商臣曰信矣莊子曰天不產而萬物化又曰既化而生又化而死也

薄言遵郊衢，摠轡出臺省。

毛詩曰臺省

曰薄言遵郊衢語于曰善御為正身遵禮也

淒淒節序高，寥寥心悟永。

毛詩曰秋日凄凄楚詞曰天高而氣清莊子曰寥已吾志郭象曰寥然空虛也齊類曰悟心解也

時菊耀

句法有極
相似者妙
於出脫變
化也

巖阿，雲霞冠秋嶺。潘安仁河陽詩曰時菊耀秋華眷然惜良辰，徘徊踐落景。孔澄子歌曰眷然顧之東征賦曰攬良辰而將行卷舒雖萬

緒，動復歸有靜。淮南子曰至道無爲盈縮卷舒與時變化莊子曰虛則靜靜則動者得矣老子曰夫物云云復歸其根歸也曾

是迫桑榆，歲暮從所乘。毛詩曰曾是在位桑榆日所沒以喻人年老已見上文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曰言年歲已晚也所乘謂心所執也毛詩曰君子乘心鄭玄曰乘執也舟壑不可攀，

忘懷寄匠郢。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司馬彪曰舟水物山陸居者也藏之經澤非人意所求謂之固有力者或能取之郢人已見上文

陶徵君 ○田居

種苗在東皋，苗生滿阡陌。歸去來曰登東皋以舒嘯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陶潛詩曰晨

月荷鋤歸又曰雖欲揮手歸濁酒聊自持莊子曰智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非塉井之畦與又郭象注曰自適其志者也日暮巾柴車，路闈光已夕。歸去來曰或巾柴車

衣歸人望煙火，稚子候檐隙。歸去來曰問君亦何爲，百年會有役，莊子盜跖曰人上壽百歲陶潛

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陶潛詩曰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毛詩曰蠶月條桑家語曰公父文伯之母紡績不懈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方

日素本也謝靈運田南詩曰唯願藉生還永懷求羊豨論語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謝臨川 ○遊山

其淡而極
似陶已極
舍苦已極
然後竟不
陶學竟不
極似陶公
後人混入
也陶後有

用字大謝
無非謝
法做謝
則陶文
化之於
乃爾

以游山之
情結

君也
靈境信淹留，賞心非徒設。賞心已見上文平明登雲峯，杳與廬霍絕。廬霍絕，楚詞曰平明發兮蒼梧，謝靈運詩曰滅迹入雲峯，又初發石

首城詩曰息
必廬畫期
碧鄣長周流，金潭恆澄澈。碧鄣出碧之鄣，即玉山也。已見上文。廬霍，廬山以周流。上林賦曰步櫨周流，陸海詔曰白石山下有金潭，金光煥然也。桐林帶

晨霞，石壁映初晰。說文曰昭晰明也。之逝，切今協韻以爲之舌切。乳竇既滴瀝，丹井復寥泚。謝靈運山居賦曰訪銅孔於洞穴，乳竇夜滴，瀝說文曰滴，灑水下滴，灑也。抱朴子曰武陵，乳竇有丹砂，并王逸楚詞注曰沈寢，竇瀉空虛靜也。岳巒轉奇秀，岑巖還相蔽。說文曰岳，山巖也。五咸切。文字集，略曰巖，巖也。鄣，方音注曰岑，巖

貌峻
赤玉隱瑤溪，雲錦被沙汭。于虛賦曰石則赤玉，及銅，思玄賦曰瞰瑤，溪之赤岸，海賦曰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夜聞猩猩啼，朝見鼯鼠逝。

蜀都賦曰猩猩夜啼，郭璞爾雅注曰鼯鼠，鼠狀如小狐，亦謂之飛生，辟如人呼。南中氣候暖，朱華凌白雪。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山。王逸楚詞注曰南方冬溫，草木常華。

建德鄉，觀奇經禹穴。莊子市南冥僚謂管侯曰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朴少私，寡欲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也。身名竟

誰辯，圖史終磨滅。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莫辯，百世後又曰圓鑿復磨滅。且汎桂水潮，映月遊海澨。楚詞曰桂水兮潺湲，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梁月弄澨澨

攝生貴處順，將爲智者說。謝靈運暹湖中詩曰嘗言攝生客，又登石門詩曰處，顧故安排，又石門詩曰匪爲衆人說，莫與智者論。

顏特進侍宴

太微凝帝宇，瑤光正神縣。淮南子曰太微者天一之廷，孔安國尚書傳曰凝成也。魏都賦曰耽耽帝宇，周禮曰匠人

錯采鑿金
易爲形似
之華中間
大有詩句
得未可多
也

結亦警贈

語意極合
小則其換

孫評文選 卷三

一九四

星爲瑤光地理書曰縣嶺東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敘九州是也不得爲九州數中國外者赤縣神州者九所謂九州也

揆日繁書史相都麗聞見。

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爲筮室尙書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孔安國曰欲以爲都也

列漢構仙宮，開天制寶殿。

毛詩傳曰漢天河

桂棟留夏飈，蘭

椽停冬霰。

楚詞曰桂棟兮蘭椽

青林結冥濛，丹爨被葱蒨。

吳都賦曰迴眺冥濛毛萇詩傳曰爐小山別於大山也

山雲備卿藹，池卉

具靈變。

尙書大傳曰百工相和而歌卿雲鄭玄曰卿雲爲慶魏文帝東閣詩曰高山吐慶雲西京賦曰濯靈芝之朱柯陳思王靈芝篇曰靈芝生玉池

重陽集清氣，下輦降玄宴。

楚詞曰集重陰

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西京賦曰恣意所幸下登成宴尙書曰玄德升聞玄猶聖也

驚望分寰隧，矚目盡都甸。

寰猶畿也穀梁傳曰寰內諸侯周禮有六卿六卿倉頡篇曰矚矚視之貌也

氣生

川岳陰，煙滅淮海見，中坐溢朱組，步櫺筵瓊弁。

晉靈光殿賦曰中坐乘景禮記曰侯伯佩玄玉而朱組綬弁玉纓未之服也

禮登崿睿情，樂闋延皇眎。

爾雅曰登成也又曰許久也謂久留也禮記曰有司皆以樂闋鄭玄曰闋終也延引也

測恩躋踰逸，沿牒

縹浮賤。

爾雅曰測深也縹逸耽樂縱逸也漢書長安令楊輿說將軍史高曰匡衡無階朝廷隨牒在遠方說文曰縹不明也浮賤浮名微賤也禮記曰聆名浮於行也

榮重餽兼金，巡華過盈瑱。

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盈瑱盈天之玉也說文曰田父得寶玉至尺斲都賦曰尺璧有盈淮南子曰岷山之玉瑱天見切

敢飾輿人詠，方慚綠水薦。

左氏傳曰晉侯聽輿人之語曰原田每每舍其莠而會淨水已見上文

謝法曹贈別

昨發赤亭渚，今宿浦陽汭。

謝靈運富春渚詩曰赤亭無淹薄獻康樂詩曰昨發浦陽渚今宿浙江湄

方作雲峯異，豈伊千里別？

峯雲

徹處音節
亦如出一
手次序俱
有作法可
合二謝贈
答來看

觀此章分
只知古人
詩人

已見 芳塵未歇席，泫淚猶在袂。庚園楊都賦曰結芳塵於綺 停艦望極浦，弭棹阻風雪。觀文曰

也楚詞曰望澤陽兮極浦謝靈運獻康樂 風雪既經時，夜永起懷思，汎濫北湖遊，岩亭南樓期。謝靈

詩曰停棹阻風波毛裏詩傳曰弭止也 點翰詠新賞，開袞瑩所疑。謝靈運答靈運詩曰陵

運詩序曰於南山往北山經湖 色滋色滋畏沃若，人事亦銷鑠。毛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楚辭曰質 子襟怨勿往，谷風諒輕薄。

毛詩曰青青子襟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琴不調音 共秉延州信，無慚仲路諾。延州信謂挂劍也已見謝靈運風

又詩序曰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謂朋友道絕焉 芝望三二秀，孤筠情所託。楚詞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云秀謂芝草也竹節之 所託已懇勸，祇足攬懷人。

謝靈運詩曰猶復蕙來章祇 今行嶠嶮外，銜思至海濱。孔安國尚書曰嶮見也士簡切字林曰 雜珮雖可贈，疏華竟無陳。毛詩曰

足極余思毛詩曰嗟我懷人 觀子杳未偃，款扉在何辰？孔安國尚書曰偃見也士簡切字林曰 無陳心惰勞，旅人豈遊遨？毛詩曰中

來之雜珮以贈之疏華瑤華也已見謝 解纜候前侶，還望方鬱陶。謝靈運相送方山詩曰解纜及流

靈運越嶺踐行及南樓望所選客詩 春矣謝又曰馳轡乎江皋

春矣謝又曰馳轡乎江皋 末響寄瓊瑤。瓊瑤謂

王徵君養疾

孫評文選 卷三

特色不讓
兼玄語淺
而意自遠

此類光祿
亦一為稱
也

孫評文選 卷三

窈窕瀟湘空，翠澗澹無滋。

窈窕深遠之貌，杜育詩賦曰：擗豐稷之滋潤。寂歷百草晦，鄰吸鷓鴣悲。

寂歷影疎貌，文曰：晦盡也。

影盡也。一曰：毛萇詩傳曰：晦味也。凡草木華實，榮茂謂之明。枝葉彫傷，謂之晦。狄吸疾，貌楚詞曰：鷓鴣嘶而悲鳴。

清陰往來遠，月華散前墀。

鄰，墀也。鍊藥矚虛幌，汎

瑟臥遙帷。

汎，水聲也。見上文。蒼頡曰：籟，振也。愁天

子傳：河伯曰：示汝黃金之。芥毛萇詩傳曰：緇，黑色也。北渚有帝子，蕩漾不可期。

楚詞曰：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阮籍詠懷詩曰：蕩漾焉可能。悵然山中暮，懷洞

袁太尉從駕○湖

宮廟禮哀敬，粉邑道嚴玄。

顏延年拜陵廟詩曰：哀敬隆廟粉粉榆社也。漢書曰：高祖禮豐粉榆社，說文曰：玄，幽遠也。謂神道幽遠也。

恭絜由明祀，肅駕

在祈年。

毛詩曰：敬恭明祀。又曰：祈年孔夙。詔徒登季月，戒鳳藻行川。

孔安國尚書傳曰：登，升也。羽，獨賦曰：玄冬季月，鳳皇車名。甘泉賦曰：乃登鳳皇兮，翽華芝行川所行之川也。行猶道也。

也。雲旆象漢徒，宸躬擬星懸。

高唐賦曰：建雲旆，宸綱天畢也。西京賦曰：浮柱絜桴以星懸。朱權麗寒渚，金鑾

映秋山。

朱權以朱漆飾楹也。蔡邕獨斷曰：金鑾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羽衛藹藹流景，綵吹震沈淵。

國，履籍鑑都壇。

禮記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毗謠響玉律，邑頌被丹絃。

沈約宋書曰：調樂金石有一定之聲，故造用竹律六十，願延年曲水詩序曰：途歌邑頌，尚書大傳曰：大琴朱絃，蔡邕琴賦曰：丹絃既張，八音既平。文軫薄桂海，聲教

亦是康
來未及
之森

燭冰天

禮記曰齊同文車同軌尚書曰外薄四海孔安國曰薄迫也齊至海也南海有桂故云桂海上林賦曰經乎桂林之中過乎

和惠頒上笏，恩渥浹下筵。

禮記曰笏諸侯以象，願延年製北湖田牧詩曰溫渥浹與隸和惠屬後筵

幸侍觀洛後，豈慕巡河前。尚書中候曰天乙在

孝經鉤命決曰舜即位巡省中河錄圖授文

服義方無沫，展歌殊未宣。

服義已見上文沫亡貝切廣雅曰沫已也楚詞曰展時兮會舞王逸曰展舒也言舒展詩曲作

為雅樂者也

謝光祿

效遊

肅舸出郊際，徒樂逗江陰。

楚詞曰乘舸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王逸曰船船窗牖也徒樂行樂也說文曰逗止也

翠山方藹藹，青浦正沈沈。

廣雅曰藹藹盛貌上沈林賦曰沈沈隱隱

涼葉照沙嶼，秋榮冒水潯。

劉涓子吳郡賦注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也說文曰潯傍深也

風散松架險，雲鬱石

道深。松枝可以為架故因謂之架焉

靜默鏡懸野，四睇亂曾岑。

莊子曰靜默可以補病

氣清知鴈引，露華識猿

音。雲裝信解馱，煙駕可辭金。

雲裝雲衣也著願篇曰緞綬也馱與緞通煙駕煙車也金金甲也始整丹泉術，終覲紫芳心。抱朴子

南到員嶠采若乾之華飲丹經之泉外國圖曰員丘有赤泉飲之不老紫芳紫芝也都灑甫遊仙詩曰紫芝列紅敷丹泉激陽濱

行光自容裔，無使弱思侵。楚辭曰雲旗兮雷奮驚儻忽兮容裔

鮑參軍

或行昭

頗似鮑家
樂府有激
昂易得氣
調亦響

陸士衡
古擬其詞
謝文兼似
情文通雜
體者通似

三十首各
各曲首各
之能改自
真地能因
人取材露
意必合如

孫評文選 卷三

豪士枉尺璧，宵人重恩光。宋氏春秋傳曰文王飾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以璧禮賢已見上文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春秋孔演圖曰宵人之世多飢寒宋均曰宵猶小也鄭玄毛詩箋曰為龍為光言天

子恩澤光曜被及者也。殉義非為利，執羈輕去鄉。莊子曰彼所殉仁義則俗謂之君子又曰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禮記曰執纜約而從執首的去鄉已見上文孟冬郊祀

月殺氣起嚴霜，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迎冬於北郊又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陽氣日衰遂謂曰冬又申之以嚴霜戎馬粟不煖，軍士冰為漿。陸機苦寒行曰渴飲堅冰

晨上成臯坂，磧礫皆羊腸。薛綜東京賦注曰成臯上林賦曰下嶺磧之磧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羊腸其山盤紆似羊腸寒陰籠白日，太谷晦

蒼蒼。夏侯湛秋賦曰陰籠景而下翳曹植贈白馬王詩曰太谷何寥廓山嶺難著蒼爾雅曰霧謂之晦郭璞曰蒼蒼昏冥也息徒稅征駕，倚劍臨八荒。陸機贈秀才詩曰息徒駕負義宋均曰身禮質赤色思玄賦

之駕稅矣宋玉大言賦曰方地為輿員天為蓋長劍耿介倚天之外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

今騰蛇繞而自糾，繳翮由時至，感物聊自傷。淮南子曰飛鳥繳羽許慎曰繳殘羽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

藏。漢書高祖曰豎儒幾敗乃公事章昭曰豎猶小也論衡曰能說一經為儒生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休上人別德○沈約宋書曰沙門慧休善屬文徐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遺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也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露采方汎

豔，月華始徘徊。曹子建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寶書為君掩，瑤琴詎能開。道學傳曰夏禹撰真經之玄要集天官之寶書以南和丹稽封以金英之函

檢以玄都之印，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高唐賦曰妾在巫山之陽黎崱詩序曰暮宿膏鑪絕沈燎，綺席

瑤琴已見上文

此則文情
兼似秀絕
起非絕人
殆能及人

巖變之變
風變之變
後變之變
先變之變
上變之變
精變之變
者變之變
心變之變
何變之變
情變之變
明變之變
置變之變
不變之變
不變之變
不此則生
留則生

生浮埃，
沈西京雜記
魏晉賦曰
緇波而通
日千里洛神賦曰
魏會士賦曰
託微波而通

離騷經

屈平 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
其能共語毀之王乃流屈屈原乃作離騷經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投而死也

王逸注

帝高陽之苗裔兮

苗胤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嚳曰顓頊娶于陰陸氏女而生老儻是楚先其後熊繇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

朕皇考曰伯庸

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稱考詩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命名以及於已攝提貞于孟陬兮

惟庚寅吾以降 攝提也庚寅日降下也寅為陽正庚為陰正言皇覽揆余于初度兮

肇錫余以嘉名 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言已美父伯庸觀我始生年名余曰正则兮

又重之以修能 修遠也言已之生內含天地之美又重有絕遠之能與衆異也

扈江離與辟芷兮 扈披也楚人名披為江離離香草也秋而芳佩飾也所以象德言已修身潔潔乃取

紛吾既有此 紛盛也言已之生內含天地之美又重有絕遠之能與衆異也

孫評文選 卷三

一九九

不零通與年遠人衆芳以貞實頭
得落尊而歲法比贊草喻則緒
不所芳美之自與皆同美一自
盡以草人不恐之詩喻志人幾多

此思而後出
彭反覆悲
感所居
人願從
數語無
詞語感
大在意
致可耳
君之可
一死以
之惟惜
則感故
暮一有
之惟惜
則感故
暮一有

孫評文選 卷三

汨水流也

恐年歲之不吾與

朝拳阼音之木蘭兮

攬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

零落兮

乘騏驥以馳騁兮

後之純粹兮

雜申椒與菌桂兮

一任也 彼堯舜之耿介兮

紂之昌披兮

偷樂兮

殃兮

前王之踵武

恐皇輿之敗績

忽奔走以先後兮

及

及

及

首級生為平
主愛君為死
而以不悔以
前忠君為歸
而求復古以
轉主復古以
逝行思遠古
不感以影不
欲去從不可
惟有所居修
威而或修
句下或修
曰黃昏以
中道分先
路二句或
同芳草比
而中問比
有意亦同
者有自榮
者亦有自
當時者感
之分別者
之分別者
有傷心者
有傷心者
有傷心者

情兮，香草也。以諒君也。人君被服芳香故反信讒而齊怒。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我忠余固知譽譽之為

患兮，容譽忠言貌也。易曰忍而不能舍也。舍止也。言已忠言譽譽諫君之過必指九天以為正兮，指指也

中央八方夫唯靈修之故也。靈神也。修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故以諒君言已將陳忠策內初既與余成言

兮，後悔遁而有他。後用諛言中道悔懼隱遁。遇其情而有他志余既不難離別兮，遠日離傷靈修之數

化。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離別也余既滋蘭之九畹兮，滋時也。十畹為畹又樹蕙之百畝，樹種也。二百畝

兮，言已離見放流猶種蕙香修畦留夷與揭車兮，留夷香草也。揭車亦香草雜杜衡與芳芷，杜衡芳芷皆香草名

芳芷芬香益暢德行彌盛以冀枝葉之峻茂兮，冀幸也願竣時乎吾將刈，刈穫也。言已種植衆芳幸其枝葉

取收藏而成功也。以言君亦宜言雖萎絕其亦何傷兮，萎病也哀衆芳之蕪穢，言已所種芳草當刈未刈

絕修何能傷我乎。哀惜衆芳。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衆皆競進以貪婪兮，貪婪也。愛財曰憑不厭乎求

索，靈滿也。楚人名滿為靈言在位之人無有清潔之志皆羌內恕己以量人兮，羌楚人語。調也。以心

妬。善賢為嫉。善色為妬。言在位之巨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怨度忽馳騫以追逐兮，馳騫也。言衆人所以

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老冉冉其將至兮，冉冉恐修名之不立。立成也。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

急務衆急於利我獨急於義者也夕淪秋菊之落英，言已且飲香木之頭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

之獄四語 苦出一片 首段言初 生歷敘其 死平以九 總之君情 人忘死恐 故美也修 不而好修 草下文皆 年耳伏 此風于胸 定而反覆 冀君之難 嗚也先下 文遠為下 本遠為下 遠下之將 先言欲行 不復止君 也而忍忘 不不忍君

苟余情其信媵瓜苦以練要兮苟誠也長顛感呼頤亦何傷顛頤不能貌也言已欲食好美中心簡練而合道要雖長顛頤飢而不飽亦無所傷病也擊

木根以結蔕兮擊持貫薜荔之落葉貫擊也薜荔香草也綠木而生落葉也薜荔實說言已施行當舉木引擊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矯菌

桂以紉蕙兮矯直索胡繩之纏纏胡繩香草也纏纏索好貌言已行雖據根本猶復矯直菌桂芬芳之性紉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已譽吾法夫前

修兮非時俗之所服言我忠信察察者乃上法前代雖不周於今之人兮周合願依彭咸之

遺則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言已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人欲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厲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

而夕替諱諫也時云辭子不顧督廢也言已雖有經遠之智猶好之姿然以為說人所難聽而係衆矣故朝諫察察於君夕暮而身廢弄也既替余以蕙纒兮蕙藉頭曰蕙言為人所係繫也譽朝諱

攬菑又復也言君所以廢弄已者以余帶佩衆香行以忠正之故也然猶復重引芳篋以自結束執志彌篤也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悔恨也言已守清白亦我心中之所美善也雖以見遠支解九死終不悔恨也怨靈修之浩蕩兮靈修謂聖王也浩猶浩浩蕩猶蕩蕩無惡感貌也終不察夫人心言已所以怨恨

萬民善惡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危也衆女嫉余之娥眉兮衆女嫉余之娥眉兮衆女謂臣妾淫邪也言衆女嫉妬娥眉美好之人雷而毀之謂之善也娥眉好貌謠諑謂余以善淫謠謂毀也諑謂誣也

工才知強巧背去規矩更造方罔必不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固時俗之工巧兮固時俗之工巧兮佞巧也言百工不隨繩墨之直道隨從曲木屎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周合也度法也言百工不隨繩墨之直道隨從曲木屎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儻鬱邑余侘傺兮儻徒昆切壹貌也侘傺失志貌

周合也度法也言百工不隨繩墨之直道隨從曲木屎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儻鬱邑余侘傺兮儻徒昆切壹貌也侘傺失志貌

不將止勢
庶幾陳之
其忠舜以察之

也怪丑加切猶堂堂立貌也係
丑世切佳也楚人名佳曰係
吾獨窮困乎此時也言我所愧悔而憂中心鬱色愀然佳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時俗風求容媚故獨為時人所窮困也寧溘死以

流亡兮流猶奄也余不忍為此態也言我寧奄然而死形體流亡不忍以忠正之性為邪淫之態也鸞鳥之不羣兮鸞鳥之類也以鸞忠正鸞執也謂能執服衆鳥

自前代而固然言鸞鳥執剛厲特處不羣以言忠正之士亦執分守節不隨俗人自前代固然非獨於今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言何所有圓擊受方柄而能合者誰有異道而相安邪言忠佞不相為謀也

屈心而抑志兮抑案忍尤而攘詬尤過也攘除也詬恥也言己所以能履恥辱誅說佞之人如孔子諫少正卯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直道之節者固乃前代聖王所厚哀也故武王伐紂對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道也

悔相道之不察兮悔恨也相視延佇乎吾將反延長也佇立貌也詩云佇立以泣言已自恨視事君之道不明察當若比干仗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及終已之志也迴

朕車以復路兮迴旋也及行迷之未遠迷誤也言及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反迷已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欲還也步余馬於蘭

皋兮步徐行也深曲曰皋馳椒丘且焉止息士高曰丘四墮曰椒丘言已欲還則徐徐行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聽懷王遂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進不入以離尤

兮退將復修吾初服退去也言已誠欲途竭其忠誠君不肯納惡惡遇禍將復去修吾初服清潔之服製芰荷以為衣兮製裁也芰陸集芙蓉

以為裳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已進不見納獨復製製芰荷以為衣裳以爲衣裳被服愈潔修善益明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製裁也芙蓉高余冠

之岌岌兮岌岌高貌長余佩之陸離陸離參差衆貌也言已擷德不用復高我之冠芳與澤其雜糅兮德

之臭也澤質之潤也玉堅而有澤糅雜也

唯昭質其猶未虧唯獨也昭明也虧缺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外有玉澤之質二美雜會兼在於己而不得離用故獨保明身無有虧失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荒遠也言已欲進忠信以輔事君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遊目往觀四遠之外以求賢君也佩繽紛其繁飾

衆女見疾
此蘇論中
至親而向
情哀乎所
以可南征
以華訴重
節前聖之

此處與一
約純粹一
後相應前
詳言之此

兮，續紛 芳菲菲其彌章，非非猶物也芳香貌也章明也言已雖欲之四荒猶整飾 人生各有所樂兮，余

獨好修以為常。言萬人棄天命而各有所樂或樂強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懲艾也言已好

修忠信以為常行雖獲罪支解志猶不艾也 女嬃之婢媛兮，女嬃屈原姊也 申申其詈予。申重也言女嬃見已施行不與衆合 曰

鮀婞直以亡身兮，曰女嬃詞也鮀婞臣也帝繫曰顛 終然天乎羽之野，蚤死曰天言楚使救治洪水辨復自用

承君意亦將遇害以盈室兮 汝何博譽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娉節，女嬃數諫屈原言汝何為獨博采往古好修 豈棗蕪

以盈室兮，曰終朝采茲三者皆惡草也以喻說佞盈滿也 判獨離而不服。判別貌也女嬃言衆人皆佩紫索耳

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衆同故斥弃也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情中？屈原外因羣依內被姊賢知時莫識言已心志

並舉而好朋兮，夫何楚獨而不予聽？楚孤也詩曰哀此楚獨予我也言時俗之人皆行佞偽相朋 依前聖

之節中兮，節度 喟憑心而歷茲，歷數也言已所言皆依前代聖王之法節其中和 濟沅湘以南征兮，

沅湘水名也 就重華而陳詞。重華舜名也帝繫曰啓更生重華是為帝舜葬於九疑山在於沅湘之南言已依聖王法 啓九辯

與九歌兮，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志續敘其業青姜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致九功之德

生謂之三事 夏康娛以自縱，娛康啓于太康也 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圖謀也言夏太康不

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葉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園田獵也 羿淫遊以佚田兮，羿諸侯也 又好射夫

歷陳動以舉重所授
能為方所
謂樂道也
在道者也

求治時人
自古無
矣而能
抱忠正
思遠之
此能下
以賢求
段作識

封狐，封狐大狐也言非為諸侯荒淫固亂流其鮮終兮，鮮少泥又貪夫厥家。泥寒泥舜相也厥其也婦謂之

樂田獵不恤人事信任寒泥使為國相泥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奪其權勢弄田澆身被服強圍兮，澆寒泥干也

將歸使家臣乘蓬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妻也架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言鮮終也強圍多力也

縱欲而不忍，縱放也言淫取弄妻而生義強梁多力日康娛而自忘兮，康安厥首用夫顛隕。

日獻頤也言澆既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弄為相于少康所誅其首夏桀之常違兮，言桀無道殺比

願隕而墮也論語曰羿善射舉盪舟俱不得其死然自此以上羿澆寒泥事皆見於左傳乃遂焉而逢

殃，殃咎也言夏桀上背於天道下逆於后辛之菹醢兮，辛殷之亡王紂名也殷宗用而不長。

黃鉞行天開殷宗湯禹嚴而祇敬兮，祇畏也周論道而莫差。

遠絕不得久長也舉賢而授能兮，聖法度無有傾失故能綏萬國安天下也易曰無乎不陂修繩墨而不陂。

下孫黎私阿兮，竊愛為私覽人德焉錯輔，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明神無所私阿親萬民之中有道德之者因證

福也哲以茂行兮，茂盛也苟得用此下土，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聖瞻前而顧後兮，

顯視也相觀人之計極，相視也計謀也極窮也言前觀禹湯之所以興顯視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猶孰非善

而可服服服事也言人臣誰有行仁義而不可任用誰有不信

悔言已正言危行身將危亡上觀初

代伏節之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不量鑿而正柄兮，量度也固前修以殖醢。

感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自前曾獻欬余鬱邑兮，曾累也欬哀朕時之不當。

而值直 攬茹蓋以掩涕兮茹柔也 霑余襟之浪浪霑濡也去皆謂之濼浪浪流貌也言自傷放在山澤心悲泣下

仁義 跪敷枉以陳詞兮敷布也 耿吾既得此中正耿明也言已親馮湯文王修德以興天下見羿澆桀行惡以

念仰訴於天中心曉明得此中正之道情含真入神興 駟玉蚪以乘鸞兮有角曰龍無角曰蚪鸞鳳皇別 溘埃風余

上征溘猶奄也埃塵也言我設往行游將乘玉蚪 朝發輒於蒼梧兮輒文輪木也 夕余至乎縣圃縣圃神山淮

居少至縣圃之中乃維上天言已朝登帝舜之 欲少留此靈瑣兮靈瑣以喻君瑣門鑿也文 日忽忽其將暮言

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閭以須政教日又 吾令羲和弭節兮羲和日御 望崦嵫而勿迫崦嵫日所入之山也追附

不施欲令日御按節徐行望日所入 路曼曼其修遠兮曼長也 吾將上下而求索言天地廣大其路曼曼遠

之山且勿附近冀及盛時遇賢者也 飲余馬於咸池兮咸池日所浴也 搃余轡乎扶桑搃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淮南子言日出湯谷浴

下左右以求素賢 人與己合志者也 東極之野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繫己身結 折若木以拂日兮若木在崦嵫西極其 聊須臾以相羊聊且也

羊背游也言已採結日鬱恐不能制年時幸過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木以拂 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游以俟君命也或謂拂蔽也以若木蔽日使不得過 前望舒使先驅兮望舒月御也月體 後飛

廉使奔屬龍廉風伯也風為號令以諭君命言已使清白之臣 鸞皇為余先戒兮鸞為鳥也皇雖風 雷師告余

以未具雷為諸侯以與君言已使仁知之士如鸞皇先 吾令鳳皇飛騰兮鳳為鳥也皇雖風 又繼之以日夜言我使鳳皇明知

求同志遇之日 飄風屯其相離兮回風曰飄飄風無 帥雲霓而來御雲霓雲氣以喻使人御迎也言已使鳳皇往

亦樂指九上天征 義而為正天之 遺君心念不之 之頃高顛傷 無女所高顛 有國無所高 之痛也無所 與求索正術 賢授能舉正 下一串能舉正 下非此也電 無非此也電 感於一有此人

高與前無
所容相美
下第華而
文以胎思

美人以比
同志有異
層披可見
其不可得
也妹賢破

相與屯聚謀欲離已又遇佞人
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以隨之
紛紜總其離合兮總紛獨傳
班陸離其上下班亂貌也陸離分散也言已游觀
聚生離乍合上下之義班
然散亂而不可知之也
吾令帝閭開關兮帝謂天帝也
倚闔闔而望予闔闔天門也言已求賢不得嫉惡處佞
將上翹天帝使閨人開關又倚天門望

而距我使我
時腰腰其將罷兮腰腰昏貌
結幽蘭而延佇言時世昏昧無有明君周行難極不
世溷濁

而不分兮溷亂也
好蔽美而嫉妬惡好蔽美德而嫉妬忠信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濟度也淮南子曰白
忽反顧以流涕兮水出嶠嶠之源飲之

死不登閬風而縹馬閬風山名在崑崙上縹繫也言我見中國溷濁則欲度白水登神山
高丘之無女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已雖去意不能已
溘吾遊此春宮兮東方青帝舍折瓊枝以繼

佩繼綴也言我遊奄然至于青帝宮別萬物始生皆
及榮華之未落兮榮華喻顏色
相下女之可貽貽遺也

言已既修行仁義思得同志願及年德盛時願貌亦
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聘而遺之與俱事君也
吾令豐隆乘雲兮豐隆
求宓妃之所在宓妃神女也以喻

雙陸乘雲周行求陸士清
習若宓妃者欲與并力也
解佩纒以結言兮纒帶也
吾令蹇修以為理蹇修伏羲氏之臣也理理分述禮意也

語使古賢蹇修而為媒理
也伏羲時溘溘故使其臣
紛紜總其離合兮紛紜
忽緯繡其難遷緯緯垂長也呼麥切遷徙也言蹇修既持其佩帶通

而見距絕言所居
夕歸次於窮石兮次舍也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淮
朝濯髮乎洧澗洧澗水名也禹大傳曰洧澗

深儲離遠徒也
好清潔容所歸舍窮石之室朝沐
消藥之水過世隱居而不肯仕
保厥美以驕傲兮保厥美
日康娛以淫遊康安也言宓妃用志高遠保守

戲無事君
雖信美而無禮兮雖信美
來違奔而改求違去也改更也言宓妃雖有美德驕傲無
覽相觀於四

孫評文選 卷三 二〇七

美二語說
明哲王不
悟或如此
國悟明比
喻或曰此
喻或曰此
喻或曰此
回有或世
何有或世
或乃不乃
或乃不乃
而可失時
即所以得
衆所以得
乎所以得
之不於王
之入氣也
遠之起意

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言我乃復往觀四極望遙臺之偃蹇兮，偃蹇見有賊之佚女。賊有

國名也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簡狄配聖帝生契子以喻真賢也詩曰有娥方將帝立于生商

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美女爲之高穆而飲食之言已望瑤臺高峻暗有娥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吾令鳩爲媒兮，惡

鳥也明有毒殺鳩告余以不好，言我使鳩爲媒以求簡狄其性雄鳩之鳴逝兮，逝往余猶惡其佻

巧言利多語而無要實復不可信也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適往也言已令鳩爲媒其心猶豫以善

猶豫意欲自往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高辛嚳有天下號也帝嚳曰高辛氏爲帝嚳大妃有娥氏女生契

禮又不可也有虞之二姚，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也姓姚氏舜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緡及少康之未家兮，留

簡狄又後高辛少康留止有虞而得理弱而媒拙兮，拙恐導言之不固，言已欲效少康留而不去又恐媒人

二妃以成國功也是不欲遠去貌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再言時溷濁者懷襄二世不明故羣閨中既邃遠兮，小門謂之

哲王又不寤，哲知也寤覺也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間遙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

能忍與此終古，此開亂之君終古居乎意欲復去也索瓊茅以筵筮兮，索取也瓊茅靈草也筵小破竹也楚人

命靈氣爲余占之，靈氣古明占吉凶者也言已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則又不見用憂懣曰兩美其必合兮，孰

信修而慕之，善惡修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去之也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我言

於此人以比其芳
於此人以比其芳
於此人以比其芳
於此人以比其芳

復已爲當占
復已爲當占
復已爲當占
復已爲當占

思念天下博夫豈獨
君臣可止乎
日勉遠逝而無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
宇？爾女也，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芳之
君何必思故居而不去也，此皆靈氣之詞。時幽味以眩曜兮，眩曜惑孰云察余之美惡？風原答靈氣曰
味惑亂不知善惡，誰當察我之
善情而用已乎，是難去之意。人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黨，鄉黨謂楚國也。言天下萬人之所戶
服艾以盈要兮，艾，白蒿也。盈，滿也。謂幽蘭其不可佩。言楚人戶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爲芬芳，反謂幽蘭臭惡。覽察

草木其獨未得兮，察，疏也。豈理美之能當？理，美玉也。相玉，書言理大六寸，其璧自照，言時人無能識藏否，親衆
易別於珠玉，珠玉易
別於忠佞，佞人最難
蘇冀壤以充幃兮，蘇，取也。充，滿也。壤，土也。謂申椒其不芳。言取壤土以滿香，靈偶而帶，衆
而遠君
欲從靈氣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言已欲從靈氣，勸去之。巫咸將夕降兮，巫咸，古神巫
之世降
懷椒糈而要之。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美。所以享神。言巫咸百神翳其備降兮，翳，欲也。言百神翳其備降，言巫咸九疑續其並迎，九疑，古神巫

騷蔽也。續，盛貌也。九疑，舜所葬也。言巫咸得已椒糈則將
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送我己之靈
尤吉善也。日勉升降以上下兮，勉，強也。上謂皇剡剡其揚靈兮，皇，皇天也。剡，剡光貌。告余以吉故。言皇天揚其

湯禹儼而求合兮，儼，敬也。合，匹也。擊臯絳而能調。擊，伊尹名。湯，湯也。皆舜禹臣也。調和言湯禹至聖，猶敬承苟中情
其好修兮，何必用夫行媒？行，行媒。左右之臣也。言臣能中心，常好善則精說操築於傅巖兮，說，傳說也。傅巖，地名。

武丁用而不疑，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傳說抱懷道德而遇刑，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像使求之，因得說登以爲公道，用大輿爲殷高宗。
呂望之鼓刀兮，呂太公

武丁用而不疑，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傳說抱懷道德而遇刑，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像使求之，因得說登以爲公道，用大輿爲殷高宗。
呂望之鼓刀兮，呂太公

武丁用而不疑，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傳說抱懷道德而遇刑，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像使求之，因得說登以爲公道，用大輿爲殷高宗。
呂望之鼓刀兮，呂太公

也鼓

遭周文而得舉

言太公避封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盡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涓溪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為師

甯戚之謳歌兮

寧戚

齊桓聞以該輔

該備也甯戚修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甯戚方飲牛叩角而歌桓公聞之知其賢舉用為卿備輔佐也

及年歲之未晏兮

時亦

猶其未央

央盡也言己所以汲汲欲輔佐君者冀及年未晏晚以成德化然年時亦未盡者三賢之遭遇也

恐鸚鵡之先鳴兮

鸚鵡一名買鸚常以春分鳴也○歸弟鸚桂

使百

草為之不芳

言我恐轉禍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成以喻讒言先使忠直之士被罪過也

何瓊佩之偃蹇兮

偃蹇衆

蔽之

言我佩瓊玉蘭美德偃蹇而衆人蹇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也

惟此黨人之不亮兮

信亮

恐嫉妬而折之

欲必折挫而敗也

時繽紛其變易兮

又何可以淹留

言時俗潤濁善惡變易不可以久留宜速去也

化而為芽

茶蘼留香草也言蘭芷之草變其體而不復香萎蕪化而為芽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為小人忠信更為佞偽

何昔日之芳草兮

今直為此蕭艾也

言往昔芬芳之草今皆直為蕭艾而已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伴愚

豈其有他故兮

莫好修之害也

言士人所以變直有曲者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士之故

蘭為可恃兮

蘭國王少弟司馬子蘭也恃也

羌無實而容長

實誠也言我以子蘭能進賢遠能可恃而違不意內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

從俗兮

委柔

苟得引乎衆芳

言子蘭奔其美質正直之性隨從詔使苟欲引於衆賢之位而無進賢之心也

又欲充其佩褱

綴茱萸也似椒而非以喻子椒似賢而非賢也辟盛香之蕪也以喻親近言子椒為楚大夫

既干進

蘭芷之間而行淫極詭譎之志又欲援引而從不賢之類皆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實之也

而務入兮

干求

又何芳之能祗

祗敬也言子蘭子椒苟欲求進自入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者而舉之乎

能無變化

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者水之流二子復以詔誤之行衆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疾之甚也

覽椒蘭其若茲兮

又況揭車與江離

顯言

臣主難心
哀則不可
鄉終首舊
忍去耳反
覆正起一
結云九段
所不悔者
大結東一
此為片處

遠不遜自
與相應離
別相應離
升皇應離
戲為九天
忽祝正天
有彭宗國
已與感死
道則相感
居與感死
道則相感

子拔于爾變節者此豈況朝廷
兼臣而不為後嬭以容其身那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歷茲也茲此也言已內行忠正外佩榮芳此

非非而難虧兮，虧歎芬至今猶未沫。沫已也言已所行芬芳
求女，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己之行虔執守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上謂君下謂臣也言我願及年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
折瓊技以為羞
兮，羞脯精瓊糜以為粢。首張精粢也糜屑也糗糧也言我將行乃折瓊技以為

以為車，象鼻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知之獸載象玉之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言賢愚異心

君與已殊志故將遠
去自疏而流遁也
雲霓之騰藹兮，揚披也騰藹鳴玉鸞之啾啾。鸞鳥也以玉作之著於轡啾鳴聲言從崑崙將遠

發輒於天津兮，天津東極箕斗夕余至乎西極。言已朝發天之東津萬物所生夕至地之

旂兮，翼敬也旂旗也高翱翔之翼翼。翼旗高飛翺翼翼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

流沙涉流如水上兮，流沙涉流如水上兮遵赤水而容與。遵循也赤水出崑崙容與遊戲貌也言吾行忽然過此

日皎大白龍詔西皇使涉予，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涉渡也言我乃騰蛟龍以橋西

騰衆車使徑待。騰過也言輶輪之路險阻多難非人所能由故命衆路不周以左轉兮，不周山名在崑崙

孫評文選 卷三 二二一

指

一與起處一
亂詞極繁
可謂無意
下字語人三
嗚咽欲絕
然故便哉

九歌詞
前意婉皆

西海以爲期，指語也期會也言已使語榮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屯余車其千乘兮，屯陳

齊玉軼而並馳，軼音乃屯陳我車即後千乘齊以玉爲車轄駕八龍之婉婉兮，婉婉龍貌載雲旗

之委移。言已駕八龍神之獸其狀婉婉又載雲旗委移而長也駕八龍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邈邈

遠統也言已雖乘雲龍猶自抑樂節徐行高抗志行遠邈而遠莫能逮及奏九歌而舞韶兮，九歌九德之歌萬樂也九韶舜聊假日以媮樂，言已德

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游政始樂而已舜而陟升皇之赫戲兮，皇皇天也赫戲光明之貌忽臨睨夫舊鄉，睨視也舊鄉

雖陟崑崙過不周度四海舞九韶升天庭光昭不足以解憂猶復顧楚國愁且思也僕夫悲余馬懷兮，僕御也蜷局顧而不行，蜷局蜷屈風不行貌也

天匝地意不忘舊鄉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失以辭自見以義自明也亂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撥撮行要也風原舒肆實趨極

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已矣絕望之詞也無人謂無賢人也風原言已矣者我懷德又何懷乎故都？言衆人無有

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政我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九歌

屈平

王逸注序曰九歌者風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樂鼓舞因爲作九歌之曲託之以顯諫也

東皇太一

託令以寓 詠入吟自 有謂九世 近文九欲 文章壯雅 各章大法 九章比君 以神君心 有必不其 妙處在問 即指擊不 若必指擊 失之何定 失之何定 上之何定 全首從中 上之何定 以康樂中 之康樂中 此意甚在 詞詩甚在 是致不忘 之致不忘 凡經若君 從雲若君 從雲若君 從雲若君

吉日兮辰良，日謂甲乙辰穆將愉兮上皇，穆祀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言已將修撫長劍兮玉

瑤席兮玉璫，璫佩玉名也璫佩聲也詩曰佩玉璫璫言已供神有道乃使璫巫瑤席兮玉璫，璫佩玉名也璫佩聲也詩曰佩玉璫璫言已供神有道乃使璫巫

瑤席兮玉璫，璫佩玉名也璫佩聲也詩曰佩玉璫璫言已供神有道乃使璫巫瑤席兮玉璫，璫佩玉名也璫佩聲也詩曰佩玉璫璫言已供神有道乃使璫巫

瑤席兮玉璫，璫佩玉名也璫佩聲也詩曰佩玉璫璫言已供神有道乃使璫巫瑤席兮玉璫，璫佩玉名也璫佩聲也詩曰佩玉璫璫言已供神有道乃使璫巫

瑤席兮玉璫，璫佩玉名也璫佩聲也詩曰佩玉璫璫言已供神有道乃使璫巫瑤席兮玉璫，璫佩玉名也璫佩聲也詩曰佩玉璫璫言已供神有道乃使璫巫

瑤席兮玉璫，璫佩玉名也璫佩聲也詩曰佩玉璫璫言已供神有道乃使璫巫瑤席兮玉璫，璫佩玉名也璫佩聲也詩曰佩玉璫璫言已供神有道乃使璫巫

瑤席兮玉璫，璫佩玉名也璫佩聲也詩曰佩玉璫璫言已供神有道乃使璫巫瑤席兮玉璫，璫佩玉名也璫佩聲也詩曰佩玉璫璫言已供神有道乃使璫巫

瑤席兮玉璫，璫佩玉名也璫佩聲也詩曰佩玉璫璫言已供神有道乃使璫巫瑤席兮玉璫，璫佩玉名也璫佩聲也詩曰佩玉璫璫言已供神有道乃使璫巫

瑤席兮玉璫，璫佩玉名也璫佩聲也詩曰佩玉璫璫言已供神有道乃使璫巫瑤席兮玉璫，璫佩玉名也璫佩聲也詩曰佩玉璫璫言已供神有道乃使璫巫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華采五色也若社者也言已將修饗祭以事靈神乃先使靈浴蘭湯兮沐芳華，華采五色也若社者也言已將修饗祭以事靈神乃先使靈

浴蘭湯兮沐芳華，華采五色也若社者也言已將修饗祭以事靈神乃先使靈浴蘭湯兮沐芳華，華采五色也若社者也言已將修饗祭以事靈神乃先使靈

浴蘭湯兮沐芳華，華采五色也若社者也言已將修饗祭以事靈神乃先使靈浴蘭湯兮沐芳華，華采五色也若社者也言已將修饗祭以事靈神乃先使靈

浴蘭湯兮沐芳華，華采五色也若社者也言已將修饗祭以事靈神乃先使靈浴蘭湯兮沐芳華，華采五色也若社者也言已將修饗祭以事靈神乃先使靈

浴蘭湯兮沐芳華，華采五色也若社者也言已將修饗祭以事靈神乃先使靈浴蘭湯兮沐芳華，華采五色也若社者也言已將修饗祭以事靈神乃先使靈

浴蘭湯兮沐芳華，華采五色也若社者也言已將修饗祭以事靈神乃先使靈浴蘭湯兮沐芳華，華采五色也若社者也言已將修饗祭以事靈神乃先使靈

浴蘭湯兮沐芳華，華采五色也若社者也言已將修饗祭以事靈神乃先使靈浴蘭湯兮沐芳華，華采五色也若社者也言已將修饗祭以事靈神乃先使靈

言雲神豐隆爵位尊高乃與日月同光明也夫龍駕兮帝服龍駕言雲神駕龍帝謂五方之帝也服服也言天尊雲神使之乘龍乘衣言青黃五采之色與五方帝同服也聊翺

游兮周章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動則翺周流往來且游且翺也靈皇皇兮既降靈謂雲神也皇皇美貌也降下也夫遠舉兮

雲中疾去疾貌雲中所居也言雲神往來急疾飲食既飽然還舉復還其處覽冀州兮有餘覽望也兩河間曰冀州餘猶他方也言雲神所在高遠乃望於冀州尚復見他方也橫四海兮

焉窮窮極也言雲神出入奄忽須臾之間橫行四海安有窮極者也思夫君兮太息君謂雲神極勞心兮懃懃懃懃憂心貌也風原見雲一動千以忘已憂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歎中心煩勞而懃懃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也言湘君所在土地肥饒又有餘糧故其神常安不肯游瀟既設祭祀使巫請呼之尙復猶豫蹇誰留兮中洲中洲也留待也水中可居者為洲言湘君蹇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之洲乎以為蹇二女妻舜有苦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反道死於沅湘之中因之湘夫人也所留蓋謂此二女美要眇兮宜修要眇好貌也修飾也言二

也沛兮乘兮桂舟沛行貌也舟船也言風原自謂也言已離在湖澤之中猶乘桂木之船沛然而行令沅湘兮無波沅湘水名使江水兮安

流言已乘船常恐危殆願君令沅湘無波消使江順徑徐流則得安也望夫君兮歸來君謂湘君吹參差兮誰思參差洞簫也言已願望於君而未肯來則吹簫作樂君當復誰思念

駕飛龍兮北征風原思神略垂意念楚國駕飛龍北行還返歸故居也邇吾道兮洞庭邇轉也洞庭太湖也言已欲乘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轉江湖之側安委曲之徑欲念至也薛

荔拍兮蕙綢蕙荔香草也拍搏擊也綢總束也時曰綢總束楚承莖橈兮蘭旌莖香草也橈小楫也風原言已居家則以蕙荔搏節四壁蕙草縛屋乘舟船則以莖為楫橈蘭為旌旂勸以香潔自修飾

寫得開個
正從雲上
若想自妙
全之寫首
之之意風
委秀絕秀
絕情致
二篇情致
風華飄蕩
婉折亦入
大恣亦真
思君之旨
思公于曾

以託風骨
子處皆託
既者之言
女媧者言
巫指女媧
大誤一當
際側思君
主意在此
言及志信
正與此意
相映發

下女不取
斥言君一
亦寫美思
迎送之思

望滂陽兮極浦，得陽者江濱名也近附 橫大江兮揚靈，靈精誠也風原思念楚國顛乘輕舟上望江海之遠浦附

揚靈兮未極，極已 女媧媿兮爲余太息！女謂女媧也風原姊也媿媿猶牽引也言已遠揚精神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媧牽引黃之數爲已太息悲歎欲使

風原敗性易 橫流涕兮潺湲，潺湲流貌也風原感女媧之言亦欲變 隱思君兮徘徊，君謂國王也徘徊也言已

側陋之中 桂權兮蘭棧，權棧也似 斲冰兮積雪，斲斫也言已乘船遭天盛寒舉其棹 采薜荔兮水中，薜荔見於莽隱伏山野猶從

攀芙蓉兮木末，攀手取也芙蓉荷華也生水中風原言已執忠信之行以事於君 心不同兮媒勞，言婚姻所好人心

疲勞而有功也風原自喻行與 恩不甚兮輕絕，言人交接稍淺恩不甚篤則輕相與離 石瀨兮淺淺，音騰濺貌也

龍兮翩翩，風原靈靈俯視川水見石瀨淺濺疾流而下將有所至仰見 交不忠兮怨長，交友也忠厚也朋友相與不厚

怨獲罪過不取 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閒暇也言君當與已期欲共爲治後以疏遠 朝聘騫兮江臯，朝以喻已盛

言已願及朝明已年盛 夕弭節兮北渚，弭安也渚水涯也夕以喻衰言日夕 鳥次兮屋上，次舍也過

時任重馳驅以行道 兮堂下，周旋也言已所居在湖澤之中衆鳥舍止我之屋 捐余玦兮江中，玦玉佩也先王所以命臣之瑞

兮澧浦，遠離也佩玦弭之佩也言已離見放逐常思念君設 采芳洲兮杜若，芳洲香草也 將以遺兮下女，遺

也女陰也以喻臣謂已之儔匹也言已願於芳芬絕異 時不可兮再得，言日不再中 聊逍遙兮容與，逍遙游戲也

至人年不再盛已既老矣不遇於時聊且 追述而游容與而戲以待天命之至也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

帝子謂婁女也降下也言婁二女媧皇女英隨帝不反墮於湘水之濱因為湘夫人

目眇眇兮愁予

眇眇好貌也風原自謂也婁二女儀德美好眇然絕異又風帝舜

而乃沒命水中風原自傷不遭值變而遇時君亦將洗身湘流故曰愁我也

嫋嫋兮秋風

嫋嫋秋風搖木貌

言秋風疾則草木搖湘水波而樹葉落矣以言君政急則衆人愁而

登白蘋兮騁望

蘋草秋生騁乎也

與佳期兮夕張

佳期謂湘夫人也不敢指斥尊者故言佳也張施也言已願以始秋蘋草初生望平之時修設祭具夕早酒搗搗施帷帳

有蘭兮

蘭言沅水之中有蘭度之芷澄水之外有芬芳之幽異於衆草以與湘夫人美好亦異於衆人

思公子兮未敢言

以不敢違言者士當須介女當須媒也

慌忽兮遠望

言神鬼荒忽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若存遠而望之俱見水流潺湲也

蛟何爲兮水裔

蛟龍類也言塵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涯以言小人當處野而升朝廷賢者當居尊官而爲僕隸

朝馳余馬兮江皋

西澨

聞佳人兮召予

予風原將騰駕兮偕逝

也

築室兮水中

葺之兮以荷蓋

風原因於世上願築室水中託附神明而居處也

荃壁兮紫壇

播芳椒兮

成堂

桂棟兮

辛夷楣兮

罔結也結薛

白玉兮爲鎮

疎石蘭以爲芳

蕝爲確嶺

擗蕙櫨兮

旣張

蕝爲確嶺

白玉兮爲鎮

疎石蘭以爲芳

罔結也結薛

白玉兮爲鎮

疎石蘭以爲芳

全用芳草
點綴生情
亦取衆如
之從向
思道者求
賢如不及

首言帝子
猶織女爲
天孫耳近
言湘水與
與會與之
故會與之
鳥之野
說之語不
足辨也
起冠綴綴
神情欲活
不如得風
得風姿

之意於此

結處二章
略同猶三
百篇分章
之例略分
幾字而用
意各別也
妙筆法也

用意在此
為民正處
以美其人
萬民以秋
詞與芳潔
妙詞豔絕

全用比興
意詞更極

荷屋，屋蓋繚之兮杜衡，衡，細草也。杜，合百草兮實庭，合百草之華，建芳馨兮廡門。也，積之以為門，

廡也。風原生遺，獨世憂，恫極意欲隨從，鬼神築室水中，與湘夫人比鄰而處，然猶積衆芳以為殿堂，修飾彌盛，行善爾高也。九嶷續兮並迎，九嶷山名，靈之來兮如雲，言舜使

山神續然來迎二女，則將適九捐余袂兮江中，袂，衣也。遺余襟兮澧浦，襟，襟也。風原設託與湘夫人共鄰處，舜復迎

將適九奉汀洲兮杜若，汀，平也。將以遺兮遠者，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已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

夷也。兮驟得，驟，數也。聊逍遙兮容與，言富貴有命，天時難值，不可致得，聊且游戲以盡年壽也。時不可

九歌

少司命

屈平 王逸注

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言已供神之室，幽而清靜，衆香之草，又聚綠葉兮素華，芳菲菲兮襲

予，襲及也。予，我也。言芳草茂盛，吐葉，雅華芳菲，非非上及我也。夫人自有兮美子，夫人，謂蓀何以兮愁苦？蓀，謂司命也。言天下萬民人人自

用思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言

民衆多，美人聖會，盛緒於堂，而可命，獨與我睨而相視，成爲親親也。入不言兮出不辭，言神往來奄忽，入不語言乘回風兮載雲旗，言司命之

形貌不可得見悲莫悲兮生別離，風原思神略畢，憂復出乃長歎曰：人居世，悲莫莫痛與妻子生別離，傷已當之也。樂莫樂兮新相知，言天下之樂莫大於

孫評文選 卷三

二一七

與入情獨
結鳥三句
正賦全意
俱醒
幸象恍惚
得神靈之
者非泛比
概可比蘇

託言幽隱
已亦有思
慕子公起
為結也修
注以靈修
為子為王
叔者其刻
舟之凡耳
宛然是山

風原言已無新相知
之樂而有生離之憂
荷衣兮薰帶，儵而來兮忽而逝，言可命被服香淨往夕宿兮帝郊，帝謂君誰

須兮雲之際，言司命之去暮宿於天帝之郊誰待於雲之際乎幸其有意而願已與汝遊兮九河，衝颯起兮水揚波，與汝沐兮咸

池，咸池星名也蓋天池晞汝髮兮陽之阿，晞乾也詩云隄陽不晞阿曲阿日所行也言已願託望美人兮未來，美人謂

臨風恍兮浩歌，恍失意貌也言已思望司命而未肯來孔蓋兮翠旌，言司命以孔雀之翅為車蓋登九天兮

撫彗星，九天八方中央也言司命乃昇九天之竦長劍兮擁幼艾，城執也幼少也艾長也言司命持長劍荃獨宜

兮為民正，言司命執心公方無所阿私善者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有人謂山鬼也阿曲隅也被薜荔兮帶女蘿，女蘿菴絲也言山鬼彷彿若人見山之阿被薜荔之衣以

形故衣之既含睇兮又宜笑，睇微盼也言山鬼之狀體含妙子慕予兮善窈窕，子謂山鬼也窈窕好貌也詩云

麗亦復窈我有善行好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香草也言山鬼出入乘赤豹從神被石

蘭兮帶杜衡，石蘭杜衡皆香草也折芳馨兮遺所思，所思謂清潔之士若風原者也言山鬼修飾裝香以崇其神風

幽處篁兮終不見天，言山鬼所處乃在幽昧之內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言所處既晚其路阻險表

鬼與他帥
不與子慕
居呼句首
設境然想
愁悶之想
故思而得
前至原是
以一事何
入于椒混
多生葉乎
應蕤子意

前綴初涉
江已涉法
之已為章
甚後九章
合若此章
獨收自華
意以華實

獨立兮山之上，表特也言山鬼後到特立於山之上而自異也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言山鬼所在至高懸出其下雖白晝猶冥

東風飄兮神靈雨，風風貌也詩云腥風飄兮言東風飄然而起則靈應之而雨以言陰陽相應風雨相和風原自傷獨無利也留靈修兮憺忘歸，懷王也歲

既晏兮孰華予？晏晚也孰誰也言已宿留國王冀其選己心中憤然安而忘歸年歲晚春將欲疲者誰當復我榮華也采三秀兮於山閒，三秀謂芝草也石磊磊兮

葛蔓蔓，言已欲服芝草以延年命周旋山閒采而求之終不能得但見山石磊磊葛蔓蔓或曰三秀秀才之士隱處者也言石葛者瘞所在深也怨公子兮悵忘歸，公子謂公子椒也言所以怨公子椒者以

知已患情而不肯遠故我悵然失志而志歸也君思我兮不得閒，言懷王時思念我願不肯以閒暇之日召已談讖山中人兮芳杜若，山中人風飲石

泉兮蔭松柏，言已雖在山中無人之處猶取杜若以爲芬芳飲石泉之水蔭松柏之木飲食居處勸以香潔自修飾君思我兮然疑作，言懷王有思我時然疑作言懷王有思我時然疑作言懷王有思我時然疑作

墳墳兮雨冥冥，於君雲雨冥冥味以與佞臣攪攪善鳴以與讒言風以喻政木以喻人雷墳墳者君妄怒也雷

墳墳兮雨冥冥，於君雲雨冥冥味以與佞臣攪攪善鳴以與讒言風以喻政木以喻人雷墳墳者君妄怒也雷

雨冥冥者羣佞聚也攪攪者讒夫弄口也風飄飄者政煩擾也木蕭蕭者民驚駭也思公子兮徒離憂，言已怨于椒不

九章 序曰九章者風原之所作也風原放江南之野故復序九章章著也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明著也

涉江

余幼好此奇服兮，奇異也或曰奇服好服也年既老而不衰，衰憊也已少好奇偉之服履忠有之行至老不懈帶長鋏之陸離兮，長

劍名也其所握長劍

冠切雲之崔嵬，崔嵬高貌也言已內修忠信之志外帶長利之劍戴崔嵬之冠其高切青雲也被明月兮佩寶璐，在背曰被寶璐

孫評文選

卷三

二一九

屈平 王逸注

之乘矣也

被明月之珠環佩美玉
德靈兼備行步清白

世溷濁而莫余知兮，溷，亂也。濁，食也。

吾方高馳而不顧，言時世食亂，遵君蔽闇，無有知我之賢，然猶高行抗志，終不同曲也。

駕青虬兮，驂白螭。言此蟠神獸，宜於駕乘。以喻賢人清白，宜可信任也。

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重華，舜名也。瑤，石次玉也。圃，園也。言朝想侍虞舜遊玉圃，猶言遇聖帝升清朝也。

登岷嶺兮，食玉英。猶言坐明堂受爵位。

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言已年與天地相敵，名與日月同耀也。哀南夷

之莫吾知兮，風原惡毒，楚俗嫉害忠貞，乃曰可哀哉。南夷之人無知我賢者也。

且余濟兮江湘，且，明也。濟，放也。言已遭放棄，以明且時始去。遂渡江湘之水，言明且之者，純時明刺君不明也。乘

鄂渚而反顧兮，鄂，地名也。渚，地名也。

歎秋冬之緒風。歎，歎也。緒，餘也。言已登鄂渚，高岸望楚國，飄秋冬北風，愁而長歎，之中憂思也。步余馬兮山臯，

邸余車兮方林，邸，舍也。方林，地名。言我馬壯強，行山臯，無所驅馳。我車擊牢，捨於方林，無所載任也。以言已才德方壯，誠可任用。棄在山野，亦無所施也。

乘舸船余上沅兮，舸，船也。有窗扉者，

齊吳榜以擊汰，吳榜，船楫也。汰，水波也。言已始去乘舸，船西上沅湘之水，上齊舉大楫而擊水，波自傷去朝堂之上，而入湖澤之中也。或曰齊，齊歌言愁思也。船容與而不進兮，淹

回水而疑滯。疑，惑也。滯，留也。言士衆雖同力，引繩船猶不進。隨水流使已疑，惑有意還之者也。

朝發枉渚兮，枉，渚也。夕宿辰陽，辰陽，地名。言已乃從枉渚宿辰陽，自傷

去日遠也。或曰枉，曲也。渚，水也。辰，時也。易稱無害疾也。故論語曰：子奚居九夷也。

入溲浦余儻個兮，溲，水也。名也。迷不知吾之所如，迷，惑也。如之也。言已思念楚國，雖循水涯，意猶迷惑，不知所之。深林杳

以冥冥兮，草木茂盛也。乃猿狖之所居。非賢士之道徑也。山峻高以蔽日兮，言峻高也。言嶮阻也。下幽晦以多雨，言暑濕也。

霰雪紛其無垠兮，涉冰凍之盛寒。雲霏霏而承宇。室屋沈沒與天連也。或曰日以喻君山，以喻臣臣雪以喻殘賊，雲以象

恩惠也。霰雪紛其無垠者，殘賊之政害仁賢也。雲霏霏而承宇者，佞人並進滿朝廷也。

哀吾生之無樂兮，遭遇讒佞，失官祿也。幽獨處乎山中，遠離親戚，而斥逐也。吾不

思有敘涉江亦多風致之

涉江已後，如此不堪，正見被放，正之善

卜居絕世
奇橫絕世
問答客對
解嘲客對
不詞昭明
選例昭明
此不似序
當似序人
主見已定
姑用抑揚

能變心而從俗兮，終不易志 隨枉曲也固將愁苦而終窮。愁思無聊 身困極也接輿髡首兮，接輿 狂接輿厲羸行。

也髡剔也 首頭也 自刑體避世不仕也 桑扈隱士也 去衣 源極效夷也 言風原不容於世引比隱者以自慰忠不必用兮，以亦 伍子逢殃兮， 伍子伍

為吳王夫差臣諫令伐越夫差不聽遂賜劍而自殺後越竟滅吳故逢殃也比干菹醢。比干紂之諸父也 紂淫惡旭已作 紂丘酒池長夜之飲 漸朝涉割孕婦比干正諫糾怒姐已曰聖人之心有七孔於是乃殺比干剖其心而觀之故言菹醢也

與前世而皆然兮，謂行忠直而遇患 害若于比子胥也吾又何怨乎今之人？言自古有迷亂之君若紂夫差不用忠 信滅國忘身當何為復怨今之君乎余將董

道而不豫兮，董正也 豫猶豫也 言已雖見先賢執忠被 害猶正身直行志不猶豫而有狐疑也固將重昏而終身。昏亂也 言已不達明君思慮 交錯心將重亂以終年命

卜居 序曰卜居者風原之所作也 原放棄乃修太卜之家 卜已居俗何所宜行

屈平 王逸注

屈原既放三年，遠去郢都 處山林也不得復見，道路僻遠 所在深也竭智盡忠，建遺策謀 披胸心也蔽鄣於讒，遇諂 倭也心

煩意亂，意憤 悶也不知所從。迷替 眩也乃往見太卜鄭詹尹，詹神明也 鄧詹 尹工師姓名也曰：「余有所疑，遠 奇 惑

願因先生決之。」斷吉 凶也詹尹乃端策拂龜，整儀 容也曰：「君將何以教之？」願聞 其要屈原

曰：「吾寧悵悵款款，志純 一也朴以忠乎？竭誠 信也將送往勞來，追俗 人追也斯無窮乎？不困 貧也

寧誅鋤草茅，劉蒿 菅也以力耕乎？耕稼 穡也將遊大人，事貴 威也以成名乎？榮譽 立也寧正言不諱，諫 君諫

以危身乎？被刑 戮也將從俗富貴，食重 祿也以媮生乎？身安 樂也寧超然高舉，讓官 爵也以保真乎？

之詞以行
其慎一奇
正一之反
絕一之奇

一人各有
心之所不
可變也
兩心交
結以意
作結亦
非不自
移之知
耳所不忍
有故

類聚
類聚
類聚
類聚

守玄 將呢訾懷斯，承頌也 喔咻嚅唳，強笑也 以事婦人乎？識維也 寧廉絜正直，志如也 以自
清乎？修潔也 將突梯滑稽，轉隨也 如脂如韋，柔弱也 以潔楹乎？順滑也 寧昂昂，志行也 若千里
之駒乎？才絕也 將汜汜，衆愛也 若水中之鳧乎？遊也 與波上下，隨衆也 偷以全吾軀乎？無身也

憂 寧與騏驥抗軌乎？冲天也 將隨鴛馬之迹乎？徐安步也 寧與黃鵠比翼乎？飛雲也 將與鷄
鶩爭食乎？啄糶也 此孰吉孰凶，憂喜也 何去何從？安所也 世溷濁而不清，貸賂也 蟬翼爲重，弱也

近說 千鈞爲輕，遠志也 黃鍾毀棄，賢隱也 瓦釜雷鳴，訟也 讒人高張，居朝也 賢士無名，弱也
也困 吁嗟嚶嚶兮，論也 誰知吾之廉貞？賢不別也 詹尹乃釋策而謝，愚不明也 曰：「夫尺有所短，騏驥不中庭也 寸有所長，雞鳴知時而鳴也 物有所不足，地勢東南角也 智有所不明，孔子厄陳蔡也 數有所不逮，計量不可也 神有所不通，夜照也 用君之心，所念也 行君之意，逐本也 龜策誠不能知此事。」不能決君之志也

漁父 序曰漁父者屈原之所作漁父謔答俗時遇屈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

王逸注 屈原平

瘠瘦也 屈原既放，逐也 遊於江潭，側水也 行吟澤畔，履刑也 顏色憔悴，好醜也 形容枯槁。早切斲力遲切

漁父見而問之，原也 曰：「子非三閭大夫歟？」謂其故官也 何故至於斯？此患也 屈原

也對清濁
已此公獨
臨自爲中
流砥柱寧
明道破

以清濁
際四字立
局問答俱
有機錄

本意已明
却詞作結
妙甚治波
無一曲燈
矣

曰：「世人皆濁，衆貪我獨清，忠潔衆人皆醉，不其困我獨醒，廉自是以見放。」糞草
漁父曰：醒士「聖人不凝滯於物，不其困而能與世推移，隨俗世皆濁，禁人貪何不漚其泥，同其而揚其波？與沈衆人皆醉，巧佞何不舖其糟，從其而歎其醜？食其何故深思高舉，獨行自令放爲？遠在屈原曰：「吾聞之：受理制也新沐者必彈冠，拂士浴者必振衣，去塵安能以身之察察，已清受物之汶汶者乎？蒙垢寧赴湘流，自沈葬於江魚腹中，身消安能以皓皓之白，皓皓猶蒙世俗之塵埃乎？」被汙漁父莞爾而笑，笑難鼓枻而去，叩船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喻世可以濯我纓，沐浴滄浪之水濁兮，昏闇可以濯我足。」宜隱遂去不復與言。合道

九辯 序曰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辯者變也九者陽之數也道之綱紀也謂陳

宋玉注

悲哉秋之爲氣也！寒氣聊戾蕭瑟兮，陰令促急草木搖落，華葉隕零而變衰，形體易色枝枯憫慄兮，思念暴戾心自若在遠行，遠客出去登山臨水兮，視江河也送將歸，族親別逝沈寥兮，沈寥飄蕩而虛靜也或曰沈天高而氣清，秋天高朗體清明也言天高朗寂寥兮，源濱順流收潦而

水清溝無滄汜百川靜也言川水夏濁憺懷增歎憤痛感動薄寒之中人傷我肌膚愴愴懷恨兮傷我肌膚

去故而就新初會錮錮坎廩兮數遭患難貧士失職亡失財物而志不平心常憤懣

廓落兮喪志失耦羈旅而無友生遠客寄居惆悵兮後黨失羣而私自憐竊內念已燕翩翩

其辭歸兮將入大海蟬寂寞而無聲蟬獨翔也鴈靡靡而南游兮雄雌和樂鷓鴣啁啾而

悲鳴奮翼呼而低昂也夫飛蟬遇秋寒將穴處而懼懼候鴈歸獨申旦而不寐兮夜坐觀瞻哀蟋蟀之宵征

無成雖久壽考時疊疊而過中兮年已過半日遠往也蹇淹留而

悲憂窮蹙兮修德見過獨處廓孤立特止有美一人兮位尊服好心不繹常念弗解去鄉

離家兮背違邑里來遠客去鄢南征超逍遙兮遠出遊遊今焉薄欲止無贊專思君兮執心壹

不可化同姓親聯君不知兮聰明淺短可柰何頹唐難啓蓄怨兮積思結恨在心心煩懣

兮忘食事忽不食也願一見兮道余意舒寫忠誠君之心兮與余異方圓殊性車駕兮竭

而歸迴還言還不得見兮心悲自傷流離倚結輪兮太息伏車重轡涕潺湲兮霑軾泣下交

也欲反國也中營亂兮迷惑思念煩惑私自憐兮何極哀命薄心怛怛

也中心悲恨中營亂兮迷惑忘南北也私自憐兮何極哀命薄心怛怛

九辯文選 卷三 二二四 水清 憺懷增歎 薄寒之中人 愴愴懷恨兮 去故而就新 坎廩兮 貧士失職 而志不平 燕翩翩 其辭歸兮 蟬寂寞而無聲 鴈靡靡而南游兮 鷓鴣啁啾而 悲鳴 獨申旦而不寐兮 哀蟋蟀之宵征 無成 時疊疊而過中兮 蹇淹留而 悲憂窮蹙兮 獨處廓 有美一人兮 心不繹 去鄉 離家兮 來遠客 超逍遙兮 今焉薄 專思君兮 不可化 君不知兮 可柰何 蓄怨兮積思 心煩懣 兮忘食事 願一見兮道余意 君之心兮與余異 車駕兮竭 而歸 不得見兮心悲 倚結輪兮太息 涕潺湲兮霑軾 也 中營亂兮迷惑 私自憐兮何極 心怛怛

以下全用
以意以法
比風以言
意反復兩
之心自法
稱文法一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蕙華芬芳以與在位之賢臣也紛旒旒乎都房，被服盛飾於宮殿也旒旒盛貌也詩云旒旒其華何曾華之無

實兮，外貌若思而心佞也從風雨而飛颺，隨君嗜飲而同傾也夫風為說令雨為德惠故風動而草木搖雨降而萬物植故以風雨諭君政言德惠所由出之也以為君獨服此

蕙兮，而高明也羌無以異於衆芳，乃與佞臣之同情也閱奇思之不通兮，傷曰忠策無由入也將去君而高翔，

適彼樂土之他域也心閱憐之慘悽兮，內自哀念心惻隱也願一見而有明，分別忠與偽惑也重無怨而生離兮，身無罪過而逐也

也放中結軫而增傷，肝膽破裂心割膈也普通切豈不鬱陶而思君兮，憤念蓄積盈胸臆也君之門以九重，門闕高閣道路塞也

猛犬狴狴而迎吠兮，說佞譏呼而在側也關梁閉而不通，關人承指阿問急也皇天淫溢而秋霖兮，久雨連日澤落長也

后土何時而得乾？山阜濡澤草木茂也塊獨守此無澤兮，不蒙恩施獨枯槁也仰浮雲而永歎，觀天垂憐我何咎也

何時俗之工巧兮，世人辯慧造詐偽也背繩墨而改錯，造廢型典背仁義也夫繩墨者工之法度也仁義者民之正路也繩墨用則曲木截仁義進則讒佞滅二者殊義不可不察也

卻騏驥而不乘兮，斥逐子胥與比干也策驚駘而取路，言任賢才與叔蘭也當世豈無騏驥兮，家有稷契與管晏也誠莫

之能善御，世無堯舜及桓文也見執轡者非其人兮，遭值榮紂走橫奔也故駒跳而遠去，被髮為奴與管晏也覺鷹皆噤

夫梁藻兮，羣小在位食靈跡也鳳愈飄翔而高舉，賢者伏隱窺山谷也圓鑿而方枘兮，正直邪枉行殊則也吾固知其鉏

鐸而難入，若粉墨也衆鳥皆有所登棲兮，羣佞並進處官爵也鳳獨遑遑而無所集，孔子棲棲而困厄也願銜

枚而無言兮，意欲括囊而靜默也常被君之渥洽，前蒙寵遇錫祉福也太公九十乃顯榮兮，呂尚耆老然後貴也誠未遇

應貧士夫職也

不過非逐不工而
鋪排之之
文詞於此
安態於此
已備於此
並稱周於
前以夫其
險怪綺靡

其匹合，證值文王功冠世也謂騏驎兮安歸，騏驎吳坂謂鳳皇兮安棲？集樓梧桐食竹實也變古易俗兮世衰，

今之相者兮舉肥，不盡才能視顏色也騏驎伏匿而不見兮，仁賢幽處而隱藏也鳳皇高飛而不下，

鳥獸猶知懷德兮，慕歸義舜之明德也何云賢士之不處？二者太公歸文王也驥不驟進而求服兮，

鳳亦不貪餒而妄食，顏闔鑿塔而逃亡也君棄遠而不察兮，介推劉殿而自放也雖願忠其焉得？生申

欲寂寞而絕端兮，雷武伴愚而不言也竊不敢忘初之厚德，常受謙惡也獨悲愁其傷人兮，念思

纏結摧肺肝也 馮鬱鬱其何極？憤懣盈胸終年也

招魂 序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憐哀屈原厥命靡落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也

宋玉 王逸注

朕幼清以廉潔兮，朕我也不求曰清不受曰廉不汙曰潔身服義而未沫，沫已也言我少小修清潔之行身服仁義未嘗有懈己之時也沫音味主此盛

德兮，牽於俗而蕪穢兮，牽引也不治曰蕪多草曰穢言已施行常以道德為主以忠事君以信結交為俗人所推引德能蕪穢無所用也上無所考此盛德兮，考校也

長離殃而愁苦，殃禍也言已履行忠信而遇閹主上則無所考校已盛德長遭殃禍愁苦而已帝告巫陽，巫謂天也女曰巫陽其名也曰：『有人在，我欲

輔之，人謂賢人也則風原也宋玉上設天意詭助真其故曰帝告巫陽有賢人風原在於下方我欲輔成其志以厲黎民也魂魄離散，汝筮予之。』魂者身之精髓者性之決也所以經緯五藏保守形體也著曰筮尚書曰決之著龜言天帝哀閹風原魂魄離散身將顛沛使巫陽窺問求索得而與之使反其身

巫陽對曰：『掌夢，巫陽對天帝言招魂者本掌夢之官所主職也上帝其命難

真絕世奇
文極後人
無此不流
矣要其不
舉拾其不
耳

大魂在招
其魂無招
使之游蕩
禁其以懼
所樂往其
來只一期
能合而文
矣

起四語提
綴鋪排全
在檢整齊
中仍有長
細處不入
板

從，言天帝難從夢之也。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
謝去也。巫陽言如必欲先世問求，魂魄所在，然後與之，恐後世怠懈，必卜巫之法不能復用，但招之可也。

乃下招曰：巫陽受天帝之命，因魂兮來歸，還歸風去君之恆幹。
還歸風，日真者事之幹也。

何為兮四方些？
言魂靈當扶人委命何為去君之常體而遠之四方乎？夫人須魂而生，魂待

不祥些，舍靈也。祥善也。言何為舍君楚國饒樂，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
託寄也。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身也。

長人千仞，唯魂是索些。
七尺曰仞。索求也。言東方有長人，國其高千仞，主求人魂而食之也。

十日代出，流金礫石些。
言東方之俗，其人無義，不可以託也。代更也。

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
釋解也。言彼十日之處，自習其熟，魂行到身必解爛也。

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
言南方之俗，其人無信，不可久留也。

肉而祀，以其骨為醢些。
醢，齊謂也。言南極之人，雕盡其頰齒，牙盡黑，常食

些，欲鬻人又有大狐，煙走千里，求食不可逢遇也。
鬻，賣也。言南極之人，雕盡其頰齒，牙盡黑，常食

雄虺九首，往來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
倏忽，疾貌也。言復有雄虺一

千里些。
流沙，沙漠也。言西方之地，厥土不毛，流沙滑，晝夜流行，從橫千里，又無舟航者也。

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些。
雷淵，淵名也。言欲涉流沙，則入雷公之室，運轉而行，勇雖驍碎，尚不可得休止也。

壺些，靈乾瓠也。言曠野之中，有赤蠶其大如象，又有大飛蜂，腹大如壺，皆有毒，能殺人。

五穀不生，叢菅是食些。
叢，棘為叢，菅，茅也。言西極之地，不生五穀，其人但食叢菅若草牛也。

赤蟻若象，玄蠃若壺些。
赤蟻，蟻也。玄蠃，蠃也。

亦有詳上以略下
見律法以之
生動招以之
反故居招以之
言事人以之
樂事人以之
動樂人以之

以下以招故
居之使招故
言之工招先
魂之具招先
魂之具招先
魂之具招先
魂之具招先
魂之具招先

爛，人求水無所得些。言西方之土溫暑而熱，推爛人身，肉渴欲求水無有源泉不可得也。 彷徨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倚依也。言欲得，徬東西無人可

依其野廣大行不可極也。彷彿茫茫切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賊害也。魂魄欲往者自予賊害。 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

峨，飛雪千里些。言北方常寒，其冰重累，峨峨如山。涼風急疾，雲隨之飛行千里乃至地也。 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言其寒殺人不可久留也。 魂兮歸來，

君無上天些。天不可得上也。 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啄害也。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開閉。言啄下欲上之人而殺之。 一夫九首，拔木九

千些。言有丈夫一身九頭，強梁多力。從朝至暮，拔大木九千枝也。 豺狼從目，往來僂僂些。僂僂也。言僂僂也。言僂僂也。言僂僂也。言僂僂也。 懸人以

嬉，投之深淵些。投也。言豺狼得人，不即啗食，先懸其頭。用後乃擲於深淵之底而棄之。 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瞑臥也。言投人已訖，上致命於天帝，然後乃得眠臥也。 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往則逢害，身危殆也。 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地下幽冥，故曰幽都。 土

伯九約，其角鬻鬻些。土伯，后土之侯伯也。約，屈也。鬻鬻，角利貌。言地有土伯執衛門戶，其身九風，有角鬻鬻鬻鬻，鬻鬻人也。 敦脈血拇，敦，厚也。脈，背也。拇，手拇也。 逐人懸

懸些。懸，懸也。言土伯之狀，廣厚背逐。人懸，懸其走捷疾，以手中血塗汚人。 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言土伯之頭，其貌如虎，而參目，身又肥大，狀如牛矣。 此皆甘人，

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甘，美也。災，害也。此物食人，以甘美往，必自害不旋踵。 魂兮歸來，入修門些。修門，郢城門也。來玉設呼風，原

國王使工祝招君，背行先些。工巧也。男巫曰祝，背倍也。言選擇名工巧，辨之巫使招呼君，倍道先行在前宜隨也。 秦篝齊縵，鄭緜絡些。縵，縵也。鄭，緜也。絡，絡也。言秦篝齊縵，鄭緜絡些，縵

也。絡，縵也。言為君魂作衣，乃使秦人織其縵。齊人作縵，縵鄭國之工，縵而縵之，且好也。 招具該備，永嘯呼些。該，亦備也。言撰設甘美招魂之具，靡不畢備。故長隨

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反，還也。故，古也。言宜急來歸還古昔之處。 天地四方，多賊姦些。賊，害也。姦，惡也。言天有虎豹，地有

也

雖臨北有增冰皆為盜惡以賊害也。像設君室，像法靜問安些，無聲曰靜空寬曰問言乃為君造設樂室。高堂邃宇，邃深也。檻

層軒些，檻楹也。從曰檻橫曰楹軒樓板也。言所造之室其堂高。層臺累樹，層累皆重也。有木謂之。臨高山些，言復作

蓋累石之櫛其顯砂上乃臨於高山也。或曰臨高山而作藝樹也。網戶朱綴，網戶綺文綴也。刻方連些，刻鏤也。積木謂之榭。門戶之楣皆刻

有突夏，突複室也。夏大屋也。詩云於我乎夏屋渠渠也。變為甲切。夏室寒些，言盛冬凍寒則有大屋複突溫室。夏暑熱則有洞達陰堂其內寒涼也。川谷徑復，流源為川注豁

反。流瀑浚些，言所居之舍激導川水經過園庭。光風轉蕙，光風謂雨已出而風。汜崇蘭些，汜猶汎汎搖動

天發日明微風奮發動搖草木皆令有光充實則蕙使之芬芳而益暢。經堂入奧，謂南隅。朱塵筵些，朱丹也。塵承塵也。筵席也。詩云肆筵設几言升殿過

可以休息也。或曰朱塵筵謂承塵薄壁曼延相連接也。砥室翠翹，砥石名也。翠鳥翹也。曲房也。結曲瓊些，結懸也。曲瓊玉鈞也。言內臥之室以砥石為壁平而

謂位個。翡翠珠被，翠被金也。爛齊光些，齊同也。言牀上之被則飾以翡翠之羽及滑澤以翠鳥之羽飾玉鈞以懸衣物也。或曰儼室

羅幃些，羅綺也。張些，張綺也。張施也。言房內則以藹席薄。纂組綺縞，纂組綬也。結琦璜些，璜玉名也。言幃帳之細皆用綺

之室中之觀，多珍怪些，金玉為珍詭異為怪言從觀房室之中四方珍琦玩好怪物無不畢具。蘭膏明燭，以蘭香

鑪之膏張燭明燭以觀其鑿鑿。鑿鑿百獸華奇好備也。鑿鑿定切。二八侍宿，二八二列也。言大夫有二列之樂左傳曰射遞代些，射遞更也。言使好女

十六侍君宴宿意有厭倦則使更相代也。或曰遞代夕暮也。九侯淑女，淑善。多迅眾些，迅疾也。言復有九國諸侯好善之女

制法也。實滿宮些，宮猶室也。爾雅曰宮謂之室言九侯之女工巧妍雅裝飾容態好比，態姿也。順彌代些，彌久也

不獨華殿而聚之致香令之移足隨而欲此從九欲文開拓之者

前是居室
此為別觀
以及遊樂
宴會之樂
與前段自
不相復
也次及飲
飲之精好
又為一層

衆多其貌齊同姿態好美自相親比承順上意久則相代

弱顏固植，固堅植也。言美女內多廉恥弱顏易愧心

譽其有意些，志堅固不可侵犯則譽然發言中慮意者也。 **姤容修態**，姤好貌也。 **緇洞房些**，緇竟也。房室也。言復有美好之女其貌姤好。 **娥眉曼睩**，曼睩也。睩，視貌也。 **目騰光些**，騰，騰也。

也言美女之貌娥眉玉貌好目曼澤時睩睩然精光騰騰驚感人心也

修幕，離別也。修長也。 **侍君之閒**，閒，閒靜也。言願令美女於離宮別

些，觀帳幕之中侍君閒靜而宴游。 **翡翠幃飾高堂些**，言復以翡翠之羽雕飾幃帳之高堂以樂

也。 **君紅壁沙版**，紅赤貌也。 **玄玉之梁些**，玄黑也。言堂上四壁皆墨色今之紅白又以丹沙畫飾軒殿承以黑玉之梁五采分別也。 **仰觀刻桷畫龍蛇些**，言仰視屋之椽椽皆刻畫龍蛇而有文章也。 **坐堂伏檻**，檻，檻也。 **臨曲池些**，言坐於堂上臨曲池可飲也。 **芙蓉始發**，芙蓉，華也。 **雜菱荷**，菱，菱也。秦人謂之薺荷。言池中有芙蓉始發其菱雜錯羅列。 **紫莖屏風**，屏風，水也。 **文緣波些**，言復有水荇生於池中也。 **軒**，軒，軒也。 **文異豹飾**，豹，豹也。 **侍陂陀些**，陂陀，長陸也。言侍從之人皆衣虎豹之文異采之飾侍君

也。 **紅壁沙版**，紅赤貌也。 **玄玉之梁些**，玄黑也。言堂上四壁皆墨色今之紅白又以丹沙畫飾軒殿承以黑玉之梁五采分別也。 **仰觀刻桷畫龍蛇些**，言仰視屋之椽椽皆刻畫龍蛇而有文章也。 **坐堂伏檻**，檻，檻也。 **臨曲池些**，言坐於堂上臨曲池可飲也。 **芙蓉始發**，芙蓉，華也。 **雜菱荷**，菱，菱也。秦人謂之薺荷。言池中有芙蓉始發其菱雜錯羅列。 **紫莖屏風**，屏風，水也。 **文緣波些**，言復有水荇生於池中也。 **軒**，軒，軒也。 **文異豹飾**，豹，豹也。 **侍陂陀些**，陂陀，長陸也。言侍從之人皆衣虎豹之文異采之飾侍君

也。 **君紅壁沙版**，紅赤貌也。 **玄玉之梁些**，玄黑也。言堂上四壁皆墨色今之紅白又以丹沙畫飾軒殿承以黑玉之梁五采分別也。 **仰觀刻桷畫龍蛇些**，言仰視屋之椽椽皆刻畫龍蛇而有文章也。 **坐堂伏檻**，檻，檻也。 **臨曲池些**，言坐於堂上臨曲池可飲也。 **芙蓉始發**，芙蓉，華也。 **雜菱荷**，菱，菱也。秦人謂之薺荷。言池中有芙蓉始發其菱雜錯羅列。 **紫莖屏風**，屏風，水也。 **文緣波些**，言復有水荇生於池中也。 **軒**，軒，軒也。 **文異豹飾**，豹，豹也。 **侍陂陀些**，陂陀，長陸也。言侍從之人皆衣虎豹之文異采之飾侍君

也。 **君紅壁沙版**，紅赤貌也。 **玄玉之梁些**，玄黑也。言堂上四壁皆墨色今之紅白又以丹沙畫飾軒殿承以黑玉之梁五采分別也。 **仰觀刻桷畫龍蛇些**，言仰視屋之椽椽皆刻畫龍蛇而有文章也。 **坐堂伏檻**，檻，檻也。 **臨曲池些**，言坐於堂上臨曲池可飲也。 **芙蓉始發**，芙蓉，華也。 **雜菱荷**，菱，菱也。秦人謂之薺荷。言池中有芙蓉始發其菱雜錯羅列。 **紫莖屏風**，屏風，水也。 **文緣波些**，言復有水荇生於池中也。 **軒**，軒，軒也。 **文異豹飾**，豹，豹也。 **侍陂陀些**，陂陀，長陸也。言侍從之人皆衣虎豹之文異采之飾侍君

也。 **君紅壁沙版**，紅赤貌也。 **玄玉之梁些**，玄黑也。言堂上四壁皆墨色今之紅白又以丹沙畫飾軒殿承以黑玉之梁五采分別也。 **仰觀刻桷畫龍蛇些**，言仰視屋之椽椽皆刻畫龍蛇而有文章也。 **坐堂伏檻**，檻，檻也。 **臨曲池些**，言坐於堂上臨曲池可飲也。 **芙蓉始發**，芙蓉，華也。 **雜菱荷**，菱，菱也。秦人謂之薺荷。言池中有芙蓉始發其菱雜錯羅列。 **紫莖屏風**，屏風，水也。 **文緣波些**，言復有水荇生於池中也。 **軒**，軒，軒也。 **文異豹飾**，豹，豹也。 **侍陂陀些**，陂陀，長陸也。言侍從之人皆衣虎豹之文異采之飾侍君

也。 **君紅壁沙版**，紅赤貌也。 **玄玉之梁些**，玄黑也。言堂上四壁皆墨色今之紅白又以丹沙畫飾軒殿承以黑玉之梁五采分別也。 **仰觀刻桷畫龍蛇些**，言仰視屋之椽椽皆刻畫龍蛇而有文章也。 **坐堂伏檻**，檻，檻也。 **臨曲池些**，言坐於堂上臨曲池可飲也。 **芙蓉始發**，芙蓉，華也。 **雜菱荷**，菱，菱也。秦人謂之薺荷。言池中有芙蓉始發其菱雜錯羅列。 **紫莖屏風**，屏風，水也。 **文緣波些**，言復有水荇生於池中也。 **軒**，軒，軒也。 **文異豹飾**，豹，豹也。 **侍陂陀些**，陂陀，長陸也。言侍從之人皆衣虎豹之文異采之飾侍君

也。 **君紅壁沙版**，紅赤貌也。 **玄玉之梁些**，玄黑也。言堂上四壁皆墨色今之紅白又以丹沙畫飾軒殿承以黑玉之梁五采分別也。 **仰觀刻桷畫龍蛇些**，言仰視屋之椽椽皆刻畫龍蛇而有文章也。 **坐堂伏檻**，檻，檻也。 **臨曲池些**，言坐於堂上臨曲池可飲也。 **芙蓉始發**，芙蓉，華也。 **雜菱荷**，菱，菱也。秦人謂之薺荷。言池中有芙蓉始發其菱雜錯羅列。 **紫莖屏風**，屏風，水也。 **文緣波些**，言復有水荇生於池中也。 **軒**，軒，軒也。 **文異豹飾**，豹，豹也。 **侍陂陀些**，陂陀，長陸也。言侍從之人皆衣虎豹之文異采之飾侍君

也。 **君紅壁沙版**，紅赤貌也。 **玄玉之梁些**，玄黑也。言堂上四壁皆墨色今之紅白又以丹沙畫飾軒殿承以黑玉之梁五采分別也。 **仰觀刻桷畫龍蛇些**，言仰視屋之椽椽皆刻畫龍蛇而有文章也。 **坐堂伏檻**，檻，檻也。 **臨曲池些**，言坐於堂上臨曲池可飲也。 **芙蓉始發**，芙蓉，華也。 **雜菱荷**，菱，菱也。秦人謂之薺荷。言池中有芙蓉始發其菱雜錯羅列。 **紫莖屏風**，屏風，水也。 **文緣波些**，言復有水荇生於池中也。 **軒**，軒，軒也。 **文異豹飾**，豹，豹也。 **侍陂陀些**，陂陀，長陸也。言侍從之人皆衣虎豹之文異采之飾侍君

也。 **君紅壁沙版**，紅赤貌也。 **玄玉之梁些**，玄黑也。言堂上四壁皆墨色今之紅白又以丹沙畫飾軒殿承以黑玉之梁五采分別也。 **仰觀刻桷畫龍蛇些**，言仰視屋之椽椽皆刻畫龍蛇而有文章也。 **坐堂伏檻**，檻，檻也。 **臨曲池些**，言坐於堂上臨曲池可飲也。 **芙蓉始發**，芙蓉，華也。 **雜菱荷**，菱，菱也。秦人謂之薺荷。言池中有芙蓉始發其菱雜錯羅列。 **紫莖屏風**，屏風，水也。 **文緣波些**，言復有水荇生於池中也。 **軒**，軒，軒也。 **文異豹飾**，豹，豹也。 **侍陂陀些**，陂陀，長陸也。言侍從之人皆衣虎豹之文異采之飾侍君

也。 **君紅壁沙版**，紅赤貌也。 **玄玉之梁些**，玄黑也。言堂上四壁皆墨色今之紅白又以丹沙畫飾軒殿承以黑玉之梁五采分別也。 **仰觀刻桷畫龍蛇些**，言仰視屋之椽椽皆刻畫龍蛇而有文章也。 **坐堂伏檻**，檻，檻也。 **臨曲池些**，言坐於堂上臨曲池可飲也。 **芙蓉始發**，芙蓉，華也。 **雜菱荷**，菱，菱也。秦人謂之薺荷。言池中有芙蓉始發其菱雜錯羅列。 **紫莖屏風**，屏風，水也。 **文緣波些**，言復有水荇生於池中也。 **軒**，軒，軒也。 **文異豹飾**，豹，豹也。 **侍陂陀些**，陂陀，長陸也。言侍從之人皆衣虎豹之文異采之飾侍君

也。 **君紅壁沙版**，紅赤貌也。 **玄玉之梁些**，玄黑也。言堂上四壁皆墨色今之紅白又以丹沙畫飾軒殿承以黑玉之梁五采分別也。 **仰觀刻桷畫龍蛇些**，言仰視屋之椽椽皆刻畫龍蛇而有文章也。 **坐堂伏檻**，檻，檻也。 **臨曲池些**，言坐於堂上臨曲池可飲也。 **芙蓉始發**，芙蓉，華也。 **雜菱荷**，菱，菱也。秦人謂之薺荷。言池中有芙蓉始發其菱雜錯羅列。 **紫莖屏風**，屏風，水也。 **文緣波些**，言復有水荇生於池中也。 **軒**，軒，軒也。 **文異豹飾**，豹，豹也。 **侍陂陀些**，陂陀，長陸也。言侍從之人皆衣虎豹之文異采之飾侍君

也。 **君紅壁沙版**，紅赤貌也。 **玄玉之梁些**，玄黑也。言堂上四壁皆墨色今之紅白又以丹沙畫飾軒殿承以黑玉之梁五采分別也。 **仰觀刻桷畫龍蛇些**，言仰視屋之椽椽皆刻畫龍蛇而有文章也。 **坐堂伏檻**，檻，檻也。 **臨曲池些**，言坐於堂上臨曲池可飲也。 **芙蓉始發**，芙蓉，華也。 **雜菱荷**，菱，菱也。秦人謂之薺荷。言池中有芙蓉始發其菱雜錯羅列。 **紫莖屏風**，屏風，水也。 **文緣波些**，言復有水荇生於池中也。 **軒**，軒，軒也。 **文異豹飾**，豹，豹也。 **侍陂陀些**，陂陀，長陸也。言侍從之人皆衣虎豹之文異采之飾侍君

乃饌舞之盛樂
歌與前之可
娛戲極段之
道四極段之
世此處說前
舞之盛樂前
舞之盛樂前
前待御與
不居此
穉會也

孫評文選 卷三

應也言復以飴蜜濡龜炮羔令之
關熟取諸蔗之汁以爲漿飲也
鵲酸騰臆鵲小臆也
煎鴻鵠鴻鵠也
露雞臆臆也
鵲酸騰臆鵲小臆也
煎鴻鵠鴻鵠也
露雞臆臆也

蠅蠅也
菜曰蠅蠅天也蠅以規切
厲而不爽些厲烈也爽敗也楚人名爽曰爽言乃復寒露
粗救蜜餌有饑餓些
有饑餓些

蠅蠅也
菜曰蠅蠅天也蠅以規切
厲而不爽些厲烈也爽敗也楚人名爽曰爽言乃復寒露
粗救蜜餌有饑餓些
有饑餓些

飲挫捉也
耐清涼些耐醇居之冰上然後飲之酒寒清涼又長味好飲
瑤漿蜜勺瑤玉也
實羽觴些實滿也羽翠羽也觴也言食已復
挫糟凍

飲挫捉也
耐清涼些耐醇居之冰上然後飲之酒寒清涼又長味好飲
瑤漿蜜勺瑤玉也
實羽觴些實滿也羽翠羽也觴也言食已復
挫糟凍

女樂羅些言看儂已具進舉在前賓主之
陳鐘按鼓按徐
造新歌些言乃奏樂作音而擅鐘徐鼓
涉江采

女樂羅些言看儂已具進舉在前賓主之
陳鐘按鼓按徐
造新歌些言乃奏樂作音而擅鐘徐鼓
涉江采

薩發楊荷些楚人歌曲也言已涉彼大江南入湖池采取菱芰
美人既醉朱顏醺些朱赤也醺著也言美飲
麗而

薩發楊荷些楚人歌曲也言已涉彼大江南入湖池采取菱芰
美人既醉朱顏醺些朱赤也醺著也言美飲
麗而

不奇些麗美貌也
目曾波些波華也言美人醉樂願望戲身有光文眺視
長髮曼鬢曼澤
豔陸離些豔好貌也左氏傳曰宋華督見孔
被文服纖纖謂羅縠也
麗而

不奇些麗美貌也
目曾波些波華也言美人醉樂願望戲身有光文眺視
長髮曼鬢曼澤
豔陸離些豔好貌也左氏傳曰宋華督見孔
被文服纖纖謂羅縠也
麗而

美人長髮工結髮鬢滑澤其
狀豔美儀貌際離而難形也
二八齊容齊同
起鄭舞些鄭舞鄭國舞也言二八美女其儀容齊一破服
榷若交

美人長髮工結髮鬢滑澤其
狀豔美儀貌際離而難形也
二八齊容齊同
起鄭舞些鄭舞鄭國舞也言二八美女其儀容齊一破服
榷若交

竿撫案下些撫振也言舞者便旋衣袂掉搖回轉相
竽瑟狂會狂猶
擯田鳴鼓些擯擊也言衆樂並會吹竽
榷若交

竿撫案下些撫振也言舞者便旋衣袂掉搖回轉相
竽瑟狂會狂猶
擯田鳴鼓些擯擊也言衆樂並會吹竽
榷若交

宮庭震驚發激楚些激清聲也言衆樂並會宮庭之內莫不
吳歛會
蔡謳吳蔡國名也
奏大呂些

大呂律名也周官曰舞雲門奏大呂言乃復使吳人
歌謠蔡人謳吟進雅樂奏大呂五音六律聲和調也
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言辭飽而樂合擊促席男女雜坐比
放陳

娛酒不廢
總收上文
收樂字總
房爲結束

亂南以選
江以南說
而以思君
生感不以
哀結之極
絕之極

組纓也。組纓 班其相紛些紛亂也。言男女共坐除其威嚴放其冠 鄭衛妖玩來雜陳些。鄭衛國名也。妖玩好

女來雜廁俱坐而陳列之 激楚之結也。結吉語切 獨秀先些秀異也。言鄭衛妖女工於服飾其結珠

葦葦玉蔽簾著以玉飾之也 有六傳些乃散六傳。傳作籌象牙爲葦。妙且好也 分曹並進曹偶 邇相迫些

道亦迫也言分曹列耦並進後巧投箸行籌轉相迫也 成桌而牟爲牟 呼五白些五白傳箇也。言已桑已桑當成牟

以助投者也 晉制犀比晉國名也。制作者也 費白日些費光貌也。言晉國工作籌。蔡著比集 鏗鐘搖箴鏗。擗也 揅梓

惡些鳴鼓也。言衆賓既集以相樂。堂下復 娛酒不廢也。娛樂 沈日夜些言雖以酒相娛。樂不廢。政事費夜。沈酒以忘

言歡娛日夜。湛樂也。又曰和樂且歌。言晝夜以酒相樂也。蘭膏明燭。華燈錯些言燈錯離瑳錯錯 結撰至思撰。撰也 蘭芳假些假。假也

也。背曰假。于上下言蘭芳以喻賢人君能結撰博思。至心以思賢人。賢人即至也。人有所極。同心賦些賦。賦也。言衆座之人各欲盡情 耐飲既盡。歡樂

先故些者。誠欲樂我先。願及與故。舊人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居舊故之處。安樂無憂。亂曰。獻歲發

春兮也。獻歲 汨吾南征些征行也。言歲始來進春氣。奮揚萬物 萋蘋齊葉兮爾雅曰。萋。白芷生些 白芷生些也。言風原行先出。蘆

原放時。衰頹之草。其葉適齊。白芷萌生。園所牙方始欲見。自傷哀也。猶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貫出也。廬江。長薄地名也。言風原行先出。蘆

沼畦瀛兮沼池也。畦。猶區也。瀛池。中也。楚人名澤中曰瀛池 遙望博遙遠也。博平也。言循江而行。遂入 青驪結駟兮純黑爲驪。結連

千乘齊同也。言風原齊與君俱獵於此。官屬 懸火延起兮。玄顏蒸懸火。懸鏡也。玄天也。言已時從君。夜獵懸鏡。林木

步及驟處兮驟走也 誘騁先誘導也騁馳也言獵時有步行者有乘馬走驟者有處止者分以圍獸已獨馳騁為君先導也 抑鶩若通兮抑止也鶩馳也 引車

右還還轉也言抑止馳騁者順通 與王趨夢兮夢澤中也楚名澤中左氏傳曰楚大夫鬬伯比與鄭公之女淫而生子孫諸夢中言己與鬬王俱獵趨於夢澤之 課後先公之女淫而生子孫諸夢中言己與鬬王俱獵趨於夢澤之

中課第羣臣中課第羣臣 君王親發兮發射 憚青兕憚驚也言懼王是時親自射獸驚青兕牛而不能制也言警侍從君田獵今乃放逐獸而自傷閱也 朱明承夜兮朱明

先至後至也先至後至也 時不見淹淹淹久也言歲月逝在晝夜相續 皐蘭被徑兮皐徑路也 斯路漸漸沒也言澤中香草茂盛

卒增溢漸沒其道將塞捐也以言賢卒增溢漸沒其道將塞捐也以言賢 人久處山野君不非用亦將限頽也人久處山野君不非用亦將限頽也 目極千里兮傷春心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南南 招隱士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小山之徒閻傷風原身雖沈沒名德顯開與隱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彰其志也

劉安漢書曰淮南王安為人好書招致賓客數千人後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謀反上使索正以符節劾王未至自刑殺也 王逸注

桂樹叢生兮桂樹芬香以與 山之幽遠去朝廷 偃蹇連卷兮容貌美好 技相繚信義枝結條理成也以言才德

高明宜輔賢高明宜輔賢 山氣隴嵒兮峯巒參差雲輪 石嵯峨嵯峨嶽嶽 谿谷嶄巖兮崎嶇間險阻隨也聞呼 水會

君楨幹也君楨幹也 鬱也鬱也 嶠鳥孔切嶠鳥孔切 虎豹嗥猛獸爭食欲相噬也以言山谷之中幽深險阻非

液流迅疾也 流迅疾也流迅疾也 蛟狄羣嘯兮禽獸所居志樂 虎豹嗥猛獸爭食欲相噬也以言山谷之中幽深險阻非

大意謂山大意謂山 中不可久中不可久 留當出而留當出而 用世也意用世也意 詢來九歌詢來九歌 之勝於楚之勝於楚

耳耳 結節極其結節極其 從感極其從感極其 結出主意結出主意 為見放故為見放故

詞爲最合
以桂樹與
感桂枝句
兩節有情
尋常詠草
一略加詠
試思其放
中間極寫
山中不幽
險以絕詞
住字絕好
意俱結

眞是賦體
成變自體
在有一妙
相氣可與
矣如並

枝兮

登引山木
遠望愁也

聊淹留

便旋中野
立脚踟也

王孫遊兮

隱士避世
在山隅也

不歸

遠背舊土
棄室家也

春草生兮

万物蠢動
抽萌芽也

萋

飛條吐葉
紛榮華也

歲暮兮

年齒已老
壽命衰也

不自聊

中心煩亂
當舍愛也

久隱失

塊兮軋

霧氣

山曲岬

證詰

心淹留兮

志望

洞荒忽

亡妃

罔兮沕

物盛則衰
樂極則憂

慄兮慄

失也

慄兮慄

慄氣

慄兮慄

慄氣

虎豹

嗽

穿吹也

山曲岬

證詰

心淹留兮

志望

洞荒忽

亡妃

罔兮沕

物盛則衰
樂極則憂

慄兮慄

失也

慄兮慄

慄氣

慄兮慄

慄氣

樹輪相糾兮

交錯

林木菱飀

枝葉縱紆

青莎雜樹兮

列居

蘄草

山阜嶺

裊兮靡

披敷

白

隨風

白

隨風

白

隨風

隨風

鹿麕

並禽

或騰或倚

走住

狀貌峩峩

頭角

凄凄兮漉漉

漉漉漉漉

攀援桂枝兮

亂託香木

攀援桂枝兮

亂託香木

攀援桂枝兮

亂託香木

攀援桂枝兮

亂託香木

亂託香木

兮熊羆

百獸皆

慕類兮以悲

哀己不遇也
從此已上皆陳山林傾危草木茂盛麋鹿

所居虎兕所聚不宜背道德養性情欲屈原還歸耶也

攀援桂枝兮

亂託香木

攀援桂枝兮

亂託香木

攀援桂枝兮

亂託香木

攀援桂枝兮

亂託香木

攀援桂枝兮

亂託香木

攀援桂枝兮

亂託香木

聊淹留

踟躕徘徊

虎豹鬪兮

殘賊之獸

熊羆咆

食殺之獸

禽獸駭兮

驚奔走也

亡其曹

遠離羣

亡其曹

遠離羣

亡其曹

遠離羣

亡其曹

遠離羣

遠離羣

王孫兮歸來

旌反舊邑

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誠多患害

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誠多患害

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誠多患害

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誠多患害

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誠多患害

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誠多患害

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誠多患害

誠多患害

七

七發

七發者說七事以起發太
子也猶楚詞七諫之流

枚叔

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滂
郎中善屬辭武帝以安車徵乘道死也

大之意見
介示觀
聲之遊
如要言
也義在
以前總
前下逐
以逐府
剝自察

先詳病
中詳病
之由治
之方未
已竟於
然入正
不誠言
固其所
奪其好
而後以
所以發
志意也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新垣衍謂魯連曰

和平，太子方富於年，凡人幼者將來之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轆。

聽，惡聞人聲，素問曰何謂虛答曰精氣奪則虛，黃帝八十一問曰陰病惡聞人聲，精神越漻，百病咸生。

眩暈，悅怒不平，王逸選辭注曰，眩暈惡亂貌也。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

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禮記曰孔子曰

肥肉也，池，貞切，說文曰醴厚酒也，女龍切。衣裳則雜，選曼煖，燂燂熱暑，曼，輕細也，說文曰燂火熱也。

銷鑠而挺解也，韓子曰雖與金石相擊，兼天下未有日也，高誘曰，氏春秋注曰挺猶動也，賈逵國語注曰鑠銷也。

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蹶痿之機，呂氏春秋曰出則以

觀先生之玉貌，論語曰子疾，病間孔安國曰少差日間也。太子曰：「懃，謹謝客。」說文曰謝辭也。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宇

言邪氣入內而為逆，其堅若結也。管子曰邪氣襲內，玉色乃衰。素問歧伯曰邪氣內著，絕人長命。說文曰驢車籍交幸也。輶，音色也。紛屯澹淡，噓唏煩醒，紛屯澹淡，憤者煩悶之貌也。王逸不泣曰啼噓與歐古字通。噓，許冀切。列子曰季梁病，問歧伯曰邪氣內著，絕人長命。說文曰驢車籍交幸也。輶，音色也。紛屯澹淡，噓唏煩醒，楚辭注曰噓歎啼貌。方言曰哀而

大命以傾。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言賴君之力，天下太平，故

傅父內有慈母，又曰其大為保母。鄭玄曰保母安其居處者也。飲食則溫淳甘醴，腥醢肥厚，肥肉曼理，醢齒而損精，說文曰醢，臠易破也。臠，昌芮切。臠

詳歷切。鑠亦熱也。舒灼切。雖有金石之堅，猶將

車入則以發務，以自

出使病根
折然後以
樂治之而
女正與子
語相與非
章府政發
不能入也

佚命曰倕之機高誘曰伯至也厥後門內之位也樂蓋于宮中游翔至於厥後故曰務
以佚也故乘引伯駮而為厥後未詳乘之謬為好奇而改之聲類曰伯嗣理切厥後月切
春秋曰室大多陰靈高多時多陰則厥多陽則痿此陰
陽不適之患也高誘曰厥逆寒疾也痿厥不能行也
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呂氏春秋曰舜見皓齒娥眉之音務以自樂命曰伐性之斧高誘曰

甘脆肥臄命曰腐腸之藥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相強命曰腐腸之食高誘注老子云五味實口爽傷故謂之腐腸
清歲切臄厚之味也
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王逸楚詞注曰靡細也曼澤也隨不能風仰也血脈淫濯手

足墮厥淫謂過度而且大也爾雅曰淫過也又曰濯大也郭璞方音注曰墮墮墮也應劭漢書注曰厥弱也餘乳切越女侍前齊姬奉後越絕書曰越王飾美女西施鄭齊女也毛詩曰豈其取妻必齊之美如淳漢書注曰姬齊姜之抱稱也往來游醜縱恣于曲房隱問之中此

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史記曰扁鵲渤海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得長桑君藥方視病盡見五藏韓子曰扁鵲謂鵲治內巫咸治外何及哉晉桓侯曰君有疾在臍理獨可湯熨者在骨髓司命不能醫也桓侯初不信後病遂召扁鵲鵲過之桓侯遂死又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祝也賈逵國語注曰尙且也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禮記曰博聞強識承

問語事變度易意楚詞曰願承問而自察也常無離側以爲羽翼高誘注呂氏春秋曰羽翼佐也淹沈之樂浩唐之心遁

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唐猶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言可無藥石唯可用要言也莊子墨鵲子問長梧子曰夫子以為孟浪之言也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

如正論病而能救之
以好鳥引好而能
其所好引好而能
以攻其病好而能
反其病好而能
以琴聲而好而能
妙與悲樂而好而
者此對就樂而賦
只爲一洞賦
已此對就樂而賦
之爲一洞賦

桐，高百尺而無枝，周禮曰龍門之琴瑟孔安國尚書傳曰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魯運子曰東方有松樅高千仞而無枝也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

鬱結隆高之貌也說文曰扶疏四布也張晏漢書注曰輪菌委曲也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湍流遡波，又澹淡之，

澹淡搖蕩之貌也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

感也。感觸也莊子曰異鵲感周之類也朝則鸚鵡黃鸝鳴焉，爾雅曰鸚鵡黎黃唐賦曰王雎鸚鵡黃鸝記曰仲冬曷且不鳴鄭玄曰曷且求且鳥也郭璞方言注曰鳥似雛冬無毛鸞夜鳴鸚鵡與曷並音渴

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鶴晨號乎其上，鷓鴣哀鳴翹乎其下。楚辭曰鷓鴣鳴於

秋涉冬，使琴擊斫斬以爲琴，野繭之絲以爲絃，論語曰師學之始闢唯之風洋洋乎盈耳哉鄭玄曰師學魯大師也以其工琴謂之琴擊猶京房善易謂之易京野

孤子之鈞以爲隱，九寡之珥以爲約，古樂府有孤子生行賈遠國語注曰鈞帶鈞也桓子新論曰琴瑟長四十五分

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爲之歌。師堂樂師也韓詩外傳曰

孔子學鼓琴於師堂于京而不進師堂于京曰夫子可以進孔子曰上已得其曲未得其數也琴道曰窈暢遠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列子曰伯牙善鼓琴也賦曰琴

秀韻兮鳥華翼坤蒼，秀韻兮鳥華翼坤蒼向虛壑兮背槁槐，說文曰槁槐槁古字通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

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蛟蟻蟻聞之，拄喙而不能前，周書曰蛟行喙息說文曰蛟行也凡生類之行皆謂之蛟又曰蛟蟲也居兆切方言曰南楚或謂蛤爲蛟爾雅曰蟻蟻也挂陸羽切

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

未能也。』

不犯重法
每別妙在
各段所覆
以此所厭
不飲者厭
以激動其
意

病在安
以送安
明之故
以此一段
文有

客曰：『嚮牛之腴，菜以筍蒲，說文曰：嚮以解羶。葵，國牛也。國語曰：嚮菜。葵，河菰或為葵。筍及蒲也。肥狗之和，冒以

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飴，禮記曰：士無故不殺犬豕和調而食也。鄭玄禮記注曰：山膚，菜也。謂以菜調和之也。冒，與古字通。山膚，未詳。楚苗，山出禾，可以為食。淮南子曰：苗山之饒，高誘曰：苗山，楚山也。安胡，未詳。

賦曰：為巨炊，彭胡之飯。禮記曰：無搏飯徒先切。搏之不解，一噉而散。禮記曰：噉，嘗也。穿劣切。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

賦曰：為巨炊，彭胡之飯。禮記曰：無搏飯徒先切。搏之不解，一噉而散。禮記曰：噉，嘗也。穿劣切。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

薄耆之炙，鮮鯉之膾，薄耆，未詳。一曰：薄切獵者之肉，而以為炙。鯉，魚名。膾，切也。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茹，菜名也。蘭英之

酒，酌以滌口。漢書曰：百味皆酒。布蘭生香。灼曰布列。芬芳者蘭之生。山梁之餐，豢豹之胎，論語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鄭玄曰：孔子山行見一雌雉，食其梁粟，杜預左氏傳注曰：豢，養也。

小飴大歎，如湯沃雪，說文曰：歎，飲也。昌悅切。沃，雪言易也。家語孔子曰：人之蕪惡如湯之

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漢書曰：趙地鍾岱，石北道近胡寇如淳曰：鍾所在未闕。石山險之限在上黨曲陽。呂氏春秋曰：代故馬郡宜馬。齒至之車，未詳。或說曰：公羊傳曰：先軫謂晉侯曰：君馬齒

前似飛鳥，後類距虛。黃子曰：駿馬有晨風黃鶡，皆取鳥名。馬言走疾若飛也。沈

麥服處，躁中煩外，以爵麥分劑而食。馬肥故中燥而外煩也。王逸楚詞注曰：稻，稷稻麥。騶，騶騶，

於是佞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為之御，秦缺樓季為之右，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趙

此兩人者，馬

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野之御善則善矣，其馬將必佚也。於是使射于鎡之重，爭千里之逐。史記曰田忌數與齊公于馳逐，東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有上中下，置於是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然之與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之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躍而息，一不勝而再勝，卒得千金。賈逵國語注曰：一鎡二十四兩，韓子曰：王子期爲趙簡子取道，爭千里之發也。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景夷臺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荆山在荆

濟引而之內，外離乎是，未也或之，此或推於，此或推於，此或推於。

州郭，郭山海經注曰：汝水出魯陽山，東北入淮，海汝稱海，大言之也，戰國策君曰：楚王登京臺，南望荆山，左江右湖，其樂之忘死，無有天下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趙岐孟子注曰：命名也。比物屬事，離辭連類。禮記孔子曰：國辭比事春秋教也。韓子曰：多言繁稱，連類比物也。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虞懷宮名也。連廊四注。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臺城屢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黃當爲連連城名也。

池。潤章白鷺，孔鳥鸕鶿，鵠鵠鸚鵡，翠鬣紫纓。鸞首毛也。纓，頸毛也。螭龍德牧，邕邕羣鳴。鸞也。德牧，鹿鳥形，未詳。爾雅曰：鸕鶿，鳴聲和也。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曾子曰：鳥魚皆生於陰而關於陽，故鳥魚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飛於雲。漱溲薶蓼，蔓草芳苓。水書

雅曰：穉，河柳郭璞曰：今河旁赤莖小楊也。苗松豫章，條上造天。苗松未詳，一曰：苗山之松，豫章木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梧桐并閭，極望成林。張揖注曰：井，園也。衆芳芬鬱，亂於五風。通甲開山圖曰：女媧沒大庭氏之王，有天下五風異色也。從容猗靡，消息陽陰。消息，消滅也。息生也。林木茂盛，隨風披靡，故或陽或陰也。

游觀之樂，酒色從之。

此是予奪之法
相半而之
以漸而之
隨而加之
所濬而博
太激而難
心之激發

此則全然是
一片雄心
之外所引
矣外陽以
見上遂有
起色也
大類也
法中兩文

文字曰與陰俱開與陽
伏開消息或為須臾也
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孟子景春曰公孫行張儂豈不誠大丈夫哉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劉熙曰

景春孟子時人為縱橫之術者史記曰上召子弟佐酒如
澤漢書注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杜連未詳也
滋味雜陳，肴饈錯該，日談楚詞。練色娛目，流聲悅

耳。坤者曰練擇也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文穎上林賦注曰激衛激急風也結風河風亦
急風也楚地風氣既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

結之急風為節其樂促迅哀切也淮南子曰揚鄭衛之皓樂此齊民所以
淫泆流瀆也許慎曰鄭衛新聲也出國也皓樂善音也皓下或有齒字誤
使先施微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嬾傅

子之徒。皆美女也先施即西施也戰國策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後宮中妃皆衣綺綺食梁肉豈毛嫵先施哉微舒段干傅子皆未
詳一曰左氏傳曰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今納夏姬貪其色也史記曰夏姬微舒母也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

施陽文也許慎曰陽文楚之好人也吳娃已見上文甄卿子
閭嬾子奢莫之雜章昭漢書注曰閭嬾波王魏嬰之美人
雜裾垂簷，目窳心與。司馬彪子虛賦注曰髣燕尾也乘當為
髣也髣子奢莫之雜章昭漢書注曰閭嬾波王魏嬰之美人
雜裾垂簷，目窳心與。列子曰穆王為甲天之靈鄭衛之處子施芳

所交切。揄流波，雜杜若，芳杜若見下注說文曰揄引也蒙清塵，被蘭澤。澤雜芷若以滿之神女賦曰沐蘭澤含若芳

穠服而御，尚書大傳曰古者后夫人至于房
中釋朝服襲纁服入御于君也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

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訓騏驥之馬，駕飛輪之輿，乘牡駿之乘，廣雅曰馴投也說文曰騏馬騏文
如騏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土車

不得有飛輪節文曰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夏服已見子虛賦服即令步文也烏號已見子虛賦又古者史
如今奮車也力延切日稻樹枝長而勁烏集之將飛拓起彈烏鳥乃號呼此枝為弓

快而有方。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潭。雲林雲夢之林楚詞曰馳和
雲林雲夢之林楚詞曰馳和

陶陽氣，蕩春心，薛君韓詩章句曰陶暢也陽氣春也神農本草曰春夏
為陽楚詞曰日極千里傷春心王遂曰蕩春心蕩漣也逐狡獸，

集輕禽。

言射而矢集於輕禽也左氏傳曰楚君親集矢於其目闕子曰矢集于彭城之東並以所止為集也

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

智巧。

文子曰無相御之勞而致千里也

恐虎豹，懼鷲鳥。

爾雅曰懼恐也

逐馬鳴鑣，魚跨稟角。

逐馬馳逐之馬鳴鑣鑣鳴於鑣也魚跨跨度魚也稟角執鑣之角也

履游麇兔，蹈踐麋鹿，汗流沫墜，窈伏陵窘。

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

李香漢書注曰以五校兵出獵

太子曰：

「僕病未能也。」

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

客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

「冥火薄天，兵車雷運，

鄭玄詩箋曰冥夜也廣雅曰薄至也王逸楚詞注曰運轉也音旋

旒旗偃蹇，羽毛蕭紛。

馳騁角逐，慕味爭先。

微墨廣博，觀望之有圻。

廣博之所而觀望之有圻

純粹全犧，獻之公門。」

尚書父師曰乃饗竊神祇之犧全牲孔安國曰色純曰牲體完曰全應劭漢書注曰粹淨也毛詩曰獻紉于公

太子曰：

三厨長短
不同妙在
不板七段
易於板滯
全枝在疏矣

「善，願復聞之。」

客曰：「未既。」

孔安國曰尙書傳曰既盡也

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兕虎並作。

莫闇貌也說文曰莫日且冥也

毅武孔

猛，袒楊身薄。

左氏傳曰致果爲毅毛萇詩傳曰孔甚也毛詩曰遺馘暴虎馮毛萇曰袒楊肉袒也孔安國尙書傳曰薄迫也

白刃磴磴，矛戟交錯。

前視孔子曰白刃交錯也

交錯。

酒嘉肴，羞魚膾炙，以御賓客。

毛詩曰旨酒思柔又曰嘉肴脾臠又曰鱧鱠鮮魚鄭玄曰魚膾炙也

掩蘋肆若，爲牧人席。

張揖上林賦注曰掩蘋也毛萇詩傳曰肆陳也

旨

酒嘉肴，羞魚膾炙，以御賓客。

毛詩曰旨酒思柔又曰嘉肴脾臠又曰鱧鱠鮮魚鄭玄曰魚膾炙也

掩蘋肆若，爲牧人席。

張揖上林賦注曰掩蘋也毛萇詩傳曰肆陳也

旨

酒嘉肴，羞魚膾炙，以御賓客。

毛詩曰旨酒思柔又曰嘉肴脾臠又曰鱧鱠鮮魚鄭玄曰魚膾炙也

掩蘋肆若，爲牧人席。

張揖上林賦注曰掩蘋也毛萇詩傳曰肆陳也

旨

此段最爲奇絕一爲在平流收之乃此未全之舟已順流安泊處也

未見滄水一先起至滄初層及滄後又一層之中先言滄後以滄所

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言游獵歡宴忠誠之必不悔貞信之色，形于金石。毛詩序曰貞信之敬與家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故志誠感之通于金石而況乎哉高歌陳唱，萬歲無斃。孔安國尚書傳曰戰勝也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強起而游乎？

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五日日月相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

曲江，漢書廣陵國屬吳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郵然足以駭矣。郵然驚恐貌觀其

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溫汾者，所滌汙者，小雅曰駕陸也社頤左氏傳注曰軼突也若顧驚曰擢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亂也古沒切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略智也縷恍兮忽兮，聊

兮慄兮，混汨汨兮，老子曰混兮忽兮其中忽兮恍兮，傲兮儻兮。廣雅曰傲儻卓異也浩瀟瀟兮，慌曠曠

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爾雅曰乘執也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虹洞相連貌也莊子曰出於崖涘毛萇詩傳曰涘涯也虹胡洞切

流攬無窮，歸神日母。言周流觀覽而窮然後歸神至日所出也春秋內事云日者陽德之母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言方

日汨疾貌也爲畢切。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言衆浪紛紜其流曲折或錯繆俱往而不迴流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

煩而益怠，朱汜蓋地名未詳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莫離散謂精神不離散也發曙發夕至曙也說文曰曙旦明也於是澡

概胸中，灑練五藏，毛萇詩傳曰灑灑也概與概同練猶汰也莊子曰恣其五藏也澹澹手足，頽濯髮齒。澹澹猶澹澹也頽濯澹切揄棄恬

至之地由
初發以至
飛音之序
大非非

妙著病者
助全體變
佳有一類
收處仍壯
未如能說
離如能說
的矣須看

部以行兵
相形

怠，輸寫洩濁。方言曰輸脫也。王逸楚詞注曰洩，振濁也。劉顯切。分決狐疑，發皇耳目。楚詞曰心猶豫以狐疑。法曰當是之時，雖明者曰皇也。風賦曰發明耳目。當是之時，雖

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偃起覺，發誓披襲而觀望之也。廣雅曰偃曲也。郁陶切。淮南子曰：遺覺者，屢然覺，不能行也。必亦切。況直

眇小煩懣，醒釀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索問黃帝曰發蒙，解惑未足以論也。太子曰：

「善，然則濤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言聲似疾雷而聞百里一也。江水逆

流，海水上潮。首能令二水逆流上潮二也。山出內雲，日夜不止，山內雲而日夜不止三也。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小雅曰：衍，散也。

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說文曰：淋，山下水也。淋或為泚。泚，聲類曰：泚，濼也。口恰切。其少進也，浩浩澄澄，

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浩浩深廣之貌也。澄澄高白之貌也。帷或為幪。幪，音車幪幪也。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

如駘風日奔揚，踵而相擊，雲與霹之霜。高唐賦曰：奔揚踵而相擊。雲與霹之霜，霜雲亂也。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

太白，以蛟龍若馬而駕之，其數六也。淮南子曰：昔馮遲，遇太白，之御六雲，駕游微霧，忽荒許慎曰：馮遲，太白河伯也。純馳浩蜺，前後駱驛。賈逵國語注曰：純，專也。浩，對即素也。波濤之勢者，素貌而馳言其

顯顯印印，据据彊彊，莘莘將將。顯顯印印，波高貌也。据据，據彊，彊相隨之貌。據據於切。莘莘，將將高貌也。莘所中切。莘，或為莘。壘重堅香，雜

似軍行，太公陰符曰：并我勇力，重壁疊嶂，應劭曰：得注曰：奮合也。行，戶剛切。協韻也。旬隱匈噤，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軋，塊無根貌也。盤，謂盤礴，大貌。涌裔，行貌。觀

其兩傍，則滂渤悌鬱，閭漠感突，上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律，當為礪，礪，處骨切。突怒而無畏，蹈

似一作以形似處皆以行軍皆以由東裝以正決勝也心是治法

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說文曰隈水曲也上林賦曰屬穿石激堆嶺郭璞曰沙堆也都迴切追亦堆字今為追古字假借之也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菱軫谷分，或圍蓋地名也言涯如轉而谷似裂也一日涯如草轉也方言曰菱軫也謂草之根也一本無菱字許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迴翔青箴，銜枚檀栢，音棧檀栢並地名也迴翔水復流也銜枚水無聲也周禮曰銜枚氏鄭玄曰止言語驚躍也枚大如箸橫銜之也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弭節已見上文史記曰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吳人立祠於江上因名胥母山王逸楚辭注曰高厲遠行也越絕書曰閭閻且食餽山蓋游於胥母經骨母字之誤也凌赤岸，攀扶桑，橫奔似雷行，赤岸蓋地名也曹子建詩曰赤岸非廣陵也說文曰攀扶竹也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浴之地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毛詩曰王奮厥武如震如怒毛萇曰震猶威也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沌沌渾渾波相隨之聲也越絕書越王句踐曰浩浩之水擊音者雷震也徒本切發怒崖沓，清升踰躡，言初發怒擬止而渾胡本切

混混庵庵，聲如雷鼓，混混沌沌波浪之聲也越絕書越王句踐曰浩浩之水擊音者雷震也徒本切發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楚辭曰陵陵左氏傳曰底平也埋蒼曰沓釜沸出也徒答切如淳漢書注曰戰趨踰也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楚辭曰陵陵王逸曰陽侯大波也藉藉蓋地名也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高唐賦曰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紛紛翼翼，波涌雲亂，廣雅曰紛紛衆也毛萇詩傳曰翼翼壯健貌也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言水之勢既蕩南山又擊北岸丘陵為之顛覆然後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合戰決勝而後乃罷瀨汨潺湲，披揚流瀼，瀨汨潺湲水貌也瀼瀼水貌也橫暴之極，魚鱉失勢，顛倒偃側，沈沈淩淩，清伏連延，沈沈淩淩魚鱉顛倒之貌也沈沈伏即俯也連延相續貌沈萬牛切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闇悽愴焉，郭璞爾雅曰踣覆也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強起觀之乎？

『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孔安國論語注曰方道也若莊周、魏牟、楊朱、墨

翟、便蚡、詹何之倫，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何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高誘曰子牟魏公子也詹子古得道者也翟

集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鉤於玄淵七略曰南子曰雖有鉤鉞芳餌加以詹何蚡蚡之數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高誘曰蚡蚡白公時人宋玉集曰宋玉

使之論天下之釋微，理萬物之是非，家語曰卜商好論精微時人無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

聽聖人辯士之言，溘然汗出，霍然病已。溘汗貌也莊子曰泚然汗

七啓并序

曹子建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

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玄微幽玄精微也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飛遜離俗，澄神定靈，九師道

輕祿傲貴，與物無營，莊子曰夫輕爵祿人者之所託材司馬彪曰耽虛好靜，羨此

而能飛吉孰大焉淮南子曰單豹背世離俗處居谷飲也

七發與賦
如以樂賦
獵首樂賦
語所賦相
之賦相
如多賦相
叔之賦相
是之賦相
廢雄也
不可個

昭明多翮
存命而翮
以取之翮
富取之翮
有七章之
九無九章
已吟七激
呻病激也

七位不
陵步
才以
顯不
地能
思步

永生列子曰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獨馳思於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舞賦曰獨馳思乎杳冥左氏傳韓簡曰物生而後有象於是鏡

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鏡機鏡照機微也駕超野之駒，乘追風之輿。超野追風言疾也經迴漠，出幽墟，入

乎洄澇之野，遂屆玄微子之所居。于虛賦曰過乎洄澇之野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于虛賦曰其西則激水惟穆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

也。背洞溪，對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儀禮曰皮弁服素積鄭玄曰皮弁者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文裘文狐之裘也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

而嬉遊。爾雅曰山有穴為岫志飄飄焉，曉曉焉，似若狹六合而隘九州。山海經曰地之所闢六合之間也若將飛而

未逝，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巖而立。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之荒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順風

而稱曰：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崑崙之上故往見之黃帝臨風隳行而進「予聞君子不遜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勳；周

曰遜世無聞幽通賦曰保身遺名民之表兮鄭玄毛詩箋曰遺忘也又禮記注曰名令聞也背世世已見上注」今吾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

廓，廢人事之紀經。韓子曰精神日耗若頽篇曰耗消也史記太史公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耗呼到切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

言像因形生響隨聲發今欲無聲而造響圖像而無形豈有得哉孫卿子曰下之知上譬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揚雄解難曰譬若畫者放於無形絃者放於無聲也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

論語子曰夫之思也。玄微子俯而應之曰：「諱！有是言乎？鄭玄禮記注曰諱恐慎之聲也夫太極之初，渾沌

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漢書曰太極元氣分三為一言元氣初為一後為天地人也春秋說題辭曰元清氣以為天渾沌無形體宋均曰言元氣之初如此也渾沌亦分也言氣在易為元在老為道義不殊也

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列子曰形必終也茫茫元氣，誰知其終？春秋命歷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肇也名穢我身，位累

我躬，莊子曰行名失己非士也又魏文侯曰夫魏豈爲我累耳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風，思玄賦曰聖古人之真節毛詩序曰有美之遺風如淳漢書注曰遺餘也

假靈龜以託喻，寧掉尾於塗中。莊子曰楚王使大夫往聘莊子莊子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市筭而廢之於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二

大夫曰寧生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也

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激神，况近在乎

人情，僕將爲吾子說游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羽獵賦曰遊觀侈靡小雅曰演廣也尙書仲虺曰惟王不遘聲色列子顯明曰妖靡盈庭其滿朝也

論變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倦世，倦世倦於人間之世也

探隱拯沈，小雅曰探取也難蜀父老曰拯民於沈溺說文曰出溺爲拯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向書大略曰天下諸侯受命於周莫不玉音金聲

鏡機子曰：「芳菰精粹，霜蓄露葵，張揖上林賦注曰影菰米也宋玉風賦曰主人之女爲臣炊彫胡之飯說文曰種禾別也釋與粹古字通薄懈切毛詩曰我行其野言采其藟鄭玄曰遂

玄熊素膚，肥豢膿肌，鄭象玄周禮注曰大家曰膿肥貌也女龍切蟬翼之割，剖纖析微，蟬翼言爲重也

累如疊穀，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鷓斥鷃，珠翠之珍，鷓已見前都賦

寒芳苓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寒今旺

搯而上斥鷃笑之曰彼奚適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鷓雀飛不過一尺許旁弱也斥與尺古字通珠翠珠柱也南方異物記曰采珠人以珠肉作蚌也騰江東之潛

鐵論曰煎魚切肝羊淹雞寒劉熙釋名曰韓雞本出韓國所爲寒與韓同史記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力常巢於芳

選之上若與選同西海飛鱗即文鱗也山海經曰秦器之山濶水出焉是多鱸魚常行西海而游於東海夜飛而行

鱸魚常行西海而游於東海夜飛而行

鱸魚常行西海而游於東海夜飛而行

鼈，騰漢南之鳴鶴。說文曰：騰，肉也。其韻解曰：騰，少汁也。騰也。子亮切。糝以芳酸，甘和既醇。鄭玄禮記注曰：糝，雜也。醴曰見注。玄冥適鹹，

收調辛。禮記曰：北方其神玄冥，西方水也。尚書曰：水曰潤，下潤作誠。禮記曰：西方其神稷，收西方金也。尚書曰：金曰從，革從辛，辛紫蘭丹椒，施和必節。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主

主洽調和也。張衡七辨曰：芳以薑椒拂以木蘭。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上林賦曰：紫香發越。郭璞曰：香氣射散也。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毛詩曰：酒醴玄醴，君舉之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醴，接夏而成也。縹，綠色也。微白也。博物志曰：杜康作酒，戰國策曰：梁王請為魯君舉觴，魯君曰：昔帝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乃絕旨酒。應化則變，感氣而成，

淮南子曰：物類之相應，故東風至而酒汎，西風至而酒涸。東風，木風也。木味酸，入酒故醉而汎者，沸蓋非類相感也。春秋說服辭曰：黍為酒，陽接陰乃能動，故以黍黍為酒，宋衷曰：黍陰也。先濟麴黍後入，故曰陽接陰相得而沸，是其動也。彈徵則苦發，

叩宮則甘生。禮記曰：季夏之月，其音徵，其味苦。又曰：中央土，其音宮，其味甘。於是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

我而食之乎？釋名曰：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汎汎然，漢書曰：俱延年謂霍光曰：今臺臣鼎沸，上林賦曰：酷烈淑郁也。可以和精神，可以娛腸，精神也。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

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越絕書曰：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往矣，勾踐乃身被賜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漢文采也。說文曰：縟，繁采飾也。飾以文犀，彫

以翠綠，國語曰：犀，文犀之渠。綴以麗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而龍領下。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也。陸斷犀

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聖主得賢臣，頌曰：巧冶鑄千將之璞，鑿剗犀革，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卒之劍，陸斷牛馬，水擊鴻雁，廣雅曰：漸，漬也。九旒之冕，

散耀垂文，劉梁七舉曰：九旒之冕，散耀垂文。周禮曰：弁師掌王之五冕，諸侯九就。鄭玄曰：就，成也。每纒九成，則九旒也。應劭漢官儀曰：冕，公侯九旒者也。華組之纓，從風紛紜。禮記曰：組，經諸侯之齊冠，說文曰：組，紱屬也。小者以為冠纓，又曰：纒，冠系也。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綠，而為天下名器也。符采照爛，流景

孫 評 文 選 卷三 二四九

揚輝。劉涓子對都賦注曰符采玉之橫文也說文曰景光也黼黻之服，紗縠之裳。孔安國尚書傳曰諸侯自龍裘而下至黼黻漢書曰江充衣紗縠單衣也金華之鳥，

趾遺光。州記曰金華出珠屑如淳漢書注曰遺餘也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緄佩綢繆，或彫或錯。說文曰緄織成帶也古本切薰以幽若，流芳肆布。說文曰薰火煙上出也若杜若也若稱幽若猶蘭也雍容閑步，周旋馳耀。

迎主得賢臣頌曰雍容垂拱左氏傳晉公子謂楚子曰晉楚治兵若不獲命則與君周旋也南威為之解顏，西施為之巧笑。戰國策曰晉文公得南威三日不始一解顏而笑西施已見上文毛詩曰巧笑倩兮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

「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鄭玄毛詩箋曰縠毛布也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以娛情；子虛賦曰終日馳騁曾不下與又曰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歸田賦曰聊以娛情僕將為

吾子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路之繁纓。馬有龍稱而雲從龍故曰雲龍也周禮曰凡馬八尺已上為龍又曰三路加也禮記曰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玄曰繕讀為勁畫招搖星於其上以起厓堅勁垂宛虹之長綏，抗招搖之華旒。楚詞曰建雄虹之綏旒禮記曰天子殺則下大綏鄭玄曰綏當為綏綏有虞氏之旒

捷忘歸之矢，秉繁弱之弓。儀禮曰司射三挾一箭鄭玄曰摺插也楚甲切新序曰楚王戰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隨兕於夢也忽躡景而輕鷲，逸

奔驥而超遺風。景曰景也躡之言疾也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昔龍之匹遺風之乘高誘曰背馬名也疾若此遺風於是磔填谷塞，榛藪平夷，緣山置

罝，彌野張罟。鄭玄周禮注曰罝罟也下無滿跡，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廣雅曰屯聚也撩徒雲布，武

騎霧散。說文曰霧氣也韓子曰雲布風動霧散丹旗耀野，戈殳皓旰。南都賦曰曠野曠曠曳文狐，揜狡兔。禮斗賦

君乘土而王南溟錄以文狐史記李斯曰牽黃犬逐狡兔方言曰掩覆也

軒電逝獸隨輪轉。孫該釋雲賦曰風翼不暇張，足不及騰，嘔舉獸不得發。動觸飛鋒，舉挂輕

晉。西郭表曰鳥驚網絲欲駭值鋒響亦同也。班固漢書序曰鷹隼未擊擊之不施於踐隨也。搜林索險，探薄窮阻，廣雅曰草騰山赴壑，風厲焱舉。詩

曰涼風率已厲楚辭曰森遠舉兮雲中王逸注云森去疾貌說文曰疾火華也。機不虛發，中必飲羽。孔安國尚書傳曰機發牙也。子虛賦曰弓不虛發中必決皆呂

於是人稠網密，地逼勢脅，哮闕之獸，張牙奮鬣。毛詩曰邁厥虎臣闕如趨虎也。志在觸突，猛氣

不懼。借已見上文。乃使北宮東郭之疇，孟子曰北宮勳之養勇也不膚不撓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於市朝趙岐曰北

始相飲乎網斂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因抽刀而相噉也。生抽豹尾，分裂羴肩，爾雅曰羴似羴也。形不抗手，骨不隱拳。小雅曰抗禦也。服

也於批熊碎掌，拉虎摧斑，擊熊躡也。孟子曰熊掌亦我所欲也。斑虎文也。上林賦曰被斑文。野無毛類，林無羽羣，積獸如陵，飛

翻成雲。羽獵賦曰劍淫輪夷丘累陸聚。於是駘鐘鳴鼓，收旌弛旆，周禮曰鼓皆戲鄭玄曰雷擊鼓曰鼙頓綱縱網，巖

獠回邁，頓猶捨也。說文曰較車上曲鈞高唐賦曰頓為旌翠為蓋。駢駢齊驤，揚變飛沫，南都賦曰駢駢齊舞舞賦曰龍驤橫舉揚變飛沫也。俯倚金較，仰撫翠蓋，東京賦曰較

能從我而觀之乎？高唐賦曰傳言羽獵。雍容暇豫，娛志方外，國語僖公曰我欲汝暇豫之事君寧暇曰暇開也。豫樂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方法也。此羽獵之妙也，子

鏡機子曰：『閑宮顯敞，雲屋皓旰，李充高安節錄曰增繁顯敞雲屋言高若雲也。班婕妤自傷賦曰仰視兮雲屋離漭下兮橫流。崇景山之高基，

迎清風而立觀。詩曰陟彼景山地理書曰迎風觀在鄆也。彤軒紫柱，文棟華梁，劉梁七學曰丹輝綺井

含葩，金埋玉箱。金埋猶金胎也。西京賦曰金埋玉階玉箱猶玉房也。溫房則冬服絺紵，清室則中夏含霜。劉曉錄玄根頌曰前殿冬絺李尤岷谷關

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崔駰七依曰升龍於天者雲也。西京賦曰翔鸞仰而不逮周易曰豐其屋天際翔也。繁巧神怪，變名異形，班輪無

所措其斧斤，離婁爲之失睛。孟予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目者也蓋黃帝時人。麗草交植，殊品詭

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熙光素水盈沼，叢木成林，楚辭曰含素水而蒙深。飛翻凌高，鱗甲隱深。於

是逍遙暇豫，忽若忘歸。楚辭曰觀者忘歸也。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莊子曰任子爲大釣巨網五十摺以爲餌躡會稽投竿東海且而釣年不涸焉音曰黃帝作弓以備四方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達蒙蒙傳楚琴氏琴氏傳大魏大魏傳楚三侯蒙侯蒙侯魏侯也。芳餌

沈水，輕繳弋飛。吳越春秋大夫種曰澹子忘歸也。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賈誼甲風原曰九淵之神龍然後采菱

華，擢水蘋。子虛賦曰外發芙蓉華許慎淮南子注曰擢引也。毛萇詩傳曰蘋大萍。弄珠蜂，戲鮫人。揚雄蜀都賦曰嚼含珠而擊劉淵林吳都賦注曰鮫人水底居也。諷漢廣之

所詠，覲游女於水濱。韓詩序曰漢廣悅人也。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薛君曰游女謂漢神也。耀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纖羅。毛詩曰宛在水

中沚于賦賦曰纖羅也。

遺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清歌。抗舉也。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

兮往無由。楚辭曰君誰須兮望之際毛詩曰君子好仇枚乘樂府曰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佩蘭蕙兮爲誰修，宴婉絕兮我心愁。楚辭曰級秋

說人情此亦
憐受之極
致矣故下
文變法亦
遊機括亦
好

法曰修飾也毛詩曰燕婉之求毛萇曰燕
安也婉順也鄭文曰本求燕婉之人也

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
『玄微子曰：』予

耽巖穴未暇此居也。巖穴隱者所居黃石公記
曰主聘巖穴事乃得賢也

鏡機子曰：『既游觀中原逍遙閑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有才人妙妓遺

世越俗漢書曰傳昭儀少為才人卓昭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史記曰尉使師清作新淫之聲北里之

阿鄆人聽之不若延靈以和爾乃御文軒臨洞庭莊子曰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也新語曰高臺百仞文軒影憲也琴瑟交

揮左箎右笙廣雅曰揮動也毛鐘鼓俱振簫管齊鳴廣雅曰振動也毛然後姣人乃被文毅之

華桂振輕綺之飄飆毛詩曰倭人僚兮劉熙釋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宋玉諷賦曰主人之

戶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弟上遺黃金步搖毛靈詩傳曰熠燿鮮明也司馬彪揮流芳耀飛文韓康伯周易

鼓煥煥紛張衡賦曰煥長裾隨風悲歌入雲列子曰薛談學語於秦青辭歸青蹻捷若飛蹈虛遠

蹻廣雅曰蹻趨行也今為蹻古凌躍超驤蜿蟬揮霍楚辭曰超驪推阿西京翔爾鴻鸞灑然鳧沒雅爾

貌也漢魏立切縱輕體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西京賦曰紛縱體而迅赴不逮飛聲激塵依違厲響

七略曰漢興善歌者魯人虞公愛樂動梁上
塵依違猶徘徊也楚辭曰余思吾鄉心依違才捷若神形難為象舞賦曰彷彿神動於是為歡未泯白日

西頽東都賦曰十超本深方言曰頽散樂變飾微步中閨玄眉弛兮鈿華落收亂髮兮拂蘭澤

於辭已見洛神賦形嬌服兮揚幽若。說文湯曰楚嬌之外紅顏宜笑，睇眄流光。楚辭曰既醉兮又宜時

謂好南也嬌火切與吾子攜手同行。毛詩曰惠而好踐飛除，即閑房。司馬彪上林賦華燭爛，幄幙張。秦嘉贈婦詩曰

華燭左氏傳曰動朱脣，發清商。舞賦曰動朱脣神女賦曰朱脣的其揚羅袂，振華裳。若丹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也九秋之夕，為歡

未央。九秋之夕言其長也古樂府有歷九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游之乎？秋姜蕩相行蘇武詩曰權樂殊未央玄微子曰：『

予願清虛，未暇此遊也。』

鏡機子曰：『予聞樂君子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張衡問曰貫高以端辭顯義

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西京賦曰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分故田光伏

劍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史記燕太子丹謂田光曰丹所嘗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光曰諾退到荊軻曰吾

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左氏傳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李陵詩曰幸託不肖且威懼萬乘，華夏稱雄。書漢

曰天子畿方千里出兵車萬乘故辭未及終，而玄微子曰：『善。』

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忌之儔，乃上古之後

公子也。田文孟嘗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莊子曰乘物以游心又曰隨物無

凌轢諸侯，驅馳當世。呂氏春秋曰凌轢諸侯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

放志游平雲中也。

說文曰揮奮也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劉鄩趙都賦曰煦氣成虹霓揮袖起風塵文與此同未詳其本也 吾子若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 玄

微子曰：『予亮願焉，然方於大道，有累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月。』

苗，威靈震乎無外，國語曰少昊之衰九黎亂德章昭曰九黎黎民九人尚齊帝曰禹惟時有苗不率汝徂征孔安國曰三苗之民數子王誅崔駰七依曰仁臻於行葦惠及乎黎苗四子講德論曰威靈外覆公羊傳曰王者無外也 超隆平於殷周，躡羲皇而齊泰。東都賦曰即土之中有周成穆平之制焉 顯朝惟清，王道遐均，民

望如草，我澤如春，班固漢書文紀述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草 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岳無巢居之民。

光，尚書曰俊乂在官國語曰秦后來在章昭曰 舉不遺才，進各異方。左氏傳曰楚子襄曰晉君學不失 譖典禮於

辟雍，講文德於明堂。左氏傳曰隨武子曰典禮不易尚書曰帝乃誥教文德毛詩曰矢其文德治此四國 正流俗之華說，綠孔氏之舊章。俗流

已見上華說已見文賦舊章已見東都主人王肅

散樂移風，國富民康，解嘲曰散以禮樂風以詩書禮記曰樂行移風 故甘靈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儀斗威

神應休臻，屢獲嘉祥。尚書曰休徵東京賦曰 故甘靈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

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時則甘靈降鵲冠子曰聖人其德上及泰潛下及泰寧景星光潤史記曰天精明時有

赤方策與齊方策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合為景星其狀無常出於有道之國也 觀游龍於神淵，

聆鳴鳳於高岡。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水而王龜龍被文而見神女賦曰繞若游龍周易曰潛龍勿用又曰或躍在淵樂汗圖徵曰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皇至廣雅曰聆聽也毛詩曰鳳皇鳴矣此霸道之至

隆而雍熙之盛際。漢書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霸王道雜之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然主上猶以沈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

厲。漢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沈恩汪濊采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邊讓章華後賦曰舉英奇於幽隱尚書曰明揚側陋東都賦曰散曄曄於燿

幽巖穴已。尚書中候曰王至礪溪之水呂尚鈞崖下趨拜尚立變名曰望毛詩曰之子于釣言綸之網鄭玄曰以繩為之綸此寧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淮南子曰甯威商歌記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秋猶時也史記朱亥謂魏公子曰此是効命之秋也

吾子為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法言曰或問太古

淫欲以厲我，祇攬予心。杜預左氏傳注曰勸勉也毛詩曰胡逝我梁祇攬我心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韓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

靡爾身輕若飛，然神悟益爾體輕。願反初服，從子而歸。』楚詞曰道不入以離尤退將復修初服公羊傳楚莊王謂司馬子反曰吾亦從子而歸

今予

七命

張景陽

沖漠公子含華隱曜。沖漠沖虛恬淡也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南山四皓潛光隱耀世嘉其高也嘉遯龍盤，翫世高蹈。周易曰嘉遯貞吉尚書大傳曰龍龍貞信越其

遊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莊子曰乘物以游心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取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

立言與七

其對句秀麗

其而氣無異

其所氣秀麗

非綺立
之而少
局已推
化其局
息逐步
入似有
驟而較
故叔去
遠矣未
歸失立
之不體
言親

雲子天地之間老子曰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

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
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毛詩曰幽

幽南山與
隱處也

於是殉華大夫聞而造焉，乃勅雲輅，驂飛黃，

東京賦曰結飛雲之轡轡淮南子
曰黃帝治天下於是飛黃服車

越

奔沙，輾流霜。

劉劭七華曰超
重淵越流沙

凌扶搖之風，躡堅冰之津。

莊子曰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司馬
彪曰扶搖上行風也列子曰堅立散

旌拂霄

墜，軌出蒼垠。

許慎淮南子注
曰垠墜垠也

天清冷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

迴輪。

仲長子昌言曰闢上古之隱士或伏重岫之內窟
窮畢之底列仙傳曰赤松子常止西王母石室中

遂適沖漠之所居，

爾雅曰適之也

其居也，崢嶸幽藹，蕭

瑟虛玄。

廣雅曰崢嶸深冥也
說文曰玄幽遠也

溟海渾漭，涌其後，嶰谷嶰嶠，張其前。

十洲記曰東王所居處山外有長海長
海水色正黑謂之溟海說文曰渾漭聲

也後衰切又曰溟溟深貌也胡郭切漢書曰取竹之嶰谷音義
曰嶰谷嶰嶠北谷名嶰嶠深空之貌也嶰音解嶰音牢嶰音曹

尋竹竦莖，蔭其壑，百籟羣鳴，聳其山。

山海經曰大
荒之中有岳

山尋竹生焉郭璞曰尋竹大竹也莊子曰地聽則衆竅是也
聳其山謂衆聲也嶰山爲之壑也蒼頡篇曰聽耳不聞也

衝飄發而迴日，飛礫起而灑天。

鹽鐵論曰衝風颯曰
沙石旋積東京賦曰

飛礫
雨散

於是登絕巘，溯長風。

毛萇詩傳曰巘小山別大山者
也薛綸西京賦注曰溯向風也

陳辯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

論語子張曰
敢問崇德辨

惑

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迹。」

廡場釋實曰聖人不違時而匿迹賢者不肯
俗而遺功七啓曰感分遺身楚辭曰聊晷晷

匿迹

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沒則勒洪伐於金冊。

東觀漢記曰封禪其玉牒文祕說文曰牒札也陳琳
章帝碑曰撰勒洪伐式昭德音金冊曰見西京賦

今

公子違世陸沈，避地獨竄。

陸沈已見張景陽雜詩孔安國尚書傳曰
違避也論語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

有生之歡滅，資父之義廢。

曰夫人有生之最尊者也孝經
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愁洽百年，苦溢千歲。

古詩曰人生不滿
百常懷千歲憂

何異促鱗之游汀渚，短羽之

棲翳蓄？張升與任彥堅書曰今將老弱處于窮澤漸清汀潭當何聊賴吐冷切說文曰滯滯小水也故冷切孫子兵法曰林木鬱蓄也今將榮子以之人天大寶，悅子以

縱性之至娛，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列子揚朱曰從性而游不道萬物所好七啓曰戲游觀之至娛窮地而游，中天而居。列子曰穆王執化人之

傾四海之歡，彈九作之朕，說文曰歡喜樂也又曰朕腹下肥者西都實曰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鑽屈轂之瓠，解疏屬之拘，子欲

之乎？言風轂之瓠雖鑽疏屬之拘雖解今欲以辯而鑽解之也韓子曰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轂往見之謂仲曰轂有巨瓠堅

曰然今先生雖不恃人之食亦無益人之國矣猶可棄之瓠也田仲若有所失如石厚而無竅願致之先生田仲曰堅如石不可剖而斷厚而無竅不可以受水斲焉無用此瓠爲也屈轂曰然其棄物乎

特傳曰雖在不敏，敬聽嘉話。孝經曰參不敏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楚辭曰北有寒山卓龍苑

然北方怪陰故曰太冥

金岸嶧，瓊嶺玉山也晉靈光殿賦曰爾旋嶧而龍嶧時嶧漸平貌也碑步迷切嶧徒奚切左當風谷，右臨雲谿，上無凌虛之巢，下無跖

實之蹊。淮南子曰鳥排虛而飛獸躡實而走高搖別峻挺，茗邈茗嶢，搖別危貌也茗邈高貌也茗莫冷切晞三春之溢露，

邈九秋之鳴颯。毛萇詩傳曰嗚乾也班固終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邈與邈同曰見上文古樂府有歷九秋萎漻相行零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毛萇詩

尊貌也霏亦雪木旣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彫。傳穀七激曰陽春後榮涉秋先彫於是構雲梯，陟崢嶸，墨子曰公轅

取長首謂曰構雲梯抗浮柱剪蕤賓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又曰季冬之月律中大呂

郭璞方言注曰崢嶸高峻也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營匠未詳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柤社樹觀者如市匠伯不願可馬

木鄭玄曰陽木生於山南陰木生於山北也

兩節開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
二節以應風皇之音以北黃鐘之宮
器舉樂奏，促調高張，禮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音朗號鍾，韻清繞

梁。楚辭曰操伯牙之號鍾兮挾琴律而彈微戶曰繞梁追逸響於八風，采奇律於歸昌，風俗通曰聲所以五

八者繁八風也，淮南子曰律之初生也，爲風。追逸響於八風，采奇律於歸昌，風俗通曰聲所以五

之音，韓詩外傳曰鳳舉曰上翔集鳴曰歸昌，啓中黃之少宮，發蓐收之變商。中黃土色禮斗賦曰少宮主政宋均

任重爲設副也，劉向雅琴賦曰彈少宮之際天授中徵以及泉。若乃龍火西頽，暄氣初收，漢書曰東宮者龍房心爲火

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蓐收，淮南子曰樂宮生徵變商生羽。若乃龍火西頽，暄氣初收，漢書曰東宮者龍房心爲火

火猶西流，禮記曰仲秋陽氣日衰。飛霜迎節，高風送秋。桓麟七賦曰飛霜厲其未疾風激其

之晴，左氏傳曰土庶流兮他州異境，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歲。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舞賦曰若迴瑟促

促柱變調改曲，陸機前緩歌行曰大容揮高絃意與此同也。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張衡舞賦曰含清哇而吟詠，若頤曰哇

鼓聲中殿。奏綠水，吐白雪，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絳高誘曰綠水激楚迴，流風結，上林賦曰激楚結風文穎曰激

楚復依激結之急風爲節也。悲葦蕤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田俛子曰曉爲天子宴蕤生於庭爲帝成歷，鄭玄詩

御也，古詩曰四五占兎缺。梵釐爲之擗標，嬌者爲之嗚咽，左氏傳初甚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釐婦杜預曰釐婦爲釐毛詩曰

婦曰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天而仰秣，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吹笙則鳳鳴，靈記曰傾耳仰

肉飛說文曰噓吹噓音虛，秣或爲謀也。蓋此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舞賦曰天公

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蘭宮祕宇，彫堂綺櫺，楚辭曰：彷徨兮蘭宮。魯靈光殿賦曰：乃雲屏爛汗，瓊壁青葱。記

曰：疏屏，天子廟飾也。鄭玄曰：屏，謂之樹刻。之爲雲氣。王褒甘泉賦云：耀耀照形之玉壁。應門入襲，璇臺九重。毛詩曰：乃立應門。郭璞爾雅注曰：襲，重也。汲古文曰：表

以百常之闕，園以萬雉之墉。表標也。百常，高也。西京賦曰：徑百常而蓋揮西。爾乃曉榭迎風，秀出中

天。方言曰：曉，高也。郭璞爾雅注曰：榭，臺上起屋也。曹子進七啓曰：迎清風而翠閣霞連，長翼臨雲，飛

陞凌山。鄭玄禮記注曰：祭屋，築也。魯靈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春秋元命苞曰：玉繩，北兩星爲玉繩說

地四千里，其景皆倒頽素炳煥，粉栱嵯峨。毛萇詩傳曰：頽，赤也。說文曰：陰，刺負檐也。陵陽子明經曰：倒景，鏡去

在下軒長影之隱也。錯以瑤英，鏤以金華。廣雅曰：錯，廁也。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劉方疏含秀，

圓井吐葩。魯靈光殿賦曰：懸棟結阿，天懸綺疏。圓，滿方重殿疊起，交綺對幌。西京賦曰：交綺，飾以疏察文幽堂

晝密，明室夜朗，焦螟飛而風生，尺蠖動而成響。晏子春秋景公問於晏子曰：天下有極細乎？對曰：東海有

之風以若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列子曰：聲色攜公子而雙游，時娛觀於林麓。曹大家列女傳

求伸也。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承意恣

歡，仰折神籟，俯采朝蘭。本草經曰：白芷遡蕙風於衡薄，眷椒塗於瑤壇。邊讓章華賦曰：蕙風香

烈步衡薄而流芳。漢書曰：偏觀此爾乃浮三翼，戲中沚。越書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長十丈，中翼

璚瑤堂。王逸楚辭注曰：璚，猶堂也。

一，艘長九丈六尺，小翼一，艘長九丈，毛詩曰：宛在水中央。

潛

鯢駭驚翰起，蘇林漢書注曰鯢音魚鯢今呼魚謂之鯢呼沈絲結，飛矰理，毛詩曰其釣維絲伊緇毛長曰矰給也鄭玄曰以絲為之給謂矰也

增矢用諸弋射鄭玄曰挂歸翮於赤霄之表，出華鱗於紫淵之裏。歸翮鴻雁之屬也淮南子曰夫鴻鵠背真背天霄摩赤霄上林賦曰紫淵穆其

北然後縱棹隨風，弭楫乘波，杜預左氏傳曰縱放也吹孤竹，拊雲和，周禮曰孤竹竹得生者雲和山名

淵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采菱之歌。淵客習水者也吳都賦淵客慷慨而泣珠漢書曰淮南鼓四人歌

曰：「乘鳧舟兮為水嬉，穆天子傳曰天子乘鳧舟遊日舟為鳧形制今吳之臨芳洲兮拔靈芝，楚辭曰

兮杜若西京賦曰樂以忘戚，游以卒時，論語子曰樂以忘憂家語孔窮夜為日，畢歲為期，此蓋宴居

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毛詩曰或燕燕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周禮曰西方白禮詁曰孟秋之月其音商劉植與天凝地閉，

風厲霜飛。凝猶結也禮記曰仲冬之月塗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

禮詁曰季冬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劉向書五行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爾乃列輕武，整戎剛，輕武戎剛以車

始也故立秋出軍行師西方為金故曰金郊也國語經文曰日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建雲鬢，啓雄芒，雲鬢髮

戎剛車名也東京賦窈窕輕武於後陳奏殿殿之囀感漢書曰衛青令武剛車環為營張晏曰兵車也施旄也，上林賦曰連雲旆鬣與旌古字通于虛賦曰建于

將之雄戟，芒鋒刃也，漢書賈誼曰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駕紅陽之飛燕，駢唐公之驍驪，羽隊士負羽而為隊也羽獵賦曰蒙盾負羽而

擊之誤也左氏傳曰唐成公有兩屯羽隊於外林，縱輕翼於中荒。經者以萬計翼左右甄也越絕書曰子胥兵分

爲爾張夜
火相望

爾乃布飛纒，或云飛羅

張修民，

爾雅曰張苦謂之纒或作民音是夫然羅民一以爲對恐互說廣雅曰民
兔音也劉逵吳郡賦注曰民樂網也然張氏之意蓋同劉說纒或爲羅

陵黃岑，挂青巒，

爾雅曰巒帶也郭璞曰
山峭長者荆州謂之巒

畫長豁以爲限，帶流谿以爲關。旣乃內無疏蹊，外

無漏迹，

廣雅曰疏通也七啓曰
下無漏迹上無透飛

叩鉦數校，舉麾旌獲。

周禮曰鼓鉦鳴鑼車皆行鄭玄曰鑼鉦也散爲陣列而行也漢
書曰大校獵如淳曰合軍案案有幡校也周禮曰建大麾以田

鄭玄曰不在九旗之中周禮曰服不兵射則贊張侯
以旌居之而特獲鄭玄曰待獲射者舉旌以獲也

設金機，馳鳴鑼。

說文曰設張弓弩機弩牙也以金爲之漢書曰
設乃作爲鳴鑼音義曰箭鑼也如今鳴箭是也

剛豪，落勁翮。車騎競驚，駢武齊轍。

說文曰驚亂馳也駢並也毛萇詩傳曰
武迹也社預左氏傳注曰轍車迹也

身忽揮霍，雲迴風烈。

前孫

子曰下之和上等猶
響之應聲影之隨形

舉戈林竦，揮鋒電滅。

林廣雅曰竦立也
東京賦曰戈矛若

仰傾雲巢，俯殫地穴。穴殫擊歡所殫者也

有圓文之狎，班題之獾。

毛萇詩傳曰豕一歲曰狎又鄭玄曰豕生
三子曰獾然此狎獾指諸獸不專論豕也

鼓鬣風生，怒目電縱。

陸光也
七從切

霜刃，足撥飛鋒。

說文曰敵鬣骨也胡按切
廣雅曰撥除也補達切

甌林蹶石，扣跋幽叢。

甌以鼻搖動也五忽切郭璞爾雅注曰蹶動搖
之貌也居月切孔安國論語注曰扣擊也毛萇

詩傳曰跋蹶也扣
跋或謂却伏也

於是飛黃奮銳，賁石逞技。

史記曰盡廉以材力事殷紂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鑿而右搏騶
虎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吳越春秋曰夫差使

王孫聖占夢聖曰占之不吉王怒使力士石蕃以鐵椎
椎殺聖張華博物志曰石蕃衛臣也賁賁千二百斗沙

爲損非也王逸楚
辭注曰馮天也

拉虺虺，挫獬廌。

爾雅曰虺白虎虺黑虎張揖漢
書注曰獬廌似鹿而一角也

麀封豨，償馮豕。

淮南子曰伍胥曰吳爲封豨修蛇小雅曰封大也方
言曰南楚人謂豬爲豨爾雅曰償償也甫運切償或

說文曰犛兩手擊也補買切
說文曰犛兩手擊也補買切

勾爪摧，踞牙掉。

淮南子曰勾爪擊牙於擊擊矣
說文曰掉兩手擊也補買切

瀾漫狼藉，傾榛倒壑。

說文曰草
編狼藉也

殞豨挂山，僵踣掩澤。

爾雅注曰踣前覆也張揖上林賦注曰掩覆也
說文曰殞豨也

藪爲毛林，隰爲丹薄。

鄭玄周禮注曰澤無水曰
藪也廣雅曰草澤生曰薄

於是撤圍頓罔，卷旆收膏。

鄭玄禮儀注曰撤除也頓猶捨
也禮記曰前有塵埃則頓鳴鑼

虞人數獸，林衡計鮮。國尚書傳曰鳥獸新穀曰鮮論最情勤，息馬韜弦。日僑漢書注最功第一也西京賦

勢也又曰肴馴連鑣，酒駕方軒。既文曰鑣馬銜也西京賦千鍾電醕，萬燧星繁。孔叢子曰饒飲千鍾西京賦曰升騰舉燧既饒鳴鍾

既文曰鑣陵阜霑流膏，谿谷厭芳煙，歡極樂彈，迴節而旋。鄭玄周禮注曰節信此亦田游之

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為之乎？下之壯觀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寡人願寄

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陽劍。凡下文邪谿之鋌，赤山之精，越絕書曰越王勾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曰薛燭王召而

南子注曰鑿鋼鐵也徒銷踰羊頭，鑊越鍛成。淮南子曰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昇陸朝兕甲莫之服帶許慎曰銷

鼎切精謂其中尤善者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說文曰煉治金也質達國語注曰鑠銷也說文

自鑠姓者尙書陳濟南鍛成芝韻書曰鑠樵也豐隆奮椎，飛廉扇炭。越絕書薛燭曰當造此劍之時雨師鼓雷公擊鑿蛟龍捧燧天

于不造百辟寶劍長四尺王粲器化成，陽文陰縵。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者干將之妻名也干將曰吾師乃投也金

爐中使童女三百鼓鑿裝炭金鐵乃鑄遂以成劍賜曰干將而作龜流綺星連，浮綵豔發。綺光色也越絕書曰王與純鈞

文陰曰莫耶而後理干將歷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闔閭甚重之光如散電，質如耀雪。莊子曰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魏文帝

論曰太子不劍銘曰流形冠豪曹，名珍巨闕。越絕書

潔之碧也越絕書曰王取純鈞薛燭觀其光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文煥煥如冰之將釋

取蒙曹薛燭曰蒙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劍見其能相勝曹已權矣非寶劍也王取巨闕曰蒙寶劍也夫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

指鄭則三軍白首，磨晉則千里

流血。越絕書曰楚王作鐵劍三枚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與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於是楚引太阿之劍登城而摩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晉鄭之軍頭畢白也

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駟，

韓非子曰寶長劍赴機薄折刃赴深淵蛟龍戰國策曰蘇卒之劍水擊鴻鴈越絕書曰勾踐示薛燭巨闕曰吾坐靈臺之宮有馴鷺白鹿而過者車奔馬騰吾引劍而指之駟灑上飛揚不知其絕也

斷浮翮以爲工，絕

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

浮翮鴻鴈也見上注史記蘇秦說韓王曰韓卒之劍當敵則斬堅甲

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

模，說文曰舒申也晉灼漢書注曰

形震薛蜀，光駭風胡。越絕書爲獨盜一人也

價兼三鄉，聲貴二都，

薛燭純鈞曰客有買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曰雖傾城益金珠玉滿河獨不得此一物况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然實二鄉而云三者避下文也

或馳名傾秦，或夜飛

去矣。越絕書曰圍廬無道湛虛之劍去之入水行凌楚王臥而設湛虛之劍

是以功冠萬載，威懼無窮，揮之

者無前，擁之者身雄。

說文曰揮奮也漢書元后詔曰奮無前之威

可以從服九國，橫制八戎，

五殺大夫相秦施德

爪牙景附，函夏承風。

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家語孔子曰舜之爲君四海承風

此蓋希

世之神兵，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

魯靈光殿賦曰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

天驥天馬也或爲儀傳玄乘與馬賦曰九方不能測其天機列于伯樂曰九方臯之所觀天機也

稟氣靈淵，受精

皎月。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遜甲開山圖曰瀛西神馬山有淵池龍馬所生春秋考異曰地生月精爲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

眸矚黑照，玄采紺發，

趙歧孟子注曰眸子也說文曰矚目也音兩說文曰

紺深青而赤色

沫如揮紅，汗如振血。

漢書天馬歌曰豨赤汗染流精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霜露也流沫如結也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振猶奮也

秦青不能

識其衆尺，方堙不能觀其若滅。呂氏春秋曰古者善相馬者管背相唇吻乘牙相前皆天下良士也若趙之王良秦天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野轍爾乃巾雲軒，踐朝霧。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雲軒已見上赴春衢，整秋御。秋御秋駕也司馬彪莊子注曰秋駕法駕也

蚪踊螭，騰麟超龍翥。甘泉賦曰馴者馴兮六索蚪劉梁七舉曰天馬之號出自西域纁阿為右御以術儀攬轡舒節凌雲先驅戶子曰馬有騏驎徑駿南都賦曰馬鹿超而龍騏望山載奔，視

林載赴，氣盛怒發，星飛電駭。李九七漢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則莫若益野騰駒也志凌九州，勢越四海。景不及形，塵

不暇起，影不及形，塵不暇與也。浮箭未移，再踐千里。浮箭謂漏刻也爾乃踰天垠，越地隔，過汗漫之

所不游，躡章亥之所未迹。淮南子章士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若十舉臂竦身而登入雲中又曰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步使章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陽鳥為之頓羽，夸父為之投策。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曰中有三足鳥為者陽精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飲河渭河涸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弄其杖為鄧林

斯蓋天下之雋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大梁黍未詳瓊山禾即崑崙之山禾木山海經曰崑崙之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唐稷播其根，農帝嘗

其華。尙書帝曰汝后稷播時百穀實誼曰神農嘗百草之實教人食穀者也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周禮曰庖人掌共六禽鄭司農注曰鴈鴝與雉鳩鴝禮記曰孟春食參與羊孟夏食菽與

雞孟秋食麻與大孟冬食黍與稷窮海之錯，極陸之毛。尙書曰海物維錯禮記曰加豆陸產也穀梁傳曰凡地之所生謂之毛伊公鑿鼎，庖子揮刀，伊公伊尹也章

昭漢香注曰爨灼也庖子庖丁也味重九沸，和兼勺藥。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和九沸九變為火之紀高誘曰紹節也味待火然後成故曰火為之節也文穎曰勺藥五味之和

晨覺露鶴，霜鷓黃雀。說苑曰魏文侯嗜晨覺霜露降鷓鴣美南都賦曰歸鳳鳴鸞楚辭曰煎醴膾玉遠曰膾黃雀也圖案星亂，方丈華錯。鹽鐵論曰重

不知隨未躬耕者之勤也。墨子曰：美食方丈，目不能徧視。口未能徧味也。列女傳曰：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也。**封熊之躡**，翰音之跣，雞曰翰音，呂氏春秋曰：善學者者，若齊王之食雞也，食其跣也。**燕髀狸脣**，髮殘象白。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肉之美者，雉燕之髀，狸之脣，孫奕爾雅注曰：舊胡圭切，說文曰：髀，股干而後足也。外也，禪爾切。呂氏春秋伊尹曰：肉之美者，狸之髀，燕之脣，高誘曰：髮，鬣牛也。在西方象象獸也，在南方取其遠方物之美也，鬣象之肉，美黃異味。

也。殘白豈豕肉之異名也。崔駰博徒論曰：燕髀，羊殘炙，雁黃，豕味。**靈淵之龜**，萊黃之鮪。七啓曰：寒方客之樂，龜靈鐵論曰：漢書東萊郡有黃縣，說文曰：鮪，海魚也。從來切。

丹穴之鸚，玄豹之胎。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鸚，五采名曰鸚，說文曰：鸚，鳥大鸚也。列女傳曰：丹穴之山，有玄豹六，六曰：殷君玉杯，象箸不盛，菽菹之羹，必將胎也。

燁以秋橙，酷以春梅。左氏傳晏子曰：和如饗，豈水火醴醴鹽梅以烹魚肉，燁之以薪，杜預曰：燁，炊之也。博物志曰：燁，似橘而非者，袖而有芬香。劉梁七舉曰：酷以醴醴，和以密飴，廣雅曰：沾，澆也。酷與沾同也。

他甚切尚書曰：若**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高王帝辛皆謂紂也。史記曰：帝乙崩于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作和，說爾雅鹽梅也。

不盛菹也。**范公之鱗**，出自九溪。陶朱公養魚經曰：范公問之曰：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為生之法，五水畜耶，蓋者也。范公之鱗，一所謂水畜者，魚池也。以六畝地為池，池中有九洲，即求懷于鯉魚，以二月上旬庚日，內池

中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又資也。**頰尾丹鯉**，紫翼青鬢。毛詩曰：鮪魚頰尾，丹鯉已見上文。**爾乃命支離**，飛霜鏗。莊子曰：朱泚支離，益障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司馬彪曰：紅肌綺散，素膚雪落。七啓曰：玄熊素膚，朱姓也。泚，漢名也。益，人名也。泚，音彭切。霜，鏗已見上文。

廁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孟子曰：蠶妻者，古明目者也，能視百步之外，見秋蟬之未楚辭曰：蟬翼為重。**繁肴既闕**，亦有寒羞。蒼頡說

也。周禮曰：朝事之饗，鄭司農曰：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饗具，口實之饗也。

曰：棊亦橘之類。**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劉涓子吳郡賦注曰：龍眼如荔枝而小，味甘，又曰：椰樹似檳榔，實大如瓠，也。音淡或曰：類。裏有汁，美如蜜，核可作飲器，殼即核也。凡物內盛者，皆謂之殼。音角切。協韻苦。

芳旨萬選，承意代奏。鄭玄周禮注曰：選，擇也。孔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盛臥之荊州記曰：萍

互切。

開鳥程鄉有酒官取水為酒極甘美與湘東靈酒年常獻之世稱靈酒
吳地理志曰吳與烏程縣酒有名張華輕薄篇曰若精竹葉酒宣城九醞酒
浮蟻星沸，飛華萍接，南都賦膠如萍玄

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博物志曰玄石從中山酒家醱酒家與之千日之酒
日，薛君韓詩章句曰壽顏色均乘寡謂之流開門不出
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黃石公記曰昔吳將之用兵也人

飲之夫一斝之惡不味一河而三
斯人神之所歆羨，觀聽之所燁曄也。毛詩曰帝謂文王無然歆羨說文曰歆

軍思為致死者以滋味及之也
子豈能強起而御之乎？公子曰：「耽口爽之饌，甘腊毒之味，老子曰五味令人口

也。盛貌
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以務相強命曰爛

雖子大夫之所榮，故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徵，大人有作，杜預左氏傳注曰融期也晉為金德故曰金

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周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毛詩序曰
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思文后穆配天也尚書序曰昔在帝堯光宅天下

短公文王也國語曰太上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之孟子
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尚書仲虺曰惟王克寬克仁彰

曰昔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王處岐已見思文賦
其豐其澤，尚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春秋緯曰

之德尚書曰湯既
皇道煥炳，帝載緝熙，景福殿賦曰樂我皇道尚書舜曰有能奮

廼聖人氣鬱鬪筋骨變結作舞宣導之國語曰王將鑄無射衛律於
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度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範也

教清於雲官之世，治穆乎鳥紀之時。左

傳曰鄒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阿焉曰少皞氏鳥名何故也鄒子曰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我高祖少皞之立也鳳鳥適至故以鳥紀為鳥師而鳥名也

王猷四塞函夏謐寧毛詩曰王猷

同已見上文爾

丹冥投烽青微釋警丹南方朱冥也楚辭曰歷亂識於朱冥王逸曰朱冥之野也青微東方也呂氏春秋

丹冥投烽青微釋警丹南方朱冥也楚辭曰歷亂識於朱冥王逸曰朱冥之野也青微東方也呂氏春秋

道修於內而已故御走馬以養田東京賦曰御

走馬以養車墨子曰昔夏明使飛廉探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吳

卻馬於糞車之轅銘德於昆吳之鼎老子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養田東京賦曰御

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

書法曰徵雲也以木櫓

樵夫恥危冠之飾興臺笑短後之服

長楊賦曰土有不談王道者即樵夫笑之韓非子曰解其長劍免其危冠左氏傳曰人有

耕父推畔魚豎讓陸南子曰黃帝化天下漁者不爭坵

樵夫恥危冠之飾興臺笑短後之服

六合時邕薤蕪蕩蕩呂氏春秋曰

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

玄鬪巷歌黃髮擊壤坤蒼曰黃髮也鬪與鬪古字通也大聊切列子曰堯

解羲皇之繩錯陶唐之象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尚書大

爾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毛詩曰黃髮台背爾雅曰黃髮壽也

解羲皇之繩錯陶唐之象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尚書大

論天曰堯時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十之人擊壤於塗也

刑維屢下刑墨

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左氏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尚書曰五百里荒服又曰二百里流

錯陶唐之象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尚書大

語不傳於輶軒地不被乎正朔風俗通曰秦周當以八月輶軒使探異代方言議之祕府春

莫不駿奔稽

于時昆蛟感惠無思不擾毛詩序曰文

類委質重譯毛詩曰駿奔走在廟喻巴蜀曰稽類來享禮記曰拜而後

苑戲九尾之禽園棲三足之鳥春秋元命苞曰天之文王以九尾狐

于時昆蛟感惠無思不擾毛詩序曰文

毛詩曰無思不服應劭漢書注曰擗馴也

鳴鳳在林夥於黃帝之園禮瑞命詔曰黃帝服黃龍黃冠冠齊于宮鳳乃啟人

鳴鳳在林夥於黃帝之園禮瑞命詔曰黃帝服黃龍黃冠冠齊于宮鳳乃啟人

人所禽制也典引曰三足軒翥於茂

鳴鳳在林夥於黃帝之園禮瑞命詔曰黃帝服黃龍黃冠冠齊于宮鳳乃啟人

鳴鳳在林夥於黃帝之園禮瑞命詔曰黃帝服黃龍黃冠冠齊于宮鳳乃啟人

林象舊曰鳥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也

鳴鳳在林夥於黃帝之園禮瑞命詔曰黃帝服黃龍黃冠冠齊于宮鳳乃啟人

鳴鳳在林夥於黃帝之園禮瑞命詔曰黃帝服黃龍黃冠冠齊于宮鳳乃啟人

謂多
爲夥

有龍游淵，盈於孔甲之沼。

左氏傳：蔡邕曰：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也。杜預曰：孔甲少康之後，九世之君也。

萬物烟燼，天地

交泰，

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又曰：天地交泰。

義懷靡內，化感無外。

莊子：徧謂周曰：吾知道，近乎無內，遠乎無外。

林無被褐，山無韋帶。

曰：聖人被褐，懷玉，漢書賈山上疏曰：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

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靈蔡。

尙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乃審象，勞求於天下，孔安國曰：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

也。史記曰：呂尚年者矣，以漁釣奸周，西伯將攻下之日，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論語曰：臧文仲居蔡，鄭玄曰：蔡，謂國君之守龜也。

搢紳濟濟，軒冕藹藹。

足以致貴，賤廢雅曰：龜，龜盛也。

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爲與造化遊，蓬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嚴君平老子指歸曰：功與道。

天地齊光

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

莊子曰：黃帝問廣成子：廣成子蹶然而起，司馬彪曰：蹶，疾起貌也。

賦司馬遷書曰：請略陳固陋，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在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蓋理有毀之，而爭寶之訟解。

莊子曰：庚市于肩之毀玉也，淮南子：莊子肩解曰：庚市于聖人，無怒。

者也，人有爭財相鬪者，庚市于毀玉於其間而鬪者止。

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

呂氏春秋曰：齊閔王病瘡，往宋迎文藝，文藝視王，愷謂太子曰：王病得怒，愈愈則殺，學如何？太子曰：臣當與母共請於王，必不殺子矣。學在不解，履登袪，衣問王之疾，王怒叱而起，病即瘳。將

王恣文學太子與后，請不得遂，恣文學司馬彪莊子曰：注，痊愈也。

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棲我以蒨家之屋。

莊子曰：五音令人耳聰，周易曰：豐其屋，飾其家，覆篋障。

田游馳蕩，利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應子。

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至聞皇風載馳，時聖道醇。

杜預左氏傳注曰：醇是也，于匪切，尙書曰：政事惟醇，孔安國曰：醇，粹也。

舉實爲秋，攜藻爲春。

韓詩外傳曰：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謂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以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今子樹其非人也，答蒙蔽曰：攜藻如春華。

下有可封之

民，上有大哉之君。

尙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民或爲屋。余雖不敏，請尋後塵。

桓元川書曰敢不
策陶敬謹後塵

詔

詔

漢詔佳者
武帝多獨收
以其文則
以武勝則
蓋亦深也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善曰言馬不具或奔或蹏御之以並而致千里之遠

聲韻曰蹏蹏也杜計切

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晉灼曰被世譏論也善曰越絕書曰有高世之材者必有負俗之累也

夫泛駕之馬，蹏弛之

士，亦在御之而已。應劭曰泛馳也馬有餘氣力乃能敗駕泛方奉切如淳曰弛廢也士行卓異不入俗檢如見斥逐也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

異等，照劭曰魯言秀才避光武諱改稱茂才異等者感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善曰桓子新論雍門周曰遠赴絕國無柱見期

賢良詔

漢武帝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象刑而民不敢犯也善曰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墨子曰畫衣冠而民不犯日月所燭，罔

不率俾。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昔舜出入月日罔不率俾孔安國尚書傳曰無不循化而使也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鳥獸。善曰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年不用

及鳥獸焉，予曰湯之德及鳥獸矣。毛詩序曰文王受命樂其有德德及鳥獸焉予曰湯之德及鳥獸矣教通四海，海外肅慎，管灼曰東夷傳肅慎今挹婁地是也在夫餘之東北千餘里，大

通子四海海外
癡憤抱於甲切
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晉灼曰北發似國名也。應劭曰馮異折渠搜之屬。雍州在河關西。善曰北發禮北發渠搜氏羌來服。鄭玄詩箋曰氏羌夷狄國別在西方也。星

辰不孝，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善曰大戴禮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蝕，星辰不孝，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陸不絕矣。麟鳳在郊，藪河

洛出圖書。善曰禮記曰聖王所以順故風，風騏驎皆在郊。戴周易曰河洛出圖書，聖人則之。嗚呼！何施而臻此乎？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

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善曰尚書曰予唯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來，朕攸濟。猗歟！偉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

之洪業，休德也。如淳曰猶詩曰猗歟猗歟也。猗美也。偉大也。歟辭也。言美而且大。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

大夫之所親聞也。善曰國語。楚王勾踐曰苟聞于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故曰于大夫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

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册 說文曰册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象其體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也。

册魏公九錫文 范曄後漢書曰曹操自爲魏公，加九錫。韓詩外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鉄鉞。九錫秬鬯。謂之九錫也。

潘元茂 文章志曰潘昂字元茂，獻帝時爲尚書郎。邕東海相，未發拜尚書左丞，病卒。魏錫昂所作。

制詔 蔡邕獨斯曰制詔者王之言，必爲法制也。詔猶詔也。三代無其文，秦漢有也。使持節丞相領冀州牧武平侯 魏志曰建安元年天子假太祖

州牧 朕以不德，少遭閔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朕謂獻帝也。左氏傳楚子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又楚少

孫評文選 卷三

文甚佳妙
在曹之鑿
校不措所
用之非其

地不可耳文之
不如其耳
程之只耳
左與之才
此等文以
未可忽之
全法尚古
入文是化

敘功處原
非虛詞但
出於實私
意中則私

撫社稷而越在侖境尚書曰退矣西土之人范曄後漢書獻帝紀曰初平元年遷都長安興平二年車駕東歸李傕復追戰王師敗帝渡河幸安邑建安元年六月幸開喜七月車駕至洛陽漢書河東郡有安邑縣開喜縣然自開喜入洛必塗經河內本衛國河東本唐魏所封故曰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何休曰旒旒也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

觊分裂諸夏左氏傳師服曰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覲覲杜預曰下不覲覲上位也說文曰覲幸也覲欲也一人尺土朕無獲焉孟子曰討之去武丁未久也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也

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也詩曰夙夜匪懈又曰假寐永歎楚辭曰心震悼而不

敢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尚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又乃誘

天衷誕育丞相左氏傳甯武與衛人盟曰用昭名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毛萇詩傳曰誕大也鄭玄曰大矣后稷之生也保父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

之尚書周公曰天壽平格保又有股又曰用敬保元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

難羣后失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魏志曰董卓廢帝將軍袁紹等

同時俱赴卓兵疆莫敢先進太祖遂引兵西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

稱位以開王政又曰會于泚謀王室也服虔曰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

平民君又討之剪除其迹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青州黃巾衆有百餘萬人兖州遂韓入

至濟北乞降左氏傳太史克曰顯預氏有不祚

以亂天常尚書曰蚩尤惟始作亂延及平民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又賴君勳克黜其難魏志曰韓暹楊奉

奉率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遂建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

父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建安元年洛陽殘破太祖都許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周禮曰設官分職又袁術僭逆

日兆五帝四於郊鄭玄曰兆為壇之營域也左氏傳五員曰少康祀夏醜天不失舊物

魏志曰董卓廢帝將軍袁紹等

魏志曰董卓廢帝將軍袁紹等

敘次精鍊
不礙不支
筆力甚好

肆于淮南，懾憚君靈，用不顯謀，斬陽之役，橋蕤授首，

魏志曰袁術字公路於淮南橋蕤陳公

破蕤等斬之左氏傳曰肆於民上社預曰肆施也壽縣屬沛在陳之東也

稜威南厲，術以殞潰，此又君之功也。

魏志曰術為太祖所敗欲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漢書武帝報李

廣曰威稜也左氏傳曰民逃其上曰潰

迴戈東指，呂布就戮，

魏志曰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為兗州牧建安三年公長檣大破之布乃還固守公遂決泗沂水以灌禽城布殺之長檣

賊曰迴戈邪

張揚沮斃，

魏志曰張揚字稚叔婁中

安四年公還昌邑張揚將楊醜殺揚以應太祖張揚將固殺醜將其衆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之殺固又曰張繡武威人驍

袁

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

魏志曰袁紹字本初汝南人天子以紹為太尉會太

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

魏志曰紹字本初汝南人天子以紹為太尉會太

曰攝政之刺韓

奮其武怒，運諸神策，致屈官渡，大殲醜類，

魏志建安五年公軍官渡袁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送之公擊瓊斬之紹衆大潰紹奔軍走毛

詩曰致天之謂屈子攸之野鄭玄曰致天所以謂殘紂也爾雅曰殲盡也醜衆也

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

魏志曰紹出長子譚領青州又曰建安十年公攻袁譚破之斬譚又曰袁紹

曰縣首於木上曰梟

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

魏志曰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擊破之承

有又孔安國

東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

魏志曰君北征三部烏丸袁尚袁熙與蹋頓速西單于樓班右

云崇重也

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西單于蹋頓尤強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尚書周公曰大降謂崇亂

尚奔逐東遂太守公孫康即斬尙照等傳其首管于
曰桓公征孤竹之君懸車東馬踰太行至卑耳之山

入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建安十三年公南征劉表表卒其子琮降在氏傳楚伯州犂謂鄆行人揮曰子姪子管之欲背誕也管作曰爾真苞茅不入王祭不供廢雅曰首向也戰國策

張儀曰交臂而事齊楚檄獨文曰匈奴風膝請和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

定邊城，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成宜等反超等屯潼關公西征與超

同惡相助同奸相趨思賢賦曰顯韻神舉求逞所欲小雅曰豳也毛詩曰在泮獻馘鄭玄曰識所格者左耳

也羽獵賦曰杖鏡劍而羅者以萬計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災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子數寡人和諧戎狄

而至於白屋，請吏帥職，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令二國名重譯已見上文張茂先博物志曰北方五狄一

羯也單于今之突丹也本並以單于為單于經字誤也單音必計切劉淵林魏都賦注曰北疆單于白屋范曄後漢書

曰單于謂耿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漢書曰叩詐請東北西南夷也又曰漢王降請更然請吏請漢為之置吏也

下之功，重以明德，左氏傳史趙曰舜重班斂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愼慎刑獄，尙書曰勞作

武勳敬又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又曰文王問道兼于庶獄庶愾也吏無苛政，民不回應，禮記曰孔子過山側有婦哭於墓者而使子貢問之曰無苛政左氏

傳季文子曰少皞氏有不才子曰靖謂庸同邪服惹惡杜預曰回惡惡也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尙書曰敷敘九族鄭玄詩箋

易曰食德德真厲終吉尙書曰厥秩無文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尙書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四海法言曰俗稱東方生之盛其道非蔑如也毛萇詩傳曰蔑無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昨之以土，分之以民，左氏傳曰子魚曰昔武王選建

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以土而命之氏又于魚曰武王分康叔股人七族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鄭玄禮記注

遠聲有力
氣引古證今
開拓也

禮記曰以爲族章以別貴賤鄭玄曰章識也尚書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又曰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又曰子欲左右有先

其在周成管蔡不靖
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懲流言於國又曰西土之人亦不靖

難念功，乃使邵康公錫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於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左氏傳管仲對展完之辭世昨太師，以表東海。左氏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世昨太師以表東海杜預曰表顯也爰及襄

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大啓

南陽，世作盟主。左氏傳曰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楚人敗績王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戎輅組鬯一由虎賁三百人又曰晉文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潁茅之田於是始啓南陽又范宣子曰晉主夏盟杜預曰爲諸夏盟主也故

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二國齊晉也左氏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王室不壞繫伯舅是賴杜預曰繫發聲也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

答天命，導揚弘烈。尚書曰王曰公明保予冲子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綏爰九域，罔不率俾。尚書曰綏爰有衆曰亡戲急韓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域薛君

曰九域九州也尚書注曰海隔日出罔不率俾功高乎伊周，而賞卑乎齊晉，朕甚惡焉。漢書袁帝詔曰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惡焉朕以眇

身，託于兆民之上。漢書宣帝詔曰朕以眇身奉承宗祖又曰託於兆民之上也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尚書

曰肆予冲人永思厥艱又曰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在求朕攸濟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鉅鹿常山安平甘

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使使持節御史大夫盧授君印綬冊書，金虎符第一

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魏志曰天子使御史大夫鄧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司馬總領漢書曰盧字鴻孫山陽人應劭漢官儀曰金銀虎符五竹使符十范曄後漢書杜詩上書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

餘徵謂竹使符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皆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毛詩曰爰始

爰謀爰娶我龜毛曰契問也鄭玄曰契灼其龜毛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為卿佐，尚書曰乃召畢公毛公孔安國詩曰乃立冢社或說攸行毛萇詩傳曰冢社也

周邵師保，出為二伯，尚書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鄭玄毛詩箋曰召伯姬姓也作上公為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

州牧如故，今更下傳璽，肅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應劭風俗通曰諸侯有傳信乃得舍於傳

為民軌儀，家語孔子曰唐叔封於晉以經緯其民王肅曰天威又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爾雅曰允信也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左氏傳寧孔且有後命以君經緯禮律，

各一，玄牡二駟。杜預左氏傳注曰大駟金駟戎駟戎車也君勸分務本，齎民昏作，左氏傳臧文仲曰既食省用務勸分杜預曰勸分有無相濟也漢書說曰農天下之本也而

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韋昭漢書注曰滯積久也易曰富有之謂

禮，上下咸和。左氏傳晉侯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杜預左氏傳曰尚上也孝經曰陳之以

遠人回面，華夏充實，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回面內向漢書班固昭紀贊曰匈奴和親百姓充實也是用錫君朱戶以居。服虔漢書注曰朱戶天子

舉，尚書伊尹曰在官推賢才論是用錫君納陛以登。漢書音義如淳注曰刻殿基以為陛以有兩旁上下安也孟康曰

謂殿殿基際為陛不使露也孟說是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內

集曰制詔魏公朱戶納陛就所治作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人禹曰威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官才任賢羣善必

侯軒懸師曰軒懸去一面也左氏傳曰公問羽數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尚書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直力

於桑仲仲對曰諸侯用六杜預曰六六三十六人也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尚書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直力

大業章昭漢書注曰袞卷龍衣玄上纁下冕冠也周禮曰王之服屨亦寫青緇也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杜預左氏傳曰尚上也孝經曰陳之以

人或不務本而事末尚書曰儆農自安弗昏作勞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韋昭漢書注曰滯積

歷敘九錫亦非疎淺者所能言

九錫之事
不足道也
而足道者
佳自不類
流亦不假
如代金玉
三流傳至今
亦當令人置
也

之善也。君秉國之均，正色處中。毛詩曰：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尚書曰：正色率下。纖毫之惡，靡不抑退。謝承後漢書曰：李威奏曰：春秋之義，嚴介之惡，采

之善也。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虎賁，已見上文。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國語敬姜曰：太史司載，糾虔天刑，章昭曰：糾察也。

敬也。刑法也。尚書曰：降災于夏，以章厥罪。犯關干紀，莫不誅殛。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桀紂亡國，之犯門斬關，孔安國尚書傳曰：極誅也。

若謂驚曰：鈇鉞也。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周易曰：虎視眈眈，楚辭曰：引八維以自導也。

大也。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以法割諸侯，則逆節萌起。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櫓組之閒，而折衝千里之外，子之謂也。

左氏傳注曰：彤亦也。絛，黑也。君以溫恭為基，李友為德。毛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又曰：張仲孝友。

左氏傳曰：高陽氏。明允篤誠，感乎朕思。孔安國尚書傳曰：黑黍曰稷，讓以電。草自中稷也。以圭為杓，謂之圭瓊。

下，羣卿百僚，皆如漢初諸王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尚書王曰：簡恤爾命，用成爾顯德。又曰：惟時亮天功。又曰：敬對揚天子休命。

令

宣德皇后令

國封十郡為梁公，表讓不受。詔斷表宣德皇后勅令受封。

任彥昇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

言具也

夫功在不賞，故庸勳之典蓋闕。言功績既高在不賞故庸勳之典蓋闕而不論周書曰平州

之臣功大弗賞，詔臣曰實史記蕭誦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左氏傳當辰曰庸勳親昵近尊賢。

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魏志曰劉虞要不得不彊為之名使堯幸有寄，言德顯功高雖無酬謝之理要

情致有所寄也老子曰吾蠶為之名曰大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周

也鄧析子曰聖人造造一世問宰匠萬物之形容中與書孝武詔曰誠存匪懈治道有寄。陸賈新語曰義辯不

漢書高祖述曰實天生德聰明神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陸賈新語曰義辯不

武尚書曰乃祖成湯齊聖廣淵。異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且曰九星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

九星九光毛詩小雅曰高山仰止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在昔晦明，隱鱗

戢翼，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肅曰察明於內乃得明也曹植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

之師，謝承後漢書曰范丹博通羣籍范曄後漢書曰馬續博觀羣籍揚子法言曰一卷劍氣凌雲，而屈迹於萬夫

之下。魏志段灼理鄧艾曰艾勇氣凌雲士衆衆勢六韜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七略齊田疇好談論故齊人為語

竊其口若事天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文擅彫龍，而成輒創藁。說文曰擅專也七略曰鄒赫子齊人為之語曰彫龍赫藁

如淳曰所作起草為藁。爰在弱冠，首應弓旌。禮記二十日弱冠漢書制曰曩然為舉首左氏傳曰陳轅仲客游梁朝，則聲

華籍甚，何之元梁典曰高祖起家齊巴陵王法曹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游梁朝，則聲

宰府，則延譽自高。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儀同王儉東閣祭酒王隱晉書隆昌季年，勤王始著。蕭子顯齊書曰

蕭林王即位敗

元曰隆昌章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
氏傳曰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勸王
建武惟新，締構斯在，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即位改元曰建武毛詩曰周雖功隆

賞薄，嘉庸莫疇。陸機高祖功臣贊曰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言止以一馬之田以圖讓祿之志纔居六利

皆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左氏傳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
言祿祿亦不及史記曰文公環絲上山而封子推號曰介山廣雅曰風高也
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漢書曰史丹

以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阿自免去范曄後漢書曰馮異
每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何之元梁典曰司州刺史

固塚邪山祝文曰杖節擁旄人伐鼓沈約宋書曰明帝於南豫州之義
陽郡立司州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過秦論曰胡人不攻南下而牧馬
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多起。何之元梁典曰

退高祖據樊城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揚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
將軍制之鄒陽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飛鳥蘇林曰言鼓來人馬之盛陽歷上覆飛鳥
惟彼狡僮，窮凶極虐，何之元

東魯即位候近羣小誅高祖兄懿弟胡尚書大傳
微子歌曰狡僮兮不我好兮鄭玄曰狡僮謂紂
衣冠泯絕，禮樂崩喪。袁子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謂之冠

而鞠旅誓衆，言謀王室，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密與呂價珍謀為內伐毛詩曰陳師鞠旅毛萇

底定，呂氏春秋曰武王至殷係係置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免而自為係出師頌曰素旄一揮羣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

鱗下，車亦瓦裂，向書大傳曰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之卒輻致天之屈，拱揖羣后，毛詩曰致天之屈于牧之野

豐功厚利，無得而稱。王命論曰帝王之祚必有豐功厚利積累之業是以祥光摠至，休氣四塞，尚書中

堯文明榮光出河休氣四塞鄭
玄曰休美也四塞炫燿四方也
五老游河，飛星入昴。論語比考纒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渚

承躡黃姑視五老飛為流星上
元功茂勳，若斯之盛。馮衍樂曰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而地狹乎四履，勢

入昴注曰入昴宿則復為星

卑乎九伯

左氏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預曰履踐履也

帝有惡焉，輜軒萃止。帝寶蓋也輜軒

萃止謂進封梁公之使也漢書哀帝詔曰惟念報本殊朕甚願焉揚雄答劉歆書曰常聞先代輜軒之使毛詩曰有錫萃止

今遣某位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梁王周讓同平匪席之旨百辟周讓謂庶王有不遠而復之刑之長笛賦曰致誠効志

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教蔡邕獨斯曰諸侯言曰教

為宋公修張良廟教裴子野宋略曰義熙十三年高祖北伐大軍次留城令修張良廟

傅季友沈約宋書曰傅亮字季友北地人也博涉文史尤善文辭初為建威參軍稍遷至散騎常侍後太祖收亮在廷尉伏誅

綱紀綱紀謂主德也致主德實之故曰綱紀猶今謂書稱門下也虞預晉書東平主簿王豹曰事齊王曰况豹雖陋故大州之綱紀也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左氏傳晉侯問於

平對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祀之世數未也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也毛萇詩傳曰泯滅也微管之歎，撫事彌深。論語子曰管仲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

子房道亞黃中，照鄰殆庶。周易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風雲玄感，蔚為帝師。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

其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又夷項定漢，大拯橫流。廣雅曰夷滅也漢書王追羽至

夏曰以三寸舌為王者師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讀此為劉帝師也若乃交神圯上，道契商洛。答賈戲曰齊帝徵韓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圯皆侯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

會圖羽孩下羽敗自劉說文曰出爾為拯孟子曰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廣雅曰軌迹也伊伊望呂望也典引曰以冠德卓絕

仲之力也如其仁若乃交神圯上，道契商洛。答賈戲曰齊帝徵韓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圯皆侯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

廷不為不廷
不為不廷
廷不為不廷
廷不為不廷

固漢書贊曰漢與周公綺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
山以待天下之定也漢書曰上竟不鳥太子者良本召此四人之方也
顯默之際，窅然難究，淵流浩漭，莫測

其端矣。官其度最深大不可測度也孫綽桓玄城碑曰俯仰顯然之際發游可否之間莊子老聃曰而知夫道
塗次舊沛，佇

駕留城。漢書沛郡有留縣又曰張真為靈廟荒頓，遺像陳昧。范曄後漢書曰薛苞與弟子分田廩取其荒頓者杜預左

先生之遺像廣雅曰味闇也撫事懷人，永歎實深。毛詩曰嗟我閔人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京者，

亦流連於隨會。史記魏有隨子曰侯壽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太史公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者夷門城之東

其身謀身不忘其友我則隨武子乎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京當為原擬之若人，亦足以云。毛詩曰君子哉若人可改構棟宇，修飾丹

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左氏傳君子曰蘋蘩蕞藻之菜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廣雅曰抒揅也西京

左氏傳序曰經者不刊之書也。主者施行。

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

宋公楚元王後

傅季友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禮緯曰天子辟雍所以崇有德尊本敬始，義隆自遠。魏志明帝詔曰

篤敦流化孫卿子曰先祖者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藩斯境。漢書曰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異母少弟也漢立交為

類之本也賈如德之本也素風道業，作範後昆。三國名臣贊曰素風愈鮮習焉幽蕤揚善舊，廟統曰方欽與

孫評文選 卷三

二八一

不刊之書也

之祚，實隆鄙宗，毛詩曰本支百世楊修遺芳餘烈，奮乎百世。抱朴子曰魯君道云郭有遺沒則遺芳永播奈

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當乎百世之下莫不與起也而丘封翳然，墳塋莫剪，管中與書武陵王令曰丞感遠存往，慨然永懷。陵李

魯曰能不慨然毛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毛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風俗通曰召公出爲二追

詩曰維以不永懷甄墟墓，信陵尙或不泯，鄭玄尙書緯注曰甄表也禮記周鄭曰墟墓之閒未施哀於民況瓜瓞所興，開元自

本者乎？毛詩曰詠可躡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郭璞方言注

毛詩曰詠

郭璞方言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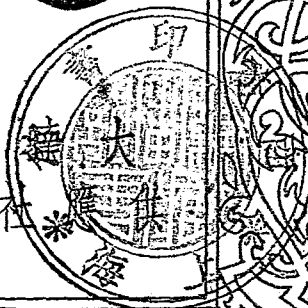
82

4990/2



孫批
文選

書圖
行刊社





3 1761 3574 1

對偶密聲
韻諧聲
四結撰
佳境繁

倦動以深明
不為主人
元長意故詞

Mt
I2121
10
=4

孫評文選 卷四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

王元長

蕭子顯齊書曰王叔元長琅琊人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才晉安王版行軍參軍選中書郎世祖疾酷欲立竟陵王子其下廷尉於獄賜死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史記曰黃帝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尚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孔安國曰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文子曰聖人體道反至動而無為老子曰聖人功成而身退風之請華封致乘雲之拜莊子曰黃帝開廣成子在崆峒之山故往見之廣成南首而臥黃帝頓下風塵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治身奈何可以長久廣成子曰來吾語汝至道又曰堯觀乎華封華封人曰噫請是以前嗣有順

亂聖人壽且富且多男子幾皆辭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之生人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當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問千歲朕世去而上德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皇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請問封人曰退然空聞有拜乘雲為請今不同者蓋請者必拜故上文也 或揚旌求士或設簞待賢求士待賢謂請其言也管子曰舜有五達之道管子曰昔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為銘於符璽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鼗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學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者揮鞀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漢書序曰陰修敦化二都感教朕資奉天命恭惟永圖爾雅曰資敬也高書曰茲率厥典奉審聽高居載懷祗懼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禮記曰勅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玄

孫評文選 卷四



平中有人人書朱金開言公卿皆尸骸無有忠言者

毛詩曰窮窶淑女寤寐求之尚書爾有嘉謀嘉猷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

用賓王論語曰越王勾踐曰嘗聞于大夫之言賈逵曰說而近之故曰于大夫也禮記曰司徒

子大夫選名昇學利

四科之首漢書昭帝紀曰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體人事直言也崔實政論曰詔書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一曰德

劇縣 鹽梅之利屬有望焉尚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又問昔周宣隋千畝之禮，虢公納諫，國諱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漢文缺三推之義，賈生

置言禮記曰躬耕帝籍天子三推漢書曰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良以食為民天，農為政本，漢書蕭食其

閻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尚書八政一曰食孔安國曰勸農業也漢書文帝詔曰農天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漢書蕭食其

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禮記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 祥

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祥正土膏並見東京賦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駕蒼龍載青旌躬耕帝籍又

一條闕 將使杏花萋葉，耕穫不愆汜勝之書曰杏花始華桑棗耕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復耕之輕而之此謂一耕而五獲

草也 清暉冷風，述遵無廢呂氏春秋后稷曰凡耕之道欲欲廣以平則欲小以膏又曰正其行通其風失必中央師

釋耒佩牛，相訟莫反驢鐵論曰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漢書曰龔遂為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何為帶牛佩犢杜預左氏傳注曰訟緣也 兼貧擅富，浸以

為俗漢書曰兼井之途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人富者兼役貧民說文曰擅 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漢書曰夫爰上田夫

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識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依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依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依三歲更耕之自愛其處實遠國語注曰爰易也周禮曰故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也

白 史記曰史起引漳水灌田鄭民歌之曰決漳水兮灌鄭勞終古焉渠兮生稻 輿廢之術 矢陳厥謀 尙書序曰皆錄梁又曰秦中大夫白公復為秦穿涇水注滑潏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也 矢厥謀孔安國

曰矢陳也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 周易曰君子以議獄緩死 **敬法郵刑** 虞書茂典 尙書虞書曰欽哉 欽哉惟刑之郵哉 **自萌俗澆**

弛法令滋彰 莊子曰唐虞始為天下澆弊散朴許慎淮南子注曰 肺石少不寃之人 棘林多夜哭之鬼

周禮曰肺石塗窮民鄭司農曰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漢書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寃周禮曰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廷辭曰荆棘聚而成林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於其下尙書旋璣鈴曰鬼哭甲鳴鄭玄曰鬼哭無辜也山鳴聽不聰之異也王隱晉書司直劉琨奏 朕所以明發動容 晨食輿慮 毛詩曰明發不寐尙書曰文王

曰懷情抱恨雖沒不亡故有殞寤之應夜哭之鬼

秋荼之密網 惻夏日之嚴威 鹽鐵論曰秦法繁於秋荼網密於凝脂左氏傳鄭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 冠緇追刑厝 墨子曰晝夜冠異章服謂之緇上世用緇而民不犯賈遠國語注 徒以百鍰輕科 反行季葉 尙

呂刑曰穆王訓夏贖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孔安國曰 四支重罰 爰創前古 呂氏春秋曰越王勾踐曰孤雖首足異處四

六兩曰鑿鑿黃鏡也張孟陽七哀詩曰季葉幾亂起 韓子曰董閔子為趙上地守石邑山深澗暗如窟深百仞

罪五百刑罪五百殺罪五百 訪游禽於絕澗 作霸秦基 因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嬰兒盲聾狂

勃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閔子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無教也猶入澗之必 歌鷓鴣鳴

死則民莫敢犯何為不治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不孕曰禽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趙亦澗之必 於闕下 稱仁漢牘 班固歌詩曰三王德彌濶淮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燒苑小女痛父言死

一繩榮列女傳曰繩榮欲雞鳴晨風之詩然雞鳴齊詩翼夫人及君早起而視朝晨風奏詩言未見君而心發也

二途如爽，即用兼通，用也。彼此兼通言俱濟時。昌言所安，朕將親覽。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泉流表其不匱，貿遷通其有亡。

漢書曰貨流於泉布於布如淳曰流行如泉也。尚書帝曰賢遷有無化居。既龜貝積寢，緝緝專用。

世代滋多，銷漏參倍。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滄歲之費。

惟瘠郈隱，無捨矜嘆。命叩斜之谷，開而出銅。

上帝薄臨，賜朕休寶。且有後命，事茲鎔範。

充都內之金，紹圓府之職。但赤側深

巧學之患，榆莢難輕重之權。

開塞所宜，悉心以對。

變凡

權平也。若物直千二而母當一千則千二百平之也。應劭曰權其輕重也。

一繩榮列女傳曰繩榮欲雞鳴晨風之詩然雞鳴齊詩翼夫人及君早起而視朝晨風奏詩言未見君而心發也

二途如爽，即用兼通，用也。彼此兼通言俱濟時。昌言所安，朕將親覽。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泉流表其不匱，貿遷通其有亡。

漢書曰貨流於泉布於布如淳曰流行如泉也。尚書帝曰賢遷有無化居。既龜貝積寢，緝緝專用。

世代滋多，銷漏參倍。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滄歲之費。

對偶文
如文氣
舒而意
舒而未
也易道

又問治歷明時，紹遷革之運。

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七詩曰去殷之惡就周之德周易曰湯武革命

改憲勅法，審刑德之原。

馬司

趙綱漢書永平詔曰春秋保乾圖云三百年升廢改憲史官田太初鄧公平衛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懸錯旋歲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歷以為率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迭用望平和隨時之義蓋亦違矣今改四分以選於義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宋均保乾圖注曰三陽而陽備則宜改憲憲法也周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淮南子曰冬至為德夏至無刑

說，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又曰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鄒說未詳

及嵎夷廢職，昧谷虧方。

言可歷之官廢也嵎夷昧谷已見上文

漢秉素祇之徵，魏

稱黃星之驗，官五德之次亡也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前有大蛇當路高祖乃前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

天文言後五十歲常有真人起於梁沛之巨其錄不可常至是凡五十年而大龍破襄紹天下莫敵

紛爭空軫，疑論無歸。

道，班固高紀述曰魏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曹植魏德頌曰武創洪基克光厥德尙書序曰恢弘至道

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

尚書曰休徵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

為白歲冬為玄英四氣和謂之玉燭

克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

尚書曰克明俊德又曰欽若昊天

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

禮記曰夏后氏尙黑戎事乘騶鄭玄曰以建寅之月為正月物生色白翰白色馬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臣

前所上對辭不別白指不分明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

王元長

問秀才：朕秉籙御天，握樞臨極。

尙書旋璣鈴曰河圖命紀也圖天地帝王終始存亡之期錄代之短長與錄同也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易通卦驗曰遂皇氏始出握樞極鄭玄曰遂皇遂

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星
天樞論語素王受命讖曰王者受命布政易俗以御八極

也又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
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序九序惟歌

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義上觀於賢也漢書
國曰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衆功皆成

室上因感鬼神而問鬼神之
本森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

故郵貧緩賦省絲慎獄應邵曰絲者役也幸四境無虞二秋式稔尚書曰豐年多稔多稔東觀漢記曰張堪字君游為漁陽太守勤民耕種以致殷富有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

豈布政未優將罷民難業毛詩曰

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毛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無褐無衣何以卒歲

罔弗同心以匡厥辟尚書曰罔不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上叶星象下符川嶽春秋漢含章曰故三公象

必待天爵具修人紀咸事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劉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

然後浚才受職揆務分司爾雅曰揆度也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

武左氏傳鄭子謂昭子曰少暉學之立風鳥適至故紀於鳥師而鳥名五雉為五工正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曰朱宣少吳氏鄭玄孝經注曰武差也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

凝漢書劉向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邵尚書禹作司空堯作司徒管絳作士垂作共工務作虞伯夷作秩宗

虞作典樂龍作納言凡九官是南監帝王世紀曰舜始節章政正朔以土承火色尚黃尚青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改朔尚青皆錄曰庶

卿法北斗天法三言九必待天爵具修人紀咸事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劉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

對曰天地無私親順之利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

疑漢書劉向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邵尚書禹作司空堯作司徒管絳作士垂作共工務作虞伯夷作秩宗

續其疑孔安周官三百漢位兼倍禮記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漢書曰秦立百官歷茲

以降游惰實繁孔叢子趙王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禮記曰垂若閑冗畢弃則橫議無已荀悅中

食隋省閑冗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文顧漢書法曰元散也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冕笏不澄則坐談彌積魏志郭嘉說太祖曰劉表坐談容耳何則可修善

詳其對家語孔子曰欲善則詳王肅曰欲善其事當詳慎之毛萇詩傳曰詳審也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

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袁煥與曹植書曰召公與周公俱受分陝之任漢書曰宣孝躬親萬機勵精為治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其

唯其二千石乎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為績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鄭文曰武城魯之下邑尚書曰章善舉惡樹

鄉人為邑起冢立祠至有且撫鳴琴日置醇酒呂氏春秋曰磁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為

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相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貧客見參不事事來者嘗欲有言至者參輒故能出人於阡

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陸危已見謝朓八公山詩漢書王吉上疏曰陛下殿一世之是以賈誼有言

天下之有惡吏之罪也賈子曰吏能為善則人必能為善也故人之不善也吏之罪也頃深汰珪符妙簡銅墨范曄後漢書曰詔書

買琮為冀州刺史詠文曰汰簡也汰選蓋切問禮曰上公之禮執珪珪諸侯之禮執信珪諸伯執朝珪珪漢書曰文帝初與郡

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潘安仁夏侯浩誅曰妙簡邦異爾雅曰簡擇也漢書曰縣令長官秦官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

未馴秋螟不散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綠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

往厭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二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曰所以來者欲察

君之化迹爾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一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具以狀

言安范曄後漢書曰宋均遷九江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東界者輒西東散去

入在朕前湊其智略出連城

守，闕爾無聞。漢書曰晉丘濬王為東郡尉詔賜濬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豈薪櫛之道未弘，為網羅之日

尚簡。毛詩曰芘芘穢穢之櫛之毛襄曰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衆國家得用蓄與也曹子建書曰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

也。略悉意正辭，無侵執事。漢書詔覽晁錯曰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言義或曰毋為有司枉撓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於禮，大賢疆國，罔圖惟舊。史記商君說秦孝公曰聖人苟可以禮豈

非療飢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毛詩曰淑之洋洋可以樂飢鄭玄曰泓水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澆

步不可以救。火拯溺也是以三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列。淮南子曰五帝異道而德溥天下三王殊事而名亮

王命杜預曰夏伯昆吾商伯大彭紂章周伯齊桓晉文戰後世左丘傳寶嬪人曰五伯之篇也勸而攝之以後

國策趙王謂趙文曰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俗而政今農戰不修，文儒是競，昔宋臣以禮樂為殘賊，漢

之力過僑生。况文史也弃本殉末，厥弊茲多。漢書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而人或不務本

主比文章於鄭衛，禮樂而費勇力貪則為盜當則為賤治世反是漢書曰宣帝數從王褒等所幸宮觀輒為歌頌饒者多以

為淫靡不念上曰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者禮樂可嘉譬如女工有綺黹音樂有鄭衛也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孝終曰非聖人者無法論語子曰可與

何權者反於禮然後有善者也。與立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今欲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孝經鉤命決曰耕桑得利究年受福五

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五都市長皆為五均

其道奚若，爾無面從。尚書曰予遠汝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班固漢書述曰秦人不綱綱滿于楚王隱晉書曰石季龍死朝廷欲遂蕩平關河尚書盤庚曰今我民用滋析離居宋人失馭，淮汴崩離。在蔡陽西南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朕思念舊民，永言攸濟。**毛詩曰永言孝思尚書曰子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漢書嚴尤上疏曰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又班固曰武帝廣漢書邊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選定安集之加以納款通和布德

修禮，納其款開之誠而通其和好之禮漢書曰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名王奉獻始和親呂氏春秋曰季春之月天子布德和惠孫卿子曰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強**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毛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左傳曰季武子如晉晉侯饗之范宣子為賦黍苗季武子再拜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春雨焉若膏膏之其天下集陸壹惟繁邑周禮曰二曰歌嘏以安邦國以懷賓客

關洛動南望之懷，獯夷遽北歸之念。王逸楚辭注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漢書上曰單于待命

王恢曰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擊之單于可擒淮南子曰使葉落者風之搖也戰國策魏謂春申君曰日者更蘇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有鴻雁從東方來更蘇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爾至此乎更蘇曰此孽也其飛徐者刺痛也悲鳴者久失

卒也故創求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而高飛故創怯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秦之將無待干戈，聊用辭辯，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漢書

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天下有十二州齊得其七故謂北境為五州斯路何階，人誰或可？爾雅曰

言進嘉謀當謂汝志以沃帝心也周禮曰攝人掌誦王志導國之政事鄭玄曰以王之志與政事**進謀誦志，以沃朕心。**諛說諸侯擬音探廣雅曰誦言也然彼言王志與此微殊不以文害意也尚書曰啓乃心沃朕心

天監二年策秀才文何之元梁與曰天監武帝年號也

任彥昇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商喻齊也史記樂毅書曰輕卒銳兵長驅至國漢書朱買臣曰發兵浮海直指泉山尚書曰武王朝至于商郊因藉時來，乘

此歷運。魏志劉虞上疏曰臣遭乾坤之靈值時事之運當辰永念，猶懷慚德。禮記曰天子當辰而立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慚德何者？百王之弊，齊

季斯甚。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季謂末年衣冠禮樂，掃地無餘。言衣冠制度禮樂軌儀皆見廢滅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斷雕削方，

經綸草昧。漢書曰漢興破絕而為國斷絕而為漢書注曰刑首角之刑與刑制同周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奪玄曰：造成也。草草創也。味味爽也。採三王之禮，冠履

粗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周禮曰王官懸諸侯軒懸大夫特懸士植懸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尚書曰百度唯貞論語曰禘嘗禘草創之管

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國語曰王耕三推之庶人終于畝禮記曰古者公田籍而不稅毛萇詩傳曰資財也百姓不足，則惻隱深

慮。論語有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仁也惻隱者仁之端每時入芻蕘，歲課田租。漢舊儀曰民田租芻蕘以給經用也尚書曰百里納蕘愀然

疚懷，如憐赤子。禮記曰哀公問人道雖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月賦曰愀焉疚懷尚書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

之饒。說苑曰古人於天下也譬一堂之上今有滿堂飲酒有一人獨索然向隅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也鄧析子曰：聖人遺遺一世之間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漸登九年之畜，稍去關市之

賦。禮記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周禮曰以九賦斂財賄七曰關市之賦鄭玄曰賦謂口出泉關市謂古會百物也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三道賓王已見上文斯理何

從，佇聞良說。顏延之贊秀才文曰廡與之要敬俊良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禮記孔閉戶自精，開卷獨得。

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入學閉戶閉精力過人太學謂曰閉戶生入市。九流七略，頗常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

面。漢書曰九流有儒術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家流雜家流又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略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醫術略有方技略廣雅曰頗少也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

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論語子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面也與 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業業一日二日萬機，晏子曰早朝，聽覽之暇，三餘靡失。 上林賦曰朕以覽聽餘閑無事弄日魏略曰董遇字季真者石氏傳從學者云晏罷斯猶治政也。 若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與陰者日之餘

兩者月之餘。 上之化下，草偃風從，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惟此虛寡，弗能動俗。 德勤俗邑中化之。 昔紫

衣賤服，猶化齊風。 韓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愚之皆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

纓鄙好，且變鄒俗。 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對曰君

前事，且夫摺紳道行，祿利然也。 贊曰大至師衆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朕傾心駿骨，非懼真龍，

新序曰郭隗謂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金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人請求之三月得馬亡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

公哀公不禮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室屋彫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牆拖尾於堂

青紫，如拾地芥。 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騶駟紫殿接街陌訛文曰駟車前衣車後爲輻漢書曰夏侯勝每講授常謂

之易也如 拾地草 而惰游廢業，十室而九。 及季杪天下欲反十室而九。 鳴鳥獲聞，子衿不作。 言古者收政不

下太平而風風至學校廢則作子衿以刺之而人感恩學今則不然言不知古也尙書周公曰攸罔易弗及 有造德弗降我則鳴鳥不聞毛萸詩傳曰獲如也詩序曰子衿刺學廢也兩都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 弘獎之路，斯旣然

矣，小雅曰 猶其寂寞，應有良規。 魏志明帝報王期詔曰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 舜析子曰堯置欲諫之鼓 比雖輻湊闕下，多非政要。 于文

日羣臣輻湊張浩曰如衆輻之集於轂也范曄
後漢書曰詔問蔡邕宜披露得失指陳政要

日伏青蒲罕能切直。漢書曰史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願劾曰青
規地曰青蒲桓子新論曰切直忠正則波謫之敢諫

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淮南
子曰晚世風流終敗禮廢義上林賦曰遂往而不反矣

將謂朕空然慕古虛
受弗弘。漢書曰王莽好空言慕古法多
封爵人周易曰君子以虛受人

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左氏傳子孫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方言曰介
特也漢書宣帝詔曰朕承洪業託於士民之上

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范曄後漢書曰蔡邕上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
遂漏露程璜遂使人飛章言邕於是下邳洛陽獄詔滅死一等與家屬繫徙朔方

睚眦有違論輸左校。漢書曰原涉好殺眦睡於廳中論鞅謂論其罪而輸作也漢書陳咸字子康年十八以父
萬年任爲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譴近臣書數十上遷爲左曹父營病召咸戒於牀

而使直臣杜口忠讜路絕。漢書景帝問鄧公鄧公曰夫鼂錯忠諸
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

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檀子魯管陽
歎曰謝安爲桓溫司馬不存小察盡弘長之風

悉意以陳極言無隱。漢書曰哀帝使傳喜問李尋曰問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
亂行災異仍重極言無有所諱周書曰愼問其故無隱乃情

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
秦并天下改爲表按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勅驗政事曰奏四曰駭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駭六

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駭五事至漢魏已來謂曰表
進之天子制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薦禰衡表

是建安文
章結兩派
之局用總
習之派者
以起結照
有起結照
總有次序
原委是表
章之定式
接出本人

言其可用

孔文學 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御史應官至將作大匠選少府曹掾既積姦忌奏誅之下獄弃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孟子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傳曰俾使乂治也 旁求四方，以招賢

俊。尚書曰旁非一方也 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世宗季武廟號也李奇漢書注曰統緒也 疇咨熙載，羣士響

臻。尚書云帝曰疇咨者時登用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疇咨 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陛下謂獻帝也班固高紀

遭遇厄運，勞謙日仄。說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維嶽降神，異人並出。毛詩曰維嶽降

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四

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淮南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 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

善若驚，疾惡若讎。國語楚靈尹靈謂于西曰夫國虛聞一善言若驚得 任座抗行，史魚厲節，始無以過

也。呂氏春秋曰魏文侯問欲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者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文侯

不悅次及雍璜曰君賢者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悅文子曰傲世賤物士之抗行也廣雅曰抗舉也論語子

雅曰厲高也 鷺鳥累百，不如一鶚。史記趙簡子曰鷺 使衡立朝，必有可觀。論語子曰亦必也東魯立子朝

觀者將漢書成帝詔曰 飛辯騁辭，溢氣空涌。空步寸切 解疑釋結，臨敵有餘。七略曰解紛釋 昔賈

舉博士使卓然可觀

說得聲價自高誇奇士必不出常人語

收緊一筆

結還舊意

忠誠之志結於胸中自然流出亦何術規矩繩墨

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頭而制其命說文曰詭實也自貴必係單于也漢書曰我自詭滅賊終軍欲以長纒

牽致勁越。軍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軍使南越說王其欲令人比朝內諸侯於心賀謹終軍皆自請願受長纒必繫南越終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組素小者為冠纒弱冠慷慨前代美之壯士不得志

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與略曰路粹字文蔚學少於蔡邕年十八故曰弱冠高才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以

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李陵詩曰策名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毛詩曰俾彼雲漢揚聲紫微

垂光虹蜺。春秋合誦圖曰北辰星七在紫微中也尸子曰虹蜺為析騏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

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夫鈞天廣樂九奏力儼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帝室皇居必畜非常

之寶。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稱古言王室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

飛兔騾鳥囊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呂氏春秋曰飛兔騾囊古之後楚清聲也淮南子曰足躡陽阿之舞

臣等區區敢不以聞。李陵書曰區區之心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

裼衣召見。漢書劉歆曰臣衣裼衣稱見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漢書曰以上以張湯懷詐面欺

出師表

蜀志曰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陸發上疏

諸葛孔明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瑯琊人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乃臥龍也將軍豈欲見之乎先主遂詣見之及即帝位拜為丞相後主即位十二年卒

之可循也
前音進德
親之次言
後言受之
積之重而
總任

提出先帝
一段為主
爲開端也

開口便見
當本與復
御先以人
言用內說
而下治內
也而後外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孟子曰君子如樂垂統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

存亡之秋也。歲以秋爲功事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

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馮衍謂以恩相接也。史記：豫讓曰：以國士遇我。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

遺德，恢志士之氣。漢書谷永書上曰：王法納乎聖聽。莊子：盜跖此曰父母之遺德也。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

也。方音曰：菲薄也。郭璞曰：微薄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若有作

姦犯料，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

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於宜董允等，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蜀志曰：發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劉禪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

之與禕俱爲侍中，又曰：董允字休昭，後主劉禪位選黃門侍郎。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

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蜀志曰：向寵，襄陽人。

也。建興元年爲中郎督典宿衛兵，遷中領軍。性行淑均，曉暢軍事，廣雅曰：暢達也。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

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

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

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桓靈後漢二帝，用閹豎所敗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

結應親賢
六句此段
與復諸自
真實分古
有來大功
立成大功
都從功謹
中來謹慎

伏後遺詔
收後段即
未總給三
層一氣淡
下歸重君
身何等道
密何等道
密何等道
收第三段
收第三段

節之臣也。蜀志曰建興二年陳寔拜尚書又曰諸葛亮出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又曰蔣琬選參軍統留府事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

而待也。臣布本衣，躬耕於南陽，說苑唐且謂秦王曰王聞布衣之士怒乎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論語子張曰在邦必聞又孔子曰在邦必達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猥猶曲也言己曲蒙先帝自枉屈而來也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

臣以當世之事。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縣荊州圖副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臨沔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顧處劉歆七言詩曰結構野草建室廬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

驅馳。趙岐孟子章指曰于戰聞之猶有感激也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

年矣。裴松之蜀志注曰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走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

大事也。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受命以來，夙夜憂

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度瀘，深入不毛。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衆征之其秋悉平漢書曰瀘水出梓

柯郡句町縣史記鄭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政事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

原。廣雅曰養也謂馬通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

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

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咎，以章

其慢。蜀志賊亮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六字於義有關誤矣陛下亦宜自課以咨諏，俱足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

不一自所不片
能試以能自
欲亦好欲自
求亦亦亦求
心未未未心

意有榮在
必用必當
求用必當
始言求用
之不用後
不概當以
勝概當以
情絕

帝遣，詔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毛詩曰敏駭駭駭周爰咨駭毛萇曰訪問於善為善亦為駭論語曰子所推言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論語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父尚於榮親，事君

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夫

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德而定次

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長也尸子曰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祿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王符潛夫論曰故明王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

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昔一

號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左氏傳晉侯假道於以突伐欒室之奇諫曰能仲德叔王季之穆也為王卿士勳在盟府孫卿子曰德厚者進康節者起且爽不讓燕魯

之封，其功大也。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且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又曰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三世謂文正

值陛下升平之際，陸下明帝也孝經鉤命決曰明王用孝升平致譽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史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孝經曰

德教加于百姓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漢書中山靖王曰位雖卑也得為東藩身被輕煖，口厭百味，孝經援神契曰甘肥適口

極言已起
受恩以起
求自試之
意

推筆再捷

之地以二

方未定欲

功此以立

自試以立

也一之主
大段在中

又以頓折
以高鳥喻
蜀吳以巧
備纒不魚

反振一筆
絕有頓挫

承上接下
又願四句

輕捷適神墨子曰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是
以為輕且燥崔駰七依曰雍人調膳展選百味
也
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

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爾雅曰濟益也今臣無德可述

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毛詩彼己之不稱其服是以上慚玄冕俯愧

朱紱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裏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綬緩也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尚書大傳曰周公一統天下合顧西

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爾雅曰稅舍也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垂

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太和故啓滅有扈戶而夏功昭尚

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尚書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孔安國覽也毛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春秋歷序曰成今

簡良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爾雅曰簡擇也毛詩曰方叔攸止其車三

也高鳥淵魚喻吳蜀二主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遣於君父也東觀漢記曰耿弇討張步張士

以須上來奔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

以賊虜遺君父邪及出大殿自且及昏大破之奔古舍切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說苑曰越

門欲請死之齊王曰鼓鑼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發死知為人臣之禮邪雍門欲對曰臣聞之昔王田於圃左轂鳴車右請死

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右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此者工師之罪也子何為死車右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

文法紆跌
極力頓跌

以上歷舉
古之立功
報國者此
自現至此
自試出此
自試出此
自試出此
自試出此

一筆繳結
此求自試
正意就得
政昂有捐
將帛為捐
死何等心
情

死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殺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殺而
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劍頭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齊王葬雍門子以上卿
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尙死

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害興利，尸子曰禹與利除害為萬民種也臣之事君，必
以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

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
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漢書文也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

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尅為念。戰國策曰秦王嘗蒙鶖曰寡人一城圍食

不甘味臥不便席臥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兵，年耆卽世者有聞矣。左氏傳曰朝曰太子壽早天卽世雖賢不乏世，
宿將舊卒，猶習戰也。史記曰王翳宿將始皇師之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

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文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也使得西屬大將
軍，當一校之隙，魏志曰太和二年遣大將軍曹真擊諸葛亮於街亭司馬彪漢書曰大將軍營伍部校尉一人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

必乘危躡險，騁舟奮驪，魏志曰夏后尙黑戎事乘騪鄭玄云馬黑色曰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漢書伍
將軍當敵勇漢書注曰統由控覽也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鄭玄毛詩箋曰猷所獲之左耳也必效須臾

引證時事

茲得見用

數語又應
前文起下
此復自申
求試之意
既多欲用
不用之感
反覆盡致

之捷，以滅終身之愧。杜預左氏傳注曰捷獲也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

之年也。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漢武帝遣使者昔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傳武仲與荆文姜書曰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徒

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

白首。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白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說文曰養獸也鄭玄周禮注曰牢閉也流聞東軍失備，

師徒小覲。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魏志曰休至皖與吳將陸遜戰於石亭敗績踰獨捍折也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

吳會矣。鄭玄周禮注曰擯卻也謂卻扱衽也左氏傳曰子茨擯劍從之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

玄塞。七發曰凌赤岸躡扶桑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雷瀟至乘北激赤岸尤更迅速猛漢書檄焯郡龍勒縣有玉門關玄塞長城也北方色黑故曰玄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

可謂神妙矣！孫子曰兵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兵者不可預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孫卿子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志欲

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

司馬遷書曰李陵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鐘，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

也。國語晉悼公曰昔欒路之役秦來圖敗晉攻魏賴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鐘景公鐘也墨子曰以其功書於竹帛傳遺後于孫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

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史記曰秦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襲鄭晉斃兵遮秦兵於被陽秦三將以歸後還秦三將穆公復三人官秩復使將兵伐晉

大敗晉人以報殺之役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三北魯莊公懼乃欲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與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魯亦已甚矣今魯

仁君不
無用者
乃有用者
而無以用
蓋之故於
不自痛用
也
無死難時
臣不得之
深亦無子
深之也矣

城稷即歷境君其國之桓公乃許盡還
魯之使地曹沫三戰所亡盡復子魯
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華燭滅

之王曰賜人酒醉欲顯婦人之節言不取也乃命左右各取大觥與人飲不絕纓者不懼也羣臣纓皆絕而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
五肉五覆以報莊王呂氏春秋曰昔者秦穆公乘馬右服失之野人取之穆公自往求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穆公笑曰食駘馬
之內不飲酒余恐傷汝也徧飲而去韓原之戰秦穆公之車矣晉梁驪曰扣公左駘矣野人嘗食馬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
餘人畢力為穆公疾圍於車下遂大克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岐山同祖故曰趙焉 臣

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代，先帝謂文帝也魏志曰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

壑，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如朝露列女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漢書霍禹曰將軍墳土未乾李宏臣聞騏驎

長鳴，伯樂昭其能。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驎駕車吳坂遲延負轡而不能進遺伯樂盧狗悲號，韓國知

其才。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簪子虛者天下之壯大也東郭俊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虛逐東郭俊環山者

然悉銳之義未聞也。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齊楚言遠也孫卿子曰試之狡兔之捷，

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

竊自痛者也。楚辭曰長呼吸以於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交說

曰博局戲也大箸十二葵又曰企
舉踵也竦猶立也說文曰抃拊也

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史記曰秦之圍邯鄲

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武備具者二十人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前自讚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
矣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登者雖中其未見也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平原君與楚
合從日久而言日中不決毛遂按劍階而上曰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謹奉社稷以從 何况巍巍大魏多士

結出己
地分不
得然

意其懇切
比之求自
試更爲近
情起極佳
總起極佳
似引援古
法

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衒，玄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莊子曰：功成者，名成者，歸。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買進曰：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買進曰。

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也。而異息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隨，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

親。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謝承後漢書楊滄曰：滄海雖無補益，款誠致情，猶不敢嚙也。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淮南子曰：人

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明也。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爲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論語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

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自因致其意也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

無不照。禮記子夏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墨子曰：江河不惡小谷之澗已也，故

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論語夫天德之於萬物，可

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

既睦，平章百姓。』孔安國曰：能明後德之士，在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又曰：既已也。百姓，百官也。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也。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鄭玄禮記注曰

以上言親
廢君不親
頌君本族
思哀未世
而惠後折
過病後厚
一揚已厚
出助情自
可薄相厚

抑揚至情
總在至情
泛然求非
先絕朝之
永絕朝之
次絕朝之

崇猶

其詩曰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毛詩曰刑法也鄭玄云御治也寡妻寡有之妻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又能為政治於家

邦

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

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天子穆穆

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

王室。

左氏傳當辰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馬融曰二叔管蔡也

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左氏傳曰陸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

盟異姓

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

漢書宣帝詔曰蓋聞泉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祭而不殊如淳曰祭或為散爾雅曰爽差也

親親之義，實在敦固。

曰君子賢其

賢而親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

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伏惟陛下咨帝唐

欽明之德

尚書曰放勳欽明

體文王翼翼之仁

毛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惠洽椒房，恩昭九親。

盈升美其繁興

羣后百僚，番休遞上。

列子曰巨龍送為三番江偉上便宜曰上下耶吏計作四五番休

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

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

論語子貢問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將恕己而治人又曰推惠施恩主方日新

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

左氏傳曰申公巫臣奔晉子反請以

固勿仕也，錮與周通，不敢乃望交氣類，修人事，斂人倫。

謝承後漢書曰桓靈鄙營氣類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

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

蘇子卿詩曰誰為行路入隔閼之異

胡越，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在南方，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

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

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

尚書考靈繇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大極天也推駭達旨曰擊宮階闕紫闥

乃復存問
請命再已
宛轉詞三
親制并在
親自試及
音不耗自
心能此雄
抑慮自雄

申敘悲思
前敘求通
之意此申
一求通之
言一片衷心

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願陛下沛然垂詔，孟子曰沛然作雲沛然下雨使諸國慶

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

再通，毛詩曰登無膏沐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

聖世矣。臣伏自思惟，豈無錐刀之用？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臣爲

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蔡邕獨斷曰遠遊冠者王侯所服傳子曰侍中冠武弁解朱組，佩

青紱。朱組綬已見自試表注漢書曰凡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駙馬奉車，趣得一號，漢書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與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說文曰駙近也安宅京室，執鞭

珥筆。論語子曰當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范曄後漢書岑彭謂朱鮪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珥筆漢書趙印曰張安世持髮簪筆張晏曰近臣負髮簪筆從也

奉華蓋於帝側，胡廣漢官解故注曰纓下纓在纓纓之下京兆之中

承答聖問，拾遺左右。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又曰乃臣丹情之至願，不

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毛詩序曰鹿鳴宴羣臣嘉賓也中詠棠棣匪他之誠，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毛詩曰豈伊異

人兄弟下思伐木友生之義，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詩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毛詩蓼莪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

極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

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漢書曰中山思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蹕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爲樂歡者不可爲歡息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妙之聲不知

泣涕之橫集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

結處復自
言其上表
乞恩之言
段然有忠
愛之風

深戒文帝
之殘薄
收束前文
照應起處
文二段

不獨說已
之不勝而

臣心况，徒虛語耳！列女傳曰：梁妻者齊杞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屍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擲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淮南子曰：窮術盡忠於

燕惠王，惠王信讒而擊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也。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曰：聖人

不能終始哉！其那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

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文子曰：與道為際，與德為隣，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池子曰：文子者，姓辛，葵丘濮上人也。稱曰：計然兩遊於越，范蠡師事之。今之否隔，友

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廣雅曰：否，隔也。尚書曰：友于兄弟。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

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毛詩：柏舟，母也。天只，不諱人。只，毛詩曰：諒信也。母也。天也。尚

不信我也。又谷風曰：將安將樂，汝轉遷予。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孟子曰：『不以舜

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

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尚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毛詩曰：維揚維熙，文王之典，章明已見。上文尚書曰：百姓昭明。是臣懷

樓之誠，竊所獨守。尚書傳曰：樓，樓謹慎也。實懷鶴企立佇之心，敢復陳聞者，戰國策曰：吳入郢，樊冒勃蘇潛行十日而薄秦，鶴立不轉。

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尚書曰：天聰明明，聽已見自試表。

讓開府表

即是大臣

推所應讓
虛此段實
文勢有步

結出讓之
實事結辭
勳甚

之閒，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說築傅巖之野孟子曰傳說學於版築之閒郭璞三蒼解詁曰板橋上下板築杵頭鐵杵也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好周西伯而令朝議用臣，不以

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遺賢不薦而謬處崇班非直身狹抑爲朝累今乃朝議用臣不以爲非已累朝矣處之又不以爲愧已狹身矣此失豈不大哉言甚大也

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文武謂車騎及三司臣所見

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晉諸公贊曰喜字季和上黨人少有高行爲侯駙年老遜位拜光祿大夫光祿大夫

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臧榮緒晉書曰魯芝字世英扶風人也耽思瑣積爲鑄東將軍徵光祿大夫四子麟德論曰絜身修德老子曰少私寡欲論語曰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

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王隱晉書曰李胤字宣伯遼東人也稍遷至尚書僕射轉光祿大夫孔安國尚書傳曰簡大也尚書曰正色率下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

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聖主得賢臣頌曰不足以塞厚望日月喻君已見上求自試表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

志，左傳季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

還屯。王隱晉書曰太始五年出爲都督荊州諸軍事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

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論語子曰匹夫不可奪志

陳情事表

李令伯

晉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事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

使郡縣供其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徒向書郎為

河內溫令左遷漢中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虔

生孩六月慈父見背

孟子曰孩提之

笑可提抱也文子曰

行年四歲舅奪母志

莊子田開之曰單豹行年七十毛詩序曰

祖母劉愍臣孤弱躬

童趙岐曰知孩

親撫養

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

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

李陵贈蘇武

一隅苦困獨伶丁國語曰晉趙文子冠諱歎

既無伯叔終鮮兄弟

毛詩曰終鮮兄

門衰祚薄晚有兒息

書字

福也

外無棊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

孫卿子曰仲尼之門

莞憊獨

子一作立形影

相弔

曹植文射表曰形

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

子

清化前太守臣逵

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

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

朱浮書曰同被國恩如淳漢書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

猥以微

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

廣雅曰墮也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門孟嘗

君相齊使其舍人魏子收色三反而不至孟嘗君問其故詢曰有賢竊假之數

年或毀孟嘗孟嘗乃奔魏子所與稟賢者聞之乃上

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

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

臣

臣

一段不苦情
一不不能
實是不得
之兩不
委頓曲

歷敘用道
之召連用
察臣舉臣
拜臣除臣
文資臣錯
法臣錯

一片至情
自肺腑中
流出令人
心忠出情
以孝知文
章之妙理
自倫原中
來見恩苦
歷陳不義
遠之必不

極陳願結
養之本傾

又運用况
臣且臣今
法更圓轉

陳情處言
言懇切非
泛常自飾
之詞動令
人感動終
結之意

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孔叢子孔子曰晉於狼狽見聖人之志奇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

凡在故老，猶蒙矜育。爾雅曰矜憐也况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

達，不矜名節。矜謂自尊大也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賈逵國語注曰過蒙拔擢，寵命優渥；

豈敢盤桓，有所希冀？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揚雄反駁曰臨沮繼而自

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左氏傳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

餘年。鸚鵡賦曰匪餘年之足惜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

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

養。葛洪喪伯父還傳記曰烏鳥之情誠痛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

后土，實所共鑒。左氏傳晉大夫曰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儻倖，保卒餘年。禮記

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隕首已見上文左氏傳曰晉魏顆敗秦師於輔氏從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必嫁是疾病曰必為殤顆終之曰

疾病則亂晉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顛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聖曰臣不勝

大馬心

謝平原內史表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內史到官上表

陸士衡

陪臣陸機言蔡邕獨斯曰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為陪臣臣於朝皆稱陪臣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齋板詔書

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凡王封拜謂之板官時拜受祇竦不知所裁臣機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曰臣誠悼心不知所裁臣本吳人出自敵國漢書蕭通說韓信曰敵國破謀臣亡世無先臣宣力之効才非

丘園耿介之秀尚書舜曰子欲宣力四方汝為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蠲曰隱處丘園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皇澤廣被惠濟無遠四子講德論曰

擢自羣萃累蒙榮進國語曰羣萃而同處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

兩宮藏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駿誅徵為太子洗馬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選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又為著作郎晉令曰祕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兩宮東宮及上臺也服冕乘軒仰齒貴

游左傳衛太子謂馭其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杜預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振景拔迹顧邈同列臣瓚漢書注曰邈後邈也施重山岳義

足灰沒嘉興談州辟文曰思重山岳言君之義我身如灰之滅不足報也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盪臣獨何顏俛首頓膝

憂愧若厲中謝周易曰夕惕若厲而橫為故齊王問永九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王隱晉書曰齊王問字景

幽執囹圄當為誅始司馬遷書曰深幽囹圄之中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

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王隱晉書曰袁瑜字世都中書侍郎馮熊馮熊字尚書右丞崔

基廷尉正顧榮顧榮字汝陰太守曹武曹武字道淵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一作嶠自

列言密自蒙蔽避迴罔黨成罔諫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王隱晉書曰機與吳王晏表曰願得自申列也廣雅曰列陳也

述自可分別察舊書曰
惟是筆跡可以當面

而一朝翻然更以為罪，曩爾之生，尚不足忝，左傳子產曰諺云曩爾之國杜預曰曩小貌也說文曰尙曾也孔安

國尙書傳

區區本懷，實有可悲。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切草此爾

畏逼天威，卽罪惟謹。天威已見上讓開府表公羊傳曰不卽罪爾何休曰不就罪也漢書

曰終軍請徐偃請下御史徵偃卽罪論

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

莊子曰鉗墨翟之口慎子曰臣下閉口左右結舌潛夫論曰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左傳饒尹克黃曰君

君者臣之天也

莫大之釁，日經聖聽，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

而不能不恨恨者，惟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諡下謂成都也毛詩曰愷悌君于社預左傳注曰宥赦也

迴霜收電，使

不隕越。咸如霜已見西征賦荷悅申鑿曰人主威如雷電之震左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隕越于下

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攜幼迎孟嘗君道中

拖紫，退就散輩。揚子法言曰使我紆朱履金其樂不可量也解嘲曰紆青拖紫拖從我切

感恩惟咎，五情震悼。文子曰昔中黃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

地，若無所容。中謝毛詩曰謂天蓋高不致不崩謂地蓋厚不致不踏

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

澤，播及朽瘁。尙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范曄後漢書鄧騭上疏曰被雲雨之溥澤也

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

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左傳曰裴豹錄也著於丹書書曰延及平民

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尙未至是。

猥辱大命，顯授符虎。漢書文紀曰初與鄒守爲銅虎符竹使符

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沈之羽，復與翔

鴻撫翼。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沈者也班固漢書張陳述曰搯手逐秦撫翼俱起

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漢書曰韓安國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其後安國坐法

國爲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漢書張敞爲京兆尹坐與楊柳厚善不宜處位免爲庶人數月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使使召敞卽裝廐使者詣公車上書天子引敞

見拜為冀州刺史。起亡命復奉。使與州命名也。謂所犯罪名已定而逃亡。避之謂之亡命。昔組來軒並二千石之車飾。

竊存于方。言曰。會而不施。謂之衣。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慚哽結。拘守常憲。

當便道之官。如淳漢書注曰。律二千石以上皆歸。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

轂。天衢已見上。通親親表。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靈王獨行屏營。

勸進表

何法盛督書曰。劉琨連名勸進。中宗嘉之。晉紀曰。劉琨作勸進表。無所點。致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劉越石

建興五年晉書曰建興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

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

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禪。頓首死罪。上書。臣琨

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人。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

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悅申鑿曰。聖王風已以申天下之樂。知黎元不可以無

主。故不得已而臨之。東魏漢記馮異曰。更始敗亡天下無主。社稷時難。則威藩定其傾。郊廟或替。

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悅申鑿曰。聖王風已以申天下之樂。知黎元不可以無

絕大議論
亦起至氣

博徵數陳
皆忠義之
心所激發
自此等文字
自然生色
使見千百
後視之猶
可也其

歷敘世德

遂及於世

說敘前事
歷敘時變
之心幾於

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奉秀衛公諱曰仰瞻遐風重三五以降，靡不由之。

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臣珉、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王隱言

皇帝河內溫人今上受禪追尊號曰宣皇帝尚書武王曰至于大元肇基王造詩曰致命有德毛詩曰儀附也鄭玄曰天之命又附著於汝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世祖武帝廟號書曰

造我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三世謂景宣文四聖謂武帝也書曰昔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

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郊鄒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晉書曰惠帝即永嘉之際，氛厲彌昏。永嘉懷

失御，登遐醜裔。王隱晉書懷紀曰羯賊劉曜破洛皇帝崩於平陽震極喻國家之危，有若綴旒。公羊傳曰君若

也何休曰旒旒旒也以譬者言為下所執持東西爾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王隱晉書懷紀曰洛陽破大司馬

于顯帝崩皇太子即位左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鄭玄尚書綠注曰甄表也誕授欽明，服膺聰哲。欽明已見上求通親玉質幼彰，金聲夙振。

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孫虞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孫虞以道也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家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尚書曰家宰掌邦治流百官

詩曰不顯維德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不圖天不悔禍，

大災荐臻。左傳鄭伯曰天國未忘難，寇害尋興。左傳富辰曰人未逆胡劉曜，縱逸西都。何法盛晉書

四年劉曜使劉曜寇長安敢肆犬羊，凌虐天邑。漢名臣奏曰太尉歷劾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漢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

摩厲俱下

為下正說
勳進先覆
情致實虛
大明日助
遠之事也

說入時事
切到君身

需頌一政

後漢書序曰黃他
求汲將投骸虜庭

神器流離，再辱荒逆。再為復懲二帝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臣每覽史籍，觀之前

戰，小雅曰厄連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左傳羊尹無字謂楚子曰食土之毛誰莫

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新序子貢曰子產死國人聞之皆叩心况臣等荷寵二世，位廁鼎司，三世謂

也王隱晉書曰張胤通相國參軍父齊太子洗馬侍御史承問震惶，精爽飛越。謝承後漢書寶武上疏且悲且惋，

五情無主，五情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注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謝承後漢書胡世班書曰臣珉臣禪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昏明謂晝夜也文子曰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孫卿子

天命未改，歷數有歸。左氏傳王孫滿謂楚子曰周德雖衰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

左氏傳曰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齊有齊有無知

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左傳曰初晉欒公以讎姬爲夫人夫人齊太子子縶子新成遂諂二公子曰皆知之重

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左傳曰初晉欒公以讎姬爲夫人夫人齊太子子縶子新成遂諂二公子曰皆知之重

伯縶是觀之禍亂之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鑿鐵論曰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史

曰秦更民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陸下謂元帝也書曰玄德升開乃命以位季綏授神

名曰黔首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也廣雅曰命名也桓夫符瑞

大極是生兩儀，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也廣雅曰命名也桓夫符瑞

以見表不
可詳非泛
常推頌之
類耳

深一册
用左傳語
妙然含指

之表，天人有徵，東觀漢記羣臣上奏世祖曰得會京畿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折其外曰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蕃服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曹子建

之遘夷羿，宗姬之離大戎，蔑以過之。左氏傳曰魏絳對晉侯曰昔有其方襄也后羿自鉅澤子豷石因夏人以

媿為后廢后父申侯乃與西夷大戎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之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王隱晉書曰元帝瑛那共王之長子永興元年就國二年

柔服以德，伐叛以刑。左氏傳晉賈武子曰抗明威以攝不類，杖大順以肅宇

內，尚書曰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漢書晉書曰攝安也禮記曰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天下之服也是謂大順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

遐方企踵，尚書曰汝丕遠惟商香成人宅心知百揆時敘于上，四門穆穆于下。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于賓四門四門穆穆

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左氏傳伍員謂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嫪方媿逃出自竄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

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毛詩序曰豳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况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

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尚書曰期南暨聲教史記張且宣皇之胤，惟有陸

下，王隱晉書曰元皇帝宣帝之曾孫左傳億兆攸歸，曾無與一。尚書曰受有德兆夷人晏子春秋晏子謂魯哀公曰

祚大晉，必將有王，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居虞三代咸有顯德故天因而祚之

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漢書曰：從光以內外異言，左傳叔向曰：我先君文公人從而與之，獻无異親，民无異望矣。謳歌者無不吟詠，微猷，獄訟者

無不思于聖德。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辨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詩曰：君子有徽猷，答褒戲曰：用納乎聖德。天

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封禪書曰：天人之際已交，上下之情允洽。左傳孔子曰：齊不謀夏夷，不亂華。一角之獸，運理之木，以為休

徵者，蓋有百數。春秋感精符曰：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割卵，則出於郊，孝經曰：郊者，天之郊也。德至草木則水，連理尚書有休徵，西都賦曰：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

衆，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老曰：封禪之內，冠帶要之，當尚書曰：五百里服，五百里荒服也。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羽獵賦曰：杖莫邪而羅者，三計矣。是以

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漢書揚雄河東賦曰：頓夏之大漢書又曰：諸侯昧死再拜言上尊號。願陛下存

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東觀漢記：羣臣上奏世祖曰：大誼上書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節小行，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社稷固爾。

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詩曰：乃眷西顧，又曰：薄天之下。漢書翟義曰：天下傾首服從，莫能抗扞國難。則所謂生繁華於枯槁，育豐肌於

朽骨。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楊之秀，稱與。漢書曰：天下傾首服從，莫能抗扞國難。神人獲安，無不幸甚！尚書帝曰：喪命汝典樂，神人以和。漢書漢王曰：以韓信為大將軍，蕭何曰：幸甚。臣琨

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史記李斯曰：明主聖皇所能久處尊位，東觀漢記：諸將上奏世祖曰：尊位不可久曠，處尊位東觀漢記：諸將上奏世祖曰：尊位不可久曠。

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公羊傳曰：緣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左氏傳曰：君子曰：萬特固不修其城郭，浹辰之久而楚

趙共二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左傳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左傳曰：鍾當也。

趙共二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

何等關切
何等鄭重
有何慷慨
陳之氣

以下申旨
不可辭之
意

切時亦說
已動迷矣
又申必言
不可辭之
意與時聞
切最緊

收拾水意

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
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
猱寇窺窬伺國瑕隙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元鼠窺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當與猱
暇猶過也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漢書曰富人博散亂齊人如孫曰齊民齊等無有貴
賤閒隙也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賤故謂之齊若今平兵也范曄後漢書全熊說公孫
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谷永
集曰國家久無繼嗣天下元所繫心
曰大王雖欲執謀
退秦宗廟社稷何左氏傳曰齊侯遂巡而辭
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

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左傳傳十五年晉與秦戰于韓原秦伯
有呂帥錫且召之呂錫曰將若君何秦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
瑕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莊子曰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

也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志魏文帝策命孫權曰前代之懿事後王之元龜

深謀遠慮出自胸懷過秦論曰深謀遠慮行軍用
兵之道不及魏時之士也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

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躡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琨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

溫嶠王隱晉書曰溫嶠字泰真太原人也劉琨假守
左長史西臺除司空右司馬五年琨使詣江南主簿臣辟闔訓臧榮緒晉書曰辟闔訓字顯明
樂安人也沒石勒為幽州刺史臣禪遣散騎

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晉百官名曰榮劭字茂
世北平人為清河太守輕車將軍

關內侯臣郭穆百官名曰郭穆
字景遙沒苻中奉表臣琨臣禪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塚人表孫盛晉陽秋曰謝詢河東人終於吳令

張士然孫盛晉陽秋曰張俊字士然吳國人也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為孫氏置守塚人俊為其文留從之晉百官名曰俊為太子庶子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尚書曰乃爾先祖成湯革夏駿命漢書酈生日昔湯放桀封其後於杞呂氏春秋曰武王入殷立成湯之後於宋春

秋征伐，則晉修虞祀，燕祭齊廟。左氏傳曰晉滅欒遂襲虞滅之而修虞祀歸其職實於王母子日樂毅伐齊遂下齊七十餘城置東園燕為郡而修齊之宗廟夫一國為

一人興，先賢為後愚廢，成湯夏禹實興國後桀紂無道而失國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

德，春秋貴柔服之義。論語曰繼絕世柔服日高祖撥亂猶修祀六國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廢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三十家趙及魏公于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它事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祀，漢書

臨哭其喪。漢書灌嬰斬項羽東城漢王為發喪哭而去將以位嘗倖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

暴興疾顛，禮若之舊，班固漢書項羽贊曰舜重瞳子項羽又重瞳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國語謂聖公曰高位實疾顛殘戮之尸，乃以公葬。漢書曰初項

公乃魯公禮葬羽於穀城。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隳，有後可

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應天順民已見上左氏傳楚于謂濟羅曰夫文止戈為武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吳

蜀之館，書曰織皮氍毹析支渠搜西戎即敘洛陽故宮名曰馬市在城東吳蜀二主館與相連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于百世。論語子曰與雖三五

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義，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

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懷金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佩青已見上求通親親表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東觀漢記楊喬曰臣伏念二千石典牧千里當時受

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鷓鴣恤功，愛子及室。毛詩曰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故天稱

商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西極已見上求通親親表毛詩曰徹彼桑土綢繆厲戶追惟吳僞武烈皇帝，吳志孫堅字文舉吳郡人善孫武後也權既稱尊號

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強，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

甌井。吳志曰堅也梁東爲卓軍所攻潰圍而出堅復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漢書音義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也吳書曰初堅入洛軍城南甌官井上每且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敢汲堅命人浚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龍上一角缺威震羣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吳志曰孫策字伯符堅子也權稱尊號追諡策曰長沙桓王招百越之士，

奮鷹揚之勢。漢書曰敬衡山王芮從百越之兵以佐諸侯誅秦秦時曰維師尙交時維鷹揚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

著。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距於官渡策險謀勳許迎漢帝未發爲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爲徇漢之臣，退

爲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爲采薪者所踐毀也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

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二君堅策也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

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

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爲平民，乞差五人，

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除壅壘，永以為常。

讓中書令表 諸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令恐誤也

庾元規 何法盛晉書涪川庾綽曰亮字元規為中書郎種祖欽使為中書監上疏肅祖納亮言封永昌公後遷司馬錄尚書事薨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中州為洛陽庚氏涪川人近洛陽故云中州舊州隨侍

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何法盛晉書曰亮父琛為會稽太守亮少隨父會稽又曰中宗為魏東將軍鎮建鄴論語季康子以就有道孔安國尚書序曰逃難解散不

悟徵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乘異常之願，先帝謂中宗元帝也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既眷同國士，又申之

婚姻。何法盛晉書曰中宗欽亮名德故申婚姻又曰中宗勅亮妹為皇太子妃國士婚姻已見懷舊賦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孟

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而偷榮昧進，日

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先帝謂元帝也登遐已見上文區區微誠，竟未上

達。陛下踐祚，聖政維新，臧榮緒晉書曰明帝諱紹字道畿元帝太子也魏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作相踐祚而治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

康哉之歌，實在至公。庚載之歌已見景福殿賦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行之以至仁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

說得外濟
之隨人濟
入理如是
寒心如是
言諒乃是
真實語耳
先自欲起
既得冲淡
有身分真
能說者成
點出外成

地中政

通前事以外
明不當任
感則可切
至是等任
論此等感
人論可以感

轉到本身
或以名
或以好名
或以為名
或以為名
或以為名
或以為名

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王隱晉書曰明穆皇后與氏字文君琛第二女 姻婭

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河上公曰太上謂太 古無名之君也無君已見上求通親親表注然世

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

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西京七族已見西京賦東京六姓 幸德賢后和慈鄧后安思閣后桓

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

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漢書曰列侯宗室見 到都側目而視也

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邪？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

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

成重闕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

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韓詩外傳曰公 道遠而私門塞

使內處心膂，呂外揔兵權。尚書稷王曰今命汝作朕股肱 心膂實遠國語注曰膂脊也

待也。孫卿子曰亂則危辱 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二相王敦王導也王隱晉書曰王敦字處仲中宗時為大將軍謀 逆蕭祖以為丞相不受又曰王導字茂弘中宗時為侍中蕭祖即

位敦平進太保不拜後為丞相

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

李程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

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見之楚辭曰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子之中情倚書序曰坦然明白

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貪賤，臣所不能

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邪？實仰覽殷鑒，

量已知弊，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慳慳屢陳丹款，曹大家解賦曰復丹款之而

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屏營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

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漢書曰彭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私門已見本傳注尚書曰哀矜折獄明啓刑書願陛下

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薦譙元彥表

孫盛晉陽秋曰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清不交於俗李雄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耕山藪桓温平蜀反役上表薦秀

桓元子

何法盛晉書曰桓温字元子譙國人為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薨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

道喪已見江淹雜體詩左氏傳荀息曰公

棄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途往事居鵝俱無猜良也

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洗耳許由也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洗耳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

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欲以其辱行慢我晉蓋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

亦有秉心矯迹，以敦在三之節。

國語曰晉武公伐翼殺侯止藥子曰苟無死矣吾令子為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於三

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
食之章昭曰三君父師也
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魏書文帝曰

樹德垂聲
崇化篤俗
伏惟大晉應符御世應符已見上文論語比考識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

方圯裂神州見吳兔置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毛詩曰爾爾兔置施于中林鄭玄曰兔置在彼

空谷生芻東其人如玉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嘆息者也劉歆移書曰有識之所歎慙阮瑀為曹陛下聖德

嗣興方恢天緒可法盛晉書曰孝宗穆帝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旣懸思宣大化何法盛

命歸鯨喻李勢也鯨鯢已見上文謝朓八公山詩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泥之墟想王蠲

蜀音於亡齊之境左氏傳魏絳曰昔后羿因夏人以代夏政羿武羅伯因熊羆爲圍而用寒混寒混伯明氏之讖子弟也虞舜子

母入以王蠲之故已而使人謂蠲曰齊人多高于之義吾以爲將對子萬家蠲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殺邑子蠲曰忠臣不事

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則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無義固不如卒名

遂經其頸於樹枝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易曰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文子曰養生以絕世抱德

自奮絕脛而死曰濁其泥而揚其波于時皇極邁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道消顛沛已見中華有顧瞻之

哀幽谷無遷喬之望毛詩曰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凶命屢招姦威仍逼孫盛晉陽秋曰李雄安車徵秀繼

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莊子孔子曰丘幾不免虎口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琴操莊周歌曰遊世俟道

伯夷叔齊與其志不辱其身杜門絕迹不面僞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讖漢書曰王莽

奉憲書太子師及祭酒印綬安車駟馬御膳勝自知不見聽即謂門人高暉曰吾受英皇之恩無以報今若矣且暮入地誰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年七十九矣又曰薛方字子玉王莽以安車迎方因使者辭謝曰魏舜在上下有某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

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致音悅 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漢書曰園公綺季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管寧

遼東已見謝朓都內登望詩博物志陳翻夢人謂已曰余孤竹君之子逐海漂香棺梓也 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西土 夫旌德

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詰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

聲弗聞漢書曰翁薄之政自是滋矣魏志崔瑗書諫文帝曰然遊滋侈義弊不聞 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遞之弊若秀蒙蒲帛

之徵漢書曰武帝初即位使使者東吊加璧安車以蒲輪駕駟迎申公也 足以鎮靜頽風軌訓羣俗魏文帝曰道薄於當年風頽於百代 幽遐仰流九服

知化矣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

解尚書表續道鸞晉陽秋曰植玄督位仲文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殷仲文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魏略王修奏記曰涓流之水無洪波之勢七變曰橫暴之極魚鱉失勢顛倒側也 驚飈拂野林無靜柯丘曰樹

欲靜而風搖之 何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實所敢

喻昔桓玄之世誠復驅迫者衆至於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身殉國

論語子張問士子曰見危致命見利思義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李陵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 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史記曰伯夷叔齊恥武王伐紂後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遂

設如大變
類得然
以此為然
矣此亦清
由致之風
所清也

乃宴安昏寵，叨味僞封。左傳曰宴安耽，毒不可懷也。錫文篡事，曾無獨固。曾無固守之節，亦從於衆也。晉中興書曰：詔加桓玄爲楚王，備九錫之禮，玄降姑熟，朝臣

勳進玄遂篡位。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鎮軍宋高祖也。匡復社

稷，大弘善貸。馮衍與田邑書曰：左平山東右匡社稷，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佇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楚辭曰：蜂蟻微命，力何固三驅已見東都賦。

既憲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繫維。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繫維，已見上文。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

進退，惟力是視。惟力是視已見東京賦。是以僮俛從事，自同全人。毛詩曰：何有無僮俛求之，呂氏春秋曰：任天下而不顯此之謂全人，高誘曰：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

今宸極反正，惟新告始。反正已見謝靈運述祖德詩，惟新已見庚元規讓中書令表。憲章既明，品物思舊。禮曰：仲尼無章文武，品物已見歎遊賦。臣亦

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尚書曰：子心，顏厚有愧。乞解所職，待罪私門。私門已見上庚元規讓中書令表。違謝闕庭，乃

心愧戀，謹拜表以聞，臣某云云。

鬪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晉書曰：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晉五陵置守備。

傅季友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旆西邁。左氏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詩曰：居河之湄。將屆舊京，威懷司雍。威懷已見潘岳關中詩：太

康地記曰：司州司隸校尉治漢武帝初置，其界本西得梁州之地，今以三輔爲雍州。河流遄疾，道阻且長。詩曰：遄遇從，之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

蜀志：許崇與曹公書曰：袁術方命，圯族津塗四塞。伐木通逕，淹引時月。東觀漢記曰：岑彭伐樹木開道，直出黎丘。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

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頓，鍾簾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鞠為茂草已見西征賦毛詩序曰過故宗廟宮室盡

黍為禾塵里蕭條，鷄犬罕音。蕭條已見上西征賦東觀漢記曰北夷寇作無雞鳴狗吠之聲感舊永懷，痛心在目。劉琨答盧諶詩曰哀我皇晉痛心在目以

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邙東則乾脯山山西南晉文帝崇陽陵西武帝峻陽陵邙之東北宣帝高原陵景帝陵平陵邙之南則惠帝陵也墳塋幽淪，百年

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

毛修之等，沈約宋書曰毛修之字敬文梁陽人也高祖將伐秀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戍洛陽既開剪荆棘，繕修毀垣。左氏傳或子駒支曰驅其狐狸前其荆棘西京賦曰步毀垣而延好

職司既備，善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郎臣某，奉

表以聞。

圖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沖東莞人為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於天子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傅季友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至隱晉書衛瓘上言曰學賢舉善而致用彰謝承後漢書曰滕延拜京兆尹旌善為務念功簡勞，義深追遠。尚書禹

念功論語曰愷將追遠民德歸厚矣故司勳秉策，在勤必記。周禮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德之休明，沒而彌著。左氏傳王孫蒍曰德之休明

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裴子野宋略曰高祖潛謀臣復署穆之主總委以腹心內竭謀

餉，外勤庶政。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又曰：庶政惟和，萬邦咸察。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傳詩曰：密勿同心，不及登庸朝右。

尹司京畿。沈約宋書曰：穆之為尚書左僕射，又曰：加丹陽尹。尚書曰：若時登庸。敷讚百揆，翼新大猷。尚書曰：納于百揆。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惟穆言是聽。頃戎車遠役，

居中作捍。沈約宋書曰：高祖北伐，穆之左僕射，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毛詩曰：左旋右抽，中軍作捍。好居軍中，為容好也。

幹之器也。蜀志曰：文帝祭黃龍，有局蓋。易曰：棟隆之吉，不棟于下也。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

述，班同三事。蜀志曰：偉度姓胡，為諸葛亮主簿。故見褒述。尚書曰：三事大夫，敬爾有官。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論語曰：賈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龍靈已見，江海難體。詩曰：臣伏

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王隱晉書曰：義熙安帝年，號國語太子曰：天嗣。至于今，未弭乎。外虞既殷，內難亦荐。沈約宋書曰：義熙五年，慕容超數為邊患。

公抗表北伐，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乃有闕固之志，勸庶循承虛而下，循從之。公羊傳曰：君子避內難不避外難。時屯世故，靡有寧歲。周易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又曰：屯難也。潛

於公子曰：于之行晉無寧歲。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勳，豈惟讜言嘉謀，溢于民聽。若

乃忠規密謀，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穀梁傳曰：士造辭而言詭辭，而出范等曰：辭君也。詭辭而出

則詭辭。穆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王隱晉書曰：樂廣任誠，保素莫見其際。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記。所以陳力一紀，遂

克有成。國語狐偃曰：奮力一紀，可以遠矣。又勇犯曰：若克有成，晉之柔嘉是甘。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

事者矣。左氏傳：重耳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爾雅曰：左助也。寧濟已見。曹植賁躬詩：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易曰：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王弼曰：履得其位也。每議及封爵，

輒深自抑絕。所以勳高當年，而茅土弗及。三輔決錄曰：茂陵馬氏代襲茅土。撫事永念，胡寧可味。謂宜

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論語曰：周有大夫，齊善人是富。

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

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始安貞王道生子初太，祖封西昌侯，廢鬱林王，海陵王，封宣城郡公也。

任彥昇

在彥昇所
推此表亦
疑林表敘
恐然其甚
由衷無不
自也

臣鸞言：被臺司召，以臣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母丘儉

高之朝不畜庸才，東觀漢記李通上疏曰：臣經術短淺，智能空薄。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蕭子顯齊書太祖高皇帝諱道成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漢書曰：齊悼惠王肥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世祖武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暉，字宣遠，大祖長子。

晉中興書庾亮上疏曰：先帝諡顯，情同布衣。武皇大漸，實奉話言，尚書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韓子曰：楚莊王欲伐越，莊子曰：伐越，何也？王曰：以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知之，如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類，故曰自見之謂明。愚夫一至，偶識量已。劉勰人物志曰：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猶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偶值也。庚元規表曰：仰覽殿簾，景已知弊。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尚書顧命曰：出綴衣於庭，越翼曰：王崩，玉

凡見下句遂荷顧託，導揚末命。及曰后惡玉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嗣君謂魏林王也為宣太后所廢左昭

昌邑王賀賀曰我安非罪而召我哉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不造已見費康幽憤詩職汝之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漢

侯又曰武帝遺詔封博陸侯曰齊悼惠王子與居為東牟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漢書靈光矣曰昌邑王賀不可以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无道不失天下光壽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負王不負社稷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曹植求自試而

身名並滅左傳管程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謂靈林借職顯也孫盛晉陽春秋曰卻超假還非臣之尤，誰

任其咎？毛詩曰豈言盈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寢廟已見吳郭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

左傳楚靈王曰孤與二三臣裨心失圖尚書曰先王味爽坐以待旦寧容復徼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晉中興書曰下靈表曰豈敢干祿位

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漢書曰靈去病征匈奴有絕漢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班固衛青

也。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周禮曰司會中大夫二人鄭玄曰司會主天下之事者今之尚書且虛飾

寵章，委成禦侮。王隱晉書曰武帝詔山濤曰勿復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

戰國策唐唯謂楚王曰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山岳陽泉養性賦曰况性命之微微如鴻毛之漂輕母丘儉之遠東詩曰靈實重山岳誰能為我擔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莊子曰哀公曰何謂材命

變矣志同歸于治莊子曰老聃曰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也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贖朝經

七路曰位累我躬買遠國語注曰贖後朝經也家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佐是謂朕故曰國體孫贖朝經曰

故特任使 莫復飾讓 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論語孔子曰管仲桓公一匡天下左傳曰光宅近甸，奄有全邦。

光宅已見吳都賦謝承後漢書曰周防及守近甸嘉瑞表 應毛詩曰奄有龜蒙漢書淮南王上書曰淮南全國之時殞越為期，不敢聞命。左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殞越于下亦願曲留降

鑒，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永昌之丹慊獲申。鉅平羊祜永昌 虎亮並見上表乃知君臣之道，綽有

餘裕，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又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

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臣諱誠

惶誠恐！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范雲字彥龍與梁武同事齊竟陵王為八友又與雲住處相近更增親密及為天子以為吏部尚書甚敬雲嘗語其二弟曰我昔與雲情同昆

弟汝當為我呼雲為兄

任彥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霽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

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張載贈裴子琰詩曰 輶車運在輪翮骨須

六進謝中庸，退慙狂狷。禮記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論 語子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漢書曰 章賢少

于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鄉 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篋不如一經篆刻為文，而三冬靡就。法言曰童子彫蟲篆刻漢書東方朔 上書曰臣朔學書三冬文史足用負書燕魏，

有冥冥 自深耶 實 之覺 情 深 耶 實 之 覺 情 深 耶 實 然 自 之 情 深 耶 實 推 分 格 外 人 殊 恩 有 略 當 誰 而 言 昔 者 何 等 婉 折 入 情

寫出亂離
欲求自足
心事匪歷
可見非熱
中者比

昔人故人
忽為臣主
此中實難
來情也
分來具有
入品代意

空殫救粟戰國策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約去秦而歸躡躡躡躡齊楚徒失貧賤史記曰虞卿躡躡躡躡

也詩外傳曰田子方謂魏太子曰貧賤可以驕人矣志不得則受屈而適楚楚耳安往而不得吾貧賤乎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漢書曰王陽父子皆好車馬

衣服其自泰豈為明及持斧作牧以慧以興謗漢書曰爰勝之持斧逐捕盜賊周禮曰八命作牧范滂後漢書曰

五嶺還在海濱其俗咸陋時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者成除名為民知井白之逸孫盛晉

半道至滄山又曰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尉勃恐不知致辭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營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

劉弘顯望除名為兵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廢於家娶北百年上壽既曰徒然莊子盜跖謂孔子曰人如其誠說亦

以過牛亂離斯瘼欲以安歸毛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薛君曰瘼散也閉門荒郊再離寒暑詩曰載離寒暑兼

以東皋數畝控帶朝夕秋興賦曰耕東皋之沃壤輸黍稷之餘稅朝夕已見江賦關外一區悵望鍾阜漢書楊僕上書曰郡為關外人

曰蓉沓河南復望許微日鍾山北陸無日之地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楊惲與孫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漢書曰楊惲

賜金而權同娛老賜金嫗老謂陳廣也折芰燔枯此焉自足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次都釣魚大澤折芰而

詩百 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其辭者甚且著三千景附八百不謀謝承後漢書曰

周書曰湯放桀而歸於莘三千諸侯大會然後即天子之位又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俎以祭不謀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侯臣覺等離心功慙同德王曰受

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子泥首在顏輿棺未毀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與締構草昧敢叨天功王曰受

孫評文選 卷四

結構見魏都賦曰天造草昧鄭玄曰草創也味爽也左
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天食天之功以為己方

一 朝總集莊子曰語大而立大名此朝廷之士也 顧已反躬何以臻此正當以接閉白水列宅蕩

豐光武居白水已見南都賦東魏漢記曰吳漢南陽人也為人質厚少文上及其南陽人 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

東觀漢記曰初上學長安時過朱祐祐留上須講竟乃談話及帝登位車駕幸洛陽問主人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

豈待明經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 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俗所歸惟釋許郭孫綽子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溷漚殊流雅鄙異調風帖分明標榜可觀斯謂之雅俗矣范曄後漢書

拔十得五尚曰比肩晉書劉琨嘗謂人曰比肩而居也今子一朝而見七人不亦衆乎 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

發顧無足算魏志曰王修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 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

孝先陳留人也為尚書僕射典選舉先嘗行狀曰 以臣况之一何遼落世說袁彥伯曰江山 齊季陵遲官方

湓亂毛詩序曰履義陸通莊子 鴻都不綱西園成市華嬌後漢書曰元和元年蓋鴻都門學其諸生皆勃州郡三公學

朝於西園宜自閣內候以下入錢各有差 金章有盈筥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金章盈筥未詳虞預晉錄曰趙

子皆恥與為列彭漢詔曰鑿帝即位太后臨

讀吏部
錄後二段
不刊之
言之學
否談故
作毀

讀吏部也

讓封侯也

連焉或字
策法奇縱

推原先世
亦見至情
時自惟
實有知足
意也

人每朝小人滿庭貂蟬牛
時人諺曰貂不足狗尾
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己南面，責成斯在。論語子曰舜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淮南子曰人主之術責成而不

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漢書曰蕭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後給軍食漢王擊楚何守關中後為鄧侯范曄

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班固漢書叔孫通述曰叔孫奉常與時抑揚揚稅介免胄禮義是創通

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東

或四姓侍祀，已無足紀。東

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東

或功成野戰，或隱若敵國。東

或四姓侍祀，已無足紀。東

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東

或功成野戰，或隱若敵國。東

或四姓侍祀，已無足紀。東

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東

或功成野戰，或隱若敵國。東

或四姓侍祀，已無足紀。東

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東

孫評文選 卷四

門無富貴，易農而仕。東方朔戒子書曰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乃祖玄平，道風秀世。晉中興書曰范汪字玄平善言玄理為吏部郎徒吏部尚書徐兪二

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中興謂元帝也位裁元凱，任止牧伯。尚書曰古元凱也刺史即古牧伯也左傳太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豫散檇鼈犬

而臣之所附，惟在恩澤。漢書恩澤侯表曰公孫弘自海濱而登宰相寵以列侯之爵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陸機高祖功臣

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東觀漢記相者謂班超曰察酒布衣諸生耳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東觀漢記相者謂班超曰察酒布衣諸生耳

州刺
而轉
輪

臨廷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于八人伯奮仲遊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

高祖少連，夙秉高尚，王僧孺范氏語曰汪生少連

所富者義，所乏

者時。富義謂段干木已見魏都賦漢書文帝曰惜李廣不逢時

薄宦東朝，謝病下邑，王僧孺范氏語曰少連太子舍人餘杭令

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

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

劉瓛梁典曰齊永元初瓛為廣州刺史因驢家居久之為國子博士梁書曰天監元年瓛遷散騎常侍東

部尚

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

東觀漢記馬援與楊廣書曰車丞相高寢耶一月九遷為丞相者知武帝帝恨誅衛太子書訟之然日當為月爭之誤也范曄

後漢書荀爽字慈明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微爽爽欲避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陔復追為光祿勳祇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德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

方之微臣，未為速達，臣雖無

識，惟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尚書伊尹曰臣為

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

管蒯，愛同絲麻，左氏傳君子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煙美無棄樵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

康

幽憤詩曰內負宿心王隱晉書甄彬奏曰不宜違人之素志

矜臣所乞，特迴寵命，則彛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

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臣雲誠惶以下。

為蕭揚州薦士表

蕭子顯齊書曰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劉瓛梁典曰齊建武初有詔舉士始安王表薦瓛邪王暕及王僧孺

任昇彥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

呂氏春秋曰賢主鈔於求人而佚於治事

方之疏壤，取類導川。

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禹掘地

而注之海國語太子晉曰伯禹疏川導滯

伏惟陛下道隱旒纁，信充符璽，

老子曰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河上公注曰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大戴禮孔子曰古者統而前施所以蔽朕也辭統惡耳所

取出讓意結之

以掩覆也。疏古曷字統古與字音義並。同莊子曰聖人治天下為符籙以信之。六飛同塵，五讓高世。漢書奏蓋謂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陛下代邸西向讓

天子者三南向者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又曰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老于日和其光而向其塵。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白駒已見桓元子為譙元彥表毛詩曰

容猶懼隱鱗下視，藏器屠保。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視之間易曰君子藏器于物色闕下，

委裘河上。列仙傳曰閻令尹喜內學老子西遊先見其氣和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矣子曰治天下若委裘用賢委裘之

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王褒漢德論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五聲倦響，九工是

詢。鬻子曰昔者大禹治天下以五聲寢議廟堂，借聽輿阜。班固漢書匈奴贊曰漢與忠言嘉謀之臣相與議事於廟堂

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微倖路絕。鄭析子曰循名責實

僚，不可限以位貌。左太冲詠史詩曰世胃竊見祕書丞琅邪臣王曠，年二十一，字思晦，七

葉重光，海內冠冕。梁書曰儉子曠時何之元梁典曰侍中領右驍騎王審思時太尉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曠字思

神清氣茂，允迪中和。淮南子曰神清者嗜欲不能亂

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臧榮緒晉書曰衛玠字叔寶好言玄理拜太于洗馬

身不見喜愠之容，世說曰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昔以放

任為適或去衣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孫盛晉陽秋曰裴秀有風操十餘

秀 居無塵雜，家有賜書。韋昭吳書曰劉基不安交遊門無雜賓漢書曰班彪 辭賦清新，屬言玄遠。陸機傳

曰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辭持論過之 室邇人曠，物疎道親。毛詩曰其室則迥其人甚遠尹文子曰虛名位

桑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 遼逵孔令詩 庠序公朝，萬夫傾望。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

親疏係乎勢利不係 養素丘園，台階虛位。養素已見謝宣 雖不肖不惠物不親已在貧賤不惠物不疎己

求通親親表曰執 豈徒苟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臧榮緒晉書曰荀顛字景胤潁陽人也魏太尉暉之第六

近見袁侃亦確強之子也皆有父風范曄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漢中郡南鄭人司 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

年三十五，字僧孺，理尚棲約，思致恬敏。劉瓛梁典曰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郡人六歲解屬 既筆耕為

養，亦備書成學。東觀漢記曰班超家貧為官傭寫書投筆嘆曰丈夫獨不效傅介子立功絕域之地以封侯安久筆耕乎東觀

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 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誼道晉陽春秋曰車胤字武子學而不倦貧不常得油夏月則

書清介交遊不雜漢書曰路溫舒取澤中蒲葦為牋編用寫書遊園先賢 先言往行，人物雅俗。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

傳曰孫敬到洛在太學左右一小屋安止母然後入學編楊柳簡以為經 甘泉遺儀，南宮故事。胡廣漢官制度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長安時出兩

可謂之人物矣雅俗已見范曄議表 畫地成圖，抵掌可述。漢書張安世子千秋為中郎將將軍擊烏桓遺謝大將軍霍光問戰圖方略

令弘前後所陳有補益 豈直麤延，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韓處三輔決錄注曰竇攸學季廉為郎世祖大會續纂得

而 日懸風也詔問何以知之攸對曰見爾雅詔案賦書如攸言賜帛百匹張隨文士傳曰人有著山下得竹筒

一技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張華以問東晉督曰此明帝顯節陸策文險校果然朝廷士庶皆服其博識 嘯坐鎮雅俗，弘

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班固漢書董仲舒述曰：「竊言訪對爲世純。」並東序之秘寶，瑚璉

之茂器。書曰：「大玉、瑰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諺語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廢言解嘲。」

語曰：「大玉、瑰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諺語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廢言解嘲。」

圖爲褚諮議綦讓代兄襲封表。顏子顯齊書曰：「褚綦字茂緒，爲義興太守。改封巴東郡表讓封實子。」

任昇彥

臣綦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實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勳

蔭，光錫土宇，臣實世載承家，允膺長德。顏子顯齊書曰：「褚淵長子實，字蔚先，官歷散騎常侍。上表辭疾讓封與

人勿用，左傳王子朝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納以德，德納以下。」而深鑒止足，脫屣千乘。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遂乃遠謬推恩，近

萃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左氏傳公子魚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匹夫難奪，守以勿貳。昔武始迫家臣之

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爲理屈。東觀漢記曰：「張純字伯仁，建武初，先詣闕封武侯。子璠字璠，通兄，根常被病，純因勸家丞翁司空無功，爵不當傳嗣。純璠

大行移書問嗣翁，上書奪詔封璠。璠上書曰：「根不病，宜臣小稱病，今翁移臣，又曰：「丁璠爲陵陽侯，璠長子鴻，字季公，讓位於弟盛，逃去。鴻初與九江醜駭友善，及鴻亡，駭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駭駭乃止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交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憤垂涕，乃還就國。」

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統。禮記曰：「繼別爲宗，鄭玄曰：「別子之嫡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稟承在昔，理絕終天。

天道無終而云終天永訣之辭也徐廣赴謝車騎彈還詩曰覆瓿既掩屏終天隨幽壤濟岳永逝曰今奈何今一舉遺終天而子不反

永惟情事，觸目崩殞。若使賁高延陵之

風，臣忘子臧之節。左傳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于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節

廢德舉，豈曰能賢？左傳曰宋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焉公馬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弗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豈曰能賢

停絕，與元規委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耳。謝承後漢書曰朱龍隱身草澤不勝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

以聞，臣誠惶誠恐以下。

為范始興作求太立宰碑表 吳均齊春秋曰竟陵文宣王子真襲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黃鉞太宰蕭子顯齊書曰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為子真立碑事不行

任昇彥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尚書曰彰善舉惡樹之風聲顯與既絕故老之口，必資

不刊之書。西征賦曰兆惟泰明邑號千人凱諸故老造自帝詞故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賈。司馬遷書曰廢諸名山毛詩曰高

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劉楨七略曰孝武皇帝初丞相公孫弘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然則配

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漢書平紀曰郊祀高祖以配天鄒善長水經注曰泗水南有泗水亭漢高祖廟前有碑延熹十年立

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禮記曾子謂于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襄周禮明易道以為法或者天將欲素王之乎何其隆也沂水南有孔子在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夏曰事夫子於

推立碑之
原據當句
據驗當句
句轉字字
園絕妙文

用意曲折
情亦真至
章法亦至
正以此等
為宗

法

釋到本人

述敘存沒
文法法緊
意極法咽

說入立碑
之意引例

添泗之閒退而考西河之上使西河之閒
人疑汝於夫于七略曰西河燕趙之閒
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尊主謂伊尹也耶其君不如堯舜已見
曹子建通親親表表亦理帝故連言之故精廬安

啓必窮鐫勒之盛東觀漢記曰王阜年十一繼父母欲出精廬以尙幼不見
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寶碑

別傳曰實卒察葛爲立碑刻銘
然實爲大丘宰故曰一城也
況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周公召公伊尹顏回也與

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刑社稷漢書文帝即位終侯爲丞相爰益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益曰終侯所謂功臣非

也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孝經曰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體國端朝出藩入

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尙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公羊傳曰大夫出境有可以
以倫百揆時序尙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日新之謂盛德琴書藝業述作之茂漢書曰鄭敬字次都琴書自樂禮記曰作者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得

而稱焉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東觀漢記曰上嘗問東平王若曰在家何業最樂人之云亡忽移歲序詩

人之云亡若對曰爲善最樂上嘆嘆之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人之云亡忽移歲序詩

邦國疹痒鷓鴣東徙松檟成行言成王未知周公之意類鸞林之嫌子其而周公居攝之情由于其有代宗之議故假

其既有代宗鷓鴣東徙松檟成行言成王未知周公之意類鸞林之嫌子其而周公居攝之情由于其有代宗之議故假

相過鳩曰于安之矣曰我將東鳩曰何矣曰西方之人皆惡我鷓鴣曰子其而周公志乃作詩以遺王名之曰鷓鴣焉

伍子胥曰鷓鴣曰子其而周公志乃作詩以遺王名之曰鷓鴣焉樹香囊積六府臣僚三藩士女蕭子顯齊書曰子其爲輔國將軍征虜將軍竟陵王毓北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軍

油素家懷鈿筆臆曰曹褒寢憤公筆行誦文書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景山謂墳也毛詩曰陟彼景山樹植

孫評文選 卷四 五九

爲證正明
引證正明
不可之已
也
况出請立

餘情繆
正爲所請
之由表出
心事
自敘本情

晉氏初禁立碑，晉令曰諸葬者不得作廟堂碑石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爲之

者竟免刑戮，致之者反蒙嘉嘆。陳留志曰阮略字德規爲齊國內史爲政表黜惡化風大行卒於郡齊人欲爲立碑時會制嚴峻自可徒魏舒已下皆不得立齊人思略不已遂共冒禁樹碑然後詔

關待罪朝廷聞之尤嘆其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如仁微管並見上傅季友修張良政故太宰淵丞

相巖親賢並軌，卽爲成規。褚淵碑卽王儉所制蕭子顯齊書曰豫章文獻王巖字宣儉贈丞相南陽樂範爲建立碑第二子恪託沈約及孔稚珪爲文乞依二公前例，

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駐驂長陵，輜軒不知所適。禮記曰禮文子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戰國策顏觸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功臣蕭實爲首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體感焉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

值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范曄後漢書曰建武中禁網尙寬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策名委質，忽焉二紀。左氏傳孤突曰策名委質其或乃辟慮

先犬馬厚恩不答。列女傳曰梁寡高行曰妾之夫不幸先死先犬馬墳溝壑處貞節曰而弊帷毀蓋，未葶螻

蟻。禮記仲尼曰吾聞之弊帷不蕩爲埋馬也弊蓋不蕩爲埋狗也戰國策安陵君謂楚王曰大馬臣願得式黃泉辱蟻蟻延叔堅戰國策論曰爲王先用境黃泉爲王作以御蟻蟻珠襦玉匣，遽飾幽泉。西京雜記曰漢

帝及諸侯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鐵甲連以金鍔皆鍔爲蛟龍鳳龜龍之形所謂交龍玉匣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

北陵。南浦迎喪北陵送葬既曲逢前施，實仰覲後澤，儻驗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

襄陽記曰杜元凱好爲身後名常自言百年後必高岸爲各深谷爲陸作二碑敘其平吳勳一沈萬山下沈峴山下謂參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臧榮緒晉書曰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後魏民吏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無不拜之言其遺

此愛如 臨表悲懼，言不自宣，臣誠惶已下。

上書

上書秦始皇

李斯

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秦拜斯為客卿會韓使鄭國來間秦以作鹹渠已而覺秦塞大臣皆言秦王曰
諸侯人來秦者祇為其主游間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始皇
帝以斯為丞相後二世具
斯五刑論駭斯咸陽市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

史記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
由余總公又使人間要由余遂去

本旨提出
直入中問
取喻玩好
如喻五段
之陳末花
將出有斬
功李旌之
一句提出
以前事引

東得百里奚於宛史記曰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之鄙人執之穆公聞百里奚欲重賂之恐楚子不許以五羖羊皮賂之楚人許與之穆公與議國事大悅授之國政

迎蹇叔於宋史記曰百里奚謂穆公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賢來邳豹公孫支於晉左氏傳曰晉邳芮丕邳丕豹奔秦又曰秦伯謂公孫支曰與吾

此五子者不產於秦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史記曰秦用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

服史記曰獻公卒于孝公立又曰商鞅西入秦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勵戰死之士賞罰三年百姓便之天子致胙請侯畢賀也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史記

取漢中史記曰孝公卒于惠文君立又曰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云孝王十年納魏上郡張儀伐蜀滅之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史記云孝王納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說也又曰武王立張儀死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通車三

一句提出
如老吏按
獄如一開
錄四君反
殺出功容
觀過逐客
掉轉醒甚

川窺周室使甘茂伐宜陽拔之然通三川疑此誤也三川疑此誤也宜陽韓邑也

之險割膏腴之壤成阜縣名遂散六國之從六國韓魏趙齊楚也漢書音義文穎曰關東為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

今史記曰惠王卒韓魏齊楚皆從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史記曰孝王卒立異母弟為昭襄王又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弟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

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春秋保乾圖曰光國書蠶

客而弗納疎士而弗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

之玉有利隨之寶新序固桑對晉平公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於江南玉產於昆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經越

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飾

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良馱馱音蹄不實外廐周書曰

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苑於元珠之簪傅瓊之珥阿綯之衣錦

繡之飾不進於前言以宛珠師簪以瓊傅珥也說文曰珥珥也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繡帛所出者也此解阿繡與子虛不同各依其說而置之善注既少不足稱臣以別之他皆類此而隨俗雅化

總束一段以物為證以妙在反以對甚緊別處美玩露也音樂不板妙法在

缺處為歇辭雅曰駸馬闕

此一士之應結逐過不覺宵此總
繁總之可首出客也得勳之段一
收願覽以本之正輕令說乃筆
住忠比物意過首放入得止

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變俗唯化謂開雅夫擊瓿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鳴鳴，快

耳者，真秦之聲也。試文曰：瓿，汲瓶也。於真切。說文曰：鄭，衛，桑，問，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禮記曰：晉，亂，世，之，音，也。又曰：桑，問，庶，上，亡，國，之，音，也。樂，動，聲，儀，曰：舞，樂，曰：節，節，又曰：周，樂，俊，時，曰：武，象，宋，均，曰：武，象，象，俊，時，用，干，戈，徐，廣，曰：韶，一作：昭。今，棄，叩，缶，擊，瓿，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

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

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

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者，則，士

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管子曰：海，不，辭，水，故，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

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文，子，曰：聖，人，不，讓，賢，辭，之，言，以，廣，其，名。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

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郭，象，莊，子，注，曰：資，者，給，贍，之，謂。却，竇，客

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

也。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此，所，謂，藉，賊，賊，兵，而，齎，盜，食，者，也。說，文，曰：齎，持，遺，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遂

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

文氣語涉
有戰國之
風中多隱
語要於音
外見意自
佳樂事爲
引事及當
時不見不
可事早知
順逆之分
歷舉時事

此以吳人
意中之事
揣之所以
陰折其謀
用意在處

孫評文選 卷四

鄒陽 漢書曰鄒陽齊人也陽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爲其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

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也三輔黃圖曰未央有曲臺殿

懸衡天下

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

以得輕重所以一羣臣也

畫地而人不犯

兵加胡越

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

容兵之據以叩

函谷咸陽遂危梁史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爲王號爲張楚西擊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斬以其爲校尉廣雅曰據引也言相引以爲援也

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

徐廣曰秦惠王遊至北河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

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

蘇林曰覆飛鳥言胡上射飛鳥

下盡地之伏兔

鬪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

輦車相屬轉粟流輸

去千里不絕

鄭玄禮記注

何則

日流猶行也

疆趙責於河間

應劭曰趙幽王爲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爲趙王取趙之河間立弟辟疆爲河間王至于哀王无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也

六齊望於惠后

齊南郡爲呂王台奉邑又劉瓛邪邪郡封管陵侯劉瓛爲瓛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爲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膠

東王叩爲膠西王

城陽顧於盧博

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居誅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處地王與居文帝

辟光爲濟南王也

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泰山郡有博縣濟北縣

三淮南之心思墳墓

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爲三王念其父見逐殺也漢

書曰上憐淮南王不軌上乃立厲王三子安爲淮南

王放爲衡山王

天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

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怨宿憤不能爲吳也若吳舉兵漢

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以孟康解其文故言不專救漢

吳二郡相成義乃可明

胡馬遂進窺於邯鄲

越水長沙還舟青陽

蘇林曰青陽水名也言胡越水陸共伐

漢也善曰此同孟康之義也張晏曰還

舟聚舟也言胡爲趙難越爲吳難不可恃也善曰此微同如淳

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

之說秦始皇本紀曰荆王獻青陽之田已而背約要擊我南郡

此見所以
言當自為
上書之意

此言計議
之難

此段引前
亦以證之
微示圖謀

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

大王患也。趙終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為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吳計雖使當為乃使越人當為吳人輒當為言吳

趙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禦於趙如此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

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善曰底與砥同砥礪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外客

談今臣盡知畢議，易精極慮，如淳曰改易精思以謀慮之則無國而不可奸，善曰爾雅曰奸求也奸與干同飾固陋之心，

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

國而樂吳；民竊高下風之行，尤悅大王之義，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則聞下風高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故願大王無

忽，察聽其至。善曰劉劭周易注曰至極也謂極言之臣聞鷺至，鳥累百，不如一鵲；孟康曰鵲大鵲也如淳曰鷺鳥比諸侯鵲比天子夫全趙之

時，服虔曰全趙趙未分之時應劭曰後分為三武力鼎士，袪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服虔曰袪服大盛玄黃服也臣瓚以為為鼎士舉鼎之士叢臺趙王之

不能止幽王之滹患，章昭曰高帝子幽王友也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

之西也。善曰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反廢逐蜀章昭曰徒蜀殿道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光享王

傳說諸賁劍於魚中以進抽劍以刺王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

不明求衣，臣瓚以為文帝入關而立以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栗未明而起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應劭曰天下已

定文帝遺朱肱侯章東吃齊王齊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鄭僑父者也深割嬰兒王之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嬰兒孝文帝於骨肉厚也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

善口此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王恭淮陽王武後梁王揖早漢徒武為梁王也然參揖皆少故云壤也晉灼曰方言梁益之國所愛諱其肥盛曰壤也善曰方言云瑋其肥盛晉書注以瑋為諱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

豈非象新垣等哉？善曰漢書曰濟北王興居開帝之代乃反棘蒲侯梁之與居自殺又曰淮南王道死雍應劭曰二國有姦臣知新垣平等勸王共反也今天子新據先帝之

遺業善曰今天子景帝也先帝文帝也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

復起於漢如淳曰新垣平詐言周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在其中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即終不可得也新垣過計於朝服虔曰過誤也則我吳遺

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燒棧道言高祖涉所燒之棧道也史記曰張敖說漢王燒絕棧道也兵不

留行善曰言攻之易故不稽留也收弊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張晏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水攻則章邯以亡其

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如淳曰荆亦楚謂項王敗走也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孟賡曰言國家不願大王

熟察之！

獄中上書自明漢書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遊羊勝公孫說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鄒陽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

以引喻作
收漢家之
言力能行
或以能行
險微言一
劫擊全皆俱

反昂慷慨
激昂引古
激以爲證
氣激而詞

腋別成
詞文法
所家之所
取材者多
矣

此篇以忠
信字為眼
目首尾照
應反分四
段以證引
才氣亦自
後溢也

每引數事
以三四法
填其法是
首四語已
完大意下
乃引事以
申明相如
段見相如

貫日，太子畏之。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善曰畏其不成也烈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太子曰吾知其然也衛先生為秦畫長平

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遊衛先生說昭王兵糧為惡侯所害事用太威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食者千歷也如淳曰白天之

將軍也。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張晏曰左右不明不敢斥王也訊考三日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

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下秦和左是武王戮廣玉卽位初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則其右足始皇崩胡亥立斯具五刑者也是以箕子陽狂，接輿

避世，恐遭此患。善曰史記曰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狂為奴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

王胡亥之聽。善曰以其計謬故今後之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善曰史記曰比干剖心又曰子胥自剄王乃以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槎形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

憐焉。語曰：『白頭如新，漢書音義曰或初不相識相知至白頭不相識傾蓋如故。』文穎曰傾蓋猶交蓋也善曰家語曰悅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善曰史記曰荆軻見樊於期曰今聞秦

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善曰史記曰荆軻見樊於期曰今聞秦

而存魏。善曰漢書音義曰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荷生以為魏累遂自剄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

齊。善曰史記曰荆軻見樊於期曰今聞秦

之所深必有
見人主當
公聽並觀
之用也

此段責重
士人下段
資重人主
不報信無
見經三語

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

為燕尾生。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善曰史記蘇秦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張要

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殆欲誅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善曰惡謂燕王

按劍而怒，食以馱駢。孟康曰敬瑣蘇秦雖有說惡王更勝以珍奇之味也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善曰言白圭拔

人說短。於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

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贖，善曰戰脚於宋，宰相中山，善曰戰

司馬喜三相中山尚書呂刑曰頭者脫去人之腹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腹膝蓋也。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善曰史記曰范雎鹽魏中大夫須賈使

以為持魏國陰事告齊以背魏相魏之諸公子魏齊使舍人管驪范雎折脅摺齒雎得出亡入秦為應侯廣雅曰摺折也力合切。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狹

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申徒曰

自投河善曰爾雅曰水自河出為雍言狄先蹈雍而後入河也雍一龍切。徐衍負石入海，漢書音義曰徐衍周之末人也見列士傳善曰論語識曰徐衍

容身於世，新語曰窮澤之民身不容於世無紹介通之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善言曰皆義不苟取比周朋黨

也六韜曰結連朋黨比周為權杜預曰比近也周密也。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百里奚

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善曰呂氏春秋曰當威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此二人豈素官於

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善曰呂氏春秋曰當威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此二人豈素官於

忠信見教
此言人主
不宜偏聽
誠以收忠
一信之教也
人主身上
去段用意
歸軍人主

每說到辭
榮去位為
結今張本
一也段人
極一也段
祭祭人主
意

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

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善曰論語曰齊人欲女樂季

信子冉之計，囚墨翟。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詳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

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國語徐州鳩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實遠曰鑠消也衆口所惡金

由余，而霸中國，齊周越人子臧，而疆威宣。善曰言齊任子臧故威宣二王所以疆盛史記曰齊桓公卒

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善曰公聽言無私也並觀言無偏也尸子曰論是非者自公心聽之

而後可。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

善曰史記曰舜弟象傲帝常欲殺舜丹朱堯子醜敵未聞尚書曰周公位冢宰冢叔流言乃致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

霸不足侔，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善曰史記曰

於子之之南面行王事齊因伐燕燕王噲死子之乃亡又曰齊田常殺簡公而立平公即位田常為相五年齊國政皆歸田常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列姬

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疆霸諸侯。張晏曰寺人勃鞞也善曰

讎伐文公於蒲城文公輸垣寺人斬其袂及入寺人求見於是呂卻與內具偃梅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遂見之伯楚以呂卻之謀告公車昭曰寺人掌內袂袂也勃鞞字伯楚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

天下。善曰左傳寺人披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

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之。善曰商鞅車裂已見西征賦越用大夫

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善曰史記曰越王勾踐舉國政歸大夫種越平吳以兵北渡淮東方諸侯舉賀稱霸王范蠡乃去遠大夫種書種見種疾不朝人或譏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劍而自殺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善曰史記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連之三月而相楚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已之罪也於陵子

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善曰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聘迎之子終出使者與其妻逃乃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

可報之意，善曰晉士有功可報者思必報披心腹，見情素，善曰戰國策曰秦釋魏應侯曰公孫鞅事孝王魏知謀示情素隳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

達，無愛於士。善曰於士所求無所愛惜也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由許由也跖盜跖也韋昭曰言恩厚無不使

善曰戰國策刀韞謂田單曰跖之狗或吠堯非其主也或音吠並同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

妻子，豈足為大道哉？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七族坐之湛沒也張晏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曾孫善曰呂氏春秋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王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且加罪焉執其妻

子燔而揭其灰高誘曰吳王為要離罪燒妻子揭其灰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眄者，

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張晏曰砥下水也輪囷離奇委曲盤戾也蘇林曰砥音帶善曰廣雅曰蟠曲也困去倫切離薄某切奇音衣而為

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善曰器謂服玩之屬容謂雕飾杜預左氏傳注曰容形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情侯

之珠，夜光之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善曰談或為游

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窮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善曰伊尹管仲懷龍逢比干

忠信 作許多引 喻幾層收 喻如風流 之歸風不 急中不致 未得用意 照此一章 如此而治

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上書諫獵

司馬長卿

先用人引思
亦近痛切
先亦近痛切
與禍不詳
利害可以
心雄主同

力言其危
使人主自
生戒儆之
於心可誦
於進諫矣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至大會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吾嘗以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戰國策范雎曰夏育之勇焉而死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漢書音義曰大輿，車八十一獸，善曰車輿言清尊之意也。輿不及還，輶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道傳羿傳蓬蒙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檄之變，張揖曰銜檄馬勒也檄馬口長銜也善曰家語子曰郊之日泥掃而况乎涉豐草，騁丘墟；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呂氏春秋吳爲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无存變之意；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利猶貪也其爲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遠見於

明在可忽
况在所忽
收結處一
甚察法齊

只起正意
略見全用
中法成甚
之比奇不
明以故不
隱指其
亦而反覆
安人自之
符危為切
近矣鄰比
理亦誠也

未萌，而智者避危於无形。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兆，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懼瓦墮中人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

枚叔 善曰：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書諫王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武帝拜乘弘農都尉。卒。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後，誤也。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鄒忌子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舜无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善曰：韓子曰：舜无置錐之地於後世，而繼結史記：蘇秦說趙王曰：舜无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无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善曰：不絕其明言合度也。高誘淮南子注曰：三光日月星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善曰：父子喻君臣也。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无遺策，功流萬世。臣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无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善曰：孔叢子曰：齊東郭亥

先言後言乃
可見其意猶
可以止胎
故以禍住
全可收
引喻甚多
大言始危
層層欲勿
次言欲勿
危言始危
慎後言始
也則不自始

自欲欲止

欲攻田氏子實曰今子士也位卑圖大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纒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元極之高下垂於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謂乎馬方駟鼓而驚之擊方絕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其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亥曰吾已矣其

出不出，問不容髮，蘇林曰臣收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激切甚急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善曰孫卿子

安則慮危是百舉不陷也，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善曰說苑曰管寧公造九層臺苛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

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善曰反掌言易也孟子曰武王有天下猶反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无

窮之極樂，善曰弊猶盡也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

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顏師古曰走趣也走音奏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卻背而走，迹逾多，

影逾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善曰莊子漁父曰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迹疾而影不離自

子以為涓蜀梁，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漢書音義或曰滄寒也一人炊之，百人

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善曰呂氏春秋曰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火則止矣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

由抱薪而救火也。善曰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末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

百中。善曰驍園姬蘇厲謂周君曰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

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服虔曰基胎當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

何自來？善曰自從也太山之雷，力致穿石，殫極之統，斷幹，晉灼曰統古繩字殫盡也極之繩幹水非石

則此易危
禍福與安
厄得失善惡
與非非照

萌蘗可遇
否則未用
救故收出
正意收自
大字應起
然皆勵

以形勢言
如利害言
當指察按
諸君無以
大君見積
是重之勢
之可見積

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善曰文子曰夫事煩難治也法奇難行也多求難贖也寸而大較易也魯曲辯難為善為徑直也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抓。善曰尸子曰千丈之木始若蘖足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磨石也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

枚叔 善曰漢書曰吳王學兵西嚮以諫吳錯為名漢間之斯錯以謝諸侯乘於是復諫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善曰胡戎為難舉兵而卻也漢書曰金城郡有榆中縣南距羌柝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善曰漢書曰南夷自徇東北君長十數在都最大者在洛切六國已見李斯書六國乘信陵之藉，善曰漢書音義曰无忌常控五國卻秦有地資也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顧師古曰修恩義以撫戎狄而

是前論未禁然於此論之理
未禁然於此論之理
疾歸其意已然救
未甚耳猶兵在

南朝羌祚，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善曰言地多秦十倍民多百倍今夫讒諛之

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

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李奇曰訾量也譬猶蝻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

矣。善曰或文曰秦謂之蚋謂之蝻之蚊蚋而銳切齒猶當也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二公，

以謝前過，善曰謂誅吳錯也錯爲御史大夫故曰三公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

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韋昭曰隱匿謂僻在東南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

侯方輸錯出，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王也善曰此言貢獻之多方輸四方更輸錯雜而出也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

之府。如淳曰山東吳王之府藏也善曰錯出張云錯互出也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

海陵之倉。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耳臣瓌曰海陵縣名有吳太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

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也章昭曰長洲在吳東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也蘇林曰以海水朝夕爲池深壁高

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尙得十半，

善曰言王早還軍十分之中得半安全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如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蘇林曰羽林黃頭郎習水殿者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饜道，善曰吳饜軍自海入河故命魯國入東海郡以絕其道也地里志有魯國及東海郡梁王飾車騎，習

額取材於
兩陽史選
未見之問
生色

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皆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迹晉灼曰齊孝王將國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不從後魏布等聞利與三

必有一說也此四國不得出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北菑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親善曰漢書曰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今乘已

曰漢將鄧寄園趙王於邯鄲與因無異也善曰杜預注左氏傳曰掩匿也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晏曰吳地方千里

王必見制於此地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韓羽韓韓安國也善曰將北地謂將兵在吳軍之北也引高宿左右服虔曰弓高侯韓頌當兵不得下

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梁書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兖州廣陵令鄧彥文得罪辭連淹繫州獄中上書景素覽書即出之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譖而擊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庶女

告天振風襲於齊臺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登傾海水大出許慎曰庶女齊之少寡無子養姑姑無下官

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沈約書曰鄒縣為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世祖孝建中始改此制為下

文讀之流涕也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淮南子文也高誘曰士有同志曰德其交接有一會而分定故曰

不信而行 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史記曰風原信而見疑忠而被

左氏傳曰義士猶或非之又曰君子曰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 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

知之。馬遷惡士不遇賦曰理不可恃智不可恃鄒陽書曰 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卒從東觀又曰願王

加憐察少 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淮南子曰處窮僻之鄉蓬戶蠶麻採桑以為樞此齊人所謂形

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 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淮南子曰古之人何氣乎

承明之虛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上方向學鄭寬 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漢書帝賜殿

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 何常不局影凝嚴，側身肩禁者乎？詩序曰側身修行班婕妤

高 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史記曰孟嘗君

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謀欲使人掘昭王幸姬宋解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入獻之昭王無他裘孟嘗君患之

獨問客莫能對最下為狗然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殿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幸姬姬為言昭王孟嘗君得去馳去至

衛曰大將軍常明案九宮祇年在宮常就三居五五為死三為生能知三五橫行天下可馬遷書曰使得奏薄伎 大王惠以恩

光，願以顏色。鄭玄詩箋曰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已 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

矣。燕丹子曰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執瓦投隨太子令人奉盤金轉用抵抵盡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但臂耳耳史記趙靈

子數豫讓曰子嘗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為報讎臣事智伯死而子何獨為報讎也豫讓曰中行氏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智伯

國士遇我我 常結欲纓伏劍，少謝萬一。左氏傳曰衛太子迫孔理於剛強盟之子路曰太子无勇若燔燹中必舍孔叔

故國士報之

而死又曰晉侯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
對曰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莊子曰矣瑜曰今於道秋毛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
兼受孽頂致於鍾利天下爲之剝無日致至也左
兵傳蘇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曰君者臣之天
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諛，固陋之愚也，迹墜昭憲，身恨

幽園孫機謝內史表曰幽園當爲諫始履影弔心，酸鼻痛骨。詩曰頓瞻周道中心弔兮高唐賦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下官聞

虧名爲辱，虧形次之。尸子曰衆以虧形爲辱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李陵答蘇武書曰每加以涉

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司馬遷管任少卿書曰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呂氏春秋身非

木石，與獄吏爲伍。司馬遷管任少卿書曰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李

與蘇武書曰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此陵所以仰天槌心而泣血也
也韓子曰下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
燕丹子夏扶曰士元鄉曲之譽則未可以論行

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君平卜筮於成都市裁日問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論衡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

東觀漢記曰建初元年詔賢達曰南宮雲漢使出左氏大義
請必係單子之頭而制其命

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子之頸。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將軍使南越軍自請願受長繩必縲南越王而致闕下又賢誼曰行臣之計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

刀之利哉？左氏傳曰叔向語子產書曰錐刀之末將進爭之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鄒陽上書曰衆口金積毀消骨遠則直生取

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漢書曰直不疑南陽人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盜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已而同舍郎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慚范滂

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舉孝廉補淮陽監工長後從王朝京師得會帝戲倫謂倫曰聞卿

彼之二子，猶或如是，

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不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絳侯諫諸呂因於請室又曰

而僕又韋以獄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司馬遷書曰如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史記曰秦使白起圍韓遣魯仲連責新垣衍秦軍遂

亦良可知也。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游學及即位變名姓隱身不見趙岐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若使下官事非

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銷口吞舌，伏乞首以殞身。莊子曰鉗墨翟之口燕丹子荆軻曰田光向軻存舌而死何以見齊魯奇

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左氏傳于方曰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誰何以見魯衛之士漢書王先主謂鄒陽曰今于欲安之乎陽曰齊楚多辨智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史記荆軻之燕高漸離悲歌擊筑荆軻

和而歌於市中又曰趙大夫悲歌慷慨者也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尚書曰放助欽明管子曰天下有道人樂其業青雲浮維，榮光塞河。尚

中侯曰成王觀子洛河洗鑿璽畢王退侯至于日味榮光並出滎河青雲浮洛青龍壇街玄甲之圖吐之而去西泊臨洮，士刀狄道北距飛狐陽原，淮南子曰秦之

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高誘曰臨洮臨西之臨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臨洮也飛狐蓋在代郡飛狐山陽原蓋在太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而已。揚

嚴靈賦曰文王之始起漫仁漸義會實儂智儂言攢論語摘輔像曰帝率握殄景飲醴靈為歷宋均曰知景謂景星所稱也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周禮曰以圍土設城

城一物之微，有足悲者。家語孔子謂哀公曰一物失理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

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晏子春秋曰景公田於梧丘夜半睡夢見五丈夫荷徒稱元罪公問晏子曰昔先公

靈公出故有五丈夫來鵠歎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丈夫丘命人掘之五頭同穴公

令厚葬之乃恩及白骨說苑曰景公敗於槜丘謝承後漢書曰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鷓鴣亭爲亭長
與毒所殺及魏致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趾刺史周敞行部宿寧覺齋竊罪奏之殺審列異傳曰鶴奔亭
敬因執事以聞。 不任肝膽之切，

啓

■奉答勅示七夕詩啓任昉集詔曰聊爲七夕詩五韻殊未近詠

任彥昇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布迹必藉功，務法宋均曰迹行迹謂功績也。春

秋保範圖曰帝異緒託情風什，希世罕工。毛詩傳曰關雎之什魯靈光殿賦曰邈希世而特出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四世漢武帝也三祖謂魏武文明也魏志

高貴鄉公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家語曰昔者舜彈五絃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

曰薰風至也樂動聲儀曰律元氣者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物者也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職不得相越謂調露之樂也宋均曰調露調和致甘露也使物茂長之樂也性與天道，事絕稱言，論語子貢曰

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豈其多幸，親逢旦暮？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莊子曰臣早奉龍潛，與

賈馬而入室，易曰潛龍勿用法言曰若以孔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答覆曰泥

樂上疏言世務上召見乃拜樂安備爲耶中又曰東方朔待詔金馬門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左氏傳君子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取求不

疵，表於辯才之戲。左氏傳曰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曰唯我知汝汝謹輒牽率庸陋，式酬天獎，拙

速雖効，崑鄙已彰。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未睹其久。陳琳牋曰：崑鄙著，固繚上詩表曰：勞者歌其事，賞露崑鄙。臨啓慚惡，女六罔識所真，謹啓。

為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

蕭子顯齊書曰：卞彬字士蔚，官至綏建太守。齊陰下錄曰：盜字忽之永嘉中，除著作郎。蘇峻稱兵為尙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口，六軍敗績，登乘馬。

被甲赴賊，二子診，見父去，縱從俱為賊所害。贈待中開府諡忠貞公。診音真，忍切，吁休于切。

任彥昇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秦宣勅，當賜修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

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違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

塞。廣雅曰：塞，寔易也。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桓子新論曰：雅門周以舉見，孟嘗君曰：臣切而欲其上也。感慨自哀，日月纏迫。劉公幹贈五官中郎。詩曰：感慨以長歎。陛下弘宣教義，非求効於方今。杜預左氏傳：序曰：弘宣，顯

見牧豎鄉闕，而欲其上也。感慨自哀，日月纏迫。劉公幹贈五官中郎。詩曰：感慨以長歎。陛下弘宣教義，非求効於方今。杜預左氏傳：序曰：弘宣，顯

樂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說苑曰：聖王有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

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左氏傳曰：凡諸侯，禮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戰國策：蘇謂齊王曰：秦攻齊

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事以聞，謹啓。

樵採者罪，死不放。

啓蕭太傅固辭奪禮。劉楨梁典曰：防為尙書殿中郎，父憂去職，居喪不知鹽味，冬月單衫履于墓側，齊明作相乃起為建武將軍，驃騎記室，再三固辭，帝見其辭切，亦不能奪。

任彥昇

叨啓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左氏傳楚靈啓

臣悼心失圖，毛詩曰：風思泣血，尚書曰：坐以待旦。君於品庶，示均鎔造，禮記曰：品庶，每生倉頡。節曰：鎔，廣鑄，所以鎔鐵也。干祿祈榮，更爲自拔。論語曰：子張學

干虧教廢禮，豈關視聽？言已之所陳，但正對教而廢禮，豈敢關白於視聽哉。所不忍言，具陳茲啓。言事道情切，口不忍言，故陳此啓。公羊傳曰：謂之新宮，不忍言也。

昉往從末宦，祿不代耕。晉中興書簡文詔曰：祿不代耕，非經通之制也。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禮記曰：君

上父子皆異官，味爽而朝，慈以旨甘。鄭玄曰：慈，愛敬進之也。又曰：凡爲人之禮，冬溫而夏凊，皆定而晨省。膝下之懼，已同過隙。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禮記曰：君

而遂亟之。几筵之慕，幾何可憑？孫卿子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入廟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棟桷，俯見几筵，其於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左氏傳曰：人壽幾何。且奠酌不

親，如在安寄？鄭玄周禮注曰：處所爲饋曰奠，肆類曰爵，以酒祭地也。爵力外切。論語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又曰：祭神如神在。晨暮寂寥，闕若無主。堪蒼曰：闕，靜也。漢服傳曰：若無主。

元主者，其元祭主。王隱晉書曰：傳咸遺器，母憂上書曰：咸身无兄弟，到官之日，喪祭无主。所守既無別理，窮豈咽及多喻？呂安答荀康論曰：易了之理不在多喻。明公功格

區宇，感通有塗。尚書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東京賦曰：區宇又寧。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孟子曰：沛然下雨。是知孝

治所被，爰至無心。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韓詩外傳曰：阿谷之女謂子貢曰：吾鄙野之人，儼罔无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毛詩曰：孝子不

任崩迫之情，謹奉啓事陳聞，謹啓。

彈事

奏彈曹景宗

任彥昇 梁典曰高祖即位坊為東部郎遷中丞

筆下能舉
彈事能
推彥昇
手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爬步無卻，司馬法曰將軍死綏注曰綏卻也有前一尺無卻一寸杜預左氏傳注曰古名淇軍為綏顧望避敵，逗撓奴敬切有刑。漢書曰廷尉主恢逗撓當斬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顧望也，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為坐，史記曰趙王將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魏主著令，抵罪已輕。魏志太祖令曰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于內也漢書廣國典也其諸侯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刑者免官

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斯在。魏志太祖令曰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于內也漢書廣國典也其諸侯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刑者免官子為魏呂氏春秋曰民有逆天之道者罪死家戮也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暫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獯獫謂後魏也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珽改稱魏王左氏傳曰北戎侵鄭鄭伯曰彼徒我車擄其侵軼我也杜預曰軼突也毛詩曰於鑿王師又曰薄伐獯獫於至子太原晉趙盾注曰翟道濟所向風靡

捷，河克凱歸。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左氏傳曰齊侯來獻捷捷尚書曰滌河惟兗州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吳隱曰諸葛恪作東關魏軍距之恪令丁奉等兵便亂吹遂大破北軍歷陽郡圍經曰東關歷陽縣西南一百里史記蔡澤曰白起一戰舉鄒鄒吳志曰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抽向塗中伏擒北征詎曰金城西沂瀾鄒步道所出也文子曰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張濬曰日有千金

而司懸部隔，斜臨寇境。沈約宋書曰宋世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杜預宏氏傳注曰狡狡猾也左氏傳于產曰今陳介故司州刺史蔡道恭，劉瓛梁典曰天監三年司州刺史漢壽伯蔡道恭卒於圍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行城數日不能起聞戰鼓憤憤而卒衆猶拒守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有叛者入稱霖

恃逞衆怒
陵陷邑

兩漢謂一夜城頽壯士猶戰不降及
城陷插其餘衆求恭屍卒不能得
潘安仁併馬督誅曰率厲義勇奮不顧命司馬遷書曰常思奮不顧身方

秋，奮節保穀全城論語子曰守死者道
猶有轉戰無窮，亟摧醜虜。山毛詩曰錦敦淮濱仍執醜虜方之居延，

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疎勒，則耿存而蔡亡。
漢書曰武帝遣驃騎都尉李陵將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

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陳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守非十五丈不得水恭仰嘆曰聞昔武師將軍取佩刀刺山飛泉涌出
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飛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挈水示虜虜以為神明引去也

部救兵，徽接聲援，雄記曰袁術嚴兵為呂布作聲援
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樓蘭王安歸首懸之北闕

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
漢書曰武帝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杆音孟又

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
漢書曰武帝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杆音孟又

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
魏志曰司馬文王征諸葛誕

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
謝承後漢書胡爽曰耿恭以甲兵守孤城於經城史記李左車謂韓信

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衄。
劉縯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將軍

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即主。
史記曰繁法嚴刑而天下振西征賦曰峻徒御以誅賞毛長詩傳曰實置也主謂為主首也

疆場侵駭，職是之由。
左氏傳曰齊人侵魯疆疆東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

不有

當下 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

景宗擢自行間，邁茲多幸。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指蹤非擬，獲獸何勤？漢書曰上先封蕭何為鄼侯功

臣昔曰：爾何未有汗馬勞，願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語君知獵乎？曰：知之。上曰：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公徒能走得獸者，功狗也；如爾何發蹤指示功人也？蘇氏莫敢言賞，茂通侯，榮高列將，德通於王，至張晏曰：後父為列侯，見序列也。方言曰：列，班列也。

將，漢書蘇武謂李陵曰：武父子位列將，通侯，歷劬曰：通侯者言其功也。負檐裁弛，鐘鼎遽列。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聽於負檐君之惠也。

又曰：宋左師每食，盤饗家語曰：于路。南遊楚列鼎而食，成推曰：列陳也。

和戎莫効，二八已陳。左氏傳曰：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牛，賜魏絳曰：于數寡人和諸戎狄也。自頂至踵，功歸造化。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跛曰致至也。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遊逸也。

潤草塗原，豈獲自己？喻巴蜀曰：許騰塗中原，晉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且道

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史記曰：沛合開城守左氏傳曰：宋華元為楯，巡功城者語曰：睥其目，雖其腹，遂甲而復。生曹死蔡，優劣

若是，惟此人斯有覲面目。毛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滸，又曰：有覲面目，覲人。周禮毛萇曰：覲，婦也。鄭玄曰：汝姑然有面目也。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

東觀漢記曰：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為覽所殺，長史得檄以爲國家，坐知千里也。

魏武置法，案以從事。魏書曰：太祖自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魏武置法，案以從事，作兵書諸將征者克捷，遂致者負敗。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周易曰：師出以律，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錙，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伏惟聖武英挺，略

不世出。漢書蕭通說韓信曰：功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趙充國頌曰：材敵制勝，威謀廣伏。奉而行之，實弘廟算。西征賦曰：彼誰

聖朝乃願，將一車書。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臣實庸庸，研馬督諫曰：聖朝西顧，願右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

劉琨勸遂表曰：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漢書匈奴傳贊曰：久矣夷狄之爲患。

聖朝乃願，將一車書。研馬督諫曰：聖朝西顧，願右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

劉琨勸遂表曰：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漢書匈奴傳贊曰：久矣夷狄之爲患。

所。晉起居注曰大同馬表曰閹廢辱於非所早朝永嘆，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左氏
傳仲尼曰叔向古之直也邢侯之親言其貪也以正刑書臣謹以効，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胡封絀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云云。

奏彈劉整

沈約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兄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也

任彥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毓字孤，家無常子。東觀漢記曰馬授事寡嫂，雖在國內，必衣冠然後入見。王隱晉書曰：汜毓字稚春，齊北人也。敬睦九族，齊士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也。汜音凡，毓音育。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左氏傳藏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東京賦曰：貞夫德節班固漢書贊曰：孟子曰：聞伯夷之風，懼夫有立志。千載美談，斯為稱首。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封禪書曰：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也。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常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並已入衆，又以錢婢姊妹弟溫仍留奴自使。伯又奪寅息，遂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遂。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斛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

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攔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遂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亡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辯問。列稱整亡父興道先爲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寅。寅亡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衆，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元，不分遂。其奴當伯先是衆奴，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與遂，整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遂。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

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卽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志等四人，于時在整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旣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孃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捉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孃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尙議，整若輒略兒子遂，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絀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卽主。昭明刪此文大略故詳引

之令與彈相應也

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閩關茸名教所絕

史記太史公曰李斯自閩關歷諸侯甲風原曰關茸數顯譏諷得志

世說曰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任放爲達或

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

稔，親舊側目。左氏傳莖弘曰毛得必亡昂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曰稔熟也惡積與衆同謀漢書郭都傳列侯宗室見郭側目而視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謂大罵也禮記曰嫂叔不通問

諸母不激髮包成論語注曰肆極意敢言也。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毛萇曰莠醜也。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謂打遠也謝承後漢書曰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

曰舜舜妻管更也小睡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管更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薛包分財，取其老弱。范曄後

汝南薛包字孟嘗好學篤行弟子求分異居包不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罷。高鳳自穢，爭訟寡

嫂。東觀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年老妻名著聞太守連召伯名臣頌曰述滂必偽昔人睦親，衣無常主。顏延年陶徵士諫曰睦親之行衣无常主已上文整之撫姪，食有故人。謂實米也西

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齊高實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實怒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的弘大慚賀乃昔人曰公孫弘內厨五鼎外儲一看嘗可以臨天下於是朝右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實不逢故人何其不能折

契鍾庾，而檐切。昌占帷交質。謂取車帷也漢書曰高祖從王媪武負賈酒兩家常折券賣實左氏傳葵子曰釜十則鍾杜預

不容，紳冕所共棄。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致義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所除官，輒勒外收

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

車龍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叻

云云，誠惶誠恐以聞。

王儲中涓
敵煩見婿
當此氏可
不知此天
大知於此
否也者有

奏彈王源

沈休文 吳均齊春秋曰永明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

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左氏傳曰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書曰倘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班固不疑進曰不疑固

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仇合之義升降厥隆誠非一揆禮記曰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後代也左氏傳曰齊侯怒曰不能庇其仇儻尚書曰道有升降政教俗革吳郡賦曰廢隆異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尚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使

秦晉有匹涇渭無舛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至於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秦匹曰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自宋氏失御禮

教雕衰晉書曰周失其御衣冠之族日失其序范曄後漢書靈帝奏記曰宋光衣冠子孫衰于正書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故謂之冠族左氏傳鄭莊公曰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姻

婭淪雜罔計厥音斯庶毛詩曰玼玼姻婭則無膳在毛燕曰兩婿相謂曰婦漢書曰有斷髮卒如淳曰斷髮也販鬻祖曾以為賈音古道音道 鄭玄周禮注曰居賈物曰賈

明日腆顏曾無愧畏丁德禮黃志賦曰苟神祇之我昭永明目而無忤孔若夫盛德之胤世業可懷左氏傳叔向曰樂邵齊原降在

幽通賦曰違世樂之可懷藥卻之家前徽未遠左氏傳叔向曰樂邵齊原降在既壯而室竊貲莫非早隸詩曰親結其芻九十其儀毛燕

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妾稱室也解朝曰司馬長卿竊嘗卓氏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臣卑又曰與臣隸結縞以行箕箒咸失其所詩曰親結其芻九十其儀毛燕

結閭閻語曰越王勾踐行成於吳曰一介適女執箕箒於王宮者也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爲之歎息！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自宸歷御寓，弘

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左氏傳曰有星孛於大辰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尙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陛下所以負屨

於紀，興言，思清弊俗者也。禮曰天子負斧辰南面而立鄭玄曰負之言背也斧依爲斧又屏風辰與依同詩曰興言出宿尙書曰弊化者靡萬世同流臣實儒品，謬掌

天憲，范曄後漢書劉陶上疏曰今被臣口含天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字文紀爲侍御史順帝遣八使詢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塊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憂

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應璩詩曰城狐不可掘杜風不可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亦有常乎對曰說依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

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漢書曰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創買淳國語

源雖人品庸陋，胄實參華。曾祖雅位登八命，檀道鸞晉書曰王雅字茂德東海郡人爲右僕射周禮曰八命作牧鄭司農曰一州之

頻叨諸府戎禁，豫班通徹。應劭漢書注曰徹曰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也而託姻結好，唯利是求，左氏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秦與晉出入秦惟利是

玷辱流輩，莫斯爲甚！孝經鉤命訣曰名毀行廢玷辱先人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辯問，嗣

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魏志滿龍字伯寧景初二年爲太尉魏子偉謂世說曰傳弟子董元康中至高隸校尉荀綽襄

家計溫足，見託爲息鸞寬婚。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家溫而食厚祿王源見告窮盡，卽素璋之簿閱

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爲王慈吳郡正閭主簿。吳均齊春秋

漢書朱博曰王卿愛公歷岡州府首義曰明其等曰岡積功曰附也

州語曰高平人也

漢書朱博曰王卿愛公歷岡州府首義曰明其等曰岡積功曰附也

寶早有合譽册歷侍中吳郡太守

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爲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爲聘禮

娶妻及納徵皆曰聘周禮曰娶妻以聘女

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

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晉初都洛陽故曰西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臧榮緒晉書陳壽有譽西朝于寶晉紀曰苗顯殺司執校尉

潘楊之睦有異於此潘岳楊仲武誄曰潘楊之睦有自來矣曹子建求自誄表曰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騁爲資左氏傳鄭子

次以之蜀志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乎鄙情欲因行止之緊逼臣取利也老于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王弼曰更爲疣贅也糾慝繩違允茲簡裁源卽主其

貌異人者心列子曰夏桀殷紂皆極奢狀貌七發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也以彼行媒同之抱布禮記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詩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同人者

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蕕不雜聞之前典左氏傳曰公欲求成于楚而激晉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論語考比讖曰格言成法家語頌曰

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毛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宋之子又曰鑿則異室死則同穴左氏傳曰卓臣與又曰僕臣蒙高門降

衡雖自己作陸雲答兄書曰高門降衡修庭樹蓋祖蔑辱親於事爲甚說文權輕易也此風弗剪其源遂開點

同聞蒸猶不同器而飯汧馬咨諫曰聞之前曲豈有六卿之胄納女與管庫之人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謂趙文子知人所舉言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鄭玄曰管管鑿者也

皆漢荀爽袁州記曰滿奮字武秋公其爲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實駭物聽漢書晉書曰連親雖也尚書大傳曰文王施政而物

買妾不知其姓則下之施衿之費化充牀第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紵鄭玄曰衾佩巾也左氏傳曰趙武過鄭伯有賦鴉之實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闔杜預曰第寶也鄙情贅行造

違慝信當此簡之所賦裁尙書曰繩愆糾糅格其非心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漢書音義曰無忌御奏有地寶也同人者

孫評文選卷四

九三

世塵家，將被比屋。尙書大傳曰周民可北屋而封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
構之黨，革心於來日。賈子曰宋昭公革心易行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
止，視事如故。言禁止其視事之法當如故事也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牋

答臨淄侯牋

楊德祖與略曰楊修字德祖太尉彪子謙恭材博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淄侯以才誇愛幸乘意投修致與修書修答牋後曹公以修前後漏泄言駁交關諸侯乃收殺之

修死罪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毛萇詩傳曰彌終也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
辱嘉命，蔚矣其文。易曰君子約變其文辭也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說文曰誦讀也若仲宣之擅漢表，
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仲宣按劉表寓流楚魏故云漢表孔璋時居汝穎汝穎太祖食邑故云魏也至於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尙書曰樹之風聲自周章於省覽，何
皇高視哉？家語曰孔子出乎四門周章遠望曹植書曰下足高視於上京也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武爰
王名也且周公名也毛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毛詩曰宣昭義問又曰人之榮華好是懿

賈亦下達
上其詞耳
者其來處
年擊與參
法對見作
知其相答
有化次序
承俱有安
頤頤之法
歸矣之應

推重子建
此實子建
此詞便如
此詞便如
此詞便如

管子為壯
管子為壯
管子為壯

文章功業
文章功業
文章功業

德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義書桓譚曰楊子之書文義至深必度越

諸子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

此乎？老子曰天法道法自然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即書

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論語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修之仰望，始如

此矣。是以對鵠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植為鵠鳥賦亦命修為之而修辭讓植見西施之容，歸

增其貌者也。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鄭文禮記注

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

固所以殊絕凡庸也。史記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

市懸置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有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兩都賦序曰賦者古

而微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曹植書曰揚雄猶稱壯夫不為揚子法言或問吾子少

若此，仲山周旦之儔，為皆有譽邪？毛詩序曰七月周公遭變陳子樂之艱雖然無詩仲山君侯忘聖賢

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楚辭曰吾聞作忠以造怨忽若乃不忘經國之大

美，流千載之英聲。曹植書曰采庶官之質錄成一書求銘功景鍾，書名竹帛，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

京賦曰忘經國之長基封禪書曰飛英聲

聞賦小道之說也

以靡靡之聲非效主殊於人忠但過之義其文自美隨耳

拈出本事形容入妙從自然說下形容盡致
更進一層全在點綴

孫評文選 卷四

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鍾車昭曰景鍾景公劍也墨子曰以其所獲著於竹帛係遺後世子孫也
斯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
輒受所惠竊備瞭暇誦詠而已詩曰韓敢望惠施以忝莊氏言曰豈敢望比惠施之德以忝辱於莊周之相知乎莊周喻植也惠施莊周相知者也故引之
季緒瑣瑣何足以云曹植書曰劉季緒好詆詞文章魏志曰劉季緒名倫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
反答造次不能宣備
修死罪死罪!

繁與魏文帝牋

繁休伯文章志曰繁欽字休出潁川人少以文辯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薛訪車子能喉嚨與箭同音欽陵還與余而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左氏傳曰叔孫氏子車子錮商獲麟能喉嚨引聲與笛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廣雅曰抗高也聲悲舊箱曲美常均樂汁圖徵曰聖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長八尺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漢書曰鄧聲尤集黃門集樂之所漢書音義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桓譚新論曰漢之三主內置黃門工倡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變入節自初尋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

一段鬱鬱
入情然而
哀以思之
豈與朝之
孤象乎

井帶自己
作收

一曲巧竭意置既已不能。左氏傳韓宣子如楚叔向為介王欲傲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也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

遊轉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暨及也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

古詩曰胡馬依北風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說文曰衽衣衽也背山臨谿流泉東

逝同坐仰嘆觀者俯聽莫不泫泣殞涕悲懷慷慨自左驥史炳響姐名倡魏志文帝令杜藝與左驥

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然與竊音同也其史則響姐蓋亦當時之樂人聲韻曰竊淑甜切說文曰嬌字或作姐古字假借也姐子也切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

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說文曰詭變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也是以因賤先白委曲伏

想御聞必含餘懼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左氏傳曰得臣與寓目焉宴喜之樂蓋

亦無量詩曰吉甫宴喜欽死罪死罪!

答東阿王賤

陳孔璋 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避亂冀州袁紹辟之使典密事紹死親太祖辟為軍謀祭酒典記室病卒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世之才秉青萍干將

之器漢書袁盎諫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呂氏春秋曰趙孟孫子遊於園中至於梁馬御不肯進青萍為參乘青萍遊視下豫讓卻

臣之道如我者准死之可也退而自殺者薛濼之友也張叔及論曰青萍砥礪於鋒鏑庖丁剖犧於用

刀越絕書曰楚令歐冶子將爲鐵劍二枚吳越春秋曰子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

斷說苑曰西蜀蜀東波河中流而蜀人接而出之間曰子何之過曰欲說東諸侯人曰子渡河而溺安能說東諸侯乎過曰獨不聞

將莫邪持劍不鑿試物不知然以之綴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手持機杼扁舟子所能也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于之

黎黎然無異於去就騎也又曰淳于髡三稱鄒忌三知

書傳曰稟受也論語曰子將莫邪者貴於立斷

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言天性自然受於

龍驤所不敢追况於駑馬可得齊足呂氏春秋曰飛兔騶騶古之駿馬也流星言疾也李尤七嘆曰神

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崑鄙益著宋玉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爲幽蘭白雪之曲淮南

之音也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

擊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也

載權載笑欲罷不能詩曰既見復關載笑載言論語顏淵曰

吟頌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琳死罪死罪謹韞櫝玩耽以爲

不我與楚辭曰老冉冉而逾施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權武帝書曰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

吳季重魏志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爲朝

答魏太子牋魏略曰魏都大委放

論語閔貨曰歲不我與

行私出張晏曰騎出入市里若殺賊之所為故曰微行

置酒樂飲賦詩稱壽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史記曰武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謂稱壽也

自謂可終始相保

並聘材力効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

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為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兩都賦序曰雍容掄揚漢

會曰嚴助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漢書曰

延年曰即阮陳之儔也漢書東方朔枚舉不根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舉之徒不能持論

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漢書曰唯嚴助與吾丘壽王見任用後淮南王朝賂遺助竟坐黨市壽王後坐事誅論至於

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時時

雅曰尚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鵬鳥賦曰化為後來君子實可畏也魏文書曰後生伏惟所天

庶幾也論窮理盡微周易窮理盡性孔安國尚書傳曰微妙也

論窮理盡微周易窮理盡性孔安國尚書傳曰微妙也

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魏文書曰香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東觀漢記曰更始遣使此眾議所以歸高遠

近所以同聲周易曰同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

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莊子曰：可以保身，孔安國

則世俗聽矣。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

會，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時邁齒載，徒結切。尚書曰：日月逾邁，左氏傳率孔謂。齊侯曰：伯舅壽考，杜預曰：七十曰耄也。猶欲觸匈奮首，展其割

裂之用也，不勝樓樓。尚書曰：樓樓，謹敬也。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吳季重 魏略曰：質，遷元城令之官也。鄒辭太子到縣與太子牋。

處在東坡
超然亦坡
從此變化
而化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鄭玄禮記注：曰延進也。耀靈匿景，繼以華燈。楚辭曰：角宿未旦，耀靈騰輝。日也。楚辭曰：蘭膏明燭，華

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史記曰：虞卿者，遊說之士也。說趙孝成

錯燈。虞卿又曰：秦昭王為書遣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願與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

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晉每承前無所改。易也。深淺猶善惡也。然觀地形，察土宜，

西帶常山，連岡乎代，漢書有恒山郡。張晏曰：恒山在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

也。漢書上東擊韓信餘寇，東垣，垣過趙，趙相貫高等，即上不禮其王陰謀。欲殺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重以泝水，漸漬疆宇，漢書恒山郡元氏縣有泝

敘事起人
迫附之情
所流之地
地形一段
地西南北
妙在板
欲在落
懷古情
自然入勝

切爲今者
言後段隱然
不樂在古
之意引古
言之極意
釋之致意
隱然見意

入黃河
嗟然嘆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漢書成安君陳餘背漢之趙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非諒
車之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廉頗藺相如趙國之賢將也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漢書文帝問時

之計。漢書廣武君李左車就成安君曰：漢將韓彭諸將欲以下趙，願假臣奇兵三萬人，絕其而質閭弱，無以莅之。毛

固非質之所能也。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漢書鄒食其曰：農夫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爾雅曰：下

懷懷有庶幾之心。孔安國傳：書傳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權，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

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漢書曰：嚴助爲中大夫上

咸憤積，思入京城。漢書曰：張敞爲膠東相，與朱邑書曰：值敞遠守劇郡，敢於繩墨，胸臆約結，固無奇矣。又曰：陳咸字子康，彼

豈虛談夸論，狂耀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買，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論語曰：後生可畏焉聊以當觀，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孫評文選 卷四

為鄭冲勸晉王賡

阮嗣宗 咸樂緒晉書曰鄭冲字文和榮陽人也位至太傅又曰魏帝封晉太祖為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阮籍為其辭魏帝高貴卿公也太祖晉文帝也

此亦為
以許
也
相
也
以
此
以
之
以
阮
公
於
是
立
賢
處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漢書武帝詔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左氏傳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之媵臣毛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毛萇曰阿伊尹也周公

藉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尚書曰光宅天下又曰管侯伯禽宅曲阜毛詩曰奄有龜蒙呂尚

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尚書中侯曰王即迴瀉水時至磻溪之水呂尚釣於崖山記曰西伯以呂尚為太師武王東伐師尚父左伋黃鉞右萊白旄以誓武王以平商封尚父於齊營

丘魏齊齊故勳進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呂望暫把旄鉞一時指麾皆大啓土宇跨州兼國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東觀漢記曹節上書曰功薄賞厚誠有跋

也。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况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王隱晉書書紀曰天子策命上為相國又

承紀曰天子策命上為相國毛詩曰世有哲王尚書曰明德惟馨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民無謗言。南都賦曰朝無闕政風烈昭宣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長無謗言所

以復。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王

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上帥輕兵到靈州大破之諸虜震服漢北地郡有靈州縣金城郡有榆中縣李陵書曰遠聽之臣望風馳命爾雅曰靈懼也長楊賦曰解節西征羌蹙東馳封禪文曰昆蟲聞澤回首內馴嗚鳴如也東誅叛

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之涉三越。王隱晉書文紀

白諸葛誕反上親臨四面並攻須臾與孫資孫子兵法曰用兵之法全軍爲上破軍次之闔閭吳王也以孫權稱曰權也郭璞曰即權宇也漢

及南越國越也。宇內康寧，苛慝不作。溫秦論曰包舉宇內尚書五福三曰康寧左氏傳晉叔向是以殊俗畏威，

東夷獻舞。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太原。

毛詩曰率由舊章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易曰受茲介福以申正也左氏傳楚子曰軍志云允當即歸元功盛勳，

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魯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

除吳會。國語曰齊敬大成走三革陸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傷焉文事勝矣西塞江源，望祀岷山。漢書曰江水出蜀塞特牲亦牛犢塞謂報神恩也禮記曰東巡狩望祀山川漢書曰秦并天下

令阿官洞濟山液迴戈弭節，以磨天下。長楊賦曰迴戈聊指南越相夷靡節也禮記曰東巡狩望祀山川漢書曰秦并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國語

祭公謀父曰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

登箕山而揖許由，豈不盛乎？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支或爲交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滹澤之中請風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冲等不通大

體，敢以陳聞。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

孫評文選 卷四

謝玄暉 蕭子顯齊書曰謝朓為隨王子隆府文學世祖勅朓可選都選新安王中軍記室展辭于隆世祖武皇帝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眺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眺聞

潢汗之水願朝宗而每竭左氏傳曰潢汗行潦之水 驚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班固王命論曰驚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

何則皋壤搖落對之惆悵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而樂樂未畢也哀又

歧路西東或以歇吧鳥合切淮南子曰揚子見歧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 况迺

服義徒擁歸志莫從言密服義之情也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沫鄭玄儀禮注曰 翫若墜雨翮似秋蒂潘岳楊

眺實庸流行能無算鄭玄論語注曰算數也 屬天地休明山川受

納天地喻帝山川喻王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又伯宗曰川澤納汚山藪藏疾 褒采一介抽揚小善尙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問書陰符太公曰好用

故捨未場圃奉筆兔園詩曰九月築場圃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築兔園也 東亂三江西浮七澤言常從于隆也蕭子顯齊

將會帝太守後選西江將軍荊州刺史三江越境也七澤楚境也孔安國尙書傳曰正漚

流日亂尙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于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

特書毛詩曰燕笑語今日以有譽處兮長裾日曳後乘載脂鄒陽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與長器乎魏文帝與吳

府庭恩加顏色曹植豔歌行曰長者賜顏色 沐髮晞陽未測涯浹楚辭曰朝濯髮於湯谷 撫臆論報早誓肌

骨演連珠曰撫臆論心陳思王黃 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莊子曰運化而為鳥其名曰鷦鷯連則將徙於南溟可馬

全一往詩秀 俗於心表 足於古人 情見之 薄說之 略分四段 次道別情 次追前好 末述去意 未訂後期 意俱好

追敘隨王 府中

官將去也
離合之情
中點綴
絕妙之文
自憐生色
全有語
越此大文
也自休
聲而四六
而律徐
庚一派矣
期後會之
結得沉著

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若
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
渤澥方春，旅鬪先謝。
滄溟渤澥皆以喻王波臣旅鬪皆自喻也解嘲曰若江湖之魚渤澥之鳥
清切藩房，寂寥舊

華，
潘房王蔚蓋華跳舍也劉楨贈徐幹詩曰拘限清切
輕舟反溯，弔影獨留。
言舟反而已留也洛神賦曰浮輕舟而上

白雲在天，龍門不見。
穆天子傳曰西王母為天子語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遠山川間之將子
去德滋永，思

德滋深。
莊子徐無鬼謂女商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
唯待青江可望，候歸鯉

於春渚，
預左氏傳注曰餘鱉舟名也杜
朱邱方開，効蓬心於秋實。
史記曰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邸諸侯朱戶故曰朱邱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

大則夫子猶蓬之心也夫韓時外傳
簡王曰夫春樹桃李秋得食其實也
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
韓詩外傳曰少原之野婦人刈簪履而失簪哭甚哀

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弔者韓子曰公文室河命席得
捐之皆犯聞之曰席得所臥也而君弔之臣不勝其哀鄭玄周禮注曰衽席乃單席也
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

歸。
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墳溝
攬涕告辭，悲來橫集。
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疇始又曰涕橫集

任犬馬之誠。
史記丞相背覆曰臣不勝犬馬心

到大司馬記室牋

任彥昇
劉瓛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任昉為記室用舊也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策，
劉劭甘泉賦曰德顯功高，

孫評文選 卷四

光副四海，東觀漢記明帝冊曰剖符封侯或以德顯未浮與彭龜書曰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

含生之倫，庇身有地。

曹植對酒行曰含生蒙澤草木滋延左氏傳子反曰信以守禮禮以庇身

况叻受教君子，將二十年，魏文帝曰况吾託士人之末列曾受教君子哉

咳

睡為恩，眄睠成飾，莊子孔子謂漁父曰

詩曰呀昧以適意

小人懷惠，顧知死所。論語子曰小人懷惠左氏傳其友謂猥曰盡死曰吾未獲死所

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

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梁亦曰始高祖遇叻於竟陵王西邸從容謂叻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

昔嘗也，莊子謂漁父曰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漢書斯後卒曰兩人在提右挈誠難易矣詩曰善戲謔兮淡齋衛青曰臣幸得待驛行開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詩曰實命不渝毛萇曰渝變也

雖情謬先覺，而

迹淪驕餌，知梁武之必貴為認先覺也猶任齊邦是淪驕餌也論語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漢書桓生欲借書班固報曰不結聖人之網不繫驕君之餌也

湯沐具而非弔，大廈構而

相賀。淮南子曰湯沐具而囑盜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憂樂別也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遂古，易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楚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也

將使伊周奉

轡，桓文扶轂，上林賦曰孫叔奉轡羽獵賦曰齊桓會不足使扶轂神功無紀，作物何稱？言聖德幽玄同夫二者既無功而可紀亦何名而可稱莊子曰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司馬彪曰神人無功

惟此魚目，唐突瓊瑤。

言修自然不立功也聖人無名不立名也莊子曰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

府朝初建，俊賢翹首，阮籍奏訊曰羣英翹首俊賢抗足

惟此魚目，唐突瓊瑤。

逢，再造難答。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歌况千載而一遇者也易曰天造草昧晉王者之恩向於上帝故云再造也

雖則殞越，且知非報，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隕

以為好也

不勝荷戴屏營之情，

國語申胥曰背楚靈王獨行屏營

謹詣廳奉白牋謝聞，叻死罪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牋

任彥昇

何之元梁與曰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性霸氏本蘭陵郡縣中都里人也劉瓛梁典曰帝詔授公梁公加公九錫公辭於是左長史王瑩等勸進公獨諫讓未之許瑩等又騰進任昉之辭也帝謂瓛曰史記曰司馬遷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方言曰蘊崇也謂尊崇而加策命也適與瓛同 奉被還命，未蒙虛受，易曰君子以虛受人 搢紳顯

顯，深所未達。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摺紳先生之略衛李奇曰搢插笏於紳紳大帶薛君韓詩章句曰萬人顯顯仰天者顯諱語子曰丘未達也 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

致，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妾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 高蹈海隅，匹夫之小

節，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以舜之德爲未至於是夫負妻載擲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反魏書荀攸勸進曰信匹夫細行攸等所大懼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爲疑 于

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且踐東宮履乘石假爲天子也 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爲讓，尚書中候曰王即田雞水畔至年周禮曰王行先乘石鄭司農曰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 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爲讓，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興書曰

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璧名答曰望約得玉璜刻 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興書曰

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來提撰爾維鈞報在齊宋均曰旌理也 德在人如周人思召公焉 經綸草昧，嘆深微管。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造草昧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 加以

朱方之役，荆河是依，劉瓛梁典曰蕭順之生高帝及兄懿懿爲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暉景反破左與衆十萬於鍾山宮城拒守豫州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破懸景走追斬之餘侍中遷尚書令左氏傳曰冬吳伐楚

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 班師振旅，大造王室。尚書曰班師振旅孔安國曰班還也兵入曰振 雖累繭救宋，

重抵存楚，說文曰蕞黑腋也古與切戰國策曰公輸般爲楚設機械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輸般服焉請見之 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曰公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也淮南子曰申包胥累繭東抵七日見之

至於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皆秦王乃 居今觀古，會何足云？而惑甚盜鐘，功疑不賞，呂氏春秋曰范氏亡有得其鐘

者欲運而走則大鐘不可負以推毀之鐘悅然有首惡人間之而春已遠掩其耳焉 皇天后土不勝其酷。左氏傳言大夫謂聞其過亦由也以漢書顧通謂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

而娥 是以玉馬駮犇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劉瓛梁典曰東晉荒淫婦政闇豎尚書令鑄於中書省飲鳩羹論語比者識曰殷惑

女姐已玉馬走宋均曰女姐已有美色也玉馬駮賢臣奔去也論語陰姬曰庚子之旦金版剋書出地庭 明公據鞍輟哭厲中曰臣族虜王禽宋均曰謂殺閻龍之後庚子且屬中地有此版異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

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劉瓛梁典曰高祖告難於荊州行軍蕭穎士難於牙陳侯吳志曰孫策亡權悲感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盼三國名臣張曰驍突止哀卓觀漢記曰光武兄齊武王以語遇害上獨居不御

酒肉坐臥枕席有涕泣處晉中興書劉胤謂邵耀曰莫若亢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民之志 故能使海若登祇罄圖效祉。蓋辭曰使淵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王逸曰海若海神名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 山戎孤竹東馬景從

漢書郊祀志曰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東馬懸車上騎耳之山東都賦曰天宜景從 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甲其亂無動於行 匪叨天功實勤濡足。左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食天功以為己力韓詩外傳曰申徒狄非

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諸 道風素論坐鎮雅俗。王隱嘗表曰李術以素論門說不可與樵采同日也 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 不習孫吳邁茲神武。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 驅盡誅之

氓濟必封之俗。史記周公曰後嗣王射其民皆可謀尚書大誥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也孔安國 龜玉不毀誰之功歟。論語曰季氏將伐顛與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 獨為君子將使伊周何地。謝承後漢書王暢誅劉表曰蒞伯

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變使民不倦不任慳款悉心重謁。論語注曰慳慳誠也 伏願時膺典冊

子曰虎兇出於柙也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歟 獨為君子將使伊周何地。取獨為君子何地謂何地自處也 某

歟。論語曰季氏將伐顛與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 獨為君子將使伊周何地。取獨為君子何地謂何地自處也 某

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變使民不倦不任慳款悉心重謁。論語注曰慳慳誠也 伏願時膺典冊

子曰虎兇出於柙也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歟 獨為君子將使伊周何地。取獨為君子何地謂何地自處也 某

歟。論語曰季氏將伐顛與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 獨為君子將使伊周何地。取獨為君子何地謂何地自處也 某

式副民望。左氏傳即謂晉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奏記

詣蔣公

阮嗣宗

臧榮緒晉書曰太尉蔣濟聞籍有才傳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卿親共啜之籍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為尚書郎籍水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遂辭飲為常籍辭六十日不得言而已

說得淡然
漢然却有
身分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舍一之德，據上台之位，尚書曰伊尹成有一德泰階六符經曰中階上星謂諸侯三公漢書音義曰泰階三台羣英翹首，俊賢抗足。易通卦驗曰萬人開鳴鶴皆翹首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

辟猶召也司馬遷書曰太史公牛馬走應劭漢書注曰走僕也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史記曰卜商字子夏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呂氏春秋白圭曰魏

文侯師子夏李奇漢書注曰擁篲為恭也如今卒持箠也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生黍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遺諸侯畏

之皆郊迎而擁篲鄭玄周禮注曰陪乘乘也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

鄒陽上書曰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常聞布衣韋帶之士怒平呂氏春秋曰王公大人從而化之此得之於學也莊子曰若夫人者自擊而道存焉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

見採擢，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皋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漢書武帝制曰守文之君當遠

法然點綴
入妙頓住
悲字頓住

此一段為
身負國恩
此段推原
前亦非以
負恩亦得
已也亦全
以中語脫

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
買達國語注曰聊賴也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
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俄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柱預曰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

小國，身負國恩，為世所悲。背恩不報為負恩也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

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弃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城，傷已令先君之嗣，
先君謂其父當戶也即虞之子

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

然忘生。陵不難刺，切七亦心以自明，勿切七粉頸以見志，願國家於我已矣，
王逸注離騷曰已矣絕望之辭

也。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
孟子曰馮婦善搏虎左右之人見陵如

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支音令人悲增切怛耳！
爾雅曰切憂也嗟乎

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忽七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

卒五千，武帝謂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
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陵利沮酒泉公孫敖出西河

而武紀略之，集表云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臣，
不進巨輜引師前到洪稽山五將失道詳此亦不云其名臣而襄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

強胡之域。漢書蕭何曰語天漢其稱甚美臣瓚按疏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

羈之馬。說文曰羈馬絳頭也然猶斬將奪旗，迫奔逐北，
史記曰斬將奪旗之士臣瓚按取曰奪商君書曰戰勝逐北服虔漢書注曰師敗曰北滅跡掃

孫評文選 卷四

一一一

北言之

塵，斬其梟帥。張晏漢書注曰：虜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旋踵鼓之，使三軍之士戰死如歸。臣不如王子成父。也不才，希當大任。呂氏春秋注于髡曰：臣不肖不足以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魏文作戲勝也。此是地名，今傳俗用。匈奴既敗，舉

國興師，劉兆發梁注曰：舉也。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漢書曰：而去

切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切莫痛決命爭首。漢書曰：陵與單

于運戰，士卒矢傷三創者載。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

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火故切徒空也。言空首奮擊，无復甲冑。爭爲

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血即淚也。燕丹子曰：太子嗜唾飲淚。單于謂陵不可復得，

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職臣謂管敬也。李陵傳云：軍候管敬爲軍旅候，被校尉管之五十乃亡入匈奴。于時匈奴與陵戰，至塞恐漢有伏兵，欲引還，敬曰：漢無伏兵，匈奴因大進，新兵

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

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諒計始得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又曰：其從如雨。何休公羊

也。况當陵者，豈易爲力哉？爲執事者云云。謂漢朝執事之人也。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

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

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爲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聽說，虜驩然南歸，故且屈以求伸。

每用然猶作勢得之餘也。生色如文士也。筆端之妙也。身引證得有分。

微辨不死之故，妙有含吐何見。漢語正負。所以每顯。

而不悔者
徵錄本意

接入本意

此一役爲
孤負險心
申明之

此段專明
漢之貞德
而引他人
以證之
陵墓前已
言此則
曰漢之待
此人如
耳大焉

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
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
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
琴操曰重耳將自殺于復原之日申生處死于復原之日

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亡貝不死三敗之辱卒子律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史記曰吳王發

精卒擊越敗之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勾踐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王救越勾踐自會稽七年撫循其士民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乃請成於越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又曰曹沫者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爲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墮廢墜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區區之

心切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漢書曰公孫敖捕得生口言陸敬單伏

此陵所以仰天椎直道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

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蒯醢史記曰相國蕭何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弄北頭令民得入

擊之又曰高祖病有人惡樊噲呂氏即曰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絳侯代將而

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欲長安又曰陳稀反韓信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絳侯代將而

遺惡不如誅之令其舍人皆越反送夷三族黥布傳薛公曰前年蒯越往白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徒蜀自鼂錯受戮周魏見

辜禮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周勃爲丞相十餘月上乃免丞相就國餘每河東尉守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

婦不欲送論嬰奔市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

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爲之痛心

哉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實說已見鷓鴣爲鷓漢書曰周亞夫諫上不用因謝病免相亞夫子爲父買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召詣廷尉黃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兵器也何謂反乎吏侵之益怒遂入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

更切一層
將引臣功
一將一引先
并及子鄉
一步一鄉

識入妨功
能四語
令人傷心
所以每願

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二子謂范滂曹沫也 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

言諸侯才能者被囚戮不如二子之能釋恥報功也 意劉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載而長嘆者也何謂不薄哉先將軍謂李廣也漢書曰

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迴環廣辭曰臣結髮與匈奴戰

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色愠怒引兵出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廣謂其

陛下曰結髮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令廣部行迴遠又迷失道 且足下昔以單車之

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巨依死朔北之野漢書曰漢遣

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使送武會匈奴結王長水處常反匈奴中常以告武副使張勝勝許以貨物與常一人夜亡告之緣

王等死處常生得匈奴使衛律治其事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風節辱身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

以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武氣絕 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丁年謂丁壯之年也漢書曰武留匈奴老母終堂生妻

去帷漢書陸謂武曰陵來時太夫人已不幸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

之節况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

將封諸侯各取方土宜以白茅以為社論語曰 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漢書元始六年

石賜錢二百萬 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

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

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願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言陵無

功以報

孤意變收
二意變收
一男兒是
痛收似昂
痛生頃似
生語上極
色語上極
生語上極

以決長絕
結文子大
為史記章
外此書而
惟此傳以
沉文頓然
沉文頓然
非非頓然
備數定所
備數定所

漢為孤恩漢魏陵吐為負
德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
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言陵忠誠能安於死事而主豈復能眷
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
弄其文墨邪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又功臣曰趙何徒持文墨顯居臣上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
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故人謂任立政
大將軍從光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漢書曰武在匈奴時胡婦生子名通國楚辭曰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
老子曰聖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

司馬子長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與書貴以進賢之義遷報之遷死後其書稍出史記曰任安榮陽人為衛將軍後為益州刺史

太史公牛馬走太史公遷交談也走猶僕也言己為太史公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如淳曰少卿任安字也曩者

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禮記曰備有推賢而進意氣勲勲懇懇勲勲懇懇忠款之貌也若望僕不

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蘇林曰而猶知也禮記曰不從流俗鄭玄曰流俗失俗也僕雖罷驚亦嘗側聞長

者之遺風矣側聞證辭也列子曰吾側聞之禮記曰與長者坐必異席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言舉動必為人之所尤過也欲益反

太史公曰：賢者以道自守，不與世爭。其所以為士者，以其有節也。節者，所以自守也。士有節，則天下歸之。故曰：士有畫地不遷，削木不吏，殺人不避，視死無懼，此謂之節也。節者，士之寶也。士無節，則天下不歸之。故曰：士無節，則天下不歸之。節者，士之寶也。士無節，則天下不歸之。

損，是以獨鬱悒而與誰語？鬱悒不舒也。楚辭曰：獨鬱悒其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誰為猶為誰也。言己假欲為善當為誰為之乎？復欲誰聽之乎？

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大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知音者。

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己者容。戰國策曰：晉陽之孫孫讓事知伯，知伯寵之及趙襄子殺知伯，讓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己者容。

吾其報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隨和，隨侯珠也。和，和氏璧也。由夷，許由也。夷，伯夷也。終不可以為榮，

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點辱也。往與我書書宜應答，但有事故不獲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服虔曰：從武帝時，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帝選孟康曰：

早賤之事者，煩務也。如淳曰：選為中書令任職常知中書時，偶有賊盜之事，習灼曰：賤事家之私事也。

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文顯曰：卒，促速也。間，隙也。得竭至意。

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如淳曰：平居時不肯報其書，今安有不測之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怒以度已也。僕又薄從上雍，恐

卒然不可為諱，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善，日難言其死，故云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廣雅曰：懣，悶也。楚辭曰：惟煩悶以盈胸。

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不見報也。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

身者，智之符也，符，信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勇，士當於此而

果決。立名者，行之極也，凡人能立志者，行中之最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

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所可憐者，惟欲之與利為禍之極也。所可痛者，唯傷心之事而可為悲也。行莫醜於辱先，詬

莫大於官刑。醜，穢也。先，謂祖也。詬，音垢。應劭曰：詬，恥也。說文：詬，或作訕。火近切。禮記：傷行曰妄。常以備相，謂病左氏傳宋元公曰：余不忍其詬尋此二書其訓頗同。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

一第大出 從此留出 首段之意 總答原籍 次段以五 總於修綱 而歸於身 名與取予 一等之跡 中說來句 此段進士 據賢下士 之說歷刑 故以歷刑 平於五見 原未嘗好 特難於一 以首難於 人言難於 牛一之鴻 中一之陸 愛施之仁 取與大之 以後取廢 廢大之仁

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

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是恥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執與五戮大夫賢趙良曰五

姓之上今君之見秦王也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執與五戮大夫賢趙良曰五

天子所與共六尺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執與五戮大夫賢趙良曰五

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記史

之不能納忠効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

顯巖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

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効，可見

如此矣。上之四事無一遂假欲苟合取容亦無其所嚮者僕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臣攢曰太史

今僕射外朝也，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令以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闕茸，張也

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

凡以辱也
未立名總
一收五者爲
局一傳之全

推重李陵
以爲自陵
身分凡陵
於五者未
不之受所以
怨受弱而

孫評文選 卷四

不獨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燕丹子
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未可以論行也
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服虔曰薄伎薄才也出入周衛之中。
周衛言宿衛周衛也掌
昭曰天子有宿衛之官
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言人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已方一心營職不假修人事也故絕賓客之知，
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禮誥曰菜之子不肖應劭風俗通曰生于不似父母曰不肖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
於主上，毛詩曰爾多士媚于天子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夫語助也論語子曰有是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
能相善也，趣舍異路，太公六韜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顏師古曰趣所向也舍所廢也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餘懽。然僕觀其
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
身，以徇國家之急，顏師古曰徇從也營也其素所蓄積也，言其意中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一國之中推而爲士夫
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新序昭奚恤曰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今舉
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鄭玄周禮注曰舉猶行也臣孽以爲媒謂造合會之孽謂生其罪孽也僕誠私心
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有五言不滿者痛之甚也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胡地出馬故曰戎馬單于所居之處號曰庭與單于
王垂餌，音音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說文曰挑相呼也李奇曰挑身獨戰不須衆挑者帶切臣瓚曰挑挑戰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北地高故曰仰
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顏野王決曰所殺過半當言虜軍殺已過半給供給也旃裘之君長
咸震怖，旃裘謂匈奴所服也故言旃裘之君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漢書曰匈奴至冒頓最強大證左右賢王以其善射故曰引弓之人一國共

一萬死不額
其生者不
全者隨而
論其後此
誠君子所
不為也語
寫其悲語
不勝悲語
尤在處俗
未易為俗

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于智然陵一呼勞，軍士

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孟康曰：法首領善曰：類古法字首流血在面如盤額也。說文曰：類，洗面也。李登聲類云：拳或作捲。此言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耳。桓寬鹽鐵論

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史記曰：陵至浚稽山，使驍下騎陳步樂還以冒白

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

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都制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款款忠實之貌，以為李

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李繼撰神契曰：母之於子，絕少分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

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張晏曰：欲得相當也。言欲事已無可奈何，

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蒲沃於天下矣。謂摧敗匈奴之兵，其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

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魚解睚眦之辭，言欲廣主上之意及未能

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漢書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令陵為

卒從吏議。言衆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

以爲証上

人言前
亦相照
眼目以
泛論受
之故

此段極
能引決
有所為
通出者
文名上
之原言
感有盛

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事行豈不

然乎？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蘇林曰：家世為將有名，降而隕之也。顏師古曰：隕，墜也。而僕又侁之蠶室，如淳曰：侁，次也。若人相次也。人志切，今語本作葦字。

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漢書曰：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曰：論功而定封，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文

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說文曰：倡，樂也。左氏傳曰：鮑氏之闈人為優。杜預曰：俳優也。

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螻蟻，蝨也。蟻，此蜂也。皆蟲之微者，故以自喻。而世俗又不

與能死節者，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又不如能死節者言死無益也。特以為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

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燕丹子：荆軻謂太子曰：烈士之

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伊問用之所在耳。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理，道理也。色，顏色也。其次不辱辭令，辭，辭令。

其次誦體受辱，誦，體謂被縲繫謂其次剔毛髮，易服謂著赭衣其次關木索，謂被楚受辱，漢書曰：鑊長五尺，說文曰：鑊以

杖擊也。鑊與槌同，以之笞人。同謂之鑊。楚，楚者，杖木之名也。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謂肉

最下腐刑極矣！蘇林曰：腐刑，謂割也。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禮記文

朝別傳：武帝問曰：刑不上大夫，何朝曰刑者，所以止暴亂，誅不義，大者天下表儀，萬人法則，所以共承宗廟而安社稷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

而發夫正刑以
夫正刑以
夫正刑以
夫正刑以
夫正刑以

歷舉已請人
受證已請人
不得已也
不得已也
不得已也

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周禮注曰：穿地爲塹，所以御禽獸，其或超輪則路焉。尚書曰：杜乃豫飲，乃辨言威爲人制約，漸積至此。故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

削木爲吏，議不可處，定計於鮮也。臣瓚曰：以爲患吏刻暴，難以木爲吏，期於不對也。漢書曰：未遇刑自殺爲鮮明也。今交手足，受

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周禮注曰：榜擊也。圜牆獄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見

切地，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

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史記曰：季歷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文王也。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

李斯相也，具於五刑。史記曰：李斯，趙人也。從荀卿學。秦王之衛入秦，秦卒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爲丞

淮陰王也，受械於陳。漢書曰：韓信爲楚王，都下邳。信因行縣，邑陳

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

史記曰：高帝立彭越爲梁王，梁王稱疾，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洛陽。漢書曰：趙王張耳、高祖五年，張子敖嗣立，尙高祖長女魯元公主。七年

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耳暮自上食禮甚卑，卑有子壻之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謀殺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

皇帝甚恭，皇帝過，王無禮，請殺之。八年，上從東垣過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高。上過欲宿，心動，問縣名爲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道

長安高下獄曰：晉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誅諸呂，而立孝文。後勃被囚，已

也。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三木在項及手足也。魏其侯已見李陵答蘇武書，曰：禮曰：上罪桎，桎前桎，後桎，助

音拱桎。季布爲朱家鉗奴，三族布匿於滎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臣敢逃計布計之，乃斃鉗布衣，襜褕，獄中與其

總上文諸
一人入已大段
作起極大落
才起極大落
文而與自寬
衍而與自寬
不括引出自
之故真有決
千之之發
引滿垂發
已勢到自
忍語種荷活
力爲一精
筋脈所在
此意歸重
應前點出

孫評文選 卷四

家僕數十人之管朱家賈之朱家心知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滕公說曰季布何罪漢書灌灌夫受辱於居室夫字仲

臣各爲其主耳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滕公許諾待閒果言如朱家官上乃赦布召見謝拜耶中

孺類陰人也爲太僕時坐與衛尉賈甫飲輕重不得徒爲燕相及寶嬰失勢兩人相爲引重夫過丞相田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觀其侯會

中蚡不來夫曰將軍酒幸臨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將軍且日晝陰之蚡許諾夫以語嬰嬰益牛酒夜酒掃帳具自旦侯何至日

無所發怒乃罵實曰生毀種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効兒女曹姑嗚耳語蚡謂夫曰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夫

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於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爲保官今守宮也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

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

矣，何足怪乎？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

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

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言激於義理者則不今僕

不幸早失無父母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言已經妻子且勇者

不必死節，言勇烈之人不必死於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言怯夫慕義以自立名何處僕雖怯懦，欲

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孔安國曰縲紲墨索也且夫臧獲婢

妾，管灼曰臧獲敗敵所破所爲奴隸韋昭曰羌人以婢爲妾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爲妾生子曰臧荆楊海岱淮齊之閒罵奴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如凡人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由能引決，況僕

引證者書
為立名之
實皆從後
精甲來絕
妙辭據

太史公一
生事梁原

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

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個儻非常

之人稱焉。廣雅曰儻儻卓異也蓋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邪史記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西伯被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地理志曰河仲尼厄而作春秋，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何以自

內錫陰有美里城西伯所拘章昭曰美音預若韻篇曰演引之也

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史記曰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為楚國王左司徒博文強志敏於辭令王廷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心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漢書曰國語左丘孫子贖脚，兵法修列，

如每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哀為王也

史記曰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惠王自以為能不及臏乃陰使人召臏臏至涓恐其實於己則以去刑斷其兩足而歸之欲隱勿見

齊使者田忌善客待之於是田忌進孫子威於王威王問兵法而師之其密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驪質曰刑餘之人不可於

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輻重中主為計謀

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魏軍

魏有信陵君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喜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大招士厚遇之乃致食客三千人時諸侯多辯士咸附

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請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及始皇帝壯太后並不韋恐禍及己私求嫪毐為舍人許令以腐罪告之遂得

待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有告嫪毐實非宦者下吏治之得情實事連相國秦王恐其為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

萬戶君何親於秦豈稱仲父

後與家屬徙處蜀飲鴆而死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史記曰韓非者韓之公子也見韓精弱以諫諍王王惡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

賈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為

切焉作也。

不幸文遺此也
不耳故歸
言為而歸
於著曰立
名者行立
極一於此
傳正生此

難為俗
言故憤
離語而
也前得
自照應
難與不
俗移可
而到士
賢進與
本意來
設照與
全局俱
盡局俱

論語曰詩三百孔安國曰魯之大
數也爾雅曰底致也郭璞曰音惜
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言故述往前行
事思令將來人

知之已。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
見也。自見已情，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論語子曰唯女子與小人
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
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
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
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已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
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與
已同志者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
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賈誼之下未易可居論語曰
君子惡居下流而誦上者也僕以口
語遇此禍，重為鄉黨所笑，以汙烏臥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丘墓乎？雖累百
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莊子魯哀公
問仲尼曰衛
有惡人焉曰寬餘心去寡人而行寡人恤考者有亡
也庚桑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瓊塔之室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為閭閻之
臣，寧得自引於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謂子曰吾聞之於政
也知善不行者謂之
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
狂與惑者聖人之戒也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力割謬乎？今雖欲自

激島健似
之乳因
子長不
胸中鳴
平之其
所亦正
此亦正
稱治意
多慎意
後力在
段淋滿
概

雕琢曼辭以自飾，如淳曰曼美也戰國策蘇秦曰夫從人飾辭曼辭高主之節行曼音萬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

楊子幼

漢書楊惲字子幼，薛陰人，以才能稱譽為常侍騎，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坐事免為庶人。惲見已失爵位，遂即歸家，閉居自治產業，視室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諷諫之言，大臣廢退當杜門惶懼。

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乃作此書報之。

憚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也，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底致也。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

時變，以獲爵位，漢書曰霍氏謀反，惲先聞知，霍氏伏誅，惲封為平通侯。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矇，賜書教督

以所不及，爾雅曰齊正也。懇勸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猥猶曲也。

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言逆會宗之指，自文飾已之過，論語子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孔安國曰文飾其過不言實也。默而自守，恐違孔

氏各言爾志之義，論語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

輪者十人，二千石皆得乘朱輪。位在列卿，爵為通侯，摠領從官，應劭曰舊曰徹侯，通武帝諱故為通音，其功德過於王室也，從天子侍從官也。與聞政

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

首言報時 追敘盛時 原被廢之 由盛衰升沈 盛此一設 頓挫法俱 見詞法 撰上稿言 之經意 寫極中 之意自然 多憤激之 詞令人望 而知其心 事矣

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論語子曰戚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懷祿貪勢不能自退。管子曰君子不

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如淳漢書注曰上章者於公車有不知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罰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闕公車

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史記司馬欣謂章部曰趙高欲以法誅將軍塞責豈得全其首領復奉先人

之丘墓乎。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于地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史記曰陳平

小人全軀說以忘罪。楚辭曰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竊自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

世矣是故身率妻子勦力耕桑。國語曰勦力一心灌園治產以給公上。蘇林漢書注曰灌園宜之賦獻不意當復

用此為讖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

既。終謂終沒也既盡也張晏漢書注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漢書曰秦穆公作伏

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趨女也雅善鼓琴

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應劭漢書注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李斯上書曰擊磬扣缶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聲也其

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張晏漢書注曰山高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朝

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張晏漢書注曰山高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互者真直之物是

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

零落在野喻已見放弄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昔諂諛也臣積案田彼南山蕪穢

不治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頃豆落而為箕雖盡忠効節徒勞而無獲也

等落在野喻已見放弄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昔諂諛也臣積案田彼南山蕪穢

不治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頃豆落而為箕雖盡忠効節徒勞而無獲也

答治產之
意
答治產
此兼答稱
也
錄詞
錄意作結
錄首出題
自然隨有
風致

糴賤販貴，遂什一之利。什一謂十中之一也。尚書大傳曰：王者十一而稅。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言處下流為衆惡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楚辭：風靡而下行。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夫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者，卿大夫之意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論語曰：道不同不相爲謀。言我親行賈豎之事，安得責我卿大夫之制乎。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史記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東得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稟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謂去西河。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崑夷舊壤，毛詩曰：文王西有崑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鄭玄曰：崑夷，西北也。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言豈隨糧安食部之俗而移人之本性者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論盛孝章書

孔文學

與趙太祖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季章，魯縣人。舉孝廉，補尚書郎。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爲都尉。詔命未至，果爲

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國語文選曰：日月不居，人誰不安。傳毅詩曰：徂年如流，逝茲曠日。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

過二。公謂曹操言公年始滿。五十盛過于二歲也。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

妻孥湮沒。孫氏已見上文。毛詩曰：樂爾妻孥。孝孔安國尚書大傳曰：孥子也。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

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公羊傳曰：那亡孰亡之蓋狄滅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

免於幽繫，命不期於旦夕。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論語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吾祖即謂孔子也。後漢朱穆傳：穆與君伯仲，交論以矯之。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左氏傳：晉行人子員對鄭王于伯辭曰：君有楚命不使一介行李，皆於寡君。漢世澆薄，莫尚敦厚。著經交論以矯之。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

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九牧猶九州也。左氏傳：王孫滿曰：買金九牧，孫卿子也。文王鑿於殷紂，此其所以伐殷王而受九牧也。燕君市駿

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市千里馬者，三年而不得，於是遣使者寶千金之貨，將市於他國。未至而千里之馬已死，使者乃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首以歸。其君大怒曰：所求者本不市死馬，何故損金？市死馬乎？將諫之使者對曰：死馬尚市之，况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將至矣，於是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焉。惟公匡復漢室，宗社

將絕，又能正之，正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胡定切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

之有足乎？韓詩外傳曰：蓋嘗謂晉平公曰：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好之也。土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

接座情埋
之談不用
然臨而自

以順逆起

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禮賢者，謂鄒衍曰：齊國孤之國亂而魏破，燕孤國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圖以雪先王之讎也。願先生魏可者，得身事之。魏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魏始。現賢於魏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魏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居盤臨難而王不拯，孟子曰：當今之時，乘之國行仁政，民悅而歸之，猶解倒懸也。又曰：今燕虛其民而王征之，人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漢書廣武君曰：牛酒以享士大夫，北首燕路。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爲幽州牧與彭寵書

朱叔元

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世祖爲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鄆都，後乃爲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浮少有才能，頗欲勵正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涿郡王

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贖其妻子，漁陽太守以爲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食，不從其令。浮密奏寵逆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遂大怒，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

自棄於鄭也！

左氏傳曰：鄭武公生莊公及共叔段，姜氏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

邑也，祿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令西鄙，貳於己，公于己曰：國不堪貳，君將若

之，何公曰：不義不昵，厚將崩。太叔完，塞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劉球俱著名字，佐命已見李陵書。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

先之以後未
理大資以
以義後未
通之以後未
反置以勢
亦可謂善
於說辭

運用何以
無地

或引喻或
正言俱極

言朱浮所以招致賓客者此亦樓時救急也 二者皆為國耳。卽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滅族之計乎？朝

廷之於伯通，蔡邕獨斷云朝廷者不致指斥君故言朝廷 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

子孫之親。漢書大司農田延年謂霍光曰將軍為國柱石 匹夫媵母，尙能致命一餐，左氏宣公二年傳曰初趙宣子敗于首山見靈輒問其病對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牛問

之曰宣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矣請以遠使盡之而為之尊食與肉既而與為公介靈公比以趙盾驟諫伏甲將攻殺之靈輒乃倒載以禦之又戰國策曰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荷戈而從之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為者對曰昔臣之父嘗餓且死君捨餐以飽臣父

中山君曰以一杯羹而亡國以一餐而獲二死士媵母未詳 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

外叛者乎？三綬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也范曄後漢書曰更始使諷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蜀以龍鄉園故人相見大喜拜龍偏將軍行瀘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龍龍乃委步騎三千人歸世祖世祖承制封建忠侯賜號

大將 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

景，何以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臯鷗之逆謀，捐傳葉

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

哀乎？伯通與耿俠遊，范曄後漢書曰吳漢說讓從世祖會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賞寮旬詣龍結謀共歸世祖又曰況字俠遊 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

讓，屢有降挹之言，蒼頡篇曰挹損也 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孔安國尚書傳曰自功曰伐 往時遼東有豕，

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高，論於朝廷，

則爲遼東豕也。白頭豕未詳 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張晏漢書注曰齊燕楚韓趙魏 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廊土數

明快不作
講突之談
絕妙比論

一結極醒
快極新絕
甚有力道

自擬刀人
一曹英雄
也一段佳
實于際留
話

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區區言小也。公羊傳曰：司馬之反，謂楚王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馭于之臣。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

不知量也！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論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

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

諛言；東觀漢記曰：浮密奏龍上徵之龍，既自疑其妻勸龍無應徵，令漁陽大郡兵馬衆多奈何爲人所奏而棄此去龍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密，龍止不應徵。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

戒，豈不誤哉？或本云：永爲羣后惡法，今檢范曄後漢書有此一句，然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意，雖同辭旨全別，蓋錄事者取舍有詳略矣。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

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范曄後漢書曰：龍齊等三人因龍臥寐共總著牀，又以龍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昏夜後解龍手，命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于后，爾爾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龍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關封爲不義侯。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魏志曰：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

陳孔璋 陳琳集曰：琳爲曹洪與文帝牋，文帝甚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欲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敘爲也。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參意著，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得文帝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念欲遠以爲懽，故自

竭老夫之思，左氏傳趙孟曰老夫非戾是懼辭多不可一，粗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

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左氏傳司馬侯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杜預曰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

人揮戟，萬夫不得進。漢書朱買臣曰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

漢書韓安國曰強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音義曰縞曲阜之地俗縞作之既皆輕細故以縞之爾雅曰縞之細者曰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書漢

淮南王安上書曰臣聞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之敢校不義而強，古人常有。左氏傳叔向謂趙孟曰不義而強其弊必速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書尚

舜典曰管讎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周宣之盛，亦讎大邦。毛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

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官豎者莫不傷氣來命陳彼

妖惑之罪，敝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文帝答洪書曰今魯包凶邪之心肆蠱賊之政天兵神討師徒元暴橫牧不臨是夏殷所以喪，苗

扈所以弊。論語帝曰吾禹惟時有苗不率汝祖征又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

哉？左氏傳闕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三科之中此

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盟津有再駕之役。周易曰高宗之伐鬼方三年克之左氏傳曰

句而不降退而修德復伐之因龜而降尚書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尚書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焉有星流

景集，飄奪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

愚，彼張魯也下則中才之守不然矣。在中才明則謂不然，若中才守之則不可得也而來示乃以爲彼之

惡稔，雖有孫田墨斃，切而猶無所救，竊又疑焉。文帝嘗嘗洪書曰今魯罪業苗惡惡爲非經使來覆妙機械之巧田單騎奔牛之誑孫吳勒八陣之辯猶充益也

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尙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論語曰微子爲去之箕子爲

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曰周武王東觀兵於孟津諸侯皆曰紂可伐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齊

矣武王曰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遣師聞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於是日殷有重罪不可不伐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齊

以伐饒宮之奇諫曰饒宮之喪也饒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饒之謂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滅矣在此行也不再舉矣季梁猶在，強楚挫謀。左氏傳曰楚王使隨師使張必誇小國小國雖楚之利也請瀛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注曰季梁隨賢臣也

暨至衆賢奔緇，勅律三

國爲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繫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箠爲械，

堅不可入。墨子曰公輸若雲梯必取於宋是見公輸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女城械盡于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般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于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之王問其故于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守若乃距陽平，據石門，周也圖記曰襄谷西有古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吾請無攻也

日石門在，離兵書曰八陣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批陣四曰牡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據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七曰浮沮陣八曰厲行陣九曰田單爲將軍破燕破時以千餘牛爲綈綈衣

蠶以五綵龍文東兵刃於角灌脂東葦於尾燒之發城數十丈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火燭明絃燧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脫走齊人逐克殺其將焉肯士崩魚爛哉？漢書徐榮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公羊傳

騎劫燕軍大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燕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卽墨矣。墨翟之術何稱，歸田單而奪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燕王於莒

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禮記檀弓曰我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効王豹之

謳。孟子淳于髡曰昔王豹處淇而西河善謳，蘇駒處高唐而齊女善歌，按此文當過高唐者効蘇駒之歌，但文人之誤。遊睢息淮，渙者，學藻績之綵。陳留記曰雒邑澗水出其南，睢水絕其北。

傳云睢渙之間出文章，故其繡激。問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司馬相如揚雄稱緇日月華處以奉宗廟，御服焉。

二三于復於子墨子曰：昔子勝仁于墨子曰：未必然也。昔子為仁猶鼓以為長，復以為廢，不可久也。語曰：吾黨之小子，狂而斐然成章。

謂為倩七靖人，郗原別傳曰原遊學詣孫綽，綽曰：君以鄭君而舍之以鄭君為東家丘也。原曰：君以鄭君為東家丘，以僕為西家愚夫邪。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

謂為倩七靖人，郗原別傳曰原遊學詣孫綽，綽曰：君以鄭君而舍之以鄭君為東家丘也。原曰：君以鄭君為東家丘，以僕為西家愚夫邪。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

以爲園囿之凡鳥，外廢之下乘也。穀梁傳晉荀息曰：君何不以風產之乘借遺乎公。其左翼列于楊朱謂梁王曰：鴻鴈高飛不集汗池。褻之者固

從文中出謂之斷筋，文中者目。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

駁哉？爾雅曰晨風，鷓也。毛詩曰：鷓有六駁。毛萇曰：駁如馬，偁牙食虎豹。恐猶未信丘言，必大曠也。洪白。孟康漢書注曰：丘空也。此雖假孔子名而實以空為戲也。或无丘言二字，漢書

曰：趙李諸侍中皆談笑大曠說文曰曠大笑也。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吳書曰：孫策初與劉武俱事漢，張闓瑜魯肅諫權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何區區而受制於人也？權遂據江東，西連蜀漢，與劉備相親，故作書與權，望得來同。

事漢

孔聖之傲
梁元帝之
奪元氣之
奪後當取
難於措詞

設英雄之
德全以情
人心折令
不當形
勝於此見
已於之工

先明起毀
之由次示
招徠之意
未開之命
弁井

好出脫
道者心事

阮元瑜 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於俗太祖為司空召為軍謀祭酒又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又轉丞相曹屬卒文幸志曰陳留人也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爾雅曰婿之父曰壻婦之父曰媾

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心既忿恨，意不自安若

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漢書曰高祖從信為楚王後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畏其能稱疾不朝由此日怨陳豨反高祖自將往信陰使人之繇所而與家人謀夜詐殺諸官徒奴奴

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漢書曰上立盧縮為燕王初上如邯鄲擊繇繇燕王盧縮亦擊其東北繇使王黃求救於匈奴繇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勝至胡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何不

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揚州舊屬江南之地盡屬焉今魏徙揚州於壽春而孫權全焉

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魏志劉馥字元穎沛國人

無匿張勝貸，他改故之變，張勝有故於胡盧縮匿之

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為佞人

孤

孤

孤

孤

所構會也。史記蘇秦謂齊王曰此弁仇讎而得石交者也。碩與石古字通。論語子曰遠佞人。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

戰國策曰：管晏殺人有告管晏者，母不信，又有告之，母又不信，須臾又有告之，母乃投將而起。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

吳志曰：周瑜云：受制於人，豈與南面稱孤同哉？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

注曰：尸雞中主也。從牛子也。從或為後非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戰國策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部諺曰：竊為雞戶不為牛從。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從也。夫以大王之賢也，挾強韓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據臂按劍仰天曰：寡人雖死，其不事秦，延叔聖戰國策。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

豐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開易曰：推而行之，存乎通。孤之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

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家語注曰：異類夷狄也。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

漢書谷永曰：因而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苞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矣。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无乃苞藏禍心以圖之。韓子曰：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媾其意，因而問於驛臣曰：吾所厝兵誰可伐者？大夫罷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君已垂不歸鄭，鄭人憂胡取之也。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慚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小事忿恨前好

姻媾 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舡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

指子布之徒後案。伏謀事情。處往中心。洞中出於。人之言必。然者非浮。皆之所能。及自敘之見。招納之情。說出本意。

原旋同
而之貨手
張經不款
亦紙不於
作所以且
佳為且

再小一頓
道出心事
語極和平
意有微示
一處只須
已刺心難
在敗軍之
後言之耳

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亦壁地名在荊州下吳志曰曹公臨荊州權遣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飢疫

死於大牛備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留曹仁守城瑜所殺傷甚衆仁走。荆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言荊州之士非我之

地耳。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列子孟孫陽謂禽子曰有侵者肌膚獲萬金者為之乎曰為之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

遂於此，不復還之？言我尚冀君之餘地何必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榮美切

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漢書高紀曰初田橫攻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為亂遣使赦橫曰橫來大者

往明曉之夫建大志不忌小怨今降宜爵可保况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

往年在譙，新造舟舡，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澤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魏志曰建安十四年二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滷入淮出肥水吳志曰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微令內

戰之計，將恐議者大為已榮。左氏傳楚子曰安人之亂以為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

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金匱曰明者見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

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漢書伍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越絕書曰姑蘇

曰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乃與孟談約夜遣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說智伯。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

北遊，不同吳禍。漢書曰穆生不嗜酒楚王戊常設饌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遂謝病去後戊乃與吳

豈聖人哉？范子計然曰：見微知著。通徒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

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宴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

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三軍，吳曾不禦，漢

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左氏傳曰：越子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勾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漢書曰：韓信為左丞相，進擊魏王豹，魏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過益為疑兵，陳軫欲渡，至於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罽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張兵迎信，信遂虜豹而歸。凡事有宜，不得盡言，

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威重迫脅敵人也。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

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

但明効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漢書曰：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出入。漢隗囂納王元

之言，范曄後漢書曰：隗囂字季孟，天水人。更始亂，竊亡歸天水，招聚其衆，自稱西州上將軍。遣子恂詣關。恂將王元謂囂曰：天水完當天下，士馬最強。元請一丸泥東封函谷，此萬世一時也。囂心然之。元計遂反。彭寵受親吏之

計，彭寵已見朱浮與隗囂書。三夫不寤，終為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

之，願君少留意焉。漢書曰：梁孝王怨袁盎，迺與羊勝、羊辟、閻王、後宮、韓安國泣諫王，王乃令出之。勝說嘗自殺。梁王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上，恐事

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昭字子布。以効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

開其生路

更窺見心

意原從此

說得恬靜
只須收拾
結綉如此
有出色亦
多逸神

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婉猶親愛也。二所謂小人之仁，

大仁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爲此也。韓子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班固漢書：贊曰：大雅早兩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若憐子布，願言俱存，

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史記曰：王溫舒徒諂名，禍猶更與從事，廣雅曰：從行也。但禽劉備，亦足

爲効，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楊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爲君所執，豫章距命，

不承執事。吳志曰：孫輔字國儀，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繫之，數歲卒。又曰：劉繇字子禮，避亂淮浦，詔遣爲揚州刺史，繇不敢之，州遂南保豫章。疫旱並行，人兵減損，各求

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爲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爲。

左氏傳曰：秦飢，使乞糶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災不仁。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

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左氏傳曰：晉與

師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中，可也。願仁君及孤，虛心回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

毛詩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周易曰：牽復吉。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與朝歌令吳質書 典略曰：質爲朝歌長，大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漢書曰：魏郡有朝歌縣。

魏文帝

一橫今追昔
尺寸情深
無窮感慨
只覺感概
皮如昨風
流心可忘
恨見事於

感時與念
所發在都
秀之色

五月十八日，**丕**、**季**、**重**無恙。爾雅曰：局近也。孟子曰：吾聞**塗路雖局，官守有限。**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願言**
之懷，良不可任。毛詩曰：願言怨子。杜預左氏傳注曰：任當也。**足下所治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
皮之遊，漢書勃海郡有南皮縣。**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莊子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彈**
碁閒設，終以六博。碁，白也。正彈法二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碁，先補角。世說曰：魏王出魏宮大體以巾角拂碁子也。**高談娛心，哀箏順耳，**
馳騁北場，旅食南館。儀禮曰：尊士旅食于門。鄭玄注曰：旅，衆也。士衆謂未得正疎所謂庶人在官者。**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
既匿，繼以朗月。同乘道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
往哀來，愴然傷懷。列女傳陶答子妻曰：樂極必哀。莊子仲尼曰：樂未畢哀又繼之。**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
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則長逝者魂魄私根，無窮歸鳥賦曰：化爲異物，又何足悲。莊子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郭象曰：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易通卦驗曰：夏至則景風至。**天氣和暖，**
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遼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毛詩曰：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節**
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毛詩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今遺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
自愛人，丕白。

與吳質書 與略曰：初徐幹、劉楨、陳琳、王粲等與質並見友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別質書。

魏文帝

歷敘諸不
及文章之
精與論之
切處亦深
感之

二月三日，不自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且行猶三年不見東山，猶嘆其遠，況乃

過人，思何可支？毛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杜預左氏傳注曰不支不能相支持也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

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

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揚惲報孫會宗書曰酒後耳熱仰天撫缶當此之

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

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廣雅曰撰定也都凡也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

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尚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論語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桓子新論雅門馬曰

身財高妙擅實抱真老子曰少私寡欲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膺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

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文章志曰徐幹字偉長北海人太祖召以為軍謀祭酒轉太子文學以道德見稱著二十篇號曰中論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德璉常斐然有

述作之意，論語曰斐然成章又曰述而不作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

對之流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楚辭曰孤竹吟而投淚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

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言其詩之善者時人不能逮也元瑜書紀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

自善於辭賦，言仲宣最少續彼衆賢，善於辭賦也。續或爲獨。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典論論文曰：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弱謂之體弱也。至於所善

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

莫逮，呂氏春秋曰：子期死而伯牙乃破琴絕絃。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爲問故，使者曰：隨之矣。遂命覆醢。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

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論語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

如今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眠。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

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東觀漢記：光武賜陳璽書曰：吾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

張浮語 虛辭耳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

光，法言曰：教室實曰羊質而虎皮，見章而悅，見射而戰。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賈子曰：主之與臣若日月之與星也。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

遊也。少壯真當努力，古詩曰：少壯不努力，老大乃傷悲。年一過往，何可攀援？莊子北海若曰：年不可攀，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又始。古人思

炳燭夜遊，良有以也！古詩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梁或作炳。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

書斂心，楚辭曰：長呼，吸以於邑。不白。

與鍾大理書 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爲大理。魏略曰：後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繇公乘使臨淄，後轉因人說之，繇卽送之。太子與繇書。

魏文帝

不自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 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

之結綠，楚之和璞。唯棘見下文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與齊欲戰國策也 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文

流聲將來。孔子家語曰 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虢以伐

赤擬雞冠，黃侔蒸粟。王逸正部論曰或問玉符曰亦如雞冠實如蒸粟白如 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

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仰慕。毛詩曰高山仰 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

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孔叢子 近日南陽

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說文曰抃 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敢未

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荀氏家傳曰荀宏字 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

滿目。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讀伏 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

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

周稱謂 滿目。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讀伏 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

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

聖君見相如相如泰璧奏王相如視秦王無意價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相如持璧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觀大王無償趙城色故臣頭與璧俱辟於柱矣 喜貺益腴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不白。

與楊德祖書 典略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乘意投修數與修書論諸才人優劣

曹子建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仲宣在荊州故曰漢南孔璋廣陵人在冀州徐偉長居北

諸文品類雜文與論入品類雜文與論入品類雜文與論入品類雜文與論入

才論衆人繫接自己

曰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淮南子曰隨侯之珠高誘曰隋後蛇於大水中銜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舉千里，韓詩外傳蓋齊曰鴻鵠一舉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也。東觀漢記曰馬援臧子嚴書曰効杜季真而不成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前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

也季乎安於得志若才以學
緒未能於少而此而力
之免有人欲而後慮其
徒亦進及自所眾人恆之
提

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吾亦不能忘嘆者，畏後世之嗤余也。

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荀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師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

也。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論語曰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僕自以才不過古臥若人，辭

不為也。若人謂敬禮也論語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包曰若人若此之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

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公羊傳曰魯人禮記曰魯哀公曰嗚呼尼父史記曰孔子文辭有可與共者至于春秋子游子夏它徒不能贊一辭過此而言，

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禮記曰魯哀公曰嗚呼尼父史記曰孔子文辭有可與共者至于春秋子游子夏它徒不能贊一辭過此而言，

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其淑媛。于繼切為劉季緒撰本戰國策曰晉平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而遣之曰後世必有龍淵大阿陸斷牛馬水擊鴻雁劉季緒才不

能逮於作者，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而好詆切。丁禮割。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劍戟劉季緒才不

能逮於作者，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而好詆切。丁禮割。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劍戟劉季緒才不

能逮於作者，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而好詆切。丁禮割。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劍戟劉季緒才不

能逮於作者，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而好詆切。丁禮割。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劍戟劉季緒才不

能逮於作者，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而好詆切。丁禮割。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劍戟劉季緒才不

能逮於作者，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而好詆切。丁禮割。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劍戟劉季緒才不

能逮於作者，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而好詆切。丁禮割。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劍戟劉季緒才不

能逮於作者，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而好詆切。丁禮割。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劍戟劉季緒才不

能逮於作者，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而好詆切。丁禮割。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劍戟劉季緒才不

應好為文章輕詞賦非為欲更有所建退而為文此古人立言之大旨

如此說卻原歸文章自然有品矣文章如是乃足

去不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漢書曰顛頊作六莖樂墨子有非

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漢書曰小說家者街談巷語造滄諛說之所造也惟臆曰竊作類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班固策曰擊轅相杵亦足樂也

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我此一通同匹夫之思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漢書曰揚雄奏羽獵賦為郭然郎曾執戟而待也東方朔答客難曰官不過待郎位不過執戟揚子法言曰彫蟲篆刻壯夫不為也

吾雖德薄，位為蕃侯，猶庶幾勦力上國，流惠下民。國語曰勦力一心四子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尚書王曰與國咸休永世无窮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金石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該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實錄事也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北書藏之名山尚書序曰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非要切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張平子書曰其言之不慚恃鮑子之知我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與吳季重書 典略曰實出為朝歌長臨淄侯與實書

曹子建

光敘詩而
以文章爲
以高視闊
步終歸立
言助詞也

有志高遠
切之概一
體段之子
折而下自
多感慨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曹大家歌謔頌曰帝王之密坐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

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毛詩曰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

鳳歎虎視靈揚已見上文足下謂季重也風以喻武也歎猶歌也取美壯之意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飲食自歌自舞見曰虎視眈眈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

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史記曰荆軻與高漸離歌於市已而相泣傍者無人過屠門而大嚼雖

不得肉貴且快意桓子新論曰人間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爲肉傾東海以

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尚書曰雲土夢作父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尚書曰泗濱浮磬食若填巨壑

飲若灌漏卮莊子淳芒謂苑風曰夫大瘳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取之而不竭淮南子曰今夫澗水足以滄靈樞而江河不能實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

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楚辭曰角宿未且耀靈焉焉焉雅曰曜耀日也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

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厭遜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棄曰唐叔故參爲晉星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楚辭曰

以東竭兮維六龍於扶桑又曰吾令羲和弭節兮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伴王逸曰若木在崑崙之

天路高邈良久無緣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擘

若春榮瀏若清風晉書載曰摘藻如春華毛詩曰吉甫作頌種如清風楚辭曰秋風瀏以蕭蕭兮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

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所治謂朝歌也可令憲許記事小吏諷而誦之周禮曰韻誦言詩鄭玄曰背文曰韻以聲節之日誦夫文

比喻經好
以文淨點
深風流之
佳政勉其
實事勉其
相知之真
別與泛常
相談

答來書意
不支對針
甚為得法

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

和氏無貴矣。言璧及和氏以希為貴，今若家有千里，人與盈尺，即璧及和氏，得珍貴乎？呂氏春秋曰：所為貴，讓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遂名曰和氏之璧。夫君

子而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不好

伎，值墨翟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

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法言曰：舉舍所以有求為君子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

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无恤如杜預曰：郵无恤，王良也。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戰國策曰：趙昔謂趙王曰：臣聞之，聖人不居民而欲

曹植白。植集此書別題云：夫為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自不好伎，何謂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教鄭有子產而二國俱治，是不易之民也。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

答東阿王書

吳季重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

者，然後知衆山之邈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法言曰：觀青者，譬如觀山，升東嶽而如衆山之邈迤也。况介丘乎？

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尚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

句查季重
自况也

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毛詩曰既見君子於寵為光毛萇曰龍龍也孔叢于子產問子頓曰臣既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嘗曰然我知之猗頓魯之莒士也耕則常飢

桑則常寒聞宋公富往之問術焉宋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豕於是乃適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賞疑王公馳名天下以與富於猗氏故曰猗頓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

策公說張相國曰鴻毛之輕也而不能自舉 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武閣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 伏虛檻於前殿，

臨曲池而行觴。楚辭曰皇堂伏檻臨曲池 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思列反 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

遂耀穎之才。史記曰秦之圍邯鄲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士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備得十九人餘无可取有也毛遂曰臣今日請區區燕中耳使遂早得處燕中乃穎脫而出非待其末見而已 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

戰國策曰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諾孟嘗問門下諸客誰習會計能為文收債於薛者乎馮諼曰能於是納車促裝單衣心契而辭問曰收債學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城命以債賜諸人因燒其券人稱萬歲長驅到齊孟嘗君見之曰何市而反曰竊計君家所無不有所乏者竊爾為君市義孟嘗不悅後有雙孟嘗君於潘上孟嘗君就剗于薛未至百里老幼迎於道中孟嘗君顧馮諼曰先生為文市義乃今見矣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免其死耳今君有一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築二窟孟嘗君乃與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臣恐懼使太傅謝孟嘗君曰願君顯 屢獲信

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民，馮諼謂孟嘗君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謂孟嘗君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為樂矣

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史記曰魏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門門侯生侯生攝衣冠直載公子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謂公子曰今日蘇之為

公子亦足矣市人皆以蘇為小

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 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悃邑者也。若追前

宴，謂之未究，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

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封禪書曰天下之壯觀周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若質之志，實在所天，左氏傳蘇尹克黃曰君天也

思投印釋鞞，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仲父仲尼也。老氏老子也。對清醑而不酌，抑

喜肴而不享。毛詩曰既飲清醑。又曰嘉肴脾臄。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楚辭曰西施婉婉而不得見兮嫫母勃屑而日侍王。

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若乃近者之觀，實盪鄙心，

秦箏發徽，二八迭奏。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徽。又曰二八齊容起鄭舞。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舞賦曰耀華屋而啓洞房。周禮曰鼗鼓

也。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

白雉。家語曰孔子之陳，陳惠公殺之有華集庭而死。楛矢貫之，惠公使使如孔子之館，問之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沿其長尺有咫，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王肅曰：肅慎，北夷國名也。楛，木名也。筥，箭鏃也。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四夷各以其珍異獻。肅慎氏貢白雉，重譯而至。又况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

作者之師也。漢書曰：司馬相如詩。漢書曰：宗賦頌之首。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

列，以爲美談。左氏傳曰：趙武與諸侯大夫會過鄭，鄭伯享趙孟於垂隴。七子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觀。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鴉之奔奔。子西賦：黍苗。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叔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尚書曰：至于再。至于三。小雅曰：面慚。

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重惠

苦言，訓以政事，史記衛鞅曰：苦言藥也。甘言疾也。惻隱之恩，形乎文墨。謝承後漢書曰：甄豐惻隱之恩發於自然。墨子迴車，而質四

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淮南子曰：曾子至孝，不過勝母里。墨子非樂，不入朝歌。鄒陽上書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歌朝歌。墨子迴車。毛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式，舞者。非也。儒墨不

簡淡有味
亦是尺廣
之倚也
錢寒温起
買其見過
此謝其枉
飲之欲妄
未得盡歡

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左氏傳伍員曰少康有衆一旅社預曰一旅伍百人也一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司馬法曰六尺曰步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注曰武跡也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効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淮南子曰兩絆蹏而求其致千里無所肆其能也不勝見恤，謹附遺白答，不敢繁辭，吳質白。

與滿公琰書賈誼之山公表注曰滿琰子炳宇公琰爲別部司馬

應休璉公琰前日曾過休璉至明日欲遣書謝值公璉又使人來召璉別事不得往故爲報

璉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夷門侯璉也已見吳季重答東阿王書史記曰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欲見之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左氏傳荀息曰今饒爲不道保於逆旅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己，歡欣躡躍，情有無量。是以奔聘御僕，宣命周求，陽書喻於詹何，楊倩說於范武。說術曰宓子賤將適單父陽書謂子賤曰吾少賤無以送子今贈子以鈞道夫投給錯餌而吸之者道于賤曰爲書所謂楊倩者也乃請者老尊賢與之共化列子曰詹何楚人也以獨蠶巧綸芒針爲鉤荊棘焉年剖粒爲餌而引盈車之魚尊子曰宋人有酤酒者升楬甚平遇客甚謹爲酒者美懸幟甚高然而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以長者楊倩曰汝狗猛曰狗猛則酒美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狗或令孺子懷糞登壇而往酤狗迎而斃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也夫國亦然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斃之主人主之所以酸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范武未詳故使鮮魚出於

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楚辭曰：醴醑蜜勺，實羽觴兮。漢書音義曰：羽觴，作生辭形儀。禮曰：請饗爵。鄭玄曰：今文醴多作騰。牙曠高

微，義渠哀激。列子：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待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也。許慎：淮南子曰：義渠，西戎國名也。其樂未聞。當此之時，仲孺不

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尙書之期。漢書曰：灌夫字仲孺，夫嘗有姊，服過丞相田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公，嗜酒好賓客，每取客車轡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適值其方飲刺。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辭？曰：陳遵字孟

駒就駕，意不宣展。漢書曰：諸博士共持酒肉勞王式，江翁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吾毋庸。今諸君為主人，日尙早，未可也。服虔曰：大戴禮篇，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

在路，僕夫警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楚辭曰：獨耿介而不寐。隨毛詩曰：明發不寐。適欲遺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

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伯陽即老子也。詩曰：率彼曠野。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

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淮南子曰：令尹子綰請飲，莊王許諾。子綰具北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歸。若吾海岱之人，不可以當此。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高誘曰：京臺，高臺也。方皇，大澤也。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何休公羊傳注曰：適遇也。不獲侍坐，良增

邑邑，樂也。因白不悉，瓌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

應休璉

與侍郎曹長思書

應休璉

瓌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闔闈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

謝其見招
不極見興
語極見興
致謝之詞

也哉？毛詩曰叔子田巷無居人又曰出其園囿有女如荼又曰雖則如雲匪我思存囿音因囿音都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魏志曰王肅字子雍黃初中為

散騎黃門侍郎戚榮緒嘗書曰何曾字穎考陳國人也曾弱冠累選散騎侍郎給事黃門耶東劉漢記梁商上書曰狼復起起宿德論語子曰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皆鷹揚虎視，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斂翼於故枝。桓子新論曰昔顏淵有高妙次聖之才聞一知十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前

子曰卓然獨立塊然幽處禮記子夏曰吾雖羣衆居亦已久矣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漢書汲黯字長孺拜淮陽太守黯伏地謝不受印綬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臣之願也又曰何武字君公為御史司空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恥義未詳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張敖真臨平至其

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學非揚雄，堂無好事之客。漢書曰揚雄家素貧嗜酒人稱至其門時有好事者戲酒者從雄遊學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漢書曰董仲舒廣川人以學春秋孝泉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又曰陳實字孟悲風

起於閭闔，紅塵蔽於几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左氏傳楚季康公步

玉趾辱見袁君也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樵蘇後舍師不宿飽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有似周黨之過，平閔子。東觀漢記曰太原閔實字仲叔與夫皮

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蔡邕正論曰皮朽則毛落水涸則魚逝其勢然也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周書陰符太公曰春道生

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為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廣川縣時亭新雨不得作書以戲之

應休璉

皦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呂氏春秋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礫石山海經曰十日所落草木焦卷處涼臺

而有鬱蒸切之剝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

過此毛詩雲漢曰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御玄曰言無所庇而處也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爲土龍以求雨芻狗

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食高誘曰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待土龍之神而得穀食玄寺道場也風俗通曰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故後代道場及祠宇皆取其稱焉淮南子曰西施毛嬙猶僕隴也高誘曰僕隴請雨土人也司馬彪續漢書梅福上書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

修之歷旬靜無徵効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人躬自暴露拜起靈壇

勤亦至矣司馬彪續漢書曰郡國旱各掃除社稷公廩官長以次行等禱求雨昔夏禹之解陽吁殷湯之禱桑林淮南子曰禹爲水以身解陽於桑林之祭高誘曰爲治水解禱以身爲質解讀解除之

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說苑曰湯之時大旱七年

使人持三足鼎而祝山川蓋辭未已而天下大雨也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

髮宜及膚剪爪宜侵肌乎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冠夏而大旱五年湯乃身禱於桑林於是弱其髮斷其手自以爲犧用祈禱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鄭貴顯周征殷而年

豐衛伐邢而致雨左氏傳衛人伐邢於是衛大旱當莊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與而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

可以爲不然也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論語子曰起予者商也應皦白

與從弟君苗君胃書此書言欲歸田故報二從弟也

應休璉

志在歸田
自覺有添
枯出摩之
略加點綴
便無風華
妙在不用
此高頂之
處年

官欲歸田
不厭倒仕
道曲折入
體情亦自得

璩報：聞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說文曰芒落北大阜也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如淳漢書注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人欲之耳

風伯掃途，雨師灑道。韓子師曠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之上風伯進掃雨師灑道列仙傳曰赤松子為雨師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

彼春酒。詩曰亦既止又曰至止肅肅又曰為此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禮記曰堂上接武鄒玄曰武跡也說文曰屋以茅蓋也涼或作棟南子曰大夏增加擬於崑崙高誘曰大夏大屋也涼或作棟

非扶寸着修，昧踰方丈。尚書大傳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鄭玄曰四指為扶寸道遙陂塘之上，吟詠苑

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塘之事毛詩曰奕役柳斯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楚辭曰細軟謝以為佩又曰春蘭兮秋菊毛萸詩傳曰崇充也若華也若華見曹植

與吳季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子餘讚善，便嬾一緣稱妙，何其樂哉？子列

詹何曰臣聞蒲且子之弋弱弓微繳乘風振之連變屬於青雲之上用心專也淮南子曰雖有鉤繩芳餌加以危何便嬾之妙猶不能與聞皆爭得也高誘曰便嬾白翁時人也七發曰胡嬾詹何之倫然便嬾即嬾也

虞韶，楚人流遜於京臺，無以過也。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京臺已見應休德與諸公珠書班嗣之書，信不虛

矣。漢書曰恒生欲借其書班嗣報曰漁釣一察則萬物不好其志栖遲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麴塵，晏子春秋曰

子之宅近市欲陰當塵不可居

思樂汝上，發於寤寐。論語曰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昔伊尹輟耕，郅憚投竿，

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舜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東觀漢記曰郅憚字君章汝南人也鄭次都隱於弋陽山中憚即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憚唱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尹將為許巢而去虞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別而去

憚客於江夏郡學孝廉為郡尚書曰民墜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鈞縉於丹水，知其不如

既無途亦如得之
仕途亦如得之
無然世亦可
以收世亦可
得積世亦可
非積世亦可
詞一書上
表一書上
自一書上
漢有沉雨
之風多留
秀以之長
蕭短為以
宗魏為以
亦魏為以
所長也

古人遠矣。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又上黨郡高都縣有筓谷丹水所出筓音管然山父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

志也。山父即巢父也。魏周古考史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琴操曰許由夏則巢居冬則穴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其大其志適為天子由曰放髮優游所以安己不懼非以貪天下也。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

爵我以吾義。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州郡崇禮，官師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

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古者內有公卿大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小史延及庶人徒有飢寒駿奔之勞，尚書曰侯河

之清，人壽幾何？左氏傳子朝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言人壽促而河清遲也且宦無金張之援，遊無子孟之資，漢書金

日夷狄亡國騶勝漢庭七葉內待何其盛矣又張湯贊曰張氏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乏後唯有金氏張氏漢書曰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之弟也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

之寵，是隴西之遊，越人之射耳。淮南子曰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曉然而寤天性亦人之斗極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譬若隴西之遊愈深愈沈及曰越人學遠射

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其儀時已變矣而守其故轡猶越之射爾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戾弛於負擔追蹤丈人，畜雞

種黍。論語曰子路從而後遇丈人曰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耘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漢書鄭期曰修農圃之疇畜雞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

斯為可矣。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無或遊言以增邑邑，禮記曰大人不倡遊言鄭玄曰遊浮也不可用之言郊牧之田，宜以為意。爾雅

曰邑外曰郊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左氏傳曰隱公使營莒莒將老焉莒音塗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

至矣。爾雅曰夏為朱明相見在近，故不復為書，慎夏自愛，璩白。

與山巨源絕交書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嵇叔夜

豈謂不然肯
是耳然不
非信欲宜
其司馬宜
昭所疾也
龍性雅馴
與別公作
用自通性
直交之由
微交之由
下乃自出
之可自見
堪性所不
堪領下不
下之文七
意不映不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穎川，吾常謂之知言。莊子曰：狂風豎聞之，黃帝為知言。然經怪此意，尙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山嶽守穎川，徐康文集錄注曰：河內山嶽守川，穎山公族父。前年從

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晉氏八王故事注曰：公孫崇字顯宗，燕國人，爲尙書郎，嘗與康文集錄注。

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言不知。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言足下傍通衆多，有許復有此弟。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志也。爾雅曰：偶，志也。爾雅曰：偶，志也。爾雅曰：偶，志也。

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志也。爾雅曰：偶，志也。爾雅曰：偶，志也。

問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庵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越嶲組而代之。手薦鸞刀，漫平之。羶腥，帝欲以辱行，漢我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漫汙也。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

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并謂兼善天下也。介謂自得無偏也。趙岐孟

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

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空語猶虛說也。共知有通達之人，至於世事，無所不堪，言已不能則而行之也。太玄

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史記

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仁之情也。論語曰：東方朔者論說客難已位卑以自慰喻孟子曰：爲貧仕者辭尊居卑，又曰位卑言高，卑也。

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

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
色復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
其身遠則兼善天下又曰柳下
惠道伏而不怨厄窮而不懼
下張升反論曰黃
綺引身嚴樸南岳
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
漢書曰上封良為留侯行太子少傅事論語曰楚
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仰

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
賈逵國語注
曰遂從也
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
安
周易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淮南子曰
循性而行或害或利論語曰貧而無怨循性動也
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
莊園漢
書贊曰

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
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
左
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公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子曰能守節君
義也誰能好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史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子相如既學慕相如之為人
更名
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
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
山擔薪竇以供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向子平隱

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適若易尚不同未詳又曰襄修者字孝威魏郡人隱於武
安山斃穴為居採藥為業後徒冬切史記太史公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
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

性復疏懶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
忍不起令胸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
安孔

心日頽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
國論語注曰簡略也言
性簡略與禮相背也
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
放謂
故使榮進之

引物入情
引喻入情
之口以證不
公證之口以證不

先引論然
後引性不
身強亦不
可得託莊
柳下莊生
可下也無
說到自身

引物入情
引喻入情
之口以證不
公證之口以證不

論人過而
不免疾之
世道如此

列言不堪
可曲曲不
出此曲正
於此可見
於此可見
於此可見
於此可見

赴蹈湯火；楚辭曰在穎南行雖飾以金鑪，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毛詩曰藟藟

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于莊

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物不能傷也。于尤孟銘曰：欲無求辭，緣以相規，死過差，可不慎與？

之耳。孫盛嘗陽秋曰：何曾於太祖，宜投之四裔，以聖王道。太祖曰：此賢者，痛君當怒之。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

之闕；資材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漢書曰：萬石君石奮，長子建，為

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延見如不能言者，好盡謂言，則盡情不知避忌，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

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

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東觀漢記曰：汝都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劾都自力受抱琴行吟，弋釣

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必兼不得搖，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出

師顏色無作，說文曰：痺，濕病也。性復多齷，把蒲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

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

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見怨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人言

於已為未見，有怨者而後有，雖瞿音然自責，然性不可化，班固漢書：帝嘗贊曰：聞欲降心順俗，則

叔夜此心非井汲一節政司馬昭由可令其亦此語不賈見此源

相知字應前正以賈

詭故不情，新序下僂謂晉侯曰天子降心迎公周書曰飾貌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不喜

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杜預左氏傳注曰聒聒也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毛詩曰或棗

本鞅掌尚書曰一日二日萬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

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

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閒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

信之。蒼頡篇曰餌食也本草經曰朮黃精久服輕身延年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

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

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讓就下風而問焉于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服今則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耕而不顧仲尼

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家語曰孔子將行雨無蓋門人曰商也有焉孔子曰商之為人也不備短於近諸葛孔

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蜀志曰魏川徐庶字元直曹公來征先主在楚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庶無

益於事焉從此別丞諺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人也文帝即位拜相國黃初中詔公卿舉歆於事焉從此別丞諺

曹公魏略曰庶名福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為輪，曲

詔舉為太中大夫固辭不受

巨派之不
相如也收
住不堪步
結東地作
耳深一層
之覆見不
故不堪

可決實其不

者不可以為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子晉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唯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

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人教學文身也。無所用之司馬彪曰敦斷也章甫冠名也。已嗜臭腐，養鴛鴦以死鼠也。莊子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鴛鴦知之乎夫鴛鴦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而吾頃學養生之術，方

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為為貴。高誘曰氏春秋傳曰外猶賤也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篤也。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言已所不樂

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左氏傳曰侍者謂楚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病，顧此

悵悵，如何可言？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十歲而孤事母孝謹國語曰晉趙武冠見韓賦子獻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勝謂也音義

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羸疎，不切事情，自

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

可得言耳。言俗人皆喜榮華而已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己之情可待言之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

決言不可
出以曲
寫好見
非多高
井非好
直是病
不堪能
以絕願
之思結
斯絕結
經之思
耳交之
可文采
形勢多
檄勢頗
令人發
矣

鄭玄禮記注曰海復濟也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言已離於俗事以自安全保其餘年此乃真性之所乏耳非如長才庶度之士

而不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平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子列

曰宋國有田父常衣濕履至春自暴於日當爾時不知有廣夏陳室孫纘狐貉願謂其妻曰負日之喧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若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壅斤萍子對鄉鄰稱之鄉鄰取登之苦於口燥於腹衆嗔之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李陵書曰孤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臧榮緒晉書曰石苞字仲容太祖輔政都督揚州諸軍事進位征東大將軍又曰太祖遣徐劭孫郁至吳將軍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劭至吳不敢為通

孫子荆

苞白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周易曰君子見讒而作不俟終日左氏傳曰楚子伐鄭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

亡無日矣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

取滅左氏傳楚子圖許蔡侯將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又曰楚子圖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逃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又曰晉公子重耳

奔狄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殺之其禿浴薄而觀之及即位晉侯滅曹又曰齊桓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

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鄭玄孝經注曰引譬連類尚書序曰勸懲浮辭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

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東觀漢記曰漢以炎精布曜或幽而光俞書曰天之歷數在爾

桓靈失德，災釁並興，孝桓李靈漢二帝也漢書詔策曰大禹能亡失德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漢書注文謂孫

夏，尚書曰用肇夏造我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曹植大魏篇曰大魏應靈符天祿乃始毛詩曰有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曹植魏德論曰武創洪基克光

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春秋韓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宋均曰運緣運也周易曰古之神武不殺者夫河圖圖苞受曰弟感苗裔出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

夏，尚書曰用肇夏造我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曹植大魏篇曰大魏應靈符天祿乃始毛詩曰有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曹植魏德論曰武創洪基克光

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國語祭公諫父曰孫世載德尚書王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新序孔子曰聖人繼生異世相襲若規矩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

壯觀也。尚書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封禪書曰此事天下之壯觀也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為遼東侯度死子康嗣位康

死子晃滿等皆小乘立兄子恭為遼東太守淵督奪恭位景初元年徵淵淵起發兵逆於遼東自立為燕王。擁帶燕胡，馮凌險遠。左氏傳子產曰今陳介恃楚衆馮凌弊邑講武盤桓不

供職貢，國語繇文公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禮曰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家語孔子曰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

流，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魏志曰公孫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賄遺權使孫綽許晏等齊金玉珍寶立為燕王論語子曰乘桴浮于海孔安國尚書

自以為控弦十萬，奔走足用。漢書匈奴傳曰控弦之士三十餘萬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

桑，凌轢沙漠，南面稱王也。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史記曰楚靈王兵強凌轢中原說文曰漢北方流沙也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兮度沙漠周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宣王

薄伐，猛銳長驅。

魏志曰景初三年遣大司馬宣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戰國策曰樂毅驅卒銳兵長驅至齊

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

漢書曰遼東郡有遼陽縣

桴鼓

一震，而元凶折首。

左氏傳曰援桴而鼓周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

然後遠跡疆場，列郡大荒。

史記樂毅書曰吳王遠跡至郢城固漢書述曰列郡郡連山海經有

大收離聚散，咸安其居。

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

民庶悅服，殊俗款附。

尚書曰萬姓悅服過秦論曰餘威震于殊俗

自茲遂隆，

九野清泰。

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天下地九野高誘曰九野八方中央也

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

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魏志曰

滑道擲公景元三年肅慎國遣使重譯來貢弓長三尺五寸三十強櫜矢長一尺八寸石箭三百枚

曠世不羈，應化而至。

崔實本論曰孝宣帝方外安靜單于稽顙來朝百世不羈之虛也

巍巍蕩蕩，想所具聞。

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爲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

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

吳志曰諸將勿復關通先主大怒進圍成都璋降先主

朝政孫堅亦舉兵荊州討卓引軍還住魯陽范曄後漢書馮衍上疏曰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

劉備震懼，亦逃巴岷。

蜀志曰益州牧劉璋迎先主入益州至涪璋勅諸將勿復關通先主大怒進圍成都璋降先主

遂依丘陵，積石之固。

張載劍閣銘曰巖巖梁山積石峨峨

三江五湖，浩汗無涯。

漢書曰吳有三江五湖之利也

迄于四紀，則亡虜假氣游魂烏魚爲伍。

魏明帝著哉行曰羅實堅子備則亡虜假氣游魂烏魚爲伍

二邦合從，東西唱和。

漢書合從連衡力政爭強毛詩曰叔兮伯兮唱予和汝

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

漢書曰商通說韓信曰方今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戰國策呂不韋曰其擊泰山相

國晉王，輔相帝室。

魏志曰咸熙元年進晉公爵爲王

文武桓桓，志厲秋霜。

前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

廟勝之算，應變無窮。

孫子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算多者也又曰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

獨見之鑒，與衆絕慮。

春秋元命苞曰明王獨見四海歸往

主上欽明，委以萬機，

日陳留王奐字景明封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尚書曰放助欽明萬歲已見下文

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

深入其阻，漢書曰武帝拜李廣曰威發櫛乎鄰國毛詩曰深入其阻莫荆之旅毛萇曰梁深也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殺將又曰三軍可奪氣將軍不可奪心小

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而姜維面縛。魏志曰景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艾之部西將軍鍾會伐蜀艾自陰平先登至江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遣子維等聞瞻已破以其衆東入巴劉禪詣艾降勒維等令降於會維詣會降商君書曰小戰勝逐北無過五里左氏傳曰凡民逃其上戶潰面

上文言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魏志曰景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艾之部西將軍鍾會伐蜀艾自陰平先登至江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遣子維等聞瞻已破以其衆東入巴劉禪詣艾降勒維等令降於會維詣會降商君書曰小戰勝逐北無過五里左氏傳曰凡民逃其上戶潰面

夫虢滅虞亡，韓并魏徒，左氏傳曰晉滅魏公醜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魏志曰景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艾之部西將軍鍾會伐蜀艾自陰平先登至江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遣子維等聞瞻已破以其衆東入巴劉禪詣艾降勒維等令降於會維詣會降商君書曰小戰勝逐北無過五里左氏傳曰凡民逃其上戶潰面

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左氏傳曰齊侯歸衛侯夫人重錦三十兩夫虢滅虞亡，韓并魏徒，左氏傳曰晉滅魏公醜

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吳志曰交趾郡吏呂興等殺太守孫韶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蟬蛻內向願爲臣妾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

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左氏傳齊之寄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

魏武侯卻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

將，折衝萬里，毛詩曰進厥虎臣開如虺虎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爵楹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新序曰孫叔敖相楚國富兵強思復翰

飛，飲馬南海，毛詩曰翰飛戾天鄭玄曰翰高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爲單于畜兵養十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禮記曰聖人異器械

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高誘呂氏春秋注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濬決河洛，則百川通

孫評文選 卷四 一六五

流。尙書大傳曰樓船萬艘，勞百川趨於海。千里相望，漢書曰江淮以南樓船十萬。自剗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

之盛者也。周易曰黃帝堯舜列木為舟，刻木為楫。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六韜太公謂武王曰聖人與兵為天下除

患去賊非利之也，故役不再籍一舉而畢。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尙。老子曰愛人治國能無知乎。崇城

自卑，文王退舍。左氏傳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侯德亂而後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

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命自求多福，毛詩曰永言配命。蹶然改容，祇承往告。漢書曰陸賈說尉佗佗於是蹶

然起坐謝買，尉佗佗於是蹶，尉佗佗於是蹶，尉佗佗於是蹶。追慕南越，嬰齊入侍。漢書曰南越王胡立天子使嚴助往喻，尉佗佗於是蹶。北面稱臣，伏聽告策。禮記曰君之

之義也。臣之北也。管君也。則世祚江表，永為藩輔。左氏傳王賜齊侯命曰世祚太師。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

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范曄後漢書張綱謂張嬰曰大兵雲合豈不危乎。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

士，列江而西。荆揚兗豫，爭驅入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征東即石苞也。李陵詩曰幸託不肯羸，且當猛虎步漢書丹陽郡有秣陵縣。爾

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羽鳥羽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檄或為棧。遊龍曜路，歌吹盈

耳。周禮曰凡馬八尺為龍，樂器箏瑟。嘉曰武王與師誅于商，萬國咸喜，前歌後舞，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士卒奔邁，其如會林。尙書曰受率其旅若林。煙塵俱起，震天駭

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

寒心。左氏傳程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

先言道路
之隔及
人之情
以託之
然遊目
亦與不
不類佛
事不類

自明已
雄心憤
生可一
告人即
平與一
不相交
相合來
有餘交
字句啟
稗

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廳狂厲，白日寢光，踣躡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巔。毛詩曰鶴鳴九臯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蕙傾頓，桂林移植，

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也。喻身之危也。根萌未樹，故恐風波潛駭。牙淺絃急，故懼危機密發也。本或有於長衢之下，云按轡而歎息者，非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

鄉賜上書曰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人莫不按劍也。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華華藉於修陵。曹植檄賦曰：背江洲之氣，接處玄朔之霜。樹淮南子曰：夫以其所修而游不用，若樹

荷山上菑。火井中也。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於龔俗，固難以取貴矣。龍袞龍之服也。章，章甫之冠也。裸壤，文身也。莊子曰：宋人寶章甫，逾諸越，越人斷髮，文身者無以與乎。鑼鼓之聲。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周易曰：無交而求，則人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

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摠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前言之艱，謂迴路涉沙，漢以下也。後慮之戒，謂北土之性，難以託根以下也。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遄征。蔡琰詩曰：遄征日遐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正歷曰：日太暘也。周易曰：夕惕若厲。肆日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修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

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若迺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

激清風烈。龍隄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阮元瑜爲曹公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思躡雲梯，橫

激清風烈。龍隄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

全在動人
心折令人
以秀真端
想風舞有
流花依草
不致其長
而閉釋其

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范曄後漢書田邑與馮衍 蹴岷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

九區，恢維宇宙，斯亦吾之鄙願也。劉翽臨邛太守賦曰 時不我與，垂翼遠逝，周易曰明夷于飛垂

不食有 鋒鉅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周易曰知命故不憂 吾子植根芳苑，擢

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

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盼，綽有餘

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

矣，煢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二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

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身雖胡越，意存斷金，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

各敬爾儀，敦履璞沈。毛詩曰各敬爾儀 繁華流蕩，君子弗飲，臨書悵然，知復何云？

與陳伯之書

劉勰梁典曰帝使呂僧珍寓書於陳伯之丘遲之辭也伯之歸于魏為通散常侍何之元梁典云天監五年前平南將軍陳伯之以其衆自壽陽歸降不書伯之前史失之梁史以為丘遲與伯之書

丘希範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李陵與蘇武書曰曠先將軍功昭著天地義勇冠三

全在情上
面以情後
收之

閉陳利害
分別力處
其此力遊
耳正得下
力文情字

言在彼之
危

迷塗知反，往哲是與。楚辭曰：迴朕車而復路及迷塗之未遠。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

未傾，愛妾尚在。桓子新論：雅門周賦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悠悠爾心，亦何可言？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今功臣名

將，鴈行有序。應劭漢官儀：職楊裔糾羊柔。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試讓旌。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如淳漢書注曰：二馬為軺。傳曰：齊人來使魯，魯聽其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

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漢書曰：漢王即皇帝之位，論功而封之。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軍獨視將，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

寧不哀哉？毛詩曰：有靦面目，司馬遼。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沈約宋書曰：慕容超大掠淮北，宋公表請北伐，遂屠廣固，超踰城走高晉獲之，送超京師，斬于建康。又曰：公以舟師進討，至洛陽，王鑠惡超長安，生食姚泓，亂斬于建康市。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街轡，故知霜露所均，不

育異類。禮記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無不有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姬周姓也。漢書曰：匈奴凡三十四長呼衍氏，周姓也。漢書曰：匈奴凡三十四長呼衍氏，周姓也。漢書曰：匈奴凡三十四長呼衍氏，周姓也。

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魏收後漢書曰：太祖道武，講睦改，得魏王都平城。孝文皇帝，鑿宏自平城遷至洛陽。王鑠惡超長安，生食姚泓，亂斬于建康市。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街轡，故知霜露所均，不

至焦爛。周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故惡積而不可掩，燭見下文。况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魏收後魏書曰：世宗宣武帝，諱恪，景元三年，蕭衍廢武之初，當宣武之日，偽孽蓋指宣武也。廣預

部，落攜離，會豪猜貳。晉中興書曰：胡俗以部落為種，類屠各取豪貴，文顯漢書注曰：羌胡名大帥為會，國語伯陽父曰：國之將亡，百姓攜貳，貳二心也。

方當繫頸繫邸，懸首藁街。漢書曰：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係頸以組，又陳湯上疏曰：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顯懸藁街，懸郅支首。

而將軍魚游

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
袁崧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鴛鴦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也。猶爛左氏傳曰：吳季札曰：夫子之在此也，猶燕巢于椽之

上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適平生於疇日，撫絃

登陣，切 掉 移豈不愴恨？
莫宏漢書帝春秋洪興補遺曰：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交之綢繆。撫弦，猶矢不覺沸流之覆面也。左氏傳曰：晉逸吏讓鄭曰：今執事惘然授兵登陣。所以廉公

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
史記曰：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拜為上卿。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之。頗怒，攻樂乘，遂奔魏。魏之大梁，久之，魏王不能信用，而趙趙趙趙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

入荆西河，渠入秦。
用於趙王以為老，遂不召。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諍之，魏武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數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答曰：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豈能秦必可亡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

人情之也，將軍獨無情哉？
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夫人情莫不念父，母願妻子，莊子曰：人故無情乎？想早勵良規，自求

多福，
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言，思聞其規，多福已見上文。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
漢書曰：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白環西獻，

楛矢東來。
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佩家語，孔子曰：昔武王伐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夜郎滇池，解辭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
漢書曰：夜郎滇池，皆椎結，僑昆明編髮，漢拜唐蒙，郎中遂見夜郎。王多同，又曰：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綽將兵，略巴蜀中，竊至滇池，欲歸報會秦，秦楚黔中郡，遂塞不通。以其案，王滇池，又朝鮮王滿，燕人孝惠高后時，滿為外臣，又曰：西域有昌蒲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孟

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年者，蹶蹶角。
趙岐曰：蹶，角也。頭以額角，蹶，蹶地也。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閒，欲延歲月之命耳。
左氏傳：令尹子文曰：諺云：狼子野心。漢書：伍被說淮南王曰：東保會稽，南通勁越，風強江淮之間，可以延歲月之壽耳。范曄後漢書：旬放論曰：世祖用事，簡夏未遑沙塞之事。中軍臨川殿下，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即位，以安為臨川郡王。天監三年，以安為中軍將軍。

明德茂親，摠茲戎重。
劉瓛梁典曰：天監四年，詔臨川王安北討于寶，晉紀：河間王頌表曰：成弔民洛汭，伐罪秦

中。
孟子曰：湯始征，自葛始，誅其君弔其民，尚書曰：東至于洛。納又曰：奉詔伐罪，漢書：田肯曰：陛下既得韓信，又治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延願

暮春已語 令人移情 自經道出 正為感慨 未向光景 相照如此 歸結也此

大意已盡 微示感德 再收聲一 步便結立 言有盤自 聽足使人 聽足使人 聽足使人

之和謝靈運詩
曰物用布所衛

丘遲頓首。

重答劉秣陵沼書

劉瓛梁典曰劉瓛
字明伯為秣陵令

劉孝標

劉峻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零月齡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園苑永明四年
二月逃還京師後為雀豫州刑獄參軍梁天監中詔峻東臺石渠峻東臺石渠峻東臺石渠峻東臺石渠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

孝標集有沼難辨命論書穀梁傳曰兄
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先弟後天之倫次

此君長逝，化為異物，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
元瑜長逝化為異物

緒言餘論，蘊而莫傳。

莊子謂漁父曰蘊者先生有緒言
而去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

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

楚辭曰芳菲非而難虧兮芳至今猶未沫王
逸曰沫已也孫卿子曰其器存其人亡以此

而其人已亡，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

思哀則哀
將焉不至

青簡尙新，而宿草將列，

風俗通曰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青竹作簡
書之耳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

禮記門人曰防墓崩孔子泣然流涕又曰孔子之衛遇舊館
人之喪入而哭之遇一哀而出涕曰子惡夫涕之無從也

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

墨子曰人之生乎地上無幾何也
譬之猶駟而過郛也郛古陳字也

陸機詩曰寸陰無
停晷尺波波徒旋

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

楚辭曰春蘭兮秋
菊長無絕兮終古

故存其梗概，更酬其旨。

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

墨子曰昔周宣王
無知即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

若

田於圃車數百乘從數千人稱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繫車朱衣執朱弓挾朱矢追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皆殛車中伏
殺而死者魯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漢書曰文帝受驚宣室因感鬼神事問鬼神之本實讀其道所以然之故

冀東平之

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

聖賢家墓記曰東平忠王家在東平無鹽人傳云忠王歸國
京師後葬其家上松柏西塋宣城記曰臨城縣南四十里蓋

與有文辭之見奇以之與有
與有文辭之見奇以之與有
與有文辭之見奇以之與有

孫評文選 卷四

山高百許丈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與其父析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齊家比靈唯見清泉湛然女
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欲歌泉涌迴流有朱鱗一雙今作樂嬉戲泉因涌出也文賦曰舞者赴節以投袂
如何?劉向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
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願反則徐君死於是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

移書讓太常博士并序

劉子駿

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向少子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為黃門郎至中興校尉王莽篡位為侯和京兆尹卒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
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言諸博士既不肯立左氏而又不肯與歆論議相對也歆因移書太常博士
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
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
正雅頌乃得其所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論語曰自衛反魯則詩書修
春秋春秋元命苞孔子丘作春秋王道成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論語曰子夏六十重遭戰國
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桓豆
日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又曰吳起三十八篇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

歷敘經字
所由敘漢
朝經學

明漢與遺
經不見古文
之可參考
不廢久歎
見多殘缺
才出古文

此遂滅。漢書武帝制曰大道微缺陵夷至于樂紂之行作史記李斯曰臣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廷尉雜燒之漢與

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漢書

叔孫通曰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漢書曰秦燔書而易為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

書之律。漢書曰孝惠四年除挾書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

無邪終侯周勃是也功成名立臣為爪牙世世相賜百世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史

曰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季文聞伏生修尚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漢書曰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

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

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賈生實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

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漢書曰建元孝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

雅，或為頌，相合而成。經也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讚之。七略曰孝武皇帝未有人得秦誓書於壁中者

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禮經命微曰文千見禮時漢興已七八十

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服虔漢書注曰漢與秦相去七八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

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

卒之難，未及施行。

漢書曰武帝嘗慕上環孔子宅欲以廣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論語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還巫縣事未列于學官天漢武帝年號也

及春

秋左氏丘明所修

漢書曰仲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有法故有左丘明觀其史記丘明作傳

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

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

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或脫編。

漢書曰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一簡召誥脫二簡

博問人閒，則有魯國桓公，

趙國賈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

七略曰禮家先魯有桓生說經類與論語家近環邪下鄉不語名及膠東庸生皆以敬然則庸生亦未詳其名也

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慙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

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

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

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

同相從，隨聲是非。

禮記曰無雷同

抑此三學，以尙書爲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雷臣

漢書注曰當時學尙書唯

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

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遺近臣奉旨衡

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

言之所已諸故廢
極言以者守儒
之失往者今
此之於往也
先正言不
明絕言不
妙正言不
言絕言不

引證之
宮古之
見古文
當立引
宜是之
亦是之
道字照
活筆不
大雅失

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以樂成難以慮始

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

考視，其爲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

猶愈於野乎？漢書班固曰世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漢書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

又曰梁陵侯史高言梁丘字本魯學公羊氏迥齊學又曰施、孟、梁丘、大小夏、侯、尚書、易、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

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又曰孟喜字長卿東海人也從田王孫受易大小夏、侯、尚書、易、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

則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

不賢者志其小者。」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

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

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北山移文

孔德璋 蕭子顯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稍遷至太子詹事卒

結出貴韻 之意以韻 語寫語其 絕佳至其 已近徐矣 起得幾拔 一詩得手 處全在轉 折之回活 處字法接 下筆便起 下喉歎意 逐府靴卸 先總敘後 揆次寫只 平淡去工 四轉爲工 刊意之堅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

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孫盛晉驛秋曰呂安志量開廣有度白雪以方

絜，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孟子曰白雪之白也猶白玉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

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爾雅曰芥草也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晉連壽晉連笑曰所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列

辭平原君而去淮南子曰幾年衰志開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卻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尚生于平也已見上文范

傳曰王子喬周宣王太子晉也好吹笙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

也若黃翻覆素絲也覆墨覆也朱楊朱也淮南子曰楊子見歧路而哭之爲其可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

以誰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開其別與化也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

何其謬哉？若頤篇曰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

理山陽人也性傲傲默語無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

幣傾闔謝曰恐聽譔而遣使者非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矣得又曰南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

名中露者之節東觀漢記曰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

我有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

與爾康之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

今江畢周易曰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

赴召之始

轉筆逾多
節張更繁
是對偶文
得力處逾
轉逾佳

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遊。周易曰幽人貞吉西征賦曰諷山嶺之逸士悼長往而不反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

於道流。蕭子顯齊書曰顧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者三宗論兼善老易釋部內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葦根股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沈厥水而自匿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也好餌龍隱於崆山龍風

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楚辭曰製芰荷以為衣集美風雲悽其帶

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縮墨綬，金章銅印也漢書曰萬戶以上秩六百石以上皆銀印墨綬張英風於海甸，

馳妙譽於浙右。阮籍飲酒詩曰英風萬雲電字書道帙長殯，法筵久理，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耕桑子屬臨漢書曰縣大率百里張英風於海甸，

倥傯裝其懷。過秦論曰執敵什以鞭管天下遊辭曰困余生琴歌既斷，酒賦無續，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首西京雜記鄒陽酒賦常

網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廣雅曰課第也然今考第為課也籠張趨於往圖，架卓魯於前籙，

三輔豪，馳聲九州牧。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左氏傳王孫滿曰夏之方有德也真金九牧杜預曰九州之牧真金也使我高霞孤

映，明月獨舉。陵高霞而輕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礪石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

孫評文選 卷四

一七九

就山中言
恐其復至

結完本意
總結亦緊
旋與起筆
相對

為明廷周
旋即說得
正大有安
句句是安

至於還飄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
 今見解蘭縛塵纒。投簪疎疾也東海人故曰海津也登與徵士胡昭贊曰投簪卷帶籍聲既跡趨蘭佩也於是南岳獻嘲，北壘騰笑，列壑爭譏，
 攢峯竦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禮記曰凡討於其君之臣曰弔死鄭玄曰討或作赴赴至也故其林慚無盡，礪愧
 不歇，秋桂遺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馳騁宣布也逸議隱逸之議也素謁
 貧素之謁也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
 西山兮採其薇矣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雅集訓張長史詩曰同貧
 清風館共素白雲臺杜預左氏傳注曰謁告也謂告語於人亦談議之流
 逸曰船遊也浪猶鼓也
 韋昭漢書注曰拽楫也今又促裝下邑，浪拽制上京，鼓拽而去王
 魏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
 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也說文曰闕外閉之闕也
 豈可使芳杜厚顏，薛荔無恥，向壽曰秦心
 顏厚有愧愧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汗淥池
 以洗耳。皇帝謚高士傳曰巢父聞許由為
 堯所讓也以爲汗乃臨池而洗耳宜肩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
 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頹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
 駕，爲君謝逋客。孔安國尚書傳曰逋亡也韋
 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

檄

喻巴蜀檄漢書曰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蒙中徵發巴蜀吏卒千人都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
 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資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司馬長卿

慰句是法
立言之得
起見朝廷
本體先敘
通大體南
非發軍意
入西商夷
當此語來
下以語提
實常行微
於父下者
是為出過
郡引以全
是也為正
是動其料
暮心耳絕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

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戰國策張儀曰：交臂而

事齊。禮記王制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北方曰獯，說文曰：獯，傳也。傳，四夷之語也。

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禮記王制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北方曰獯，說文曰：獯，傳也。傳，四夷之語也。

移師東指，闐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文穎曰：弔，至也。番禺，南海郡縣治也。東伐

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顏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以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造太子朝，所以云弔也。非訓至也。太子即嬰齊也。越地名也。越有三，其一也。南夷之君，西燮之長。言君若大之也。

常效貢職，不敢墮怠。論語撰考：戴曰：穿，胸脰耳莫不貢職。延頸舉踵，喁喁然。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皆延頸舉踵矣。論語：素王受命，識曰：莫不喁

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論語撰考：戴曰：遠都殊域，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

深，不能自致。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呂氏春秋曰：先王之法為善者賞，為不善者罰，古之道也。故遣中

郎將往賓之。中郎將即唐蒙也。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靡有

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張揖曰：發三軍之衆也。興，制謂起軍法，制追將帥也。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

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

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張揖曰：燧，舉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張揖曰：注矢而持之，攝，奴頰切。流汗相屬，唯

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

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編列謂編戶也淮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

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南子曰編戶齊民位為通侯，處列東第。東第甲宅也居帝城

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春秋考異鄧

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

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一日逃亡被誅而抵拒於

身死無名，諡為至愚。無名言無善名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

哉？春秋合誠閔曰君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

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

此，故遣信使，誠信之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

以不教誨之過。漢書景帝詔曰置三方今田時，重煩百姓，重難也不已親見近縣，張揖曰檄以示

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亟急也漢書曰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為袁紹檄豫州魏氏春秋曰袁紹

激昂痛快
足以令人
起舞老瞞

見哀矜意
為行者出
脫字得體
前云非陸
下之意未
云使意陸
以周旋大
體故耳

見用自然
心折容之
正結人處
籠絡人處
先用總冒
次以事情
壯健筆力
比擬成矣

幸運先世
可謂痛罵
矣然自強
為之餘非
孔一之老
看定亦快

陳孔璋

魏志曰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傲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悛侯府宜歸木初也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為木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絃上不可不發而不責之曹公愛其才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

蜀志曰先主歸國謙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後歸曹公表為左將軍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

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魏蜀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疆秦弱主趙高

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史記曰秦二世夢白虎臨其左華曰望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觀故影處是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也漢書曰王氏遷盛羣下莫敢正言

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壇斷萬機決事省禁

下凌上替海內寒心漢書曰張辟疆謂丞相陳平請拜呂台呂康為將將兵居南北軍丞相如辟疆計太后臨朝以呂侯子

季末也左氏傳閔子綽曰下凌上替能無亂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

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漢書曰產謀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朱虛

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等謀之大臣乃謀迎代王代王立是為孝文皇帝

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明表謂明白之表儀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憎徐璜並作妖孽

饕餮放橫傷化虐民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字季與少除黃門恒帝即位加特進范曄後漢書曰左憎河南人也為小黃門徐璜下邳人也為中常侍左氏傳史克曰縉雲氏有不才子于天下之人謂之饕餮山海經曰鈞吾山有

心事也
心馬

好周旋
一安於得
二安於好
楊言哀之
一有德於
作一敗於
後用三廢
樂總住文
樂總住文
樂總住文

孫評文選 卷四

獸羊身人面其口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鴞食人郭璞云為
物貪婪食人未盡還害其鼻鼻在萬鼻左氏傳所謂饕餮者也狍鴞也

父鬻乞句攜養，因賊假位。魏志曰曹騰養子嵩官至太尉

莫能亦其生本末引馬彪續漢書曰
嵩字巨高說文曰句乞也古類切

輿金輦壁，輸貨權門。漢書曰息夫躬交遊賈成趨走權門為名

竊盜鼎司，傾覆重器。周

日鼎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
象也天子老子曰天下之大器也

操，贅閣遺醜，本無懿德。然朕發假相連屬也莊子曰附贅懸疣

獯狡鋒協，好

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魏志曰大將軍何進與紹誅諸閹宦進被殺紹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

續

遇董卓，侵官暴國。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西人布誅卓左氏傳鑿鉞謂鑿書曰侵官冒也失官慢也

於是提劍揮鼓，發

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魏志曰董卓呼紹欲廢帝紹不應因橫刀長揖而出遂

謀，授以裨師。裨師偏師也漢書衛青傳曰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

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魏志曰董卓呼紹欲廢帝紹不應因橫刀長揖而出遂

故遂與操同諮合

短略，輕進易退。字書曰佛輕也魏志曰曹操切

傷夷折劓，數喪師徒。魏志曰董卓呼紹欲廢帝紹不應因橫刀長揖而出遂

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輔輯，表行

東郡，領兗州刺史。謝承後漢書曰袁紹以曹操為東郡太守劉公山為兗州公山為黃巾所殺乃以操為兗州刺史

被以虎文，獎盛威柄。被以虎文明羊質虎文也法言

明

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謝承後漢書曰操得兗州兵眾強盛內懷反紹意毛詩曰無然畔援鄭玄曰畔撥也西京賦曰睚眦買達園語曰肆惡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忒惡也

割剝元元，殘賢害善。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沈於廢久矣何乃急急於元元哉高誘戰國策注曰元元善也張免與屯留君書曰氣厲流行傷賢害善

故九江太守邊

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

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

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

周旋有禮
以迎駕許
昌日之計
探之得計
正在挾天
子以令諸
侯此亦周
旋得好其
下侮王室
之罪歷數
無君御事
事部事御
事實探及

魏志曰太祖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倭太祖太祖殺讓族
其家臣瓚漢書注曰懸首於木曰梟向書曰余則擊懸汝
怨一夫奮臂舉州同聲。史記武臣曰陳王奮臂為天
下唱始周易曰同聲相應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

蹈據無所。魏志曰陶謙為徐州刺史太祖征謙少引軍
還又曰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

叛人謂呂布也漢書曰徙二千石高貴富人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陸蓋亦以強幹弱枝
非為奉山陽也左氏傳曰圍宋彭城非宋地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勝宋且不登叛人
呂布諸史不載查史略也左氏傳曰環甲執兵杜預曰侯
貞也胡悅切春秋據誠園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怒妄

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漢書曰膠西王卬頭漢軍
號高侯執金鼓見之拯其死亡

之患，復其方伯之位。謝承後漢書曰操圖呂布於濮陽所破投紹紹
寔之乃給兵五千人選取兗州說文曰拯上舉也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

有大造於操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
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魏志曰董卓徙天子都長
安後韓暹以天子還維陽時冀

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魏志曰冀州牧韓馥以冀州讓紹紹遂領冀州謝承後漢書曰公孫
瓚非紹立劉伯安斂其衆攻紹紹記曰各司其局鄭玄曰局部分也故使從事

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魏志曰
應劭漢書曰
命書為中禁御

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家語孔子曰是
謂撥法亂紀也坐領三臺，專制朝政。宗亦族也漢書徐自為曰古有三族而王溫
舒罪至同時而五族平家語曰幸子為臨淄

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漢書曰上既造白晷皮幣令下頗異不應反尋
張湯奏異腹非論死自是之後有腹非之法也百寮錯口，

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漢書曰上既造白晷皮幣令下頗異不應反尋
張湯奏異腹非論死自是之後有腹非之法也百寮錯口，

道路以目。曰莊子錯墨覆之口史記曰周厲王行暴虐修傲國人謗王怒
巫得衛使歸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錯其磨切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

痛厲之無分寸也

筆筆統轄 豐端 此處說交 兵之端是 當時移傲 正文也 公孫瓚一

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網。范曄後漢書曰彪字文先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時袁術備亂操託彪與術婚姻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漢書曰王莽詭譎義衰滅三族皆至同坑以五毒參并葬之如落曰野葛狼毒之屬韓詩外傳曰不肯者觸情縱欲也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

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漢書曰孝文皇帝竇皇后生孝景帝從孝王武嘗稱傳曰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泣昆或為弟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以識其墳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

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譽繳充蹊，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戰國策蘇秦曰上下相怨民無所聊家語孔子曰今人之言惡者比之於桀紂民怨其虐莫不吁嗟歷觀載籍，無道

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鄭玄禮記注曰詰謂問其罪也去實切加緒含容，冀可彌縫。左氏傳長喜對齊侯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劉向列女傳曰羊舌叔姬者叔向之母也長歎產男叔姬往觀之曰其豺狼也狼子野心非是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

孫瓚，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圭董卓至洛陽遷瓚奮武將軍封鬚侯瓚後漢書曰公孫瓚大破黃巾威振河北紹自將擊之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

事爲靈瑞
諸書

說及本時
感之以勢
歷數形勢
聚米爲山
谷之概亦
似戰國策
士之談

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也。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

瓚亦臯夷。魏志曰：紹悉軍圍瓚，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

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爲前登。大羊殘醜，消淪山谷。范曄後漢書曰：黑山賊于毒等圍鄴城，紹入朝欲屠各，賜山破之，斬毒及左校鄴太守等，遂及西營屠各。

戰於常山，晉中興書曰：胡俗其人居塞者，有房名種，最委黃故得爲單于統領諸種。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爲固。魏志曰：袁紹將諸軍攻許

公留于禁屯河上，公軍官度漢書音義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上臨河有太倉。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墜。莊子：蓬伯玉謂顏回曰：汝不知夫螳螂，將進軍攻許

奉漢威靈，折衝宇宙。班孟堅與陳文通書曰：奉國威靈，信志方外，晏子春秋曰：晏子之謂也。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

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後，而右搏彭虎，戰國策：范說秦王曰：烏獲之力，爲而死，冥實之勇焉。而死，文子曰：狡兔得而獵，大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史記：蘇秦

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魏志曰：劉表爲荊州刺史，屯與袁紹相結。左氏傳：狄子駒，支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征伐軍有前後，猶如

捕獸一人捉角，一人戾足說文曰：捨戾足也。雷震虎步，並集虜庭。李陵詩曰：幸託不，曾驅且當猛虎步。若舉炎火以熖飛蓬，覆滄海以沃

燹炭，有何不滅者哉？楚辭曰：離憂患而迴痛兮，若繼火於秋蓬。黃石公三略曰：夫以義而誅，又操軍吏士，其可

戰者，皆自出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毛詩序曰：男女怨曠。其餘兗豫之民，及

呂布、張揚之遺衆，呂布張揚已見九錫文。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爲讎敵。尚書曰：父師曰若，召敵讎弗忘。

勳之以情

歐到之處
夏難為心
以此段為
後助極見
之全點用
所點在意

應前結

臨非常作
結末句更
結句當然

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廣雅曰微幡也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繼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越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齊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孫瑜子曰齊伐有吳文王伐崇武王伐射遠方黎黎兵不血刃方

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折衝已見上文

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揚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

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

斯而作。說文曰逆而奪取曰篡又患切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勦哉？喻巴蜀父曰肝腦塗中原漢書

曰一敗塗地尚奪曰勦哉夫子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衆旅

叛，漢書以旅為助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魏志曰紹以中子熙為幽州

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魏志曰張繡以軍功稱遷至建忠將軍也宛與劉表合州郡各整戎馬，羅

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

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

使知聖朝有拘逼之難，如律令。風俗通曰謹按律者法也鼻陶謨虞云始造律時主所制曰令漢書著甲令夫吏者始也當先自正然後正，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履繩聽動不失律令也

檄吳將校部曲文

陳孔璋

精悍之氣
頭可以愈
如機耳不
察其昔者
便為曹不
之屬文士
是之如土

語概之快
此孔璋之
所以見長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魏志曰荀彧字文若潁州人也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

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左氏傳曰夫見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周易曰君子

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漢書曰江充因變制宜周易曰困而不失漸漬荒沈，往而

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犖不羣河間熈王

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左氏傳曰晉陶子有

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涪簡墨。漢書音義服虔注曰易曰喪其齊斧未聞其說張安曰斧鉞

譬猶穀卵，始生翰毛，爾雅曰生而自食曰雛待哺曰雛郭璞曰鳥子而便陸梁放肆，願行

吠主。西京賦曰怪獸陸梁戰國策刀勃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

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

荆門之敗。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故祖征三苗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孔安國曰三苗之國左洞

之壘不刊，南越之旃不拔。史記曰天子拜涉河為遼東郡都尉朝鮮殺何天子遣左將軍奇而擊朝鮮朝鮮人殺其

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

可謂強矣。史記曰吳王闔閭死立太子夫差又棄殺遺孫王書曰胥伍子胥誅聽於闔閭而吳王遣孫至郢章昭國語注曰申胥

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勾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

毛萑詩曰抗舉也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又曰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吳王與晉定公爭長乃長晉定公吳引兵歸國又曰吳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吳敗吳師越王聞之與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而殺夫差及吳王濞驕恣屈強猖獗始亂王季景五年起兵於廣陵左氏傳曰鄒子太叔卒晉趙簡子曰黃父之會夫于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自以兵強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師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

解冰泮，漢書曰七國反書聞天子遣條侯周亞夫往擊楚敗之七國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卬鄒玄周禮注曰甫始也瓦解已見上文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起溲之罵言未絕

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智。漢書曰吳王賈乃與嚴下壯士千人夜亡渡淮走丹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

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踞，強如二袁，勇如呂布，二袁袁紹袁術也魏志曰呂布使弓馬旅力過人號

跨州連郡，有威有名，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鸚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

勝數。淮南子曰鸚視虎顧鸚鐵論曰無鹿駭顧之憂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子遺。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毛詩曰周餘黎民

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魏志張魯據漢中遣鍾繇討之是時關中諸將繇欲自襲馬超遂與楊秋李進宜成等反造習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勅諸將關

阻二華，據河渭，驅羣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

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魏志曰公西征馬超公自潼關北度未齊超赴船急戰丁斐曰放馬以餌賊賊取馬公乃得渡循河為雨而南賊追距渭口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管伏兵擊破

西兵精悍壁勿與戰

之進軍渡渭超等數擒賊不許公乃與赫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驍騎夾擊大破之斬宜威李燕等漢書
元后詔曰運獨見之明誓無前之威毛詩曰武王戰飾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過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伏尸千萬

流血漂楫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戰國策秦王謂唐且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賢誼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楫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

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魏志曰曹公斬宜威遂超走涼州與略曰韓遂字文約在涼州阻兵爲亂積三十年建安二十

年乃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爲唇齒魏志曰初關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祭祭袍罕夏侯淵討之屠袍罕斬建涼州又鎮南

將軍張魯負固不恭魏志曰張魯字公旗據漢中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長雄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遂就龍魯爲鎮民中耶將漢寧太祖征之間禮曰負固不服則攻之皆我王誅所

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魏志曰建安十七年公征孫權攻破江西營乃引軍還史記曰武王東魏兵至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約可伐武王曰未可乃還師復整六師長驅西

征致天下誅魏志曰建安二十二年公西征張魯偏將涉隴則建約臯夷旃首萬里魏志曰韓遂在顯親夏侯淵欲襲取之遂走後淵大破遂軍得其旃屨斬建及

見上已軍入散關則羣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魏志曰公西征張魯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氏王寶茂恃險不服攻虜之進臨漢

中則陽平不守魏志曰西征張魯至陽平魯使弟衛操陽平關公乃遣高詳等乘險夜襲大破之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

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魏志曰魯弟衛夜遜魯潰走巴中遣人慰諭魯盡家屬出降土崩已見上文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奈何魚爛而亡何休曰魚爛從內發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巴夷

王朴胡寶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七姓巴夷王朴胡寶邑侯杜濩舉巴夷寘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爲巴

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七姓巴夷王朴胡寶邑侯杜濩舉巴夷寘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爲巴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

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又曰戰國策司馬錯曰今伐蜀利盡西海而不挫一兵之鋒鉦與頰同

覆載，允信允文，春秋考異鄧曰赤帝之辯寬仁大度禮詔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毛詩曰允文允武昭假列祖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

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魏志曰胡濩者皆封列侯又曰封魯及五子皆魯列侯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爲列

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故管子曰土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而建約之屬，

皆爲鯨鯢。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爲大獸超之妻孥，焚首金城。魏志曰南安趙衢討趙泉其妻于漢書有金城郡父母嬰孩，覆尸

許市。范曄後漢書曰建安元年遷都于許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漢書清勳曰甚諄逆順之理夫

鷲鳥之擊先高，攫鷲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此述往年未伐之意尚書序曰武王與受戰於牧野又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孔安國曰諸侯會同乃退以示弱今者枳棘剪扞，戎夏以清，枳棘以喻殘賊也剪扞剪除而防衛之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扞衛也音捍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

大舉天師百萬之衆，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廚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漢書曰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

湟中羌棘，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廚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漢書曰靈奮席卷，自壽春而南。

漢書九江郡有壽春色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魏志曰夏侯淵字妙才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

銳卒，南臨汶江，搃據庸蜀。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

橫海之師，直指吳會。漢書曰東越反上遣橫海將軍韓說樓船將軍楊僕入軍於越萬里尅期，五道並入，大舉天師至壽春而南一道也後征西甲卒五萬二道也及武都至

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爲民除害，元惡大憝，必當

合征二段
分總編作
一總東語
具是野策

附蜀三道也江夏至豫章四道也樓船至會稽五道也

鼻夷。尚書成王曰元惡大憝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摯虞靈賦曰扶附葉從表立景隨故每破滅強敵，未

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

應。新序趙其謂商君曰君亡可翹足而待也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四望曰庶幾乎尚書曰惟影響孔安國曰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

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留病死廬江太守劉勳率眾降封為列侯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

率眾出降。魏志曰張遼字文遠廬門人也以兵圍呂布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遂將眾降拜中郎將爵為關內侯還討眭固，薛洪膠尚，開城就化。魏志曰眭固

事立功。魏志曰公擊遼于瑗留曹洪守紹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開瑗破遂來降韓志云高覽此云矣蓋有二名命為合切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

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魏志曰公圍尚營未合尚懼遣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圍益急尚夜潛保岐山追擊之其將馬延等臨陣降蔡大潰圍守

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為內應。魏志曰尚攻留曹洪由守鄴公遣軍到泗水由降游與由同審配兒子，開門入兵。魏志曰其尚走中山

魏志曰其尚走中山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事來服。魏志曰其尚走中山

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

策，折衝討難，芟敵搴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西京賦曰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

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

歸。其心司馬相如喻巴蜀文曰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

大將 或作
太守
津 或作律

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答客難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賈遂國語注曰：嘗言量也。朝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

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說苑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毛詩曰：警言孔甘。論語曰：好行小惠。泥滯

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標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

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

靈，難以冀矣。魏志曰：太祖使張遼與樂進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於是遂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明日大戰，平旦遂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千人。斬二將，權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遂呼權不致動。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周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信也。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

也，而權誅之，吳志曰：權殺吳郡太守盛。與略曰：孫輔恐權不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書與昭，以示輔。輔無辭，乃添斯輔親近，徙輔置東吳。孫輔兄也，而權殺之，與略曰：孫輔恐權不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書與昭，以示輔。輔無辭，乃添斯輔親近，徙輔置東吳。賊義殘仁，莫斯為甚！孟子齊王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賊賊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讎，幸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

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尚書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孫子曰：殷之與也。伊摯在夏，魏武曰：伊摯，伊尹也。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何者？去就

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

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父

子孫。尚書曰：永膺多福。又曰：保父王家。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

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吳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翻肯柳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及吳

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

良寶利器。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器用也所在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効衆也而並見驅逐，兩絕於天，有斧無

柯，何以自濟。陸賈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治之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爵羅，聖賢之德

也。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鷦鷯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韓詩曰鷦鷯取我子無毀我其病也字林曰鷦鷯也上乃丁切下古穴切廣雅曰鷦鷯工雀也荀卿子曰南方鳥名鷦鷯爲鷦鷯之以鷦鷯之葦苕苕折卵破巢非不

卒所繫之弱也。說文曰：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

民命，誅在一，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曰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乃霸

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

如其未能，未能如上之計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漢書鄒陽上書曰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其義也春秋記之爲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

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蹻，戰國策魏魏謂建信君曰人有蹻係蹄者而得虎怒蹻而去虎之情蹻不愛其蹻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蹻害七尺之軀有權也今國家者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

環寸之蹻也。頓公早圖之，頓公早圖之螻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漢書曰項梁使使趨齊兵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

則新足何者爲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闕，田假田角田闕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

於楚趙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殺監音釋

而忘復，周易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聞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毛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忽朝陽之安，甘折

若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尚書曰火炎燄燄，玉石俱焚雖欲救之，亦無及已。

史記衛平謂朱子曰後雖悔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檄蜀文 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至漢中蜀大將軍維等守劍閣距會會移檄檄蜀將吏

鍾士季 魏志鍾會字士季潁川人少敏夔夙成爲祕魯耶選鎮西將軍後爲司徒謀反於蜀爲衆兵所殺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

反正，魏志曰有太武皇帝爲魏太祖公羊傳曰君子焉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乎春秋拯其將墜，造我區夏。尚書曰文王用高祖文皇帝應天

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爲魏高祖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禮記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相踐祚而治烈祖明皇帝弈世重光，恢拓洪業。

魏志曰明皇帝爲魏烈祖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顯光漢書武帝詔曰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毛詩序曰國率土齊

民，未蒙王化，魏蜀父老曰劉齊人以附夷狄如淳曰齊人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言平人也此三祖所以願懷遺志也。劇秦美新曰今主上

聖德欽明，紹隆前緒，主上陳留王奐也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宰輔司馬文王也左氏傳史克對魯侯曰齊聖廣淵明九萬誠忠遠

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毛詩曰布政優優尚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毛詩曰因時百蠻大

恭錄宣

漢子四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毛詩曰哀我征夫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

冀行天罰。向書曰予惟冀行天之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趙甘松谷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趙武街高樓鎮西將軍鍾會

由諸谷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曹操曰古者五帝三王以來也仁者生而不名義者成而不有王者之師，

有征無戰。孫卿子曰王者有誅無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莫敢校之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向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舜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周武

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向書曰式商容之闕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向書禹曰奉辭伐罪漢書孫寶曰臣幸得

銜命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有征罰之備有文告之辭元元已見上文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

之志。新序季克對魏武侯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毛詩曰告之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

才，興兵新野，困躡襄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

棄同卽異。蜀志曰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呂布襲徐州廢先主妻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公厚遇之以爲豫州牧後曹公歸袁紹漢書張良曰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能制其

死命也左氏傳子太叔曰棄同卽異是謂離德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蜀志曰姜維字伯約勞動我邊境，侵擾

我氏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周禮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還弱犯寡則皆之賊賢害長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氏散則削之貢而不服則使之賊殺其親

則征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殺將而

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

陣。魏志曰姜維越上却鄧艾與戰于段谷大破之又曰姜維寇屯陽鄧艾拒之破維于侯和漢書公乘輿上書曰王尊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黃帝出軍決曰始立牙之日吉氣來應旗幡指敵或從風而來金鐸之聲揚以清鼓響之音與而鳴是謂堂堂之陣整整之旗此大勝之徵也比年已來，曾無寧歲。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言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毛詩曰程始勿亟庶民子來

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史記曰秦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伐蜀滅之公孫述已見吳郡賦九州

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君所備聞也。左氏傳司馬侯曰九州之險也是非一姓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

未萌。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危於未萌，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鄭玄曰武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之於廟陳

平背項，立功於漢。史記曰陳平權項王誅豎不豎豈宴安鳩毒，懷祿而不變哉？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鳩毒不可懷也漢書楊惲曰懷祿貪勢

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禮記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傳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以也周公曰其政也好生而惡殺

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吳志曰孫壹爲江夏太守及孫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爲戎首，咨困偏

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魏志曰文欽字仲若曹爽之邑人也與毘丘儉舉兵反大將軍

大將軍大將軍表竇處爲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大將軍乃自臨關四面進兵同時鼓

蜀賢智，見機而作者哉。見機上文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

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賢妃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呂氏春秋曰樂

以主仁義而於字為文
 主德而於字為文
 仁義而於字為文
 義而於字為文
 而於字為文
 於字為文
 字為文
 為文
 文

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民
 大悅農不去嗜商不變肆
 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
 能累十二博基加九雞子其上公曰作之孫息
 以基子滋下加九雞
 子其上公曰危哉
 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
 已並

文
 具
 各
 具
 宣
 布
 咸
 使
 知
 聞

難蜀父老
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國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為辭而已以語難之以顯天子固宜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焉

司馬長卿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威武紛紜湛恩汪濊韋昭曰湛音沈張揖曰汪濊深貌也善曰注烏黃切
 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
 外切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
 朝冉從駝定笮存邛服虔曰冉駝管邛皆蜀郡西部也應劭曰蜀郡岷江本冉駝也文穎曰新音夷張揖曰新音本俞日邛今為邛都縣笮今為定笮縣皆屬越巂善曰駝蒙江切笮音鑿略斯榆舉苞蒲鄭玄
 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
 絕而已應劭漢官儀曰馬曰驂牛曰騊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
 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

有虛稱有
引證有推
原有實發

有定期有
類結期合
類結期合

實佳
寓強
治水一
引證非
之助筆
變功筆

即本本以
古層人慮
一層人慮

左右患之！且夫叩箆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孟子曰禹之相舜歷年茲多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不可猶不堪也以其不堪為用故棄之也今割齊民以附夷狄，附謂令也齊民已見上文傲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應劭曰巴蜀皆古蠻夷椎結左衽之人也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諸為大夫粗陳其略。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管聞其略矣章昭曰粗猶略也臣古切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張揖曰非常之事其本難知黎民懼也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張揖曰溢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溢水聲也字林云四守切古漢書為溢今為衍非也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

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張揖曰疏通也灑沈澹災，張揖曰灑分也章昭曰灑史紙切蘇林曰澹音淡言分其沈溺搖動之災也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腴胝無腴，膚不生毛，張晏曰躬禮也孟康曰腴腴理也章昭曰股其小中毛也蒲葛切郭璞三蒼解詁曰胝也竹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

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喔躡，拘文牽俗，應劭曰喔躡急促之貌也善曰喔首握修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

施切莊子曰兩袒女浴於白水之上者禹過之而趨曰治天下奈何
女曰朕無臆不生毛顏色烈渥手足胼胝何以至是也胼步千切

才入今時
驚言四夷
寫外國處
入內向而
怨一政文
情是絕妙
法微之法
可知文章
不貴直致
才入本非
切西南夷

哉？必將崇論宏議，鄧展子曰字詒云駭今宏字創業垂統，為萬世規，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故馳驚乎兼容并包，

而勤思乎參天貳地。己比德於地是貳地也地與己并天是三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毛詩小雅文潏誰也本或作賓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

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

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孟子曰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內之則時

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

孤為奴虜，係繯號泣，張揖曰為人所係戰國策曰韓魏父子老弱係虜於道路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

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孟子曰湯始征葛伯民望之者大旱之望雨

戾夫為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誦勁越，四面

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論語比考議曰賜風德宋均曰賜能言語故可使論以德也三方謂西夷南夷也鱗集相次也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

乃關沫若，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為關也張揖曰沫水出蜀西微外入于江若水出廣平微外出旌牛入江沫音妹微牂牁，張揖曰微塞也以木櫛水為夷狄之界鏤靈山，梁孫原。張

曰邊通山道置羅道縣屬越巂郡孫水出登縣南至會無縣入若水李奇曰於孫水之本作獨梁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

使疏迷不閉習爽，闇昧得耀乎光明。韋昭曰習梅憤切音疏迷之國不被運閉習爽闇昧後得乎光明言化之所被者遠也郭璞三蒼解詁曰習且明也字林

求容并包
戈爲此
朝延亦當
與時休

非觀者所
德字始終
一綫貫徹
結以全意
正之以見
德之思

假問答之
詞亦本之
居流父之
相仿後轉

安國曰味早且也爽明也。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禴福，不亦康乎？文說

也。曰說安。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也音支

也。交寅即凌遲也。史記張釋之曰：秦凌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漢書作陵夷。至於二世。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毛詩序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滅五，下登三。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爲滅三王之德，漢出其上。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鷓鴣，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樂釋曰：鷓鴣狀如鳳皇，雅曰：鷓鴣深也。空廓寥寥也。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徙，遷延而辭避。』尙書大傳曰：魏文侯問子夏子夏乃遷延而退。

對問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遺行可遺棄之行也。韓詩外傳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尙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

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

昌黎而進學
解而大變
委以有文
化各比變
兩層比喻
一總收住
結不喻其
老辭高黃

此宋玉對
大加寬轉

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會子曰：開苗夫子曰：羽蟲之精者曰鳳，鱗蟲之精者曰龍。淮南子曰：孟春之月，其蟲鱗。許慎曰：鱗，龍之屬也。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岷崙之墟，爾雅曰：河出岷，崙，壘也。白郭璞曰：壘，山下基也。暴鬻於碣石，暮宿於孟諸，曰碣石，海畔山。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尺澤言小也。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設論

答客難

東方曼倩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推意放蕩，終不見用，因答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如淳曰：都，謂居也。澤及後

揭班之作
全做此意
而與爲整
鍊耳

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
 辱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禮記曰：回之爲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忘之矣。好學樂道之効，明白甚矣。自以爲智
 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
 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史記韓信曰：臣事項王，官不過執戟。意者尙有遺行邪？遺行已見上文也。同胞之徒，無所
 客居，其故何也？蘇林曰：音胞，胎之胞，言親兄弟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
 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孟子謂充虞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
 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據子曰：昔周室之衰也，厲王撥亂，天下諸侯力政人欲獨行以相兼。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張晏曰：周千八百國在者，十二謂晉、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孔叢子曰：子思謂曾子曰：今天下中山春秋孔微，曰：天運三百歲雌雄代起。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
 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
 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也，晏如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列子曰：楊朱見
覆杆孟與 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
杆同音于 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
下猶運之掌，禮記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
 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

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文子曰：羣臣輻湊。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言上書件言或被談說。使蘇秦、張儀與

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應劭漢書注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者。傳曰：「天下無害，雖

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韓子曰：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僂王行仁

義而喪其國，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

聞于天。」毛詩小雅文也。毛襄曰：有諸中必見於外也。又曰：皋澤也。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

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既苑鄒子說梁王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年而封齊。此士所以日夜孳

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孟子曰：鶴鳴而起孳，孳爲善舜之徒也。譬若鶴鶴飛且鳴矣。毛詩曰：鶴彼鶴鶴，載飛載鳴。毛襄曰：題視也。傳曰：

「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

「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皆孫卿子文。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

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聰。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薛綜東京賦注曰：黈纁以黃絲爲丸懸冠兩邊常耳不欲聞不怠之言也。明有所不見，聽有所

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論語曰：仲弓爲季氏宰，問政于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尚書曰：與人弗求備，檢身若不及。枉而直

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家語亦同。王肅曰：雖其宜也，揆度其法以開視之，使自索得也。趙岐孟子注曰：使自得，其本性也。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

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

胥。史記曰：勾踐之猶會稽，范蠡合卑辭厚禮以遺之。吳後欲伐吳，勾踐復問范蠡曰：可矣。遂滅之。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

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好賢樂毅，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為

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筭窺天，以蠶測

海，以筵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服虔曰：筭，管也。張晏曰：蠶，蠶也。文顯曰：筵，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筵指地，不亦小乎？說苑趙孟孫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子，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撞鐘，之以筵，豈能發其音聲哉？猶是觀之，譬由鑿駒之

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如淳曰：髓，音精。服虔曰：髓，音勑。李巡耐雅注曰：髓，一名奚。且，難也。風

惑於大道也！亡皮切。靡，與麋古字通也。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

惑於大道也！

解嘲并序

揚子雲

立格亦做
加方鎮詞
家之故賦
以之長爲
主此由揚
精一神生
亦非草玄
世考自聊
以此所朝
正客之解
段牢隨處

不無感慨
信元宇作
波語帶諧
語多用韻
格自成一
體文章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漢書曰定陶下姬哀帝母也兄明爲大司馬又曰孝哀傅皇后哀帝即位封后父榮爲孔鄉侯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漢書音義班固曰捐離不以恩漆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尙白，服虔曰而尙白將無可用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尙書曰先王肇修人紀孔安國曰修爲人綱紀也孔叢子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世也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說文曰儋荷也應劭曰儋荷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東觀漢記曰印綬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綬漢書曰吏二千石朱兩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

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應劭曰待詔金馬門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史記秦王曰知一從一橫其說何願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數十餘萬言，以樹喻文也說文曰扶疎四布也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春秋命曆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序無間言至微也淮南子曰出入無間然而位不邁侍郎，擢

纔給事黃門，蘇林曰繩之纔爲給事黃門不長作意者玄得無尙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拓落猶落也揚子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廣雅曰跌差也亦謂誅滅也往昔周綱解

結，羣鹿爭逸，服虔曰鹿喻在爵位者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十二國已見上文張晏曰謂齊燕楚韓趙魏爲六就秦爲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

小總論作一
無事說得
極透亦得
其時之所
為耳故下
今事申之
再論往事

再就今時
論之前時
論其大段
此段對針
之解也所
示之解也

蠱存而越霸。史記曰吳既誅于胥餘伐齊越王勾踐殺吳太子王聞乃歸與越平越王勾踐遂滅吳又曰越王勾踐返國奉國政尉大夫種而使范蠡行成爲質於吳後越大破吳也。五殺入而秦喜

樂殺出而燕懼。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穆公聞百里奚欲以贖之恐楚不與請以五張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穆公與語圖

趙用樂毅。趙用樂毅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危穰侯已見李斯上書折摺已見鄒陽上書言灼灼古拉字也方當切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史記曰唐舉見蔡澤熱而笑曰吾聞聖人不

相殆先生乎章昭曰噤欺聖切吟疑甚切。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

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

庸夫高枕而有餘。說苑曰管仲甯夫也桓公得之以爲仲父漢書買誼曰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楚辭曰幾舜皆不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

或釋褐而傅。左氏傳曰齊鮑叔帥師來言曰于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雖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于糾于生靈召忽死之管仲歸

以爲三公。或倚夷門而笑。應劭曰侯嬴也秦伐趙趙求救於魏無忌將百餘人往過侯嬴或橫江潭而漁。服虔曰漁父也

或七十說而不遇。應劭曰孔丘也或立談而封侯。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於趙上或枉干乘

於陋巷。呂氏春秋曰齊桓公見小臣穉一日至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或擁篲而

先驅。擁篲鄒衍也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室隙蹈瑕而無所誑

也。李奇曰君臣上下有浸淫乖離是以前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

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言世尚同而惡異爾雅曰辟罪也行趙步也行胡庚切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

辟井井

總住以見
自處之義

而投跡。言不敢奇異也故欲談者卷舌不言待彼發而同其聲欲行者礙足不前待彼行而投其跡也周易曰子曰同聲相應莊子曰多物將往投跡者衆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

非甲科。史記曰歲課甲科爲郎中乙科爲太子舍人然甲科爲第一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

觸聞罷又安得青紫。言抗疎有所觸犯者帝報以聞而罷之言不任用也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

盈爲實。如淳曰周易云雷雨之動滿溢滿水也雷極則爲水火之光炎矣不可久久亦消滅爲灰灰之實也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李奇曰鬼神攪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

玄默無容無則爰清爰靜游神之庭。老子曰知清知靜爲天下正惟寂惟漠守德之宅。莊子曰恬淡寂寞無世

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能勝之今子乃以鷗臯而笑鳳皇執蠖蜒

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孫卿雲賦曰以爲龍爲蛟爲龜爲鳳爲臯爲皇說文曰在變曰蠖蜒在草曰蜥蜴蠖鳥與切徒顯切子之笑我玄之尙白吾亦笑

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史記中庶子謂扁鵲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醫病不以湯液法言曰扁鵲處人而善醫跗音附客曰然則

靡玄無所成名乎。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

折脅摺齧免於徽索。地若曰徽腰骨也口亞切翕肩蹈背扶服入橐。孟子曰脅肩頰笑則黜曰香肩俛俯也入橐已見上文激叩萬乘之

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如淳曰激叩怒也善曰史記曰范雎至秦上書因感怒昭王昭王乃免相國逐涇陽君於關外文曰秦昭王母宣太后長弟曰穰侯魏名冉昭王同母弟曰涇陽君穰

也說文曰抵側擊也音紙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顛頤折頰涕唾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搯其咽

對針所嘲
對答已完
之致留不
一自問復
法自然文
化更絕能
增絕無拖

承上輔官之
快在輔官
田在輔官
通在輔官
字在輔官
時在輔官
歸在輔官
結在輔官
以并見
見此意
倚玄

而亢其氣，擗其背而奪其位，時也。

韋昭曰曲日上顛歎甚切史記曰蔡澤開應侯內請乃西入秦應侯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望也於途切沫酒而也呼憤切應侯曰咽也也一千切哈音益

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悅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澤為相說文曰

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卒

金革之事無違也禮記

婁敬委輅脫軌，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

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

漢書曰婁敬成周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脫軌曰臣願見上言便宜又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東駕西都長安應劭曰駮謂以木當胸以輅車也論語摘輪像曰子貢掉三寸之舌動於四海之內

五帝垂典，三

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左氏傳曰擗枹而鼓漢書

叔孫通曰臣願微嘗諸生弟子共起朝儀也

呂刑靡敝，秦法酷烈，尚書呂命序曰穆王訓夏監刑禮記曰國家廢敝鄧展曰靡音糜

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

宜也。漢書曰相國蕭何掎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慳矣，限虞曰慳猶繆也慳布透切慳或作繆有作

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左氏傳曰召公糾合宗族于成周

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金曰禮張安世許廣漢史恭史高也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

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隤城其山堆傍音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越隤城隤切韋昭曰音若雖其人之膽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

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晉灼曰相如歌臺於此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四皓已見上文采榮采取

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孟康曰公孫弘對策於金馬門史記曰弘至太常對策為第一拜為博士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匈奴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

者之趨然
獨異
未旬結還
本意

孫評文選 卷四

二二二

司馬長卿竊賞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
史記曰文君夜亡奔相如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為富人居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亦日晏不多又何廉也歸還細君又得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賣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還細君割炙損其炙也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答賓戲并序

班孟堅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
項岱曰或有譏班固雖篤志博學無功勞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
項岱曰謂庖義舜文王周公孔子也論論道化也一定五經垂之萬世後人不能改也，分決也，謂許由巢父伯成子高夷齊吳札志自然之決，不可變易也。善曰淮南子曰土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
費得名耳故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
左氏傳叔孫豹之辭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
言德以潤身而功以濟世故德不得後其身而特盛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
言貴及時故不避棲遑之弊也棲遑不安居之意也孔席不暝，墨突不黔。
韋昭曰言坐不暝席也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椽席非以食祿慕位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小雅曰黔黑也巨矣切

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前列

之餘事耳。劉德曰取者能行道德也舍者守靜無爲也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絨冕之服，師古曰帶大帶冕冠也項岱曰冕服三公卿大夫之服

浮英華，湛道德。英華草木之美故以喻帝德也浮沈言其洋洋也禮斗威儀曰帝者德其英華湛古沈字或爲耽於義雖同非古文也譬龍虎之文舊矣。孟康曰

蘇林曰謂被龍虎之衣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言文章之寢久也譬莫服切卒不能據首尾，奮翼鱗。項岱曰據舒也振拔洿塗，跨騰風雲。文說

曰洿濁水不流也塗泥也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言見之者雖影而必駭聞之者雖響而必震言聲價

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藩，下無所根。韋昭曰藩都計切獨據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

於一世。劉德曰賈離也賈音古雖馳辯如濤波，如淳曰潮水之激者爲濤波摛藻如春華，韋昭曰摛布也勅施切藻水草之有文者鹽鐵論曰文舉繁於春華猶無

益於殿最也。漢書音義曰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

諡，不亦優乎？』主人適爾而笑曰：項岱曰適寬舒顏色之貌也讀作攸『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

道德之實，守交輿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應劭曰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榮字林曰窳一甲切榮小光也曩者王

塗蕪穢，周失其馭，項岱曰周王失牧御之化也侯伯方軌，戰國橫驚。項岱曰方併也軌軌也東西交馳謂之驚七國爭強車併轡馳復橫驚於是七

雄虓闕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晉灼曰詩云闕如虓虎項岱曰龍以喻人君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虎以喻猛力爭不以在也遊說之徒，風馳電激，

並起而救之。其餘森飛景附，書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韋昭曰馳風之衆張者也音處晉灼曰書音

諱，諱之諱說文燿火飛也森與燿古字通並

必遙切響煜光明之貌也響炎切切煜戈叔切當此之時，搦朽磨鈍，鋌刀皆能一斷，韋昭曰搦也女捷切韓詩外傳陳饒謂宋燕曰鈿刀齋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是

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魯連見上文李奇詁曰蹶也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史記曰秦昭王遣趙王書持魏齊頭來魏齊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

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同行夫嗽發投曲感耳之聲，項岱曰嗽口吟也投曲投合歌曲也合之律度，淫鼈而不可聽者，非

韶夏之樂也。李奇曰淫鼈不正也因勢合變，遇時之容，項岱曰容宜也或因際會之勢合變也風移俗易，乖

迥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韋昭曰從人合之助六國者衡人散之佐秦者也亡命漂

說，羈旅騁辭。項岱曰委君之徒謂之亡命謂亡君命也善曰左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曰羈奇也旅客也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項岱曰彼謂商鞅李斯輩也風

斯奮時務而要始皇，項岱曰奮發也時務謂六國更相攻伐爭為雄伯之務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項岱曰彼謂商鞅李斯輩也風

發於天以喻君上塵從下起以喻斯等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言微幸而乘邪僻也朝為榮華，夕為顛頽，福不盈皆

禍溢於世，李奇曰富貴貴之問視之不滿目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項岱曰凶人謂商鞅之輩臨死敗皆悔恨之言吉士班固以自託也尚書曰其惟吉

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辨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服虔曰韓韓非設辨於始臯章

昭曰呂不韋立說難既適，其身乃囚，應劭曰適好也項岱曰韓非作說難之書欲以為天下法式上書既終而為李斯所疾乃囚而死秦貨既貴，厥宗亦

墜。史記曰秦昭王于楚質於趙呂不韋買邯鄲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五百金與子楚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遊秦獻華陽夫人立于楚為嫡嗣秦王寤諱為孝文子楚代立為莊襄王以呂不韋為丞相寬飲飲而死故云厥宗亦墜尚書曰弗德罔大墜厥宗

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孔叢子子思曰抗志則不愧於道論語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政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

也其爲氣也至天至剛以直萎而無害則產乎
天地之間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
彼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項岱曰迂遠也貳二也君子

之道豈可二行如斯歟韓非不韋
之後也善曰說文曰迂羽夫切
方今大漢洒埽羣穢夷險芟荒。晉灼曰發開也今語本皆作廓帝紘恢

皇綱。項岱曰紘張也皇君也善曰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

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說文曰炎火也謂光照也史記曰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是以六合之內莫

不同源共流。韋昭曰六合沐浴玄德稟仰太蘇。史記太公曰沐浴膏澤尚書曰文德升聞法言枝附葉著

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項岱曰蕃盛也零凋病也言通

於天地之間也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項岱曰參三也言漢家之施化今吾子處皇代而論

戰國隴所聞而疑所覲欲從整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汎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

也。服虔曰敦音頓頓丘也應劭曰爾雅曰前高後低也爾雅曰汎泉穴出穴出仄出賓曰「若夫執斯

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項岱曰周衰王霸起歎斯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

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尚書曰

厥謀又曰武王勝殷以箕子歸又曰王訪于箕子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涓濱。尚書曰高宗

工營求諸傅巖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好周西伯將出占之曰濟寧甯甯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說苑陳子說

飯牛廉衛擊車輻而歌桓公得之而縶也爾雅曰五達曰康四達曰繡漢書曰張良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晉灼曰垠淮也邳水之涯也

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

林，鄭玄曰優遊不仕也史記高帝拜陸賈為太中大夫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何陸生乃阻絕存亡之微凡著十二篇號其書曰新語又曰董仲舒以治春秋為博士下帷講論弟子或莫見其面劉向司籍辨

章舊聞揚雄諱思法言太玄。項岱曰司主也籍書籍也善曰漢書曰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卷書已向

天即太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壺奧，應劭曰爾雅曰室中婆娑乎術藝之場，項岱曰婆娑偃息也場圃講藝處也

處之。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與

終篇於西狩，論語子曰贊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左氏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元命包曰孔子曰丘作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土道成也聲盈塞於天淵，

真吾徒之師表也。項岱曰言若此之榮名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

乃文乃質，王道之綱，項岱曰或施實道或施文道此王者所以為綱維也善曰春秋元命包有同有異，聖哲

之常。項岱曰有同仕過而進有異不合而退如聖人之常道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己，味道之腴，項岱曰符相命也味道之美者

也善曰文子曰不言之師不道之道者或通焉謂神之聽之，名其舍諸？項岱曰有賢智君子行之如此神豈舍之乎將必齋錄之善曰毛詩曰神之聽之式鑿與汝

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賤，不知其將，含景

隴，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而獻之，成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淮南子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高誘曰：隋侯見大蛇傷斷

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江中，街大珠以報之，因名曰隋侯之珠。應龍潛於潢汙，魚鼈媠之。項岱曰：天有九龍，應龍有翼，服處曰左。氏傳注曰：著小水謂之澗，不澗謂之汙。不覩其能奮

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躑躅蒼蒼也。項岱曰：忽荒，天上也。吳蒼蒼，皆天名也。徐廣史記注：應音鼓，躑躅，據同謂之足，鼓持之，並京逆切。故夫泥蟠而天飛

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項岱曰：時暗，貴也。如此是比君子道德之真言。屈伸如一，無變也。善曰：淮南子曰：君子之道久而章，遠而隆也。蓋乃牙曠清耳於管

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項岱曰：牙，伯牙也。曠，師曠也。管，鍾律之管。絃，瑟之絃也。毫，分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明矣。逢蒙絕技於弧

矢，般輸推巧於斧斤。吳越春秋：陳章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蓬蒙，項岱曰：公希若之族名。班章昭曰：推，猶專也。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

方於千鈞。項岱曰：良，王良，晉人也。樂，伯樂，秦穆公時人也。軼，過也。王良善御馬，伯樂工相馬，抗，力力抗也。三十斤曰鈞，千鈞者三萬斤。善曰：呂氏春秋：涿經許，衛嗣君曰：烏獲舉千鈞，又况一斤乎？和鵠發精於鍼

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左氏傳曰：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史記曰：扁鵲使弟子子陽厲鍼砭石，又曰：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章昭曰：研，范蠡之師計，然之名也。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為侍

也。中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服虔曰：走，孟堅自謂也。爾雅曰：密，靜也。

辭

秋風辭并序

漢武帝

秀九因秀秀
因秋起色
未二句經
半韻入與
極入與

歐陽永叔
章惟存文
以其清一
淡其不染
國其氣
也其文
入也高
出家

曰：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禮記曰季秋之月草木黃落鴻雁來賓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

兮不能忘。泛樓舫兮濟汾河，應劭漢書注曰作大紅上施樓故號曰樓舫橫中流兮揚素波，列女傳津東女歌曰水接波兮奮翼簫鼓

鳴兮發棹歌，棹歌引歡樂極兮哀情多，列女傳陶答子妻曰樂極必哀來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古長歌行曰少壯不努力老大

乃悲

歸去來

陶淵明

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自免去職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毛詩曰式微式微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淮南子曰是

者也楚辭曰憊恨兮而私自憐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

而昨非。迷途已見丘遲與陳伯之書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化始時所是幸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

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毛詩曰號號征夫靡盬乃瞻衡宇，載欣載奔，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僮僕

而松毛詩曰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阮籍奏詔曰將耕東臯之陽毛萑詩傳曰舒綏也琴賦曰臨清流而賦新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莊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登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莊子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序

毛詩序

卜子夏家語曰卜商字子夏衛人也

鄭氏箋

文選以爲子夏詩序之始也。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

之所準

始終以關
雖言謂是
真詩以首
例知王之
之始也化

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化風刺皆謂警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興樂宮商相應也諷諫歌依違不直諫也至于王

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

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

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

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

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是謂四始，詩之志也。始者謂王道興衰之所由也然則關雎鱗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

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

從岐周被江漢之城先于斥太王王季文王也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

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為衷謂中心念怨之

也元傷善之心謂好仇也

尚書序

孔安國 漢書曰孔安國以治尙書
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

此等文實
家昭近詞
其類昭以
備閱存之
一格耳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

上古之書，謂之尙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旣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

杜預

臧榮緒晉書曰杜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郎帝遷至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吳加位特進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誡。其餘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

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飶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

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庸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遜，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

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于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跡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玉，卽平王也，所用之歷，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

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三都賦序臧榮緒晉書曰左思作三都賦世人未重皇甫謐有高官於世思乃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也

皇甫士安臧榮緒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年二十始受書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卒於家

玄晏先生曰謐自序曰始志乎學而自號玄晏先生玄靜也晏安也先生學人之通稱也「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漢書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歌而頌謂之賦然

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漢書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列為大夫也釋名曰賦數也數布

其義謂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周易曰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則美麗

之文，賦之作也。法言曰詩人之賦麗以則人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法言曰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將以細之王

教，本乎勸戒也。說文曰細系也女九切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夏有五子之歌殷有湯頌周監二代，文

質之體，百世可知。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

而謂之詩。漢書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

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

人失志，辭賦作焉。漢書曰春秋之後周道衰，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

西都賦序曰文必有可觀者焉。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

漢書曰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憂國等作賦以風喻，咸有側隱古詩之義。班固漢書述曰蔚為辭宗，賦頌之首。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

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漢書曰其後宋玉唐勒賈誼為修辭宏衍之詞，漢書曰其後宋玉唐勒賈誼為修辭宏衍之詞，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

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孔安國尚書大傳曰誕大也。大者罩天地之

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夏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

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范曄後漢書曰馬融為校書郎時鄧太后臨朝遂寢

莫狩之禮故猶擬縱橫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上廣成頌以諷諫。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

代辭賦之偉也。論語子曰大哉藝之為君煥乎其有文章也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難蜀父老曰鱗集仰流。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

聚，物以羣分。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以羣分吉凶生矣。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

於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徐廣史記注曰祖者宗晉之謂也秦邕郭有道碑曰望形表而影附謝承後漢書序曰士庶流宕他州異境。

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圯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公羊傳曰撥亂反正

故作者先為吳蜀二容，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璋者曰璋璋珍琦也。而卻為魏主述

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以交禪比唐虞，既已著逆順，且以爲鑒戒。漢書曰甚誘逆之理。西京賦曰鑿滅唐詩。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星之分次物之生殖也。周禮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又曰動物宜毛植物宜早。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過秦論曰則不可同年而語矣。一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史記曰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家自以爲我土樂，人自以爲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左氏傳賀嬀人曰蠶理天下物土之宜杜預曰播殖之物各從土宜。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

思歸引序

石季倫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臧榮緒晉書曰崇早有智慧年二十餘爲修武令有能名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遊京吾慷慨多大志禮記曰不從流俗班固漢書述曰矯矯買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臧榮緒晉書曰崇爲大司農坐未報書擅去官免。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魏遂肥遁於河陽別業。周易曰肥遁無不利。其制宅也，卻阻長堤，前臨清渠，百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楚辭曰水周兮堂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

生弱冠登朝
祖祭喬玄文曰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哉

大體四折
有似舒絲
但嫌自是
對偶文章
之先聲
氣韻未厚
未易力也
以對偶之

聲，班固漢書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人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戲謔出則以游目弋釣為事，入則有琴書之娛。楚辭曰忽反顧以遊目劉歆遂初賦曰玩

琴書以條楊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古詩曰服食求神仙傲然有凌雲之操。漢書曰司馬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曰飄飄有凌雲之氣仲長子昌言曰節操

凌高雲歎復見牽羈，婆娑於九列，臧榮緒晉書曰崇後為太僕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賈逵曰語注曰

曰茲之永歎騷也毛詩尋覽樂篇，有思歸引，琴操思歸者衛女之所作也欲歸不得心悲憂傷援琴而歌作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

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為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於絲

竹也。周禮曰播之以八音

豪士賦序臧榮緒晉書曰機惡齊王固矜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亡作豪士賦呂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子列子陳駢楊朱孫臏王寔兒寬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然機猶假美號以名賦也

陸士衡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左氏傳穆叔曰太上立德其次有功何則？循心以為量者，存乎我，

言立德必循於心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言建功必因於物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

豐約唯所遭遇。言德有常盈至域便止功無常則因遇乃成域謂身也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漢書王恢謂韓安國曰夫草木遺霜者不

可以遇風。孟嘗遭雍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末。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竊為足下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游氣收豎隨隨

不始入
致轉折
政隆宜
百居功
意能起
德能全

皆言樂
易言功
決言危
大言可
其言指
後言其
以言息
詞以自
密詞自

其足而欲其上曰孟嘗君之尊黃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於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衛揮角羽初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歎歎而就之是琴之感以未也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

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於人善言立功易也庸夫可以

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定烈士之業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為仲交論語子貢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故曰才不半

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唯此時為然歷觀古今徼一

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

蟲皆有此情孟子曰爾為爾我為我文子曰譬吾處於天下亦為一物也然則我亦物也而物亦物也物之與我也有何以相物也禮記曰昆蟲未聲鄭玄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夫以自我之量

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心玩居常之安耳飽

從諛之說史記汲黯曰上置公卿學令從諛承意降主於不義乎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

之所大期孫卿子曰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周易曰鬼神害盈而履謙左氏傳曰楚人主

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韓子曰操生殺之柄此人主之勢也左氏傳仲尼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之大節也故曰天可讎乎左氏傳曰楚

鄭公辛之弟簡將殺王辛曰君討臣誰敢肆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歸乎而時有袪服荷戟立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

上漢書曰宣帝祠孝昭廟先殿旋頭創擬隨地首垂泥土中刃響乘與車馬驚於是召梁丘賀策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時

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舉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滑城界中夜袒服入廟宮即闕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蘇林曰袪服黑服也過秦論曰陳涉蹠足行伍之閒而

况乎代主制命自下財物者哉戶子曰天生萬物聖人財之

引證
兩公靈光
而下幸運
承接處總
多轉筆總
極超忽
又頓一句

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

且夫政由寧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左氏傳曰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是

以君爽鞅鞅，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尚書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夫曰此之鞅鞅非少主臣也又曰魏相字弱翁濼州史四歲代韋賢為丞相封高平侯班固述魏相曰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豔凶害天子是毗章昭曰師師相尊法也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鄧都側目又曰霍光為博陸侯而威王不遺嫌

客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尚書曰武王既發管叔及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孔安國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漢書曰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霍光從參乘上內殿憊之若有芒刺在背

登帝大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漢書昭帝崩霍光上奏曰太宗亡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可以嗣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

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尚書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于明允萬歲紀年曰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吳人或譏大夫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敬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

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謂周也

過此以往，惡觀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况乎饗大名以冒道

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穀梁傳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

身危由

頓折絕佳
實指其人
此處實指
一人謂齊
王同也語
正論以語

推論一層
以此收括
為他惋惜
全文以致
瀟灑致洽

結局

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己，

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左氏傳曰公待於壤駟申宮警備也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

賈古傷心之怨。新序曰商鞅為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杜預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書漢

廟通說諱信曰臣聞勇略蓋衆心日侈，左氏傳注曰賈實也尚書曰民罔不歸傷心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毛詩曰或鑑

光殿賦曰旁首目以瞪笑古人之未工，亡己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

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趙音風起塵台，而禍至常酷也。答寶戲曰彼皆驅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項僂

起以諱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為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

禮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乞貧而游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

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漢書曰項羽歌曰震主之勢，位莫盛焉，震主已率意無

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周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毛詩超然

自引，高揖而退，司馬遷報在少卿書曰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

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爾雅注曰此之不

為，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簣之豐，積成山岳，論語曰譬如為山未名編凶

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毛詩曰人之食亂擊爲荼毒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三月二日曲水詩序

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疾病禳者黎也於水上置絜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所介祉也韓詩曰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也於湫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

不祥也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尙書龔虞曰三月曲水其義何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爲怪乃招掘至水濱鹽澆遂因水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所談非好事尙書耶東晉曰仰治小生不足以知臣

請設其始晉周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爲陽城令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

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陶陽王義季有留會者咸作詩詠太子中庶子顏延年作序

顏延年

夫方策旣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禮記袁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春秋說題辭曰尙書者二帝之跡三

王之義所推期運明受命之際鄭象莊子注曰皇王殊跡隨世爲名漢書曰石曰鑿金曰鐘毛詩序曰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上林賦曰恐後代靡靡遂往而不反春秋序曰史有文質辭有

略詳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尙其道，神明其位。東京賦曰豈如宅中而圖大呂氏春秋曰古之王者擇天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周禮曰設官分

職以爲民極周易曰聖人以神明其德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爲量者也。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跡垂統必俟聖賢晉中興齊詔桓玄曰蕃衛王家垂固萬葉有宋函

夏，帝圖弘遠，揚雄河東賦曰嘔夏之大漢書服虔曰嘔夏定鼎子鄭邠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爲人司馬彪曰造物者爲道皇上以觀文承歷，景屬宸居。皇宋文帝也尙書曰觀哲文明又曰天之歷數在爾躬景光景運屬也典引曰高光二聖宸居其城蔡

舊曰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隆周之下旣永，宗漢之兆在焉。揚雄河東賦曰歷隆周之大寧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

郡卜世三十七年七百漢書文紀曰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辰余

王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正體太子也。表服傳曰：父為長子，三年傳曰：何以三年？長子正體於上。侯景也。王宰已見。曲水詩毛詩曰：宜賓維人文。武惟后，班固派邪山文曰：晁晃將軍大漢元輔。

晷緯昭應，山瀆效靈。說文曰：晷，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梁山五嶽也。瀆，四澗也。效靈，山出器車漚出。

五方雜遝，四隩來暨。漢書曰：京師五方雜處。尚書曰：九州攸同。四隩與澤，吳郡賦曰：都蓋服而四隩來暨。

選賢建威，則宅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左氏傳士會曰：楚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又曰：齊放為宰，擇楚國之令典尚書。遺事行刑必問於。武王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毛詩序曰：酌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國語：造穆仲謂宣王曰：魯

大予協樂，上庠肆教。東觀漢記：孝明詔曰：正大樂官曰大子。樂官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章程明密，品式周備。

國容砥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左氏傳曰：士會曰：為放為

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輶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

于外。左氏傳：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禮記曰：言則右史書之，書則左史書之。西都實曰：啓發篇。章校理。祕文講論于六藝。稽古

之貢，府無虛月。類纂：朱草也。素真白虎也。并柯，連理也。共穗，嘉禾也。左氏傳：晉司馬叔侯曰：魯之於晉也，

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酋，回面受吏。穹居之君，匈奴也。魏都賦曰：思慕正朔。尚書曰：鳥夷

是以異人慕嚮，俊民閒出，警蹕清夷，表裏悅

穆。仲長子昌言曰：姦臣妾請東北面。是將徙郡。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增類：帝之宮，飭禮

穆。仲長子昌言曰：姦臣妾請東北面。是將徙郡。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增類：帝之宮，飭禮

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事之塵者久矣。禮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禘祭也西都賦曰日躔運直

胃維，月軌青陸。漢書曰日月初躔星之紀章昭曰躔處也禮記曰季春之月日在胃王仲宣思征賦曰在寔安之二八星步

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皇天神也祇地神也周禮曰大宗伯掌天神地祇之禮曹禮九款曰皇祇降兮潛靈

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韓詩章句曰遂行飲酒曰餞燕燕

有詔掌故，爰命司歷。封禪書曰宜命掌故左氏傳仲獻洛飲之禮，具上已之

儀。洛飲上已並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關巖墜，鄧都右梁潮源，略亭臯，跨芝廕，苑太液，懷

會山。上林賦曰登道廣屬西都實曰集禁林而也梁雖西蜀父老曰關涼若梁孫景禮天子傳曰天子東升于三松石峻境，古

葱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首叫西都實曰離宮

水環階，引池分席，歌遊賦曰開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昇祕駕，胤緹兮騎，搖玉鸞，發

流吹。首春官聯事以供職蒼靈奉塗以衛行也周禮有春官宗伯又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二曰賓容之聯事蒼靈青帝也尙書帝

天動神移，湍旋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羽獵賦曰天子以天下為家自謂所居為行在所

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俄軫委旆不行也東都主人曰鳳蓋鸞看款芬藉，

觴驛亦泛浮毛詩曰其有維何魯暨及魚其鼓維何維荷及蒲鄭玄禮記注曰浮冒酒也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古妍歌篇曰妍歌麗妙聲發曲吐令辭邊

讓章華賦曰妙舞麗於陽阿阮譙三禮圖曰銜龍兩頭並為龍以銜組曹植九詠曰雲龍兮銜組流羽兮交橫毛詩曰駸駸設鑿崇牙樹羽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

聲，合變爭節。韓子曰師曠奏清徵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樹翼而舞馬融琴賦曰師曠三奏而神物下楚辭曰四上競氣極聲懸王逸曰四上謂代奏鄭衛也漢書曰顯頌作六聖尙書曰繡報九成鳳皇來儀龍

文飾，轡青翰侍御。班固西域傳贊曰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也說苑莊辛謂襄城君曰鄧君乘青翰之舟汎新波之中華裔殷至，觀聽鶩集。揚袂風山，

舉袖陰澤，靚莊藻野，袷服縟川。籍田賦曰居陳郡鄆民無華裔齊郡賦曰觀聽之所踊躍法言曰震雷揚天風溥于山上林賦曰靚莊刻飾鄆陽上書曰袷服縟縠之下者一旦成市說文曰縟縠彩色

也。故以殷賑外區，煥衍都內者矣。西京賦曰鄉邑殷賑張劍閣銘曰朔茲袷縠王之外區王桑羽瓊賦曰瓊華雜沓煥衍陸海上膺萬壽，下禔

駟，聖儀載佇，悵鈞臺之未臨，慨艷宮之不縣。左氏傳曰楚于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于曰夏啓有鈞臺之亭康王有艷宮之廟方且排鳳

闕以高遊，開爵園而廣宴。關中記曰建章開闕臨北道銅鳳在上故楚鳳闕鄭中記曰銅爵臺西有爵園並命在位，展詩發志。楚辭曰展詩兮會舞王逸曰展

符也周易曰有孚發者信以發志也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毛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左傳曰楚子木問趙孟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王元長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二日幸芳林園設飲朝臣勅王融爲序文藻富麗當代稱之

蓋臨於時之官當於此時使事也
在詞家能事見

逐屠鋪敘
周一定之六文

臣聞出豫爲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周易豫卦曰先王作樂殷薦上帝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而悟曰我

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舞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莊子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穆天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遂東南馳行馳千里郭璞曰行如飛翔也

道遙襄城之域，體元則大，悵望姑射之阿，然宵眇寂寥，其獨適者已。老子曰王侯得一而天下正尚書曰惟辟

奉天慶與辰同已見上文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東都主人曰盤元立制繼天而作論語子曰非天爲大唯堯則之莊子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藹姑射之山汾水之陽杳然喪其天下焉家語孔子曰聖人舉事可施於百姓非獨適一行身之

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瑤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與

萬民共也。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乘兩龍毛詩曰載馳驅驅周爰咨諏易歸藏曰昔者夏后啓筮享神於瑤池之上毛詩曰執轡如組兩駉如舞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與羽毛之美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化不與民同樂也

我大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禮

貳宮，考庸太室。舜子顓臾書曰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受宋禪尚書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又曰永逸乃家孟子曰

上見幾幾舍之於副宮樂亦就鑿舞之所設更爲賓主尚書大傳曰維十月五祀舜爲賓客禹爲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太室之義唐爲虞

賓鄭玄曰舜既使禹攝天下之事於祭祀禮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獻尚考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義當爲儀儀禮儀也

謂祭太室之禮

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徒，延喜之玉攸歸。曾子夫子曰天道曰明地曰道曰

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太公伏符陰謀曰武王伐紂四海神河伯皆曰天伐設立周禮來受命願獻時雨論語曰仲尼云吾聞樂率舞等遊

首山觀河清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尚書大傳曰舜將禪禹八風循通又曰堯得舜推而尊之昭

傳之玉尙書璣璣玉鈴曰

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坳之慚。周書武

受大命革殷受天命又曰我聞古商先王成湯保生商人又度邑籍曰維王克殷乃水歎曰嗚呼不淑充天

聯顯懿於王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言以清和之德繼於大道，瑤子靈顯，泰美新日，鏡淳粹之至精，昭清和之正聲，察日月令諱，出入光顯，成帝欲法言。毛詩曰：落哲維商，長登其祚。又曰：駿發爾私，又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劇秦美新，日制作六經，洪業。皇帝體膺上聖，連鍾

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

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汜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帝諱頌，字宣遠，以太子即位，遷于日上，聖

立為天子，其次立為三公，毛詩序曰：下武嗣文也。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又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三代之英，丘未之逮，而有志於神，詩曰：俾

彼銀漢為章于天，譬猶天子為法度於天下也。周易曰：聖人與日月合其明，淮南子曰：帝者體太一，宰籠天地，彈壓山川，神理猶神，詩曰：周

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劉義恭丹徒宮集曰：昭化景俗，玄致凝神，廣雅曰：景，始也。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錄圖曰：女聞偃兵，聖文

化尚空曰：柔遠能迤，淮南子曰：覆露昭道，普汜而無私。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又曰：古之聰明，發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潛夫論曰：簡刑

澹滅不殺不誅，猶且具明廢寢，吳晷忘餐，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具明曰：見上文，尚書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可馬彪曰：私駕法駕也。可謂魏魏弗與，蕩

蕩誰名，秉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嶮。論語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又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春秋漢舍華曰：天子南面，乘圖書成，公綏大河賦曰：靈

圖授錄於堯皇，孟子曰：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呂氏春秋曰：舜修德而苗服，孔子問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嶮矣。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

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蕭子顯齊書曰：世祖立皇太子長懋，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尚書曰：睿作聖明，作哲體記曰：清明在躬，極子新論曰：聖賢之材，不世而妙善之技，不傳，儻記曰：初順

覆中而英華外發，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者，斧藻其業者，惡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日就月將，羣摩毛贊言：太子有王之質，家摩以道也，法言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毛詩曰：如金如錫，如珪如瓊，漢書

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禮記曰文王之爲太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至殿門外問曰豈日今日安不何如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官有閭門之學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尚書曰麥典教

賈子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呂氏春秋曰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盤石跨掩昌姬韜軼

炎漢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漢書宋景曰帝王子弟大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元宰比肩於尙父中鉞繼踵乎

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權來仕允克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朱蕪斯皇室

家君王者也元宰宰也中鉞司徒也說苑吳子謂楚王曰齊之陸渚比肩繼踵毛詩曰惟師尙父周易曰鼎金枝顯玄曰金枝以西召公主之毛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國語曰秦后太子來仕其車千乘韋昭曰王仕於晉也班固漢書賈禹贊曰禹既黃髮以德來仕尙書曰君陳充施有政毛詩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又曰朱蕪斯皇室家君王本枝之盛如

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毛詩曰文王孫

池無洗耳沈冥之怨既缺適軸之疾已消謙閣考史曰公孫述竊位於蜀蜀人任永乃託目盲及述誅永處

外府署行議年日夕于中甸漢書曰詔執事與廉舉孝又詔曰有詔辨明德者盡詣相與廉舉孝歲時於

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漢書曰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魏志曰明帝立德章觀尙氏傳曰昔爲光祿大夫

以是厚人倫興教化移風俗風俗通曰爲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也魏志曰明帝從崇文觀徵著文者

挈壺宣夜辯氣朔

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周禮夏官曰：靈臺，天子之祿。靈臺，察象。察象，察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登觀。蔡以望而書。雲物禮記曰：造受命於君。則書於笏。潘岳買武公諫曰：惟帝以公通揚。祖宗延登。東序服袞。表珥彤室。襄帷斷裳。輒曰：秦文公初有史以紀事。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華嶠後漢書曰：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今故言仙室。

危冠空履之吏，影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後漢賈琮為冀州刺史。車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史常遠聞風。自然震悚。漢書曰：蓋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斷其單衣。令短離地。說苑曰：楚人長劍危冠。而有子西漢書曰：廉遵以明經。師行顯名。於世衣弊履穿。又曰：霍去病每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嫖姚校尉。華嶠後漢書曰：丁白為武猛校尉。法言曰：或問力能扛鴻鼎。揭華旗。名曰百人也。

勤恤民隱，糾遯王憲，射集隼於高墉，繳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國語祭公諫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左氏傳曰：王謂齊文侯曰：以綏四方。糾遯王。歷周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淮南子曰：變之時大風為害。委命羿繳大風於青丘之澤。許慎曰：大風風伯也。毛詩曰：大風有颶。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禮記曰：大道之行也。

讒莠蔑聞，攘爭掩息，稀鳴桴於砥路，鞠茂草於圓扉。毛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詭。自口尚書曰：無如矢。又曰：跋踰周道。鞠為茂草。周禮曰：以園土。敬羅民。耆年闕市井之游，稚齒豐車馬之好，宮鄰昭泰。

荒憬永清夷。史記太史公曰：文帝時百姓皆安。自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井遊。遊嬉戲。如小兒。狀閑居。賦曰：昆弟班白。兒童稚齒。都金虎者言小人在位。比周相進。與君為鄰。堅者金。譏言人惡。若虎。毛詩曰：懷彼淮夷。來獻其琛。仲長子昌言曰：警譯清夷。侮食來王，左言人侍，離身反踵之君，髮麻首。

貫胸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漢書匈奴傳曰：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也。古本作。周書曰：哀即牛體之人人。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腳。亦猶魚鼠之相合。爾呂氏春秋曰：舜登為天子。大人反踵。皆被其澤。高誘淮南子注曰：反踵。國名。其人南行。迹北向也。淮南子曰：三苗。蓋首山海經曰：有貫胸國。其人胸有竅。括地圖曰：禹平天下。會于會稽之野。又南經防風之神。射之有迅。雷二神。恐以刃自貫其心。禹哀之。乃拔刀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貫胸之民。噉巴蜀文曰：交臂受事。風陳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

極力補綴
如入武庫
而觀器械

殷百姓者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頰角摩地也漢書卷軍曰願受長纆必纆南越王致之闕下難蜀父老曰善聞天子之收夷狄也其義極廢勿絕而已

文鉞碧簪之琛，奇幹善芳之賦。

執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馴。

文鉞未詳一曰鉞當為鈿杜馬展武論曰文越水靈鳳凰仰流徐廣晉紀曰薛卓以碧石為寶王沈魏書曰東夷失用楷青石為鈿孔安國尙書傳曰鎡中矢鏃也家語

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鈞其長尺有咫周書曰成王時貢奇幹善芳者頭若雉雞儻之令人不味孔穎曰奇幹亦北狄

善芳者鳥名不味也周書曰卜虛國獻執牛執牛小牛也又曰渠搜獻獸犬馳大能飛食虎豹又曰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又曰西方正北曰義渠

蘇茲白茲白者若馬銀齒金虎豹

盈衍儲邸，充勿郊虞，甌牘相尋，鞮譯無曠。

儲邸猶府藏也郊虞掌山澤之官也尙書曰甌牘蕃苑國音軌

聘禮曰賈人啓懷取圭垂纆而受宰晉中興書王禹上言曰買鍾相尋連舟載路周官曰鞮譯

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

於南北，暢轂埋麟麟之轍，綏而旂卷悠悠之旆。

揚雄解嘲曰東西南北一候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毛詩曰文茵暢轂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埋其車輪於洛陽

都亭毛詩曰有車鑿鑿禮記曰武車綏旆魏都賦曰虹旌攝麾以就卷毛詩曰悠悠旆旌

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罷刃。

距加用師旅漢書張真曰昔武王伐殷討事已畢偃革為軒陳琳機曰治刃銷鋒偃武行德

周書曰四方無拂奄

植，歷草孳。

詩緯曰天下和同天瑞降地符升孝經授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禮記曰山出器車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

德先地序則朱草生瑞應圖曰朱草亦曰朱英田俾子曰黃帝時有草生於帝庭階若佞臣入朝則草指之名曰風軌是以佞人不敢進也又曰葵為天子葵葵於庭為帝成歷尙書帝命驗曰殊受命衰葵

雲潤星暉，風揚月

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

禮舍文嘉曰朋友有畜內外有差則箕為之直月至風揚來均曰君乘土其政平則鎮星黃而多暉

曰其君乘水而王江海著其象龜龍被文而見宋均曰龜龍水物也文青黃白赤黑也具此色見於水故曰龜

方握河沈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

之遙迹。帝王世紀曰堯與舜臣沈璧於河乃為握河記今尙書侯是也孝經約命決曰封于太山考諸樞梁禪子梁父刻石紀號禮記遠禮曰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史記楚子西曰孔子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八九謂七十二君曹植魏德論曰越

八九於往素鍾 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老

黃帝之靈矩 貞曹植魏德論曰帝猷成矣股肱貞矣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孫子兵法曰 于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粵

上斯已，惟暮之春。左氏傳鄭子曰青鳥氏司啓者也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楚辭曰 同律克和，樹草自樂，

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乎時訓，行慶動於天矚。周禮曰太師掌六律同以合陰陽之聲鄭玄曰同陰律也尚書

論語曰風乎舞零歌而歸蔡邕月令章句曰秋冬肅急之後故布生德和政令去肅急禮記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 戰

懷平圃，乃睠芳林，芳林園者，福地輿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殷殷上均乎姚澤，臚

臚尚於周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褊。山海經曰槐江之山實淮帝之平圃南望嶽嶽十洲記曰芳

築山靈也號曰芳林園通甲開山圖曰驪山之西原有阜名曰風涼雅州之福地西京賦曰實惟地之奧高神皋帝王世紀曰堯生於丹陸

呂氏春秋曰顛珎生於若水乃登爲帝又曰舜陶於河濱釣於雷澤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人譽之陳陳殷殷無不戴悅高誘曰殷盛也呂

氏春秋曰舜爲天子輒輒敬莫不戴悅高誘曰收厥動而喜貌也殷殷或爲歐歐故兩引之輒和葉政仗勤切帝王世紀曰瞽叟

之妻曰握登生舜於姚墟故姚氏堯求賢而四獄薦舜堯乃命于顛澤之陽毛詩曰周原膴膴萋萋如飴漢高祖豐入魏太祖識入 求

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檐雲構。周禮曰以土圭之法正日景日至之影尺有五

椽星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爲建宮揆之以日作爲楚室 離房乍設，層樓閒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

浮榮，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蜀都賦曰百室離房李尤平樂館銘曰層樓通閣崇閣洞房爾雅曰山東曰

注曰榮屋冥也傳玄馬春賦曰丹霞播景文虹竟天李尤東觀錄曰房闈內布綺疏 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拂邇迴，

外陳張衛七辨曰迴騰拂其夜蘭泉注其庭劉棻營都賦曰金陸玉砌玄桓雲阿

極似風家
年法

潺湲徑復。楚辭曰澗澗深林人上探毛詩曰秩秩斯千幽南山淮南子曰曲拂遊迴以像僞語高謬曰撈戾遊迴水流也楚辭曰川谷徑復流潺湲新萍泛泚，華桐發岫，雜天采

於柔蕙，亂嚶聲於縣羽。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桐始華萍始生爾雅曰小洲曰泚山有穴為岫毛詩曰桃之禁軒承

幸，清宮俟宴，緹帷宿置，帟幕宵懸。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為禁中然乘輿之物通呼曰禁漢書曰太僕先清宮南都賦曰帷連網鄧司農周禮注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鄧玄曰帟在幕者

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式道執殳，展輪効駕，徐鑾警節，明鐘暢音。列宿也張平子東京賦曰以須消容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桑禮記曰朝辨色始入漢書曰式道左右中候也毛詩曰伯

九旂，由齊軌建旗拂霓，揚葭振木。周禮王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聚也猶得有七萃大夫張景昌七命日劇馬連鑣文類曰甘戶園籬天子出道車五乘游車九乘蔡邕琴瑟曰車

方奔子綏路安能與之齊軌東京賦曰龍轡充庭雲旗拂霓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

魚甲煙聚，貝胄星羅，重英曲璫，側之節，絕景遺風之

騎，昭灼甄部，駟駿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轟轟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

計。孫卿子曰楚鮫羊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毛詩曰公徒三萬具胃朱。又曰二矛重英西京賦曰葩曲蓋魏書曰上所乘馬名絕景為矢所中呂氏春秋曰故須青龍之乘孫子兵法曰長陳為獸魏都賦曰冀馬境廐而駟駿周易曰庚辰就南都賦曰馬

鹿超而龍馳潘岳閑居賦曰礫石雷駭雷康贈秀才詩曰風馳電逝魏文曰轟轟車聲也

爾乃迴輿駐罕，嶽鎮淵渟，

睥邃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東觀漢

子行有馭罕孫子兵法曰其練如山其淨如湖石崇楚妃歎曰嬌嬌莊王淵渟赫時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然見於面趙岐曰睥淵澤貌也毛詩曰天子穆穆又曰序賓以賢文曰序在位又曰或肆之筵或譚之几古逸詩云羽觴隨流波楚辭曰蕙肴

蔌兮蘭藉于虛賦曰浦景清池激水推移

馬彪漢書曰執子威舞雲翹周禮曰籥章掌土鼓豳詩又曰仲春擊土鼓豳詩以迎養也

召鳴鳥于弇州追伶倫於嶰谷發參差於王子傳

妙靡於帝江山海經曰弇州之山五采之鳥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舞之風漢書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嶰嶠之陰取竹解谷斷兩節閉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懸無溝節者楚辭曰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

誰思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山海經曰天上有神鳥其狀如黃鸞其文丹六足四翼渾沌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正歌有闕羽觴無算上陳景福之賜下獻

南山之壽信凱讌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儀禮曰工告歌備禮記曰有司皆以樂閱鄭玄曰閱移也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翫燕禮曰無筭之爵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又曰如南山之壽不

武曰洪濛露斯在彼靈草齊不朋又曰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鍋飲酒樂愷毛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桑榆日所入也東觀漢記光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周易曰嘉會足以合禮揚雄蜀都賦曰吉日嘉會凡四十有五人

其辭云爾」

不序其文
而序其人
全其體

王文憲集序

任彥昇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蘇子顯齊書曰王儉字仲寶其先自秦至宋國史家諫協詳焉

與邪王氏錄曰王氏之先出自周王子晉樂有王翦王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海內冠冕晉中興書曰王祥弟

離世為名將七略曰于嬰家謀言以甘露元年生也晉中興書曰王祥弟晉中興書曰王祥弟

于儉嗣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家龍冠冕當世左氏傳君子曰仁人之言行而無所積故萬物成

故萬物成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淮水晉中興書曰魏徐州刺史在城呂虔有刀工相之為三公可服此

相與及神死之日以刀授弟覺曰吾見凡汝後必與之足稱此刀故以相與若離翦之止殺吉駿之誠感蓋有助焉

史記曰王翦者顯陽人也事秦始皇使翦將軍而攻趙國與破之後遂拔趙陳勝之反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王孔安國尚書傳曰以殺止殺終無犯者漢書曰王吉字子陽琅琊人也為諫議大夫子駿亦為諫議大夫超遷御史大夫吉居長安其東家有大棠樹

垂吉庭中吉婦取以啖大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固請吉令

遼婦子駿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妻死不復察漢書張賀曰賀之陰鄰亦有功云

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

茂踐得二之機

周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又子曰知幾生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而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味造形則悟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違而復故知之未

信乃昂宿垂芒德精降祉

春秋在助期曰漢相蕭何昂星精垂芒謂發秀也精星也宛異曰汝可陳仲弓從諸息姓謂顯川荀季和父子于時德星為之聚太史奏五百里內必有賢人集焉

有一于此蔚為帝師

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况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

論語擇考識曰

月形淵水也月是水積故名淵猶輔像曰子貢山庭斗繞口謂

面有三庭言山在中島高有異相也故子貢至孝顏回至仁也

望衢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

孟子曰觀海有術必

中大

有玉璽記金版經范曄後漢書曰荀爽遭黨網隱於海上又通漢讀以

著述為事題為新書凡百餘篇司馬遷書曰僕誠著此書讀諸名山

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

揚雄為方言

曰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志不能成此書莊子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呂氏春秋曰相劍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紉也黃白雜則堅且絪長劍也難者曰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絪又柔則卷堅則折角折且卷焉得為利劍也

莫不摠制清衷遞為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

者乎

言金版玉璽之書無不制在清衷為心之極斯故通人君子或能兼而包之故非王

然檢鏡所歸人倫以表

雲屋天構匠者何自咸洛不守憲章中輟

劉琨勸進表曰仍承西朝不

賀生達禮之宗蔡公

守禮記曰仲尼靈享文武

孫評文選

卷四

二四七

儒林之亞

晉中興書曰賀循字彥先博覽羣書尤明三禮為江東儒宗徵拜博士又曰諸葛恢字道明時顯川奇蹟

闕典未

補大備茲日

與闕而不補

至若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

鄭玄禮記注曰危高也然齒危謂

杜詩謂功曹郭丹曰今功曹皆古金經可謂至德桓譚答揚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

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

漢書曰子定國為廷尉乃迎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之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敬同

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

習鑿齒書曰秋曰王夷甫舉廣

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折衷於公

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

體無待韋弦

毛詩曰張仲孝友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見于周公三見而三答何也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燕往觀焉於是二子

如其言而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見梓木實而俯反以告商于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復見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問公

迎拂其首而勞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對公曰君子哉商子也言王公有孝友之性自天而成豈惟見橋梓而知也夷平也體性也

韋皮繩喻緩也絃弓弦急也孫子曰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韓子曰西門豹之性急故假韋以成也蓋自天性得中也

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

早標聰察會何足尚

東觀漢記曰汝郁字幼異陳國人年五歲母被病不能飲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肯飲食母憐之強為

范曄後漢書曰黃琬字公琰少失父母而辨慧祖父瑗之嫂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蝕京師不見而瑗以狀聞梁太后詔問所

何足尚也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對揚王命

因便感咽若不自勝

齊子顯齊書曰儉數歲襲爵豫寧侯拜受茅土流涕鳴咽江表傳曰潘濬見孫權涕泣交襟哀咽不能自勝

初宋明帝居蕃與公母武

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廢毀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違奉表啓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

太宗宋明帝也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僉稱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毒不可以為婦姑欲開蒙離葬偷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

事不初拜祕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

吳均齊書曰宋明帝太始中僉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為祕書郎太子舍

人元徽初遷祕書丞

沈約宋書曰蕭子顯齊書曰元徽初遷祕書丞

於是采公會中之經刊弘度之四部

蕭子顯齊書曰僉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王隱齊書曰齊書字公曾領祕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書亂又得汲冢竹書身自撰次以為中經祕書經管書曰李充字弘度為著作郎于時典籍流亂刪除頗重以類相從分為四部甚有條貫祕閣以為未制五經為甲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

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

蕭子顯齊書曰祕書丞上表求校項籍撰七志四卷上表獻之漢書曰劉歆丙部詩賦為丁部

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跡生民屬心

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

沈約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袁粲與褚左軍所交書曰雖欲虛詠濛濛脫落儀制其能得乎

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在是矣」

吳均齊春秋曰僉精神秀徹體識聰異司徒袁粲見之歎曰宰相之門也梧相我輩雖小已有棟梁之氣矣

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

春秋漢舍孝曰三公象五嶽在天法三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

敬曰今年歲已晚也老子曰知不足辱知止不殆

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

韓詩曰蟋蟀在堂歲事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服闋也司

出為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為最

漢書曰僉寬為司農都尉大司農奏課最章昭曰聯得第一也

還除給事黃門

侍郎，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公清，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魏志曰毛玠字季先陳留人也少為縣吏以公清得魏國初建以玠為尚書僕射後典選舉傳揚晉諸公讚曰

王戎為選官時李重李穀二人排異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玠晉介俄遷侍中，以愨侯始終之職，固

辭不拜。蕭子顯齊書曰升明二年徐遷長史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沈約宋書曰王僧綽遷侍中二凶巫蠱事上召僧綽具言

之勳於宮夜樂將士僧綽密以啓聞頃之劾亂檢大祖巾箱得僧綽所啓變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世祖贈散騎常侍金紫

補太尉右長史。蕭子顯齊書曰進太祖太尉也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聖武謂齊高帝也千寶晉武革命論曰高光

寤寐風雲，實資人傑。毛詩曰寤寐思服毛衰曰服思之也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漢書高祖曰夫運籌於

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若漢高祖之寶五星李通之著赤伏宸

仲舒有王俄遷左長史。齊臺初建，蕭子顯齊書曰進太祖位相國為齊公也以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

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班固漢書贊曰漢丞百王之弊禮紊舊宗，樂傾恆軌。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

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謂齊高祖也

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

如故，自營郤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應劭漢官儀曰獻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右僕射以欽

第誤也營後項切郤烏合切欽漢書曰盧欽少好學為尚書僕射領吏部欽清實選舉稱為廉平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

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為侍中尚書令，鎮國將軍。

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本官謂侍中尚書令六輔殊風，五方異俗。漢書曰

左內史表奏開六輔渠章昭注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五方已見上文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揚雄與桓譚書曰望風景附聲訓自結史記曰

居也故至今謂之夏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謝承後漢書曰許荆字子張吳郡人兄子世嘗報讎殺人其讎操兵欲殺世

政相從遂解劍而去漢書曰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春因行縣至高陵人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乃自悔責閉閣前郡尹溫太真

劉真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王隱晉書曰溫字太真太原人也為郡尹後平蘇峻之亂威榮緒晉書曰劉

德美功烈勤勞而酌之祭焉左氏傳賦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以作彝器銘其功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言其感應千載

以示子孫孔欣益庚行曰飢不食邪蒿菜倦不息無終里那蒿菜尚無終喪若始親加

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左氏傳史趙曰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恆

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蕭子顯齊書曰儉父傳綽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資望實。

漢書平帝詔曰校書置經師一人任助雜傳魏德公謂郭林宗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何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臥轍棄子，後予胥怨。詳王隱

晉書曰王遜字劭伯為上洛太守遜在郡有私馬生駒私牛生犢悉留以付郡云是為郡所虛以還官也三輔決錄曰長安劉氏唯有孟公

談者取則范曄後漢書曰侯霸字君仲為臨淮太守王莽敗霸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號哭連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

侯君復留莽年百姓乃戒其乳婦棄其孩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也尚書曰湯初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

友之義，穆若金蘭。蜀志曰：諸葛亮與社徵書曰：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就死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宗廟懸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帝者之臣，其質師也；王者之臣，其質友也。王說能興隗。

請為天下之士開路，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解職，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餘悉如故。將軍也。謙光愈遠，大典未申。謂辭儀同三司也。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六年又申前命。儀同三司之命。七年

固辭選任，帝所重違。選任尚書令也。謝承後漢書曰：楊賜讓選侯爵，朝廷重違其志也。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輿追專車

之恨，公會甘鳳池之失。言昔者任非其人，或專車而獨坐，或發志於見，今奪儉有德，故專車者追恨失之者，甘心藏榮，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端始也。晉中興書曰：荀勗字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晉諸公談曰：博宣定公會從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書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賀我邪。

悉改實法於是人，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桓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雖知也。必使無訟，事深弘誘。

論語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公提衡惟允，一紀干茲。漢書曰：衡平也，所以平輕重也。言選曹以材授官，似衡之平物，故取以喻焉。

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日紀。拔奇取異，興微繼絕。王隱晉書羊祜曰：吾不能取異於屠釣，拔奇於販樂，豈不望側階而容賢，

候景風而式典。燕丹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則階而迎，奈語孔子謂魯哀公曰：衛有士曰甕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赴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王肅曰：言其所以退欲以容賢於朝也。淮南子曰：景風至，施爵祿賞有功。

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皇朝軫慟，儲鉉傷情。漢書疏廣曰：太子園

葬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有識之士莫不為豈直春者不相，工女寢

機而已哉？史記趙貞謂商鞅曰：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諱春者不故以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

相杵劉縯聖賢本紀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於巷，婦人哭於機。

非功深砥礪，道邁舟航。尚書高宗曰：若金用汝作，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與。追贈太尉侍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六十人。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班固漢書贊曰：劉

儀曰：班劍者，以虎皮飾之。諡曰文憲，禮也。諡法曰：忠信接禮曰文，博文多能曰憲。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

表於造次，齊春秋曰：儉不好聲色，未嘗遊宴衣裘服用，自周而已。周禮曰：凡式貢之飾，室無姬姜，門多長者。左氏傳曰：君于曰：雖有姬姜，無弃偏裨。漢書曰：陳

詩曰：雖有姬姜，無弃偏裨。漢書曰：陳平少時家貧，然門外多長者車轍。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孝經援神契曰：矜莊嚴整，出言必雅。孫資別傳曰：朝

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風俗通曰：太尉范滂辨於持論。謝承後漢書曰：夏竦從容議論，吳志曰：是儼時時有所進，未嘗言人之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道

憲晉陽秋曰：謝安為桓溫司馬，不存小察，盡弘長之風。風流已見上文。謝承後漢書曰：桓彊那管氣類程緯主人。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三輔決錄曰：王豹出自單門，論語曰：夫子善誘人。勗以丹

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鍾會集言程盛曰：丹霄之風青冥之期。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廣雅曰：稱謂之銓。類曰：銓所以稱物也。居厚者

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文夫處厚不處薄。窮涯而反，盈量知歸。莊子市南子曰：君涉於江南而浮於四海，望之而不見其涯，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進而反。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思我民譽，緝熙帝圖。

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毛詩曰：維精維熙，熙文王之典。帝圖已見上文。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擘東觀漢記曰：張擘，大尉章帝詔射擊校尉。擘先受太祖勅，述新禮太康初，尚書儀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擘，對論之。表所宜增損，條目改正。禮新書異狀凡十五事。左氏傳：張子競爽於晉世，東觀漢記曰：張擘，大尉章帝詔射擊校尉。擘先受太祖勅，述新禮太康初，尚書儀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擘，對論之。表所宜增損，條目改正。禮新書異狀凡十五事。左氏傳：張子

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禮制心垂裕後昆。尚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無以仰摸淵旨，則取後昆。禮制心垂裕後昆。尚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實寄宏略，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無是己之心，事隔於容詒，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己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魏文帝典論曰：君子讓乎約己，弘乎接物。魏志孟康傳：崔林曰：體高雅之弘，非謝承後漢書：即許章曰：陛下寬不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論語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公生自華宗，

世務簡隔，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貴族，必應斯舉。漢書曰：嚴安徐樂上書言世務。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潘尼潘岳稱曰：君深達治體，重化三宰。懸然天得，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為吏，積習成姦，

漢書曰：張湯榜在深文拘守職之使。應劭風俗通曰：積習而成，不敢獨否。漢書曰：今有司請定法，創制軍，即軍服度曰：言隨君意也。又曰：嚴延年為涿郡太守，操趨縱按高氏，即延年意焉。怒乃出其重劾。公乘理照物，動必研機，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王恭超登清任，當虛心乘理。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當時嗟服，若有神道，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豈非希世之雋民，瑚璉之宏器？汝南先賢傳曰：謝子微，高才，遠見，許劭年十八時乃歎息曰：此希世之偉人也。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

子曰：汝器也。曰：何？曰：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而無大責。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盼之榮，鄭璞踰於周寶。路粹為曹公與孔融書曰：邀一言之譽者，計有餘矣。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彼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所殉一也，可馬。魏曰：東陵，陳名。今屬濟南也。法言曰：夷齊無仲尼，則西山峨夫。列子曰：吾師老商氏三年之後始得夫子一盼而已。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玉之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之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過鄭，問買，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因謝而不取。高誘曰：理治也。鼠未臘，腊者，殺之為璞。尚書曰：弘璧琬琰在阿房。孔安國曰：皆歷代傳寶。

士感知已，懷此何極。曹植祭橋玄文曰：士死知已，懷此無忘。出入

大開大合
只取獨得
字發端數
語君臣二
寫未用總
收文法自
察西京文
多尙經

禮闈，朝夕舊館，十州記曰崇禮閣即尙書上省門崇禮東建禮門即尙書下省門然尙書者二門名禮故曰禮闈也，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卿孫

子孔子曰哀公曰吾入朝仰視榱桷俛見几筵君以此思哀則將焉而不至矣，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仲長子昌言曰士長班固述作之士，固以理窮言行，事該

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已哉？說文曰縟繁也彩色也，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王融之賦曰於是乎統體而詠之，雖楚

趙羣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曾何足云？楚有屈原趙有荀卿漢則司馬揚雄魏則陳思王蔡，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

技效德，陸機表詣吳王曰臣本以筆札見知惟南子曰齊伐楚市偷進謂楚將子發曰臣有薄技願而行之，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袁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風軌德音爲世作範

爲如干秩，如干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爲一家言，不列于集，集錄如左。

頌

聖主得賢臣頌 善曰漢書曰王褒既爲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王褒因奏言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既至詔爲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縣之麗密，應劭曰不知純絲之麗密也，縶以爲純絲，羹藜啗糗者，不足與論太牢

之滋味。服虔曰陰音舍揆乾食也，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戰國策張儀曰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

之閒，列于北宮，子庶其蓋室，若席度之隆廣雅曰茨覆也，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願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

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杼情素。戰國策蘇澤說應侯曰公孫鞅事孝公竭知詳示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

而子淵已
近馬排承
司馬東流
一波而宋
派而陶朱
遜而陶朱
此段言賢
主當求賢

用二層此
喻寫相得
則字步驟
安

相得二字
著眼

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服虔曰恭敬也胡廣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

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

終日斲，如淳曰斲斲也作貌苦骨切及至巧冶鑄于將之璞，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鏗，應劭曰傳曰得一

斷蛟龍，陸刺犀革，胡非子曰負長劍赴溱薄析兕豹赴深淵斬蛟龍字林曰朝截也漢書音義曰朝章克切忽若筆汜畫塗，如淳曰若以筆掃於泥濘如此，

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孟子曰離婁古之明目者也黃帝時人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伎巧者也史記曰蒙恬築長城延袤萬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溷亂也胡因切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弊筴，而不進

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日，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齧膝而行也張晏曰齧膝乘且帶其馬名也駕則且至故以為名王良執

靶，韓哀附輿，張晏曰王良鄭無御也世本云韓哀侯作御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之加其精巧也音義或曰靶音箭謂轡也縱騁馳騫，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

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遺風風之疾者也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

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論語曰當暑絺綌絺孔安國曰絺葛也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滄。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

喻受之，應劭曰嘔喉和悅貌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

切一侯

轉下其掛
人之須賢
先說君之
欲得賢後
通主之意
通經之主
身居經之主
人主

求士者，必樹伯述。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圖空之隆。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

猶恐失天下之士也。文子曰：法寬刑嚴，則盜虛。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

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蔡月四方之士相讓而並至矣。論語曰：子貢仕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又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賢，而逸於治事。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惓誠，則上不然其信。惓誠信也，苦本切也。

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魯運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文子曰：伊尹負鼎而于湯，呂望鼓刀而入周。

百里自鬻，甯戚飯牛，離此患也。孟子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甯戚飯牛，已見鄒陽上書。

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澡而升本朝，離疏釋躋而享膏粱。張晏曰：與幽也，深理也。尊曰：雖此蔬食，糲此木腐，瓊案露以繩為屨也。國語：樂伯請公族大夫膏粱，汙也。如淳曰：與音都，應劭曰：雖正也。賈逵曰：存肉之肥者，粢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離正也。

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易周曰：雲從龍，風從虎，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霧，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輿動於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

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通卦驗曰：藥也。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世謂之嘉胡也。毛詩傳曰：蟋蟀，藥也。又蟲魚疏曰：渠略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乾卦之辭也。龍以喻大人，人言龍飛在天喻。

聖人主

字與前段

繁照見得

人所當

相說主臣

得賢聖主

效所以為

無事於神

仙之求耳

一若示風

聖人之德顯於天下萬物而利之也。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皇，天也。鄭玄曰：思，願也。願天多生賢人於邦。故世平主

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

穆列布。尚書曰：厥后惟明。又曰：則以稷在乃位。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篋鐘，蓬門子鬱鳥號，猶未

足以喻其意也。晉灼曰：鍾音送，馭之。二十四鐘各有節奏，聲之不常。故曰：鍾，積以為聲。籥曰：奏，伯牙之號。鍾，馬融長笛賦。音也。亦曰：孫臏子曰：彈箏門者，服射者也。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塗孤父以其道傳羿，羿傳蓬蒙，漢書曰：黃帝鼎成，龍迎黃帝，黃帝上騎，小臣持龍鬣，拔隨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龍鬣號名其弓曰：鳥號。故聖主必待賢

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

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春秋保乾圖曰：神明之應，疾於倍風吹鴻毛。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

止，曷令不行？化盜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

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君為

之道：漢太平而優游，今已太平是貴塞也。今已優游是望得也。史記：周公作樂，優游三年。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

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何必偃仰，誦信若彭祖，

响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莊子曰：吹噓呼吸，故納新氣，驅舊氣，已矣。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簫，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又曰：赤松子者，神農時

兩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趙充國頌 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常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楊子雲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漢書曰諸羌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書宣紀曰元鳳元年西羌反漢命虎臣，惟

後將軍，毛詩曰進厥虎臣關如越虎漢書曰昭帝時種充國為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日擊我六師以修我戎又曰徐方豎鶩既臨其域，

諭以威德，漢書曰充國至西部都尉府欲以威信招降罕罕乃上疏曰因田致鸞威德兼行有守矜功，謂之弗克。應劭曰酒泉太守辛武賢言充國屯田之便不如擊之論語曰重耳反諷伐

功，請奮其旅，于罕之羌。章昭曰罕羌名也蘇林曰在金城兩武賢言但擊罕先零自降也天子命我，從之鮮陽。應劭曰宣帝使充國

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漢書曰充國封管平侯屢奏封章言屯田之便不從武賢之策料敵制勝威謀靡亢制勝已見張遂克西戎，還

師于京。漢書曰充國奏言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毛詩曰內與于中國寧及鬼方毛萇曰

零戎是也尚書曰惟周王四征弗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詩小雅曰方叔在止其車三千又大雅曰江漢之讎王命召虎在漢中

與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毛詩曰赳武夫公侯干城尚書曰武王曰島哉夫于尙桓桓

出師頌 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字昭伯女弟為和熹皇后安帝立隨為虎賁中郎將封上蔡侯涼州叛羌搆游西州詔騭將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隨西屯漢陽征西校尉任尙與羌戰大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隨為大將軍既至

大會羣臣賜以東帛飛馬

孫評文選 卷四

二五九

史孝山

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沛國史字孝山以文章顯文章志及集林今書七志並同皆載孝山出師頌而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岑和遂鄧后頌并序計莽之末以訖和燕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與頌明帝問殺書耶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為和燕之頌明矣然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當和燕之際但書與散亡未詳孝山爵里諸家遂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非也隨

則鄧后之兄元舅則隨也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霄映，素靈夜歎。皇運來授，萬寶

增煥。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應劭曰五星所在其下以養取天下也又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蛇分為兩後人至蛇所有一媪夜哭人問媪媪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也歷紀十

二，天命中易，漢書曰漢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也西零不順，東夷遘逆，西零即西零也乃命上將，授以雄戟。顯于

桓桓上將，實天所啓，桓桓已見上文左氏傳晉侯賜畢萬魏下偃曰以是始當天啓之矣允文允武，明詩悅禮，毛詩曰允文允武昭格烈祖左

憲章百揆，爲世作楷。禮記曰仲尼靈章文武尚書曰納于百揆禮記曰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昔在孟津，惟師尙父，尙

素旄一麾，毛詩曰素旄一麾一區宇，鬻子曰武王伐紂乃命太公把旄以麾蒼生更始，朔風變

楚，若生猶鬻首也尙書曰至于海隅蒼生朔北方也史記于賈問樂曰舜彈五絃之琴歌涓風之詩而天下治紂廢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何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首舜樂好之故天下治也夫北者敗也鄭者陋也紂樂好之故身死國亡薄

伐獫狁，至于太原，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薄伐言逐出之而已詩人歌之，猶歎其艱。况我將軍，窮城極邊，鼓無

停響，旗不斃囊，澤露遐荒，功銘鼎鉉。禮記曰夫鼎者有銘銘者論議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周易曰鼎金鉉我出我師，于

彼西疆，毛詩曰我出我車子彼牧矣天子饒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毛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又曰我送舅氏曰

氏傳趙衰曰郟鄩賦曰建干將之雄戟

孟清問何以解之路車乘黃介珪既削列壤酬勳。毛詩曰錫爾介珪以作爾寶今我將軍啓土上郡。尚書曰建邦啓土也傳子傳孫顯顯令問。毛詩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又曰令問令望

酒德頌

劉伯倫臧榮緒晉書曰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爲狹著酒德頌爲建成參軍卒以壽終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肩膊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

居無室廬。老子曰善行無轍迹馬融琴賦曰游閑公子中道失志居無室廬罔所自置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

提壺。說文曰醴酒器也苦闕切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左氏傳曰伯州黎謂鄭皇叔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司馬相如封

醴酒曰因雜糝神先生之略術臣瓚曰將赤白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北征賦曰遂奮袂而北征

戰國策張儀說魏王曰天下遊士莫不矚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春秋盛精符曰亂鋒起君者贊施先生於是方捧甕承槽銜杯漱

醪。劉熙孟子注曰槽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奮髯踈踞枕麴藉糟。漢書曰朱博選瑯邪齊都舒綬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爲俗耶又曰尉佗懸絲箕踞無思無慮其樂陶

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

肌利欲之感情。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毛詩曰君子陶陶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

萍，廣雅曰擾擾亂也。二豪侍側焉，如螺贏之與螟蛉。二豪公子處士也，隨已而化類。螺贏之變螟蛉也。法言曰螟蛉如猶何如也。蛉之子，螺贏視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化仲尼也。李軌曰螟蛉桑蟲也，螺贏蜂蟲也，有類也。蜂蟲無取于桑蟲，而蠶之幽而養之，視曰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蟲矣。速疾哉二三子受學仲尼之化疾也。

漢高祖功臣頌

陸士衡

相國鄼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邑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縮，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穎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傅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

芒芒宇宙，上參下躡。天以清為常，地以靜為本。今上參下躡，言亂常也。參不精澄之貌也。楚錦切。國語：射父曰：民神異業，敬而不諂，賈遠曰：躡，躡也。波振四海，塵飛五

岳。波振歷飛以喻亂也**九服徘徊，三靈改卜**。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春秋元命苞曰遠起天地始演人君通三靈之祀交錯同端**赫矣高祖，肇載天祿**。書尚

曰天祿**沈跡中鄉，飛名帝錄**。中鄉即中陽里也漢書曰高祖中陽里人尚書璇璣圖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慶雲應輝，皇階授木**。漢書范增謂項羽曰吾使人望

沛公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皆五帝精必有諸神扶助使開階立授木均曰遠道也春秋保乾圖曰黑帝治八百歲運極而授木蒼帝七百二十歲而授火言漢之歷運為周木德所授也**龍興泗濱，虎**

嘯豐谷。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漢書曰高祖居泗上亭長淮謂子曰虎嘯而谷風至漢書曰高祖居沛豐**彤雲晝聚，素靈夜哭**。漢書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乘常有雲氣故從在常求得季形

丹色也素靈夜哭已見上文**金精仍頽，朱光以渥**。漢書郊祀志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時洞白帝至獄公者明漢當**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尚書曰宅心知訓又曰俊民用章賈植與陳琳書曰驟驟不常一步應良御而効足

數失軍何當與國中卒輒補缺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綢繆叡后，無競維人**。毛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漢書曰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蘇布反上

百姓尚書曰符繇繇稱德**體國垂制，上穆下親**。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班固蕭何述曰營周易曰君子以振民勸德**都立宮定制修文然軍威則上禮刑約則下親****名蓋羣后，是謂**

宗臣。班固漢書贊曰蕭何曹參位冠羣后聲施後世世為一代之宗臣張晏曰宗臣國所宗也**平陽樂道，在變則通**。論語曰貧而樂則通**爰淵爰暉，有此**

武功。莊子曰君子滿歡而雷聲毛詩曰文命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壞東**。漢書曰秦將王離圍鉅鹿秦擊王離軍破之又擊擊雷震**協策淮陰，亞迹蕭公**。漢書曰魏王豹反秦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越大破之又從韓信擊趙大破之又從韓信擊魏

文成。大舉電擊雷震**作師，通幽洞冥**。漢書張良終諡曰文成侯又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永言配命，因心則靈**。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維此王

孫評文選卷四

季因心 窮神觀化，望影揣情。周書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史記太史公曰：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

是關，鴻門是寧。漢書曰：漢王與西入武關，其曰：臣聞秦將屠者賈豎易動，以今持重實昭秦將果欲進和沛公欲聽

要項伯見沛公沛公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 隨難榮陽，即謀下邑。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英布楚

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 銷印碁廢，推齊勸立。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榮陽，酈食其曰：誠復立六國

印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其劫漢王因封之班固漢書述項良曰：推齊銷印，驅致越信 運籌罔陵，定策東襲，

三王從風，五侯允集。漢書曰：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彭越期會擊楚至罔陵，王信則楚易敗也。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擊布

王用其計諸侯皆至史記曰：漢部五諸侯兵東伐楚，又蘇秦曰：梁從風而動 霸楚實喪，皇漢凱入。周禮曰：師有

高覽，彌翼鳳戢，託迹黃老，辭世卻粒。史記真曰：穎奔人間，事從赤松 曲逆宏達，好謀能深，西都賦

去遠論語子 遊精杳漠，神迹是尋，重玄匪奧，九地匪沈。重玄天也，鄧析子曰：九地之下，重天之巔 伐謀先兆，擠響于

音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繼冠于曰：音者所以調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奇謀六奮，嘉慮四迴。漢書曰：陳平凡

秘之世莫得聞宋仲子法言注曰：張良為高祖畫策六陳平出奇策四皆 規主於足，離項于懷，格人乃謝，楚翼

實摧。漢書曰：淮陰侯破齊王使使來言漢王怒而罵平，躡漢王王禧乃厚過齊使音義曰：躡謂平疏漢王足也。漢書曰：項

臣父亞父去發病死尚書 韓王寤執，胡馬洞開。漢書曰：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陳平曰：陛下第出為遊擊，事信則天子郊

日格人元龜問政知吉

迎師執縛之毛獲詩傳曰窘困也漢書曰上至平城爲匈奴所圍高祖用平奇計使單于歸氏解圍以得出

迎文以謀，哭高以哀。漢書曰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誅諸呂

匈奴所圍高祖用平奇計使單于歸氏解圍以得出

悲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孔安國尚書傳曰神妙無方

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孔安國尚書傳曰神妙無方

虎噬，凌險必夷，摧剛則脆。呂氏春秋曰凡兵之用也攻亂則脆

漢王乃拜信大將軍信說漢王曰今王舉兵而東三秦皆反與楚和以信

從間道登山而望趙軍成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後趙壁

合而爲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倏掠如火則彼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用兵之法也

拾代如遺，偃齊猶草。漢書曰信進擊代僉夏說陶與李奇曰代相也孟康曰昔

遂表東海。漢書曰信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又曰信平齊使人言于漢王齊多變反覆之

取其旅。漢書曰齊王走高帝使使于楚楚使龍且救齊與信夾灌水陣信乃夜令人爲萬餘灌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

劉項懸命，人謀是與。漢書通說信曰當今之時兩主懸命於足下

下權在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自以功大漢不奪我齊遂不聽尚書曰惟帝念功

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卽

爾瞻翼爾鷹揚。杜預左氏傳注曰鷙鷙與鷙鷙古字通也毛詩曰

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卽

孫評文選 卷四

平敘中有
長短有分
合有詳略
見筆法之
變化

宮舊梁。漢書曰漢使人賜越將軍印綬使下濟陰以擊楚大敗楚軍拜越為魏相國漢彭彭城越背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烈烈

黥布，眈眈其眄。漢書曰黥布姓英氏項梁定會稽布以兵屬之周易曰虎視眈眈名冠彊楚，鋒猶駭電。漢書曰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觀幾蟬

蛻，悟主革面。漢書曰漢王使爾何說布而布與何歸漢淮南子曰蟬飲不食三十日而蛻周易曰小人革面以從君也擊彼梟風，翻為我扇。漢書曰上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

天命方輯，王在東夏。東夏即陽夏也漢書曰元凶謂項羽也漢書曰孫遵業全祚保國謀之不臧舍福取禍子日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元凶既夷，寵祿來假。元凶謂項羽也漢書曰孫遵業全祚保國謀之不臧舍福取禍保大全祚，非德孰可？左氏傳楚子曰

士也罔極，自詒伊愧。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王離圍之餘自度士也少時及魏公子毋

俯思舊恩，仰察五緯。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王離圍之餘自度思為客毛詩曰文王有聲

脫迹違難，披榛來泊，改策西秦，報辱北冀。漢書曰漢定三秦方園章都驍丘耳謁漢王又曰漢

悴葉更輝，枯條以肄。以木為喻也漢書曰漢立耳為趙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

越遷晉陽。漢書曰韓王信故韓王孫也漢立信為韓王上以信壯居盧縮自微，婉變我皇。漢書曰高祖與

踰功踰德，祚爾輝章。漢書曰韓王信故韓王孫也漢立信為韓王上以信壯居人之貪禍，寧為亂亡。漢書曰

吳芮之王，祚由梅鎔，功微勢弱，世載忠賢。漢書曰

日高祖周縮遂將其眾亡入匈奴死胡中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鄭玄曰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也

韓王信故韓王孫也漢立信為韓王上以信壯居

韓王信故韓王孫也漢立信為韓王上以信壯居

韓王信故韓王孫也漢立信為韓王上以信壯居

韓王信故韓王孫也漢立信為韓王上以信壯居

初叛秦吳芮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遇丙之將梅誦與管政析酈上以錫有功武
關故德芮徒為長沙王高祖賢之詔御長史沙王忠其著之甲令音義曰錫呼支切願持益切
劉賈將萬人騎數百擊楚
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
我圖四方股薦其勳
漢書曰漢王追項籍至固陵賈使人
問招楚司大馬周殷周殷反楚佐賈
庸親作勞舊楚是

分往踐厥宇大啓淮墳
漢書曰高祖子弟弱昆弟少欲王同姓以鎮天
下詔立賈為荆王淮東毛詩曰鋪敦淮墳天
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

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
漢書曰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
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
毛詩曰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淑人君子實邦之基
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義形於色憤發于辭
漢

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
日陵為人少文在氣好直言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
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主亡與亡末命是期
任昉為范雲立

太宰
絳侯質木多略寡言
漢書曰周勃為人木強敦厚
論語摘輔曰子然公腹多略
曾是忠勇惟帝攸歎
漢書曰始呂后問宰相高

雲驚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豸奄有燕韓
漢書曰陳豨反勃復擊豨破之斬豨定代郡九縣
燕王盧縮反勃破縮軍上蘭定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

以武斃呂以權
漢書曰高后崩呂產乘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
議諸呂左傳樂榘于謂范宣子曰夫討亂在機
滌穢紫宮徵帝太原
漢書曰勃已滅諸呂
遂共迎立代王是為

孝文帝勃曰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榘公入宮載少帝出
乃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張衡羽獵賦曰開關兮坐菜宮
實惟太尉劉宗以安
漢書曰高帝以勃為太

震主自古所難
漢書曰勃何曹參使增求高祖迎立
勳耀上代身終下藩
漢書上曰丞相朕所重其為朕
率列侯之國乃免丞相就國罷

帝幽薨
漢書曰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增求高祖迎立
張揖實述幽薨
宣力王室匪惟厥武
揔干鴻門披闔帝宇聳

顏誦項掩淚悟主
漢書曰項羽在鴻門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聞事急乃持楯入曰沛公先入定咸陽以待大王大王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高祖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噲乃

韓翃直入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體也高帝笑而起尚書帝曰余欲宣力禮記子曰掠于而山立武王事也班固漢書贊曰金日磾以為敬慎主忠信自著

曲周之進于其哲兄

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漢書曰鄒食其進其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略地漢書谷永謝王鳳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

振威龍蛻據武庸城六師實

因克荼禽黥。

漢書曰燕王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蛻破荼音義或曰龍蛻地名也音吞漢書曰商又從擊黥布兩陳以破布軍又曰布軍與上兵遇霸西上乃壁庸城鄧展曰地名也

猗歟汝陰綽綽

有裕。

毛詩曰猗與那與又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

戎軒肇迹荷策來附。

漢書曰上降沛為沛公以嬰為太僕常奉車

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

儲時又平城有謀。

漢書曰嬰從擊項籍漢王不利馳去見季蓋魯元載之漢王急馬能取兩兒李之嬰當收戰行面雖樹龜背灼曰今京師謂抱小兒為擁樹漢書曰平城之難冒頓乃開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問請徐行擊皆持滿外鄉

乘風藉響高步

穎陰銳敏慶為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功。

漢書曰項籍敗垓下去嬰追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斬籍

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

漢書曰嬰渡江定吳選定淮北呂氏春秋曰順風而呼聲齊歷下軍風逐栢奏殘傳

夷王殄國俾亂作懲。

陽陵之勳元帥是承

信武薄伐揚節江陵。

漢書曰嬰計欲稍成鼻以東屯鞏維以距楚酈食其曰願足下急進兵收取梁陽據敖庚之栗蓬成舉之

即倉敖庚據

險三塗。

漢書曰漢王數困梁陽成鼻計欲稍成鼻以東屯鞏維以距楚酈食其曰願足下急進兵收取梁陽據敖庚之栗蓬成舉之

進謁嘉謀退守名都東窺白馬北距飛狐。

即倉敖庚據

恢恢廣野誕節令圖。

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歸矣老子曰天網恢恢班固漢書述曰陳湯誅節救

身死于齊

輶軒東踐漢風載徂。

漢書曰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下使酈食其說齊齊王田廣以為然罷歷下兵守備

身死于齊

非說之辜。

漢書曰韓信聞食其下齊乃襲齊王齊王田廣開漢兵至以為食其賢已乃烹食其

我皇實念言祚爾孤。

漢書曰高祖舉功臣食其封其子為高梁侯

輅被褐獻寶。

漢書曰韓信聞食其下齊乃襲齊王齊王田廣開漢兵至以為食其賢已乃烹食其

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

伊洛定都鄴鎬漢書建武謂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商異而都維陽不便不入關雒秦之固是日柔遠鎮邇實敬

攸考毛詩曰柔遠能迓以定抑抑陸生知言之實毛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漢書武昭曰詩云九變復實往制

勁越來訪皇漢漢書曰中國初定尉侮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買賜作印為南越王附會平勃夷凶翦亂漢書曰

不交權太尉深相結平乃以五百金為終侯壽太尉勃亦報如之則呂氏謀益壞及誅呂氏買頗有力焉所謂伊人邦家之

彥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迨迨又曰彼己之子邦之百王之極舊章靡存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漢德雖

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靡三代憲流後昆漢書曰

臣願微督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臣願采古禮與秦儀惟就之上曰可其儀就皇帝登出房諸侯王以下莫不震

恐肅敬高帝曰今日知為皇帝之賓也別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毛詩曰韓侯廟之闕其盈門包咸論語注云三代夏殷周也尚書曰垂

裕後無知叡敏獨昭奇迹察侔蕭相貺同師錫蕭何進韓信無知進陳平故曰侔也漢書曰陳平降漢因

乃資觀無知尚書師錫帝曰有鯁在下曰虞舜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紓漢披楚唯生之績漢書漢王曰孰為我使淮南使之發兵

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往說布布歸漢毛詩曰鄩水東注惟禹之績潘潘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漢書曰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

項王無道放殺其主三軍之衆為之素服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學也漢王曰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旃

善於是為義帝發喪兵皆絳素擊楚之殺義帝者論語素王受命識曰河受圖天下歸心紀信誑項軫軒是乘

且得休王乃復走梁嗎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園羽乃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書司馬遷述曰大略孔明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

攝齊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

漢書曰：項羽圍漢王榮陽，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去矣。羽燒殺信，論語曰：「攝齊升堂。」

漢王得遜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論語曰：「攝齊升堂。」

周苛慷慨，心若懷冰。

應劭風俗通曰：「言人清高如冰之潔。」

刑可以暴，志不可凌。

漢書曰：周苛、呂卬守荊陽，楚破秦，陽欲令將奇，呂卬曰：「若越降漢王，不然而今為虜矣。」項王怒，烹苛。

貞軌借沒，亮迹雙升。

謝承後漢書黃向對策曰：「雷陳義重，出則雙升。」

後嗣是膺。

漢書曰：苛子成以父死，王事封為高掾，侯又曰：「獲平侯紀通，尚符節，張晏曰：「紀信子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

雖順，王心有違。

毛詩曰：「行道遇，遇中心有違。」

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是謂平國，寵

命有輝。

漢書曰：漢道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歸太公。媼，漢書項羽傳曰：「歸漢王父母妻。」

物，清濁效響。

文子曰：「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奚仲為工師，是以離叛者寡，從者衆，若風之過簫，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物也。」

大人于興，利在攸往。

曰：賢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弘海者川，崇山惟壤。

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

韶護錯音，袞龍比象。

龍衣也，左傳曰：「賦哀伯曰：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明明衆哲，同濟天網。

毛詩曰：「明明管侯，崔實本論曰：「以緝海內之確。」

獻其朗。

廣雅曰：「鑿，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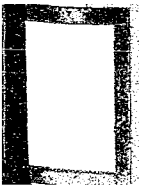
文武四充，漢祚克廣。

尚書曰：「光被四表，孔安國曰：「光充也。」

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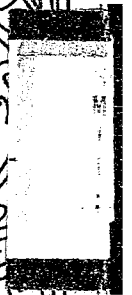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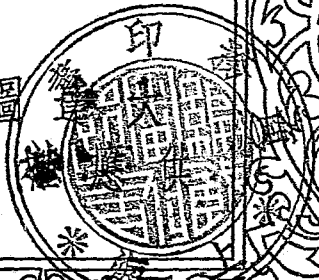
82

449012



孫批
文選

書圖
行刊
570





3 1761 3561 8

87474

M6

I212-1

10
5

只此段
語寫盡
其絕

佳處正寫
一處中寫
出東人方
畫矣此詞
出就此描
自出亦為
人飲其為

標註
孫評文選卷五

贊

東方朔畫贊并序

夏侯孝若咸榮籍晉書曰夏侯湛字孝若諱國人也美容儀才華富盛早有名譽與潘岳友善時人謂之連璧為散騎常侍此贊為當時所重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漢書曰朔為大中大夫又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漢書地理志無厭次縣而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疑地理誤也魏建安中

年為趙安元年今云魏疑誤也。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漢書平原郡有樂陵縣也事漢武帝，漢書具

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家語孔子曰老聃博古而達今王肅曰博達古今而好道周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又曰變通者趨時者也以為濁

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遊以取位。王逸楚辭序曰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頽頽以傲

世。論語曰直道而事人解嘲曰躬行以頽頽而取世資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家語南宮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班固漢書贊曰朔正諫似直明節

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班固漢書贊曰朔詼諧達占其事浮淺字書曰詼嘲也口同切孔安國尚書傳曰諧和也史記太史公曰王翦偷合取容潔其道而穢

其迹。班固漢書贊曰朔穢德似隱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魏玄曰張弛以弓



言其學識

全用平敘

後點出作

贊之由

并及器度

兼及談事

一敘中已

談東方先

生一專并

其亦在

野寧人也班固漢書東方朔述曰地張沈存周

易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無常非離華也

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材，揚子雲解嘲曰

雖其人之瞻智，倘儻博物，觸類

多能，史記曰管仲連好奇偉僂之說策左氏傳晉侯問子產之言曰博物

君子也周易曰觸類而長之論語太宰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合變以明竿，幽贊以知來。問易曰夫又

變者也及曰幽贊於神明而生

著又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

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左氏傳曰左史倚相經過王曰是

者何也昔平

家衆流之論

漢書曰陰陽家流者蓋出於秦和之官圖河圖也緯五緯也

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

莊子曰支離疏鼓箒播耜足以食十人帶首所漢書曰上管

使諸數家射覆不能中使朔射之連中輒賜帛逆逆刺也

經脈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

漢書曰醫經者原人

石湯火之所施謂百藥齊和之所

宜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

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

孔安國尚書序曰研精

經目而諷

於口，過耳而闡於心。

孔融薦禰衡表曰目所一見

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凌轢卿相，嘲哂

豪華，籠罩靡前，踏籍貴勢。

漢書曰張楚並與兵相踏籍

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

視儔列如草芥。

十洲記曰朔弄萬乘傲王公孟子曰

雄節邁倫，高氣蓋世。

漢書項羽歌曰力

可謂拔

乎其萃，遊方之外者已。

孟子曰聖人之於人亦類也出於其類拔於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莊子曰于桑戶

談者又以先生噓吸冲

歌子貢遊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乎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孔

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也遊方之內者也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敬之外也

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

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淮南子曰至人蟬蛻

帝時案去

後見會稽

神交造化，靈為星辰。

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遊通高誘曰造化天地也應劭風俗通曰東方朔是

作贊之由
包括

贊詞稍平
只退不終
否二句已
包括舉多
三稱先生
末法亦好

杖感例之

化無
帶也

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此國謂樂陵也其父為樂陵郡守史傳不載難得而知也僕自京都，

言歸定省，京都洛陽也毛詩曰言言歸禮記曰凡為人子之禮皆定而後省觀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

之遺像，楚辭曰馮翼遺像何以識之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矯矯輕舉之貌也毛詩曰矯矯武臣周易曰肥遯無不利又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退不終否，進亦避榮。周易曰物不可

以同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楚辭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足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渥而無滓，既濁能清。論語子曰渥而不瀦

而徐清汙而徐盈無滓伊何，高明克柔，尚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能清伊何，視汙若浮。班固東方朔述曰樂

在必行，處淪罔憂，周易曰樂則行跨世凌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

其道猶龍，莊子曰孔子見老聃而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何規哉孔子曰吾乃於是乎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余口張而不能啗子有何規於老聃哉染迹朝隱，和而不同，

史記東方朔曰如期所謂避俗於朝廷間也論語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孟子曰居下位而不違於上不可得而治也尚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我來自

東，言適茲邑，茲邑謂樂陵也毛詩曰我來自東等雨其濛爾雅曰適往也敬問墟墳，企佇原隰。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允企伊佇墟墓徒存，精靈

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爾雅曰東西棖棟

傾落，草萊弗除，呂氏春秋曰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悠悠見上文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佚有禮，神監孔明，尚書咎繇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毛詩曰祀事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三國名臣序贊

袁彥伯

檀道濟晉陽春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爲大司徒府記室參軍稍遷至吏部郎出爲東陽郡守卒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漢書成帝詔曰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爲之立君以統理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以

佐之。墨子曰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爲未是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

賢曰若歷世而長存又曰繼體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武王曰稱爾戈比爾干宋均樂勵撥儀注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

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鄧析子曰聖人遺造一世間宰匠萬物之形漢書鄒陽上書曰聖王制世元首

經略，而股肱肆力。尙書咎繇謨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遭離不同，迹有優劣。王命論曰遭遇異時禪伐不同孝至於體

分冥固，道契不墜。言至於君臣之體分既固於冥兆上下之契亦存而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若顏籀曰革歲也孟

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寧。舜舉八元八愷用之於堯時也成湯得伊尹武王得呂望而威嚴安也三賢進而小白

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三賢管仲鮑叔牙隰明也五臣狐偃趙衰顛顛魏武子司空季子中古凌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

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呂氏春秋曰天

遊園地道方強人之所以立上下主執圓臣處方方圓不易國乃昌高誘曰上君也下臣也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甯以

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論語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在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又曰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之接輿以之行歌，魯

連以之赴海。論語楚狂接輿欲而過孔子史記曰魯連子下柳城田單歸而欲傳之魯連逃隱於海上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

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論語比考識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劇秦美新曰地合符契

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延負輓楚客謂春申君曰昔者騏驎駕鹽車上吳坂遲時值龍顏，則當年

控三傑。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應劭曰顏頰類也漢書上曰夫運策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漢之得材，

於斯爲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

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左氏傳幸孔謂晉侯曰君務靜亂無敵於行又劉子謂趙孟曰盍遠矧萬功而大庇民論語子曰抑亦可以爲次也夫時方顛沛，則顯

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時

難，遭時匪難，遇君難。論語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莊子謂魏王曰土有道德而去弊履穿此所謂非遭時者也文子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化所以千載不一也故

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孟子曰齊人有言雖有智辯不如乘勢雖有能基不如待時漢書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事勢可

爲流涕者二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然此文云萬歲一期蓋甚言之以遇下文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無解者是且暮遇之也千載一

遇，賢智之嘉會。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况彭寵俱遭際會順時承風列爲審輔忠孝之策千載一遇也博奕論曰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遇之不能無欣，喪之

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

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文字曰必有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左氏傳子產曰吾以救世論時

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尚書曰有夏啓德民暨塗炭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舉才不以標鑒，

故久之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

神器遷逼，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公達慨然，志在致命，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至

如身為漢隸，而迹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

以文若既明，名教有寄乎？言文若殞身既明仁義之道且寄迹於名教之地也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莊子曰仁義已

明而分守次之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為鶴賦曰生之理足矣相與弘道，豈不遠哉？弘道已見上文崔生高朗，

折而不撓，管子曰夫玉溫潤以澤仁也折而不撓勇也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

者哉？鍾會與吳主書曰執笏之心載在名策左傳管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然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禮記曰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

位，漢書曰羣臣謹奉天子璽符代王送即天子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孫卿

子孔子曰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則載舟亦能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壤袂於後，

仁義已見上文漢書公孫瓚曰瓌瑛而正議者獨大王耳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

樂，遠明風流。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叔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周易曰君子履器於身待時而動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治國以禮，民無怨

聲，論語曰爲國以禮孝經授神契曰刑罰不濫，沒有餘泣，蜀志曰廖立爲長水校尉誹謗先帝於是廢立爲庶人徙汝得萬國之懼人心說善無怨聲

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

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

詠矣。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繼守

聖人之王，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吳志曰孫策字伯符江表傳策令曰周公瑾

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周瑜與備并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吳志曰

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國語曰使張老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吳志曰策無以事授權

神情所涉，豈徒蹇愕而已哉？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史記魏長謂商

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讖。吳志曰權以公孫淵稱蕃遣張弼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

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

間，俄有不同，論語子曰用之况沈迹溝壑，遇與不遇者乎？漢書高祖功臣頌曰沈迹中鄉孟子曰志士

詩頌之作，有自來矣。家語孔子曰諸侯之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子夏毛詩序曰國史明乎

雖大旨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爲世

作範，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為之讚云。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袁煥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陳泰字玄伯。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火德謂漢也。班固漢書高紀贊曰：「旒纒。」尚赤協于火德。周易曰：「大過，大者過也。」洪飈扇海，二溟揚波。陽波喻。虬虎雖

驚，風雲未和。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潛魚擇淵，高鳥候柯。周易曰：「美士有飛鳥歸之，設於天魚，靈蹄之沸。」於淵左氏傳曰：「仲尼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赫赫三

雄，並迴乾軸。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三雄鼎足。」競收杞梓，爭采松竹。國語聲子謂子木曰：「若杞梓皮草楚實遺之。」昭曰：「杞，良才也。孫子曰：「良人在冬則松竹也。」鳳不及

棲，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香草善鳥。皆喻賢也。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探頤賞

要。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又。日月在躬，隱之彌曜。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往，甲之曰：「子甚約而詳論語，顏淵曰：『鑽之彌堅。』」者修身以明，汗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文明映心，

鑽之愈妙。孫卿子曰：君子通則文而明窮則約而詳論語，顏淵曰：『鑽之彌堅。』滄海橫流，玉石同碎。孟子曰：當堯之時，洪水橫流，尚書曰：「火炎昆岡，玉石俱焚。」達人兼善，

廢已存愛。孟子曰：古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謀解時紛，功濟宇內。老子曰：解其紛。始救生人，終明風概。魏志曰：太祖

中守尚書令，蓋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帝以香或或以為太祖水與義兵，以匡朝，察國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軍至濡須，或病留壽春，魏氏春秋曰：太祖饋或食，或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

公達潛朗，思

同著蔡法言曰穆里之智也使知國者非吾以疾為著蔡也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迹，邁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

彌泰魏志曰荀攸與議郎何顛等謀殺董卓而登收顛收擊獄題臺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班固漢書述曰子明光發迹西懸蔡甚禱復碑曰景命不延避此顛沛情情幕裏算無不經魏志

荀攸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謀讎讎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左氏傳右尹革曰所昭之情倍 聖聖通韻，迹不暫停，雖懷尺璧，顧晒連城，史記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昭

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 知能拯物，愚足全生。魏志曰魏國初建攸為尚書令從征孫權壽太祖每稱公逢外愚內

身莊子曰子真而不諒 郎中溫雅，器識純素，魏志曰魏國初建攸為尚書令從征孫權壽太祖每稱公逢外愚內 貞而不諒，

通而能固。論語子曰君 恂恂德心，汪汪軌度，德心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若萬頃之陂 志成弱

冠道敷歲暮。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韓詩曰騷華在 仁者必勇，德亦有言，論語子曰有德者必 雖遇履

虎，神氣恬然。魏志曰呂布擊袁術於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

使彼固君子耶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一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周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列子曰至人者神氣不變 行不修飾，名

迹無愆，班固漢書贊曰傳不疑 操不激切，素風愈鮮，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疎朗，牆宇

高巖。蔡邕度侯碑曰朗鑒出於自然矣風發 忠存軌迹，義形風色，義形於色 思樹芳蘭，剪除荆棘，爾芳

以喻君子荆棘以喻小人 人惡其上，時不容哲，左氏傳曰伯宗之妻曰 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

霜雪，孔融薦禰衡表曰忠 運極道消，碎此明月。魏志曰炎為中尉太祖為魏王楊訓發表褒述盛德炎取訓表卓視之

辭色無撓太祖遂賜疾死周
易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景山恢誕韻與道合桓子新論曰老子其心交還而與道合 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周易曰形乃謂之器王輔

嗣曰成形曰器列于文學謂叔龍
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處矣 和而不同通而不雜和而不同已見上文莊子曰純粹而不雜 遇醉忘辭在醒貽答魏志曰

科禁斯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遵問以實事邈曰中聖人雖白太祖甚怒度遠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
者為賢人適性循節僞醉言耳竟坐免刑文帝錢辭歷顯川與農中郎將軍萬幸許昌問遠曰願復中聖人不適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
叔謂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病以顯見 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恥尚

傳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後為光祿大夫薨見 民未知德懼若在己嘉謀肆庭讜言盈耳魏書曰羣前後敢陳得失

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子弗克 玉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言德 淵哉泰

書曰爾有嘉謀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 今日復聞嘉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 初字量高雅器範自然標准無假全身由直迹洿必僞處死匪難理存則易魏志曰

誅徵夏侯玄為大鴻臚徵年徙太常中書省李豐謀欲以玄輔政誅大將軍以玄代之天將軍徵開事下廷尉玄 萬物波蕩執

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劾自若班固漢書揚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史記太史公曰非死者雖處死者雖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苟悅

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漢紀論曰以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豈不哀哉 君親自然匪

由名教敬授既同情禮兼到李經曰資於事心以事母而愛 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

在忠孝漢魏春秋曰魏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怨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粲散騎常侍王素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

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世語曰王沈王粲跪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遂被文王殺之魏志曰清河王經甘

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裴松之曰經字彥緯今云承宗蓋有二字也 玄伯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室

班固漢書述曰樂昌為質不控不詭論謂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

及陞漢書實誼上書曰人主之尊譬如堂堂柱如陸故陸九級上廉遠 地則堂高陸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履理勢然也

心禮。千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弑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當陳平垂涕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諫諍充以

門之外見危致命已見上文。**堂堂孔明，基字宏覽，**堂堂，見上。**器同生民，獨稟先覺。**孟子曰伊尹曰天之生斯人也，使之先覺者也。

勝風流，遠明管樂，孫綽子曰聖賢極其標勝，有大力矣管樂已見序也。**初九龍盤，雅志彌確。**周易曰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

天之龍謂之蟠龍。**百六道喪，于戈迭用，**漢書湯九厄曰初八百六陽九首義曰。**苟非命世，孰掃霧霧。**孟子曰五百

與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爾雅曰天氣下地氣不應曰霧孔安國尚書傳曰霧陰氣也武功切今協韻音夢。**宗子思寧，薄言解控，**蜀志曰劉備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後也

已能解之也左氏傳王子伯駢曰無所控皆杜預曰控引也。**釋褐中林，鬱爲時棟，**亮爲丞相故曰時棟。袁宏後漢書郭林宗與陳留盛仲明書曰足下諸人爲時棟梁。**士元弘長，雅性**

內融，謝承後漢書曰融雅性高厲。**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六韜曰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周易曰終始以知終。**喪亂備矣，勝**

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胡廣書曰建德流清風。**綢繆哲后，無妄惟時，**毛詩曰綢繆束緝毛萇曰綢繆猶緝

夙夜匪懈，義在緝熙，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緝熙見上文。**三略既陳，霸業已基。**蜀志曰劉璋既還成都先主常爲璋北

襲成都璋既不武素無備璋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也揚國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強兵據守關頭聞敵有隙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未去道與相期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于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

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運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矣光主然其中計即朝朝便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就爲軍中郎將卒**公琰殖根，不忘中正，豈日摸擬，**

日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衡冲達，秉心淵塞，**毛詩曰秉心淵淵。**媚茲一人，臨難不惑，**毛詩曰媚茲一人。**疇昔不造，**

假翻鄰國，蜀志先主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賊順流，道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

進能徽音，退不失德。蜀志曰：魏文帝謂操曰：君舍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郭、權。對曰：臣過受劉氏殊遇，降吳不可。還軍，卒。後為車騎。

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眄。鳥擇木已。公瑾英達，朝心獨見，披

草求君，定交一面。崔實本論曰：且觀世人之相論，也從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決。桓桓魏武，外託霸迹，志掩衡霍，恃戰忘敵。

二山在吳之境，淮南子曰：夫道款字宙而章。三光高誘曰：三光日月星也。子布擅名，遭世

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吳志曰：張昭謂孫策曰：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良史。起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必敬，止戈。王略威夷，吳魏同寶。

應瑒釋寶曰：九有。遂獻宏謨，匡此霸道。東觀漢記：張堪把朱暉，將曰：欲以妻子託朱生。

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實由老臣。吳志：張昭謂權曰：昔太后、桓王不才為世出，世亦須

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迹草萊，荷擔吐寄，乃構雲臺。

吳志曰：初，權見權欲權曰：為將軍計，惟有那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隆機。子瑜都長，體性純懿，

諫而不犯，正而不毅。都長謂覽貌都閉而雅性，厚也。謝承後漢書曰：朱皓德行純懿。將命公庭，退忘私

位，吳志曰：建安二十年，權遣使蜀，通好劉備與弟亮。但公。豈無鵲鶴，固慎名器。

毛詩曰：鶴鶴在原，兄弟翬翬。左氏傳：仲尼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伯

言蹇蹇，以道佐世，蹇蹇已見上文出能勤功，入能獻替。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焉可而譽不虧，能而進賢。謀寧社稷，解

紛挫銳，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正以招疑，忠而獲戾。吳志曰：遜為丞相，太子有不妥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

傳吳參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魏元歎穆遠，神和檢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毛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

累道中使貢饗，遜憤恚致卒。詩曰：伏誥曰：自行東俯說無毀玷。立上以恆，匡上以漸。吳志曰：雍訪及政職所宜，極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清不增潔，濁不

加染。言得清濁之宜也。仲翔高亮，性和物，吳志曰：翻性不和，協俗多見毀謗。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

道受黜。吳志曰：翻數犯顏，諫靜權不能悅，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俗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途徒翻交

鱗，說者嬰之則不齒矣。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嘆過孫陽，放同賈屈。楚辭曰：騶騶踏於繁蓋兮，遇孫陽而得代。王逸曰：孫陽，伯樂姓名

也。孔叢子：子高對魏王曰：騶騶同轡，伯樂為之香，嗟玉石相糅，和諒既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原遂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詭追傷之，因以自諒。

遇，毛萇詩傳曰：詭，誑也。衆多也。使陳切千載一遇已見上文。整轡高衢，驥首天路。鷲鷲賦曰：專收整轡，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鄒陽

流，俯弘時務。毛萇詩傳曰：提，舉也。名節殊塗，雅致同趣。周易曰：殊塗而同歸，齊康

也。不在祀典。呂氏春秋曰：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仁義在躬，用之不匱。論語曰：孝子不匱，毛萇曰：匱，竭也。尚

想重暉，載挹載味。羊秀衛公諱曰：仰後生擊節，懦夫增氣。魏略：王朗答太祖曰：承旨之日，撫掌擊節，孟

符命

頓挫處
佳前後
情自相
顯神絕

鐘張符瑞
而歸於德
薄自謙正
凡入君身
分妙於稱
頌者

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張揖曰垂懸也統緒也理通也文王重易六爻窮理盡性是以業隆於

綴緜，而崇冠於二后。孟康曰程繹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輔揆厥所元，終都攸卒。張揖曰都於也

元始也。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顯號尊名

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滂曼羨。張揖曰逢遇也喻其德盛若遇原泉之涌出也服虔曰旁魄四塞，雲布

霧散。張揖曰旁魄布上暢九垓，下沂八埏。孟康曰暢達也垓重也沂流也埏若鏡地之八懷生之類，沾

濡浸潤。固生氣之類協氣橫流，武節森逝。孟康曰始為惡者皆涇滅略味喻夷邇陬遊原，遐關泳沫。孟康曰邇近也原本

首惡鬱沒，晻昧昭晰。孟康曰始為惡者皆涇滅略味喻夷昆蟲闔澤，迴首面內。

然後囿騶虞之珍羣。言騶虞之羣在於苑囿之中毛萇詩傳曰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也。微麋鹿之怪獸。漢書音

導一莖六穗於庖。鄭玄曰導擇也一莖六穗謂犧雙觥共抵之獸。服虔曰犧牲也觥角

用角共一本。文類曰周放者餘龜於沼池之中至漢得招翠黃乘龍於沼。漢書音義曰

龍翠馬身黃帝乘之而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也禮樂志曰。文類曰是時上求神仙之人得上

奇物譎詭，倣儻窮變。漢書音義或曰倣儻事異也奇倣之欽哉符瑞臻

茲，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應劭曰航舟也休美也尙書旋機鈴曰武

得兵鈴謀來觀白魚入舟俯取魚以燎也

越周漢說
詳敘羣臣
之請

借筮口
中賦請封
符瑞既以
為驗歸於
作鴻名亦
垂文本人
禮也在此
用意在七
十起處
永保首名
與結撰
之為以氣

徵夫此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惡乎？服虔曰介大丘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泰山進讓之道，何其

爽歟？爽，揖也。進，漢可封禪而為說。爽，漢可封禪而為說。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諱，音惠文

先進讓也。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

至，不特創見。文穎曰不獨一物。造見也。創，初也。意泰山梁甫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漢書音義曰意者言泰山

帝太山梁父也。帝，太山梁父也。羣臣，惡焉。或曰：「且天為質，闕示珍符，固不可辭。」孟康曰天道質味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李奇曰缺闕也。

羣臣惡焉。或曰：「且天為質，闕示珍符，固不可辭。」孟康曰天道質味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李奇曰缺闕也。

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漢書音義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

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應劭曰風繩也言古帝王者但作一時之榮舉世而絕者則說無從顯稱於後世也。夫修德以錫符，

奉命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文穎曰越，踰也。為者進而踰也。故聖王不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漢書音

皆也。款，誠也。言不廢修禮地祇，告誠天神之義也。張揖曰蓋先禮中嶽而幸泰山。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

見上文。皇皇哉！此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皇皇，美也。卒業，也。貶，損也。卒，或為本。願陛下全之，漢書音

曰願以封。而後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屈桀錯事，漢書音

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樂得親日月末光，殊絕之明以展其官職設錯事業也。錯，干故切。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孟康曰猶，因也。春秋者正天時別人事諸

度春容結
意尾更有深

一類語意
生動筆端
飛舞絕佳
以符瑞旨

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
別人事敘述大義為一經也

將襲舊六為七，據之亡窮。服虔曰舊為六經漢欲七經
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

俾萬世得激清流，

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蜚古飛
字也

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

悉奏其儀而覽焉。

漢書音義曰掌故太
史官屬主故事者也

於是天子係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

張揖曰
係感動

之意也許皆
切傷或為沛

乃遷思迴慮，摠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

漢書音
義曰詩

歌詠功德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廣
博也符瑞之富謂班班之賦以下三章言符應廣大之富饒也

遂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

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
貌孟子曰天油然作雲

甘露時雨，厥壤可遊。

遊遊也言祥瑞層
臻故可遊遊也

滋液滲

漉，

鹿何生不育？說文曰漉下漉也又曰漉
水下貌草昭曰漉漉禁切

嘉穀六穗，我穡曷蕃？

李奇曰我之稼
穡何等不蕃穡

非惟雨之，又潤澤

之，非惟徧之，我汜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

周書王。晉曰萬
物熙熙非舜而誰

名山顯位，望君之來，

曰名山泰山也顯
位封禪之事也

君乎君乎！侯不邁哉？

李奇曰侯何也言
君何不行封禪

般般之獸，樂我君圃。

謂騶虞也春秋考異謂
曰虎班文者陰陽雜也

白質黑章，其儀可嘉。

毛萇詩傳曰騶
虞白虎黑文

皎皎穆穆，君子之態，樂我君圃。

聞其聲，令親其來，

親見
其來

厥塗靡從，天瑞之徵。

文穎曰其道何從
乎此乃天瑞之應

茲亦於舜，虞氏以興，

舞則騶虞
在其中

濯濯之麟，遊彼靈時。

漢書音義曰武帝洞五瑞獲白麟
故言遊靈時也毛詩曰麀鹿濯濯

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

帝用享祉。

帝天帝也白麟驅我君車之前因取
燎祭於天用敬享之答以祉福也

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

文穎曰
起至德

之類如規
類頭如此
類頭如此
類頭如此
類頭如此
類頭如此
類頭如此
類頭如此
類頭如此
類頭如此

揚子雲一
生作爲以
太玄擬易
論法言其
眞情宜其
爲此等文
於後世也

而見也楚辭曰 采色炫耀，煥炳輝煌，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文選曰：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如淳曰：書傳撥其比類，或以漢土德則宜有黃龍之應於成紀是也，故言受命者所乘。 厥之有章，不必諄諄。漢書首義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聖明其德，不必諄諄，有諄諄也。孟子曰：舜之有天下也，執與之。孟子曰：天與之乎？曰：否。詩之純切。 依類託寓，喻以封禪。漢書首義曰：當寄也。樹山也。言依事類託寓以喻封禪也。 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尚書曰：兢兢業業。毛詩曰：小心翼翼。爾雅曰：翼翼敬也。 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太公陰謀機之書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 徐廣曰：湯武雖居至尊嚴之位，而猶不失肅祇之道，舜所以在於大典，謂能顧者，其遺失言漢亦當不失恭敬而自省也。祭天是不忘敬，也不封禪是遺失也。毛詩曰：湯降不遐，上帝是臨。

劇秦美新 李充翰林論曰：揚子論秦之劇稱新之美，此乃計其勝負，比其優劣之義。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之號曰新。

揚子雲 王莽潛移龜鼎于雲進，不能辟穀，丹堯辭，鯁讓退，不能草玄，虛室頤性全真，而反露才以取寵，詭情以懷祿，素餐所刺，何以加焉。抱朴方之仲尼斯爲過矣。

諸吏 漢書曰：左右曹諸吏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 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並，媿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登庸欽明，已見上文。 作民父母，爲天下主。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又曰：爲天下君。 執粹清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難詞父老曰：勸愚乎參天貳地，神明已見，願延年曲水詩序。 配五帝，冠

三王，開關以來，未之聞也。開關已見西征賦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

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常有顛胸病，賈逵論語注曰眩惑也。關與眩古字通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先

馬已見曹子建黃射詩所懷不章，長恨黃泉。左氏傳鄭伯曰不及黃泉無所見也。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

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萬分處一已見江文通謝建平王上書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權輿天地，未祛睢眦眈眈。言混沌之始天地未開萬物眈眈而不定也。爾雅曰權輿始也。眈眈已見袁祖殿賦。許惟切。音眈或玄而萌，或黃而牙。言

地方開故玄黃異色而生萌芽也。易曰玄黃者天地之雜色也爰初生民，帝王始存。言初有生民之時帝王之義始存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君子。然後有君臣在乎混沌茫茫之時，

覺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混沌茫茫天地未分，覺聞罕漫不明之貌也。言天地未開，君臣始闢，善惡

而得濟厥有云上者，罔顯於羲皇。罔無也。顯明也。伏羲為三皇，故曰羲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左氏傳召公曰

糾合宗族于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困斯發。司馬遷書曰仲尼厄而作春秋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

仁義禮智。言有斯四德乃為神獨秦屈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史記曰秦自非子為附庸之邑，秦號曰秦。上書史記曰交王卒子莊襄王因襄文宣

靈之僭迹，立辛宣公立，又曰桓公辛懷公太子盤公立。史記曰秦莊公立辛文公立辛德公立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孝公惠文君昭王並已見李斯

至政破縱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史記曰莊襄卒于政立初并天下號始皇帝從橫已見上盛從鞅儀，韋斯之邪

政商鞅張儀呂不韋李斯皆秦相馳騫起翦恬賁之用兵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郢都又曰王翦攻趙拔之剗滅古文刮語

燒書史記李斯曰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書詩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弛禮崩樂塗民耳目崩樂已見劉歆移太常博士書六篇曰先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

滌殷蕩周謂除之也難除仲尼之篇藉自勒功業然古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

釋考也紀本紀也言考校而著之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

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來儀鳳也肉角麟也說文曰狙犬智畜人且餘切又曰獷犬不可親附也古猛切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

謂滋液溼潤能生萬物也潛藏也大弗經質巨狄鬼信之妖發蒲葦星也穀梁傳曰星字入北斗之為言猶弗也步內切郭步忽切史記始皇本紀曰星光見東方北方神歇靈繹海水羣飛釋猶緒也言神靈歇其甚

漢書音義曰經謂星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史記始皇本紀曰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漢書曰始皇時有大人身長五丈夷狄之患見臨洮鬼信謂昔龍死也已見西征賦

緒不羈結之舉或為液海水喻萬民羣飛言亂二世而亡何其劇與二世胡亥也為趙高所弒劇甚也言促甚也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

尚書曰兢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真正也言既正且明故祥瑞咸格回而昧之者極妖慝回邪也言既邪且闇故妖慝競集也味或為震

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言古帝王之興有憑依瑞照而尚毀缺焉有行壞徹之道而全立者乎言無也故若古者稱堯舜尚書曰若稽古帝堯又云若稽古帝舜威侮者陷桀紂夏桀殷紂也尚書曰威侮五行况盡汛掃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己

之私而能享祐者哉况况始皇也私私所為也而能享祐言不能也毛詩曰酒掃庭內毛襄曰酒灑也酒與汛同所買切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

漢高祖發迹在於豐沛漢秦道自宛葉武關已見陸機高祖功臣頌漢書沛公謝創業蜀漢發迹

白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武關已見陸機高祖功臣頌漢書沛公謝羽曰與將軍戮力攻秦不自意先入關創業蜀漢發迹

二秦，漢書曰項羽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又韓信因陳三秦易并之許漢王聽信策 剋項山東而帝天下。漢書曰灌嬰追斬羽東城漢王卽皇帝位于汜水之陽 擲秦政慘

酷尤頰者，應時而燭。謂除也漢書沛公召秦蒙案曰父老昔秦苛法久矣與父老約法三章餘悉除秦法 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

焉。歷紀歷數綱紀也 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其秦政制度及項羽爵號雖知違古而猶襲之也孔安國尙書傳曰襲循因也 是以帝

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爲襲秦項故闕者不補弛者未張也 道極數殫，閭忽不還。言天道既極歷數又殫故閭忽而滅不能自還也 逮至

大新受命，大新王莽也 上帝還資，后土顧懷。言上帝迴還而資助后土顧眷而懷歸言天地福祐之也 玄符靈契，黃瑞涌出。符

天符也靈契地契也黃瑞謂王莽承黃虞之後黃氣之瑞也漢書王莽曰予前在攝黃氣常燕以著黃虞之烈焉涌出而瑞之澤 渤洌涌，川流海溇，雲動風偃，霧集雨散。言

瑞之多也 誕彌八圻，上陳天庭，終八圻猶八運言下

之間，炎光日景也飛電霹靂也蓋乎天灑所及遠也天淵已見答哀獻 必有不可辭讓云爾。言難辭也 於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

尙書曰明王奉若天命 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分天之符合地之契言應餘而王也 創億兆，規萬世，創樂經乎億兆規 奇偉倜儻

譎詭，天祭地事。言樂瑞所以感臻者由能祭天事地 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

章。漢書曰莽造五威將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 登假皇穹，鋪衍下土，假至也言乘瑞升至於皇天鋪衍於下土 非新家其疇離之？離離也 卓

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表儀也 若夫白鳩丹鳥，素魚斷蛇，方斯蔑矣。吳棻曰孫策使張敘與袁紹書曰嚴陽有白鳩之祥

然古者此事未詳其本尙書帝皞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爲鳥其色赤紫魚白魚也 已見封禪若漢書曰高社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挾劍斬蛇分爲兩道開也 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格至也言恭德感以天命甚

易命案瑞成至其動也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亡。輸語子曰無為而治者其弊也與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也

豈知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委亦積也旁作穆穆，明且不懈，勤懇懇者，非秦之

為與？言新室所以旁作穆穆勤懇懇者以秦之所為為非故欲勤修德政也尙書曰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司馬遷書曰勤懇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

德不愷。言不勤勤則不能當先王之意不懇懇則覺德不和也尙書曰篤前人成烈毛詩曰有覺德行在氏傳注曰愷和也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

翱翔乎禮樂之場，言以文雅為囿禮樂為場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胤繼也絕繼也懿律嘉量，金科

玉條，律六律也嘉量斗斛也金科玉條謂法令也言金玉貴之也神卦靈兆，古文畢發，著曰卦龜曰兆神靈之也古文先王之而經也煥炳照曜，靡不宣臻。

式軫軒旂，以示之，式用也漢書曰莽立大夫輿車服般冕各有差軫軒皆車也尙書大傳曰未臻至也

夏以節之，大戴禮曰行以和鸞中肆夏鄭玄周禮注曰鸞和皆金鈴也漢書音義曰肆夏詩樂也步則歌之以中節施黼黻袞冕，以昭之，言制服有差亦明貴賤也尙書曰黼黻緇繡周禮曰

公之服自竟冕而下，漢書曰莽請考親九族淑賢以穆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漢書莽詔曰張嬀陳田王子之同族也尙書曰穆序九族五姓世

復無有，漢書曰莽請考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改定神祇，上儀也，秦定南郊欽修百祀，咸秩也，漢書曰莽奏定羣神之禮尙書

壯觀也，起明堂辟雍九廟長壽，極孝也，九廟已見西征賦漢書曰王莽崇壞孝元廟獨置九廟故殿以為文母寗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制成六經，洪業

也，漢書曰莽奏立樂經終經有五而又有立樂故云六經也比懷單于，廣德也，漢書曰莽重路匈奴使上書莽從聖制以誼禮太后若復五爵，度三壤，晉灼漢書注

辭漢書曰莽奏曰周爵五等地四等臣請受爵者爵五等地四等尙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經井田，漢書曰莽令天下公田井其男口不盈八而免人役，漢書曰莽令

韓曰私屬皆不得貸之 方甫刑漢書曰莽分移律令儀法尙書曰穆王作呂刑孔安國曰後爲甫侯 巨馬法馬法司馬稷宜之法也謂成出革車一乘殺戎備也稷宜已見左太冲詩史詩 恢崇祇庸，爍

德懿和之風周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 廣彼摺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摺紳已見封禪書漢書賈山

過也 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振鷺鴻鸞喻賢也毛詩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易曰鴻漸于陸 俾前聖之緒，布獲

流衍而不韞韞韞韞已見上文 郁乎煥哉論語曰郁乎文哉 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

塞言有聖德信能允塞鬼神之望 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尙書曰羣公既嘗聽命又曰亦惟先正夷儀言有常儀也 姦宄寇賊，罔不振威尙書曰蠻夷猾夏寇賊罔

先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史記曰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河圖著命曰握登見大紅意生黃帝漢書曰子淮黃帝

後 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麟麟光明也麟與麟古字同用 厥被風濡化

者，京師沈潛，甸內匝洽，侯衛厲揭，要荒濯沐言風化所被近者逾深遠者稍淺故京師沈潛而要荒濯沐也厲揭已見上文 而術前典，巡

四民，迄四嶽言法術前典而巡四民至於四嶽也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尙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樂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 增封泰山，

禪梁父，斯受命者之典業也典業也言封禪之事王者常業也管子曰昔封泰山禪梁甫者七十有二家漢書音義項岱曰梁父者泰山下小山也 蓋受命日不暇

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受命謂高祖也言高祖受命而不封禪始是不受命猶有事乎泰山言俱失也史記曰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 况堂堂有新，正丁

厥時，崇嶽滄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言莽既受命故緣瀆之神皆設壇場而望來祭也堂堂盛也晏子景公春秋曰將去此堂堂國

者而 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呂氏春秋曰望人南面而立天下延頸舉踵 帝者

雖勤，惡可以已乎？何休公羊傳注：猶於何也。音烏。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爲一襲，以示來人，摛之

罔極。言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是舊二典而成三典也。謂典與舜典。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巍巍高大也。已見上文。尙書曰：栗栗危懼。臭馨香，含甘實。

德比於馨香，甘質故臭而含之。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則百工伊凝，庶績咸喜。尙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

喜與古熙字通。荷天衢，提地釐，孔安國尙書傳曰：釐，理也。上荷天道而下提地理，言則効之。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典引 蔡邕曰：典引者，篇名也。與者常也。法也。引者伸也。長也。尙書疏：義之當法謂之義。典，漢綴其緒，伸而長之也。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亦云注典引。

班孟堅

蔡邕注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郝萌等，善曰：後漢書曰：賈逵字景伯，爲侍中。略曰：尙書，即中北海展隆，然七略之作

雖在哀平之際，展隆或至永平之中。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奏，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

贊語中，寧有非耶？』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

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耶？將見問意開寤

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善曰：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言字經曰：揚名於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徵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洵行無節，

孟堅仿猶喜
家賦之也工
古載與之也
家於廟典引
之是於典引
衣冠是於典
一衣冠是於

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諍，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頓首，伐性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隋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啓發憤滿，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

易曰太極是生兩儀

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奧，有浮而清。

烟烟熅熅陰陽和一相扶貌也奧濶也言兩儀始分之時其氣

和同沈而濁者為地浮而清者為天

沈浮交錯，庶類混成。

地體沈而氣昇天道浮而氣降交錯則衆類同矣善曰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肇命民主，

五德初始，

伏義已下帝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於木終於水則復始也

同於草昧，

易曰天造草昧玄混之中。

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

言結繩書契已往其道寂漠亡矣莫能以相告故易系不得綴連也綴知銳切

厥有氏號，

號太昊曰伏義炎帝曰神農黃帝曰軒轅少昊曰金天顛頊曰高陽帝嚳曰高辛堯曰陶唐舜曰有虞

紹天闡繹，

宗紹天地開道入事

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

哉！復乎！其書猶得而修也。亞斯之代，通變神化，靈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丞

龍翼，善曰翼法也言陶唐上能考天之則下能承龍之法也龍法龍圖也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善曰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德冠帝位

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迺歸功元首將授漢劉。天有五行之序堯與四臣各據其一行而堯為之正四臣已備故歸功元首之子孫而授漢劉也高祖始於沛公起兵入關後為漢王以即尊位故遂曰漢也春秋左氏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劉累者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

在周為唐杜氏成王滅唐宣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騶叔奔晉其後士會奔秦而復歸其子留秦者為劉氏以是明之漢為堯後善曰尚書曰照帝之職元首服膺已見上文 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

之災孽善曰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善曰玄聖孔子也莊子曰夫虛靜

著明莫大乎日月尚書曰帝乃靈怒弗降洪範九疇舜倫俊敷左氏傳曰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 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善曰玄聖孔子也莊子曰夫虛靜

命帝卯行也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蒞也相也始受命為祖繼中為宗皆不毀廟之稱 備哉燦爛真

神明之式也雖臯夔衡且密勿之輔比茲樞矣也密勿已見傳季友求贈劉前軍表 是以高光

二聖宸居其或言高祖光武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善曰易曰見龍

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燄胡縊莽分尚不董其誅言二祖即位胡亥王莽皆先已誅天之所為先

子嬰位為二世皇帝後陳勝等反趙高乃使閻樂誅二世二世自殺漢書曰王莽地黃四年十月漢兵從宣平城門入城中少年朱弟等恐見虜掠私燒其室門呼曰勝王莽何不出來降莽避火之漸莽眾兵上塞商人杜吳殺莽軍以劉莽尸然後欽若

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度居也宗尊也言二主既除亂諸侯推而尊之然後敬順 有于德不台淵穆之

讓德不爾漢書音義韋昭曰古文台為嗣 靡號師矢敦奮搗之容無名號師秦陳兵諸將勸勉施奮靡之容搗與擊

讓，淵穆深美之辭也善曰尚書曰舜讓于德不爾漢書音義韋昭曰古文台為嗣 靡號師矢敦奮搗之容無名號師秦陳兵諸將勸勉施奮靡之容搗與擊

首義 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善曰尙書曰誕膺天命又曰允恭克讓 蓄炎上之烈精，謂火漢之德也善曰尙

曰炎上 蘊孔佐之弘陳云爾。善曰孔佐即孔子也 能表相祖宗故曰佐 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

善曰火 鋪觀二代洪纖之度，洪大也 其蹟可探也。善曰探蹟 並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

之服，弈世勤民，以方伯統牧，善曰言殷周二代初皆微開迹於一匱並受夏殷侯甸之服勤勞治人或為方伯或為統

命為啟牧師也 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善曰參五謂參五分之也言殷

王誅之毛詩曰韋顧既伐又曰既伐于崇作邑於豐書曰西伯 至于參五華夏，京遷鎬臺，善曰參五謂參五分之也言殷

既裁黎崇曰乘因也言因其命賜以彤弓黃鉞乃始征伐也 遂自北面虎嶠其師，革

滅天邑。天邑天子邑也善曰北面臣位也虎嶠如虎也史記武王曰勉哉夫子如虎 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

稱未盡，護有慚德，不其然歟？武周樂也護殷樂也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舜彈而周伐故

祖考，殷薦宗配帝。善曰周易曰先王作樂崇 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對答也善曰毛詩曰對

千載，善曰言二代以臣伐君尙能作樂配天豈不能自 誕略有常，審言行

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善曰言二代神明其道大略有常但審言 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

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言測度漢本至唐乃在舜育禹化契成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

四宗之緝熙。宣有也。緝熙也。高祖光武為二祖。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孝明曰顯宗。二祖重光。光緒熙已見上文。神靈日照，光

被六幽。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尚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鬼區，鬼區絕遠之區也。尚書曰：方行天下。至

其傳曰鬼方遠方也。匿亡回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善曰：頤，養也。何細而不養言皆養也。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

堯不與。言明定天地人之道。明發天之功，非堯莫與也。尚書曰：昭登于上，善曰：周易曰：易有天道，那有地道，那兼三才而酌之。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

善曰：言布聞古之遺策，聖德在下之訓，非漢不能弘道。毛詩曰：明明在下，毛萇傳曰：文王之德，明明在天下，謂天之下也。至於緯經乾坤，出入三光。言使日月星辰出以其節，入以

善曰：言漢之道能經緯天地出入三光也。外運渾元，內沾豪芒。言漢道外則運行於渾元內則沾潤於豪芒。言巨細咸被也。性類循理，品物

咸享，其已久矣。易曰：品物咸享。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言漢之德能臣古之列辟，其功又為百王之君也。榮鏡宇

宙，四表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尊亡與亢，乃始虔鞏勞謙。鞏亦勞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

作。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至令遷正黜色，賓監之事，煥揚寓內。漢承周後當就夏正以十二月為

以十月至綱上因而不改。至武帝太初始改。為實諸公孫臣等議以漢土德服色尚黃，至光武中乃黜黃而尚赤，立改期易服色。而禮

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而監二代矣。於四者宣揚海內制作之事由未章也。禮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也。改正朔易服色。而禮

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蕙與？儼而無禮則蕙，謂優游也。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

於是三事嶽牧之寮，僉爾而進曰：三事嶽牧已見上。『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

躬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洽。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尚書曰惇敘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辨與平古字通也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

浹。懷安也保養也巡靖巡狩而安之也毛詩曰日靖四方尚書周公曰懷保小民惠鮮鰥寡燔瘞縣沈，肅祇羣神之禮備。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廢懸祭川曰浮沈是以

來儀集羽族於觀魏。魏，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尚書曰鳳皇來儀家語子夏曰商聞山書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肉角馴毛宗於外圉。魏，明禮也

甘露宵零於豐草。德至天則甘露降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鳥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也若乃嘉穀靈

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者，朝夕坳牧。天子實內也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

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鳥，玄秬黃鬻之事耳。素雉白雉也已見東都主人朱鳥火流為鳥也毛詩曰誕降嘉種惟秬惟稷爾雅曰秬黑黍也韓詩外傳曰貽我嘉麥薛君曰

君臣動色，左右相趣，濟濟翼翼，峨峨如也。濟濟翼翼已見上毛詩曰奉璋峨峨蓋用昭明寅畏，承

聿懷之福。毛詩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尚書曰嚴恭寅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左氏傳諸晉曰晉見寡君寵

豈其為身而有顯辭也？若然受之，亦宜勲懃旅力。懃，思也旅，陳也以充厥道，啓恭

館之金籙。恭，信也宗廟金籙之所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東序牆也尚書曰顯顯河圖雜書在東序流演也雜書皆存亡之兆尚寶之以濟禍福之驗也夫圖書

亮章，天哲也。亮，信也章，明也言河圖洛書至信至明而出天賜之使視而行之孔猷先命，聖孚也。無道也言孔子先定道誠至信也體行德本，正性

也。體，行正性習義所履今天子復蹈之逢吉丁辰，景命也。言逢此吉當此時者皇天之天命也順命以創制，順乎天應乎人，因定以和

神，治定作樂以和人神 答二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善曰三靈天地人也已見薩機高祖功臣頌尚書旋機鈴曰平制禮樂放唐之文 茲事體大，而

允寤寐次於心，瞻前顧後，善曰允信也次止也言此事體大式弘大信能寤寐常止於聖心不可忘也大猷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 豈蔑清廟，憚

勅天命也？莫輕也佩難也勅正也言封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讓豈輕清 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維伊

也遂古遠古也戾至也言自遠古以來至於此也遂辭曰遂古之初雖傳道之 作者七十有四人，善曰古封禪者七十二君今又加之二漢 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

遺章，言前封禪之君有天下使之而尚假竹葉未有皆之以光明之度而遺其篇章 今其如台而獨闕也。尚書曰夏鼎其如台孔安國傳曰台我也 是時聖上固以垂

精遊神，苞舉藝文，屢訪羣儒，諭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誼之林藪，

以望元符之臻焉。斟酌飲也肴覈食也肉曰肴骨曰覈水深曰淵源無水曰藪言六藝者道德之深本而仁義之叢數也天子與羣儒故老斟酌肴覈而行以天應之至也詩云澗彼行潦又曰肴覈惟旅

既感羣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讜直言也經常也繇占也王者巡狩預卜五年歲習其辭習則行不則修德而改卜言天下已舉五卜之占而習吉也 將

緝萬嗣，揚洪輝，奮景炎，揚奮皆振布之意也緝使也緝與拈古字通也 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

乎丕天之定律，其疇能巨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言誰能竟此道惟唐哉與漢漢與唐樂而已

史論

公孫弘傳贊

班孟堅

代自不能家
數一不有
其概其二以
昭明所也
取意亦之
草材之府

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羽翼之材也。弘等言皆以大材初困為俗所

薄若燕雀不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
漢書曰公孫弘少時家貧牧羊海上年四十餘乃舉春秋武帝初即位召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徵

羊致千餘計上拜為中郎遷御史大夫韋昭漢書注曰遠迹謂耕牧在遠方也
賢良文學對策拜博士遷丞相又曰卜式以田畜為事式以入山牧羊十餘年

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

主父而歎息。
漢書曰武帝為太子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已年老避以安重蒲輪徵乘又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武帝時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上書闕下朝奏募召入見謂曰公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
漢書曰桑弘羊洛陽賈人子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

版築飯牛之明已。
漢書序曰高宗夢得就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孟子曰傳說學於版築之圃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悲擊牛角而疾歌矣

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
漢書曰倪寬治尚書為侍御史上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篤行則石建石慶

石質直則汲黯卜式，
汲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卜式言郡國不便鹽鐵船有算可罷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

定令則趙禹張湯，
漢書曰張湯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文曰趙禹嚴人至中大夫嚴首節

稽則東方朔枚臯，
楚辭曰爽梯滑稽如脂如掌王逸曰轉免隨俗也漢書曰枚臯字少孺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以故得擢讀

應對則嚴助朱買臣，
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與朱買臣並

歷數則唐都落下閔，
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閔與鄒益都者傳曰閔字長公巴郡閬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武帝時友人同縣臨邛嚴助待詔太史更作太初歷拜侍中

辭不受風俗通曰姓
有落下漢有孫下閔
協律則李延年漢書曰李延年中山人坐法
運籌則桑弘羊漢書曰桑弘羊
奉使則

張騫蘇武張騫蘇武見西征賦
將帥則衛青霍去病衛青霍去病
受遺則霍光金日磾漢書曰武帝病篤

宣承統纂修洪業國語曰祭公謀父曰
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六藝六經也漢書武帝
而蕭望之

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漢書曰蕭望之修齊詩事同轍后倉又曰梁丘賀字

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宣帝即位為大司馬車騎將

年張敞之屬漢書曰黃霸字次公為揚州刺史宣帝以為潁川太守又曰王成爲膠東相政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又曰龔遂字

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少卿宣帝以為渤海太守人皆當實獄訟止息又曰鄭弘字孺卿為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又曰召信臣字翁歸

最又曰尹翁歸字子況拜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又曰嚴延年字次卿為涿郡太守道不拾遺趙張已見西征賦

皆有功迹見述

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皆有功迹見述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意而無多充耳
長此仿過
其論不及
秦筆力也
議論極正
惜未與論
之舉國
歷初統
可局與
而中安
鋪而見
故未自
卓然自
大精是

干令升何法盛晉書曰干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撰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尚書曰侯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淮南子曰二者代謝并職文

質異時，興建不同，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故古之有天下者，柏皇、栗陸以前，

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昔者柏皇氏、栗陸氏著此之時則鴻黃世及，以

一民也。父子相承以一民之心也左氏傳史克曰昔帝鴻氏有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

也。謝靈運晉書禪位表曰夫唐虞內禪無兵戈之事故曰文德漢晉外禪有窮伐之事故湯武革命，應天人也。周書曰

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曰順名以名而冒安得不僭稱以爲禪代邪靈運之言似出于此文既詳悉故具引之湯武革命，應天人也。周書曰

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周易曰隨時而動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

王受命，而用其終。尚書曰月正元日辨格于文祖孔安國曰將即政故至文祖廟告也魏志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位

時事也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晉紀總論

干令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范曄後漢書曰陶謙奏記於朱值魏太祖

孫評文選 卷五

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千寶晉紀曰：魏武帝為丞相命高祖為文學掾，每與謀策，多善。遂服輿軫，驅馳三世。千寶晉紀曰：魏文帝即王

即位，選驃騎大將軍。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

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數不任說。尚書高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尚書穆王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貞，其力

於農隙，引州奉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以為掾。尚書郎部頭世語曰：初，荊州

刺史裴潛以州奉為從事，司馬宣王殖宛，潛數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淵。千寶晉紀曰：新城太守孟達反，高祖親

東太守景初元年，淵遂發兵，逆於遼，陸自立內夷曹爽，外襲王陵。高祖乃奏事，永寧宮廢爽兄弟，以侯歸第，有司奏黃

門張當辭道爽反狀，遂夷三族。又曰：高祖東襲太尉王陵，子壽春初，陵以魏主非明帝親生神略獨斷，征伐四克。揚雄運

且不明也。謀更立楚王彪，陸將軍至，面縛請降。高祖解縛，反服見之，送之京都，飲藥而死。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

聽獨斷聖王之法也。法言。維御羣后，大權在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執圖，諸侯得之大權成。

支吳人輔車之勢。漢書曰：齊桓管文之兵，可謂入其城而有節制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千寶晉紀曰：世

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又曰：太祖文皇帝母弟也。世宗崩，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周易曰：人謀鬼

謀，百姓與能。大象已見上文。玄豐亂內，欽誕寇外。千寶晉紀曰：中書令李豐推太常夏侯玄謀廢大將軍世宗，開之乃遣王羨迎豐至

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之，欽敗，得入吳。又玄謀殺之，皆夷三族。又曰：揚州刺史文欽自曹爽

曰：鎮東大將軍諸葛誕，弑我太祖親孫六軍東征，拔之斬，聽首夷三族也。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

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左氏傳曰：或黜不端，尚書王曰：公劉克為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驅長庸蜀。千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

使見與周家不同此

乃拓開路

敘及受碑
此一大段
及司馬
其始開
及之敗
時是實
其事

極言其盛

舉伐蜀太祖部分諸軍指授方略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營谷襲漢中漢書唐虞曰
上古王者遠將也跪而推殿曰固以內寡人制之固以外將軍制之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尚書曰及庸蜀人
三關電
掃劉禪入臣吳志賀邵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張蓋漢南記曰蜀有陽平江關白水關此為三關寶晉紀曰
天符

人事於是信矣東觀漢記歌純說上曰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千寶晉紀曰天子命太祖為晉
備物與策氏傳子魚曰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世祖武帝也尚書考靈耀曰建用
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極大中

正位居體重言慎法周易曰君子正位居體也法言曰重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
厚下安宅毛詩序曰儉以

足用寬以愛民和而不弛寬而能斷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章昭國語注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毛詩曰
邦其命惟新周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

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善為眾千寶晉紀曰征南大將軍羊祜來朝上疏云以國家之盛強臨吳之危
擊軍不論時越可必也上納之而未宣左氏傳欒武子曰善鈞從眾夫

善衆之主也從之不亦可乎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千寶晉紀曰咸寧五年龍驤將軍王濬上疏
曰吳王荒淫且觀時運宜征伐上將許之賈

充肯岳等陳諫以為不可張華固勸之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祜之謀軍以滄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左氏傳晉欒秦輸之粟命之曰汎舟之役劉淵
林蜀都賦注曰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

民謂之峽氏傳曰晉郤克與齊侯戰于鞍齊侯役不二時江湖來同千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
渾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永康

元元四月王濬鼓譟入于石頭吳主孫皓面縛獻關降于濬毛詩曰淮夷來同也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

於八荒漢書曰賈捐之曰堯舜之盛也地方不過數千里論語曰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禮記子曰今
禮記子曰今

孫評文選卷五三五

車同 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東觀漢記曰：建武十七年，商賈車馬，露宿牛馬，放牧道無拾遺。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雖餘糧於畝，首菜苞朝。

漢書曰：餘糧棲乎畝，畝毛詩曰：召伯所麥，毛氏曰：麥草舍也。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大同。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禮記曰：孔子曰：昔者大道之行也，天下為一，不獨親其親，不獨

子其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莊子曰：孔子曰：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雖太平未洽，亦足以

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之一時矣。東觀漢記曰：史安其職，民樂其業。李經援神契曰：武皇既崩，天下歸往，人人樂生。論語曰：百世可知，言嘯遠也。武皇既崩，

山陵未乾，漢書靈帝曰：將楊駿被誅，母后廢黜。于寶晉紀曰：永平元年，詠太傅楊駿，選太后朝士舊臣夷

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千寶晉紀曰：太子太傅孟觀知中宮，因譖二公欲行廢立之事。楚王瑋殺太

靈宣詔免瑋付廷尉瑋以矯詔供誅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闕伯實沈之卻歲構。毛詩曰：懷德維季，宗子維城。左氏傳曰：產曰：昔

相能日尋于戈以相征討闕伯實沈則參商也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至乃易天子

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臧榮緒晉書曰：惠帝永寧二年，禪位于趙王倫，倫以兵留守衛上，號曰太上皇。歐陽修曰：永昌宮中，許令繆播云：太史案星變事，當有免官天子。民不見

德，唯亂是聞。左氏傳曰：假曰：長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跖。莊子曰：施不及三王，天下大

譽奮於勢利。於是輕薄千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范曄後漢書曰：李寶勸劉

萬曰：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統于國之紀。呂氏春秋曰：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歸之若蟻之赴明火也。內外混淆，庶官失才，鄭文毛詩箋曰：內謂諸莫

賢讓庶官乃和名實反錯，天網解紐。管子曰：循名而案實，案實而定名，名實相符，實情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

論其與
所以敗也

總在一
於此之
總東為
願下乃
原論之

極言衰亂
泛論治道
天下所

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漢書十六兩為斤三十片為鈞四鈞為石左氏傳曰晉韓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而顛仆李辰石冰，

傾之於荆揚。千寶晉書紀曰蜀賊李流攻益州發武勇以西赴益州兵不樂西征李晨因之誑囉百姓以山部民丘沈為主石冰應之石冰略揚州揚州刺史薛峻降劉淵王彌，撓之於青

冀。千寶晉書紀曰劉淵離石遂謀亂淵在西河離石攻破諸郡縣自稱王又曰王彌攻東莞東安二郡復攻晉州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

山陵無所。千寶晉書紀曰賊劉曜入京師百官失守天子蒙塵於平陽又愨紀曰劉曜寇長安劉曜寇於城下天子蒙塵於平陽矣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

張，而苟且之政多也。管子曰不供祖考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四維一日禮二日義三日廉四曰恥漢書王嘉上疏曰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夫作法於治，其弊

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左氏傳曰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

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千寶晉書紀曰太康八年詔淵領北部都尉蓋皆弓

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眾，

非吳蜀之敵也。管子曰烏合之衆初雖相歡後必相詐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賈誼過秦論曰斬木為兵揭竿為旗自下

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孔安國尚書傳曰擾亂也淮南

子曰兵略者乘勢以為資清淨以為常避賢就讓若驅羣羊此所以官兵者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

千寶晉書紀曰劉曜入京師殺大將軍吳王晏光祿大夫竟陵王其餘官僚僮僕地無遺一孫盛晉陽秋曰劉曜入于京都出降以獲妃劉氏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漢名臣美陳鳳對問曰民如六畜在牧養者耳愛惡相

以久長之故正為推原實為禍亂之速也

語皆卓卓正須有篇如此長篇策有目不引談見只是浮引

攻利害相奪周易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情為相感而利害生六韜曰利害相致猶猶環之無端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周禮曰以防止水鄭玄曰偃諸蓄流水之險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

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禮記曰聖王之制祭祀也必以牛黃生我而謂子殺我以生乎杜預曰殺取也

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己以生也左氏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母黨使人謂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杜預曰殺取也

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毛詩曰鴻彼晨風鬱彼北林孫卿子曰川淵深而魚鼈歸之淵

罰以威之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毛詩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左氏傳叔向詰于產書曰嚴斷刑罰以威其淫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孝經曰好惡而民知禁謝承後漢書曰才術宣國威靈審示禍福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眾知向方左氏傳叔向曰猶求聖哲之主

禮記曰樂行而人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禮記曰樂行而人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者惡死樂生悅其教而安其俗孟子曰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之猶解倒懸也老子曰安其居樂其俗

君子勤禮小人盡力趙岐孟子章指曰治身勤禮君子所能家語曰子路治蒲孔子曰此其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胸懷廉恥已見上注禮記曰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又子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陳勝吳廣奮臂大呼天下響應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文子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安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

證之敘周
家創樂以
見管之不
然於未之
亦是國術
亦於法

久也；夫豈無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左氏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也毛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故

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

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鄭曰其細已甚長不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歎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

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毛詩序曰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

「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公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又攝種百穀蒸民乃粒天下無不於汝得其中者言反其性又曰：「實穎實

粟，卽有郇家室。」毛詩大雅文也毛詩曰穎垂穎也鄭玄曰稷成熱也后稷教世種黍稷農收封於郇就其家室無變更也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郇

之邕，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毛詩大雅文毛詩曰小曰橐大曰囊鄭玄曰爲狄人所迫逐不忍鬪其民裹糧食藿之中藿其

餘而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毛詩大雅文也毛詩曰巘小山別於大山者也鄭玄曰由原而升巘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民居以至於太

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莊子曰太王豈父居豳狄人攻之太王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免居突因

杖策故其詩曰：「來朝走馬，帥西水滸，至于岐下。」毛詩大雅文鄭玄曰來朝走馬言其避惡早且疾也循西水滸漆沮側也謂寬父避狄循漆沮

之水而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毛詩詩傳曰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乃厲其耆老而告之曰吾聞之君

子不以其妾人而野入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新序曰於山之下豳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

允止於岐下百姓扶老攜幼隨而歸之每勞來而安集之。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一年成邑，三年五倍其初。」

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敵。毛詩大雅文也毛詩曰慰安也人心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敵者鄭玄曰時耕曰宣以至于王

季，能貊其德音。毛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毛詩曰心能制義曰度靜也鄭玄曰德政應和曰貊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

錫之光。」毛詩大雅文也左傳曰勳施無私曰類敬誨不倦曰長慶貨刑成曰君毛詩曰光大也鄭玄曰載始也始使之顯者也至于文王，備修舊德，而惟新其命，

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毛詩曰周雖存邦其命惟新鄭玄曰太王也事述也復思也謂能明事上天又能追思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

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者也。毛詩行華序文而其妃后，躬行四教，禮記曰古婦人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氏曰葛所以為繡紵女

功之事煩辱者也。鄭玄毛詩箋曰法度莫大於四教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毛詩大雅文也毛詩曰刑法也鄭玄曰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

是以漢濱之女，守絜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鄭玄曰女雖出游漢水之上人無欲求

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

勤，終於逸樂。毛詩六月序也鄭玄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踴者

八百，猶曰天命未至。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會於武王郊視下者八百諸侯史記曰武王至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天命未至也

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操琴

以反照晉

照下文

聖前以見
閉而後之
同其法也
凡立法之
多見也

說到營事
閉基於前
以形於下
致足此略
已足此略
政本以新
風俗當世
如基新如
又復如政

曰崇侯諱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尚書武王曰獨夫受洪惟作威孔安國尚書傳曰湯順天應人逆取順守左氏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戡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猶著大武之容曰

「未盡善也。」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

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毛詩七月序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

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國語曰靈王十二年穀洛鬪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后稷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韋昭曰

基始也靜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修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陶公劉慶節皇僕堯舜命公非高國亞國公糾太王季文王也十八者加武王成王康王并上十五故其積基樹本，經

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經緯禮律王肅家語注曰經緯猶織以成之也國語蔡公謀父曰勤恤民隱爰及上

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文質見上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安民已見上文尚書有立政篇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

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爲以爲之矣。禮記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宣景遭多難

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左氏傳司馬侯曰或乃多難戶子曰便事以立官也以周其國不及修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

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毫。魏志曰齊王芳字蘭卿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后令遣芳歸藩于齊尚書曰太甲既弗明伊尹

歸于豷思庸也。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士彥齊王廢即皇帝位魏氏春秋曰帝自出討歸于豷思庸也文王擊賊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入帝師潰驚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

子師尚書曰推子冲人弗及。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參分八百之會也。景文二祖是其創基立

本，異於先代者也。景福殿賦曰武創元基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尚書曰晉曰文武則有不二心之臣

風俗之弊
如此其弊
三公皆言
然無為
兩極言
此極言
帶日映
致有虛
處有實
好文法
引事實

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千寶晉紀劉弘致曰：太康以來，天下共尚無為，貴談莊老，少有說事。談者以虛

薄為辯，而賤名儉。王隱晉書曰：王衍不治經史，唯以莊老虛談惑眾。劉 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

劉琨結廬讀表曰：以宏放為夷途。王隱晉書曰：貴遊子弟多祖述於阮籍，禽獸為通。又傳玄上疏曰：魏文臺通達而天下賤守節也。 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鄭玄毛詩箋曰：君子大居正。

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劉琨晉紀熊曠表曰：元康以來，望白署空，是以目三公

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千寶晉紀云：晉君上之議虛談也。蕭杌未詳。 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

皆謂之俗吏。千寶晉紀曰：劉頌在朝，忠正才經政事。武帝重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多所施行。又曰：尚書郭啓出赴 其倚杖

虛曠，衣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尚書曰：文王自

朝至于日中，側弗暇食。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蓋共嗤點，以為灰塵而相詬。火侯 病矣。鄭玄毛詩箋曰：言時人骨肉無相詬病也。說文曰：詬，恥也。

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慾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承謝

後漢書：強上疏曰：荷寵所愛，私播所幸，不復為官擇人，反為人擇官也。 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毛詩曰：秉國之鈞，四方是維。桓寬鹽鐵論曰：車丞相當軸處中，括避不言。

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恆八九。漢書解故曰：機事所擬，說 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

邁超越，不拘資次。崇讓論曰：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之。 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孔安國論語注曰：悠悠，周流之貌。風塵，以喻汗辱也。晉諸公讚曰：人人望品，求

者奔 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孫卿子曰：天子千官，諸侯百官，史記曰：司馬季主曰：試官不讓賢。 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千寶晉紀曰：時禮讓未興。

資證國勢
極風之禍
所成其禍
亂也以其
漸收也其
論大後者

賢者壅滯少府劉實著崇讓論孫
盛晉陽秋曰劉實字子真平原人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王隱晉書曰劉實字子雅掾吏部尚書為九班之制妻賢有所厭長虞數直筆而

不能糾孫盛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傅咸劾直正厲其婦女莊櫛織紵皆取成於婢僕禮記曰婦事舅姑如事父

母雖初鳴感盟激御禮記曰女子十年不出執麻案治絲枲織紵見下未嘗知女工絲枲晉里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禮記曰女子十年不出執麻案治絲枲織紵見下

彼遂毛詩曰乃生女子無非無德酒食是議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

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禮記曰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又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公

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甥禮記曰婚禮者至行也毛詩序曰后妃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責

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四教已見上文列女傳宋鮑女宗曰貞順婦人之禮

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呂氏春秋曰若積大如

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左氏傳齊仲孫謂齊侯曰臣聞國故

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千寶晉紀曰阮籍宏逸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

之多僻千寶晉紀曰賈充榮官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考平吳之功知將帥之不

讓千寶晉紀曰王渾他久造江而王澄先之乃表澄違詔不受己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覺千寶晉紀御史

曰戎狄強獷歷古為患孝西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大夫郭欽上書上燕不三日至盟津及平吳之盛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置馮翊平陽帝弗聽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

邪，千寶晉紀傳玄上書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禮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又上願謂劉毅曰朕方漢何若也對曰桓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猶冠已為治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實官錢入於官陛下賈官錢入私門以此言殆不若也

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千寶晉紀司隸校尉傅咸上書曰臣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又曰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作錢神論左氏傳曰取部大鼎于宋賊哀伯諫曰官之

失德寵賂，賈誼過秦篇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庶論語曰庸常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廢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何魯褒

也中和可當行之德也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左氏傳曰初

亡矣又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左

傳曰范燮反自鄱陵之役使其祝宗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愛我又况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者唯視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可為痛哭者一也

蕙帝已見西征賦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

一婦人之惡乎？千寶晉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為太子取后在宮不恭遜而甚妬忌懷帝承亂之後，得位羈

於疆臣，千寶晉紀曰太傅東海王越總兵輔政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千寶晉紀曰洛京傾覆王業遷難晉南越許

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然懷帝初載，嘉禾

生于南昌，徐廣晉紀曰太康五年八月嘉禾生南昌九月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千寶晉紀曰

豫章廣陵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毛詩曰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史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

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立為皇太子賈后無子妬害滋甚廢太子為庶人說太子于許

一旬建住
收住一大
此斷定
以下除波
完兩晉之
局以作結
尾以作結
論懷愍作

起結不作
引尾文綴
掉變語法
森自語見
筆法語見

范史絕好贊
昭略班好贊
而多取其
范者以其

曰武皇帝男允字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孫秀既害石崇等以懼允九遂進圍相府相國趙王倫閉門允兵四勝陷破無前倫息度僞云
有詔助淮南王王下車受詔遂害允又曰類字字受詔遂害允又曰類字字受詔遂害允又曰類字字受詔遂害允又曰類字字受詔遂害允
皇太弟張方廢穎歸藩遣田徽殺之於鄆又曰父字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罔相攻罔
敗總至上前父叱左右斬之河間王顯欲廢太子立成都王先誅父出征連戰敗走遂誅之
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
位千寶晉惠紀曰詔讓章王熾為皇太弟皇帝崩
太弟即位崩諡曰孝懷皇帝尚書曰天位艱哉
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

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秦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

也千寶晉懷紀曰關中建秦王業為皇太子本吳孝王之
出為秦獻王後皇帝崩太子即位子長安廟諡曰愍皇帝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

丞相千寶晉紀愍帝詔琅邪王叔曰今以王為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晉
陝右諸軍事魏絜給晉書曰南陽王保字景度大尉模世子或以南陽王為秦王非也
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

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皇極已見上文豈上帝臨我而貳其

心毛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

元皇帝晉中興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詞為琅邪王愍帝崩于平陽陸皇帝位國語史伯曰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敬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昭曰淳大也繼明也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蔚宗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
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

文體相近
耳然史家
之文要當
全看未可
以探論也

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禮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

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 妃也帝堯因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立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 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學立正妃又三三九二十七為八十一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婦也嬪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等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風而以時御餼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授紀之事女御書餼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

女史彤管，記功書過。毛詩曰靜女其嬈彤管有珌也古者后夫人 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

珮之響，列女傳曰齊孝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孝公遊於琅邪華姬從後車奔姬隨車卒孝公使駟馬載姬以歸姬曰姜聞妃后臨函必乘安車輜軒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環今立車無軒非敢受命也曹大家曰玉環珮珮玉珮有

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窮窶而不淫其色。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所以能述宣

陰化，修成內則，魏文帝典論曰欲納二女充備六宮佐 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毛詩序曰王姬猶執紼道

故康王晚朝，無險諛私謁之心 故康王晚朝，雖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饗。列女傳曰曲沃貞謂其子如耳曰周之康

王晚朝，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列女傳曰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宣王嘗夜臥而晏起后夫 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曰姜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 王晏出朝關雎預見虞真節曰其夫人晏

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左氏傳曰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 高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寵內

諸侯僭縱，軌制無章。史記曰平王東徙維邑 周室微諸侯以強并弱

晉獻升戎女為元妃，左氏傳曰初晉侯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立之生奚齊其婦 變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慈公鄭姬生孝公葛蘇生昭公衛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 為太子雍有寵於衛恭姬周守人貌以薦葷於公亦有寵也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立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貂因龍以殺羣 野而立公子無 齊孝公奔宋

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五子齊武孟等 冢嗣晉太子也 爰

曲沃歸胙于公，田姬實饋，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

大魏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自縊而死。

連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毛詩曰：綠兮衣兮，黃裳。鄭玄曰：今衣黑而黃裳，亂婦妾之禮也。以至破國亡身，不

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

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職皆備置之，而爵列八品。漢書曰：漢與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八子、長使、少使之號焉。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凡

國尚書傳曰：藍高祖帷薄不修，孝文枉席無辨。漢書曰：高祖得戚姬，愛幸，常從。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大戴禮曰：理也，力之切。古者大臣坐污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修。漢書

孝文宣皇后，景帝母也。上幸上林，皇后懷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桓子新論曰：文帝愷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鄭玄周禮注曰：祗席，單席。然而選納尚簡，飾玩華少，自武元之

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至武帝制婕妤、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妖倖毀政之符，外

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雕為朴。漢書班固曰：漢興，破六宮稱號，惟皇

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

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算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

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

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應劭風俗通曰：采女，采者擇也。以歲八月，維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相工閱視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長壯妖麗，有法相者，載入後宮。明帝

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滂之授，可謂矯

其弊矣。禮記曰：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如淳漢書注曰：甲令者，前帝第一令。改正后妃之制，

統曰清穆
處也

貽厥方來，豈不休哉？毛詩曰詒厥孫謀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毛詩序曰魯桓公不能防閑文姜故孝章以下，漸

用色授，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顯宗第五子也想丁違反，恩隆好合，遂忘潛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變，委成

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重器神唯秦幸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

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史記曰秦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為昭襄王襄王母楚人姓芈氏漢仍其謬，

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范曄後漢書曰孝安皇帝諱祐交濟河孝王廢帝崩鄧太后與兄竇立之又曰

與兄竇定策禁中立之又曰安帝崩固太后與兄顯立齊北惠王子北鄉侯懿又曰桓帝諱志父竇香侯實帝崩梁太后與兄竇立之又曰

立少帝太后臨朝顯烈梁皇后立沖帝太后臨朝桓思皇后立靈帝太后臨朝董專遷於永安宮 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

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

上，家纓繆繼於圜犴之下。范曄後漢書謝朓上封事曰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湮滅

連踵，傾軔繼路。運命論曰前鑿不遠覆車繼軌而赴蹈不息，燋爛為期。費康與山巨源書曰倉廩長而見歸則赴蹈揚火災然後漢書宋穆上疏曰妾

魚沸那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見播烟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史記作陵夷

歎，略同一揆。毛詩曰赫赫宗周奕奕威之毛詩曰威威也故考列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

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于篇。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

府宗史論
秀色可餐
故可追班
以詞家之
筆而擅史
家之長不
含一驚之
意
後漢主臣之

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私思謂桓顯外立即位以私恩尊其母后似此者則隨他事附出不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中興謂漢有王莽篡位後光武復興為中興也天有二十八宿將以輔君，然威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王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謝承後漢書序曰申徒驩

受惟庸勳賢兼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左氏傳寺人披曰齊桓公置射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為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

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繪盜狗輕猾之徒。漢書曰灌嬰暗婦販繪者也高祖為沛公以中涓從後剖符食縣陰至丞相又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高祖為沛公以舍人從後封舞陽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故勢疑則

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繆繼，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李陵書曰昔蕭樊因韓彭彭越自茲以

降，訖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司馬相如封禪書曰：西雜齊紳先

也。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漢書曰：蕭望之嘗小苑其懷道無聞，委

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淮南子曰：今至人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

矯枉之志。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強秦之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

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范曄後漢書曰：范滂字伯昭，封好時侯。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賈復字君文，封膠東侯。食六縣。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

獨斷曰：諸侯功德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范曄後漢書曰：范滂字伯昭，封好時侯。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賈復字君文，封膠東侯。食六縣。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

刑者乎？論語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

廢禁典。范曄後漢書第五倫上疏曰：臣竊以為貴戚可封侯，以當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

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言選德棄功參差雜用，即德留必多，故云難塞。不得，不校其勝否，

即事相權。言尊功而不尊德，此功權於德而不任功。此德權於功。漢書曰：量資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

文深憲，責成吏職。漢書曰：聖方進為相，文深詆中傷者尤多。建武之世，建武光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

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范曄後漢書曰：顯上疏曰：擢災

延慶號。令天下。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議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

漢書曰上望見諸將往徒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張良曰此謀反耳陸下起布衣與此獨取天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舊嘗故人所誅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反耳范曄後漢書曰光武以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後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又曰鄭興字少穎河南人徵為太中大夫上疏曰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用則人位謬矣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班固漢書引曰崇恩德以撫海內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明帝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范曄後漢書曰王常字頡卿潁川人封山桑侯拜為橫野大將軍位合三十二人故依本第係之篇

宦者傳論宦者養也養闇人使其看官人此是小臣後漢用之尊重故集為傳論

范蔚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仲長子昌言曰天文宦者四星在帝座傍而周禮有其官職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闇者守中門之禁周禮曰闇人掌守王宮中之門禁鄭玄曰中門於外內為中寺侍人掌女宮之戒周禮曰寺人掌王之內政宮令誡出入及開閉之廟也重開外內門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毛詩小雅曰巷伯刺幽王也毛萑曰巷伯內小臣也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

以役養乎？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王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全長也漢書曰元帝以石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應劭漢官儀曰掖庭後宮所處中宮謂諸中人然而後世因

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左氏傳曰呂卻畏嬴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見

盡戎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杜預曰勃貂拔也史記曰勃貂為履貂上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者死之後爵之於朝中侯顧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違遺之景

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史記曰商鞅入秦因孝公諸臣景監以求見又曰商相如為趙宦者令及其弊也，豎刁亂

齊，伊戾禍宋。左氏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亂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曰寺人內亂豎刁也史記曰豎刁為豎刁並首周左氏傳曰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為次用性加苛

微之而騁告平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罪乃烹伊戾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

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范曄後漢書朱穆曰案漢故事中常侍或用士人及高后稱制，乃以張

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令。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朝稱制蔡邕曰天子命令之別二曰制書然制非皇后所行故曰稱也漢書劉澤傳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張釋卿如漢曰奄人

也呂后紀云張釋劉澤傳又曰張釋然則張釋字子朔今漢書或為釋卿誤也仲長子昌言曰宦豎傳近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幸。漢書曰

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漢書曰孝武時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

多以宦人主之。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遊燕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仲長子昌言曰至於武皇遊元帝之世，史游

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漢書曰急就一繡元帝黃門令史游作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

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議以為宜罷中書宦官歷古中興

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如淳漢書注曰：調選也。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

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摠權威。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諱顯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以舊典輔新職焉。

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官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徒對反史記曰

景帝居禁中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為禁中。秦世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故曰：禁中。尚書曰：元惡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

焉。范曄後漢書曰：鄧眾字季產，兩陽人。和帝初，竇憲圖作不軌，眾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封歸鄉侯。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范曄後漢書曰：安帝年號延平。委用漸大，而

其資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

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和熹鄧后紀論曰：朝臣圖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

闈之閒，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范曄後漢書朱穆曰：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手握王爵，口含

天憲。范曄後漢書諫議大夫劉陶上疏訟朱穆曰：今樞密傾擅朝室，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所以崇尊顯之高，樂守和平之慶。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閹牖房闈之任也。

漢書曰：掖庭八丞，又曰永巷，官皆取其領事之號。或曰永巷，則曰永巷，僕射。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范曄後漢書曰：孫程字稚

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疾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與桑曰：王以嫡姪，途至廢，若北鄉

帝立，立騰以定策封費亭侯。大長秋。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范曄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爰魏郡

梁將軍兄弟，專國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五人遂定其議，帝怒，超臂出血為

盟於是詔收冀悉誅之。超封新豐侯，璜武原侯，瓌東武侯，暉上蔡侯，衡汝陽侯。五人同日封，故俗謂之五侯。迹因公正，恩固

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屏氣言恐懼也。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恐嘩後。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

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伊尹，發光。張良，陳平。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動舉迴山海，

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籠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琳

傲曰：所愛光。宗所愛三族。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枚乘兔園賦曰：高冠厲帶，長劍閉塞。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曰：朱紱也。

其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尚書釋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封諸侯各取方土，其以白茅以爲社。漢舊儀曰：郡分銅虎符三府署第。

館，基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物刃珍藏。詩：毛

曰：元龜象階，大將曰金。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美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漢書曰：爲地織作冰紈，臣獲曰紈之細密如堅冰也。子虛賦：紈織羅垂霧縠。嬀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

備綺室。乞氏傳：子西曰：今聞夫差宿有妃嬀，嬀御馬杜預曰：嬀，貴者也。嬀音播。漢書曰：初，袁盎爲吳相時，從史盜私盎。侍兒文穎曰：婢也。仲長子昌言曰：爲音樂則歌兒舞女，子嘗而送起。左氏傳：晏子謂齊侯曰：高臺深池，撞鐘舞女。

飾彫文，土木被緹繡。漢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繡，依倖傳曰：董皆剝割萌蘖，競恣奢欲，構

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薰子，以自銜達。班固漢書曰：司

史：選賢皆以行刑。成昭曰：古者廢刑必兼舍之。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潘元茂九錫文曰：同惡相濟。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

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韋昭國語注曰：山居曰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劉劭論與李于暨書曰：下車負衆，劇賊未禽，韓詩曰：謗言緣間而起。雖

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拏戮。尚書曰：子因復大考鈎黨，轉相誣染。東

漢註曰：靈帝時故太僕杜密故受榮少府李膺各為鈞黨。尚書曰：下本州考治。凡稱善士，莫不懼被災毒。桓子新語曰：居家循禮，

以上年十三問諸帝侍曰：何鈞黨？常侍對曰：鈞黨人也。即可其矣。承後漢書曰：黃向對策以

里和順，入恭敬言。寶武何進，位崇威近，乘九服之羈怨，協羣英之勢力。開書曰：乃辨九服之類，謝

為表。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范曄後漢書曰：寶武字游平，扶風人也。女立為皇后，武為

高南陽人也。女弟立為皇后，為大將軍，縉帶屬，袁紹說進令誅中官。雖袁紹冀行，芟夷無餘。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勒兵

斬之，渠讓汝河而死。尚書曰：今子恭行天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任有言。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史記伯夷歌曰：登彼

為國安者，見惡如仇，夫之務去草莽，夷蕪崇之，經其本根，勿使能殖。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曹騰梁冀已見上

不知其非。王遺克大寶，紹天明即命左氏傳王孫滿曰：築有晉德，鼎遷於商，商討紂，成鼎遷於周。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左氏傳曰：晉荀林父及楚

從之，乘風渡尸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逸民傳論何晏論語注曰：逸民言節行超逸。

范蔚宗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易曰：艮下乾上，遯象曰：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頽陽之高。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水，頽陽之陽。武

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論語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自茲以降，風流

下正感致之數非一

彌繁，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西征賦曰掃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返或隱居以求其志，

或迴避以全其道。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又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言

靜默隱居以鎮心之躁競或去彼危難以謀己之安全也或垢俗以動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言或垢穢時俗以動其概或疵點萬物以發其清極猶操也然觀其

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羹舜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義澤是開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閉眼者

好也。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覺為歌禽魚自來親人爾故蒙恥之賓，

屢黜不去其國，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誅之曰蒙恥教民德類大兮雖遇三黜終不繫兮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史記曰魯仲連謂新垣衍

死耳又曰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從遊人之士豈若從遊世之士哉子路行

以告夫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漢書賈誼上書曰胡越之人雖死不相為者教習然也彼雖徑徑，有類沽名者，論語曰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

也已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椞而藏諸求售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我待價者也然而蟬蛻，稅薑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

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遊及偽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

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荀卿子曰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

蘊藉，慈義憤甚矣！東觀漢記曰桓榮温恭有蘊藉明經義文穎曰謂實博有餘也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

數。范曄後漢書曰胡剛清高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侯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持而去焉揚雄曰：「鴻飛冥

也

冥，弋人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法言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宋真曰：猛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執紼繼何所施巧而取焉？噉賢者深居亦不懼暴亂之害。今篡或為篡誤也。

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國語：越王夫人去幹，昭曰：側猶持也。禮意者側。而坐班固漢書公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旌帛蒲車之所

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言招士或旌以帛也。漢書曰：武帝以枚乘年者乃。若薛方逢江步萌，聘而不肯

至。漢書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遂

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曰：嗚呼！子陵不可相

助為政邪？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虞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又曰：周黨字伯現，太原人，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

去職，遂將妻子居子澗池，後復徵，不得已，乃着短布單衣，裹皮絹頭巾，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與頓守所志，帝乃許

焉。又曰：王霸字仲儒，太原人，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隱居守志。羣

方咸遂志士懷仁，郭象莊子注曰：一方得而羣，方失論語子曰：志士仁

者乎？論語子曰：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幸章帝講壇，顯宗第五

與卿相等列。東廣徵補亡詩曰：堂堂處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論語子曰：不得中行

錄其絕塵，不及同夫作者，列之此篇。莊子：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奔逸絕塵而

溫榮溺文人石門荷黃儀封人楚狂接與

宋書謝靈運傳論

沈休文修宋書百卷見靈運是文士途于傳下作此書說文之利害辭之是非

沈休文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帝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漢書曰夫人肖天地之貌，禮五者也。應劭曰：官類也。以國象天，足方象地。又曰：凡民，喻五常之性，而剛柔不同。史記曰：况懷五常，含好惡，鄭玄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以取法。禮記曰：自謂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夫志動於中，則

歌詠外發。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嗷嗷之不足，故永歌之。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詩毛序曰：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又曰：是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虞書有帝庸作歌，夏書有開四始詩之至也。毛詩題曰：鹿鳴之什，說者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虞書有帝庸作歌，夏書有

稟氣懷靈，理或無異。古孟虎行曰：稟氣有豐約，受形有短長。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旣衰，風流

彌著。幽厲之時，多有飄刺在下。祖習如風之散，如水之流，故曰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孫卿子曰：君子

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仲長子昌言曰：英辭，雨下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播芳騰之於石。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法言曰：或問風原相如之賦，執愈

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賈逵國語注曰：蕪，穢也。黑猶質也。若夫平子豔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

無嗣響。平子，班固也。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尚評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建安獻帝年號。

論詩學源流最爲詳悉其言詩文獨得之體近魏唐人派論從古來及漢魏次民以宋次及明宋次及漢自詩及漢

統論漢魏有散說又精有總敘又精自清頭有語持論有識及兩晉

詩之升
歷可數
出頭可
乃入頗
蓋借此
幅文章
源委耳

才既到
謝而論
之

志曰明帝青龍四年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太
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
言始將情意以緯於文

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孟聖也子

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源其飄流

所始莫不同祖風騷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得則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

相詭說文曰詭變也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元康晉惠帝年號也律異班賈體變曹王

旨星稠繁文綺合論衡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又曰或能陳得失奏便宜應經傳文如星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

皮之高韻漢書曰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裏三十餘里招延四方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史記曰

文武遺風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續晉陽秋曰正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始中王娡何晏

好莊于玄勝之談而俗遂貴焉考老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考武晉愍帝年

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答寶斌曰馳騁如濤波仲長統昌言曰妙句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孫綽

帝遊乎赤水莊子內篇齊物論曰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懸圃之丘而南望歸墟適麗之辭無聞焉爾孫綽

傳曰紀子伯者仲文駁仲文也續晉陽秋曰許詢有才藻善對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文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

而風驗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化之孫綽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

專蹄重聲
之此古詩
而近體也
體裂遞變
亦勢所必
然一時休
文括出矣
歸重在此

體裁明密，與會情與所會也鄭文周禮注曰與者託事於物也體裁制也謝承後漢書曰魏朝為河內太守明密法令也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尚書曰垂裕後昆若夫

敷衽論心，商摧前藻。楚辭曰跪敷衽以陳辭陸機樂府篇曰商摧為此歌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

文賦曰聲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周易曰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

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

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言風詠之者咸以為高歷載辭人所共傳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曹子建贈丁儀

王粲詩曰從軍度函谷關馬適西京王仲宣七哀詩云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孫子荆陟陽侯詩曰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王正長雜詩曰朔風動秋草邊

歸心。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均靈

風原字也尚書周公曰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雖文體稍精，而此祕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

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論語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

得之，此言非謬，如日不然，請待來哲。西征賦曰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恩倖傳論約言當時過幸會者即得好官又以晉宋之間皆取門戶不任才能故作此論

沈休文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莊子曰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財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

醫錄語有
與鑿固足

史家之傳
先從用人

也則俗謂
之小人

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傳說去為殷相。

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好周西伯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呂尚之遇文王立為太師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傳嚴之野惟骨爰立作相

宗夢得說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傳嚴之野惟骨爰立作相

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

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列鼎而食

食

明歎幽仄，唯才是與。

尚書曰明

逮于一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

相，黃憲牛豎之子，叔度名動京師。

范曄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六世祖剛值王莽居攝亡命交趾舉敗乃歸鄉里廣少孤貧法雄察廣孝廉試以章奏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凡一

限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曰黃憲字叔度南陽人世貧賤父為牛豎同郡陳蕃臨朝而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漢書曰鄧子真名魯平京師

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

貂，見崇西漢。

左太冲詠史詩曰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

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

應劭漢書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晉今日侍中除書奏皆掌

之應劭漢書注曰侍中出則佩璽抱劍

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

漢書曰東方朔初為常侍郎後奏泰階之事拜為太中大夫給事中嘗醉小遺殿上詔免為庶人復為中郎百官表郎中今屬

官中有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事黃門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位次侍中給事中故曰給事黃門然侍郎黃門侍郎二官全別沈以為同誤也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非黃門侍郎明矣

郡縣掾吏，並出

即上品下

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

接吏卑位負戈賤役豪家世族咸亦為之言無貴賤之異也子虛賦曰幸得宿衛十有餘年

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

二塗謂士庶也言仕于不居賤職庶族不涉清階

漢末喪亂，魏武始基。

國語曰后稷始基堯禹

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

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

列子曰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

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

晉二朝咸遵魏武之法

州郡正，以才品人。

傅子曰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平人才之高下各為置目州郡都而擢其義

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

徒以憑籍世資，用相陵駕。

因世資以成貴也

都正俗世，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

法言

此言擢法之法

以上論取
之人分二品
論之非以
柄過之幸
窮下

壞之漸也都正既皆俗士不能校
其材藝乃隨時斟酌定其品差
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咸榮緒晉書曰劉毅為尚書左

無寒門下品無勢族言勢族之人
不居下品寒門之子不居上班
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言衣冠之族皆自此以

還遂成卑庶衣冠以外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與臣魏

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太玄經曰君子夫人君南面九重輿鳥絕詞

曰豈不韙陶而思君爾雅曰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塔闈之任宜有司存論語曾子曰簞豆既而恩以狎

生信由恩固狎習也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沈約宋書曰孝建武帝

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

有不禁鄭玄曰賞或姑姊有也近習天子所親幸也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

奔莊子曰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文字曰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

狐藉虎威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國國亦有常乎對曰謹侯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羸也去此乃治矣戰國策荆宣王問羣臣

食我是逆天命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百獸之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

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左氏傳曰襄十年王朝卿士王叔

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西京賦曰所惡成瘡瘡左氏傳趙孟服冕乘軒出於言笑

也政以賄成日牀弟之言不踰闕杜預曰贊勞也

之下。左氏傳衛太子謂譚長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南金北裘，來悉方體，但素縑丹魄，至皆兼兩。音亮北真譚紹之屬體也丹魄虎魄也色赤故曰

丹孔安國尚書傳曰車稱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當漢為平恩侯又曰史良娣宣帝祖母也見恭宣帝

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陵侯王際晉書曰王愷字君夫世祖舅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險又曰石崇貪而好利當經王者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沈約宋書曰明帝廟號太宗法書曰聖人之法未嘗

不關盛衰焉權倖之徒，懼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六代論曰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構造同異，與

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國曰勦滅也截絕謂滅之也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

由於此。寶祚猶寶命也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

史述贊

史述高紀第一

班孟堅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漢書曰劉向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爾雅曰纂繼也實天生德，聰明神武，項伯曰聽於無聞曰聰照臨四

方曰明以內知外曰神堯定禍亂周土斥盪曰武論語子曰天生德於子周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秦人不綱，網漏于楚，項伯曰秦重徵殘人天下叛之故財言人不能整其綱維令綱目漏也於楚朝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陳涉反而不能誅故高祖因而起

來至蛇所有一躍夜哭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今粵厥蹈秦郊，嬰來稽首，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降于軾道革命創制，

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

三章是紀。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漢書曰高祖謂秦父老曰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曰甚至也除秦醜政俱至于罪應天順民，五星同晷。晷光景也應劭

曰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下之象也項氏畔換，黜我巴漢。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章昭曰畔換叛也西土宅心，戰士憤

怨。尚書曰湯矣西土之人又曰桀克紂宅心郭璞曰湯解詁曰西土謂長安也乘豐而運，席卷三秦。左氏傳七會謂晉侯曰會開用師觀警而動春秋據說圖

許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保安也覆歸也言漢據河山之固民懷歸者能保父之漢股

肱蕭曹，社稷是經。蕭何曹參也禮記衛獻公曰有柳莊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韓信英布張良陳平也毛詩曰予王之爪牙又曰起起武夫公侯腹心

恭行天罰，赫赫明明。恭行已見上文毛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項岱曰皇皇華色盛也威儀之盛，如珪如璋。項岱曰珪璋玉之妙好難變者闔闔恣趙，

朝政在王。闔闔門之內也門內恣趙昭儀姊妹以元男侍中封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領尚書事炎炎燎火，光允不陽。項岱曰允信也內損於飛燕外見樂於

盛若燎火之陽今委政王氏不亦熾乎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

漢書曰韓信家貧從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亭長苦之乃晨炊辱食食時在不為具食信知之自絕去又曰黥布姓英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坐法黥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黥是乎

越亦狗盜，芮尹江湖。

漢書曰彭越嘗為盜野澤中為盜沛公攻昌邑越助之說苑曰管仲故城陰之

雲起龍驤，化

為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

韓信初為齊王後楚王黥布為淮南王彭越為梁王

縮自同閉，且鎮我北疆。

應劭曰閉音并南楚汝沛名里門曰閉縮

為燕王故曰北疆

德薄位尊，非祚惟殃。

周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左氏傳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

吳克忠信，胤嗣乃長。

漢書曰芮為長沙王薨于忠嗣

自芮後傳位五世無子國除

後漢書光武紀贊

范蔚宗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

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耀中微謂平世衰也晉靈光殿賦序曰遭漢中微盜賊奔

九縣飄迴，三精霧塞。

日月星也李程撰神契曰天地至實猶不兩明宋均曰天精為日地精為月河圖曰德布精上為衆星

民厭淫詐，神思反德，世祖誕命，靈貺自甄。

尚書曰我文

春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脫交錯

沈機先物，深略緯文。

說文曰機主發之機也周書曰緯經天地曰文矣

尋邑百萬，貔虎為羣。長

轂雷野，高旗葦沒雲。

漢書曰劉聖公為天子以光武為偏將軍向昆陽光武令王常留守光武出收兵王莽遣大司徒王尋

英威既振，新都自焚。

進尋邑亦遣兵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千級光武乃與敢死士三千人衝中堅尋邑陣亂遂殺

王尋

漢書曰尋子曰紂成旅百萬穀梁傳曰長轂兵車也東都主人曰戈鋌葦雲

日莽封為新都侯又曰更始兵到城中少年子弟自燒室門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莽避火宣室火輒隨之

虔劉庸代，紛紜梁趙。

范曄後漢書曰梁王劉永據命雖焉又曰公孫述稱王王巴蜀又曰卜者王耶為天子都

歸到光武
謀斷極是

古即文有開
主折翻乃生
層意翻全
者逐不點有
是篇也蓋主
意至末者過
致論是者功
前於用助實
實處氣助實
於用遠虛妙
逐神論極
刀精發使
唱者有之一
一致團結

鄒郢又曰彭寵自立
三河未澄，四關重擾。三河洛陽也，四關長安也。范曄後漢書曰：赤眉賊入函谷關，敗更始光武，乃遣鄒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大司馬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令馮異守

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湯池無粟者不能守也。禮記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

靈慶既啓，人謀咸贊。靈慶謂天符也。易繫辭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王

於烏赫有命，系我皇漢。毛詩曰：有命自天，蔡邕獨斷

論

過秦論 漢書應劭曰：賈誼書第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章昭曰：殽謂二殽，函谷關也。史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

席卷天下，包舉宇內，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張晏曰：括，結也。言能也。含天下也。周易曰：括囊無

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戰國策

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李斯上書曰：孝公用商鞅之孝公

既沒，惠文武昭，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武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

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

一路強盛 始前史不 比前史不 同強盛 顛起為極 文正起如 之注前 抑陳涉 與諸侯 勳留侯 作陳涉 地其微 言其微 見前諸 與前一 反照而 之何等 量何等 字如等 一定如 定如等 此等如 不在此 注聚不 到一步 句直步

周禮注曰錄以 金為箭鏃也 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

萬，流血漂櫓。音魯，車略曰大櫓曰櫓左平傳 曰狄厲彌建大車之論以為櫓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

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史記曰昭襄王卒于孝文王立卒于莊襄王立 公羊傳曰桓公之享國也長何休曰享食也 及至

始皇，奮六世之餘烈，王昭曰孝公惠文王武 王昭曰孝文王莊襄王 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以馬喻也說 文曰振舉也

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漢書音義曰百越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史記曰始皇略取 二周置三川郡 陸梁地為桂林象郡章昭曰桂林今鬱林象郡今日南也 百越之君，俛首

係計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蕃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

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史記李斯曰 請誅博士皆

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如淳曰鑄足也鄧展曰鑄是打頭鐵也史記曰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 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詣 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民曰黔首 復阻以為已害 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鏃，

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如淳曰鑄足也鄧展曰鑄是打頭鐵也史記曰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 以銷鋒鏃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鑄首的鐻或為提鐻首巨然

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服虔曰新華山為城美 大之也晉灼曰踐登也 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

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 曰何謂何官也廣雅曰何問也 天下已定，始皇之

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堅也史記張良曰關中 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 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史記秦始皇曰 朕為始皇帝後

世以計數二世三世
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
然而陳涉襄陽繩樞之子
陳涉已見鄒陽上書禮記
曰儻有蓬戶莖扉章昭曰

繩樞以繩為
戶為樞也
配隸之人
張字垠人也
而遷徙之徒也
材能不及中庸
方音曰庸賤稱也
不及中等庸人也
非有仲尼

墨翟之賢
陶朱猗頓之富
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
之閒三致千金孔叢子曰猗頓魯之鑄土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

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等乃適河東大畜牛羊子
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與富猗氏故曰猗頓也
躡足行伍之間
俛起阡陌之中
如淳曰躡音參音義曰俛音免
時音卑屈在阡陌之中

率罷散之卒
將數百之衆
轉而攻秦
斬木為兵
揭竿為旗
堯子曰揭高舉也巨列切
天下雲

集而響應
贏糧而景從
班子曰今使民曰某所有賢者蘇
趨而趨之方言曰贏糧也音盈
山東豪俊
遂並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

天下非小弱也
雍州之地
殽函之固
自若也
陳涉之位
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

衛中山之君也
鋤耰棘矜
鉤也文曰鉤鉞有鉞也
非銛於鉤戟長鑊
孟康曰鑊鉤柄也張晏曰音音櫛爾雅曰鉞
戰也音鋤柄及鉞也鑊音櫛櫛巨巾切如

之道
非及曩時之士也
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論
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然而成敗異變
功業相反
試使山東之

國與陳涉
度長絜大
比權量力
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莊子曰大樹其絜百圍可
馬彪曰絜市也丁結切

然秦以區區
之地
致萬乘之權
招八州而朝同列
百有餘年矣
鄧展曰招猶舉也
蘇林曰招音翹

然後以六合為家
殽函為宮
一夫作難
而七廟隳
身死人手
為天下笑者
何也
春秋考異鄧曰君
殺妻誅為天下笑

仁義不施而

攻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班固漢書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即位言得失又設非有先生論

東方曼倩

一別對人多入問
端答為筆
流弊為其
也論一派
下頌一句伏
易談何容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率然輕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呂氏春秋曰：越王欲政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高誘曰：靡曼好色也，流議猶餘論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為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於戲歎辭也，於音烏戲，音呼可乎，哉言不可也。談何容易？言談說之遺，何容輕易乎。夫談者有悖，滿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韓子曰：理人之救危國以忠佛，耳字書曰：佛達也，佛扶切。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

齊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墜室編蓬戶向彈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

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

其仁，

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人稱之

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

於是吳王懼然

易容，

懼敬貌也居具切

捐薦去几，危坐而聽。

捐薦去几自貶損也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危坐向師顏色無作

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

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

論語曰楚狂與歌而過孔子曰箕子骨餘漆體而為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

使遇明

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

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

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

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俎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寧舍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爲卜曰子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龍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女師文王齊戒三日田子渭陽卒見呂

望坐茅以漁

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

以廣其下，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本仁祖誼，戰國策蘇代說齊王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摠遠方，壹統

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

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

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

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

穆猶默靜思貌也孫子兵法曰令醫之士醫者歸交頤曰嗟乎

此下言士
實遇不遇
兩項言之

此段言納
諷之效暗
風當世

暗照上深
慮遠念不
變天性意

總結出立
論主意

無新奇之
論而放爲
跌宕之詞
要之不免
險之步耳

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說文曰：繇，微也。爾雅曰：殆，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軍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論語顏回問爲邦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孫卿子曰：萬物得宜，事變得應。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囿園空虛。文子曰：法寬刑，緩囿園空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禮記曰：鳳皇，麟，皆在郊。麟，皆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禮記曰：天降膏露，玄白膏猶甘露也。尙書大傳曰：德光地，序則朱草生。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呂氏春秋曰：治亂存亡，如可見，如不可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

四子講德論并序

王子淵

褒既爲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襄有俊才，使襄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襄既爲刺史，作頌，又作傳。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論語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

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距躍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涉始於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一單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涉幸遭聖主平世，而久

懷寶，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廣雅曰遁逃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

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蠹蟲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說文曰蠹蟲人飛蟲也莊子

曰蚊虻嗜腐蠹亡云切蠹莫衙切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翻則翔四海。文子曰此與驥致千里而不飛僕雖鄙頑，願從

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

』春秋說題辭曰乘茲誠之義思至忠之功高誘淮南子注曰本朝國朝也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禮記曰介紹而傳命文學

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淮南子曰甯越商歌車下而桓公愀然而悟許慎曰商秋聲也越

石負芻而寤晏嬰，晏子春秋曰晏子之晉至於中牟賭弊冠皮裘負芻息於途側者晏子曰吾子何為者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可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膝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何絕我之髮也越石父對曰臣聞之士者誦乎不知已而申乎知已吾三年為人臣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僕者同矣矣

子出見之曰露也見容之容而今也見容之意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觀卒遇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

毀者不能蔽其好，慎子曰毛嬙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俱則見之者皆走易之玄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嫵媼，媼媼母倭傀，善譽者不能掩

其醜，孫卿子曰嫵嬈子善莫之媒也媼媼力父是之喜也倭傀醜女未詳所見倭於為切傀古回切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持達而

一節大旨
已盡於此

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輪不能以斲，但懸曼繪蒲苴，不能以射。齊類曰：但徒也。薛若韓詩章句曰：曼長也。鄭玄周禮注曰：繪繳於矢謂之繪。繪高也。列子曰：蒲苴子弋弱弓繳，繳乘風而振之，連雙鶴於青雲。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說文曰：擊擊也。擊與繳同也。正設切。衝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遊，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輓五而聽之。輅車也。白虎通曰：名車爲輅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包咸論語注曰：輅者，輅橫木以縛輅也。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嘽爾緩舒繹，曲折不失節。禮記曰：嘽嘽，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靡樂。問歌者爲誰？則所謂浮遊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贊冬。用雉夏用胸左頭奉之。禮文既集，韓子曰：禮有文禮者，義之文。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力人不識，寡見鈔聞，劉德漢書注曰：俚，鄙也。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尚書大傳曰：天下詩侯莫不玉音金聲。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遊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如淳漢書注曰：太上，天子也。尚書大傳曰：股，股也。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論語曰：南容三復白珪，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韓詩外傳曰：魏

總扣

文侯有子曰擊次曰新新少而立之以爲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傳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諾於是遂求北大晨厲
齊行倉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再拜獻之文侯曰噫擊知吾好北大嗜晨厲也即見使者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
詩何好曰好晨厲文侯曰晨厲謂何對曰詩云翺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
自以忘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傳遂廢太子新召中山君以爲妃

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深而風移俗易禮記曰樂者聖人所作也其感人深又曰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今吾子何樂

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

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于思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正則體修心肅則身敬也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

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砥武硃夫凡人視之怏焉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戰國策曰白骨凝象武夫類玉張揖漢

書注曰武夫石之次玉者廣若曰怏勿忘也怏他沒切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練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精

金也金百練不耗故曰精練也說文曰鑛鑛鐵瑛也瑛與鑛同瓜並切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民氓所不

能命哉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廣雅曰命名也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乎洋洋罔不

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言所覆者廣也紛紜衆多之貌也寂寥曠遠之貌也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爾雅曰究窮也郭璞曰謂窮盡也

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論語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

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尙書曰故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乎孔安國曰迪道也孚信也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

君惠據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淵水波安瀾以喻太平也尙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

此段言刺
史宜歌烈
據

此段文學
集夫子解

揚君哉？愚竊惑焉。』浮遊先生色勃皆溢曰：『是何言與？』論語子曰君召使擯色勃

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毛詩周頌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維

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

徧曉聖德，莫不露濡。龐眉耆耆之老，龐眉也謂眉有白黑雜色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且觀大化

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感發謂

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樂動聲儀文也此臣子

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億度之言無限也韓子曰有尺寸而無億度又曰前識無絲而妄億度也馬融論語注曰罔誣也

處把握而卻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大人謂天子也周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言

行君子之樞機。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一吝慚，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戰國策曰荆軻見太子太子

潦者暴集，江海不以爲多，左氏傳曰君子曰潢行潦之水杜預曰行潦流潦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于海百川歸之而不盈鱣鱣並逃，九罟域不

以爲虛。爾雅曰鱣鱣郭璞曰今泥鱣也鱣似立切鱣且由切郭璞山海經注曰鱣魚似蛇時屬切毛詩曰九罟之魚鱣鮪爾雅曰九罟魚網也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

以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神澤之中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夷齊已見上文夫青蠅不能穢

垂棘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為蟲汗白使黑汗黑使白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魏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

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爾雅曰董正也受命如絲明之如縵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

此答陳丘子及為先生解

言如綸其出如綸音弗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毛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政明於南國二客雖壑計沮李與議何傷

言二客雖於許堂委於議沮敗何傷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

論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氏呂

春秋曰開春始雷則發蟲動矣袍字鼓鏗若耕鏘而介士奮竦左氏傳曰卻克援袍而鼓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

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言議前敵之愚以感動之於是文

釋復集乃始講德馬融論語注曰釋尋繹也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子韓

曰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臣之力邪君之力邪與晉余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鳥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

戾龍起而致雲氣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蟋蟀俟秋吟浮蟬出以陰易通卦驗曰立秋蟋蟀鳴於庭

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

此段歸美於君

就者衆也。毛詩曰淑人君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亦大廈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

功，非一人之力也。檀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孤百之裘，非一人之力也。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

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難。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何休曰：借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

齊桓有管鮑，隰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左氏傳曰：鮑叔牙奉公子小白，曰：齊桓衛姬之子，有鮑叔牙，

晉文公有咎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左氏傳曰：晉

秦穆有王由五殺，攘卻西戎，始開帝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狄從者孤偃趙衰，顛覆武子司空季子，預曰：狐偃子犯也。司空季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緒。韓詩外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穆公問得失之要，對曰：古之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穆公然也。於是告內史王廖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因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廖曰：君其遺之女樂，以媿其志，然後可圖。穆公曰：善。乃使王廖以其

女樂二列，遺戎。王史詔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穆公問百里奚，故重賂之，恐楚不予，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曰：子之終，公與語，國事大悅。又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并國十二，遂霸西戎。春秋保乾圖曰：五帝異緒，宋衷曰：緒業也。

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韓詩外傳曰：沈令尹進孫叔敖於莊王，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左氏曰：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

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呂氏春秋曰：孟嘗君問白圭曰：魏

澤庸，剋滅彊吳，雲會稽之恥。漢書曰：江都王問董仲舒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榮庸種蠶謀伐吳，遂滅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

會稽，又曰：句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也。

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史記魏文侯謂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瑣瑣，翟也。成則魏文侯弟名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侯之過其廬而賦，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寡禮之天下

總收作振
宏文便覺

此段又入
頌揚與前
意相仿而
相製不

皆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止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史記曰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破燕燕昭王怒齊於是詔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為魏使於燕燕昭王以為亞卿使樂毅伐齊破之追至于臨菑齊潛王走保於莒澤與閔同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羽翼輔佐也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

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毛萇詩傳曰攘除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

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俊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龔雜並

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

不能。條猶理也漢書音義曰暢通也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遊觀乎道德之域，咸繫身修思，吐情素而

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

以寧也。濟濟多士已見上文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

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奉，以厲貞廉。漢書宣紀曰律令有可罰除以安百姓條奏又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疎薄其益吏奉什五也減膳食，

卑宮觀，宣紀曰命太官損膳省宰又曰郡國宮觀勿復修理省田官，損諸苑，宣紀曰池園未御幸者假與貧人疎絲役，振乏困。宣紀曰流人還歸勿算其事又曰遣使者

恤民災害，不遑遊宴，宣紀曰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惡之閔耄老之逢辜，憐縉絰之服事，宣紀曰朕惟書老之人髮齒墮

慙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宣紀曰朕惟書老之人髮齒墮

振貸
乏困
落亦無慈惠之心諸年八十以上非誣皆人殺傷人絕皆勿坐又曰百姓遭絰經凶災而吏奪事傷孝子之心自今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經事

官經曰今聖者或以掠奪若飢寒死獄中朕甚痛之又曰自今子首屏父母孫隨大父母皆勿坐

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

尸子曰湯之德及鳥獸矣莊子曰至德之世禽獸成羣草木遂長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毛詩大雅文

先生獨不聞秦之時

耶？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僞者進，達，佞諂者容入，

宰相刻峭，大理峻法。廣雅曰峭急也謂嚴急也峻與峭同

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擊虎

攫，懷殘秉賊。

孟子曰賊仁者謂之殘賊賊義者謂之殘

其所臨莅，莫不肌栗懼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

訟，無所措其手足。韓子曰古之人君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涸壚而察難知方言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欲寬容切

是以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畜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

文子曰乳大噬虎伏雞搏狸又曰所為立

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

下無怨，民用和睦。孝經曰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

亨，山川降靈，周易曰雲行雨施品物咸亨

羣鳥並從，舞德垂容。宣記曰鳳皇集魯羣鳥從之尚書曰鳳皇來儀爾雅曰翼

神光耀暉，洪洞朗天。宣記曰耀暉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

鳳皇來儀，翼翼自至，宣紀

神靈仍集九真辭奇賦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宣紀曰甘露降未央宮又嘉穀玄稷降于郡國

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

三壤，豈不盛哉？尚書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

武王獲白

入時本

魚而諸侯同辭尚書璣璣曰武王得兵鈴謀東微白魚入舟勝東以遊周公受桓鬯而鬼方臣周公受桓鬯未詳鄭夕詩

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史記曰穆王征犬夷得四白狼以歸今云宣王未詳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

順則事不成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

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毛詩曰因時百蠻天性懦蹇習俗傑暴左氏傳曰彼皆僂棄杜預曰僂

賤老貴壯氣力相高史記曰匈奴貴壯健老弱也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史記曰匈奴因射獵為生業習戰攻以侵伐兒能騎

羊走箭飛鏃史記曰匈奴兒能騎壯健老弱也逐水隨畜都無常處史記曰匈奴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驚

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扞弦掌附禮記曰左佩決扞鄭玄曰扞拾也言所以拾弦也何且切鄭玄禮記

收秋則奔狐馳兔獲刈則顛倒殪仆史記曰匈奴射孤兔用為食追之則奔遁釋之則

為寇史記曰匈奴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益遁走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抗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

自古患之毛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是常服玃玃孔熾我是用急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

稱臣而朝賀宣紀曰日逐王先賢押將人衆來降鄭氏曰押音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蒲結

沮顏燹齒臬矚爾雅曰矚目矚也剪髮黥首文身裸袒徒之國編結即編髮也漢書終軍曰解髮前左袒又曰匈奴有罪小者輒首義曰刀刻其面蓋沮顏也燹齒未

且徒

且徒

且徒

且徒

仍修刻作
欲恣

議論甚正
亦有假符
命為以言
處當時風
尚如此故
耳以帝起
指出天命
然亦以劉
氏為先後
住故也文
引然

帝王皆有
天命緊接

詳又曰大宛深目多鬚豎鼻也詳首
蓋離國也山海經曰離國在鬱林南
靡不奔走貢獻，懼忻來附，婆娑嘔吟，鼓掖而笑。夫鴻均之
世，何物不樂？洪安國尚書傳曰洪大也鴻與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毛詩曰鶯鶯在梁戲其左翼鄭玄曰明王之時
日魚喜樂則是以刺史感懣，莫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駢淺，不能究識。騷不明也敬遵所聞，
未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毛詩曰既醉以終日仰歎，怡懌而脫服。

王命論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懸置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據關
擁衆竄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班叔皮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善曰論語文也尚書帝曰
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孔安國曰歷數謂天道也元后天子也爾雅曰命告也
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奔世載德，至于湯武而
有天下。善曰稷武王之祖也契成湯之祖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
也國語祭公謀父曰舜世載德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

順人，其揆一焉。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善

漢書贊曰春秋管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出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
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善曰帝系曰帝堯封于唐為火德漢書贊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
蛇著符旗織尚赤協于火
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善曰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有一老嫗夜
立為沛公旗幟晉亦由是知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也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義

既得帝位如斯
之命也
謂之重也
接人高祖
先要破俗

點字臨
此處最著
眼正為一
眼正為一
精中於此
意加宜在

春秋河圖授命篇曰倉穀農黃三陽翼天德聖明法言曰豐功厚利積累之業善曰史記崇侯虎曰西伯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祚之然後精誠

通于神明流澤如於生民善曰孝經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尙書周公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

往善曰孟子萬章曰堯舜舜如何曰使之主祭百神享之使之主事事治而百姓安之易乾鑿度曰王者天下所歸韓詩外傳曰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也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

僂起在此位者也善曰世運五行更運相次之世也不絕不為人所謂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應餘次相代理若曰嚙特起也臨與偏同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

達其故善曰漢書曰高祖曰吾以布衣取天下家語孔子曰舜起布衣而終以帝也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善曰通鑑曰漢書高祖曰吾臨三尺劍取天下遊說之

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善曰漢書魏晉曰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拊之時人復知漢于曰漢書魏晉曰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拊之時人復知漢不知神器有

命不可以智力求善曰昭曰神器天子寶符服御之物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也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

善曰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饑流隸飢寒道

路善曰世文曰餓飢也發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饑流隸移曠隸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與臣隸也隸或為處奇悅曰道瘞謂之隸也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善曰昭曰短為短

為人所善曰墨子曰貧富治亂曰憂天德也管灼曰無一擔與一斛之餘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善曰昭曰一斤為一金善曰孟子謂滕文公曰為人父母者使老稚餓乎溝壑惡在

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善曰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當神明之祚可

得而妄處哉善曰禮記孔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法律曰天因祚之為神明主也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

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善曰史記曰項籍其季父項梁陳勝等起梁為楚上柱國軍下郡自號武信君北至定陶再破秦軍後秦

收出一齊
承上再頌
一小段

引事皆隱
然作顯於
與慶字著
詳述高祖

大破之，又況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閤于天位者也。善曰：繼冠子曰：無道之君，任用么麼，則煩濁有道之君，任用俊雋，則明白通俗。文曰：不長曰么，細小曰麼。莫可切爾雅曰：是故驚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善曰：廣雅曰：騁，馳也。今謂馬之下者為騁。王逸楚辭注曰：騁，馳也。呂氏春秋曰：所為貴賤者為其一曰千里也。燕雀之

疇，不奮六翮之用。善曰：史記陳涉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韓詩外傳蓋實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棗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應劭曰：爾雅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棗，首節，稅之劣切。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善曰：筲，竹筲也。受一斗。善曰：易曰：鼎

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善曰：周易鼎卦之辭也。說文曰：覆，鼎覆也。與餗同音。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

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善曰：史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

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

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善曰：史記文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

善曰：白虎通曰：唐人稱匹夫何言其夫。妻為偶也。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全宗祀於無窮，垂冊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張晏曰：記也。管灼曰：至周名春秋考紀也。善曰：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此之謂大丈夫也。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善曰：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達一也。左氏傳周內史叔與曰：吉凶由人。嬰

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

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善曰漢書曰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髮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三曰神武有徵應，善曰徵應謂下衆瑞也四曰寬明

而仁恕，善曰漢書曰高祖寬仁愛人意豁如也五曰知人善任使，善曰高祖任張良以連善委蕭何以開內是也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

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善曰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善曰左氏傳叔向曰齊桓公從善如流周易曰變通

者趣時，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善曰漢書酈食其欲立六國後漢王以問張良其發八難漢王饜食吐哺曰豈儻幾敗乃公事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善曰漢書曰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踴見長者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善曰漢書曰

馮成卒妻敬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入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善曰漢書曰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

四人者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煩公幸卒調護太子竟不易太子者其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舉韓信於

行陣，收陳平於亡命，善曰漢書曰蕭何薦韓信於漢王於是漢王齎成設壇場拜信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

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善曰莊子許由曰我為汝言其大略廣雅曰略法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善曰略初

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善曰漢書曰高祖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有娠送

產高祖說文曰妊孕也如臨切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覲形而進女，善曰高

祖常從王媪武負貨酒時飲醉飲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賣貨實食夜切又曰呂公見高祖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也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

雲而知所處，善曰漢書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隱於芒屨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說文曰厭塞也於冉切始受命則

所附明聖
豐懿之德
積累厚利
也

雖是說高
祖光祖然
為此見說
出文法叔
為阻以此
也一層
所為鬼神
下所歸往
天字照前

拓開一步
專爲陋氏
言中之實
情中之實
在漢室之
當與虛室
難與實室
難與實室
中主是實
中主是實
主悟文章
法實可寶

相論文得
知一時才
俊實難得
以文段難
取帝章雖
尊以帝王
文不重易
文爲掌之
人爲之吐

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善曰白蛇分已見上文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至霸上也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善曰漢書韓信謂高祖曰且陛下天授非人力也又曰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嘗用其策爲他人言嘗不省良曰沛公死天授故遂從之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善昭曰朕合也善昭曰朕合也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善曰左氏傳曰息侯伐鄭君子曰不量力論語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善曰左氏傳曰趙孟馮師段賦蟋蟀趙孟曰保家之主也莊子弟子問於莊子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也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善曰左氏傳師服曰下無覬覦杜預曰下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善曰尙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伯仲喻兄弟之次也言勝負在兄弟之間不甚相喻也范曄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徐令彪之少子也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

氣申言相輕
七之故歷舉
專論七于
所盛亦一時
長亦各有

才各有所
宜大能各
通其能耳
也才不可強
類文章之

享之千金。東漢漢語曰吳漢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後兒老母口萬數一旦放兵經火聞之可為酸鼻家有樂帶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杜預左斯不自見之患也。氏傳注曰亨通也亨或為享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千里已見上文毛萇詩傳曰田獵齊足尚矣也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己然後任人楚辭曰羌內怨己以量人王逸曰量度也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齊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漢書地理志曰故齊詩曰子之選兮選我乎獨之閒兮此亦舒緩之體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橈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漢書東方朔枚舉不根持論孔澄于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理勝於辭公辯勝於理以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未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甘頤語曰檢法度也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桓子新論曰惟

推重文章
以強人之
不能強所
過才也深
以少也深
爲感歎
收還七子
氣自疏暢
人多用古
是太倉之
粟也其蓄
動魏朝處
卻見筆法
大意已包
舉原封也
之意

人心之所嚮嘆父不能以
子兄不能以敬弟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

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

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

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孔子曰：不說易則不知聖人之心，必不使時過已也。而人多不強力，貧賤

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賈逵國語注曰：懾，恐懼也。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

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古詩曰：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融等已逝，

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六代論論夏殷周秦漢魏也

曹元首魏氏春秋曰：曹罔字元首，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罔養以此論感悟曹爽，不能約爲弘農太守，少帝齊王芳也。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紀年曰：凡夏自禹以至於桀十七王，殷自成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年，周自太王以至於厲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

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

此皆封建之利

枝幹包桑之說與未是為照應之

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班固漢書贊曰孝宣帝稱曰與我共此者其唯夏二十石乎知獨守之不能固也，

故與人共守之。班固漢書贊曰昔周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指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

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賈誼過秦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郡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以法割削諸侯則逆節萌起及其

衰也，桓文帥禮，晉文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左氏傳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

管仲對曰爾貧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又曰齊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子覆泉將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鄙吾役也為宋役亦職也士伯怒曰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歸諸京師王綱弛而復張，諸侯

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寢以陵遲。漢書曰二霸之後漢書曰二霸之後漢書曰二霸之後漢書曰二霸之後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

迫宗姬，左氏傳風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郢城漢水以為池又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

唇吻。亡勃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技葉碩茂，本根賴之與？班固漢書趙曰公族蕃滋枝葉碩茂自此之後

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史記曰越王勾踐自會稽歸拊其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又曰魏武侯韓襄侯趙

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又曰楚考烈王伐滅魯又曰韓哀滅鄭并其國

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強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卹。至於王赧，簡歷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

無主，四十餘年。班固漢書贊曰璧子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也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

以下言秦
不封建

此則罷侯
之弊

征伐關東，蠶食九國。班固漢書贊曰秦據勢勝之地，狼狽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實簡，過秦曰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至於始皇，乃定天位。尚書曰天位，位顯哉。

曠日若彼，用力若此。班固漢書贊曰：「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老子曰：「長久是母，可以長久。」

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班固漢書贊曰：「所以親親賢賢，表功德，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

矣。周易否卦之辭也。鄭玄曰：「苞，種也。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咸云其將亡矣。其將亡矣，而聖乃自繫於種，桑不亡也。」王弼曰：「心存將危，乃得固也。」秦觀周之弊，將以為以弱見奪，於

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班固漢書贊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史記李斯奏曰：「置諸侯，不便始皇，於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也。」棄

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

外無諸侯，以為蕃衛。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蕃衛之衛莊子曰：「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仁心不加於親戚，惠

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法言曰：「瀛瀛之海，濟樓航之楫也。」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

業也，豈不悖哉！賈誼過秦曰：「天下已定，始皇之心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

子弟功臣，千有餘歲，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

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監止為左右相，田氏殺田常，田氏執簡公于徐州，遂殺之。」

曰：「晉昭公卒，六卿強公室，卑六卿，謂范氏中行氏智氏及趙盾，魏也。」始，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義，至身死之

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史記曰：始皇崩，趙高乃與胡亥、丞相李斯陰謀，破去始皇

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而更詐為丞相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死。至令趙高之徒，誅鋤宗室。史記曰：二世尊用趙高申法，令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春秋合誅圖曰：誅鋤民

害。胡亥少習剋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史記曰：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史記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不能改制易法，

寵任兄弟，而乃師謀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史記李斯上書二世曰：能明申韓之術，未之聞也。應劭漢書注曰：申，不害韓昭侯相衛公孫鞅，秦孝公相李奇曰：法皆深刻。無思史記曰：二世常居禁中，與趙高決事，事無大小輒決於高。趙高曰：委任之也。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

史記曰：二世嘗望夷宮飲酒，酒使使黃讓趙高以盜事高，高乃陰與其女婿咸陽令閻樂謀易上藥，前即謂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願得妻子為黔首，閻樂聽其兵進，二世自殺也。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

叛。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左氏傳曰：人逃其上曰潰。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史記曰：吳廣為假王擊秦，班固漢書贊曰：秦窮

頹隨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

臣之勞。土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

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

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晉子曰：烏合之衆，初雖相歡，後必相咋也。五年之中，而成帝業。漢書曰：高祖五年，斬羽東城，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自開關

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

理勢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無尺土之階，一劍之任，五年而成帝業。書傳所未嘗有焉，何則？古代相率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懿，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漢鑿秦之失，封植

甲向使二
字作一折
從過秦論
來此為遂接
上處斷一
年頓住

又作一掉
迴翔見意
又推言其
失方無珍
漏

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漢書太后崩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專兵秉政謀作亂買遂國語注曰權乘即柄字也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強大盤石膠固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所謂盤石之宗也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曰鄭泰曰以膠固之衆

當辭合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漢書宋昌曰諸呂擅權專制太尉幸以滅之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齊代之強又曰齊悼惠王即高祖六年立又曰齊悼惠王子章高后爲封朱虛侯章弟興居爲東牟侯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王逸楚辭注曰踵繼也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

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侷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封王子弟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制同京師賈誼曰「諸侯

強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漢書賈誼疏上文至於孝景

猥用朝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戮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漢書曰朝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剋削及景帝即位錯曰高帝初定天下語于弱故大封同姓今吳謀作亂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於是方議削吳

吳王恐因欲發謀舉事諸侯既新削割震恐多恐錯及吳先起兵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張敖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左氏傳楚子問於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杜預曰折折其本也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

推恩之命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諸侯或連城數十願陛下令諸侯得推

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稱自強弱矣上從其計又班固贊曰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國自析自是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也

遂以陵遲

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

班固漢書贊曰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詒侯惟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

或以耐金免削，或以無後

國除。

漢書曰列侯坐獻黃金耐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漢儀注王子爲侯侯議以戶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曰耐耐受金小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削縣侯免國漢書曰趙哀王肅薨無子國除

至於成帝，

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

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

漢書劉向上疏之文

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行。

漢書曰成帝即位向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露其言常嗟

之。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

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

豈不哀哉？

班固漢書贊曰至哀平之際王莽知中外殫微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漢諸侯王厥角俯首奉上璽節唯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田常瑛齊曰凡上文漢書曰王莽廢漢諸王廢陵王嘉獻符命

封扶策侯又曰鄆鄉侯陶以莽篡位獻璽書莽得封列侯鄆書

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

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杜篤論都賦曰子時聖帝乘不世之姿

禽王莽於已成，紹漢祀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耶？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

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奄豎執衡，范曄後漢書曰桓帝立曹騰以定策功遷大長秋又曰靈帝時大將軍竇武謀中官曹節矯詔誅武等則女尚書

之

之

之

之

之

說入本朝

總承前意
作敘宜有
力深切
亦痛哭
流涕之
無如不
何

昔稱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班固漢書序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本末

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張超曰中外雲擾萬夫鼎沸宗廟焚為灰燼，宮

室變為秦藪。杜預左氏傳注曰燼火餘木也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

之資，兼神武之略。晉灼漢書注曰資材也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魏志

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掃除凶逆，剪滅鯨鯢。左氏傳曰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為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

人，迎帝西京，定都潁邑。魏志曰天子東遷敗於曹陽太祖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遷都許昌昭勳太祖都許昌書潁川郡有許縣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

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

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晏子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

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

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之業也。左氏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

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

閒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班固漢書贊曰徒吏二千石於諸陵蓋亦強幹弱枝也今之用

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

再擬起

置於百人以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衡軛車之衡軛也。言王者之御羣臣猶人之御牛馬，故以衡軛喻焉。畢志其內未得馳其駭足也。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魯運子曰百足之蟲至斷不厥者持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司馬相如諫獵書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文字曰人主之有人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也。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尙書曰厥土惟黑墳。孔安國曰色黑而墳起也。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弈論 系本曰烏曹作博許慎說文曰博局說也六箸十二棊也揭雄方言曰圍棊自關而東齊魯之閒謂之弈

韋弘嗣 吳志曰韋曜字弘嗣吳郡人為太子中庶子時蔡邕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令曜論之後為中書僕射孫皓誅之裴松之曰曜本名昭史爲晉讞改之也

蓋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曰：「學如不及，猶

恐失之。子論番孔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厲操，晨

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寧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

淵，棲遲道藝之域。呂氏春秋曰：當越中李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耕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

十歲則可達矣。當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將不臥。臥十五歲而聞成王師之流，

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尙書周公曰：文王自朝至於日

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

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園囿，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

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又曰：黃霸，字次公，淮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欲褒先帝夏侯勝曰：武帝不

宜為立廟樂勝坐非議詔書霸坐阿縱勝不舉劾皆下獄勝霸既久繫獄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

之賢更再冬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哉？毛詩曰：蕭蕭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東觀漢記曰：吳漢字子顏

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

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徒棊易行，

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

懼古之閒方言曰投博謂之押皮兵切桓譚新論曰俗有鬪藝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爲之上者張置疎遠多得道而爲勝中者

利者也下計瓊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遂作界者也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畧中死葬皆生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

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廣雅曰階因也，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

劉向鬪藝賦曰略觀鬪藝法於用兵法者無功食者先亡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吳起三十八篇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

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奕弈而空妨日廢業，

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

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暇博弈之足耽？左氏傳伍奢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

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章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

人。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班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畧。熊虎猛捷故

孫弘贊曰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商如蘇武答李陵書曰其於學人皆如風如龍，百行兼苞，文武並驚。李經的命決曰引興博選良才，旌簡髦

俊。賈逵國語注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說文曰程品也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子桓

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廣雅曰使名書史籍，勳

在盟府。左氏傳宣之奇曰儲叔爲文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杵，孰與方國

謂神仙為
真為未學
要為未概
以道者概
亦免流者
俗之信者
生之見者
神仙從出
生可學此
一篇大旨

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 衰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買博弈矣。周禮曰三公自裘冕而下，鄭玄曰裘龍九章衣也，東郭賦曰修衰龍之法，服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始有金石之樂，廣雅曰貿易之也。 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闕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倚頓已見賈誼過秦論 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養生論 晉喜為乘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藥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追養得理以盡性命者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

嵇叔夜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鄭玄禮記注曰致之猶言至也 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養生經黃帝問天者曰人生上壽一百二十年，中壽百年，下壽八十，而竟不然者皆天耳。 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鄭玄禮記注曰粗，盡也。說文曰粗，疏也。粗，古切。 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角而論之，其有必矣。廣雅曰較，明也。 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凡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夫自然者不知其然而然。 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天老養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為限，節度履之可至千歲。 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

下乃巨筵
論之

一集，渙然流離。漢書曰上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歲決默誰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媿不能對顏師古曰洽霑也周易曰渙汗其大號終朝未餐，則囂

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曾子謂子思曰魯君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夜分而坐，則低

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古賦字韓子曰銜靈公至濮水之上夜分而聞有鼓新聲者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與漢書劉向曰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勁刷理鬢，

醇醴發顏，僅乃得之。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僅劣也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淮南子曰荆刺秦王高漸離宋如意為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荆刺時目裂眦髮衝冠

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

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燹

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種曰稼言種穀於湯之世值七年之旱終歸是死彼一溉之苗則在後枯亦猶人處於俗同皆有死能攝生者則後

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淮南子曰形

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

無感，而體氣和平。老子曰我獨泊然而未兆說文曰泊無為也禮記曰樂行血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

俱濟也。莊子曰吹陶呼吸吐故納新為壽而已矣古詩曰服食求神仙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

節情欲以
養性明服
食以養身
二意或分
或合或分
或下或分
或下或分
或下或分

區，種可百餘斛。記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治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故得百斛也區音那侯切一曰謂區隴而種非澆田也田種一也，至於

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

豆令人重，榆令人暝。釋方小品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博物志云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又曰啖榆則暝不欲覺也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

所共知也。神農本草曰合歡樹忿草忘憂樹約古今注曰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離了不相牽綴樹之堪座使人不忍毛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毛萇詩傳曰萱草令人忘憂名醫別錄曰萱草是今之鹿葱也薰

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養生要曰大蒜勿食葷辛害目又神農曰猪肉虛人不可久食又曰狍肉 乙山損人與豬同註文曰蒜葷菜也薰與葷同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也 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抱朴子曰今頭虱著身皆稍變而白身虱處頭皆漸化而黑則是玄素果無定質移易存乎所漸本草名醫云麝香形似麝常食柏葉五月得香又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漸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 推此而言，

著矢溺中覆之皆有常處，人有過得乃勝殺取。頸處險而癭，淮南子曰險阻之氣多癭謂人居於山險樹木病隨其水上飲此水則氣癭齒黃未詳 推此而言，

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

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廷哉？方言曰廷年長也 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

養性者，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久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養生經曰上藥養命五石練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合攻益氣養草忘憂也 誠知性命之

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法言曰李軌曰哇邪也周禮鄭玄注曰五穀麻黍稷麥豆也 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馨其腸胃，莊子曰聲色滋味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漢書曰五藏六腑周禮曰凡齊事醫監以待戒令鄭玄曰醫監謂練化

香芳腐其骨髓，喜怒哀悖其正氣，廣雅曰悖亂也文子曰循理而動者正氣 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

不知養生者

之謂今之

中和以委
內服食以
養外二者
不可因
故於此合
舉而旨

假言養生
之難有幾
不可不知

粹。文子曰人之性欲平又曰真人純粹應劭漢書注曰粹淨也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左氏傳于產曰蕞爾小國杜預注曰蕞爾小貌也易竭之身，而

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

乏絕。素問黃帝曰有濟心腹滿此何病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病七發曰百病咸生漢書杜欽上疏曰佩玉憂鳴關雖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也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

衆難。莊子曰終天年不中道夭者是智之盛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方言曰悼哀也笑悼謂笑其不善養生而又哀其促齡也至于措身失

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莊子無藏乎無

紀之。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發梁傳荀息曰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

知慎衆險於未兆。老子曰未兆易識是由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

爲受病之始也。韓子曰扁鵲謂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桓侯不信後病迎扁鵲過之桓侯遂死史記曰扁鵲療簡子東過齊見桓侯束帶曰齊桓在簡子前且二百歲小白後無齊桓侯田和子有桓公午去簡子首末相距二百八年史記自爲并錯掌昭曰魏無桓侯臣環曰魏桓侯新序曰扁鵲見管桓侯然此桓侯竟不知何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

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

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

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吠古澮，而

泄之以尾闕。尚書曰澮水滄澮距川孔安國曰一畝之狀闊廣尺深尺曰澮二畝深二仞曰澮澮澮深之亦入海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闕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闕水之從海水出者

總收不
力
未段守
挺然一
美和妙
生此是
卻此段
承前性
神而皆
保而缺

也一名沃燭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閘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
閘也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燻盡故名沃燭
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

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說文云希望也穀梁傳音息曰夫人
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又恐

兩失內懷猶豫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尸子曰五尺大大為豫說文云龍西謂犬子為猶顏師古以為人將犬行豫在人前待
人不得又來迎俟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云猶如鷹善登木猶獸

名聞人聲乃猶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

知難以目職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淮南子曰豫章之生七年可知延叔堅曰豫
章與枕木相似須七年乃可別耳枕音尤今以躁競

之心涉希靜之塗老子道經曰聽之不聞名曰
希王逸楚辭注曰無聲曰靜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

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論語樂澗曰滔滔
者天下皆是也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

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

泰少私寡欲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靜必清無勞汝
形汝無搖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

也左氏傳曰名位
不同禮亦異數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國語單襄公曰
厚味實膾毒也外物以累心

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莊子曰外物不可必司馬彪曰物事
也忠孝內也而外事咸不倍受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莊子曰虛室生白向秀曰虛

自獨著其心則純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莊子曰聖人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也那氣不能變
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矣故曰聖人思慮不預謀也又守之以一

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河上公曰抱守也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正
強曰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也文子曰古之為道者養以和持以適莊子曰古之治道

志欲道生
老莊亦是
養生之妙

一句熬住
不為騷論
所縛已為
近蘇家處
能生故耳
運係乎世
皆以時為
消息者以
開章之為
命之本平
承明運命

孫評文選 卷五

者以悟發知生而無以知焉也謂之以知義悟知與悟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老子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大順河上公曰大順者天理也鍾會曰入道然乃至於大順也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

泉白鹿通曰醴泉者美也狀如醴酒也晞以朝陽綏以五絃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無為自得體妙心玄莊子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靈故兩無為相

合為物皆化之也孰能得無為哉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曰至樂無樂郭象曰忘遺生則精不虧夫形骸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莊子曰喪事則形不勞

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羨門古仙人也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若此以往，想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聲類曰想人心度物也史記曰始皇之禍

運命論運謂五德更運帝王所稟以生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與亡之名應錄以次相代宋均曰運錄運也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下之命也

李蕭遠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游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送起家為尋陽長政有美績病卒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莊子北海若曰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故運之將隆，必生聖明之君，春秋河圖揆命篇曰倉敷聖明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介紹介也禮記曰介紹而傳命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為玄同論語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

此一段承
明與衰
運命分
故與亡
遠所感
設下邊
一段在
落出本
所感在
此

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繼應先見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胸百姓歸天辟亡宋均曰

聖人之君鳴則政令行政令明惟聖人能之也。鳴鳴之怒者。易曰見羣龍與首吉又故伊尹有

羣龍見而聖人用。曰聖人作而萬物覩

莘氏之賤臣也，而阿衡於商。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氏之賤臣湯立以為三公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毛萇傳曰阿衡伊尹也太公渭濱之賤老

也，而尚父於周。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于周西伯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曰子涓之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狼非

也，而尚父於周。得公侯天遺汝師王乃齋戒三日田子涓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毛詩大雅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

也，而尚父於周。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于周西伯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曰子涓之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狼非

也，而尚父於周。得公侯天遺汝師王乃齋戒三日田子涓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毛詩大雅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

也，而尚父於周。得公侯天遺汝師王乃齋戒三日田子涓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毛詩大雅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

也，而尚父於周。得公侯天遺汝師王乃齋戒三日田子涓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毛詩大雅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

也，而尚父於周。得公侯天遺汝師王乃齋戒三日田子涓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毛詩大雅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

也，而尚父於周。得公侯天遺汝師王乃齋戒三日田子涓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毛詩大雅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

也，而尚父於周。得公侯天遺汝師王乃齋戒三日田子涓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毛詩大雅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

孫評文選 卷五

一〇五

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禮記文

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嗜慾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
有以開之必先為之生賢智之輔佐若天將降時雨山川為之出雲也
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

於沛公也。漢書張良乃說項梁立韓成為韓王而漢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

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錄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春秋

郵曰稽之錄圖參於泰古易坤靈圖曰湯臣伊尹振鳥陵春秋命歷序曰文王受丹書呂望佐昌發春秋保乾圖曰漢之一師為張良生韓
之陳漢以興春秋感精記曰西秦東國謀嬰鄭伯晉戎同心遮之殺谷反呼老人百里子哭語之不知泣血何益蒼顏篇曰格量度之也

而後及末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
乎虞知非過也其處於秦非加益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
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曰黃石者神
人也有上略中略下略河圖曰黃
石公謂張良曰讀此為劉帝師
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
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漢書曰張良以兵法說沛公沛公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

運之漸衰
此命之厄
也夫之厄
言不見子
極人所大
段極人言

極官命之
不可如何
為才抱
德者平
憤激

言文譚既擊詐偽乃成也七國謂韓魏齊趙燕楚秦也自景王至于七國凡有八世即應八而談也

於漢祖。言周人之致以文故漢承之以貴也漢書曰陸賈為大中大夫賈時上前說稱詩書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

家語冉有曰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通又曰顏回字子淵以德行著者名孔子稱其賢又曰冉求字子有以政事著者名性多謙退揖讓於規矩之內闇闇於涖洳之上不能

遏其端。論語曰孔子朝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孔安國曰闇闇中正之統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涖洳孟軻孫

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周易子曰君子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法言曰駘驥之馬亦驥之乘駘驥之人亦驥之徒也顏嘗聽夫子矣李軌曰希聖也言顏回嘗望孔子也禮含文嘉曰從容中道陰陽度行也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

援。言小人之失在溺故孔孟所不能援也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

不行於定哀。史記曰魯定公以孔子為司寇季桓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遂行適子西。史記曰楚昭王與師理孔子將以書社地七里百封孔子於鍾公孔子恐獲罪去衛也

子西。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郢封於周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者用

之則楚國安得世世王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史記曰孔子適宋與

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弟子曰可以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家語曰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與

謀曰孔子賢聖其刺讎皆中諸侯之病者用於楚則陳蔡危矣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發糗不充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論語曰叔孫武

月也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喻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喻焉人雖自絕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周易曰

承上以作
一擬有精
東坡本
此聚刷碎本

應更作
一類接出
本意是出
稿上下過
稿中主意

孫評文選 卷五

物而道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文字曰養生以經世莊子曰家昏問任世之風俗其不可與終於世亦遠矣行足以應神明而不

能彌綸於俗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周易曰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說苑道要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曰

子不對何謂賢也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變謂蔡楚也毛詩曰靈爾靈爾靈爾謂宋衛也公謂魯侯也史記曰伯魚生於字子思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體丹伯牛閔子顛回則具體而復劉熙

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國語叔向曰引蔡以封已章昭曰封厚也魏志有聖人之一體丹伯牛閔子顛回則具體而復劉熙其所遊

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

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聞其言論

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家語曰卜子夏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吾問國政焉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陳羣論語注曰不得有非聞之言也故曰治亂

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

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兮途自忍而沈流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於是天子亦疎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

甲風原原楚賢臣也被讒逐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諱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

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漢書孫寶曰道不可屈可謂身曲何傷其位

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管子曰水有大小出之澗流於大水及海者命之曰川出於地而不

樂知天命
而成名
必以志
修其身
命也為
一
正論是
一
大段為
道不可
風

極遂命
又為不
命者何
深切知
何

命曰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淮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無公無私水之德也周易文言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禮記月令

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廉正久也管子曰夫水渾濁以清好亂人之惡仁也柔式甚切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

夫忠直之近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禮記注曰負背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廣雅曰秀出也論衡曰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行高於人眾必非之史記曰商君說秦孝

前監不遠覆車繼軌毛詩曰殷鑒不遠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史記司馬遷曰詩書經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班固漢書贊曰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也

波於險塗家語曰不懼巨海何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司馬遷書曰下流多謗議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若慎簡曰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夏曰商聞之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

貴也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微而自遇矣論衡曰命吉不求自得富貴之命西京賦曰不徵自遇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論語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獨君子恥

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遽蔭戚施之人莊子曰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盜不忍為也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苟合取容毛詩云燕婉之求適蔭不鮮又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閒杜預左氏傳注曰俛仰伏

人顏色而為辭故不能俯又曰威施下人以色故不能
仰史記曰蘇秦張儀連衡而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毛詩曰

其應我若響之應聲也 以闕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周易曰變通者趨時者也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

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孟子曰太王居豳狄人侵之乃喻梁山邑于岐山下從者如歸市焉其言曰「名與身

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得與失孰病也家語子貢曰與其俱失二者孰賢鄭玄儀禮注曰賢猶勝也故遂繫

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杜預左氏傳注曰賈食也脈脈然自以為得矣晉雅曰脈脈謂相視貌

也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尸子曰義必利雖榮殺聞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義之必利也史

記曰中潁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去鼻決目崇侯虎順紂之心欲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死牧之野 蓋知伍子胥之屬燭俱力於吳而不

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左傳曰吳將伐齊越子率其屬以朝焉王及列士皆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以是餐吳也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杜預曰改姓為王孫欲

以辟吳禍國鏹劍名又左傳曰沈尹筮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讖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襄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弗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瓦之罪也乃殺戮無極鄙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其國 蓋讖汲黯之白首於

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漢書曰汲黯為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又曰上以張湯為傾詐面欺使使薄黃湯湯自殺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哉以

宜牛車有棺而無槨 蓋笑蕭望之跋蕭利竹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以為

罷中書宦官臨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毛詩曰狼跋其胡載躓其尾漢書曰成帝立丞相奏顯惡免官徒歸故郡憂不食道病死 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

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賞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

申官知命
之故言五
德者無備
於外是猶
安命而以

夾既更遊

官身外之
物無可憂
者一段之
幸奇雄之
目甚令人
眩之

野意曲折

如仲尼之為陪臣也。左氏傳王饗管仲嘗仲曰陪臣 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

揚雄仲舒之闐其門也。漢書曰拜王莽為大司馬又曰董賢代丁明為大司馬揚雄自序曰雖家代業貧嗜 必

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論語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又曰

此以往，弗能受也。桓子新論曰子實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 其為名乎？則善惡書于史冊，毀

譽流於千載。淮南子曰三代之善千載之積 實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廣雅曰 將

以娛耳目，樂心意乎？南都賦曰遊觀 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孔子歌

日巾車命駕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惟 襄裳而涉汶，問 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毛詩曰

陽都臨淄濰城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也 我囊裳涉汶，公羊傳曰莊公會諸侯盟于 椎

柯曹子曰願請汶隈之田如雲旨多也 紆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漢書曰

結服虞曰懸首椎今兵士椎頭結頸擗上林賦注曰紆發後垂也亦即髻字也子正文引此而為髻字漢書曰樂甬灌屬河以 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

璠曰淮南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左氏 夫如是也，為物甚衆，為己甚寡，不愛其身，而畜

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與瑤斂杜預曰瑤璠美玉也 風驚塵起，散而不止。風驚塵起喻惡積而疊生塵 六疾待其前，五

其神，呂氏春秋曰凡事之本必理身畜 其大寶高誘曰蓄愛也寶身也

刑隨其後，左氏傳曰昭元年晉侯求晉於秦秦使晉和視之和曰是謂近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能無及此乎書曰惟敬三德以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言齊

倫願敗者此而乃尚自以為審見身名親疏之理妙分榮辱客主之義哉言惑之甚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

以正人曰義。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

天下奉一人也。淮南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

官也。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買食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

乎夫人之性，核胡乎邪正之分，呂氏春秋曰衆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遠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

算，其昭然矣。爾雅曰權與始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呂氏春秋曰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管子曰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孫卿子曰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辱故

君子舍彼取此。言舍欲利而取仁義也管子曰故去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周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言君子之性語默出處雖從其時而中心常不改其操似天動星迴而北辰常居其所而不改也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鄭玄曰北極謂之北辰

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尚書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馬融曰璇璣天儀可轉旋鄭玄曰轉運者為衡持正者為衡莊子曰器不運而輪致千里旣

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毛詩大雅文也毛萇傳曰燕安也翼敬也箋云貽猶傳也孫廩也言傳其所順以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之也

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論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總收大意
分應三句
為一結之
大局

結夫子
與中相
與李姓
故應以
耳

所持物符見持遇二
長論家處當與案全
也非之大出微而氣
其文抵機未發

辯亡論上 孫盛曰陸機著歸亡
論言吳之所以亡也

陸士衡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姦臣謂董卓也。答實跋曰：王塗燕巖周
失其御法言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

王室遂卑。答實跋曰：鄒帝紱恢皇綱，劉秦美新曰：皇綱弛而未
張，尚書傳曰：秦曰：亂也。新序及定王：王室遂卑矣。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廣雅曰：駭，起也。漢高
祖曰：吾以義兵誅殘

賊，又魂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吳志曰：漢以孫堅為長沙太守，董卓專權，諸州郡並與袁
兵欲以討卓，堅且舉兵荊州，刺史王叟素遇堅無禮，堅過

虜授馘，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書曰：威稜憐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寒泥伯明氏之讖子弟也。
夷羿收之以為己相，杜預曰：夷氏也。羿善射，左氏傳曰：兵交使在其間。毛詩曰：仍執醜虜。箋云：敵所格者之左耳也。遂

掃清宗祊，補蒸禋皇祖。毛詩曰：祀祭于廟。毛萇傳曰：廟門內之祭也。爾雅曰：冬祭曰蒸。尚書孔氏傳
曰：精意以饗謂之禋。皇祖謂漢祖也。吳書曰：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于時雲興

之將帶州，颿起之師跨邑，哮闕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毛詩曰：進厥武臣。闕如墟，虎尚書
武王曰：勳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

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左氏傳曰：諸侯同盟曰勳於魯國。語曰：勳力一心，實達力并力也。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左氏傳
曰：楚公

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曾出師之法必以律
齊之，今則不然，各恃

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漢書武帝詔
曰：躬親武節

招攬遺

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諡策曰：長沙王言桓王，挺英
逸之才，命世而出也。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

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范曄後漢書陳忠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

叛柔服，而江外底旨定。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弑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救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尚書曰雲澤底定飾法修師，則威德翕赫。

周易曰先王明罰飭法趙充國領曰諫以威德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吳志曰策以彭城張昭爲謀主班固漢書曰班伯諸所賓禮皆名豪又述曰賓禮故考曰交御豪俊，而

周瑜爲之傑。吳志曰策徒皆舒與周瑜甲友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

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將北伐諸華，誅鉏干

紀。左氏傳曰吳周之冑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又季孫盟滅郕氏曰無或如滅務乾于國之紀犯門斬關春秋合誠圖曰誅鉏氏害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吳志曰曹公於官渡策後謀應許迎漢帝策欽辨惑曰吳人者船而爲輿馬以巨海爲夷庚滅蔡緒晉書司徒王謐議曰夷庚未入乘輿旋館然夷庚者藏車之所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闥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

而歸舊物。戰國策報儀謂秦惠曰挾天子以令天下此王業也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左氏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戎車旣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

中世而殞。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郅都側目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曰羣凶側目禍不旋踵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用集我大皇帝，吳志曰標羗諡曰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

軌，叡心因於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國語樊穆仲對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諮於故實史記曰宣王即位修政法文武成康遺

風諸侯復宗周室也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班固王命論曰信誠好謀束帛旅

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說孟子曰夫招士以弓大夫以旌謝承祿漢書曰竊道不應州郡旌命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

希光而景，驚異人輻湊，猛士如林。班固公孫弘贊曰異人並出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鵠之集也漢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毛詩曰其會如林於是張

文起下
人才之

昭爲師傅，昭以師傅之禮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爲腹心，出作股肱。吳志曰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爲武威將軍

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吳志曰武夫公侯腹心尚書曰命汝子翼作股肱心膂

與顏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游俠拜西陵太守又曰凌統字公徽吳郡人也拜前將軍領青州牧又曰朱然字季英封永治鄉人也姓應

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爲嗣爲左太司馬右軍帥

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吳志曰韓當字義公汝南人也潘璋字文珪東郡人也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又曰黃蓋字公覆零陵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又曰蔣欽

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諸葛瑾已見三國名臣頌吳志曰張昭長子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爲濡須督惟威將軍又曰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孫權爲討虜將軍召騭爲主記權稱尊號代陸遜爲丞相詢育門生手不

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吳志曰顧雍字子衡汝南人也權拜將軍亮即位還

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虞翻已見三國名臣頌吳志曰虞翻性不協俗數與諸將爭又曰陸績

奉使則趙咨沈瑒以敏達延譽。吳志曰趙咨字子敬汝南人也權拜將軍亮即位還

術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章昭漢書注曰歷數占術也吳志曰吳範字文則會稽人也以治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

任伐每分邊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呂悅字林曰職祿祿也居衣初天文志曰臣主共憂患其家

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

出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賊聽先權改服臨城又曰陳武字子烈處江人也累有勞

遜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 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 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孫名勇為功曹志在補塞苟所

司農權管安飲騎都尉虞翊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 謀無遺語舉不失策 廣雅曰詩智也思與切累

遺策劫不 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 王弼與天子爭衡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魏

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 漢書晁錯曰戰勝 浮鄧塞 去之舟下漢陰之衆 孔安國尚書

浮鄧元水經注曰鄧者即鄧城東北小山也先後因之以 羽檣萬計龍躍順流 以萬計周易曰見龍在天或躍在淵銳

騎千旅虎步原隰 李陵詩曰幸託不 有驅且當猛虎步 謀臣盈室武將連衡 包咸論語注曰衡朝也戎車

江濟之志一字宙之氣 毛萇詩傳曰 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 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瑜與

破退 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 左氏傳曹劌曰吾視其撤亂望 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

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

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 蜀志曰孫權遣關羽取荊州先主益孫權之憂關羽遂乃伐吳吳將陸遜大破先

馬鞍山在西陵之西 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 吳歷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蓬籠之戰子

此言魏不敵吳以見

此言蜀不敵吳以見

一踏數陳
孫盛完結
轉關通篇

輪不反。魏志曰孫盛之討陳閔別遣賊頭至皖討吳吳將韓當遣兵逆襲與戰于蓬籠楚辭曰蓬籠籠而下隕兮王逸曰蓬籠山名也公羊傳曰晉敗秦於鞏四馬倭輪無反者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

鋒，勢餽奴財匱，而吳堯然坐乘其弊。論語曰笑何晏曰堯爾小笑貌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氏左

北裂淮漢之浹，王逸楚辭注曰浹裂也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賈誼過秦曰南取百越之地於是講

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八代三皇五帝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蒐告類上帝，拱揖羣后。尙書曰肆類于上帝

望颯而奮。爾雅曰颯戰也說文曰鐵鉞有鐔也山列切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下。尙書曰庶尹允諧孔安國傳曰尹正也衆官之長國語召康公

撫巡外域。左氏傳曰晉人使子貢對鄭使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子寡君杜預曰一介獨使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

璋寶耀於內府。周禮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微重積而御至輜由軒騁

於南荒，衝軻息於朔野。楊雄答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輜軒之使強固漢書述曰戎車七征衛鞅附閑字略作輜樓也音義曰輜兵車名也薄萌切齊民免干戈之患，戎

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漢書雜異父老曰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如淳曰齊等無有賁賈故謂之齊民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爾雅曰慮度也大皇旣歿，幼主

莅朝。幼主孫亮也吳志曰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立爲太子權薨即尊號姦回肆虐，景皇聿興。尙書曰崇信姦回南都賦曰豺狼肆虐吳志曰孫休字子

吳帝毛萑詩 虞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南都賦曰朝無闕政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也降及歸命之初，吳

曰孫皓降晉晉 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尚書曰尚與典刑 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

凱以饗諤盡規，吳志曰孫皓即位拜陸抗大司馬荆州牧又曰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遷為左丞相凱上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惡孔安國尚書傳曰無廢也周易曰王臣弼弼匪躬之故簡子曰慎大夫在朝徒聞唯唯子不聞

周舍之諍諍盡 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吳志曰施績字公緒遷將軍督領盜賊事持法不頗拜左大司馬吳錄曰范慎

丁奉離斐，以武毅稱。吳志曰丁奉字承淵廬江人也少以驍勇為小將亮即位為冠軍將軍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 孟

宗丁固之徒為公卿，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為司徒司空吳錄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腹上謂人曰松

先賢傳曰累遜光 樓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吳志曰樓玄字承先沛郡人也孫皓遂用玄為宮下錄事禁中侯主中殿事

發 元首雖病，股肱猶存。尚書大傳曰元首君也股肱臣也 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

皇家有土崩之覺，黔首已見過秦論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也

歷命應化而徵，王師躡連而發。歷命歷數天命也王師謂管師也言其連數而發也干寶晉紀曰咸寧五

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籠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過秦論曰楚師深入 非有工輪雲梯

之械，智伯灌激之害，墨子曰公輸班為雲梯必以宋史記曰晉智伯攻晉陽除 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

之隊，左氏傳曰楚子圍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王從之 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左氏傳君子曰

左氏傳曰楚子圍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王從之

左氏傳曰楚子圍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王從之

左氏傳曰楚子圍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王從之

左氏傳曰楚子圍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王從之

地全篇而較論之過矣

以下言權之益

之間而趙魏其三部杜預曰長十二日也次祖廉切于寶晉紀曰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入于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與權降于濬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藥陽記曰張陽人晉伐吳佛逆之吳軍大敗諸葛親遣走使過迎佛梯不肯去親自牽之佛垂泣曰今日是我死日也觀遂放之為晉軍所殺韓子有孤憤篇司馬遷書曰世又不與能死節者也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日向時謂太康之役也戰守之道抑有前符符猶法也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買理古今詭趣何哉日廣雅曰買易也說文曰詭變也詭與愧同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辯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交廣。東都賦曰自中夏以布德毛詩傳曰奄覆也

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左氏傳曰吳周之胃荷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毛詩序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怨劉公因險以飾

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淮南子曰禹之生飾智以警愚范曄後漢書曰遠在海濱其俗誠陋也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

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周易曰古之聰明微智神武而不殺者夫莊子許由曰鑿以之爲人也聰明微智其求賢如不及，卹民如稚子，

論語曰子曰見善如不及謝承後漢書曰延爲遷京兆尹卹民如子

於係虜。吳志曰呂蒙年十五大趨鄧當擊賊策見而奇之引置左右張昭薦蒙拜別部司馬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江表傳曰權起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與致之濬伏面著席不趨涕泣交橫哀嘆不能自勝權慰勞

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了父都俘也武王以爲軍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此二人卿荊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播用爲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是耶使親近以申拭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爲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奇之毛詩傳曰職用

也 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

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吳志陸機為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綬統御六師及中軍陸衛而攝行

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斷其事實今以實較之不過十五六萬軍已久疲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機曰五 卑宮菲食，以豐功

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算。論語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故魯肅一面

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吳志曰魯肅字子敬臨淮人也周瑜薦肅才宜佐時常疑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會去也極

即召肅與語甚說之衆資罷退獨引肅還舍稍對飲又曰士燮字威珍蒼梧人也漢時燮為 高張公之德，而省遊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

割情欲之歡。吳志曰張昭為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嘗突前擊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

君然猶不能已。君然猶不能已 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吳志曰陸遜陳便宜

勸以施德綽刑寬賦 王獸筮之末自起行酒反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三

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屏氣跼局躄，着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

孤。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調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吳志曰呂子明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

病小瘳為下教令羣臣畢賀後更增萬自親臨視凌統卒權為之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乃 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

惡言，信子瑜之節。吳志曰權既稱尊號臨壇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時或言諸葛瑾 是以忠

此言陸抗之功

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蛇鬪以首尾救殺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

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戰國策曰公孫班為攻宋機械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

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而祭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道其氣章昭曰聚藥物也高山陸也下數澤也疏通也而機

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漢書

吳錯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左氏傳子魚曰物微之人陰而不列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強寇

重資幣以誘羣蠻。國語畢穆公曰量資幣戰國策曰荆軻至秦持千金之幣厚遺中庶子蒙嘉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雲翔言衆也戰國策頓子說秦王曰今楚

魏之兵雲翔而不敵拔然此雲翔與戰國策不以文害意也懸旆江介築壘遵渚。毛詩曰鴻飛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

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航。東航在西陸步闡城東北長十餘里陸抗所築之城在東航上而當闡城之北其迹並存深溝

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躡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疆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

命銳師五千四御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吳志曰西陸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陸抗聞之因部分諸軍吳彥等徑赴西陸勸軍營東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

闡圍外以禦寇圍備始合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討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陸抗令張威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距胤身率三軍還圍對肇擊攻以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蹙之肇大破敗胤等引還抗遂陷西陸城誅夷闡族左氏傳曰僖二十年晉侯敗楚師于城濮

師歸國獻俘授臧杜預曰獻楚俘于廟俘即囚也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孟子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

虞。言少有虞度之事也陸公歿而潛謀兆吳覺深而六師駭。若頡曰駭驚也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

以下論
使國之道

又學過秦

是二請
結歸本
和深得
國之長
安守人

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吳志曰孫皓天紀三年郭馬反攻殺廣州都督虞授馬自號都督安廣二州請軍事安南將軍蓋日向時皆謂曹劉之世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詩大雅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周易革卦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太玄經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周易坎卦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史記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孫卿子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合所以參而顛覆所卷則惑矣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願斯之義授圖于黎元也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藋露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

勵心悲歎哭則朝周時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推聲毛詩序曰黍離
閔宗廟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為黍離之詩

五等論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
以治天下至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

陸士衡

立說甚正
其多用對
一偶處自成
一種變局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
也漢書王嘉曰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創制垂基，思隆後葉。典引曰履命

比考識曰以俟
後垂基也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左氏傳楚辛尹無字曰天子有經略古之
制也又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聞長世五等之制，始於黃

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唐虞侯伯猶存至秦並井四海分天下為郡縣前
聖苗裔雖有子遺者矣漢與因秦制度以撫海內班固漢書述曰自昔黃唐經略萬國三代損益

降及秦漢革創
五等制立郡縣得失成敗，備在典謨。王命論曰歷古今之得失驗行
事之成敗書序曰典謨訓誥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

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揚雄長楊賦曰恢帝業孫卿子曰國者
天下之大器也董任也廣雅曰曠遠也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

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周禮曰設官分
職以為民極並建五長，所

以弘其制也。尚書曰外薄四
海咸建五長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賈逵國語注曰裁制
也裁與財古字通使萬

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周禮曰凡邦國小大相維漢書
宋昌曰漢所謂盤石之宗也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毛詩曰宗子維城無
俾城壞而獨斯長

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大方法也呂氏春秋曰
凡辨之大方力者欲乘知其為人不如厚己，利物

不如圖身。周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莊子曰愛人利物之謂
仁左氏傳讓武子曰季孫圖其身不忘其君安上在於悅下，為己在乎利人。孝經曰安上治
民莫善於禮左

氏傳邪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利矣既孤必與焉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周易象卦孫卿曰「不利而利

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

而不愛而不用者取天下者也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愛而用之者危國家者也

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

孟子謂齊宣王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趙岐曰古賢君樂則以己強之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

呂氏春秋曰秦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博利博義也利博義博則無敵也毛詩序曰憂深思遠故諸侯享食土之實，

萬國受世及之祚矣。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禮記曰大人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

也包氏曰可使南面言王諸侯治之也九服之民，知有定主。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也上之子愛，於是乎生，

禮記曰子庶民則百姓勸鄭玄曰于猶愛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禮記曰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鄭玄注曰體猶親也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強

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孟子曰彼一時也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

漢書宣帝曰漢家本以霸王道雜之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

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

目綱目也以喻諸侯天綱以喻王室也營布居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呂氏春秋曰一引其綱方目皆張廣雅曰昶通也四體辭難，而心膂獲又。

四體亦喻諸侯心膂亦喻王室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

論語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包氏曰三代夏商周也禮記曰屬統垂業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

漢書韓安國曰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禮記

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愿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言法不可當惡故期在於必薄道不可當明故有時而或闇以論盛衰

子作法於涼其弊猶食杜預曰涼薄也故世及之制，弊於疆禦，言諸侯世及而盛疆其弊在於疆厚下之典，漏於末折，言

建論禮而為害其漏在於末大而本折也周易曰剝上以厚下安宅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字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鄧京探實殺曼伯宋寢寢殺子游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杜預曰折折其本也

三季，言諸侯乘權而王室侵卑斯乃遊自三季也班固異姓諸侯王表序曰秦魯周之敗以為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杜預左氏傳注曰應璩也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

禍，終於七雄。言七雄力政而王道因之陵夷漢書張釋之曰秦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

商人之戒，夏后之鑒即殷鑒也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尚書曰爾唯審人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春秋元命世

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論語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物禮物也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降焉爾者，

呂氏春秋曰等步故封畛所以一之也小雅曰封畛界疆也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二王謂夏殷也經世固知百世非可

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家語孔子曰文武之

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凶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毛詩曰經始靈臺也越春秋曰

達國語注曰權乘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

主弱憑其翼戴，左氏傳王子朝告子諸侯曰王居于諸侯位以問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新序曰及定

猶保名位，祚垂後嗣，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班固漢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

不推言殷周
不庭封建
之故

轉入秦廢
封建

言周惟封
述以餘世
夷十餘世
而諸國尙
勢有相維
勢有相維

言漢之分
制封失在
制封失在

勢使之然與止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降及亡秦棄道任術史記曰商鞅見秦孝公謂臣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君曰吾不能

衛說君君大悅懲周之失自矜其得言懲周以弱見奪尋斧始於所庇制國味於弱下弱下之

所庶庶矣焉蓋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况國君乎此所謂庇焉而絕尋斧也賈遠國語注曰專用也國慶獨饗其利

主憂莫與共害國語曰晉國有憂未嘗不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毛萇詩傳顛沛之釁實由孤

立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萇曰顛什也沛拔也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毛詩曰忘我大

知陵夷之可患閻土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左氏傳鄭石與謂于蕪曰今楚實不競行

國乏令主十有餘世左氏傳治區夫曰為乏令主揚雄運珠曰古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論語子曰片言

傳孤匪言於晉侯曰公羊傳葵丘之會齊桓公震而矜之放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故彊晉收

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左氏傳晉侯朝王王享禮命之有請隧弗許曰王享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叔

大小輕重豈杜預曰示欲過周取天下也豈劉項之能關關勝廣之敢號澤哉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峽谷關使當陽君

軍廣為都尉勝自立為將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曩日謂土

矯秦枉大啓侯王班固漢書表曰漢國大者令州兼郡可謂矯境土踰溢不遵舊典尙書曰舊典時式故

賈生憂其危朝錯痛其亂漢書賈誼曰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教破其殃上教爽其憂世非所以是以諸侯

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阻恃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網，七

子衝其漏網。漢書賈誼曰大抵疆者先反及淮陰王楚最顯則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及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最顯則最後反然諒言八而讒言六者貫高非五等處諒亡入匈奴故不

致之漢書曰景帝即位朝錯說上令制吳及齊至吳王起兵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皇祖高祖也南都賦

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布走高祖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史記曰荊王劉賈者不知何國高祖立賈為前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黥

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黥徒竊盜所邪而反何也然諒當為賈漢書曰吳王濞反前吳會

而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黥徒竊盜所邪而反何也然諒當為賈漢書曰吳王濞反前吳會

而非建侯之累也。橋枉過其正已見上文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漢書曰呂產呂祿自知背高皇帝約因作亂朱虛侯使人告兄齊王合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為內外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后崩大臣

疑也。王勿速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漢書曰

者淫荒越法大者驟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諸侯小

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尚書曰臣作福作威書于而家凶于而國漢書曰封王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

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言光武循遺師前漢之失也晏子春秋諺曰前僅及數世，姦軌充斥，尚書曰殘賊

池自夷，豈不危哉！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以政刑之不修殘盜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羣臣謂梁冀之屬也楚辭曰世

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左

建武亦失在不封建再是提舉

反覆以和
明相較極

續送附編

善曰初王孫嬖子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舊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欲為國之圖以為國邊伯之宮近於王宮子取之王奪子禽視與師
父田而收賄夫之秩故舊國邊伯石速士也不在五大夫之數又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幸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及通於陳氏
伐周冬立子頹杜預曰石速士也不在五大夫之數又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幸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及通於陳氏
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能使狄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汜杜預曰甘昭公王子太叔帶也又曰王子朝賈起
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百工之裝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子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王子猛也
班固漢書述曰孝景帝政諸侯方命意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為國邊伯為父于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王子猛也
子頹雅曰千求也三
位爾雅曰千求也三
子頹叔帶子朝
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向書曰肆子致求爾于天邑商 鉦 征 鞞 震

於閭宇，鋒鏑流乎絳闕。傳玄正都賦曰鏑鏑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毛詩曰覃及鬼方天下晏然，以

治待亂。漢書雜蜀父老曰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淮南子曰靜以合躁治以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史記曰周人相與時

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又曰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于頹鄭伯見懿叔曰盍納王
乎懿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闔門入懿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于鄭鄭母弟之難也晉侯辭秦
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杜預曰叔帶逆王同母弟也

入，而九服夕亂哉？擊臣董卓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呼卓入朝以脅太后卓至滎陽少帝為弘農王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

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左氏傳蕩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

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聖主得賢臣頌曰齊侯蒙塵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論語曰管仲相桓公匡天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蓋遠績屈於時異，

雄心挫於卑勢耳。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子蓋亦遠績萬功而大庇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漢書

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漢書張博書曰公卿變節史記王歇謂燕將曰今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雖復時有鳩合同志，

士曠目扼腕。

以謀王室，漢書曰王莽居攝覆義心惡之遂與劉子劉璋結謀舉義兵范曄後漢書曰卓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

卓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魏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

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范曄後漢書曰卓聞劉瓛等兵起乃鳩殺弘農王太子

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漢書曰莽聞覆義起兵乃拜玉邑為虎牙將軍以擊義破之於是莽

世位，不必常全。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君為一體也全或為今非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唐子曰暴主闇

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長率連屬，咸述其職。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

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尚書曰不從耳鬻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

萌，皆如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物能利己乃始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己

思治，民安已受其利故曰為己郡縣之長，為利圖物。圖之故云為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

蘇秦說燕王曰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修己安民禮記以厚下論語子曰

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鄭玄禮記注曰情實也銳猶疾也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

民孔安國論語注曰希少也

合五等郡
縣較論

說本老莊
辨亦詳悉
然君子為
善實非有
所為而為
淫亦非疏

位所不憚，安民譽遲不若優之以利已鄭玄論語注曰憚難也。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進取名遠故損實事以求之列于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土，眾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說文曰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僉齊曰若考作室于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漢書王嘉上疏曰孝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于孫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莊子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言八代同建五等而慶與殊迹者賢並賢居治而功有優劣也。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書秦漢同立郡縣而修短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八代謂五帝三王也然此八代異於辯亡各觀文立義也崔實政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辯命論 井序劉瓛梁典曰峻字孝標辯命論查以自喻云孝標植根滯右流寓魏廷冒履艱危僅至江左負材

劉孝標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主上謂梁武帝也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舉秀才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存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嘆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婦也是歲八月為少府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莊子孔子謂子路曰聖人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雖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故謹述

孫評文選 卷五

一三一

言以訓世者此處尙當細看借公開發端即有開意致悠然

自然之旨本乎老莊

孫評文選 卷五

一三二

天旨，因言其致云。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郭璞曰孫子捫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羸抱朴子曰故

抱朴子曰陸士龍士衡曠世特秀超古邁今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過日者曰

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則占候時日謂之日者司馬遷著平下祝之閒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報之施，何其

寡與？史記曰司馬遷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饗養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

哉？左氏傳趙叔伯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又曰籍雲氏有不才子食言不實賄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謂之饗養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闕焉紛綸

莫知其辯，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爲人也入各

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閱者司馬彪曰天折也闕止也言無有折范曄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止使不通者也封禪書曰紛紛歲稔鄭玄儀禮注曰辨別也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

曰凡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貴賤雖富貴之猶涉患陷失其富貴命當貧賤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雖其貧賤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不也司馬遷字子長蒼頡篇曰闕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

肝尼獨臨顏淵爲好學然蚤天盜跖日殺不辜仲尼獨臨顏淵爲好學然蚤天盜跖日殺不辜至於鶡冠饗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

七略鶡冠子者蓋楚人也常居深山以鶡爲冠故曰鶡冠禮記孔子曰儒者蓋巨鏡滿論衡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在乎時吳

饒謹昨，異端斯起，蜀志曰孟光好公羊春秋而識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常饒謹昨蕭遠論其本而不

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亂在天故曰論其本郭嘗試言之曰。莊子曰

「夫通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老子曰大道汎兮萬物得之以生而不辭

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杜預左氏傳曰嘗試之也

功成而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之主王弼曰萬物皆得道而生管子曰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

不知所以得

莊子曰孔子觀於呂梁見一丈夫背孔子曰吾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知生所以然得而不知其所以然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也

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周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絳韓康伯曰爻辭也爻以鼓動効天下

也孰肯以物為事與引生之無享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老子曰季之毒之蓋之覆之王弼曰亭謂品其形

邊降言墜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墜之淵泉鱗屬也升之霄漢羽族也言稟性不同非天之有悅怒

虛而飛獸躡實而走蛟詭水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莊子曰形非道不生非

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然勁萬物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非鎮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又楚狂接輿謂晉曰夫聖人

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確乎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又曰吾一受其成形而不

化以待謫也又曰性定於冥兆終然不變祖古之論命曰存亡壽夭咸定冥初魏文

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祖古之論命曰存亡壽夭咸定冥初魏文

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祖古之論命曰存亡壽夭咸定冥初魏文

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祖古之論命曰存亡壽夭咸定冥初魏文

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祖古之論命曰存亡壽夭咸定冥初魏文

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祖古之論命曰存亡壽夭咸定冥初魏文

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祖古之論命曰存亡壽夭咸定冥初魏文

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祖古之論命曰存亡壽夭咸定冥初魏文

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祖古之論命曰存亡壽夭咸定冥初魏文

史記天乙立是為成湯呂氏春秋曰成湯之
早煎沙爛石楚辭曰十日並出流金鐵石
也露音致漢書平紀曰追諡孔子曰宣
尼公論語曰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采芣
而早死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叢

蘭欲茂秋風敗之家語曰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詩曰采芣芣采而巳者以與君子雖有惡疾
也采芣芣惡之采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與采芣雖莫惡乎我猶采采而巳者以與君子雖有惡疾
我雖守而

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
崔璋七劍曰三王之行化夷叔隱已古史考曰伯夷叔齊者殷
人謂之曰子衮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修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傳子曰昔仲尼既受仲弓之徒進
論夫子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與疑其體者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輿孟子之字也孟子曰當平公將出嬖人臧倉曰有司未知所
之致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孟子曰後喪踰前喪君無見公曰諸樂正子香見孟子曰克告於君若將
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孟子曰吾之不過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 聖賢且猶若此而

况庸庸者乎
大戴禮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昌邑此可
謂庸人也馮衍顯志賦曰獨慷慨以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 至乃伍員浮尸於江流三閭

沈骸於湘渚
史記曰子胥自剄死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於江中楚辭漁父見風原曰子非三閭大夫與漢書
曰賈誼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揚雄反騷曰飲芘楚之湘樂晉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繫風原赴湘死故曰繫也 賈

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
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又曰馮
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嘗過問曰父老何自為郎 君山

鴻漸鑿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
東觀漢
記曰桓

譚字君山少好學宿治五經光武即位拜議郎詔會議雲臺上問譚曰吾以識決之何如譚不應良久對曰臣生不識識問其故譚頗有所
非是上怒曰桓譚非法將去斬之譚叩頭流血乃由是失官遂不復轉選出補六安太守丞之宮不意樂道病卒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
可用為儀許慎淮南子注曰鑿羽殘羽也鳳皇與從弟書曰弋下高雲之鳥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少有傲儻之志明帝以為行過其宜抑
而不用遂相摺失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皇之翔至德也濯羽翮水暮宿風穴許慎曰風穴風所從出韓詩外傳曰子路謂孔子曰夫

子尚有遺行乎
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璉津並一時之秀士也
蕭子顯齊書曰劉瓛字子珪沛國
梁居之隱也

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璉津並一時之秀士也
蕭子顯齊書曰劉瓛字子珪沛國
梁居之隱也

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璉津並一時之秀士也
蕭子顯齊書曰劉瓛字子珪沛國
梁居之隱也

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璉津並一時之秀士也
蕭子顯齊書曰劉瓛字子珪沛國
梁居之隱也

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璉津並一時之秀士也
蕭子顯齊書曰劉瓛字子珪沛國
梁居之隱也

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璉津並一時之秀士也
蕭子顯齊書曰劉瓛字子珪沛國
梁居之隱也

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璉津並一時之秀士也
蕭子顯齊書曰劉瓛字子珪沛國
梁居之隱也

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璉津並一時之秀士也
蕭子顯齊書曰劉瓛字子珪沛國
梁居之隱也

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璉津並一時之秀士也
蕭子顯齊書曰劉瓛字子珪沛國
梁居之隱也

又因二劉
開展迴燒
前段

此又就命
體推言之

通五經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自此不復仕永明初遇疾卒
于召理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墨射聲校尉卒官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
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范曄後漢書曰湯雲字伯起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揚伯起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之矣

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范曄後漢書曰湯雲字伯起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揚伯起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之矣

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

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

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

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

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

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

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

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

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

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

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

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

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

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

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

孫評文選 卷五

一三五

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周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老子曰：不召而自來。傅子曰：昔人筮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交錯

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

見，無聲可以聞。子虛賦曰：交錯糾紛，紛紛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應玄賦曰：北史頗識其倚伏。抱朴子曰：驚鏡不見，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呂氏春秋曰：道也者，視之弗見，聽之弗聞，不可為壯。管子曰：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

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言性命之道，雖係于天，然其來也必憑人。而御物譬如天王冕旒而執契。必因百官司職以立政。文子曰：德仁義禮四者，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而或

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龕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成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在田，又曰：或躍在淵。墨子曰：夏桀時，周武王見三神曰：子既視彭韓之豹

變，謂鷲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彭彭韓韓，韓信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禮記曰：鶩蟲變，謂鷲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擲擲不程其勇者，鄭玄曰：鶩蟲，猛獸也。孟子曰：有大

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僿，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善說論語，令禹授太子。遷光祿大夫，罷關內侯。范曄後漢書曰：桓榮治歐陽尚書，授太子為太子少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者，謂縉也。漢書曰：侯勝曰：士病不明，經

楚衛荀明取青紫如傀拾地芥。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故言而非命，有六

蔽焉爾。論語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矣乎然文雖出此蔽義則殊。請陳其梗概，東萊賦其梗概如此。夫靡顏膩理，哆囀許願六頰，割形

之異也。楚辭曰：願頰賦理，遺諷聯璧。王逸曰：靡，微也。膩，滑也。淮南子曰：哆，鳴也。濼，濼也。說文曰：願，六頰也。割，形

年之殊也。淮南子曰：朝秀不知晦，朝許慎曰：朝生暮死蟲也。生水。上似蠶蟻，養生要曰：龜鶴壽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史記曰：堯

捐命運一旬臨出暗

即此三者
以列於
命之由
六層按
制斷人
國有制
之者妙
抽

此言都邑
之大十萬
之衆同死
也者皆命

設都邑畢趙出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左氏傳曰程潛殺厲公背魯士餉逆周
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辜不能辨救夢故不可立杜預曰葢大豆也豆夢殊形易別故以之爲癡者之候也
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
爲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同知三者

化天地也注子曰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左氏傳叔與曰吉凶
由人史記齊威王使人說越曰晉楚圍越兵不起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
朱建平相嘗曰龍犀也

河日龜文公侯之相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蓍弘語劉文公曰孔子仲尼有聖人之表河日而隆顯是黃帝之形貌也
王霸家語注曰河目上下匡平而長也范曄後漢書曰李固貌狀有奇表鼎角犀犀足履龜文後爲太

尉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蜀志曰蜀郡張裕瞻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摸之於地左氏傳曰
初楚恭王無冢適有龍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墓望而祝曰請神擇五

人主社稷乃獨以璧見於靈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巴姬管理璧於太室之
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于于皆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

雲鬱興王之瑞春秋元命苞曰有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意感生朱宣宋均曰華渚渚名也朱宣少吳氏詩舍神
務曰大電纒樞照郊野感符寶生黃帝漢高祖功臣頌曰彤雲畫紫靈夜吳國語曰吳王質談臣皆兆

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周易曰渙汗其
大號渙散也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宵

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尚書武王曰知虎如貔如熊如貔于商郊孔安國曰貔擊夷虎屬也史記高祖
曰香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薛綜西京賦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

日紫微宮淮南子曰源道者測宵冥之深呂氏春秋曰
宵冥莫知其情王命論曰神明之祚可得而委處哉

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爲魚鼈呂氏春
秋曰有

辛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其君身燉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淮南子曰歷陽淮南之縣名今屬九江郡歷陽中有老嫗常
行仁義有兩諸生皆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爲湖延視東城門闕有血便走上山國沒爲湖

往視門東問之姪對如其言東門吏殺雞以血塗門明日題早往視門有血便走上山國沒爲湖

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漢書曰項羽長髮擗大戟彭城鏗聲東雖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雖水爲不
流戰國策秦澤謂應侯曰白起率數萬之師越韓魏而敗趙趙北坑馬服屠四

十餘萬秦流血成川沸聲如雷使秦業帝白起之勢也論衡曰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之衆一歷陽之郡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爾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覆於長平

火炎嵬嶽礫石與瓊

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尙書曰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又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傳雖游夏之

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史記曰言僂矣人字子游夏子夏也伊顏之子其殆庶幾乎王肅曰庶

幾於知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淮南子曰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

故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字季伯竇憲爲車騎將軍驂駟高第出爲長岑駟享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卒于家漢書曰相如拜爲孝文園令既病免家居

而死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緣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

哉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絲而爲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

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合考死霜露其爲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

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漢書主父偃齊國臨

衛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乃上書闕下拜爲郎至中大夫偃曰大丈夫生不五鼎烹死則五鼎烹耳又曰公孫

弘淄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太常對諸儒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後至丞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士莊子曰資

放於鄉里逐於州部又曰人生天地之間者白駒之過隙楚辭曰擊溘所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漢書謂曰公孫弘不幸罹霜露之疾

說文曰詬恥也范曄後漢書吳漢謂臧宮曰將軍驚者經虜城下雲揚威靈風行電照九州春秋閻忠誠皇甫嵩曰今將軍威德震本朝風

聲馳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應瑛與曹元長書曰春生者繁華秋榮

命皆陽侯詩曰三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

此明窮達
由命

此官善惡
命與之由

此明否泰
之由也

而飛廉進。史記曰飛廉名曰重華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昔高陽氏有才于八人者舒頤敬播猷大廉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于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約季孫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舉八愷使主后土

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尚書曰祖伊恐奔告于受孔安國曰受紂也音相亂史記曰仲雍生張靡張靡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

闇主衆明君寡。莊子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法言曰聖君少庸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謂家

類同曰闇黨不同器而藏糞菜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孫盛晉陽秋王夷甫論曰夫是使渾本敦本檣桃杌兀踵芝蘭之不與茨棘俱植然風之不一臭鴉同棲天理固然易在曉暗西都賦曰接翼側足

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左氏傳太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才于不可教訓不知語言皆之則頑舍之則醫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人謂之檣杌楚辭曰忽奔走以先後及前王之暈武東觀漢記曰詔買送入譙南宮雲霧館使出左氏大義仲容庭堅八愷之二曰見上注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詘其節而耕於巖石之下

去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

鴆毒。戎狄謂魏也班固漢書贊曰夷狄之人被髮左衽人皆戰攻以優仇其天性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漢書曰匈奴其俗寬則隨死皆取其妻之小雅曰上淫曰燕下淫曰報

足喻。淮南子曰幾之時與翰鬻齒九嬰大禹封禘修蚩蚩皆為害義乃使羿誅豷齒於嵎華之澤殺九嬰於凶水之上殺大風於青丘之野上射十日而下殺竇窳斷修蛇於洞庭禽封於桑林高誘曰嵎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為害人害者北狄之地有凶水大風焉鳥

自金行不競，天地板蕩，左帶沸脣，乘閒電發。金行謂晉也千寶搜神記行地戰國策張儀曰趙王狼戾無親

也左氏傳師曠曰晉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毛詩曰上帝板板毛萸曰杯晚切又曰落蕩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左帶左衽也尚書曰四夷左衽罔弗咸賴王元長勸給虞書啓曰息沸督於桑墟然齊梁之開通以糜為沸鬻也魏志謂曰劉備孫權乘閒作禍辨

亡論曰電遂覆瀕洛，傾五都。東京賦曰泝洛背河左伊右潁千寶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毛詩

發荆南

孫評文選 卷五

此一筆引
入正論

求佳

乘與梓必恭敬止漢書高紀詔與二三皇競其萌黎五帝角其區宇韋昭漢書注曰萌民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黎衆也四京賦曰區宇父皇種落

繁熾充仞神州范曄後漢書曰梁商上表曰何奴種類繁熾不可殫盡于虛賦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尚書

湯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沿骨之以人其蔽六也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老子曰高

下相傾淮南子曰孟春始蠶孟秋始縮高誘曰蠶長也縮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泊亂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

十者天之所賦也死生有命已見上文論衡曰凡人有死生天壽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墨子曰貧富治亂禍福之命皆天之所賦也遇命也善不善人也不可致以道不可喻以德者丹朱商均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若商均此教訓之

此四者人之所行也預鑑世要論曰遇不遇命也善不善人也不可致以道不可喻以德者丹朱商均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若商均此教訓之所喻也高誘曰丹朱變子也商均舜子也廣雅曰絳止也胡卦切賈誼過秦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習善爲善習

惡爲是以素絲無恆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惡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臭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尸子曰子路東鄙之

士王隱晉書曰應璩爲太守人楚穆謀於潘崇成殺逆之禍左氏傳曰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告

圍成王王縉穆王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楚之後業皆商臣之子孫

尚書曰在今後嗣王左氏傳曰衛渾良大與太子入舍於孔丘之外圍欲劫孔惺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無勇若孺豈牛

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召石乞孟慶敵于路以戈擊之斷纓于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杜預曰季子于路是也斯則邪正

由於人吉凶在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尚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

星三徒，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有疾司馬子韋曰焚惑守心宋分野也君當移於相公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置之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為國無民何以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民歲不登何以畜民子韋曰君善言三焚惑必

遜曰焚惑謂之罰星或謂之信廣殷帝自翦千里來雲

呂氏春秋曰湯克夏四天天大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於是剪其髮磨其手自以為犧用祈禱於上帝雨乃大至淮南子曰湯之時

早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祭而四海之雲漢千里之雨至

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猶命故未洽乎斯義毛詩傳曰洽舍也。且于公高

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漢書曰子定國父子公其闕門懷父老方共修之子公謂之曰少高大闕門令容駟馬蓋

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四母大驚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

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敗

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言善惡有徵故君子庶幾自彊而不息也周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如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仁而無

報何故修善而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或為茲說者斯乃徑廷之言耳莊子肩胛問于連叔曰大有徑廷不近人情司馬彪曰徑廷激過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

難聞，河漢而不測。此釋聖人之言顯晦難測也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

反晉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程司馬彪曰極崖也言廣若河漢無有崖也

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今以其片言，辯其要

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周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除餘中論曰北海孫臏云積善餘

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毛詩傳曰遊樂略也朝生且荆昭德音，丹雲不

卷，周宣祈雨，珪璧斯馨。左氏傳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蔡之可移於舍

榮毛詩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毛詩曰圭璧既卒靈莫我聽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曠未甚東陵之酷勛華已見上文

附也古猛切莊子曰伯夷叔齊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

如是乎？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此釋君子所以自強也毛詩鄭風也鄭玄箋曰噫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也故善之

為善，焉有息哉？尚書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家語孔子曰事君之難也將可以息哉

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

奇儷，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

論語子曰食夫稻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啄君稻梁國語曰芻豢幾何論語子曰狐

貉之厚以居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長楊賦曰憎聞鄭衛窈眇之聲阮籍詩曰北里多奇儷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

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

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

命，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拿璋帛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也郭象曰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莊子曰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

命唯有德者能以王命論曰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

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莊子曰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

歸者

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尸子曰人之言君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屋楚辭曰冬有大夏王逸曰夏大屋也毛詩曰於我乎夏屋渠渠土室編蓬，未足憂其

慮。土室編蓬已見

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禮記孔子曰儒有不顧愆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臯甫誦高士傳黔婁先生妾謂曾子曰先生不感感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

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交乎？司馬遷傳太史公故曰史公遷集有悲不遇賦法言曰災異董相李軌曰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也仲舒集有士不遇賦

廣絕交論

劉瓛梁典曰劉峻見任昉詣于西華兄弟等流雖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歸西華二月著寫布帳練裙路達峻峻泣然荷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澈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劉孝標

賦盡未世
交情令人
痛哭對人
其之勝場
與非偶

狀行文章
判成二種
發問以爲
立論之端
意在未段
當公叔之
論以廣之
先稱容難
中陳五交
未歸本意
結語冠冕
而致勝
境廣居然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

此假言也。爲是爲非，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爲侍御史，感俗澆薄，慕尚教節。

著絕交論以矯之，稱蓋至尙書卒贈益州刺史。

主人曰：『客奚此之問？』

奚，何也。何故有此問也。未詳其意，故審覆之也。

客曰：『夫草蟲鳴則阜

冬躍，雕虎嘯而清風起。

欲明交遊不可絕，故陳四事以喻之。毛詩曰：嘒嘒草蟲，嘒嘒阜蟲。鄭玄曰：阜蟲，鳴則阜蟲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雕虎，見思文風。淮南子曰：虎嘒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許慎曰：虎，陰中陽

獸與風

同類也。故網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

元氣相感，霧涌雲蒸，以相應焉。嚶鳴相召，星流電激，以相從焉。感應之遠也。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

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云：其鳴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植辯問曰：游說之士，星流電激，管窺日遊說之徒，風厲電激。

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

國子悲。

此明其朋也。其朋之道，猶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之登朝，子產悲。子皮之永逝也，漢書曰：王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趨舍同也。罕生，子皮國子子產也。左氏傳曰：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爲爲善，唯夫子知我也。且

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齒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墳簞。

心和琴瑟，則言香劇隨道合。膠漆，則志順墳簞，言和順之甚也。毛詩曰：君子好合，如

鼓瑟。琴，曹子建王仲宣誄曰：好和琴瑟，鬱郁香也。上林賦曰：芳芳溫鬱，醴烈淑郁。楚辭曰：蘭茝幽而獨芳。周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范曄後漢書曰：陳鳳字叔公，雷義字仲豫，重少與義友，擲星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班固漢書贊曰：婉孌，董公墳簞，已見鸚鵡賦。

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

聖賢以真朋之道，故著簡策傳而之。太公金版曰：風一人於繩，傳於後世。玉牒，已見上。

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

過，惠子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世玉牒已見上。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過，惠子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

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

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少與張劭爲友。劭字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

之既至，城將寤而極不遂，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家，次修墳，積樹，然後乃去。司馬遷書曰：武欲知其歡，歡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

此是用先

安五然

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冥夜徹且彪曰相與久語爲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尋易爲陶陶哉 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駱驛縱橫不絕也煙霏雨散衆多也魯靈光殿賦曰縱橫駱驛各有所通陰懷列仙賦曰騰煙霧之乘罪劇漆美新曰縹緲雨散莊子曰巧歷不能得而况凡乎漢書曰乘弘羊維陽買入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而朱益州

泊彘敘粵，護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鷂，媿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言朋友之義備在典誤公叔亂道而經之故以爲疑也尙書曰彘倫故敘又曰聖有誤訓家語孔子曰邪矣對平云羊舌大

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微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言朋友之道則志叶斷金願則昌言交絕今以絕交爲惑是未達變響時之義撫絃者未知變響張羅者不覩雲飛譏之甚也上林賦曰亡是公矚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微也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於楚隨去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味趙王方鼓琴使者因跪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後將法焉王曰不可夫時有燥濕絃有緩急微柱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臣恐請借此以譬之何者楚之去趙二千餘里變改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雜蜀父老曰鷓鴣已翔乎空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沮澤已見蜀都賦矣

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夔屈，從道汗隆。言聖人悟明道而闡風教如龍驤之騁風都賦曰雲飛水宿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夔屈從道汗隆蓋從道之汗隆也春秋孔錄法曰有人叩金刀擣天鏡維帶曰素失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春秋考異都曰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曰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夔屈已見潘正叔贈王元元詩贈記子思曰道隆則從而汗隆玄曰汗隆殺也

月聯璧，贊賡賡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

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日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電薄謂衰亂也王者設教從道汗隆太平則一塗也若五音之變化乃濟九成之妙曲今朱公叔絕交是得時時之義此猶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謂得妙理之極也易坤靈圖曰至德之期日月若聯璧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著龜王弼曰應廣微妙之意也鄭玄周禮注曰致至也漢書高

一塗也若五音之變化乃濟九成之妙曲今朱公叔絕交是得時時之義此猶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謂得妙理之極也易坤靈圖曰至德之期日月若聯璧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著龜王弼曰應廣微妙之意也鄭玄周禮注曰致至也漢書高

情真五段爲分致按故在
事以折一列五折在
知其入大段交利
畫指情情情情情
出爲情情情情情

韻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淮南子曰登陽相澤雷激而爲電論語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曰遠時也棠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

雷極反而後至於大順也長笛賦曰五音代轉尚書曰鸞韶九成鳳皇來儀莊子曰黃帝遊於赤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象罔求而得之司

馬彪曰赤水水假名玄珠喻道也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此言其友每事相成孔安國尚書傳曰謀謀也聖聖也

因之組織仁義共成感樂同謙仲長統昌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情禮記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白虎通曰朋友之交樂則思之思則死之陸夷已見五等論寄通靈臺之下遺迹

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

遇其朋款誠終始若一故寄通神於心府之下遺迹相忘於江湖之上也莊子曰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爲神靈之臺也李陵

見辨命論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速叔世民訛狙詐颯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

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上明其朋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與曾叔世也毛詩曰民之詭言

徒風颯電激並起而救之莊子曰凡入之心險於山川雖知於天董仲舒士不遇賦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丁三季之末俗

鬼神不能正人亦之變戾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蓬蒿冀冀集曰難以毛羽之身親丘山之施左氏傳叔向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是素交盡利交與天下蚩蚩鳥驚雷駭毛詩曰氓之蚩蚩廣雅曰蚩亂也崔實正論曰秦時語衣於

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角言其略有五術焉廣雅曰較明也韓詩曰報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

寶董賢石顯已見西京賦樓狗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冀字伯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喻

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標灼唯刻鑪捶喻造物也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尚書曰百工惟時

首義曰揮排口激以灼火也范曄後漢書曰舉勳迴山海呼吹變霜露九域已見潘元茂九錫文爾雅曰變耀也夏

候滌東方朔登覽曰彷彿風塵用垂頌聲毛萸詩傳曰疊懼也西征賦曰當悲顯之任勢也標灼四方震耀都鄙

奔，藉響川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且開，流水接軫。秦伯嗜郭林宗，時神侃之土，形貌與游介之宗，龜也，而禮曰：雞人，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鄭玄曰：龜，知時也。劉楨魯郡賦曰：蒼如飛鶴，馬似游魚。高門已見，辨命論：范曄後漢，查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皆願摩頂至踵，蹙

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日勢交，其流一也。孟子曰：墨子乘愛驪也。鄒陽上書曰：見情素，照肝膽，李頌詩曰：魚肝枯，肝抽腸裂。富埒陶白，貫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

平原而聯騎，居里閤而鳴鐘。陶朱公已見過秦論，程鄭已見蜀郡賦，漢書曰：白圭，周人也。樂觀時變，天下書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羅裳，貫至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嚴，嚴通鑄山，得鑄錢，鄧氏

大鴻臚，賈貨，賈金錢，哀師，說况家為金穴，連騎鳴鐘，已見西京賦，應劭漢書注曰：里門曰閤。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

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香鱗萃，分鴈鷺之稻梁，霑玉墀之餘

瀝。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過秦論曰：陳涉振席，繩樞之子。戰國策曰：甘茂去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之故，當先掃室，布席，何愛餘明

之照？四壁者，處女以為然，留之。今臣奔逐於秦，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逵國語注曰：邀求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賈魚

已見鮑昭出自，前北門行，潘岳哀辭曰：望歸暫見，鳧游踴躍，張衡羽獵賦曰：輕車輿香，西京賦曰：鳥集鱗萃，魯連子曰：君應驚有餘粟，韓詩

外傳，田饒謂管亥曰：黃鸝止君園池，啄君稻梁，說文曰：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

是日賄交，其流二也。陸士龍為顧彥先贈婦詩曰：衛恩非望，始遇謂以恩相接也。秦嘉婦詩曰：何用欲我心，惟思致款誠。禮

如白水。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漢書曰：高祖

中大夫，陳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遊公卿，聞名聲，藉甚。昔義曰：狼藉甚盛也。西征賦曰：陸賈之優游，宴喜，范曄後漢書曰：郭

泰字林宗，博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歸備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乘望之以為神仙，舉有道不應。林宗，善人，倫不為危言，賈論

富貴名譽
窮困而且
不能不為
利合此意
尤可傷

東園洛陽也加以顛錦頤蹙頹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鷄之雄辯解嘲曰蔡邕顧折頤涕唾陽也

位時也莊子曰惠施其言黃馬驪牛三辯者以此與惠施相照終身無窮司馬彪曰牛馬以二為一者異別也曰馬曰牛形之也曰黃曰驪色之也曰黃馬曰驪牛形與色之三也蜀都賦曰劇談戲論泥挽拯掌馮衍與鄧禹書曰宿以為驚神穆意則聊城之說碧鷄之辯不足

離也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敬移金精神馬馴馴碧雞歸來漢德無靈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來列兮何事南荒也敘溫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

葉飛沈出其顛指榮辱定其一言毛萇詩傳曰模煖也都與煖古字通也寒谷已見顏延年秋胡詩王逸楚辭注

夏落荷爽與李膺書曰任其飛沈與時抑揚莊子曰手撓願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周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紉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

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駟期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礪石是日談交其

流三也弱冠已見辯亡論漢書源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又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紉袴之間論衡曰夫能該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感劬漢書注曰適好也應鳴鶴書曰子猶不能騰雲翳天衛擗子法言曰攀龍附

風翼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說文曰駟壯馬也形敬集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尾乃騰千里之路何休公羊傳注曰駟過也淮南子曰馮遲大丙之御也過歸鴻於礪石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

騅離品物恆性是恒物之大情也相照以沫是合也相忘江湖離也周易曰品物咸亨故魚以泉涸而煦沫

鳥因將死而鳴哀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沫相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實懷

昭谷風之盛典吳越春秋曰伯翳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夫被難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伯翳子胥曰吾之怨其所思者乎詩谷風曰將恐將懼實子子微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左氏傳曰景公欲

陳餘相與為刎頸之交左氏傳范宣子數拔牙駒支曰乃祖吾誰茲苦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論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日窮交其

五交禮不
所以利盡
交疎也

從五交禮
由三置收
出絕交大

誠。說文曰：送遠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睨而後奔。嫂遂遠。灌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孟子曰：為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莊子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爛，頭者得車一乘，既持者得車五乘，子豈察其持邪？金者曰：見江賦：漢書曰：蘇王閭侯亦遣江都王建厚甲翠羽毛時序曰：又賈幣帛。以將其厚意。鄭玄曰：將助也。楚辭曰：如脂如膏。王逸曰：柔順也。論語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僻，損矣。故輪蓋所游，必非

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禮記

白，苞苴，草前同人者。鄭玄曰：苞苴，魚肉者也。或以葦或以茅，張安世曰：苞苴，光也。答賓嚴曰：鏡思苞苴之內。凡斯五交，義同賈，古鬻，故桓譚譬之於闌闔，林

回喻之於甘醴。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買也。鄭衆並無以市喻交之文。戰國禮注曰：鬻，賣也。譚集及新論國策說：捨子謂孟嘗君市而夕惜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顧君勿怨，終此以市喻交。疑捨誤為桓途居。居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飴。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也。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

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未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周易曰：晷來晷往，則寒來盛衰已見。琴賦說文曰：夔因也。說苑雍門周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恐者，先貴而後賤，古富而今貧，筮賦曰：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歸則反本。陸機樂府詩曰：休咎相乘，既翻覆若波瀾。此則殉

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言貪利情同，誦詐誅道也。范曄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漢書蕭育大業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惡。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裴梁傳曰：至城下，然後知交惡也。因此五交，是生三覺，曰：復境門及門外，可設簡牘，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

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莊子曰：規規然自失也。漢書曰：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亦

相若，一覺也。向書曰：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史記謂平曰：天有五色，以辨白黑，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覺也。注曰：斷也。名

孫評文選 卷五 一四九

陷饕餮，貞介所羞，三覺也。饕餮已見上漢書贊曰 古人知三覺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毛

詩傳曰稷病也 又曰速召也。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有梁之初淳風已復俗多

之交情則當時之輕薄朱生示絕其宜重晉之敬美之至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生袁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奔慰

丹怒而撻之令寄縶以嗣焉禮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鄭玄曰夏相也楚荆也夏與積古今字也昌言已見王元長策秀才文孫綽子曰

莊多寄官渾沌得宗 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漢書上以書切黃楊僕曰懷銀

罔象得珠旨哉言乎 適文麗藻，方駕曹王，英跼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

賢。孫綽集序曰韓文藻適麗方駕已見西京賦曹王子建仲宣也魏志曰崔琰謂司馬朗子之弟剛斷英跼裴松之案跼或作特結謂英

氏在薛招致諸侯賓客數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爲大司農 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

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孟子曰舜開一善言見一善行者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盱衡已見魏都賦扼

盛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曰汝南太守宗資嘗任用善士

朱紫區別范曄後漢書曰許子將與從兄曄俱有高名好共緩論鄉黨人物月旦輒更易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於是冠蓋輻

湊，衣裳雲合，輜駟擊轡，爲坐客恆滿，蹈其閭闕，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

門之阪。西都賓曰冠蓋如雲漢書曰都國輜駟湊湊食者多解朝曰天下之士雷動雲合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輜駟比穀填

鄒玄禮記注曰園闕皆門限也闕里孔子所居也升堂入隩已見孔叢薦禱 至於顧盼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

衛宏禮記注曰園闕皆門限也闕里孔子所居也升堂入隩已見孔叢薦禱 影組雲臺者摩肩，移走丹墀者疊迹。戰國策蘇代說淳于髡曰客有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且而立於

作論之由
不平之曲
折衷明曉

用虛字過
插入情極
見固折

取出大旨
自爲地步
約處專爲
慷慨發嘆

意有所指

而聞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又汗明說春申君曰夫驅服驪車上太行中坂遙經負轂不能上伯樂遊而下車舉而哭之願於是迎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今僕居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濳拔僕也濳拔猶音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語已見樂命論史記發乘

既齊王曰臨晉之塗人肩相摩漢典職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吳都賦曰躍馬躡蹻莫不締恩狎給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席羊左之微烈秦

爲語曰合從締交禮記曰賢者卿而敬之鄭玄曰卿齊也近也李陵詩曰獨有盈樽酒與子籍綢繆惟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爲語也楚辭曰日聞赤松之清塵烈子傳曰陽角哀左伯桃爲死友聞楚王賢往等之道遇雨霽計不俱全乃并衣糲與角哀入樹中死應

與王將軍書曰雀風雖愚猶知微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

輪之寶東粵謂新安防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瞑目東粵楚詞曰歸骸寄邦莫語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六

酒日中曝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家陸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升來飯白粳藉以雞置前爾貌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

酒畢留謂即去不見哀主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動輪形式也見上文

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諸孤防子也劉瓛梁典曰防有子東里西華南客北叟並無術學壁其家業左氏傳晉獻公曰以

瘴氣之南梁典不言防子遠之交桂今言大海之南者蓋言流離之甚也

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

下泣之仁寧慕郗成分宅之德此謂劉洽兄弟也劉孝標與諸弟書曰任既假以吹噓各登清貫任云亡未幾于姪

觀漢記曰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酒誓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

疎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鼎足正以爲常羊舌氏叔向曰叔向見馬侯之

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莫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邱成子自管聘晉過于衛右宰穀

臣止而飲之陳樂而不作醢畢而途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

由此親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嗚呼世路險巇宜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

虛語詩曰山居是所樂世路非我欲楚詞曰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險巇王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

渡曰險巇猶巖危也孟門太行二山名也史記曰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也

令人與感
一時抵凡
亦是真心

對偶自工
一體此自
賦之流固
感六之派
本而大其
有是

裹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霧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耿介之士，懷自謂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人多。墨子曰：公輸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裘裹足，十日不至，郵書植。應詔歸曰：師節長驚，郭象莊子注曰：亢然獨立高山之頂。楚詞曰：高山崔嵬兮，水瀉鴻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論語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居山林是。同羣也。范曄後漢書曰：傲傲者，易汗楚詞曰：吸精氣而吐霧，濁兮。賦文曰：穿亦氣守。

連珠 傅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與於漢章之世，班固撰漢書，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顧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演連珠

陸士衡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土所以播氣。
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穹蒼所以絕陰陽之節在山則實在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曰：太誓曰：山主之聚也，川氣之通也。天地成而聚於高，踴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也。李書曰：沖虛也。鄭玄考工記注曰：播散也。

五行錯

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
夫五行四時佐天地造物者也。然水火相殘，金木相代，而共成陶鈞之致。春秋異候，寒暑紛節，而俱濟一歲之功也。善曰：莊子曰：四時殊氣，天不私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放，國治也。

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三才理通，趣會不異。天地既然，人理得不。若契居中，納鑿鑿之合韻。善曰：左氏傳：闕子：審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違。此所以無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

主無不安矣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夫鑄鏡之衡懸千斤之重，徑尺之鏡照尋丈之形，用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權則衡危於鏡則照窮。照暗也。善曰：勝或為稱，爾雅曰：稱舉也。一日稱亦勝也。吳錄子胥曰：越未滅與我爭稱負也。故明主程才以効業，貞臣底力而辭豐。由衡危鏡凶，哲人所以為戒。故主則程其才而授官，致則辭其豐也。廣雅曰：效驗也。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

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此章言賢人雖希而無世不有，故亡殷三仁辭職，隆周十亂入朝，故明主之興非天地特為

肅曰：失位無應，隱處丘園，蓋象衡門之人，重德稱明，必有東昂之聘，委裘矣。班固功德論曰：朱軻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

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言宋代閻主崇神弄賢，故俊乂無翹車之徵。金碧有鳳舉之使也。善曰：毛萇詩傳曰：適之也。臨而致於是，遺諫大夫王葵使持節來而之。班固功德論曰：朱軻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

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龍謂五侯親親，三卿官三桓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亡。善曰：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法言曰：夷惠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無仲尼西

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漢書曰：成帝悉封舅之五侯。陸倕曰：軌述也。陸夷曰：見上文。春秋命歷錄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也。

臣聞靈輝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

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言至道均被萬物取而咸足淳化營洽百姓用而不匱猶靈樞觀而品物納光滌風流而百類含靈也善曰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澆許慎曰澆猶沃也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綱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昞丘園之幣。

洗涓之民，不發傅巖之夢。古之隱人結巢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詔籍不同未能詳孰是又傳說築於傅巖而精通武丁言巢許冥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頓網猶整也說文曰振舉

也陸云洗涓而劉之意云洗耳據劉之意則以洗涓為洗耳乎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涪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頽水之陽琴操曰夔天許由之志譚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有何徵魏子曰昔者許由

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已不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益都書舊傳秦密對王商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皇甫

乃擊其臂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之為堯所讓也以爲汚乃窟池水而洗耳蠶周古

史考曰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天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恥隨之乃洗

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

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土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陸既以巢箕為許由洗耳為巢父且復亦名不一或亦

謂乎

臣聞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眦。視周天壤之際，何

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鍾鼓之娛，天下歸仁，

非感玉帛之惠。鏡薄質而能照目形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故理人以至精感人至神應物為樂不假鍾鼓之音為禮不待玉帛之惠此所感之善曰廣雅曰鏡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曰壺子曰吾示之以天壤司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洽容，不悅西施之影，

馬彪曰壤地也論語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美女之影不感荒榛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也善曰治容已見陸機樂府詩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嬙可說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而可御於前也周易曰乘馬班如王肅曰班如盤桓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密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高誘曰陰晷影之候也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

梁之音，實繁絃所思。此章言賢明有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為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變其氣才明之德所希而賢人國中者也言蔡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以喻藏器之士侯明時以効績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何休公羊傳曰充溢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尸子曰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是弗聽也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凌颯之羽，不求反風，耀夜之目，不思倒日。鷲鵠能飛不假風力鷓鴣夜見葦葦燈燭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善曰莊子曰鷓鴣於高榆之顛其折凌風而起淮南子曰鷓鴣夜撮蒼毫末盡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高誘曰鷓鴣謂之

者鷓鴣音休五昔爪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殪，非貪爪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夫黜尸以明諫觸車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歷求而然哉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蘧子歎不肯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

堂殪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乃召蘧伯玉而貴之嗣子歎退之從殪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可謂生以身諫死以尸諫然經籍唯有史魚黜殪非是柳莊豈為甚典散亡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爪衍之縣曰吾擇狄士子之功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於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悅志矣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楹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百里奚穆公出賞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旨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當晉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將後故取其縣以賞晉臣也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言總人在朝君臣否隔明君時有蔽壅喻利眼臨雲而息照俊乂後時而屢蔽壅明玉蒙垢之蝕乃至於盡天何為當故壞其眼目以行國人乎尸子曰鄭人謂王未理者為疾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香以燻質而發芳絃以特絕而流響喻貞女沒身而譽立烈士効節而名彰也善曰上林賦曰醱烈激郁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楚辭曰五音紛其繁會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生，修身則足。是以三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晏嬰立威於楹俎子罕勸哭於介夫魯使晉人轅謀齊宋不撓良宰貞臣有功於斯者也善酌謀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舞願太師曰為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許孔子聞曰善不出楹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禮記曰晉人之視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視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趙敬侯侯共流晉三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謂平公之日已有三晉之名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此言取其正事而已豈復係門闕乎建敬一言漢以灑部鶴女暫就齊以為后亦猶鼓缶而會時搖頭而韻曲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此言物有因而易彰也善曰乘風因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孫卿曰音當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迹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此言爲事非虛立功須實故三章說而漢陸玄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湯谷之晷，揮翻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蠶絲蠶書而除肉利此其例也善曰論羅宰子曰鑽燧改火楚辭曰後飛廉使奔周王逸曰飛廉風伯也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故威以齊物爲肅，德以普濟爲弘。春秋不以善惡殊其影人君不以貴賤革其賞罰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煦暖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叟清耳，而無伶倫之察。此言事在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辯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妙在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世本日奚仲作車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

伶倫已見上文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準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言物雖貴賤殊疏高卑異級至其極也殊途共歸雖方諸瀉水於月而不加於水之涼燭燧取火於日不加於日之輝也善曰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靈明燭共明水鄭玄曰夫遂陽燧也鑿鑿鑿也取水者世謂之方諸鄭司農曰夫遂聲也明靈謂以明水澍澍桑處黍稷種音燭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

野有不釋之辯。商鞅言帝王之術而孝公以之睡此其善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商吐角絕筋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呂氏春秋曰孔子行於東野馬逐食野人奪野人留其馬于賁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馬圍乃復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野人大悅解馬還之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

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恆存，動神之化已滅。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迹可尋倪惠以堅白為辭故其辯難繼是以唐虞遠而淳風流存蘇張近而解環易絕也善曰字書曰蒸火

煙上出也曹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難洽之政尚書益曰至誠感神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

貞觀，探心昭忒。善曰日月發輝既尋虛而捕影欲藏形而託暗豈得施其巧密乎以聖人正見既探心而明感欲隱情而倚智豈足自匿其事乎善曰鄧析子曰藏形匿影鬼谷子曰藏形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重光日也尚書五行傳

曰明王踐位則日麗其精重光以見吉祥說文曰抽取也思玄賦曰朝貞觀而夕化應劭曰貞正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曰探心測意世加甚焉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

楚寧。凶邪亂正亦由浮雲蔽天疾風激水故舜流四凶而朝稷穆楚費郡而王道洽也善曰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於三危逐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小雅曰勅美也二臣設無極與郡將帥也已見李蒼遠運命論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眾聽所傾，非假百里之操，萬夫婉孌，

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物之企競由乎不足政之不治才不合時故也心苟自足不假美女之麗用會其朝不勞

獲契之賢矣善曰獨雄答客雜曰工聲調於比耳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孟予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趙歧曰西子古好女西施也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最。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之辱。善曰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繁俗係時非克己能正是以放勸化被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救棲遑之辱善曰漢劉向上疏曰雖有

變舞之聖不能化丹朱容實哉曰聖哲之拾椽椽選孔席不煖晏然不踰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檢謂定檢不彌遠也此言善或有節尺圭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蔽於臆謂魏武失之張述善曰趙鼓孟子章指曰言循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改常心乖性命之指若類篇曰檢法度也

臣聞傾耳求音，曠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耳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其由造化隔其通七竅理其用也善曰莊子曰養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

官業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

臣聞邈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名則傳之不矜窮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所以烈士貞女棄彼而取此也善曰周易曰幽居而不淫漢書羅通曰婦人有幽居守志者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廣雅曰矜念也厲高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藜，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君。蒲頂鼓缶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此故不顧天帝之官故子路之藜政草茂之仁怨豐沛之數復三者自足其樂矣豈復思時雍桓撥之治哉善曰身隆既足故無憂垂天

之雲垂天官禁之大也莊子曰北溟有魚名曰鯀化為鵬怒而攬翼者垂天之雲索語曰子路為滿宰夫子入其境而獻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悉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墟屋甚嚴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其民不擾也密令卓茂已見孔德禮北山移文尚書魏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桓撥謂殷也毛詩曰玄王桓撥毛萇曰玄王契也或者以密為密子賤但子賤為政雖則有聞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眛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武夫匿耀。是以才換

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劬。運者時來則賢明異數逢機學則愚輩一機故義在朝而舜登庸室公居位而仲尼逐也善曰飛轡懸景謂日也日有御故云轡也頓猶舍也西頓謂日夕也東秀謂旦明也廣雅

日秀出也慎子曰離朱之矇韓詩曰矇矇奏公薛君曰無殊子曰矇矇于具而無見曰矇大戴禮云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戰國策曰白晝疑象矇矇玆類云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僚，天地不能以氣

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寸管黃鐘九寸之律以灰飛所以辨天地之數即示近之義也以夏至立丈二表於陽城表觀其晷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託驗於顯者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候

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墍必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為按每律各一內障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上以度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鄭玄禮記注曰儀猶向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景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

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常音謂君臣宮商之音夫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雖越對物有恒則應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斯照聖人玄同感至應皆是以滯有之與鏡豁道難得而校也善曰

文子曰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淮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豫設人形貌清明以待人形形見則見之鴈鳥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罔而不通分為萬殊

臣聞祝敵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鞞鼓疎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

圖物恆審其會也。夫道上環中理貴待會希發而節樂者聚一視之功也。善曰廣雅曰疎遲也。

臣聞目無賞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己，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言為政之道，超己及物也。耳目在身，施之異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己，是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嘗試也。論語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尚書傳曰：誅猶痛責之甚也。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此欲令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抑亦在羈錮之義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曰：周禮曰：春獻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蠶冠山陵，魚吞舟，吸藻吐波，氣成雲霧。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曰：以麝香練膏也。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善曰楚辭曰：衝風起兮橫波，王逸曰：衝，隆也。言及過隆風大波涌起，楚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善曰法言曰：吾不見震風能動變職也。洞，疾貌也。楚辭曰：夏屋，大沙堂。秀莊子云：風謂純曰折，大木飛大屋，唯我也。何則？牽乎動則靜，疑，言舟牽乎水波靜而舟定，故曰靜疑也。善曰屋雖靜而為動之，所牽則靜止而為動也。鄭玄儀禮注曰：疑止也。自定之貌也。

係乎靜則動貞，言屋係乎地風動而屋傾是動貞也。善曰周易曰：貞正也。然此文勢與上句稍殊，不可以文而害意也。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悔，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此謂物無常性，惟化所移。故水本驚濤風靜則安，屋本貞堅風來則傾，亦由貞專之女值淫奔之俗，或有染中之心，凶虐之人被淫風之化，當挾賢士之義。善曰言舟本搖蕩流靜則安，流為水及風襲也。悔當為歸，曾參史魚。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履，少原之婦，哭其亡簪。言人居窮則志篤，處困則思輕，是以楚君結轡激三軍之澆俗，少原流涕謝輕薄之類。風善曰：賈子曰：楚昭王與吳人戰，軍敗走昭王，亡其錦履，已行三十步後還取之。左右曰：大王何惜於此。昭王曰：楚國雖貧，豈無此一

舜後故音悲與之借出而不與之借反於是楚俗無相棄者韓詩外傳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向者刈著斫而亡者斃是以哀孔子曰刈著斫而亡者斃有何悲也婦人曰非傷亡斃者所以悲者不忘故也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飄漂山，不興盈尺之雲，

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暗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商風漂

與雲之候間若政亂不能覆百姓之心至谷風習習必陰必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也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毛詩傳曰乘升也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徧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

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彘性途欲途會身死國家為墟故微子視麥秀而悲殷周大夫見不黍而悲感者也善曰夫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

欲故性充則國興情侈則國亂二王皆彘性而縱欲所以滅亡也或者以時序云彷彿不忍去而疑佇立之跡然序又云盡為不黍豈得佇立哉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

網沈，賁鼓密而含響，朗笛疎而吐音。賁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污隆用行其正取其齊物而已由求鳥必高其繳須魚必沈其網也善曰爾雅曰大鼓謂之鼗賁與鼗古字同鄭玄禮記注曰

密之言閉也說文曰疎通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

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投迹之哀。善曰性命之道含靈所借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以利喪在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也以身方義則義貴身而以義棄身是勢之所奪權所必開也是以

據圖無揮劍之痛以利輕於生臨川有投迹之哀以身輕於義文子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劍其喉忍者不為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者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也比身則小身所重也比義則輕臨川自投謂北人無擇也已見桓溫薦譙元彥表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曠，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事得其要雖寡而用博易之六爻該萬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善曰廣雅曰玄遠也小雅曰蹻蹻也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乘五絃琴也琴舊琴操曰伏羲氏作琴絃有五象五行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此言令人尋本而棄末也善曰法言曰或問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疎，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修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天布列象物所以知其度此即遠猶疎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即藏於器也善曰儀猶法象也邵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說文曰晷日景也慎子曰雕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

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觀也

臣聞虐暑熏天，不滅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言勢有極也虐暑涸陰之盛不能易火冰之性吞縱漂鹵之威不能移貞介之節善曰淮南子曰夫寒之與燠相反地拆水凝火

弗為衰其勢暴也見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為縱而秦滅之故曰吞縱過秦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為帝皆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連為帝則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尚齊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子後以北血流漂杵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杵說文曰漂浮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金為火所流海為寒所凝此是理開而常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理閉而所窮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數術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夫冒霜雪而松柏不凋，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也。雖善何畏，雖陰時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能淫也。善曰莊子曰：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淫猶侵也。法言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夏屋。卬李軌曰：陵雨暴雨也。卬莫經切。韓莫公切。

箴

女史箴 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撰后族之箴，作女史箴。

張茂先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道遠。高天大，地廣，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家語孔子曰：地

物無非教也。漢書董仲舒曰：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在帝庖羲，肇輕天人。周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也。爰始夫婦，

以及君臣。周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家道以正，王猷有倫。周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也。毛詩曰：王猷允塞，猷興猶

古字。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周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妻道也。又曰：含章貞吉，以時發也。婉嫵淑慎，正位居室。漢書曰：孝平王皇后為人

醫桑之醫曹大家列女傳注：婉柔和嫺深遠也。毛詩曰：淑慎爾止。周易曰：女正位乎內。施衿結褵，虔恭中饋。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褵，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父母之

與離古字通也。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肅慎爾儀，式瞻清懿。毛詩曰：敬慎威儀，又曰：各敬爾儀。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

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列女傳曰：楚莊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舉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又曰：齊侯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

於句法 差致轉 意不實 見古語 真也 去古不 遺原侃 正論侃 御入侃 不談侃 板之入 成生之 引證

逐層跌發
語語見賢
成威體宜
兩分草頓
重逐層逐
法下自成筆

蘭切女子
恒情極其

姬為不聽鄒衛之聲曹大家曰衛國作淫泆之
首衛姬疾桓公之好是故不聽以厲桓公也
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恧。漢書曰孝元臨

上問何故當熊姬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身當之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
班妾有辭，割驪同輦，夫豈不

懷，防微慮遠。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欲與班婕妤同坐載婕妤辭曰妾觀古圖畫賢
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

不衰。長楊賦曰事罔隆而不虧
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周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微毛詩曰彼

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蔡邕女談曰夫心猶首面一旦不修飾則塵垢穢之人心不修善則邪

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者斧藻
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周易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
荀違斯義，則同衾以疑。徐幹中論曰苟失
夫出言如

微，而榮辱由茲。周易曰言行君子之樞
勿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

榮，天道惡盈。周易曰鬼辭
無恃爾貴，隆隆者墜。揚雄稱朝曰炎炎
鑒于小星，戒彼攸遂。毛詩序

惠及下也詩曰粵彼小星三五在東周易曰
比心螽斯，則繁爾類。毛詩曰螽斯羽詭譎
驩不可以黷，寵不可

以專。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女不相及畏敬也讀則生怨怨亂職災災統滅性章昭曰畏
專實生慢，愛極則遷。列子曰楊朱過宋東

致盈必損，理有固然。文子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
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列子曰楊朱過宋東

冶容求好，君子所讎。周易曰悅容諱
結恩而絕。列子曰楊朱過宋東

取求有力
氣足神完
語已定數

二日圍陣三日北陣四日壯陣五日衝陣六日輪陣七日浮沮陣八日雁行陣漢書曰遣將軍衛青出雲中至高閼臣瓌曰山名也玄甲耀日朱旗絳天漢書曰發屬玄甲李陵與蘇武書曰當鼓動天朱旗驛日遂凌高闕下雞鹿

范曄後漢書曰覽驚與兩匈奴騎出朔方難庶塞經磧鹵絕大漠說文曰磧西方鹹地也漢書曰衛青復將六斬溫禺將軍絕漢臣瓌曰沙土曰漢直度日絕也斬溫禺

以豐鼓血尸遂以染鏑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王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其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日逐骨都侯左傳管蔡日不以數鼓也然後

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

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漢書曰度遠將軍鄧鴻與後諸軍皆會涿邪山又躡頓之

區落焚老上之龍庭漢書曰頭曼單于有太子日冒頰冒頓以鳴鏑射殺頭曼遂自立為單于冒頓死子稽顙立號日考上單于又日匈奴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龍首龍將

上以據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祖高祖也宗太宗文帝也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宿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又文紀日匈奴攻朝那塞殺北都尉徐廣日姓孫也下

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甘泉賦日天聲起兮勇士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

寧也漢書揚雄上疏日以為不一勞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日刑石制石即鑠王師兮征

荒裔毛詩日於鑠王師勦凶虐兮截海外毛詩日相土烈烈海外有載奠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嵎

與文日碣立石也碣與嵎同熙帝載兮振萬世向書日有能登

四座右銘

崔子玉 范曄後漢書曰崔寔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舉茂才為汲令遷濟北相疾卒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戰國策唐雎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

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

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周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呂氏春秋曰內反於心不

慚然後動也

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越經書范子曰名過實者滅聖人不使名過實家語孔子曰聰明審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

在涅貴不淄，皜皜

內含光。

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晏子春秋仲尼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隱隱周易曰舍弘光大品物咸亨

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

老子曰人曰生柔弱其死也堅

強萬物草木生也柔隨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也又曰柔弱勝剛強河上公曰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先亡也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

論語曰閔子侍側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

由也不得其死然鄭玄曰行行剛強貌

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

周易曰君子以慎言節節飲食老子也知足不辱

郭璞三蒼曰荀誠也

劍閣銘

張孟陽

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為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劍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錫石記焉

巖巖梁山，積石峨峨，揚雄益州箴曰巖巖峨峨山古曰梁州毛萇詩傳曰巖巖積石貌也

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倚書曰荆及衡陽惟荆州及孔安國曰北據荆山南及

衡山之陽也倚書曰岷嶓既嶓孔安國曰岷山嶓蒙皆山名也

南通邛夔，

北

北達褒斜，

漢書音義服虔曰邛蜀都西部也夔夷名也梁州記曰萬石城沂漢上七里有關谷口南曰夔北曰斜

擊力遒勁
立是傳世
自是比浮
詞之可文

陸佐公劉潘梁與曰陸儼字佐公吳郡人少爲學善屬文起家諸曹從事遷太子中舍人後仕至太常卿詔使爲蒲刻石關二銘冠經當世賜以東帛朝野榮之

以文彩斐然
以頌揚取
一足以輝煌

武王理之當此之時時不逾而人不易上變政而人改俗尙書曰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晷緯冥合天人啓

肅齊季引
出梁來

受堯禪文王百里爲西伯武王藝文王皆有因緣力易爲也孔叢子魯子謂孔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讓此乃時也三國名臣序贊曰揖讓之與干戈說文曰魯曰影也釋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西都賦曰天啓之心人慈之謀尙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左傳鄭子驥曰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在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高宗于高宗崩太子即位左傳曰有厲氏威侮五行意蓋三正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躋地無歸瞻烏靡託

於是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禔是萬福法鉤陳兵衛之象故王者把操焉

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謂舉義旗以伐齊也何之元梁與曰齊明帝崩遺詔授高祖雍州刺史永元二年十一月東都賦曰龍飛白水珠孔璋爲袁紹檄豫州曰雷震虎步並集虜庭尙書曰黑水西河唯雍州沈約水經曰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

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祇響附命旅警衆也登壇祭天也社爲禘都賦曰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尙書帝命諡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爲烏其色赤鄭玄曰以

魚煤於天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鳥尚書曰詢
謀食同鬼神其依龜筮叶從吳質魏都賦曰英姪擊附
穿胸露頂之豪箕坐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

執銳爭先博物志曰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於會稽之野防風後至殺之夏德盛二龍降之使范成克御之以行域外既周經防風

去會稽萬五千里范疇後漢書西域傳論曰自賊兵之所驅服財賂之所賄誘莫不露臂肘行東向而朝漢書曰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

南越王賈至尉佗禮結賓賈蒙士賦序曰援旗警衆奮於阡陌之上趙充國頌請奮其旅于罕之宛漢書餘說陳涉曰將軍被堅執

銳以誅暴秦楚辭曰夏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孔安國尚書傳曰庸國名也岷山名也尚書

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兇渠泥首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左氏

通尚書曰張厥渠魁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閣下弘躬連軸巨檻接臚鐵馬千羣朱旗萬里都

血刃士無遺鏃而樊鄧威懷巴黔底定魏略王陵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陵自縛歸罪遂謂太傅曰

九九江二郡名也伏滔正淮曰歷九之間流涓兵死者十而七八焉漢書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湘羅二水名也孫卿子曰舜伐有苗萬

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黨義兵不血刃過秦論曰秦無亡矢遠鏃之費而天下請侯曰困矣尚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

日雲澤底定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枯朽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爲

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鄭玄周禮注曰兵車革路也左氏傳曰凡師過信爲次尚書曰王至于商郊故野左氏傳曰

覆案梁事又淮南王上書曰越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西都賦曰雲集霧散孟子曰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

武安老懷少，伐罪吊民，農不遷業，市無易賈。尙書中侯曰天乙在薄夏桀遂惑諸鄰國釋負歸湯帝王世起曰商容及殷人觀周軍之入見武王至殷人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論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尙書曰奉紘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始誅其君弔其民呂氏春秋曰曰樂爲無道湯立爲天子夏人大悅農不去噍商不肆肆八方入計，四

陳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漢書曰張者領主入奉之也尙書曰四隩既宅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平河北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謀而尊嚴之度，不讐於師旅，滯

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班固漢書贊曰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者師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李康運命論張良及其遺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訴馬援亮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謀雖難決勝千里仲長子昌言曰運籌於几案

之前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左氏傳君子曰當特其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閒而楚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梁典曰永元三年十一月丙寅張寶殺東魯于舍德殿其夜以黃油裹首縊而下尙書曰獨夫受洪惟作威鍾士季檄蜀文曰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歸璇臺之珠，反諸侯之玉。六韜曰紂時婦人以文綺爲席衣以綾紈者三千人歸纘發之珠玉說苑曰武王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於諸侯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

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新序劉向曰先王之所以指麾而四海賓服者誠德之至也孝經鈞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流禮記曰下車而封夏后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尙書曰一戎衣天下於此仰叶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敝之

圖。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靈之脫交錯同瑞劉瓛進表曰億兆攸歸會無與二尙書大傳曰變得舜推而尊之類類

帝禋宗，光有神器，升中以祀羣望，攝袂而朝諸夏。尙書曰肆類于上帝又曰禋于六宗周語當展謂王曰光有天下而和樂百姓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

也為者敗之禮節曰升于中天而風降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寧望漢書徐樂上書曰南面負辰攝袂而揖王曰天下之所服也論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策，刑從中典。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憲淑訓中丞章曰懸法象闕班政旬衛東觀漢記段熲上疏南服綏

耳，西驍反舌，劍騎穹廬之國，同川共穴之人。杜篤論都賦曰連綏耳瑣離離呂氏春秋曰善為君者聳夷

一說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未到喉故曰反舌也漢書曰匈奴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長兵則弓矢

角稽顙，鑿空萬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鄣，河西無警。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風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

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漢書曰通西北國張騫鑿空森林曰鑿開空通也戰國策秦澤謂應侯曰公孫鞅為秦攘地千里漢書曰驍騎封

於狼居胥山匈奴遠逝而漠南無王庭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間蒼頡曰障小城也漢書管文公撰戎狄居於西河圖洛之間圖音

為藥州刺史歷年無警

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鹿駭，息此狼顧。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

以賢人為兵聖人為守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也

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周禮曰保氏掌諫王而養國子以道乃

大夏大謨大武尚書曰修五禮孔安國五禮吉凶尊賓嘉也

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

而款關之學如市。漢書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范曄後漢書曰張興稍選至博士弟子自遠至者錄且萬人司馬彪續漢書

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栢樹數百行朔望諸生持經登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棧市

興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漢書曰高祖令張敖定章程又曰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

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栢樹數百行朔望諸生持經登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棧市

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栢樹數百行朔望諸生持經登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棧市

字义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漢書曰呼韓邪遣子右賢王錄婁渠堂入侍漢書曰武帝與北地其家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令通李經何奴遣伊秩皆王來入就學東京賦曰區宇文寧思和求中方面也仲長子昌言曰五

規護，前王典故，莫不芟夷翦截，允執厥中。史記曰高祖雖日不暇給規謀弘遠矣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疏曰以正方面孫楚客主言曰晉主聖明方面割地長楊賦曰休力役實遠國語注曰阜厚也左氏傳季梁曰兵和而神降之福

以爲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左氏傳曰司鐸火李桓忘也禮記曰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禮經謂周禮也周禮曰太宰以正月之吉歷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玄曰吉朔日也象魏闕也周禮曰布憲中土二人

載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禮記戴聖所傳故說載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周書曰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闕銀闕間五十丈二闕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其角一正東有墟城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

蒼龍玄武之製，銅雀鐵鳳之工。三輔舊事曰未央宮東有蒼龍玄武宮西有雙圓闕上有一雙銅爵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薛綜西京賦注曰圓闕上作鐵鳳凰令張兩翼翠頭數尾

或以聽窮省寃，或以布化懸法。李尤關銘曰悉心聽察具闕兮珠宮王逸曰言河伯所居以紫貝作闕也

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尚書王曰表正萬邦周易曰王居無咎正位也荀子新論曰昔周公光法已見

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牛頭，託

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漢書曰漢弱傾滅也韓詩曰周道威夷左氏傳曰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東都

頭山兩峯，即日此天闕也，豈煩或作帝從之，今出宣陽望此山，其似闕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七年博望梁山立雙闕禮記曰仲尼觀禮於

闕而不得不可勝數山塗之丹陽記曰大輿中謠者皆言漢司徒義與許瑒墓二闕高壯可從施之王庶弘弗欲後陰乘出宣陽南門翠牛

闕而不得不可勝數山塗之丹陽記曰大輿中謠者皆言漢司徒義與許瑒墓二闕高壯可從施之王庶弘弗欲後陰乘出宣陽南門翠牛

闕而不得不可勝數山塗之丹陽記曰大輿中謠者皆言漢司徒義與許瑒墓二闕高壯可從施之王庶弘弗欲後陰乘出宣陽南門翠牛

此言晉宋之失引起梁武之闕 傳入石闕

禮章
文武

乃命審曲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

列

瞻星揆地，興復表門，草創華闕。

禮

曰或審曲而勢明中謂四時昏明各有中星也尚書考靈囂曰冬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春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蓋腹除之鄭玄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蓋猶羅也管中在日前故言順致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卻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又曰匠人建國求地中置槩以懸視其影鄭玄曰槩古文果假借字也周禮曰晝參諸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東觀漢記博士等議曰陛下除殘去賊興復祖宗西京賦曰正業宮於央央表嶠開於閭闔論語曰得誌草創之西都賦曰樹中天之華闕封冠山之朱堂

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

天紀星紀也左氏傳梓潼曰歲在星紀而淫於亥梓杜預曰歲星也星紀斗牛之次也漢書曰太簇位在於寅正月也

皇帝御天下之七

載也，播茲盛則，興此崇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知法。

劉瓛梁典曰天監七年正月戊戌詔曰昔晉氏禮盛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尊章於是選匠量功鑄石為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漢書曰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趨列女傳衛靈公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

識百重之典，若雙碣之相望，徐幹七喻曰豐屋廣夏崇闕百重。

孔于作春秋垂訓後嗣皆府君陳實誅曰赫矣陳君

作範垂訓，赫矣壯乎？鄭正釋讖曰創制作施莊時不立家語南宮敬叔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啓岐梁。

此言建國立都不恆一所故洛涘岐梁咸為帝宅也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周成王也尚書序曰召公既相宅周

公在營成周作洛諧蔡邕祝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涘漢漢高祖也西京賦曰峻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

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

居因功業而後盛禮文之德由政化而益光也

周易曰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

青蓋南泊，黃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弗紀。

晉帝祚南遷王綱繩繫懸也虞預晉書王導上言曰過青蓋以反上京司馬越續漢書曰皇子皆朱班輪青蓋黃旗謂吳也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氣預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藏榮緒管書曰孫氏無關大管南都亦不暇立門闕遂廢矣藏書則漢日欽而藏之見下句

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興茲雙起。

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孔子曰失造物者為人司馬遷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否卦曰九五休否王弼曰居尊

位能休否道者也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建起僑變

立也魯靈光殿賦曰崇墉闕以巖屨朱闕自巖以巖立

楚辭注曰偃蹇高貌也何晏論語注曰巍巍者高大之稱也重疊宮

觀之多者也七命曰重疊參起交綺對觀節節賦曰鬱氣氤以翠微

歸。布政已見上文周禮曰正月乃懸治象之法子象魏使萬民觀治

象。汲日而斂之懸書則懸法也委德則藏書也軍用之故變文耳

浮柱。甘泉賦曰洪濤蟠其闕出西都賦曰重軒三階卷隆見下句西京賦曰反宇業業何碩許

都賦曰景福鬱抗以擎起飛棟鳥企而翼舒甘泉賦曰抗浮柱之飛棟兮神莫莫而扶傾

周望原隰，俛臨煙雨。上闕天也下矩地也繁欽建章風閣賦曰上規圓

以穹隆下矩地而繩直望原隰臨煙雲其高也

轍，南湊五方。王遠楚辭注曰袞列也陸機洛陽記曰有銅駝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鄭玄禮記注曰卻返也東京賦曰復

廟重屋八達九房則明堂之制也鄭玄禮記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也然路寢在門北故云卻背也

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

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老子曰天長地久毛詩曰申錫

也改

新刻漏銘并序

陸佐公

劉潛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漏非外乃物員外郎趙龜治之漏刻成太子中舍人

此刻漏所自起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度無準。

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五經要義曰

昏闇也且明也日入後漏三刻為昏日出前漏三刻為明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淮南子曰孟春始歲流秋始縮高誘曰歲長也縮短也

挈壺命氏，遠哉義用，日壺盛水器也挈壺水以為漏

遷夏諺，禮變商俗，孟子夏諺曰晉王不游晉何以業類補天，功均柱地。列子曰昔女媧氏煉五色之石以補其

顛項爭為帝怒而獨不周，山海夷晏，風雲律呂，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河濶海夷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

之山折天柱絕地維也，王使歐羅巴四兩吉光毛婆受以付庫使者曰嘗占東風入律十旬不休會

雲千呂連月不散意者閭浮有好道之君我王故搜奇羅而，坐朝晏罷，每旦晨興，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豎

賢神香步天於而請猛獸乘毛車以濟弱水于今十三年矣，其意蓋朝晏罷以昔制兵者也尚書大

傳曰帝猶反側賢，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周禮曰雞人掌大祭祀夜呼且以叫百，以為星火謬中，金

水達用，左氏傳張罍曰火中寒疊乃退鄭玄毛詩箋曰火星中，時乖啓閉，箭異鎔銖，左氏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

兩傳鎔漢書曰二，爰命日官，草創新器，左氏傳曰天子有，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周易曰仰則

以察於地理史記曰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則于地四，參以天一，言靈用金而漏用

蔡以望而書禮也又曰宋衛陳鄭皆火棹候登大庭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規，金則壺也而形方筒則引水者而形員孫綽漢書靈曰四分施於，

寧氏錄累筒三階積水成川陸機漢書靈曰四分施於，變律改經，一皆懲革，蔡邕律歷志曰凡歷所革

天監六年，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陸機集志曰考正三辰審其所司

是談天紀綱也測表候陰謂土圭也，不謬圭撮，無乖黍累，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器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

累十累，又可以校運算之際合，辨分天之邪正，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治歷者方士唐都巴郡，察四氣之

盈虛，課六歷之疎密，爾雅曰春為發生夏為長高秋為收成冬為安寧四氣和為通正漢書曰史記有黃帝顛項夏商周及

亦作開勢
是行文波
轉到刻滿

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得而稱也。昔烹量微物，盤盂小器，猶其昭德記功，載在銘典。周禮栗氏為最其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惟則七略曰盤盂書者其傳言孔甲為之孔甲黃帝之史也書盤盂中為詒法或於鼎名曰銘蔡邕銘論曰德非此族不在銘矣况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孫綽子曰靈妙者以入神造化已見上文論語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周易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實生勳倍楹席，事百巾机。蔡邕銘論曰武王踐祚咨于太師而作席机楹杖雜銘又曰黃帝有巾机之法孔甲有盤盂之戒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

郭象莊子注曰不可多謝幾舜而推之為兄也蔡邕銘論曰昔召公作諫先王賜朕鼎出子武當曾水尚周太師而封于齊其功銘于昆吾之野西都蒙序曰有陋洛邑之義金字不傳，銀書未勒者哉？山濶鄉記曰老子母碑老子把持仙錄玉簡金字綴以白銀紀善製劉人本觀書賦曰玉牒石記銀書金字與矣不窮遠乎昭備乃詔小臣為其銘曰：集曰銘一字至尊所收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莊子曰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也神道無跡，天工罕代。莊子老聃謂孔子曰夫神生於道其來無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晷正權概。呂氏春秋曰仲春日夜分鈞衡石角斗桶正權概高誘曰角平分桶權概皆令世道交喪，禮術銷亡。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毛詩序曰禮義消亡遠遷水火，爭倒衣裳。日東方未明顛倒衣

擊刀舛次，聚木乖方。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刀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鑊受一斗豈炊飯食擊持行夜周禮挈壺氏曰凡軍事應壺以序聚斂鄭玄曰謂擊壺兩木相敲行夜時也爰究爰度，時惟我皇。毛詩曰維彼四國爰究爰度方壺外次，圓流內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陸機潘勗賦曰擬洪殺於瀾鍾順卑高而為級

靈虬承注，陰蟲吐喻。孫綽潘勗銘曰靈虬吐注陰蟲承注條往忽來，鬼出神入。呂氏春秋曰倏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淮南子曰逆應無窮鬼出神入微若抽繭，逝如激電。陸機潘勗賦曰形微獨逝如激電耳不輟音，眼無留盼，銅史司刻，金徒抱箭。張衡潘勗賦曰

蓋上又錄金網仙人居左處為首徒居右處
皆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
履薄非兢，臨深罔戰，授受靡僇，登降弗爽。毛詩曰戰戰兢兢如履薄淵如履薄冰衛

相傳授籍田賦曰聖靈肇升降之節
惟精惟一，可法可象。尚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孝經曰作事可法左氏傳北宮文子謂衛侯曰有儀可象謂之儀月不遁

來，日無藏往，分以符契，至猶影響。周易曰月往則日來杜預左氏傳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曰若合符契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合昏

暮卷，莫茨晨生。周處風土記曰合昏禮也葉晨舒而昏合田侯子曰莫為天子莫茨在於庭為帝成歷也尙辨天意，猶測地情。詩記歷經曰靈靈參天意周易曰聖人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

之情可
見矣
費禮來
世作程
况我神造，通幽洞靈。陸機源刻賦曰來象神造猶鬼之變配皇等極，為世作程。呂氏春秋曰後世以為法程高誘曰程度也曹植列女傳曰尚早

誄

關王仲宣誄 并序

曹子建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

神察，詰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誰謂不庸，早世即冥。范曄後漢書桓帝詔曰遭家不造先帝早

世
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史記華陽夫人姊詠夫存亡分流，天遂同期。莊子曰雖有天壽相去幾何又曰聖也者達於命也朝聞

夕沒，先民所思。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毛詩曰先民有作何用誄德，表之素旗。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文曰銘明旌也籍帛

先敘世系
次及官才
次及死情
次敘所交
末總以說
或折或說
以情詞愷

學爲工
先選其世

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
旌旗識之揚雄元后誅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旌

何以贈終哀以送之

孝經曰哀以送之

遂作誄曰

亡流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未胄稱王史記曰公高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滅魏封畢萬爲

大夫卜偃曰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國稱陳留風俗記曰浚儀縣魏之都也魏滅晉獻公以魏封大夫畢萬後世文侯初盛至于孫稱王是爲惠王然以稱王因氏焉楚詞曰伊伯庸之末胄也厥姓斯氏條分葉

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矇漢書曰陽九厄日初九百六陽九音義曰易稱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典引曰著炎上之烈結蔡邕曰謂大漢之

亂也說文曰矇不明也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世祖謂光武皇帝也公羊傳曰撥亂反正三台樹位履道是鍾

春秋漢舍寧曰三公象五嶽在天法三能台能周易曰履道坦坦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爲光爲龍張璠漢紀曰王襲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爲太尉賜字

皆爲漢三公毛詩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毛萇曰龍龍也叔茂名在八俊盛帝時爲司空魏志曰梁會祖父與祖父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

揆惟敘五典克從尙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又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弈葉佐時魏志

日梁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張衡四愁詩序曰久處機密出臨朔岱庶績咸熙尙書曰庶績咸熙君以

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幽讚微言孔叢子裴氏曰仲尼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周易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著論語識

曰子夏六十人共撰仲尼微言也文若春華思若涌泉春華已見上文東觀漢記朱勃理馬援曰諫如涌泉勢如轉圜發言可詠下筆成篇魏志梁敬人園基局環衆爲復之祥者不信

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拾掇何道不治何藝不閑綦局逞巧博弈惟賢魏志曰梁敬人園基局環衆爲復之祥者不信

入仲宜敘
其才行

孫評文選 卷五

一八一

以下敘其

其強詠默識如此論語子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皇家不造，京室隕顛，毛詩曰閔予小子 宰臣專制，帝用西遷。獻帝也魏志曰

董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 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 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蠻。魏志曰樂以西京擾亂乃之

仲曰羈旅之巨杜預注曰羈寄也旅寄也也蠻 七節曰翕然鳳舉軒爾龍騰毛詩曰鸞爾鸞荆 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盛弘之荊州記

宅故東阿王諫云振冠南嶽濯纓清川集本清或為清誤也 潛處蓬室，不干勢權。列子曰北宮子處其 我公奮鉞，

耀威南楚，我公魏 荆人或違，陳戎講武。禮記曰乃命將 君乃義發，算我師旅，魏志曰劉表卒樂勳

高尙霸功，投身帝宇，桓譚陳便宜曰所謂霸功者法度明正百官修治威 斯言既發，謀夫是與。斯言謂琮降

夫孔多是 是與伊何，響我明德，投戈編鄒，若 稽顙漢北。漢書南郡 我公實嘉，表揚京國，

金龜紫綬，以彰勳則。魏志曰太祖辟樂為丞相接賜爵關內侯 勳則伊何，勞謙靡已，周易曰勞謙

忘家，殊略卓峙。史記穰宜曰將命之日則忘其 乃署祭酒，與君行止，魏志曰後遷軍謀祭酒周 算無遺策，

畫無失理，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東觀漢記 我王建國，百司雋乂。周禮曰維王建國 君以顯舉，秉

機省闈，戴蟬珥貂，朱衣皓帶。魏志曰魏國建澤樂侍中蔡邕獨斷 入侍帷幄，出擁華蓋，劉歆遂初賦

榮曜當世，芳風晞藹。漢書曰韋玄成繼父相位位授侯榮當世 嗟彼東夷，東夷 憑江阻湖，騷擾邊

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王塗。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

數者二十三人蔡邕劉寬碑曰統戈二事以

澆王

思榮懷附，望彼來威。言仲宜思念龍榮志在國尉異類望彼吳國畏威而來也漢書曰王尊極來徵外蠻夷歸附其威信也

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

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

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尚書王曰病日臻既彌留 翩翩孤嗣，號慟崩摧。紫萸袁成碑曰呱呱孤嗣

長安

發軔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頽。楚辭曰登山長望中心悲怨彼青霄泣如頽 哀風興感，行雲徘徊。

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吾與夫子，義貫丹青。

丹青二色名 好和琴瑟，分過友

生。

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又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

厲，子戲夫子，金石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

毛詩曰天命靡常春秋保範圖曰利害同門吉凶異域 此驩之人，孰先殞

越？

左氏傳齊侯曰小自恐殞越于下 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春秋考異鄆曰吉凶有數存亡有象 子猶懷疑，

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泰素。

列子曰泰素者質之始也 我將假翼，飄颻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西京賦曰美往昔之松喬要漢門乎天路

德 虛廓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

梁商誄曰孰云忠侯不聞其音 延首歎息，兩泣交頸，嗟乎

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

莊子曰小人徇財君子徇名名天下皆然不獨一人也 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楊荊州誄并序

潘安仁

維咸寧元年王隱晉書咸寧武帝年號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榮陽楊

史君薨，嗚呼哀哉！楊榮已見懷舊賦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左氏傳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是以人服事其上而下無觀餽也選賢

與能，政是以和。禮記曰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周賴尚父，殷憑太阿，太阿阿衡謂伊尹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矯矯楊侯，

晉之爪牙。毛詩曰矯矯武臣又曰予王之爪牙忠節克明，茂績惟嘉，尚書曰予懋乃德嘉乃丕績乃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

不永，玄首未華，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范曄後漢書樊准上疏故曰朝多唏唏之真華首之老銜恨沒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范曄後漢書

疏曰銜恨黃泉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法言曰有生者必有死有身既沒而名不稱焉身沒名垂，先哲所躋，東征賦曰唯名猶存也敢託旒旗，爰作斯誄。旒旗已見上文

其辭曰：行以號彰，德以述美，周禮曰諡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也蔡邕郭有道碑曰德音猶存亦賴之見述也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氏出楊侯，漢書曰楊雄其先出自周伯喬者以支庶食采於

晉之楊因氏焉不知伯喬與周何別也楊在汾河之間周襄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弈世丕顯，允迪大猷，尚書曰公稱丕顯德毛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天厭漢德，龍戰未

分，左氏傳曰天而既厭周德矣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伊君祖考，方事之殷，左氏傳曰鄒陵之戰述子使工尹筮聞卻至以弓曰方事之殷有鞶章而附注者君子也杜預云殷盛也鳥則擇

木，臣亦簡君，左氏傳仲尼曰鳥則擇木家語孔子曰晉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投心魏朝，策名委身，左氏傳孤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奮躍淵塗，

跨騰風雲，答寶敬曰振拔跨騰跨騰風雲或統驍騎，或據領軍。

潘岳楊榮碑序曰榮驍騎府君之嫡孫領軍榮侯之嗣子寶敬之山公表注曰楊恪字仲襄驍騎將軍生暨字休先領軍將軍

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毛詩曰纂戎祖考尚書曰若考作室于弗肯堂烈肯楹弱冠味道，無競惟時，

弱冠已見上文桓譚答揚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毛詩曰無競惟烈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尚書曰克諧以孝蒸蒸又弗格茲怡怡已見上文多才豐藝，強記洽聞，

周公曰不若且多才多藝洽聞強韻已見上文目睇毫末，心算無垠。慎子曰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草隸兼善，尺牘必珍，漢書曰

書法以爲榮也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論語于夏曰學而優則仕左氏傳于產謂于皮曰優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散璞發輝，臨軹止作令。碑曰嘉平初除軹令化行邑里，惠洽百

姓，越登司官，肅我朝命。碑曰繼選治書侍御史惟此大理，國之憲章。碑曰繼乘統大理之任漢書曰廷尉君莅

其任，視民如傷。左氏傳遂滑曰國之與也視人如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尚書周公曰聽參臯呂稱侷于張

帝曰昔姒舜察獄又寇賊姦宄汝作士惟明克允又序曰呂命穆王訓夏厥刑作呂刑漢書曰于定國爲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矜寡罪從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爲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緣此天下稱之改授農政，于

彼野王。碑曰除野王與農中郎將魏略曰典農中郎倉盈庾億，國富兵彊。毛詩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煌煌

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碑曰文后歷數在躬爲參軍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漢書華陰守丞嘉上疏曰朱雲兼資文武用錫土宇，

膺茲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紘。碑曰五等初建封東武子毛詩曰錫鞶土宇歸章尚晉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其以白茅以爲社毛萇詩傳曰魏氏順天，聖皇受終，魏志曰陳留王奉皇帝璽綬策禪位于晉嗣王周虓烈烈揚侯，實統禁

戎。碑曰皇祖之始典戎武衛司管閭闔，清我帝宮。晉官閣銘曰洛陽城閭闔漢書曰東平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天子行幸所至先案行清解殿中以處非常苛慝不作，穆

諸侯亦獻歲與魏氏順天，聖皇受終，魏志曰陳留王奉皇帝璽綬策禪位于晉嗣王周虓烈烈揚侯，實統禁

魏氏順天，聖皇受終，魏氏順天，聖皇受終，魏志曰陳留王奉皇帝璽綬策禪位于晉嗣王周虓烈烈揚侯，實統禁

如和風，

國語內史過曰神亦在焉觀其苛惡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勳勞，班命彌崇。

發祥曰以清宮勳勞進討東武伯觀文曰督察也

茫茫海岱，玄化未

毛詩曰洪水茫茫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

滔滔江漢，疆場分流。

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孔安國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也

秉文兼

武，時惟楊侯，既守東莞，

官乃牧荊州。

華碑曰領東莞相荊州刺史漢書琅邪有東莞屬徐州也

折衝萬里，對揚王休，

魏碑曰加折衝

將軍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師祖之問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毛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

聞善若驚，疾惡如讎，

國語楚監尹筮謂于西曰夫闕廬聞一善言者整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烈中正

疾惡

示威示德，以伐以柔。

左氏傳倉葛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又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

吳夷凶侈，僞師畏逼，

將乘讎釁，

席卷南極。

班固高紀述梁登而運席卷三秦

繼襄糧盡，神謀不忒，

揚聲伐吳而敗已見辨亡論下

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

日月，有時則食，

左氏傳曰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欽許之士貞子諫曰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

負執其咎，功讓其力。

毛詩曰誰敢執其咎

亦既旋

旆，爲法受黜，

左氏傳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賢大夫也爲法受惡

退守丘壑，杜門不出。

漢書曰王陵杜門不朝請游目典墳，縱心儒術，

祁祁搢紳，升堂入室。

毛詩曰采芣祁祁搢紳先生之略術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靡事不咨，無疑不質，

毛詩傳曰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質漢書曰張敞

居貧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

位貶道行，身窮志逸。

毛詩曰我位孔貶毛萇傳曰貶墜也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

弗慮弗圖，乃寢乃疾，

毛詩曰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

毛詩曰不弔昊天蔡邕揚公

子囊佐楚，遺言城郢，

史

魚諫衛，以尸顯政。

左氏傳曰楚子囊還自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若死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

不可不謂忠乎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違伯玉之賢而不能進爾子穉不肖

不能退死不當居裝正堂頌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

以父官爾君召違伯玉而貴之子穉退之徒殯於正堂也

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朝廷

不能退死不當居裝正堂頌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官爾君召違伯玉而貴之子穉退之徒殯於正堂也

安仁善於
實衰而於
敘親故往
凡遺之切
尤往

厥辭，夕殞其命，聖王嗟悼，寵贈衾襚。誅德策勳，考終定謚。崇禎曰：榮壽天子，靈馬遺調者，禍以少
諫策應助曰：賜與羣辟慟懷，邦族揮淚。孤嗣在疚，寮屬含悴。毛詩曰：亮赴者同哀，路人增歎。
臨及哀策諫文也嗚呼哀哉！余以頑蔽，覆露重陰。國語：張老謂趙文子曰：先王仰追先考，執友之心。禮記曰：見父之
致進不謂之俯感知己，識達之深。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己也。承諱切怛，涕淚霑襟。楚辭曰：泣歔豈忘戰奔，
退不敢退憂病是沈，在疾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

楊仲武誄并序

潘安仁

楊綏，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刺史戴侯之孫。肅侯楊駿也

上並已見東武康侯之子也。康侯楊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賈弼之

注曰：鄭妻為司空密陵元侯生，歎為光祿勳密陵成侯，女適榮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父夫家，而免諸

艱難。尚書周公曰：巫載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曹子建自試表曰

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余

甚奇之！論語子曰：同也在陋巷人不堪其若乃清才雋茂，盛德日新。周易曰：日新吾見其進，未見其

已也。論語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左氏傳曰已不能死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

孤而殺之將何 往歲卒於德宮里。陸機洛陽記曰德宮里名也 喪服同次，綢繆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款

誠之至也。不幸短命，論語孔子對哀公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死矣 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己亥卒，嗚呼

哀哉！乃作誄曰：『伊子之先，奔葉熙隆，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

左氏傳子產曰公孫段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 名器雖光，勳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克巖，知章知微。詩毛

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 鈎深探賾，味道研機。周易曰探賾索隱鈎深致遠又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機也

曰匪直也人衆心雲淵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 子之遘閔，曾未齟髻。鄭玄周禮注曰訛毀也 如彼危根，當此衝焱。德之休明，

靡幽不喬。言德之休明無有處幽而不遷喬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弱冠流芳，雋聲清劭。韻 爾舅惟榮，爾宗惟

粹，幼秉殊操，達豐安匱。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必肄。潘楊之穆，有自

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爾休爾戚，如實在己，新序曰晉欒公之孫周為晉國休戚不倍本也 視子猶

父，不得猶子。論語曰顏回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同也顏子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 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

昃景西，望子朝陰，如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尚書曰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曰短未六十折未三十也 寢疾彌留，守

茲孝友，彌留已見上文毛詩傳曰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 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左氏傳呂相絕秦曰嗚

敘世系
誼入仲武行

敘入親情

侯痛心疾言
嘯就寡人

嘯嘯叫

同生，悽悽諸舅。

莊子曰我嘯
嗷隨而哭之

春蘭擢莖，方茂其華。

荆寶挺璞，將剖于和。

含芳委耀，毀壁摧柯。

言德業之美類於蘭玉始含芳而積耀速毀壁而
摧柯言早夭也太玄經曰破壁毀柱途不幸也

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

艱，同次外寢，惟我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

哀哉！披帙散書，屢覩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

沾于巾。

張衡四愁詩曰劍
身北望涕沾巾

龜筮既襲，挺隧既開。

尚書曰乃卜三龜一習吉又曰卜不襲
吉孔安國曰襲因也擊類曰挺隧也

痛矣楊子，與世

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

曰臨其穴懼懼其樑柱
預左氏傳注曰樑格也

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

往矣已見上文禮記
曰孔子早作真手曳

杖消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
鄭玄曰大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也

夏侯常侍誄并序

潘安仁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

賢良方正徵，仍爲

臧榮緒晉書曰湛早
有名譽爲太尉掾

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

臧榮緒晉書曰湛舉賢良對策拜郎中進補太子舍人
轉尚書郎出宰野王令漢書曰何武賢良方正徵也

家艱乞還。

毛詩曰未堪家多
難余又集于墓

頃之選爲太子僕，未就命而世

祖崩世祖武帝也殺梁傳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何以在人上故曰崩天子以為散騎常侍從班列也天子春秋四十

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命書曰禹錫玄珪告厥厥功又曰文命命書曰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克明克聖光啓夏政尚書曰居上克明又曰克齊親廣濶左氏

傳宋向戌曰以其在于漢邁勳惟嬰漢書曰夏侯嬰為太僕常奉車從擊項籍思弘儒業小大雙名班固漢書述曰世宗曄曄

字長公少好學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又曰勝從父兄子班固漢書曰夏侯勝顯祖曜德牧克及荆王隱晉書曰夏侯威字季權歷荆兗二州

父守淮岱治亦有聲王隱晉書曰威次子莊淮英英夫子灼灼其雋飛辯摘藻華繁玉振孔

如春華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如彼隨和發彩流潤而食禮記孔子曰夫玉溫潤而澤仁也如彼錦

績列素點絢論語子夏問信曰巧笑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

且歷少長逮觀終始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子之承親孝齊闋參漢書武帝詔曰孝子順孫願自竭以承

心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又雖實唱高猶賞爾音宋玉對問曰曲調高者其和彌寡曹

初升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呂氏春秋曰征鳥鷹疾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

公弓既招皇輿乃徵左氏傳陳敬仲曰詩曰翺翹車乘招我以弓劉

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呂氏春秋曰征鳥鷹疾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

公弓既招皇輿乃徵左氏傳陳敬仲曰詩曰翺翹車乘招我以弓劉

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呂氏春秋曰征鳥鷹疾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

內贊兩宮，外宰黎蒸，典引曰巡靖黎蒸忠節允著，清風載興。胡廣書曰建德流清風決央彼樂都，籠子惟王，

左氏傳延陵季子曰決央乎大風也哉南都賦曰於顯樂都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孔安國曰納言喉舌之官毛詩曰出納王命王之

命王之，左氏傳鄭衆曰惠訓不能叔向有焉又遂滑曰國之興也視之如傷乃眷北顧，辭祿延喜。孟子注德厚受祿德薄辭祿也余亦偃息，無事明時。呂氏春秋田贊曰寤息之義則未之識疇昔之遊，二紀于茲。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班白攜

手，何歡如之？禮記曰班白者不提挈毛詩曰蕙而好我攜手同行居吾語汝，衆實勝寡。論語子曰由居吾語汝慎子曰衆之勝寡必也人惡雋異，俗疵

文雅。孔安國尚書傳曰疵病也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執戟疲揚，長沙投賈。曹子建揚德祖書曰提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無

謂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史記曰觀范雎之見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慨焉嘆曰，道固不同。論語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仁由己，匪我求蒙，論語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周易曰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論語

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楚辭曰此執吉執凶何去何從莫涅匪緇，莫磨匪磷。論語子曰不日擊乎磨而不澁予獨正色居屈志申正色率

下，雖不爾以，猶致其身。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又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獻替盡規，媚茲一人。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

而替否欲能而進賢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讜言忠諫，世祖是嘉。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聲類曰讜善言也將僕儲皇，奉承華。漢書曰

有僕上林賦曰孫叔奉季梁曰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先朝末命，聖列顯加。尚書曰道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降

之吉。尚書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左氏傳季梁曰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尚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如何斯人，而有斯

疾詩伯牛有疾子曰曾未知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中年隕，中身也。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唯爾之存，匪

爵而貴，孫卿子曰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甘食美服，重珍兼味。臧榮緒晉書曰：湛族為盛門性，頗家修甘食美服，窮滋極珍。臨終遺誓，永錫爾

類，毛詩曰：孝子不類，匪水錫爾類。斂以時襲，殯不簡器。臧榮緒晉書曰：湛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其斂以時服。漢書曰：衣禪履為襲。誰能拔俗，

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漢書曰：楊王孫家，藥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病且終，曰：吾欲葬，淮南子曰：節財薄葬，簡服生焉。淵哉！若人，縱心

條暢，班揚雄述曰：淵哉，固若人實好斯文。傑操明達，困而彌亮，柩輅既祖，容體長歸。周禮小喪供柩輅，鄭玄曰：輅，輅也。周禮曰：喪視掌大喪，視節

輅乃載，鄭玄曰：輅，為行始也。家語曰：顯孫師有容體資質。存亡永訣，逝者不追。鄭玄毛詩箋云：往矣，訣別之辭。論語子曰：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望子舊車，覽爾遺衣，

福抑失聲，迸涕交揮。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家語公文伯卒，敬姜曰：三婦無揮涕，蔡邕陳仲弓碑曰：應發知名，失聲揮涕。非子為慟，吾慟為誰，嗚呼

哀哉！論語曰：顏淵死，子哭之，闔從者曰：子慟矣。子曰：非夫人之為，闔而誰為？日往月來，暑退寒襲。周易曰：日往月來，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左氏傳：張趯曰：火中寒，暑退乃孔安國尚書

傳曰：襲，因也。零露沾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則寒來左氏傳：張趯曰：火中寒，暑退乃孔安國尚書

相泣。毛詩曰：適子之館兮，撫孤辛。否氏：叔向也。已見廣絕交論。前思未弭，後感仍集，賈逵國語注：日頭忘也。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

哀哉！

馬汧督誄 并序 臧榮緒晉書曰：汧督馬致立功 孤城為州司所枉死於圍圍岳誄之

潘安仁

一序詳悉
而有分
法以得
文係此
有係其
之人不
少殺其
一殺其
詳以甚
以之故
而著其
也乃亂
先言亂
督之及
取入馬
尚恐法
事功守
之守城
員守城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

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氏又肆逆焉。傳暢督諸公讚曰：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北地、咸陽、胡、關、羌、此為亂，推齊萬年為主，杜預、左氏傳注曰：預，息也。漢書呂后曰：諸將

與帝為編戶民，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毛詩曰：王旅暋暋，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左氏傳：咸陽文仲曰：君無謂。俾百

姓流亡，頻於塗炭。毛詩曰：人卒流亡，塗炭。曰：有夏，晉德民墜塗炭。建威喪元於好時，州伯霄遁乎大谿。王隱晉書曰：解

又曰：朝廷以周處忠烈，欲遺討氏，乃拜為建威將軍。又曰：周處解系與賈戰于六陌軍，敗周處死之。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左氏傳曰：秦師夜還，若夫偏師裨將之殞首覆軍者，蓋以

十數。左氏傳：韓子曰：魏以偏師陷于罪，大矣。漢書曰：大將軍靈去病裨將侯者九人。漢書谷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

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東觀漢記：奉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古樂府曰：出東南隅曰：三十

專城則青墨是也，或為紫非。秦隴之僭，鞏更為魁。秦姓也，更名也。漢書曰：羌煎茶降東觀漢記曰：既已襲汧，而館其縣。

左氏傳曰：掩其不備。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十雉，言

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漢書賈誼曰：高帝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東

坡矢如雨而下。木石將盡，樵蘇乏竭，芻蕘罄絕。漢書李左車曰：樵蘇後爨，師不宿飽，管灼曰：樵取薪也。於是

乎發梁棟而用之，芻的以鐵鑠機關，既縱礮而又升焉。言以鐵鑠木為機關，既縱之以礮，敵而又

深置其石如淳曰：磨石城上，磨石也。杜篤論都巖曰：一卒舉礮千夫沈滯，然礮與礮並同力對切。爨陳焦之麥，柿楛角之松，楛也。楛，楛也。用能

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煙傍起，歷馬長鳴。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騰其間。司馬彪注曰：歷，馬也。凶醜駭而疑懼，乃闕

調地而攻子，命穴浚漣，寘壺鑄雷，瓶甌武以偵令。邠子曰：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於城內掘井以薄城，審壘內并使聽耳者伏壘而聽，審知穴處。

壘內望之，東觀漢記曰：使先登偵之言，庶欲去然偵，庶視也。方言曰：無器也。將穿響作內，焚穢猛古火薰之，潛氏殲焉。崔實四人月令曰：四月可糴，穢氏謂潛攻之氏也。

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王隱晉書曰：齊萬年帥羌胡圍涇陽，遣安西將軍夏侯駿西討氏羌，莊子曰：丘豈不免虎口哉。全數百

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因曰幕府。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幃蓋

之制。幃蓋將軍刺史之儀也。兵書曰：軍主長服赤幃，東視，漢記曰：段熲為并州刺史，曲蓋朱旗。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十斛，考訊吏兵，以

積楚之辭連之。禮記曰：夏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曰：夏，檟也。楚，荆也。夏與檟古今字通。大將軍屢抗其疏，千寶晉紀曰：梁王形為征西大將軍。曰：「敦固

守孤城，獨當羣寇，管子曰：民無邪，不可以固守。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莊子曰：晉之善戰者，牛法以寡擊衆。臨危奮節，保穀全

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勳効，極推小疵，周易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劾

何假授。言請解禁効而假授之，以官也。說文曰：劾，法有罪也。詔書遽許，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

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

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王隱晉書贈馬敦詔曰：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

魂而有靈，嘉茲寵榮。」范曄後漢書曰：和帝追諡梁竦，詔曰：魂而有靈，嘉斯寵榮。然黎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言黎士之聞已穢，其庸致思以

汗言馬之被

殺其抱恨而死

潘馬生被
履真足感
履真足感

引證作諫
之故

收住作諫
入馬生作
一總字亦
序中本整
其變凡詳
略處乃見

求生乎家語曰孔子登於豐山而嘆曰於斯致思無不至矣

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妬之徒也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然則口不言心害之為噤害也廣雅曰妬害也

嗟乎妬之欺善抑亦買首之讎也言嫉妬之德欺此善士抑亦同彼買首之讎也戰國策甘茂謂楚王曰魏氏聽甘茂與樛里疾買首之讎也語曰「或戒

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敬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善日不為善將為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猶弗為况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高誘曰器猶性也

昔乘丘之戰縣賁父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

閼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鄭玄曰白肉股裏

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曰於都市手劍父讎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為之誄公羊傳曰仇牧聞宋萬殺君手劍而叱之

何休曰手劍持拔劍也呂氏春秋管子曰三軍之士視死如歸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

班固漢書贊曰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史記曰侯嬴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

安國曰猾亂也保此汧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無加

衛塘不增築婪婪羣狄豺虎競逐左氏傳富辰諫王曰狄固貪惓王又晉之說文曰杜林說下者縱和許驗為婪力南切漢書張耳陳餘述曰魏國爭權選為豺虎又曰魏其武安之屠戮逐於

京師鞏更恣睢潛跼官寺呂氏春秋曰在上無道僞做荒惡恣睢自用也楚辭曰意欲睡以指擗史記李斯曰獨行恣睢之心漢書任橫攻官寺東觀漢記曰象林變夷或燔官寺

齊竊虜齊竊虜

擊法
震震
驚驚
起起
馬馬
之之
正正
殺功
入馬
生

殺馬
生功
自祥
悉有
靈補
祿有
靈即
補祿
而中
化

孫評文選 卷五

闕呼震驚台司毛詩曰進厥虎臣開如虺虎又曰震雷徐九春秋漢含華曰三公在天法三台聲勢沸騰種落煽扇熾熾承後漢書曰匈奴諸張吳陸

俗通曰諸刑種落熾熾大為邊害熾熾旌旗電舒電舒戈矛林植形珠星流飛矢雨集五斯為一焉漢書曰中鐵銷散知流星矢如

兩見熾熾惴惴士女號天以泣爾雅曰惴惴也倚齊曰號泣於晏天爨麥而炊負戶以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

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乘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作之孫息曰賦政于外精冠白日猛烈秋霜戰國策康賈曰燕政之刺韓魏也稜威可厲懦夫克壯漢書武帝報李廣曰成稜憐平

四方爨發精冠精冠白日猛烈秋霜戰國策康賈曰燕政之刺韓魏也稜威可厲懦夫克壯漢書武帝報李廣曰成稜憐平

隣國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雷恩雷恩撫循寒士挾纊左氏傳曰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蠢蠢犬羊阻衆

夫有立志毛詩曰克壯其猷雷恩雷恩撫循寒士挾纊左氏傳曰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蠢蠢犬羊阻衆

陵寡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羣韓詩外傳曰強不陵弱衆不暴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司馬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愜愜窮

城氣若無假王逸楚辭曰愜愜小息畏懼患禍者也魏明帝善義行曰假氣游魂鳥魚為伍昔命懸天今也惟馬論衡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惟此馬生才

博智贍解嘲曰雖其人之贍命也以瓶壺劇徐爰射雉賦注曰劇割也以長塹說文曰塹坑也七豔切鑿未見鋒火以起

焰薰戶滿窟培穴以斂廣雅曰培也蒲溝切木石匱竭箕稗空虛矍然馬生傲若有餘左氏傳晉邊

執事爾然授兵登壇杜預曰爾然助祭說也矍然與矍同下板切孔融薦禰衡表曰晚敵有餘矍的梁為礪柿松為芻守不乏械歷有鳴駒哀哀

建威身伏斧質鄭玄周禮注曰質木柱也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師以生易死疇克

不二漢書公孫瓚說梁王曰宋人昔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詁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庾化為寇糧實

曾其被殺
入被殺
先入被殺
先入被殺
先入被殺

勢之痛憤

賴夫子思謀，模彌長，蔡邕造歷碑曰加以思謀深長遠，感使有勇，致命知方。論語子路曰千乘之國無乎大

且知方也又于張曰士見危致命，我雖末學，聞之前典，莊子曰宋學古之人有之，十世宥能，表墓旌善。左

傳曰宣子囚叔向祁奚聞之而見宣子曰夫謀而辭過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有之，思人愛樹，甘棠不剪，左

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尙書曰封比干之墓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

孰是勳庸，而不獲免，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斷善害能，醜正惡直。鄭玄毛詩箋

傳君子曰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思其人猶愛其樹也，

牧人逶迤，自公退食，國語里革曰且夫君也者將牧人而正其邪毛詩曰，聞穢鷹揚，曾不戢翼，言聞穢必須

不戢翼而少留也毛詩曰惟師尙交，忘爾大勞，猜爾小利，方音曰，苟莫開懷，于何不至？音人不開懷以

時惟鷹揚又曰鴛鴦在梁載其左翼，

慨慨馬生，琅琅高致，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發憤囹圄，沒而猶眦，嗚呼哀哉！左氏傳曰前

不可嗒發憤曰主考終所不，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史記曰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燕破齊田單東保即墨燕引兵圍即墨

嗣事于齊有如河乃瞑受陰，

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戰國策曰智伯從韓魏兵以攻頃圍晉陽決晉水以灌之襄子謂張孟談曰十大夫病吾不

能守矣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亡則君次之二君曰我知其，

彼談單，如何吝嫉，搖之筆端，客嫉謂有司吝吝嫉妬也論衡曰文也指，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

以昭覺志

可頌，况曰家僕。周禮有變譯夷隸鄭玄曰征蠻夷所獲也頭賦也頌與頌古字通剔子雙龜，貫以三木。為督守及關中侯故雙龜也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

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圍，心焉摧剝。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攜幼

迎孟嘗君劉紹聖實本紀曰子達卒國人哭於巷婦人泣於樓。明明天子，旌以殊恩。毛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頒爵，

亦兆後昆。周禮曰凡有功者祭于大燕司勳謂之尙書曰垂欲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

陽給事 誄 并序沈約宋書曰永初三年索虞嗣自率衆至方城虞悉力攻滑臺城東北屬懷王京虔出奔司馬璠璠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為虜所殺少帝追贈給事中尙書令傳亮璠家在彭城宜即以入繫絹一百匹粟

三百斛賜給文士 顏延年為之誄焉

顏延年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

沈約宋書曰高祖即位改元曰永初郡國記有東郡濮陽郡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

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東郡國經曰滑臺城即鄭之國延值國禍荐臻，王略中否，滑岳陽縣幽并騎弩，屯逼鞏洛，冀外之弓勁悍之士列

剗司兗。沈約宋書曰司州漢之司隸校尉也武帝北平關洛置司州居虎牢又曰兗州後漢居山陽武帝平河南居滑臺幽并騎弩，屯逼鞏洛，冀外之弓勁悍之士列

營緣戍，相望屠潰。關中詩曰列營其時屠謂誅殺其人也漢書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

閒，以緝華裔之衆。緝會聚也左氏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罷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勅寇。史記李左車謂

韓信曰信見力風欲戰不拔左氏傳公子魚曰勃敵之人隘而不成列杜預曰勃強也士師奔擾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沈城佻毛詩曰身飛鏃佛佛公

子毛遂傳曰兵盡器竭斃于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殉節者哉非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身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

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左氏傳曰師從撓敗杜預曰撓敗也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郵遺孤以慰存亡鄭玄禮記注曰振收也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

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概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東觀

壯而仁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爲之誄其辭曰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處父勤君怨在登賢左氏傳曰晉莒子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莒子靈易中軍陽

于成季之弱也故蘇子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杜預曰本中軍帥易以爲左也使潁鞠屠殺陽處父殺梁傅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中軍將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盾賢夜姑仁其不

可處父主境上之毒夜姑使人殺之晉使汝佐盾苦夷致果題子行閒左氏傳曰昔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

之意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勳難廢呂氏遂傳左氏傳曰昔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狐續既降晉族弗昌言狐射姑劉何以邑氏

惟邑及氏自溫徂陽左氏傳劉子單于謂晉卻至曰藥王拳猛沈毅溫敏肅良子管

居諫處父之後在晉之族不復昌盛也左氏傳曰賈季使潁鞠屠殺陽處父杜預曰狐射姑賈季也之子之生立績宋皇毛詩曰之子于征

孫評文選 卷五 一九九

曰子之鄉有李勇秀出者毛萇詩傳曰舉力也
戰國策鞠武曰田光先生者其知深其慮沈
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孫子曰貞人在冬則松柏在火則玉英
如彼駢駟，配服駢

衡，服服馬也。衡車衡也。言與贊宋朝也。彼駢之為駟乃配服而參
衡也。服謂中央兩馬夾較者在服之左曰駢右曰駟四馬曰駟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周易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廣雅曰略法也。
函陝

堙阻，漚洛蒿萊，朔馬東驚，胡風南埃。母丘儉在幽州詩曰芒山邊悠悠但見胡地埃路無歸鞮，衛野有委骸，漢書王恢

望及高祖令曰士卒從軍死者為誓婦其縣應劭曰誓小棺也服
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實命陽子，佐師危臺。

慄彼危臺在滑之坰。周衛是交，鄭翟是爭。交黨與也。毛詩曰豫彼淮夷史記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

涼冬氣勁，塞外草衰。李陵答蘇武書云涼秋九月塞外草衰邊矣獯虜，乘障犯威。尚書王曰湯矣西土之人漢書曰

橫厲霜鏑高鞏。漢書曰息夫躬絕命辭曰鷹擊橫厲又曰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曰箭鏑也。西京賦曰游龜高鞏薛綜曰鞏猶飛也。軼我河縣，俘我洛畿。左氏傳呂相曰

老變形，地孤援闕。左氏傳晉軍吏曰楚師老矣卒無半菽，馬實拊秣。漢書項羽曰歲飢民貧卒食半菽公羊傳曰楚

彌達，周易曰困窮而通勉慰痍傷，拊巡饑渴。左氏傳曰子反令軍吏察夷傷杜預曰夷亦傷也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禮記曰儒者身

河縣俘我王晉攢鋒成林，投鞍為圍。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皇帝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翳翳窮壘，嗷嗷羣悲。師

食橋骸而炊于反曰吾聞圍者拊馬而秣之使肥者照客何子之情何休曰以木衛其口守未焚衝攻已濡褐。左氏傳曰子反令軍吏察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禮記曰儒者身

可危也而志不

可奪也孫子兵法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義立邊疆，身終鋒栝，嗚呼哀哉！劉熙釋名曰栝矢末曰栝

賁父殞節，魯人是志，沂晉

効貞，晉策攸記。實父沂晉已見上文

皇上嘉悼，思存寵異，于以贈之，言登給事。毛詩曰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疏爵

紀庸，恤孤表嗣。漢書滕公謂楚令尹曰臨布上疏爵而費之疏分也 嗟爾義士，沒有餘喜，嗚呼哀哉！

陶徵士誄 井序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爲始安郡道經尋陽嘗飲淵明舍自晨遂膏及淵明卒延之爲陳極其恩致

顏延年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陸之寶，山海經曰升山黃髓之水出焉其中多璿玉說文曰璿亦璿字 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春秋謫海椒桂連名士起宋均曰桂椒芬香美物也山海經曰招搖之山多桂又曰琴鼓之山多椒

豈其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

藉也。言物以希爲貴也藉資藉也韓詩外傳曰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缸人蓋晉跪而對曰夫殊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土有足而不至者蓋君主無好土之意也何患無土乎 隨踵而

立者，人之薄也。言人以衆爲賤也薄賤薄也殷國築齊宣王曰百世一聖若隨踵而生也此亦不以文而害意 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亦爲諸侯而耕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於首陽山三輔三代舊事曰四皓秦時爲博士辟於上洛熊耳山西爾衡書曰訓夷皓之風 故已父老

堯禹，錙銖周漢。范曄後漢書曰郭擘謂鄭玄曰子從我爲伊呂乎將爲其許乎而父老堯舜乎禮記孔子曰儒有不田天下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錙銖有如此者鄭玄曰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 而縣世

浸遠，光靈不屬。東觀漢記曰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驚過山陵浸遠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先靈遠也 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

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論語子曰 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老子曰和其光而同

將遂殊塗軌陸機詩曰惆悵平生豈樂于茲同豈憂棲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末景游騰餘蹤尚書曰餘波入于流沙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

南岳之幽居者也，禮記曰儒有幽居而不淫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左氏傳曰芮對秦伯曰夷吾弱不好弄長亦不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范曄後漢書曰黃

井臼弗任，藜藿不給。列女傳曰周南大夫之妻謂其夫曰親探井臼不擇妻而娶母老子幼，就養勤匱，禮記曰事親左遠惟田生

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韓詩外傳曰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無

以養香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香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亦為親也宣王愾然無以應之范曄後漢書曰盧江毛義字少卿家貧

以孝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到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之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

死去官行服致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為親屈也

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孫盛晉陽秋曰嵇康性不偶俗論語子曰從吾所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左氏傳季文子曰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嵇康幽憤

迹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陶居賦曰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公羊織絢，劬緯蕭，以充糧粒之費

穀梁傳曰甯喜出奔織絢鄆終身不言衛鄭玄儀禮注曰絢狀如刀衣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劉劭集有

簡棄煩促，就成省曠，張茂先答何劭詩曰恬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莊子曰夫孝悌

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屏焉至富國財屏焉是以道不飾郭象曰屏者除弃之謂也夫貴在其

有詔徵為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尋陽縣之某里。近識

數語尤見此公本領可非凡近者

收作誄是增此下若於成詳
此用於力別得
誄處處神致
詞事問自際
本

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張衡靈憲圖注曰：寂寞不可為象。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

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

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漢法曰：寬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其辭曰：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漢書晉義臣，積曰介特也。豈伊時邁，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

族，蔑彼名級。蓋魏泰初賦曰：承秦龍之洪族，親高陽之休基。史記曰：賜爵一級，說文曰：親，次弟也。睦親之行，至自非敦，周禮二曰：六行，孝友睦姻。然諾

之信，重於布言。漢書曰：季布楚人也，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廉深簡絮，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論語子曰：和而

不同家語于貢曰：博而不罕，是會參之行。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言為人之道，依

俗而行，必讖之以尚同，詭於時必讖之以好異，有一於身，必致讖論，非為默置。豈若夫子，因心而能違於世事，乎言不同不異也。莊子曰：列士懷植，散羣則尚同也。郭象和其光同，其塵班周，漢書贊曰：東方朔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

聖玩世，詭時不逢。毛詩曰：因心則友，畏榮好古，薄尊厚志。論語子曰：信而好古，世霸虛禮，州壤推風。世霸謂當世而霸者也。蔡伯嗜郭

其風也。孝惟義養，道必懷邦。范曄後漢書曰：論言以養養則仲由之敬，甘於東鄰之性，論語比考讖曰：文德以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毛詩曰：毛之

德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蘇母遠曰：隘謂疾惡太甚，無所容也不恭，謂金獸，齊人是不敬，然此不為福，險不為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

度量難鈞，進退可限。孝經容止可觀，進退可度。長卿棄官，稚賓自免。漢書曰：司馬長卿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皆又曰：清居之士，太原則鄭，相字稚賓，舉州郡茂才，數病

去官。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詩歸來，高蹈獨善。歸來歸去來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魯，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亦既

平敘處歸
於策官歸
陳本敘之
以詳正以
見人品所
在及其沒

追敘交付
交情如此
相見亦是
延之自占
身分之處

超曠，無適非心。呂氏春秋曰夫樂有道心亦適莊子曰知忘是樂非心之適也汲流舊巘，葺宇家林。廣雅曰葺覆也晨烟暮藹，春煦秋陰。

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尚書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史記原隱曰若貧也非病也人否其憂，子然其命。

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回也不改其樂墨子曰貧富固有天命不可損益隱約就閑，遷延辭聘。周書曰隱約者親其不顯懼登徒子好色賦曰因遷延而辭避非直也

明，是惟道性。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高秀淮南子注曰道性無欲糾纏幹流，冥漠報施。蜀鳥賦曰幹流而遷或推而還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用魏武文曰悼纏帷之冥漢史記司馬

遷曰天之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言誰云天道當與仁人而我聞之實疑於明智此說明智謂老子也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楚辭曰招賢良與明智謂天蓋高，胡

魯斯義。言天高聽卑而報施無爽何故爽於斯義而不與仁乎履信曷憑，思順何寘。周易曰履信思乎順年在

中身，疾維疴。傷疾，向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左丘明曰齊侯疥遂活杜預曰疴瘵疾也

嘗，禱祀非恤。魏都賦曰藥類有司論僚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僚向也禮記曰幽則有鬼敬述

靖節，式尊遺占。漢書曰陳遵口占作書占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訃卻賻，輕哀薄斂。禮記曰凡訃

臣死鄭玄曰訃或作赴至也臣死使人至君所告之也遭壤以穿，旋壆而窆。嗚呼哀哉！河圖考鈎曰有壤者可穿

周禮曰喪則令贈補之鄭玄曰謂賜家補助不足遭壤以穿，旋壆而窆。嗚呼哀哉！禮記孔子曰斂手足形還

禮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葬，曰其爲人也多。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毛萇詩傳念昔宴私，舉觴相

嘖曰者其出入不遠獨正者危，至方則礙。孫卿子曰方哲人卷舒，布在前載。西征賦曰蓬與國而卷舒取

弟備言燕私誨，弟備言燕私。獨正者危，至方則礙。則止圓則行。哲人卷舒，布在前載。西征賦曰多識前世之軌。取

以隨作結

綺羅塵絕倫
真音雅致
真筆才人
出於手便
鮮妍定所
能到者非
亦能到者
法亦能到者

鑒不遠，吾規子佩。毛詩曰：殷鑒不遠。爾實愀然，中言而發。禮記曰：孔子愀然作色而對。違衆速尤，迕風先蹶。班固曰：言身及才不足為實榮華，聲名有時而滅，恐已恃才以傲物，恐龍以陸人故以

相識。魏粹曰：百官錄王闕。仁焉而終，智焉而斃。班固曰：傳云五帝

聖焉死，三王仁焉。黔婁既沒，展禽亦逝。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死，曾參與門人來弔，曾參曰：先生終何以為？曾參曰：以

死，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或妻曰：昔先君嘗欲授之國，相辭而不為，是所以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不受，是其有

美死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諡為康，不亦宜乎？展禽柳下

惠也。論語柳下惠為士師，鄭玄曰：柳下惠，魯大夫也。展禽，食采柳下，諡曰惠。其在先生，同塵往世，見上文。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康黔婁也，柳下惠也。

宋孝武宣貴妃誄 并序沈約宋書曰：孝武殷淑儀薨，追諡為貴妃。班固曰：宣謝莊為誄。

謝希逸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龍鄉輟曉。律谷，秦谷也。吹律以授之，故曰律谷。劉向別錄曰：鄉衍在燕有谷寒。

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之。至生黍稷，留風俗傳曰：允吾縣者，宋陳地，故梁國寧陵，種龍鄉也。出鳴雞。照車去魏，聯城辭趙。史記曰：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不

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又曰：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王聞之，使趙王齎曰：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恐使相如奉璧，西入秦，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曰：不損連城之價。皇帝痛掖殿之既

闕，悼泉途之已宮。澤蒼曰：閔，猶也。風俗通曰：梓宮者，在時所居，緣生事亡因為名也。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嗚呼

以德字領起

敘初生以及入宮

先敘生時中言既沒後敘往非雞其措詞之秀顯耳贊其德美

哀哉！上林賦曰步櫳周流長途中宿而都賦曰後宮則有蘭林蕙草楚辭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桓子新論曰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 天寵方降，王姬下姻，沈約宋書曰淑儀生第二

毛詩序曰王姬亦下嫁於諸侯 肅雍揆景，陟岵爰臻。肅雍王姬將降之車而又貴妃遺賢毛詩曰易不

傷，家凝竇庇之怨。穆天子傳曰天子為盛姬諱曰哀淑人潘岳秦氏從姊諱曰家失慈覆世表母儀鄭玄禮記注曰庇覆也庇或為妣非也 敢撰德於旂旒，庶圖芳於

鍾萬。周易曰雜物與德揚雄元后諱曰若德太常注諸旒旒曹植下太后諱曰敬揚厚德表之旒旒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讎之役秦來

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公從之 其辭曰：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

玄丘烟，燼瑤臺降芬。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娵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羽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得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

高唐漈雨，巫山鬱雲。高唐賦曰昔先王游於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且為朝雲暮為行雨 誕發蘭儀，光啓玉度。揚修荀爽述

明題發初齡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 望月方娥，瞻星比婺。北宮有婺女星占曰婺女為既嫁之女也 毓德素里，

棲景宸軒。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劉梁季南碑曰栖霞曜於衡門 處麗締綌，出懋蘋蘩。毛詩曰冀之單兮施于中谷是刈是穫為締為綌又

修詩質道，稱圖照言。廣雅曰質美也世本曰史皇作圖宋忠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 翼訓姒幄，贊軌堯門。列女傳曰塗山氏之女夏

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史記曰禹姒為姓漢書曰孝武鉤弋趙婕妤昭帝母也姪身十四月乃生上曰昔聞姒生今鉤弋亦然乃命所生門曰義母門 綢繆史館，容與經闈。史三史經 陳風

緝藻，臨象分微。風國風象易象 游藝殫數，撫律窮機。藝六藝 躊躇冬愛，怛悵秋暉。楚辭曰雲淹留而躊躇左傳氏曰鄭舒問

於賈季曰趙襄趙盾執質對曰趙襄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杜預曰冬日可愛夏日可畏楚辭曰心悵悵以永思展如之華，實邦之媛。毛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敬勤顯陽，肅恭

崇憲。沈約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武皇帝即位奉榮維約，承慈以遜，逮下延和，臨朋違怨，祚靈集

祉，慶藹迎祥。毛詩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鄭玄禮記注曰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城女簡狄吞而生皇胤璿式，帝女

金相。見上文左氏傳所祖之詩云式如玉式如金玉。毛詩曰淑儀生始平王子，其相毛嬙曰相帝女也。聯跗齊穎，接萼均芳，

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躡韓鄭。玄以蕃以牧，燭代輝梁。漢書曰文帝立武視朔書氣，觀臺告禋。左氏傳

視朔登殿，望以望而書禮也。周禮曰既禋，等入頌肩利，六祈輟滲。周禮曰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視吉凶。鄭玄

造三日，宿四日，崇五日，攻六日，說滲謂滲澀，寤寤社福也。二衡總滅容，翬翟毀枉。包咸論語注曰衡，軻也。周禮曰王后之五路

總皆有容，蓋鄭司農曰，袍者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軻車也。周禮曰司服，王后之六服，禕

服，輸狄闕狄，鞞衣，展衣，緣衣，鄭玄曰狄當為翟，翟名也。禕衣，書翟者也。說文曰衽，衣袷也。掩綵瑤光，收華紫禁，鳴

呼哀哉！宋孝武傷宣貴妃，擬漢武李夫人賦曰闕瑤光之密陸宮虛梁之餘陰，又袁伯文美人賦曰居瑤光帷軒夕改，軒

輅晨遷。劉熙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蓋蓋，貴妃之所處也。王者之官以象紫微，故謂宮中者紫禁。離宮天邃，別殿雲懸。西都賦曰徇

衣虛襲，組帳空煙。蘇婦賦曰瞻窈窕之披披，鄭玄禮記注曰襲，重巾見餘軸，匣有遺絃，嗚呼哀哉！巾

移氣朔兮變羅紈，白露凝兮歲將闌。周禮曰庭樹驚兮中帷響，金釭燿兮玉座

寒。又侯湛有金釭燿，燿不明也。易是類謀曰假威出座玉床。純孝擗其俱毀，共氣摧其同藥。純孝共氣，謂臯子也。左氏傳曰君子曰顯考，叔

注曰毀，瘠麻瘦孝子有之。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血氣而異異。毛詩曰庶見采芣兮，棘人樂兮。

仰昊天之日莫報，怨凱風之徒攀。毛詩曰凱報

既逝之後
哀情宛轉

一每以哀哉
控節作頓
復動人姿亦

在途

斷葬之後

全於寫狀
中見如許
悲涼德字
一點便是
筆法甚好
以隸字結

樞毛詩曰凱茫茫味與善寂寥餘慶見上文周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喪過乎哀棘實滅性喪過見上文

世覆冲華國虛淵令嗚呼哀哉委秀四言詩曰坤德尚題湊既肅龜筮既辰漢書曰題

階撤兩奠庭引雙轎儀禮曰歸引撤奠乃祖鄭玄曰屬著也引所以維慕維愛漢書曰

子日身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六年淑儀薨又曰大明六年子雲薨慟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旻漢書曰

照殊策而去城闔嗚呼哀哉鄭玄禮記注曰徹旌旗也又曰旌葬乘車所建

經建春而右轉循闔闔而逕渡河南郡境界

旌委鬱於飛飛龍透遲於步步毛詩曰周鏘楚挽於槐

風喝邊簫於松霧錯鳴聲也楚辛楚也廣雅曰涉姑絲而環迴望樂池而顧慕嗚呼哀哉天

子傳曰天子西征至玄池之上乃奏樂三日而移是日樂也盛短亡天子乃殯

漢書曰載蛋光尸以輓轎車如淳曰輓轎車形廣大有羽飾甘泉賦曰乃登夫鳳風然羽飾則鳳風也杜延年奏曰載蛋光極以轎車以輓

車為伴也臣瓚曰秦始皇崩祕其喪載以輓轎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輓車類也然輓車吉儀奏說是也相譚新論曰乘輿風風蓋飾

山庭寢日隧路抽陰黃圖曰陵家為山鄭玄重扇闕兮燈已黯中泉

寂兮此夜深哀永逝曰戶闔兮燈銷神躬于壤末散靈魄於天濤許慎淮南子響乘氣兮蘭馭

風德有遠兮聲無窮言慕問乘四氣而歸窮嗚呼哀哉

安仁篤於
所亡之情
所以言與
悼亡詩
之哀詞也

哀

哀永逝文

潘安仁

啓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啓夕將啓殯之前夕也。儀禮曰既夕，吳語啓期，皆子微，魯亦謂之。俄龍轡兮門側，

嗟俟時兮將升。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軸，車軸也。天子遣之以龍，說文曰：輅，輿也。輅，姪兮悼惶，慈姑兮垂矜。爾雅曰：婦，婦也。夫之母曰姑。聞鳴雞

兮戒朝，咸驚號兮撫膺。歐琳武事賦曰：啓明戒旦，長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尠，彼

遙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毛詩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此詩也。詩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陵于望之。

天兮不反，天地之道，運無終極，今云終天不反，長逝之辭。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輶。祖及輶車，並已見上文。儀禮曰：管，餼燎于門內之右。鄭玄曰：爲

爲明徹房帷兮席庭筵，舉酌觴兮告永遷。禮記曰：士，殯帷之儀。禮曰：商，祝御柩，乃祖布席，乃奠。禮記曰：庭，說文曰：爵，儼祭也。字林曰：以酒沃地曰爵。懷切

兮增歎，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條忽兮若髣髴。徒髣髴兮在慮，靡耳目

兮一遇。停駕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輦兮初邁，馬迴

首兮旋旆。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班婕妤自傷賦曰：廣室陰兮帷暗，房櫺虛兮風泠泠。楚辭曰：靈輿兮承宇。鳥俛翼兮忘林，

魚仰沫兮失瀨。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兮未夷。毛詩傳曰：夷，

也。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

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嗟

潛隧兮既敞，將送形兮長往。上見委蘭房兮繁華，襲窮泉兮朽壤。賈逵國語注曰：襲，運也。中慕叫

兮擗標，之子降兮宅兆。擗標，已見上文。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撫靈柩兮訣幽房，棺冥冥兮挺窆窆。杜預注：氏，傳注

曰：親身之棺，辟類曰：塋墓，隱也。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司馬彪續漢書張奐遺令曰：地底冥冥，長者曉期。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

哀無終。左氏傳曰：不反哭于隧，故不曰葬。杜預注曰：自墓反處于正寢所，謂反哭于隧也。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寢，儀禮曰：遂適殯宮。是乎非乎！何皇趣一遇兮目中？漢書

曰：孝武李夫人卒，悲感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嫋嫋，其來遲遲。玄毛詩箋曰：皇之言雖也。又曰：唯往也。東觀漢記：世祖曰：廢在香目中。既遇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既顧

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周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重曰：「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渠懷之其

幾何？庶無愧兮莊子。」莊子曰：莊子死，惠子用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鼓

盆而歌，不己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而能無慨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

沈約宋書曰：文帝袁皇后，諱齊鳩，陳郡人。右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適太祖生太子劼，上待后禮甚篤，及崩，子顯陽殿詔前永嘉太守顏延年為哀策文。

顏延年

而顯乎大明
乘進而上行
率禮蹈和
稱詩納順
南都賦曰率禮無違論語曰禮之用和為貴史記曰陸賈時稱詩書毛詩曰予以采蘋又為
戒禮記曰婦順者順於舅姑
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也
爰自待年
金聲玉振
左氏傳曰叔姬歸于紀杜預曰至是歸者待年於父
母國也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

素章增綯
毛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論語曰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象服是加
言觀維則
毛詩曰象服

觀其族又曰
柔嘉維則
俾我王風
始基嬪德
毛詩曰覆俾我修尚書曰
惠問川流
芳猷淵塞
蔡邕袁公夫人碑曰儀方

氏任只其
心塞淵
方江泳漢
載謠南國
毛詩序曰文王之道被于南國江漢之城無思犯禮毛詩曰
伊昔不造
鴻化

中微
謂少帝之時陸機詩曰伊昔有皇毛詩曰閔予小子遭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毛萇曰方滂也

位也尚書考靈耀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尚書為此
釋位公宮
登隴紫闈
左氏傳子朝曰諸侯釋位以闈王室禮記曰

平蕪閏八月自蠶柔
欽若皇姑
允迪前微
尚書曰欽若昊天爾雅曰婦稱
孝達寧親
敬行宗祀
毛詩曰歸寧

父母在則有時歸寧毛詩序曰
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進思才淑
傍綜圖史
毛詩序曰開雅樂得淑女思進賢才王肅周易曰綜一

詠
動容成紀
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成紀見下注
壺政穆宣
房樂韶理
爾雅曰宮中卷謂之壺禮記曰古

治方言曰穆信也儀禮曰有房中之樂鄭玄曰絃歌周南召南之詩房中者后夫
人讓諷以事君子禮記曰詔繼也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也

綱周易曰坤順也漢書曰軒
轅黃龍體前大星女象也
德之所屆
惟深必測
尚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下爾太子

側
言后道得宜即地安靜而月合度也漢書李尋曰月者衆陰之長妃后之象春秋感精符曰月者陰之精地之理也國語曰幽王二年
三川皆震毛詩曰百川沸騰山冢舉崩尚書五行傳曰晦日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麗鄭玄曰朏滄條達也條達

行貌側匿猶
趨行連統
有來斯雍，無思不極。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無思不謂道輔仁，司化莫晰。之逝切牽秀四

仁坤德尚冲思玄賦曰死生錯而不齊雖司命其不斯說文曰昭晰明也象物方臻，眊禋禱告。零細切周禮曰凡樂六變而致象物鄭玄曰象物有象在天所陰陽謂四靈也非德之和則不至也周禮曰眊禱

玄曰霧氣相凝漸成祥也漢書曰氣相傷謂之診陸菴不和意也太和既融，收華委世。太和謂太平也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并下太和秦世傳禱曰皇道惟融帝猷不顯廣雅曰融期也委世并

世蘭殿長陰，椒塗弛衛，嗚呼哀哉！漢武故事曰帝以七月七日旦生於鸞閣殿漢書戒涼在肆，二杪

秋即夢，夕國語單襄公曰火見而清風戒寒賈逵曰戒人為寒備也儀禮曰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說文曰瘞也楚辭曰說杪也霜夜流唱，曉月升魄。流唱強歌也升魄祖載也禮記子曰魄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八神警引，五輅遷迹，甘泉賦曰八神

也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沈約宋書曰哀策既奏上自益此八字以致其灑零玉墀，雨洒丹掖，劉勰陰玄根賦曰致垂棘以為

中車掌王后之五輅嗷嗷儲嗣，哀哀列辟。嗷嗷曰見上文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灑零玉墀，雨洒丹掖，劉勰陰玄根賦曰致垂棘以為

園楚辭曰出國門而登園廣雅曰首向也漢書曰後從吏二千石之家於諸陵非獨為奉山園僕人按節，服馬顧轅。楚辭曰僕人慌悴散者流兮子虛賦曰按節未

馬顧轅鳴五步一彷彿遙酸紫蓋，眇泣素軒。傳玄乘輿馬賦曰紫蓋澤滅綵清都，夷體壽原。楚辭曰造旬始觀清都漢

帝作壽陵起漢書音義曰天子未死呼壽原邑野淪藹，戎夏悲謹。京邑朝野論其明盛戎狄華夏悲以讖譴廣來芳可述，往駕弗

援，嗚呼哀哉！

齊敬皇后哀策文
蕭子顯齊書明帝敬劉皇后諱惠端彭城人也光祿大夫道弘女太祖高皇帝為高宗納之武帝永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高宗即位追尊為敬皇后高宗崩改葬附于興安陵高宗

即明帝也

謝玄暉

惟永泰元年，齊子顯齊書明帝改年為永泰其年七月帝崩東昏即位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啓自先塋，將耐于某

陵。風俗通曰梓宮者隨天子欲以梓器宮者存時所居終生事亡因以爲名凡人呼棺亦爲宮也說文曰塋墓也禮記孔子曰魯人之附也舍之鄭玄曰附謂合葬也其日至尊親奉奠某皇帝，至尊

東昏侯寶卷鄭玄周禮注曰奠也奠奠明帝崩未諡故曰某乃使兼太尉某設祖于行宮，禮也。司馬彪續漢書太尉公一人凡大親則告諡南郊祖已見上文翠亦舒阜

玄堂啓扉，張協賦曰翠幕連張衛呂司徒誅曰去此雲寓歸于幽堂玄室冥冥修夜爾長俎徹三獻，筵卷六衣。周禮曰送人大喪使帥其闕以兵車之役備鄭

闕狄鞠衣，周禮曰送人大喪使帥其闕以兵車之役備鄭哀子嗣皇帝懷蜃衛而延首想，鸞輅而撫心。周禮曰送人大喪使帥其闕以兵車之役備鄭

因取名焉阮湧正賦賦曰行延首以極視周禮曰安車雕面鷲總列子曰師遠乃極心高蹈痛椒塗之先廊，哀長信之莫臨。椒塗已見上文應劭漢官儀曰帝

也。右史記事于寶晉紀魏帝詔曰三后咸用光敷聖德毛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身隔兩赴，時無二展。爾雅曰赴至也禮記頤淵謂于路曰反旋詔左言，光敷聖善。鄭玄禮記注曰旋使也漢書曰左史記言

其辭曰

帝唐遠胄，御龍遙緒。班固漢書贊曰范宣子曰祖自虞已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在秦作劉，在漢開楚。班固漢書贊曰

魯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爲劉氏漢書曰遼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爲楚王沈約宋書曰高祖楚元王交之後也

肇惟淑聖，克柔克令。克柔已見上文毛詩曰令妻壽母清漢表靈，

曾沙膺慶。韓詩曰漢有遊女薛君曰遊女謂漢神靈謝連登江中孤嶼詩曰表靈物莫實漢書元后傳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磧崩地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與天下俯慶已見上文爰定厥祥，徽音允穆。毛詩曰文定厥祥又曰太妃嗣徽音則百斯男光華沼沚，榮曜中谷。毛詩序曰采

敬始紘紼，教先種睦。禮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出種睦之種而獻於王。

睿問川流，神襟蘭郁。川流已見上文揚雄書。日賢女馨芬於蘭也。

先德韜光，君道方被。先德謂明帝也。韜光謂封西昌侯之時也。廣雅曰韜藏也。吳志賀劭上疏曰陸

厚下曰仁，藏往伊智。求賢審官內有進賢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寶晉紀論曰仁以厚下安宅千

十亂斯俟，四教罔忒。論語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

思媚諸姑，貽我嬪則。毛詩曰思媚周姜又曰問我諸姑又曰貽我來李孔

化自公宮，遠被南國。公宮南國並。軒曜懷光，素舒佇德。光德皆爾后也。言軒曜思大明以增耀素舒佇聖德而分彩也。淮南子

望舒肝御也。閔予不祐，慈訓早違。毛詩曰閔予小子周易曰天命不祐晉中興書曰靈祖太妃

方年冲藐，懷袖靡依。向書曰肆子冲人弗及知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猶。荀氏魏顯宗詔曰朕少遭閔凶慈訓無稟旗推曰違背也。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哉！楚辭曰靈將濫兮壽宮王逸曰壽宮。伏神之處也。毛詩曰清廟祀文王也。

帝遷明命，民神胥悅。周易曰乾為君為父。禮記曰后洽陰德也。

空悲故劍，徒嗟金穴。漢書曰宣帝許皇后元帝母也。字平君。曾孫立為帝。君為婕妤。是時公卿議更立皇后。亦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曰立許婕妤為皇后。范曄後漢書曰光武郭皇后弟况為大鴻臚。數嘗賜金錢京師。說况家為金穴。

璋瓚瓚奚獻，禕褱罔設，嗚呼哀哉！禮記曰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君執圭。瓚瓚。璋瓚。亞。禕。褱。文曰大宗。亞。禕。褱。夫人有故。攝焉。瓚瓚。瓚瓚。夫人所執。又周禮注曰裸謂以圭瓚酌。瓚瓚。始獻尸也。后於是。是以瓚瓚酌。亞。禕。褱。

上見馮相告禮，宸居長往，謂明帝崩也周禮曰馮相氏中士鄭玄曰馮乘也相視也東京賦曰馮相親禮典引曰宸居其城秦舊曰如北辰居其所也 貽厥遠圖，末命

是獎。謂願命命祜也毛詩曰貽厥孫謀左氏傳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尚書曰道揚末命方音曰秦晉之間相勸曰獎 懷豐沛之綢繆兮，背神京之弘敞，豐沛喻帝鄉也漢書曰高祖沛豐沛通曰秦政并吞六國苞宇街之弘敞

陋蒼梧之不從兮，遵鮒隅以同壤，嗚呼哀哉！禮記曰舜葬蒼梧也風俗通曰秦政并吞六國苞宇街之弘敞

望承明而不入兮，度清洛而南遊。陸機洛陽賦曰承明門後宮出繼池池綽之閉鮒隅之山帝顛頊與九嶷葬焉 陳象設於園寢兮，映輿鏡於松楸，楚辭曰象設君室靜兩安漢書曰自高祖下至宣帝各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祭焉獨斯曰金鏡者馬冠也如玉華形在馬寢前

於通軌兮，接龍帷於造舟，禮記曰飾棺君池鄭玄曰懸池於荒之爪端者今承露然又禮記曰飾棺君龍帷振容翽荒鄭玄曰荒蒙也在傍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毛詩曰造舟為梁 迴塘

寂其已暮兮，東川澹而不流，嗚呼哀哉！南都賦曰分背迴塘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譏文曰澹水捨也 籍闕宮之遠烈兮，聞纘

女之遐慶，毛詩閔宮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同是生后稷降之百福又曰穉女維辛長子維行 始協德於蘋蘩兮，終配祗而表命。晉中興書策明穆皇后曰正位

閔房以著協德之義辨亡論曰趙遵以饒祥協德采蘋采蘩已見上文漢書曰天地合祭先祖配地命爵號也

慕方纏於賜衣兮，哀日隆於撫鏡，東觀漢記上賜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

思寒泉之罔極兮，託彤管於遺詠，嗚呼哀哉！毛詩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天罔極毛詩曰靜女其孌詒我彤管毛

哀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

碑文

以傳風文
以揚人揚
以別其類
以文別其
以功別其
以義別其
以禮別其
以智別其
以勇別其
以力別其
以氣別其
以志別其
以節別其
以行別其
以言別其
以事別其
以名別其
以實別其
以德別其
以業別其
以功別其
以義別其
以禮別其
以智別其
以勇別其
以力別其
以氣別其
以志別其
以節別其
以行別其
以言別其
以事別其
以名別其
以實別其
以德別其
以業別其

郭有道碑文并序

蔡伯喈 范曄後漢書曰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辟橋玄府稍遷至郟中後董卓辟邕還尙書及卓被誅王允收邕付廷尉遂死獄中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漢書太原郡有界休縣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

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韓宮之奇諫曰韓亡虞必從之公曰晉晉宗也豈嘗我哉對曰韓叔士季之穆為文王癸士將欲是誠何愛於虞毛詩曰我求懿德國語晉臣曰文王即位而咨于二德意昭曰咨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左氏傳師服曰天子篡國又衆仲曰天子墨德因生以賜姓詐之土而命之氏公羊傳晉獻公謂奇息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何高誘

戰國策注曰郭古文鏡字也。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

大，浩浩焉，汪汪焉，與乎不可測已。黃石公詔序曰張真成若源泉深不可測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孔叢子曰魯昌言曰直道正辭貞亮之節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周易曰貞固足以幹事韓詩外傳曰嚴於隱括之中隱括然後直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括猶量也昔顏疇曰矯正也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六經五經及樂經也圖河圖也緯六經及孝經皆有緯也周流華夏，隨集帝

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論語子貢曰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于時纓綏之徒，紳佩之士，禮記曰子事父母冠綏纓鄭玄曰纓總飾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紳大帶也禮記曰凡帶必有佩玉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揚雄擬靈賦曰支附葉從表立景隨班子曰大人之

學，禮記曰子事父母冠纓纓鄭玄曰纓總飾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紳大帶也禮記曰凡帶必有佩玉。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揚雄擬靈賦曰支附葉從表立景隨班子曰大人之

衡門，收朋勤誨。毛萇詩傳曰衡門橫木為門言撓陋也論語子曰詩人不倦何有於我哉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周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州郡聞德

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東海管子曰介蟲之精者曰龜鱉蟲之精者曰龍爾乃潛隱

衡門，收朋勤誨。毛萇詩傳曰衡門橫木為門言撓陋也論語子曰詩人不倦何有於我哉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周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州郡聞德

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東海管子曰介蟲之精者曰龜鱉蟲之精者曰龍爾乃潛隱

虛已備禮，莫之能致。漢李尋傳曰王根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病辟

召將蹈鴻涯之遐迹，紹巢許之絕軌。西京賦曰洪涯立而指歸神仙傳曰衛叔卿與數人博其于度曰向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洪涯先生皇甫謐達士傳曰某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之讓

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也。位子許由也由以昔巢父焉巢父遺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李陵書曰策稟命不融，享年四

十有二。毛長詩傳曰長也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范曄後漢書曰建寧皇帝年號也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

哀悼，靡所實念。毛詩曰終其永懷毛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左氏傳穆叔曰太上

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毛詩曰高山仰今其如何而闕斯

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毛詩曰高山仰俾芳烈奮于百世，令問顯於無窮。典引曰扇遺

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潛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與起毛詩曰顯顯令問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言其明德而通於純懿淑靈，受之自天。毛詩曰有崇壯幽浚，如山

如淵。家語齊大夫于輿適魯見孔子曰乃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左氏傳曰晉謀元帥趙衰曰卻釅可臣也匪惟

披華，乃尋厥根。法言或曰亦有疾乎曰宮牆重仞，允得其門。論語子貢謂叔孫武叔曰夫子之牆數仞不得

或寡矣。懿乎其純，確乎其操。周易曰龍德而隱者也洋洋搢紳，言觀其高。音告封禪書曰因維棲遲

泌丘，善誘能教。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赫赫三事，幾行其招。毛詩曰三事大夫莫委辭

只用如此
大雅絕倫
若將行事
一寫出
便是小家
數

說到立碑
意

重拈德字

銘詞亦以
淡遠見長
有文如其
人之妙

以勒銘結

語意簡括
此亦左氏
文法

與有遊時
是功一可
華取從為
見卻神幾
鄉寫不可
何里可若
傳世爾欲
耶妄論敗俗

以存榮沒
哀為兩高
文法筆高
每在諸老
旁題處見
身分不寫
入類本不

召貢，保此清妙，言有召貢者委棄而辭之范曄後漢書曰司徒黃 降年不永，民斯悲悼！尙書祖己曰降
勒茲銘，攜其光耀，禮辟奉太常趙典舉奏有違並不應召或為台 嗟爾來世，是則是效。尙書曰予恐來世班固刑法 爰

陳太丘碑文 并序

蔡伯喈

先生諱實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初二年改許縣為許昌縣蔡邕之侍惟有許縣或云許昌非也 含元精

之利，應期運之數。易通卦驗曰大皇之先與璣含元精論衡曰天稟元氣人受元精孟子謂充虞曰五 兼資九德，摠

修百行。尙書皋陶曰都亦有九德萬曰何辜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恩而恭亂而敬擾 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

善誘善導，仁而愛人。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又曰文質彬彬然後 使夫少長咸安懷之。論語曰老者

之其為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 不徼許以干時，不遷貳以臨

下。論語子貢曰惡微以為智者惡許以為直者又哀公問弟 四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

軍，宰聞喜半歲，太丘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論語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 政以禮成，

化行有誦。左氏傳晉郤至謂子反曰政以 會遭黨事，禁固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周易曰樂天

聖人之德也。毛詩曰我不敵我友自逸。交不諂上，愛不瀆下。周易曰君子上交 見機而作，不俟終日。

一守領住
此一大段
敘後事

於沒後詳
寫正於虛
處著神一
銘以簡潔
取致此變
法之變化

孫評文選 卷五

周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

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

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車傳曰孫左氏傳曰晉韓

獻子皆老杜預曰

四門備禮閑心靜居

尚書曰賈子四門四門穆穆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

告老致仕者也

便入踐常伯超補三事

范曄後漢書大將軍何進司徒袁瓌遣人敦賀欲特

授以不次之位實謝使者

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官

道德可常尊也

紆佩金紫光國垂勳

漢書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皆金印紫綬先生曰「絕

黃帝侍中周時號曰常伯秦始復故三事已見上文

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

列子林穎曰晉老無妻子死期將至弘農楊公東海陳公

陳耽每拜公廂拜察畢賀賜等

每在衰職羣寮賀之

裴職謂三公也周禮三公自衰冕而下皆舉手曰「穎川陳君絕世

常歎賢大位未登愧於先之也

慚於臧文竊位之負

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歎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故時人高其德重乎

公相之位也

一年八十有三

范曄後漢書中平三年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

留葬所卒

孔安國尚書傳曰臨終之命曰顧命時服素棺槨財周糶喪事惟約用過乎儉

周易曰用過乎儉羣公百

寮莫不咨嗟巖藪知名失聲揮涕

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家語曰公文文伯卒歎

大將軍弔祠錫以

嘉謚何進遣使弔祭

曰徵士陳君稟嶽瀆之精苞靈曜之純

孝經授神契曰五嶽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

人也何進遣使弔祭

天不憖遺老俾屏我王

左氏傳丘丘卒公諱之曰昊天不弔梁崩哲萎于時靡憲

歌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

搢紳儒林論德謀跡諡曰文範先生

漢書有儒林傳傳曰「郁郁乎文

哉！文也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斂。」尚書箕子謂武王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斂。文為德表，範為士則，存

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遭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

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廣雅曰：命名也。李陸書曰：信命世之才。含光醇德，為士作程。孔安國尚書傳曰：醇粹也。毛萇詩傳曰：程法也。資始既

正，守終又令，周易曰：萬物資始，史記祭公謀父曰：犬戎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遣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

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獻帝拜為司空。又曰：韓融字元長，獻帝初官至太僕。總

麻設位，哀以送之，喪服傳曰：總麻十五升，布鄭文曰：謂之總者，總細如絲也。晉思孝經曰：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尹种府君

臨郡，謝承後漢書曰：劉翽，潁川人。河南尹种拂嘗來臨郡，翽為主簿，迎之到官，深敬待之。然种府君即拂也。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為遠近鮮能及之。重

用部大掾，以時成銘，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已。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不朽已見上文。乃作銘曰：

峨峨崇嶽，吐符降神，上林賦曰：南山峨峨。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

集于棘，毛詩國風文喙：仕於亂時也。命不可贖，哀何有極？毛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爰

將哀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微言已見上文。幽通賦曰：將也。絕而

楮淵碑文 井序

技文相
當昨此
實以詞
然其辭
浮故弊
有餘而
力少也

孫評文選 卷五

王仲寶 齊子顯齊書曰王儉字仲寶琅琊人幼專心篤學手不釋卷為中書監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

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所以子產云亡宣尼泣其遺愛。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毛詩曰人之云亡隨武既沒趙文

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矣。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鳴處父乎

也郭林宗碑曰先生既沒總志太祖曰孤到此州嘉其餘風也。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

命氏。史記曰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武王崩成王幼武庚作亂成王命微子開代殷國於宋微子以故而仁

爰逮兩漢儒雅繼及。漢書曰褚大通五經為博士謝承後漢書曰褚魏晉以降奔世重暉乃祖太

傅元穆公。魏代褚氏未聞晉中興書曰褚哀字德合當時行比州壤。魏書曰陳賈德冠當

以毀譽形言。王命論曰淵然深識毛詩曰於小子未知臧否論語曰吾之於人亮采王室每懷冲虛之道

可謂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自茲厥後無替前

規建官惟賢軒冕相襲。尚書曰建官惟賢管子曰先王制軒冕足以著公稟川嶽之靈暉含珪璋而

挺隴。川嶽之經已見上文禮記曰和順內凝英華外發。禮記曰和順積神茂初學業隆弱冠。弱冠已

是以仁經義緯敦穆於閭庭。張叶白鳩頌曰經仁緯義王隱晉書曰范勝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寓。聲金

玉振已見上文鄭玄禮記注曰孝敬淳深，率由斯至。毛詩序曰成孝敬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山濤淳深慎尚書曰率由典常盡歡朝夕，人無閒

言。禮記孔子曰瓊飲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論語子曰孝哉閔子齊人不問於其父母兄弟之言逍遙乎文雅之園，翱翔乎禮樂之場。劇秦美新曰逍遙乎禮樂之園翱翔乎禮

樂之場。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恆喜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山濤莫見其際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音徽即徽音也毛詩曰大如嗣徽音韻宇弘深，喜愠莫見其際，

可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范曄後漢書曰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宏不宿而退在從黃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洋若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心明通亮，用人言必由於己。王命論曰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用己汪汪焉，洋洋焉，

袁陽源才氣高奇，綜覈精裁。沈約宋書曰袁淑字陽源少有風氣遷尚書吏部郎咸泰緒晉書曰呂安才氣高奇又曰荀顯綜覈名實風俗澄一范曄後漢書左朱零曰范滂精裁猶以利刃斷腐朽宋

文帝端明臨朝，鑒賞無昧。魏都子曰所謂明者靡不在君也君也者端神明者也袁既延譽與遐邇，文亦

定婚於皇家。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而天居選尚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蕭子顯齊書曰淵少有世譽復尚公主漢結叔

高，晉姻武子，方斯蔑如也。三輔決疑曰平陵竇叔高以經術稱學虞曰叔高名玄以明經為郡上討東朝會數百人叔迎妻與決未發而詔叔高就第成婚王隱晉書曰王武子少知名不俊才尚武帝姊常山公主毛萇詩傳曰蔑無也釋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

世，范曄曰滄浪之水滂可以濯我纓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循家龍冠冕當世升降兩宮，實惟時寶。陸機謝內史表曰宜成兩宮尚書曰所寶惟賢具瞻之範，既著，台

衡之望斯集。毛詩曰赫赫師尹具瞻春秋漢舍季曰三公在出參太宰軍事，入為太子洗馬，俄遷

祕書丞，贊道槐庭，司文天閣。周禮曰面三槐三公位焉晉令曰祕書郎掌三閣經傳三輔故事曰天祿閣在大殿北以藏祕書光昭諸侯，風流籍甚。

韓詩外傳曰為人君者則願以為臣名昭諸侯天下願為賢臣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宅心事外言風流者稱王樂為漢書曰陸賈遊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

以父憂去職蕭子顯齊書曰淵父湛之驍騎將軍 喪過

平哀，幾將毀滅。周易曰喪過乎哀 孝經曰毀不滅性

有識留感，行路傷情。

桓譚新論雅門周賦孟嘗君曰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論衡曰行路之人皆能論之家語曰子

游見行路之人 云魯司錄火

服闋除中書侍郎

鄭玄禮記曰闋終也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恪居官次，智

効惟穆。

左氏傳曰閔子騫曰敬恭朝夕 恪居官次班子曰智効一官

寵時新安王寵冠列蕃，越敷邦教，毗佐之選，妙盡國華。

沈約宋書曰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孝武帝第八子也初封新安王母殷叔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為上所盼遇者莫不入于鸞府國子鸞兼司徒進蓋撫軍將軍尚書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國語季文子曰吾以德榮為國華章昭曰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之光華也

出為司徒右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執銓以平。

章昭漢書注曰銓稱鍾鑿類曰銓所以稱物 韋起居注曰太康四年詔曰選曹銓管人材 御煩以簡

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復存於茲。

臧榮緒晉書曰裴楷字叔則河東人也為尚書郎吏部郎闕太祖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是以楷為吏部郎 泰始之

初入為侍中，裴子野宋略曰壽安之前刃少帝延湘東王升御坐立為明帝又曰明皇帝年號泰始

曾不移朔，遷吏部尚書。是時天步初夷，王

途尚阻，

天步初夷謂弒少帝也裴子野宋略曰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助作亂蕭子顯齊書曰建安王休仁南討賊屯鶴尾州遣淵謚軍護將帥以下勳階毛詩曰天步艱難蔡邕劉寬碑曰統艾三軍以清王塗答寶威曰王途禁殺周失其取 元戎

啓行，衣冠未緝。

元戎啓行謂建安出征也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衣冠謂朝士也 內贊謀謨，外康流品，東

漢詔世祖策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議唯懼李重

制勝既遠，涇渭斯明。

孫子兵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 賞

不失勞，舉無失德，

左氏傳隨武子曰楚君 續簡帝心，聲敷物聽。

崔駰戎賦曰假皇天平簡帝心尚 事寧，

領太子右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之功，膺庸祇之秩，帷幄已見上文尚書王曰惟乃文考馬廐

祗威威顯長孔安國曰用可用敬可敬封零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漢書有豫章郡零都縣既秉辭梁之分又懷寢丘之

志國語曰惠王以梁子魯陽文子辭曰梁廢而在遠懼子孫之有貳者繼臣而得全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臣之祀也乃與魯陽文子梁楚北境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列子孫曰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返封我矣吾不

受也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之聞有賤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之至今不失所受田邑不盈百井問曰為人機之可長者惟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辭而不受請廢丘與之至今不失

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漢書曰井方一里久之重為侍中領右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甫之庸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又史盡諫趙簡

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後賞善為可而善否獻能而進賢毛詩曰哀職有聞惟仲山甫補之緝熙王旅兼方叔之望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又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又曰方叔莅止其車三千丹陽

京輔遠近攸則漢書曰右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又百官表有京輔都尉毛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鄭玄曰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効乃四方之中正也吳興

襟帶實惟股肱李尤有函谷關銘曰襟帶咽喉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召布曰河東吾股肱都故時召君耳頻作二守並加蟬冕蕭子顯齊書曰尋遷徵騎常侍丹陽九出為吳興太

守常侍如故蔡邕獨斷曰政以禮成民是以息左氏傳卻至之明皇不豫儲后幼沖沈約宋書曰太宗明帝中常侍加貂附纒貽厥之寄允屬時望毛詩曰貽厥孫徵為吏

帝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泰始七年立為皇太子太宗崩太子即位尚書曰武王有疾弗豫謝承後漢書曰孝惠帝崩皇太子即位主上幼沖

部尚書領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流平衡外寬內直賈子曰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流平衡韓詩外傳曰

外寬內直遜伯玉之行也弘二八之高謨宣由庚而垂詠二八八元八愷也毛詩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太宗卽世遺命以公為散

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事居忠貞允亮太宗明帝左傳荀息謂管獻公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秉國之

均四方是維毛詩小雅文也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左氏傳曰隨武子曰舊放為太宰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公之登太

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為美談。孔融張儉曰惜乎不登大階以尹天下致亦猶孟軻致欣於樂正，羊

職悅賞於士伯者也。孟軻曰管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喜而不寐公孫丑曰奚喜曰其為人也好善劉熙曰樂正姓也

所生母憂謝職，毀疾之重，因心則至。蕭子顯齊書曰淵造庶母郭氏喪葬畢起為中軍將軍，本官如故。毛詩曰：因心則友。朝議以有為為之，

魯侯垂式。禮記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舍革之事無違也。禮記孔子曰：吾聞存公忘私，方進明準。漢書曰：聖方

已弘化。沈約宋書曰：褚淵以母憂去職，詔攝本任，爾雅曰：敦勉也。晉廉幽憤詩曰屬值三季在辰，戚蕃內侮。

桂陽失圖，窺窬神器。沈約宋書曰：桂陽王休範文帝子也，封為桂陽王。後為江

鼓棹則滄波振蕩，建旗則日月蔽虧。遊關吳都賦曰：鼓棹行

出江派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曹植任城王誄曰

控弦於宗稷，流鋒鏃於象魏。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宗社也。蔡邕獨斷曰：天子立宗社曰

英宰臨戎，元渠時殄。英宰謂齊王也。元渠謂休範也。晉中興書：魏

而餘黨實繁，宮廟憂逼。餘黨謂社

乃揔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魏力盡規，克寧禍亂。國語曰：魏力一心，實達曰

鼓力盡規，克寧禍亂。國語曰：魏力一心，實達曰

鼓力盡規，克寧禍亂。國語曰：魏力一心，實達曰

鼓力盡規，克寧禍亂。國語曰：魏力一心，實達曰

鼓力盡規，克寧禍亂。國語曰：魏力一心，實達曰

文 康國祚於綴旒，拯王維於已墜。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發猶總也。何休曰：旒，旗旒也。誠由太祖之威風，抑亦仁公之

翼佐。太祖齊王也。可謂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左氏傳曰：楚子救鄭軍，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杜預曰：器，猶用也。以靜

難之功，進爵爲侯，兼授尚書令、中軍將軍，給班劍二十人，功成弗有，固秉撝挹。于老

曰：功成而弗居，周易曰：無不利，撝謙。韓詩外傳曰：孔子曰：持撝之道，抱而撝之，管起居注：安帝詔曰：魏落成勳，固秉撝挹。改授侍中、中書監、護軍如故，又以居母艱去

官。顏子頃齊書曰：淵後嫡母，吳郡公主薨，毀瘠如初。雖事緣義感，而情均天屬。莊子曰：桑雩謂孔子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何者？千金之

也，屬連也。顏丁之合禮，二連之善喪，亦曷以踰？禮記曰：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鄭玄曰：顏丁魯人也，居喪合禮。禮記曰：孔子曰：少

連大連善居喪三月不辭。天厭宋德，水運告謝。左氏傳：鄭伯曰：天而既，驟周德矣。水運，宋也。射雉賦曰：青陽告謝，王逸注：楚辭注曰：謝去也。嗣王荒怠於天位，沈約宋

廢帝明帝長子，諱昱，即位淫亂，尙書曰：商王受荒怠弗敬，又伊尹曰：天位艱哉。彊臣憑陵於荆楚，沈約宋書曰：荊州刺史沈攸之，便有異志。廢昏繼統之

功，竊亂寧民之德。廢昏謂廢帝爲蒼梧王也。繼統謂立顯帝也。子顯書書曰：蒼梧暴虐，廢昏甚，及廢昏公舉議，袁粲劉乘既不

遜于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錫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在攻之子，必使汝大敵之權實正。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寧民也。公實仰贊宏規，參聞神算，潘岳賈充誄曰：使雖無

受賑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左氏傳：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受賑，毛詩曰：我出我車，

寢安也。乃作司空，山川攸序。禮記曰：司空執度地，居民山川沮澤也。兼授衛軍、戎政、韓睦。奉秀皇甫陶碑曰：帝命既允，戎政

既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沈約宋書曰：顯帝諱焦，字仲謨，明帝第三子。廢帝頌奉迎入居朝堂，即位後四年禪位于齊帝。選位于東邸，孔安國尙書序曰：漢室龍興，深達先

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彌諧允正，徽猷弘遠。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樹之風聲，著之話言。左氏傳君子曰古之王者並 亦猶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晉魏志曰

荀攸亭侯弓韓中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令職兼總管書曰裴等字季彥河

東人也常道鄉公立與議定策還尚書僕射及世祖受禪進左光祿大夫

乎有蘇章昭曰崇終也晉廢也 孰能光輔五君，寅亮二代者哉？左氏傳曰楚風建語康王晉范滂之德康王曰

五君宋文明順齊高武然此武猶未立蓋 大啓南康，爰登中鉞，時膺土宇，固辭邦教。元年進位司徒侍中

中書監如故收封南康公邑三千戶淵固讓司徒毛詩曰大啓爾宇毛遜曰字居也東京風曰

天官家宰而掌邦治鄭玄曰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太宰 雖秩輕於衰司，而任隆於百辟。衰司三公也毛詩

沖旨，改授朝端。晉起居注曰帝詔曰若不少順沖旨降損盛制 邇無異言，遠無異望。劉琨勸進表曰是以

嘉茂庸，重申前册，執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禮以佐王和邦國鄭玄曰禮謂典禮五吉凶軍賓嘉

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周禮大司徒職曰以八刑糾萬民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義之刑三曰

不嫺之刑四曰不悌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九曰亂首四

后，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驪力鄒 義在資敬，情同布衣。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晉中

帷殿，仰南風之高詠，餐東野之祕寶。家語曰舜觀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王隱晉書庾峻曰知足如疎廣雖去列

寶器也河圖本紀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典引曰御東序

之祕寶然野當為村古序字也以是圖釋故曰餐餐美也 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禮記曰君日出

視朝退適道路經

應政王廉思逸民賦曰左披文以選話講
六藝之宏敷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癘私
想陸溫貌莊子曰暖然似春 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晉書劉伶有酒德頌列仙
傳曰消子作琴心三篇 暖有餘暉，遙然留

霜秋 肅肅焉，穆穆焉。爾雅曰穆穆
肅肅敬也 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國語武公伐冀殺哀侯止鑿共
子曰當無死誓以見之今子爲

非食不長非敬不智生之族也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矣 太祖升遐，綢繆遺寄。蕭子顯齊書曰太祖崩遺詔以淵
書事體詔曰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遐

西征賦曰武 皇忽其升遐 以侍中司徒錄尚書事，稟玉几之顧，奉綴衣之禮。尙書顧命曰皇后燕玉几道揚末
命又曰出綴衣于庭越翼曰王崩擇

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熙。左氏傳昭武子曰齊教爲太宰擇楚
國之令典與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 內平外成，實昭舊職。左氏傳太史
克曰齊舉八

元布五教於四方內平外成又展 增給班劍三十人。晉公卿禮秩曰諸公給
虎賁三十人持劍焉 物有其容，徽章斯允。左氏傳
膳夫展

禮曰事有其物物有其容禮記曰殊禮鄭玄曰數旌
旗之名也又曰以爲旌章以別貴賤鄭玄曰章幟也

廷重違謙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尙。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晉起居注
安帝詔曰今權隨所請以申超世之美 改授司空，領驃騎大

將軍侍中，錄尙書如故。蕭子顯齊書曰淵寢疾上相星運有變淵臺之表
遜位乃收受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尙書如故 景命不永，大漸彌留。蔡邕楊
公諱曰

功或化洽景命有頃尙書曰降年有永
不永又曰疾大漸惟幾病曰臻既彌留

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輟禮。禮記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也公再拜外稽首請於
尸曰臣有柳莊也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葬之 晏

嬰旣往，齊君趨車而行哭。晏子曰齊景公遊於苗晏子死公繁璽而馳自以爲過下車而趨知不如車之駛則又乘
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曰百姓誰復當我惡邪韓詩外傳曰趨車馳馬也 公

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羣后恇_匡動於下。匡，懼恐也。豈唯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

晉國同或堂如柳莊晏嬰事止一國一主而已哉李慈遠遺命論曰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追贈太宰侍中，錄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班

劍，爲六十人，諡曰文簡，禮也。夫乘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莊子曰夫乘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費浮遊乎萬物之祖物

而不物於物則，莊子曰夫乘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費浮遊乎萬物之祖物胡可得而累邪？

虛己以遊，當世不能擾其度。莊子曰夫乘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費浮遊乎萬物之祖物均貴賤於條

風，忘榮辱於彼我。淮南子曰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歷也毀譽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莊子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

邪亡乎後何暇至，然後可兼善天下，聊以卒歲。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經始圖終，式免

祇悔。潘岳家風詩曰經始復圖終誰云克備，公實有焉。是以義結君子，惠霑庶類，國語曰夏禹能

言象所未形，述詠所不盡。謝靈運答鄒敬書曰至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

暉之眇默。清語于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傳感贈何功王餐輿誦於丘里，瞻雅詠於京國。左氏傳

思衛鼎之垂文，想晉鍾之遺則。禮記衛孔悝鼎銘曰公曰叔舅子與汝銳若纂乃考服國語

辰精感連，昂靈發祥。爾雅曰辰房心尾也王逸楚辭注曰辰星房星也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者皆神

元首惟明，股肱惟良。言君感辰精而王故曰惟明臣感昂宿以生故良也天鑒璿曜，踵武前王。言

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鍾景公鍾也方高山而仰止，刊玄石以表德。毛詩曰高山仰止彌衡顏

景鍾景昭曰景鍾景公鍾也方高山而仰止，刊玄石以表德。毛詩曰高山仰止彌衡顏

景鍾景昭曰景鍾景公鍾也方高山而仰止，刊玄石以表德。毛詩曰高山仰止彌衡顏

景鍾景昭曰景鍾景公鍾也方高山而仰止，刊玄石以表德。毛詩曰高山仰止彌衡顏

能鑿照璇璣七曜之遊踵武前王而受禪也毛詩曰天鑿在下有命既集尙
書曰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璇璣與璇同七政七曜璇辭曰及前王之麗武
尚書曰欽若昊天班固琢山山文曰冕冕
將軍大漢元輔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
永言必孝，因心則友，則因心則友已見上文
仁洽兼濟，愛深善

誘此仁之情也善誘已見上文
觀海齊量，登嶽均厚，其若海也郭象曰容容無量也法言曰登東嶽而知衆山之迺迺
莊子老聃曰至人若地之自厚家語齊大夫子與適
魯見孔子曰乃今而後知秦山之爲高海湖之爲大
五臣茲六，八元斯九，呂氏春秋曰武王之佐五人高誘曰周公旦召
誅曰昂昂公侯實天聽
育八元斯九五臣茲六

內謀帷幄，外曜台階，帷幄已見上文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
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元士庶人漢書音義三階三台也范曄後漢
書郎顛曰三
遠無不肅，邇無不懷，國語祭公諫父曰近無不聽遠無不服既
如風之偃，如樂之諧，草上之

諒實身幹，南都賦曰率禮無違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負吉王弼曰履道尙謙而二以陽處陰履於謙也
左氏傳曰晉侯使卻歸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
率禮蹈謙

隆衡館，尙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
乘朱軒衡館衙門之館也
眇眇玄宗，萋萋辭翰，義旣川流，文亦霧散，蔡邕何休碑曰辭述
川流文章雲霧浮孝經

餘微，鏘洋遺烈，楚辭曰心昭
久而彌新，用而不竭，典引曰扇遺風播芳烈
久而愈新用而不竭

頭陀寺碑文 天竺言頭陀此言斗數

王簡棲 姓氏莫實錄曰王巾字簡棲瑯琊臨沂人也有學業爲頭陀寺碑文詞巧麗爲世所重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抑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

內與情此方可以作此即作者亦不易得也

新論子貢謂齊景公曰臣之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就江

詩外傳子貢謂景公曰臣

終身戴天不能知其高 况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

曰聖人之道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沒代不忘竺道生曰心

行心所行之行也維摩經曰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也 是以掩室靡竭，用啓息言之津。

羅樹園佛音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善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而得意維摩經曰佛在毗耶離

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眞入不二法門僧肇論曰淨名杜口於毗耶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 然語

以極深研幾也又曰分陰分陽送用柔剛

彞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

故易六位而成章玉經曰六位爻之文也

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

言之功也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爻又曰神者妙萬物而

爲言者也孝經鉤命決曰地以舒形萬象咸載聲類曰悟心曰解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

乎？言所以識物悟太極者皆藉言明之不可止者其在此乎左氏傳

然爻繫所筮，窮於此域，以立辭亦因辭以明理也

故爻繫之所明窮生死於此域也莊子曰筮所以得魚得魚而忘

則稱聲，謂所絕，形乎彼岸矣。

所經現於涅槃之彼岸矣僧肇論曰玄極無名稱謂經焉鄭玄禮記注曰稱猶言也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涅槃經曰心無退轉即便前

既前進已得到彼岸登大高山離諸恐怖多受安樂彼岸山者喻於如來受安樂者喻於常住大高山者喻大涅槃也

有無雙遣

有無雙遣

名言莫盡

名言莫盡

有無雙遣

有無雙遣

有無雙遣

有無雙遣

而遂通。玄關幽秘喻法藏也。樹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玄關雖皆善提，易開藏邊，樹林蔽曰：幽關忽其難提。玄風殿以雲頽宇林曰：從門距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遙源濬波，酌

而不竭。遙源濬波喻法海也。文字曰：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以也。行不捨之檀，而施洽羣有。夫心愛眾生而行捨者，捨則習愛。非為實捨，故大士之捨見，不施之。

捨者及於眾生，斯為不捨。以茲而施，政豈有俱洽大色。經曰：不施不慳，是名檀波羅蜜。僧肇論曰：賢哉！釋無捨之檀，成具美不為之為也。天竺言檀此言布施，波羅密此言到彼岸也。還有謂色色無色，有想無想，以其不一，故曰羣有。僧肇維摩經注曰：鏡羣有以通玄而行，慈名曰禪。與

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夫行慈者以眾生為緣，則慈無所寄。故大士之慈，難於衆相離。相行慈名曰禪。與衆生相釋，道安曰：解從緣散，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夫以明照物，明盡則照窮而

而得。斯為真得，故勿照之明，斯為真明。矣。演真明而廣照，何止鑒窮沙界。乎。僧肇論曰：至人虛心實照，理無不統，而鑒鑒有餘。金剛般若經曰：諸河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譬為多不導亡機之權，而功濟塵劫。

機謂機心也。機方便也。夫以機心導物，所以機心應之物，有機心則結果。斯起故誘以無機之智，何止功濟塵劫。乎。僧肇論曰：至人灰心滅智，內無機照之動，辨亡論曰：魏氏功濟諸華法華經曰：如人以力磨三千大千土，復盡未為磨一塵。為一劫。此諸微塵，數其劫復過是。

時義遠矣，能事畢矣。周易曰：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又曰：四營拂衣從之。溫盤經曰：佛左拘尸那國力士生地阿利羅，拔提河邊，婆羅雙樹開爾時，世尊臨溫盤，史記武帝曰：嗟乎吾誠得知如黃帝。吾親去妻，子如脫屣。耳拔河一名金沙河也。然後拂衣雙樹，脫履金沙。左氏傳曰：叔向

去來，復歸於無物。老子曰：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惚無形，不繫之現也。又曰：一者其上，不斂其下，不昧罔罔，不可言復。法無去來，常不住。故僧肇曰：法若住，則從未住到。現在從現在未過去，通三世則有去來也。以法不常住，故現在從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為之寂，不撓，熒熒堅

林，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答寶小敬曰：聖者治之棲遑大千者，謂一三千界下至阿毗地獄上，非想天為一世界，三千界為法瑞應經曰：吾虛心樂靜，無為無欲，儼然結繩。經注曰：寂靜家滅帝釋之道，廣雅曰：撓亂也。溫盤經曰：佛以千佛變換其身，積染香水以火焚之。僧祇律曰：如大溫盤經說，世尊向黑連禪河力士生地堅固林雙樹開般涅槃，於天竺塔邊開維僧肇經注曰：無實相無法常

之樹正法
不淫所起
有與文處
相傳起處

入家所罕談
詞者此則
見者家珍
如數家珍

此言佛教之流傳

可深詳悉
以備三
礙之考證
此等文一
在不在語

住故露法華經曰方便具足
而實不滅度常住此說法也
正法既沒象教陵夷
桑無羅識曰釋迦佛正法住世五百年像法一千
年末法一万年論語曰文王既沒陸夷已見上文
者以違方為得一
宣帝贈鄧通詩曰遠方往有委社預左氏傳注曰方法也云得一者鍾會曰一亦道也
順非辯僞

者比微言於目論
禮記曰管為而辯順非而釋維摩經曰於衆言中微妙第一僞辯論曰采微言於聽表史記曰齊威王使知
越王齊使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知之如目見毫末而不自見其睫也今王知管失計而不肯就
目論也
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
摩訶摩耶經曰正法衰微六百歲已九十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法
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離燃正法炬周易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王弼曰幽深贊明也
有一比丘名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遺棄七百歲已有一比丘名曰

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王弼曰幽深贊明也
華嚴經曰不壞法雲徧覆一切劉科法華經注曰雲譬無身則殊形並現煩惱不徧此則
並振頹綱俱維絕紐
陸機大將軍宴會詩曰頹綱既振頹莊為沈慶之答劉袁
宣書曰皇綱絕而後細區冥聖而更維說文曰紐系也

無妄猶如火宅衆苦
羅漢我皆拔濟之
羅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
劉科曰善護圓淨照均明兩故曰慧日又曰諸子安穩得出皆於四
所燒我皆拔濟之
衛露坐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頭陀經心王菩薩曰我見
何得憐慈心示語使得開解
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
言義徒精銳有樽俎之深謀維摩經曰於諸見不動而
也竺道生曰正觀則三十七品也羅什曰三十七品二乘通大品經說三十七道
修行三十七品是為宴坐僧坐曰詰見六十二謹見妄
品曰四念處四勤正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正道分樽俎之師已見上文
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
聖黨分崩無
藩籬以自固

羅什維摩經注曰摩訶秦音無大亦言勝大能
勝九十六種論辯亡論曰城池無藩籬之固
既而方廣東被教肄南移
華嚴經曰被及也周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周
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
顧微吳縣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馬魯莊
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
卯夜恆星不見夜明也史記曰周桓王崩于莊王陴立十五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為同時也瑞運經曰
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摩訶王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羣臣傳數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
也後得其形像何法盛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弄形像經歷寇難而此堂
然後遺文開出列刹相望

羅什維摩經注曰摩訶秦音無大亦言勝大能
勝九十六種論辯亡論曰城池無藩籬之固
既而方廣東被教肄南移
華嚴經曰被及也周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周
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
顧微吳縣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馬魯莊
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
卯夜恆星不見夜明也史記曰周桓王崩于莊王陴立十五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為同時也瑞運經曰
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摩訶王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羣臣傳數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
也後得其形像何法盛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弄形像經歷寇難而此堂
然後遺文開出列刹相望

羅什維摩經注曰摩訶秦音無大亦言勝大能
勝九十六種論辯亡論曰城池無藩籬之固
既而方廣東被教肄南移
華嚴經曰被及也周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周
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
顧微吳縣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馬魯莊
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
卯夜恆星不見夜明也史記曰周桓王崩于莊王陴立十五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為同時也瑞運經曰
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摩訶王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羣臣傳數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
也後得其形像何法盛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弄形像經歷寇難而此堂
然後遺文開出列刹相望

羅什維摩經注曰摩訶秦音無大亦言勝大能
勝九十六種論辯亡論曰城池無藩籬之固
既而方廣東被教肄南移
華嚴經曰被及也周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周
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
顧微吳縣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馬魯莊
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
卯夜恆星不見夜明也史記曰周桓王崩于莊王陴立十五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為同時也瑞運經曰
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摩訶王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羣臣傳數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
也後得其形像何法盛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弄形像經歷寇難而此堂
然後遺文開出列刹相望

羅什維摩經注曰摩訶秦音無大亦言勝大能
勝九十六種論辯亡論曰城池無藩籬之固
既而方廣東被教肄南移
華嚴經曰被及也周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周
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
顧微吳縣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馬魯莊
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
卯夜恆星不見夜明也史記曰周桓王崩于莊王陴立十五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為同時也瑞運經曰
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摩訶王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羣臣傳數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
也後得其形像何法盛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弄形像經歷寇難而此堂
然後遺文開出列刹相望

羅什維摩經注曰摩訶秦音無大亦言勝大能
勝九十六種論辯亡論曰城池無藩籬之固
既而方廣東被教肄南移
華嚴經曰被及也周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周
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
顧微吳縣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馬魯莊
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
卯夜恆星不見夜明也史記曰周桓王崩于莊王陴立十五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為同時也瑞運經曰
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摩訶王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羣臣傳數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
也後得其形像何法盛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弄形像經歷寇難而此堂
然後遺文開出列刹相望

羅什維摩經注曰摩訶秦音無大亦言勝大能
勝九十六種論辯亡論曰城池無藩籬之固
既而方廣東被教肄南移
華嚴經曰被及也周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周
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
顧微吳縣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馬魯莊
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
卯夜恆星不見夜明也史記曰周桓王崩于莊王陴立十五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為同時也瑞運經曰
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摩訶王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羣臣傳數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
也後得其形像何法盛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弄形像經歷寇難而此堂
然後遺文開出列刹相望

羅什維摩經注曰摩訶秦音無大亦言勝大能
勝九十六種論辯亡論曰城池無藩籬之固
既而方廣東被教肄南移
華嚴經曰被及也周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周
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
顧微吳縣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馬魯莊
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
卯夜恆星不見夜明也史記曰周桓王崩于莊王陴立十五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為同時也瑞運經曰
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摩訶王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羣臣傳數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
也後得其形像何法盛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弄形像經歷寇難而此堂
然後遺文開出列刹相望

羅什維摩經注曰摩訶秦音無大亦言勝大能
勝九十六種論辯亡論曰城池無藩籬之固
既而方廣東被教肄南移
華嚴經曰被及也周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周
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
顧微吳縣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馬魯莊
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
卯夜恆星不見夜明也史記曰周桓王崩于莊王陴立十五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為同時也瑞運經曰
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摩訶王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羣臣傳數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
也後得其形像何法盛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弄形像經歷寇難而此堂
然後遺文開出列刹相望

羅什維摩經注曰摩訶秦音無大亦言勝大能
勝九十六種論辯亡論曰城池無藩籬之固
既而方廣東被教肄南移
華嚴經曰被及也周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周
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
顧微吳縣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馬魯莊
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
卯夜恆星不見夜明也史記曰周桓王崩于莊王陴立十五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為同時也瑞運經曰
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摩訶王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羣臣傳數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
也後得其形像何法盛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弄形像經歷寇難而此堂
然後遺文開出列刹相望

羅什維摩經注曰摩訶秦音無大亦言勝大能
勝九十六種論辯亡論曰城池無藩籬之固
既而方廣東被教肄南移
華嚴經曰被及也周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周
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
顧微吳縣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馬魯莊
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
卯夜恆星不見夜明也史記曰周桓王崩于莊王陴立十五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為同時也瑞運經曰
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摩訶王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羣臣傳數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
也後得其形像何法盛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弄形像經歷寇難而此堂
然後遺文開出列刹相望

羅什維摩經注曰摩訶秦音無大亦言勝大能
勝九十六種論辯亡論曰城池無藩籬之固
既而方廣東被教肄南移
華嚴經曰被及也周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周
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
顧微吳縣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馬魯莊
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
卯夜恆星不見夜明也史記曰周桓王崩于莊王陴立十五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為同時也瑞運經曰
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摩訶王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羣臣傳數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
也後得其形像何法盛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弄形像經歷寇難而此堂
然後遺文開出列刹相望

接入頭陀
佛流傳
即接到頭
陀自聚

說到本
從寺之初
建言之

形勝既佳
名理復妙
真觀之法
也

遺文附經也史記曰天下遺文不舉集太史公曰漢興詩書往往開出孔安國尚書傳曰三山言相望也

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高僧傳曰天竺人本姓曷少出家西域咸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遊洛陽以麻油雜茵支塗紫千里乃將往至涼州姚萇已殺苻堅光緒王彼至

方為左西 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瑞照經曰太子出北城門天帝復化作沙門太子曰何謂沙門對曰釋惠遠本姓賈氏廬山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符不後還吳入廬陽南達荊州欲往羅浮屈辱見羅浮遂居焉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晉義熙十二年終禮記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晉中興書元帝詔曰朕應天符創基立左春秋命歷序曰東方為右

所迴薄山海經曰秦華之山削成而四方蜀都賦曰陽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周見曰利涉大川海賦曰膠蕩浩汗又曰滄濟濶清蕩雲沃日北則層峯削成日月之

東望平皋千里超忽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信楚郁之勝地也宗法師行繫珪璧擁錫來遊毛詩曰有斐君子如圭如璧東觀漢記馮衍說隨叔永曰衍珪璧其行束修亦斯展也維摩經曰如影從身業緣生見僧肇曰身業緣所成緣合則起緣散則離金光明經曰所謂無明緣行緣識緣名緣色緣六入緣觸緣緣受緣愛緣緣取緣緣有緣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滅聚釋偈舉維摩經注曰諸法之生本乎三業既無三業誰

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感懷愍也言萬法雖廣解惑則起相受生解者身心寂滅理盡經曰要因煩惱而得身存身也遂欲捨百齡於中身殉肌膚於猛鷲禮記曰古者謂年為齡齒亦齡也范曄後漢田邑報馮衍書曰百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漢書匡馮注曰亡身班荆蔭松者久之左氏傳曰伍舉奔齊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楚辭曰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

宋

敘亦明
時代歷
可數諸
建立皆
次第得
家第之
法

以寺之
與言之
重朝

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像。沈約宋書：武帝即位，收元曰：大明淮南子曰：聖人處瑤瑤之室，茨之以

曰茨蓋也。爾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君諱覲。沈約宋書：孔覲字思遠，會稽人也。初舉揚州秀才。補主

為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周禮曰：難氏下土二人。鄭玄曰：難氏，

濟陽蔡使君諱興宗。沈約宋書曰：蔡興宗，濟陽人也。為使持節，都督鄂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鄂州刺史。

復為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罔勒

起七寶塔表刹莊嚴而供養也。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為稱首。成佛經曰：彌勒佛說言：大迦葉比

丘是釋迦牟尼佛大弟子。釋牟尼佛於大衆中常所讚歎。頭陀，第一通達。

禪定解脫三昧。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者也。後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

苦心論語子曰：求仁而得仁，莊子曰：養志者忘形也。纂修堂宇，未就而沒。國帝蔡公謀父曰：時

易遠，魏太祖祭橋玄文曰：懿德高軌，汎愛博容。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

樞，周易曰：闕其戶，闕其無人，高誘可為長太息矣。漢書賈誼曰：可

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子蕭

顯齊書曰：高帝太祖諱道，成字紹伯。蕭何二十四世孫受宋禪。名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禮記曰：周人祖文王

曰：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宗武王尚書曰：丕

顯文武昭升于上，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格天光表之功，弘啓輿服。尚書曰：成湯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又曰：光被四遠，格于上下

誠與復祖宗，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左氏傳：伍員曰：不失舊物，尚書曰：靡

頌驟合韶護，委耳鄭玄曰：韶舜樂，護揚樂也。炎區九譯，沙場一候。十洲記曰：炎洲南海中萬二千里，韓詩外傳

說得鄭重
是碑文正

言其重新
既到寺之
項修不可
無此點綴

孫評文選 卷五

公尙書曰西被于流沙解
朝日東南一尉西北一候
粵在於建武焉蕭子顯齊書曰明皇
帝即位改爲建武乃詔西中郎將鄧州刺史江夏王觀

政藩維樹風江漢蕭子顯齊書曰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封江夏郡王仍爲持節都督郢司二州擇方城

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方城謂楚龜蒙謂魯左氏傳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又隨武子曰爲放爲幸擢楚國之令典毛
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國語樊穆仲曰魯侯季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賦事行刑而咨於故實

政肅刑清於是乎在孝經曰其教不肅而成周易曰聖人以履劬則
刑罰清左氏傳先軫曰取威定霸於是乎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

彭城劉府君諱誼蕭子顯齊書劉誼字士穆爲江夏王鄧州行事者
謂王年幼內史代之以行州府事故稱行事也智刃所遊日新月故莊子曰庖丁爲
文惠君解牛曰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硯彼節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
厚入有間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論語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
今乃捨楚志道學沙門法豈獨大其道勝乎迦葉答曰言佛道最勝莊子曰常
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與夫子中分管立不敬坐不談虛而往實而歸

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於幾立
慨深覆簣悲同棄井論語曰譬如爲山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孟子曰有
爲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因百姓之有餘閒天下之無

事孫卿子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斯佚
長養不失時故山林不實而百姓有餘材西部賦序曰海內清平朝廷無事庀徒揆日各有司存左氏傳宋災使
左氏傳宋災使

店其司社杜預注曰凡具也毛詩曰揆之以日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周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莊子曰舜之治天
下使民心競王隱晉書荀勗議曰君子心競而
作爲楚室論語曾子曰蓬豆之事則有司存

不爭 瓦丘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表上出雲霓楚辭曰高堂邃宇檣層軒王逸曰軒檣板也聖主得賢臣
頌曰雖崇崇五層延表百丈說文曰南北曰表東西曰廣

司馬紹瞻山濤詩 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西都賦曰修除飛閣楚辭曰戴雲旗兮透移玉壺夕露爲珠網

朝霞爲丹雘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帝休葉茂狀如揚其
枝五衢黃花黑實服者不怒郭璞曰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

乃是一片
錦窟底

放出立碑
之意

歷頭佛法
之所以流
傳凡八
句一覽
為次第
為次第
歷分明
分章詩
體如

有象階路也故難識云歸華九衢仲長子昌言曰百夫之豪州以千計山海經曰南山之首山曰鵠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其華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郭璞曰言有光炎若木華亦其光照下地亦此類也仲長子昌言曰以一人之好惡裁萬品之不同 崖

谷共清，風泉相換，周易曰風行水上換金資寶相，永藉閑安，金光明經曰如來之身金色微妙其明照耀如金山王又曰光明熾盛無量邊猶如無數珍寶大聚楚辭曰儂說

閑安，息心了義，終焉遊集。大灌頂經曰息心達本源是故名沙門勝覺經曰是故世尊法師釋曇珍業行

淳修，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鍾鼎，周禮曰長功曰府事功曰勞凡有功者銘

於宗廟。左氏傳曰季武子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言時稱伐，亦樹碑

逾遠而名劭，法言曰年彌高而德彌劭者孔子之徒與小雅曰劭美也敢寓言於彫篆，庶髣髴於衆妙。法言曰吾子少而好賦曰然董

衆妙其辭曰

質判玄黃，氣分清濁，周易曰玄黃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列子曰清輕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涉器千名，含靈萬族。周易曰形而下者謂

都賦曰百種千名春秋元命苞曰跋行跋息蠕動胡蠶根生淳源上派，澆風下躓，莊子曰德又下衰及唐虞淳源淳水別

流也字林曰躓愛流成海，情塵為岳。瑞應經曰感世間汲於愛欲之海百法論曰情塵之意合故知生也言人皆沈於

多皇矣能仁，撫期命世，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天竺言釋迦牟尼此言能仁不逮轉法經作方善薩曰能仁如來與

者至當下作佛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與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乃睠中土，聿來迦衛。毛詩曰乃瞻西顧又曰聿奄有大千，遂荒二界

文法與前
其自變化
更見精質

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法華經曰其佛以恆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為一佛土又曰如來以智慧方便於三界火宅救濟眾生

帝化作病人即迴車悲念人生俱有此患太子出城南門天帝化作老人迴車而還懸念人生丁此不久太子出城西門天帝化作死人迴車而還懸念天下有此三苦太子出城北門天帝化作沙門太子曰善哉唯是為快即迴車還念道清淨不宜在家又曰佛既歷深山到幽

閉處菩薩即捨尊以布地正

葉華月食一滿一麥端坐六年亦既成德妙盡無為一切功德無為已見上文帝獻方石天開淥池天開淥池寶

樹下道見棄衣取欲洗之天帝知佛意即願那山上取四方成理澤好石來置池邊白佛言可用浣衣又曰明日食時佛持鉢到迦葉家受飯而還於屏處食已欲深漱天帝知佛意即下以手指地水出成池令佛得用名為指地池

樹低枝茂瑞應經曰佛後日入指地池淥淥舉欲出無所攀池上素有樹名迴和經大修好其樹自然曲枝下就佛佛牽而出

莊九折安步三危爾雅曰六達謂之莊漢書曰王鳴為益州刺史行都至邛折坂歎曰奉先人遺

翔雲起煩惱風息波浪不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者山廣運給園多土法華經曰佛住王舍城著

二人俱尚書曰帝德廣運金剛般若經曰佛在舍衛國祇樹

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毛詩曰濟濟多士金粟來儀文殊戾止尚書曰鳳凰來儀文殊已見上文毛詩

曰魯侯止應乾動寂順民終始春秋元命苞曰乾動川擘周易曰湯武革命應乎

經曰法本不然今則無是寂滅之義僧肇曰小乘以三界熾然

故滅之以求無為大乘觀法本自不然今何以滅乃真寂滅象正雖闕希夷未缺象法正法已見上文史記曰酒闕

王彌曰無象無聲無響無所不通無名之曰希於昭有齊式揚洪烈著目錄降序洪烈揚雄解嘲曰不足以揚洪烈釋網

更維玄津重襍玄津漢書音義章昭曰橙職也音商翊池切韻惟此名區禪慧攸託禪慧禪定智慧也

倚據崇巖臨眺通窾楚辭曰忽臨眺夫舊溝池湘漢堆阜衡霍言崇巖之高通窾之大故以湘漢為溝池衡

從名區之
建立及邦
伯以重修
而之結容
能仁安結
足神完氣

結到立碑

漢以

廡廡武

亭皋幽

幽林薄

斯干幽

幽南山

鄭玄周

禮注曰

竹木曰

林高謫

淮南子

后法流

是挹

毛詩曰

氣茂三

明情超

六入

維慶經

曰佛身

即法身

也從六

通生從

言靈宇

載懷興

葺

丹刻翬

飛輪奐

離立

左氏傳

曰丹桓

宮楹又

曰刻桓

宮楹柱

齊鄭玄

曰登者

鳥之奇

禮曰晉

獻文子

成室晉

大夫發

焉張老

曰美哉

輪焉美

哉奐

焉潘岳

園中記

曰未央

殿東有

鳳凰殿

春秋元

命苞曰

火離為

鳳劉邵

魏文帝

誅曰鳳

心色障

然見於

面趙岐

曰降潤

澤之貌

桂深冬

煥松疎

夏寒爾

雅曰煥

接也

神足遊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沈休文

公諱緬字景業南蘭陵人也

緬子顯齊書曰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又曰蕭氏之先蕭何居沛至孫仲彪居東海

縣緬原本土加以南

名於是為南蘭陵人

稷契身佐唐虞

有大功於天地

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籙

王命論曰暨于

稷契咸佐唐虞

光濟四海奕世載德

至于湯武而有天下

國語史伯曰夫成天地

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

不章毛詩商頌曰武

王岐旋毛萇曰武王

湯也春秋命歷序曰

五德之運周微符合

齊餘次相代尚書堯

舜孔子曰五常出受

圖籙蕭曹扶翼漢祖

也

滅秦項以寧亂魏氏

乘時於前皇齊握符

於後

國語太子晉曰自后

稷以來寧亂及文武

成康僅克安民

周易曰時乘六龍以

御天孝經鉤命決曰

帝受命握符出

祖

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

向書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毛詩曰崧高惟岳峻極于天

祖宣

皇帝

雄才

盛烈名

孫評文選 卷五

二四一

蓋當時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皇帝諱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為冠軍將軍太祖即位追尊曰考景皇帝含道居

貞，卷懷前代。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即位追封兄道生為始安貞王明帝即位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公含辰象之秀

德，體河岳之上靈。周易曰在天成象王弼曰象謂日月星辰氣蘊風雲，身負日月。論衡曰谷子雲唐子高章

者有風雲之智故吐文萬牒莊子曰孔子關於陳蔡之闕太公任用立行可模，置言成範。仲長子昌言曰規矩可模者師

之曰子其意者修身以明汗昭昭者揭日月而行司馬彪曰揭擢也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孝經曰夫孝天

世統行英華外發，清明內昭。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親則可久有功德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毛詩曰率由舊章

之行也毛詩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毛詩曰詠之遊之周易昭昭若三辰之麗

于天，滔滔猶四瀆之紀于地。傅子曰二漢之巨綱如三辰之附長天又曰道教者昭昭然猶日月六幽允洽，

一德無爽。典引曰神靈日照光被六幽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論語顏回曰仰之彌高周

存乎德行又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莅事之年。漢書曰王陽與貢禹為友世稱王

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略也。周禮曰

登庸又曰莅事惟能水德方衰，天命未改。水德謂宋也左

以自然磨旋旗之名州將之所執也命服爵命之服也方部四方州部也漢書武帝太祖龍躍俟時，作鎮淮泗。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淮南孤弱以太祖假冠軍將軍鎮淮陰周易曰見龍

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凡十三部置刺史數謂等差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略也水德方衰，天命未改。水德謂宋也左

今周德雖衰太祖龍躍俟時，作鎮淮泗。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淮南孤弱以太祖假冠軍將軍鎮淮陰周易曰見龍

天命未改太祖龍躍俟時，作鎮淮泗。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淮南孤弱以太祖假冠軍將軍鎮淮陰周易曰見龍

在田時舍也或躍在淵自試也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謀修端身行以俟其時

潘岳金谷詩會曰遂
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迴。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 龔 耿

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廣雅曰 深圖密慮，衆莫能窺。漢書劉向 公陪奉朝夕，從容

左右，蓋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疆內侍之年。周書曰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穆而三窮

起予聖懷，發言中旨。晉中興書王敦上疏曰 始以文學遊梁，

俄而入掌綸誥。蕭子顯齊書曰 帝出于震，日衣青光。言齊之興也周易曰帝出于震

方軌茅社，俾侯安陸。蕭子

式掌儲命，帝難其人。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尚書禹曰惟

協隆三善，仰敷四德。晉中興書烈宗詔曰 博望

宗室羽儀，允膺嘉選。蕭子顯齊書曰 宗室之義矣其三曰而察知

之苑戰暉，龍樓之門以峻。漢書曰武帝展太子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

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旨。東觀漢記曰

博望

博望

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前暉後光非止恆受。周書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暉是非先後邪公以密戚上賢俄而

待瀾如絲已見上文蕭子顯齊書曰緇選侍中越絕書曰吳王書出納惟允劍璽增華。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應劭漢官儀曰侍中殿上稱制出則陪乘佩璽

奉職蕭子顯齊書曰緇選侍中越絕書曰吳王書出納惟允劍璽增華。應劭漢官儀曰侍中殿上稱制出則陪乘佩璽

把劍增華謂自庶子而益其榮華也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戴納言是司。漢書劉向九疏曰舜命九官濟濟和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堯后稷契司徒咎繇

士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左氏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總載大臨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仲熊叔豹

蕭子顯齊書曰世祖卽位緇選五兵尚書淮南子曰華繩連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鑿觀四方求民之瘼班固漢書引詩而

爲此疾爾雅姑蘇輿壤任切關河。輿壤猶輿區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選會稽太守淮海惟揚皇基所託此蓋關河之重決決大邦都會殷負提封百萬

史記曰夫吳有海國之饒草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西京賦曰百物殷阜薛綜注曰殷盛阜大也今爲此實漢齊曰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臣賡案舊說云提最凡言大舉頃畝也李奇曰提舉也舉四方爲內也韋昭曰稽土爲封假全趙

之袞服叢臺方此爲劣鄒陽上書曰夫全趙之時武力鼎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戰國策蘇秦

臨淄之塗人肩相摩舉袂成帷揮汗成雨高誘曰揮振也乃鴻鸞舊吳作守東楚蕭子顯齊書曰緇選爲吳郡太守吳質魏都賦曰我七公鴻飛充

經漢書首義孟康曰弘義讓以勸君子振平惠以字小人論語識曰伯夷叔齊義讓龍舉子寶晉紀曰丁固父

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尚書撫同上德緩用中典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德有鍾會曰體神妙疑獄得情而弗

王曰無或敢伏小人之伎漢書曰張湯以侷爲獄獄操以古法義決疑獄論語會子曰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

喜宿訟兩讓而同歸而勿喜東獵漢記曰魯恭爲中牟令宿訟許伯等爭訟澤田穉年州郡不決恭平理曲直各退自相責

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萌庶不能尙也。史記曰楚考烈王立以黃歇爲相號春申君請封於江東王許之因城吳放墟以自爲都邑國

議

語史伯謂鄭桓公曰加之以德可以大啓王王隱晉書曰鄭牧字伯道爲吳郡太守吳人餓死故到表振食空不時聽位乃輒出倉米一郡蒙濟不受祿俸唯欲吳水毛詩曰緝緝文王之典夏首藩要任重推轂趙

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注曰夏首水口也漢書馮唐曰巨關上古李尤爾谷開銘曰峽谷險要南

王者遺將也跪而推轂曰固以內奪人制之固以外將軍制之符帶喉咽尚書曰九江江股南

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衡巫三江名吳郡西通鄴鄧水陸之塗三七左氏傳曰鄴南江人杜預曰今

顯川郡陸縣西南有鄧城蜀郡賦曰水陸所漢漢田青曰秦形書勝之國也固外已建磨作牧明德攸在

舊子顯齊書曰緡傳鄧州刺史周禮曰塞大陰以封周之於於夏爲盛陽也左氏傳曰鄧舒問於

藩國又曰八命作牧尚書王曰文王克明德慎罰西征賦曰澤靡不漸思無不逮尸子曰舜之行其

買季曰趙衰趙盾執賢對曰趙衰冬濁河海乎千仞之漢亦滿之蟻蟻之穴亦滿之

之日趙盾夏之日杜預曰夏日可畏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歧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趙

鄭玄曰此政由惠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才並運風翔于海表左氏傳曰天生五才民並用之廢一不可遠

無不懷邇無不肅阮嗣宗勸晉王牋曰呂居不聞夜吠之犬牧人不覩晨飲之羊司馬彪續漢

榮祖選會稽太守徵入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郡數十里有耶山中有五六老公年皆七八十開籠選相率共送龍人齎百錢來見勞

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求皆對曰山谷部老生去郡到郡縣佗時吏徵發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

夜吠更希至民間老遺值聖化開當棄去故戮力來送龍謝之爲選受一大錢故龍在會稽號爲一錢其清如是家譽表六條

語曰孔子爲大司寇初魯之販羊者沈猶兵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也

功最萬里漢書晉義曰魯刺史所察有六條察民疾苦冤失職者察舉緩長吏以上居官政察盜賊爲民之害及大好猾者察犯

課殿當免民恐失之難租還屬不絕課更以最揭雄爲益還居近侍兼饗戎秩蕭子顯齊書曰緡還候府寄隆儲

感洪客陳琳書曰秋風揚塵伯髦馬首南向

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

李陵與蘇武書曰涼秋九月塞外草衰抱朴子鮑生曰人君恐歲

晚開

永明八載，疆場大駭。

吳均齊春秋曰永明八年何奴寇胸山左氏傳沈尹戌曰吳新有疆

天子乃心北

眷，聽朝不怡。

揚旆漢南，非公莫可。

揚旆呂氏春秋曰漢南之國聞湯之德歸之

驅馬原隰，卷甲遘征。

軌躅清晏，車徒不擾。

洽威令行首塗猶首

路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淑戎車首路顯晉陽秋曰謝安從袁宏為機對辯速宏為東

牛酒日至，壺漿塞陌。

漢書音義

來久矣。

漢書音義

徵賦嚴切，唯利是求。

首鼠疆界，

災蠹彌廣。

公扇以廉風，孚以誠德。

盡任棠置水

之情，弘郭伋待期之信。

水一杯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善清也故

大木蔭欲善潔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位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豪助弱以憲政得民司馬彪總漢書曰郭伋拜并州牧

行部西河到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逢迎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也

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計日告之行部選入美稷先期一日

金如粟而弗覩，馬如羊而靡入。

范曄後撤書曰張奐

安定屬國都尉羌戎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會長又遺金鑲八枚奐並受之而

雖雉必懷，豚魚不爽。

東觀漢記曰

令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入中平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據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兒

童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雞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耳豈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具以

東觀漢記曰

童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雞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耳豈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具以

童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雞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耳豈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具以

童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雞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耳豈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具以

狀言周易曰 由是傾巢舉落，望德如歸。廣雅曰落謂村居也左氏傳曰 惟髻髮首，日拜門闕。漢書曰尉佗信及豚魚

南子曰三 卉服滿塗，夷歌成韻。尚書曰鳥夷卉服蜀都賦曰夷歌成章范曄後漢書曰益州 禮義既敷，威刑

具舉。公羊傳曰既者何盡也 強民獷俗，反志遷情。韓詩曰獷彼淮夷薛君曰獷覺瘠之貌劉向論 風塵不起，

囹圄寂寯。東觀漢記曰蔡邕為遂東太守 富商野次，宿秉停菑。國語叔向曰穉之富商韋韞以過於朝范曄後漢書

於道毛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又 蝻蝗弗起，豺虎遠迹。范曄後漢書曰宋均字叔庠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

搴罪除前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渡江後山 北狄懼威，關塞謐靜，偵諜不敢東窺，駝馬不敢南牧。

東蔡形擊之虜大奔不敢復闕塞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過秦論曰振長策而

之意 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楚辭曰龍駕兮帝服聊爾舒兮問章 而遘疾彌留，歎焉大

漸。尚書曰疾大漸惟 耕夫釋耒，桑婦下機。曹植荀侯誅曰機女 參請門衢，並走羣望。左氏傳曰乃大

維永明九年，夏五月三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庶寮如震。風然吹木

男女老幼，大臨街衢。潘勗荀彧碑曰男 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于四境。臧榮緒晉書曰羊祜薨於

夷羣戎落，幽遠必至，望城附膺，震動郛邑。並求入奉靈柩，藩司抑而不許。雖

鄧訓致劈面之哀，羊公深罷市之慕。范曄後漢書曰鄧訓字平叔選護烏桓校尉病卒官吏民羌胡愛惜且夕瞻

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言
諸公諍曰羊祜薨贈太傅南州以市日聞喪即號哭罷市對而為言遠有慚德尚書曰惟神駕東還號送踰

境蕭子顯齊書曰綱表還百姓沿汜水悲泣
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蕭子顯齊書曰百姓設祭於岷山鄭玄周禮注震響

成雷盈塗咽水周易曰震動也漢中山靖王曰聚蚊成雷公臨危審正載惟話言說文曰話會楚囊之

情惟幾而彌固左傳曰楚子囊還自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死不忘衛魚之心身亡而

意結韓詩外傳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遜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肯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徒殯於正堂二宮軫慟遐邇

同哀追贈侍中領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諡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登庸伊始上皇

明帝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孔安國曰
麓錄也堯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尚書曰若時登庸

書曰城門屯兵聞凶哀震感絕移時因邁沈痾縣留氣序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寬譬世

武帝臧榮緒晉書賀福曰日
夜憂懷慷慨憤發見下文勉膳禁哭中使相望東觀漢記曰樊修至季母終上遣中黃門朝暮餐食吳志曰上雖

外順皇旨內殷私痛獨居不御酒肉坐臥枕席毛萇詩傳曰殷登也東觀漢記曰齊武王以諱

親近見上獨居不御酒肉坐臥枕席爾雅曰痛瘳也若此移年癯瘠改貌爾雅曰痛瘳也天倫之愛振古莫儔穀梁傳

有泣瀟處異獨入叩頭寫解上意爾雅曰痛瘳也及俯膺天眷入纂絕業蕭子顯齊書明紀曰太后廢海陵王以上入纂太祖

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先後天之倫次也毛
時曰匪今斯今振古如茲毛萇曰振自也

分命懿親台牧並建尚書曰分命義叔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對繁弱以流涕望曲阜而含

悲，左氏傳子魚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陸分魯公以大改贈司徒，因諡為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

明，長而弘潤，風標秀舉，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玄言，肇悅之麗，篆籀之則。法言曰

者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繼其聲，就李軌曰：登帶城中也。喻今之文字多

六義，野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漢書八體六技，韓昭曰：一

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八曰：殳書八曰：隸書。

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周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

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周易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侯

之貴。辨亡論曰：接士盡盛德之容，容矣。魯肅曰：不失下，曹從事交遊士林。虛懷博約，幽關洞開。鄉潤甫為諸葛穆答晉王命曰：雖曰博納，匪傾

談笑，情瀾不竭。毛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世說曰：王譽滿天下，德冠生民。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千

曾不愆留，梁摧奄及。左氏傳：孔丘卒，公誅之曰：吳天不弔，不慈，遺一老，禮記曰：孔豈唯僑終蹇謝，與謠輟

相而已哉？子產也。左氏傳曰：子產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執殺子產者，其典之及三年，又誦之

凡我僚舊，均哀共戚，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留。周易曰：用九

思所以克播遺塵，弊之穹壤，

魏都賦曰列聖之植遺慶寶錄 盤頰曰象之天壤以顯元功 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詩頌文也是開金運，祚始玉筐。呂氏春秋曰五德從所不勝處土受木殷金周火

殷有三仁焉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 亦白其馬，侯服周王。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詩云有客 三仁去國，五隴入房。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

殷有三仁焉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 五星架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 亦白其馬，侯服周王。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詩云有客 三仁去國，五隴入房。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

因菜命氏。微子之後食邑於唐因氏焉毛詩曰文王孫子本枝百世吳都賦曰百川派別 涉徐而東，義均梁徙。徒謂

崇基巖巖，長瀾瀾瀾。毛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嶷嶷 惟聖造物，龍飛天步。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

皇赫矣，仰膺乾顧。曹府君陳實誄曰赫矣微君 景皇蒸哉，實啓洪祚。毛詩曰文王蒸哉濟岳羊夫人 喬

嶽峻峙，命世興賢。毛詩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岳降神生甫及 膺期誕德，絕後光前。傳五百歲之期也曹植上

爵乃上天。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道曰位孟子有天子爵有 爰始濯纓，清猷浚發。楚辭曰滄浪之水清

升降文陛，逶迤魏闕。漢書梅福上疏曰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夏侯雅賦曰乃涉于文陛以登

長發其祥

德晉起居注安帝詔曰

元功盛德超前絕後

幾以成務，覺在民先。

周易曰夫幾者動之微又曰夫易開物成務孟子伊尹

曰天之生斯人使先覺覺後覺也于天民之先覺者也

位非大寶

惠露沾吳，仁風扇越。陸機謝成都王牋曰：陸雲惠露止於落葉，涉夏踰漢，政成期月。

用簡必從，日新為盛。周易曰：簡則易從。又：日新之謂盛德。在上哀矜，臨下莊敬。袁矜已見上文，論語曰：季康子問使民以敬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

木不天，昆蟲得性。毛詩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又曰：民樂其有德，以及鳥獸見蟲焉。我有芳蘭，民胥攸詠。芳蘭即上芳，若椒蘭也。

巖別嶂分，傾山盡落，其從如雲。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挈妻荷子，負戴成羣。莊子曰：婦人謂郭王曰：挈妻荷子以從王，

平又曰：石戶之農夫。迴首請吏，曾何足云？封禪書曰：見蟲國澤迴首而內，漢書曰：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請吏比南夷。昔聞天道，仁罔不遂。

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論語子曰：仁者壽。莊子曰：聖也者，遂於命者。彼蒼如何，輿山止簞。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真人止簞已見上文。

四牡方馳，六龍頓轡，晏平，行哭致禮。晏子曰：齊公景遊於淄晏子死，公察詛而馳，自以為遲下車而趨，不知如車之駭，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邪？

趙徂昌國，列邦揮涕。史記曰：樂毅為燕伐齊，破之，封樂毅於昌國，昭王卒，燕惠王疑殺毅，降趙，號曰望諸君，而卒於趙。潘岳太宰魯公碑曰：趙襄望諸列國，同傷家語敬姜曰：無揮涕涕以手揮之也。況我君斯，皇之介弟。左氏傳：伯州犛謂皇，謂曰：君之為王于國寡。

哀感徒庶，慟輿雲陛。左思七略曰：閭甲第之廣，裘建雲陛之嵯峨。階毀留攢，川汎歸軸。禮記曰：君殯用輿，臣殯用輅，輿用軸，輅用輅，輅用輅，輅用輅。

競羞野奠，爭攀去轂。遵渚號追，臨波望哭。毛詩曰：鴻飛遵渚，洵淅淅兮，鳴也。禮記曰：祭遵渚，至土上，而後哭。

無絕終古，惟蘭與菊。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塗由帝渚，朱軒靡駕。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尚乘朱軒。

東首塋園，卽宮長夜。廣雅曰：首向也。漢書：首義曰：薄日塋家田也。禮記曰：孔僅曰：卽宮于宗，周李陵詩曰：嚴父潛長夜，慈母去中堂。逝川無待，黃金難化。

逝川已見上文史記少君晉上曰阿窳則致物
而丹砂可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
鍾石徒刊芳猷永謝吳感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

墓誌 吳均齊春秋王倫曰石誌不出禮
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為王琳石誌

劉先生夫人墓誌 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為劉瓛娶王氏女瓛卒天監元年下詔為
願誌先生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王楚王遂駕車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 列女傳曰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王楚王遂駕車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
將至會稽賃春為事雖辨備保之中妾每進食常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修身所在敬而慕之 復有令德一與之齊 植
王仲宣諫曰既有令德行技廣宜禮 實佐君子簪蒿杖藜 書曰君非隗鷲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莊子曰子
記曰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 實佐君子簪蒿杖藜 毛詩序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東觀漢記曰梁統與杜林
實見原靈原 欣欣負載在冀之畦 音摠漢書曰朱買臣常刈樵其妻亦負載相隨左氏 居室有行亟聞義讓
密杖藜應門 欣欣負載在冀之畦 音摠漢書曰朱買臣常刈樵其妻亦負載相隨左氏 居室有行亟聞義讓
言初居室及於有行俱聞義讓故曰亟也列女傳鮑葵妻曰如不敬 稟訓丹陽弘風丞相 蕭子顯齊書曰嶽管丹陽尹嶽
吾以居室之行毛詩曰女子有行左氏傳趙蕤曰臣亟聞其言矣 稟訓丹陽弘風丞相 蕭子顯齊書曰嶽管丹陽尹嶽
之後 籍甚二門風流遠尚 漢書曰陸賈遊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習鑿齒晉陽 肇允才淑閻德斯諒 毛
曰肇允彼桃蟲又曰竊窺淑女禮詁曰內言不 蕪沒鄭鄉寂寞楊冢 敬玄履履造門告高齊縣為玄特立一鄉曰齊置士
出於闔鄭玄曰闔門限也毛萑詩傳曰諒信也 蕪沒鄭鄉寂寞楊冢 敬玄履履造門告高齊縣為玄特立一鄉曰齊置士
那感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 參差孔樹毫末成拱 皇覽聖賢家墓誌注曰孔子家在魯城北泗水南
那七略曰搗樹卒弟子侯芭貢土作墳號曰玄冢 參差孔樹毫末成拱 皇覽聖賢家墓誌注曰孔子家在魯城北泗水南
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其樹作粉維維五味機檉之樹魯人莫之識老子曰 暫啓荒挺長局幽隴 蕭子顯齊書曰王氏被出
合抱之木生於瓊末公羊傳曰秦伯謂秦叔曰爾之年老上之木拱矣 暫啓荒挺長局幽隴 今云合葬蓋頌卒之後王

夫貴妻尊，匪爵而重。喪服傳曰夫尊於朝妻貴於室潘岳夏侯湛誅曰惟爾之存匪爵而貴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任彥昇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公道亞生知，照隣幾庶，

論語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傳季友修張良廟敬曰道亞黃中照隣殆庶 孝始人倫，忠爲令德。毛詩曰成孝敬厚人倫左氏傳君子曰忠爲令德 公實體之非毀

譽所至，論語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所有譽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體行也莊子曰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 天才博瞻，學綜該明。郭子曰孫子荆上品狀王

至若曲臺之禮，九師之易，又曰易傳淮南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漢書音義曰淮南

樂分龍趙，詩析齊韓。漢書曰雅琴趙氏七篇名定渤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表又曰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也又曰詩魯齊韓三家應劭漢書注曰申公作魯詩韓嬰作韓詩後倉

陳農所未究，河閒所未輯。漢書曰武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講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又曰河閒獻王德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置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

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

楊史。東觀漢記曰沛孝敬厚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向席取卦傳君子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成大雨上即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邪輔上書曰案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蹇長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出雲爲雨

孫評文選 卷五

穴居而知雨將蟻雲雨蟻封穴者故以蟻為與文詔報曰善哉王次序之又曰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紀示東平憲王若蒼因上世願受命與領上甚善之

淮南取貴於食

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蔑如也。漢書淮南王安上使為難賢傳且受詔日食時上世親生相煎何太急初

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沈約宋書曰沈攸之字仲達為荊州刺史順帝即位攸之帥武襄至夏口反毛詩傳曰無畔換猶跋扈也西京賦曰雕肝跋扈尚書曰非官小子敢行稱亂賊秦緒晉書曰武陵王

令曰荊州勢據上流將軍休之委以分陝之重。沈約宋書曰齊王太子奉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並鎮益口。晉熙王孫號鎮華陽之益城公時從

之益城又曰邵陵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出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邵陵王世祖毗贊兩藩而任總西伐。晉熙王孫號鎮華陽之益城公時從

在軍鎮西府版寧朔將軍軍主南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沈約宋書曰除拜則為參軍事府版則為行參軍于時

景燭雲火風馳羽檄。言雲火之多如景之照羽檄之疾若風之馳太公六韜曰雲火萬炬謀出股肱任切書

記。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俞書記願明遷左軍邵陵王主簿記室參軍既允焚林之求實兼儀形之寄刀

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弘益。文士傳曰太祖雅聞阮瑀名辟之不應連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遇送至

歌曲曰奔突天門開大魏照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北人怨士為知己死女為悅已玩恩義苟潛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辭殊妙當時

冠坐太祖大悅譽為記室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承字安期司筮巫式越以為記室至軍軍相敬重柳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

安者深開習禮度不如武備儀形風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除邵陵王友又為安南邵陵王長史東夏形

勝關河重復。東夏會稽也尚書王曰爰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漢書田肯曰秦形勝選衆而舉敦悅斯在。論語子夏曰舜

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左氏傳曰晉莒於被廬謀元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

帥趙遵曰郤可臣亞聞其言矣說禮樂而致詩書君其賦之

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廣樹藩屏。左氏傳當辰曰昔周公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公以高昭

武穆，惟威惟賢。漢書韋玄成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也漢書文帝詔曰右賢左戚封聞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戶。又奏課連最，

進號冠軍將軍。漢書曰倪寬為農部尉大司農奏越人之巫，覲正風而化俗。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拜會稽太守會稽俗

多淫祀，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

盜風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實案論之，有妄屠吏，輒行罰於後，遂斷絕百姓以安。篔簹竹之酋，感義讓而失險。漢書淮

中范曄光武紀贊曰金湯失險。邪叟忘其西辰，龍丘狹其東臬。范曄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人拜會稽郡尉十九吳有龍正義者隱居

當見季故自秩奉，委蕭安仁為經，誅云日仄景西望于朝陰，范曄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人拜會稽郡尉十九吳有龍正義者隱居

志不降，帝四輔三公進，辟不到，滌史曰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猶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酒掃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使功，曹奉

編修書記致醫藥，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莫乃乘輿詣府門，願得先死，備會武穆皇后崩，公星言奔波，泣血于

里，蕭子顯齊書曰武穆妻皇后諱惠昭河東人父瑛之後生子良禮詔曰推父母之喪見星而行夜見星而舍毛詩曰星言水漿不

入於口者，至自禹穴。禮記曾子謂子思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遠衣裳外除，心哀內疚，禮記曰

除節玄曰日月已竟，寔不忘也，稽康禮屈於厭降，事迫於權奪。禮記曰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於其妻之父母鄭玄

除節時曰心為內疚，雅曰疾矣也。禮記曰凡公子厭於君降其親親女君之子不降也，賈起故知鐘鼓非樂云

情由禮奪也。而茹威肌膚，沈痛瘡鉅。廣雅曰茹食也禮記曰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故知鐘鼓非樂云

之本，縷屨非隆殺之要。論語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左氏傳曰齊

殺節玄禮記注曰有隆有殺，進退如禮，莊子曰日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

於主許在於臣，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矣，泣縷經隆殺之服，哀之末。

改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人，徙，戚

里內屬，三輔黃圖曰宣帝為杜陵徙其家五千戶居於陵漢書曰石君傳曰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政非一軌，俗備五方。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公內樹寬

明，外施簡惠。范曄後漢書馮衍說鮑永曰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臧榮緒晉書吳隱之為晉陵太守布政簡惠神皋載穆，穀下以清。西京賦曰實推地之奧區神皋漢書谷永上疏曰薛

宣為御史中丞執憲嚴下胡廣漢官解故注曰嚴下喻在登嚴之下京城之中也范曄後漢書曰楊連為零陵太守郡境以清武皇帝嗣位，進封竟陵郡王，食邑加千戶。

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遷使持節侍中都

督南兗徐北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兗徐接壤，素漸河潤。漢書

武帝詔曰淮南衛山兩國接壤東觀漢記曰拜郭伋顯川太守召見辭謂帝鈔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未及下車，仁聲先洽。漢書曰班伯為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玉

關靖柝，北門寢扃。漢書曰龍勒有玉門關周禮曰凡軍事聚柝鄭玄曰擊柝兩木相敲行夜時也續與柝同史記曰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葵關曰齊之北門說文曰屬外關門之關朝旨

以董司岳牧，敷輿邦教。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董司乖方過實引罰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潘岳關中詩曰岳牧庶殊禮記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尚書曰司徒掌邦教方任雖重，比

此為輕。山齋齊事曰方任雖重比此為輕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

如故，即授司徒侍中，又如故。上穆三能，下敷五典。漢書曰三能色齊君臣和蘇林曰能音台尚書所謂契汝作司徒敬五教在數寃又曰五典克從孔安國

曰五典五關玄闢以闡化，寢鳴鐘以體國。玄謂道也太玄釋曰玄門混沌雖知孫放數時曰一往縱神鐘翼

亮孝治，緝熙中教。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奪金恥訟，蹊田自曝。呂氏春秋曰齊人有欲得金者

採金掘而奪之吏捕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珠不見人徒見金耳不雕其朴，用晦其明。呂氏春秋曰齊人有欲得金者

氏傳申叔時謂楚子曰率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率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以重矣

春秋曰實不肯各反其實行其情不離其素高誘曰素機也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彌曰藏明於內乃得明

聲化之有倫，繫公是賴。

潘元茂九錫文曰故周室之不環繫二國是賴

庠序肇興，儀形國胄，師氏之選，允師人範。

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鄭玄曰皆學名也毛詩曰儀刑文王袁山松後漢書曰李膺風格儀刑皆可

師範尚書曰變命汝典樂啟胃子周禮曰師氏中大夫以三德教國子法言曰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

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座初啓，以公

補尚書令。

陳壽魏志評曰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晉百官名曰尚書令尚書僕射六尚書古為八座尚書

式是敷奏，百揆時序。

尚書曰敷奏以言又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王隱晉書詔曰今

之尚書令皆古之百揆之任也

夫國家之道，互為公私，君親之義，遞為隱犯。

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有諫諍之義

公二極

一致，愛敬同歸。

國語彙共子曰臣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母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智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矣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亮誠

盡規，謀猷弘遠矣。

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遠

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

刺史，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

尚書曰淮海惟揚州地理書曰嶠嶺東南地踞五千里名曰神州

編戶殷阜，萌俗繁滋，

漢書呂后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

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

周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日見也楚辭曰黎不可戶說兮執云黎余之中情

頃之解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

獻納樞機，絲綸允緝。

兩都賦序曰日月獻納周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禮記曰王言如絲

其出

武皇晏駕，寄深負圖。

應劭風俗通曰宮車晏駕謹按史記曰王稽謂范雎曰夫事有不可知者不可奈何者一曰晏起侍人以為深刺天子當夜寢早作身當萬機如今崩殞則為要駕矣家語曰宮車晏駕是事不可知也君雖恨於臣是無可奈何謂秦昭王以天下終也昔周康王

孔子觀於明堂視四門之辨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展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

公仰惟國典，俛遵遺託，俯擗天

倫，躡絕于地，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

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後天之倫次也禮記曰婦人踐心奮跣鄭玄曰躡足不絕地也

興，地居旦，子顯齊書曰：魏林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世祖廟太孫即位。有詔策授太傅，領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以

觀德，周禮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禮記曰：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地尊禮絕，親賢莫貳。晉中興書恭帝詔曰：大司馬地隆任重親賢莫貳班固諸侯王表序曰：親親賢賢愛功表德。又詔

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劍履上殿，蕭傅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漢書曰：上賜蕭傅寬同傳寬無不趨之言疑任公說也魏志曰：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晉公廩騰秩曰：汝南

王亮察王東吳王晏梁王形皆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復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統，進督南徐州諸軍事，餘悉如故。並奏疏

累上，身歿讓存。王隱晉書曰：武帝贈羊祜詔曰：身歿讓存遺操益厲。天不憖遺，梁岳頽峻。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諱之。晏天不弔不憖遺一老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道途於門歌曰

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某年某月日薨，春秋三十有五。詔給溫明祕器，斂以衰章，備九命之禮，遣

大鴻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太官供給，禮也。漢書曰：大將軍靈光霽賜東園溫明祕器服虔曰：東園處此器象如桶開一環漆畫懸鏡其中置尸上斂并蓋之周禮曰

三公自衰冕而下又曰：上公九命故以勸極津門，感充長樂。東觀漢記曰：東海王彌嘉土發魯相所上檄下狀伏地舉聲盡哀至長樂宮白太后因出幸津門亭發喪豈徒春人不

相，傾壘罷肆而已哉？史記曰：趙襄謂商鞅曰：五刑大夫死秦國男女莫不流涕童子不歌諸春者不相梓劉綽撰贊本紀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于巷商賈哭于市農夫號于野乃下詔曰：

「褒崇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尊戚，浚情之所隆。禮記曰：禮樂之情同故明王相公也鄭玄注曰：浚猶因述也。故使持節

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體嘗

履正，神監淵邈，道冠民宗，具瞻惟允。毛詩曰：民具瞻瞻肇自弱齡，孝友光備。毛詩曰：張仲孝友爰及贊

契，協升景業，燮和台曜，五教克宣。台曜及五教並已見上文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尚書曰敷奏以言，言中與書，謝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

尚書曰百揆時敘寄重先顧，任均負圖。先顧則顧命也，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作顧命，負圖已見上文。諒以齊微，二南同規，往哲詩

序曰闕雖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鷓鴣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方憑保祐，永翼雍熙。東京賦曰上天不愆遺，奄見

薨落。楚遺已見上文，方言曰奄，逝也，尚書曰帝乃殂落。哀慕抽割，震動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襲吉。禮記曰喪事先遠日

安國曰龜曰卜，又曰乃卜，三龜一習，吉與習通。茂崇嘉制，式弘風猷。可追崇假黃鉞，尚書曰王左杖黃鉞，孔安國曰鉞以黃金飾斧。侍中都督中

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綬具九錫服命之禮。魏晉官品曰相國丞相綠綬，綬九錫已見潘勗九錫文。

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轡輅，甘泉園海曰游車九乘，禮記曰乘轡輅駕蒼龍。黃屋左纛，導輶轎車，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黃屋

左議李斐曰黃屋天子車以黃繒爲蓋，裴繡毛羽，鐘在乘輿，衡左方，上注之漢書曰戰雲光乃以繡繡車文類曰如今喪輿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

人，漢書韓延壽給羽葆鼓車，歌車，張晏曰羽葆，繡也，服虔曰如今鼓吹歌車也，晉公卿禮秩曰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虎賁二十人持班劍焉。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王隱晉書曰孚

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封安平王，魏證曰獻昭陵事一依漢東平獻王若故事。公道識虛遠，表裏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如萬

頃之破管，連于直東山有松千，仰無枝，非爲正直無枉自然。僕妾不覩其喜愠，近侍莫見其傾弛。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愠，晉王隱晉書曰王邵爲丹陽尹，後禮儀掾人近習未嘗

見其他人之善，若己有之，尚書穆公曰人之有伎若己有之。民之不臧，公實貽恥。尸子曰見人有過則如己有過，處此之盛德也。誘接

恂恂，降以顏色，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肅曰恂恂温恭之貌。力於事上，好下規已，魏志劉實曰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接已此一反也。而廉於

殖財，施人不倦。左傳叔向曰齊桓施帝子儲季，令行禁止。文子曰夫抱顯効誠者令行禁止國網天憲，實諸掌

握。范曄後漢書劉陶曰今樞官手握王爵口含未嘗鞠人於輕刑，錮人於重議。東觀漢記曰袁安為尹十餘年政令公平未嘗以嚴罪鞠人常歎曰

凡士之學高欲望宰相下及攸守鏡人於聖代尹不忽為也人有不及，內恕諸己，非意相干，每為理屈。晉中興書曰衛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後。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華袞與緼縶，呂同歸，山藻與

蓬茨俱逸。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違華袞猶朱其緼縶詩子路曰曾子褐衣緼縶未嘗完論語曰臧文仲良田廣宅，

符仲長之言。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每州郡召命輒稱疾不就欲卜居丘園東園，錙銖軒冕，以東園若丘園輕軒冕猶錙銖者鄭玄曰言君分國以祿

協應叟之志。應鑾與程文信書曰故求遠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邙山託崇嶺以為宅因茂林以為陸將詩曰明月照縫

如錙銖矣。楚辭曰戲疾瀨之素水乃依林構宇，傍巖拓架，清援與壺人爭日，緹幕與素瀨交輝。劉公幹贈五官中郎

人何點，躡屣於鍾阿，徵士劉蚪，獻書於衛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齊書曰

何點字子晉廬江人也隱居東嶽門下忠貞慕劉豫章王命寫造門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真聞之曰豫章王命尚不風非吾所議遺點書事之風，申其趨王之意。戰國策曰先生王叔造門欲見於齊宣王宣王使請者迎入王叔曰叔趨見王為好勢王趨

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虞孝敬高士傳曰何點常躡草屣時乘柴車齋子顯齊書又曰劉蚪字繼孫南陽人也豫章王為荊州牧辟乃

蚪為別駕遺書禮請蚪修牋答不應命于良致書通意蚪答書後以江陵沙洲人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玠素屏風屈以好

素題凡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于寶齊紀何曾謂太祖曰阮籍如此何以訓世太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乃

知大春屈已於五王，君大降節於憲后，致之有由也。

范曄後漢書并丹字大春扶風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

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引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欲殺丹飯憲菜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東觀漢記曰荀慈字君大雁門人也永平中驃騎將軍東平憲王蒼辟慈舉祭酒敬禮焉後朝會上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而來何也對曰先帝乘德惠下臣故不來驃騎將軍執法檢下臣故不敢不來

時序，言之已詳。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

蕭子顯齊書曰文惠太子慈字雲喬世祖長子昭業即皇帝位追尊為文皇帝山濤啓事曰保傳不可不高天下之選羊

帝深德義克已復禮東宮少事養德而已論衡曰治國之道一曰養德養德者養名高尚之人亦能敬賢禮節曰作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爰造九言，實該百行。

竟陵王集有皇

言賢言親言生言辭言昭言冥言節言義孔融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

導矜禱於未萌，申炯戒於茲日。

矜稱施矜結稱也儀禮曰女嫁母施矜結祝曰勉之敬之毛詩曰親結其禴九

十其儀毛萑曰離婦人之辟也幽通賦曰既耶爾以吉象又申之以炯戒

非直且暮千載，故乃萬世一時也。

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

注解，竟陵王集有皇

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

竟陵王集云衛將軍王儉為九言序贊

之士山谷之人也經天下細萬物而獨在者也司馬彪注曰獨往自然不復顧世

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入室？」

國語曰趙文子與叔向觀乎九原曰死者若可作吾誰與歸

想前良，俾若神對。

思玄賦曰尙前良之遺風王隱晉書

乃命畫工圖之軒牖，旣而緬屬賢英。

傍思才淑，匹婦之操，亦有取焉。

賈逵國語注

有客游梁，朝者從容而進曰：「未見好德，

愚竊惑焉！」

論語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

即命刊削，投杖不暇。

禮記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弟子甲之子夏曰天乎子之無罪會子怒曰喪稱親使人未有聞喪爾子喪爾明汝

何無罪子夏投其杖而拜之

公以爲出言自口，驥驟不追。

鄒折書曰一言而非驕馬不能及聽受一謬差以千里

靈度曰正其本而萬物
遺失之蓋蓋差之千里

所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

李尤集序曰尤好爲銘箴門階戶席莫
不有述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

垂訓

先是震于外寢，左氏傳曰震
夷伯廟罪之匠者以爲不祥，將加治葺。

甲風原曰逢時不祥也
預左氏傳注曰葺覆也

公曰：「此

天譴也，無所改修，以記吾過，且令戒懼不怠。」

左氏傳曰晉侯求介之推不獲以縣
上爲之田日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從諫如順

流，虛己若不足。

王命論曰從諫如順德莊子曰人能虛己以游於
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至於言窮藥石，若昧滋旨，

左氏傳曰孟
孫卒臧孫入

吳妻袁曰孟孫
之惡我藥石也

信必由中，貌無外悅。

左氏傳曰周鄭交惡君子
曰信不由中實無益也

貴而好禮，怡寄典墳，

論語子曰未者貧而
樂富而好禮者也左

氏傳楚子曰左史倚
相能讀三墳五典

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

孫卿子曰是以爲物役矣尙書
曰禹曰予思日孜孜又曰無怠無荒

乃撰四部要略，淨住

子，淨住序云遺教經云波羅提木叉是女大師者住於世無異我也又云波羅提木叉住則我法住波羅提木叉滅則我法滅是故衆僧
於望臨再設禁戒謂之布薩外國云布薩此云淨住亦名長養亦名增進所謂淨住身口意身緊意如戒而住故曰靜住子者紹繼爲
修習成佛無差則能紹繼三世佛種是佛之子故云淨住子並勒成一家，懸諸日月。

義以沙門淨身口七支不起諸惡長養增進善提善根如是
此篇目煩示其成者張伯松伯
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弘洙泗之風，闡迦維之化，

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
泗魯水名也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

大漸彌留，

尙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說文曰語會合善
言也論語子曰師學之始開唯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黜殯之請，至誠懇惻，

已見演

豈古人之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

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
不朽何謂也穆叔對曰約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

次有立言雖久不
廢此之謂不朽也

易名之典，請遵前烈，謹狀。

禮記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謂於君曰
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

弔文

弔屈原文并序

賈誼

誼為長沙王太傅，既以謫去，意不自得。章略曰：誼也。字林曰：文厄切。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

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也。」遂

自投汨羅而死，誼追傷之，因自喻其辭曰：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敬廷議之，因是文帝避為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開葦尊顯，後諛得意以哀風原

離諛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照也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張晏曰：恭敬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錫往。事琴操伍子胥歌曰：俟罪斯國，志願得兮。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章

曰：曾水名，羅今為縣，屬長沙。汨水在焉。列子曰：吾側聞之。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言至湘水。託流而弔。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張晏曰：議言罔極，罔極言

惟中正周書文王曰：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鷗臯翱翔，關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胡廣曰：罔葦不才之人，無六翮翹翹之用，而反尊顯為詔，諛得志於世也。字林曰：罔葦不肖也。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胡廣曰：逆曳不可順道而行也。倒植者賢不肖顛倒易位也。植，史記作值。世謂

隨夷為溷。胡廣曰：服虔曰：殷之管主，隨也。韋昭曰：夷伯夷也。溷濁也。史記隨字作伯。謂跖躄為廉，李奇曰：跖魯之盜。跖躄楚之莊躄。莫邪為鈍兮，世謂

將者與歐冶同師，俱作劍，罔得而寶之，以故使干將造劍二枝，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妻之名也。鉛刀為銛。漢書音義曰：銛，徹謂利也。息微切。吁嗟默默兮，生之無故兮，

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臣瓚曰：先生謂屈原。原曰：言屈原無故遇此禍也。毛詩曰：吁嗟鳩兮。幹棄周鼎，寶康瓠兮。如淳曰：幹轉也。史記音烏活切。爾雅曰：康瓠，謂之窳。李巡曰：大窳，窳也。甄丘列切。騰駕

貨近古
是西京風

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戰國策齊明曰大驥服鹽車上太行中坂遲延負轡不能上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當

加首而以薦履到上為下故漸不可久也儀禮曰士冠章甫殷道也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應劭曰嗟苦嗟苦勞苦風原遇此難也誡信曰已矣，國其莫我

知兮。張晏曰誡離也下竟亂辭也獨壹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史記音漂襲九淵

之神龍兮，物深潛以自珍。音淵曰襲覆也猶言察也莊子千金之珠必九重之淵而勝龍領下張晏曰物潛藏也都展曰音味循蟻癩以隱處兮，夫豈

從蝦與蛭蟻？應劭曰蟻類水蟲寄魚者蝸背也蘇林曰蝸音而服處曰蟻音鼻掌昭曰蝦蟇蟻蛭水蟲食人者也蝦丘蟻也傾然自絕於蟻類况從蝦與蟻蟻也蝦音遐蛭之一切蟻音引所貴聖人之神

德兮，遠濁世而自藏。莊子曰宜尼見蟻丘之將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時郭象曰進不榮華退不枯槁也使騏驎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

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允兮，亦夫子之故也。李奇曰般久也紛紛也應劭曰般音班或曰般桓不去紛紛鳳不逝之故蓋此皆善曰君般桓不去離

此愆尤亦夫子自為之故不可尤人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音知時之亂當歷九州而相賢君而事之何必思此都而遷放逐

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曾擊而去之。如淳曰鳳凰擊九千里絕雲氣遙遠也

曾高高上飛意也鄭玄曰擊音攻擊之擊李奇曰遙遠也曾往也史記擊字作翻文子曰鳳凰飛千仞莫之能致也禮記曰德輝動乎內險微謂輕為微祥也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夫吞舟

之巨魚？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善曰莊子曰弟子謂庚桑楚曰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鰓隨為之制也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音灼曰容大魚而橫鱣鯨於滄溟必為螻蟻所見制以况小胡主閭不容受忠臣之言亦謂讒賊小人所見害也鱣或作鱣史記鱣張連切鱣音尋莊子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竭而失水則鱣鯨能苦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竭而失水則鱣鯨得意焉

甲魏武帝文并序

陸士衡

用意在對其亦此
正對其亦此
慎句之詞
意以龍
結意以龍
作二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遊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愴然歎息，傷懷者久之。毛詩曰：嘯。歌傷懷。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尸于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同歸也。是有歎其餘則否。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玄曰：宿草謂陳根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國語曰：楚子西歎於朝，藍尹黈曰：吾聞君子思前世之崇替與哀癯，喪於

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夫日食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左氏傳曰：秋七月壬午朔日有蝕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福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蝕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至相遇也。其他日則為災，陽不克也。國語曰：梁山崩，伯宗問綏人曰：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尚書曰：高明柔克。高明謂日月也。居常安之勢，而終

嬰傾離之患，故乎？穀梁傳曰：沙麓崩，林闕於山為麓沙。山名無崩壞之道而云崩，故志之也。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范曄後漢書曰：左迴天，貝獨坐謂中官左指貝，爰也。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濞戰，濞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莊子曰：申徒兀者，也。謂子產曰：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濟世夷難之智，而

受困魏闕之下。崔實政論曰：及其出也，是以濟世。續氏呂氏春秋公子宰曰：心居魏闕之下，許慎淮南子注曰：魏闕王之闕也。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

木。尚書曰：格于上下。左氏傳：楚靈王曰：區區者而不界余也。光于四表者，翳乎叢爾之土。尚書曰：光被四表。左氏傳：于產曰：諺曰：區區之國，杜預注曰：叢爾小貌也。雄心

摧於弱情，壯圖終於衰志，長算屈於短日，遠迹頓於促路。算計謀也。迹功業也。思。玄賦曰：盡遠迹以飛聲。嗚呼！豈

特警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頽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顧命以見上文。爾雅曰：冢大也。左氏傳：且

克曰太子在冢祀社稷之粢盛故曰冢子謂文帝也毛詩曰貽厥孫謀

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小忿怒，大過失，不當効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聲類曰讜善言也持姬女而指季

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魏略曰太祖杜夫人生沛王豹及高城公主四子即文帝已下四王也太祖支弟豹為侯然太祖子在者尚有十一人今唯四子者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自任已見上文列子相室謂東

門晉曰公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晉人命靈而神無餘身亡而識無存今太祖同而得之故可悲傷也鄭玄禮記注曰死言精神盡也然而婉

變房闔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班固漢書哀紀述曰婉變董公力婉切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裘曰綢繆猶纏綿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縶近也又

曰：「吾媿好妓人，皆著銅爵臺，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爵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繡帳，鄒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繡

朝脯上脯糒之屬，漢書東方朔曰乾肉為脯方武切說文曰糒乾飯也補秘切月朝十五，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爵臺，

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中舍

謂梁姜柔姜既無所為可學作履組賣之妻子春秋曰孫公為履黃金之飾飾以組連以珠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

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

兩傷乎？令衣淺別為一藏是亡者有求也既而竟分焉是存者有違也求為吝而虧廉違為貪而害義故曰兩傷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惠

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言愛是情之所厚故雖大而必失之惡是行之所穢故雖甚而必得之故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用其愛故可悲也尸子曾子曰父母愛之慕而不志父母惡之懼

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

而無咎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也
無擇令人雖未得愛不得惡矣
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孝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論語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又曰子罕言利 若

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慎子曰德精微而不見是故物不累於內 於是遂憤懣

而獻弔云爾。白虎通曰天子崩臣子哀痛積愆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途之多違。東都賦曰系唐統接漢緒客貨曰王途蕪穢周失其馭蔡邕贊曰王途蕪穢

人極強漢書元帝詔曰政令多違 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以龍喻太祖也重淵九重之淵也揚雄傳曰蓋神龍之淵潛煥

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戰戰猶行也 擢羣雄而電擊舉勅敵

其如遺。左氏傳于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 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淮南子曰八極之外乃有

音之解微。老子曰大音希聲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微 掃雲物以貞觀要萬途而來歸。雲物喻羣凶也左氏傳曰分至啓

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史記太史公曰推歷元功輔臣股肱毛詩曰奄有九有老子曰天下樂推而不厭 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

不臻乎？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於西也杜預注曰造成也 將覆簣於浚谷擠爲山乎九天。論語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孔

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算之所研？周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鄭玄曰言窮其義理盡 悟臨川之有

悲固梁木其必顛。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梁木已見上文 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覈。大命謂天命也尚書曰天監厥德用集大命

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史記李斯曰：當今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法言曰：仲尼之駕稅矣。李筮曰：稅舍也。惟降神之繇邈，眇千

載而遠期。降神謂生聖智也。千載一出故曰遠期也。毛詩曰：維嶽降神，千載一出。故曰遠期也。毛詩曰：維嶽降神，千載一出。故曰遠期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

茲此也。此太祖也。論語曰：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曹植大魏篇曰：大魏膺靈符天祿，方茲始春。春秋孔演圖曰：靈符滋液以類相感。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

怡。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怡，水漢書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三月，王

五月，引軍還長安。陳思王述征賦曰：恨西夏之不綱。毛詩曰：陳師鞠旅。魏明帝自惜薄祐行曰：出身秦川，爰居伊陽。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

彌旬而成災。毛詩曰：宅是鎬京，實號曰周。望兆動於渭濱，尚書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不豫。公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公歸王翌日，乃瘳。孔安國曰：翌，日也。瘳，差也。詠歸途以反旆，登

嶠瀕而竭來。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東京賦曰：乃反旆而回。復漢書曰：王莽册命王。豫公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公歸王翌日，乃瘳。孔安國曰：翌，日也。瘳，差也。次洛汭而大漸，指

六軍曰念哉！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至洛陽。庚子，王崩。尚書曰：帝念哉。伊君王之赫弈，實終古之所難。楚辭曰：長無絕。

兮絲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離不逝。田邑與馮衍書曰：欲掃大山而遊北海。厄奚險而

弗濟，敵何疆而不殘？每因禍以禔福，亦踐危而必安。魏蜀父老曰：避過一體中外。魏志曰：從祖委命，賜鳥

蒙昧，慮噤閉而無端。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噤，巨聲切。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魏志曰：從祖委命，賜鳥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頽嘆。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楚辭曰：我營魄

抱一能無離乎？離會曰。執姬女以嘔瘁，指季豹而濯焉。孟子曰：頭懸而言，頭懸謂人頰。氣衝襟以嗚咽，

而名不稱焉。執姬女以嘔瘁，指季豹而濯焉。孟子曰：頭懸而言，頭懸謂人頰。氣衝襟以嗚咽，

抱一能無離乎？離會曰。執姬女以嘔瘁，指季豹而濯焉。孟子曰：頭懸而言，頭懸謂人頰。氣衝襟以嗚咽，

而名不稱焉。執姬女以嘔瘁，指季豹而濯焉。孟子曰：頭懸而言，頭懸謂人頰。氣衝襟以嗚咽，

抱一能無離乎？離會曰。執姬女以嘔瘁，指季豹而濯焉。孟子曰：頭懸而言，頭懸謂人頰。氣衝襟以嗚咽，

涕垂睫而洩瀾。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恒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淚承睫滯出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菑難臣淚曰在爾涕泣關干也在與沈古今字同 違率土以靖寐

戢彌天乎一棺。毛詩曰率土之濱古詩曰稽顙黃泉下毛萇詩傳曰戢也彌天喻志高遠也尚書五行傳曰雲起於山彌於天淮南子曰吾死也朽有一棺之土 咨宏度之峻邈，壯大

業之允昌。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 思居終而郵始，命臨沒而肇揚。穀梁傳曰先君有正然後君有正始也 援貞咎以懋悔，雖

在我而不滅。言為履組及分香令職衣裘是引貞吝之道教為可惜內顧之纏絲恨末命之微詳 西京賦曰嗟內

顧之所親張堅與任彦昇書曰纏綿惠好庶幾高瞻倚書曰道場末命也 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變，何命促而

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毛詩曰窈窕淑女漢書郊祀歌曰神之出排玉房 宣備物於虛器，發

哀音於舊倡。禮記曰孔子謂盟器者備物而不可用說文曰倡樂也謂作佞人也 矯感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家語曰子貢問居父母之喪子曰感容稱其服楚辭

曰長太息以掩涕 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患而不亡。言服玩雖微而必存儀形無善而必逝言物在而人亡也家語孔子謂哀公曰君入廟仰視楹枹察几筮其器皆存而不觀人君以此思哀則意可知矣 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響像首影之異名魯靈光殿賦曰忽纒纒以響像孫卿子曰下和上響響之應聲影之像形 苟形聲之翳沒，

雖音景其必藏。首以懸聲以隨形形聲威已野沒影聲故亦必藏也陽冠子曰景則隨形隨形則應聲也 徵清絃而獨奏，進脯繡而誰嘗？悼纏帳

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毛詩曰宅殷士茫茫 登爵臺而羣悲，時美日其何望？字林曰時長也博雅曰時視也時與時同毛詩曰美日盼兮

既睇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禮察則易風厚葬則傷生能遺簡薄所以遺累詩曰既好道廢義簡禮宋均曰簡猶簡也漢書劉向曰賢臣孝子亦命順意而薄葬史記曰因其俗簡其禮也

彼裘絨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言裘絨輕微何所有而空貽塵謗而後王 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言

苟存乎大憊雖復上靈亦不能忘故可差也

覽遺藉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祭文

祭古冢文并序

謝惠連

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為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義康修東府城壘中得古冢為之收葬使惠連為祭文留信待成也

簡潔怨涼序簡而古天於其頌全於其頌生主情尤先擊法

東府掘城北壘，入丈餘，丹陽記曰東府城西則簡文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領揚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

塼甃，毛詩傳曰甃甃也今謂之塼以木為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曰昔王季歷葬禍山之尾鑿水鑿其墓見棺之前和高誘曰棺

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禮記曰孔子曰明器者神明之器也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為人，長

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說文曰棖杖也老庚切然南人

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漢書曰武帝罷半兩錢行五銖錢也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

不甚爛壞。爾雅曰瓠犀瓠說文曰瓠瓜中實也白莫切一作瓠字音續瓠與練字通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

於東岡，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為之號曰冥漠君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

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漠君之靈。忝摠徒旅，板築是司。窮泉爲壘，聚壤成基。一槨既啓，雙棺在茲。捨眷悽愴，縱錘漣而左氏傳曰宋災陳春掘杜預曰春賈龍也春音木掘居周切爾雅曰錘謂之錘周易曰泣血漣如杜預左傳注曰而助語也芻靈已

毀，塗車既摧，禮記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也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盎或醯醢。爾雅曰盎謂之缶又曰內

海說文曰醢也醢呼歸切蔗傳餘節，瓜表遺犀。犀已見上文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婦寡

賦曰潛靈遂其不反爲壽爲夭，寧顯寧晦。銘誌湮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

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毛詩曰百堵皆興壙不可轉，塹不可迴。黃腸既毀，便房已頽。

循題興念，撫俑增哀。漢書曰靈光殿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栢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便房家壙中室也埤蒼曰備木送人葬也餘腫切備或爲偶偶刻木以像人形五荀切

射聲垂仁，廣漢流渥。范曄後漢書曰曹褒選射聲校尉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褒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故不得埋掩褒爲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東觀漢記曰陳龍守昭

公沛國人也轉廣漢太守先是雒陽城南每陰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祠骸府阿，掩骼城曲。禮記曰孟春之月掩骼

仰羨古風，爲君改卜。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輪移北隍，窆窆東麓。說文曰城池無水曰隍音皇左氏傳楚子曰窆

埋也說文曰窆葬下棺也合葬非古，周公所存。禮記武子曰

穆梁傳曰林屬於山爲麓敬遵昔義，還耐雙魂。禮記孔子曰魯人之祔也酒以兩壺，牲以特豚。幽靈髣髴，歆我

周公已來未之有也犧樽，嗚呼哀哉！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魂潛將李康調護賦曰幽魂髣髴忽有

祭屈原文

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之為始平太守之郡道經汨潭為湘州刺史張邵作祭屈原文以致其意

顏延年

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

沈約宋書曰張邵字茂宗吳郡人也

恭承帝命，建旛舊楚，

賈誼曰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周禮曰州里建旗鄭玄毛詩箋曰謂州長之風陳機高祖功臣頌曰奮楚是分

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

楚辭曰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之蔽璣又曰捐余袂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

弭節羅潭，艤舟汨渚，

楚辭曰路溼沒其修遠兮弭節而高厲漢書曰烏江亭長艤船待如渡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艤

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

閭大夫屈君之靈，

王逸楚辭序曰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

蘭薰而摧，玉纁則折，

語林曰毛伯成負其才氣常稱等為蘭摧玉折不作蒲芬艾榮管子曰夫玉折而不撓瑀也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纁密以栗智也鄭玄曰纁綴也

物忌堅芳，人諱明潔，

堅芳即玉及蘭劉熙孟子注曰白玉之性堅蔡邕度尚碑曰明潔鮮白珪

日若先生，逢

辰之缺，

賈誼申風原文曰嗟若先生獨離此皆楚辭曰悼余生之不辰遂此世之匡張

溫風長物飛霜殺物也周書曰小暑之日溫風

霜厲其未麗

羸羊遘紛，

羸秦姓羊楚姓王逸楚辭序曰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誘許偃王令絕齊交又使誘偃王請與俱會武關遂潛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大威禮曰太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此

至京房占曰三月建辰風衰愈極麟七說曰飛

不端，

史記曰楚懷王既繼風平秦乃令張儀事楚秦昭王欲與國王會欲行屈平曰秦不可信王

問子蘭蘭勸王行秦因秦昭王王逸楚辭序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楚

貞蔑椒蘭，

史記曰楚懷王既繼風平秦乃令張儀事楚秦昭王欲與國王會欲行屈平曰秦不可信王

身絕鄧闕，

鄧楚郡也毛萇

迹遍湘干，

詩傳曰干崖也

比物

荃蓀，連類龍鸞，

韓子曰連類比物見者以為虛而無用荃蓀香草也王

辭曰椒專佞以慢留兮極又欲充夫佩綠王逸曰蘭懷王之少弟司馬子蘭也

聲溢金石，

金石樂也金曰鐘石曰磬吳越

如彼樹芳，實穎實發，

毛詩曰實發實穎實穎實發

望泫心歎，瞻

春秋樂師曰君王之德可刻之於金石史記太史公曰屈原

羅思越吳質答東阿王書曰精散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周鼎曰藉用白茅何嘗之有夫孝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左氏傳君子曰風有采靈采靈有行意洞酌昭忠信也

祭顏光祿文顏光祿即顏延年也

王僧達

維宋孝建三年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也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顏

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立也清明也惟君之懿，早歲飛聲。賦曰盡遠述以飛聲

義窮機彖，文蔽班揚。機彖謂周易班固揚雄也郭璞三倉解詁曰揚音盈協韻性癖剛潔，志度淵莫。楚辭曰縣猶直也

登朝光國，實宋之華。班固漢書述曰弱冠登朝察其陳太丘碑曰紆顯金紫光國垂勳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爲國華章昭曰爲國光華才通漢魏，譽泱龜沙。漢

曰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尚書曰被服爵帝典，棲志雲阿。晉服爵雖依帝典而棲志實在雲阿言高遠也管子曰將立朝廷者則瞻服不可貴

日流沙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度沙漢說文曰北方流沙服爵帝典，棲志雲阿。叔夜晉康字也司馬彪續後漢書

清交素友，比景共波。共波猶連波以喻多氣高叔夜，嚴方仲舉。叔夜晉康字也司馬彪續後漢書

逸翮獨翔，孤風絕侶。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廣雅曰風聲也流連酒德，嘯歌琴緒。漢書班伯曰式號式號大

遊顧移年，契闊燕處。何敏祖雜詩曰獨展出遊顧毛詩曰死生契闊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

歸神太素。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明發晨駕，瞻廬望路。毛詩曰明發不寐心悽目泣，情條雲互。李陵詩曰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

涼陰掩軒，娥月寢耀。桓煇掩月故曰娥月周易歸藏曰昔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爲月精微燈動光，几牘誰照？衾衽長塵，絲

竹罷調，孽悲蘭宇，屑涕松嶠。

楚辭曰涕漸漸其如崩 古來共盡，牛山有淚。

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文孔梁丘據

皆泣唯晏子獨笑公收淚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此泣而為流涕是曰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詔諛之臣三所以獨笑也

非獨昊天，殲我明歎。

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明歎

天殲我 以此忍哀，敬陳奠饋。

若願饋曰饋祭名也

申酌長懷，願望獻歎，嗚呼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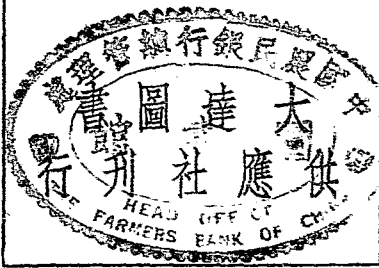
范曄後漢書曰劉陶上疏曰嗚呼長懷中節而歎

82

6090/2



孫批
文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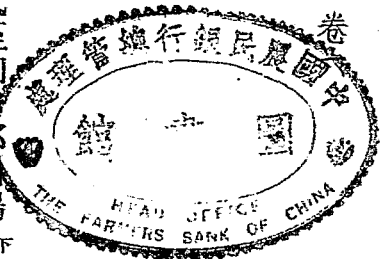
標點 孫評文選 卷

考異

卷一

賦(二)

京都



〔兩都賦二首〕注自光武至和帝皆洛陽至下
 和帝大悅也 何昭燾校曰案後漢書班固傳曰兩都賦明帝世所上注和帝誤陳少章景雲校曰賦作於明帝之世
注中故上此以諷和帝大悅語未詳所據今案此一節非善注也善下引後漢書顯宗時除蘭臺令史遷為郎乃上兩都賦不得有此注甚明即五臣誤注亦言明帝云云然則并非五臣注也且此是卷首所列子目其下本不照有注決是後來竄入凡善注失舊有竄入五臣注者有并非五臣注而亦竄入者說詳在後

〔兩都賦序〕注亦皆依違尊者都舉朝廷以

M4 I212.1 10 206

孫評文選 卷六 考異

言之 吳郡袁氏翻離六臣本案陸陳氏刻增補六臣本都士有所字舉上有連字案此尤延之校改之也袁本五臣居前善次後案陸本善居前五臣次後皆取六家以意合併知此凡各本所見善注初不甚相懸遠尤延之多所校改遂致迥異誤見每條下 有陋雒
 邑之議 袁本案陸本雜作洛案二本不著校語詳賦正文及注俱用洛字其後漢書所載賦亦作洛蓋善自作洛也

〔西都賦〕 案賦下當有一首二字東都賦序下有袁本案陸本無首亦當有又東京賦南 眾流之限汧涌其西 何云後漢書無此八字無訓釋疑與范書同案各本皆有恐五臣多此二句合併六心失著校語尤以之亂善也凡袁本案陸本所失著校語者說具每條下其尤本無

復出 案嘉羅當作羶嘉各本皆倒 注然則成

功在西 案則字不當有各本皆衍凡然則善例祇云然全書盡同其或衍者當依此求之不具出也 挾灑灑

後灑灑當作豐灑灑字注可證必善豐灑灑五臣灑灑而亂之灑字說見案今注中亦作灑非善舊也餘依此求之後漢書作灑灑同字

宏規而大起 案度當作慶五臣度袁案陸二本所載五臣亂善也注亦失舊見下 注度與羌古字通度或為慶也 陳云度當作慶

亂善也注亦失舊見下

注度與羌古字通度或為慶也

注度與羌古字通度或為慶也

是也各本皆誤下同慶當作序案云慶與流古字通者正文作慶與所引小雅廣言之堯古字通也云慶或為慶者此贗作慶或本為慶度如今後漢書之

作慶也五臣因此改慶為慶後來合并又注高祖漢書袁本此注以就之而不可通矣今特訂正

是也案此尤校改之下同注為功最高袁本案陸本為上有以字是也

而為漢帝太祖袁本案陸本大作之是也而觀萬國也袁本案陸本無也字何云

注王莽於五都立均官袁本案陸本於下有長安及三字均官作五均袁本與此

注城都市長安袁本案陸本云長下衍安字是也各本皆衍注司市

注連蹀猶超絕也袁本案陸本此六字作卓舉或作連

彼空谷何校案陸本乃校語錯入注也正文善連蹀後漢書連蹀案陸本與此同案茶陵者亂之尤所見未誤袁此注亦未誤

注北謂天下陸海之地陳云北當作此注穿漕渠道渭袁本案陸本道作通是也

注漢書有蜀都漢中郡袁本案陸本都作郡是也條支之鳥袁本案陸本支作枝是也

注揚雄司命箴曰何校案陸本改空陳云據范書注當作空是也

注玉謂之彫袁本案陸本影作雕是也注言階級勒滅然

皆誤

茶陵本贗作陸是也袁本亦誤階合歡增城何校案陸本改咸注同是也後漢書亦是咸字注漢中

國姬姓諸侯也陳云中當作東是也各本皆誤注俗華視真二千

石袁本案陸本俗作容案此尤校改之也注充依視千石袁本案陸本依作衣案此尤校改之也

注天祿閣在大殿北何校案陸本下添祕字是也各本皆脫注除太常

掌故案案陸本故作固案此尤校改之也上序注孔安國射策為掌故掌固案陸固案故尤亦未改固即故字耳凡充改每未必是注

方言曰亘竟也案案陸本無之字案後第六卷中今本正文作頽後答賢戲引作繩繩即

也注內則別風之嶮嶮袁本案陸本無之字案後漢書有或尤依彼孫耳注爾

雅曰蓋戴覆也案案陸本當作小各本皆誤此所引廣語文又章句注後漢書所引今本亦誤小為爾爾不知小雅

者改注竊窕深也陳云窕當作窕是也各本皆誤激神岳之寤寤

案善引毛詩鴈門將將為注似其本但作將將袁案陸二本所載五臣齊注云將將水激山之聲或各本所見皆以五臣亂善後漢書作將將章懼無注

而此與彼不注臺梁何校案陸本改臺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塌埃也案案陸本塌當作

必全同也注周禮水衡案案陸本水作川是也袁本亦誤水注紘罟之

下注可見各本皆誤注周禮水衡案案陸本水作川是也袁本亦誤水注紘罟之

網也各謂當作網於是乘鑿輿案案陸本鑿字衍也注引獨斯以解乘輿中問不得有鑿字其明

考後漢書章懷注引獨斯與此同亦不得有誤字今本皆衍耳上林賦曰於是乘輿與節徘徊甘泉賦曰於是乘輿乃登天鳳皇兮句例相似蓋聖之所出也袁茶陸二本變作鸞詳五臣濟注仍言乘輿是其本初無鸞字各本之衍當在其後設者罕察今特訂正又東都賦乘輿乃出注云乘輿已見上文指謂此注鄧在始平鄠東袁本茶陸本鄠下有縣字是也注何休公

羊傳曰脰陳云傳下脫注字是也各本皆脫注斬巖高峻之貌也

袁本茶陸本高上有右字是也注行幸長楊宮屬玉館陳云長當作黃案所校最是長注閣謂之臺何校閣改閣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

三軍忙然何校忙改也若攜錦布繡袁本茶陸本錦下有與字案後鳥則玄鶴白鷺何云後漢書無鳥則二字今據文義當以後漢書為是案各本蓋傳

注說文曰掄袁本茶陸本說上有掄與掄同四字案此尤校商循族世之所嚮袁本茶陸本簡作修案後漢書

注而處士循其道何校簡改修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東都賦〕注田肯曰秦帶河阻山袁本茶陸本二

本非也此所引高帝紀文非建敬傳之秦地被山帶河也下注所云雲啟已見上文者謂見西都秦春建策注二本蓋因下注致誤何陳校皆據之改為

雙敬殊失之矣凡二本有誤及何陳校之非者多不復出附辨一二以為舉例餘準是求之袁本茶陸本得下有注震雷憑怒袁本雷作電是也蹈一

聖之險易云爾哉茶陸本無哉字云五臣有而已哉字袁本有而已哉多袁用五臣也失著校語非後漢書無而已有哉或至乎永平之際袁本乎作于茶陸本作於案

正雅樂案雅當作于後漢書作于章懷注正于樂謂依讖文改太樂為太子樂也困學紀聞曰文選李善注亦引太子五臣乃解為正樂今本作雅樂蓋五臣本改為雅王伯厚此說最是善既引太子則作于注作樂名雅案雅當作于

注會明帝改袁本明作昌改注正樂官曰太子袁本明作昌改

樂官案正下當有太子各本皆脫顏延之曲躬覽萬國之有

於是皇城之內袁本茶陸本於是作

注毛詩傳曰古有梁鄒何校毛改當案所校是也章懷覽駟鐵袁本駟鐵作四駟茶陸本作駟鐵今案袁茶陸

必皆銅鐵五臣蓋四失著校語也茶陵及此則字未相亂何云後漢書作鐵今考此與彼仍不必全同范書銅鐵與善銅鐵五臣四鐵互異但當各依其

注琴大枝條 案本茶陵本條下有楚說也三字是也 注寢或為侵 案本

茶陵本使 雨師汎灑 漢書本茶陵本汎作泛案後漢書亦作汎或尤依彼改耳 陳師按屯 案本

茶陵本按作案云五臣作按案本作按用五 轡車靈激 轡作輕後漢書亦是輕字案此尤因善注引毛詩輶車而改之其實善下引傳輕也作輕車之注自通二本無枝語未必非善亦作輕尤改蓋非 飛者

未及翔 案本茶陵本未作不下句同案後漢書比二字皆作未或尤後之改耳 注大駕車入

十一乘 案車上當有屬 注永平三年正月 案三當作二 各本皆謬

注一天子樂 何校天子改太子云後漢注引 注左氏傳曰

子曰 何校子上添晏字陳同案 而怠於東作也 案本茶陵本

漢書有或尤依彼添耳下翼翼濟也而不知京 注分命義叔

案本叔作仲是也 注織紉紉繪布也 案本茶陵本

案本叔亦誤叔 注蘇秦說孟嘗君

傳曰天下諸侯 何校傳上添大字 注尚書

曰 孟嘗君將入秦章文今水高注具存姚宏跋戰國策會指此條為今本

所無其失檢與何 注面氣悚 何校而改而陳同 其詩曰 案本

正同附訂正之 注率土之濱 案本茶陵本濱 本誤與此同案說見後 寶鼎見

後漢書作詩 注太常其以初祭之

日 何校初改初陳同 嘉祥阜兮集皇都 何云後漢書無

是也各本皆謬 容絮朗兮於純精

案本茶陵本純作淳是也 案後漢書亦是淳字

〔西京賦〕心參體怵 案怵當作泰注泰怵同薛注云體安騎

或謂怵說之怵者讀泰為怵又一解也善引小雅曰狃怵也者為薛

後解申說也然則善本必同薛作泰今各本作怵蓋不知者誤改之 注

言帝王必欲順陽時 案本茶陵本無陽 注覈驗也

胡革切 案本茶陵本無 注作起也 案本茶陵本無

筋之所由憺恆由此作 憺四字案此尤校添也 注于

陳倉北坂城祠宅 案本茶陵本無 注云野雞夜

鳴 案本茶陵本無云 注二山名也 案本茶陵本此四字作赫

字案此尤校添也

本也是二名也者謂一山有二名觀下注可見尤校改非

注此云終南太一不得爲一山明矣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案二本有脫文今無以補之尤所校添未必同善舊也

注山形容也袁本茶陵本山上有一隆烟之類皆五字案

注音戶杜陵鄠縣言終南太一含裏之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

注善日爾雅日爰有寒泉善日二字案各本皆有誤也爾雅日與爰有寒泉不相承接今無以訂之尤校添善日仍未爲得善舊也

注善日五緯五星也袁本茶陵本則下有實惟地之奧區神皋

注尚書日肆子敢求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

爾于天邑商袁本茶陵本則下有王字無鄠字二字

注天命不滔案酒當作滔

注洫域池也案域當作城後橫西洫而絕金甌句注可證下著者何域外大部也何校域改

乃覽秦制袁本茶陵本乃上有爾字案此無以考也

注勞瘁已見何校京改都隨同是也袁本亦誤茶陵本復出前注更非凡茶陵例改已見爲復出故其首題增補二字以後悉放此

西京賦

雕楹玉礪案頤當作魁善引廣雅獨而云與與易古字通謂賦文之屬與廣雅之禍通也其作寫甚明各本所見蓋皆誤

注山坻除也袁本茶陵本無山字案此初亦無後修添之而誤耳

注陵陡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案二本有脫文今無以補之尤所校添未必同善舊也

注說文注日案注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注然則既有九室袁本茶陵本夏作夏案此疑善夏五臣廡

注蕘積也薛君日蕘案當作薛君日蕘積

傳子朱日袁本茶陵本左下有氏字無子朱二字是也

嗟內顧之所觀案嗟當作嗟

注漢書武帝故事案漢上常有善日二字茶陵本通特訂正之

注漢書武帝故事案漢上常有善日二字茶陵本通特訂正之

後宮不移袁本茶陵本後上有於

官以物辨袁本茶陵本辨作辨案此

疑善五臣之異也 注瑰奇也 袁本自此至末二十四字作善注 袁本與此同案似茶陵是也

書舊儀云 陳云書字衍是 注刻隋升高也 袁本升作升 亦誤 注以函屋上 袁本

茶陵本面 注廣雅曰曲枿曰欒 案廣上當有善曰二字 袁本此作善注最是袁本

與此同 注山海經曰 陳云經下脫注字 注上為清陽 是也各本皆脫

又為陽 袁本茶陵本清 檜桴重桴 袁本茶陵本桴 作增案此尤誤 輾輻

輕驚 袁本茶陵本輾作機案 注彌竟也言望之極目 袁本此尤誤注作機未改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案無者是也袁本複衍唐中已見西都賦七字亦非 注水滌瀆也 袁本茶陵本滌作瀆是也

注三輔舊事曰清淵北 袁本茶陵本輔作代案此當引三輔 三代重有三輔三代舊事案引尤

校添而又 注以塵任國中之地 案塵下當有里字各本 皆脫此載師職文也

注說文曰陔落也 案陔當作侈 注劉逵魏都賦注 案此有誤也吳都有階窻內設魏都有附以劉隲今善於兩賦舊注中

曰 皆不更見此所引語無以決其當為劉逵吳都賦注曰或當為張載魏 都賦注也凡善各篇

都賦注也凡善各篇 注司市胥師二十人 案十下當有 肆則一三字

各本皆脫此地 注裨販夫婦為主 袁本茶陵本無裨 字夫下有販字 注

今大官以十日作 案日當作月 注謂作刀劍削也 引如淳曰作刀劍削者尤依之校改也晉灼曰三字誤去 注武陵

何校武改茂袁本亦作武茶 陸本所覆出作茂茂字是也 注蒼頡曰 何校頡下添籍字陳

五十里為之郊 袁本茶陵本 無重字是也 注重車聲也 袁本茶陵本

繚垣緜聯 陳云善曰今並以口為垣案據此則正文及薛注中垣皆 可至五臣鑑注直云垣牆是 其本乃作垣各本所見非 注植物草木動物禽獸 袁本

茶陵本此八字在上文薛注之下案依尤本當以正文 植物斯生二句別為節而係以此注及下善曰云云也 注夷堅聞

而志之 袁本茶陵本 無此六字 注注曰麓山足也 袁本茶陵本

爾雅曰梅棹 袁本茶陵本爾上有梅亦作梅四字案此校語誤 入注也二本正文作梅蓋善林五臣梅而著此耳

注謂昆明靈沼之水沚也 案沚當作趾 注日出暘 各本皆誤

谷 案陽當作湯下出自湯谷 鮪鯢鱉鯊 袁本茶陵本鮪 陽亦當作湯各本皆誤 作鮪案此尤誤 注郭

璞山海經曰 何校經下添注字陳 注鯛也 案鯛上當有郭 璞曰三字各本

同是也各本皆脫

皆脫說
見下
注毛萇詩傳曰案此五字當作又曰二字注鮪似

鮪案鮪下當有鮪屬鮪三字各本皆脫說見下注又曰案此二字當作毛萇詩傳曰五

郭璞曰鮪也在釋魚所引又曰鮪屬鮪似鮪亦在釋魚所引毛萇詩傳曰云云在魚部首章今脫落顛倒總不可通為之訂正如此

孟春鴻來下有厲字是也奮隼歸鳧善作奮案校本語云

云五臣作集案各本所見皆非也薛自作集集與歸鳧對文承上四句而奮隼揚子雲以厲集與鳧飛對文也善必與薛同則與五臣亦無異傳寫為奮耳二本校語但據所見而為之凡

如此例者全書不少詳見每條下注奮迅聲也案此四字案

無者最是詳案茶陵所載五臣濟注有沸丹研翎鳥奮迅聲之語既不得於奮字證斷亦不得移作上句之解尤不察所見正文奮為集之誤乃割取五臣內多辭注以

實之斯誤甚矣注賈逵國語曰何校語下添注字陳注犛

重較兮案本茶陵本注馬冠也又鬢案又當作文注犛

旌枉矢以象牙飾也案牙飾當作弧也各本皆誤載獫狁獠案獫狁

設本作搗校語云五臣作獫狁本作獫狁也二本注中字善搗五臣獫狁不說狁但正文失著校語尤注中上二字搗末一字并改為獫狁出非也

焉獫同字凡善五臣之異不必其中不可通也各還所本來而用字亦較然分別矣全書例如此注同制也校何

同改周陳同是注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初河

南人也案本茶陵本此十五字作虞初者洛陽人明此醫術十字注以方士侍郎案本

茶陵本無此五字注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案本茶陵本

九百四十三篇八字無流字於字案此節注初同二本後尤修改也注毛萇曰鬣案鬣當作長各

為一也注猶拔扈案本茶陵本扈下有也字是也拔疑改之誤正

否則正文作跋為與五臣無異乃與此注相應耳注趣向也案趣當作趨白日未及

移其晷案本茶陵本無其字案此尤衍注疊疊飛也案本不重疊字案

是注括箭括之御弦者案云御當作御案之注鷹青

脛者善曰案本無曰字案本與此同案案本最是善字闕上讀以

遠而獲皆薛注也尤茶陵甚誤注戰國策至天下之駿狗也案依薛

韓盧已見上文此十七字不當有各本皆誤此類不盡出注禮記曰犬至謂若韓盧

宋鵠之屬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二字朱鬢鬢鬢案鬢當作鬢鬢即出此

善注引通俗文鬢鬢曰鬢及善音作計切也各本所見皆傳寫誤注虎亦食人案亦當作爪

其樂只且辭也案本茶陵本重且字是也注杜預左氏傳曰校何

傳下添注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空滅無也袁本茶陵本滅作滅 皇恩溥袁本茶陵本此尤改之也

洪德施 又 注皇皇帝普博施也云善無此二句袁本

有無校語尤初亦無後修改添入注七字袁茶陵皆無案善魏都賦 注引西京賦曰皇恩溥似無者但傳寫脫其注七字牙魯何出也 注

效日多也案日字不當 注似石著繳也何校似改以陳

注漢書曰有淮南鼓員案日字不當 布九罭案

當作絳紫注賦與織古字通謂引毛詩駉雅之罭 與正文之絳並也蓋善絳五臣罭而各本亂之 注置禁罽麗

案置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此蓋有依國語記置字於罽旁者而誤在禁上也 注鮪細魚袁本鮪作鮪案

同案鮪即鮪別體字蓋 注李尤樂觀賦曰案樂上當有平

云別本有 烏獲扛鼎案扛當作扛善注云扛與扛同謂引說文之

之亂 注橫開對舉也案開當作開 注扛與舡同袁本茶

作舡案此 注罷豹熊虎案熊當作龍 注襪衣毛形也袁本茶

尤改之也 注委聲也袁本茶陵本委作重是也案此與上

案衣皆誤 注驪案驪當作驪薛注云驪猶羅列駢駕之也驪亦當作驪唯薛

駕四鹿 正文作驪故如此注之若作驪不可通善必與驪同袁茶陵

二本所載五臣濟注云仍以駟馬駕之是其本乃作驪各本以之亂善而失著校語又并薛注中字改為驪甚非 注掖庭今

官陳云今當作令 若驚鶴之羣罷袁本茶陵本罷作罷下首

器也媿美切蓋善罷字之首凡善音合并六 家多所割裂失舊尤又刪削不全俱詳在後 注君作故事案事字

皆衍 注尚書曰自契至成湯案書下當有序 注尚

書序曰案此四字不當 注盤庚遷于殷書曰三字是也

各本 注漢書注曰齷齪茶陵本漢上有善曰二字案有者

注謂據疑袁本茶陵本

(東京賦)注東京下與班固東都賦同案此二節

袁茶陵二本不冠注案名於首 注亡禹袁本作儻亡禹切在注

恐并非五臣注但後來竄入耳 注苦灰袁本作枯灰切

也茶陵本 注謂著翼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 注秦襄王子

案秦下當有莊 注徵符合膺袁本茶陵本 注紙袁本茶陵本

注未 注如制禮也袁本茶陵本制 注陽城人名延何校

或去人名二字是也各本皆誤案所引功臣表文人名
二字乃或謂於旁而竄入者善注失在存於此等可見矣

損之又損

之案本茶陵本無下之字案無者是也注善曰毛詩曰陳云詩下脫序

注勒銘於宗廟之器于鐘鼎茶陵本無此字

守位以仁袁本無此三字

且天子有道案此善有以否無可考也

注仁謂衆庶也袁本茶陵本仁作人

以守位曰仁也案仁當作人各本皆誤考釋文云曰人王

守乎案反當作及注土度也何校土改測今案此疑土下

薛綜曰輶轅坂下故曰輶轅袁本茶陵本無此十

初弗之宅案本茶陵本宅下有也字注北爲參虛分野

區宇又寧何校字改寓案所改是也此薛注

注昭明有融案昭上當有又曰二字各

注昭明有融案昭上當有又曰二字各

注爲水獸袁本茶陵本注舊章法令條章也袁

注爾雅曰鶡斯何校爾上添善曰二字爾同下

注謂各得其性袁本也下有鶡首四鶡首皆鶡竹交切十字茶陵本

注謂音聲和也袁本也下有鶡首四鶡首皆鶡竹交切十字茶陵本

於南則前殿靈臺袁本也下有鶡首四鶡首皆鶡竹交切十字茶陵本

注不雕不刻袁本也下有鶡首四鶡首皆鶡竹交切十字茶陵本

注有菱芡也袁本茶陵本

注故

注故

注故

注故

注故

注故

儉不至陋也 茶陵本無改字 是也袁本亦衍 動中得趣 案趙當作趙注 中此字兩見袁

茶陵二本皆作頌是薛善自是趙字蓋五臣作頌而亂之尤非改注中盡作趙甚非 禮舉儀具 袁本茶陵本儀作義注同

案此無以考也 注言頒政賦教常 袁本茶陵本無數字是也 注大合樂射

鄉者曰辟雍 陳云鄉當作頤 是也各本皆誤 注鄭元周禮曰 可校禮下添注

字陳同是也 注綜曰 案此二字不當有此初無後修改誤 添袁茶陵二本每節有之不可相證 注魏

相上封曰 何校封下添事字 是也各本皆脫 注善曰萬邦黎獻 何校

曰下添尙書曰三字 附同各本皆脫 注庸 袁本作庸府二字在注末 是也茶陵本與此同非 注庭朝廷

袁本茶陵本延作也是也 注東都賦曰 下歲首朔日也 袁本此十五字作三朝已

見東都賦是也 注謂有彫飭也 茶陵本飭作飾是也 左右

玉几 袁本茶陵本几下有程程二字此初同二 本有修改無案不當有也蓋尤校改正之 注善曰百辟

其刑之 何校曰下添毛詩曰 三字陳同各本皆脫 注尙書曰一日二日萬

機 袁本茶陵本此九字作善注是也 當在薛注下而首有善曰二字 住今憂恤之也 陳云今

是也各本皆誤 注說文曰城池無水曰隍 袁本此八字作隍已 見東都賦是也茶陵

本非 注不敢迨遑 案迨當作怠各本皆誤陳云別本作怠今未 見但陳所云別本似即茶陵耳其不合者恐

有誤亦不具論 注七詩曰牲牢饗餼 案詩下當有序 字各本皆脫 注爲而

不持長而不幸 袁本茶陵本無 而不持長向字 注招明也有道 案

有誤也陳云有上似脫明但招本不訓明詳 下注蓋訓爲舉陳所說未是今無以訂之 注周易曰六五 周

上當有善曰二字各本皆脫何云綜以赤鳥六年卒安得見王肅易注而引 用之指此注下文也其說是矣但因而疑綜注假托則非蓋何未悟其自是

善注耳善演運珠注 亦引此王肅注也 注禮記曰天子穆穆 袁本此七字作 穆穆已見上是

也茶陵本 覆出非 注琪如棊 案如上當有讀 字各本皆脫 注一作颯 此三字

正文作頤茶陵本作五臣作颯 四字案此校語之誤存者也 注垂十二旒名曰太常上

畫二晨 袁本茶陵本名曰太三 作也案此尤校改之耳 注當顛刻金爲之 陳

當上疑脫錫字 是也各本皆脫 注錫鏤中央低 陳云錫字疑衍 是也各本皆衍 注零 袁

茶陵本注論音聲 三字在注末是也 注蔡雍獨斷曰 陳云此注及下注凡三引 蔡雍說其上疑並脫著曰

二字以然重輪即重輪之自是李氏文體與薛注不類今案所 說是也當以正文重輪或轄別爲節而注善曰至即重轂也於下 注

廣八尺 案尺當作寸續漢書輿服 志注引可證各本皆誤 注與璠同 袁本同下有璠 狡切三字是也

茶陵本 注謂木勾矛戟也 陳上大字衍牙當作子是也各本無非

注農輿無蓋 何校無改三侯續漢志是也 各本皆誤案注引正作三

注言相連也 案也屬當作屬也各本皆倒續漢書與服志引

注精筏大赤也 袁本也下有音弋氏切 志引 注伏 袁本作音伏二字在注末

注參差縱橫也 袁本也下有音膠音 葛六字是也茶陵本無非

注善日後宮 陳云後上脫漢書曰 三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以搗鼓 何校搗改通 是也各本皆

注診界 袁本也下有諸鄰切三 字是也茶陵本無非

爰敬恭於明神 袁本茶陵本改 恭作恭敬案二

注毛詩鼓鬯鬯 何校心恭敬二字 是也各本皆倒

注馬融論語注曰侑 袁本茶陵本時下有曰字又袁本末

致高煙乎太一 袁本此九字作八份已見東 都賦是也茶陵本復出非

注廣雅曰 語云善作於袁本作於蓋著乎五臣於校語有倒錯也上 文當辨乎較下者袁茶陵亦作於不著校語似失之耳

蒸蒸孝也 案廣雅曰三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此非 薛注所得引乃或詔於旁而竄入者

注鄭元曰 案周上衍曰字者厥當作厥者各本皆 誤下注杜子春曰各本亦衍曰字也

注伯去其毛 案伯當作爛各本皆誤 此所引在地作封人

注謂脅也 袁本茶陵本也下有方薄切三字 是也案凡此為真善音其正文下

注太史順時視土 案視當作視 書中俱依此例求之

注東觀漢記 袁本也下有音射耳至 再 袁本作以冉切三字在注

注路鼓路鼓 袁本鼓下有音跌云 見東都賦是也茶陵本復出非

注皇輿夙 袁本也 駕同是也各本皆誤

注何休公羊傳曰 何校傳下添注 字陳同是也各本皆

日月會於龍旒 袁本茶陵本旒作旒注同是也又袁本 注未有龍丁遼反四字是也茶陵本無

注毛詩曰春酒惟淳 何校改春酒惟淳作爲此酒 傳寫錯誤案此富有誤但何陳

聲教布濩 案濩當作灑茶陵本作濩 所改未見必然蓋無以訂也

五臣也但失著校語尤以五臣亂善非其語注中俱是讓字尤非改作及更 非南都賦布濩善無注各本皆作濩似亦以五臣亂善而失著校語此漢彼

漢下皆管護即五臣音耳凡諸家用字互有不同其一家之中而復歧異即恐有誤餘不悉出進此例求之

注尙書曰

聲教訖於四海

袁本此九字作聲教已見東都賦是也茶陵本覆出非

注先期謂

期日

袁本茶陵本無

注園謂集禽獸於靈囿之中

案謂上開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注毛詩曰王在靈囿

袁本此七字作靈囿已見上文是也茶陵

本覆

注禮曰告備於王

案禮上當有周字各本當脫此所引小宗伯職文也

林結徒營

袁本茶陵本下有于字徒下有為字茶陵校語云善無于字為字袁無校語何云匡謬正俗作送于上林結徒為營今案依文義善亦當有或但所見傳寫脫耳

注一作敘

袁本無此三字正文作敘茶陵本作五臣作敘四字案此

校語之誤

注孟子曰

至曰詭遇 袁本此二十二字作詭遇已見東都賦是也茶陵本

覆出

注左傳曰享以訓躬儉

袁本此八字作訓儉已見上文是也茶陵本覆出

非

注一作瑣

袁本無此三字茶陵本作瑣作瑣正文皆作瑣案此校語之誤存者也

注言鄙

陋不足說也

袁本茶陵本無陋字是也

注詩曰

有若曰二字案似茶陵是

注成王有岐陽之蒐

何校去王字是也各本皆衍

注臬射塚

的也

袁本茶陵本下有臬牛列切穆之尹切八字是也

注駘騎傳炬出宮

案駘各

本音誤所引讀儀志文也

注側角

又注其筆 袁本作斷側略切猶其也出八字在注末是也茶陵本無非此

去注未善音存正文下

注紆危

又注移 袁本作移紆危切蛇首移七字在注末是

與茶陵本無非此移善音於正文下

注蒲葛

袁本作扶葛切三字與茶陵正文下五臣音不同而亦誤

同非

殘夔魑與罔像

袁本茶陵本像作象案象是也注正是象字

注巨宜

善曰隙于侯切六字

注至於岱宗柴

袁本柴陵本無柴字

桃樹下

茶陵本樹下有二人於樹四字是也袁本亦脫

注子侯

袁本作善曰隙音于侯切七字茶陵本作

在注末案茶陵是也

注至於岱宗柴

袁本柴陵本無柴字

寒若

注他杜

袁本茶陵本作他杜

稌

注春鴈頡頏

袁本茶陵本作鴈是也

案多下當有黍多二字各本皆脫

注春鴈頡頏

袁本茶陵本作鴈是也

谷

注尚書曰永膺多福

袁本此七字作多福已見東都賦是也茶陵本覆出

以五臣亂善

注韓詩外傳曰

至獻白雉於周公 袁本此二十三字作越靈

見下句是也茶陵本誤與此同

注音郎

袁本茶陵本此

注黃帝封泰山

袁本山下有已見上文四
字是也袁陵本覆出非
注抵側擊也袁本茶陵本也下有
征氏切三字是也注

方直也是也各本皆誤
且注尙書曰天位艱哉袁本此
七字作

猶怵惕於一夫案怵惕當作傷或善引尙
書以注惕引方言以注戒

引過案論以注一夫循其次序有戒字在惕下一夫上甚明又其下惕也也
三字乃辭注若如今本不容去怵惕可見正文怵惕字但有惕字亦甚明

不知何人誤認善注中怵惕以為正文如此而改之
其實與注轉不相應非也各本所見皆誤今特訂正

注惕驚也此案
乃辭注當在善注上各本皆誤發於善注下

終日不離其輜重案不字不當有辭注無不字可
於案此無可考也

車中不內顧案不字不當有辭注無不字可
於案此無可考也

論語曰車中不內顧亦不當不字考論語釋文云車中不內顧魯頌車中
內顧然則各本衍不字甚明近盧學士文紹鍾山札記曾舉正此條云漢書

成帝紀贊顏注云今論語車中內顧內顧者說者以爲前視
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輪轂云云其說是矣但失引證釋文耳

注車中
不顧案不當作內各本皆誤古文苑載此銘作車不內顧不當作中皆
或不字於旁此誤以改內彼誤以改中可互訂也鍾山札記引

彼又載車右銘內顧自勑重後銘望衡顧爲證
而不當此銘內字彼未說蓋據本古文苑也

民忘其勞袁本此
作人案

注民謂百姓也袁本此
作人案

注毛詩曰致王業之艱難

孫評文選 卷六 考異

何校詩下添序字陳
同是也各本皆脫

注子小袁本作子小切三字在注中勸
下是也茶陵本與此同非注不

知人好共怨已袁本此
作人案

注一作臭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案此校
皆誤此所引在更法篇也

注烏瓜袁本作烏佳切三字在注中淫證
不正也下是也茶陵本與此同非

注烏交袁本茶陵本作烏交切三
字在注中或作較上是也

寶戲日茶陵本實上有符
字是也袁本亦脫

注褫奪也袁本茶陵本也下有
直氏切三字是也

注茲此也袁本茶陵本
無此三字

〔南都賦〕注於歎辭袁本茶陵本辭下有於孤切三字是也
其正文下烏字乃五臣音也凡合併六

家之茶陵二本各多寡不齊蓋合併不一故所節去不一耳至五臣者每被節
去袁茶陵二本各多寡不齊蓋合併不一故所節去不一耳至五臣者每被節

下五臣音往往未嘗區別正而注中善音則節去彌甚其失蓋復亦彌甚
矣今取二本善音之可考者悉皆訂正其二本已節去在前則未由考之聞

有可借正文下五臣音推知雖略者然既非明
文難以稱說當俟再詳全書善音之例均準此

注西京賦曰至下

爲豫州也袁本此二十二字作周居豫州已
見西京賦是也茶陵本覆出非

注武關山爲關在西也袁本此無此八字袁
本有何陳校皆去孰

下注似不當有注說文曰至下墉城也袁本此十七字作墉已見上文注灑他浪切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茶陵有消音宵三字袁亦無案茶陵是也注淮南

子曰隨侯之珠至下不繫之於珠壁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一百十七字袁有隨珠夜光已見西都賦九字茶陵有隨珠夜光見西都注八字袁本是也茶陵例改已見爲複出此條其遺漏者尚屬蕃富尤乃複出甚非注惡袁本茶陵本作聖音惡三注山海經曰至出入有

光袁本此二十一字作耕父已見東京賦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嶂岵山石廣大之貌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嶂音滌陟音非六字是也注崇高地袁本茶陵本此下有音滌陟音非六字是也注

峯嶸山齊不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峯音滌陟音非六字是也注高峻之貌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峯音滌陟音非六字是也注高而不平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峯音滌陟音非六字是也注

注相連之貌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峯音滌陟音非六字是也注班孟堅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峯音滌陟音非六字是也注蒼山隱天袁本此二十四字作隱天注薛綜注曰區陬隅隙之閒也袁本此十一字作隙已見西注傾側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崎丘京賦是也茶陵本複出非

注巖嶸高峻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巖音滌陟音非六字是也注毛萇詩傳曰

巖袁本此作巖音滌陟音非六字是也注中車材袁本茶陵本此下有音萬二字是也注中車材袁本茶陵本此下有音萬二字是也注智甲切

注巖嶸高峻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巖音滌陟音非六字是也注毛萇詩傳曰

巖袁本此作巖音滌陟音非六字是也注中車材袁本茶陵本此下有音萬二字是也注中車材袁本茶陵本此下有音萬二字是也注智甲切

注巖嶸高峻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巖音滌陟音非六字是也注毛萇詩傳曰

巖袁本此作巖音滌陟音非六字是也注中車材袁本茶陵本此下有音萬二字是也注中車材袁本茶陵本此下有音萬二字是也注智甲切

注巖嶸高峻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巖音滌陟音非六字是也注毛萇詩傳曰

巖袁本此作巖音滌陟音非六字是也注中車材袁本茶陵本此下有音萬二字是也注中車材袁本茶陵本此下有音萬二字是也注智甲切

注巖嶸高峻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巖音滌陟音非六字是也注毛萇詩傳曰

巖袁本此作巖音滌陟音非六字是也注中車材袁本茶陵本此下有音萬二字是也注中車材袁本茶陵本此下有音萬二字是也注智甲切

騰猿飛蝟棲其閒茶陵本編作獨案獨字是也注云蝟與獨同謂正文之獨可證也注

竹葦皮白如霜案竹葦當作葦葦一字誤分爲二注宋玉

笛賦曰奇籥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奇罕切三字是也案古文苑載此賦云奇籥異聲此疑脫彼鞞即籥字耳注

一竹名袁本茶陵本此下有竽公注陸離猶參差也袁本

無此六字案茶陵本有案此六字袁在所載五臣向注中無者是也注菴竹貌也袁本此下有於孔切三字是也

注雉袁本茶陵本作音維二注自吝袁本茶陵本作德自吝切四字

注今出南陽袁本此下有音禮二注骨袁本此下有音禮二又注養

流之貌也袁本無音水洞出此穴疾之八字是注言廣大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是注說文曰飲獸也袁本此六字也案二本在所載其注中

注水行疾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他驚切三字是也注水行出

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他驚切三字是也注大聲也袁本此下有汎音八切注

韓詩外傳曰濂案外字不當有各本皆衍凡本籍引韓詩外傳曰鄭交甫云云一條韓詩曰濂詁而不濂

也一條韓詩外傳曰道遠也一條及其此一條皆當作韓詩傳曰如東都賦注引魯詩傳曰之例傳者蓋所謂內傳其遺逸也句有脫各本皆同無以補之

注水淚破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音辰二字是也注疾流也袁本此下有音域二字是也

注鱖魚有文采袁本茶陵本此下有音馬二字是也注似鱧而

黑袁本茶陵本此下有音三三字是也注犖與蚌同袁本茶陵本此下有音初三字是也注

古字通袁本茶陵本此下有音胡加切三字是也於其陂澤袁本無於字何校去案無者

注知旅袁本茶陵本作知旅切三字是也其草則蘼葶蘄

莞袁本茶陵本則下有音字案有者是也注蒨之屬何校謂收載案當作蒨蒨則蒨字也注似

莎而大袁本茶陵本此下有音扶袁切三字是也注小蒲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音胡官切三字是也

注菰蔣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音孤善自音注中字耳正文蒲下孤乃因此竄入誤之甚者

注茆薺葵袁本茶陵本此下有音菲亡絞切四字是也注苦札袁本作苦札切

是也袁本茶陵本與此同非注步寬袁本茶陵本此下有音寬切四字是也注吐雞袁本此作鷓鴣字在注中謂之鷓鴣下是也

此本與袁本此三十字作除已見注班孟堅袁本此三十字作除已見注所蟹袁本茶陵本此有音蟹三字在注中源分

也下
是也
注老袁本茶陵本作音老 注去除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息列切三字

也下
是也
注乾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呼但切三字是也 注直旅袁本茶陵本作直旅切三字在

注中旅屬
下是也
注之餘又注煩又注析又注覓袁本茶陵本作

諸之餘切四字在注中甘而也下音煩二字
在小弟也下音折聲音寬六字在末是也
注蓼辛菜也袁本茶陵本此

下有力鳥切
三字是也
注蕊心香菜案蕊當布蘿下同各本皆謂集 注橘屬

也
字是也
注陶隱居注曰袁本茶陵本 注

揉楚鈹戈也何校揉改稷陳同是也戈當作弋各本皆誤又 注

稗音敷袁本稗上有租音巨三 注陟滑袁本茶陵本作爲陟滑切四字在注中

是也
注蠶小魚也袁本此下有與鮮同三字茶陵本有骨連切三字案此當附有與鮮同骨連切六字 注

注甜美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待兼切三字是也 注音精袁本茶陵本此 注

殺又注尸然袁本茶陵本作首殺二字在注中案 注於問

袁本茶陵本作於問切三字
字在注中問投也下是也
注于公先王袁本茶陵本于公作祭于案此尤所校改也

注鼓瑟吹笙吹笙鼓簧袁本茶陵本無吹笙四字案

也改
注不脫履升堂案下當有日宴二字各本皆脫 注玉謂之瑀案

當作形製下注
可見各本皆誤
朱帷連網案綱當作綱注綱維綱也二綱字亦當作綱案陵本云五臣作綱袁本云善作

網各本所
見皆非也
注咸以折盤爲七盤也案咸當作或各本皆誤 注揭

高舉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丘別切三字是也 注水波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徒蓋切三字是也

注灑澗隕隊袁本茶陵本此下有澗土澗切四字是也 注回波爲澆袁本茶陵本此

下有公幾切
三字是也
注說文曰蝸蝸下若龍而黃袁本此十七字是也

本複出與此不同皆非
於是日將逮昏袁本茶陵本逮下校謂云善作遙案逮但

傳寫誤此蓋尤
真所謂漢之舊都者也袁本茶陵本 注

魯縣而來遷案視當作視袁本云善作視案陵本云五臣作視各本所見皆非善亦當作視但傳寫誤視耳

皇甫謐曰下升爲天子也袁本此四十二字作堯以唐侯升爲天子已見上文是也

本非
注求癸袁本茶陵本作求癸切三 注說文曰崔袁本茶陵本

袁本云善作邪案陵本云五臣作邪
案注中仍云此都似善亦作邪也
注逍遙也何校遙下添遊字陳同案 注刺邪也袁本茶陵本

各本皆無未審其所據也

下有誰詳規切四字是也注古熒袁本茶陵本作古熒切三字在注末是也注周奇曰陳云周當作李

本皆誤注粉粉排袁本茶陵本此下有芳非切三字是也振和鸞兮京

師袁本茶陵本注鄭玄禮記注曰至下有有變和之節陳云下有脫文今案

注此文是也袁本茶陵本復出非注神農氏作陳云下有脫文今案

注正文起而各本脫去乾理人作釋陳云下有脫文今案注文王子孫案于孫當作

文載鄭云也但未審善果引何家耳孫子各本皆

倒

〔三都賦序〕注三都者至下有以辨衆惑袁本無此四

子海內四字是也茶陵本注三都賦成袁本三上有感榮籍晉書

井五臣入善與此同非案序當注音旨袁本茶陵本作成音

注面相序罪也案序當注虞書曰案序當

本皆譌陳云別案序當注并袁本茶陵本作音併在注中

本作斥今未見案序當注丘墟壯大之意也下是也

陳云卅下脫序字是也各本皆脫

〔蜀都賦〕注尚書曰萬國咸寧袁本此七字作萬國

覆出注在成都西南漢壽界案壽當作嘉謂漢嘉郡也

各本皆誤下所言在成都

孫評文選 卷六 考異

西北嶺山界謂嶼山郡晉書地理志之汝山郡也嶼汝二注胡角又

字古每通用所言在成都南隄為界謂隄為郡句例正同注胡角又

注步角又注扶劔袁本作灑胡角切步角切八字在注中水

也茶陵本有灑呼角切四字餘注在朱堤南十里陳云堤當作

無皆刪削也但胡作呼為是陳云堤當作注淮南子曰至下有

入於濛汜袁本此注羣翔與古十餘陳云餘下疑脫

注火焰也陳云蓋當作致注資覲袁本茶陵本作資覲切四

注出巴東案新字當在縣字下北井二字當連文縣名

北新井縣水出地也案新字當在縣字下北井二字當連文縣名

龍龜水處案龍當作元案本注龍云五臣

新水出地為一句

東宕縣在巴西袁本茶陵本無名銅梁在巴西宕縣八字案此

尤校添之劉昭注續漢書郡國志引銅梁山在

巴東也下注資覲袁本茶陵本作資覲切四注出巴東

縣當作渠

音豔袁本茶陵本焮作焮又袁豔下有金沙銀礫茶陵本礫作

音豔焮音焮三字是也茶陵無非也注寢袁本茶陵本作善曰搜音

五臣亂善非下歷亦五臣音耳

陸元所見因劉注中元龜二字誤為厭字而改正文者耳袁所見正文及注皆是非元龜字為不誤也又正文下有元字乃割裂所見之校語以爲首某陸亦尚無之恐讀者不察將致執此首以定善字特爲訂正焉
注龍大龜也 袁本龜作元龜二字是也茶陵本與此同
非案就見上劉以大解元字顯然可知也

注李九七嘆曰 袁本茶陵本嘆作歎案各本皆非也當作歎
注其緣中又 案又當作又下靈又同見華陽國志涪陵郡下

昌志切三字在注
熾赤也下是也
注厥土赤埴 案埴當作熾烈正文及下善注可見各本皆誤又尚書徐鄭王皆讀曰熾見釋文

注在宗 袁本茶陵本作寶在宗切四
字在注中氣銳以剛下是也
注武帝樂 案審當作嘉各本皆誤說見前下注九折

何校帝下添立字陳
同是也各本皆脫
注在漢壽西界 案驛當作譯各本皆誤說見前下注九折

坂在漢壽嚴道縣云
云壽亦當作壽也
注驛傳其詩奏之 案驛當作譯各本皆誤說在范書西南夷

傳
注出岷山在安都縣 案在字不當有安都當作都安縣本皆誤下注金堤在岷山都安縣

西又岷山都安縣有兩山相對立如闕皆
可證舊地理志汝山郡有都安縣也
麋蕪布濩於中阿 案蕪當作葦山字不當有各本皆倒

合當作合無
各本皆倒
注生越巂郡無會縣 案山字不當有各本皆行

段縣也此注三晉
岷山皆謂汝山郡
注一出廣都山 案山字不當有各本皆行

寶書地理志成都屬蜀郡

也
注武蓋 袁本茶陵本作善曰洪武蓋切六字在劉注之後是也
注有水從漢中 案漢中二字不當有兩當

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縣
按漢書郡國志建寧郡江陽郡昭注引鳳此注從縣南流云當據之訂正
江陽郡書地理志屬江陽郡或漢中亦江陽之誤水經江水注引庾仲雍云

江有別江出晉壽縣即潛水也晉書地理志晉壽屬梓潼郡當據之訂正又袁本一作潼是也茶陵本亦誤
注過漢壽 案壽當作嘉各本皆誤

南流 案壽當作嘉各本皆誤
注雒水在上雒縣出 案上字桐字衍出有雒山一曰在梓潼縣出九字水經江水注曰洛水出洛縣雒山一言出梓潼縣雒山即本此當據之

訂正洛即雒字漢書地理志雒作章雒即章字何啟書此注恐誤蓋未知水經注有其證故不悟各本皆脫而善自不誤也
注扶

彪又注六又注普郎又注度羅
袁本茶陵本作彪扶彪切陸音六卷

切滌度羅切十五
字在注末是也
注蜀都臨叩縣 案都當作郡各本皆誤下蜀都縣道同

袁本亦作岷亭三字在注中善
曰下是也茶陵本與此同非
注百果草木皆甲坼 案坼當作坼以坼之俱大誤也

臣乃皆宅爲坼今坼坼音人正文下又改此注所引根曰宅宅居也可知五

案之解當作解之各本皆倒皆
字覆舉下以七字爲一句也
注

令櫻桃熟
陳云令當作今各本皆誤

芬芬酷烈
袁本茶陵本下芬字作芳字是也案此尤本誤字

袁本茶陵本下芬字作芳

注郭璞口上林賦注曰袁本茶陵本空格有日注若

榴已見兩都賦陳云兩當作甫是也袁本注榛與樛同

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園鄰切呼亞切七字是也其園則有蒟蒻菜袁本云善作

非也園但傳寫譌耳注俱字又注許于切注揚雄太

元經曰何云元避諱陳云宋人避當時諱改袁本茶陵本注盈

袁本茶陵本作善曰蒲俱羽盈五字在劉注之後是也注乃禮又注墳注盈

下扶云切三字在注末是也注爾肴既將袁本將作時是也注徒

兮又注胡注胡袁本茶陵本作胡乃兮切注胡剛

鳥進下是也茶陵本剛作汪非注鱸鮠鮓也注左氏傳曰至在石渠

張衡應問曰案問當作問注左氏傳曰至在石渠

門外袁本此六十字作爽垲已見上文承注陽城蜀門名

袁本城作成茶陵本亦作城案門名不俟更言城必注徒蘭

成字也以此訂之正文亦當作成今各本皆有誤注徒蘭

茶陵本作復徒蘭切注縣又注直例又注光又注郎

四字在注末是也注莫江又注公達

袁本茶陵本注末是也茶陵本無音韻非注白日也案白字不當

言曉下公逢切三字在注中則其注黃潤纖美宜制禪藏鏹巨

萬注九兩又注

浦寬注殖貨志曰何校殖改食

誤殖茶陵本注以持祿養扼腕抵

掌入正文下非尤改紙為紙益非廣韻四紙抵抵掌說文云似手聲

也與十一齊之抵迥然有別甚明西征賦為齋揚州作薦士表廣絕文論用

抵抵者放此今皆作抵蓋誤由五臣而各本亂之集韻抵下重文有抵云或

其聲非此字之誤不悉數注桓譚七說曰案譚當作麟各本皆

注案靜虞文章志麟文見在者七說一首云云注吉日兮良辰

後七命注祭風原文注皆引桓麟七說得證注猶衛之雅質案雅當作雅

陳云長當乙注猶衛之雅質案雅當作雅注楚徙宅

是也各本皆乙注猶衛之雅質案雅當作雅注楚徙宅

西河長公思故處音初文今本作殷甲徙居西河猶思故處

此引多 注觀者萬堤案萬當作方朔別期晦案本明晦
與此同案注故曰朔別晦期也所 注匹各案本茶陵本作善曰泊匹
復舉如此知正文作晦期是也

注善曰越人衣文蛇案善曰下當有脫文注彭門

鴻岫案岫當作嶺注魏完南中志所記也案本茶陵本

注文立蜀都賦虎豹之人案本茶陵本無立至人八字

下鐵翻相模適充分節不當有又蓋并衍也 注說文曰拍拊也

實有文立劉並時人決非所引尤添甚誤 注蓼盛

貌案本茶陵本此下有相與第如滇池案本第作弟茶陵本

中作弟劉注中作弟仍不著校註第即弟俗字似劉亦作弟

但傳寫作第耳案所見五臣本不談茶陵所見亦改為第矣 注音蟻

案本茶陵本作善曰麟音 注俗謂正船迴濟處為鱗

鱗五字在劉注之後是也 漫乎數百里閒案

當作向各 注戶案本茶陵本作音戶注善曰既載清醕毛萇詩

茶陵本則上有之字案此似 注河圖括地象曰岷山

差五臣之異也今無以考之 注善曰既載清醕毛萇詩

案本茶陵本無詩字陳云善曰 注河圖括地象曰岷山

下當有詩曰二字各本皆脫

之地案地當作籍各本皆誤注上為天井言岷山之

地上為東井維絡岷山之精上為天之井星

也案本茶陵本無緒字案此注注善曰降丘宅土何校善

尚書曰三字陳云 注在爵案本茶陵本作在爵切三字在

靖王勝後也陳云靖上當有中山注漢

〔吳都賦〕案本茶陵本此下有左太冲劉淵林注四字倒錯八上行非注

吳都者蘇州是也後漢末孫權乃都於建業

亦號吳案此一節非善注也案茶陵二東吳王孫軼然

而哈何校輒改輒陳云輒當作玉牒石記案牒當作牒茶陵本

誤無校語牒傳寫誤茶陵校語非劉注說文曰牒札也六字當作牒札也

三字後注呂引說文稱爲許氏記字此非劉元文明善善注說文曰牒記也

云牒與牒同正謂所引之牒與賦及劉注之牒同各本皆誤絕不可下 注

呂氏春秋曰至為六合案本此二十字作六合已見注

陟升也至謂舜也案本茶陵本無此十一璋其區域

字案如者是也說見下

茶陵本除作傳云五臣作瑋袁本作瑋案袁用五臣也失著校語此以五臣亂善皆非

顧亦曲士之所歎何校稱潘稼堂宋云

也袁本茶陵本願作固陳云旁魄而論都都字衍涉下論都而

誤今案所是也旁魄而論與上撞下

至其形如蹲鴟故號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十三字案無

入故修改之迹至今尚存凡此等語皆五臣以後不知何人記在行閒者尤

校此當意主改舊添悉取以增多而讀者相沿罕能辨正幸袁茶陵二本均

未嘗誤各得反覆推驗決知其非特詳載之用俟刊正以下盡同此也

注靖蛉縣禹山案驪禹

下當有同字各本皆誤續漢書郡國志可證

注四合爲九袁本茶陵本

數至下度陽九之厄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六字有九厄

最是此所增多安可以儷王公而著風烈也案爾當

釋屢不可讀

當作劉注引應王公也隨字之證善注看脚也尚書曰弊化奢爾奢字之

證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統注云云作儷作著各本皆以五臣亂善與注不

孫評文選 卷六 考異

袁本茶陵本無衛尉二字由克讓以立風俗茶陵本云五臣有俗字袁本無

偶俗似傳寫脫故其經略茶陵本放下校語云著作固袁本無

包括千越袁本千作子注同茶陵本作千與此同注亦作子今案正

于春秋曰上當有一曰二字今注或盡作子或盡作千皆未是

注或盡作子或盡作千皆未是注婆女越分翼軫楚分非

吳分故言寄隴寓精也袁本茶陵本作越楚地皆劉騭吳

本最是尤注南越志至出入此穴袁本茶陵本無

會稽餘姚縣蕭山漢水所出何校總改暨攢改潘陳同

各本皆譌劉昭注續漢書郡國志引賦此注今本潘作潛考顏師古潘音甫元反然則潛潛皆非

貌至山水闊遠無崖之狀袁本茶陵本無注武林

水所出龍川袁本茶陵本作武陵龍川出其荆案各本皆非也當

林水所出也二本涉上節作武林水出其山謂漢書地理志錢唐之武林山武

正文而誤尤所校改未是注硯碗至山深險連延之狀

此二十五字袁本茶陵本無注數州之閒袁本茶陵本數上注長邁

不同之意袁本茶陵本注潮波汨起至昏暗不明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九字注齋滌本無漢字注皆水深廣闊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環異龜魚皆在水中生長袁本

茶陵本無此十字注航舡之別名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長者數十

里小者數十丈袁本茶陵本數上有有字十注東人謂

斧斤之斤為鱗案鱗當作鱗各本皆譌注鳥賊魚腹中有藥

袁本茶陵本無腹字有字案中腹是注如珍寶矣利如劍袁本茶陵本矣作以是也注淮

屬下注言已上魚龍潛沒泳其中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淮

南子曰水濁則魚噉喙袁本茶陵本淮南作文案二本是以淮南子主衛訓改之其兩注鷓鴣鳥也好鳴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見皆無喙各本涉正文而衍注漪蓋語辭也袁本茶陵本漪作漪下同案二本是也劉注為漪善注為漪尤并改善作漪甚非注

覲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物皆極之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馮隆高貌迢遞遠

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謂洲渚袁本茶陵本渚下有州字是也注深奧之貌

至麗於島嶼之中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生其華蕤仙人

所食袁本茶陵本生作食無仙人所食四字注漢書歌曰袁本茶陵本無書字注無

華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玲瓏明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朱稱鬱金

賦案傳當作穆各本皆譌魯靈光殿賦注引作穆不誤嗟難得而覩縷案嗟當作羌疑爾當作小即西部賦善注所引之小雅曰羌發聲也耳又案蜀都賦羌見有注五臣亦未改前說善羌五臣嗟乃其大樹仍不可執一為例有如此

注道書曰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神異經曰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出則天下大水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藹藹盛貌

此十注蘆華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通口冬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其華離婁

曰冬當作注乾之亦袁本茶陵本亦作赤是也以三字為一句注其華離婁

相貫連袁本茶陵本甚作樓是也注可食檳榔者陳云食下脫一食字今案此蓋當衍可字

耳各本注以合石賁灰案石當作古見下注各本皆譌注布濩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注布濩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注布濩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

布覆被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注蓊花本也非菲花美

貌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芬馥色盛香散狀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本

則楓桺櫟樟注同是也案此尤誤改平仲楮榧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

本作君選是也案此尤誤改注仍作君選未改可證字書雖有楮榧字但劉既不在本善又與劉同不得取而改之凡今所論是非意皆專主善何作

楠榴之木案楠當作南注中作兩各本皆同袁茶陵二字爲一木名與榴之別體音蓋五臣楠而亂之南榴視二字爲一木名與榴之別體

注尤好可以作器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宗生至

覆萬畝之地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字注莊子曰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葉

重疊貌無此四字注輪囷謂屈曲貌至相糾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縹

繡至露垂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一字注言木枝葉至如律

呂之暢無此十五字其上則緩父哀吟袁本茶陵本則下有有字緩作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爭接縣垂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

彈子至見人嘯無此十一字注居樹上袁本茶陵本則樹上居是也

注東吾諸郡皆有之案東吾當作江東各本皆誤注上下注箭亦有此句是其證也

涌雲亂葉翬散袁本茶陵本上作騰是也陳云亂下有注於

菟虎也江淮閒謂虎爲於菟袁本二菟字皆作菟案陸

也依此則正文當是塗字袁茶陵二本英下有徒音蓋五臣菟而各本亂之矣注魘魅魘魘袁本魘作魘

亦誤注穎鋒也案鋒當作鏃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則篋簞絲絃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

注尤誤改柚梧有篋案柚當作由注中作由各本皆同柚注

可以爲射筒筒及由梧竹案射筒當作筒射各本皆倒筒

林筴也種也箭也射筒也由梧也篋也勞也凡凡竹此但可以爲筒耳非單名筒也注漢書律歷志袁本

取竹斬之以其厚均者吹之袁本茶陵本此二十四字

而吹之二十字是也注鳳鷄也無此三字注周本紀曰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非梧桐不棲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馴擾善

也案當作擾馴注長直貌翦茸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蕭瑟聲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字注嬋娟言竹妍雅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碧

鮮至下出竹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 柶榴禦霜茶陵本留下校語云善作劉袁本作榴用五良也此

蓋亦尤改耳各本注中皆作桐疑注字有譌而尤誤據之 注味甘美袁本茶陵本無大字美字 注如

猪膏袁本茶陵本無作脂是也 注一作北景至下故名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六字

注金華采者案此各本皆有脫無可補何陳校添金有華於采上云別本今未見恐誤涉下善注耳 注言

其如磐斃袁本如上有有字是也茶陵本亦脫 注鷄兒而駭驚也袁本無此字

注又重累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又下戲烏乖切異故乖切八字亦無案下八字當有凡首各本不

注潛穎謂潛深而有光穎茶陵本二穎字皆作穎袁本亦作穎案依

文義穎字爲是依此則正文當是穎字茶陵校語云五臣作穎尤所見皆傳寫誤袁本作穎用五臣唯無校語或所見未譌歟

注玉潛伏土石至下 驢黑茂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九字又下捩捩列切四字亦無案下四

字當有二本別者因正文下有袖列二字也下放此不更出

注四隅謂邊遠也無謂邊遠三字 注因以

注沾穴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注桴舟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注因以

殘半棄水中袁本茶陵本殘作其水中作之是也 注眡至下 有徑有

眡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 用累千祀袁本茶陵本祀下有也字茶陵云善無校語案此與下文煥炳萬里也偶

句恐無者傳寫脫 注二十五世矣夫差益強大得爲盟

主袁本茶陵本夫差益強大得七字作益強夫差四字 注大城周匝袁本茶陵本無匝字 注

亦有水陸門皆案皆下當有有樓二字各本皆脫 注言經營造作

之始至下 長遠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 注西都賦曰袁本茶陵本賦作實是也

注越絕書曰吳王夫差袁本茶陵本無夫差二字 注夫漢諸侯

方輸口錯出袁本茶陵本口作謂此初亦衍而後去之 注蔡邕月令章句

昌在豫章袁本茶陵本前吳作吳前無在豫章三字 注在丹陽孫權自會

稽至下 不向武昌居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三字何云不樂能乃人認詔云云尤乃取

以增多誤之甚者也 注皆建業吳大帝所太初宮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有二字屬下案此增多云吳大帝上下增多云孫權一人之稱乖刺如此說中不勝辨正凡今於二本所無當刊削者譌誤亦不

復 注捷獵高顯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 注大夫種袁本茶陵本種下有藟字

論 注以獻吳王夫差夫差大悅袁本茶陵本無夫差夫差

似此九副

是也

四字有 注以飾殿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其子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 注

孫權移都建業皆學之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 注長遠貌袁本

茶陵本見 上有之字 注崢嶸深遂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 注橫音棍袁本

本音作與是也 注吳後主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注倚巨依切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注梁桷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 注為瑣文楹柱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 注亘引

也眈眈樹陰重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 注疊水流進貌袁本

茶陵本作應進也案此當作應進也二本脫重字所引當是魏程文王之傳或章句文尤改大饒後來考韓詩者從而認為爲屬在與誤中之誤也

注吳自宮門南出苑路府寺相屬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 注建業

宮前宮 寺六字 注橫塘在淮水南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十二字 注至吏民雜居東長干

山岡闕爲子建鄴之南有山其間平地吏民居之故號爲千三十八字 注

皆相連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大長干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故號大小相干

袁本茶陵本此二十四字 注相連下之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櫛比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相連下之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此三十 注魁岸大度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注至石顯方鼎貴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注虞虞文秀魏魏周顧顧榮陸陸遜陸遜降吳

之舊貴也袁本茶陵本作虞魏顧陸吳之舊姓也案二本最是何陳校改云云皆未悟非劉注今不取 注岐

巖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 注至養之乞言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 注言富貴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 注言富貴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 注言富貴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

言富貴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 注言富貴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 注言富貴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 注言富貴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

遍滿之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 注善日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 注善日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 注善日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

移入劉注非 注方家隆盛時乘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江都輕

諺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謂輕薄爲諺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謂輕薄爲諺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見 注締結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謂輕薄爲諺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謂輕薄爲諺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三句亦不當有上引景十三王述下引淮南高注相連接解輕諺後人源之隔截其間非凡尤本誤取增多之外袁茶陵二本亦有失善舊者如此是矣

注使人於楚楚相春申君處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而

迎之趙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翹關扛鼎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能招門開也

袁本茶陵本此十五字 注漢書曰項羽力能扛鼎又袁本此十字 注漢書曰項羽力能扛鼎又袁本此十字

西京賦是也茶陵本 注四陳來暨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注以向吳都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此三開市朝而並納袁本茶陵本並作曹案此蓋善並五戶普二本失著校語雜沓

從萃袁本茶陵本並作淮案此蓋著從五臣混二本失著校語又二水注中亦作混非注隧向路肆

市路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金鎰磊砢袁本茶陵本並作淦注同是也案此尤誤改耳注

史記曰趙孝成一見虞卿袁本茶陵本並作三見下無虞卿二字

注關干猶縱橫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又折象牙以為

簞也袁本茶陵本無折字儷嘉泉膠袁本茶陵本並作膠案此蓋著儷五臣混二本失著校語琴賦紛儷

為以流漫廣韻二十六精儷言不止皆可借證也又考集韻云儷言不止疑五臣混又說之謬耳

謹通也袁本二諱字皆作諱案本本作諱通也無呼橫切諱四字案各本皆非也方言有諱音也在十二卷別無諱通也此當作諱音

也呼橫切諱與諱通今所誤不可讀注紛葩謂舒張貨物使覆映袁本茶陵本無此十

字注謂之霽霖袁本茶陵本霖下有霽音脈三字是也注富中大塘

中也句踐治以為田袁本茶陵本塘下無中也二字田土有義字是也案此所引記地傳文

注尚書曰惟辟玉食袁本茶陵本無惟辟二字注言富中之食

貨殖之選者各利案食當作人陳云各利當有脫文各本皆同無可補也以意揣之似當云各乘其時而射

利注言農人之富自相夸競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以自

救袁本茶陵本救下有謂此也三字注左傳曰吳賜子胥屬鏹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鱗

諸實劍於全魚中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遂殺闔閭袁本茶陵本闔作王

條是也茶陵本亦誤闔閭注上天下小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犀皮為

之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奉父犀渠案父當作文各本皆謂此所引吳語文今本犀下有之字疑亦脫也

注考工記曰越鐵利可以為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皆

節理解落也袁本茶陵本無落字注陳王卒袁本茶陵本王作士是也注鐸

施號令而振之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一校千二百九

十六匹袁本茶陵本無一字是也案此節鄭注而引之乃五種合之數尤所添甚誤注狼臙人夜

釅金知其良不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又有象林郡案

字不當有郡當作縣各本皆誤晉書地理志云交州日南郡案置象郡漢武帝改名焉統縣五象林云云可證也

注周禮有

巾車官又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日月為常重光謂日月

畫於旂上也攝持也袁本茶陵本此十七字作有日月注

不能袁本茶陵本注列女傳曰至下故號之袁本茶陵本

字袁本茶陵本注染絲織鳥畫為文章置於旌旗也袁本茶陵本

十三字作鳥案當作袍服早服也各本皆涉五臣謂下同注杓同也服而脫談劉昭注續漢書與服志引賦此注

云杓早服也可證但彼袁本茶陵本注驥馬名袁本茶陵本設騎煒煌

至下袁本茶陵本注謂張網周遍袁本茶陵本注瑣結

言不絕也袁本茶陵本注蹠兔網袁本茶陵本注周

易曰何校易下添略例二字注禦禁也謂因沅湘為

藩落也袁本茶陵本猿臂駢脅袁本茶陵本注鷹騰

也袁本茶陵本注駢脅今駢幹也駢駢通袁本茶陵本注鷹騰

鶚視言勇士似之也袁本茶陵本注犬獯不可附

也案犬獯當作獯犬各本皆倒今說注說文曰隣至下買音

浪袁本脫此注非茶陵本注尙書曰稱爾干案尙上當有

無戮戮非異四音刪也善曰二字各

本皆脫袁本茶陵本千下衍戈字在非又此節注二本無他弔切又步寸切兩音刪也注史記曰荆軻怒

髮直衝冠袁本茶陵本注燦火爛也袁本茶陵本

字袁本無此十字注故云鳥不擇木獸不擇音袁本無此十字

茶陵尤所補亦未是注麀大麀也桂林有麀袁本亦作藥

當非也注如馬又注鋸牙注能食虎也

此八注揉似猿奴刀切挺音亭

尤增注一名雲白

注左氏傳曰至下豹走貌袁本茶陵本覽將帥之拳

耳陳云據注拳當作權案所說是也善注毛詩曰無拳無勇拳與權同謂

與士卒之抑揚何校抑揚改揚抑陳云抑注言吳之

將帥皆有拳勇袁本茶陵本注女六切

拉頓折也袁本茶陵本注捍兩手擊絕也

注靡碎也袁本茶陵本注人因為箇至下

袁本茶陵本

得禽之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八字又此上鳥羊善食人下平而後食之二十五字袁有茶陵無注剖亦刮

也袁本此下有居綺切三字是也茶陵本無非應弦飲羽袁本茶陵本飲上有而字案此上自魂魏氣攝下及

若此考下及曲度難勝亦然附出於此以俟再詳

皇周流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踈跋促遽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

雜襲下澤別名無此十九字注王逸曰豐隆雲師

也茶陵本有此八字袁本無注春秋元命苞曰日月案日字不當有各本皆衍迴

靶乎行邪睨袁本茶陵本無邪字案此蓋九取四京賦之選延邪睨改行爲邪仍未去行字而兩有邪耳注

說文曰艘下船別名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注船上下四

方施板者曰艦也袁本此十一字作艦大船也四字茶陵本此節注多脫槁工櫂

師袁本茶陵本槁作篙注同案九取九言改篙爲槁而又譌成槁也注昔吳王下後爲神

無此十六字注弋繳射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鱷鱓鱓案鱓字誤也劉善皆無注

袁茶陵二本下首所買四京賦鱓餘鮪鮪注云鱓網如箕形狹前後後著口

下尤劖削之著首失齊每如此也又江賦云箛洞連鋒箛引箛說曰箛洞皆

皆傳寫誤字各本所見注筌捕魚器今之斗回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

攬槍星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上直魚生一袁本茶陵本魚作獎一作三是

也案本當作注言微小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鱣大魚鱣音

遐案魚字不當有鱣屬上讀袁本茶陵本無鱣音遐三字乃鱣首而誤於衍字絕其句也又上虧下楷兩音二本無亦刪注又

日隴兼有也案又當作說文二字各本皆脫誤注其鈞惟何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案無者最是說見

尤敗非是注善曰家語曰袁本無此五字案無者最是說見注使問孔子袁本無使字是也注可剖而

食之袁本可作令是也注得此鳥魚袁本茶陵本無魚字案此九種也下注失其鱣異也失上似各

亡字注戰國策曰袁本戰上有善曰事實見家語七字案有者最是茶陵本亦有善曰但改齊實見家語爲注不出之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善曰回淵水也案當作善曰說文曰淵回水也各本皆脫誤魏都賦

同淵流著注大龜也下目不明也門撥切謂之

潛隱之穴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三字案此尤所添最誤劉注味冒也與目不明之味迴不相涉又於賦文義難通

此十字 注亦如此也善日 袁本茶陵本也下有確薄也是也 詭之殊事 袁本茶陵本詭作蠅注同案此蓋亦尤改之耳 注輪已崇則人不

能登也輪已庫 袁本登也輪三字作升字二已皆作以案袁本 耳 是也劉引自如此茶陵本與此同皆取考工記

梗概 案謂當作各本皆誤 注梗概粗言也 袁本案陵本

〔魏都賦〕注魏曹操都鄴至以魏都依制度 袁本案陵本無此一節注是也案此二

左太冲 袁本案陵本無案 各本皆非也當有張載注三字何云前注張載為注魏都陳云賦未善曰張

以優先魏以云云則知卷首本留張孟陽注與前合後來誤作劉淵林耳所

說也是也袁茶陵賦中每節注首劉曰 昔非查合併六家時已誤其題矣 注爾雅曰權輿 袁本案

案序字不當 有各本皆衍 注班固漢書

述曰彰其剖判 袁本案陵本 注揚雄交州箴曰 袁

有某州級者疑皆後人所添而此為是也 袁本案陵本無通錄四 注杜篤通邊論曰

親錄譯導緩步四來 袁本案陵本無通錄四 以中夏

為喉不以邊垂為襟也 袁本案陵本喉下有舌字襟下有帶字案評注皆不當有二本非又

襟依注字善作衿蓋 五臣襟而各本亂之 注而附著於大中之道也 袁本案

作又不 無於字 注莫不貢職 袁本案陵本貢職作 注漢書曰單

于至百蠻貢職 袁本案陵本 而徒務於詭隨匪人

茶陵本人作民云五臣作人袁本人無校語案民字 是也尤以五臣亂善又并注同於匪民亦改人皆非 注詭隨匪

人言詭善隨惡 袁本案陵本詭隨匪人 注詭隨詭人

之善隨民之惡 袁本案陵本無上詭隨 注言惡也 袁

此三字 袁本案陵本無 注小劍戍去大劍 袁本案陵本無戍字案 注

蹶敗也善日 袁本案陵本無善日 注名赤縣神州赤

縣神州內自有九州 袁本案陵本無下 注崑崙謂

東南 袁本案無謂字是 注於時兵所圍繞 袁本案陵本 注

臣今見宮中荆棘 袁本案陵本 注宮室深邃之貌

本無宮字 袁本案陵本 注沈長含切 袁本案陵本切作反案反字是也凡善

不改也
注廣雅曰煨燼也鳥壤反廣雅曰煨燼

也案此有誤也考廣雅並無煨燼也又其下不當又云廣雅曰各本皆同無以訂之唯釋詁云煨燼也下煨必燼之誤注又曰

矢鋒也陳云矢上脫鋒字是也各本皆脫注牢落至案猶字是也尤誤翩運縣以牢

落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亦獨攣麋之與子都案猶字是也尤誤

注色如漆赭袁本茶陵本無此字注子都美丈夫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字

注二山名已見上文袁本茶陵本無已見上文四字案二當作三各本皆誤

則霜露所均茶陵本均作鈞云五臣作均袁本均無校語案袁用五臣也尤蓋以五臣亂善注則

為明主也袁本無為字是也茶陵本無上左傳至此脫注善曰史記袁本茶陵本作

說魏襄王曰袁本茶陵本無此字注南有陳何校陳下添留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頴川舞陽鄆許鄆樊陵袁本茶陵本無樊字案無者是也川下當依漢志補之字各本

皆脫頴川郡也舞陽以下皆縣也頴川郡屬縣有郡陵尤添樊字於其間甚誤

注溫水在廣平都易何校郡改郡易下添陽字是也各本皆誤晉書地理志之廣平郡易陽縣也陳云別本都作郡今未見注涓水蕩

其胸案涓當作涓各本皆誤注闕宮有漚袁本通作沱案是也注蒼

頡篇斥下廣大之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九字授全模於梓

匠袁本校語云善作令模茶陵本作全模校語但云五臣作讓案尤所見與茶陵同注無明文未審善果何作注謀龜

謀筮袁本茶陵本作尚書曰謀及卜筮案蓋各本皆非也做注但當有謀及卜筮四字下文善注尚書曰謀及卜筮七字案茶陵本無非

注以避燥濕袁本茶陵本無此字注又曰儻取也子軟切袁本茶陵本無此字

注詩定之方中袁本茶陵本詩下有云字是注西都賦曰

因瓊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注西

京賦袁本茶陵本西上有西都賀曰抗應龍之虹梁十字注又曰疏龍首以抗殿

注謂畫為龍首於椽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案彼賦龍首與此實然不涉尤增多誤甚

注深黑色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字注抵鐔

隄嶙峋案隄當作嶺善引應劭上林賦宛虹地於楹軒句注可證袁

而各本亂茶陵本并之善注中字亦改為隄大誤

嶙峋茶陵本抵作抵袁本與此同案各本皆非也當作堪注德陽殿賦曰何校德上添李尤二字是

也各本皆脫注西京賦曰至若雙闕之相望無此十六字

注內朝所在也袁本茶陵本所在存案此尤改也注蔡雍陳留太

守頌曰袁本茶陵本稟上有元化自此陶甄而成國風於是有稟承也十六字案有者是也尤誤脫去注漢書

音義如淳曰袁本茶陵本亦作如淳漢書注曰案此亦尤改也蕙風如薰何引潘校應改

殿門袁本茶陵本此七字作聽政殿前聽政閣四字案各本皆非也當作聽政殿前聽政閣七字為一句注聽政門

前升賢門案上門字當作闕下節注云升賢門內聽政閣外與此相承接各本皆謬注崇禮門

右順德門案崇禮門三字不當有乃誤覆上文各本皆衍注顯陽門前有司

馬門袁本茶陵本無顯陽二字注閭守門也至守王門無此十一字

注音此禮切至下惠風橫被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邊讓帝

臺賦曰何校帝改章華二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聽政闕向外袁本茶陵本無向字案無

者最是四字為一句注宣明門內升賢門升賢門外案升賢門三字

不當重宣明門內四字為一句與上之升賢門內下之顯陽門內句例同也升賢門外四字為一句與上之聽政闕外下之宣明門外句例同也又袁本

何校云然此四字疑衍陳同是矣注禁中諸公所居曰

無此七字注始置侍中中尚書袁本茶陵本無下中字注幕人

掌幄亦袁本茶陵本作宿人掌幄案當作釋人掌幄此無取宿也尤改未是丹青煥炳袁本茶陵本煥炳作炳煥案此疑善五

臣之異今無以考之也注咎繇薦舜曰何云薦疑作謨陳云當作謨是也各本皆

誤注周禮曰正宮掌宮中次舍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謂

次舍之名以甲乙紀之也袁本茶陵本名作處紀作緣案此亦尤改也注

文藻頌詠也袁本茶陵本頌上有而字亢陽臺於陰基袁本茶陵本臺下校語云

善作高案此以五臣亂善非注文昌殿西有銅爵園園中有魚

池堂皇袁本茶陵本無上有字不重開字注既滋蘭之九畹袁本茶陵本無

既字注莊子曰袁本茶陵本子作周案二本最是此釋莊周書注例也若稱莊子善注例也餘舊注誤者準此

不更注流沫三十里龜鼉魚鼈之所不能遊

也袁本茶陵本三作四無魚鼈二字注有屋一百一閒袁本茶陵本有上有鉅也義三字是也

注一百九開冰井臺有屋此九字袁本茶陵本無案尤校
凡二本之誤多不具論唯此等經尤延之而改正讀者所當知故詳出之
注百四十五開袁本茶陵本四

注上有冰室三臺與法殿袁本茶陵本
作四尤依校改
注上有冰室三臺與法殿袁本茶陵本
有冰室詳賦云下冰室而派冥上字必當下字之譌

注為徑周袁本茶陵本
行此四字袁本茶陵本
本無案二本脫也

注魯靈光殿賦曰至下似紫宮
之崢嶸袁本茶陵本無
此二十五字

注魯靈光殿賦曰賦下有注字
注此鳳之有定向七字為一句而風無一方五字為一句各本皆誤絕不可通今訂正之
注眸眸子也袁本茶陵本無
此四

注班固西都賦說臺曰袁本茶陵本無
望得意之謂也袁本茶陵本得意
之謂作意之得

注若春升臺之
為樂焉袁本茶陵本
本無春字

注晷漏漏刻也袁本茶陵本下漏作
門北漏有刻屋也十字案有者是也尤誤脫去上東當作止車前注南當南
止車門又有東西止車門案茶陵止車皆作上東考水經注說長明溝南還
止車門下然則上東非也

注暑景案景下當有也
字各本皆脫

注樂汁圖

注暑景案景下當有也
字各本皆脫

日案圖下當有
字各本皆脫

注服虔甘泉注曰何校泉下添賦字陳
同是也各本皆脫

隆廈重起案廬當作更載注引詩更屬善必與之同蓋
五巨廈而各本亂之下文廬屋一揆亦如此

注寇俠

城堞袁本茶陵本無案
字案此尤校添也

注毛詩云夏屋渠渠袁本茶陵本
毛字案無者最是此稱詩舊注例也若稱毛詩善注例也其有不合者非餘
各本皆誤者準此不更出凡劉淵林張孟陽諸人之注皆未必是毛詩題下
膜腹垌野句

注廣尋長五十步袁本茶陵本無長
字案此尤校添也

蒲陶

結陰茶陵本蒲下校語云善作蒲袁本輔校語案此尤改未必是也袁
本載注字亦作蒲然則所見與茶陵同失著校語耳尤并注改作

兼葭葭袁本茶陵本
字耳廣韻所謂倒一虎者非是又

若咆渤澥

與姑餘案渤當作勃載注引揚雄曰勃澥之鳥
善必與之同蓋五巨渤而各本亂之

注江池清籟

注方四十里袁本茶陵本里下有
耳字案此尤依今孟

注殺其麋鹿者袁本無鹿字
案陸本有

注為阱於國中

注有天非根可證也各本皆誤

注分爲十二墪 袁本茶陵本墪下有者也二字 注界也

野畔際也 案上也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注賈逵國語曰

案語下當有注字各本皆脫云別本有 注河渠書 袁本茶陵本作史 注漢書

曰 袁本茶陵本作又 注終古瀉鹵兮 袁本茶陵本渴作寫

改去爲是也 注蒔更也 袁本茶陵本更作植立二字是也 注郭璞曰謂更

種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注鄴城內諸街 袁本茶陵本鄴上有言字

注有赤闕黑 案黑當作里各本皆誤 注謂之倚郭璞

曰石橋音江 袁本茶陵本作謂石橋也四字案以四字爲一甚

注侍中尚書御史符節謁者郎中令太僕 袁本

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案此亦充添也侍中至謁者在符節謁者劉注中此無取其事蓋皆未是也 注長壽吉陽

二里在宮東中當石竇吉陽南入 此十七字袁本

蓋二本脫 注鄴城南有都亭城東亦有都道北有

大邸 袁本茶陵本南作東案各本皆有誤此節賦邸注必賦邸可知然則當作鄴城東有都亭邸爲一句東城下有都道爲一句道北有

大邸爲一句尤改東爲南欲以通之而爾不可證今訂正 注秦舍相

如廣成傳 袁本亦誤城 注輟止掇古字通 案止

三字各本皆脫 侈所觀之博大 袁本茶陵本掇作眺注同案此

暕解之眺即視耳善引書之例有如此 注達已見上章 案達當

者尤延之困爾雅作履改未必是也 注財以工

化 案財當作材茶陵本校語云五臣作材袁本 注史記曰子產

治鄭不鬻賈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 注成平也市者 袁本茶陵

注舜居河濱器不苦窳 袁本茶陵本無舜居二字 注淑清穆和

之風既宣 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 注優渥 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案無者

下然皆非 注是竇謂布廩君之巴氏出幪布 袁本茶

布廩君之作廩君之竇案此尤校改也查據後漢書南蠻傳 縵胡之縵 案縵當作漫袁本茶陵本

縵非其五臣疏注中字作縵然則乃各本亂之而失善校語今莊子作 曼釋文引司馬彪云曼胡之縵謂縵無文理也曼曼同字可借爲證 注

立魏公位諸侯王上 袁本茶陵本無立字 注臣能虛發而

下鷹魏王曰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案二本有脫考選第九所添亦未是注庶士有揭

又曰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案無者耳刷馬江州案劇當作囑注同戲注引

囑戲爲注是其本亦謂善必與之同五臣向注作刷云乃洗刷兵馬云云各本亂之而失著校詁又案善豬白馬賦且刷幽燕注引作刷必太沖集別本與班孟詵注者不同此之謂各隨所用而引之善固已自舉其例矣

振旅鞫鞫案鞫鞫當作鞫鞫善注有明文其云今爲

鞫字音出者猶西京賦注之今並以互爲垣耳五臣因此改故正文下有田字音各本亂之而夫著校詁集韻字重文有鞫即鞫本此亦可證載注善注鞫皆同

注庖丁爲文惠君屠牛袁本茶陵本無君字案下文兩云文君經此本亦云

韓暹楊奉之專用王命也袁本茶陵本無五字案此尤添也注剋默

劉表於荊州之屬也袁本茶陵本無之屬二字是也可校表改琮陳同各本皆作表或此本云表耳

注北羈單于于白屋案于字不當單有各本皆衍誤見後九錫文下注兵事

以嚴終也袁本茶陵本兵作無終作案案此亦尤改也注韋昭注曰東山

皋落氏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揚雄上疏曰至下西都賦

注刷猶飲也所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十六字案二本以上漢書下接曰殺威盛容常有脫尤所添但亦未是

劣切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伐弱燕袁本茶陵本無作韓是也注毛詩曰喪

亂既平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案下周公攝政陳云上脫引書名是也各本皆同無以補之豐肴衍衍

何云衍衍據善注當作衍衍陳同案所說是也袁案陵二本所載五臣向注字作衍或各本亂之

注蒼頡篇曰賚財貨也袁本茶陵本無東字案此亦尤添也注楚辭小招魂曰袁本茶陵本無魂字

四縣至下毛詩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案二本以上漢書曰下接夜未央當有脫尤所添但亦未是注高張

又曰采繁祁祁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毛詩曰滑案詩當作漚各本皆誤

注沛茜之也案沛當作沚各本皆誤冒六莖袁本茶陵本六莖作六莖五莖云善無六莖二字何

注音秦穆公袁本茶陵本無案蓋是也注賞如此至下甚樂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一字注簡子寤

注天子獵之田曲也袁本茶陵本無獵之曲三字案無者是也東京賦善

注禮記曰袁本茶陵本無格作注案此初

與二本同衍而修去之也

注引作天子之田
也可證尤誤添
注孟子夏諺曰袁本茶陵本注方罫

斧也袁本茶陵本無蓋注揚雄太玄經曰袁本茶陵本無經字

注文備於大和至是以有魏詩雲鳥之書黃

初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四字案疑此乃記三國志注文於旁尤取以增多而又有謬誤也注顯道而神德

行茶陵本無而字注于步也袁本茶陵本步注應劭漢

書曰擾音擾何校下擾字改柔陳同又云書注詩曰方叔

莅止至儼然元墨此三百七字袁本茶陵本無案此初無與二

存本尚梁或有不失善惡者情尤延之未能精擇每誤取增多若準此條固

無嫌耳何校改宅山阜狼藉為宅心知訓陳同又疑所校為疑校者也句亦

以正之注論語曰君子薄於言而厚於行此十二

袁陵本無案注讎校至漢書音此二十一字袁本茶陵本無案

當有為注大篆也袁本茶陵本注毛詩曰赫赫師尹

雖自以為為道洪化以為隆何云下以為二注及前王踵之武案踵之當作

云道洪化隆中則不當有以為

二字就案所是各也本皆非

常山平于袁本茶陵本子作干注謂適生生之情

注在廣平沙縣袁本茶陵本內作涉

注溺而不反精衛陳云反下當有化為

言父甘見俗袁本茶陵本注後辭入碣水中袁本茶

注在曲周市上袁本茶陵本同作州注猗飛

注趾躍袁本茶陵本無躍字案此尤改躍為躡

注比歸數百里袁本茶

注臣瓚曰跼為躡案此當作躡跟為跼桂指為躡各本皆

注閉門不出容陳云別本今未見注水出洄汲

郡案水出洄當作洄注夠多也袁本此下有古侯切三字

殊隱而一致何校判殊改殊顯案以判殊意注知言之選

擇來比物謂屬變而還復舊貫則知言之選

擇來案此皆誤也當作知言之選為一句選擇采也為一句謂變屬而

還復舊貫為一句則知言之擇采為一各本譌舛絕不可通今

正訂 注謂爲系辭同音案音當作旨各本皆誤 注周穆王暨及

化人之宮袁本茶陵本無及字 注故諸侯歌鍾析邦君之

肆也陳云諸侯當作謂之袁本亦誤茶陵本脫此注非 注無乃不可加乎兵案

兵當作兵乎各本皆倒 注說文曰擗按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張

儀張祿袁本茶陵本句上有則字是也案此尤本脫 注張升及論曰袁本及

也茶陵本亦誤及 推惟庸蜀與鵠鵠同窠案鵠當作鵠善注中字作鵠可證袁茶陵

二本所載五臣其注字作鵠各本皆以五臣亂善而失著校語 注鍾會藝藝論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

案此尤 注遊散走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詩序曰文王德

及鳥獸昆蟲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 注耀謳歌巴士人歌也

袁本無耀字是也茶陵本無耀字非也 注耀耀契契案耀耀當作佛各本皆誤陳云別本佛今未見 注

一音徒了反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案袁本正文下有徒了音茶陵有徒召音疑此或尤取五臣音添非如其餘真善

音被翻 者也 因長川之裾勢何校禮改裾注同案所校是也善据五臣密此及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向注

皆有明文各本亂 注拘束其民袁本茶陵本無拘字 注闕闕望尊

位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而能約制其民也漢書音義

言其土地形勢袁本茶陵本無也漢書音義言其土八字案此節注各本皆有誤今無以正之尤所添非 建

鄴則亦顛沛袁本茶陵本鄴作樂是也案此尤本誤也前吳都賦注中亦有樂作鄴者故此不更出 注微

子將□朝周袁本茶陵本空格作相案此與二本同衍而修去之也 瞿焉相顧陳

瞿當作瞿注同案所說是也袁本茶陵本云瞿作瞿載注春秋傳曰瞿氏體各本作瞿氏懼懼甚誤說文心部懼下引左氏駟氏懼集韻二腫載瞿懼懼

三形懼字即本此可爲證也尤以五臣亂善非又二本 瞿焉失所

載注云云亦誤與此同於其校語不相應甚非不更出 瞿焉失所

案瞿當作瞿善瞿五臣離各本皆以五臣亂善也說見下 注說文瞿失意視袁本瞿作瞿

瞿案瞿字最是也所引日部文依此是善自作瞿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向注字乃作瞿茶陵尤因正文之誤并改此注甚非 注而瞿

切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 注說文曰恣心疑也亦而髓反

之敗袁本茶陵本敗下有續字案續之譌也尤刪非 注音義曰躅迹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下

也字 過以佩剽之單慧袁本茶陵本佩作汎注同案此尤延之依今方言改汎爲佩也今方

言剽作佩仍未改汎剽與佩同字孟湯在景純之前其 注王弼周

易注曰 袁本弼作熒茶陵本亦作弼案弼字最是陳云今本周易王注中無此文乃未知善固引鄭注耳 注不

與聖人之憂 案不與二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注詩推度客曰 案客各作災各

注太史書曰田敬仲世家傳曰 案書上當有公字下當無

守此者自晦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案無者最是也在二

注一客自言安能 疑凡載注皆稱太史公書今多失其書也

郊祀

〔甘泉賦〕注蜀郡成都人也 袁本茶陵本無成都二字 注明日

遂卒 何云據班書非新論本然也今案此蓋卒字有誤 注如雍

時物 袁本茶陵本無物字 詔招搖與太陰兮 案蜀當作葛注云膠葛已見上文謂見吳都賦東西膠葛也蓋善作葛五臣作翽各本亂

其相膠轄兮 案葛當作葛注云膠葛已見上文謂見吳都賦東西膠葛也蓋善作葛五臣作翽各本亂

其相膠轄兮 案葛當作葛注云膠葛已見上文謂見吳都賦東西膠葛也蓋善作葛五臣作翽各本亂

其相膠轄兮 案葛當作葛注云膠葛已見上文謂見吳都賦東西膠葛也蓋善作葛五臣作翽各本亂

其相膠轄兮 案葛當作葛注云膠葛已見上文謂見吳都賦東西膠葛也蓋善作葛五臣作翽各本亂

其相膠轄兮 案葛當作葛注云膠葛已見上文謂見吳都賦東西膠葛也蓋善作葛五臣作翽各本亂

其相膠轄兮 案葛當作葛注云膠葛已見上文謂見吳都賦東西膠葛也蓋善作葛五臣作翽各本亂

注地氣不應曰霧霧與蒙同 陳云別本兩霧

注何休公羊傳 字師作蒙案今未見考爾雅釋文蒙或作霧字同亡公亡侯二反善引即或作而讀亡公反也

注日軼過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 注令帝閣開闔闔而望

注并欄櫂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有或

注說文曰 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注林木崇積貌也 案林當作材經書注可證各本皆譌

注輶軋 袁本茶陵本輶下有輶字云善本去輶作輶案漢書作輶同蓋善自作輶固袁案陵所見輶作輶者非尤本誤涉五臣脫向字益

注善曰 袁本茶陵本輶下有輶字云善本去輶作輶案漢書作輶同蓋善自作輶固袁案陵所見輶作輶者非尤本誤涉五臣脫向字益

春秋至太一之精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 洪臺崛其獨出兮

注又曰絕度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有在下二字 注孫炎爾雅曰

注應劭曰大人賦注曰 案劭下當去日字各本皆

注敦徒昆切 袁本茶陵本此下有與屯同三字是也 和氏玲瓏 袁本茶陵本

注敦徒昆切 袁本茶陵本此下有與屯同三字是也 和氏玲瓏 袁本茶陵本

注敦徒昆切 袁本茶陵本此下有與屯同三字是也 和氏玲瓏 袁本茶陵本

注敦徒昆切 袁本茶陵本此下有與屯同三字是也 和氏玲瓏 袁本茶陵本

注敦徒昆切 袁本茶陵本此下有與屯同三字是也 和氏玲瓏 袁本茶陵本

善作玲瓏茶陵本云五臣作瓏玲案各本所見皆非也陳云漢書作瓏玲此
韻賦不容同異當乙其說是矣凡袁茶陵皆據所見為校語非必善異如此

每有抵牾詳見各條下注增補明見貌也亦當乙漢書注
可證太玄法皆皆有瓏玲亦可互證法皆玲瓏同字也

注善日駢
袁本無列也二字有已見上文四字案尤本此處修改之初刻同
袁本謂駢猶併也

注而曳颺之
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若登高眇遠亡國
袁本眇
下而有

字微下無亡國二字云善正文作登高眇遠亡國茶陵本云五臣作者登高
眇而遠陳云漢書無亡國二字今案各本所見皆非也注應劭曰當以亡國

為戒者但此賦意非舉賦文也傳寫善本因注
引照而誤添正文又五臣衍而字漢書亦無

注又鬱衆移楊
案衆當作聚漢書注而移楊
鬱衆也可證陳云別本案

注司馬彪上林賦注曰
醉過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
注長門賦曰
下薈薈似稿本

袁本茶陵本無
注倕汝作共工
袁本茶陵本倕上
有奇字無作字

注雖
使仙人行其上
案行上當有常字漢
書注可證各本皆脫

注甘棠之惠
袁本
茶陵本吸作齋
所見不同也漢書作蠶

注吸清雲之流瑕兮
袁本云惟著作從茶陵本
云五臣作吸齋

注風漉漉而扶轄兮
袁本云惟著作從茶陵本
作從云五百作漢案茶陵
本作吸用五臣
也漢書正作囂

是也尤誤以五臣亂善非也漢書作從集二韻風有從漉云從從疾貌或从
人上字據此下字據漢書也袁本當云善作從今有誤羽獵賦萃從洧浴五

臣亦作漉
鸞鳳紛其銜契
陳云衡漢書作御顏注或作奇俗
袁改也今案五臣注作銜有明文

善注不見此字或未必與五臣同但
無可考袁茶陵二本亦不著校語也

注泉搖泰壹
案泉當作招茶
陵本作泉云五
臣作招今考漢書作招善與之同故如溲解讀作泉張晏解招如字而兩引
之不知者但據如所改為泉而張解不可通矣袁本作招不著校語可知非

五臣與善異
注如淳曰
袁本茶陵本曰下有招作泉三字案有者是
所見當未誤也說已見上尤因所見賦誤招為泉遂刪此

注以就正
注炎感黃龍兮
案炎當作焱據善注云言焱燦熾感
動神物也字林曰焱火光也云云作焱

甚明其五臣注作炎各本亂之
漢書作炎則與此不必全同也

注吾令帝閭闢開兮
袁本茶
陵本無
闢字案當於開下
添闢字各本皆謬

注麗光華也
袁本茶陵本
無此四字

注幽昧之貌
袁本茶陵本
作難知也三
字是

注徠祗郊禋
茶陵本祗作祗云善本祗案茶陵所見及尤本
非也顏注漢書與善此注皆以敬解祗其非異

注靈汜遞兮
袁本茶陵本遞作遞云善本
遞案茶陵所見及尤本皆作遞

字可知袁本作祗而不
著校語所見當未誤

袁本云樓通善作厚逸其載善首則云厚音康漢書作遞顏注遞音韻考
集韻十二齊有厚逸別無遞字重出其下然則但傳寫誤耳當依袁所見訂
正陳云遞當作
遞從漢書校也

耕籍

〔藉田賦〕注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

注設榷柅再重何校桓改桓陳同各本皆譌注墜以委切袁本委

作季是也注毛詩曰周道如砥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晉灼漢

書曰陳云書下當有注字各本皆脫似衆星之拱北辰也袁本茶陵本無似字實書

無又上句未及窮德留列雜坎發抑下有兮字袁本茶陵本無坎下無餘同案此等或善五臣不同但不著校語無可考注方駕

千駟袁本茶陵本無此字注應劭曰漢官儀曰陳云上曰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注后稷播植百穀袁本茶陵本無此字注鄭玄曰衝牙袁

茶陵本無此五字五輅鳴鑾案輅當作路各本善注中字皆作路袁本所載向注則作輅蓋善路五臣皆而亂之也

齊正袁本茶陵本無此字注戰車戰案戰車戰車二字處修改袁本亦然案此當云圖戰車戰戰各本皆脫誤

向服志云圖戰車長戰邪假震震填填案填填當作圖圖各本善

本所載真注則作填蓋善圖五臣填而亂之也碧色肅其千千袁本茶

辛芋案尤本是也高唐賦肅何千千安仁用明文袁茶陵作芋芋者五臣字

如此所載向注可考彼賦善千五臣辛正有明文袁書作芋與五臣所據同

又二本皆脫去袁本上作塚案塚字注都謂

京邑也杜預左傳注鄙邑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垂髻終

髮袁本茶陵本髮作髻云善作髮晉書作髻案五臣非也髮字去聲

者改之耳或有謂髻是協鑿祭語韻之字魏都賦樂葉辨髮或鏡附而鑿髮兩見皆然不知韻

豈嚴刑而猛制之哉袁本茶陵本無之字晉書無案此尤所見衍惟

穀之郵袁本茶陵本郵作恤晉書作恤案各本注中引尚書字皆作恤或注有謬也注敢用嘉薦

而神降之吉也何云吉字後人誤改福字本協

以孝治天下袁本茶陵本治作理云善作治晉書作治案注中引

依書本不遜國朝廟諱五臣易而遜之宜矣其有李本本作泉及年代字云

復具云是在當時已錯出一也今全書中經五臣以後迴改者不少矣皆不

薄采其茅袁本茅作芳云善作茅茶陵本云五臣作芳晉書作芳案晉書五臣非也賦交作茅觀善注及

上文縮摺蕭茅句注故附辨之凡晉書此賦與善異者每誤不詳論也

○



〔子虛賦〕注廣雅曰僕謂附著於人

案雅當作著各本皆鴛鴦

恭厥見附志上林賦注引若 芎藭菖蒲

袁本茶陵本芎考案注中字考考賦文舛節

魯也香艸也重文考司馬相如說晉或以引謂凡將如此形 漢書考奪者假

借也字奪則未載奪字當是尤延之以改芎為奪遂成此形 其甘泉賦奪

文及注皆誤 芷薜蘿蕪

案在當作江注中江字兩見皆不從艸史記漢書亦作江考上林賦被以江薜蘿茶陵本云

五臣作芷袁本無校語查此賦亦善江五臣冠而亂之故袁茶陵二 注

本皆不著校語何校改作江據史漢陳云別本作江未詳其何本也

苞薜也

案藪當作照本史記漢書注可證各 注本或林下有

巨字

案有當作謂林下其字作巨也不云其作巨者因正文 注善

曰蓋山之國東有樹

袁本茶陵本蓋上有有字無東字案二

本也是也此所引大荒西經文依善例曰

注驅馳逐獸也

案上也當作正 注言所

在衆多

袁本所在下有射獲 注弭猶低也

節也

袁本無此十字茶陵本亦無案漢書注有之考史記索隱引郭璞

曰言頓也也集解引郭璞曰或云節今之所仗信節也善此注引

王逸評案也意謂即上文案節未舒與郭頤贊之 被阿楊

案錫當作錫注

云編與錫古字通必善作錫故有此語今各本皆作編者以五臣作編

而亂之遂不可通非也史記漢書考奪者假

積襄綯

袁本茶陵本積作積音稽案史記漢書皆作積襄茶陵二本皆

之故不著校語 紆徐委曲

李注引漢書無此四字無此四字今史記

有而集解引漢書音義索隱引小顏孟康似二家史記亦與漢書同並不

非 注故或摩蘭蕙

案善正文作靡此摩字誤五臣作摩案茶陵

義及韻注中仍作靡者古摩 若神仙之髮髯

袁本茶陵本云

字之通用恐亦靡是摩非也 耳

連駕鵝

茶陵本云駕鵝考駕鵝者鵝之假借左傳榮鵝唐石經

宋槩本下皆從馬古今人表所載亦然如此賦用字古矣唯中山經是多

駕鳥郭注未詳也或曰駕宜為駕鵝也然則駕字晉代不復行用之袁本

正文及注並改為駕而不著校語又上林賦駕鵝屬玉各本作駕皆誤以五

臣亂善非也西京賦駕鵝鴻鸕平子用駕字是為異人用字不同之例全書

此類極多 注戰國策更羸曰臣能虛發而下鳥

袁本無此十三字有見西都賦高誘六字茶陵本例改已見者為 注列

覆出故亦有尤本修改添入未是又高誘二字屬下不當刪之也 子曰蒲且子連雙鷁于青雲之上

袁本無此十四

尤本改添入注之說是也案之當作文流書注可證各本皆謬注服氏

一說各本皆作之乃欲戮力致獲案本茶陵本載作戮案史耳劬秦奕新曰戮力咸陽餘同此者不更出注善曰史記樂毅

與燕惠王書曰案本史記茶陵注彰君惡害私義

注成山在東萊掖縣案漢書注引掖作不夜史契善計也案本此下有契高同三字

注契善計也案本此下有契高同三字

注契善計也案本此下有契高同三字

注契善計也案本此下有契高同三字

注契善計也案本此下有契高同三字

注契善計也案本此下有契高同三字

注契善計也案本此下有契高同三字

注契善計也案本此下有契高同三字

注契善計也案本此下有契高同三字

注契善計也案本此下有契高同三字

注契善計也案本此下有契高同三字

注契善計也案本此下有契高同三字

注契善計也案本此下有契高同三字

注今案陳說非也當作汝史記索隱引姚氏云今名注水善全取彼文與顏注此即今所謂沈水迥異注黃子陂案本

茶陵本黃作皇案史記索隱引姚氏正作皇皇字是也漢書注亦作皇陳校後漢注注經至昆明池案本

茶陵本無經字案史記索隱引姚氏云注昆明池漢書顏注云經昆明池此尤延之校改至作經因誤存也注周旋苑

中也案本茶陵本注善曰楚辭曰案本茶陵本無善曰二字有郭璞曰椒丘見六字今

案當作郭璞曰椒丘見楚辭善注馳椒丘焉且且止也

音昌呂切案本茶陵本無焉且且三字案各本皆謬當作馳椒丘且焉止息也且音昌呂切

注司馬彪曰畢弗案畢當作畢史記索注灑

水出貌案本茶陵本汨灑漂疾案本灑作灑云善作灑案本

也史記漢書皆作灑善引韋昭曰灑許及切即漢書音正作灑可知彼載管灼華給反郭璞許立反史記案隱同諸家無作灑者又各本注中亦謬灑

注說文曰溲清深也案本茶陵本注其形狀而出

也案本茶陵本其形狀作言灑漢書注注張揖曰其形狀

未聞案本茶陵本無注氈臧一名黃曰頰案本茶陵本

注兩相合得乃行案本茶陵本無合字案依

漢書注無曰字注兩相合得乃行案本茶陵本無合字案依

注兩相合得乃行案本茶陵本無合字案依

注兩相合得乃行案本茶陵本無合字案依

案本

案本

案本

案本

案本

案本

案本

案本

案本

案本

案本

案本

案本

案本

案本

案本

案本

孫評

文選

卷六

考異

案之當作文流書注可證各本皆謬

案本茶陵本載作戮案史

案本史記茶陵

案漢書注引掖作不夜史

案本此下有契高同三字

案本此下有契高同三字

案本此下有契高同三字

案本此下有契高同三字

案本此下有契高同三字

案本此下有契高同三字

案本此下有契高同三字

案本此下有契高同三字

案本此下有契高同三字

案本此下有契高同三字

案本此下有契高同三字

案本此下有契高同三字

四二

得乃當從漢注隱岸坻也

袁本茶陵本城作底漢書注作底案當以尤為是即上激坻之限者也二本及漢書注皆

注常庭之山海經作堂一作常疑善引自異摧委

岷崎皆作推案此无本之誤注同注振拔也

袁本茶陵本收收何云下皆收徵溪水當從收今案漢注隱麟鬱壘

同案下云鬱音壘蓋茶陵本是也今本漢書亦正

注郭璞山海經曰何校經下添注

脫

將芋青蘋案芋當作芋史記漢書皆作芋各本及注中俱譌五

迎別彼乃說文所云草可以為繩者此張揖解為三種三稜類詳

見政和程史證類本草實異名同不可擬以相證決為譌字無疑

文曰醜醜案此曰下有脫也各本皆同無以補之或因此謂說文

有醜非羣書引說文而未見者皆不必今本脫去也

注驟贏同案當作驟同誤也正文五臣作驟史記亦作驟凡五

臣每取善注以改字或取他書皆此類漢書作驟袁本茶

陵本副

注中途樓閣閒陸道案中字不當有史記

青龍

盧橘夏熟

袁本茶陵本也史記漢書皆作熟善與之同熟即熟字

停柝厚

樺當作亭注引張揖曰亭山梨也蓋善作亭五臣作亭音亭而各

本亂之也漢書作亭史記作柝善此賦大略文同漢書者較多

注

其實似穀子

袁本茶陵本不從禾格也漢書注史記案隱音穀于尤從添但

穀字

注採木也

何校採改採下採音采

注崔錯交雜

發飢蟠戾也

袁本茶陵本云崔錯發飢者蟠戾相櫻也袁茶陵二本有脫尤所

是當作蟠戾相櫻也五字

注郭璞曰坑衡徑南貌闢何

相扶持也

袁本茶陵本坑衡闢何者撲摩傾欹貌也尤所添在今漢書顏注亦未

句係善注誤連為郭耳

注英謂華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四

蠅

獲飛蠅

茶陵本蠅作蠅案注中三見下二字不從士漢書作蠅史記

作蠅單行本案隱仍作蠅考集韻五音賦下漢文有六而不

載蠅可證其非袁本正文作蠅注皆作蠅以

南郡賦互證疑五臣本之誤而又相亂也

注飛蠅鼠也

案鼠上

皆脫南郡賦注引蠅飛鼠也脫上飛字當互訂

注在樹暴戲

恣態也

陳云暴引作共案漢書注史

注說文曰杪末也

袁本茶陵本

娛遊往來

之而失其

枝語也

注其處磅磳千仞

案此下當有磅磳與旁唐音

義同二句各本皆無蓋脫也

孫評文選

卷六

考異

四三

及注誤與此同 注有似刺 何校引徐七來悖復曰似下脫玉

又見羽獵賦 龍也無角 何校引徐曰子誤也據漢書注校袁本無作有茶陵本亦

廣雅亦云有角曰龍龍龜即蚌上升者角也此注決不當自為兩解唯王逸

注龍駭有角曰龍無角曰刺著彼注仍之所以各存異說或不失者用彼以

改此 注李善曰孫叔者 袁本茶陵本李善作鄭元案元當

師古敘例臣瑛 注言擊嚴鼓簿鹵之中也 袁本茶陵本

是也陳云別 本二字乙 注 袁本茶陵本謂生取三字作抗字案尤所添改

生謂生取之也 在今漢書顏注亦未是抗當作執生執之也四

字一句讀五臣向注生 注綉謂絆絡之也 袁本茶陵本無

史記集解引有此三 注司馬彪漢書曰 何校漢上皆類字

字尤延之蓋依彼添 椎蜚廉 案樵史記漢書背作推頰注云推亦謂弄之也其字從手今流

之明文善既不注此字袁茶陵二本又俱 注以白羽為箭 袁

無校語未審何作也凡偏傍手木每相混 注郭璞老子經注曰

下羽言用漢書注史記正義引皆可證 注與元通靈 陳云元

陳云此七字衍張氏乃曹魏時人不當引 當作天

郭語老子又無郭注其說矣各本皆衍

漢書注可據今案漢書注譌也史記正義正作元 注樂汁圖 圖案

鄭禮記注引孝經說曰上通元莫即此元字之義 注率徑馳去也 袁本茶陵本徑作然案考

隱引有各本皆脫 蹶石闕 袁本茶陵本闕作關而不著按語案依此善

而誤去然字 淮南于遮 何云千史漢作于案善及小司馬

依史記改前卷及漢書揚雄傳俱作關字 注一曰載民 案氏各

漢書注誤與此同 急風也 袁本茶陵本衝上有激字單行本索隱有舞賦及

今各本作 注皆剛勇 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案史記

于並誘耳 風亦急風也 案單行本索隱結風下有同風二字舞賦七發

急風也 七發注有七命注衝激作激衝脫下激字當互訂 注

皆是靡曼美色也下或云 袁本茶陵本美色也三字作也

改失 柔撓嫚嫚 案嫚嫚當作嫚嫚漢書作嫚也善注於圖

切正為嫚字作音或五臣誤為嫚而各本亂之

耳史記作嫚亦嫚字之譌徐廣曰音媚嫚即媚字古人每以

同字為音也小司馬引廣雅嫚容也今案隱盡作嫚大誤 注香氣

盛也漚一候切又曰無此十字 注嫖以嫖 袁本茶

作托案此 注更以十二月為正 何校引徐曰二當作三案

元年以正月為歲首師古曰謂建寅之月為正也郭取
彼事為夏以十三月為正原出緯書不知者誤改之

德隆於三

王案陸本云五臣作皇哀本云善作王案各本所見皆非也史記漢書皆作皇善自與之同傳為寫耳

注鄭元毛

詩曰案詩下當有鑑

而樂萬乘之侈哀本之下有所字云善無案陸本云五臣有所漢書有何云萬乘之所修謂天子猶謂此大奢侈者也今案史記亦有遠各本所見脫之

〔羽獵賦〕

案賦下當有一首二字後每圖盡同哀案陸本無說見前又前第七八後第三十四十六各卷首子目亦做此

東南至宜春

何云漢書無東字疑衍案據史文此云南至四西至又下云北繞又下云北繞又下云南朝其三垂故何云即指上

林之三垂而言是也其東濱渭則云濱渭而東而已無所開廣亦無所制此句不得有東字但善解三垂為武帝使西南東三方以置郡豈所見漢書有東字與下濱渭而東相接連以上林為不似有三垂耶然所解實未安

濱渭而東

案濱當作資注云濱與資同音

也蓋善正文作資所引公羊作濱故有此語今各本以五臣作濱而亂之難蜀父老絲土之濱注本或作資可為此資之證今漢書作濱又異本耳哀

不折中以泉臺折案

當作制善引章昭曰制或為折也是其證矣蓋五臣作折而各本亂之頗注漢書作折即章所云或為耳

注魯莊公築臺

哀本茶陵本為字是也各本皆脫

各以並時而得宜哀本茶陵本以作亦案注封禪各

言異也陳云別本言字在封上為是案今未見但漢書注如此

以奉終始顯頌元

冥之統哀本茶陵本無泰字案漢書無疑九本誤

注郭舍人爾雅注曰爾雅郭注與所引不同則知非景純也下文移珍來享句又引建為舍人爾雅注今案其說是也爾雅健為郡文學史臣舍人注二卷見陸氏釋文欽

注落壘也哀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案今在漢書顏注

注熒惑法例必誤為二字

注使司命不祥案命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注陽朝陽明之朝案上朝字當作同此善以朝辭是故下云是古字異也各本皆誤

注杜業奏事曰哀本茶陵本無奏事二字案此文今在漢書注中云杜延年奏杜延年奏光祿以驛車云

麟羅布烈非杜業明哀案武宣貴妃諫晨輻解風注所引云云亦在漢光傳注然則當作杜延年奏曰各本皆誤

注吸喘息也哀本茶陵本為字是也各本皆脫

各按行伍哀本茶陵本為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躡犀澤哀本茶陵本為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單罕也哀本茶陵本為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躡犀澤哀本茶陵本為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單罕也哀本茶陵本為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躡犀澤哀本茶陵本為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單罕也哀本茶陵本為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躡犀澤哀本茶陵本為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單罕也哀本茶陵本為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躡犀澤哀本茶陵本為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單罕也哀本茶陵本為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躡犀澤哀本茶陵本為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單罕也哀本茶陵本為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躡犀澤哀本茶陵本為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單罕也哀本茶陵本為字是也各本皆脫

字是也上荷垂天之覆漢書作畢或善畢五臣輩而亂之尤并此亦改元羅未是太元畢格禽鳥之員用畢字亦可證

曰下時 貳本茶陵本無劬曰 魂亡魄 善無案各本所見皆非也

漢書有善自與之同傳寫脫耳陳云上當以徒角楮題注為句而於城暫佈魂亡魄失各以四字為句也

過大血流與車輪平也 無者是也言獸被創過解創淫與

輪平也解輪夾即謂飛獸平輪耳張此解 羣娛乎其中 陵本茶

與下引音表適別尤所添改覆音非是 作媼云善作媼案所見皆非也漢書作媼音其反說見上林賦媼遊往來

下又案上文檢測開袁茶陵本亦云善作媼此本獨未認或尤延之依漢書

正枝 注鄭元曰拈音祛 彭元當作氏各本皆誤又下注鄭元曰

賦 注願依彭咸之遺制 案制當作則各本皆誤 注自

彼氏羌 無此四字 注單於南庭山 袁本茶陵本南庭作

亦誤制 陽朱墨翟之徒 陽蓋尤本之譌漢書作楊 注

高誘呂氏春秋注以為宋人 無此十一字

〔長楊賦〕命右扶風發民 案今本漢書有蓋尤依之添也

注在涇州界 陳云涇雍誤是 注名豪豪疏也 陵本不

重案 注郭璞爾雅曰 陵本茶陵本 注詩序曰下以

風刺上 甘泉賦下羽獵賦已不更出此亦當爾矣 注顏師古

曰動不為身 下再見皆同案此尤字誤改 注言有儲畜

也案今本漢書注與此同誤 注而無所圖 本無所字 客何

謂之茲耶 袁本茶陵本無之字尤本此處修改案今本漢書作謂之

之字蓋漢書傳寫譌尤延之據添非也袁茶陵二本所見與未修改正同是

矣又案羅蜀父老曰烏謂此乎烏何也此茲也乎那也于嬰好縫相如此亦

用彼語不當 封豕其土 袁本土作土何云漢書作土案土是

應劭淮南子注云 案劭下當有曰字于下當衍 注顏監

曰擻舉手擬也 而解云擻舉手擬之也蓋其字音義與左氏傳

乃欲公之掀用近善文選正文作擻與顏不同別引顏氏禮記注釋義字林

釋音乃所以收顏也傳寫者并顏注亦為擻失之矣又蒼頡篇曰擻拍承也

擻也又漢書注擬下有之字此無似亦脫 注疏亦賤也字書

曰疏遠也 袁本茶陵本作疏遠也字書曰 注春秋運斗樞

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袁本

本是也此亦尤多增之誤茶陵本注未復出魏都賦注云云可爲證

袁本茶陵本此上有卓略委擊爲括羅乃核語錯入注因正文用五臣裴駰故云然案此云古文者事所見之古文尙書也意謂隨者驟也耳于裴用括

行非也正文當作明注當作明注當作明注當作明注當作明注當作明注

隨漢書及史記樂書俱有其證楊棟注荀子亦極明斷五臣乃擬束晉古文改竄荒陋甚矣宋人校語以括隨屬章更誤尤本無之是矣

錄注草昭曰萌民也張景鴻七命羣萌又素袁茶陵皆有校語云五臣作既最可證又如顏延年侍遊泰山作詩留滯感遺萌亦善萌五臣既相亂彼二

史記管子曰古者禪梁父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

本仍云五臣作既唯此爲各本所見皆誤或無校語耳

〔射雉賦〕注采飭英麗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陳柯械以改

注顏師古曰何校師古改監各本皆同

舊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施許力案力下當有反字並通未審善果何作餘如此者不盡出

草莽也袁本中上有鹵字末無也曉鏡癡者茶陵本云五臣本作曉案茶陵及尤所見非也蓋此賦有作曉作窈兩本小顏以作窈爲是

注廣雅曰蹶蹶跳案蹶字當衍跳下當有也字各本皆脫注言其矢來疾也袁本茶陵本無矢字案蓋

爲舍也曉字他無所見恐是或改曉爲窈而誤成此形耳袁本無校語其所見善正文自是曉字尤本注末首云曉辭窈切不作曉亦其一證又臣俊校

雉當不止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西京賦曰秦政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

漢書以爲改與顏李二家迥異恐屬臆說難以爲證

注西京賦曰秦政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

注項下向袁本茶陵本項作項案項是也今本漢書注與此同誤

注西京賦曰秦政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

注漢兵深入窮邊案邊當作道莫不躄足抗首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

注西京賦曰秦政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

羽獨賦抗手稱臣善抗手器具彼下此不更出非作首也

注西京賦曰秦政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

革之事案卒下當有哭字各本皆脫注帝者得其英華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

注西京賦曰秦政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

注卒金

注西京賦曰秦政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

注言時不常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古文隔爲擊

注西京賦曰秦政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

是也

注西京賦曰秦政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

字從脈二十三錫載履字從脈皆云鳥驚視其所據此賦未誤也凡此等全失善書所宜訂正

注皆回從往復

袁本從作旋是也
袁本亦旋從

注言轉臂回旋

袁本旋同是也
旋作旋同是也

氏誤也

袁本茶陵本也作之案之是也謂以文勢言當為一兮而並云才于非潛賦本然由徐乃爾耳

注風颺

電激

袁本茶陵本也作颺袁本作颺案颺是也又江賦注引此各本皆謬不更出

注埤短也

本皆

注故於心不覺也

袁本亦誤於

此則老

氏所誠君子不為僻徐人從

鞞射履方

陳云射當作躬各本皆謬

注

語今不可考當各仍其舊此類亦未全出

袁本茶陵本氏下有之字于下有之

紀行

〔北征賦〕注枸縣有幽鄉詩幽國

袁本茶陵本有枸縣幽國五

字案此尤延之據地理志改補是也

注又云文公城郇

袁本茶陵本無文字

獨權此百殃

袁本茶陵本編作離云五臣作權字袁本云善作離案此尤本以五臣亂善非也五臣以離是古權字故從而

收之其質班
自用離字矣

注時亦世也

袁本茶陵本無亦字

注而得其地

袁本於於是秦有蜀西北地上郡樂長城以捐胡十

六字案陸本與尤同案此及上條皆茶陵尤所見非袁本是也旬奴列傳可證

注傷李夫賦曰

袁本茶陵本夫下有

注牛羊下來

袁本茶陵本夫下有

注牛羊下來

袁本茶陵本夫下有

寤曠怨之傷情兮

袁本茶陵本夫下有

不耀德以綏遠

袁本茶陵本夫下有

注諸疏遠屬也

袁本茶陵本夫下有

登鄴隧而遙望兮

袁本茶陵本夫下有

注或為墜說文曰墜

袁本茶陵本夫下有

文文帝也

袁本茶陵本夫下有

注使南越王

〔東征賦〕注曹世叔妻者

袁本無者字茶陵本脫此注

注名昭

字惠姬袁本惠下有姓一名注和帝數召八宮袁本無和字茅

注吉日兮良辰案良辰當作辰辰此亦引古不嫌語倒各本皆非注禮記

曰至夏則居檜巢袁本袁陸本無此十四字注郭璞曰山海經

注曰陳云上曰字歷榮陽而過卷袁本袁陸本卷上有武字案二本非也善引應劭曰

卷故德園不云武卷唯五臣向注乃云榮陽武卷皆陸名今考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有卷無武卷五臣誤誤本而望文為解耳袁陸不著著無武字校

語失之唯尤涉封丘而踐路兮袁陸本云五臣注駐主

也陳云主疑止注丘墟至下臣見宮中生荆棘袁本無陸本無

此十八字注尹文子曰袁本茶陸本無尹字注成侯貶號曰侯

袁本茶陸本無下侯字案尤依世家校添注平侯子嗣君更貶號曰君袁本

茶陸本無子嗣君三字案尤依世家校添注朝魏案朝上依世家當有子嗣君三字各本皆脫尤亦失校添也注精

誠通於形袁本茶陸本無通字

〔西征賦〕注易曰兼三才而兩之漢書音義

日陶人作瓦器謂之甄袁本易上有周字曰下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十二字無

孫評文選 卷六 考異

漢書音義以下十三字案陸本同惟上注甄已見魏都賦作如淳漢書注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十四字案此尤本修改之誤也案陸例以已見者殺出

元本袁本俱不然其不當更贅十三字明矣因此而刪善引易益非注從而悉全陳云從而當作繼不是也各本

謂匪禍降之自天袁本茶陸本禍降作降禍不著校語無可考也注爾雅曰

辟罪案罪下當有也注古口長歌行曰袁本茶陸本古下有今字案此

尤知其字衍修注抗懔傷懷案懔當作慨各本皆謬注鞏洛一縣

名也袁本茶陸本無此六字所載五注毛萇詩曰陳云詩下當有傳字是也

各本亦誤擲又下云姜嫄為帝嚳元妃響亦當作倍各本皆誤注能材強道者袁本茶陸本無材強二字陳云

別本材作持案考詩鑑是持字無者益非注言武王滅商袁本茶陸本滅商二注

亡王謂桀也袁本茶陸本無此五字所載五注東都賦曰

袁本茶陸本賦作主人二字案前注東都賦曰闕庭神耀二本賦亦作主人考今注中有西都賀東都主人亦有東都賦西都賦疑作賦者皆後人所改

注左氏傳曰初至其亦將有咎此二百二十六字袁本茶陸本無蓋因五

臣同善而節去注澡水經注作濟袁本茶陸本無此六字案尤本此處修改未知其為

四九

別本如此抑或有記水經注之異於旁者而尤延之取以八注也

注吾嘗無子之時

莫本重無子二

字案重者是也尤本此處修改蓋誤依五臣注刪茶陵本全刪此注益非

注回邪僻也

案碑上當有次字曹

大家注幽通賦可證彼次作次同字也各本皆脫

注史記曰趙王

至下終不能加

勝於趙

此一百二十字袁本茶陵本無蓋因五臣同善而節去也尤本有者是

注史記曰廉頗曰

引車避匿

此四十九字袁本茶陵本無蓋因五臣同善而節去也尤本有者是

注左

傳秦穆公曰

袁本茶陵本無秦穆公三字

注維猶連結也

袁本茶陵本也

作舉記墳於南陵

袁本茶陵本記作託云善作託案此善亦作託但傳寫譌為託二本校語及尤所見皆非

注晉文公子墨纒經

陳云晉文二字當在後杜預曰下公字衍各本皆誤

曰公未葬

案曰下脫字見上

注而無反者

陳云而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戰于彭衙

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又曰晉先且居伐秦

至下

斯三敗矣

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四字案無者是也善明云止二敗言三本詳更不得有此當是或脫善注而記於其旁尤延之不帶取以八注耳考此役秦未嘗及晉師戰其非孟明將而敗無待言故雖數之以足三也於此可知善義例之精矣

尸而還

至下

用孟明也

注子其悉雪恥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

袁本茶陵本下有又曰穆公遂崩西戎八字案此一節注皆當以袁本茶陵本為是也尤所添削俱失善意

降曲轡而

憐號

案注引劉澄之地理書着有純石或謂石着今正文未見當引此為注之處疑曲轡善作石着也五臣真注曰曲墮地名或其本亂

耳善

注又曰攘袂而興

陳云又字當作七啓二字是也各本皆誤

詹嘉

袁本茶陵本無侯字

徒利開而義閉

注湯曰

陳云別本湯上有周書二字案此周書王會解文有者是但今未見其本耳

注而敵之

案敵當作獸王會解可證各本皆譌

注紫極星名王者為宮以象之

袁本茶陵本此十一字

注乃宿逆旅逆旅翁要少年

袁本茶陵本不重逆旅二字

作惡

注淮南子曰

至下

陷峻也

膚之愛

陳云刻當作割是也各本皆譌

感徵名於桃園

何云園疑作原案何校據善注

其西名桃園而云然五臣誤注云桃園則桃林也疑善與五臣之異但袁茶陵二本不著校語又水經注河水四引此賦亦作園然則未當改也

注即漢書全鳩里

陳云別本全作泉案今未見泉字

注闕鄉縣

何校十下孫五字鳩上添泉字案何校據展太子傳顏注云泉鳩水今在閩鄉縣東南十五里而添也此注各本盡同

注漢書湖縣名今統州闕鄉湖

城二縣皆其地也

袁本茶陵本此十八字作漢書湖有開郡六字案二本是也但此六字實經漢書郡國志

文經漢上脫湖字善以注正文闕鄉尤延之取顏庚太子傳之注湖者添改不知此正文並無湖字甚非

注瀕向也

當作瀕各本皆譌

注水側有坂

袁本茶陵本坂上有長字案有者是也臣認正俗所謂過此長荏者也

注漢書揚雄

至下料敵制勝無此十八字注鄭玄周

禮注曰浸者可以為陂灌漑者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八鄭

都而抵掌

案抵當作抵各本皆非也說見前

注毛萇曰威

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率

土且弗遺

袁本茶陵本且下有猶字案此亦無可考也

況於卿士乎

卿士乎矣云善無七字案陵本作而況於卿士乎亦云善無六字尤本此處修改乃取五臣五字以亂善非也

注漢書曰

降軹道旁

此十九字袁本本無案有者是

注漢書曰疎廣

東都門外

此六十八字袁本無四五臣同善而節也案陵本亦有者是

注青春爰謝

爰當作受此大詔文也正文云孟秋爰謝善引此及王逸注者但取謝字耳其楚詞之春受潘賦之秋爰各自為義五臣乃改賦作孟春爰謝不知岳以仲夏聖賦及此虎職初不改歲何言春乎各本又因善正文之爰迎改注受字亦為失之其他篇注誤為爰者不露出

注尚書曰

予思日夜孜

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乘風懸鍾華祠樂

當作洞袁本茶陵本作獨亦誤

金狄遷於灞川

袁本茶陵本獨作霸案霸是也注中皆作霸注

潘岳關中記

至下重不可致注臨危

袁本茶陵本次作大是也注臨危

至蘇武也

何校宴改燕案據注引毛詩也其案有陸賈之優游宴喜

實宴燕同字亦未當改廣絕交論

陸大夫宴喜西

注司馬長卿王子淵楊子雲也

陸大夫宴喜西

注胡廣曰

陳云廊別本作廊案今未見外威碼是廊字

注文成將軍李少翁

一字袁本茶陵本無案有者是

注洞門高

何在此也此一節在四十字袁本係五臣其曰下其善注作班固漢書贊曰如武帝有雄才大略文成已見上文二十字案此尤本所見以五臣語當善反失真善注誤甚幸袁本訂正之但袁文成下尚少五利二字引漢書有當作之為小誤案陵本載善注上十四字與袁同下文成五利亦非

注西都賦曰抗仙掌

于雲霧以上達

袁本無此二十六字其善注作並已見上文案袁本是也案陵本悉複出與此全異亦非

注漢書曰武帝作

即指此等耳茶陵本悉
覆出仍與此不同亦非

注漢書曰武帝下勒功中岳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
案不當有也說在上條

注人情驚懼袁本茶陵本
無此四字注傳昭

儀等皆慚袁本茶陵本
無此六字

注漢武故事曰衛子夫下

悅之袁本無此十九字其善注作衛趙已見西京賦案袁本是也茶陵
本有乃取西京賦注而覆出也彼全書於善云已見者例如此蓋
尤所見本亦然

注廣雅曰鑑照也下事由體輕袁
本

無此二十二字案袁本是也茶陵本有仍與此不同說
在上條唯廣雅曰鑑照也六字非取西京注或當有

掩細柳而

撫劍案注云方言曰掩止也掩與拚同蓋善拚五臣掩
而亂之袁茶陵二本不著校語及尤所見皆非

注終不

肯行袁本茶陵本
背作可是也

注不聽臣言袁本茶陵本
言作計是也注昭王昭

襄王也袁本作暗主昭王也案袁本最是正文云主暗而注云暗主者
如上述注云教徵舉兵正文云教徵兵舉之例也茶陵本全刪此
非益

注杜篤弔比干文曰下豈忠諫之是謀

以擊柱袁本茶陵本
本無柱字

注廣雅曰穿阮也才性切袁
本

身刑轘以啓前袁本云善作先茶陵本作先云
案蓋尤所見有

注欲

袁本茶陵本
無此十八字

注無償趙王城邑袁本邑作邑案邑是
也茶陵本亦誤邑

袁本茶陵本
無此九字

注欲

袁本亦脫茶陵本
全刪此注益非

注五柞在鬩屋袁本作五柞已見上文案
袁本是也茶陵本覆出亦

同也但各本於注中皆云故
日啓前似善自作前字也

注國語單襄公曰下惕覺

寤而顧問袁本無此二十三字案袁是有案袁是也善明云兵在頭
已見東京賦案袁覆出尤增多皆於注末所云不可通

注地者遠近險

注吾願得郡袁本茶陵本郡上有一
字案有者是也史記文

注羽屠咸陽袁本羽下有
因字案袁本

易袁本者遠近作有近遠案袁本是
也茶陵本作者近遠者亦有之誤

注莫不流涕此
一

有西字案有西
字是也史記文

注漢書曰韓延壽下莫不流涕

百十八字袁本茶陵本無因五
臣同善而節去也尤本有者是

注襄公之應司馬曰夷陳
云

日當作目是
也各本皆誤

注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案長字當去各本皆
衍水經注滑水下所
證也

注張晏漢書曰鞠案曰上脫注字見下
鞠當作鞠各本皆誤

注一日勒毛

養詩傳注曰勒告也陳云注字當在上張晏漢書下兩勒字
並當作鞠所引乃案皆三章傳是也各
本皆

注王莽奏曰下故

爵稱天子袁本茶陵本
無此十四字

注始皇南山之巔陳云南上當
有巔字是也

袁本亦脫茶陵本
全刪此注益非

注五柞在鬩屋袁本作五柞已見上文案
袁本是也茶陵本覆出亦

非注漢書武帝發謫穿昆明池袁本無此十字正文不另分節注

西都賦曰集乎豫章之宇至下皎皎河漢女袁本

於濛谷之浦袁本無此四十五字其善注作並已見上文詳下注周易曰日月麗乎天至下曙

至下揭焉中峙袁本無此三十一字正文不另分節注毛萇詩傳曰至下

牽牛織女象也袁本無此三十一字其善注作餘並已見上西京賦案以上各條皆袁本是也善注例自如此

尤增多茶陵本復出互有不同皆非注鄭玄周禮注曰至下趾基也袁本無此二十

六字正文并在上節案袁本是也注毛詩曰至下鴻漸于于袁本無此十四字正文不另分

節隨波澹淡袁本茶陵本波作流案尤此處皆修改蓋流字是注毛萇詩傳曰

飛而上至下隨波澹淡袁本無此二十七字正文不另分節注澆澆出

沒之兒至下啜喋菁藻袁本無此三十二字其善注作並已見上文案皆袁本是也茶陵本所復出互

亦非同志勤遠以極武袁本茶陵本云勤善作勳案此處尤本皆修改下文心懇勉以仰止亦五臣勳

善勳二本見是矣注謂品第也謂品第其所獲也茶陵本無也謂

品第四字是也袁本亦衍注杜預左氏傳曰袁本重曰字茶陵本左上有當也袁本亦衍注郭璞方

言曰陳云言下脫注字是也各本皆脫於是弛青鯤於網鉅袁本善

子鈞而不綫之注也今并注中三網字盡謂為網尤及茶陵遂不見網字袁

五臣全失善意之雍人縷切袁本云善作雍茶陵本云五臣作鑿

注毛萇詩傳曰南方有魚陳校毛萇傳改那義案此節別蓋其時傳籍久并故致如此耳陳校悉以爲誤而改之當仍其舊他條亦不更出注獻子辭梗陽人

賂袁本無賂字是也茶陵本翻陽以添賂益誤注許慎淮南子注曰袁本無

此七注策杖也袁本茶陵本杖作馬韁二字徘徊鄆鎬袁本云善作鎬

鎬云五臣作鄆案各本注中皆作鄆似善自字以字下文惟鄆及鄆亦各本俱作鄆

注企佇也陳云企上脫注參其二也案參上當有莫字皇太子釋奠會作詩注所引可證

庶免夫戾何校夫改大陳云別本作大案何陳所言皆誤夫是大非今各本亦未見有作大所注然

任其才信無欲之心陳云才當作技是也各本皆謬

遊覽

〔登樓賦〕注古雅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末有假古雅切四入正文注說文曰屋宇邊謂樓之宇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

嘔字下案有者蓋誤衍注以上袁本茶陵本作緣以上切在注末是也注漢中山王勝曰

陳云漢下常有書字各本皆脫案謂景十三王傳也

陳幹傳文各本皆脫注道德於此陳云德當作得是也各本皆謬注丁達袁本茶陵本作

但丁達切在注末是也

注憂勞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音刀二字是也注猶切怛也

案怛當作切各本皆謬此齊鳳山田傳文狗者猶上章

注於力切袁本茶陵本在注末是也注衛靈

公泊濮水案泊當作宿各本皆謬王正長解詩注引有其證注而聞有鼓瑟者

袁本茶陵本瑟作琴案琴是也此韓子十過文又載史記樂書亦是也此韓

〔遊天台山賦〕蓋山嶽之神秀者也袁本茶陵本無者字

注老子曰天法道至下極之微也此四十三字袁本茶陵本無案此以尤所為是注欲言其袁本茶陵本其下有無字案有者是也近智以守見而

不之袁本茶陵本智下有者字案二本不較校語無可考也注卑遙袁本茶陵本作卑遙切在注中舉標甚高

下是注名色皆赤案名當作石各本皆謬而屬上非也注丁鄧袁本茶陵本作丁鄧切

異苑曰天台山石何校石下添橋字各本皆脫注居求又注力

鬼袁本茶陵本作居軋切高力鬼切在注中水下曲曰樓下是也注道陳云別本道者字別本今未見注玲瓏明見貌案玲瓏當作瓏玲此瓏雄傳和氏瓏玲注也善取同義不拘語倒其例全書盡然注亡匪袁本茶陵本作喪亡匪切在注中文貌下是也注

字猶積也佇與字同陳云字當作貯是也各本皆謬注陽林生於

山南案林當作木此地官山廩注也善以陽木注陽林不知者依正文改字非也挹以元玉之膏

案挹當作搨乃著掛五挹挹而亂之說見下注挹樹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搨與挹引四字案二本有者最是也善引

詩傳挹以注搨故有是語五臣因改為挹袁案陵皆正文用五臣亂善而不較校語尤本并刪此注裁莫可考甚非

注荀粲列

傳案別當作別各本皆誤三國魏志荀彧傳注有其證也

〔蕪城賦〕注四言袁本無此二字案無者是也凡四言五言皆同誤或連之於下注集云讀更誤集者鮑明遠集陸本於集云上隔以若日二字則雖衍而未嘗以為四言集也今鮑集正本所云亦可證注

登廣陵故城陳云下有作字案此依集校是也各本皆脫

施以漕渠袁本茶陸本云施善作施案校何

注昭爲前軍何

注南臨江曰重濱帶江南曰復袁本茶陸本

訂正帶上無濱字案二本是也又案據此注似集云重開復江者恐是誤倒何校正文取之非矣

孳貨鹽田案孳當

注郭璞曰三倉解詁曰陳云上曰字衍

注孔子抽袁本茶陸本

井逕滅兮袁本茶陸本

琴按軫袁本按作去案共字

孫評文選 卷六 考異

宮殿

〔魯露光殿賦〕注丘軌袁本茶陸本作歸丘軌切在注末是也注若炎

唐案若上當有專字各本皆脫注爾雅曰分次也袁本爾作小案小是也茶陸本亦誤爾今

注孔安國尚書傳曰吁袁本茶陸本此在善

注孔安國尚書傳曰吁袁本茶陸本此在善

注孔安國尚書傳曰吁袁本茶陸本此在善

注孔安國尚書傳曰吁袁本茶陸本此在善

注孔安國尚書傳曰吁袁本茶陸本此在善

注孔安國尚書傳曰吁袁本茶陸本此在善

注孔安國尚書傳曰吁袁本茶陸本此在善

注孔安國尚書傳曰吁袁本茶陸本此在善

注孔安國尚書傳曰吁袁本茶陸本此在善

字 案陸本作如或作移其本有字無作與此同案各本皆非也當云如或

注今呼之簾厨移即移也此賦蓋本移厨亦又為脚厨故張載以為連厨

傍小室李善云相連貌五臣不解安云緩步不進然則厨字有足旁乃今善

本為所亂也注欲安心定意 謂二字案有者是有詳 欽峯

井訂之如此 離樓 案陸本撰作樓注同 漂嗟峴而枝拄 案本茶陵本

字是也此本注 枝算杖枒而斜據 案本茶陵本杖枒作枒

但不可考也 窟咤垂珠 案本茶陵本略作 注刻繪為之

案紛當作繪官刻為房及箭繪為綠及紫也各本皆誤 注珠珠之

寶窟咤也 案陳云珠之似當作箭 注雲節 案節當作案此復舉

以箭解之如上以考 注栴謂之梁 案梁當作案各本皆誤此禮器

解箭之例各本皆誤 奔虎攫擘以梁倚 案本茶陵本此下有蛇無足而

本觀者五臣音攬之 注文字曰騰 案本茶陵本此下有蛇無足而

字也其所見必誤 注儼雅而相對 案雅下有當有罷字此復舉

子陳云見第十五卷 注暎 案陸本暎 陽樹外望高樓飛

觀又注大殿無內室謂之榭春秋傳曰宣榭

災榭而高大謂之陽 案本校語云善無陽榭外望高樓飛觀

為正文耳其初亦無也注二十二字案茶陵皆無案善魏都賦注引此賦注

日榭而高大謂之陽然則正文當有陽榭云云似無者為傳寫脫也其注大

殿至宣榭災未 中坐垂景 案注云自中坐而乘日景是垂景賦

垂景炎之所折漢書垂作乘亦恐善乘五臣 巖突洞出 案突當作案

垂但善彼無注又各本不著校語無以考之 注小雅

漢書亦作突當傳寫之譌又此注引上林作子耐或善誤記耳

日靡靡細也 案靡字不當重此 注搖光得陵黑芝

案本茶陵本陸下有 歇欵幽藹 案陸本藹作藹云五臣作藹案本

出字案有者是也 〔景福殿賦〕注頗有材能 案陸本無此四字案本以此上

散騎當侍選曹爽反等字其善注作典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陽人也尚金鄉

公主頗有材能為散騎當侍選尚書主選及曹爽反諫晏并收斬東市四十

二字案袁本是也案陸例於大略相同便稱某同某注其質文句非全同也

此并銑於善耳尤所見者亦然又將他本善注頗有材能四字校添益不可

通 注生數歲下武皇異之 案本茶陵本 注晁錯對

策曰 案本茶陵本彘錯作董 注王齊日隔定四方 案

當作肅獨常作商此所引家語五帝德注也史記集解亦載其語可證各本皆誤
字是
不飭不美袁本茶陵本飭作飾案飾
注田豫討大將袁本大作吳是也茶陵本亦誤大何校據改
注然伐

一星案然下當有參字各本皆脫
注晉宮閣銘曰案銘當作名各本皆誤
注山

有紫榛案紫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注多當為趨廣雅曰趨多也

案二趨字皆當作趨今廣雅釋詁三作狡西京賦精隨狡注亦引廣雅狡多也趨與狡同字耳
注說文曰橪畧

也案橪當作橪下文可證各本皆誤
菡萏艸翁案菡當作菡注云菡萏已見上文者謂菡萏光殿賦菡萏披敷也云

命共工使
作績案績當作績注引鄭尚書注可證繪字通作績蓋五臣改之各本正文皆以亂善而不著校語
注績讀曰

繪袁本繪作會案會字是也茶陵本亦誤繪蓋校者初欲以繪改下繪字而誤改會字也
注以思親正君

注壯勇不立案勇當作勇各本皆誤
注酒

漿沈涵袁本茶陵本沈作沈云別本思作恩案恩是也此陳云鑑文但今未見其本耳
注大戴禮記曰袁本記作詩案本記作詩

注靡有不克案克當作孝各本皆誤
宜爾子孫袁本作孫子孫

茶陵本云五臣作孫子案各本所見皆非也注云宜爾子孫已見上文者謂毛詩已引在於耀光殿賦也詩之子孫與賦之子孫語倒而意不異無嫌取

證不知者遂依法以改正文乃失其韻矣
注李聃曰案聃當作軌謂李軌注法言也各本皆誤
注侯權

景福殿賦曰案侯上當有夏字樓上當有稚字各本皆脫安陸昭王碑注引作夏侯稚樓名惠見魏志夏侯

注時襄羊以劉覽陳云劉當作劉劉覽與西征賦瀾傳同義其說是也各本皆誤
注

言為蚪龍之形吐水灌注以成溝洫交橫而

流袁本無此十八字茶陵本無之形吐水注以成七字案此所見不同也
注服虔漢書注曰

篁叢竹也鷓鴣二鳥名鱣鮪二魚名又注字

林日侷齊等也袁本無此二十七字茶陵本無兩名字案此所見不同也
注賑富案

京賦注曰高昌建城二觀名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案此所見不同
注薛綜東

注碣揭同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案蓋五臣以此改正文碣為揭而二本去此注耳
注毛詩曰

或耘或耔袁本此注首有謂九野也四字最是茶陵本無无所見與之同皆誤脫
注鄭玄禮

記曰案記下當有注字各本皆脫
屯坊列署袁本茶陵本坊作方案二本是也
制無

細而不協於規景案當衍而字說見下作無微而不違於

水泉案當衍不字注云無細不合皆言合也無微而違言不違也正文上句無而字下句無不字甚明白易知各本皆誤衍又案考五臣

濟注云無微不違言不違當是其本乃衍袁茶陵二本不著校語則所見皆以五臣亂善也

言合也案上合當作協皆言當倒各本皆誤文彩璘班袁本班作璘云善作班茶陵本云五臣作

志文紀曰青龍見於靡陂何校文改明靡改摩陳同案依魏志校也各本皆譌總

神靈之祝祐案祐當作祐注同各本皆然但傳寫鵝耳

卷二

賦(二)

江海

(海賦)巨唐之代袁本巨作臣云善作巨茶陵本云五臣作臣

乃傳寫之誤其說最是

注延袁本茶陵本作延音延三字在注末是也決陂潢而

相波案波當作沃注波灌也同茶陵本云善作波袁本云注踰濟

潔陳云踰別本作踰下注引同案茶陵修改本注七林陳云二字似當在滂字下

袁茶陵二本正如此今案此衍字也袁茶陵有者為五臣滂字首其善滂音

凡善音各本多失其舊今注鳥黨又注乃朗茶陵本作決鳥

於其可考者悉加訂正

曠遠之貌袁本茶陵本此下有注史記曰斥為鳥案

當作以各本皆譌西征賦注云

月將夕也袁本茶陵本月作日又此五字在大明月也下其下注

伏韜望清賦曰何校韜改滔清注巽風不至案風各

注引正作類字

注丁迴反袁本茶陵本在注末是也反作切非注不平貌

注乙干案此五臣音袁本茶陵本有澄注

深與傑同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案注答案此五臣音袁本有

注奴冷袁本作濤奴冷反四字在注中重疊也不是也茶陵本并此節

注於踰而去四字尤與之同非

說見上 注靈音埋 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案無者非也此善音正

存然足訂二本之失凡善音各本皆非 注波相吞吐之貌 袁本

其荷或袁茶陵非而尤是此係其例也 注充制反 袁本茶陵本在

常呼此善音字之音也尤誤刪 注吳乍見而髣髴 案髣髴當作彷彿善注可證見下

切 天吳乍見而髣髴 案髣髴當作彷彿善注可證見下

辭彼五臣作髣髴有明文此 蝟像 案蝟像當作問象善注可證考袁

亦各本亂之而不著校語 注式染 袁本茶

五臣向注字則作蝟像然有別無可疑也唯正 注說文曰髣髴 袁本茶陵本無此

文不著校語為以五臣亂善而證者乃不辨耳 注楚乙切 袁本無此三字案陵本在

闕式染切在 注說文曰髣髴 袁本茶陵本無此 注勞 袁本作音勞

說見上又甘泉賦漢書作彷彿二注所引說文字亦 注楚乙切 袁本無此三字案陵本在

在人部但善引說文多不合未必與顏同作彷彿也 注鑊 音鑊在注末是也

涉大波也下是也 注楚乙切 楚兩切案茶陵本最是也此善鑊字之作

茶陵本誤與此同 注鑊 音鑊在注末是也 注敖

首正文下楚爽二字乃五臣音尤 注其人黑齒也 袁本茶陵本無

案此五臣音茶陵有牛高切在注末最 注虛也 袁本茶陵本作天壤下有音區二字正無音虛二字案此

引以注此賦必他家讀為墟域之墟故曰音區又天子善因是釋天文

而增之如下引析本謂之天津天宇亦本支所無何云注誤未得其解 注

莫洽 袁本茶陵本作漢莫 注鳥 袁本茶陵本作惡

遊 袁本茶陵本注 注七鄧 又 注鄧 袁本茶陵本作踏七鄧切

下是 鬢鬣刺天 案鬢當作鬣善注引上林賦注各本皆作鬣

有別唯不著校語為以五臣亂善尤本所見亦然皆非也又江賦踏掉尾正

文不王誤而注引上林為鬣亦因二本用五臣作鬣相涉而轉輾致誤也

注盧 袁本茶陵本作音盧二字 注詭異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

尤本誤係之於善耳 見喬山之帝像 案喬當作橋善注引史

陵本於所載五臣長注則作喬然有別唯 羣仙縹渺 何校經改

不著校語為以五臣亂善尤本所見亦然也 羣仙縹渺 何校經改

所改是也善作縹注縹渺遠視之貌引魯靈光殿賦縹渺之五臣作縹向

注縹渺高遠貌各本皆以五臣亂善而不著校語唯注引忽縹渺句未誤也

芒芒積流 袁本茶陵本芒 注李尤翰林論曰 陳云案

充見晉書文苑傳與東漢李尤時代復殊今案所 注東別為沱 袁本上

耳皆不著校語與尤本同為以五臣亂善 注東別為沱 袁本上

文是也案陸本
種出與尤同誤

作池下皆同是
也陳云當作池

注說文曰沫
案者說文此字從沫但音難屬父
老音妹顏師古音漢書亦然又案

作孕婦三月而胚胎
案此精神訓文也今
案此三月而胎必善所引者

注
案善引說文多不合當仍其舊又案蜀都賦善音武蓋反亦從未也

注大浪踊躍
案本茶陵本
作既延尤之校改遂誤爾存

信陵縣西二十里
州南郡江陵縣也各本皆誤

注瀾泐水
案此五臣音茶陵本云五臣作澆音叫
案本茶陵本

漢書地理志曰
何校志下添注字陳同今案此下所引皆班志
文蓋善元作應劭漢書地理志注曰沅水出群

注臨海水土記曰
案本茶陵本
案以下所引皆作臨海水土物

在廣陵與縣
何校與改與是
也各本皆誤

注鯨似繩
案本茶陵本似下
有鯨音二字是也

開達山南
何校改開作開是也各本
皆誤陳云一作開今未見

注郭璞曰
案本茶陵本此下有
本作臉音騰字與善引不同然可借證其當有

注音學
案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案無者
也說見前凡以後放此者不悉出

注尾趾
案本茶陵本亦作鼓案
此亦在中山經注今本作鼓或

注音伏
案本茶陵本無
此二字案無者

注音團如扇之團
案團如當作如團此在
南山經注今本不誤

注音客
案此五
臣音也

注生子
案此五臣音茶陵本
亦作鼓案

注音楚人名淵
案本茶陵本無
此二字案無者

注毗
案
此

注音宏
案本茶陵本作宏音
宏三字在注末是也

注似胚胎渾混
案本茶
陵本混

注音潭府
案本府下有已見上文四字案此尤誤綱甲渾句絕府已見上
文五字為一句顯潭府之內引劉勰都為注也茶陵本

注音或焜曜崖鄰
案鄰當作鄰善引說文可證見下五臣
亦誤與

注音此同

注音此同

作鄰又不著校語
以五臣亂善非也
注鄰水崖閒鄰鄰然也
袁本三鄰字皆
作鄰案此鄰之

別體字最是茶陵本
亦皆作鄰與此同誤
注翻與橋同
案當作翻與橋
被同各本皆脫

龍舌
案舌當作古
注一一
案此五臣首茶陵本有旺耳利切四字在
注中皆草花也下乃善音袁本亦誤去

注既與茸
無與字是也
注涯灌則叢生也
袁本茶陵本
則作茶陵二

注日眉
又
注具側
案此正文五臣作踏踞故踏下音
巨眉題下音具俱袁案陵可證但

不若校語為以五臣亂善耳
善作躡躡音義具在注中尤本俟而改正
是矣但仍發此音而又誤其字則失之陳有校語殊誤今不取又踡踡同字較集

韻陳云別本作鈞
注同今未見其本
注已見同篇
袁本同篇作上文案善注例云上
文是也茶陵本改為覆出其所見

仍當是
注名曰瀨其狀如鑿
陳云瀨當作瀨鑿當作鑿是也
案此引中山經注下文鑿同

注與瀨同
案與上當有瀨
字各本皆脫
注呼犢為犢
案犢當作犢下
文云犢與物同

謂引此物與正文犢
同也今爾雅正文犢
法術夔牛之子也
袁本此上有然此二
字是也茶陵本全刪

此三字益非又案
此犢亦當作物
景炎霞火
陳云霞注霞當作霞案所校是也前壁
立根霞袁案陵二本有校語云善作霞

五臣作霞此必同彼但失其校語
耳後吸翠霞而天矯亦當有誤
江妃含頰而聯眇
案姐當
作斐注

引列仙傳作斐可證各本皆以五臣作妃而亂
之吳都賦五婁於是往來五臣作妃此同彼也
注縣縣音縣
袁本

茶陵本無此四字案此蓋與縣
同之誤或其下仍有音縣二字
涉人於是議榜
袁本茶陵本
權作榜是也

注併船也
袁本茶陵本此下有
補浪切三字是也
注杜預左氏傳曰

案傳下當有注
字各本皆脫
注企與跂同
袁本茶陵本
同作通是也
注海潤於干

里
何校海上添河字
陳同各本皆脫
注言以綜為喻也
袁本茶陵本
綜作職是也
陽

侯遞形乎大波
陳云據注侯當作后案所校是也善作后五臣
侯侯袁本所載論注陽侯波神各本皆以五臣

亂善而不著
校語非也
注楊國侯
案楊當作陽各本皆誤此覽冥訓注也
今本三陽侯陽國侯也蓋善節引之
注

生性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三
字案此尤所校添
感交甫之喪珮
案喪當作愆
袁本作喪有

校語云善作愆可證茶陵本亦作喪
而無校語與此皆為以五臣亂善
注孟子曰水
陳云別本無
水字案茶陵

本如此袁
本仍有

物色

〔風賦〕至其將衰也
袁本茶陵本校語云善無此五字案尤
本初無是也後修改增多非也陳云別

本無今
注露甲新夷飛林薄
案甲當作申飛當作死各
本皆誤所引涉江文也
注

堞或為塹非也袁本茶陵本堞下有鳥臥切三字案有者最是又袁本脫或為塹非也五字得目

為蔑袁本茶陵本賤作賤案此所見不同二本非而尤是也注引呂氏春秋者肅數篇文彼作賤今本不誤善云蔑與賤古字通者謂玉賦蔑與彼賤通也蓋五臣因此改賦為賤後注則為蔑案賤當作賤以之亂善又改注中字以就之所當訂正

各本皆誤袁本茶陵本無人字案此誤取五臣濟注中字增多注中風人口動之貌

也非袁本茶陵本時作運案不著校語無以考也四

〔秋興賦〕注興者記事於物袁本亦誤記時忽其代序兮袁本茶陵本賤作賤案各本皆誤應瑟兮楚辭作瑟似二本是也注風暴疾也

案暴疾當作疾暴各本皆倒後三十三字可證又下息念卷屢當作思念暴屢遠出當作遠客出去族規則下當有遊字做此又楚辭亦可證也

注了袁本茶陵本作德注事有當然袁本茶陵本注既

來既往袁本茶陵本來往二字互易是也袁本亦誤注以為華蓆也案華當作華各本皆誤今

說文作平袁本茶陵本而作以案注

杜篤下言晃朗而高明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如登春臺

袁本登春作春登是也茶陵本亦誤倒

注此以喻指之非指也何校以下滌指字是也各本皆脫陳云別注漢書鄭明曰陳云明當作明是也各本菊

揚芳於崖瀝袁本茶陵本於作乎案此亦兩通無以考也

〔雪賦〕注臣授琴而鼓之案授當作授各本皆誤注謂之焦

泉案泉當作溪各本皆誤揜日韜霞袁本茶陵本揜作掩注同案此蓋亦九校改之也注杜預

左氏傳曰陳云傳下脫注字注已見西京賦說文

日挺拔也達鼎切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有瓊亦玉也瓊與恐誤也九字案亦當作亦說文玉部文也瓊與赤雪白故善以正且連之誤此注疑兩有以九字承達鼎切之下玉顏

掩嫵袁本茶陵本嫵作嫵案二本是也今注有脫誤尤據之改正文大非誤見下注范子紈素出

齊袁本茶陵本注嫵與嫵同好貌案各本皆非也當作嫵以嫵嫵與嫵同嫵嫵好貌十一字據以嫵連上美人踏齒大招文也嫵與嫵同賦作嫵大招作嫵也嫵嫵好貌王逸之注也傳寫脫誤不可謂尤延之蓋誤

今特訂正之袁本茶陵本亦作嗟案此必善堯五臣嗟各本失著校語而亂之注我善養吾

而備知袁本茶陵本亦作嗟案此必善堯五臣嗟各本失著校語而亂之注我善養吾

嗟難得袁本茶陵本飛作到是也袁本亦誤飛

注日安不飛袁本茶陵本飛作到是也袁本亦誤飛

注日安不飛袁本茶陵本飛作到是也袁本亦誤飛

注日安不飛袁本茶陵本飛作到是也袁本亦誤飛

注日安不飛袁本茶陵本飛作到是也袁本亦誤飛

注日安不飛袁本茶陵本飛作到是也袁本亦誤飛

注日安不飛袁本茶陵本飛作到是也袁本亦誤飛

注日安不飛袁本茶陵本飛作到是也袁本亦誤飛

注日安不飛袁本茶陵本飛作到是也袁本亦誤飛

注日安不飛袁本茶陵本飛作到是也袁本亦誤飛

注日安不飛袁本茶陵本飛作到是也袁本亦誤飛

注日安不飛袁本茶陵本飛作到是也袁本亦誤飛

注日安不飛袁本茶陵本飛作到是也袁本亦誤飛

浩然之氣 案浩當作皓下同各本皆誤說見後答寶戲下 注鴻安丘嚴平頌

案鴻上當有從字各本皆脫補亡詩引有

〔月賦〕注時年三十六 何校三改四陳云三當作四案所校是也本傳可證各本皆誤 注

長歌行曰 陳云長當作傷是也各本皆誤 注王逸楚辭注曰七高

四墮曰椒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 注侯瑛箏賦曰 案瑛當作瑩各本皆誤茶陵本

侯作吳更誤何陳校據之非也說詳後陸士衡逐虎行 注防露蓋古曲也 茶陵本防作房是也袁本亦誤

注鄙人聽之不若延露以和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

臨風歎兮將焉歇 案陵本云五臣作焉袁本云善作鳥案字傳寫譌此尤延之校改正之也 注

原成叔曰 案原當作厚各本皆誤此所引漢十四年傳文幽慎詩注作厚九錫文注作厚厚即厚也善引羣書其字或不逮一

例如此矣

鳥獸

〔鵬鳥賦〕誼既以謫居長沙 袁本茶陵本謫作謫案謫字是也注引章昭作謫可

孫評文選 卷六 考異

證史即漢書皆作適或字與茶案也連在私怪其故句下是此及下條亦李奇注尤皆誤也 注閑暇不驚恐也 袁本茶陵本即上有李奇曰三

注識於鵬鳥也 袁本茶陵本即

注鵬冠子曰固無休息 茶陵本無此八字是也袁本有亦非 注

顏師古曰 袁本茶陵本師古作監是也 注而相怨伐 袁本茶陵本無伐字 注

射傷吳王闔閭闔且死 袁本茶陵本不重闔闔 注已決之

矣遂興師 袁本茶陵本無決之矣遂興師六字 注持滿者 下 注以地 袁本

注以遺之不許 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 注使陪臣種

注敢告下執事 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吳王將許

注謝曰 下 遂自殺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 注乃蔽面

袁本茶陵本乃下有口字案此節各條尤所校改皆未是也 何足控搏 案搏當作搯漢書作搯後來以之亂善耳幽通賦注引作搯亦其一證也又注中控搯愛生之意也孟康曰搯持也知淳曰搯音圓或作搏在此賦訓搯為量今各本於正文既誤之後改搯作搏改搯皆不可通所當訂正 注控

搏愛生之意也 袁本茶陵本控上有善曰二 注善曰鵬

冠子曰袁本茶陵本無善曰二字是也說見上又袁本注師古

曰患音還袁本茶陵本無師古注郭璞曰案璞當作象各本皆誤所引大

或趨東西袁本茶陵本東西作西東案二本是也尤誤注郭璞曰案璞當作象各本皆誤所引大

注大人者與天地袁本茶陵本大有審若囚

拘案審當作儻注同漢書作儻選文與之同故善云囚拘之說其五臣良

求須反正合得坻則止案坻當作坎漢書作坎選文與之同觀善引

注易明夷則仕明上德人無

累袁本茶陵本累下有兮字下細故帶

〔鸚鵡賦〕注典引曰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袁本

惟西域之靈鳥兮袁本茶陵本無兮字下體金考

注幾者事之微也袁本茶陵本注在蜀郡五道西

注情慚慚而長懷袁本茶陵本亦誤慚

何校五改制氏二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誤

何今日之兩絕案兩當作兩考贈蔡子篤一別如雨注云鸚鵡

徒怨毒於一隅袁本怨下校語云善作冤

順籠檻以俯仰案袁本籠作檻云五臣

徒怨毒於一隅袁本怨下校語云善作冤

〔鸚鵡賦〕有以自樂也案樂當作得袁本云善作得茶陵

注西京賦曰背距爲刀鋏案此有誤也文在吳有用

於人也袁本無有字茶陵本注易曰天地造生袁本茶

戀鍾岱之林野何校岱改代注同案善引漢書爲注今

海鳥鸚鵡案鸚鵡當依晉書所載作爰居善引國語爲注亦是

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袁本

〔赭白馬賦〕注後爲祕書監太常卒袁本茶陵本

無太常二字

卒下有官字案此
尤廷之校改也

注冰原嘶代馱袁本茶陵本馱下有以顯
言之蓋馱名也八字正文

上但仍有伏字無音伏馬名四字案二本是也尤刪移甚非又案之下蓋
下仍當有音伏二字二本因與正文下五巨音復而節去亦非當補正

樂率職貢案職貢當作貢
各本皆誤注尙書曰王府則有云陳

王玉互異必有誤今案案以下當有文
字各本皆脫陳注宋人以馬百駟

云別本有今未見注函夏之大案大下當有漢字各
本皆脫餘嚴引有注倚瓠切

袁本茶陵本此三字在注末是也注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愴

乎鄰國案此十四字當在肆習也下各本皆倒陳云別本王
子與師下接又曰至習也廿二字再接漢書今未見都人

仰而朋悅善作朋案此尤校改正之也注赤文而綠地

也袁本亦作赤文綠色綠地也茶
陵本與此同案登袁本是注乘纖離之馬袁本茶陵本
離作驪案尤

依今史記校改之也離即離字加偏旁耳然而般於遊畋袁本茶陵本
般作盤是也注泛覆

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如
波日方醜切六字是也注魏都賦曰皇恩畢茶陵本
畢作禱

矣二字是也袁本亦誤畢注春秋考異記云案記當作郵各本皆誤後
長安有狹邪行注亦誤記注

周禮曰師曠見太子案曠當作書
各本皆誤注漢書舊儀曰

陳云書字疑衍
是也各本皆衍

〔舞鶴賦〕注以自授王子晉案自當作目
各本皆誤而徧四方者也袁本

以迴驚袁本目下有校語云善作
目茶陵本無案袁所見非注而徧四方者也袁本

茶陵本方作海是也注媵好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
嘔胡浪切四字是也注巽氣至氣

下當有不字各本皆脫注吾導夫先路茶陵本音上有來
字是也袁本亦脫注二達

謂之歧案歧下當有旁
字各本皆脫注奔獨赴也案獨當作獨
各本皆誤注雲

罷俱止也袁本茶陵本
無俱字是也注皇家赫赫而天居案赫赫
不當重

各本
皆衍

志

〔幽通賦〕注家語孔子曰袁本家上有善曰二字是也茶
陵本移每節注首尤刪去皆非

下注漢書曰班氏之先上淮南子曰蟬上成帝之初上孟子曰竊上孔叢子
曰仲尼大聖上毛詩曰斯言之玷上淮南子曰黃神吟嘯上楚辭曰時不可

乎再得上周易曰初九上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上齊大家以辯爲上也上孝
景立乘極男上韓詩曰謀猶遇次上莊子曰田開上論語孔子曰上論語曰

昆浪築謂上證記曰孔子吳于路上論語于路行如也上言陶兩貴景之無操上仁謂求往上周易曰東鄰殺牛上左氏傳曰晉獻公上國語有侯問簡子曰上成命以成天命也上史記曰夏后氏之衰也上左氏傳曰陳公子完上毛詩曰牧人乃夢上左氏傳曰叔向老于曰有物混成上左氏傳秦伯問上執曰上楚辭曰紫兆之所哈上莊子曰或聘莊子上論語子曰富與貴上輜德德輕而易行也上論語曰微子曰上論語子曰天威與悅上毛詩曰匪大獄是趨上春緯秋曰麟出上淮南子曰楚有白鰲上莊子曰道之真上論語曰朝世道上周易曰天造草昧上莊子曰可以保身上同又符中每節首凡非 注曰高陽配水也 案曰上常有又 注者亦同不具出 字各本皆脫

乳虎故曰炳靈 何校乳虎改虎乳陳云當從漢書 注作虎乳案所校是也各本皆倒 注象恭

滔天 案上上尙書曰三字袁本有善 注皮義 案本茶陵本 案此當兩有善曰尙書曰五字 案本茶陵本

注越 案本茶陵本 案本茶陵本 案本茶陵本

注聿昭曰音昧又音忽 案本茶陵本 案本茶陵本

注孟何不也 案本茶陵本 案本茶陵本

而後拔兮 案本茶陵本 案本茶陵本

注音 案本茶陵本 案本茶陵本

訝迎也 案本茶陵本 案本茶陵本

注今也則亡 案本茶陵本 案本茶陵本

恐翹翹之責景兮 案本茶陵本 案本茶陵本

注伯益在唐虞爲 案本茶陵本 案本茶陵本

注洽周鳩 案本茶陵本 案本茶陵本

注積而藏之 案本茶陵本 案本茶陵本

注化爲元龜 案本茶陵本 案本茶陵本

注靈公奪而理之 案本茶陵本 案本茶陵本

乎 案本茶陵本 案本茶陵本

注靈公奪而理之 案本茶陵本 案本茶陵本

注靈公奪而理之 案本茶陵本 案本茶陵本

注靈公奪而理之 案本茶陵本 案本茶陵本

注靈公奪而理之 案本茶陵本 案本茶陵本

注靈公奪而理之 案本茶陵本 案本茶陵本

注靈公奪而理之 案本茶陵本 案本茶陵本

注靈公奪而理之 案本茶陵本 案本茶陵本

注靈公奪而理之 案本茶陵本 案本茶陵本

願注引作有說明禮修各本皆誤說
明禮修之辭詳具羣籍茲不具論

注封其後為紹嘉公

係殷何校封上添漢字殷下添後字陳云當有並見漢書注是也各本皆脫顏引為下有真成及三字亦脫

注當訊

之來哲袁本茶陵本惟聖賢兮袁本云善作聖賢茶陵本云五臣作賢聖案各本所見皆非也

子曰生袁本有應劭曰三字在孟上其含置也上無案袁本注孟是也漢書顏注引可證茶陵本改并入五臣更說

大家曰大素不染袁本曰下有尚庶幾也越於也七字案袁本注曹最是茶陵本改并入五臣而刪去非尤同其

也也誤

〔思玄賦〕注平子名衡下系曰袁本茶陵本作元道

修近德志意不可遂願輕舉歷遠遊六合之外勢既也德也其作此賦以

不能發又不可故退而思自反其系曰四十五注夫何思元

而已袁本茶陵注衆妙之門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平子時為

作思元非時俗二十二字案此節注修改蓋初與侍中諸常侍惡直諫正危衡故

二本同也未詳尤所據凡本卷以下增多皆做此舊注袁本茶陵本

每篇下所標作人姓名袁本茶陵本注結深蘭之亭袁本茶陵本

書帝曰袁本茶陵本注墮愷袁本茶陵本注毛萇傳曰袁本茶陵本

至下此言無遺為法也袁本茶陵本無注而吾日遇此二十一字

之袁本曰作日是也注漢書曰賈誼曰下日昃袁本茶

此二十袁本亦誤曰惡既死而後已何校惡改要陳云范書作要袁本茶陵

也注禮記曰簞筥下蓋瑤字相似誤耳袁本茶

員曰算方曰筥並盛食器袁本茶注蕭該音本作陂下陂邪也袁本茶陵本

此九字無注善曰賈逵曰袁本茶陵本無注說文曰璠下所以節行至

擊帶也袁本茶陵本無昭綵藻與瑠瑒兮陳云瑠瑒瑠瑒瑠瑒瑠瑒

此二十一袁本茶陵本無注夏末乃止袁本茶陵本注順陰無此四字

字善不注球恐傳寫誤袁本茶陵本陽氣而生案陽字不當注賊害之鳥也下

此十三袁本茶陵本注爾雅曰茵芝下瑞草袁本茶陵本咨妬無此十五字

嫗之難並兮何校嫗改妬陳云范書作妬袁本云善作妬茶陵本

云五臣作妬案各本所見皆傳寫誤善注云妬惡也

章國注後漢書曰言嫉妬此憎惡美人故難與並也善意正如此作妬無疑若作嫉與惡也之謂不復可通各本并注中亦誤作嫉字遂以為與五臣有

異其實非也作妬字誤而為嫉已見顏氏家訓是此二字多混案流字不當有

各本皆衍此引遠游文即岐趾而臆情袁本茶陵本臆作臆注同是也何陳皆云後漢書作臆詳注云陳

也善云力於切選文不作臆與范書異也注上九交辭云肥遁案肥當作同各

本皆誤正文作飛何云後漢書作飛陳云七密有飛遁辭俗語上注亦作飛此不知者改之耳注又曰聊浮游

於山陬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遁下體是良至下故曰揚聲

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六字注遁上九變為兌至下故曰不營袁本

茶陵本無此六十四字注天為澤袁本茶陵本天上有故曰二字注雖復險戲世

路可知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玉堦天子堦也至下言尚欲

進忠賢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四字注東龜長又曰東曰龜甲

屬袁本茶陵本無長又曰東曰龜六字案甲當作果各本皆譌注爾雅曰龜至下以甲卜

審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七字注字林曰逞盡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說

文曰遠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古文周書曰至下及王子

於治袁本茶陵本無此一百七十六字案二本最是也善注自上文母氏喻道也其下云唯歸於道其下引君子至母者道也一意亦接

中問不得有此段與上下異辭必或記於旁尤延之誤取以增多無疑餘條亦往往類此注從水救聲至下液

汁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餘字去穢累而飄輕袁本茶陵本飄作影案後漢書作飄善不注未審果

何注海中山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山上有神字注元中記曰至下沈於

大海袁本茶陵本無此一百二十六字注飲沆瀣袁本茶陵本此下有以長生三字注

日出暘谷案暘當作湯各本皆誤注海外東經曰至下有扶桑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又如樵樹長丈袁本茶陵本無又如樵樹四字長下有數千二字注

揚雄太玄經曰案經當作賦各本皆誤此賦古文苑載之注昔禹致羣臣

於會稽之山陳云臣當作諱是也各本皆誤翩續處彼湘濱案續後漢書作

慎章續注翩連翩也慎亦不注未審果何作其五臣論注云翩續美貌恐非善意其字固不必作續也蓋涉下文翩連翩分紛暗曖而誤五臣因翻

解之耳以美貌注山海經曰洞庭之山至下遂號為湘夫

人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一百八十三字注左氏傳至下為祝融袁本茶陵本無

此十七字注善曰爾雅曰沅沉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自北

戶之外袁本茶陵本注北戶孤竹孤竹作孫注方言

曰至下躔行也袁本茶陵本注廣雅曰躊躇猶豫也

袁本茶陵本注不壽者八百歲何校不改下陳云不當依范書注作下是也各本皆譌

注字林曰潺湲流貌袁本茶陵本注太公金匱曰

至謂為馮夷袁本茶陵本注注曰馮夷至下而水仙

袁本茶陵本注淮南子曰天子袁本茶陵本注予

合韻音夷渚切袁本茶陵本注穆叔孫穆子至下走

向齊袁本茶陵本注通之有子在齊袁本茶陵本

通之有子四注且而瞻其徒至下而從我矣袁本茶陵本

作替人召之所宿庚宗之婦注詐謂外人袁本茶陵本注覆

器至下而死袁本茶陵本注蒼頡篇識書至下葬

始皇鄠山袁本茶陵本注致資巨萬及期忌司命

注家甚貧袁本茶陵本

之言袁本茶陵本注與行旅者同宿袁本茶陵本

宿路注遂便貧困袁本茶陵本注鄭玄曰孕任子

也袁本茶陵本注慎者至下裨竈袁本茶陵本注叔孫昭

子曰袁本茶陵本注叔孫之言至下不驗袁本茶陵本注

裨竈言於子產曰至下子產不予袁本茶陵本注

遂不與袁本茶陵本注今言梓慎裨竈至下

為言事之難知也袁本茶陵本注善効人之子

姪昆弟之狀袁本茶陵本注邑丈人有之

市而醉歸者袁本茶陵本注曰吾為汝父

也至下何故袁本茶陵本注孽矣無此事也袁本茶陵本

若作注昔也至下可問也袁本茶陵本注是必奇鬼固

嘗聞之矣袁本茶陵本注復於市欲遇

而刺殺之袁本茶陵本注明且之市袁本茶陵本

注遂往迎之袁本茶陵本無往字注丈人望見之袁本茶陵本見之二字作

其真子三字注爾雅曰丁當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無繇孽以倖

已兮何校倂改注同茶陵本有校語云善作倖袁本無案後漢書作

尤所見傳字注又曰周公若袁本茶陵本無周公若三字注淮南子

日湯時下即降大雨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十五字注自以為犧

牲袁本茶陵本無牲字注豈可除心腹之疾袁本茶陵本無豈可二字注民

者國之本國無民袁本茶陵本無四字作所以為三字注如何傷

本而乎救吾身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傳宣公十五年秋

七月下余汝所嫁婦人之父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一百八十四字何校乙

去云覆雜不成文理陳云別本無當從之削去為是案所校是也此等皆尤延之增多而誤者注王逸曰下志

錯越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袁

茶陵本無賈逵日爾雅曰六字注方言曰磴磴堅也袁本茶陵本無方言日三字堅也作高貌

注說文曰拂下騷動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王逸曰騷

愁也合韻所流切袁本茶陵本無此十注爾雅曰下

而遊其中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文子曰騰袁本茶陵本騰下有蛇字注淮

南子曰奔蛇廣雅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坐太陰之屏室

兮袁本茶陵本屏作屏後漢書作屏案屏字是也注中引注顛項

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字林曰瀟

深清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愍墳羊之深潛袁本云善作深潛

後漢書作潛深陳云當作潛深今案潛字自協似當仍其舊注席古陰字袁本云善作深潛

入舊注袁本刪之皆非又案考舊注凡引魏晉以來書者恐皆善注并誤各本所同無以訂正附著以俟更詳注春秋外

傳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淮南子曰下土神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注

人面蛇身下是燭九陰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二字注是謂燭

陰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作日注鍾山有子下而龍身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

注字林曰愍謹敬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西海之南下

又曰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九字注說文曰姣好也廣雅曰袁

茶陵本無
此九字
注 何枚冥改宜眉上添誤
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誤

方言曰鞋謂之裾袁本無方音日之四注環珠也至下

玉石之色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葩華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廣雅

曰細縵至下非此之用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三字注玉女宓

妃言忘棄我實多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可以為卿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淮南子曰岷崑墟至下高一萬一千里

注食之長壽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古今通論

曰不死樹在層城西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瑤藥也案此有誤也各本皆同無

注爾雅曰鬯酌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王逸淮

南言白水袁本茶陵本無此下日字抨巫咸作占夢兮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懿美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韓詩曰靜貞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杜預曰姑且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言戒

誓至下而來迎我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注爾雅曰暴雨至下

為凍雨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注森聚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僕夫

謂御車人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入乘公上得從車八

乘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旌羽旒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字林曰溶

水盛貌今取盛意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後委衡乎玄

冥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袁校語云善有後字袁校語云

恣而為清陳云恣恣書作恣袁本茶陵二本作淨注同案蓋五臣作恣

是徵證字今注主簞物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拽雲旗之離離兮

注淮南子曰至下至疾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孔安

國尚書傳注曰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高誘淮南子注曰

其寥廓案閣上當有閑字各本皆脫注漢書至下古善馭者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閔閔

注山名此山之精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上為星名

封狼袁本茶陵本為下無星名封三字狼下有星字注禮記曰以日星為紀

馳之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說文曰至下為婉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分布遠

乘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研音苦郎切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康

焱忽兮馳虛無袁本云善作焱茶陵本云五臣作焱案各本所

兮案兮當作于各本皆誤注爾雅曰錯鳥隼至下及鳴鳶也袁本

注倚闔闔而望袁本無此二字

何必歷遠以劬勞袁本茶陵本云善無必字案後漢書有必字疑二本所見傳寫脫

注言繫一賦之前意也袁本無言字前字注老子

曰天長地久袁本字下有德經二字久下有篇字注天地

故能長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京房易傳曰至下一清

注遠度世以忘歸袁本茶陵本度作渡案二本正

注說文曰逞極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注愠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遠度世以忘歸袁本茶陵本度作渡案二本正

怨也至下委恨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又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不

如鳥奮翼而飛去袁本茶陵本作惜惜愛貌音恨也音注

臣不遇於君至下厚之至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公羊傳

曰至下猶提將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迴志竭來從元謀

注夫復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歸田賦〕注歸田賦者至下不曰歸田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六

注都謂京都至下羨貪欲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五字注易

乾鑿度日至下治平之所致袁本無此三十三字有河清已

注類頤膝攀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謂御者曰至下為秦

相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十一字注諒信也微味幽隱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

楚辭曰至下鼓枻而去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一字注滄浪之水

注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滄浪之水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

注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滄浪之水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

注頡頏上下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關關囀囀袁本茶陵本囀囀作嚶嚶

注釋訓曰至下兩鳥鳴也袁本茶陵本無

注廣雅曰逍遙儻佯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龍吟

而景雲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而谷風縻袁本茶陵本縻作至

注觸矢射也吞鈎鈞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鄭玄注

曰至下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七字注劉德

曰至下如辭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四字

〔閑居賦〕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袁本茶陵本無

注文深善巧宦袁本茶陵本無

注漢書司馬安至下而歎息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四字

注字林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仕不得志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言

誠有巧宦之理拙固有之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諱炎字

安世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諒闇至下故曰諒闇袁本無此十七字

注孔安國曰知天命已見西京賦案袁本是也但京當作征耳茶陵本所復出與此全異皆非

之終始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入徙官至下輒去官也袁本茶陵本無

注周公曰予多才多藝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方今

方正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孔安國曰至下言政無非

岳母寒以數戒焉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鄭玄曰至下容斗

二外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注知足之人至下終身不危殆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九字灌園粥蔬袁本茶陵本粥作注於陵

子仲袁本茶陵本仲作曰終二字案終字是也注故曰臘也至下

改臘曰嘉平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奚其為為政至下即與

為政同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一字傲墳素之場圃陳云傲晉書

注墳大也至下素玉之文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其智至下不可及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虞仲夷逸下子男凡五等袁本茶陵本無

此三十四字何陳校但去禮袁本茶陵本無注爾雅曰地下於糾切袁本

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有勁長貌三字今案二本是也勁者勁之同字也玉篇

長部有勁云於句勁縣長不勁風韻二十九條同故善云長貌安仁以之

與下文文體句詞官梁之長猶傑音聲之高於地謂之幽覽乎無涉不知

何人說認賴記於旁尤延之不智取而改之讀者莫辨矣又二本正文下有

於糾二字向注云勁橋貌蓋五臣不取長為至注仲長昌言曰至

訓而知字讀之善義既全異音亦未必同也至注郭璞爾雅注曰至

曷若辟雍海流袁本茶陵本無備千乘之萬騎云

之字疑今案各本皆同至注太學在國學東茶陵本無此

之以竹袁本茶陵本無注安革猛詩曰案安字衍革猛當作

有案無者是也上節注引車孟各本皆誤依錢注來假祁祁又曰袁本茶陵本

述征記有斯語不當再出無此六字注

少得大听千駕齊裝新錄載海驛陳仲魚驪說訂正注

言有道則可以為師袁本茶陵本注毛詩曰築室

百堵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甚甘袁本無此二字茶陵本此節多

置樹苑中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荊州記下仙人朱仲來

竊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有周文朱仲未注大山肅至為

確磨之磨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二字案無者是也此見顏氏家訓

成談中之誤勉學篇必或記於旁而尤誤取以增多者袁本上

記者夫去途至注爾雅曰荆桃至不解核袁本茶陵本無

二本也是安仁自以桃櫻桃胡桃為三桃善注但有櫻桃胡桃者桃不須注

耳不知者乃詔爾雅於旁尤取之最誤若善果引此是病冬山胡而四并桃

凡增多之誤多此類成五與正文乖戾甚矣注棣實似櫻桃也袁本茶陵本實

山字是也實似誤涉下注棣實似櫻桃也似二字作山案

尤誤取之者注鄭玄儀禮注曰後廉薑也袁本茶陵本注

與後同無此三字注菜似薑袁本茶陵本注曹子建

求親表曰何校求下添通親二字注火星中而寒暑

乃退袁本茶陵本注河上公注下熙熾也袁本茶陵本

字無星字而字注爾雅釋言曰至皆周徧也袁本茶陵本注言

屈軌不行也袁本茶陵本言上注張揖曰結猶屈

有結猶屈也四字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王隱晉書曰兄御史釋弟燕令

豹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孔安國曰下則懼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竹

日管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蓬萊而駢羅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爲樂

之方袁本茶陵本無之字案二注此安仁不自保下而

登官位於世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一字

哀傷

〔長門賦〕奉黃金百斤袁本茶陵校語云善無黃字案此尤校添之也注字

林曰幸吉而免凶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說文曰佳善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言忖所爲被退在長門宮之事

省故兮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而忘於爲人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心慊移而不

注慊字或從火非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自眼出曰涕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臣瓚漢書注

誤移爲慊尤延之乃改正文之不誤者以就其說失之甚矣慊慊同字注說文曰慊謹也袁本

此六字注薄具肴饌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悲愁窮感

兮獨處案處下當有鄭字各本皆脫此所引九辨文注又曰不安之意也

而北南袁本茶陵本不著校語無以考也注脅斂也萃集也袁本

言攻其中心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木蘭下亦木名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攻中

不見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心淳熱其若湯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見

不審諦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今江東呼臂爲甌輒袁本

注志其中操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自印激厲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自眼出曰涕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臣瓚漢書注

注自眼出曰涕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臣瓚漢書注

注自眼出曰涕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臣瓚漢書注

注自眼出曰涕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臣瓚漢書注

曰下徐行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七字注殃咎也袁本

茶陵本無此三字注言以為枕席袁本茶陵本無以字注廣雅曰袁本

茶陵本無此三字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覺而無見兮袁本

茶陵本魄作魂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覺而無見兮袁本

注爾雅曰至下昂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曼曼長也一作

漫漫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更歷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一云將至

之意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思舊賦〕注與嵇康呂安友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干寶

晉書曰嵇康至下時人莫不哀之袁本茶陵本無此二百四十二字有祿祭

緒管仲曰安妻甚美兄異報之與內惡惡安不孝昏太祖徒安遠郡即路與

廉骨惡之牧安付廷尉與廉俱死見法謂被法也五十字是也茶陵本惡之

上又有太祖見而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注就死命也至下援琴而彈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

注淒冷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將命者出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

注周大夫行役至下又方黍油油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三字

注竹雅聲曰至下不我好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李斯者至下

論要斬咸陽袁本茶陵本無此二百六十三字注斯出獄與其中

子三川守由俱執袁本茶陵本新上有字注出上蔡

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袁本茶陵本出上有字注遂父

子相哭至下輒決於高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注五

行運轉遇人所遇之吉凶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字注司

馬彪曰至下或合或開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一字

〔歎逝賦〕注太傅楊駿辟為祭酒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作機

注參大將軍軍事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臨刑至下而作賦

焉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三字注何休曰僅方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孫

林曰親之近也陳云林疑當作矣乃作賦曰案作當

校語云善有為字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伊惟也至下上下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言

日月望空至下驚動而立無此十七字注能執至下得

長年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晚晚言日將暮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注一日方至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誰謂宋遠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

通呼爲世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暮言人之年老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

寤其可悲袁本茶陵本校語云善作悟案本簡前後皆不作悟二本但據所見爲校語未必是注箋曰

莫無也至下俱揖而進之袁本茶陵本無戚貌瘁而

眇歡袁本茶陵本校語云善作戚案本簡前後亦但據所見爲校語未必是注蒼頡篇曰瘁

案莊當作瘁觀下注可見各本皆誤注何往而不殘殘毀也袁本茶陵本無何往而不殘五

字有注即死路也袁本茶陵本無即字注日思往沒之人

多在顏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諒多顏之感目袁本云善作諒案本簡疏造化之若益不作諒二本據所見爲校語未必是

注言春秋與往同然存

亡異時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忘失也宅居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

言我將欲老死與汝爲客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言精

神不定世表在世之表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寤覺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言既寤之至下言不足亂也無此二十二

字注言未識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遺棄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

末迹喻老至下以娛老年無此二十二字

〔懷舊賦〕注爾雅曰至下爲昏姻無此十二字注臣

松之注魏志至下字公嗣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字陳云按

云臣松之案暨事見劉曄傳暨子華晉荊州刺史云云劉曄傳中無暨字華

以下諸語注微誤案此或記於旁而其人讀誤注未請尤延之輒取以增多

耳陳不知今所行選注經尤校改每非善舊故尚不加違斥其實善無是語也注哀公問孔子弟子

孰爲好學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死矣今也則亡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楚辭曰不能復陵波以徑渡袁本此十一字作徑度已見上文是也茶

陸本複注掩覆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車輪謂之輒袁本車

出非作動並二字案注楚辭曰白日晼晚其將暮袁本此

曉曉已見上文是也茶陵本復出非至下注河南郡圖經曰至下十五里陵本無

此十字注森森一作榛榛壘平聲無此九字

〔寡婦賦〕注毛詩曰至下不如友生無此十九字注

爾雅曰至下謂俱已嫁也此二十一字注杜預左

氏傳注曰至下則夫天無此十八字注潘岳集至下遂

為其母辭此三十六字注使荀息侍奚齊公疾

召之無此十字注辱大夫至下小兒笑也無此三十一

字注禮記內則曰至下孩而名無此十二字注長感

感不能閑居兮案下感當作之兮注箋曰行至下而

有適人之道無此十四字注言夫之早隕者遇天

未悔禍之時案本茶陵本此十三字注爾雅曰至下江東

呼為蓋無此十六字注纂要曰至下日禱無此十五字注

就列就其房列之位也無此九字注爾雅曰至下

棲雞宿處無此十九字注實命不猶無此四字注又

曰至下替亂也無此十四字注廣雅曰曜靈日也本

此七字無注顏延年曰至下遄速也此二十二字注

遄速也案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案此於注空廓寥廓也本

茶陵本下駮字作零案陳云原總誤即據別本也注字林曰仿至下言平生昔日

之時也此二十二字注爾雅曰至下日旒無此十一字

注公西為志焉案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案此於注爾雅曰至下即今之旒旒

案陳云旒表誤亦據別本也字是也注僕夫悲余懷兮馬本

茶陵本馬在余字下是也此所引離騷文注凡人喪曰疚無此五字注家語

曰至下儷羸貌此二十三字注鸚鵡曰案本茶陵下有賦

脫亦注顧顏貌之艷艷案本茶陵本領上衍顧字亦非注文公

六年此四字有日字注妻言願亦如三良死從於

夫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春與秋兮代序何校字改其案兮字當在上句末各本皆

有注毛詩曰歲聿其暮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君憮然若

注楚辭曰秋風兮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毛詩曰柏舟至報恩養於下庭袁本

茶陵本無此五十五字案恭姜柏舟歸骨山足善均於上注說何得更有云云觀此可知尤增多之無足取也

〔恨賦〕注意謂古人至而死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濟

陽考城人袁本茶陵本無考城二字注祖耽至淹少而沈敏袁本

爾雅曰試用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注兩手曰拱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

注茅焦上諫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丹水更其南袁本

茶陵本無此五字注三十七年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伐紂陳云伐紂當作征伐案所

校是也各本皆誤江賦注引正作征伐注是事之

不可知三也袁本茶陵本無之字三字注風俗通曰至則爲晏

駕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注趙王張敖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徙房陵

房陵在漢中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武帝天漢二年

矢並盡陵遂降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爲騎都尉至出居延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弓

下尊爲皇帝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羣臣飲爭功醉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

代雲寡色袁本茶陵本代作倍陳云代倍誤注同今案二本不著故語袁本善注中字作代茶陵本亦作倍今漢書天文志是注疊闕之始陳云闕當作闕是也各本皆誤注王隱晉書至穆

王林女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張衡至修夜彌長袁本茶陵本無此十注字林曰孽子庶子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穆天子傳至古有死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別賦〕注失色將敗之貌袁本茶陵本無將敗之三字注說文曰黯深黑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賈逵曰唯獨也袁本茶陵本無

此六 注論曰鼓琴者至下以玉爲之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

袁叔正情賦曰茶陵本叔作叔是也袁本亦誤注莊子曰君愉然

若有亡袁本此九字作者有亡已見上文注八字是也茶陵本複出而誤注曾高也空息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纂要曰帳日暮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甚見

器重朝庭爲榮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功成身退至下稱疾

篤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送車數千兩至下長安東都門也

無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在河內縣陳云內當作南案此據金谷集詩注引校也注旁若

無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伏虔通俗文曰至下日訣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鼓鐘並發

此十 注燕丹太子曰陳云太子衍是也各本皆衍注鼓鐘並發

袁本茶陵本鼓上有既字注服虔曰士負羽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孟子曰

應氏詩注引各本皆無注字蓋脫注程夫人案夫當作大各本皆誤范書蔡

人即此也注或曰朱塵紅塵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司馬彪

注曰襲人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

君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先生鼓琴至下無故生離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

字 注孟子見齊宣王至下修德之臣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

注楚聲子與伍舉俱楚人舉將奔晉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

舉俱楚人八字注班荆而坐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顏延年至下結綬

登王畿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毛詩曰闕宮有恤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山袁本茶陵本此二句案此不當無傳寫脫

也或尤即以所見五臣補之故與二本山仙不同注列仙傳修芋者至下不知所

之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三字案此亦尤增多也蓋本并脫正文與注一節而所謂真善注云何無由知矣鍊金鼎而

方堅案鍊當作鍊蓋善鍊五臣鍊而亂之注中兩見此字茶陵本作鍊是也袁盡作鍊非注列仙傳曰

王子晉至下憩於此袁本茶陵本無此一百四字注而見若士曰

袁本茶陵本重若士二字是也注詩溱洧章至下莫之能救云袁本茶陵本無

此二十四字有毛詩曰三字注注芍藥香草也至下結恩情也袁本

茶陵本無此三十六字注桑中章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送我於淇之上

下
作詩以見己志袁本茶陵本無此一百五十二字陳云注引

云亦因不知袁本茶陵本無此一百五十二字陳云注引

注漢書曰下字子雲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

金閨之諸彥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案尤增注金閨金

馬門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案尤增注史記荀卿下故

曰談天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十三字有漢書曰司馬相如既奏大人賦

論文

注赫修鄒衍之術袁本茶陵本

〔文賦〕注機字士衡下係蹤張蔡袁本茶陵本無

心於文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夫放言遺辭良多變矣又注

夫作文者下故非一體袁本茶陵本夫下有其字云善無

注文之好惡可得而言論也袁本茶

注論語曰下孔安

此十
注士衡下為文之情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利害由

好惡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言既作此文賦下盡文之妙

理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有言知之易也五字案善於此注言知之易

注此喻見古人之法不遠袁

注則法也下謂不遠也袁本茶陵本無注

文之隨手變改則不可以亂逮也袁本茶陵本無注

蓋所言文之體者具此賦之言袁本茶陵本無注漢

書音義下幽遠也袁本茶陵本無注遵循也下而

思慮紛紜也袁本茶陵本無喜柔條於芳春袁本茶

注秋暮衰落下故喜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懷懷危懼貌眇眇高遠貌袁本茶

注言歌詠下而誦勉袁本茶陵本無

注又曰在昔何按在上添自古注論語曰下孔安

國注曰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注有包咸語注曰六字注文質見半之貌袁本

茶陵本見作相是也注尙書中候曰下周公援筆以寫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爾雅曰致至也袁本茶陵本注言思慮

之至下於潛浸之所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八字觀古今於須

臾袁本茶陵本於下校語云注司馬遷曰卒卒無須臾

之間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抱暑者咸叩袁本茶陵本暑作景云注

言皆擊擊而用袁本茶陵本注言文之來下應劭

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注公羊傳曰下帖靜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

注妙萬物案妙當作眇注廣雅曰躑躅何校躑改躅是也各本皆誤

注與蜘蛛同陳云跣蹠誤是也各本皆誤注字林曰吻口邊袁本

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言文之體下以樹喻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注

史由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觚木簡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子路帥

爾而對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茲事謂文也下行之不遠

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六字注按抑按也下恢大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纂

要曰下青條之森盛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二字注文章之

體下無一定之量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俛僂由勉強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言文章在有方圓規矩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

此十字注漢書甘泉賦曰下清瀏流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

注故纏繚悽慘袁本茶陵本慘作愴是也注說以感動為先袁本

茶陵本動作物是也注言文章體要在辭達而理舉也袁本

此十二字注凡為文之體下則有此累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

注項岱曰下又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注應劭漢書注

曰下為一銖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注賓戲曰袁本茶陵本寶上有答字是也注

蒼頡篇曰銓稱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案上聲頡下曰為句增多在其間說中之說注夫

駕之法下故云警策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六字注左氏傳繞

朝贈士會以馬策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而不改易其文

袁本茶陵本
易其文作也注說文曰謂文藻思如綺會無此十字

注言所擬不異閩合昔之曩篇無此十一字注言

他人言我雖愛之必須去之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人

又茶陵本言上有必指二字注毛詩傳曰苕陵苕也無此八字注

一句既佳袁本茶陵本注言思心思下有之字注或為

禘禘猶去也陳云兩禘字並當作禋五臣本注尸子曰下

有珠無此十四字注高氏注玉至襄也無此三十注

淮南子曰下俗之謠歌此二十九字徒靡言而

弗華袁本茶陵本徒靡言作言徒靡注瘁音下而不光華

也無此十七字注禮記曰玉瑕不掩瑜鄭玄曰本

袁本茶陵本此十一字作鄭玄禮記注曰六字注下管象武是也案明堂位文注淮

南子曰鄒忌一徽琴而威王終夕悲許慎注

日許慎淮南子注曰七字注悲雅俱有至則不成本

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注言聲雖高而曲下無此七字注然靈

運有七諫何校有改以是注地有桑閩先何校先改者

誤注於此水上何校上改出是注尙元酒而俎腥

魚袁本茶陵本注甚甚之辭也茶陵本無下甚字袁本有故

亦非華說之所能精茶陵本無故字亦下校語云五臣作故

誤尤因此而注莊子曰桓公至數術也袁本無此二百

扁已見上注六字茶陵本亦不覆出此增多甚非或受吹於拙目善作渣茶陵本作吹

與此同校語云五臣作噓案袁本所見是也士衡自用蚩字善以蚩字本不

非注吹笑也吹與蚩同案上吹上當有說文云三字兩吹

噓笑也與蚩同考說文無噓字有吹字云吹吹戲笑從从

欠出聲蓋兩注本同此說脫文云彼誤吹為噓當互訂正注中原

原中也無此五字注力采者得之無此五字注虛

而不屈動而愈出無此八字注接橐至說文曰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囊也無此三字嗟不盈於予掬案嗟當

第字五臣多改作嗔字此必各本以五臣亂善

注挈瓶至下提猶挈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

注孔安國曰昌當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故蹶蹕於短垣

袁本茶陵本垣作韻不著校語案注中相垣語二本亦無之恐尤改未必是也注謂腳長短也袁本茶陵本無

此五注國語曰有短垣君不踰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言

才恆不足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紀綱紀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

毛詩傳曰至下過絕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又大宗師曰至下

不知所由然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一字注威蕤盛貌馭選

多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郭象注莊子曰至下而成梁袁本茶陵本無此

茶陵本無此六十九字注自求於文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物事也至下

非子力之所并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併力也袁本茶陵本無此

注言文至下而今爲津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軌曰袁本茶陵本無此

上有注葉世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爾雅曰泯盡也袁本茶陵本無此

茶陵本無此六字注禮記曰至下未衰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六字注毛詩

日漢廣袁本茶陵本詩下有序字

音樂

〔洞簫賦〕注漢書音義如淳曰洞者通也袁本

茶陵本此十一字作如淳漢書注曰洞類八字注故曰洞簫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清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一名籟袁本茶陵本韻下有漢書曰元帝巧太子嘉慶所爲洞簫頌舍後宮貴人皆誦讀之二十

四注宣帝時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帝太子體不安至下皆

誦讀之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十三字注其竹圓異衆處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王逸楚辭注曰幹體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罕稀也

至下竹之末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注言竹生敝閑之處又足樂也

不安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言竹生敝閑之處又足樂也袁本茶陵本無此

無此十一字注后十地也至下不易其貞萃也袁本茶陵本無此

此二注言風蕭蕭至下謂江回曲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

言江之流注灌漑其山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呂忱曰

波水涌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字指曰盪大聲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此七 翱翔乎其顛袁本茶陵本翻袁本校語云善作翻案翻乃以正字改之遂與二本校語不合舞賦若翺若行仍未改抱樸而長吟兮袁本茶陵本引蒼頡篇朴木

皮也可證否則尚有樸朴異同之注而刪削不全耳注蟬飲露而不食袁本茶陵本無此字處

幽隱而與屏兮袁本茶陵本案屏當作屏袁本云善作屏茶陵云五臣作屏各本所見皆非賦作屏善以屏字本不訓蔽故

取屏字爲注正如思元賦坐太陰之屏室兮也說在彼下注說文曰屏蔽也袁本茶陵本各本皆誤所

引尸部文也正文改屏爲屏而復改此注屏爲屏以就之大非思元賦注亦可證注竹密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字是也

注字書獺豽獸逃走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言審視竹

之本體清而不謹誨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言得諡爲

簫下豈非蒙聖王之厚恩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一一云

夔下至學琴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爾雅曰鏤鏤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廣雅曰眼珠子謂之眸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言冥生

之人下在於音聲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注字林曰吻口

邊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司馬相如賦曰又猗昵以招

搖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頤與頤劉袁本茶陵本劉作同案二最是陳云劉字衍非也注氣

出迅疾也袁本茶陵本無氣出二字獵若枚折陳云獵當作獵注同袁本非善注此爲善獵五臣覆無疑陳欲以五臣改善殊非注聲或渾

沌不分潺湲袁本茶陵本無聲或注或復其聲模無

似枚之折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詩曰伐其條枚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恐懼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聲迭蕩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廣雅曰燒奇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言聲漂結而去袁本茶陵本無聲漂結而去五字言屬下句首

注言聲之慷慨如壯士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聲之細好

也袁本茶陵本無聲之三字注字林曰悄含怒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自

放縱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呂氏春秋曰伯牙下齊侯襲

莒是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一百五十六字

注杞梁妻嘆者

案杞當作呂觀下文可見

茶陵本誤同袁本杞上有范字查改首爲杞而兩存又誤首爲范耳

築跖鬻博備以頓頤

茶陵本云善無以字案此尤以五臣亂善也又婦賦注引此正無以字亦其一證

注復惠復點慧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埤蒼曰彷徨猶仿佯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

聞其悲聲

案聞其二字當作爲袁本作其爲悲聲云善無其茶陵本云五臣有其此既以五臣亂善又誤去下爲字添上聞字乃誤也

注說文曰

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注獻歛悲也

注埤蒼曰

腰肥貌

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注爾雅曰

蟋蟀

至下

今蠲蠹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七字

注狀聲之

狀也

捷武言捷巧

注鄭德曰

跣度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言簫中

次詩

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相擊之

貌

袁本茶陵本無相擊四字

注按周禮

至下

音聲之容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十一字

注扶風茂陵人也

袁本無茂陵二字

注建初中

以毅

袁本無此二字

注少逸氣

袁本無此三字

憲府司馬

袁本此十字作選賢憲司馬五字案袁本此節注并入五臣全非不出

注雲夢藪

名

袁本此二字作寡人欲觴羣臣

至此並假設爲辭

言不如視其

舞形

袁本無此二字

注又

日歌采蕘

袁本無此二字

聽者異也

袁本無此二十八字

禮記曰

噫弗寤之聲

袁本無此十一字

注振振鷺鷺于

飛

袁本無此六字

注顛頊樂曰

五莖

日鄭衛之音

亂世之音

袁本無此十一字

注唯唯

所謂序今題下有并序二字及提行另起案此賦恐無

此也

明月爛以

施光

袁本無此七字

注鄭玄注曰

茵蓐也

詩曰

袁本無此七字

注毛詩曰

文茵暢轂

袁本無此七字

袁本無此七字

注鄭玄注曰

茵蓐也

詩曰

袁本無此七字

注毛詩曰

文茵暢轂

袁本無此七字

詩上毛字 注鄭玄曰君黃金疊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注周禮曰

朝覲有玉几玉爵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 注禮器篇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注言皆欲聘其材能效其技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 注相

著牽引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 注淮南子曰鼓舞至下 女樂

羅些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字 注態謂姿態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 注衣上

假飾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垂霧縠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注而奏操也

何校而上添舞字是也各本皆誤 注亦律調五聲之均也何校亦改六是也各本皆誤

注閑美陳云美靡誤是也各本皆誤 注埤蒼曰嫺至下 如弩機之

發迅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一字 注修治儀容志操以自顯心

志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 注必有所象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諸工莫當袁本

茶陵本莫下校語云善作共案此尤校改也 注相摩切也袁本茶陵本相上有切字是也 注扱

引也至下 扱引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 注若神仙之彷彿袁本

字不當有各本皆衍說詳前此正文神動亦初不云仙也 擊不致筴袁本茶陵本筴作爽案此無可考也袁本校語仍云善作

奕與尤所見同 注言翼然而往闔而復止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 注跌

失蹠也袁本茶陵本失作足是也 注言要之曲折濯然以摧折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 注字林曰鳥趨跳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注曹憲

日瞭敞至下 無此二字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 擾攘就駕袁本

茶陵本擾作擾案此疑尤誤改耳 注埤蒼至下 天下躑躅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有擾攘爭貌四

字 注爾雅曰踰動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許慎淮南子

注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注闔跳行疾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樂而不

泆何校泆改溢袁本云善作泆茶陵本云五臣作泆案何據注引孝經滿而不溢定從溢字也

〔長笛賦〕注周禮笙師掌教吹笛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 注

今人長笛是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將作大匠嚴之子

為人美容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 注順帝時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注與

馬皇后親至下 皆其弟子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七字 注辨位曰

下所下所過之書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九字 注毛詩曰至下

在阜部此二十六字注京師謂洛陽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作長笛賦袁本茶陵本賦作頌案善無注二本不著校語無以考也注字林曰惟有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爾雅曰山小高下山嶺無所通

谿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二字注箭橐一竹名也案善以箭橐為一竹下

注云二竹者并聆風數之增多大誤注言似一竹也茶陵本似作此是注蒼頡

篇曰聆聽也袁本茶陵本無蒼頡篇曰四字聽作風案二本最是韋昭注地理志領輶亦云一名聆風見尚書釋文與

鄰注正合九增多及改皆大誤注漢書音義孟康曰揣持也袁本茶陵本無此

字此十注作顛根將顛墜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郭璞曰

下因以名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頽頭落也袁本無此字案

今賦文作頽頭頽大也疑各本皆誤注又兩山夾澗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鄭

玄曰澮所以通水於川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凶王弼

曰最處埴底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巖覆不平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五

字此五注卑曲不平也袁本茶陵本不平三字作下注木長貌袁本

茶陵本無此字注漁池也袁本茶陵本無漁字注水注聲也袁本茶陵本無聲字

注字林曰流水行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字林曰袁本茶陵本無

西三注水瀑至聲也袁本茶陵本水瀑至作波注古活切袁本茶陵本無

亦誤活注爾雅曰下言蘊淪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說

文曰窞邪下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說文曰搖動也袁本

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張揖注漢書下至到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

杜預注左氏傳曰下無有蹊徑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八字

注爾雅曰下而長尾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而大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

注爾雅曰下麀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萋鬣也案萋當作長各本皆誤

壓雉冕袁本茶陵本壓作野冕作朝案此未審善果何作注說文曰下冕古

朝字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噍噍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警嗃並謂其仿聲

右謂林之左右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警嗃並謂其仿聲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錚鑠聲也袁本茶陵本聲上有皆大二字注說文曰

錚金聲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淮南子曰至下緇急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

十注博物志曰鑑脅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善琴名袁本無善字茶陵本

井刪王逸曰注彭彭威胥伍子胥也袁本茶陵本此八字作羽獵賦曰鮪風原

與彭胥鄭氏曰彭彭威也管灼曰胥子胥也二十四字注琴操曰袁本茶陵本此九字

至射殺後妻茶陵本此一百三十三字作琴操曰有奇者尹吉甫之子也吉甫聽後妻之言疑其孝子伯奇自傷無罪

我河而死三十三注左傳曰魯哀公至下魯人謂之哀姜茶陵本此四十字作左氏傳曰夫人姜氏歸子齊將行

世紀曰至下枕之高下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十四字拈膺擗標袁本茶陵本拈作搯案二本注中祇有國語一條亦無音洽切之音恐善自為拈字五臣乃作搯故正文下有善合二字耳尤敢作拈未必是凡各本音蓋皆失善舊但今無可考故多不出

注爾雅曰焚輪至下膺胸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九字注魏書程昱傳曰至下乃止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注禮記曰至下未嘗見齒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古之巧人注公輸班也袁本

茶陵本無此九字注刻木為鳶飛三日不下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木車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垂成大山四起所謂善攻具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按墨子削竹至下在七十弟子後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十八字

注一作搓埤蒼曰搓擗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十八字注顏監注至下因以名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二字注字林

此九日隄小崩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聲類曰挑決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子懋協呂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一字注伶倫制十二簫陳云籟當作簫下同

鍾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一字注漢書律歷志曰至下故曰為主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十八字

注矯正也又注謂以火橋也案上橋下橋

二字當互易各本皆誤今考工記注作橋釋文云劉苦老反沈居趙反蓋劉橋沈矯善引與沈讀同矣注斤斫木

茶陵本無此下有也字注孔安國至下匏土草木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食

舉至下徹去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注五日一習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

注閒暇也服虔曰至下閒音閑袁本茶陵本閒暇作暇閒

一字案二本是暇閒連下注豫樂也五字皆章語不得增多於其中也注富謂聲之富也袁本

茶陵本無此六字掌距劫遭袁本茶陵本掌下校語云善作掌正瀏案二本所見非此尤校改正之也

深以風冽袁本茶陵本深作源注注漢書音義至下冽同案此似尤吹之也

清也袁本茶陵本無薄湊會而凌節兮茶陵本薄上有

此似尤砌之善不注無以考也注說文曰汜濫也袁本茶陵本

注李尤七疑曰案疑當作款各本皆譌范滂文范滂可證七或

乃植持纒纒茶陵本云五臣作纒袁本云善作纒案此尤誤以

注漢書音義至下謂之纒袁本茶陵本注金乾主磬

至其風閭闔袁本茶陵本無注對晉平公無此四字

注惛堙心耳至下手雜也袁本茶陵本無注埤蒼曰

隔至下蹶踏不進無此十五字注駘蕩安翔貌至下開

也袁本茶陵本注鄭玄曰蜿委也無此六字注言聲

相絞槩至下水流貌無此十四字注蒼頡篇曰掣捺

也引也袁本茶陵本作又注廣雅曰揆按之也注

茶陵本作又曰日擊案持也六字察變於旬投袁本茶陵本變作度案此

歸引者衛女之所作也無此十字注說文曰籥

倅字如此無此八字曠灑傲岡袁本茶陵本灑作灑下有

但善應有音今注中不見然則監音失復甚明溫直擾毅袁本茶陵本擾作僣

之方也案方字必誤上藥下介氣制察中惠皆龍不應八句中獨此不

而失著校語遂無可考以意揣之疑或當作大歎注尚書曰至下而有溫相也袁

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厲列也茶陵本列作烈是注高士傳曰

至光亦投水而死袁本茶陵本無條決續紛案紛當

條能分決注條決以續紛能整理注續理作理不作紛明甚注見韓

稍弱至下死不恨袁本無此五十字茶陵本此注范睢蔡

澤並辯士也無此八字注趙人無此二字注晉太

康地記曰至下所以爲不利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十四字注昭

二十九年至下魯人爲奏四代樂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有曰延慶季子

五注舞也文王樂也袁本茶陵本舞上有以箭二字文上有皆字注南言

文王至下七孔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一字注箭音箭袁本茶陵本箭作朔是也案釋

文云徐音期可證注史記屈原者至下他皆放此袁本茶陵本無此一百一

字注傳二十四年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十五字有曰字注推日獻公之

子至下爲之田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有送隱而死四字注以後吾親死

無以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左傳曰莊十二年至下桓十二年傳

云初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六字有左氏傳曰南宮長萬賦闕公於蒙澤杜預曰宋大夫也又曰二十三年注辛卯

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公子達曰至下欲爲卿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十七字案此注疑袁

茶陵有脫但尤增多者決非善習耳又袁本此下有魏晉尾三字茶陵本在上視字之下注左傳曰定十四

年至下爲讎敵也袁本無此六十六字有廟職衛太子也左氏傳曰衛太子登鐵丘望見鄭師衆懼自投於車下

于二十七字茶陵本脫蕭駁衛太子也左氏傳于也六字餘同袁本所改大誤注不占陳不占也齊人袁本

茶陵本亦陳不占婿人也六字注陳不占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占日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聞鼓戰之聲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愕直也至下非此所

施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字林曰鄂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露新夷

案露下當有申字各本皆脫注而淫魚出聽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淮南子

瓠巴至下楚人唳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喁魚出頭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

頭二字作口上見三字注淮南子伯牙至下舒翼而舞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七

字于時也袁本茶陵本于下有斯字案此無以考也琴賦亦有于時也句或叔夜本此則無斯字者是注而

齊右善歌袁本右作后是也注孫卿子曰至下齊人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注懸鐘格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字林曰

矇直視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直下視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廣

雅日搏至下撫手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方言言日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注字林曰睢仰目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字林曰持維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言可以通於神靈至下曉喻志意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慎乃憲欽哉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憲法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當慎汝法度敬其職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

禮記曰食於質者案此有誤也各本皆同無以訂之注說文曰澣水

多也澡洗手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世本曰叔舜時人

袁本茶陵本此七字作叔茶開三字案二本最是此鄭明堂位注尤所改大誤也世本決無其語者有之鄭何得云未聞孔穎達撰正義何得不申說善自決無其語矣注賈逵注傳曰消鑠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爾雅

曰骨謂之切犀謂之割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一作挺至下

埴土爲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九字注玉謂之彫石謂之琢

袁本茶陵本無玉明之石四字案尤所增大誤唯笛因其天姿袁本茶陵本云善無其字案此尤以五臣亂者

注暴辛垂叔之流袁本無此六字案此尤添之但無所謂之流未必合於善也茶陵

本此節注多耐無以相校注長於古笛至下故謂之雙笛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

注繩者曰繩細者曰枚言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聲故謂

五音畢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言易京者至下宋翟之比袁本

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案吳京上已注訖此所增大誤

〔琴賦〕注尸子曰至下故謂之琴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九字注

說文曰獸至下會意字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而不憫袁本

茶陵本綱作罔下有也字注淮南子曰至下禮義廢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似元

不解音聲覽其旨趣袁本茶陵本云善作音聲者覽案此少者字或尤本脫耳注桓

譚新論曰至下琴德最優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史記曰至下

堪爲琴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注謂包含至下光明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

注又曰至下視物黃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價者物之數

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盤曲紆屈至下山巖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有盤紆結屈也崔嵬字音

互嶺巖巖袁本茶陵本互作元案此無可考也或尤本字誤注

崖巖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偃蹇高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巍巍高

大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言山能蒸出雲以沾潤萬物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說文曰津液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氾至也

隈水曲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安回波靜遠去象袁本茶陵本無

此七注皆美玉名茶陵本無此四字袁本有注說文瑾玉名袁本無

茶陵本無注翕艷盛貌袁本無此四字注詩傳曰艷赤袁本無

色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蒼頡篇曰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著天地

人經下得符鯉魚中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造伯陽九山

法下不能解其音旨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茹芝英以禦

飢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清露潤其膚袁本茶陵本云露善作露案此尤改之蓋以五臣亂善注

列子曰袁本茶陵本列子作新序案二本最是注行乎邾之野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

注孔子曰先生下能自寬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十字注班固

漢書曰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皇甫謐下在汲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

言若鳥之凌飛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奉君以周旋陳云君字衍是

也各本注高士傳曰堯下陽城槐里人也袁本茶陵本無

此八十心慷慨以忘歸案慷慨當作愷愷善引爾雅愷愷樂也愷即康字是其本作愷愷甚明袁茶陵

二本所載五臣翰注乃云據擬款聲也乃誤作廉擬大適

問曰何校問改開陳同注孫竹枝根之未生者也是也各本皆謬

袁本未作未是也茶陵本亦誤未陳云枝上脫竹字今案枝當作竹耳各本皆誤

物而至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一字注孟子曰下見秋毫之末袁本茶陵本無

注按慎子下督正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般

騁神茶陵本般作班云五臣作般袁本云善作般案尤所見蓋與袁同也注廣雅曰廁閒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以爲世無賞音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十字注自大夏之西峴

崙之陰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或曰成連下見子春受業

焉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十二字注淮南子曰師曠下清角爲勝

此十注言聲陵縱下開張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翕呬

翠粲張揖曰翠粲案翠粲當作翠粲正文明誤改也說詳下注紛翠粲

兮案翠象當作舜德頌正文而誤改善下文云字雖不同正謂此所引萃蔡梓揆與正文翠象及下引雅樂各不同也於是器

冷絃調案冷當作洽袁陸二本云善作洽此以五臣亂善注如志謂如其志意

注達則兼善天下袁本茶陵本遺作義案尤未必是也拊絃安

歌袁本茶陵本云拊善作持案此尤改之注爾雅曰扶搖風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注史記曰瀛洲海中神山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莊子

風仙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窈窕淑女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鄭

玄曰至下吞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會節會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

半在至下罷謂之闕袁本茶陵本此七字作闕亦敬也四字注聲多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

注至下徒合切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案二

注廣雅曰至下舉動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

注蒼頡篇曰隨後曰馳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韓詩曰至下

猶躑躅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言扶疏四布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攢仄聚聲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毛萇傳曰至下聲長貌

注蒼頡篇曰至下詠之聲袁本茶陵本無此十

注爾雅曰摟牽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說文曰撻至下捋取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六字注說文曰

繚纏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激洌水波浪貌言聲似也

明嬾矇慧袁本茶陵本懸作惠案此似尤改之也注古本葩字

所以不惑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十七字注令善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

纂要曰至下謂之九春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醇厚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

注又對曰至下巴人袁本無此十四字有巴人已見上文六字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

嶺豹古今注曰至下後人回以為樂章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十

非夫放達者袁本茶陵本無夫字下非夫至精者同案此似尤添之也注說苑

日應侯至下能無怨乎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十九字注字林曰慘

愴傷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注喜懼扑舞案擅當作細各本皆誤注

服虔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與女子袁本茶陵本下子下有期於送下女子六字注高誘

注淮南子曰至下而水溺死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四字注奮長

子建至下官至二千石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人臣尊寵袁本

茶陵本無此四字注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袁本

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建郎中令至下遲鈍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十三字注

孔安國曰屏除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說文曰謳齊歌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其形至下而色青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國語

曰至下鳴於岐山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列女傳曰至下於漢

鼻之曲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八字注韓詩曰至下和靜貌袁本茶陵本無

此十注賈逵曰唯獨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笙賦〕注周禮至下十三簧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白虎通

曰至下衆物之生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杜預曰汶水至下

小竹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以飾五材案飾當作飾各本皆訛注亦作摠

謂指撒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統物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

黃鍾律呂之長故言基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尚書曰

鳳皇來儀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司馬彪曰企望也袁本茶陵本無

此七注字林翺翺初起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漢書音

義曰歧歧將行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郭璞爾雅注曰

味鳥口也袁本茶陵本此十字作味亦味也四字注駢田聚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重疊貌袁本茶陵本此二字作衆注見孟嘗君至下亦能令

人悲乎對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於是雍門至下流涕袁本茶陵本無

此十注韓詩外傳曰至下不舉樂焉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十二字

注氣氣悟也袁本茶陵本不重氣字注謂先溫煖至下調理其

氣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埤蒼曰佛鬱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又云孟浪

以蹇愕案愕當作訝注同袁本云善作訝茶陵本云五臣作愕此以五臣亂善非注又云孟浪

至下而復放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埤蒼慟宿留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虺韓熠袁本茶陵本注廣雅曰煜下盛光也袁本

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案或竦勇剽急袁本茶陵本云剽善作影此蓋音與增多開雜者案此尤改之亦以五巨亂

也袁本注呂氏春秋曰伶倫制十二箏袁本茶陵本注

虛滿謂隨氣虛滿也袁本茶陵本注悸亮下猶豫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一字注古咄暗歌曰何校暗改暗

夫其悽戾辛案此蓋音與增多開雜者注古咄暗歌曰陳同是也各

酸袁本茶陵本注聲大貌袁本茶陵本注聲長貌至下

下深也袁本茶陵本此十字注漢書音義至下日酣袁本

瑟也袁本茶陵本注鄭玄曰蘭終也袁本茶陵本注絃謂琴

披黃包以授甘袁本茶陵本注說文

曰縹至下大禹切袁本茶陵本此十七字注齊公之情

注吳錄至下以為酒有名袁本茶陵本注蓬

案情當作清各本皆誤

勃秦出貌袁本茶陵本注鄭玄下不過羽袁本茶陵本

注舜樂曰大韶袁本茶陵本注限一齊楚袁本茶陵本

注昭公二十九年袁本茶陵本注魯人為奏四代

樂袁本茶陵本注凡人邇近者下不攜離之音袁本

〔嘯賦〕注籥文下其嘯也歌袁本茶陵本注從我

者其由歟袁本茶陵本注史記曰不從流俗王之

阨僻袁本茶陵本注遺身謂其身事袁本茶陵本注廣

雅曰至下邪也袁本茶陵本注淮南子濛汜日所入

處袁本茶陵本注薦啓強袁本茶陵本注言聲

在喉中而轉故曰潛也袁本茶陵本注字林曰標

飛火也袁本茶陵本注黃宮謂黃鍾宮聲袁本茶陵本

注說苑曰湯時至下於是化形隱景而去袁本茶

陵本無

此一百八
十六字
注言悲傷能挫於人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冽飄眇

而清昶袁本茶陵本韻抄作錄眇注同案晉書作綠眇尤改悉誤注爾雅曰至寒貌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
注字林曰鳴至音訓同袁本茶陵本無此一百四十字注

通古之風氣至又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蕩埃藹之溷

濁袁本茶陵本濁作流藹作濁案晉亦作流字濁字未審若果何作注姑洗至考神納賓

無此十二字
注說文曰溷亂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樂用之

則正人袁本茶陵本無之字案樂記注無此十二字人下有理字各本皆脫注景山大山也袁本

茶陵本無此五字
注字書曰悱心誦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旬齶𪔐

嘈袁本茶陵本嘈著作𪔐案𪔐不可通二本所見非也音書亦是𪔐注字林曰齶大聲也

袁本茶陵本音均不恆曲無定制袁本茶陵本云善無恒字有二曲字案二

日寢四字作音林袁本茶陵本無清字注孟子曰至

化齊衛之國袁本此三十字作麟駒王約已見上文四字最是茶陵本舊出與此異亦非注晏子

春秋虞公至長夜瞑瞑何時旦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案凡若

此者複雜已甚增多
之非固不難辨耳
注韓必斂手袁本茶陵本斂作斂案今春申君傳作斂蓋善所據作斂也核注孔

安國曰至而致鳳皇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七字注晉書阮

籍至乃登之嘯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十九字

情

注事於最末袁本茶陵本於是何校改於事

〔高唐賦〕注漢書注曰至風諫嬖惑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鄭玄

曰寢臥息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為高唐之客注自言為

高唐之客袁本此蓋善有五臣無而失者校語者注欲親進

於枕席袁本茶陵本無進字案親當作進尤校改親為進因誤兩存耳注如暉瞞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此四字陳云暉瞞二字疑今案非無四字是也字書不見暉瞞考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韓詩

曰何校時下添華句二字陳同今案此所脫無以訂之注偈桀倅也袁本此下有居陽切三字案是也尤改入

注未作傷居竭切非茶陵本刪去益非讀者因注是皆誤連下文疾驅貌於此句而不可通矣注生此下袁本生下有乎

其下此注不完皆非注安流平滿貌無安流二字注爾雅

曰如畝畝丘郭璞曰丘有隴界如田畝袁本茶陵本注謂水

郭璞爾雅注曰有隴界如畝十一字注廣雅曰隘隘也無此六字注謂水

口急隘至下復會於上流之中止無此二十字若浮

海而望碣石案碣當斷句會碣磳及以下皆相協無容失其一韻石字當屬下句首石磳磳磳二句言小石也巨石

於石為句必五臣不察乃誤分節如此後著為所亂而各本不著校語也又

立臣誤改下文標標作礙標由不知標標與瀾瀾相對為文亦可證注孔安國注尚書曰碣

石海畔山也袁本作碣石山名也已見上注是也茶陵本全復出皆非注埤蒼曰儻

澗水流聲貌無此九字注字林曰竄逃也七外

切非關協韻一音七玩切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案袁茶陵似非也此卷音二本多

所副去耳注交相也案交相當作相交各本皆倒注毛詩曰至下下句

曰糾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柔弱下垂貌無下垂二字注漢書

大人賦猗猗以招搖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丹莖白蒂何校云丹一作

朱陳同案袁本茶陵本丹作朱也注情哉萬事四字案此二本脫注振己

見上林賦茶陵本作振字當作振字袁本作振當作振字皆校語錯入注又誤改善作當以无所見為是注李

奇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方言曰禮堅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埤

蒼曰崎嶇不安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說文曰俗案俗當作俗此

所引各部文各本皆誤下文千半古字通半亦俗字之誤注望山谷芊芊青也袁本茶陵本

本說文作俗注深直貌案直當作冥各本皆誤此在釋訓注傾岸之

勢至下如熊之在樹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楚辭曰招悵而

自悲王逸曰悵悵貌袁本茶陵本作王逸楚辭注曰悵悵悵悵十字注說文

曰纏至下若出於神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六字有言不可測知而傳寫者因遺落其元有五字也但所添不當凡尤注見本草

意專主增多每類此陳但謂若出於神四字符未是

至漢書音義曰袁本無此二十五字有射于江東為鳥連七字案陸本作射于鳥連草也六字案連當作連廣雅鳥

選射千也曹慈音所夾今
本亦作選其誤正同此

注爾雅曰正雖至下一日鶴鶻

其本無此四十七字有王鵬鸞黃已見
上七字最是茶陵本所覆出不同皆非

茶陵本上有思字陳
云北當作此各本皆誤

注漢書郊祀志曰至下充尚羨

門高一一人善注漢門高齊之解而記於旁尤延之誤取之也

人在山上作巢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二字案二本最是此或駭

以玉飾宮也無者非也又二宮字皆室之誤注字林曰

注漢書音義李奇曰至下橫銜之此四十

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以羽飾蓋袁本茶陵本九竅通鬱精

神察滯袁本云嘗有滯字茶陵本云五臣無滯字案各本所見皆非也

藏之使候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氣者五

〔神女賦〕其夜王寢陳云王寢白玉諸字當如沈存中姚令

孫評文選 卷六 考異

說戰筆談及西溪叢語今
考互譌始於五臣見下

果夢與神女遇袁本茶陵本無果字

王曰袁本茶陵本玉下有對字是也案此玉對五臣

紛擾喜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王曰袁本茶陵本玉作玉

見不審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玉曰袁本茶陵本玉作玉

亦可以無疑矣通而證明證之者注勝盡也贊明也袁本茶陵本

注又曰袁本茶陵本

尚之以瓊瑩乎而注瓊瑩石似玉也音榮袁本

注毛萇詩傳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說文曰倪

注與婉同案倪當作倪注旁宜侍王旁

近之既妖案妖當作五注方言曰姝好

注字林曰瞭明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聯娟

微曲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其所載五臣濟注靖好貌袁本

九九

茶陵本作閑此體行也案二本是也女部文今本閑體行施施也而善節引之

茶陵本作遠靜好也四字案二本是也此亦女部文非引廣雅尤所見誤衍

注音畫說文靜審也

韓詩靜貞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注和靜貌至下 嬈密也 此二十二字 注聲類曰

林日旋回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注結猶未相著 袁本茶陵本有未字

注方言曰頰怒色清貌切韻匹迴切 袁本無

是 此十

〔登徒子好色賦〕注此賦假以爲辭諷於姪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

注廣雅曰嗚嗚款款喜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

注一云食邑章華因爲號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

唯唯 此案

廣雅曰從容舉動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八

注此郊即鄭衛之郊 袁本茶陵本無此七

路詩篇名也 至 與俱歸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八

注司馬

彪注漢書子虛賦曰復答也顏師古注復音

伏 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有復報也是

〔洛神賦〕注記曰 至 改爲洛神賦 此二百七字袁

二本是也此因世傳小說有感甄記或以載於簡中而尤延之誤取之耳何

審敗此說之妄今據袁茶陵本考之蓋實非善注又案後注中此言微感甄

后之憐當亦 有誤字也 注黃初文帝不年號 至 濟度也 袁本無

此二十 注一云魏志三年不言植朝蓋魏志略

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案此亦尤 注已見東都賦 陳云

延之誤取或駁善注之記於旁者 注山上神芝 袁本有有字

覆出不合善例凡袁亦誤者不悉出 注陽林 袁本有有字

容與乎 陽林 案二本是也尤所見以五臣亂善 注陽林

一作楊林 袁本茶陵本無楊林一作四字案二本是也此尤所見蓋

腰如約素 袁本茶陵本云約善作束案二本校語是也注云束素約

奇服曠世 袁本茶陵本云世善作 注沃人之國 至 下名

玉也又曰無此十八字注投我以木瓜無此五字注

報之以瓊瑤何校瑤改瑞是也各本皆誤注綃輕縠也案此當作綃已見吳郡賦

袁茶陵二本所注爾雅曰至下厓上地也無此十四字注

漢書音義應劭曰至下瀨湍也無此十九字注神仙

傳曰切仙一出至下女亦不見內傳曰鄭交甫遊彼漢皋

袁下遇二女與言曰願請予之佩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迴顧二女亦即亡矣案皆非也依善例求之當云交甫已見江賦袁茶陵其所複出也注說文曰至下靜貞也無此十二字注二

妃已見上文毛詩曰至下無求思者案二妃下三字依

善例求之如此謂二妃注在思元賦游女注在琴賦袁本茶陵本所注

各處河鼓之旁無此字是也注聖足行於水袁本茶

作人令我忘食校語也袁本茶陵本注

案法使不殊注曹植詰洛文曰案洛當作皆各本皆謬文今載

袁本茶陵本注王母乘紫雲車案洛當作皆各本皆謬文今載

孫評文選 卷六 考異

來袁本茶陵本注爾雅曰至下山脊曰岡無此十九字

注淚下貌無此三字顧望懷愁案袁本茶陵本此下校語云善作怨其所見非也此

顧脚非有異注說文曰駢至下盤桓不進也無此二十七

字

詩

補亡

〔補亡詩〕詩王隱晉書曰至下賈謐請爲著作

郎此四十九字袁本茶陵本無所載五臣論注亦引王隱書而文大異蓋并善於五臣之誤以尤所見爲是注聲類曰

無此三字注采蘭以自芬香也至下喻人求珍異

以歸袁本茶陵本此二十八字作言幽芬芬以之故已注言在

家之子無此五字注無有縱樂須供養此相戒

之辭也袁本茶陵本縱樂作游注馨芬香也至下教其

朝晚供養之方袁本茶陵本此十六字作彼居之子色

思其柔陳云二句當在心不違留下如首 注孟春之月至下

先以祭又曰無此十九字 注此喻孝子循陔如求

珍異歸養其親也無此十五字 注廣雅曰噉下今

呼魴魚為鰓此二十一字 注毛詩曰案毛字誤各本

注豕畜之高作交是也 注鄂不韡韡下同案二本非也此

比於華萼案兄弟比於四字不當有因上 注爾雅曰謂之

削無此六字 輯輯和風案輯輯當作撰撰袁本茶陵本校詁云

輯風聲和也無此六字 注鄭玄曰九穀無此五字

注蒼頡篇曰稠衆也無此七字 注郭璞曰道光

照也無此七字 獸在于草善作在在可證尤所見誤以五臣

注淮南子曰四時者春生夏長秋

亂苦何云當作在 注淮南子曰四時者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八風已見上袁本作四時八風並已 注曰風

日時案當作曰寒曰風章國太子注後漢書李雲傳所引史記如此蓋

皆謂何校添曰寒同皆仍符曰時未是 注崇丘高丘也言萬物生長於

高丘袁本茶陵本無首 注周禮曰山林下至根生之屬

袁本無此十五字 注猶猷古字通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

王獸作猶乃相應注易曰下則歸長也無此十七字

述德

〔述祖德詩〕注春秋僖公二十六年至下使受

命於展禽字案二本是也此實非善注 注西晉也袁本作

征賦是也袁本亦出亦可證 注東晉也袁本作已見魏都賦是

傳日以敵邑下介閒也無此十九字 注今也蹙國

百里袁本茶陵本也下 注孔安國尚書傳曰龜勝

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曹大家上疏謂兄曰袁本茶陵本謂作諸陳云諸當
請注張勃吳錄曰至下周行五百餘里袁本無此十字九字有五湖
已見江賦六字是也茶陵本復出與此皆非注藝樹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勸勵

〔諷諫〕注應劭曰黼衣至下旗上畫龍爲之袁本無此二十五字有黼衣已見上五字茶陵本有目預曰白與黑謂之黼九字注言受彤弓之賜於此得專征伐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案無者是也此或以漢書顏注註於旁尤延之誤取之陳云言上當有顏師古曰四字不知其非善引也以下凡顏師古曰各條皆不當有袁茶陵二本俱無者最是今不悉出其所有誤中之誤亦不更論注迭互也袁本茶陵本此三字在注未案尤說依顏注移注劉兆曰旁言曰譖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尙書曰以蕃王室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墜失也真魏切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案此即顏注而寫入讀者注應劭曰小兒啼聲啾啾袁本茶陵本無此井下顏注共

十六 注顏師古曰懷思也來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有善曰二字案二
本是也以下皆善注而此爲顏注竄入者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元王立二十七年而薨垂遺業於後嗣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有卽位且三克奉厥緒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案二本最是此亦顏注竄入注夷王名郢客元王子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戊乃嗣故言不永統祀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案上七

犬馬悠悠陳云據注當作繇今案其說誤也顏注竄入注以致困匱袁本茶陵本作以困嗟嗟我王袁本茶陵本不提行是也注我王戊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殆其茲怙袁本云善作茲怙茶陵本云五臣作怙茲案注不自勗慎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又鄧展曰岌至下危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又於

赫君子案赫當作昔此善作昔五臣作赫故善注云歎美昔之君子焉本茶陵本所載五臣翰注云於赫美也各本皆以五臣亂善所

當訂正考漢書作昔五臣誤耳唯此節下顏注仍為誤取叙入不相比次說具於前

〔勵志〕注廣雅曰勵至自勸勤學無此十四字注

毛詩傳曰熠燿燐也資本無此八字有熠燿已見秋與賦七字是也茶陵本所復出與此皆誤

注一寒一暑一往一復資本無此八字有來者二字是也何校添來者於復字下陳

注論語曰至不舍晝夜資本無此十七字有逝者已見秋與賦七字是也茶

與此皆非注人鮮克舉陳云引詩脫之字是也注又匪

先民是經先民周公孔子也資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田般於

游資本茶陵本田作出何校依之改陳同案此尤本譌耳注淮南子曰楚恭王至下

而精通於物資本無此五十八字有義由已見幽通賦七字是也茶陵本所復出與此皆非注荀卿

子曰案荀當作孫各本皆譌注種善德茶陵本種作種善下有戚字是也資本誤與此同勉爾

含宏案本茶陵本爾作志案此亦尤本譌也注成人在始興善敬之哉

茶陵本與作與無敬之哉三字是也資本無與善敬之哉五字非注顏淵問仁無此四字注

克己復禮為仁資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孔安國曰復至況

於終身資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七字注老子曰埏埴以為器資

此八字注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資

無此十二字有進德修業已見閑居賦九字是也茶陵本所復出與此皆非注暉吉茶陵本暉上有其字是也資本亦脫

注隰朋可資本茶陵本隰上有則字是也

獻詩

〔上責躬應詔詩表〕注市專資本茶陵本作市專切在注末是也注

毛詩謂何顏而不速死也傳箋皆無此文蓋毛字傳寫有誤此所引或在三家詩傳耳五臣向注乃云詩無此句而以表言詩為誤果爾豈子建誤稱善又從而誤注耶五臣固非每類此

〔責躬詩〕注庭燎有輝資本輝作輝案正文作輝輝暉同字資本是也茶陵本亦作輝蓋皆

從今詩字改也注魏志曰黃初二年陳云志當作書此王沈魏晉見國志注案所校是也各本皆譌

注儀禮曰案禮下當有注字各本皆脫注舛而不殊何校舛改會殊改謬陳云國志

作捨而不誅細尋恐如李注所引為得謂植雖有過不忍遽絕耳又骨肉之親折而不殊漢宣帝封海昏侯詔中語也今案陳校是也考求通親親表云骨肉之慈與而不離字彼注引漢書樂而不殊如淳曰樂或為歡此并與樂歡折互異而義皆同漢書宣紀作樂武王子傳作析當各依其舊今國志蓋誤而何遜之非矣又奇悅漢紀宣帝詔作捨而不誅亦後人所改

注魏志曰朱紱光大 本袁茶陵本無此七字案二本是也考國志下文光光大使我榮我華作朱紱光大使我榮華然則朱紱光大乃光光大使句之異不應以注此明其矣必或記於旁而尤延之誤取耳又案善下文注引光光當伯是選本無誤今國志自不與善同何陳皆用國志校者亦非當各依本書餘所有異同準此

注毛詩傳曰不慮不圖 陳云傳當作籌案兩無正弗慮弗也

〔應詔詩〕 祁祁士女 本所見傳寫倒也此女字協韻非與五臣有不同尤本不 陳云韻字衍此引小雅伐木倒蓋改正之矣 **注糗糧食也** 三章傳文是也各本皆衍 **注風澼澼而扶轄** 袁本澼澼作徒徒案當作從從說 已見前茶陵本作澼澼與此皆誤 **注情慨而長懷** 袁本茶陵本重慨字是也

〔關中詩〕 注都督雍梁晉諸軍事 陳云晉當作梁是也各本皆譌 **注毛詩曰皇甫卿士** 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注古且** 袁本茶陵本作肝古且切

在注未 **注成規之畫** 陳云之字疑今案國志注所引作是也 外親廟勝之畫或此傳寫譌脫也 **注虛**

自詭謬彰其義一耳但交相避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案此當是二本脫交當作

文傳寫 **注林欲以為功** 至下 **復詣林**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 九字案此當是二本 傳寫脫流磨宗書在 何校子下添路字 四先傳文句小異 **注論語子曰** 陳同各本皆脫 **注尙**

書曰申命羲叔 至下 **以修封疆** 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一 字案此當是二本脫去一 節注 **注惴惴或煦嘘** 袁本茶陵本唯下有也字案此當云 也 或作煦煦也各本皆誤五臣統注云 鷄猶煦也即憂善此 注為之可借為證

公讌

〔公讌詩〕 注謂五官中郎也 案謂當作為也當 作將各本皆譌

〔公讌詩〕 注升鼓 袁本茶陵本作翅升鼓切在 注中不翅猶過多也下是也 **注論語**

摘襄聖承進讌曰 袁本茶陵本 襄作襄是也

〔公讌詩〕 注少有學 至下 **滅死輸作** 袁本茶陵本無 此四十二字有

爲司空謀祭酒兼屬轉爲平原侯庶子後
爲五官將有文學二十四字案二本是也

南行案此當作古日出東
南行南陽行曰各本皆誤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注後爲五官

將文學卒袁本茶陵本官下
有中耶二字是也

〔皇太子宴元圃宣猷堂有令賦詩〕注又程

猗說石圖曰袁本茶陵本又
下有日字是也注唯此與宅陳云唯此二
字當乙各本

斟注言日澄清也袁本茶陵本但有澄字無上言日下清也四
字陳云言日當據左太冲詩注作方言曰案

此或尤延之校添而又脫誤耳注搏拊琴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案此亦尤延之校添注儀

禮曰小臣正辭袁本作小臣已見上文是
也茶陵本亦復出皆非

〔大將軍讞會被命作詩〕陵風協紀案紀當作極
袁本云善作

把茶陵本云五臣作極詳善引孝經鈎命決注協極是善亦作極不作紀各本所見皆非注國語曰次序二

辰賈逵曰日月星也袁本茶陵本
無此十四字注合壽考也陳
云

合當作合是
也各本皆誤

〔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注文章志曰應貞袁
本

茶陵本真作頤下同案今晉書文苑傳作貞又上所引晉陽秋各本
皆作貞蓋諸文互異善各從其本尤延之據晉書校改而一之耳

奄有九州陳云州當作
各本皆誤注在人也袁本茶陵本在人二字
作是案此尤延之校改

射御茲器茶陵本云射五臣作躬春大云善作射何校云五臣作躬
是也今案注無明文二本校語非可全據善果何作莫可
當竟改何校未是也注不懈於位袁本茶陵本不作懈
案此亦尤延之校改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注宋書

七志曰袁本宋作今茶陵本亦作宋陳云注引今書七志處甚
多又證以王文憲集序宋字之誤無疑案所說是也注

東郡人也袁本茶陵本
東作陳是也注冠於時袁本茶陵本時
上一字是也注命

有司袁本茶陵本命上有乃
字案有司當作司服注必修其故袁本茶陵本
修作循是也注

又何爲乎袁本茶陵本此四字作何在
二字案凡此類皆尤延之改注日出暘谷袁
本

嗚作馮下同茶陵本亦皆作場案當作湯各本皆
謬湯谷如蜀郡吳郡西征等賦皆有其證不具出

〔樂游應詔詩〕注沈約宋書曰下
至爲高祖相

國掾茶陵本善曰下無此二十二字有與彭城王義康六字其五臣統
曰下有之袁本但載銑注末云善注同案此并五臣於善而各本

皆失善之舊
無可訂正也
注草木交曰薄處微云處字當在交字下案處衍字耳各本皆譌今據辭注交下
山香燻藥詩注亦如此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注毛袁

曰痲病也今本作腓字非案腓腓二字當互見詳文義謝詩作腓者引韓及毛皆作腓而訂之曰今本作非字非也考鮑明遠苦熱行渡遊軍具腓注引毛詩百卉具腓毛寒曰腓病也則此不得為痲病也明甚蓋五臣因之改正文為腓後以亂善遂復固此二字也

相就不知其不可通也書注滯隔是善亦作歸客遂海嶠案嶠當作隅袁茶陵二本校語云善從山詳善引尚

隔各本所見皆非

注大川之閒何校固改上陳同各本皆譌

〔應詔讌曲水作詩〕注武帝引流何校武改文陳同各本皆譌

注故象者袁本茶陵本系下有者形二字案此當作故象而形者二本誤而作者尤因其不可通輒刪二字非今本王弼注老

子不輦畫踰障袁本茶陵本障作障是也注如耒耜之爲用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注字書曰祕者陳云祕者下脫密也關勣四字今案當在祕下者上各本皆誤昔

在文昭陳云昭五臣作留據善注亦當作留今案茶陵本云五臣作留與尤所見皆非也袁本作留不著校語或所見善亦作留爲不

注言其成也何校成改盛陳同各本皆譌注謂諸王者蕃也

孫評文選 卷六 考異

何校者改善陳同各本皆譌

注故以前之文何校文改交陳同各本皆譌注錫袁本

錫在注末是也

注拂去也陳云此拂字當作弗引毛生民首章傳也下句拂亦作弗者言顏詩亦有別本

是也各本皆譌

〔皇太子釋奠會作〕達義茲昏何校云據注茲當作滋陳同案所校是也

善作遊故引新論注滋昏五臣作滋故濟注云亦猶是焉各本所見皆以五臣亂善而袁茶陵不著校語古茲字雖與滋同義然非此之用

注九永袁本茶陵本作九永切在注中傍遠行貌下是也注丘殞袁本茶陵本作丘殞切在注末是也注

王逸妍敖蚩曰袁本茶陵本無數字案無者是也後五君詠注所引亦無數字可證注爾雅

曰邊遠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虞夏商袁本茶陵本商下有周字是也

〔侍宴樂遊苑送張徐州應詔詩〕注杏袁本茶陵本作

行首香在注末是也

〔應詔宴樂遊苑餞呂僧珍詩〕注言重故也袁本茶陵本無故字是也

注饋道曰簪案道當作連謂連饋於簪也釋名有其證各本皆譌

祖餞

〔送應氏詩〕注謂罪苦也案苦也當作苦之各本皆譌此引表記注

〔征西官屬送於涉陽候作詩〕注倉憤切案本

茶陵本倉上有嗔丁忽切嗔五字無正文嗔下

丁怒二字是也案今善音割裂失理皆此類

憂喜相紛紛案本

〔金谷集作詩〕注蔡邕陳琳碑曰何校琳改球陳同各本皆譌

注沙棠櫟儲案本儲作櫟是也

孫令案本茶陵本作岳省內見之因喚孫令是也案此亦尤誤改

〔王撫軍庾西陽集別〕案本茶陵本此下有作字是也時爲豫章

太守庾被徵還東此必或記於旁而尤延之誤取之方舟

新舊知案本茶陵本注因案本茶陵本作音因二字在注中城曲重門也下是也

〔鄰里相送方山詩〕注力斲案本茶陵本作力斲切三字在注中維船案也下是

也 注少思寡欲案思當作私各本皆譌注郭璞山海經曰案

下當有注字各本皆脫

〔新亭渚別范陵零詩〕注十洲記曰陳云案東方朔以後入所記書名之誤更易辨也今案其說是也洲當作州善應引之必

當日別有其書也不知者改注謝眺何校眺改眺陳云注眺並當作

之耳各本皆誤餘詳每條下注謝眺眺各本皆譌以下故此不悉出

注垂稱於平陽魏郡蒙惠化何校平陽改陽平蒙上添百姓二字陳同各本皆譌

〔別范安成詩〕注心灼爍其如陽案陽當作湯各本皆譌

詠史

〔三良詩〕注嚴父潛長夜案本茶陵本潛作愴是也

〔詠史〕注賈誼作過秦論司馬相如作子虛

賦此一節注案本茶陵本係五臣翰曰下案二本注韓君章句

曰字是也各本皆譌注千木偃息以藩魏案千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注陳威發憤何校威改威陳注長衢夾巷陳云衢下當有羅字各本

皆注峨峨容也案峨峨當作峨峨各本皆譌今廣雅可證注武陽城槐里

人也隨沖虛袁本茶陵本也續作修道是也案武侯今本高士傳當是字武侯三字之脫酒酣氣

益振袁本茶陵本振作震是也注風賦曰廓抱影而獨倚案曰下當有起

於遊者之間楚辭曰九字各本皆脫所引遠辭在哀時命可證也注盜中無斗米儲還視

架上無懸衣說文曰袁本茶陵本無儲還視三字曰下有願還視也四字案此蓋所見不同

〔詠史〕注終於家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有協見朝廷食祿位者衆故詠此詩以刺之十六字案此當以尤顯下意搆作者之旨均屬五臣語前後可以例推而得者注鍾會

有遺榮賦又注鍾會遺榮賦曰袁本茶陵本不另分節作鍾會有遺榮賦

〔覽古〕注史記曰下秦王大喜此二十二字袁本茶陵本無案并善注於

脫也注史記曰下請以十五都與趙此一百五字袁本茶陵本無案并善注於

五臣而脫也注吾所以爲此也袁本茶陵本也作者是也注不如

將軍寬之至也袁本茶陵本如作知是也

〔張子房詩〕注予朝至於洛師下袁本下下有潤水濕水四字案

勝本有潤水東濕水西六字案茶陵本爲是注竟不易不易太子者袁本不

二字何校去陳云衍是也注翻飛維鳥袁本翻作翻下同案茶陵本全刪此節注非

作翻則注中二字皆作翻爲是袁本亦作翻誤與此同後謝宣遠答徐運詩翻各異案注作翻正文作翻疑正文誤但彼無校語耳凡此等皆舉其例

而不一出之者注燭幽明也茶陵本幽作猶是也袁本亦作幽誤與此同注周易

曰下照于四方此十六字袁本茶陵本脫注孟子曰袁本茶陵本起此至末五十四

注王逸楚辭注曰海內之政何校王逸楚辭注曰天下之兵平九字非也陳云楚辭注曰下脫慶雲喻尊顯也莊子堯治天下之兵平共十五字是也注見四子何校同是也

注喪其天下也何校也改焉陳同是也袁本茶陵本所脫止此注屬

車八十乘案十下當有一字各本皆脫注不良能行何校能改於陳同各本皆脫

〔秋胡詩〕注詩曰東方之日案詩上當有韓字各本皆脫注爾

雅曰蕪草也案爾當作小各本皆譌小雅載漢藝文志今孔叢子之第十一也此所引放言文昔醉

秋未素袁本茶陵本醉作詩有校語云善作醉案各本所見皆非也醉但傳寫譌非善五臣有異注日出之

東隅案日出二字當作失各本皆誤注歲既晏兮執華案華下當有字字各本皆脫

〔五君詠〕注詠劉伶曰案伶當作靈各本皆誤袁茶陵二本後正文亦作伶詳其注中凡所

載五臣曰則爲伶字而善注三見仍皆爲靈字然則必五臣伶善靈而失著校附尤所見正文誤不誤此處因向同善注而亂耳又案二本酒德頌注亦

善是靈字五是也各本皆脫注天神人五陳云神上脫下字注汝神遊

守形袁本茶陵本注聲高則悲何校高下添釋高二字陳同茶陵本有案尤本此處修改以字

數計之資初刻重一高字是也袁本無與修改者同注阮咸哀樂至袁本茶陵本至下有到字是也

〔詠史〕注野寂寞其無人案寞當作漠正文作漠後赴洛詩寂漢聲必沈袁茶陵二本云

善作漢五臣作寞是其大較也此正文二本皆作寞而不著校語非

〔詠霍將軍北伐〕注楚王使風湖子陳云別本湖作胡案今未

見七命注引作胡考越絕書今本作胡吳越春秋作漸他書所引互有出入耳

百一

〔百一詩〕注篋篋筒也案篋字不當有後在靈彛昇異流篋射謝運搗衣注引皆無可證各

本皆注免而掩口袁本茶陵本免作僂是也

遊仙

〔遊仙詩〕何敬宗袁本茶陵本宗作祖注同案此似所見不同然祖字是也贈張華詩雜詩皆作祖傳長虞

贈詩序亦作注列仙傳曰至立祠緱氏山下此一百字袁本

無茶陵本有案蓋善自作王子喬已見遊天台山賦袁脫去此一句耳茶陵例覆出未可爲據眩然心懸邈案

當作眇袁本茶陵本作眇云善作眩今詳善注非有明文眩字於義無取當是傳寫之譌耳各本所見皆非

〔遊仙詩〕注而辭無俗累案無當作兼各本皆譌注郭璞山

海經注曰山居爲棲又曰遜者退也周易曰陳云又曰遜者退也此六字當在遜世

龍德而隱遜世無悶無悶下郭璞山海經注曰山居爲棲此

十一字又當在退也句下案所校是也各本皆倒蓋周易曰十一字與郭璞云云十一字互換其處耳注姜之居亂

世袁本茶陵本注而媒理也何校而改爲注淮南子

日下日爲之反三舍此二十六字袁本茶陵本作注而

明月皆喻難闡投袁本茶陵本皆注與李平教日

陳云平下當有子豐二字據蜀志注通經校是也各本皆脫

姮娥揚妙音陳云姮當作恆今案善注引淮南子常娥爲注其下不云常娥即道娥似善自爲常字袁本茶陵本所載五臣其注云姮娥是五臣乃爲姮字而各本亂之也陳改恆未是注漢

武內傳至殆恐非仙才也此三十字袁本作漢武非仙才見漢武內傳茶陵本與此同

注守文法陳云文下脫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十一字是也各本皆脫

招隱

〔招隱詩〕注井冽寒泉何校泉下添食字陳同各本皆脫

〔招隱詩〕注腕與稅古字通案脫稅二字當乙謂正文及史記方言之稅即脫也

各本皆倒袁本改香未知所稅薰也作脫以就之大誤

遊覽

〔南州桓公九井作〕注檀道鸞晉陽秋曰陳云

注字仲文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左氏傳晉上當有禮字是也各本皆脫約同此不悉出

曰族穆子曰案上曰字當作公各本皆誤

〔遊西池〕注沈約宋書曰混字叔源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上

與爲樂也案此十字係五臣語也袁茶陵二本合并六家往往有之與爲樂也前後例可推此本既單行善注不應載入乃尤延之仍舊誤而未知校正者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注阿谷之豫案豫當作豫各本皆誤

注李宏軌法言注曰案宏字不當有各本皆衍軌字宏軌蓋言法甚多皆可證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注朝騁驚兮何警校去此四字陳云注

〔晚出西射堂〕注山正鄣陳云山當作上各本皆誤案此釋山文今爾雅云上正章章釋

〔登池上樓〕傾耳聆波瀾此句上袁本茶陵本有矣此味爾侯變開覽窺臨云善無此兩

前朝騁分衍案各本皆涉下而誤也

同字

耳

耳

句何故添陳同案詳文表當有各本所見或傳寫脫之也

〔遊南亭〕注旅客會也何校會改會陳局是也各本皆誤注居戚

戚而不解茶陵本戚感作感感寔本與此同案正文作感感來陳是也蓋善感五臣戚其大駭矣餘做此不悉出

〔遊赤石進帆海〕注維長絹陳云絹當作消是也各本皆誤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注謝靈運遊名山志

日案謝字不當有前後所引可證也各本皆衍又後登臨海嶠詩兩引皆衍不更出注所爲命陳云爲當作謂

是也各本皆誤

〔登石門最高頂〕注古樂府有歷九秋妾薄

相行案此十一字不當有觀下注云九秋已見南都賦可知各本皆衍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注和氏玲瓏

案玲瓏當乙就見前又正文玲瓏注玲瓏說在遊天台山賦注各本皆誤注擢紫茸茸案此下當有而容切三字

案茶陵二本正文下有此首合并六家因覆出而刪尤仍其誤於是茸而容切本以四字爲句者僅存一茸字而不可通矣凡善音多割剗削無以全復其舊依此等例推之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茗遞陟陁峴案此當作現以之亂善也集韻二十七銜有現陁二文云胡典切或作峴當即出於此可證

〔應詔觀北湖田收〕注太祖改景平十二年

案十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劉安奏曰案安當作光此引順帝紀文也袁本亦謬安茶陵本刪劉安奏三字更誤

注緹騎一百人袁本一作二案劉昭注引漢官亦云二百人可證二是一非也茶陵本亦作一誤與此同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注劉楨京口記

案楨當作楨隋書經籍志曰京口記二卷宋太常卿劉楨撰即此各本皆誤注漢書儀曰案書當作各

注元天山最高在東北日出即見案此十非善注各本皆同恐係五臣語而竄入也

注尚書曰洪範五行傳曰陳云書下曰字

留滯感遺氓案氓當作萌案陳本氓作萌云五臣作氓袁本作氓云善作萌尤所見誤以五

臣亂善說詳前長楊賦中又二本注中皆作萌此亦誤改爲氓

〔車駕幸京口三月二日侍遊曲阿後湖作〕

注長五丈六尺案五當作九各本皆誤七命注所引可證彫雲麗璇蓋彫影

實作彤注影雲麗而翼籜亦當作形各本所見皆誤據遊天台山賦訂正之考案茶陵二本所載五臣齊注云雕鏤雲氣然則五臣乃作影後來以之亂善又并注中改爲彤字非須與公賦別有作彫之本而善於此引之也彼賦五臣亦仍爲形

〔遊東田〕注陸機悲行日案恐下當有說字各本皆脫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峯〕注張僧鑒

豫州記日陳云州章誤是也各本皆誤注楚辭日臨風悅兮浩

歌案此九字不當有觀下注云臨風已見月賦可知各本皆衍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注戴延之西征賦日

陳云賦當作詔是也各本皆誤峻嶒起青嶂案注引晉羅光殿賦嶒嶒而龍麟嶒嶒善作嶒嶒五臣作峻嶒合并

六家失若校語否則善元有注紛綫與峻嶒異同之語而今失去之也注維摩經日至四禪

此二十六字袁本茶陵本無其所載論注有之當是并善於五臣而刪也尤所見爲是

〔宿東園〕注荆門盡掩陳云盡畫誤是也各本皆誤注征鳥厲

號袁本茶陵本號作疾是也今季冬紀是誤字注古董桃行日案桃當作透各本皆誤

〔古意訓到長史漑登琅邪城〕注鎮江乘縣

境立郡鎮案縣上脫即字郡下衍鎮字琅江乘爲一句即縣境立郡爲一句各本皆誤修篁壯下

何按云篁疑作隄案其說是也善不注此字而以下屬江河注下屬然屬則隄之爲城池可知總也偶句云危城下于危則峻也修則壯也隄在城下隄在城上於義極協唯五臣銑注云竹

叢日案云云合并六家遂以亂善所當訂正

詠懷

〔詠懷詩〕注江妃二女袁本妃作婁案婁字是也江賦注所引正作婁以吳都賦證之善

五臣妃說已見前此詩蓋善亦作婁因正文爲五臣所亂并改此注爲妃益誤茶陵本作妃誤與尤本同注伯且君子

何按云且字衍陳注安陵君所以悲魚也案以字同是也各本皆衍

注善日東觀漢記袁本茶陵本無善日二字陳云無可據補也注善日東觀漢記二字衍何按於此節注首添沈

約日三字今案陳據別春秋非有託案茶陵本無善日二字陳云非是也何以意添非

見皆非也善引鄭禮記注訖止也可見亦作訖沈約曰春秋相代者環之無端所謂非有訖矣作託但傳寫譌今各本并注中亦譌託考所引即禮記祭

統訖其味欲注之訖猶止也不得爲託明甚注至於顛沛逆天袁本茶陵本逆天作道逆天是也

注顏延之曰

何校之改年案以前後例之是也各本皆誤

注白露沾衣

衣案

下當有矜字各本皆脫此所引七哀詩也

注則音聲調

各音當作商

辭注曰小曰丘

此九字袁本茶陵本無案尤本是本也所引在七說沈江二本脫去之

注追悟

羨門之輕舉

袁本茶陵本悟作誤案善誤五臣悟二本校語有明文善所載沈約注自不當作悟又正文何陳皆從五

臣悟但未必非阮借誤參悟當仍其舊

注蛩蛩負壓以美草

案以下少一字各本皆脫無可

據補陳云脫求字俱以意添耳

注元雲決鬱

顏注沈書音鳥期反

注上

有楓樹

陳云樹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注駕彼駟牡

陳云牡當作駟各本皆作駟今案毛詩作

四駟但恐李所據本異未可輒改凡注中各本既同而引書與今所行差互疑不能明者皆準此不悉出其異本尚可考亦不悉出唯顯知傳寫之誤乃可正

注劇辛諫楚王曰

案陵本劇作莊案莊非也依今本戰國策改耳袁本作劇與此同恐

善自如此為所據異本也

(秋懷詩)注蔑比卿相

案此當作此世說新語品藻注引案證各本皆謬何陳校改為後誤

注乃至仕人

陳云至仕當作賦大見世說注是也各本皆誤

(臨終詩)歐陽堅石

案此不得在謝靈運下當是臨終自為一類尤袁茶陵各本皆不蓋傳寫有

誤又案俗行激古開本反不誤乃毛自改之耳非別有本也凡彼僅有是者餘均不盡論為舉例如此

注四時隱南

山

何校時改暗陳同各本皆謬

哀傷

(幽憤詩)注后成叔曰

陳云后當作威今案后即威也覆弓后木鄭注曰魯孝公子惠伯

之後正義曰案世本孝公生惠伯其後為厚氏世本云車此云證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春秋名號歸一圖曰厚成叔後改為厚皆可證册魏公

引作厚

爰及冠帶馮寵自放

袁茶陵二本有校語云善無此二句為韻善不容無但傳寫脫去又其下當有善注為脫去一節也尤本有者是然恐屬據五臣校補尚少善注耳

任其所尚

袁本茶陵本有校語云善作上注各崇所尚二本尚皆作上案善下注又云說文曰尚庶幾也不作上字尤本以此校然恐善注未全或於末元有注

注莊子曰真者精誠之志

陳云此九字衍語而今失之

注精誠之志也

袁本志作至是也

注說文曰

懷藏也杜預曰忍垢恥也

陳云說文下六字當在杜注下是也各本皆倒

注下民為孽

陳云為之誤今案各本皆然疑

李所據與今本作之者異下聲皆管增今本作惜又我心永拔今本作使我心灰皆放此餘不悉出

注爲惡莫近

刑魁本作形字詳下注司馬

〔七哀詩〕注孟秋寒蟬應陰而鳴

案蟬下當有鳴秦皇月令章句

日寒蟬十字各本皆脫陳云月令

〔悼亡詩〕注涼歲云暮

案涼下當有風注魏文帝

歌行曰案歌上當有燕字各本皆脫注長戚之士能閑居

案士當

本皆注駕言出遊又

案又下當有脫無可據補陳云又字衍非也袁本無乃改去耳故於下句楚辭

下加一注字以足之茶陵本與此同尙未經改也

〔廬陵王墓下作〕注宋武帝子義真下作一篇

此一節注袁本茶陵本皆係翰曰下茶陵本云善同翰注袁本別有善

曰沈約宋書曰武帝男廬陵王義真初封廬陵王之任而高祖崩義

真聰明愛文義與陳郡謝靈運周旋最密而少帝失德徐羨之等密謀廢立

則次第應在義真義真輕沙不任主社稷因與少帝不協乃奏廢義真爲庶人徙新安郡義真之等遣使殺義真於徙所時年十八元嘉三年徐羨之傳亮是日誅曰故廬陵王可追崇侍中王如故一節注共一百卅一字當是尤所見與茶陵本同而致誤袁本爲是也

孫評文選 卷六 考異

注朱方吳也案也當作邑各本皆誤注曹植寡

婦詩曰陳云詩賦誤是也各本皆誤注疑彼三人陳云三誤是也各本皆誤

〔拜陵廟作〕注王逸晉書曰袁本茶陵本注汲汲

孳孳者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案蓋所見不同也伏軫出東墀案軫當作軾茶

軾袁本云善作軾詳善引莊子以注伏軾是亦作軾其作軾者俱傳寫誤耳況此詩末句有歸軾必不應復用矣尤因此并改注字益非見下

宣尼伏軫而嘆袁本茶陵本軾案二本是也此所引在莊子孔注各自君陵傍立廟袁本茶陵本注作陽陵

陳云陵下脫邑字是也各本皆脫注被歌聲案此三字不當注言帝澤被

天下袁本茶陵本無幼壯困孤介案壯當作壯袁茶陵二本

暮偶句不待解而自曉故善俱無注實非於五臣有異校語非也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注傳舍也袁本茶陵本重

傳傳也蓋尤本刪下注女史曰何校史下脫儀字注攜手

遜于秦陳云子字衍是注孔安國尙書曰袁本茶陵本

注臺無所鑿同是也各本皆誤注又曰容則秀雅

一一五

稚朱顏本茶陵本無此九字 注安意歌今陳云今吟誤是也各本皆誤

贈答(上)

〔贈蔡子篤詩〕注晉官名曰晉校官上添百字陳同案

云所引亦名當有誤 濟岱江行案行當作衡袁本作衡字顯然無

是矣但失檢附志耳 追慕案追當作進袁本云善作追茶陵本

引法言以注進慈是亦作進者作追慕不得云以此專注慈字也凡此等善

與五臣無異袁茶陵二本其誤字為校語而失之者於今所訂正為一例也

涕泣漣漣案漣當作而注引杜預左傳注而語助也善必為而字無

濟注云酒亦淚流也是五臣乃作酒字今各本所見皆以五臣亂善耳祭古

案文極鍾邈而亦善而五臣酒彼未亂之可為證矣凡此等善與五臣哉然

有與袁茶陵二本不著校語而失之者於今所訂正為又一例也

〔贈士孫文始〕注三輔決錄趙岐注陳云趙岐二

輔決錄善變虞作注下云於今詩猶存即虞 注士孫孺子名萌字衍岐著三

亦尅宴處本茶陵本無 靡日不思本茶陵本

善注困人亦有言連引靡語不愆者猶之因靡日不思連引有憚於衛耳與

正文無涉也唯誅注云哲智也是五臣乃誤作哲又以

之亂善此所見獨不誤或尤延之知其非而校改之也

〔贈文叔良〕僑肝是與案僑當作肅注同茶陵本作肅云

著校語尤所見以五臣亂善非也考謙釋三公山碑云肅札手文議耶元

寶碑云有僑宰鄭皆東漢時書僑字無人旁之證羣書亦有之不悉數

注敢請辭故陳云辭亂誤是 注而不可以之告何

副之字陳同 注孤用視聽命何校視改親陳 注君若卑

天子是也各本皆脫 注言江漢之君下 非汝之功

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何校云考六

〔贈五官中郎將〕注公子自是案是當作起 金疊

含甘醴 袁本茶陵本云甘醴作其案據校語五臣乃作甘此作甘者尤

必非善自作其 注薦啓強日陳云強強誤是 注幹自謂

也 何校幹改積案所改非也幹 華燈散炎輝案燈當作鏡注

即公幹善注釋人字有此例

一首第三首袁茶陵二本有校語
此首失著乃誤以五臣燈字亂之

〔贈徐幹〕注揚雄解嘲曰案朝當作誰各本皆誤

〔贈從弟〕冰霜正慘愴茶陵本作愴悽案悽字是也注有明文袁本作愴與此同誤豈

不羅凝寒何云羅凝作凝陳同案各本皆作羅蓋傳寫誤

〔贈徐幹〕注而能相萬乎何校萬改萬陳同各本皆誤

〔贈丁儀〕注玉除彤庭案徐當作階各本皆誤但引以注玉字其餘即是階上已注訖不知誤亦可證或又因此欲改西都賦作除則益非矣

〔贈王粲〕攬衣起西遊袁本攬下有校語云善作攬茶陵本則云五臣作攬案此悉傳寫誤耳無論善自作攬即五臣亦未始作攬也

〔又贈丁儀王粲〕注西都賦曰袁本茶陵本賦作實是也又後贈張華答同助詩注皆然注抗仙掌與承露茶陵本抗作抗案涉下而誤也袁本抗則誤矣聊出之於尤本無應也與賦作以

〔贈白馬王彪〕注日不陽袁本茶陵本日不作到洛是也鬱紆將

孫評文選 卷六 考異

難進茶陵本云難進五臣作何念袁本云善作難進何校云難進當從魏氏春秋作何念案此悉善本傳寫有誤 踟躕

亦何留袁本茶陵本云何善作何善可案二本所見非也善自作何注有明文此不校改誤或尤之也 孤魂翔

故城注魏志城作域袁本無案魏志城作域五字當是或詛於勞尤誤取添入注故此處修政之迹尚存也善作城無明文恐尤及茶陵所見傳寫有誤而袁所見為未誤也

注太子執報桓榮書曰案執字不當有各本皆衍太子漢明帝也在范蔚宗書桓

〔贈丁翼〕世俗多所拘袁本茶陵本世作時是也

〔贈秀才入軍〕顧盼生姿袁本茶陵本盼作盼注同案可字是也盼為盼之別體字不知者多改爲盼茶陵改刻如此後又誤成盼也 注

聲而嘶之何校聲改聽陳同各本皆誤 注臣則當能嘶之袁本當作當是也茶陵本亦誤當

注帝平帷也茶陵二本多脫字不具論

〔贈山濤〕今者絕世用袁本茶陵本有校語云用善作人案二本所見非也注有明文此不誤或亦尤校改

〔答何劭〕注貽爾新詩又陳云又文誤是也各本皆誤注己已

衰老子曰袁本茶陵本老下流目翫儻魚茶陵本儻作儻注同案儻字是也孝莊子釋文作儻者直釋文作儻陸於秋水篇引說文直留反則魚部儻字音然則儻是儻非也袁本亦誤儻其注作儻仍不誤

卷三

詩(二)

贈答(下)

〔贈馮文罷遷斥丘令〕注後漢班固議曰以

漢興已來案漢下當有書字曰下當衍以字各本皆誤在班固傳也借曰未洽茶陵本作給云

五臣作洽袁本作洽無校語案二本所見皆大誤所載翰注曰給猶足也五臣作給無疑然則善作洽也茶陵本例用善爲正文當作洽而者五臣作給

袁本例用五臣爲正文當作給而善作洽今倒非子之念袁

茶陵本有校語云非善作悲案二本所見非也注無明文緣作悲不可通必善自非與五臣無異但傳寫誤也此不誤蓋亦尤校改正之也

〔答賈長淵〕注魯公賈謚袁本茶陵本無魯公二字是也注以綱

爲喻也案綱當作綱各本皆誤注丁德禮寡婦賦曰案此有誤也前潘安仁寡婦賦廣引丁儀妻寡婦賦其日杳杳而西歷句注引此文然則禮下脫妻字各本皆誤儻字正禮疑一字德禮奏彈王源注引丁德禮勵志賦蓋儻作字又赴洛道中作詩注引丁儀寡婦賦恐亦脫妻字注嗟爾烈祖袁本茶陵本爾作嗟是也如玉之

闕案闕當作闕善引王逸選辭注闕然爲注可見也又音闕乃且切皆其爲闕改之爲如而云如闕之芳又轉轉多爲闕靈遲疑鄒中集陳琳詩夜聽極星爛善引明星有爛爲注五臣改闕作闕而以爲闕稱袁茶陵二本校語具有明文正注賈戒之以木袁本賈作潘是也謂安仁所作耳與此略同矣見後茶陵本亦作賈與此同誤

注晉克日何校晉改里歐同各本皆誤

〔於承明作與士龍〕佇盼要遐景茶陵本盼作時是也袁本作時亦非說俯仰悲林薄案林當作外袁本茶陵本云善作外薄道也言悲自外而來追也不知者以五臣亂善尤見前

〔贈尚書郎顧彥先〕注屏翳起雨袁本屏翳作屏翳是也茶陵本亦誤作屏翳注王逸曰口屏翳袁本曰下有翳字茶陵本有誤案天問文字案袁本是也此尤修改而誤

注書籍林淵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贈顧交趾公真〕注子盍亦遠績禹功袁本茶陵本無

〔答張士然〕注敬祭明祀陳云當作敬恭明神是也各本皆誤注晉

宮閣銘曰案銘當作名各本皆誤

〔爲顧彥先贈婦〕翻飛浙江汜袁本茶陵本有校語云游善作浙今案各

〔贈馮文龍〕苟無凌風翻徘徊守故林注莊袁本茶陵本有校語云游善作浙今案各

子曰鵲巢於高榆之巔巢折凌風而起袁本茶陵本有校語云游善作浙今案各

善無此二句注十六字二本無案此尤延之校添或其所見者有正文二句及注也故林謂吳必作於出補吳王郎中合時故云爾潘安仁爲賈謐作贈詩旋反案梓帝弟作弼或云國宦清驗故失亦即此意有者是矣五臣向注誤不具論

〔爲賈謐作贈陸機〕注得百姓之國袁本茶陵本有校語云游善作浙今案各

亦誤注得其姓者案得其當作其得各本皆倒注將軍弱冠登

朝袁本茶陵本無弱冠登朝四字是也注夫招士以旂大夫以旌袁本茶陵本有

夫招士以旌五字案當是招大夫以旌之語尤所添改未是

注必之天下英俊袁本茶陵本之作於是也

五子洗然案洗當作洒善注中兩字皆作洒唯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洗各本所見亂之而失注郭璞曰山海經注曰

莫匪安恆袁本茶陵本云安善作宜案此蓋所見不同今無考但作宜不可通當是傳寫誤也

〔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注是史也何校史

恭敬何校恭上添益字下去注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茲

〔贈河陽〕注以問於密子袁本問下有其故二字茶陵本有二字無以字尤初同茶陵而

前在士衡詩題下注亦者即亦彼也不知者誤謂亦此題而改之耳二陸同作不得歧異明其今世行二陸合集又將士衡題一梅璽改成顧字則更誤中之誤也袁茶陵二本合卦此節注入向曰下文句感失其密難以取證今不復論
電伐 陳云律當作伴相伴見楚辭伐 減誤案所校是也各本皆誤

注徘徊相伴督若

〔答兄熾〕注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袁本茶陵本無也下九 注以服事夏商 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案各本皆非見下

至末一節注與前卷全同依舊例但當云參商已見上文蓋各本皆誤復出尤又從而補之皆非善之也

〔答張士然〕注曹植出行日 案出上當有聖字各本皆脫後八公山詩注引可證

感念桑梓城 袁本茶陵本有校語云城善作城案各本所見皆非也城但傳寫誤善亦作城非與五臣有異二本據所

凡誤字作 注輾軻長辛苦 袁本辛苦作苦辛是也茶陵本亦誤倒

〔答盧諶詩〕注段匹禪領幽州牧謹求為匹

禪別駕 袁本茶陵本無州下牧謹二字及為下匹禪二字案無者是也尤誤取五臣真善作添耳

為妄作也 袁本茶陵本有校語云妄善作恣案二本所見非也作忘不可通必傳寫誤而尤改正之者

於良樂 袁本茶陵本無長字案此 注適祇適也 陳云適上字是也各本

皆 厄運初違 案選當作構袁本注作構成也見下其五臣鏡注乃云選遇也各本所見皆以五臣亂善而失著校語尤

因此并改 注毛萇詩傳曰構成也 袁本選作構案構字注字益非

傳文茶陵本刪 注善馬香草 何校馬改鳥是也所引小雅四月去此八字大誤

氏傳曰 是也各本皆脫 裹粮攜弱 袁本茶陵本此上有不虛無此二句案各本所見皆非也詳詩每章十二句傳寫共脫三處非善自無

下二處皆經尤校改正之唯此仍其舊為失於檢照也又疑善尚有注為并脫一節今

注張晏漢書曰 是也各本皆脫 注倚篠異 何校書下添注字

幹 何校倚改奇是 虛滿伊何蘭桂移植 袁本茶陵本有此二句案二本所見非也傳寫誤脫見上尤校改正

幽遷喬 袁本茶陵本有校語云善脫此二句案傳寫誤尤校改正之說此讀者每誤認觀此可曉然矣

注夫招大夫以旌 袁本茶陵本據所見為校語未嘗謂善真如

作旌案正文作旌即旌字 陳云上夫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重贈盧諶〕注以激謹素無奇略 何校素上添一

注非得公侯 各本皆誤 注已見謝惠連張子 謹字是也各本

房詩何枚惠運改宜遠是也袁本亦

〔贈劉琨〕注宋伯謂晉侯曰何枚宋伯改伯宗是也各本皆誤注周

易繫辭袁本茶陵本辭下有文字是也注老聃謂崔暉曰案暉當作暉見釋文茶陵

本題作盟依今莊子改袁本亦誤注楚子和氏案子當作人各本皆誤良謀莫

陳袁本茶陵本謀作謀案此或所見不同今無所考使是節士袁本茶陵本使作狹云善

善自乃狹注云故尤而狹之傳寫并注中皆誤爲使乃不可通此即善五臣無異而當訂正者注達志也陳云志也當作

亦堪見胸通賦是也各本皆誤注道德於此何枚德改得陳同是也茶陵本作得袁本亦誤注秦

繆公問內史廖曰袁本茶陵本發作廖是也注夫差以甲兵五

千人何枚夫差改句踐陳同是也袁本亦誤茶陵本脫此注

〔贈崔溫〕注公宮之長何枚公宮改六宮陳同是也各本皆誤

〔答魏子悌〕注惕惕猶切切也陳云切切當作切切是也所引防有魏集

二章傳文各本皆誤

〔答靈運〕注高軒以臨山案高上當有開字各本皆脫注伊余

志之懷慢愚袁本茶陵本之下無懷字愚下有兮字是也又茶陵本志作懷亦誤

〔於安城答靈運〕何枚城改或注同陳云城或誤是也各本皆誤嚶嚶悅同

響袁本茶陵本作嚶嚶云善作嚶嚶案各本所見皆非也詳詩以嚶嚶與上華專偶句非善獨作嚶嚶乃傳寫誤又何云五臣作嚶嚶向來不知

校語但據所見故何以嚶嚶專屬之五臣耳後嗣從弟惠連詩鳴嚶已後靈五臣亦作嚶嚶疑彼各本所見善誤注陸機贈

馮文熊詩曰案熊當作熊各本皆誤注京畿千里陳云京邦誤案所校是也正文

耳各本皆誤云封畿即邦畿注跬以一足行爲袁本茶陵本無爲字是也注曹植

與吳重書曰陳云吳下脫季字案非也重即季重例見前

〔西陵遇風獻康樂〕注阿谷之隙隱也陳云隱下脫曲

之沼三字見前謝惠運注濁詩注是也各本皆脫注焉得萱草案萱當作萱觀下注可見各本皆誤

〔還舊園作見顏范一申書〕注陸機弔魏文

帝柳賦曰何枚魏下添武帝文曰庶聖靈之靈俄魏十一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徐羨之

等何枚徐上添誅字是也各本皆脫質弱易版纏袁本茶陵本版作板首百變何枚改板陳云板板誤案所

校是也注同末袁本亦衍後修去之注司

馬彪曰生茶陵本生上有衛字是也哀本亦脫

〔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注文

章常會何校常改賞陳同是也各本皆誤 注攢聚之也茶陵本無之字陳云之字衍是也哀本亦衍

〔酬從弟惠連〕注善養日案委當作各本皆誤此說王篇文也

〔贈王太常〕注若險危大人哀本茶陵本若作以是也 注山海

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名曰

鳳鳥案此二十一字不當有下云穴丹已見東京賦彼注所引即此文無庸復出明甚各本皆衍以此推之善注失其舊者多矣 注

爾雅曰列業也案爾當作小業當作次各本皆誤又陳云烈業也釋詁文不當歸引以釋列字蓋五巨本作烈

故有此注後誤入李注并訛烈為列其說非也哀茶陵所載五巨洗烈美也之注自在且引爾雅曰亦不合其例此為善注無疑必小譌作爾乃改次為

年樂

〔直東宮答鄭尚書〕皇居體寔極哀本茶陵本寔作環是也 注

何異絲桐之閒哉陳云異與誤是也各本皆誤

〔和謝監靈運〕注汀水際也案際下當有平字各本皆脫前登臨海嶠辭注引有

可證說文云汀平也何汀或从平篇會舉

要曰謂水際平地是矣不知者誤刪之

興賦究辭棲哀本茶陵本

作棲陳云棲樓誤是也又三本賦作玩有校語云善作賦案詳善有玩愛也

之注則善亦作玩各本所見為誤又案此注玩愛也上引說文云興悅也考

說文在女部云樂說也依善例當引作樂而下注樂

興異同今本恐經後人竄改致失其舊疑不能明矣

〔答顏延年〕注侵謂之侵案上侵字當作故各本皆誤

〔郡內高齋閒坐答呂法曹〕注魏武帝善哉

行日陳云善哉當作短韻是也各本皆誤

〔在郡臥病呈沈尚書〕箋笠聚東菑哀本蓋作葦注盡同茶陵

本盡作葦案考宋本謝宣城集作蓋驗其異如撫几作枕風雲作烟之類與

五巨每合是善蓋五巨葦葦葦不著校語者非又善注引毛詩葦笠相擗

傳葦所以禦雨皆作葦而於其下云葦葦恐亦經葦

敗失舊依善例當引作葦而下注葦與葦同音葦也

注浮蟻在上

洗洗然案洗洗當作汎汎各本皆誤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注荊州圖記曰當陽東有楚昭王墓哀本茶陵本墓無記當陽東

有五
字 注登樓賦曰所謂西接昭丘也袁本茶陵本無

云曰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案與彼賦注可互證

〔訓王晉安〕注周易曰其本茶陵本曰上右

〔奉答內兄希叔〕注後至行軍參軍陳云後上脫

行軍二字當乙是也各本皆誤 注選太子太傅功曹掾茶陵本選作選

寂蔑終始斯茶陵本有校語云魏五臣作蔑始五臣作如袁

庶子及家臣何校臣改丞陳云臣丞誤

注家丞亦家臣也是其本作臣意取與下民陳濟為協然庶子同是家臣而

就也各本皆以五臣亂之而失著校語 注致足樂之何校之改也陳同

盧諒詩曰陳云諒上脫于字案非也此 注贈

〔贈張徐州稷〕注投來修岸垂陳云來當作來

疵痛也陳云痛病誤是也各本皆謂 注齊以荊州為北徐州也

陳云荊州二字衍案所校是也謂即

〔古意贈王中書〕注漢紀曰秦遷於琅邪之

臯虞案曰當作由十一字為一句王文徵集序其先自秦至宋注引

人即所云漢遷琅邪也琅邪王氏錄者何法盛晉中興書之篇目此注所引

晉書未稱何家疑亦琅邪王氏錄文與集序注所

〔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湍險方自茲茶陵本

云五臣作險袁本作險案袁

行旅

〔河陽縣作〕連陪廁王寮茶陵本云五臣作連袁本云善

注浩蕩或為濟蕩音西案此不

注人生年不滿百案人字不當有茶陵

害盈猶矜驕袁本茶陵本 注毛萇詩曰袁本茶

歸鴈映蘭時茶陵本云五臣作詩袁本云善作時陳云時

皆曰止下疑脫海與同四字亦見前注案陳校云當作海是也考集韻六止云止詩或从寺又云海海或从時然則必潘芟異本有作海者或用海改詩遠誤為時耳非善五臣之不同也注中二止字皆當作海蓋毛詩作止訓小清韓詩作詩訓大落故善引韓及薛君意句以注浩不知者又誤改浩作文致與正文歧異正
大夏緬無覯 案陳本夏作廈有枝語云五臣作夏案此即傳寫誤也善作夏注有明文袁本皆不誤見
注自今掾吏 陳云吏史誤下同是也各本皆謬

〔在懷縣作〕注毛詩曰迄也袁本亦誤詩春秋代

遷逝 何云春秋另首當提行起陳云春秋以下為一篇是也袁校本不誤袁本誤不提行其以下仍相連尙未誤割四句入第一首也尤本

注何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袁本案陳本作何謂也為下得之若驚九字案此尤據王弼注本校添未是也注植根生之屬也

陳云植下當有物 袁本案陳本卷作眷云善作眷陳字是也各本皆脫

卷然顧羣洛 云據此注亦作眷為是案所校是也此但傳寫誤各本非也

注公鉏曰敬恭朝夕 案曰字不當有各本皆引多節耳皆衍陳云曰當作然

〔迎大駕〕注而蓋即同也 袁本案陳本蓋上有帷字是也注蘇武

曰 陳云武泰誤是也各本皆誤

〔赴洛〕注聽之寂寞 袁本案作遠是也案陳本亦誤莫下寂寞各本皆同亦當作漠餘皆放此

慷慨遺安愈 案愈當作泰注同各本皆誤據注引東京賦訂也五臣作愈即泰字形近之譌可借為證注張

叔與任彥堅書曰 陳云叔當作升升字彥真見范史文苑傳是也各本皆誤

〔赴洛道中作〕注維進退準繩 袁本案陳本維進退準繩惟而誤倒在上也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眇眇孤舟遊 袁本

案陳本遊作逝云善作遊案各本所見皆非也善亦作逝遊往也遊但傳寫誤非善五臣之不同袁案陳據誤本為校語耳注孔子

行年六十化 袁本案陳本化上有而六十三字是也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注西

荊州也 案荊字當重各本皆脫不為好爵榮 何校案改榮陳同今案此

是管應劭注漢書敘傳不營曰爵祿不能營其志引易不可營以祿虞翻本

正如此今本漢書改引易作榮又錄釋賦說壽祿不可營以祿新刻亦改榮

是後人多知榮少知營故耳案作榮未可據其說貧士第四首好爵吾不榮

仍作榮可見榮未必非又榮之誤者也何陳失之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注何

不能據以為大罇袁本無罇字是也注一瓠落大貌

袁本無一亦是也

〔過始寧墅〕注初與郡守為使符袁本使上有竹字是也

〔富春渚〕注則盡諾以報之陳云盡盡誤是也

〔七里瀨〕注甘州記曰下至嚴陵瀨此十九字袁

有案有者是也又甘字疑當作十與後新安江水詩注所引其文似相承接也餘引此書多謂州為湖皆不知者改耳注末世

鎖才兮陳云鎖疑鎖是也注後漢書曰袁本茶陵本後上有范曄二字是也

〔初去郡〕注子房之巖棲案于房當作許由各本皆誤注班固

漢書曰邴曼容袁本茶陵本無班固漢書曰五字邴下有生字

園作無此下案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十六字注不悞牽朱絲何校悞改悞陳

換為悞已見阮籍詠懷詩注陸機越洛詩曰案越當作赴注戰明貴

各本皆誤

不如義袁本茶陵本戰下有勝字是也

〔初發石首城〕注是日京師陳云師當作畿固時有出宿薄京畿句故既引伏詔

復云爾也案所校是也各本皆誤注善貸且善成茶陵本無且下善字是也晨裝

搏魯颺案魯當作魯袁本云善作魯茶陵本云云臣作魯各本所見皆非魯但傳寫誤何校改魯陳同是也注又

日莊子曰搏扶搖而上征颺已見上文案又曰

脫文征字術袁本與此同誤茶陵本刪又曰二字征颺已見上文六字依茶

非陵改

〔道路憶山中〕注縱恣而傲誕案縱上當有縱誕二字各本皆脫

〔入彭蠡湖口〕注廣雅曰何校三字改入下狄離也上陳

開本無言梁月而遊至為說芳叢之覆四句後來添入乃致舛錯失次也各本皆誤露物彘珍怪案露當

本茶陵本作蠶云善作露案各本所見皆非也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二谷〕注祿里弟子案

本里下有先生二字何校添陳同案此不當添祿里即祿里先生矣袁本亦無銅陵映碧潤案潤當作潤

作謂云著作謂案各本所見皆非也謂字不可通但傳寫誤

注桓子新論曰陳云下脫天下神人五二日隱

險逕無測度案逕當作險注引荀雅山絕經可證也案茶陵二本作徑其所載五臣齊注云言山徑高險是五臣徑善而

注山絕險案險當作徑各本皆誤此字乃誤之甚者也見下條

注遊將升雲煙陳云遊遊誤是也各本皆謬

注仰羽人於案恆當作常注引司馬彪莊子注曰常久也可證前

恆充俄頃用案恆當作常注引司馬彪莊子注曰常久也可證前

〔北使洛〕注中軍行軍參軍袁本茶陵本無行下軍字是也

注蔡邕陳實命碑曰碑云命字誤是也案此不當有

注韓詩曰周道威遲案此有誤也遊

注居世亦然之陳云亦然之當作何獨然見魏志植傳注是也各本皆誤

注陸機歌曰同各本皆謬

注王粲從案行字不當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河山信重復袁本茶陵本復作複案復同字史記漢書復道皆讀複此蓋善復五臣復二本失著校語尤本所見為不誤也

清氣霽岳陽袁本茶陵本氣作雰案引說文雰字為注其本作字或作某字便隨而改之者也袁誤善為五臣

注說文曰氣陳本氣作雰也此是所引氣部氣下重文字字也袁本亦作雰但盡改此節其餘氣字為雰則誤甚

注河上有楓何校

〔還都道中作〕注駭瀾浪而相礪陳云瀾瀾誤是也各本皆謬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注起於蒼州陳

注謝靈運遊南亭詩曰賞心唯良知當當作澹是也各本皆謬

〔敬亭山詩〕注賈誼早雲賦曰案早當作早各本皆

注陸機歌曰同各本皆謬

注王粲從案行字不當

注陸機歌曰同各本皆謬

注王粲從案行字不當

注陸機歌曰同各本皆謬

注王粲從案行字不當

注陸機歌曰同各本皆謬

注王粲從案行字不當

注陸機歌曰同各本皆謬

〔休沐重還道中〕注休謂退之名也陳云謂調誤退字衍是也

〔各本皆誤此〕注濮陽令陳云濮上脫去字令下脫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嵇康秀

才詩曰陳云秀上脫附字是也各本皆脫注陸機曰日出東南隅陳云

下當有曰字各本皆誤注退將復修吾初何校初下添服字陳同各本皆

脫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灞浹望長安案灞當作灞注同上篇篇

也不可別說案陸二本作灞大較善猶五臣謂而灞之尤本也不誤而此未經校正餘亦不悉出也注何爲久淫

滯案淫當作滯注滯各本皆脫

〔京路夜發〕注戒車三百兩袁本案陸本戒作戎是也注班固

燕山銘曰案燕下當有銘字各本皆脫

〔望荆山〕注淚下沾衣裳案衣裳當作裳衣各本皆誤後齊歌行注引亦然善注之例但取義同無礙語倒說見前不知者願

更使豔歌傷案豔本更作

云豔作再案再字是也使與一聞偶句五臣改爲

獻以則解之殊失作者之意尤本作更乃誤字耳

〔日發魚浦潭〕袁本案陸本魚作漁是也注山正曰障袁本案陸本山下有上字

是也案此引釋山文彼無山字善添之如前卷引水

正絕流曰亂水字亦添尤蓋校改刪山而誤去上字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注

十洲記曰案洲當作州各本皆誤說見新亭浩別范零陵詩下寧假濯衣巾袁本案

下有校語云善作布衣案二本所見絕不可謂必非

也此本所見不誤或尤延之據注及五臣校改正之注紛吾可以

濯吾纓案可以濯吾纓當作旣有此內注雜子曰陳云子字誤

所謂周成維字者也

軍戎

〔從軍詩〕但聞所從誰袁本案陸本聞作問云善作聞注

陸賈新論曰案論當作語各本皆誤軍人多飢饒袁本案陸本人

案各本所見非

也人但傳寫誤注漢書曰魏郡有鄴城縣案曰字城字

皆衍所引地注所願志從之案之字不當有各本皆注異

於是矣 左氏傳下至此并善入五臣甚誤 注使子餘 茶陵本餘下有

相字是也 袁本亦脫 不能效沮溺 袁本茶陵本此上有竊慕貞鼎翁顯厲

多二句陳同 今案此恐各本所見善傳蓋脫正文并 注葬我君還 袁本亦脫

公 袁本茶陵本 注眷眷懷歸 袁歸當作願各本 注毛萇

詩序曰 陳云蔡字衍是 注有後令邯鄲 何校有改晉陳

注擲朽摩鈍鉛刀 陳云管寶戲指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鈍字

皆脫 各本

郊廟

〔宋郊祀歌〕注嚴恭寅畏 袁本恭作嚴案此所見不同茶

人所為乃營之舊其作恭者蓋依今尚書改善引嚴與注嚴恭寅畏注致威

其下當更有音義異同之注各本皆刪削失之以致正文與注不相應或欲

改正文作寅畏 以就之亦非 注覲其邁于 陳云于當作兮 注明王盛

德 袁本茶陵本 注寤寐曰 陳云寐字衍是也 注陟配在京

陳云陸王誤在于誤案所 校是也此但涉正文誤耳 注齊桓公曾不足使扶輪羽

獵賦曰 案公字不當有輪當作戰同上當脫

樂府

〔樂府三首注五言〕 案此古辭下不當有五言二字其三首

亦非袁本俱無益非 此前一首又誤移於上

〔飲馬長城窟行〕書上竟何如 袁本茶陵本

〔傷歌行〕昭昭素月明 袁本茶陵本月明作明月是也陳

翻雜詩注引曾 注抑於家 案抑下當有繼字各本皆脫

〔長歌行〕注魏武帝燕歌行曰 陳云武當作文

黃華藥衰 袁本茶陵本藥作藥是也

〔短歌行〕 茶陵本此下有四言二字案有

南頓當作頓丘案所校是也魏志武帝紀及 裴注俱可證各本皆誤蓋東郡之頓丘也 注皇帝時宰人 袁本

茶陵本皇

但爲君故沈吟至今

袁本茶陵本有校語云善無此二句案所見非

也此詩四句一換韻今與心協不容善獨無之蓋亦脫正文共注一節說具於前尤延之知其誤據五臣補正文故此處有添改痕跡但疑終失注耳

注月明已見上句袁本茶陵本見上作否則月明衍耳

〔苦寒行〕注然則坂在太行案則字不當有各本皆衍凡善注之然即今人之然

則前後例如此不知者誤添之

〔燕歌行〕袁茶陵二本此首在善哉行之後案蓋善五臣次序不同二本所用是五臣而失著校語耳注宋

玉風賦案風當作韻各本皆誤餘多不更日

〔善哉行〕注寄者固也陳云固下脫歸字是也各本皆脫餘屢引可證注又

毛詩曰案本無又字是也袁本亦衍

〔箜篌引〕案上五言二字常在此下茶陵本亦誤注吾能尊

顯也陳云也字誤是也各本皆誤

〔美女篇〕注南方草物狀曰案物當作木各本皆誤此喬舍所撰注懷

秀女案秀當作李各本皆誤洛神賦注引不誤注顏色盛也言美案也言二字不當有各本

皆衍前神女賦秋胡謔後日出東南隅行引皆不誤可證也

〔白馬篇〕注臣不若王子城也案也當作父各本皆誤此所引呂氏春秋

勿窮篇文

〔名都篇〕袁茶陵二本此首在美女篇之後案蓋亦善五臣次序不同說見前馳馳未能半

茶陵本下馳字作駟袁本亦作馳駟案馳行也馳馳猶行行耳駟字蓋後人改之

今儀禮釋文亦誤改捷爲插與此正同

〔王明君詞〕注滅榮緒晉書曰下遂被害此案

一節注非善之愆袁茶陵二本皆并善入鏡曰而如此耳今無可考注魏文帝苦哉行曰陳

文當作武哉當作寒是也各本皆誤注爲復系若躡單于案復下當有株字系當作案各本皆誤此

所引匈奴列傳文也注吁嗟默言陳云言作默當是也各本皆誤注思寄

身於鴻鸞袁本鸞作鸞是也注高誘呂氏春秋曰陳

秋下脫注字是也各本皆脫

〔猛虎行〕注侯璞爭賦曰案璞當作瑯各本皆誤璞瑯范史文苑有傳隋志云集二卷爭

賦今在藝文類聚初學
記皆可證餘亦應引

〔君子行〕注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袁本作數十
衣中四字茶

陸本并善入五臣其注與此同案皆非也數十當作綴于尤延
之不知字譌取真注以通之非也琴操亦云綴衣領可借證

視袖中殺蜂案視當作就殺當作擬注引此以注擬蜂不得作殺
乃真注誤言殺琴操載一云令伯奇探之可借為證

〔使使者就袖中〕案就當作視此與上視就二
字互易其處也袁本亦譌

〔羹不糝〕袁本糝作糝是也此所引呂氏
春秋任數文高誘有注可證

〔從軍行〕夏條集鮮藻案集當作集袁本云善作集茶陵
本云五臣作集所見皆非也集字

〔豫章行〕汎舟清川渚茶陵本川作山云五臣作川袁本
云善作山案此所見不同蓋尤是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茶陵本無弔二叔之不咸故七字袁本無弔二叔之不咸六
字案善引經典有節其字句之例尤本專注增多每非是

〔是上獨西門〕案獨當作留袁本亦譌茶陵本此一節并善入五臣
頁注全失其真或又據之以改善斯大誤矣今不具

論

〔苦寒行〕注山墮也茶陵本墮作墮是
也袁本亦誤墮

〔君子有所思行〕注難止也案止當作正各本皆譌
氏家翻引作整可借證也

〔齊謳行〕注請更諸爽塏之地陳云之地當作者今
案當作者也引宋綴

〔長安有狹邪行〕注俊民用康案此有誤也洪範有
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長歌行〕注范曄後漢書曰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案
無者是也善例如此引太

〔悲哉行〕啾啾倉庚吟茶陵本吟作音云五臣作吟袁本
云善作音案二本非也上云時鳥

而自察袁本察本
乘作承是也

注願乘閑案願乘閑
乘作承是也

注願乘閑案願乘閑
乘作承是也

注願乘閑案願乘閑
乘作承是也

注願乘閑案願乘閑
乘作承是也

注願乘閑案願乘閑
乘作承是也

注願乘閑案願乘閑
乘作承是也

注願乘閑案願乘閑
乘作承是也

多好音古人即不思複韻此實非其比但傷寫說尤所見爲是或校改正之也

〔吳趨行〕注而齊右善詞齊后是也上注云齊嬖亦作右皆後人撰改又案餘賦引皆作右疑孟于有二本而善乘引之如放踵致於踵乘引之例

何校辭改鮮云江淹擬許徵君自序詩曲借激騁騷注中引此句作鮮案所校是也案陸本云五臣作鮮袁本云善作鮮各本所見皆傳寫譌即善五臣並非有異而誤

〔注謝丞後漢書〕案丞當作承各本皆譌

〔短歌行〕注王逸楚辭曰皆服餘同者不悉出注

萍華案華當作萃袁本亦譌茶陵本作萍華上作萍始生與今月令合或與充袁所見自不同也

〔日出東南隅行〕袁本茶陵本此首第十長安有狹邪行第十第十四册上行第十五悲哉行第十六短歌行第十七案此亦容五臣次序不同而失著校語

高臺多妖麗妖案當作校注同善引呂氏春秋公及且置在臺語又王逸楚辭注妖好也在大招校注疏又下作妖明甚袁茶陵二本作妖所載五臣向注云妖美必各本而以五臣亂著又藏改注中校字作妖而發於矣可辨識矣今特訂正之

潛房出清顏案詳注引廣而發於矣可辨識矣今特訂正之

注曼好目曼澤陳云好

高崖被華丹案崖當作岸袁本云善作崖案陸本云五臣作岸其

行是也此引王漢語後三十三卷可證各本皆衍

實各本所見皆非也崖字傳寫涉上而誤耳非善如此

注韓詩曰舞則莫兮案誤案

〔前緩聲歌〕注馮夷大禹之御也案馮當作丙各本皆誤此所引原道訓文高誘有注云丙或作白不得爲禹明甚後廣總交論引作丙不誤

〔塘上行〕注止于丘樊陳云丘字衍是也各本皆誤

〔會吟行〕注控擢宮引第一袁本無宮字是也茶陵本二此不當有注佇立也陳云立當作久宮字甚明是也各本皆誤

注前漢書袁本茶陵本無字是也

鷓首戲清泚袁本有校語云鷓善作鷓其注中亦是者大誤

注閩閭傷馬陳云馬當作馬是也各本皆譌

〔東武吟〕注有功卒陳云卒當作中非是也各本皆誤河校語當與尤所見俱未誤

注秦築長安城袁本無安字是也茶陵本亦衍

倚杖牧雞狵茶陵本云收五

〔結客少年場行〕茶陵本此下有五言二字以後

注燕丹

太子案太子不當有各本皆衍陳云燕丹子遺名是也殿隋志注東爲城皋何校城改陳同各本皆

〔東門行〕注日出東門行案日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有鴻鴈

從東方來案鴻當作則各本皆誤今楚策開有開連文不知者改之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同誤注故創

怯案陵本怯作隈袁本亦作怯案今楚策作隈此怯當是怯字之譌孫頤同字不知者改之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同誤陳云也下脫字今楚策

有行子夜中飯袁本有校語云善作飲案所見非也茶陵本作飯無校語與此皆不誤凡此等必詳出以爲合并六

臣本校語皆據所見而爲之證知乎此始能得善異矣讀者詳之

〔苦熱行〕注苦熱但曝霜案霜當作露各本皆譌渡瀘寧具

腓案陵本腓作肥云五臣作腓袁本云善作肥案善引毛詩注具腓又云腓音肥正文自不作肥二本所見非也此蓋未誤或亦无校改正之

注還途案途當作逐逐當謂施被非逐今外傳作見逐逐字是見字恐非

〔白頭吟〕注越于毫芒案越當作越各本皆譌

〔放歌行〕注郭象注曰案陵本象下有莊子二字是也袁本亦脫

〔升天行〕勝帶宦王城案陵本宦五臣作宦袁本云宦善作宦案二本所見五異尤與案

踐同是也袁本蓋非注先生隨神士還代何校士改女是也各本皆譌注故

秦氏作鳳女詞案詞當作詞各本皆譌

〔鼓吹曲〕注兩京賦序曰案京當作都各本皆誤

挽歌

〔挽歌詩〕注生之高堂之上陳云生坐誤是也各本皆譌注天

地生也存何校生也二字乙釋陳同各本皆倒

〔挽歌詩〕聽我薤露詩案薤當作露詳袁茶陵二本所載作薤是善難五臣雖各本皆以五注薤露蒿里袁本茶陵本雖

仍誤改觀以下此字三見袁本茶陵本雖注是夢坐奠於兩楹之間案

字不當有袁本茶陵本雖注友朋自遠方來案陵本友作有是也袁本亦誤

注乘其四駱陳云乘其當作駕彼是也各本皆誤注海水經曰何校水改東

今山海經未見此文無以決定也案陵本河作阿是

注曳珂錫案陵本亦誤珂

流離親友思 袁本茶陵本此一首在重阜何措鬼一首之前案此所見不同以文意訂之當倒在上且此句與第一首末句相承接尤非二本是也

注孔子爲明器者 陳云爲上脫謂字是也各本皆脫

雜歌

〔歌〕注荆軻 至荆卿好讀書擊劍 三十二字作荆軻者衛人也好讀書擊劍之術十三字案二本是也此尤延之增多而誤

〔歌〕留置酒沛宮 袁本茶陵本無酒字案二本非也五臣疏注云沛高祖之里故以置宮是五臣本乃無酒字也善不注考史記漢書皆有酒字裴顏及諸家皆無注蓋置酒自不煩注耳五臣去酒字造此曲說誤之甚者尤所見爲是二本失著校語置者易惑

附辨之如此

〔扶風歌〕我欲競此曲 陳云疑竟誤注同案所校是也袁本云善作競茶陵本云五臣作

竟各本所見皆非競即竟傳寫誤非善如此

〔中山王孺子妾歌〕注詔賜中山靖王噲 校何

注及孺子妾并 陳云并冰誤是

也各本皆誤 是西京賦必善誤記耳此類多不具出

注西都賓曰視往昔之遺館 案視當作暇各本皆謬又案此

雜詩

〔古詩〕注驅馬上東門 案馬當作車各本皆誤 各在天一涯

飄飄謂之焱 案國當作焱各本皆謬焱 注然輶軻不遇

也 案軻下當有而留滯王逸曰輶軻八字此所引七諫文又案上句年既已過太半兮已字亦當有各本皆誤脫不可讀今訂正之 注

宋玉長笛賦曰 案長字不當 注脈相視也 案視字不當

此釋詁文脈即脈釋文可證管靈光殿賦注引脈相視也亦衍脈同字也 注順彼長道 案順上當有又曰二字各

本皆 注漢書景帝曰 陳云景武誤是 注白紵素出

齊 案白字不當有各本皆 仙人王子喬 袁本茶陵本有校語云仙善作小案此所

見不同小字當傳寫誤仙字爲是或尤校改正之 眇矚以適意引領遙相瞻 本袁

有校語云善無此二句茶陵本有而無校語案此尤與茶陵合與袁不合亦即所見不同也但依文義恐不當有

四五詹免 案詹當作占注云然詹與占同古字通善意謂元命苞之詹與此詩之缺占同而古字通也其作占明甚後七命注所引正是占字各本所見善

作詹皆誤用元命苞傳正文占而注語不可通重刻茶陵又并改注占為趙而善之占字幾亡矣幸袁尤二本注不誤得以考正文詹諸字說文及淮南子林說訓皆如此與元命苞正同五

注爾詞之終耳 袁本茶陵本耳臣乃必改為終字甚矣其不運乎古也

作也案各本術之終二字後和王主簿怒情詩故人心尚爾句注引作爾詞也可證

與蘇武詩 懷懷不得辭 袁本茶陵本得作能案此蓋所

以考 注若張弓弛弦也 各本皆誤

詩 注公文伯卒 茶陵本公下有父字是也袁本亦脫

四愁詩 注改元嘉七年 茶陵本元嘉作永嘉注魏

郡豪右李竟 案右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此所引宣帝紀文又見於

下不知者 案光傳俱無右字蓋意取文穎之法以解豪右自在

為君子 案各本所見蓋傳寫脫耳何云五臣有依字就校語而云然

注漢書曰有太山郡 案曰字不當 注漢書曰天水

郡 何校漢上添綴字 是也各本皆脫 注說文曰佩巾也 陳云曰下脫巾字是也各本皆

雜詩 南行至吳會 袁本茶陵本南作行云善作南案上句

本所見皆傳寫 誤也非善如此

朔風詩 素雪雲飛 袁本茶陵本雲作云云善作雲案各本

與未希偶句假令作雲 所見皆傳寫誤案雲與未華偶句云飛

殊乖文義非善如此也 注范曄後漢書 袁本茶陵本無此五

日見前 注毛詩日載離寒暑 案當作寒暑已見鸚鵡賦袁本

仍覆出則非茶 其例說 正如此但誤在上節注末而此

雜詩 注此六篇 下在郢城思鄉而作 案此三

善注例不類必亦并善於五臣而如此其中兼 十字於

多謬錯各本盡同無可校正何校郢改郢陳同 天路安可窮 袁

茶陵本有校語云可善作何案 注武毅發沈憂 案發下當有結

以三句 注生南國 何校下添分南國三字案依善例 注音響

何太悲 案何太當作一 當添王游日南國五字各本皆脫

〔雜詩〕注虛無形案虛下當有而字各本皆脫遊天台賦注引有

〔雜詩〕注日昏東壁中袁本無日字是也茶陵本亦衍

〔園葵詩〕注救之免袁本茶陵本免下有死字是也

〔思友人詩〕心與迴颺俱茶陵本颺作飄云五臣作飄袁本云善作飄案飄字於義未當

恐二本所見傳寫誤或尤校改正之也

〔感舊詩〕注此篇感故舊相輕人情逐勢案此

十一字不當有乃五臣注也袁本茶陵本所載此上之善曰善字誤耳尤延之取以添入非

郡士所背馳案郡當作羣茶陵本云五臣作羣袁本各本皆誤云善作郡各本所見皆傳寫誤何云當從五臣作羣陳同皆就枝語而云然其實善亦作羣

〔雜詩〕注古長歌行曰案長當作傷見第二十七卷各本皆誤

〔雜詩〕注於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陳云當重天道二字是也

注价人為藩袁本為作維茶陵本皆脫作惟案雜字是也

羊質復虎文袁本茶陵本復作朋是也

〔雜詩〕注沖于時下故作此詩案此二十字於例無以考之

〔雜詩〕迴颺扇綠竹案飄當作森茶陵本云五臣作飄袁本云頤明遠放歌行注云爾雅或為此森飄與森同古字通也古詩十九首注云爾雅或為此飄爾雅詩歲暮商飛與此善皆不更注因前已詳也五臣

非餘做此求之案一極盡改森為飄注名赤縣中州也陳云中神誤是也各本皆誤注無

為無治袁本下無字作而是也茶陵本亦誤無注如常陰墮然案墮字當重各本皆脫

歐駱從祝髮案歐當作顯茶陵本云五臣作顯袁本云善作歐詳乃傳寫誤考史記東越列傳二本注中皆為顯字是善亦作顯各本所見正文歐作顯漢書同不得作歐也注鄭玄毛詩曰茶陵本詩下有箋字是也何校添陳

注及王遵為刺史陳云注中遵並當作導案此依漢亦脫本

注我衡門依袁本茶陵本依作衣云善作依何校云當從正之捨我衡門依袁本茶陵本依作衣云善作依何校云當從

注濼注吾宮也今案此字善不注仍無以考之但依字於義未當恐各本所見亦傳寫譌耳

有滄輿南岑陳云據注滄與奔同則詩引在呂氏春秋召類篇

一從江文通擬張貴門詩并注參證案所校是也 亦字見釋文又韓詩作亦
見外傳王伯厚詩考中采之雜體詩袁茶陵二本校語云五臣作徐彼真注

及此向注皆是徐字必五臣因徐與字同之 語改此為徐後來以之韻善遂失著校語也
茶陵本無空格此 初有衍字而去之

注楚芻牧 茶陵本楚作楚是 **注練絲曰** 袁本亦誤楚

續也 袁本茶陵本

〔時興〕注莊子曰萬物並作 袁本茶陵本 **注子曰** 莊作老是也

以虛靜 案于當作又 **注莫而清乎** 茶陵本莫作漠是也袁本

注泊無也 案無下當有為字各本皆脫于虛賦注引泊無為也可

〔七月七日夜詠牛女〕注徒煩切 袁本茶陵本無

非也此亦蓋著剛制庶存 **注牛女為夫婦** 當是為下脫夫織女

為四字洛神賦蘇歌行注引可 **注彌盡也** 案盡當作益此所引

〔南樓中望所遲客〕佳人猶未適 茶陵本猶作殊

作猶袁本作猶案袁用 五臣也尤以亂善非

〔齋中讀書〕注我教暇豫之事君幸之 茶陵本

茲字無幸之二字是 也袁本亦誤脫衍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修竹

茂林詩〕注滑美貌也 何校滑改肅陳同各本皆譌案此

未全也膏膏 **庶持乘日車** 茶陵本特作特云五臣作持袁本云當

云庶持乘日車袁茶陵二本所見持傳寫誤特尤校改是乘其用字不誤尤

改為車則非也乘日二字連文乘日之用經運所作擬王粲詩云

豈願乘日委句例正同亦言乘日之義也善注云乘日已見上又此注云車

或為居者乃說所引之莊子非謝詩有車字莊子釋文云元嘉本作居最為

明證尤延之失孝遠改正文大失謝及善意又案五臣向注讀日用連文

其義雖謬而文非譌二本皆不云與善有異可知所見未改亦可借證矣

〔雜詩〕注劉渠曰 何校渠改照陳同是也各 **注日暮不**

從野雀棲 案日字不當

〔數詩〕注行幸甘泉賦曰 案甘泉當重 **注戾舊邦**

陳云戾上當有 **注張衡舞賦曰** 各本皆脫 **注戾舊邦**

也 言字各本皆脫 **注張衡舞賦曰** 各本皆脫 **注戾舊邦**

案此十一字誤衍下云七盤已見陸機 **注國語曰** 鄭伯納

數歌茶陵本複出之如此尤袁兩有者非 **注善見理**

女樂一八 案此十字誤衍下云歌鍾已見魏都賦 **注善見理**

不拔袁本茶陵本見作建是也

〔翫月城西門解中〕注故曰歸本案本當為華各本皆誤金

壺啓夕淪袁本云善作蔡茶陵本作蔡云五臣作處二本所見非也尤依注校改正之矣

〔始出尚書省〕注繼文王之體袁本茶陵本繼上有是子也三字無王字

案當王補字耳是子也尤誤刪注誰為茶苦案為當作謂各本皆誤注曹顏遠感

時詩曰陳云時當作舊各本皆誤

〔觀朝雨〕注有蛾氏何校蛾改娥是也各本皆誤

〔郡內登望〕注自飲食也案飲當作飮各本皆誤

〔稱伏武昌登孫權故城〕注漢儀禮志曰儀案禮當作禮儀各本皆倒此所引可駁彪志文漢上疑向脫續字注戰敗相殺何校敗改攻是也各本皆誤俯

仰流英盼案盼當作盼袁本作盼云善作盼茶陵本云五臣作盼各本所見皆非也善引好色賦注流防其本不作防明甚傳

寫三交及注皆誤校語遂謂善五臣之異而讀考莫察矣防即防別體凡此字多謬為盼注竊視盼案視下脫流字盼當作盼

見上各本皆誤是也各本皆脫注視定北準極陳云視上脫南字幸籍

芳音多袁本籍作藉是也各本皆誤注常與汝八往陳云女下脫出字往下脫

孫評文選 卷六 考異

〔和王著作八公山〕注謂山在澤東是也此七字不可通蓋後來駁善注之語而誤錯入耳日隱澗凝空案當作疑宋本謝集正作疑此疑空與如複俱向各本作疑但傳寫誤耳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翰注云澗暗如空也詳其意亦不作疑凡諸家集中異同非可盡一故每不稱說此條不同其例所謂言各有當者矣注高丈長日堵茶陵本長下有丈字是也袁本注時盜賊強盛陳云盜氏誤案所校最是底荷泰也注

羣謝錄何校羣改陳郡二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誤逆顧德詩注引可證

〔和徐都曹〕注味且出新渚案新下當有亭字各本皆脫謝集有注

〔和王主簿怨情〕注上山採藥蕪案藥當作藥正

本校語皆云善作藥可見注中自是藥字也尤袁注作藥乃涉五臣而誤茶陵注并入五臣更不可別藥藥同字耳凡善五臣有異雖同字亦必較然不可混其例

故人心不見案善作人心各本所見皆非也上句故

可混其例

故人心不見

故人心不見

故人心不見

故人心不見

故人心不見

故人心不見

故人心不見

故人心不見

故人心不見

故人心不見

人心尚爾承生乎一顧重言之謂辭寵之未嘗易與也此句故心人不見
宿昔千金賤首之謂相逐之速已賤價也此情之所為怨也傳寫下句涉上
倒兩字絕不可通非善如此五臣之注其義甚謬而文未誤可借為證謝
集故心人不見注云一作故人心不見取六臣合并本文選而云然耳

〔和謝宣城〕揆余發皇鑒何校鑒改覽注同案所按是也

二本有明文此善引彼為注作覽甚明蓋亦五臣作鑒自與其
屬隨同各本以亂善又并改注非也西征賦皇鑒及注同此

〔和謝宣城〕揆余發皇鑒何校鑒改覽注同案所按是也

典職曰何校平改官陳同 注香草名也袁本茶陵本 注漢書

皆魂神所交也袁本無皆魂二字案無者是也所引周穆王交

注并入五臣更不可別 宜臣向注乃有此二字尤延之誤取耳茶陵本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網軒映珠綴茶陵本有校

袁本無校帶案二本非也善作珠故云此當為朱綴今並為珠五臣因此改
為朱故云以網及朱綴而飾之茶陵本大例當作珠而云五臣作朱袁本大
例當作朱而云善作珠今皆錯誤唯尤本為是又案五臣注中字袁

本作朱不誤重刻茶陵者并改或珠幾莫可辨矣此更誤中之誤也

楚關局案楚當作禁各本皆 注玉陛苔案陸當作階各本皆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注說文曰

高車案說文當作輜名各本皆 說所引在其輜車篇中也

〔詠湖中鴈〕注鴈飛則乃成行袁本茶陵本

雜擬

〔擬古詩〕靡靡江離草茶陵本校語云五臣作離袁本校

史記漢書子虛賦離字皆不從廿楚辭章句及補注亦然必善離
五臣離也前第七卷及後卅二卷語離字疑各本以五臣亂善矣

〔擬四愁詩〕注皆名琴也袁本茶陵本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漢武帝案所說非也袁本云

善無時字茶陵本云五臣有時此非善傳
寫脫句例自不與上同無煩依五臣添

注却為一集何校却

覺寐而中驚茶陵本楊作揚袁本亦作揚案皆非也當作揚

物始難畢案畢當作必善引莊子外物不可必為注作必明甚其五

棲集建薄質何校云呂周翰注中有延及之語則建者連字之

注無以 永夜繫白日何校云以注劉之繫當為續案茶陵本云五

臣作繼袁本云善作繫蓋各本皆時寫謬否

則善當有繁雜也
之注而刪削不全
注王逸晉書
陳云逸隱誤是
注公還軍

官渡
案渡當作度下同各本皆誤詳後九錫文下
注此乘大艦上
何校此上添於字是也各本皆

優渥之言
此所見不同今無以考之
鳴葭汎蘭汜
本

從竹最不足惡二本以亂善非又案西京賦校鳴葭王元長
曲水詩序揭葭振木答蘇武書注說文作葭可以彼此互證

〔効曹子建樂府白馬篇〕注孫巖宋書曰
校何

〔効古〕注毛詩傳曰
案毛下當有莧字各本皆脫

〔擬古〕注魏文秋胡行曰
案文下當有帝字各本皆脫

〔和琅邪王依古〕注往往離宮
袁本茶陵本往往作遙遙案當作遙遠形近之誤尤改未是也

〔擬古〕注所以藏箭謂之服所以盛弓謂之

〔代君子有所思〕注變出無聞
案聞當作聞各本皆誤
注張

叔及詡
案叔及當作并反各本皆誤張升字彥真范蔚宗書有傳在文傳疏所引資曆下華云云今本或作皮皆反之譌

〔効古〕注或失道
陳云或感譌是也各本皆論
注乃我者自失

〔雜體詩〕注雜體詩序曰
袁本茶陵本有并序二字在前以下全載序作正文乃五臣從文通集取之添入耳袁本有校語云善序與此同仍簡略更不錄可為顯證茶陵本不著校語大誤尤所見得善注之真最

注虞義送別詩曰
陳云義當作義也各本皆誤
注淵魚鱗魚

也
袁本茶陵本鱗作鱗是也
注人心罔結
案皆非也當作罔
注君之

澤未流茶陵本未作不去鄉三十載茶陵本三

善作三案各本所見非也考仲宣以初平西遷後之荊州至建安十三年劉琰以荊州降垂二十年故云爾至注所引去鄉三十載但取語意相同為證不限二三五異也或因此改正文作三遂與仲宣去鄉年數弗符非善如此其五臣無說反存詩意今借以正之

鳩笑之茶陵本鴛作鳩兩本一作鴛首於角反一作鴛音預俱反見釋文此引作鴛之

悼亡茶陵本悼亡作述哀案二本是也後擬郭璞遊

曰青春爰謝何校詩改詞陳同是也馳馬遵淮泗本

親表曰茶陵本通作親案此尤添通字而注陽九日九案

注曹子建求通注

注陽九日九案

注曹子建求通注

注陽九日九案

注曹子建求通注

注陽九日九案

注曹子建求通注

注陽九日九案

注曹子建求通注

注例不拘語倒已詳前案張當作鴛各本注出於陽谷案陽當作鴛各本張廷

尉案張當作孫茶陵本有校語云張五臣作鴛為注如許徵君休上人也是也此

劉琰郭璞稱龍官亦必為之注善例精密乃爾倘果別有張廷尉諫不常反

注可見善自作孫因遊天台山賦下注其尋轉廷尉卿訖故不須注也

本所用正文係五臣而字作張疑五臣乃誤為張茶陵本校語恐謂何校

作孫而末得善理也

注於身無窮陳云於終誤是也各本注若其

可折案折當作折下注角里先生袁本角作肉案角是角非

漢書四皓又音覺可見宋時尚別無肉字袁本係後改耳茶陵本不誤與此

同前人華于崗詩注載山居園作張隱引孔安國說即亦作張隱角

古字通今漢書案隱以及法書等每為人改或肉而王靈澤刻史亞未誘諫

釋四皓神游機字彰宋本作角極其明遠近亦改用恐讀者習見誤本附訂

此之知何校夫收人是也各本注時人皆

欽愛之袁本茶陵本人注動於靜故萬物離並動

張廷

尉

注若其

注於身無窮

注角里先生

注動於靜故萬物離並動

注時人皆

注於靜故萬物離並動

注時人皆

檢本籍而改其實
善誤謂亦每有之

注莫與智者論案莫當作莫
各本皆誤

重陽集

清氣莫本茶陵本氣作氣云善作氣案詳下云氣生川岳陰文必相
逼蓋善自作氣與五臣非有異但傳寫譌誤各本所見皆非

測

恩躋踰逸莫本論作論云善作論案詳下云五臣作論論案善以所樂
注之是自作論非與五臣有異但傳寫譌誤各本所見皆非

榮重餽兼金茶陵本云五臣作承榮重兼金案各本所見皆非也
善作榮重餽兼金案各本所見皆非也

注獻康樂詩

岩亭南樓期案岩當作岩岩亭即西京
賦所謂狀亭亭以岩若復

注又詩序曰莫本茶陵本
無詩序是也

注又謝惠連

注孔安國尚書曰案書下當有傳
字各本皆脫

鍊藥屬虛幌案鍊當作鍊注云鍊與鍊古字
通謂詩之鍊與所引說文金部

鍊正與

注又集略曰案又當作文字二字各本皆誤附志云文字
與略六卷梁文貞處士阮孝緒撰七命注亦

注以帛蒔窗也陳云蒔明誤是也各本皆
誤案七命注引作明可證

注敬

孫評文選 卷六 考異

恭明祀案祀當作神
各本皆誤

毗謠響玉律

案毗當作萌茶陵本作萌
云五臣作毗案本云善作

注觀北湖田牧詩曰何校牧
見前長楊賦遼萌下可互證也

徒樂逗江陰茶陵本云樂五臣作藥案本作藥云善
同是也各本皆誤

廣雅曰藹藹盛貌莫本茶陵本
無此七字

注郭璞曰蒼蒼

休上人別怨莫本茶陵本別
怨作怨別是也

悵望陽雲臺

陳云陽雲二字當乙今案陳所說非也注引楚王乃登雲陽之臺善例既不
拘語倒難以據改又于虛懸茶陵本作雲陽有校語云五臣作陽雲莫本本
陽雲無校語考史記漢書皆作陽雲恐茶陵及尤所
見未必非傳寫誤此注亦然其不當輒改決然矣

離騷經注辟為幽也案為字不當有各
本皆行楚辭注無

鈕秋蘭

以為佩莫本云逸作紐茶陵本云五臣作紐下當佳紐夫蓋臣校語同
案各本所見皆非也此紐楚辭作下載舊音女陳反洪與風

注言已修身清潔案潔當作潔各本皆誤注多作潔必逆
自用潔後改之而潔潔錯出非餘必逆

此

一四一

出 何不以此度也 袁本茶陵本改下有其字案袁用五臣也校以五臣亂之非逆辭何不以此度也洪與祖本

何不改此度也 語云漢作何不改此度也與尤正同案茶陵本何不以此度當各依其意讀者易惑故詳出之

地之道 何校修改韻陳同楚辭注作循案上云選循也循字是也循修二字葦非多混前人論之詳矣

危也 諫云諭諛誤又風為號令以諭君命存謀議左右之臣也同案諭君建本皆作諫茶陵本皆作諭通論注亦諭諛辨出

注言吞陰陽之精葉 案洪與祖本楚辭注無言

注哀念萬民 袁本茶陵本民作人下注終不見有察萬民善惡之心又觀萬民之中又足以觀察萬民忠佞之謀同

衆女嫉余之 案人字是也正文人亦善避諱改字不得注作民

娥眉兮 袁本茶陵本娥作蛾注同案楚辭作蛾

悔相道之不察兮 袁本云字茶陵本云五臣有兮字案二本非也校語音逸本猶其言善本皆但據所見楚辭有兮字此尤延之校改正之

注言及旋 注反迷已誤欲去之路 案反

注外有玉澤之質 袁本茶陵本外作內案此尤本誤字

注殷宗遂絕不 案當依楚辭注去

得久長也 袁本茶陵本無絕字案遂辭注有

修繩墨而不陂 袁本茶陵本陂作頤注同

案此尤延之改也楚辭正作頤洪與祖云頤一作陂為尤所據謂引易曰無平不頤其字宜作陂耳詳逸引彙經不必與今同改者未是修當作精袁本

云逸作修茶陵本云五臣作循詳逸注循用先聖法度各本皆同是逸作循不作修校語所見實傳寫謬也單行楚辭注亦誤洪與祖本皆作云循一作

修 注有道德之者 何校之改人陳同案本皆作人袁本

衣皆謂之襟 案皆當依楚辭注作皆各本皆誤文出爾雅釋器考釋文皆才細反又子移反不得作皆詩鄭風正衰引

注言已親禹湯文王修德以興天 案當依楚辭注已下添上字與下去天字各本皆誤

注情合真人 袁本茶陵本情作精案此尤本誤字

注淹塵埃而上征 袁本茶陵本淹作掩案上淹攝低也各本皆同疑此亦作奄與楚辭注皆作掩者不同

注神山淮南子曰縣圃在崑崙閼闔之中 袁本茶陵本神山也在崑崙之上淮南言崑崙縣圃案二本是也

注乃維上天 袁本茶陵本乃維上天乃維絕乃通天稱注云一無絕字一本乃作絕尤延之據淮南天文訓云乃維上天乃校

路曼曼其修遠兮 袁本茶陵本曼曼作漫漫改不知逸所引

注淮南子言日出暘 案暘當作湯各本皆謬楚辭注作湯此天文訓文史記案隱引之以明

湯谷之有證淮南不作暘也 天文訓云出自湯谷楚辭亦不作暘也吳郡

云稱文曼作漫云云此蓋善曼五臣漫

二本所見以五臣亂善而失善校語

湯谷之有證淮南不作暘也

賦也湯谷之勞沛歎通賦望湯谷以企子文遜亦不作湯也惟五臣不知有湯谷凡遇此字必用古文義典改為湯袁茶陸二本校語可考善注中湯字亦頗為所阻猶今本淮南之為後人改作湯矣又

注皆出仁義
袁本茶陸本仁義作於仁案一水是也楚辭注作於仁義亦衍義字

注淮南曰弱水
袁本茶陸本曰作言案二亦是也以此例之上注淮南子曰白水云子曰二字亦當作言各本皆誤楚辭注二處皆作子言亦衍字

注洧盤水
袁本茶陸本二亦是也以此例之上注淮南子曰白水云子曰二字亦當作言各本皆誤楚辭注二處皆作子言亦衍字

注來去相
袁本茶陸本體作樂是也案此因正文五臣作盤誤混善注楚辭作盤洪與祖曰盤一作樂

注偃蹇高意
袁本茶陸本此亦當作言各本皆誤楚辭注二處皆作子言亦衍字

注優窳高意
袁本茶陸本此亦當作言各本皆誤楚辭注二處皆作子言亦衍字

注受禮遺將
案將下注作羽亦不知者因形近誤之各本誤皆同

注受禮遺將
案將下注作羽亦不知者因形近誤之各本誤皆同

注少康留止有虞
案少上當依楚辭注有各本皆脫

注懷襄二世不明
案少上當依楚辭注有各本皆脫

注紛然
袁本茶陸本世作葉案二亦是也此亦善避餽改字

注精精美
袁本茶陸本美作米案此尤本誤字

注知己之意
袁本茶陸本意亦誤近案楚辭注作迎

注告我當去尤吉善也
何校校尤作就陳云楚辭注作就為是各本皆誤

注
袁本茶陸本意亦誤近案楚辭注作迎

力能調和陰陽
陳云力乃誤是也楚辭注作乃各本皆誤

注言臣能中心
袁本茶陸本臣作誠案此尤本誤字

注甯戚方飲牛
袁本茶陸本飲作飯是也袁本亦誤

注鸚弟鳩桂
袁本茶陸本無此四字有弟桂二字皆欲案楚辭

注况揭車與江離
案離當作離上區江既五異難以為證矣

注此誠可貴
袁本茶陸本茲作重是也案此尤本誤字

注言我願及年德方盛壯之
袁本茶陸本無此二十四

時周流四方觀君臣之賢欲往就之
袁本茶陸本無此二十四

揚雲霓之睭藹兮
案藹本揭下之詳文義當是二本脫也

注
袁本茶陸本校語云逸有案二本非也楚辭無此尤延之校改正之洪與祖云一本揭下有志字即指袁茶陸校語所見而言實誤本也

平聲
袁本茶陸本無辟字案此疑是五臣音單行楚辭亦不載凡音之注中善而善與五臣始糾錯不分後遂單行善本又於正文下音多所刪削於一考之矣全齊袁茶陸音與尤每不同者此其大概也為之舉例不更悉論云

〔九歌〕注必擇吉辰之日何校展改良案選辭注作其何據之是也各本皆譌

兼衣言青黃五采之色案當依楚辭注去望夫君

兮歸來袁本歸作未云逸作歸案陸本云五臣作未案各本所見皆非注屈原思神略垂案垂當依楚辭注去

承荃檣兮蘭旌案承行字也楚辭無

鳥萃兮蘋中何校萃上添何字陳同案楚辭有

慌忽兮遠望案慌當

疏石蘭以為芳何校以改兮

攓折也袁本亦誤折下同

〔九歌〕與汝遊兮九河衝颺起兮水揚波校何

云洪興祖謂此二句河伯章中語王逸無注古本無此二句陳同案其說是也詳五臣濟有解九河衝颺之注是其本有此二句各本所見皆以五臣亂

善而誤行又失著校語也楚辭亦衍或曰五臣之所本要以古本無為是

注睇微盼也袁本本盼作盼

注獫狁號狁案號狁當依

〔九章〕且余濟兮江湖案今當本乎此尤本誤字

明且之者案當依楚辭注去

鄖余車兮方林袁本茶

其端直兮袁本云逸無心字案陸本五臣有心字案楚辭有心

自刑體案體上當依楚辭

〔卜居〕以潔楹乎袁本茶陸本潔作潔是也案舉行

若水

中之覺乎何校去平字案洪與祖云一無乎字何據之是也各本皆衍

〔漁父〕聖人不凝滯於物案本於下有萬字云五臣無

云一本物上有萬字此亦初有而尤修案本云逸有案楚辭無洪與祖

改去之何際皆云衍是也此詞亦無案本楚辭無洪與祖

〔九辯〕注視江河也案江河當作河立各本皆倒此以江與

逸注用韻其誤有可以案江下鄉爲韻楚辭注亦倒凡此篇

所餘推知者例如此注還故鄉添也字各本皆脫注歎

息也案歎下當依楚辭注注身困窮也案窮當依楚辭注

意未明也案明當依楚辭注注奮翼呼案呼上當依楚

時和爲通正莫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案無者收恢矣之孟

夏兮莫本茶陵本莫作台案台字是也善注舞賦恢矣引此作台而云

作息洪與祖本作台云台一作息莫與台古字通可見善自作台甚明本延之校改作矣非是楚辭

作莫雖自有據然不容以之改善也注以養民辭注添也字各

本皆注以茂美樹添美之字各本皆脫注竄巖數也

案數當依楚辭注注及兄弟也案兄弟當依單行楚辭注作弟

作穴各本皆誤注以興在位之賢臣也案賢當依楚辭注

誤華之無實兮案本茶陵本校語云逸無華字案此亦初無而尤修

改添之考楚辭有當是傳寫誤脫二本據所見爲校

耳注政言德惠所由出之也案當依楚辭注作言政令

德惠所由出也各本皆誤注心惻隱也案惻隱當依楚辭注

作隱惻各本皆倒注而遂放也案本茶

放作放逐案后土何時而得乾案本茶陵本而作兮案楚辭而

此尤本誤倒五臣兮否則尤延之校注慕歸堯舜之明德也案明德

改兮作而今無以考之注終年歲也案年歲當作歲年各

辭注作聖明〔招魂〕注欲使巫陽招之也案本茶陵本無招之二字

洪與祖本有尤依之添非恐後之謝案無者是也單行楚辭無

之校改其質非也洪與祖云一云謝之即注必卜筮之法案本

本必下有夫字得人肉而祀案本茶陵本而作以案楚辭作而洪

今亦無注常食贏蚌案本茶陵本贏作龜案楚辭注作贏此亦尤校改旋入雷淵

袁本茶陵本淵作泉注同案楚辭作淵案此必尤延之校改 注皆有蠹毒 案袁本陸本戲作蠹案皆非也當依楚辭

注作 注言啄天下欲上之人 何校言改主案同案楚辭注作主是也各本皆誤

注言有丈夫 袁本茶陵本無丈夫字案楚辭注有尤校添之 注雕鏤綺木使

方好也 案新當依楚辭注作連各本皆誤 注詩云肆筵設几 袁本茶陵本肆作設案設字是也設筵設几者公劉之俾筵俾几也凡叔師所引皆非今毛詩單行楚辭作設洪與祖本誤為肆今毛詩仍無肆筵設几之文尤誤取之以校改非

注言大夫有一列之樂左傳曰晉悼公 袁本無有左傳

日四字案陵本亦無樂作故案各本皆非也當依楚辭注作言大夫有二列之樂故晉悼公 注垂鬢下髮 袁本無

案陵本作垂鬢下鬢案單行楚辭注作垂鬢下鬢洪與祖本作垂鬢髮下髮互有不同蓋尤以意校改如此未必是也 注發言

中禮意者也 袁本茶陵本無發字案單行楚辭注無洪與祖本有尤校添之 注時竊視安

詳諦 案當依楚辭注重時字諦上有重字各本皆脫 注飾幃帳之高堂 陳云幃下有當有

張字是也皆脫 注皆衣虎豹之文異采之飾 袁本無

注有尤校添之 注羅列之陳 案之當依楚辭注作而各本皆誤 臚若芳

此三與祖云臚一作臚一作臚此注臚仁珠切似善作臚或袁本校語有臚

袁本作臚校語云逸本作臚案陸本作臚云五臣作臚案楚辭作臚洪

否則音非善舊也 注爛熟之則腴美也 袁本茶陵本無爛字案楚辭注有尤校添之

注諸蔗也 袁本茶陵本諸作訓案當作諸下文可證楚辭注作諸與善異本尤校改失之 注鴻鴈也

袁本茶陵本鴈作鷓案洪與祖本作鷓單行本作鷓鷓蓋改鷓為鴈而兩有考九思博亂云鷓鷓句振翅是作鷓未必非也 注楚人

名羹曰爽 案羹下當依楚辭注有敗字各本皆脫 注以蜜和米麴 袁本茶陵本麴作麴

作麴案此尤本誤字 注又長味好飲 袁本茶陵本好飲作也案楚辭注作好飲也尤校改之 發

楊荷此 案楊當作揚注發揚荷葉同袁茶陵二本所見亦誤楚辭俱作揚也 注誠足怪奇也

袁本茶陵本足作獨案單行楚辭作獨洪與祖本作足尤校改之 注投六箸行六棊 袁本茶陵本行

下無六字案楚辭注有尤校添之 注比集者也 案當依楚辭注去者字各本皆衍 注又曰

和樂且耽 案耽當依楚辭注作湛各本皆誤凡遠所引皆非今毛詩此必不知者改 注言蘭芳

以喻賢人 袁本茶陵本無喻字案楚辭注言字在下句首蓋尤校添而誤其處 注言蘭芳

何校去既字案陵本云五臣無既字袁本云逸有既字案伊辭無洪與祖云一本盡上有既字即此本也此不當有恐傳寫衍各本所見皆誤 注

吾南征些 何校去些字下白芷生些 葇蘋齊葉兮 袁本茶

作蘋下有頡案此必善頡五臣頡也湘夫人登白蘋以聘望二本校語有明文此正同彼二本所見以五臣亂善而失著校語尤所見不饒袁本所載

有後案此本亦初無而修改添之蓋尤延之
以為善傳寫脫但注不見明文無以考也

注為趙簡子取道
袁本茶陵本于作王案王字誤當作主韓非子職
策皆有節主所謂大夫稱主也尤所收似非實

注夷桑也
袁本亦誤夷是也

注又古考史
陳云考史當作史考誤周所著案所校是
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案隱引古史考可證

困野獸之足
袁本

注孔安國曰尚書傳
云善無厭茶陵本云五臣有厭案此亦
尤延之以為傳寫脫而添之似是也

注縷辭縷也
陳云辭恐誤
是也各本皆誤

注孔安國曰尚書傳
曰字各本皆衍

注澹澹手足
案澹澹當作澹澹善注云澹澹猶洗澹也各
本皆同其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注則云
乃當作澹

注方音曰輸脫也
袁本茶陵本輸作輸
是也亦見廣雅釋詁
蓋皆以五臣亂善

注因名胥毋山
案此有誤史記作因命曰胥山命即名也
當本云因名曰胥山涉下文胥母而誤改

注郭璞爾雅曰踣覆也
袁本茶陵本覆作覆
本

注中山山公子牟謂詹何
陳云雅下脫注字二本亦脫

注其一人也
何按其改共是
也各本皆誤

使之論天下
茶陵本何
作陵本也

之釋微
茶陵本云釋五臣作精袁本云善作釋案善引
好論精微為注似亦作精各本所見皆傳寫誤

孟子持
茶陵本無持而算三字云五臣作持而算之袁本用
五臣云善作孟子持而算之案此尤延之誤以五臣亂善

〔七啓〕注過乎泱泱之野
袁本茶陵本泱泱作泱泱此正
書皆是泱字疑前復賦及此正
文作泱者善

注而酒
袁本茶陵本泱泱作泱泱此正
書皆是泱字疑前復賦及此正
文作泱者善

注而酒
袁本茶陵本泱泱作泱泱此正
書皆是泱字疑前復賦及此正
文作泱者善

注而酒
袁本茶陵本泱泱作泱泱此正
書皆是泱字疑前復賦及此正
文作泱者善

注而酒
袁本茶陵本泱泱作泱泱此正
書皆是泱字疑前復賦及此正
文作泱者善

注而酒
袁本茶陵本泱泱作泱泱此正
書皆是泱字疑前復賦及此正
文作泱者善

注而酒
袁本茶陵本泱泱作泱泱此正
書皆是泱字疑前復賦及此正
文作泱者善

注而酒
袁本茶陵本泱泱作泱泱此正
書皆是泱字疑前復賦及此正
文作泱者善

注而酒
袁本茶陵本泱泱作泱泱此正
書皆是泱字疑前復賦及此正
文作泱者善

注而酒
袁本茶陵本泱泱作泱泱此正
書皆是泱字疑前復賦及此正
文作泱者善

注而酒
袁本茶陵本泱泱作泱泱此正
書皆是泱字疑前復賦及此正
文作泱者善

注而酒
袁本茶陵本泱泱作泱泱此正
書皆是泱字疑前復賦及此正
文作泱者善

注而酒
袁本茶陵本泱泱作泱泱此正
書皆是泱字疑前復賦及此正
文作泱者善

賦注引作想 零雪寫其根 案本云五臣作零袁本云當作雲案

注揚雄解嘲曰 案本傳與解嘲迥不相涉不知者誤改耳

操伯牙之號鍾兮 案本茶陵本伯作百 揮危絃則涕

流 案本云善作流清案本云五臣作流流案 注蒼頡曰 何校韻

注宋玉風賦曰 案風當作風 注汲古文曰

彫閣霞連 案影當作形音書不誤形亦也故曰霞

遡蕙風於衡薄 案薄當作衡薄 注杜預左氏傳

拔靈芝 案本云善作靈案本云五臣作

注管仲之始治也 案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五字案

注輕武 案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五字案

卒名也 案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五字案

注環為營 案本茶陵本環

注或云 案本茶陵本環

飛羅 案此四字不當 注音晏夫 案夫當作天各本皆 注然

羈異一以為對恐互體廣雅曰異兔罟也 案

畫長豁以為限 案本茶陵本皆作

叩鉅數校 案音書數作散詳注云散為陳列

注待獲射者 何校射

雲迴風烈 案本茶陵本下有聲動響飛形移景

顛林蹶石 案顛當作顛各本皆誤詳音五忽切此字從兀明甚集

注史記曰蜚廉 案本茶陵本

注伍胥曰 案

注鄭玄禮儀注曰 案

注如雷霆之震

注則莫若益野驢

注煎鯖臛雀 案

當作韻各本皆誤 注取其遠方物之美也 袁本茶陵本取

此所引大詔文 二字案二本是也今本味 注寒方苓之巢龜 案方當

寫注正如此未悉尤增多何據也 耳 注鵝鳥大鵝鵠 袁本茶陵本無鵝字鵠下有也字案二

本皆 注韓詩外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皋臺下 此案

十四字不當有上云漢皋已見 注或曰棧 案此下當有脫文各

南都賦覆出非也各本皆衍 注或曰棧 本皆同無以補之 注

吳地理志曰 何校吳下添錄字陳 耽口爽之饌 案口爽

味令人口爽以注爽口即但取義同不拘計倒之例不知者泥之改正文以

顯注失之甚矣晉書亦作爽口又案下文誘我以 注國語曰 至下

仕者世祿 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八字有 注尙書曰湯既

細夏命 是也各本皆脫 圍棧三足之鳥 何校鳥改鳥

烏茶陵本云五臣作烏案鳥字協韻善不得作鳥 故靡得應子

但傳寫誤袁茶陵據所見爲校語非晉書亦作鳥 袁本茶陵本得下有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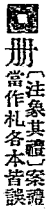


〔賢良詔〕罔不率俾 案二本是也漢書正作莫 注在金

河關之西 何校金下添城字陳 若涉淵水未知所濟

袁本茶陵本云善無涉字案 朕之不敏不能遠德 袁本茶

漢書有此尤延之校添之也 善無不敏二字案漢書 有此尤延之校添之也



〔冊魏公九錫文〕分裂諸夏 案魏志作分裂諸夏尤延

之據彼校改也但善不必 注爲公卿大夫也 陳云爲謂誤是

與彼同似仍以二本爲是 注宏濟千難 袁本茶陵本于

案善引左傳注釋位是自作釋但傳寫誤 羣后失位 作釋云善作失

爲失耳陳云失釋誤是矣魏志亦作釋 注遜走 陳云遜上脫通

脫 造我京畿 案魏志作我尤據改 乘軒將反 軒茶陵本云

五臣作輶陳云據注似善本亦作 致屈官渡 袁本云善作度案魏

韓案軒但傳寫誤也魏志亦作輶 注致天之罰屈 陳

志作渡尤據改各本注中字皆作渡恐涉五 注尙 陳云君公誤是

奔遼東

袁本茶陵本無向字陳云脫向照二字是也

求逞所欲

茶陵本逞所作所逞云五臣作

遠所袁本云若作所逞案善引思元賦注遠所欲是但傳寫誤倒魏志亦作逞所

注思賢賦曰飄飄

神舉求逞所欲

袁本茶陵本賢作元無求字是也

算千白屋

袁本茶陵本算

作單案二本是也注云本並以算千為單千疑字誤也可見正文作單故善依博物志定為算若先作算與注不相應矣尤延之校改似是實非魏志作單即善所謂本

注劉淵林魏都賦注曰北羈單于

白屋

案此有誤也張載注翻都不得言劉淵林又單依文當作算今彼注作北羈單千于白屋蓋亦誤

注文王

岡道兼於庶獄庶愼也

袁本茶陵本適作攸是也案此必尤誤改

注孔子

過山側

案山上當有太字各本皆脫

注邪服蒐鷹杜預曰回

袁本

茶陵本邪服作服議案二本是也同下當有邪字此尤校添而錯誤

繫一國是賴

茶陵本是有上之字云五臣無

袁本云善有案魏志無尤據改

注奉承宗祖

袁本茶陵本宗祖作祖宗是也

注又曰己

予惟往求朕攸濟

袁本無此十八字有攸濟已見上文六字是也茶陵本有例改復出耳

注范曄後漢書

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案無者是也凡引諸文在本傳者多不冠大顯此其一耳尤校添之蓋

未悉卷測

注乃立冢社

茶陵本社作土是也袁本亦說社

注爾民軌儀

案爾當作示各本皆謬

注弗昏作勞

袁本茶陵本昏作勞案依二本善正文似作勞魏志作昏或下常有昏賢異同之

注杜預左氏傳曰

何校傳下添注字陳同各本皆脫

注子

之謂也

陳云于上脫晏字是也各本皆脫



〔宣德皇后令〕注要不彊為酬謝之名

案不彊作必各

注赫言鄒衍之術

案赫言鄒當作言赫修史記集解所引別錄如此可證也各本皆誤

注庶王有不遠而復之義也

袁本茶陵本有二字作乎案此尤校改也



〔為宋公修張良廟教〕注綱紀謂主簿也

下

猶今詔書稱門下也

此二十三字袁本茶陵本無案此卷以下尤本增多各條似二本因并入五臣

而刪削其尤所見異本為是矣

注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

而萬物覩此十六字袁本茶陵本無注廣雅曰軌迹也伊伊尹

望呂望也此十三字袁本茶陵本無注漢良受書於邳圯案邳當

本皆誤漢注陳云召招誤是注也各本皆誤注陳云召招誤是注也各本皆誤注陳云召招誤是注也各本皆誤

注陳云召招誤是注也各本皆誤注陳云召招誤是注也各本皆誤注陳云召招誤是注也各本皆誤

〔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注太上基德十五

王而始平之袁本茶陵本無太上二字注也案此尤校改也注似善五臣之異二本不載注似善五臣之異二本不載

開元自本者乎袁本茶陵本元作源案此注似善五臣之異二本不載

以考之校語無

卷四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選名昇學袁本茶陵本注昇作升是也

禮記曰司徒袁本茶陵本曰下有鄉論注秀士四字案此尤校廢也注秀士四字案此尤校廢也

妙下才任三輔劇縣令此五十二字袁本茶陵本無良以食爲

民天袁本茶陵本注爲作進是也注周禮曰肺石至赤石也此十七字袁本

注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於其下

注袁本茶陵本無及君注袁本茶陵本無及君注袁本茶陵本無及君

注袁本茶陵本無及君注袁本茶陵本無及君注袁本茶陵本無及君

注袁本茶陵本無及君注袁本茶陵本無及君注袁本茶陵本無及君

注袁本茶陵本無及君注袁本茶陵本無及君注袁本茶陵本無及君

注袁本茶陵本無及君注袁本茶陵本無及君注袁本茶陵本無及君

注袁本茶陵本無及君注袁本茶陵本無及君注袁本茶陵本無及君

注袁本茶陵本無及君注袁本茶陵本無及君注袁本茶陵本無及君

注袁本茶陵本無及君注袁本茶陵本無及君注袁本茶陵本無及君

注袁本茶陵本無及君注袁本茶陵本無及君注袁本茶陵本無及君

注袁本茶陵本無及君注袁本茶陵本無及君注袁本茶陵本無及君

注袁本茶陵本無及君注袁本茶陵本無及君注袁本茶陵本無及君

也 注膺表欲罪袁本茶陵本欲下注景帝問鄧公下

卒受大戮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字有鄧公注閒者水出

災異仍重袁本茶陵本無此十

表

〔薦禰衡表〕袁本茶陵本表下有一首二字案有者是也後陛

下睿聖茶陵本睿作睿云五臣作睿袁本云善注具作其事

注無所遺失袁本失

掌技者之所貪茶陵本技作伎云五臣作技袁

古善相馬者袁本茶陵本古下有者字此初有而修去之案者當

〔出師表〕注後主卽位十二年卒茶陵本無卽位

十二年卒六字

孫評文選 卷六 考異

一五五

此一節注茶陵并五臣於善袁而中道崩徂案本茶陵本但作徂

亡身於外者袁本云善作亡茶陵本云五臣作忘案各不

注桓靈後漢二帝用關豎所敗也袁本無

注荆州圖副袁本茶陵本

爾雅曰獎爾作小是也至於斟酌損益茶陵本損作厲

責攸之禕允等咎

以章其慢何按云贊允傳所載與本傳微不同本傳無若無與德之

深追先帝遺詔袁

臣不勝受恩感激今

當遠離袁本茶陵本無敢今二字案蜀志有

〔求自試表〕注謂文武明也陳云文武當乙注史

記太史公陳云公下脫曰字俯愧朱紱茶陵本紱下校語云

是也各本皆倒

從女此亦以五臣亂善下文以滅終身之愧二本所見亦當善校語非魏志皆作愧注尙書曰啓袁本

茶陵本曰上尙有字此初有而修去之案有者是也下尙書曰武王崩各本皆脫序字注春秋歷序曰歷案

上當有命字各本皆脫又勸進表注所引春秋歷序亦脫命字注左穀鳴此者工師之罪

也案此者當作此袁本亦誤倒茶陵本并欲以除害興利

必以殺身靜亂袁本茶陵本無以字

而耀世俗哉袁本云善作耀茶陵本作耀云志或鬱結

伏以二方未尅爲念袁本茶陵本無以字

伏見先武皇帝袁本茶陵本無以字

猶習戰也袁本茶陵本猶作由案魏注統

由總覽也袁本茶陵本專列朝榮何校云魏志榮作榮陳云

注左氏傳曰子朱撫劍從之袁本茶陵本注

溥至乘北陳云乘上脫江字是也各注昔克路之役何校

秦注來圖敗晉攻何校

攻攻功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三敗三北茶陵本敗下無三注徧飲而

去袁本去下無此字案所引爰士篇文彼亦無此字及注獲忠

公以歸何校及改反陳同注然則以其同祖案則字不衍

注李宏武功歌曰陳云宏尤誤是注東郭俊者袁本

末光何校云盤一作燧案魏志作榮古字通但選螢燭

〔求通親親表〕注自因致其意也袁本茶陵本無

因無目必尤延之改因字案魏志有克明俊德袁本後下校語云善作駿注中字

以藩屏王室袁本

注謝承後

漢書曰桓礪鄙營氣類袁本茶陵本臣伏自思惟

豈無錐刀之用袁本茶陵本思惟豈三字作惟會二字案魏注

東觀漢記袁本此十八字作錐刀之用已見蒙見宿留袁本此十八字是也茶陵本覆出同此

非若臣爲異姓袁本茶陵本若下有以字案魏志有以字无刪未知何據或所見自不同注駙

近也茶陵本謂作附袁本附近之附也然終向之者誠也茶陵本無然字終下校語

云五臣作然袁本無終字校語云善有終字案魏志有然無終疑茶陵所見得之有不蒙施之物茶陵本云五臣再有不蒙施之物六字袁本再有云善無有不蒙施之物六字案此初無无修改添之魏志再有善亦當再有傳寫脫去也何校添陳云重

六字袁本無傳字茶陵本有案各本爲是注尙書傳曰皆非也說見後答魏太子陛下注樊冒

勃蘇案樊當作芬各本皆譌

〔讓開府表〕誠在寵過袁本案陳本寵過作過寵案晉書正作過寵此尤誤倒耳然

臣等不能推有德何校去等字云晉書無案是也各本蓋皆衍據今光祿

大夫李喜陳云喜晉書作意是今案喜古字通未審他家晉書有喜者以否注領職曰

服事何校領改頭是也各本皆譌注謂公家服事袁本茶陵本下有也字何校改也作者

又謂下添爲字是也各本皆誤

〔陳情事表〕袁本茶陵本無事字案此疑善五臣之異二本不著校語無以考也注字令伯

躬親撫養袁本茶陵本下有有字案此下有健爲武陽人五字袁本無與此同案茶陵并五臣入善考華閩國志有或善不備引

茶陵本親下校語云善作見案此以五臣亂善蜀志注晉書善作見是親非

臣少多疾病袁本云善無少字茶陵本

云五臣有少字案蜀志注晉書皆有少字尤蓋據之添

注一作子案此校語錯入也即謂五臣作子魏袁茶陵二本校語皆可見如謝平原內史袁岐下云一作噉

亦即謂五臣作噉也蜀志注晉書皆作子袁本茶陵本注晉書皆作命案尤蓋據之改辭不赴命袁本茶陵本命作會蜀志

〔謝平原內史表〕注到官上表袁本茶陵本表下有謝恩二字臣

機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茶陵本無此十字有中謝二字是也袁本并無中謝非用善謝開

添改益非注范曄下不知所裁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臣本吳

人茶陵本無吳人校語云五臣有吳人袁本有無校語案袁用五臣也此以亂善注羣萃而同處案

當作州各袁本無此八字所載本皆誤注兩宮東宮及上臺也袁本無此八字所載

此錯混耳袁本是也注王隱晉書曰袁瑜袁本茶陵本

本并善入五臣尤蓋因本也是也爰姓見廣韻爰字下又依此似正文善爰五臣袁各本亂之而失善

校語又案二本自此至字道淵共爲一節在後曹武下然則馮熊字文顯願

榮字彥先二句亦王何校恨恨改恨恨袁而不能不恨恨者本云善作恨恨茶陵

本云五臣作恨恨案各本所見皆傳寫誤也與蘇武詩二本校語五臣作恨恨善作恨恨與此全屬相反彼是此非

注攜手逐

秦陳云逐逐誤是也各本皆誤注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飾

本并皆入五臣尤豈因此錯混耳袁本是也

〔勸進表〕注閱帝年號何校閱改監陳同各本皆誤臣礪茶陵本礪上有

四字袁本無下同案此疑善五臣之異二本不著校語何校添陳云礪上脫匹字下並同注授圖于黎元袁本

茶陵本于注謂景宣文袁本茶陵本景宣作宣景是也注永嘉懷帝

年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案所載五臣向注有之此錯混耳注劉載使劉曜陳云載聰誤是

也各本皆誤注太尉應劭等議陳云尉下脫豫字是也各本皆脫注謝承至下

虜庭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案尤增多誤也而重耳主諸侯之盟茶陵本作而重

耳以主諸侯云五臣無以字有之盟二字袁本云善有以字無之盟二字案此尤校改以五臣亂善也晉書作以主諸侯之盟善不必與彼合同不可以

證蒼生顯然案顯當作鳴善引淮南子鳴鳴然為注是作鳴字袁本二本所載五臣濟注云顯然仰德貌蓋各本以

五臣亂善而失著校語晉書作顯不可以為證說見上喻巴蜀檄曰延頸舉踵嗚嗚然百辟勸進今上騰擗紳顯顯用字不同當各依其舊也注

西蜀父老曰案西當作難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

茶陵本晉書傳云五臣作晉袁本云善作博案此尤校改以五臣亂善也晉書作善不可以為證說見上注公羊傳曰

緣臣之心何校傳下添注字臣下添字是也各本皆脫注而楚尅其二部

茶陵本二作三注民服其上下无覬覦何校服下添事字上下添

而字是也注乃許晉平至下且召之茶陵本此十七字作卻包二字袁本并無

案似茶注不及曩時之士也袁本茶陵本善作曩是也漢時隴為是注不及曩時之士也作曩後五十一卷同史記作鄉

鄉即鄉字與此同各有所出不妨兩見善例每如此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家人表〕注尚

書曰袁本茶陵本書下有王字注繼絕世袁本世下有已見上文四字茶陵本無案此不當有世字謂已於三

世也茶陵本即復出與此皆非注懷金已見上謝平原

內史表佩青已見上求通親親表袁本作懷金佩青已見上文八

字案袁本非也善第一卷注自言同卷再見者並云已見上文又云其異篇再見者並云已見某篇然則凡不合此例皆失善舊餘不具出茶陵本盡改

復出益非

〔讓中書令表〕注何法盛晉書潁川庾錄曰

袁本茶陵本無晉書二字注中州為洛陽陳云為謂誤是也各本皆誤不悟徼時

之福袁本茶陵本做作邀案管作傲此尤改之也邀徵古同字恐選文自用通改之未必是乘異常之願

注孟子曰滄浪之水清兮袁本茶陵本無作垂案尤本飲習書亦是垂字至下

已見上求自試表注袁本此二十四字作濯纒及沐浴已見上文九字茶陵本複出案此各本皆失

注桓思賢后順烈梁后何校乙順烈梁后於桓思賢后是也各本皆倒可

為寒心者也袁本茶陵本云為善作謂梁此尤校改正之也晉書作謂誤與此同而使內處

心膺袁本茶陵本云處善作謂案此尤校改正之也晉書作謂誤與此同注音呂袁本茶陵本無作處選文往往別有所出不必全同耳陸本作

督音呂三字在法末是也

〔薦譙元彥表〕注性情清袁本茶陵本清作靜是也注左氏傳荀

息曰至下貞也袁本此二十六字作忠貞已見上文六字茶陵本複出非注洗耳許由

也至下乃臨河洗耳袁本此二十八字作洗耳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注成聞之

注袁本本成作成是也袁本亦誤成注免置之人能恭敬袁本茶陵本免置作置是也注

劉歆移書曰袁本無書字是也茶陵本亦衍注已見上文謝朓八

公山詩袁本無文字是也茶陵本複出更非注音蜀袁本茶陵本注末是也蜀三字在注末是也

太子師及祭酒印綬陳云及友談是也各本皆誤注不强致說

音悅袁本茶陵本說音悅三字作之也二字注漢書曰至下深山袁本此十八字作園綺已見上文六字茶陵本複出非

〔解尚書表〕注檀道鸞晉陽秋曰何校晉上添綴字陳同各本皆

於臣實所敢喻何校實下添非字云晉書有陳云晉書為是案此似選文傳寫脫注見

利思義何校利改得是也各本皆誤注左傳曰至下不可懷也袁本

作宴安已見上文袁本茶陵本複出非注老子曰至下且成袁本作善貸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注其界本西得

梁州之地案梁當作雍晉書地理志司州其界西得雍州之京兆馮翊扶風三郡可證各本皆誤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注左氏傳至下德

之休明袁本作休明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注尚書曰爾有嘉謀嘉

猷袁本茶陵本曰上有王字注尚書曰納千百揆袁本作百揆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

注易曰至下其臭如蘭袁本作金蘭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

〔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注道生即

太祖之弟也陳云弟當作兄是也各本皆誤南齊書本傳可證注又曰后憑玉

几袁本茶陵本又字作尙書願命四字注左傳晉穆嬴曰袁本茶陵本左下有氏字注

孫盛晉陽春秋曰袁本無春字是也各本皆誤注卻超假還東

何校卻改都陳同案左下當有氏字注左傳楚薳啓疆曰袁本此二十一

注神州已見上至下刑法也袁本此二十一

慢朝經也案朝經二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左傳至下恐殞越于下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有中謝二字下文登待明經注

論語至下有所不爲也袁本茶陵本復出非注

案屬當作躡善引史記及徐廣注皆是躡字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耳注乃作屬蓋善躡五臣屬各本亂之而失善校語又此屬下脚亦五臣首耳

注

注

注漢書至下爲銅虎符袁本作分虎已見上注孫盛

晉陽秋曰茶陵本賜下衍春字袁本無此亦初衍後修改去之亂離斯瘼陳云瘼當作

日亂離瘼矣當作韓詩曰亂離斯瘼安仁關中詩注可證也案所說是也

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尙注云瘼病也必善莫五臣撰各本亂之而失者校

善注甚非也注蔡邕詩序曰至下北陸無日之地袁

作儼望鐘阜已見上文八字茶陵本所覆出與此同陳云鐘阜謂建康之鍾

山下注訖也覆出者失其意用許慎曰云云當之致爲巨謬尤專主增多乃

取以置入陳駁雖是然細繹袁本善初無斯誤也凡覆出增多不足爲累於

此可知餘注締構見魏都賦至下味爽也袁本作締構

上文九字茶陵本復出非注過朱祐陳云祐誤下注上初學長安

與注漢書至下如俛拾地芥袁本作明經拾芥已見注

襄陽耆舊傳記曰袁本茶陵本無記字注卽聲名不足慕

企袁本茶陵本重有注毛詩序曰禮義陵遲袁本作陵遲

陵本復注元和元年案上元字當作注時侍中常侍

袁本茶陵
本無時字
注可封留侯袁本作于房封侯已見上文案袁本是也茶陵本與此同乃并五臣入善之誤

注視吳公何為袁茶陵二本皆無空
也各本蓋皆傳寫衍

注漢書曰成帝下故世謂之

五侯袁本作五侯王氏也已見上文九字案陵本複出非注東觀漢記相者袁本茶陵本記

注謂元帝也袁本茶陵本無謂字注車丞相高寢

郎袁本茶陵本下有祖閣二字此修改去之案有者是也微物知免袁本茶陵本云免善作表案此或所見不善

〔爲蕭揚州薦士表〕袁本茶陵本應上注老子曰

和其光而和其塵袁本作同塵已見上文案尤本脫注王褒下非

一狐之腋袁本作一狐已見上文案陵本複出非注謝靈運宋書序曰

注在貧賤不患物不疎己何校陵下添雖仁賢三字

注孟子曰下學則三代共之袁本作序序已見上文案

注四方有志之士袁本茶陵本無有志二字注東觀漢記

耕袁本茶陵本無漢字注范曄漢書曰何校漢上添後字是也各本皆脫注晉

陽春秋曰袁本無春字是也案陵本亦衍何校晉上添續字同前注論語子曰下

不以人廢言袁本此十六字作不以人廢言已見上文八字案陵本複出非

〔爲褚諮議纂讓代兄襲封表〕注老子曰下

知止不殆袁本作止足已見上文案陵本複出非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則義刑社稷

敬敷五教在寬袁本項有五敬二字案有者是也股本紀重有孔穎達商頌正義引尚書重有袁本後鑿去下

注又曰下百揆時序袁本作百揆已見上文案陵本複出非

注漢書曰下琴書自樂袁本作琴書已見上文案陵本複出非

注論語曰下民無德而稱焉袁本作無德而稱已見上文案陵本複出非

注又潘敞以仗防之陳云又使誤是也各本皆誤故首冒嚴科

注修張良教

何校其下添兩字陳同是也
袁本亦脫茶陵本複出非

禮記曰至吾誰與歸袁本作九原已見上注顏蠲謂

齊王曰袁本茶陵本獨作陶案今齊策作陶古今人表作歐歐陶同字也疑陶陶皆陶之譌注皆鏤爲

蛟龍袁本茶陵本較作交是也注長老見碑袁本茶陵本碑下有者字案此修改去之

上書

〔上書秦始皇〕注後二世袁本茶陵本此三字作及二世信趙高之語八字案此節注袁

井善入五臣茶陵井五臣入善即尤亦恐非其舊今不具論注又曰惠文君八年張儀

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二云孝王善注不知何時竄入善此二十一時決非

考張儀復相後八年也秦本紀六國表韓世家皆並無攻韓宜陽降之事善鳥由爲此語況下方引甘茂伐宜陽而疑書誤若果有此語便是無疑竊

乘刺雜通矣各本皆同其誤已久今特訂案後史記當作十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八年注十年納魏上郡

張儀伐蜀滅之張儀後相秦伐蜀滅之此注全爲人所改各本

皆同絕非案後史記當作十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八年注史記云孝王納上郡此云惠王疑

此誤也案此十六字決非善注不知何時竄入考魏納上郡在惠文君十年秦本紀六國表魏世家明文證了無異說善何由

爲此語各本皆同其誤已久今特訂正注宜陽韓邑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孝王

卒袁本茶陵本無者字也袁本亦誤孝此四君者案史記有尤添之也致昆

山之玉袁本茶陵本昂作崑案史記作崑尤改之也注引新序作崑或善自是崑字注孫卿曰袁本

而陛下悅之何也袁本茶陵本無何也二字案史記有尤添之也

注馱馬屬案馱下有當有馱字各本皆脫西蜀丹青袁本茶陵本西蜀作蜀之案史記作西蜀

而歌呼嗚嗚快耳者袁本茶陵本無呼字案史記有尤添之也今棄

叩缶擊瓿袁本茶陵本無叩缶二字案史記有在擊瓿下尤添倒耳在乎色樂珠玉

而不取西向袁本茶陵本無向字案史記有尤添之也而外樹怨諸侯袁本

〔上書吳王〕注惡不指斥言何校去不字陳同是也袁本亦衍茶陵本下有又有欲

字并善入案史記無尤刪之也注三輔黃圖曰袁本三上有善曰二字是茶陵本

移每節首非下申于曰上漢書曰

文帝開濟北上二郡詔城陽上漢書曰上僞淮南王上以孟康解其文上滿今沈字也上言高祖機所涉之機道也上同又每節首非舊注者亦當有也

救兵不至 袁本茶陵本至此案止字 注青陽水名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案二本所 注輒當爲禦 案輒當作輔謂

注善曰劉瓛周易注曰至極也謂極言之 袁本 注爾雅曰奸求也 案奸當作干

不得 袁本茶陵本云議善作益 注善曰方言云 袁本善曰二 然則計議 袁本茶陵本無服處曰案二本連上不分節然則校

高祖涉所燒之棧道也 袁本茶陵本涉燒 收弊人 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互易是也

〔獄中上書自明〕 袁本茶陵本獄中作於獄案此疑著 注 袁本茶陵本

後聞軻死 袁本茶陵本 注于歷也 袁本歷下有之字是也漢

亦有茶陵本并 入五臣無非 而燕秦不寤也 袁本茶陵本寤作悟案史記作

注報將軍之仇首何如 案 注始欲誅之 何校疏

注謂讒短也 袁本茶陵本 注敬重蘇秦 袁

注周之末人也 何校末下添其字陳同是也各本 注新語 袁本

注見列士傳 袁本見上有其姓名三 注無紹介通之 袁本

注鄒子說苑 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案無者 注積 袁本

毀消骨謂積讒 案本骨謂積讒四字作國亦云消骨五字 注善曰毀之言骨肉之親爲之銷滅 袁本

字作又曰說三字袁本故作聽識三字減下二本有國亦然也四字案此各本皆有誤考史記漢書絕無作國有恐其並非善注蓋本積毀銷骨句別為一節而於下注善曰說毀之言骨肉之親為之銷滅合并六臣多所增寬充之刪改亦未為是

注子宣王辟強 案人下當有案字二字史記案

立 案陵本強作強袁本與此 注子臧越人也 案人下當有案字二字史記案

同何校改強陳同是也 不知者乃臧之各本皆誤 作也說見下

朱 案本茶陵本無言字 案本茶陵本無言字 案本茶陵本無言字

象傲帝 案本茶陵本無言字 案本茶陵本無言字 案本茶陵本無言字

注乃致管叔于商 案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注善曰言 案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

注上至高祖 案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善曰伊尹管仲 案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善曰伊尹管仲 案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輔人主之治 案本茶陵本云治善作政案史記作治此尤不

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 案本茶陵本云善無也字案 史記漢書皆有此尤添之也

有深謀善計而即行之 案本茶陵本 無此四字 以信荆軻之說 案本云善無以字案史記漢書皆有此尤添

注又獻燕督亢之地圖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六韜曰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說文曰墻 案本茶陵本無此五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五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五字

注漢書音義曰 案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注孔安國尚書 案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注利傷行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然古有此事未詳其本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然古有此事未詳其本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然古有此事未詳其本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然古有此事未詳其本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然古有此事未詳其本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然古有此事未詳其本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然古有此事未詳其本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然古有此事未詳其本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然古有此事未詳其本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案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上書諫獵〕注說苑曰至下不避狼虎袁本作孟實見上文 陸本親 注郊之日袁本茶陸本出非無此三字

〔上書諫吳王〕注吳王初怨望袁本王下有之字是也 茶陸本亦脫

以直諫茶陸本以下有置字云五臣無袁本云善有案漢書無此大剛之也善不常有但傳寫衍 注臣改計

取福何校去巨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衍案漢書顏注引無 注論語曰天不可階而

升也袁本作論語猶天之不可階而升茶陸本作國語曰升天之無階也案此處袁修改似初同茶陸無以考也 注顏

師古曰袁本茶陸本師古作陸是也 人性有畏其影袁本茶陸本影作景下及注皆

同案袁是影非漢書作景尤所見誤耳 注孫卿子以為涓蜀梁袁本茶陸本無此八字

欲湯之滄案滄當依漢書作滄注同各本皆論 殫極之統茶陸本統作統與此同案漢書作統統是統非也 注極之綆幹何校極上添靈字幹上添斷字陳同案漢書顏注引有 手

擢而抓案抓當作拔漢書作拔袁本茶陸本作拔校語云善作抓各本所見皆非也善亦作拔與五臣無異上句擢而經者

擢而抓各本所見皆非也善亦作拔與五臣無異上句擢而經者

擢而抓各本所見皆非也善亦作拔與五臣無異上句擢而經者

擢而抓各本所見皆非也善亦作拔與五臣無異上句擢而經者

反亦自音注中字而非正文所有又其可證者也 注橡樟初生何校橡改陳同是也各本皆說 注

磨也袁本茶陸本無此三字 注尙書注砥磨石也袁本作砥磨已見上文

〔上書重諫吳王〕注顏師古曰修恩義以撫

戎狄袁本茶陸本無此十一字 不如山東之府何校云漢書作東山案各本皆作山東疑誤倒也注

注張云錯互出攻案張下當有發字各本皆脫 注錯出謂四

方更輸交錯出獻之而行也案錯出二字當作則獻當作連上注則與軍遠行

也解作連之本此注則謂云云解作連之本各本皆誤 注臣瓚曰海陵縣名有吳

太倉袁本茶陸本無此十一字 以偪榮陽袁本茶陸本區作備袁校語云善作偪案陸無校語案漢書作備但

傳寫誤為偪耳 注膠東膠西濟北菑川四國王也發兵

應吳楚袁本茶陸本當川四國作吳楚瓚注吳楚各本皆有誤當依漢書顏注引作膠東膠西濟南淄川王也發兵應吳楚

〔詣建平王上書〕注沈約書曰何校書上添宋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

注馬遷悲士不遇賦曰案馬上當有司字各本皆脫 注今乃知

之案今乃當作乃今各本皆倒注轉用抵案韓當作軻袁茶陵二本非此入五臣仍作軻可借證注

對曰臣聞命矣袁本茶陵本下有若不與君何以與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案此節注二本并五臣未必著

有注拿垆曰茶陵本垆下有甲字是也袁本垆州于大誤案所引知北遊文也注言固陋

之愚也陳云也心誤是也各本皆誤身恨幽圉袁本茶陵本恨作限是也梁書作限是以

每一念來茶陵本是以每一念五字作每以一念四字校語云五臣非也梁書作是以每一念袁本是以每一念無校語案茶陵所見注忽然亡生茶陵本亡作忘是也袁本亦誤亡注李陵

與蘇武書曰至下而泣血也案二十八字袁本茶陵本無案蓋因已見五臣而刪削也

注則未可以論行袁本茶陵本以作與是也注裁日閱數人袁本

茶陵本裁日閱作一日裁案此尤校改之也注論衡谷口鄭子真袁本茶陵本衡作曰是也注以丹書

退則虜南越之君何校云梁書退作次案所校是也各本皆誤注補淮陽醫工長袁本茶陵本淮陽作譙國

之信陳云以上脫申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帝戲倫謂倫曰袁本袁下去倫字是也茶陵本亦存注

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游學袁本茶陵本無

餘姚少有高名遊七字光武作世祖案此尤校改之也照景飲體而已袁本茶陵本無而已二字是也

梁書 鵠亭之鬼袁本茶陵本鵠下校語云善作鵠案二本所見非也或尤校改正之梁書作鵠注命

日丈夫丘案曰下當有五字各本皆脫注五頭同穴袁本同穴作共孔是也茶陵本

更非 啓案曰下當有五字各本皆脫注五頭同穴袁本同穴作共孔是也茶陵本

（奉答勅示七夕詩啓）注裴詭集有辨才論袁本詭作頤是也茶陵本亦誤詭

（爲卞彬謝修下忠貞墓啓）注名教謂王隱袁本詭作頤是也茶陵本亦誤詭隱淪謂翟湯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顏觸謂齊王曰案國當作觸案

（啓蕭太傅固辭奪禮）防啓何校防改君陳同下君於庶品袁本茶陵本君作防

校語云善作君防往從未宜校語亦云善作君蓋此三字善皆作君五臣改其下二字豈防唯存第一字爲君故濟注有防家集證其名但云君云云而



其下二字豈防唯存第一字爲君故濟注有防家集證其名但云君云云而

亦非說見前

亦非說見前

亦非說見前

亦非說見前

亦非說見前

亦非說見前

亦非說見前

二本於此獨無校語也後乃并改成功不但失善舊亦與五臣不相應甚非其君於品庶已校正此及後仍沿各本之誤
遂亟之也袁本無亟字是注喪祭无主袁本茶陵本喪作哀案此尤校改之也注然而

彈事

〔奏彈曹景宗〕注廷尉王恢逗撻陳云尉下脫當字是也各本皆

猶戰不降袁本茶陵本無戰字猶有轉戰無窮案有當作其袁注壯士

注金城西沂澗袁本茶陵本沂作沂下有曰注壯士

注毛詩曰旋車言邁袁本作言邁已見潘岳金

注即主謹按袁本茶陵本謹上有注則臣

當下讀也袁本茶陵本無則字注上曰知獵狗乎曰知之

注宋吳興太守兄子也陳云守下

〔奏彈劉整〕注宋吳興太守兄子也脫字各本皆

同無以六糾袁本茶陵本糾作斗案忽至戶前隔箔袁

弟未分財之前袁本茶陵本云善無進責整婢采音

意打我兒袁本茶陵本云善無婢采音及奴教子袁

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袁本茶陵本云

都傳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袁本茶陵本都部傳

薛包分財袁本茶陵本云包善作禮案此亦以五

注高祖從王媼武負賁袁本茶陵本武負賁

臣袁本茶陵本無云二字以上有頓首

恐以聞袁本茶陵本無云二字以上有頓首

酒兩家袁本茶陵本高祖每賈酒戲

偽迹袁本茶陵本改作傲案二

注東觀漢書曰陳云書記誤是唯敦文通之

注高祖從王媼武負賁袁本茶陵本武負賁

臣袁本茶陵本無云二字以上有頓首

恐以聞袁本茶陵本無云二字以上有頓首

〔秦彈王源〕禮教雕衰袁本秦陵本雜作影案此尤本譌字 注禮記

日三十壯有室袁本秦陵本無此八字案蓋二本因已見五臣而節去尤有是也 注禮日

天子袁本秦陵本日作記案此常記日兩有 臣實儒品袁本秦陵本儒作備案此尤本譌字 而

託姻結好袁本無結字云好著作結秦陵本無好字云結五臣作好案此蓋尤校改兩存依文義善不當無好字而以而託姻

結為句二本所見必有誤校簡未足據也 注魏志滿寵袁本秦陵本志下有曰字是也 注世說

曰陳云說語誤是也各本皆誤 注謂無聞焉爾袁本秦陵本無謂字是也 注連親

媿也袁本秦陵本連作姻案史記集解引作媿漢書南越傳顏注引孟康亦作媿皆與善不同案隱云連者連姻也恐尤延之以彼語校

改復錯誤 如此耳 注魯桓齊穆何校齊改楚陳同是也各本皆誤 注禮記日晉

文何校文改人是也各本皆誤 注陸雲答兄書日高門降衡修

庭樹蓬何校非改詩此十四字袁陸有袁無案無者盛脫

賧

〔答臨淄侯賧〕修死罪死罪袁本秦陵本不重死罪案此尤添之也 自

周章於省覽袁本秦陵本自作目是也何校云魏志注作目 歸增其貌者也

袁本秦陵本增作情是也 注修言已豈敢望下 故引之袁本無此三十七字案無

者是也秦陸本并五臣入善此同其誤耳

〔與魏文帝賧〕領主簿繁欽案陸本無繁字袁本有案此疑善無五臣有二本失

著校語而尤 注亦律調五聲之均也何校亦改六是本也各本皆誤 注

漢書日鄭聲尤集黃門按此有脫誤所引必禮樂志鄭聲尤甚黃門名倡西疆景武之屬云

云以注黃門也今誤甚為集黃門下失去全非其舊耳 注集樂之所案集上當更 注漢

書音義下 為理樂袁本無此十八字有已見長笛賦五字案袁本最是已見長笛賦即指黃門集樂之所也

茶陵本 複出非 注桓譚新論日漢之三主內置黃門工

倡案此十五字亦已見長笛賦不啻有也各本皆衍 注與左驥等案驥當作顯下注顯與顯同可見也顯

即顯字今本魏志作顯乃誤字耳

〔答東阿王賧〕注張叔及論案叔及當作升反說詳前各本皆誤 注

吳越春秋日千將者吳人造劍二枚袁本秦陵本無此十四字

注好宮室苑圃之樂何校圃改圃是也各本皆譌注後遷西將

軍陳云西上脫鎮字是也袁本亦脫茶陵本并入五臣更非注韓詩外傳簡王曰王案

當作主各本皆譌注而失簪袁本失作亡是也茶陵本并入五臣作失非注左右曰

下無相奔者袁本無此二十五字有程席而甚切五字案袁本是也茶陵本并入五臣與此同皆非注枉

席乃單席也袁本無乃字是也茶陵本并入五臣仍未衍案在至下席字亦不當有上善首同蓋皆涉正文而誤添

〔到大司馬記室賤〕斯言不渝袁本案賤本云言善作其案尤改之也梁

言亦作注漢書衛青曰至下國之不幸袁本此二十七字作多幸已見

上文六字是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案此尤校添之也注聖人無名司馬彪曰神人無功

〔百辟勸進今上賤〕注史記曰司馬遷自序

何校去曰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衍注於是夫負妻戴袁本案賤本無夫字魏字注卽

田雞水畔袁本案賤本無此五字注破左與衆十萬於鍾山

陳云與下當有聲是也各本皆脫注說文曰薰黑皴也古典切袁本案無

此十字注魯班之子案于當作号各本皆譌今宋鏡注號号即號別體也注殷惑女

姐已袁本案賤本無女字注建牙陳伐案陳當作東各本皆譌注楚辭曰

下舞馮夷袁本案賤本無此十五字案此蓋因已見五臣而節去注況貪天功袁本案賤本無此十四字

井入五臣仍未脫本天下有之字袁本注樂廣曰至下何爲乃爾袁本此十四字作各改已

見上文茶陵本復出非注孫綽子曰至下雅鄭異調袁本此十七字作雅俗已見上

復出非文茶陵本驅盡誅之氓袁本案賤本云氓善作萌案此以五臣亂善說詳前注論語

曰至下是誰之過歟袁本案賤本無此三十六字案此蓋因已見五臣而節去注王暢

誅劉表陳云當作劉表誅王暢魏志劉表傳注引謝書甚詳是也各本皆譌

奏記

〔詣蔣公〕注而辟之茶陵本而下有似驚爲志高問接王默然後十一字袁本并入五臣略同

注濟大怒茶陵本怒下有王默懼與籍書勸說之十字袁本并入五臣略同注復爲尙書

郎至下不得言而已袁本案賤本無此四十六字猥見採擢無以

稱當此尤依晉書改但選文未必全同彼耳 補吏之召袁本茶

書

〔答蘇武書〕注綠幘傳講注曰袁本茶陸本無講注

故每攘臂忍辱袁本茶陸本云善無每字案此

注子曰申生虛死陳云于下脫犯字 注遷處蜀道

著青衣陳云著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注吏侵之益怒茶陸本怒作急

注顯居臣上何校顯改顯陳同是也各本皆誤

〔報任少卿書〕注爲衛將軍何校軍下添舍人二字

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袁本茶陸本云

注晉陽之

注若煩務也陳云若苦誤是也各本

孫評文選 卷六 考異

竭至意袁本茶陸本至作志案二本所載異 注不假修人

事也案假當作暇 注顏師古曰袁本茶陸本無師古二字案此

注顏師古曰當脫監字尤所補未是下注師

李奇曰拳者弩弓也茶陸本拳作拳袁本亦作拳案正文作

注以爲置蠶宮今茶陸本

注西伯積善茶陸本

注人有變告信欲反茶陸本

注禮甚卑茶陸本禮作禮 注知其謀反告

注長史

注敗敵所破虜案破當作破各本皆

注男而歸婢陳云歸當作

注爲楚懷

注女而歸奴陳云歸當作婦是也

王左司徒陳云司字衍案各本皆同陳據今史記校也考集解案隱無明文唯正義注云其云本無司字或善讀史記有未當

注莫爲王也陳云爲上脫龍字下衍王字案亦據今史記校也或王當作之而各本皆謬 注爲

八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案覽下當有六論二字三當作二各本皆脫誤 已

就極刑袁本茶陵本已作是以二字是也漢書作是以 注吾聞之於政也何校

今雖欲自雕琢何校琢改琢案漢書作琢何據之校但選文未必全同如上文修身

者智之符也漢書作府大庭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漢書作丘善與顏兩家所注各有明文判然不合此但顏作琢耳善果何作無以考之不得定其當爲琢也凡何校之非多不出其舉隅者如此

〔報孫會宗書〕注漢書楊惲下惲乃作此書

報之案此一節注當有誤如本傳惲自以兄忠任爲郎補常侍騎則云以才能稱譽者決非善引漢書矣漢書云家屠此云遂即歸家爾

居殊不成語必各本皆失其舊也 注底致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案蓋因已見五臣而節去也 注猥猶

曲也袁本茶陵本此節注并入五臣較多不同案以尤爲是也 又不能與羣僚并力

勦力耕桑袁本茶陵本并上有同心二字案二本無校語勦力耕桑勦作戮

雅善鼓琴袁本云善作琴袁本云善作琴

注同袁本皆作勦案戮即勦假借或考戮五臣勦尤校改之也漢書作戮

作惡案各本所見皆傳寫謬也漢書作惡即所謂趙之鳴惡不得作惡明甚注而遇民亂也陳云民

也各本注爲衆惡毀所舉何校舉改歸陳云舉歸誤是也各本皆誤 常恐困

乏者案有者不可通二本所見傳寫衍也漢書無稟然皆有節

概袁本茶陵本稟作凜案二本所載五臣良注作凜漢書作凜顏音匹通反善不必與漢書全同或自作稟歟 注毛詩

曰陳云詩下當有序字是也各本皆脫

〔論盛孝章書〕案此書當在後下與彭祖書當在前今乃季漢

卷首子目亦然未知注徵爲都尉何校爲下添騎字 注人

誰不安案不當作獲 注曷爲不言蓋狄滅之袁本茶陵本無

蓋字是也 注此其所以伐殷王陳云伐代誤是也各本皆謬 正之術

〔爲幽州牧與彭寵書〕案此書當在前說見上 注漁陽太守

何校守下添彭寵二字注陳遵劉竦陳云劉張誤是也各本皆誤 內聽

嬌婦之失計袁本茶陵本嬌作嬌是也後漢書亦是騎字 注或本云永爲

羣后惡法今檢范曄後漢書有此一句何故云改無陳云云疑當作無今案何陳所說非也一當作二各本皆誤或本云永爲皇后惡法者附正文二句本或作如此一句也今檢范曄後漢書有此二句者謂其與或本云者不合而與正文合也正文不云永爲皇后惡法不得如何陳所改作或本無甚明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注如陳琳所敘爲也何校如改知陳同辭多不可一一袁本茶陵本下一作二案是也各本皆誤

既皆輕細茶陵本既皆作尤爲是也袁本作既無亦非注爾雅曰繪之細案爾當作小各本皆

者案爾當作小各本皆注肆盡盡之政袁本茶陵本注武袁本茶陵本奪作奮云善

王克殷陳云克伐誤是也各本皆誤颺奪霆擊袁本茶陵本奪作奮云善

注東觀兵於孟津孟作盟是也注左氏傳趙案此十二字不當有老夫

孟曰老夫罪戾是懼案此十二字不當有老夫注而齊案二慈字皆

女善歌袁本茶陵本女作右案女字非也注詣孫慈慈曰案二慈字皆

注引作松可證也各本皆誤夫綠驥垂耳於林垌案林垌當作垌牧校

語云善有林字無故字案善引周禮以注故作垌牧與五臣無異甚明各本所見皆非也尤本又割注屬禮有牧田一句入下節益非二本此注通爲一

節固未顧盼千里袁本茶陵本盼作盼云善作盼誤也各本所見非也盼但傳寫誤

〔爲曹公作書與孫權〕注吳書曰孫策下望案此一節注恐非善舊得來同事漢也各本皆同無以訂之注舉茂才案

下當有權字何校後改從陳云據注則正文中後字當作從案何陳所校是也袁茶陵本所載五臣向注作後各本皆以之亂善而失著校語史記傳寫誤爲後今本國策亦然故五注楚公子圍聘于鄭茶陵本圍作圍是

注明者見於未萌案見下當有兆注張兵迎信陳

各本皆誤張引誤是也適以增驕案驕當作擽袁本茶陵本漢隗囂納云

王元之言案漢字不當有袁本茶陵本注行西河五大郡案此五字不當有袁本茶陵本

大將軍事何校西河改河西下同五下

〔與朝歌令吳質書〕注爾雅曰局近也袁本茶

是也案此五字不當有袁本茶陵本

〔與吳質書〕注弱謂之體弱也何校上弱上添氣字

光武言袁本茶陵本言上有字何校添案魏志注所載無或无依彼翻耳古人思炳燭夜

遊何校炳改乘袁本茶陵本乘云善作炳案各本所見皆非也注引古詩爲注而云乘或作炳然則正文非炳明矣魏志注所載亦是乘字

〔與鍾大理書〕注王逸正部論曰何校正改玉陳同今案隋志子

儒案梁有王逸正部論八卷亡何陳所改非也注荀宏字仲茂爲太子文學

何校宏改開學下添接字陳同案據魏志荀或傳注也各本皆脫誤

〔與楊德祖書〕前書嘲之袁本茶陵本前下有字案魏志注引與略作爲此九欲依彼

校改去有袁本茶陵本志作妄云善作忘案各本所見皆非也忘但傳寫吾亦不能忘嘆者

誤魏志注引乃可以論其淑媛袁本茶陵本其作於案此尤誤改也下乃可

其不得并改此句魏志注引與略二字皆作於注呂氏春秋曰下晝夜隨而

不去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二字案此蓋因見五臣而節去也注其事該陳云該核誤是也各本皆譌

非要之皓首何校非改此云魏志注作此案非或傳寫誤耳

〔與吳季重書〕注毛詩曰彌終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

出自陽谷案陽當作湯各本皆譌和氏無貴矣袁本茶陵本下有而字案此蓋无依茲

未著注善注今本以魏程不好伎假和氏無貴矣之下云云是其本無此三句夫君子而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

蔽善注今本以魏程不好伎假和氏無貴矣之下云云是其本無此三句注趙告謂趙王曰何

恐是後來取善引植集此書別題云者而添之耳各本所見及校語皆非注趙告謂趙王曰何

皆改造是也注今本以墨翟之好伎何校之改不陳同各本皆誤

注相映耳袁本茶陵本映作應也

〔答東阿王書〕注而知衆山之遷迤也袁本遷是也茶陵本與此同

案此依正文改注之誤注所無不有何校所無改無所陳云所無當乙今案或衍所字

注王逸曰嫫母醜女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叔段賦蟋

蟀袁本叔作印是也茶陵本亦誤叔

〔與滿公琰書〕陽書喻於詹何茶陵本書作畫袁本引說苑政理篇文今本作畫考古人名書者多矣恐

茶陵本乃用今本說苑所改書未必非畫未必是也注味薄而美字是也袁本亦脫

〔與侍郎曹長思書〕注爲御史司空何校史下增大夫大三字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注煎沙爛石袁本爛作鑽是也

〔與從弟君苗君青書〕注此書言欲歸田故

報一一從弟也袁本茶陵本此節注上無善及五臣名詳語意乃五臣混入者若尤定此注入臣而非范凡篇內自明之旨照下注又贊出必皆五

曠若發矇案蒙當作蒙善注中皆作蒙又所引如澤漢書注以物蒙覆其

然山父不貪頭云云是其本末案之明證也長楊賦作蒙用字不同彼注曠與蒙古字通云云蓋仍從蒙字解之

天地之樂案地當作下袁本云善作地茶陵本云五臣作下谷本所見皆非也善引非以貪天下也爲注作下甚明地字不可

注譙周古考史曰何校考史作史考是也各本皆倒

注然後通但傳

有官小史案官下當有師字史當作吏各本皆脫誤

注論語曰至而食之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十五字

注鄭朗曰期案

〔與山巨源絕交書〕袁本茶陵本下有一首二字案有者景也此卷各題下全無卷首所列子目亦

注以成曹君子曰何校重君子陳同是也各本皆脫

記曰陳云王榮英雄記皆記漢末英雄事尚子平乃建武中隱士不應載入當是誤也今案此疑英賢語之文各本皆謬

孤露何云晉書作加少案加

不如嗣宗之賢何校贊改資陳云資實誤案所校是也注云資材量也不得作賢甚明晉書正作資

濕病也袁本也下有俾列反三字茶陵本亦有反作切案此

喜作書袁本茶陵本無又字案二本不著校語晉書此在所節去中無以考之

雖瞿然自責案盟當作懼袁本云善作盟案盟本云五臣作懼各本所見皆傳寫誤也善自作懼與五臣同故引善帝贊然作注今各本并注中亦誤爲懼非懼盟

注則瞿然袁本茶陵本然下有管灼曰盟首句六字是在所節去中

注不可以爲輪袁本云善無必字茶陵本云

注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十歲而

孤事母孝謹袁本茶陵本首有晉諸公譜曰康子劭八字紹作劭無十歲而孤事母孝謹八字案二本是也此尤延之

注常衣濕麈案常當作緇各本皆誤此所引楊來而誤

〔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君子見幾而作本

幾作機是也茶陵本亦誤蓋正文是機字注茶與塗字通用下有古字是也注

天祿乃始案乃下當有茲字各本皆脫注逆於遼東東作陸

尋也袁本乘桴滄流茶陵本流作海袁本作流與此同何校流改

較五臣添注云滄流海也似五臣作交疇貨賄袁本云著作疇

流二本失善校語尤亦以之亂善也注往來瞻遺何校瞻改賂陳云瞻當作賂案

今案瞻疑傳字之誤注景初三年遣大司馬宣王案三當作二大當作太下

明帝紀注權實堅子何校堅改登是注架深也陸本下

也乃真善音而誤翻注勒維等令降於會案勒當作勒

可證今日之謂也袁本云善舞也字茶陵本然主上眷

眷何校上改相督書作相案主謂崇城自卑案自當作遂茶陵本

尤以五臣亂善非若侮慢不弑王命案督書若下有猶字此當

皆脫注醫病不以湯液陳云醫下脫有俞附醫四字案所

皆脫

〔與嵇茂齊書〕注老子曰睢睢陳云曰下脫而字

注陳琳武軍賦曰袁本軍口作庫是也茶陵本作庫軍衍

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也袁本有者字

於長衢之下云按轡而歎息者故添六字以異於善二本失善校語也詳此

本乃修改增多是初刻無而所見仍不誤尤延之注范曄後漢

書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是也案說已見前

〔與陳伯之書〕注征人伐鼓案征當作征注沈迷

領簿書陳云領簿當乙注謝承後漢書曰袁本茶陵本

注爲喋血袁本茶陵本血下有涉與喋同丁麟切七字是也無正

注及迷塗之未遠此節注後袁本有注一節云周易曰不遠復

入五臣而誤翻前注建節敕出關袁本茶陵本注故殷

陟配天陳云陟上脫禮字注屠各取豪貴陳云取最是

談 注羌胡名大師爲酋案師當作師 注袁宏漢獻

帝春秋何拔去改碑陳同各本皆誤案隋經籍志云十卷袁暉撰可證也 注授兵登陣袁本

茶陵本陣下有碑坤移切四字無正文文陣下坤移切三字是也 注秦必可亡西河袁本無

可字是也 注使將軍莊縞陳云縞謬誤下同是也各本皆謬

〔重答劉秣陵沼書〕注芳至今猶未沫案芳各本皆謬

注沫已也袁本茶陵本也下有亡蓋反三字案此真善音正文沫下味字乃五臣音也尤誤刪此存彼

注思王歸國京師陳云思字當在國字下是也各本皆倒

〔移書讓太常博士〕陳云題前脫移字一行是也各本皆脫又卷首字目亦然 注爲

義和京兆尹卒案卒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漢書云後事皆在葬傳可證也 講論其議

案議當依漢書作義各本皆誤又案注論議相對議亦當作義也 責讓之曰袁本茶陵本此下

缺簡脫袁本有校語云善作脫簡案袁所見誤也 孝成皇帝

或脫編袁本作傳或開編云善無傳字開作脫

以尙書爲不袁本云五臣有傳字脫作開何云漢書作傳或開深案此恐與漢書同各本所見皆傳寫誤也

備案當依漢書去不字此所引臣瓚漢書注甚明又孔叢云唯開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云云然則今文尙書家有爲此說者也

然孝宣帝茶陵本云五臣作宣袁本云善作皇何 注梁丘字

長翁袁本丘下有賀字是也茶陵本亦脫

〔北山移文〕注周宣王太子晉也何也校宣改鑑是各本皆誤

偶吹草堂袁本茶陵本偶作竊案五臣作竊善作偶注皆有明文二本不著校語非也唯此本爲未誤或尤校改正之

注皆銀印墨綬袁本茶陵本銀作綬是也 注江水東至會稽山

陰爲浙右陳云似不當言爲浙右疑有誤也案陳所說最是右當作涉正文 道帙長殯茶陵本云五臣作檣袁本云善作殯何校殯或

誤改也 擷案長殯與下久埋偶句殯字是矣何校非

礪石摧絕無與歸茶陵本云五臣作調戶袁本云善作礪石案此與下石逕偶句文必相迴避各本所見石

字必傳寫誤恐 秋桂遺風袁本茶陵本遺作道是也各本皆脫 注船舷也

陳云船上脫印字



〔喻巴蜀檄〕注拜之而後稽顙也陳云之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注

莫不來享案莫下當有敬字各本皆脫 注番禺南海郡縣治也

案縣字不當有漢書注無史記案隱引亦無皆可證 注太子卽嬰齊也案依他篇如章孟諷諫之例當

有若曰在太字上以分別顏注袁茶陵二本此篇以善與齊注相連乃合并六家體例之不盡一者尤仍之耳又每節首非舊注皆當有之尤極刪去亦

真。符別校也後雜獨 西棘之長袁本下有棘字其校語云善父老答客難等皆放此 脫棘字某陵本云五五臣有棘字

案捷五臣安添也史記漢書俱無此注引文類曰魏爲縣者謂地理志魏爲郡之聚道縣也魏文焚下亦云魏爲蠻夷也以魏爲縣注爽非正文別有魏

字袁本所著談 注輿制謂起軍法制追將帥也袁本

追作殊案陸本無此注并入五五臣也 功烈著而不滅袁本

案史記案陸亦引強指此注魏字是 功烈著而不滅袁本

作列茶陵本云五臣作烈案此尤延之校改正之也史記漢書皆作烈但傳寫譌爲列耳後葛烈士立功之會封禪文休烈淡治二本校語同尤皆校改

〔爲袁紹檄豫州〕注魏志曰下而不責之袁本

此一節注與所載五臣翰注略同其善曰下作魏志曰琳避魏冀州袁紹使與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

止其身也乃上及祖父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六十 注閔子

焉曰袁本 獬狻鋒協何汝協改俠云魏氏春秋作侯案袁松之法魏志紹傳所

引也考後漢書紹傳載此文亦作俠但二書文略同而與此多異善注未有明文無以考之也 注董卓字仲穎

至呂布誅卓袁本無此三十八字有董卓已見西征賦七字是也 注以攻

卓袁本仍衍董字案陸本作以攻卓誤與此同 注魏志作獎

蹙蹙成也陳云魏志既與文選同似不必贅引當云後漢書作獎就就成也文義乃安案魏志無此文唯裴注引魏氏春秋耳

此注必有誤各本皆同無以 注賈逵國語曰袁本茶陵本諸訂之兩蹙字陳所校是也 下有注字是也

注氣厲流行陳云氣厲是也各本皆謂 注魏志曰太祖在袁

州袁本志作書案此尤校改但未必非引王沈魏書也茶陵本刪此注更非 注董卓徙天子都

長安此八字袁本茶陵本無蓋因五臣已有而刪之也无所見者是矣 注應劭漢官儀曰

無應劭二字 厥圖不果爾乃大軍茶陵本爾作耳云五臣作爾袁本云善作耳案此尤

校改也詳文義作耳者當句絕魏氏春秋後 欲以螭娘之斧袁本

漢書此處節去無以相證恐尤改未必是 注外甥

本本作螭娘注同袁本亦作螭其所載五臣皆注字 注外甥

作螭案據此似善蹙五臣雖也魏氏春秋後漢書亦作螭 注外甥

高翰袁本翰作幹是也 皆自出幽冀袁本茶陵本自出作出自是也案此尤本之誤耳

注漢書以旅爲助案此注亦有誤後漢范滂書所載此處節去未審善所稱漢書當何指也各本皆同無

以訂

〔檄吳將校部曲文〕注闕子壽之辭何校壽改馬是也各本皆

下愚之蔽也袁本云善無下字茶陵本云五臣有下字案此无延之校添也注李湛何校

游改埋下同陳云燕填誤案據國志校也各本皆譌注丁斐曰放馬陳云曰因誤案陳國志校也各本皆譌

注漢寧何校流上添領字寧下添太守二字而建約之屬何校

之改支茶陵本云五臣作支袁本云善作之案夫鷺鳥之擊先

高茶陵本作鷺鳥先高四字校語云擊五臣作鷺鳥之擊字袁本校語云繁善作擊無之擊字案二本校語是也尤本此處修改乃誤取五臣以

注建安二十一年留夏侯淵袁本茶陵本無一字案二本是也此所引

武帝紀文官渡之役五臣亂善非擬鄭中集詩九錫文皆可互證也

舉事來服茶陵本亦作服是也注尚書曰伊尹陳云書下脫序字是也各

本皆及諸將校袁本茶陵本注跌蹠而去案跌當作決

所引趙〔檄蜀文〕注後爲司徒袁本無後字有伐蜀平之四字是也茶陵本無此節注乃并入五臣

尤本此說修改蓋注有太武皇帝陳云本當作司奏二字是也各本皆誤

注君初亦無後校補也注有太武皇帝字是也各本皆誤

子曷爲春秋案爲字當重各本皆脫注宰輔司馬文王也七此

字袁本茶陵本無案亦因五臣已有而刪之也尤校添是矣與兵新野袁本云善作新茶陵本云

魏志鍾會傳所載正作朔朔源郡是也新字善無注傳寫誤耳二本據所見爲校語非與隆大好何校與改與

與字是也詳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翰注似其注姜維寇圯陽

何校吧改洗案改者是此皆諸君所備聞也袁本茶陵本

也此所引三少帝紀文注見危於未萌袁本

政賢案魏志作贊此與志亦有小異凡兩注見危於未萌袁本

通者宜各依其舊何改未是餘不悉出注見危於未萌袁本

茶陵本無危字注欽子鴛袁本亦誤寫下同

云危兆誤是也〔難蜀父老〕注鄭玄曰陳云玄當作德今案注尚書

曰黎民袁本尚上有著曰二字茶陵本在此節注首案袁本修誦

習傳何云漢書修作循陳云當作循案史記亦作循古注鄧展

子日陳云子字衍是也袁本展子作注出蜀西徼外陳云西

平是也各本皆誤案說文注下作西江賦注引故或注出廣平徼

以改此其實張揖自作廣平顏注及案隱引可證

外出旄牛陳云當作出旄牛。徵外是也。各本皆誤。顏注及案隱引可證。注鑿通山道山

上當依顏注引有各本皆脫注出登縣陳云登上當有登字是也。各本皆脫。案顏注引可證。注作獨

梁案本茶陵本注習梅憤切案憤當作憤。各本皆誤。案證曰。音妹。梅憤即妹之反語也。憤字不通。

可何校勿改。案所改是也。案猶鷓鴣已

翔乎寥廓之宇袁本云善有之字二字。茶陵本云五臣無案。史記漢書皆無。依文義不當有。恐但傳寫衍各本所見。

而羅者猶視乎數澤袁本云善無乎。茶陵本云五臣脫。是也。注空廓寥寥也陳

於是諸大夫茫然袁本云善作茫。茶陵本云五臣作茫。茫字亦作茫。茫字亦作茫。茫字亦作茫。注空廓寥寥也陳

遷延而辭避袁本云善作退。茶陵本云五臣作退。退字亦作退。退字亦作退。

〔對楚王問〕而魚有鯢也袁本茶陵本云鯢善作鱗。案

〔答客難〕注推意放蕩何校推改指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漢書可證。

尚有

遺行邪袁本茶陵本云邪善作也。案今漢書亦作邪。尤延之據之校。改考古也。邪二字同。用袁茶陵所見。自不誤。尤改爲未是。

相擒以兵何校擒改擒。案所改是也。漢書作擒。以袁茶陵二本。餘皆校語例之大略。善禽五臣擒。此以五臣亂善也。

有倉廩案倉廩當作廩。袁茶陵二本云善作倉。與此皆所見。傳寫倒也。漢書作廩。倉字韻。天下平均

傳曰天下無袁本茶陵本害袁本茶陵本傳曰天下無袁本茶陵本

待之遂委質爲臣下陳云時王誤禮上脫。客字下字衍是也。此所引樂毅傳文。注競

并天下案競當作竟。各本皆誤。注服虔曰筓音管此六字袁本茶

曰靡案靡當作靡。各本皆誤。

〔解嘲〕時雄方草創太玄何校去創字云。漢書無案。袁

獨說數十餘萬言案漢書無致字。此不當有。

注故齊人號談天鄒衍案鄒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注說文

注說文

注說文

注說文

顏送引無
可證也
注在金城河間之西
何校問是也改關
陳同各本皆誤

後

椒塗
袁本茶陵本椒作陶云善作椒何校云椒漢書作陶師古曰有作
椒者乃流俗所改陳同今案何陳所校非也顏本作陶具見彼注

善此引應劭曰在臨陽之北界與顏義迥別蓋應氏漢書作椒顏所不取而
善意從之也若以顏改善是所未安凡選中諸文謂與他書必異亦非必同
亦非其爲
例也如此
注以爲親行三年服
茶陵本以作不是也袁本
亦作以漢書注引以不兩

有皆
注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豎子羞言

五伯
袁本無此十六字有五尺童子已見
李令伯表十字是也茶陵本極出非

里奚
陳云奚下脫字
是也各本皆脫
注則可抵而取之
袁本此下有善
曰爾雅曰窳

也八字是也茶
陵本無亦脫
處乎今世
案漢書無世字此
不當有各本皆衍

危
何校高吹宗袁本云善作高茶陵本云五臣
作宗案漢書作宗宗字是也高字傳寫誤

抵穰侯而代之

各本皆作抵此
頤頤折頤
案頤漢書作頤師古曰頤曲頤也音飲
二字多混也

頤頤折頤
案頤漢書作頤師古曰頤曲頤也音飲
二字多混也

諸字書多頤頤並收蓋漢書別
有作頤之本故五臣用以改善耳

注三年之喪卒
案卒下當有
哭字各本皆

脫
注左氏傳曰召公
何校召下添穆字
是也各本皆脫

響若坻隤
袁本

當作坻應劭本漢書作坻音丁禮反音昭本漢書作坻音是善意從章故
引字書巴蜀名山堆落日坻也各本正文從應注中亦一概盡作坻音誤當
訂正顏注漢書作隨云隨音巴蜀人名山旁堆欲墮落日坻應劭以爲天
水隴氏失之矣氏音丁禮反所言更顯然易知說文氏下云云即字書所本
引此作坻章昭本與之合吳都賦劉淵林注引此作

雖其人之膽
智哉
袁本茶陵本膽作膽云善作膽陳云漢書作膽又東方朔賢膽智
宏才善注仍引此文則膽字乃傳寫譌案所校是也又馬洪智諫

才博智膽注
引同亦可證
東方朔割炙於細君
案炙當作名注割名割損
其名也今二名字亦誤炙

體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其注云炙亦肉也是其本作炙又附會爲亦肉之
解各本皆以之亂善而失著校語後并注中字改爲炙而讀者不知善自作
名矣今特
訂正之

〔答賓戲〕躬帶絨冕之服
案漢書無絨字詳善注亦不
及緘必各本皆傳寫誤衍也

注師古曰帶大帶冕冠也項岱曰
袁本茶陵本此
十二字作項岱

曰帶大帶也七字是也尤誤用今本顏注校改耳又案凡引顏注以長楊賦
注證之善自稱顏監今他篇作顏師古者總後人改之此作師古益誤中之
矣誤

注翼鱗皆謂飛龍已詳前茶陵本刪此節注非
徒樂

枕經籍書

案籍當依漢書作籍各本皆譌

注晉灼曰以亘爲繩

云陳

曰字衍是也各本皆衍又案據此似正文當作亘上注當作亘亘竟之亘今皆作繩者後灼改之而說茶陵本校語云五臣臣曰袁本云善作繩其實善亦作亘也西都賦曰長樂孟堅用亘字之證漢書及注讀作攸類引如淳作恆恆亘同字或師古韻後賦亦爲恆字欵

袁本茶陵本注上書既終而爲李斯所疾 袁本無上書 既終四字而 作然案袁本最遠四字乃五臣向注五臣解讀作修故云爾善 引應劭解作好不得有也茶陵本并善於五臣此仍之而說衍 秦貨既

貴厥宗亦墜 袁本有校語云既善作其亦善作乃茶陵本 每校語案此所見異本也漢書作既亦 注故

云厥宗亦墜 袁本無此六字案無者是也茶陵 孟軻養浩 然之氣 案浩當作皓善引項信注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是善作皓不 其證也各本所見皆以之亂善而失著校語非又善所引孟子二浩字亦當 作皓乃與項信注爲相應蓋孟子別本如此故錄賦經心皓然亦引之以爲 注也顏注漢書字作浩與五臣合與善不合乃異本之難以相證 者凡異本之例如上文風颺颺字於顏則爲颺字是爲明微矣 注紘

張也 陳云紘誤是 注史記太公曰 陳云公上脫史字 是也各本皆脫

謀合神聖 案神聖漢書作聖神詳此神字韻與下滋堪等字協不得 倒轉疑善自作聖神唯五臣鏡注先解神後解聖是其本 作神聖各本亦 注鄭玄曰優游 案玄當作氏各本 注陸生

乃祖述存亡之徵

陳云祖祖誤是

揚雄譚思

何校陳

云譚誤案各本皆是譚字善 果何作無以考也漢書作譚 柳惠降志於辱仕 袁本茶陵本 於作而案漢 書文於尤校改也又案袁本此下有注云項信曰柳下惠六字最是據此善 正文亦當作夷抗行無伯字惠降志無柳字與五臣及漢書不異上句尙有 注而不全也各本俱寫誤添正文非 茶陵本及尤本并脫去此句注益非 顏潛樂於篳篥 袁本 潛作淵 云五臣作潛袁本云善作淵案此 注曰正朔三 茶陵本曰上有 尤延之用五臣校改也漢書作耽 注曰正朔三 又字是也袁本

委命供己 案供漢書作共顏注讀曰恭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 向注曰供猶全也是其本作供但所解難通善無明 文恐未必同向或自 神之聽之 袁本有校語云聽善作聖案所見 作共失著校語耳 非也茶陵本無校語與此皆不誤

注式穀與汝 茶陵本與作以是 注服虔曰左氏傳 注曰 陳云虔下衍行字 注謂之足載持之 陳云上之以誤 是也各本皆衍 注陳章曰 案章當作音 各本皆職

辭

〔歸去來〕注序曰 袁本序上有歸去 來三字茶陵本無 園日涉以成

園日涉以成

趨案趨當作趨音引庸雅謂之趨爲注又云趨避聲也七戚切是其本也趨其明倫作趨此二節注全無隔斷矣五臣長注云自成佳趣乃作趣也各本皆以五臣亂善而失義校諸 **注玩琴書以滌暢** 陳云滌係誤是也各本皆誤 **農人**

告余以春兮 袁本茶陵本無兮字案此尤校添也

序

〔毛詩序〕所以風天下 茶陵本風下有化字袁本無案茶陵所用善本也袁所用五臣本也此一有一無傳已兩行見於正義必善與正義所謂俗本者同五臣以定本去之尤依今序校刷而五臣亂善二本皆失著校語亦非 **厚**

人倫 案厚當作序袁本有校語云善厚作序茶陵本作厚無校語考釋文云厚音后本或作序非此亦兩行善自作序非袁所見得之又厚倫注引此則作厚乃所謂與文薄不同各隨所用而引之例也 **聞**

之者足以戒 袁本茶陵本以下有自字案此亦兩行之見正義者尤依今序校刷似是實非 **詩之志**

王也 案文王也三字今獨無詳其義不當有此或傳寫衍也 **注謂中心念怨之也**

魏云案釋文云怨本又作念則念下不當復有怨字是也各本皆衍案此蓋或校念爲怨因誤兩存耳

〔尚書序〕懼覽之者不一 何校云臣謹正俗云晉宋時善之者未詳善與顏所說同否也

〔春秋左氏傳序〕杜預 袁本茶陵本作杜元凱是也 **諸所諱避**

〔春秋左氏傳序〕杜預 袁本茶陵本作杜元凱是也 **諸所諱避**

不通 袁本茶陵本有善作其

〔三都賦序〕注西都賦序曰 案西當作兩各本皆譌 **注孔安**

國尚書大傳曰 案大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注謝承後漢書序曰**

甚誘逆之理 陳云誘誘誘誤又逆下脫順字是也各本皆誤 **注過秦論曰** 袁本茶陵本無論字是也

〔思歸引序〕百木幾於萬株 袁本茶陵本自作柏案此必善百五臣植二本失著校語尤所見獨未誤也詳文義百是柏非 **注班**

固漢書 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案無者是也說已見前此類今各本多非其舊未能盡出

〔豪士賦序〕落葉俟微風以隕何校風改袁本云善作風茶陸本云五

〔作風案舊書誤不足繁哀響也何校繁改煩云晉書作煩音陳云作煩爲是案繁與煩音陳

甚近或音自與案二本注左氏傳曰下將誰讎乎袁本茶陸本無此一節注

注首垂泥土中刃響乘輿何校去土字響改鄉陳同是也各本皆誤

注遷御史陳云下脫大夫二袁本茶陸本大作天袁有校語云善作大

茶陸無案注引天位觀哉善自作天與五臣無異不作大也茶陸本所見爲是袁校語及此非晉書亦是天字

已拙袁本茶陸本亡作忘云善作亡案各本所見皆非也亡字但傳寫誤晉書亦是忘字注爾雅注曰是也袁本

勅袁本爾作小無注字是也茶陸本亦誤衍

〔二月三日曲水詩序〕注晉武帝問尙書摯

虞曰陳云書下脫耶字是也各本皆脫藝文類聚初學記引有注三月曲水案月當作日

文類聚初學記引作日晉書東晉傳勿然注叡哲文明案陸本親作濬袁本作叡與此

元覽光庭賦濬哲欽明善注引濬哲文明王元長序濬哲在躬東京賦濬哲亦誤

注景光景連屬也陳云光上有脫文案當有屬字也各本皆脫注四

隕既澤袁本茶陸本澤作宅是也則宅之於茂典袁本茶陸本宅作擲是也注尙

書武王曰案陸本武作穆是也注國語楚穆仲案楚當作楚各本皆誤

注稽古於同異案古當作合各本皆誤烈燧千城案烈當作列各本皆誤

注閱水以成川案閱上當有川字各本皆脫注魚鼈及魚袁本茶

注雷震揚天袁本茶陸本揚作干是也注介爾百福案陸本介作一

〔二月三日曲水詩序〕注莊子曰北門成問

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袁本作張樂已見上文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

注維十月五祀案陸本無此五注尙書璇

璣玉鈐曰案玉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制作六經洪業陳云下脫也字是也各本

注世祖立皇太子長楸何校楸改楸陳同各本皆誤跨掩昌

姪 袁本茶陵本掩作姪案善法無明文可考二本不著校語或同五臣作姪但必當有音今蓋法不全也二本下有女展 注帝

王子弟 案帝上當有高字各本皆脫 注秦后太子來仕 何校云本字衍陳同各本

注王仕於晉也 何校王改來陳同是也各本皆誤 注若稽古帝堯

案若上當有專字各本皆誤 注譙周考史曰 陳云考史當作古史是也各本皆誤 注邁

飢意 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案此尤校添也 注後漢賈琮為冀州刺史

車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 袁本作范碑後漢書曰賈琮為冀州刺史

琮之部升車官曰是也茶陵本并入五臣與此同皆非 注何反垂帷裳 袁本何下有有字是也茶陵本

與此 注為嫖姚校尉 案此有誤也正文作影指與注不相照考史記作劉姚漢書作劉姚姚服虔音顯

播師古曰前悅漢紀作票鈞字皆不作嫖疑此注善引漢書自注 注丁白

為武猛校尉 何校白改原陳同是也各本皆誤范蔚宗書何遜傳有各本皆 注百性皆安

袁本茶陵本皆作廷是也 注杜氏幽求子曰 至下有竹馬之歡 袁本

茶陵本無此二字案二本因卷同五臣而節去也有者是也 注東越侮食 袁本侮作海案海字當云古本作海食而引此以解之其上作晦下作侮不相照皆誤字唯袁本

一字未誤也至於侮食在古本之上已解訖矣茶陵本作侮誤與此同今本

周書亦作侮食又非善所見因學紀聞譏元長用之皆誤今本文選今本周書而言似未深得其理 注蓋聞天子

之收夷狄也 袁本茶陵本收作牧是也 注禮記逸禮曰 袁本無下禮字案禮本有案此似當作逸禮記曰各本皆誤 注孔子丘

述三五之法 案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注譽猶豫古字通 案猶當本皆

注十洲記曰 何云十洲記或是丹陽記陳云書名疑有誤案何陳所校皆未是也洲當作州說已見前

注齊有天子 案于當作下各本皆誤 注名曰風涼 案風涼當作涼風各本皆誤涼

風見淮南地形訓即離騷之閭風史記惠王閭索隱云系本名毋涼是涼閭通用也 注周禮曰以土圭

之法 至下 注緯星也 案緯星本無此三十九字袁本此節注并入五臣皆非也无所見是 秩秩斯

干 袁本斯干下有校語善作清干案陵本無校語案袁所見誤也 金輿在席 袁本茶陵本輿作輿字是也輿雖馳之別體

但元長用此未見其證 簫動邪詩 何校邪改幽案所改未是也善考北征賦息邪邪之邑鄉善引漢書幽邪而云幽與邪同西征賦化流歧幽善注引史記立國於邪而云邪與幽同此注或未全袁茶陵本正文邪下有

幽字未必非割裂 注取竹嶰谷 案此有誤也下引孟康解脫也不善注而為之也

解頰引孟注而云一說昆命之北谷名也晉灼曰谷名是也元長以之與余州偶句正從谷名之說與孟迥別廣雅釋山曰嶰谷也劉涓子都賦注曰

嶽谷頌當北谷也字皆作嶽此正文亦必然由是推之善注此作嶽引孟法未當并引一說且有解解異同之注乃為可通今各本皆脫誤無以訂之矣

〔王文憲集序〕注頌陽人也陳云頌頌誤是注知

幾其神乎案幾當作幾及下文勳必研機注同正文善本皆有校語云從善本此注各本皆作幾必非五臣於善而誤也考善

機五臣幾袁陵二本於為石仲容與孫皓書檄對文已有校語可證周易繫辭上研幾君文云幾如字本或作機鄭云機當作幾幾微也依善所引下

繁本或作知機見機庶幾但不盡見釋文也茶陵本此及下注垂芒

謂發秀也精星也袁本無此九字有生於雙通於制度七字是也茶陵本脫此節注非又案二本此尤字在

五臣說注尤錯入善注無不制在情衷案正文情作清與此不相應各本盡同無

之匠者何袁本茶陵本下有工字云善無何改添工字注穎

川荀顛陳云顛當作顛是也各本皆誤今習書銘葛恢傳所載正作顛字注以事母而敬

同茶陵本母作君是也袁本亦誤母注二子蓋往觀焉袁本蓋作蓋是也茶陵本此節注非善於

五臣注言王公有孝友之性下喻急也袁本無此三十

八字案無者最是乃五臣向注錯入袁本無此三十注董安于之心緩校何

心改性陳同是注言王公下蓋自天性得中也袁本

無此二十二字案無者最是說見上注挺拔也淳至謂淳孝之甚至也

袁本無此十二字案無者最是說見上注祖父瓊育之瓊初為魏郡太守

守袁本無此三字注標立也下則二子曾何足尚也

袁本無此二十三字案無者最是說見上以選尚公主袁本茶陵本選下有校語

刪除頗重陳云頌頌誤是申以止足之戒袁本茶陵本

云善本從首案注太祖謂齊高祖也袁本下頌字作帝是也茶陵本脫此節注

非自營郤分司案營郤當作策劭注引漢官儀營郤而云今以策劭為營郤誤也者因正文作營劭誤而決其誤

也又云營役理切郤烏合切者為漢官儀作音以明其不得作策劭也袁本

茶陵本作營劭又營下有役理郤下有烏合乃五臣依善注改正文而移其

音於下合并六家遂致兩音複營茶陵本可覆袁刪善存五臣益非又皆

於善策劭五臣營郤之不同失著校語讀者久不復察唯陳云據此注正文

中營郤似當作策劭者最是但亦未知今本乃以五臣亂善耳陳又云注中

策劭又為策郤後漢書百官志及魏志賈詡傳注皆可證而善書採應語亦

策劭又為策郤之謬亦頗近之附出於此餘所論誤者不錄注建始

四年陳云始安誤是注其讎操兵袁本其讎作怨家日案袁本

下各條故此注今願身代世死仇讎者曰袁本死仇讎

也見 注遂解劍而去 袁本解劍而作 注延壽乃自

悔責閉閣不出 袁本乃自悔實作大傷之 注弃其孩子

如 此戀之 袁本無此十三字案無者是也乃非 注與杜徽

書曰 何校改徵陳同 注今年始十八 袁本茶陵本今年始作朝延年是也

注或發志於見奪 案志當作憲袁本亦 注孫綽王蒙

誅曰 陳云潔潔誤是 注燕丹太子曰 案太子不當 注齊

春秋曰 何校齊上添吳均二 注太尉范滂 陳云樹下脫滂字太尉黃瓊也

是也各 本皆脫 注檀道鸞晉陽秋曰 亦脫茶陵本林上衍春字

注謝安石上疏曰 陳云安字衍是 注所以極深研

幾 案本機作機是也茶陵本亦作機與 鄭璞踰於周寶 案

當作機各本皆誤注所引戰國策亦必全為機字物之質謂之曰機王機亦

然故說文玉部並無瑞字而風機與之同名異實也後人習見璞字輒有

所改今本戰國策機字出此注全為璞字皆 非也又機誤為璞後卷聖主得賢臣頌有其說 注曹植祭橋元

文曰 陳云祭橋元文乃魏武事在魏安七年于建時 注十州記

日崇禮闈 陳云十州記三字疑誤闕當 注吾入廟 陳云吾

秩 何校秩改恢案此當 注願而行之 陳云而為誤案所引道應訓文 為如干

秩 何校秩改恢案此當 注願而行之 今本作為君二字各本皆誤

頌

（聖主得賢臣頌）而抒情素 何云漢書梓作抒注抒猶

注胡廣曰 袁本尚上有善曰漢官解詁六字是也茶陵本

鑄干將之璞 何校璞改璞案茶陵本云五臣作機袁本云善

忽若籌汜畫塗 袁本畫下有校語云善作畫案袁所見誤

注世本日韓哀侯作御也 何云世本無侯字宋衷云韓哀

注此復言之 案之當依漢書注引作 注相選而

並至矣 袁本茶陵本 注已見鄒陽上書 袁本茶陵本

皆覆出 注膏梁之性夫陸本膏上有膏悼公曰 注聲之不

常何校擊改擊案所校擊漢 注小臣持龍髯拔墮袁本茶

龍髯也 注史記泄公曰陳云泄公當作其高案所校

之 〔趙充國頌〕注言充國屯田之便茶陸本之作非

〔出師頌〕注大敗之案之字不當有各本皆衍又案此下何

仍其舊 注沛國史岑字孝山陳云孝山當作子 朔

風變楚茶陸本楚作律云五臣作楚袁本云善作律案

〔酒德頌〕注劉伶伶作劉是也 注因雜摺紳先生

之略術案此有誤也下引如淳作曰縞亦白色不得此摺與之不相照

未全各本皆 注劉熙孟子注曰槽者案槽當作槽各本皆

者之注但取下文之酒槽與此增字 不相涉不知者并改爲槽誤之甚矣

〔漢高祖功臣頌〕新成三老董公何校成改城是

駿民效足案駿當作俊善引俊民用章爲注是其本作俊也袁茶陸

本所見皆以五臣亂善又失著校語考士衡長安有狹邪行云懇賦皆俊民

左大沖擬士衡云長經皆俊人可見隨自用俊字與此同彼二注善皆引尙

書亦與此同決不得作駿長明或義駿字與足生義不當云俊更爲駿不然而上

陸旨也又尙書本作駿善引爲俊者駿與俊同已具奉答內兄弟叔詩

無妨其引作俊也凡善引書有如此者不能以盡一求之爲附舉其例云

注何常與關中卒何校與改與陳同 注卽欲捐之此

三人陳云捐之下當重有 注重元天也袁本茶陸本 嘉慮

四迴袁本茶陸本虛作聲案 規主於足案此亦所見不同

注鍾離沐何校沐改味陳同案據漢 注以好遊出陳云遊

當乙案據漢書及史 注此特萬世之事也萬世當作一力

詭譎書史 威亮火烈茶陸本云五臣作烈袁本云善作列案二本

注魏趙屬冀州齊代屬青州陳云代非齊境亦當云屬

矯矯虎臣也袁本茶陸本虎作武是也 注毛萇詩曰我

圖爾居何校去燕字陳同注高祖子弟弱案弟字不當注

論語摘輔曰茶陵本輔下有象注勃曰臣無功陳云案

主袁本茶陵本悟作寤案此所見不同寤字是也後封注取兩兒

弃之也袁本本取作亦非東窺白馬袁本茶陵本窺作規案此注

漢書武詔曰袁本茶陵本袁生秀朗案袁當作驥注同前

攝齊赴節必與今漢書作轅者合蓋善自作轍史記作袁故五臣改

周詩然案此尤延之校改也但嘗疑是齋之譌或善與五臣本無異耳

慷慨案概當作慨袁本云著作慨案陸注出則憂升袁本茶

贊作發案正文作

孫評文選 卷六 考異

〔東方朔畫贊〕注臧榮緒晉書曰至此贊為

當時所重袁本此五十字在五臣統曰下其善曰下作臧榮緒晉書

注耳暫聞袁本茶陵本耳注弛

張浮沈袁本茶陵本浮處淪罔憂茶陵本淪作倫云五臣作

注自我五禮五庸哉袁本下五作有茶陵本作

注禪伐不同袁本伐作代是也茶

注舜舉八元八愷用之於堯時也成湯得伊

尹武王得呂望而社稷安也袁本此二十七字在五

注三黜之陳云之字衍

注蓋遠續禹功案續當作續各本皆誤又案禹字

注折而不撓袁本茶陵本撓作撓

匪難袁本茶陵本匪作不

一八九

屬同案按此疑善機二本非也今正文機字或五臣機而亂之機雖通作機凡善五臣即同字而有別但手木多相混耳

注尙書

曰成王將崩賈云書下脫序字注漢書高祖功臣頌

曰案書字不當魏志九人賈本茶陵本魏志袁煥字曜卿

茶陵本煥作煥賈本茶陵本煥與此同又袁後贊注中首一字作煥餘皆注

杞良才也案杞下當有梓注太公往弔之曰案往當

本皆誤此所引山木篇文注子甚者茶陵本甚作其意二注洪水橫流

案此尤用今孟子改耳注吾以疾爲著蔡也賈本茶陵本

亦作蔡案此蓋因正文而改注右尹革曰陳云尹下脫子字注如一日

一去此賈本茶陵本去上無注竟坐免刑賈本茶陵本免

得免兩有益因尤添免字而誤去得字也敬授既同何校授改愛云從晉書案賈本云

善亦作愛注散騎常侍王素何校素改業陳同注爲軍

中郎將卒何校軍下脫師字陳公衡仲達賈本云善作仲

作神案各本所見皆非也仲字注命昭爲良史何校良改長陳

立上以恆何校上改行

注仰慕同趣案賈本

符命

〔封禪文〕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賈本

詔夏案詔當作昭注同漢書作昭詔引文類注亦作昭詳注云昭明也

管子曰封太山賈本管上有善曰二字是也後注莊子曰善始

善始上言不廢修禮地祇上錯干故切切上孔安國尚書傳曰善因也上稱或

爲沛上尹詩曰應風濯濯上楚辭曰駕八龍之宛宛上孟子萬章曰上湯武

雖居至尊殿之位上皆同案賈本在每節注首非尤本刪去亦非又凡非武

注袁本茶陵本每節首並有善曰

后稷創業於唐堯案堯字

尤亦刪去今不盡出可以例求之

一九〇

之修改添入也茶陵本無而校語云五臣有幾字袁本亦無其下并無校語是袁所見五臣尚無幾字茶陵及尤所見乃衍也凡二本校語皆據所見著之即五臣仍非真如此是其例矣史記漢書俱無尤取談本五臣以改善失之甚者也

然猶躡梁父 案父當甫此一字或各本所見以五臣亂善漢書甫善與之同史記父五臣用以改善也

注鄭玄曰導 陳云玄氏誤見漢書注是也 各本皆誤案索隱云鄭德

注角共 案角上當有兩字各本皆脫漢

一本 案角上當有兩字各本皆脫漢

注介大丘也 案丘下當有山字各本皆脫漢書注引可證史記

注諷順也 袁本此下有善曰諷音惠五字無正文下首惠二字是也茶陵

陛下謙讓而弗發 袁本茶陵本此節上有上帝唯恩備禮將以貶成十字校語云善無此同

注則說無從顯稱於後世也 何校說下添去一節也

注太史官屬 陳云史官常誤是也各本皆誤案漢書注作常

注言符應 皆誤案漢書注作常

廣大之富饒也 陳云之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案史記集解引無漢書注引孟康亦無

注韋昭 記集解引無漢書注引孟康亦無

日滲疏禁切 袁本茶陵本曰下有滲音庶三字無滲疏禁切四字案此疑當兩有而滲音庶在下也

非惟 案備當作偏之字不當有讀以四字為一句漢書正如此也史記索隱引胡廣曰曾兩澤非偏於我最為明晰是史記亦作偏

我與漢書同今有誤當據索隱訂也又案說袁茶陵二本所載向注似五臣誤偏為仍未有之各本衍者更誤中之誤

樂我君 何校刪改固陳同袁本云善作圖案陸本云五臣作圖案史記漢書皆作圖此協韻何陳是也各本所見皆非蓋善自作圖傳寫誤作圖耳

其儀可嘉 何校嘉改喜陳同案漢書作喜史記作嘉亦有誤

注 之喜與圖為協何陳說漢書是也史記嘉亦有誤

張揖曰岐音昃 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案

馳我君輿 案本與作與云五臣作輿袁本此節注末有文類曰馳我車之前也九字漢書但傳寫誤為與也又案袁本此節注末有文類曰馳我車之前也九字漢書注亦引又我下有君子字茶陵本及此

顧省闕遺 案闕當作厥史本無蓋係此句之下為脫一節注也

善注云 謂能顯者其遺失以其闕版是作厥字無疑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善注云恐政治有所闕遺蓋其本乃作闕各本所見皆以五臣亂善而失著

劇奏美新 權輿 袁本茶陵本提行另起是也

春秋困斯發 袁本茶陵本因作困案

注之邑秦 陳云之邑二字當此所見不同也

已見李斯上書 案袁上當有昭字袁本亦脫茶陵本此注複出非

自勒功業 袁本有也字案此尤校改之也

注夷狄之患見臨洮 袁本茶陵本之患見作服出於是也

注明王奉若 袁本茶陵本無暫字人下

匿亡回而不混

袁本云著作歷茶陵本云五臣作歷案注無明文但匿字不可通疑各本所見皆傳寫誤後漢書所載作歷無迴而不混五臣迴作回見海注善亦無明文

徽胡瑄而不顯

茶陵本或作徽袁本云著作瑄案此尤延之校改正之也後漢書所載亦作瑄

至令遷正黜色賓監之事

袁本茶陵本令作於案此尤校改也後漢書所載作今令蓋今之譌

注以十二月為年首

案當作三各本皆誤謂見即上林賦下

注由未章也

袁本茶陵本由作猶是也而禮官儒林

屯用篤誨之士

何云後漢書用作朋案注無明文但用字不可通疑傳寫誤也章懷注云屯衆也朋羣也或善與之

注聽德知正則黃龍見

陳云德似當作聽案所校最是各本皆誤說與周

卓犖乎方州

袁本茶陵本無乎字案此尤修改添之也後漢書所載有

注嚴恭寅畏

袁本恭作頌是也茶陵本亦誤恭

注平制禮樂放唐之文

案此尤改之後漢書所載作飲但此自作繇尤於案注仍未改也

而允寤寐次於

案二本茶陵本平制禮樂作述也後漢書禮治世案二本茶陵本有

瞻前顧後

袁本云善無此一句案此尤延之添之也

注次止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是

也尤取章懷注添

注言此事體大式宏大

陳云體下衍大字是也各本皆衍

注常止於聖心不可忘也

袁本茶陵本作次於聖上之心也是也尤取章懷注改

注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是也說詳上

注憚難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一字是也尤取章懷注添

注伊維也遂古遠古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是也尤取章懷注添

注伊維也遂古遠古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是也尤取章懷注添以上各條皆未必是

注有天下使之

陳云下不誤是也各本皆誤

言二字作當案二本是也章懷注作直言尤用後改耳

注緝與緝

案緝當作緝各本皆誤

史論

〔公孫宏傳贊〕注宏等言皆以大材

茶陵本無言字是也袁本

亦衍案漢書注無

注青姊子入宮幸

案于下當有夫字袁本亦脫茶陵本并脫于字

亦曩時板築飯牛之明已

何云明漢書作朋陳云明朋誤是也各本皆誤

至此皆天下名士也袁本此作他是也茶陵本亦誤

〔晉紀總論〕爾乃取鄧艾於農隙案晉書懷惡帝紀所載隨作瑣

蓋各本以得寫爲房厥與典引穆何瑛相類 外襲王陵陳云陵誤注並同是也

宗承基太祖繼業袁本茶陵本此二句在大象始攝案下袁有校語云善在軍旅屢勳上茶陵失著校語詳是也各本所見蓋非注誤倒一節晉書所載正在下

皇案皇下當有帝字各本皆脫 注太祖文皇帝母弟也案母上當有景皇帝三字

天符人事袁本茶陵本云符善作府案此尤延之校改正之也晉書所載作符 遂排羣

議袁本茶陵本云排善作非案此尤延之校改正之也晉書不載此句 注吳王荒淫案王皆譌主各本皆譌

注賈充荀勗等陳諫袁本茶陵本陳作華是也 注居曠墜不相

能陳云墜林誤是也各本皆誤案居下本有字字能下本有也字蓋不備引也 注惠帝永寧二年

其本茶陵本寧作康案二本是也考晉書惠帝紀永康以元年正月朔改元其次年正月趙王倫迎其四月乘與反正於是改元乃始爲永寧然則事在

未改永寧以前正永康二年之正月故 注鵬冠子案子下當有日感案籍書據當日所稱校者誤改之耳

注小曰橐大曰囊袁本茶陵本無日字大 載錫之光

袁本此下校語云善有也字又以御于家邦下校語同茶陵本皆無校語案袁所見非也 注靈王十二年袁本

茶陵本二十二案各本皆非也當作二十二章昭有注可證也 誅庶桀以便事何云晉書桀

擊爲是案善注未有明文五臣作樂濟注案也今無以考之 注以固其國何校此四字改在上

同是也各本皆誤 注太康以來何校太改元是也各本皆誤 而賤名儉袁本

茶陵本儉作儉云善作儉何云晉書儉作檢案檢字是也各本所見儉字傳

寫誤耳注應昭表儉字亦檢之譌其表以清檢對容放言之義無取於儉而

今晉書應傳作儉字恐非也又 注以宏放爲夷達袁本茶陵本

善引劉瓛紀自不必與彼同 依之改但善自不必與彼同 注漢書解故曰案詳當作會 祭

庾純賈充之事何校事改爭案茶陵本云五臣作爭 知將帥

之不讓何校知上添而字袁本茶陵本云善無而字案晉書所載有而字 懷帝承亂之後

得位袁本云五臣無之後案本云善有之 注晉中興曰陳

與下脫書字是也各本皆脫

〔後漢書皇后紀論〕注帝嚳立四妃以袁本茶

作案案二本 注立正九妃又三九二十七案正下三不

是也矣句絕

當有各本皆衍讀以立正祖爲一句又三二十七爲一句也 注婦也嬪也案當作嬪也世 注

女御書敘於王之燕寢案當作掌御 注齊侯好

內多寵案多下當有內 注與貂因寵何校因下添內字

注又有美人良人八子案此下當有七于二字各本皆脫

可飾玩華少何云華少後漢書作少華袁本云善作華少 唯

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何云後漢書複出貴人二字陳云複出

同衆與耳又考與服志天子貴人赤綬同諸侯注以歲八月雒

陽民陳云月下脫葬字 注長壯妖絜案妖當作姦 注家

屬徙北景案北當作比各本皆譌范書皇后紀

〔後漢書〕二十八將論固將有以爲爾案陸本

勳賢兼序案陸本兼作皆兼與此 注縉赤色

案亦下當有白字各本及章樹案陸本即下有以字袁本

注皆脫酒德頌注引有者是也即事相權案陸本即下有以字袁本

校語無 注衡平也案衡上當有權字各本皆脫此章漢志注以解

〔宦者傳論〕注掌守王宮中之門禁案陸本之門

注亦是也袁 王之正內者五人何校去者字陳云者字衍案皆

恐此是爵宗自爲 注史記以勃鞞爲履貂上何校貂上二

文不全同所引也 注史記以勃鞞爲履貂上何校貂上二

同案所校非也此當衍上字答任少卿書引史記履貂曰可證又何改正文

紹爲鞞更非范書亦作紹章懷注勃鞞即寺人掖也一名勃鞞字伯楚是爵

宗自 注寺人內闈官豎刀也案引當作紹各本皆誤此

也注 注史記曰豎貂爲豎刀案以當作以 注公徐聞

其罪陳云其下脫無字 惟闈官而已案陸本官作宦袁本作官

是也 注安帝年號延平何校安改號是 小黃門亦

二十人案陸本無亦字云五臣有袁本有用五臣也案 朝臣圖

議案陸本圖作國袁本作朝與此同案今范書作國疑 注郡分銅

虎符三分案陸本 基列於都鄙袁本云善作基案陸本云

類有注何校依之改陳云作蔡為是案
此各本所見傳寫誤善亦不作基也
盈物珍藏 云五臣作物袁

本作初用五臣也案今范書作初
此以五臣亂善袁不著校語亦非
注班固漢書曰 是也各本皆

行 何校骨改骨陳同又云
注薰骨以行刑 行字衍是也各本皆誤
注與李子

豎書曰 茶陵本豎作豎是
也袁本亦誤豎 注尚書曰下本州考治 云陳

曰白誤是也 注張驥趙忠等 何校驥改讓陳同又下節注中袁
各本皆誤 茶陵二本亦作驥无改作讓案今

范書作讓 注今予恭行天之罰 案予下當有惟字恭當作
讓字是也 魏各本皆誤檄蜀文引予

推與行天之罰亦非當互訂又案後述高紀恭行天
罰注恭行已見上文依今班書亦當是讓之誤也 注屈蕩尸之

曰 袁本尸作尸是也茶陵本亦
誤尸案開成石經是尸字

〔逸民傳論〕注而遊堯舜之門 案舜字不當有各
本皆衍章懷注無 弋人何篡焉 本

注避世之人也 案也字不當有各
本皆衍章懷注無 弋人何篡焉 本

茶陵本人作者案今范書亦作者字是也尤蓋依所見法言改耳此注引
法言袁案陸仍作者其宋袁注乃云弋人弋人不出正文爵宗及善與无所

見自不同 注穀皮綃頭巾 案穀當作穀巾字不當有各本皆
改之非是 誤章懷注以穀樹皮為綃頭也

與卿相等列 袁本與上有蓋字云善無茶陵本云五臣有案今
范書有依文義似各本所見皆傳寫誤脫之也

注獨耿介而不隨俗 案俗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此所引九辨
文也元文隨下有兮善引在句末者多

去節 〔宋書謝靈運傳論〕注懷五常之性聰明精

粹 袁本茶陵本
無此九字 注應劭曰肖類也頭圓象天足方

象地 袁本茶陵本
無此十四字 注明皇帝為魏列祖也 烈是也袁本

甫乃以情緯文 茶陵本無文字云五臣有物字袁本有物字
云善無案此尤延之所校添也今宋書是文

源其颺流所始 袁本云善作源茶陵本云五臣作
原何云疑作原今宋書是原字 注詩

總百家之言 陳云薛總當作傍
原何云疑作原今宋書是原字 注潘陸之徒有文

質 陳云有文質當作雖時有質文是也
各本皆誤案亦據世說文學篇注也 注好莊子元勝之

談 陳云子當從世說注
各本皆誤案亦據世說文學篇注也 注謝混始改之 案之手不當有世

注太元晉武帝年號 何校武上添季字是也袁本
亦脫案陸本并入五臣亦脫 仲宣

灞岸之篇 案端當作霸詳袁本所載濟注乃善霸五臣弼各本所見
以五臣亂善前七哀詩及此注俱為霸字不誤又今宋書

亦是 注靈均屈原字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所載五臣
濟注有之案此尤誤取增多也

亦是 注靈均屈原字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所載五臣
濟注有之案此尤誤取增多也

〔恩倖傳論〕且士子居朝袁本土作仕云善作士茶陵本云五臣作仕何校士改在陳云

今宋書作任爲是案所校是也士任皆傳寫誤下注云言仕于不居賤職可見善並非作士蓋初誤作仕後又誤作士

郎比六百石案中有當作有郡縣掾吏何校吏改史陳云今宋書作史

案所校是也未之或悟袁本云善作悟茶陵本云五臣作寤案今宋與五臣異王命論悟成卒之言英雄賊知寤寤一或一未改最爲可證也

傳寫誤也

史述贊

〔述高紀第一〕袁本茶陵本校語云善本如此五臣本列在後

郎善亦不得在前蓋傳寫誤移之而五臣尙未移耳後二首同注論語子曰袁本論上有善

言秦人不能整其綱維上毛詩曰禹禹昂昂上同茶陵本在每節首非注各爭恣志袁本志作忘

志與此同案皆非也當作妄過秦論注引作妄光允不陽袁本光作亦云善作光茶陵本

字是也光傳寫誤注不亦熾乎案當作不熾熾矣各本

〔後漢書光武紀贊〕注中微謂平世衰也袁本

茶陵本無此七字沈機先物案今范書作先先字是也善亦不得作生各

本所見皆深略緯文袁本文作天茶陵本文與此同何云兩漢刊誤補遺云文選作天文今案袁本正與

所稱同今范書誤改之耳茶陵亦無校語也天與甄協最是注旌旗

輜車陳云車重誤是注城中少年子弟自燒室門案于當作來自燒當

作燒作各本皆誤注兼聰獨斷案聰當作聰

論

〔過秦論〕注漢書應劭曰袁本茶陵本無漢書二字案二

傳注凡如此者例不云漢書注言秦之過袁本言上有善曰二字案此四字

也又案以此驗之凡各本所有善曰字多非其蓋的然無疑矣注韋昭曰瞻謂一殺案瞻

互易各本皆誤包舉宇內袁本茶陵本包作苞案此尤延之所改也史記

爲也注甯越趙人也然即今然則善全書皆如此甯越趙人

上引誤之注戰國策東周袁本茶陵本無注最才勾東周二字是也

終一人而其本亦二也善引說苑以奉爲一人而其本亦三尤改正之是矣又案今本漢書亦作二似有誤顏注未有明文無以相訂

無益於主上之治茶陵本云五臣作治袁本云善作理案此亦尤校改之也漢書治但善避諱尤改非也

於是吳王懼然易容袁本句云五臣作懼善注中皆無居具初三字今案此各本所見蓋皆非也懼不得音句亦不居具初得漢書作懼顏注居具反善音與之同是亦作懼其居具之音與五臣句初得漢書作懼

注非虎非狼案狼當作獰各本皆誤重贈虛語引作非龍非獰師協韻也連命

躬躬親節儉茶陵本無躬字親下校語云五臣作躬論注引作狼亦誤躬躬親節儉與五臣同

天下大治案洽當依漢書作治各本皆譌

惟周之貞何校貞改積袁本云善作貞茶陵本云五臣作積案漢書作積未審善果何作

〔四子講德論〕注涉始於足案涉當作步下同各本皆譌

注一單三尺袁本茶陵本單作即也是也

注遁逃也袁本茶陵本逃作避是也

注皮裘負芻袁本并入五臣皮作反是也

注閭櫟子奢案櫟當作櫟各本皆譌今荀子賦櫟及七

故美玉蘊於砥砩案砥砩當作武夫注引戰國策及張揖漢書注皆不從石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補注乃作砥砩是善武夫五臣砥砩音以武夫各本所見凡之而失者校語此誤入五臣音善非也又案引張揖曰者子虛賦注也史

注說文曰鑛記漢書正作武夫今彼正文及善注引張揖爾雅

銅鐵璞也案鑛當作璞各本皆譌鑛即璞字也又案依此正文朴字當作機二字案書中頗有相混者五臣并正文

寂寥宇宙茶陵本寥作聊云五臣作寥袁本云善作聊案此尤以五臣本改之也袁茶陵注中作聊尤改

注尚書曰故一人袁本茶陵本故作通是也

注毛詩周頌曰陳云頌下脫序字是也各本皆脫

且觀大化之淳流袁本茶陵本無且字案二本不著校語無未必然當各依其哲

大廈之材茶陵本廈作夏云五臣作廈袁善非也凡此字夏廈錯見者疑皆善夏五臣廈餘以此求之

注秦繆公問得失之要袁茶陵本問下字是也

注秦繆公問百里奚故重贖之何校奚有之字是也

注楚人曰予之袁本茶陵本日作許是也

楚莊有叔孫子反袁本茶陵本叔孫作孫叔是也

句踐有種蠹溲庸袁本按語云此本無校語案

省田官何校田官校田官田案依文義是也各本皆譌田三年詔曰前下詔假公田食種食公田

莫不肌粟慴伏袁本即官田疑此句當有善注今失去無可補

注魯魯者聲利也案者當作音是

以北狄賓洽茶陵本云五臣作洽袁本云善作合案此尤以五臣本改之也注不見明文無以考之而旌

旗仆也茶陵本云五臣作旌袁本云善作旌案此尤以五臣本改之也旌即旌字前已見見當各依其舊先生

曰夫匈奴者茶陵本先生曰夫作先生夫子曰云五臣作先生曰夫夫子曰乃驚邊抗士袁本茶陵本抗作柯何云能改齊邊錄作抗案何校是也善不音注者已見上林賦抗士

卒之精下也又此字見於史記漢書鹽鐵論者甚多其訓誤也精也其音五官反袁茶陵二本所載統注云初動也而不著校語以五臣亂善致為乖謬

亦非注引如淳同注刀刻其面茶陵本刀作刃袁本亦作刃與此同何校改刃字是也未尅殫焉袁本云善作尅茶陵本云五臣作克案各本所見皆非也當作克但傳寫誤為尅非善五

異臣有案此下有脫文必并引既感著言以及遺著王命論等語各本皆脫善例不全同注三陽翼天德聖明袁本茶陵本理作清案此尤校改之也

注善曰世運案世運當作運世各本皆倒檐石之蓄袁本茶陵本檐作擔注同案此

短為禠案曰當作以注善曰禠丁管切茶短袁陵本短作本

所見不同也漢書作傳猶即傳字或從毛傳見毛詩傳釋文又羣經音辨之水部可證苦寒行橫行取辨亦用之

注聿昭曰

注聿昭曰

注聿昭曰

注聿昭曰

也案醫當作醫下同各本皆誤注醫鼎實也案醫當作醫下同各本皆誤注道德於此何校德

可冀無為二母之所笑何校袁上添母字為上去無字案侯漢書校蓋是也各本皆傳寫誤貪不

〔典論論文〕享之千金案享當作享善引左傳注享通也

後來以享改享各本皆然與注不相應非也注故嘗更職何校更下添吏字陳同今案范蔚宗書公孫述傳作

皆無仍未當稱補管更吏職但各本皆無仍未當稱補咸以自騁驥駿於千里陳云自以國志注引自以國志

依文義自以是也各本皆倒耳注遭我乎獮之閒兮袁本齋作獮是也

注不根持論袁本茶陵本根作長案此尤校改之也以至乎雜以嘲戲袁本茶陵本無上以字乎於案此所見不同也魏志王粲傳注引此無以字乎於蓋二本是矣

不假良史之

辛袁本云善無不字茶陵本云五臣有不字案此尤校修改添之也初亦同二本所見皆傳寫脫日月逝於上

此尤校改正之也逆字不可通必傳寫誤也

〔六代論〕注韓哀滅鄭并其國案袁下當有侯字各本皆脫所引鄭世家

四十餘年何校四改三注同魏志注作四陳云四當作二案魏志注在文武世王公傳下蓋誤耳善引漢書諸侯王

也

袁爲注彼文作三師古曰三十五年今此各本并依正文改之更誤何陳所校是也

注秦竊自號謂皇

帝何校謂改爲後所引同是也各本皆誤

千有餘歲何校改陳同魏志注作城今案城字誤也元首此文出於

史記秦始皇本紀彼作歲可證又李文本紀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漢書作皆且千歲然則當時語自如此矣魏志注必不知者所改何陳誤據

之也袁茶陵二本校語云善作歲五臣作人五臣正謂歲字不安與改魏志注者字有異而意相同皆非胡亥少習剋

薄之教袁本云善作就茶陵本云五臣作刻案各本所見皆傳寫土

有常君袁本茶陵本土作士是也魏志注亦是士字注權秉卽柄字也陳

乘下脫也乘二字是也各本皆脫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何校去能字魏志注無袁本云

善有能茶陵本云五臣無案此疑各本所見傳寫衍也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茶

本云五臣作叛袁本云善作時案此所見不同也魏志注亦是叛字下文平居猶懼其難叛各本皆不作時似此未必善與五臣有異是

聖王安而不逸袁本茶陵本是有以字云善本無案此疑各本所見傳寫脫魏也志注有

〔博弈論〕注多漢舉者袁本茶陵本注中計塞城袁本云善無於字茶陵本云五臣

求之於戰陣袁本云善無於字茶陵本云五臣注貿易之有案此尤校添之也吳志有於字

注一字管百行袁本茶陵本一字作學是也

〔運命論〕注春秋河圖至聖明袁本此十九字作聖明見王命論七字

也案之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養生論〕注說文曰粗疏也徂古切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

注顏師古曰洽霑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漢書劉向曰

可百餘斛袁本茶陵本此下有也字而外內受敵袁本云善無

爲受病之始也袁本云善無注猶如塵陳云塵

注大蒜勿食袁本茶陵本注猶如塵陳云塵

注臣瓚曰魏桓侯袁本茶陵本注猶如塵陳云塵

注架溺曰滔滔者袁本酒滔作悠悠案悠悠是也茶

注河上公曰抱下故能爲天

注河上公曰大順者天理也

注下法式袁本茶陵本

注春

注

注

注

注

是也茶陵本復 注亦然案亦上當有治字各本皆 注知非遇

也各本皆誤 注非加益也案非上當有知 以遊於羣

雄下莫之逆也善無此一段說詳下 注漢書曰至下皆

不省也後石闕銘計如投水引此論張良及其遺漢祖其言也如以石

投水莫之逆也為注然則義 注夏氏乃積而去之陵本無

夏氏乃三 注過婦人陳云過遇誤是 注靈景周之王

末者也案末上有者字案疑繁字之誤尤 注晞驥之馬

案本晞作希下同案陵本亦作晞與此同案正文 注三事不使

知政遂各偃息養高 注案本茶陵本無不使知政 雖造門

猶有不得賓者焉字一旬下有者注或無雖造門三 然而

志士仁人善作而案此依五臣改善又誤兩存其字非 注欲遂

其志之思也無之思二字 不微而自遇矣案本茶陵

案二本無校語恐非善五臣之異善引西京賦不微自遇彼賦今為遺字此

注脈相視也案視字不當有各本皆 蓋知伍子胥之

屬鏤於吳案本茶陵本屬作鏤案注引左傳字作屬或 注吳將

伐齊案本茶陵 注王及列士皆饋賂案本茶陵本 注

是象吳也案本茶陵本也下有夫字 注反役案本茶陵本 注

改姓為王孫欲以辟吳禍案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案此節

注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案本茶陵本重湯 蓋笑蕭望

之跋躓於前案之下當更有之 注道病死案此下脫尚當

死而言統緘未詳之注案茶陵二本皆 注桓公新論曰何校公

井善於五臣遂致失去今無以補之 注桓公新論曰改誤陳

皆誤 注杜預左氏傳注曰案本茶陵本 玃

旋輪轉案玃當作機注法中所引鄭尚書注轉運者為機本誤可見

仰陟天機案陵本作機案五臣作機而各本亂之宋文元皇后哀策

此注中多改機為玃故讀其質必是善五臣之異如旋五臣作玃二

本仍無校語 注言傳其所順以天下之謀案順以當作

亦失著也

〔辨亡論上〕注北至南陽

茶陵本北作比是也袁本亦誤北

注陳

忠曰

何校陳改國陳節是也各本皆誤

注班固王命論曰

何校固改彪錯互今易作勅則飾字非矣

注虞翻性不協俗

袁本無性不協俗四字是也茶陵本此上下覆出者更非

注孫權以為車騎將軍

陳云將軍下脫主簿二字是也各本皆誤

注往濡須

陳云獲狸誤是也各本皆誤

注先主

陳云獲狸誤是也各本皆誤

而吳堯然

陸

注羽檄

何校賞改員陳同是也各本皆誤

注字略作幢樓也

何校改尚書作毛詩下文毛詩改又陳同是也各本皆誤

注尚書曰尚有典刑

何云案吳志忠懇下有內發二字此脫當增入案所校是也各本皆誤

注子不聞周舍之謬謬

案于字不當

注孫皓遂

案于字不當

用元為宮下錄事

袁本茶陵本無遂字案此尤添之也又陳云錄事當作錄是也各本皆誤

有工輸雲梯之械

何校工改公陳云工公誤今案習書吳志注皆是工字疑士衡謂之工輸未嘗輟改也

注王濬鼓人于石頭

陳云鼓下脫諫字是也各本皆誤

注張悌字

案說當作悌此所引心部文又

說文曰詭變也

案說當作悌此所引心部文又

〔辨亡論下〕注左氏傳曰

下比于諸華 袁本此字最是茶陵本覆出非

莊子許由曰齧缺之為人

袁本此字最是茶陵本覆出非

聰明叡智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

注使親近以巾拭面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

糧具俱辦

陳云載字衍糧下脫

注為軍後援也

陳云軍糧是也各本皆誤

卑宮菲食

袁本茶陵本此下校語云善有貪字案二本所見傳為衍

以豐功臣

袁本茶陵本無以字下以納讓士之爵同案皆誤

注賈逵國

袁本茶陵本無以字下以納讓士之爵同案皆誤

語注曰謂告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

嫌不足也袁本此下有口微切三字是也尤收入正文下 百度

之缺粗修袁本云著作粗茶陵本云五臣作粗案注云粗古粗字似

組為粗者士衛他文用字亦少此類無以考之 注粗古粗字袁本茶陵本粗作粗 雖

醱化懿綱袁本茶陵本綱作綱案此尤校改之也晉書綱吳注志綱

注可證其實未必同五臣也則五臣綱或失考校語善無 抑其體國經邦之具袁本茶

作民案晉書邦吳志注民此亦尤校改之也文義兩通未知善果何作 注幾音其近也袁本茶

作基是也又案近也當在晉基上各本皆倒 天子總羣議袁本云五臣作議茶陵本

之也晉書吳志注皆作臨二本所見未必是 憑寶城以延強寇案寶吳志注作

與此同詳保城與寶幣偶句蓋保即今之堡字保是寶非也袁茶陵二本所殺五臣翰注云寶猶堅也文義殊為不安善未必同五臣或失著校語

注因部分諸軍吳彥等何校吳改晉陳同 寬沖以

誘俊父之謀案茶陵本云五臣作父袁本云善作人

(五等論)夫體國經野袁本茶陵本經野作營治案二本

注而獨斯畏何校而改無陳同 不如利而後利之

之利也袁本云善無也字茶陵云五臣有案此蓋所見不同或尤校

善是彼非者今不悉出注言王諸侯治之也 注王諸侯治之也袁本茶陵本

治各本皆倒注漢書徐樂上書曰 此之謂土

崩袁本茶陵本此在案語孔子曰云云之前案依善例當云土崩已見上

注告于諸侯曰王居于彘諸侯釋位袁本茶陵本

國慶獨饗其利袁本獨下有校語云著作猶茶陵本無

二本失著校語後尤本皆校改正之矣注班固漢書表曰

皇祖夷於黠徒案黠當作黠晉書正作黠

記曰荆王劉賈者至 蓋別有所見袁本茶陵本無

所耶案黠當作黠各 注然黠當為黔案黔二字當互易

黔為黠後來各本以之亂善而失著校語又此注亦多誤見下

二本最是此不知何人欲善注之語必注尚未足黔徒羣盜

本本有記於旁者而尤誤取以增多也

與注不相照復改注以就之也考史記漢書韋布不得云當為
非注明他書不見更有作駁者上條楚漢春秋亦誤改無疑

注縱恣

意陳云概下脫橫字
是也各本皆脫

注生子顏子顏有寵袁本茶陵本不
重子顏二字

注我實能使狄案能字不當
有各本皆衍注號曰共和共和十

四年袁本茶陵本不
取共和二字注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虢叔

自北門入袁本茶陵本
無此十四字注次于陽樊袁本茶陵本
無此四字注恭

王有寵子袁本茶陵本
無王字是也良士之所希及案當依晉書去
之字各本皆衍

〔辨命論〕注峻字孝標辨命論袁本茶陵本無峻字
二字案無者是也下

五字為案則字不當有各本
皆衍善例無此也注然

則占候時日案則字不當有各本
皆衍善例無此也注此其大較者也

夫通生萬物案
陸

夫通生萬物案
陸

注猶陶鑄堯舜也袁本茶陵本
猶上有期字注

言殺也袁本茶陵本
無此三字注載電其尾毛袁曰電袁本二
袁字作

隳茶陵本作窳案隳字是也正文善
作隳案書同故破窳為隳而引之

注家語曰顏回下
薄

言采之袁本茶陵本此七十六字并
於五臣非也尤所見未誤注追論夫子言袁
本

注樂正子春見孟子曰袁本茶陵本無
春字案有者非注

狀亭亭以岩岩案習習當作若
若各本皆誤微草木以共彫袁
本

長肘而盪袁本茶陵本
作盪是也注垂髮臨鼻

春秋曰道也者下
無此二十字注彭彭

越韓韓信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案此因同
五臣翰注而測之尤所見是也注淮南子曰

哆噶蘧蔭戚施醜也案此有誤也所引修務訓文上有唯
醜二字無醜也二字高誘注云噍蔭哆

注渙散也袁本茶陵本
無此三字

注淮南子曰歷陽案此有
誤也以

注有兩諸生告過之謂曰何
校

注太常上對諸儒太常奏宏第居下

注太常上對諸儒太常奏宏第居下

策何校策下添矣字陳同案此有誤也考漢書云安至太常上策留諸儒又云太常奏宏第居下策矣必善通引此二處耳注漑

猶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袁本茶陵本親繪作豨蛇

上案此尤校改之也下高注仍作鑿窻家所改未是注毛萇曰杯晚切陳云曰下脫板板反也四字是也各本

注司馬子韋曰案馬當作星思元賦注可證又案袁茶陵二本此一節注非入五臣非也尤所

見未注磨其手案磨當作磨各本皆譌與廣川長字文論書引作磨云耶首應可證考呂氏春秋亦作磨磨

同字磨而為磨猶顏氏家訓所謂容或道磨為醒磨之磨耳故磨今亦譌而為也皆當訂正注若以善惡

猶命袁本茶陵本猶命二字且于公高門以待封袁本

云著作門高茶陵本云五臣作高門案二本所見傳寫誤倒非也此亦尤校改正之誤背作高門注激遏之辭

也袁本過作過是也茶陵本亦談過莊子釋文李云謂激過也可借證注黃鵠啄君稻梁案

當作梁各本皆誤注予惡乎知說生之或非邪案或非當作非惡各本皆

誤注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袁本茶陵本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那九邪字作或是那三字案此尤校改正之邪

廣絕交論注劉璠梁典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案此節注袁并善入五臣案

陸井五臣入善皆非注慕尙敦篤袁本茶陵本注芳芳漚鬱袁本

茶陵本下芳字作香是也注班固漢書贊曰陳云贊述誤是也各本皆誤注試欲

効其款款之愚陳云試誤是也各本皆誤注年十三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注口相切直也袁本茶陵無修是也此初有衍字後修去之注論語子張

曰敢問崇德辨惑袁本論上有已見七命四字茶陵本無案依善例當作辨惑已見七命六字不復出論語

以下云云注棠棣之華茶陵本棠作唐下同是也袁本亦誤棠何陳校改唐然則利

交同源袁本云善有則字茶陵本云五臣無則字案各本所見皆非也則不當有但傳寫衍梁書任昉傳所載亦無則字注

雕刻鑪捶喻造物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以灼火也袁本

茶陵本也下有之端切三字案真善善也正文下朱踰二字乃五臣首尤去此存彼非注秦嘉婦詩曰案

上當有贈字注惟思致款誠袁本茶陵本注蔡澤顛顛

折頰袁本顛作顛案茶陵本此與同案依袁本顛善正又亦作頰今各本皆作顛蓋五臣亂之誤書亦作顛善與彼多異如論嚴苦彼作枯有旨哉有旨哉彼不重英時後遇也注論語曾子曰鳥之

將死其鳴也哀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詩谷風曰

將恐將懼寘子于懷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毛萇

詩曰漑何校詩下添傳字注以伯髡為太宰袁本茶陵本語

作喜案二本是也下注所謂或作伯喜即指此考史記五子晉列傳索隱有立晉語之語是善引與小司馬正合不如今本史記作髡也上注所引亦以

駁為大夫語必本作喜各本皆誤當依此訂正

注乃自刎袁本茶陵本注厥篚織何校織改織陳同

注信陵之名蘭芬也何校蘭上添若字陳注班固述

日莊之推賢於茲為德之推賢也案二本是也此引本傳

迎而鳴者袁本茶陵本注烈士傳曰袁本烈作列是也

注陽角哀茶陵本陽作羊袁本與此同案陽字是也古陽羊通用蓋

注奇命樟癘之地袁本茶陵本樟作郭案袁茶陵二本

注劉孝標與諸弟書案標當作梓各本皆誤本傳云孝綽諸弟時隨皆在刑雍乃與書論

日案標當作梓各本皆誤本傳云孝綽諸弟時隨皆在刑雍乃與書論

孫評文選 卷六 考異

人放下稱孝標云平原劉峻不知者妄改絕無可通今特訂正注攸然不相存贍袁本茶陵本

連珠

〔演連珠〕注天地所以施生案生當作化注在地

則化案地當作川化當注以導其氣也袁本茶陵本等作通

也改之注然水火相殘袁本茶陵本注閱子壽日案

陳敬仲曰袁本茶陵本作毛詩注而不可以相違袁本茶陵本

世謂之五侯袁本此三十二字作五侯已見鮑注言口至

道均被袁本茶陵本言曰作者三處皆尤改此亦當同彼矣注而

可御於前也何校去而字陳注陰晷影之候也袁

羊傳曰案傳下當有注注尸子曰至是弗聽也

注何休公

二〇七

此二十五字作纒梁已見張景
四七命是也茶陵本覆出非
注書出瞑目陳云瞑讀誤是也各本皆誤注

子以父言聞於君乃召蘧伯玉袁本茶陵本無於字乃字注可

謂生以身諫袁本茶陵本無可謂二字注薦之於穆公袁本茶陵本無於字

注晏子春秋曰下至晏子之謂也袁本此一百二十八字作齊堂之俎已見

張歙陽雜詩是也
茶陵本覆出非
注孫卿曰案卿下當有子字各本皆脫瞽叟清耳袁本

茶陵本更作史
案此尤誤改也
注謂以明水滌滌黍盛黍稷袁本茶陵本二

滂字作滂案此當作滂尤校補滂而誤并改滂耳注善曰日月發輝案善曰二字不當有袁茶陵二

本誤在注首尤移
入下而仍循此非
非假百里之操案五臣百作北袁茶陵二本校語云善作百五臣作北百

里不可通此必有誤疑里當作牙
劉及善無注以牙牙自不煩注耳
注善曰下愚由性案善曰

當有就
已見前
注戰國策曰白骨疑象砥硃類玉袁本此二字

作武夫已見上文是
也茶陵本覆出非
注繫一柷之功也案繫當作繫一字不當有各本皆誤衍

注言爲政之道恕己及物也袁本茶陵本無道字注誅猶

痛責之甚也袁本茶陵本無猶痛之甚四字注衝風起兮橫波案

注當有水字各本皆脫注唯化所珍陳云珍疑甄今案當作移各本皆誤注流爲水

及風案流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史史魚袁本魚下有並已見上文五字是也茶陵本覆出非尤刪削益非

注而悲感者也案悲字不當有者當作周各本皆誤此以感周與上句悲股對文注或者

以詩序云袁本茶陵本無或者以三字案此注各本皆有誤無以正之注善曰性命之

道何校去善曰二字是也各本皆誤注文字曰何校文上添善曰二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蔡

邕琴操曰下至象五行袁本此十六字作已見上文是也茶陵本所覆出云云皆非

箴

〔女史箴〕王猷有倫袁本茶陵本王上有而字云五臣無注王

猷允塞袁本茶陵本猷作猶是也施衿結褵陳云褵注當作離案所校是也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論注

而失著校語正文與注遂不相應甚非
徐上有同義夫婦
也五字茶陵本無
注徐幹中論曰袁

〔封燕然山銘〕注謂登用輔翼袁本茶陵本無用字翼下有也字案此尤

枝改之也 注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案當作如虎如貔如對如也 離不知者改之耳各本皆

誤後與書章句 注此音訓並與上同也 案此下當有難字並字不當有

上當作誤 然後四校橫徂 袁本茶陵本云善作徂案 注子

各本皆誤 稽彌立 何校彌改彌是 注殺北都尉 何校北下添地字尉

皆脫 注與禍同 袁本茶陵本同下有音義曰渠 下添印字陳同是也

〔座右銘〕注行行剛強貌 沮築兩稱而耕孔子使于路問

津岸築爾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 注郭璞二蒼曰 本

易也三十四字案二本是也此尤誤副 郭璞二字

〔劍閣銘〕注假稱蜀都太守 陳云郭郡誤是 也各本皆誤

〔石闕銘〕注尚書曰湯既黜夏命 陳云書下脫序 字是也各本皆

脫 注書曰有虜氏威侮五行怠棄二正 袁本茶 陵本無

此十三字案此 刑酷然炭 何校然改發今案所改非也廣韻一仙

尤校添之也 韻所引如十緒之抱土舍履二十陌之喫喫不得語之類與今本

選文迥異皆別有所出不容相證何未得其理耳茲均無取焉 注二

年十二月 陳云三二誤是 注胡馬之千羣 案之字不當

注魏略王陵 陳云陵當作陵下 同是也各本皆誤 注以卿非肯遂折

簡者也 陳云遂遂誤是 注以牛爲禮 案陵本禮作札袁本

本皆 伐罪弔民 袁本茶陵本云民善作人是也 注湯始征

自葛 袁本茶陵本 注日榮爲無道 袁本茶陵本 注李

康運命論 袁本茶陵本無李康二 注口又日 袁本茶陵本

案此尤校改正之也前樊鄧威懷巴黔辰定注亦運 注升于中天

有兩尚書曰尤仍未改必本在每句下故如此耳 注祝良爲

袁本茶陵本于 中作中于景也 注蒼頡曰 何校頡下添蒼字陳

梁州刺史 陳云梁縣當作涼說其刺涼州見范 注禮經謂

周禮也 案禮經當作經 注其角一正東 袁本茶陵本

以布化懸法 袁本茶陵本化作治何校改治今案非也此講治爲

諱字不可悉出但讀 色法上圓 袁本茶陵本校語云圓善作員案

者當知其多失審耳 員今畫作圓善皆尤所改其實非也員圓方同字下篇金簡方員之制二

注臨煙雲

陳云雲雨誤是也各本皆誤

注故云卻背也

袁本也下有後注同三字

案袁本凡云後注同者皆并善入五臣然則此後當有周禮曰熙門二轍漢書曰秦地五方雜然此五方謂吳之五方也二十六字今在其所載周禮注中也袁本亦并入五臣失著餘同尚注无所見蓋與之同誤

〔新刻漏銘〕

注孟春始贏

袁本贏作贏下同案贏字是也茶陵本亦誤贏正文作盈疑尚

有盈贏異同

注掌壺以令軍井

茶陵本掌下有壺字是也袁本亦脫注懸壺

以哭

案哭上當有代字下當有者字各本皆脫

注令軍中衆

何校衆上添士字是也各本皆脫

鄭玄曰

至異晝夜漏也

此三十二字袁本茶陵本無案因已見五臣而節去二本非尤是也

注新序固乘曰

袁本茶陵本無案因已見五臣而節去二本非尤是也

布在方册

云五臣作有布方册案各本所見皆非也此以有布與下無影偶句非取禮記成文善亦作有布脫注文而傳為誤

注布在方册

袁本云善作布在方册案

其中

袁本茶陵本無案因已見五臣而節去

注晝夜漏起

案晝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注則河漣

案晝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注有水赤

案晝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海夷

袁本茶陵本作則河海夷案此尤校改之也

注周禮曰

至以叫百官

此十六字袁本茶陵本無案因已見五臣而節去

注諸侯有日御

袁本御下有草創已見上文六字是也

陸本復出非尤刪削益非

注登大庭之庫

何校庭下添氏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謂土

主也

袁本也下有已見上文四字是也袁本亦非

注十累一銖

袁本茶陵本下有據廳括切善音尤誤去

注巴郡

注巴郡

注巴郡

注巴郡

而稱也

案得當作德茶陵本云五臣作得袁本云善作德此以五臣亂善

注孔甲

注孔甲

之戒

袁本茶陵本戒下有言也

注紀善

注紀善

與矣不窮

袁本茶陵本與作與是也

注呂氏春秋

注呂氏春秋

消亡

袁本茶陵本禮上有齊宣公之時五字案當衍齊字耳何陳校皆改齊為衛

注角平

注角平

擊刀

案升當作斗

注禮義

注禮義

聚木

袁本茶陵本聚作聚案善引周禮以序聚木是也

注木乖方

注木乖方

月不遁來

袁本茶陵本云五臣作遁袁本云善校語也當以尤為是矣

注月不遁來

注月不遁來

通必有誤或亦作通與五臣無異而尤改為

得之或善自作知而不字有誤今無以考也

誄

〔王仲宣誅〕誰謂不庸何校府改痛陳云庸痛誤袁本

通蓋各本所見皆傳寫誤注遭家不造袁本茶陵本遺家作少

陳留風俗記曰何校國改團陳同注魏滅袁本茶陵本

注易稱所謂陽九之厄案稱當作傳注魏志曰

下為龍為光此二十七字袁本茶陵本注幽贊於神明

而誤成案茶陵本注是用不售案實當作集注南郡有編都縣

財君子徇名袁本作膏士之徇名小人之徇注將命之日

〔楊荊州誅〕榮陽楊史君袁本茶陵本史作使案此似善

也注實左右商王八將論運命論稱淵碑文注引皆無不與今

毛詩同添注周禮曰諡者袁本茶陵本

之末是注有韎韐而

孫評文選卷六考異

附注者何校而改之去者注錫爾土宇歸章案錫字不當有歸

官閣銘曰案銘當作名各本皆注神亦往焉觀其詩

惡袁本茶陵本亦往焉作偽師畏逼何校師改帥陳云此謂步

聖王嗟悼袁本云善作王茶陵本云五臣作注先王覆露

子也陳云王主誤是〔楊仲武誅〕楊綏袁本茶陵本綏作理是也此

以終遂誓施氏袁本茶陵本喪服同次茶陵本同作同

〔夏侯常侍誅〕譙人也袁本茶陵本譙下有國仍為太子舍

尉府袁本茶陵本無仍注禮記曰人生二十日弱冠

人字是也此尤本衍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 案此即尤誤取增多者 **注視之如傷** 袁本之作民是也 茶陵本亦誤之 **注**

曹子建楊德祖書曰 何校楊上添與字 同是也各本皆脫 **莫涅匪緇**

案緇當作淄注引論語作淄可證後漢書皇后紀論遂志淄蠶章注云淄黑也庶有銘在涅實不淄注亦引涅而不淄淄緇同字耳不知者誤改之也

袁本并善注改 **人侍帝闈** 袁本茶陵本闈作 爲緇字大誤 闈案此無以考也 **注而誰爲**

袁本茶陵本爲下有働字 二字案此尤校刪之也

〔馬汧督誅〕注蘭羌 案蘭上當有馬字闕中詩注有引各 本皆脫今晉書惠帝紀亦可證也

注彘以偏師陷 案彘下當有子 字各本皆脫 **注日出東南隅曰**

陳云隅下脫行字 是也各本皆脫 **注羌什長鞏便然更蓋其種也**

案便當作復更當作更各本皆誤蓋謂更即復字也或尚有復更異同之 語而不全者作便更則不相通又案以此推之正文及上注二更字皆更之 誤後誅遂更

惑睡亦然 **注下礪石** 礪字是也此所引李陵傳文 **注城上**

礪石也 袁本茶陵本礪作礪案各本皆 有又曰二字是也茶陵本與此同非 案礪當作礪

二字各本皆誤 **注相楣也** 袁本相上有字廢切又曰五字也下

注幕豐內井 袁本茶陵本 無此四字 **注於幕中府** 袁本茶陵本 無府字是也

梁王彤 陳云彤誤彤是也各本皆譌又 案關中詩注與此同亦譌也 **注何戴** 袁本茶陵本 何戴切三字在

注末 **注然則口不言** 案則字不當 有各本皆衍 **注甘茂謂楚王**

日魏氏聽 袁本茶陵本 無此九字 **注獨行怨雠之心** 案怨當作恚 各本皆譌

注司馬兵法曰 陳云曰字衍是 也各本皆譌 **精冠白日** 袁本茶陵本 冠作貫是也

此尤本 **注康睢曰** 陳云康唐誤是 也各本皆譌 **注太尉應劭等議**

何校尉下增操字陳云脫操字見 後安陸昭王碑是也各本皆脫 **注王逸楚辭曰** 陳云辭下脫 注字是也各

本皆 **稽穴以斂** 袁本茶陵本稽作措注 同是也此尤本誤字 **注極也** 袁本茶 陵本極

作極 是也 **悠悠烈將** 何校烈改列陳 同各本皆非 **注模** 袁本茶陵本作音模 二字在注末是也

甘棠不翦 袁本茶陵本不 勿案此無以考之 **注若不戢翼而少留**

也 案者字不當 有各本皆衍 **琅琅高致** 袁本茶陵本作琅琅 注同是也此尤本誤 **注堅也** 袁

茶陵本也下有力 唐切三字是也

〔陽給事誅〕注文士顏延年 袁本文上有後文帝立命 五字案陵本無案此節注

袁并善入五臣茶陵并 五臣入義皆非其舊 **注摩** 袁本茶陵本無此注字末有劉與摩 首義同六字案有者是也尤刪移非

注列營基踣案基當作壽各本皆譌注橋敗也案敗當作曲各本皆誤所引在成二年

注左氏傳曰至下殺陽處父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十八字何校去陳云別本無之為是案此即尤誤取

注盾佐之袁本茶陵本盾上有趙字是本注苦夷也袁本皆增多者

注舊勳雖廢茶陵本廢作發云五臣作廢袁本云善作發案此尤校改正之也發但得寫誤

其知深其慮沈袁本茶陵本此六字作其真沈也四字注服服馬也衡

車衡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案無者最是此尤誤取增多注章帝詔袁本茶陵本詔下有日字是也

注蒼頡曰何校頡下添符字注疏分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陶徵士誄〕注說文曰璇袁本茶陵本璇作璇是也注韓詩外

傳曰至下何患無士乎袁本無此注茶陵本有案疑茶陵禮出尤所見與之同耳蓋本是無尺而至已

注豈宴棲末景袁本茶陵本豈作堂案堂亦非也當作實注親

探井曰茶陵本探作操是也袁本亦譌注田對曰案田字不當注亦為

親也袁本茶陵本亦作以是也注劬袁本茶陵本作音劬二字在注中履頭下是也注劉劭集

有酒德頌何校攷攷羅陳云劬伶誤案羅是也說見前又褚淵碑文作伶亦非注得黃金百

斤案字斤不當有百與諸協韻案陵本作兩亦衍袁本此節注并入五臣亦作兩然則五臣妄增之也漢書無今史記衍斤字尤候之改非又案

注列士懷植散羣袁本懷作環是也茶陵本

注范曄後漢書曰論袁本日論作論曰是也茶陵本亦誤倒

孟子曰至下君子不由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案此因已見五臣而節去尤添之為是

敬述靖節案靖當作清袁本云善作靖案陵本云五臣作清各本所見皆傳寫誤此下八句敘述海葬必是清節無疑至末涉致譌也非善如此

注斂手足形袁本茶陵本手作首是也案尤誤改至方則礙袁本茶陵本礙

注未必概也袁本擬作據下同是也茶陵本亦誤擬案正文作驟或尙有驟擬異

注飄風與案與當作與各本皆譌注百官箴王闕何校重

注妻曰昔先袁本茶陵本先下有生字是也

〔宋孝武宣貴妃誄〕注而溫之至生黍案之字不當有

天寵方降袁本茶陵本作降是也何校攷攷隆案此尤本誤字注敢揚厚德

表之旒旌袁本茶陵本厚作后旒作旒案此尤校改之也處麗締綌袁本云五臣作綌袁本

云善作統案茲印格別體
字此及注皆无所改耳
視朔書氣茶陵本云五臣作氣袁本
注

為紫禁袁本茶陵本禁下有禁密與又謂
之嚴與八字案此尤校刪之也
注

寢袁本茶陵本無別疑二
字案此尤校添之也
注

注司馬彪漢書曰袁本茶陵本漢
上有續字是也
循闔闔而逕

渡案渡當作度注同袁本云善作渡茶陵
本云五臣作度各本所見皆傳寫誤
注乃奏樂三日而

終袁本茶陵
本無而字
注瓚說是也袁本茶陵本也下有
較力強切四字是也

哀

〔哀永逝文〕注說文曰輶
部作輶輶當作輶各本皆謂此在車
文作碩五臣改失考校語

嫂姪兮悼惶茶陵本悼惶作草惶
云五臣作悼惶袁本
注

注陳琳武軍賦曰何校軍改原
也各本皆誤

於西壁下塗之曰寢袁本茶陵本
經作寢是也
是乎非乎何皇

注我獨而能無概然袁本茶陵本
而作何是也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袁本無皇帝元三字茶陵
本有案此蓋善有五臣無
而失著
注詔前永嘉寸顏延年袁本年作之是也
茶陵本亦誤年

注為哀策文茶陵本文下有謹曰元三
字袁本無案有者是也
注邛袁本茶陵本作
軹首邛三字在

注韓詩纏繫也袁本纏上有曰字是也茶陵本亦
脫何校詩下添草句二字陳同案

注劉熙釋名曰容車至以下
以合北辰

注旌旗以銘功

注左氏傳曰至下
或憑焉袁本茶陵本無
此二十字案無

注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何以說

天道之圓也袁本茶陵本無曰天道圓地道
方何以九字案此校添之也
注王者膺慶

於所感案者字不當有感
當作感各本皆誤
注毛詩曰至下
于以采藻

注蘋之言賓藻之言澡袁本茶陵本
無此八字
注故

取名以為戒袁本茶陵本
無此六字
方江泳漢茶陵本泳作詠云五
臣作泳袁本無校語

注東都賦曰袁本茶陵本賦
作主人是也
注陳女圖以

鏡鑒顧女史而問詩 言本茶陵本此十二字作陳列國史以鏡鑒也八字案此尤校改之也

注之逝切 在注未是也 注零細切 案本作嗔音視診零細切七字在注中淡

齊曰上是也茶陵本移等切切 注漢書儀曰 何校書改舊陳同是也各本皆誤

注禮記曰 下 必於歲之杪 案本茶陵本無此十

〔齊敬皇后哀策文〕注追尊為敬皇后 案本茶陵本無

敬字案此尤 注東昏侯寶卷 案本茶陵本侯寶卷作也是也 注周禮曰

遂人 案人當作師各本皆誤 注以蜃車之役衛 案以當作共衛字不當有各本皆誤

注樞載柳四輪 何校樞下添路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 注阮瑀正欲賦

曰 案正當作止各本皆誤 注今王翁鄭孺 陳云鄭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注賢女

馨 案本茶陵本馨下有音字是也 注毛詩序曰 下 被於南國 案本茶陵本無

此十 注孔安國傳曰 何校傳上添尙書二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 注淮南

子曰 下 高誘曰 案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 注軒轅星也 案本茶陵本也作名又食

本此下有已見上文曠星也七字茶陵本有隳星也三字案食本是也茶陵本刪非尤改益非 注毛詩曰清廟

陳云詩下脫序字 注璋瓚夫人所執 案本茶陵本無此六字 宸居長

往 案本茶陵本居作駕案此尤改之蓋二本是 注禮記曰 案本茶陵本無空格是也 映輿

鑿於松楸 案本茶陵二鑿作鏤是也注同 籍闕宮之遠烈兮 案本茶陵本籍

作藉是也 終配祇而表命 案本茶陵本祇作祀案此尤改之蓋二本是 注趙達

以機祥協德 案機當作禮各本皆誤 注假結帛巾各一枚 案

茶陵本無枚字案無者是也范書光武十王傳所載亦無此字可借為證 注可瞻視 案本茶陵本瞻視作視瞻是也

碑文

〔郭有道碑文〕 案陵本此上有碑文上三字另為一行是也食本亦脫 注魯人有

儀公潛者 案儀公當作公儀各本皆倒此所引公儀第九文也 將蹈鴻涯之遐迹

案鴻當作洪注引西京賦神仙傳皆是洪字可證食茶陵二本所載五臣翰注字作鴻蓋各本亂之而失著校語又案蔡中郎集亦作洪 注

由以告巢父焉 案本茶陵本無巢父焉三字 注毛詩曰顯顯令

問 案曰下當有令問令望出師頌曰八字各本皆脫陳改毛詩二字作史孝山出師頌六字未是也 注君其試

之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尚書祖乙曰案乙當作己各本皆譌

〔陳太丘碑文〕注袞職謂三公也袁本無此六字是也茶陵本有

其此節注與五臣錯互而誤衍文仲案此無以考之慚於臧文竊位之負袁本茶陵本臧文作

集亦作注孝經援神契曰下仁明此十八字袁本茶陵本無案因已見五臣

而節去尤遣官屬掾吏何校吏改史是也各本皆傳注直袁本茶陵本時成作

用袁本茶陵本作重直用切四以時成銘袁本茶陵本時成作

也袁本茶陵本時成作〔褚淵碑文〕注於予小子案予當作平各本皆譌用人言必

由於己袁本云善有人字茶陵本云五臣無案各本所見皆非也蓋涉

注先過袁宏袁本茶陵本宏作罔是也注譬諸汎濫案汎當作汎各

泉濫泉也答實戲云汎濫何陳校改汎者非注范曄後漢書左朱零曰袁本茶陵本

字當重左當作左各本皆袁本茶陵本記注鄭玄禮記曰下有注字是也

闕子齋曰案齋當作馬各本皆譌注有豫章郡零都縣袁本茶

陵本無

有字陳云當在尋字上是也尤校添而誤其處既秉辭梁之分陳云分五臣作介為

字去聲謂其辭過分之賞由能乘輅已分合觀下句自明五臣誤讀

為介而云孤介之館失文意此善與五臣截然有異不容亂之者注

楚人鬼之越人機之茶陵本上之作而無下之字是也袁本

注諫過而後賞善案後字不當丹陽京輔何校陽改楊

注同案二字多相混此亦不具出注李尤有函谷關銘曰袁本茶陵本

太宗明帝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案無者最是注孟軻曰茶陵本詞作子是

注昔有魯伯禽陳云有者誤何校管下添不貳心之臣

茶陵本不上有率字云五臣無袁本校語云善無率案尤所見與袁同是也茶陵校語有誤嗣王荒怠於天

位袁本茶陵本注檄太常曰何校檄改移陳同注君子

微猷陳云于下脫有字注晉起居注曰帝詔曰陳

上曰字安誤是注周禮大司徒職曰至嫺音因袁

茶陵本無此注野當為序云然則序皆後人改茶陵校語全非注雖去列

六十四字餐東野之祕寶茶陵本野作序云五臣作野亦作

注詳又注然野當為序云然則序皆後人改茶陵校語全非注雖去列

注野當為序云然則序皆後人改茶陵校語全非注雖去列

位袁本茶陵本 注又曰雜書袁本茶陵本 注河圖本

去作在是也 紀袁本茶陵本 注晉書劉伶袁本

茶陵本無言等二字 注諸公給虎賁三十人

袁本三作二也 注公繁駟而馳袁本茶陵本

神文注引作繁 注知不如車之駛陳云駟駛誤是也

羣后 注謝慶緒答

郗敬書曰袁本郗作郗是也 注同據而興陳

也 注五星聚房者陳云當重有房字

同出誤是也 注故良也袁本茶陵本 天鑿璿曜何校

云據注辨當作定案 內謀帷幄袁本

茶陵本誤作藝案 注音逝袁本茶陵本

二八之高 注音逝袁本茶陵本

〔頭陀寺碑文〕注王巾何校中改中下同

陳所疑也各 注漢書枚乘上書吳王曰袁本茶陵本

大智度論曰亦以涅槃為彼岸也陳云衍曰字是

注宮商角祉羽也袁本茶陵本 於是元關幽

捷袁本茶陵本 注物所

以機心應之袁本茶陵本 注廣雅曰撓亂也袁本茶

四字是也 注子莊王陀立袁本陀作陀是也 注盡功

金石案盡當作書 注名被東川陳云川疑州誤 注年二

十五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吳案此有誤劉李

廢也陳云亦當作空 注惑煩惱也案愆當作惱 注范曄

後漢袁本茶陵本 注李尤七難曰案難當作款 宏啓興

袁本茶陵本

袁本茶陵本

袁本茶陵本

服案本茶陸本注禮記曰步中武象案此引史記禮書也

下引鄭氏曰云云即裴淵集解諱誼案此所引南齊書江祐傳文今本

亦作噴蓋傳案此所引南齊書江祐傳文今本注

寫為誼也案此所引南齊書江祐傳文今本注

行事之名後漢已有之如西域長史案班固注匹婢案本茶陸本

注中具案此所引南齊書江祐傳文今本注

靡華九衢案華當作游金資寶相案本茶陸本庶髻案本茶陸本

於衆妙案本茶陸本注乾動川靜案本茶陸本式案本茶陸本

揚洪烈案本茶陸本注五帝出受圖籙案本茶陸本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五帝出受圖籙案本茶陸本

魏氏乘時於前案乘時當作乘茶陸本校語云

成康案本茶陸本注簡略也案本茶陸本注

枯耽案本茶陸本注緬為宋劭陵王文學案本茶陸本

劭改邵陳同是案本茶陸本注吳王書闔廬案本茶陸本注求民

之瘼案本茶陸本注我太公鴻飛兗豫案本茶陸本

熙萌庶案本茶陸本注劉琨勸進奏曰案本茶陸本鄧攸之緝

已見上文案本茶陸本注門限也案本茶陸本注闔外

千仞之漢案本茶陸本德與五才並連案本茶陸本注倪

寬為郡內史案本茶陸本注聚人於薤蒲之

澤案本茶陸本注征艾朔士案本茶陸本注歌錄

日鴈門太守行案本茶陸本注宏為

東郡案本茶陸本注漢書廣武君案本茶陸本以迎

下注所引亦有陽字又其一證也

案所引最前三國名臣序贊題

案本茶陸本

小人 此謂注袁本陳本并善入五臣與尤全異或尤別據他本今無以訂之 注漢書名臣奏

曰 陳云書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注隔在漢北 何校漢改漢陳同是也各本皆謬 注羌

戎豪帥感兔恩德 茶陵本完戎作破與禮無德字袁本與此同案似茶陵是 注具以

狀言 袁本茶陵本言下有安字是也 注蔡彤為遼東太守 茶陵本蔡作祭是也袁本

注固園寂寞 袁本茶陵本下同 注字叔庠 袁本茶陵本庠作平案今

讚曰 范濟作庠尤依以校改也 注為國賊者 袁本茶陵本者下有徒類切三字是也 注晉諸公

詩曰 陳云謝下當有章句二字見在彥昇勸進賤注是也各本皆脫 載惟話言 袁本茶陵本惟作貽是也 注韓

兄弟先後 袁本茶陵本兄弟作弟兄何校弟先改先弟陳云弟先二字當乙案齊克陸文宣王行狀引正作兄先弟後

注尚書曰魯侯伯禽 陳云書下脫序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喻今之

文字多 袁本茶陵本多有煩字是也 注儲積山數 陳云積積誤是也各本皆謬 虛

懷博約 袁本茶陵本約作納袁校語云索作約茶陵無校語案詳注意約但傳寫誤尤所見與袁同非也茶陵為得之 幾

以成務 袁本茶陵本幾作機案此蓋蓋機五臣機二本失著校語又注中贊機互換非尤改著作機亦非 清猷

浚發 袁本茶陵本浚作淨是也 注夏侯稚 何校稚下添稚字陳云稚下當見一稚字魏夏侯稚權以才學稱見

以手揮之也 陳云涕下脫流字各本皆脫 注以從王乎 袁本茶陵本乎下有此字是也 注涕

墓誌 何校載改竊陳云載觀誤注同是也案二

〔劉先生夫人墓誌〕欣欣負載 何校載改竊陳云載觀誤注同是也案二

注音攜 袁本茶陵本作哇音攜三字在注末是也 注丞相遵之後

寂寞楊冢 袁本茶陵本冢作壑案此疑二本是也

行狀 袁本茶陵本行狀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任彥昇 案此三字當在上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

南蘭陵之縣都鄉 何校都上添中字據南齊高帝紀文校陳云疑當作東見前

安陸昭王碑文 注案彼注引南齊書東中乖異未必非東誤也又案縣上當有蘭陵二字此廢謂州郡縣鄉里不應祇云縣而不云何縣 注

應劭漢書注曰

袁本茶陵本無漢書注三字案無者是也

注后倉作齊詩

也

袁本茶陵本后倉二字作臣項曰韓周五字案二本是也韓乃毅之鶴儒林傳可證尤據隋注藝文志所引改之非

注前代

史岑比之

何枚比之改之也是也各本皆倒

注毛詩傳曰無畔換

案無字不當有又換詩作接畔換

注王永字安期

承是也袁本亦誤永音許

注東夏會稽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案二本在五巨勳注此蓋誤入

注

孫復為昭也

袁本茶陵本也下有音福二字是也

注倪寬為農都尉

大司農奏課最連

陳云為下脫司字又最連當乙是也各本皆誤

注范曄後

漢書曰劉寵

袁本范曄後作華蟠案袁本是也但曄下仍當有漢字此初同案修改者非茶陵并入五巨更非

注曾子謂子思偁曰

陳云偁曰二字當乙是也各本皆倒

而茹戚肌

膚

袁本茶陵本成作戚是也案裕當作創善引證詔創師者為注可證袁茶陵二本所載五巨向注字作瘡

然則范創五巨

注漢書曰萬石君傳曰

袁本茶陵本下無曰字是也

注幸逢寬明之日將

值危言之時

袁本茶陵本作幸蒙危言之世遼寬明之時案此所引恐據馮衍集九枚改全依范書未必是也

武皇帝嗣位

茶陵本無皇帝下校語云善有帝字案尤所見與袁同

食邑

加千戶

袁本茶陵本加千戶案考兩齊書云二千戶上文云食邑千戶故此云食邑加千戶也善無注者本不須注耳

五巨濟注乃云如千猶若干無定戶故也可謂妄說二本不著校語以之亂善甚非尤所見獨本誤

儀形國冑

當作刑注引毛詩袁山松後漢俱定刑字案陵本亦然袁本注中畫作形非也上文發聚儀形之寄注別引管中與吾可知此不得與彼同各本皆作形或五巨知此藉田賦儀刑

允師人範

袁本云著作師案陵本云形于萬國五巨作形其證也

注中大夫

袁本茶陵本作擊以燧詔王五字案此尤改之也

注有諫諍之

案母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

案揭字是也下及注盡做此

萌俗繁滋

袁本茶陵本繁滋作滋繁案二本所載五巨其注云滋繁言多也未審善果何作或不與五巨同而尤所見為是

注劉縉聖賢本紀曰

至農夫號于野袁本茶陵本

案或別據

九旒變輅

案旒當作游善引甘泉園游車九乘為注見皆以之亂善而失者校語讀者罕辨今特訂正之

注駕蒼龍

袁本茶陵本注導

注如令

袁本茶陵本作讓善導三字

喪轎車袁本傳作轎是也 注韓延壽給羽葆陳同是也各

本神 注而好下接已何校接改侯陳同 注真致也袁

誤 茶陵本無此三字案二 注鄧鄆日袁本茶陵本 注鄭玄日

在五臣良注此查誤入 案支下當有禮記 注野人雖云隱袁本茶陵本 注卞忠貞墓側袁本茶

野各本皆倒上文野與野人袁茶陵 字是也又案野人當作人

野人野蓋本是此作人野而誤其處 注下忠貞墓側袁本茶

真作認 之是也 注後以江陵沙洲人遠何校沙上添四字人上

屈以好事之風袁本茶陵本 注先生王叔何校

叔改升下同云今國策作斗形相近之誤吳師道曰一本標 文欄籠要作王升案所校是也古今人表亦作升又其一證

使謁者迎入何校迎改延是 乃知大春屈已於五

王袁本茶陵本無於字案二本下句校語云 注文惠太子懋

善有於五臣無於蓋尤并校添此句也 案于下當有長字各本

皆脫何校添于字蓋誤 注孔藏與從弟書日陳云藏藏誤

焉 注於衿結縞也何校於改施陳同 注親結其縞袁

編作雖案雖字是也觀下注可見茶陵本亦誤縞又案依此正文疑善作誰 今作縞其誤與前女史箴同否則善尚有頗縞異同之注今刪削不全也

注趙文子與叔向袁本茶陵本 注弟子弔之何校弔

同是也各 本皆誤 注尚書日禹案日禹當作禹 注以拾遺補

闕藝袁本茶陵本無藝字案此尤依 漢書改闕為藝因誤兩存也

弔文

〔弔屈原文〕茶陵本此上有弔文二字 注越絕書日袁

越上有善日二字是也下列于日上樹極言無中正上字林日闕弔上毛詩

日上莊子千金之珠上綴首過上文子日鳳凰飛千仞上莊子庶幾差上同

每節首非 注寬袁本茶陵本 乃殞厥身袁本茶

皆皆是隕字 注不可順道而行也袁本茶陵本 注嗟默袁本茶

得正作 注植史記作俯袁本茶陵本 吁嗟默袁本茶

字于案史記漢書皆是于 注汙明日大躡案大當作夫 嗟苦

先生陳云苦當從漢書作若更有顏延年祭風原文可以互證云云案

所說是也苦字但傳寫誤蓋誤認注中勞苦風原 注應劭日嗟

咨嗟苦陳云苦漢書注也案也字是也各本皆誤史記集解所引無此字又其一證注離騷下竟

亂辭也陳云竟章誤是也各本皆誤案漢書顏注及單行委隱引皆作章注鄧展曰音昧

又注蘇林曰偈音面服虔曰螭音臬又注蛭

之一切螭音引此所音莫本茶陵本俱無尤蓋別據他本今無以考之也注亦夫子

不如麟鳳不逝之故袁本茶陵本下不字作翔是也案史記索隱引正作翔注鄭

玄曰陳云玄當作氏是也各本皆誤固將制於螻蟻袁本云善作螻蟻茶陵本云五臣作螻蟻

案螻與魚韻較協各本所見蓋傳寫倒者未必不與五臣同也今史記漢書皆作螻蟻而單行索隱正文仍作螻蟻可見亦未必史漢不本皆為螻蟻今

誤與此同也注中螻蟻凡三見則不拘語倒之例耳注亦謂讒賊小人所見害也

何校謂改為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鱣音尋袁本茶陵本此三字在注末是也

〔弔魏武帝文〕注貝獨坐謂中官左楨貝璦

也袁本茶陵本貝作唐貝璦也作唐衛案此无校改之也注而不畀余也何校畀余改余畀陳同是也各本皆

倒本皆注諺曰日袁本茶陵本不重日字是也注史記不言何校詁改陳是

也各本皆誤注李範曰稅陳云範軌誤是也各本皆誤注漢書文昌官

袁本茶陵本苦下有日字是也注陳思王述征賦曰袁本茶陵本征作行是也注周

望光勳於涓濱陳云勳勳誤是也各本皆誤注我營魄而登遐

案我當作載各本皆誤注老子曰抱一案抱上蓋有載字三各本皆脫援貞咎

以懋悔袁本告作者云善作告案陸本作者無校語案尤所見與袁同非也案陸所見是也注貞者有明文告但傳寫誤注

張堅與任彥昇書曰陳云堅昇誤昇堅是也各本皆誤注孔子謂

盟器者何校盟改明是也各本皆誤注忽繆繆以響像袁本茶陵本繆作是也

貯美目其何望案貯當作貯注云貯與貯同謂所引字林博雅之貯與正文之貯同也若作貯於注不相應蓋

五臣因此注乃改貯為貯各本所見皆以之亂善而失者校語

〔祭古冢文〕注高誘曰棺題曰和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案或无

別據他本也注而助語也袁本茶陵本助語作語助是也注先是雒陽城

南何校引徐云廣漢治雒縣此陽字衍文是也各本皆衍注格袁本本作首格二字在注末是也袁本亦誤注

葬為埋也何校葬為改向是也各本皆誤注末之有也何校有下流改字陳同是

也各本皆誤注牲用白牲案下牲當作牲各本皆誤

祭文

〔祭屈原文〕注賈誼弔屈原文曰

賈本茶陵本無文字是也上引

此字亦無注極又欲充夫佩緯

陳云極極誤是也緯當作緯各本皆誤

無實而害長案當作容各本皆誤注羌

〔祭顏光祿文〕注機豕謂周易班班固揚揚

雄也賈本茶陵本此注并入五臣恐尤亦非善舊

注叔夜嵇康字也賈本茶陵本此

注并入五臣恐尤亦非善舊注琴緒緒引緒也案此有誤各本皆同無可考也注仰

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賈本茶陵本浮作騷馳奄忽作遊紛紛案此尤校改之也

公收淚而問之賈本茶陵本淚作滿是也

〔附〕案陸貽與善陸尤本校汲古閣本其尤陸後又有跋曰說友到郡之初倉使尤公方議饒文選板以實故事念貧差度而力未給說

友言曰是固此邦閩文也願略他費以佐其用可乎酒相與規度費出則一歲有半而後成則所以敬事於神者厚矣江東歲比旱說友日與池人禱之

神焉蓋有禱輒應歲既常登獨池之歡猶十四也願神祝昭答如此亦有以

說文選以李善本為勝尤公博極羣書今親為隸校有補云云補字下損失

今本無此跋必脫去也說友袁說友即尤之袁史君此跋未言尤之隸校語雖未竟而其所改易顯然已見今錄附於後以資詳考

孫評文選 卷六 考異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再版

孫註釋文選

校閱者 葉百靈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健人

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六册定價八元

2.00

87
11490/2

